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2·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92·
綜合類

# 中國的一日

茅盾主編

上海書店

# 中國的一日

茅盾主編

本書編委會（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統照　沈茲九　金仲華
茅　盾　柳　湜　陶行知
章乃器　張仲實　傅東華
錢亦石　韜　奮

# 中國的一日



主　編　茅　盾
助理編輯　孔另境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每冊實價壹圓陸角

# 中國的一日序

我們想到「中國的一日」的題目，以為這就是日報的責任，稍稍考慮一下，就覺得日報所載，大半是這一日以前的事，偶然有本日的重要電報（或本埠新聞）在最後幾點鐘以內接到的，雖尚可臨時插入；但是普通的消息不能不留到明日去發表了；所以日報上實不是完全的一日。於是我們退一步，想到午報與晚報，中國的午報，我還沒有見過，若從說起，但出版既在午刻，午後的新聞，當然來不及搜羅。晚報在沒有午報的地方，凡有當日報不重複的新聞，都要收進去，似乎可以盡一日

云長了；但是晚報的付印，總在四五點鐘，此後的新聞，不能不讓諸明日的日報，所以是不完全的。而且各論日報為晚報，篇幅總是有限；除特殊消息以外，各方面的生活狀態，勢不能儘量搜羅，這是顯而易見的。於是中國的一日之編輯者，不能不引為憾事，而直接徵求材料。自徵文啟事發表以後，所收來稿在三千篇以上，不下六百萬言，而為印行者及購買者便利計，減之又減，尚存四百九十篇，字數八十萬，不能不認為意外之收穫。且有此收穫，而編者會與投稿者結了緣，將後編，要會對於一地方或一事類有特別調查之必要時可以

能在數投稿者中選任若干人而委託之，一定可以濟編委會的蒐羅。在各面一經收羅，所隨處出其量數的收獲。這必是可驚的事啊！！　二十五年九月四日蔡元培

# 關於編輯的經過

這一本書能夠和讀者見面，全靠了國內外數千位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們熱心的指教和贊助。

原來這計畫是看了偉大的高爾基所動議而進行着的「世界的一日」，覺得非常新鮮而有意義，因而大膽來「學步」。但是空前的「世界的一日」尚未成書，「學步者」的我們在具體的編輯體例方面得不到良好的模範，結果不得不憑藉我們貧弱的腦力來大膽「創造」；加之擔任這工作的我們，無論是能力或財力在國內算來也是渺小得很，這又增加了困難。老實說，自從本書的徵文啓事登出以後，我們無時不惴惴然覺得沒有把握。

現在本書居然能夠和讀者見面了，而且也還不至於給讀者一個頂大的失望，我們再鄭重說一句，這全靠了數千位熱心贊助這計畫的朋友們的幫忙和指教。

從登徵文啓事到編輯成書，合計不過三個半月；編輯委員會是最初就成立了的，牠的主要任務是商榷體例和發動各方面的投稿；然而編委會同人不過是一向寫寫文章的文化工作者，並沒有普遍於全國的文化的組織機關可供「發動投稿」的線索；編委會雖然盡了全力找私人關係和團體關係去「發動」計畫中必需的投稿，可是成效極小。這是編委會對不起這計畫也對不起讀者的地方，雖然牠已經用盡了方法。

然而到了六月十日左右，從全國各處湧到的投稿之衆多而且範圍之廣闊，使我們興奮，使我們感激，使我們知道窮鄉僻壤有無數文化工作的「無名英雄」對於我們這微弱的呼聲給予熱忱的贊助，並且使我們深切地認識了我們民族的潛蓄的文化的創造力有多麽偉大！

我們收到的來稿，以字數計，不下六百萬言，以篇數計，在三千篇以上，全國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而外，各省市都有來稿；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沒有一個社會階層和職業「人生」不在龐大的來稿堆中佔一位置；而且我們還收到了僑居在南洋，暹邏，日本的贊助者的來稿：「五月二十一」幾乎激動了國內國外所有識字的而且關心着祖國的運命的而且渴要知道在這危難關頭的祖國的全般眞實面目的中國人的心靈，他們來一個腦力的總動員了！

對於這樣偉大的「腦力總動員」的整理，編次，和採錄，我們敢不審愼，敢不周詳？我們在「發動投稿」時的失職也許可以在編輯來稿時補救一下罷？我們在編輯上光景不能不有一個和普通刊物不同的方針罷？——這是我們當時的願望，我們竭盡我們的薄弱的智力尋求一個圓滿的辦法。

正如我們在「發動投稿」時實際的困難打破了我們各種理想的策畫一樣，我們在擬訂編輯方針時，事實上的困難又束縛了我們的「理想」。擔任本書編印的出版機關，牠的財力是有限制的，這是我們不能不顧到的；而一般讀者購買力的薄弱，我們尤其不能不顧到。在兩者兼顧之下，我們第一次決定的原則是全書字數由五十萬以至七十萬，定價不能超過一元六角。

這一個限制，——由於定價的限制而發生了字數上的限制，使我們不能「理想」的地放手採錄凡有社會意義的或能表見中國一日人生一角的一切稿件了。我們第一次選定可用的稿子共計八百六十多篇，約計字數一百三十萬。超過了預定字數的最高額（即七十萬字）亦幾將一倍。這怎麼辦呢？差不多動不來手了。無辦法中勉強想辦法，於是決定了二次選取的標準如下：

一、依投稿人所在的地域分類，凡同一地域而投稿衆多者，例如上海市一地的投稿就有六百多篇，佔來稿總數百分之二十，初次選定可用者亦計一百三十篇左右，約計字數二十五萬，——那就只好嚴格選取了。

二、同一地區之來稿又依其內容性質分類，同性質或同一生活方面的稿子，也不得不嚴格選取了。

三、所謂「嚴格選取」的標準，本來也很難定；普通是依文字技術的工拙的，然而我們不能。我們要是這麼一辦，這本書將非常單調，——有許多文字上並不好甚至不通然而內容極有意義的稿子都將捨棄，那不是極大的損失麼？因此，我們的「嚴格選取」的標準，第一是內容，第二方是文字的工拙；兩篇或兩篇以上文章內容是同方面的，我們選取文字最好的一篇；其次，內容卽使是同方面的，然而是兩個地位不同的人所寫，那麼，雖然文字上一工一拙，我們亦兩存，例如上海之部我們收了寫紗廠生活的稿子兩篇，一爲職員所作，一爲工人所作。（要是有紗廠老板也來一篇，我們覺得更好；我們最初「發動投稿」時本來是這樣計畫着的，不幸効果等於零。）最後，假使寫到某一方面生活的來稿只有一篇，那麼，不問牠的文字是如何不通，我們亦非用不可，——我們在絕對不失原意之範圍內把牠的文字弄通。

四、所謂「內容」也還不能不有標準。首先我們要求牠須是五月二十一日所發生的事，其次是「這事」須有社會意義，或至少可以表見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況；最少最少亦應當能夠和另一嚴重的社會現象作一對比。

五、除上述各點外，再加一特別標準，（其實不能說是標準，而是例外，）卽邊遠省份投稿較少或極少者，我們幾乎是無條件採用的。例如雲南來稿中，我們收了一個中學生的一篇，這一篇，無論在內容在文字都比上海，江蘇，浙江的同性質的落選者要差得多，可是因爲我們總覺得「中國的一日」不能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少數省區的「中國的一日」，所以對於邊遠省分不能適用同樣的尺度。

六、極荒謬的迷信文件，我們亦無條件的加以採用。荒謬，不也是中國人生的一面麼？

這是我們在無辦法中想定的辦法。然而卽使如此層層限制，卽使捨棄了不少可愛的稿子，總結下來，尙有四百九十篇左右之多，總字數有八十萬，超過了預定字數的最高額也有十萬字。這比第一次選定可用的篇數與字數已經少了一半光景，這是我們十二分遺憾的，但是我們差堪對讀者告無罪者，卽我們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印出來的八

十萬字包羅的生活方面也還廣複，即使說牠能夠表見全中國的一個橫斷面，大概也不算誇大罷？而且，也許正因爲事實上使我們不得不穿「緊鞋子」所以在這麽一本將近五百篇短文的書裏，材料的雷同重複以及敷衍雜湊的毛病，倒差不多沒有了。這也是我們覺得也還對得起讀者的。

材料選定了，接着來的問題便是如何編次。按文章內容分類呢？還是按地區？我們決定了後者。原因是不但按文章內容分類則將有許多文章無類可歸或可歸者不只一類乃至兩類，而是按地區分類可以多少表見中國社會的不平衡發展的特性。例如在上海之部我們收得有描寫小學教員生活淸苦之文字，在山東，河北以及其他省分，我們也收得有同樣性質的文字，然而「淸苦」雖同，牠的社會原因却頗有差異；我們覺得上海那一篇和其他描寫上海生活的文字放在一起，比之提出來歸在什麽「小學教員生活」類去，更加有意義，更加能夠顯出一個特定區域內社會生活的錯綜的關係。山東，河北以及其他省分的同性質的材料亦復如此。

然而即使是按照地域分類，也還有一些文字是難以安置得很妥貼的。這是寫火車中或輪船上見聞的文字。這一類，我們特別提出來放在一處，借用了一個頗爲有趣的名詞做題目「海．陸．空」。關於「空」，我們只收到一篇，本來可以歸在浙江之部，但現在請牠來撐撐「空」的場面了。

僑居國外的同胞對於本書的計畫也表示了頗大的關心。特別是香港方面，來稿不少。我們把這一類也另立一編，名爲「僑踪」彷彿古人著書於「內篇」之餘別有所謂「外篇」。我們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南洋僑胞的來稿太少一點。

以上都屬於來稿。此外還有一些我們自編的材料：

一是屬於全國性質的五月二十一日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教育體育。這都是二十一日報上始見或二十一日發生的。二十一日見報的，大概是發生在二十一日以前，但是既由報紙的媒介在二十一日與廣大讀者接觸，則亦自有

牠在二十一日這「一日史」中的地位，因此我們也把牠採錄了來。這一類的材料，我們另立為「全國鳥瞰」一編，置於全書之首。這一部分是由張仲實先生整理編定的。

二是五月二十一日全國各地報紙的著錄。我們搜集了該日全國各地的報紙約近百種，據可靠的統計，全國所有大小報紙總在四百種以上，我們所搜集的，實在頗不完備；不過重要的報紙大概都已有了。為的打算儘可能地表示出全國各地有怎樣的「輿論機關」，我們把搜集得的報紙每種都給寫一個簡單的「提要」，我們的注意點是社論，列在最重要地位的新聞，（這一項比較研究，很有趣味，從此也可見各報各自不同的觀點，）以及副刊上的文字。這一項工作由孔另境先生擔任。這也另立一編，即名為「一日間的報紙」。至於該日出版的期刊和書籍，實在太少了，只好附在這一編的後面。

三是二十一日各地的娛樂：電影，戲劇，播音節目，等等。這一門，只能以各省重要城市為限，也另立為「一日間的娛樂」一編。

我們原定的計畫，尚有這一日的各項統計；例如海關進出口，主要各工業的生產數量，全國各鐵路以及華商洋商各輪船的客載和貨儎，這一日全國人民的儲蓄金數額等等；可是找這種統計數字，在中國似乎特別困難，結果僅得一二種不完不全的統計，所以我們爽性把這一項免了。

最後，請帶便一述編輯後的感想。

我們所收來稿倘以投稿人的社會屬性來區分，則學生的來稿約佔總數百分之三四又九，教員佔百分之一五又五，工人佔百分之一又七，商人佔百分之九，農民佔百分之小數點四，文字生活者佔百分之四又七，其他自由職業，軍警及屬性不明者佔百分之三三又八。倘以性別，則女性的投稿者約佔百分之四或五而已。（有許多稿子決不定是女性或男性寫的，故只能說是大概。）

這是我們所收到的。那麼，我們所採用的，究以那一方面爲多呢？是向來從不寫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人們的作品爲最多。因爲他們的稿子最適合於我們的標準，因爲是賴有他們，這本書的材料才不單調，而展示了中國一日人生之多種的面目。

値得特別指出來的，是大多數向不寫稿（即非文字生活者）的店員，小商人，公務員，兵士，警察，憲兵，小學教員等等，他們的來稿即在描寫技巧方面講，也是在水平綫以上的。他們中間也有些文字不流利的，然而朴質得可愛。反之，大部分學生來稿乃至少數的文字生活者的來稿，却不免太多了所謂「新文學的濫調」從這裏，我們深切地感到我們民族的潛蓄的天才實在不少，倘使環境改善，立刻能開放燦爛的比現在盛過數倍的文藝之花。

這不是幻想。本書的大部分材料就是一種保證。本書所收的五百篇，幾乎包含盡了所有的文學上的體式。這裏有短篇小說，有報告文學，有小品文，有日記，信札，遊記，速寫，印象記，也有短劇。差不多每一部門都有幾篇實在很好的作品。而這些又大半是「素人」的「處女作。」要不是「中國的一日」他們大概永遠不會想到提筆來寫他們職業以外的文藝作品來投稿罷？（他們附給我們的信裏都這樣說。）他們的名字是陌生的，他們所寫的材料也是新鮮的，但是他們的技巧眞可以說已經圓熟。

他們給我們看：自南至北，自西徂東的中國農村如何在各自不同的內在的和外來的摧殘和侵略下崩潰而衰落；他們又給我們看：地方的土劣如何假公濟私，以至凡有「建設」反成爲平民的疾苦；他們痛心疾呼民族的最大敵人的觸角如何地伸展到窮鄉僻壤；他們壯烈地聲訴了他們爲求民族解放而受到的慘痛的待遇；他們堅決地勇敢地聲討着「爲虎作倀」的漢奸；他們給我們看：有多少熱血男兒在嚴重的壓迫下刻苦地耐心地在幹着莊嚴神聖的工作，——從深入民間的救國運動以至幫助大衆認識學習自己的文字，從血淋淋的鬥爭以至沉着虛心的理論研討。

眞的，這裏是什麼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樂，飢餓綫上掙扎的大衆，獻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後麻木的階層，宗教

迷信的猖獗，公務員的腐化，土劣的橫暴，女性的被壓迫，小市民知識分子的徬徨，「受難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眞的！從都市的大街和小巷，高樓和草棚，從小城鎭的冷落仄隘的市廛，從農村的斷垣破屋，從學校，從失業者的公寓，從軍營，從監獄，從公司公署，從工廠，從市場，從小商店，從家法森嚴的舊家庭，——從中國的每一角落，發出了悲壯的吶喊，沉痛的聲訴，辛辣的詛咒，含淚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熱情，醉生夢死者的囈語，宗教徒的欺騙，全無心肝者的獰笑！這是現中國一日的然而也不僅限於此一日的奇瑰的交響樂！

然而在這醜惡與聖潔，光明與黑暗交織着的「橫斷面」上，我們看出了樂觀，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衆的覺醒；因爲一面固然是荒淫與無恥，然而又一面是嚴肅的工作！

茅盾　八月二十日

# 目錄

## 第三編　上海……(三•一—三•九一)

## 第四編　江蘇

## 第五編 浙江

## 第六編　江西・安徽

## 第七編 湖北•湖南



## 第八編 北平•天津

## 第九編　河北·察哈爾·綏遠

## 第十編 「失去的土地」……（一〇·二—一〇·二七）



## 第十一編 山東·河南……（一一·三—一一·五四）

## 第十二編　山西•陝西•甘肅

## 第十三編　廣東・福建

## 第十四編　廣西•貴州•雲南•四川

## 第十五編 海•陸•空

## 插　圖

# 第一編　全國鳥瞰

# 政治

## 中政會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

半年來日人在華北走私之風，極爲猖獗，中國經濟和稅收，都遭受巨大的損失，因此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其全文如下：

第一條：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一)持械拒捕殺人傷害人致死或重傷者；(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之爲首者；(三)公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之爲首者；(四)勾結外人或叛徒者；(五)組織秘密團體者；(六)漏稅數額在國幣五千元以上者。

第二條：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一)持械拒捕傷害人未致重傷者；(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在場助勢者；(三)公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之在場助勢者；(四)漏稅數額在國幣一千元以上者。

第三條：明知爲犯前二條規定之漏稅貨物，而爲之運送銷售，或藏匿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四條：本條例之未遂罪罰之。

第五條：偷漏關稅行爲爲本條例所未規定者，依刑法並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關於漏稅之法令辦理。

第六條：犯本條例所定各罪者，在戒嚴區域內，由該區域最高軍事機關審判之，呈由上級軍事機關核准執行；其他區域由地方法院或兼理司法機關審判之，呈由高等法院核准執行。

第七條：本條例有效期間爲一年。

第八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二十一日見報〕

## 查緝私貨之進行

南京政府有關係各部，分途進行關於遏止華北走私問題。除外交方面向日本政府再提嚴重抗議，法律方面制定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外，當局以私貨多從陸路方面偷運，又由財政鐵道兩部會訂防止陸運走私施行細則七項，呈請行政院備考，並令飭施行。至海運方面，仍令沿海各關依照向章加緊緝私，以防偷漏。

二十一日蕭振瀛林世則到宋哲元宅商議加緊緝私辦法，將由中央與地方同時對日折衝。

津海關決定，將前在西河大紅橋查獲的民船四艘所載運未納稅的九百包洋糖實行沒收，並處罰一萬二千元。(二十一日)

上海兩路局奉到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自本日起實行，並通知海關派員駐站，會同路員嚴緝。(二十一日)

## 中懲會發表懲戒案四起

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二十日發表懲戒案四起：(一)浙江天台縣縣長張資琛，因縱匪燒殺濫押濫罰案，降二級改敘，(二)前安徽霍山縣縣長陳立本，因違法失職案，受書面申誡；(三)前湖南永興縣縣長姜幹，曹琦，因辦案違法案，姜幹降一級改敘，曹琦減月俸百分之二十，期間三月，(四)前浙江松陽縣縣長朱浣青，同縣財政科長杜枚聖，因違法瀆職案，朱浣青免職；並停止任用一年，杜枚聖減月俸百分之十，期間三月。

〔二十一日見報〕

## 中央祭胡代表抵港

胡漢民逝世後，南京政府特推派代表居正，葉楚傖，孫科，許崇智，傅秉常，李文範，褚民誼等七人赴粵祭胡。居等於五月廿一日下午六時乘坎拿大皇后號輪由滬抵港。同來者有吳鐵城代表俞鴻鈞，韓復榘代表俞彥之，中委張定璠及監察委員蕭萱，軍事委員會參議鄭炳垣，及胡宗鐸，楊德昭，區玉書等。粵當局事前接各委員南下消息，特派劉紀文，鄧青陽，暨政會秘書謝宜邦等。於廿一日晨早東來港候迎。靠岸後，劉等即登輪歡迎，居等下榻告羅士打酒店。定二十二日俟朱家驊抵港後，聯袂入省，參加祭胡主席典禮。

## 在粵中委開會商討時局問題

在粵中委於五月二十一日舉行會議，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鄒魯，劉紀文等均出席，對時局問題詳細討論。

同日上午八時李宗仁，白崇禧赴梅花村訪陳濟棠，旋往蕭邸探視蕭佛成。

## 行政院籌備總選

國民大會組織法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業經國民政府制定明令公布，通飭知照，選舉事宜，幷經行政院令飭內政部從速籌備。現行政院爲謀進行順利起見，特組織籌備委員會，主持籌備事宜，其組織人員則爲(一)內政部部長；(二)內政部政務次長；(三)內政部常務次長；(四)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五)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長；(六)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部長；(七)中央執行委員會民衆訓練部部長；(八)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九)中央政治委員會副秘書長；(十)國民政府文官長；(十一)行政院秘書長或政務處長。幷指定內政部部長爲主任。該會隸屬行政院，商訂各項辦法，再交選舉總事務所辦理。按現任上列各機關長官應任該會委員者如次：(一)內政部長蔣作賓，(二)內政部政務次長陶履謙，(三)內政部常務次長張道藩，(四)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葉楚傖；(五)中執會組織部長張厲生，(六)中執會宣傳部長劉蘆隱；(七)中執會民衆訓練部部長周佛海；(八)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顧孟餘（現代理秘書長朱家驊）(九)中政委會副秘書長陳布雷；(十)國民政府文官長魏懷；(十一)行政院秘書長翁文

觀或政務處長蔣廷黻。

## 實業部長吳鼎昌提修正民法及公司法

實業部長吳鼎昌，鑒於一人的姓名爲一人所專用，其人的權利義務，即以其姓名表著其主體的所在。假令一人兼有數名，則專用的意義不彰，法律的保障非易，且於法律問題發生時，或圖規避或起誤會。特於行政院會議提議修正民法第十九條及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主張一人的姓名只許有一；並擬具修正案暨施行程序要點三項，當經通過，咨立法院審議。其修改理由及施行要點如後：

「查民法第十九條規定：『姓名權受有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原以一人之姓名爲一人所專用，關於權利義務，實表著其主體之所在，不得不加保護也。假令一人兼有數名，則專用之意義不彰，法律之保護非易。戶籍法第一百十九條對於變更姓名，固有聲請許可之程序，爲確定姓名權之作用；然民法第十九條泛言姓名權，而於權利義務與姓名之關係，既未規定明白，一般習慣好以不同之名，分用於各種公私文書，遇有須爲姓名權之主張時，遂一一有待證明，甚至因不能合法之物證，致權利不能享有，而義務所在，尤不易得其主體。此專就法律言，已有統一之必要。再從經濟方面觀察，屬於不動產之記名，或用本名或用表字，或用某堂或用某記，一人所有之財產，總額若干，無從得其確數，更無以督促其移轉之登記。屬於動產之銀行存款，合夥事業，公司股票亦然。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第二項，雖規定『記名股票爲同一人所有者，應記載同一姓名或名稱』，然姓名以外另有名稱，即是認許某堂或某記之存在，已失統一精神。况其他動產，更無此種限制，則動產之統計，亦與不動產同爲難事。因此之故，如施行所得稅遺產稅，第一難關即在此點。令其據實陳報，不啻與虎謀皮；即欲按戶確查，亦如望空捉月。國家稅收已大受影響，而社會方面，舉凡管理處分收益以及讓與繼承之財產關係，皆將以姓名不統一不確實之原因，發生種種糾紛，增加種種困難，影響於經濟之流通調整，至非淺鮮。則統一姓名，在經濟方面，尤不可緩。救濟之計，惟有於民法所稱之姓名權下一確當之解釋，固定其權利義務之作用，使一人之姓名爲法律所認許者，只有其一，不容有二，以戶籍記載者爲準。非是則不能爲權利義務之主體；即動產不動產亦非用戶籍所載之姓名，不發生法律之效力，庶權利義務藉以確定，而凡不載入戶籍之姓名，或未經聲請更名之程序而任意更易其名者，舉不得主張姓名權，以杜絕一切爭端，免除一切流弊；即所得稅、遺產稅、與夫土地法上之移轉登記費，亦不致有隱匿遺漏，或宕於登記之虞。其辦法即請由立法院迅將民法第十九條及公司法第一百十五條，加以修正。而施行之際，則請由主管機關斟酌實際情形，制定簡易程序，分別辦理。(一)戶籍法現已施行，應令飭各地方主管官署於一定限期內辦竣，并隨時嚴厲執行同法第一百十

九條之程序。至上海天津等特區地方，或以各人原籍爲準，或由特區所在之地方官署安定姓名登記之過渡辦法，爲戶籍法之補助。

(二)在民法未修正前，凡以不同之名分載於一切公私文書者，由政府分別酌定限期，令各依戶籍所載之姓名，分別更正，逾期無效。

(三)前項姓名之更正，不收手續費。」

〔以上二十一日見報〕

## 中央地方自治會各組專委連日開會

中央地方自治計劃委員會專門委員生產社會土地各組，於二十二十一兩日，先後在中央第二會議廳及中央第一審查室召開會議。生產組專委謝家聲，鄒樹文，趙連芳，徐廷瑚，毛雝；社會組專委吳景超，章桐，黃炎，陳念中，鮑佛田；土地組專委鄭震宇，鮑德澂，唐啟宇，張國仁皆出席。分別由各該組組長徐廷瑚，章桐，鄭震宇主席，該會李副主任委員宗黃，亦分別出席指導各組所討論要案，如農業生產綱領，禮俗改善原則，及土地行政綱領等，均經通過，將提出該會本月召開的第五次全體會議討論。

## 行營定期召開川黔行政會議

據中央社成都二十一日電，行營定於六月五日召開川黔兩省行政會議，會期十日，兩省府祕書長，民政廳長，及各區專員，屆時均將出席。會議性質將偏重於各項實際問題，行營已擇定中心問題七項，將提出討論，俾作將來政令之根據。蔣委員長頃已派行營各主管長官，及康澤，王又庸，李磊夫，雷嘯岑等爲專員，分任各項問題的設計與講演。

# 經濟

## 中美白銀協定和孔財長宣言的反響

本年四月間，中國財部爲白銀問題特派陳光甫諸人爲代表，赴華盛頓與美國當局舉行談話，結果於五月十八兩國成立白銀協定；同日，中國財長孔祥熙也發表一個宣言，謂中國貨幣現金準備規定爲百分之二十五，並將白銀一部分重行鼓鑄硬幣。此事遂引起全世界的嚴重注意。美國當局表示歡迎，英國則表示疑懼。十九日美總統羅斯福宣稱：「中美兩國所新訂的白銀協定，乃兩國談話最佳的成就；」並謂「此項協定不僅能幫助中國穩定通貨，並能發展美國貿易。」倫敦各金融報紙評論此事，認爲關係重要，大意謂「中國貨幣現金準備部份規定白銀至少應佔百分之二十五，此與美國貨幣準備規定金三銀一的比率，適相應和，殊足令人玩味。回憶自去年十一月初中國放棄銀本位之後，中國幣制似與英鎊集團相接近，當時一般人謂中國幣制改革，大部份係李滋羅斯爵士所促成；但至現在，則中國業已脫離英鎊集團，而採用有限

制的複本位制了。」各該報紙又謂「中國將白銀準備率定為百分之二十五，其事當較美國增加白銀準備額以達到金三銀一的比率，易於實行，因為這時美國黃金存額值價一百萬萬元有奇，而白銀存額則僅值廿一萬四千萬萬元左右，荷欲達到金三銀一的比率，尚須購買價值十二萬萬元的白銀。」

〔二十一日見報〕

## 漢商會電請一致主張減免出口轉口稅

全國商會聯合會，據漢口市商會代電云：「敝會於本月庚日上國民政府行政院蔣院長，財政部孔部長，實業部吳部長電，文曰：「竊查屬會於本年四月開五次會員代表大會，據各代表提議，以值茲世界經濟恐慌之時，各國為自衛起見，類皆樹立關稅壁壘，以禦外貨之侵銷，蓋其勢使之然也。我國關稅，雖稱自主，而原有制度，不能改善，不惟外貨得以盡量輸入，競爭銷場，即土貨之在內地行銷者，反受轉口稅之限制，而不克自由，以致國人雖具有提倡國貨之心，終難抵外貨傾銷之勢。國計民生，交受其困，長此以往，危慮滋深。亟應呈請政府，速樹立強有力之關稅制度，分別採用提高關稅，比例輸入制度，禁止輸入等有效辦法，以謀經濟之自衛，藉挽商業之危機，一面請將海關之轉口稅，先行裁撤，因此項轉口稅，確為一種雜稅，阻礙國貨之銷路，莫甚於此，實有首先取消之必要各等情，提經大會公決，即日分別呈請，立賜施行，俾資救濟等因，紀錄在卷。」竊謂國產貨物之不克暢銷，固由外貨侵略之所致，而內則困於海關轉口稅之重重束縛，使之不得通行無阻，實為一重大原因。當茲提倡國貨之時，律以關稅保護之義，則施行提高進口稅，並減免出口稅及轉口稅各政策，委實當前切要之圖。萬懇鈞座權衡輕重，毅然主持，先將轉口稅，即日明令裁撤，一面改善關稅制度，將進口貨物中其為國人所需要者，分別需要之程度，比例輸入，其不需要者，提高關稅，或禁止輸入，用示限制。至出口土貨稅率之重者，併懇特予減免，以資提高。似此分別規定，庶國貨得有轉機，金融得以安定，經濟建設，實利賴焉。迫切電陳，伏祈鑒核，即請施行，無任盼禱等因，案關請求改善關稅制度，暨提倡國貨推行方法，貴會夙欽熱抱，仰荷實同，務希一致主張，速予分電財部，請在最近期間，立即實施，藉慰眾望，至紉舟誼，同深感盼。漢口市商會叩。」該會據情後，已轉電財政部鑒核矣。

〔二十一日見報〕

## 粵財廳取銷外煤保護稅

粵省財政廳因法外交當道的抗議，決議自五月二十一日起，取銷所征外煤每噸五角的保護稅，惟自六月一日起，將改收營業稅，每噸仍為五角，中外一律。中國煤則得發還每噸二角，以鼓勵國產。

## 全國交通事業的發展

閻錫山以該省此次「剿匪」軍事，因交通便利，行軍敏捷，故能以短期內將匪肅清，得力於同蒲路者甚多，決於軍事結束後，積極興築鐵路汽車路。平汾線自本月七日興工之日起，限於十日內完成，現已期滿，工程亦大體告竣。閻氏並發告全省人民書，略謂此後希望各縣人民，要發展交通，交通便利，不但可以減輕擔負，而且可以保全地方。本此認識，努力修路才好。能修鐵路最好，不能修鐵路，也應該修汽車路大車路。現同蒲路平汾支線，即如期完成，將於本月二十三日實行通車。綏署又派員前往晉城勘測通豫汽車道，擬自白晉汽車路的晉城站起首，經東關南關牛匠南村車匠大箕鐵南等村而至犂川鎮，復繞西山東嶺口沿南大路以至大口而入豫省。刻已測量竣事，擬於最近開工修築。至前已測量竣工的博晉鐵路，現亦籌備動工。又自河曲至風陵渡的汽車路，當局現正計劃修築，不久即可開工。

隴海路咸陽至普集鎮鋪軌工程，本月底完成。該路管理局派員赴茂陵興平馬嵬坡普集鎮查視，並計議通車事宜，預計至遲七月一日通車。

膠路委員兼濟（南）聊（城）路籌備主任宋若愚，二十日晨十時許由京返濟，據談，濟聊路組織大綱及辦事細則等，均經鐵道部核准，日內即可公佈，籌備處決設濟南，技術人員均由膠路調用，七月間可動工，佔用民地，一律由省府決定給價辦法。

鐵道部前為完成滬杭甬鐵路及與浙省府合辦錢塘江橋，曾於二十三年與中國建設銀公司及中英公司訂借國幣一千六百萬元，嗣以銀團方面以市面欠佳，債票不能按規定價格發行，僅由兩公司墊借款項約五百餘萬，以清償前清所發的滬杭甬債券尾數，及為合建錢塘江橋之用。該部近以中國鐵路債券市價在國外市場漸有起色，且錢塘江橋約可於明年竣工，滬杭甬路自須尅日完成，爰催令銀團履行合同。嗣經銀團方面請求將合同略加修改，俾適合目前市場狀況，旋即允其所請，與兩公司商洽改訂新合同，訂借英金一百一十萬鎊，發行債券，六厘行息。前五年祇付利息，第六年開始還本，至第二十五年還清。此項借款，以滬杭甬營業進款及鐵道部應得錢塘江橋之收入部份為抵押，設立基金保管委員會保管基金。此項合同已經鐵道部與中英公司及中國建設銀公司簽訂，並經行政院會議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分別通過，大致不日開始發行債票。自歐戰後，外國資本家久無投資中國鐵路債券，此次完成滬杭甬借款，雖屬小數，不得不謂中國鐵路債信恢復的一證。

〔以上二十一日晨報〕

## 中英商談貿易

據華盛頓二十日合衆社電，二十一日白宮某方面得悉，中國

大使館現正與美國進出口銀行，談判資助中美兩國貿易問題，兩星期內即可成立協定。中國方面對於此項談判，完全由大使館負責進行，故與談判中美銀協定之代表團無關。並悉美國進出口銀行已考慮協助對華輸出鐵路材料之種種計劃。

## 中美貿易週最後一日

中美貿易協會及美國商會所發起的中美貿易週，二十一日爲第五日，黎明前一時十五分（上海時間）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作對外貿易的廣播無綫電演說，惟以適值夜深，又因過於遙遠關係，鮮有明晰收得者。晚間七時十五分，美國商務參贊安諾德在滬江大學商學院演說中美貿易。又本日爲中美貿易週最後一日，中美貿易協會，美國商會，在福州路美國總會，午宴中國赴美留學生及美僑回國就讀學生聯歡，並有新近組織的美國少年商會會員參加，備供諮詢。今晚七時三十分，美國總會內，舉行盛大歡宴，此爲最後最精彩的節目。預定參加者，我方凡八十餘人，本市市長吳鐵城暨各局局長，及工商銀行各界領袖徐新六等，尚有實業部政務次長劉維熾，常務次長周詒春，及財政部關務署長鄭萊，交通部電政司長溫毓慶等。亦均由京趕來參加。美方駐滬總領事戈士，商務參贊安諾德，暨美僑商領袖等凡一百五十餘人。中美兩方共約二百餘人，屆時一方聽取美國全國商會會長薛白萊（Harper Sibbley）及美國商務部遠東司司長毛賽（Charles Maser）在華盛頓特爲廣播的無綫電演說；一方我國則由吳市長及貝淞蓀氏，作廣播無綫電演說答辭，席間並開映美國名貴新聞影片，「林白案件審判」更加映我國建設新聞片「粵漢鐵路工程」助興。

## 華債權反對日購裕元紗廠

天津裕元紗廠實與日鐘紡織會社，五月二十一日中國債權人表示反對，因該廠負債總額連利息在內，共七百萬，內欠日債僅三百萬，內利息佔百廿萬。股東會去年清理時，日方曾表示如一次償還，則利息可打折扣，今華債權如果以該廠出賣，是債權多者有優先購買或折抵權，因此延請律師向股東會交涉。廠甚保管會亦暫由華債權人監視。

## 北方走私猖獗

據天津海關二十一日發表報告，自三月起，人造絲由冀東運抵津者共六百三十萬疋，走私運銷魯村六十萬疋，高陽三十萬疋，津市銷四十萬疋，平郊銷十萬疋，滬銷二萬疋，每月平均銷百六十萬疋。現在天津日本租界猶存三百萬疋，足銷兩月。白蝙蝠牌石油現南大寺北戴河存六千箱，津存二萬箱，市價售七元二角一箱，大連市價祇三元七角一箱，故浪人圖利，連日運輸甚多。

## 國糖銷路幾絕

天津國營糖商聞潮汕三幫，因受走私糖影響，糖價百斤跌至十元，已貶落八元，唯較五元百斤私糖仍昂，頃有七十家倒閉，僅餘三十家，亦紛電本莊停止來貨。（二十一日）

## 滿鐵勢力侵入華北

天津滿鐵事務所附設華北長途汽車運輸公司於五月二十一日成立，由該所汽車班長溪任總理，二十一日武力接收津唐繊中國商辦永固長途汽車公司。該公司創辦一年，駛天津唐山搭客貨，有車八部，每月純益平均約五百元。滿鐵僅付車價二萬四千元，强迫買去。又滿鐵擬定平張等八汽車綫，定月內分別開通。事務所長太田爲築路及華北交通網事，前赴大連請示，二十一日返津，即依計劃進行。

## 江漢工程局召開防汛會議

江漢工程局於五月廿一日午召開防汛會議，到各務所主任及局內股長以上人員，由局長席德炯指示五點：（一）防汛經費預定爲二十六萬元；（二）在漢水上游南游白河長江上游沙市地等設報汛站；（三）沿堤裝設電話；（四）儲備防汛材料，決先購蔴袋廿萬隻，以備搶險；（五）健全各堤修防處。

## 導淮首期工程竣事

連日各報載稱，導淮工程將告成功，淮運兩水均引入海，洪澤湖即可涸出良田十畝萬頃，因之蘇皖北部人民，前往墾荒者絡繹不絕。但據導淮委員會總工程師須愷談稱，目前第一期導淮入海水道工程，其功效爲分洩淮河洪水之一部，得減少大水汜濫之災害；至洪澤湖幷不能涸出田地，以便墾植。其將來最高水位雖可較低，但湖身湖灘，仍無新地可以涸出。且自洪澤湖分洩洪水之二操縱機關，即三河及楊莊二活動壩，方開始建築，洪湖水位之變易，亦須俟該項建築完成，方得詳細研究。去今兩年水流量低小，故洪湖被水之灘地範圍較小，係屬臨時現象，決非有地涸出。

## 鐵部禁止各路員工運毒

南京禁煙總會於五月二十一日公布鐵部禁止員工警役私運毒品聯保連坐規則，其要點如次：（一）員工警役應三人互相聯保，不得私運毒品，如發覺任何一人私運，同聯保人應負連坐責任，而每人祇能加入一聯保，幷應爲同等階級。（二）聯保人如知聯保中任何一人有私運毒品事，應舉行檢舉，經杳明實屬者，檢舉人得除連坐責任，另覓聯保。（三）聯保中任何一人遇聯保人嫌疑，得聲明退保，退保後原三人應於十日內另覓具聯保。（四）凡聯保中任何一人辭職或免職升降他調死亡，其聯保人均應於十日內另覓聯保。（五）本規則施行後，路局應於三個月內辦竣，將聯保各冊呈部備案，其積行聯保者，均應隨時報部，凡逾限不照章具保者，以抗

令論，予以停職。

## 浙特產運贛展覽

浙省特產赴贛展覽辦事處人員，五月廿一日午後全體由姜卿雲率領離杭前赴南昌，浙省特產暨各廠商貨品，亦多已陸續運贛，二十六日準在南昌開幕。

## 菲島華僑考察團離滬赴閩

菲律賓菲僑回國考察團歸國後，迭往各地考察，備受各界熱烈歡迎，除一部份團員、先行返菲，尚有陳忠懿等五人，在華北考察外，其餘一行、計有團長王泉笙，團員陳蔡海，鄭漢榮，鄭娃才，周冰心，蔡恩智，蘇言稿，褚嵩田，柯孝爻、王求來，王立璇、陳明德等十二人、本日上午八時，由新亞旅邸，分乘汽車，到新關碼頭，乘送客小輪，渡登濟華郵船公司芝沙丹尼號輪上，到埠送行者，有僑經綸，胡西園，陸禮華，夏曉霞，黃超龍，譚仲祿等數十人。

各界以該團此行任務至鉅，均題詞歡送，計有吳市長的「毋忘祖國」；葉楚傖的「一日之遇，千秋之心」；杜月笙的「式是南邦」；陸禮華的「僑祖先鋒」；胡桂庚的「愛護祖國，發展實業」；王一亭夏曉霞的「同舟共濟。」

◉團長王泉笙在輪次談，此次返國，所到京滬杭蘇錫等地參觀各大工廠各軍政機關，中國年來工商業進展甚速，於工廠內設有子弟學校、醫院、女工都住宿廠內，於工作上頗為便利，管理方面亦臻完善，尤以無錫慶豐紗廠，華新絲廠，機器最為新式，且注重採用國貨，實可為各廠的模楷。本人及該團員，此次返菲後，決將國貨猛晉情形，轉告僑胞，並設法盡量推銷，使個個都能愛用國貨。

該會並函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產銷合作協會云：「逕啟者：敝會組織南洋商業考察團，業已組織就緒，計參加團員有三十餘廠，現受國外僑胞的督促，希望中華國貨、能乘敝團之便，儘量向華僑宣傳，而期望各地能成立國貨陳列館，作永久之確立，為國際間爭一點光榮。敝會同人，深覺義不容辭，深為歡迎各廠之加入，此行因時間及人選等問題，各廠多未能儘量派員，引為憾事。今為鼓勵及宣傳起見，敝會特定有委託參加展覽品辦法，並歡迎非會員而欲加入者，不必派員前往，由敝會敝團代表辦理，俾中華國產，得儘量向華南推行，為國家挽回利權。事關國貨進展，還希貴會通知全體會員徵求參加。不勝幸甚。」

## 南洋泗水華僑觀光團遊覽蘇錫

南洋僑屬泗水華僑祖國觀光團潘開興等六十六人，自遊杭返滬，昨日各團員會分赴邑廟龍華各繁盛區域遊覽，該團於二十一日七時五十五分早車赴蘇，遊覽名勝；廿三日赴錫參觀工廠；廿四日晉京；廿六日北上，參觀平津各地；下月中旬，由漢折回上海，搭輪逕返南洋。

南洋泗水中華商會會長黃超龍，及巴達維亞僑商陳春園，陳洋淦，劉進旭等歸國抵滬後，除晉京拜謁政府當局外，在滬曾參觀市中心區及各國貨工廠，並與國貨廠商討論推廣南洋國貨銷路事宜。黃氏等昨日下午，赴逐陽路中國亞浦耳電器廠參觀，當由該廠總經理胡西園經理莊仲文殷勤招待，參觀各部。黃氏對該廠出品及設備管理等頗加贊許。

## 南洋商業考察團開廠商會議

中華工業國外貿易協會組織的南洋商業考察團，參加者計有六十餘人，茲定七月三日乘芝沙丹尼輪出發，赴馬尼拉、泗水、吧城、新加坡，檳榔，西貢，暹羅，棉蘭等八大埠考察。該會並於二十一日下午，召開廠商大會，到會者計有中華琺瑯廠金頌唐，一心牙刷廠戴至誠，中法大藥房許曉初，亞光製造公司章永落，天香味料廠王公樾、誠昌出口莊鄧啟堯，合作五金公司胡厥文，森林廠吳春泉，裕康襪廠徐兆麟，家庭工業社都秉壽，華生電氣廠葉友才，華昌鋼精廠胡士澄，中國化學工業社郭永康等，由張惠康主席，討論（一）會員工廠出品目錄，應如何辦理案，議決：本會為全體會員對外宣傳起見，印刷二千冊，內容中英文並列，通告各廠，送中英文價目表來會。（二）本團應印樣品表明卡萬枚案，議決，交總幹事估價再核。（三）代理工廠參加辦法案，議決，每廠應補助代理費一百元，代理辦法，除章程已規定者外，並擬修正繕印通告產銷合作協會及機聯會之會員徵求參加。（四）非列濱華僑商報特派代表蔡恩智君來滬接洽宣傳辦法案，議決，該報上歡迎特刊，不勝感謝，惟本團對外宣傳，概以團體出面，各廠廣告，俟抵菲時再議。（五）團員服裝，應一律國貨白帆布西裝案，議決，通過。

# 軍事

## 整理晉綏軍閻與各將領已商定

閻錫山對整理晉綏軍方案，連日召各將領詳密商討，均已決定，飭由各部長官遵照。此次剿匪出力人員，均分別升調，傷亡者從優撫恤。商震部奉令復員回豫。（二十日專電）

（二十一日見報）

## 毛彭「共匪」竄回陝北後的軍事形勢

據五月二十一日榆林中央社電，毛彭「共匪」竄回陝北後，現正向安定延川一帶從事補充中央追剿軍連月由晉省陸續渡河西進。目前陝北「剿赤」軍事形勢如次：先是四月下旬「共匪」在晉亂竄於永和隰縣大寧一帶，黃河西岸本無大股「共匪」，原期盡殲於晉境，不意本月二日，「共匪」由永和以西之于家咀，全

部渡河，失一殲寧機會。現在「匪部」大股集結陝北延川，延長，永平鎮瓦窰堡等地。剿中央軍在膚施甘泉鄜縣洛川宜川靖澗綏德等地各配置兵成西南北三面包圍形勢，穩紮穩打。

一陳誠於五月廿一日偕朱紹光關麟徵等飛赴西安，晤商「剿匪」事宜。

陝省綏靖主任楊虎城五月上旬赴韓城後，曾赴郃陽，澄城一帶視察防務及兵工築路情形，並參加郃陽金水溝通車禮，旋抵蒲城，於二十一日由蒲城經三原返西安處理公務，日內仍返韓城。

### 閩浙邊境搜剿殘匪

據報載，閩浙邊境，大舉搜剿殘匪。閩東剿匪軍游擊隊一部已進抵浙境平陽泰順，與浙軍聯絡包抄。二十日開始總攻劉英匪股，根本搖動壽寧泰順邊區之著匪范義生股，全部棄械投誠。（二十日專電）

## 外交

### 松室自長春返津

松室前赴長春，參加日本關東軍幕僚會議，報告華北情勢，特於十九日由長春返津，歡迎新任駐津日軍司令官田代。二十日午後，松室到海河路蕭宅會晤蕭振瀛，陳述關東軍方面意見；當晚赴平向宋哲元報告。

### 駐華北日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到津

日本為增強其在華北軍事勢力起見，特任田代皖一郎為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偕返國出席參謀長會議的駐屯軍部高級參謀石井，十九月晨搭長安丸抵大沽，即趁早潮於午刻達塘沽，泊於日本碼頭。日駐屯軍部參謀長永見，偕副官神保，憲兵分隊長池上，警察署長和久井，及日本新聞記者多名，於晨間乘日比治山丸，到塘沽歡迎。田代受當地日駐軍，日在鄉軍人，暨日僑等歡迎，答禮如儀後，即換乘往迎的裝甲小汽船，依照慣例，溯海河上航，午後四時五分抵津，在三井碼頭登陸，日軍前任司令官多田，率日聯隊長萱島，牟田口二人，暨高級參謀飯田，參謀中井，林，池田，堂脅，部附長嶺，喜端田，高級副官河田，大竹，及日軍部幕僚，憲兵總隊長藤井等數十人，並日領岸偉一副領永井，西田，谷口等，民團共益會長森川，日僑在津領袖與朝鮮，正金銀團代表，國際婦人會，男女學生，童子團，青年義勇隊在鄉軍人，約千餘人，鵠立碼頭持旗歡迎，各國駐津武官，領事代表，及儀仗兵，亦各列隊參加。中國天津保安司令部，市政府，均派員持主官名片到碼頭歡迎。是日，由日租界河沿迄旭道，新壽街，宮島街，沿途佈滿武裝士兵，憲兵，警察，戒備森嚴，萱島步兵聯約三百人，排列碼頭旁迎迓。下午六時，即行接事。二十日九時，由

永見伴同到海光寺兵營，向豊島步兵聯隊訓話，十一時即在司令部召集大尉級以上將校會談，聽取永見，石井，池田，各幕僚報告外交軍紀風紀防務各事，十二時始散。下午四時，在張園司令官邸，邀請蕭振瀛，陳覺生，劉家鸞，孫維棟，劉玉書，齊燮元，曹汝霖，陸宗輿，王揖唐等，及市府各局首要在野名流舉行茶會。下午五時至七時，在官邸內，與多田聯合招待日僑名流。田代定二十六日，在海光寺日兵營行就職禮，是日，並拜會外賓，擬二十七八日赴平訪宋哲元，及中外各界，兼校閱日本軍隊，月底，赴北寧路津榆段校閱塘沽，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榆關等處日駐軍。下月初返津，再邀集華北各地日武官在津會議。華北日軍司令官，自二十二年以來，香椎浩平以少將階級充任斯職，以後中村孝太郎，梅津美治郎，及本次卸任的多田駿，都由少將實官任期。至以中將階級來任該司令官者，當以此次田代為始。故此次田代蒞任，歡迎之盛，亦為歷次所無。

殷逆汝耕秘密到津

殷汝耕二十晚偕偽祕書長池宗墨，參議王廈材，祕密抵津，訪問田代多田致歡迎歡送意。早晨訪石友三談半時，午後訪日領岸偉一，副領永井西田等。二十一日送多田後歸通。

日本對華北增兵一部分開到

日軍駐華北瓜代部隊與一部分强化隊伍、分三批共開到八百餘名，內騎兵約百五十名，砲兵百五十名。除三百五十名開往北平豐台駐劄外，餘則駐津海光寺日兵營。十九日又約到九百名。即入駐東局子，李明莊新兵營。受瓜代歸國的隊伍，十八日下午八時，已有步兵山砲兵三百四十五名，搭專車一列，由武藤指揮，在日僑歡送聲中，搭北寧車一列開秦皇島，過塘沽時，有步騎兵八十名，隨時同行，十九日午後，由秦皇島搭軍部御用船神速丸歸國，秦島日駐軍步兵八十名，同船換防借返。此次高級將校受瓜代返國者，可謂無人。

同時，除駐華北日軍兵士增加外，司令部幕僚，亦大加强化。除高級參謀飯田，高級副官河田，憲兵總隊長藤井，外，日來又陸續到的有副官森田，平山，岡村，騎術教練高木，二等主計正上田，中塚，主計員石川，駐屯軍倉庫長本田，軍醫部長一等軍醫正桃井，二等軍醫正通口，一等軍醫四村，軍醫病院長成田，三等軍醫正梶本，駐平憲兵分隊長竹下。尚有大部幕僚，將與强化部隊陸續前來。

英國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反響

孟却斯德指導報五月二十日社論說：「日本帝國之外交政策，乃為世界之最簡單者，即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一遇可能，便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從事膨脹。國內或國外之事故，概不能使之違異此基本規例。史丹林最近發表之宣言，與蘇蒙協定之公布，已使日本覺悟苟再西進一步，即有促成日蘇戰爭之虞。但日本現不準

備與蘇開戰，戰亦未必能勝之。故日本之怒潮乃轉向南進。」該報又謂「冀東的走私，殆爲歷來强國所施刦盜行爲最可恥之事件。同時復於天津增加戍軍，此皆爲希圖妨害南京政府之明證。」

## 冀東僞組織撤銷說成泡影

冀東僞組織撤銷之說，近來雖時有傳聞，實際已成泡影。現在日方在華北辦交涉者，均係軍人，一切均以口頭，而不用書面，允諾我方者，可任其拖延，我方如有所尤，則終不能不辦，此應付者大感棘手的主因。例如日軍佔用南苑棚廠及豐台的營房，幾經交涉，終無結果。而豐台方面，並有日兵二十餘名駐守，監視車運，如有北寧車皮過軌赴平漢線，則平漢線亦必須有車皮轉來北寧線，其藉口卽爲防止車皮南運充作軍用。日方之所以分裂華北地方者，其主要目的，卽在控制華北以對蘇，蓋欲以華北爲其給養資源地，俾一旦有事，於軍事上多所便利。

察北問題，我方雖希望仍將六縣行政權收回，然此問題始終未談到。現日方命令僞軍長李守信，派員會同日人在察北的化德縣招兵，額數定爲二千，其招募新兵目的，卽在用以對蒙。內蒙與此間電訊，又兩日不通，詳情未悉，該方情勢頗爲可慮。

## 我國抗議走私

近來河北走私，日益猖獗。因日本在華軍人的橫加干涉，致海關已無法制止。南京政府曾先後向日方抗議五次，均未得圓滿答覆。自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五月十日，據海關統計，因走私結果，損失已達三千餘萬元，其情形的嚴重，概可想見。外交部某發言人說，海關普通走私，因緝私制度的嚴密，本不習見，縱有少數不法之徒，敢於嘗試，關員亦力能破獲，獨此次河北走私，不但係有組織的大規模行動，且爲公開性質，其原因完全由於日方縱庇，幷干涉我國海關人員緝私，其影響不止損害我國財政經濟，各國在華正當商業，亦感痛苦。外部最近抗議，要求日方停止干涉海關緝私，幷取締日鮮人此種非法行爲，及解散上述有組織的走私團體，惟迄今尚未答復。但政府已決定一面仍繼續向日方交涉，一面則在內政主權範圍內，厳訂具體有效辦法，切實查緝，至最近是否將再向日方提出抗議，須視情形如何而定。

## 英下院討論河北緝私問題之癥結

據倫敦電，英下院於五月二十日午後開會時，曾將中國北部走私問題提出討論，當由保守黨議員却爾頓，工黨議員柏舊脫，相繼質問政府：謂中國海關緝私船隻，在河北省非武裝區域一帶之中國領海內行使職權者，其艘數是否受日本官廳之限制？又英國駐日大使克萊武，對於中國官廳査緝私運感受困難情形，曾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日本政府若何答覆？外相艾登答稱，就余所知，中國海關緝私船隻在非武裝區域沿海一帶行使職務者，其艘數並

不受有限制，惟日本軍事當局不許此等船隻在該地帶內攜帶軍器，此乃眞正困難所在。英國政府對於華北走私問題的局勢，現方密切注意。最近雖於中國官廳查緝私運諸感困難，曾經訓令駐日大使克萊武，以此項情形通知日本政府，該國政府答稱，走私之風所以不戢者，原因有二：一卽中國政府所徵關稅稅率過高，二卽關稅收入，均須解交中央政府，以故地方官廳對於此項稅收之保障事宜，不甚感覺興趣云云。

## 景冒英兵尚未撤退

據昆明通訊，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武裝英兵二百餘名，曾附機關槍四挺，軍裝三百餘馱，自緬甸侵入雲南境瀾滄縣的景冒地方。當時瀾滄縣第二區民衆，羣起反對，外交當局對於此事，雖經向國人解釋，謂爲誤會，但該項英兵不知是何居心至今尚未撤退。頃據瀾滄縣第七區民衆通訊報稱，「入駐我境內景冒地方之英兵，隨帶有已經訓練之犿狉、猓黑、玀夷、等各種族化裝敎民，每到一處，遇見任何種族之村寨，卽飭其同種族人，前往利誘恐嚇，我頭腦簡單之邊民，如曾通砍一樹出售，僅値一二銅元者，彼卽給與五六角，値一二角者，彼卽給一二元，如邊民好賭者，則誘入賭場，邊民贏財，彼卽照給，邊民輸財，彼則義讓，並慰以矯乏堪憐之語，如遇各村寨首人，則相贈雜物玩具，用收其心，其利誘的方式甚多，此不過略舉其一二罷了。其恐嚇方式則自稱有銳利之長槍大砲，無堅不破，無遠弗及，並有神仙法術，有數千里之外，亦可知其一切舉動，務使邊民懾服，不敢稍有違拗。凡此利誘恐嚇之法，變化無定，總不外投其所好，攻其所長，務使概入彀中，藉此暗中宣傳，俾我邊民叛我而去，以達其侵略目的。」

英兵進抵景冒，究爲勘界，抑係另有其他作用，觀其一面努力軍事工作，一面利誘恐嚇我邊民，是不難明白其用心所在也。此次中英會勘滇緬界線，對於邊疆（瀾滄縣一帶）存亡，關係甚重。茲悉瀾滄縣紳首會召集民衆大會，討論英兵進抵景冒之應付辦法及磋商應如何力爭保存邊疆等事。當由大會選定第七區區長張石reviews、雷志夷、苗道能、石佑文、四人爲代表，晉謁中英會勘委員會各委員，陳述民意，據理力爭，務期勿使邊疆喪失。張等並於起程前，擬定力爭二要點，函請各界人士贊勷，用資策應，而保主權。茲將該函摘錄於後，以見民衆對於勘界意見的一斑。函云：「竊以此次會勘滇緬界務，以晉謁中委，陳述機要，當面力爭一事，謬蒙民衆推舉，委以重任，茲特將擬定當面力爭二要點，條列於後：（一）應請以南孔江爲滇緬天然界綫，理由是：查緬甸歷爲中國藩屬，於遜清光緒十一年被英人奪去後，緬甸域外滾龍江一帶地段，對於我方，奉命惟謹，而英方政令，向未達到，當然係我領土，英方全無理由，强名之曰未定界，更無理由侵入我縣中部。爲防微杜漸，制止英方無饜野心計，務請以南孔江爲天然界綫，用保邊疆，而保主權。（二）十一家召華地，應請劃歸我國，理由是：查十一家召華地，前曾接受我國委任，

有印信可稽，自應劃歸我國，如果此次因中委許可英兵入境，用武力恐嚇，金錢誘惑種種手段，致其茫無所從，將來十一家召華地，劃歸英方時，要中委負責挽回。上列要點，自信個人管見，終屬有限，尚希賢勤偉略，用匡不逮，俾收集思廣益之效。」

〔以上皆二十一日報上所見〕

## 日將廢九國公約

自「九一八」後，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北四省，對華侵略，獲得意外成功，因此牠對於維持列強在華均勢的九國公約，當然力謀取消。據關東軍某當局稱，日政府爲維護在華既得權益起見，對華北各省有實行非常措置的必要。華盛頓九國公約忽視現實，並抹殺日本在遠東立場，實毫無用處，因此日政府爲實行國策，將向英美等國發出通牒，正式宣佈廢棄九國公約，並另訂新約，藉維東亞和平。

## 我抗議走私日方尙無答覆

南京外部曾向日抗議河北走私，要求制止，並電許大使向日方交涉華北增兵事，至二十一日止，尙無答復。日本代辦若杉二十晨偕多賀頗內到京，今日下午晉謁外長張羣，亦未有任何表示。

## 天津國貨售品所兩職員被架

天津北馬路國貨售品所批發部，因發售少女張傘商標汗衫，日方認爲有抗日嫌疑，二十一日晚竟派員前往搜索，並架去職員趙鴻樓李俊傑二人。

## 日人測量渤海灣

據唐山消息，日方近派測量班四十人，乘艦艇四艘，抵秦皇島，即日開始測量渤海灣。

## 蘇聯大使歡宴張羣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夫婦廿一日晚八時，在大使館宴請外交部部長張羣夫婦，內政部部長蔣作賓夫婦，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夫婦等，藉以聯歡。

# 教育與體育

## 古物展覽會

參加倫敦藝展古物抵京後，已定六月一日起在考試院明志樓公開展覽。關於該項展覽籌備事宜，業經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組織倫敦中國藝展品南京展覽會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世杰聘請雷震、楊振聲充任該會常務幹事，派定顧

良杰、喩德輝、郭蓮峯、薛銓曾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組主任，積極進行，並由教部調派職員四十餘人，佈置會場。書畫陳列室已全部佈置完竣，銅器、玉器、瓷器、陳列室的櫥架，亦已油漆完成，並將一部份安置妥當。預計該項工作兩日後可告完竣。現正着手辦理古物編號，每項物件，均予以詳細說明，俾參觀者得以一目瞭然。此外並請由故宮博物院派莊尙嚴、傅運隆、邢志良、朱家濟、牛德明、宋際隆、傅振倫等六人，內政部古物陳列所派傅以文等二人，擔任展品保管及陳列各事。關於會場警衛事宜，亦於昨日聘請憲兵司令部胡碩爲警衛股正主任，警察廳熊育衡，及考試院警衛隊長程永福爲副主任。

倫敦展品南京展覽會辦事規程業已訂定，其條文如下：（一）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爲昭示公信起見，依照第二次決議案規定於展品回國後，在南京舉行展覽。（二）南京展覽會會址設在考試院明志樓，展覽期間爲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本會設常務幹事二人，由倫敦中國藝術展覽籌委會主任委員聘請之，承主任委員之命，主持本會一切事宜。（四）本會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組，每組設主任幹事一人，由主任委員派充之，承主任委員及常務幹事之命，主持各該組一切事務，並得指揮其他各組職員。（五）每組各分若干股，各股設幹事若干人，由常務幹事商承主任委員派充之，秉承主任幹事分掌各股事務。（六）各組分股如左，（甲）第一組分：文書股，掌理公文之收發、撰擬、繕寫、案卷印信的保管，及職員服務勤惰的紀錄事宜；編撰股，掌理編輯本會各種刊物及會議紀錄事宜。（乙）第二組分：庶務股，掌理物品之購置，保管，辦公室及會場之佈置整理、清潔，工役之管理，本會職員膳宿之供應，及不屬於其他各股事宜；會計股，掌理現金出納，編造預算，保存賬簿單據等事宜；警衛股，掌理會場辦公室及運輸之巡查，警衛，消防，維持秩序等事宜。（丙）第三組分：登記股，掌理展品之登記，標籤，造冊，及陳列之記載等事宜，保管股，掌理藝術品點收，保管，發還及保管人員值班之支配，監察等事宜，其保管詳細辦法另定之；陳列股，掌理會場佈置，藝術品陳列，及陳列用卡片等事宜。（丁）第四組分：招待股，掌理展覽會場之招待，及各種交際，並發表新聞事宜；票務股，掌理入場券之印刷，編號，發售，收票等事宜。（七）本會職員，自常務幹事以下，除有指定專負之職務外，對於保管工作，應全體負責辦理。（八）本會重要會務，如認有必要時，常務幹事召集主任幹事及主管股幹事開會務會議決定之。（九）本會各組關於組務之進行，如認有必要時，得由主任幹事召集組務會議決定之。（十）本會辦事細則及展覽規定另定之。

教玩具展覽參觀者踴躍

南京全國兒童教玩具展覽第四日，上午到會參觀者，有南中實小、鎭江實小分校、夫子廟、府西街、昇平橋、攷棚等十個小學，共四千二百餘人。下午到會者，有評事街、督糧廳、倉巷、雨花路、漢西門等

十五個小學，鍾英、安徽、青年會、成美、育羣等五個中學，共五千四百餘人。外埠團體到會者，有河北省立女師學院、浙江湘湖鄉師、如皋師範附小、上海工部局小學校長團、江蘇教育參觀團等，總計全日參觀人數，超過一萬以上，為該會開放展覽後參觀人數最多之一日。

## 工程師學會等五團體舉行年會

中國工程師學會等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廿日晨九時，在杭州西湖大禮堂開幕，到男女會員約二百卅人，暨浙贛路局全體職員，并來賓蔣夢麟等共三百餘人。曾養甫主席致開會辭，先述聯合年會的二大意義：（一）國家處在非常時期，對工程師與工程學會，有特殊迫切的期待；（二）第一次全國工廠專家的大聯合，充分表示合作努力的精神。次謂應認識者三點：（一）工程師應認清國家處危難的環境中，須刻苦奮鬥，希望我工程學術超越世界各國；（二）工程師應認清個人與國家民族的關係，為大我應犧牲小我的利益與興趣；（三）工程家如為國家創造偉大的建設事業，所費的腦汁與汗汁，實與疆場為國犧牲的戰士所流的血汁有同等光榮的價值。末望工程學會從此開一新紀元，共負救國之責。次籌備會茅以昇報告年會籌備經過，次名譽會長黃紹雄致辭，大意希望科學家今後的着眼與努力，能由都市轉向鄉村邊境，尤望對浙省農村建設有所指示。又謂「欲使政治科學技術化，則個人的科學活動，應轉化為國家民族的科學活動，在非常時期，科學家應比普通人加倍努力。意大利的戰勝阿比西尼亞，即科學國家戰勝非科學國家的明證，科學家惟有加緊把住對國家民族的熱烈情緒，使其科學技能儘量發揮，則其生命才有真價值。」次名譽副會長周象賢致辭，次惲震、李熙謀、曾惠堃、黃叔培、張洪沅五人，分別代表五團體報告會務。同時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即由莊前鼎報告成立，復由來賓暨會員葉恭綽、胡健中、竺可楨、任鴻雋、胡博淵、（胡并代表翁文灝）等相繼演說，語多鼓勵。至十二時始攝影禮成。午應杭分會公宴，下午舉行六團體聯合談話會，繼中國工程師學會討論會務，并舉行「朱母論文獎金給獎」禮，會員孫運璿以配電網新計算法一文，得獎金一百元。

## 田徑訓練班四次測驗

我國參加世界運動會田徑訓練班全體選手，十八日下午四時在清華舉行第四次測驗，雖天公不作美，陰雲密佈，但幸尚未降雨，故得如期測驗。其競賽項目，除二百公尺、八百公尺、千五百公尺、萬公尺、中欄、跳遠、鐵球等七項未測驗外，其餘八項均照常舉行，各項測驗情況如次：

一百第一、趙乘衡十一秒二；第二劉世魁十一秒四；參加此項者除趙劉外，尚有劉長春林紹淵相陪。趙乘衡在第三次測驗時，曾造出十一秒整的紀錄，但第四次測驗反而退步；劉世魁較前有進

展。

撐竿第一符保廬四公尺一五，破遠東四公尺紀錄；第二王禾，成績未測。自三公尺六十起跳，符王皆躍過，漲至三公尺八二時，王禾三躍未過，符保廬則一次卽完成大志，再漲至四公尺一五時，符保廬再接再厲，居然飛過，突破遠東運動會日本選手西田保持之四公尺紀錄。

四百第一戴淑國五十二秒三（及格；）第二李世明五十三秒六。董叔昭因病未出場，戴李相抗之下，自亦精彩可觀。

高欄第一林紹洲十五秒六；第二黃英傑十六秒。林黃皆破全國十六秒二的紀錄。此項共有林紹洲王英傑周長星三人入場決鬥，林紹洲跨欄姿式的佳妙，與最後的衝刺一氣呵成，卒以十五秒六打破其個人所保持之十六秒二紀錄。黃英傑雖緊迫老林，惜起步稍遲，故落後一肩，但亦破全國紀錄。

跳高第一劉夢九一公尺七九。吳必緻因腿傷未出場，故只大劉一人應試，跳至一公尺七九時，因無人競爭，遂生倦意，待升至一公尺八六時，三跳皆未過，故行停止。

鐵餅第一郭潔三十九公尺七七，破全國三十七公尺八五紀錄；第二王廣福三十五公尺三十；第三程孟平卅五公尺。參加擲鐵餅者有郭潔王廣福程孟平三人。郭潔爲上屆全運會的第一名，自非等閑之輩，此次測驗每擲均有進步；至末一擲時，竟以三十九公尺七七，破全國三十七公尺八五的紀錄，旁觀者莫不驚喜若狂。

三級第一王士林十三公尺八十；王本有十四公尺一八的紀錄，每次成績測驗因無人競爭，故難造優良紀錄。

標槍第一周長星四十八公尺七二；第二程孟平四十六公尺〇九；第三董翰文四十五公尺。彭永馨因在五大春運會中勞碌過度，故未出場。周長星六次投擲中，會一度造出過五十二公尺七五的紀錄，惜因越綫被判無效。程孟平董翰文成績皆尙不惡。

## 世運國術選手集中南京訓練

我國出席本屆世運會的國術選手，已在滬選拔蕆事，全體選手，昨已由滬來京，計男子張文廣、溫敬銘、鄭懷賢、金石生、張爾鼎、寇運興，女子選手翟漣沅、傅淑雲、劉玉華等九人。今日起在中央國術館集中訓練。至於訓練項目，計有單人徒手表演，團體徒手表演，單人器械表演，團體器械表演，對拳、對械等多項。

〔以上皆二十一日報上所見〕

## 教部促進注音漢字推行

教部訓令國立編譯館云：「查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早經規定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實行，玆距實行日期不遠，誠恐各小學各民衆學校及各印刷商店等觀望徘徊，致有貽誤，除再分令各省市教育廳局轉飭所屬各小學各民衆學校及印刷商店等，屆期務須遵照前令辦理外，合再令仰該館，自本年七月一日起，審查新編之

小學校及民衆學校用敎科圖書，務須遵照前頒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再查小學科目，本部已於本年二月修正公布，本辦法自應依照修正，以歸劃一。茲將辦法第三條內『社會自然（或常識）』修正爲『常識』，『社會（或地理歷史）』修正爲『社會（或公民地理歷史）』並刪『衞生』二字，幷仰知照。附錄修正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一）民衆學校課本及短期小學課本所有文字完全用注音漢字。（二）初級小學國語課本生字表，完全用注音漢字。（三）初級小學之常識，高級小學之國語社會（或公民地理歷史）自然課本，應完全用注音漢字。（四）初小一年級下學期入學之始應先授注音符號，俟練習純熟後，再授漢字正文。嗣後凡新編之初小國語敎科書，應於第一冊前另編首冊，專用注音符號編成故事，供敎學之用。敎學方法，以先綜合後分析（拚音練習及各個符號之認識）爲準。前項規定，在敎授注音符號之師資缺少之地方，得由當地敎育行政機關暫予變通辦理。（五）自民國二十五年七月起；凡新編之小學及民衆學校用敎科圖書，須一律遵照本辦法辦理，否則不予審定。（六）各省市各級師範學校應敎學注音符號使師範畢業生、均有敎學注音符號之技能。（七）在過渡期內各小學必須於國語科內，抽出一部份時間，專敎注音符號。（八）自民國二十五年一月起，凡編輯兒童及民衆讀物者，一律須用注音漢字印刷。（九）由本部及各省市行政敎育機關勒令各新聞紙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用注音漢字印刷。」

## 北平大學生發起職業運動

北平各大學學生，以畢業後，職業無着，特發起職業運動，於本日開籌備會。

## 十省市識敎討論會昨閉幕

上海市所召集之十省市識字敎育討論會，廿一日上午九時起繼續討論，主席蔣建白。（一）行政組提案：1義敎與識敎合辦案，議決請中央明令所有小學一律附設成人班，應附設之班數與其經費撥成正比例。2請聯合實施識字敎育各省市組織研究會或討論會案，議決：定名爲中國識字敎育研究會，由到會各地代表爲發起人。（二）敎導組提案。成人識字敎學方法應如何研究規定案，議決：一、呈請敎育部轉令國立編譯館編輯成人敎學法分發參考，二、各省市民敎機關就經驗所得彙編有關成人敎學方法互相參用，三、各地採用示範敎學以資改進。（三）識敎考試方法與材料應如何確定案，議決：一、考試種類以文字敎育包括常識指導，二、考試方法用測驗方法，材料文字乃常識，三、主持考試人員敎員及另派人員參酌並用。（四）識字敎育應同時注重公民訓練及常識指導案，議決：所有實施敎育機關於文字敎育中注重灌輸常識，此外增加公民訓練一科，利用課餘或集會時間作精神講話或指導實踐，其材料由主持識敎機關編撰供給。（五）識字敎材應如何編輯案，

議決；由識字教育研究會繼續研究。(六)識字學校視導方法如何詳細規定案，議決：彙集各地視導方法參考研究。(七)各實施識教機關對於受畢識字教育之民衆應設法繼續訓練案，議決。一、在教學時注意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利用讀書工具之自學能力，俾畢業後能自動學習；二、在經費可能範圍內儘量籌設高級識字班；三、儘量使用已習之文字編輯適合程度之讀物，以爲繼續學習之材料；四、施行識字教育之機關應籌設問字處或讀書會等絕對負指導學習之責任。五、造成需要文字及便利學習之環境，使民衆在實際生活中隨處有應用文字學習文字之需要與機會。(八)識字教育除設立識字學校外應如何利用社會方式以廣推行案，議決：本案與學校制度教育經費都有關係，如在有組織訓練情形下可爲推行識教之一助，但不能認爲推動之主力。(九)函請各影片公司攝製識教影片及徵求識教劇本以廣識教宣傳案，議決：通過。

繼由江西教育廳長程時煃報告該省教育情形，大意「江西省的特殊教育共分三種：第一種是特殊教育卽中山民衆學校；第二種是省會簡易教育；第三種是全省保學。第一種特教並不注重識字，因識字教育有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性，特教消極目的養成一般民衆的民族觀念，積極目的是小學校制度的新試驗。在中山民衆學校中，有民衆班，兒童班，婦女班，兒童課本偏重文字，成人課本偏重公民訓練，學校校長卽是領袖，學校教師不但教人識字，並且可以教育的力量與民衆接近。中山民校畢業生有一萬四千人。省會方面實施的簡易教育，是用最經濟辦法來收得教育上的效果，利用小先生中先生以及各機關公務員爲教師，有兩句口號，使不識字者受教，識字者教人，借公安力量來強人識字。南昌有七萬文盲，預備五年掃除，第一期四個月畢業者四千八百人。簡教用三種方式：(一)集團教學利用工廠、機關、學校等有組織的地方實施，亦卽識字學校，(二)上門教學，卽到家庭中去教學，(三)自學輔導，卽自行施教，由戶主自行任教或戶內有人可以代爲教者，施教結果覺得女子易教，成績較優，且省會最有成績者爲妓女，三四百妓女，現已畢業百餘人，原因或者爲了妓女較閒，且較聰敏。不過妓女大都用成班教學法，在這三方式中試驗結果以成班教學最好，小先生比中學生要負責，且到處可教無妨礙，可使學校家庭打成一片，故小先生制度，尚有成效。第三種保學，卽就地籌款就地設學，每保俱設保學，每學校設兒童班及成人班，現有二萬七千餘人，年來已設一萬二千餘保學，收兒童二十九萬，成人十餘萬，從前入學兒童二萬餘，故較前增二十七萬。江西有八個行政區，現已有三區設保學教師訓練所，受訓者三千人，一學校現共有一萬二千，較前增一萬餘，將來預備達到二萬七千所。由實施經驗得二點感想：(一)教育與政治要聯合一起；(二)普及教育不僅靠教育機關辦去。

程氏報告後，卽宣佈閉會。閉會後，在市府攝影，下午參觀殷行區及大統區識字學校，勞工識字學校，滬西實驗區市中心區體育場圖書館博物館，中華職教社、中華職業學校、商務、中華、明星、聯華、

民教館、動物院等處。

## 全國兒童畫展訂定表演日期

全國兒童繪畫展覽會開幕日期已近，該會爲籌備會觀察兒童對客揮毫的能力起見，前曾訂定繪畫表演辦法，歡迎兒童到會表演，前據各省市報名參加者，共達一百五十八人之多，遠處邊境的察哈爾，竟亦保送二人。該會業將全部表演日期，支配妥善，分發各省市，請准時參加。

該會本日又收到湖南、湖北、北平三省市的作品，合計已達十九單位，正由評判股權複審查，并由陳列股測量會場，計劃全部佈置事宜。每一省市的佈置，均以不相類同爲原則。

## 參加世運國術選手練習太極操

參加本屆世界運動國術選手張文廣、翟連沅等九人，日前由中央國術館長張之江率領來京，重施訓練。各選手定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起在該館競武場開始訓練太極操，由吳圖南擔任指導，訓練委員褚民誼，因公赴粵，已委請張館長主持一切。此外對禮節言語等項，亦均加以訓練，由郝銘擔任指導。

## 出席世運會競走定期預選

我國出席世運大會的競走人選，以經濟所限，原定一人，嗣後中華競走會一再要求，經全國體協會接受，決定再增加一人，并委競走會遴選人才。二十一日競走會已定於本月底下午一時，在上海市運動場舉行，路程照去年全運會時所定的路線，由場內先繞走三圈，出東司令臺門，經國和路、府西內路、環府東內路、府內左路、翔殷路、軍工路、閘殷路、民慶路、至府前右路、共須繞走四圈，仍由府西內路、國慶路、經原路綫同進東司令臺門，再繞走一圈爲止。全程共計長五萬公尺，凡曾練習競走而姿勢正確，且有相當成績者，均許參加。

## 全國體協會再度公佈田徑賽預選辦法

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前所公佈之世運會田徑預選，本定五月三十一日在滬舉行，嗣因北平訓練班結束日期改遲，故已改期至六月七日。關於參加預選會辦法，已見一月二十七日董事會議決案。二十一日該會爲便利人們參考起見，特再公佈如下：

（一）日期：二月七日。（二）地點：上海延平路中國田徑場。（三）凡欲參加預選會者，須具及格規定之標準（附後表）由各省市或特別區之體育機關派送報名，旅費自備。（四）報名日期：定六月三日截止。（五）報名處：上海延平路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六）預選會後，由選拔委員會根據董事會議決之選拔原則（（一）品性良正，（二）成績優異，（三）年齡較幼，而具更有造就之希望者）選取十二名代表，出席世運會。（七）獲選代表由本會負擔付召其來

滬旅費附及格標準成績如下：

男子部

| 項目 | 成績 |
| --- | --- |
| 一百公尺 | 十一秒 |
| 二百公尺 | 二三秒 |
| 四百公尺 | 五三秒 |
| 八百公尺 | 二分三秒 |
| 千五百公尺 | 四分二十秒 |
| 一萬公尺 | 三三分四五秒 |
| 跳高 | 一·八〇公尺 |
| 跳遠 | 六·八五公尺 |
| 三級跳 | 十四公尺 |
| 高欄 | 十六秒 |
| 中欄 | 五七秒 |
| 撑竿跳 | 三·八五公尺 |
| 鐵球 | 十二公尺 |
| 鐵餅 | 三六公尺 |
| 標槍 | 四八公尺 |

女子部

| 項目 | 成績 |
| --- | --- |
| 一百公尺 | 一三秒六 |
| 八十公尺跳欄 | 一五秒 |
| 跳高 | 一公尺三〇 |
| 擲鐵餅 | 二八公尺五〇 |
| 擲標槍 | 三〇公尺五〇 |

# 第二編　南京

# 五月廿一之天氣

薛鐵虎

本日南京之天氣陰鬱有陣雨，最多風向東南，風力和。玆將各項氣象要素概述之於下：

五月廿一日南京氣象要素平均

| 要素 | 數值 | 備註 |
|---|---|---|
| 平均氣壓(m.m.) | 749.43 | |
| 最高氣壓(m.m.) | 750.33 | (發現時間 0:07) |
| 最低氣壓(m.m.) | 747.90 | (發現時間15 00) |
| 平均溫度(°C) | 19.8 | |
| 最高溫度(°C) | 28.8 | (發現時間14:20) |
| 最低溫度(°C) | 14.4 | (發現時間 5:30) |
| 平均絕對濕度(m.m.) | 12.76 | |
| 平均對相濕度(%) | 74.6 | |
| 雲量(0——10) | 10 | |
| 日照時數 | 42 | |
| 量(m.m.) | 4.9 | |
| 雨時(hr.) | 2.8 | |
| 平均風速(km/hr) | 20.4 | |
| 極大風速(m/s) | 16.2 | (方向N發現時間 16:44) |
| 最多風向 | SSF | |
| 蒸發量(m.m.) | 4.4 | |
| 能見度(0—9) | 7.7 | |

氣壓之分佈　全國高低氣壓之分佈，高氣壓帶共一：穩定於太平洋洋面，中心氣壓762耗，楔端向我國東南沿海伸進，氣壓漸形升高。其二位於我國之西北部，有向東南進襲之勢。低氣壓共一：位於此兩高氣壓帶間，佔有黃河流域及關東平原，移向東北東進行，速率遲緩，中心氣壓749耗，在渤海灣。其二出現於我國西南山地，不甚顯著。南京本日之天氣，適位於此華北低氣壓之南部邊緣，且又爲太平洋高氣壓伸進之區，因之處於高低氣壓緩衝地帶，氣壓升降不一，天氣極不穩定，致有午後之陣雨發生。

溫度之變遷　本日南京溫度，最低出現於晨間，最高出現於中午，與常日相彷彿，所不同者，本日之溫度變率特大，超過常日多多，最低與最高竟相差14.4°C 日中溫度奇高，十四時之觀測紀錄，爲27.8°C 天空發現積雨雲，對流現象特甚，似有雷雨之徵兆，十八時溫度突降至19.6°C 陣雨開始，廿時雨止，共得降水量 4.9 耗。

濕度之升降　本日南京之絕對濕度平均爲 12.76 耗，晨間濕度不大，僅在10耗左右，自九時以迄十四時，濕度之增加奇速，與溫度之突增有同一現象。過十四時而後，溫度濕度猛落，頗易於凝結，十七時有雨跡，歷 2.8 小時雨止。

地面風向與風速　華北低氣壓位於南京之北，且其動向爲東北東，故南京本日之風向依順時鐘方向轉動。晨間爲東南風，中

午轉至西南，陣雨發生，風向轉西北，雨止風向又復轉至東南，本日平均風速爲每小時 20.4 公里，陣雨發生前風力微和，陣雨過境時風力突增，雨止風力復歸平靜。

雲及雲向　本日南京多高積雲及高層雲，其平均高度約在四公里左右，雲向西南西，是爲高層空氣爲緩流所籠罩之象徵，高速比晨間僅爲 3.4。十一時所測得高積雲之雲速已達 7.高雲行速，未來天氣漸趨惡劣，十四時雲向轉西有積雨雲出現，十六時雲層低降爲層積雲，十七時復低降而爲雨雲。

高空紀錄

A. 測風氣球紀錄　　時間 7.12 起始

| 高度(公尺) | 風向 | 風速(公尺/秒) |
|---|---|---|
| 地面 | SE | 6.3 |
| 299 | S | 9.8 |
| 497 | SSW | 12.2 |
| 695 | SW | 16.6 |
| 884 | WSW | 19.7 |
| 1070 | WSW | 17.5 |
| 1250 | W | 11 0 |
| 1490 | W | 9.5 |
| 1610 | WSW | 11.3 |
| 1790 | WSW | 9.3 |
| 1970 | W | 9.0 |
| 2150 | W | 10.4 |
| 2330 | W | 10.0 |
| 2510 | W | 12.0 |
| 2690 | W | 14.0 |
| 2870 | W | 13.0 |
| 3050 | W | 16.6 |

據氣象研究所歷年施放測風氣球觀測之結果知南京自地面以迄三千公尺之上空，其風向爲順轉且有 WSW 之風向發現而風力特大者，則地面上二十四小時內天氣狀況，十九惡劣。本日南京各高層之風向自地面上升即向南轉且在 884公尺及1610公尺處有 WSW 之風向發現，而風力復較其鄰近各層之風力爲大，是亦爲本日下午發生陣雨之徵兆。

B. 飛機紀錄　　時　間10:26—11:22

| 高度 | 氣壓 | 乾空氣之部分壓力 | 溫度 | 相對濕度 | 絕對濕度 | 位置溫度 | 比較濕度 |
|---|---|---|---|---|---|---|---|
| (km) | (mb) | (mb) | (°A) | (%) | (mb) | (°A) | (gr/K Ir.) |
| 0.07 | 1007 | 988 | 297.6 | 62 | 19.2 | 298.8 | 12.1 |
| 0.73 | 925 | 910 | 290.8 | 66 | 13.3 | 298.9 | 9.0 |
| 0.89 | 907 | 894 | 292.4 | 59 | 13.8 | 313.0 | 9.3 |
| 1.70 | 823 | 814 | 286.9 | 55 | 8.8 | 304.4 | 6.7 |
| 2.86 | 759 | 751 | 282.0 | 65 | 7.5 | 306.3 | 6.2 |
| 2.43 | 753 | 747 | 282.7 | 58 | 6.4 | 307.2 | 5.3 |

| | | | | | | | |
|---|---|---|---|---|---|---|---|
| 2.93 | 708 | 706 | 278.7 | 63 | 5.8 | 308.0 | 5.1 |
| 3.26 | 679 | 674 | 277.6 | 63 | 5.4 | 310.9 | 5.0 |
| 3.39 | 668 | 664 | 277.3 | 45 | 3.7 | 312.0 | 3.5 |
| 3.44 | 664 | 660 | 276.9 | 43 | 3.5 | 312.1 | 3.3 |
| 3.48 | 660 | 656 | 277.7 | 42 | 3.6 | 313.5 | 3.4 |
| 3.57 | 653 | 650 | 277.8 | 38 | 3.2 | 314.3 | 3.1 |

應用洛氏圖解知下層0—0.73公里間，氣層在絕對不穩定狀況下，此似受日射及地面之影響。0.73—0.90公里間氣層絕對穩定。0.90—1.70公里間爲對流性不穩定，本日下午所發生之小陣雨卽受惠於此。2.43—2.92之逆溫層，濕度高而溫度小，蓋下沉之影響也，2.92公里以上之各層空氣以全體觀之，均不甚穩定。

## 訓話

黎民

街面上的行人還極少，店鋪裏的學徒，才睜着他惺忪的倦眼，無精打睬地脫「扇板」；太陽也剛浮起初清醒後的淺笑，從屋脊上下瞰人間……一句話，這時節的街道上還啞暗的。但「南京的城隍廟」附近的某一機關裏的大大小小的職員們——上自局長，下至錄事——却已經穿着雜色的制服，整隊地在街心中大搖大擺了。

他們是據說爲了非常時期，受軍事訓練去的。

但他們究竟訓練些什麼呢？「立正」「少息」而外，唯一注重的是「敬禮」

關於「敬禮」這一點，他們的秘書長——一位相面先生所謂具有「雙龍搶珠」的福相的面圓圓，兩條粗黑的眉毛之間有一顆肉痣的先生，曾經一再地告誡過他們：

「我們×××府同人，軍事訓練已經很久了，如果連敬禮都學不好，那才最丟人的！所以希望各位務必准時參加，不得規避。這不是別人的面子，是×××全體的光榮！如有無故不到的，則一經查出定當撤職示儆！」

尤其今天，距離廿二號檢閱的明天，祇有廿四小時了，故在照例的一小時以上訓練以後，並不照例「解散」，而列成冂形縱隊少息着。

太陽也有些意外吧！張出了渾圓的火眼，在他們的當頭瞅着。嗡嗡嗡的音波，從他們每一個人的嘴裏放散出來。喘着氣的胖子都忙着拉出小手帕來，抹着頸子上的汗水……

突然在冂形隊的中央，放上一條長櫈。一個中等身材年青的掛斜皮帶，佩短劍，穿長統馬靴的，不上戰場的，臉白白的步兵將軍，帶着湖南的重濁音調，開始向他們說話了：

「各位，（全體，立正，脚跟相碰的聲音一大響）少息！

「明天就要檢閱了，您們的姿勢已經沒有校正的機會了，所以務望您們記着方才各區隊長校正您們不對的地方！此外，我還

有幾點要求，向各位報告。但決不是過分的苛求，爲了×××的榮譽，不能不說：希望您們都要準辦！

「從頭上說起：第一頭髮要剪短，本來規定是剪光頭的，現在就不要那樣嚴格，祇要您們在帶上軍帽後，兩側與後腦都看不見頭髮，就行了。第二鬍子也要括光不要拉拉蘇蘇，委員長看見了就要駡的。還有耳朵後面也要洗洗乾淨！因爲委員長是最注意這種地方的。其次，您們的服裝務必正齊，扣子檢查一下，有沒有缺少的地方；領圈不能太大，大了似乎連頭都縮得進去，是最難看的。口袋裏不要裝東西……白手套、黑襪子、黑皮鞋，沒有的、都趕快今天下午買齊。指甲也要修剪乾淨！委員長是會要您們伸出來看看的！尤其各位自己看看臉色似乎不大好的，要特別留神！假使拿出來看有骯髒的時候，委員長就會脆駡的！還有手上有幾個「籮」幾個「箕」，您們也要記清楚！因爲委員長也許會問您們，如果回答不出，他就要駡您們「自己身上的事都記不淸，什麼好辦公事……」

不消說，大家照辦了。把「南京城隍廟」附近的理髮店擠滿了；白手套的商人，更公然挾了大批的賤價手套在「衙門」的「公事房」裏活躍地推銷了，一切都很好。

但筆者却忽然想起了四五年前，彷彿讀過魯迅翁的一篇諷於談論中國人做事態度的雜感。他似乎這樣說：「中國人做事是一直做戲式的，因此儘管嚴重的事，一經中國人來做，就一笑了之……」大意如此，今天看到了這一羣公務人員的訓練，就也覺得他們是在演習一本入時的軍事的喜劇！

# 生活一頁

鐵漢

「嚧底——嚧嚧……」

起床號把我從夢中驚醒過來，翻身起床，穿好服裝後，走出操場，已是點名時候了。

值星官報告人數後，照例由充副值星的學生帶着讀「軍人讀訓」與「黨員守則」，讀完一遍，又指揮着在大操場上跑步，跑了幾圈，停止下來，命各區隊值星學生帶開徒手體操，這就是所謂清晨運動了。

早餐後，我把各教室日記簿預備好，一會×生進來領取了，隊長因他昨天受處罰，問他知不知道自己的錯誤，他則默無一言。我順便也囑咐了他兩句。我說：「幾個月之後，你就要出去當官長了，自己的態度要放莊重點。你對同學，要摸摸頭，要摸摸臉，這種舉動，誰能忍受。這簡直是一種侮辱呵！同時對於自己的人格上，也會發生了問題的！以後要是不改，將來怎樣去做人家的模範；如何能使人欽佩你信仰你！」講完，他默默地退出了。

×生是我隊一個抱樂觀主義的學生，一天吃呵，玩呵，鬧呵、沒有一刻不是歡欣鼓舞，快活到了極點。對於學科，他是不十分努力的，因爲根本他程度不够。術科還能跟得上。他家是在西北邊區的

省分，家裏有不少的出產，在學校裏家中隨時供給他很多零錢使用，這也難怪他的樂觀了。他的缺點雖多，但也有許多長處爲人所不及的。第一、他的體格好。第二、他很能吃苦耐勞。第三、他對官長很服從。切長補短，他還不算怎樣落伍：前兩天他和同學×生無理取鬧，兩人吵了一架。被×同學報告隊長，處罰了他一天禁閉，×同學也罰了一天禁足。

今天是我總隊測團歸來後，又行開課的日子。月初就出發測圖去了，地點是在××附近，一共測了兩個多禮拜，可算把學生們兩年來學的地形學作了一個結束。上午全是學課，沒有我的科，因爲明天又要出發野營去了，要三五天後才轉來，所以趁暇到官長浴室去洗了個澡。

在浴室裏遇見×君，他也在洗澡，和他談及×同學的事。×同學是東北人，前月忽被停職了！這種事實，在我們小職員們看來，覺得非常不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長官對於部下，應該是要愛護要體諒，尤其在國難當前的現在，舉國上下，祇有團結一致，才能應付當前的危局，對自己的部下，有了錯誤，應該是指示他改正他監督他，使他知過必改。不應動輒取最後的手段，迫他去向抵消力量的路上去，因爲我們減少了一個有力量的人，就等於增加了一個敵人的力量。

出浴塘來，在更衣室裏，×君也來了：×君是×期同學，學交通科，現在××××會服務，和他談及×同學的事，才知道×同學所在的機關，已移到×××山去訓練。×同學也是×期生，記得他入伍的時候，我在當他的班長，那時他年齡小，個子也小，但他的學術，並不因年小而稍遜於人。隨時他都能站在人家前面。尤其他的思想十分健全，任何問題，談來滔滔不絕，非把人說服不止。三年畢業後，服務黨國，也快兩年了，他現在已與我同級了，前途很遠大的。國事正要這般有爲青年來擔當呵！我時時在這樣想着。

浴室轉來，看看報，一個上午就完了。

因爲明天一早要出發，所以下午停課，準備一切出發事宜。這次我們全校開到野外去駐，意義是非常重大的。我們剛醒來的睡獅，還能伸伸腿，舞舞爪嗎？各地的學生軍訓在推進着，爲了使受訓的學生得到更大的明瞭軍人生活，兼以更多的受些軍人精神教育起見，在將臨的兩三天內，全部受訓的學生，都開到南京——來，就駐在本校。雖只兩三天工夫，所得的收穫，一定是不少的。我們開到野外去駐，一方面是讓房子，再方面還要演習最小單位——班——戰鬥動作給他們來參觀。

下午由値星官將要辦的事對學生宣佈：第一、所有講堂上東西通通收到寢室來（因爲講堂要讓給軍訓學生住）第二、應攜帶的東西要準備好，第三、將應發的東西發了下去。

我因沒事，明天又要一早走，乘暇睡了一覺。

醒來之後，同鄉×君來取他的書。他是×總隊的學生，×總隊明天也要出發到××附近去，是去演習戰鬥射擊，日期是一禮拜，

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演習了，他們下月就舉行畢業。

忽而軍樂響了，走出操場一看，原來是×處長對××幹部訓練班預行檢閱，是預備後日校長來檢閱的。××幹部到我校來受訓，用意不言可知。總之，這是舉國上下精神振作的表現。

晚餐後本預備上街購物，天雨不果行，祇得把今天報紙翻閱來看看。

這幾天的報紙，一翻開就看見「走私」兩個刺人眼睛的字，今天上海大公報更登載了一篇走私進展程序的文字，說的很詳細。看了之後，實在使人生氣，我要問一問北方的大老官，在走私初起的時候，你們做什麼去了，為什麼不去撲滅牠，使牠蕃殖到現在，梅毒似的傳播了全身。等攻到心時還有活的希望嗎？這年頭看報眞傷腦筋，每每會使人拍案頓足，嘆息不已！點名後我即就寢了。

# 五月二十一日

S. M.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了。

前二十日是五一，前十八日是五三，前十七日是五四……這些紀念日底意義是多角形的，但都一樣簡單地過去了，並且永遠地過去了。當然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還有的是，並且過一天也就相反的接近一天；但歷史上的那一天那原來的一天卻確實祇有愈過愈遠的。可紀念的已經平凡地過去，不是紀念日的五月二十一日會怎樣？

首都底天氣特別不同，不祇是從爪哇來的人呼吸困難，從滿洲來的人耳鼓破裂，變化也不能用邏輯範圍。早上看不見青色的天，日光也慳吝得像老人。九點鐘的時候天上祇有棉纖維一樣的雲，日光一現，十點半鐘卻又陰鬱，日光跟着希望若有若無。以後怎樣呢？有風，吹不去心上的模糊和肩上的不愉快的風。

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蕭軍底羊總不離開我底困倦的頭腦。羊，多數是有角的家畜，少數才沒有角，才不是家畜。除掉和主人底狗玩和伙伴衝突，不會利用牠底角；除掉作為威武的裝飾，角也實在沒有用。今天下午準備，明天出發，後天開始戰鬥射擊。我想，我有了威武的裝飾了；我們終於也是一羣羊啊。

自然，我們有的是肉，我們有的是血！

假使是羊，名為羊，或者近於羊，不是家畜也吧，有角也吧，總是脆弱的，無論是牠底靈魂，無論是牠底抗戰的能力和意志。

我們是羊嗎？我們武裝着啊！

武裝到底是什麼？

後天開始戰鬥射擊了。射擊場的射擊偏於技術底學習，戰鬥射擊除掉技術還有戰術還有射擊軍紀。射擊軍紀自然是漿子，不說吧。戰術是什麼？是對敵人的力的壓迫和智的欺騙嗎？壓迫和欺騙倒是眞的；而敵人是什麼？假設敵假設的情況，不過是假設的，也終於是假設的。因此，這戰鬥射擊，不過是消耗彈藥，不過嚇得鳥飛

兒走、不過把急促的步子踏倒開始結實的豐豆把笨重的身體壓倒有了收割的希望的麥叢而已。但這時候我們得準備。

準備，準備是難免的時代病，無論是怎樣的一種。

我們底準備從某一點講，意味也是兩重的，因爲一方面是準備戰鬥射擊，一方面是準備容出教室來預備給軍訓的學生住。一羣一羣地，總使我想起工作場上那一羣吃草的羊來，一羣出去一羣進來。

是的，準備，這幾天我們還準備畢業考試呢，雖然剛才政治教官、築城教官、戰術教官底講解，我都聽不到腦裏去，祇是想睡的樣子，但也並不是眞要睡。準備畢業之外呢！要準備的事很多很多，譬如準備結婚吧，準備大皮帶和成功成仁的佩刀吧，準備行李吧，準備帶兵吧。

羊不過吃草而已，準備這些做什麼？

羊之外，我還想起象來，想起捉象的方法和馴象對於對象所做的事來，想想倒很有趣，有意思

聯想底發展和夢一樣是飛躍的，我又想到了倀。我不是迷信的人，說起來，這却是混話。什麼是倀呢？倀是給先一代的倀所愚弄而給老虎吃掉的人，不能離去而服役於老虎去愚弄別的人給老虎來吃的鬼；想到這裏，未免太幽默了。

十二點鐘了，陰霾，不是黑色的半夜雖然近於黑色的半夜，也不是啼哭的雨天雖然綳緊了啼哭的臉，也不是七月的大太陽的中午。

準備底命令下來，我們搬桌子凳子，搬一堆一堆的書，亂七八糟的文具。這情形使我記起某一次大火和一二八那時候的「逃難」來，像眞是「東洋人」來了或者土匪快來了那樣地混亂，也祇有那樣的時候才有這樣的混亂啊。

我受不住。我得趁這個機會出去蹓躂蹓躂，自由活動一下。

太陽不出來不出來，最後倒底又出來了。但還是陰霾。

這是我個人底一九三六底三百六十五分之一的五月二十一日。

一九三六、五，二一。京。

## 中政校的一日

雪寧

日子像一粒砂子滾過去。在我們的黃色氛圍裏、草兒照樣的長，花兒照舊的開。機械的軍隊化生活，注射式的教育，和往常一般；自我進校以來，我就從來不差一步地過底着這種生活，厭煩嗎？我從不敢說。因爲現在我每天除吃三餐外，比在家裏多咬六個黃皮的麵包，一個月多拿到三張簇新的中央銀行的法幣。不祇是這個哪，我們還幻想着畢業以後的出路呢！從我們學校的大門裏噴出的學生，不僅是經過了尊嚴的鍍濾，並且可以不十二分關心的把飯碗捧到手上來。

在吃飯前的一課，一位博士教授正溫文爾雅的講着歐洲的比較政府，窗外一些工人正翻造一座大禮堂，汗水像葡萄酒一般地刺激他們，工人們齊聲哼起號子，號子是一條繩索，像糾纏教授的話。教授覺得自己都聽不到自己講時，抓到一段靜，隨即把粉筆放在台子上敲一敲，很感傷地說：「唉，究竟敵不過他們的呼聲！」

飯後一時前，軍事教官准許我們在內務●上躺一會兒；近來天暖了，早上五時半起身，晚上睡眠可是沒有提早，自五月一日起我們的睡眠的時間是削短了半小時，在上課的時候，大家的精神，似乎要差一些，尤其是飯前後的兩課，個個都要打盹。我是向來不肯午睡的，今天我破例的也到寢室裏午睡。四架桅牀，就有七個人在躺着，只有一位平日被我們喊着「所謂標準青年」的缺席。我們是十二點鐘吃飯，洗過臉已經是十二點三十分了，僅僅三十分鐘的工夫，實在不疼不癢。一點鐘的軍號才吹過，一個個都給號聲拉醒了，管關門的校工拉直了喉嚨叫着「關門啦，關門啦，」我迷迷糊糊的沒有出去，一到兩點鐘，我醒了，並且想起我還有課，我真急得要哭，假如被鎖在寢室裏怎麼了？一堂無故缺席一大過，四年三大過開除，那一來什麼親戚長老對我的希望都完了。我抹着一把汗，用嘗試錯誤的方法去扭門把，好得很，校工慈憐我們，有一邊門沒有鎖。隨後又出來了一位同學，他說：「你到今天才曉得嗎？我是老資格，現在寢室裏還有十多個沒有出來呢。」我還不明白，可是還膽怯的向四面張一張，生怕有教官抓到我，責罰我的逍遙越軌行動。真的，我看見樓下一年級的寢室是特地兩頭都鎖了掛鎖，我暗想着：「喂，我們還是被優待着呢！」

要算晚上的滑稽劇最有趣了。晚上七時起，是我們黨部第六組預備黨員開演說競賽會，一位女同學做的主席，很嬌柔的報告了一段話，接着就開會競賽；窗外的雨瀟瀟的，一株白楊搖着瑟瑟的闊葉，在這住樓上，個個人的感情的弦子都緊張着。聽吧，B調奏起來了。看看這些講題吧，真够驚人的：「我們的使命」「復興民族的根本問題」這兩個是道地的英雄主義和優生學者的腔調；慘白了一副臉，還有時拉出希忒拉的嗓音，「如何充實我們的戰鬥力。」這位演講的人，似乎是認為戰鬥的範圍中祇有軍人，儘管他口裏嚷着「生活鬥爭，」但是他並沒有實際的講牠。「華北走私問題的嚴重性」「關於華北走私問題」「國社黨的危機」從這幾個題目上我們可以看得出這是些激烈的論題，很可惜的，同學們中間因為講者多提了幾次「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等字眼，認為能引起邦交的妨礙，甚至似乎太不純正了而少了些鼓掌聲，甚至說：「這幾位雖然材料豐富，但是是看看報太多了，真實的材料使人厭煩。」我聽到嚇了一跳，原來我們的同學不需要真實的話呀！還有一位的講題更妙了，他講的「快樂與痛苦。」我剛聽到題目，很自慶幸地暗暗叫了一聲：「不要瞧不起我們學校裏的同學呀，還有能談哲學的人在裏！」他講得很幽默，他把自己的歷史做背景，對一位女同學微笑了一陣，例如「你以為你好

看嗎？好看的比你還多得很呢！你以爲你不高興睬我嗎？我還更不高興瞅呢！」這樣的句子很多，我才明白他是位追求女性的失敗者，可是同學們很痛快，都拚命復雛似的鼓掌。

會完了，我們今天睡覺的時候，沒有談女人，反談了些「國家大事。」

⊕ 內務就是我們的臥舖，每天要用毯子包得像一箱豆腐，四邊還要用指頭捏起九十度的稜角，是我們軍事化生活中每天的一件重要工作。

# 一天的生活和回憶

白克

兩年前的今日，正是我失去自由的第九天。那時，被囚在一所荒僻的古廟裏；附近刑場的槍聲，週圍駐軍的吶喊，無時無刻不在緊張和恐懼中。從窗外看院中的桐葉，透過扶疎的晨光，也透過婆娑的月影，四野的蛙聲，打碎當時種種的幻想。我飛越了牢籠，夢到幽靜美麗的故鄉，和白髮的祖母作永久的告別。一面覺得自己化成了冲天的火焰，燬壞了人間所有的枷鎖。不料兩年後的今日，依然恬靜地囚在大學的宿舍裏！

這宿舍，是新建的洋樓，正背着一片荒場。不斷地傳來打靶的槍聲，也有軍隊操演的呼喊。蛙聲閣閣，不知擾亂過多少心緒！桌上一大堆洋裝書籍，銷磨了許多歲月！

早上起來已經快到七點鐘了。昨天晚上又失眠，我悔恨着我爲什麼讀工程，我爲什麼在實驗室裏躲避現實？我爲什麼讓公式和定理佔領了我的時間？我知道中國民族工業在現況下沒有發展的前途，我知道幾年後我們青年工程師都會做帝國主義者的助手，來壓榨自己的父母兄弟。我悔恨，我睡不着！我知道我應該把我的時間獻給最需要的方面，如果要研究眞正造福人類的應用科學，祇有俟諸人類解放了的明天。我不應該在現在爲個人的出路而走死路，我應該把整個的生命獻給多數人。我悔恨，我決定不幹了，我決定明天去退課。

上午從八點鐘上課到十二點，不知道講的是什麼，祇看見滿黑板的公式和圖形。

下午從一點鐘要上課到六點半，我偷了一點空去見課務主任，聲明我不讀工程而改選他科了，他的面孔眞難看，說出一大堆條文，規則，始終沒有給我一個合理的肯定的答覆。我更明白現在的大學敎育是製造馴服的奴才！

陰沈的天氣，使人格外不痛快。忽然間下起雨來了。晚間，出席一個關於時事的討論會。這個會，經過了許多波折才准許成立，每次僅有一二十個人參加，而且校警每次都來察看，每次都有走狗來記錄我們討論的結果。我幾次疑心我們已經度着亡國奴的生活，我又想到在殖民地的國度裏，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如果開明一點的話，也不好意思像這樣來剝削人民談話的自由吧。今晚爲了

雨，連那位專派來聽講的仁兄在內也不過十幾個人。我們討論走私的問題，說明牠的原因，指出牠的背景和影響，得到了共同的結論：就是唯有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才足以解決走私問題。最後我們分析在偌大一隻大學裏，爲什麼關心時事的同學和教授如是之少。有人報告校內同學有十分之五以上每天都看一折八扣的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有十分之二的人都買了一塊錢三大本的四書五經，還有少數人看論語宇宙風。祇有極少數的人，不過百分之三四，看看進步的雜誌。然而止於看看而已。更有人指出實科同學看報紙的人不過十之一二，文科同學因爲功課較閒，每天看報紙的人不過十之四五，然而多留心社會新聞和體育消息。這原因，當然不能怪學生的自甘墮落，我們在偉大的圖書館裏就找不到一本可讀的新雜誌，像永生，文學，世界知識都沒有。在悲憤的情緒下走出會場，我不禁深深地抽了一口冷氣。

生活還是這樣拖下去的話，我也恐怕要被化成爲一個狗才了。像做夢般被奴化的少數人，他們還幻想着光明的前途，升官和出洋。至於多數的可憐蟲，祇想畢業後能找到可靠的職業，能夠滿足自已的生活要求已足，如果說起民族的前途，他們不但認爲你是高調，而且疑心別有作用。他們說是不受利用的，他們都做目前對自己最有利益的事，認爲自己是偉大的，同時也知道自己經濟來源的艱苦，所以看重分數和榮譽，希望將來有出路，能解決個人生活問題。這一羣，在這樣希望中過日子。另一部分，知道將來出路的渺茫，不講價錢的賣身投靠，所以幾乎十之三四都有老板在撐腰，而自已莫名其妙的煞像有介事地在奔走活動。這一羣，時代已不能把他們帶向前去了。

## 醫學生的日記

笑敢

醫學院，牙科和身體不及格的幾十位同學留在學校裏照常上課，可以不必參加軍事集中訓練。早晨被附近小營裏的升旗號吹醒了，接着就是京市小火車經過我們的宿舍，彷彿是請早安，吹了幾聲很長的氣笛。睜開眼我就望見牆上掛的人猿泰山維斯摩勒的像片已經印在金黃色的陽光中了。同房間的同學精神很抖擻的下了床，整好被。想起一月前在軍事管理的時期中，每天要等軍事教官開門來請安，要他催我們整理內務，這種被動而受拘束的習慣，現在無形中消失了。我自動的到屋外做了柔軟操，呼吸新鮮空氣，讀了一頁英文，吃了半瓶豆漿，準備上課。

醫學本不能算是科學，在近代要把他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所以物理，化學，算學，動物學都是我們一年級必修的課程。與其說我們進的醫學院，不如說我們進的理學院到很切實。現在要把今天生活的情形忠實的赤裸裸的寫來，不得不把上課情形記出。

物理課上了。物理先生極不主張強勉學生上課，他從不高興點名，在物理課時能夠看見我們全體同學到齊，也是一件奇事！每

常課總有一兩位同學不到，不到的也就是那兩位。先生用着半國語的聲調講了四十分鐘的正課——音之干涉。最後十分鐘講到他在德國考察時，看見學生聽演講，如果對於講者不滿意時決不用嘴作「噓」的怪聲，而是用鞋底在地板上摩擦。

下面是英文閱讀及作文一課，這課的名詞在開開學時很引起別系的同學注意，旁聽生也不少，可是聽了三次課覺得也不過如此，今天碰巧英文先生請假，有的同學歡喜得叫起來：「春天已經夠人打盹了，再加他唱起催眠曲來，眞令人要睡不能睡，不睡又要睡。」於是各人笑着分散了，有的到分析化學實驗室，有的到圖書館看報。

圖書館看報的人很多，要看今天的報只有本京幾家劃一的內容，改改標題的報紙。一眼看見華北走私的消息，走私的社評。轉眼看到本京的消息。依舊是話劇公演的預告，藝術展覽會，兒童玩物，中國古物展覽會的消息，彷彿在中國經濟危機到了極尖銳的時候，去薰染一點現代的古代的藝術的氣味，在新舊的藝術上尋些安慰。

接着就是分析化學一課。因爲教授有病，請助教先生代課，他今天講的是在大理石中求鐵的重量，按着他預備好的筆記簿，成份，原理，手續，燃燒時的注意點，最後一個概要。一條一條的講完，我們聽得非常滿意，不像教授講得那樣紊亂，沒頭緒。是教授的學識更深一層麼？我不得而知。不過沒有到過外國的先生，就是致到頭髮白也不能當教授。這好像是中國教育制度無形中訂下的鐵律。

上午最後一堂沒有課，大家都跑進化學試驗室，有的洗瓶，有的刷杯，有的去秤大理石粉。這學期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用在分析化學試驗上，因爲這種試驗手續麻煩，測定要精細。有的時候做錯了，其他的課都不上，整天躲在實驗室裏小心的重做，細嘗受罰的滋味。

飯後決沒有時間休息。什麼飯後做事是要得胃病，注重衛生，決無此事。好像學校的責任是貫輸學識，並沒有談到身體的衛生、有的同學吃過飯，油嘴都沒有功夫洗。丟了飯碗就來做實驗，大家穿了白外套，如同工廠開工一樣，只聽見玻璃攪拌的聲音，加酸，煮沸，過濾，加水，加鹼，蒸發，燒乾，灼燒，順着上午所講的手續做去。忙得大家頭上都流汗，再加着每人面前點着兩盞煤氣燈，每隻燈有六七百度，窗子也不敢開，怕風吹散了灼乾的化合物的灰。實驗室像蒸籠，悶得喘不過氣來。助教先生用了嗓子嚷着：「火不要太大，當心坩堝燒破。」大家在這開自來水，噴燈，玻璃棒聲中，仍聽不見，大家依舊是揮着汗，悶着頭做實驗，一直到五點鐘沒有做完，可是下面一堂課就是國文。有的同學託人報到，有的先派一個同學做偵探去暗察，如果先生點名，回來報告，馬上收拾東西就去，否則逃課。

其實，國文課也很滑稽，國文先生不過二十幾歲，他也裝了道學先生傳下來的酸味，眼睛望着天花板，用着哼古文的腔調點名，一個人名拉多長，一共有一百多學生，這樣化去三十分鐘，吐了幾

口痰，咳嗽幾聲又費了十分鐘，提高嗓子唸一遍，回頭再講一兩句，下課鐘又再響了。

記得去年開學時，校長領導我們舉行了一個宣誓典禮，誓詞中有幾句話：「……學成以後，決不以營業爲目的，誓以服務精神，本醫師道德爲民族保健康，爲貧病謀福利，遇國家急難，當捨身盡救死扶傷之天責……」這種高尚的志願我們是時時抱着的，不過像這樣害瘧熱症似的上課，有的功課，沒有充分時間去讀，有的還要費時間去敷衍，將來能不能學成個良醫？能不能救死扶傷？實在是個問題。

# 我之一日

許炳榮

也許是爲了近來太惦記着這二十一日將發生些什麼事，而想做點小小報告於「中國的一日」底緣故吧，不意在二十一日那天上午四時半左右，很模糊地就做了一場夢，……象徵着二十一日如同二十一條件似的、××向我壓迫，我竭力的掙扎，但是他野獸般的爪牙，終勝過了我的抵抗，甚至於好像將我整個身兒吞去似的；……忽然又在校中的自修室寫稿了，很快地寫着，眞出我意料之外。正當寫得開心時，那惡獸般的××，忽又現着在我面前，猙獰的面目，實在可怕，他忽的又將我喉部又緊，不准多寫下去，我嚇極了，大聲地叫喊，……原來是南柯一夢，但是心內還是別別地跳着。

起床將內務整理好後，即刻到操場練習器械聯合運動，因爲昨晚已有了命令某師的一部分官長將來校參觀關於表演器械聯合運動的同學，必須準備。當然又苦了我們這幾個特別訓練的同學，便宜其餘的同學了，他們非但不操，連平日的晨間運動也停止了，去整理內務。我們練習過後，早餐，照例升旗。聞說是八時左右即來，我們早已在運動場上預備着，不意等到十時許始見姍姍而來，可是費了我們半天的大好光陰。他們一行二十數人，由校長招待着參觀校中各部及各實驗室；過後由校長命將國術表演，並施放烟幕，以示防空之用。其後便是我們器械聯合運動表演了，共有十位同學一個一個地表演着。因地位關係，先跳木馬，既而大雙槓，石牆通過，跳平台，跳跳台上天橋自頂翻下，最後至鐵槓處表演。在每個動作間，都是很迅速地做着一口氣做下來。在做慣了的我們，也並不覺得怎樣，人家看來是有點爲我們担憂的，他們說我們好似能飛的了，手能達到的矮牆就會上去；跳，跳，爬，……都來得。其實在我們校中的同學，個個都應有這種技能，非但預備將來捉捉盜賊，還想捉些×奴才痛快哩！最後是警犬表演各種特有技術，如跳欄，跳籬笆，爬牆，追蹤，救主，……等，眞是深得參觀者的驚奇的。

下午學科上完了兩課，以後兩課是術科，教官給我們表演者休息，我趁此練習輕機關槍的拆法及裝置，同時引起了二種感想：（一）覺得我國的科學不發達，只見他人的發明精良利器，維護他

的國家，我們呢？想起來實在可嘆！(二)如果我有了這架輕機關槍倘與×寇抗戰時，帶足子彈，上前線去，橫掃直衝。打死他許多，收復失地，報復近數十年的仇恨，洩了這口怨氣，啊！這許是夢想吧！但我希望有如此的一天降臨，這還在我本身的自勵呢！

五月二十一夜脫稿於南京——警高

## 水兵日記

林彥如

深夜，時計長短針併在十一點五十五分的地位。它告訴我們，五月廿一日已經開始了。在軍艦服務的人們當時除了看崗的，其餘辛苦了一白天的，都在被窩裏甜睡！五點。我們全體被軍號驚醒。我們也知道在風光明媚的春天極熱望能多睡一刻，但是森嚴的號令沒有人敢違背，終於掙扎的起來了。洗漱完，拚命的跑步和體操，操完了才早餐。我們六人一伙團着，在地下吃喝——一些稀粥和饅頭，在盤中祇有些遮不滿盤底的花生米和鹹菜！這就是代表海軍兵士們生活的苦況，那鼎鼎有的肉鬆，南京的醬鴨和一切的早餐美味，我們祇有到南京街上看的份兒，這些都是富人享受的啊！軍號又吹了，我們開始擦炮！朋友，這就是我們唯一的武器，好像陸軍兵士把槍當作他們第二生命一般，炮對於軍艦更有密切的關係！炮彈完了，炮被毀了，我們就失去全部的戰鬥力！朋友，炮也是我們的第二生命喲！我們絕不敢怠忽每早都特別把炮擦的極亮來顯示我們的壯麗！

下午，我們照樣的工作着。突然東南風變成西北風，美麗的陽光被那黑雲籠罩着。我們很快的把第二生命——炮，加上一層厚衣，一會兒就大雨滂沱了。這種天氣最令人感到苦悶，它所給人們的情調是絕對的失望，會使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這風雲緊急的一九三六年，隨時都有對我們大衆的敵人作戰的可能，我突然興奮了，朋友！幾十年受老百姓的供養，這時候就是我們負責來保護他們了。晚餐後給我們充份的休息，我們可以看報或者閱讀我們自己歡迎的書籍！飯後一些人圍着報紙上一段新聞。「胡漢民哀榮」西南給治喪費十萬元，棺木費值二千八百元。前日我們二等水兵一名逝世，本日（廿一日）所領到的是撫恤金四十五元，收埋費六十元而已。

## 孩子們！等待着你們的國度吧！

憶淵

昨天是全國教具玩具展覽會招待京市中小學校的一天，我校雖然議決全體參加，可是爲了要表現整齊，沒有錢做制服穿的窮苦學生，只得做個全體的例外。

我的一級，就有好幾個沒有制服穿的學生，當隊伍出發時，他們眼瞪瞪地望着我們。天眞無知的孩子，誰料到他們的心裏，也充

滿了悲哀和憤恨呢！我見他們無事可做，便囑咐他們把教室打掃乾淨，再回家去。

事出意外，平日非常服從我的孩子，今天竟起了反抗了。回校之後，走到教室一看，教室的雜亂情形，使我的心，充滿了憤怒，立刻感到自己的尊嚴被侵犯了。「他們敢不服從我的命令，明天非重重給以處罰不可。」平日最不喜歡處罰學生的我，竟發了這麼一個惡願。

今天一早起來，如臨大敵似的等待這幾個惡孩子來。他們來了，我以非常嚴厲的態度，責問他們違背命令的理由。他們的回答是：「許多同學有玩有看，我們享不到這些福，還要替他們掃教室嗎！」這是多麼沉痛而憤恨的呼聲呢！我的怒意消散了，心在受刀傷似地劇痛，似乎我就是殘殺他們幸福的劊子手。

末了，我以顫動而同情的聲調對他們說：「孩子們，不要悲哀！和你們一樣的享不到幸福的孩子多着，然而你們的國度終有一天到來呵！」

於五月二十一日

## 無線電報務員的苦悶

韓　枚

委實，在各種職業之中，只有無線電報報務員的工作是最苦痛。他必定要運用着手去抄收電報；拍發電報；眼睛看着收報機上的度數（Degree）；看着發報紙上的電碼，耳朵聽着由聽筒裏傳播出來的信號（Signals）；心要細而靜，腦神經要靈敏……。因為無線電報報務員的工作是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運用着腦神經，所以在他們每個人的腦海裏，對於他們自身的前途，無時無刻不憧憬着一種寂寞的空虛：「在年青的時候，多用腦神經，於他的壽命是有莫大關係的。」

「當今的國民政府的主席林森不是曾經做過報務員嗎？他的壽命不但沒有發生什麼影響，而且還能夠有今日的成就。」他們在十分痛苦之中往往把林主席的成就來安慰着自己，甚而至於安慰着他們的同事。

「我不再幹這牛馬都不如的報務員了！」每次，我從收報台工作了六小時而回到家中，我老是感覺到一種寂寞的空虛，所以時常對着我的妻發牢騷。

「不幹報務員幹什麼呢？」妻也老是把這句話來反問我，有些時，她又作如下的慰藉：「假如我們都能夠餓着肚子不吃飯，那末，不幹便不幹。但是，我們不能餓肚子喲！還是耐心點吧！『行行出狀元。』國民政府的林主席也曾幹過報務員的，你只要時來運來，說不定也有那麼一天咧！」

「行行出狀元？」我把這句諺語反復地思想着。「現在的中國早已廢除去科舉的制度了。當然，『狀元』也無從產生。即使還有，我也不敢妄想。我只希冀着全家的溫飽與延長我的壽命。」

爲着想求得全家的溫飽，以及延長自己的壽命，我只是像牛馬似的不斷的勞作着。

是五月二十一日的傍晚，我默坐在寓所的南窗下讀着五月號的文學。

轟隆隆……陡然地，一陣雷聲從虛空裏傳播過來。

「又在打雷了！」妻坐在矮板櫈上做着活計，望着窗外，自念自語地說着「今天又要去上刑罰了。」

妻是知道的，她知道無線電報報務員最憎恨的是夏天，尤其是狂風暴雨的雷電交加的夏天，爲因天電的干擾由聽筒的薄膜而傳入他的耳鼓，比較一個囚犯上刑罰還要來得難受。

「媽的×！早不打雷晚不打雷，偏偏在我值晚班的一天打起雷來了。」我歎了一口氣，望望窗外的密佈在天空裏的陰霾，詛咒着「雷」，怨恨着「天。」

但是，晚班的工作並不能因了我的詛咒與怨恨就可以使我不要去做喲！

雷依然在打，接着又發生了電光。

「哎！」我伸了一個懶腰，又長長地舒展出一口鬱氣。

我聽着轟隆隆的雷聲，望着閃閃的電光，我的腦海裏立刻便浮露出一個俯坐在收報機旁邊的，頭上戴着耳機的，滿臉帶着愁痕的，正在工作的報務員的影子來。

「愁些什麼？你要怕上刑罰，你就該拋棄你原來的職業。」我又詛咒着我的職業了：「假若你不願意拋棄你的職業，而你却又長慣着在工作的時候遇到天電的干擾，那你是活該。」

夜神漸漸地給整個兒的大地籠罩了一層黑紗，使得屋裏屋外都變成了黑暗的世界。

「晚飯已經做好了。」妻從廚房裏走來，撚亮了電燈。

「好。」我只是很簡單的答應着。

於是，我便在十分煩悶之中胡亂地吃了一餐晚飯。

晚餐後天在下雨了，雨點滴在地上，十足有當十銅元那樣大小。我披上雨衣，戴上雨帽，並且還拿了一枝電筒疾步地走向收報台去。

到那邊，剛巧是十九點鐘（即晚上七點鐘。）

第一小時是會晤杭州××××的電台，幸運得很，僅僅發了一張二百多字的電報。

休息了二十分鐘，二十點鐘（八點鐘）是要會晤福州×××電台的。

守聽了一刻鐘，好容易才把它的聲音聽到，結果：Both nil（雙方都沒有報。）

二十點三十分（八點半）鐘又會晤了太原××××電台。結果也是 Both nil。

我正慶幸着今天的晚班工作很閑適，但是，到了二十一點（九點鐘）困難的工作便來了。

二十一點會晤的是青海×××的電台。會晤之後，對方立刻便告訴我將有三千字字數的電報要拍發過來。

對方有報要拍發過來，當然得抄收。但是天電的干擾是這樣的厲害，對方的信號又是那樣的微弱。我費了很大的勁，於一小時才抄收了四百字。

「Hr hv bvy Qrn, es yr sigs so Qrj, pse Qsz.」(此間天電干擾頗烈，而貴方信號又如此微弱，請每字或每組拍發兩次。）沒有辦法，我只得請求彼方採用較善的方法。

「No, No, No, Hr hv mny msgs.」（不，不，不，此間積報頗多。）彼方不答應。

「If u Cant Qsz, hr Cant Copi.」（假若貴方不能每字每組拍發兩次，則此間實難抄收。）我把此間的情形告訴他：「Because hr hv Strong Qrn es yr sigs too weak.」（因為此間有強烈之天電干擾，而貴方之信號則過分微弱。）

「If u Cant, Copi, pse Cl Chief on Key.」(假若你不能抄收，則請呼領班工作。）對方似乎有些不信任我的樣子。其實，領班的耳朵還不是和我的一樣，難道對方微弱的信號到了領班的耳朵裏便能放大嗎？天電的干擾便能消去嗎？

我放下耳機，回轉頭去看着領班先生——他穿着一套畢挺的藏青嗶嘰的西裝，他也正坐在那裏發愁，因為每個電台都感覺到天電干擾的厲害而不易工作，甚至於去報不能拍發，來報不易抄收。

「老金！對方叫你 on key。」我告訴他。

「叫我 on key？我和你還不是一樣！」領班先生很不高興。然而，他無法推却，只得走過來戴上耳機，嚕嚕囌囌地和對方講了一陣。結果，對方非要他抄收不可。

金領班在抄報了。一個字問一遍，兩個字問一遍，甚而至於一個字問上五六遍。一小時內，好容易抄收了二百七八十個字。

「不容易！」他抄完了一張報，從袋子裏掏出一塊手帕，擦着額頭上的汗：「還是你來吧！能够抄收到 Clear，那固然是很好，假若不能，也是沒有辦法的，只有和它 Qsk（中止報務，下一次再會晤）了。」說着，他便披上雨衣，戴上雨帽，走出報務室，返回公館裏去了。

午夜，收報台聽不到一點人聲。

領班先生走了，收發先生走了，而其餘的兩位報務員也都工作完畢而回家去了。在這個報務室裏，除了一個年老的工友躺在書廚那邊的藤椅上打盹之外，就只有我一個人孤獨地蟄伏在收報機的旁邊在和青海×××電台通報。

我用耳朵聽着對方的信號，用手抄寫着電碼，繃着心，運用着腦神經……，就這樣像上刑罰似的工作着，直到五月二十二日的早晨二點四十分才把對方的電報抄收完畢。

「Znn, gb, 73.88 Sk gm.」（此次報務已完畢，再會、親善、

愛物，早安。）對方於報務完畢之後，覺得很愉悅，所以在互相告別的時候，竟加上許多客氣的縮語。

「客氣點什麼！這樣一來竟又減短了我數年的壽命。」我關上機器，自念自語地說着。

我從收報台走出來，雷聲沒有了，電光消逝了，雨點停止了，只聽見池塘裏的青蛙在閣閣閣地歌唱着，好像在和我表示着無限的哀怨的同情。

## 車站上

天衣

早上血紅的太陽，從紫金山上天文合的屋頂透到臥室裏來，我一骨落起來，馬上叫葛媽打洗臉水，照例的喝了兩碗稀飯，辭別了岳母，走上到江邊的馬路，趕市的菜販已挑着空籃子回來了，汽車一走過，塵沙飛揚，我與馬路上同命運的人，都不免咳嗽兩聲埋怨幾句。

啊！吃力不賺錢，賺錢不吃力，旨哉斯言！走過幾座富麗堂皇宮殿式的大厦，挹江門的大洞，便把中山碼頭像攝影機般呈現在人們的眼簾了，黑牌子的汽車，旁若無人的走過去，白牌子的汽車，卻須在洞口停留一下，容幾位捍衛國家的朋友檢查檢查，聽說要是有機關的卡片的話，在停留的時間也不過一剎那，在這個地方看出就是要坐汽車也得非坐黑牌汽車不可。

中山碼頭，這是值得讚揚的地方，雄據大江之南，俯視鄰圖兵艦虎踞要津，啊，我每次過江，我每次低首。

到了浦口的車站大厦，氣喘喘的簽了個到，按例施行的踱到我所服務的紅房子裏。

這所紅房子，實在是個養老院，院長既目不識丁，對於工作無所主張，一般同事也樂得日度三餐夜圖一宿的得過且過。

鐘，鐺，這表示有一班客車將要到站了，我們都扣緊鈕扣，拉拉袖子，（這是新生活的舉動）大模大樣的踱到站台上去，幾個紅帽子在站台那一角賭錢，看到我們過去便作「鳥獸散」了，客人——灰男綠女，攜籃帶箱的從長蛇的腰邊擁出來，臉色顯見是得到安慰似的，好像從虎口逃出到了母親的懷裏。

一個鄉下老帶了一包人造絲，搜查出來了，大聲哀呼的求饒。

「莫把我這些東西充公了哇，我的一家靠牠咧。」

可是到了我們手裏，吃啥幹啥，終於像老鷹捉小雞般的抓進去了。

這是今天極大的一件公案，有了這件公案，幾天來的「尸位素餐」的忐忑不安之心，也落得可以暫時放下。

兩毛錢的經濟飯吃過以後，辦公室中呈現着每個案頭上擺着一個人頭，呼呼的眠鼾聲與壁上的時鐘聲，很合音樂的節奏，有的還用報紙蓋上一層以防傷風。

嗚，嗚，嗚——二十一次列車由津開到了，睡眼朦朧的一般人

都在想回家去了，天上層雲越來越黑，東北風刮來，把白天的炎熱消失，換上了涼爽之感，五點一敲，大批的「公務人員」從大橋的口子吐出，上輪渡江回到城市去享福。

我這異鄉的流浪者，又慢慢的踱回岳母家去，寫了一封信給漂泊在漢皋的妻告訴她：「今天又得到了三元錢，勉强可以敷衍一家七八口的一天了。」

## 「中國的一日」中「我的一日」

陳嘉績

我因爲在報館做熬夜工作，所以，今天須從第一點鐘寫起。

一點鐘時，稿已編齊，閒着無事，趁機會寫封信給江×輔小姐，告訴她，近十數日來我所以沒有回信的緣故，是因受了一種刺激——一位朋友把她的家庭中及她本身的幸福事情，轟轟烈烈地寫信告訴我，等於向我示威！因而觸動自己及家庭的不幸，深深地煩悶起來。——不願捉筆，所以回信太遲。

信寫好了，已經兩點多鐘，把信封固，貼上兩分郵票，塞在枕頭下面，以便天明時投郵。同時，把軍服，裹腿，草鞋，都預備好了，睡上床去。

最近這個多月，每早六點半至八點半，要受軍訓，在公共體育場大喊其「一二三四！」現在習慣了，也不覺得十分辛苦，並且，每天六點前後即醒，不能再睡。

今早起來，穿了軍服，從枕頭下面取出那封信，在途中投進郵筒。一口氣跑到操場，他們已經集合，點過名了，在教官口令之下，跑了八九個圈子，操了個多鐘頭的「連橫隊，連縱隊」的齊步走，這纔稍息，並且「自由活動」，這等於大熱天吃冰，誰不高興！

「大家注意！」教官一聲口令，大家趕快立正。

「稍息！」教官繼續說下去：

「明天上午八點鐘，蔣委員長……」大家又趕快立正。

「稍息！……

「蔣委員長在明故宮飛機場檢閱，第一，我們要注意的是敬禮，要目迎目送，表示我們對領袖的敬意；第二，站隊後不要亂動，誰亂動誰就倒霉；發生危險不要怪我；第三，明早四點半鐘就要到此集合，違者處罰；還有一點，明天來時，除了一條手巾外，一樣東西也不准帶來，帶來就沒收他的，知道吧！」

「知道！」大家一齊大聲地答應。

「現在我們再把禮節練習。……

「立正！敬禮！……禮畢！

「敬禮！……禮畢！

「………」這樣立正，敬禮，禮畢，連做十幾次，教官認爲可以了，纔稍息解散。

回到報館來將近十點了。洗臉漱口後，喝了兩杯開水，吃燒餅

三個，休息約半小時，展開各家的報紙，略看一遍，知道下午四時，匯文女子中學開露天音樂會，我決定去觀光。

中飯後，頗感疲倦，在床上補睡三點多鐘。起來即驅車到匯文女中去。匯文女中的校景的幽美，在南京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這次她們的露天音樂會的會塲，便佈置在一個綠草如茵的坪上，很簡樸幽雅。她們表演的是西洋歌舞劇「愛的加冕。」完全用英語表演，鋼琴伴奏。劇中幾個主角，說得好一口流利的英語，令人聽了，有一種「異國情調」的感想。

幸喜今晚我編這版報紙地位很少，不到十點即已齊稿。在十二點剛敲時，這篇日記的底稿又寫好了。

臨睡，我把軍服的口袋裏的東西，如日記冊，銅元，鋼筆，……統統拿出，祇留一條小手巾；預備明早去受蔣委員長檢閱。

一九三六，五，二一，晚十二時，於南京救國日報社。

# 日記

阮毅成 中央政治學校法律系主任 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天氣上午晴午後轟下午五時大風雨七時止。

余自民國八年五四後一日，始記日記，迄今未嘗一日間斷。「中國的一日」編委會徵稿，因錄五月二十一日日記寄之。

昨晚因應洪蘭友兄約，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談話，散已午夜，睡眠略遲，今晨至七時半始起身。進早點後，拆閱親友來函件。得奭敏生兄信一，昨日以事赴杭。合作學院信一，定二十七日晚七時舉行聚餐會。蘇州孫津帆表叔信一，盲人李一孤，任生計維艱，當郵寄四元。孔蔵甫信一，失業日久，水蕊山窮，承資助拾元，甚為感謝。又各地寄來刊物十二種，不及一一細談。只將本日本京報紙略擇要翻閱。

發潘楨生先生信一，索取司法院法規研究委員會全部文件、余本加入第一第三兩組，擬徵集他組議案及審查報告，俾得窺全豹，潘則司法院參事兼研究委員會常務理事也。覆葉維民兄信一，承囑覓取工作，自當竭力留意。致萬錫九兄信一，地政學院編譯委員會尚有空額，已為向蕭主任青萍介紹，復附致郭漢鳴張淼二兄一信，請其隨時代為促成，以二君現均供職該院也。覆劉炳藜先生信一，承約，得暇當即趨教。

上午九時，考試院考選委員會二〇六次例會，主席陳大齊。祕書長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並報告奉考試院令，修正考試法施行細則已呈准國民政府公布。又准陝西省政府咨復上年辦理縣長檢定情形。討論事項第一案，內政部咨復山東省政府請緩期舉行縣長考試，擬做陝西例准展緩一年。衆意陝西展緩，乃因現係勦匪區域，不能不破格用人。山東請展緩之理由，為尚有多人候委未經委出，似不能相提並論。山東本列在二十五年度，姑准延至明年，但須令其仍須積極籌備舉行。第二案，司法行政部咨：縣司法處組織

暫行條例業經公布施行，以後各縣理司法縣政府承審員如一列改稱審判官，其職權及地位既均有增進，則現行承審員考試條件中所定之資格與科目是否亦須改訂，應加研究。議決，一，現在甘肅省政府請於舉行該省普通考試時加列承審員考試，但縣司法處係分期籌設，三年方始完成，甘肅最近是否即在全部改組之列，應詢明司法行政部，再定准其舉行承審員考試與否。二，承審員考試條例應如何修訂，推黃序鵷端木愷謝健及余審查，由黃召集。十一時散會。

散會後，葉溯中兄告余，正中書局選余近作論法學，立法，及司法之文字若干編，擬出版一選集單行本，已付排，實深自愧。張默君先生告余，謂：「京市婦女團體近組織競選會，昨有代表數人晉見，默詢以進行方法。但據國民會議選舉法，對於各法團等代表，一律混稱，並無男女分別規定，進行似不易着手，（以農工商等會向無女子參加）高見以為如何，希賜示及。」余謂選舉法已公布，無法補救，女子從事教育人員較多，只有在教育團體中活動。又區域選舉，須已宣誓登記之公民方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不久即將舉辦公民宣誓，應推動全國，敦促婦女勿忘宣誓，否則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先未取得，何能競選耶？

考試院明志樓前芍藥盛開，色香兼勝。日前牡丹大放，以每週開會，均至午刻始散，匆促歸家，迄未賞鑑。今日因議案較少，散會特早，乃與壽勉成兄往觀花圃。明志樓因倫敦中國藝展會運回古物，即將假地展覽，正在佈置，警衛森嚴，乃散步至問禮亭折返。

今日適為元兒六歲生日，回思五年以前，余與妻求學法國，連折二蘭，喪明痛甚，不禁悲喜交集。元兒係孕於歐洲，誕於新都。弖與妻均生於南京雙龍巷，但前後已隔二十五年。午刻邀集最近親屬，置麵點為賀。下午余與妻率元兒至首都攝影社合攝一影，又率其往觀全國兒童教具玩具展覽會，在淮清橋國貨商場與奇望街國貨公司，購衫褲皮鞋糖菓贈之。所以在此二處選購者，蓋愛用國貨之習慣，必須於其童年時代養成也。

下午五時，中華民國法學會法制專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先是理事會聘夏勤鄒朝俊及余為本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上週彼此約定訂今日下午開會，共到十五人，理事會書記長亦列席。首由書記長報告理事會草擬之法學會綱領，共計六項：一、建立中國法學；二、研究現行立法之得失；三、研究現行司法制度之得失；四、介紹他國法學及法制；五、闡揚三民主義之精神；六、普及法律智識。並說明其要點及進行方針甚詳。委員翁敬棠洪文瀾（均最高法院庭長，）魏大同（司法行政部民事司長，）王淮琛（行政法院庭長）均發言甚多，余亦貢獻意見四端，均經主席記錄，交起草工作大綱人員整理採納，並互推高承元等三人擔任起草，七時散。

晚飯後讀書二小時，仍繼續昨日所未竟者，余昔讀英法文速率相等，最近以英法文夾讀，反有礙効率，以後擬讀畢法文書一部後、再讀英文；讀完英文書後，再讀法文。並預備明日上午政治學校

功課，明日討共三課，暑假將屆，必須能爲如期結束，方佳。十時眠。

## 由統制經濟到調查統計

羅敦偉

五月廿一日——這天我實在沒有作有特殊的工作，提起筆來覺得非常慚愧！

早上八時到辦公廳——實業部統計處，批閱十多件公事之後，即開始再以考慮我們預備製作的「國際貿易指數」的編製。因爲我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現階段尤其是在非常時期的中間，許多的小希望都彷彿變成了奢望。因此，本部很想在最近的將來做到消費品都用國貨。生產方面當然還不能做到，如果要看到這個實況，作爲推進的工具，自然非編製這種指數不可。以外還想編製「農業生產指數」，不過資料大成問題。隨後又到工業司商討編製「生產指數」的方法，以期改善我們過去的這個工作。

下午看自己在實業部月刊上所發表的中國統制經濟問題論文大樣，隨後又批閱了許多公文，這篇是我在中央大學致知堂的講演稿。內容除開對統制經濟的基本理論加以介紹外，對於當前的工業統制問題，平時的和非常時期的統制方式都有詳細的檢討。是我個人在寫中國統制經濟論以後，對統制經濟感想的總清算。最重要的見解，有下面兩點：一，自認爲我國統制的典型。形式上是單軌統制，實際上是雙軌統制。在總的方面由中央政府居於統制的首腦，而承認分業的統制，即各業自行統制；地方的分區統制也是承認的。爲什麼要維持單軌的形式呢，目的在防止產業界的「垂直競爭」和「水平競爭」及地方的妨礙整個民族資本的統制行動，也是絕對的不許可的。二，非常的統制，應以「國防中心區域的統制」爲主，而以總的統制爲輔。關於金融，財政，交通，是總的統制，其餘則必須將人力財力集中到國防中心區域去展開統制的姿態。而將一切似必要而非急切必要的工作，一律暫行停止，自信是一個挽救當前國難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晚間準備爲六月間統計學社年會的論文。我決定的題目爲調查統計的專門化與大衆化。我近來有一個感想，即是我們爲公務上的參考的統計，必須專門化，才能把統計的質提高。而同時尤其應該「大衆化」老實說，有許多調査統計，不僅沒有替大衆去做，甚至還把大衆的利益一筆抹殺。在帝國主義國度裏，比如對於失業的統計，每每會把失業救濟的統計做得十分誇張，而對於失業羣的真正苦況加以隱蔽。至於軍備的統計，更不用說是「欺瞞性」非常之強烈的。我們中國做統計的人們，固然還沒有故意去違反大衆的利益或者故意去做成具有欺瞞性的數字，可是我們沒有把大衆的事態認爲統計的主要對象，則是不可諱言的，例如作公路統計的人們，只做到公路的工程從發展到若何程度如何去表現公路建設的迅速，卽沒有人去做公路發展過程中人民的損失和人民的所得如何？到底是人民所得大於所失呢，還是損失

大於所得呢？至於大衆失業羣的生活調查統計，勞苦大衆生產和消費的統計調查，似乎還沒有惹起普遍的注意。所以我覺得調查統計的大衆化，是我們主辦統計的人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因而在本年統計學社年會的時候，我特別把這個課題提出來。而且今後我們的工作，和我主編的中國經濟年鑑的中間，都應該注意及此。如果我們的「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將來經濟充足的時候，很想努力於大衆生活的調查統計工作。

很慚愧！一天的光陰即如此消逝了！

## 五．二一　雜記

蕭思

今天所操的科目，大都是明天檢閱時用的，如「敬禮」「正步走」「注目」……等等。操畢，教官便向我們訓話，他說在明晨四時半以前，各隊員務必到指定地點集合，並且一律要着草鞋黑布襪；每人除帶手帕一條外，其他物件一概不准攜帶。說過，我們便解散回家。

下午，到白下路去買草鞋，草鞋店因爲生意興隆，大有供不應求之勢；於是便高抬市價了：平時只賣一角大洋一雙的，今天卻要賣一角二分。我和他講了好久，不但一絲不能少，並且還承他的情，狠聲惡氣地把我送出了店門。所幸我是有草鞋的，不過略微舊了點，但還能穿，於是便決定不買了。

歸來，道經公濟典，見他們牆上貼了很多的報紙，我便站在那裏看了一會報，「中央日報」「中國日報」「南京早報」「新京日報」「大道日報」都有，但都是千篇一律，沒有什麼特別新聞可看。在這時，典當裏進進出出的人們很多，我於是便向那方面注意了：這些人，有的是穿中山裝的公務員，有的是鬚髮皆白的老農。我在那裏站了約莫有一刻鐘，進出的就有十幾個人，而且是挾着包袱進去空着手出來的佔多數，至於挾着包袱出來的人，那實是絕少而又絕少了。

走錦綉坊出來便到府西街，見「城隍廟」門前停了好多包車和黃包車，我才想起來今天是陰曆四月初一日，這些車子，大概是香客們坐來燒香的。於是我也就進去看看熱鬧：一進大門，便看見牆上掛着些什麼「有求必應」等類的牌子。再後，便是一個大院子，當中放着一個大香爐，裏面大概是燒些紙帛一類，所以天空中滿飛着紙灰；兩廊是所謂「五殿閻羅」「八殿平等」等的十殿閻王。再後面便是「城隍菩薩」的大殿了，殿的左邊是些和尚在唸經，一會站起，一會跪下，據說這就叫做「拜唱」；殿的右邊是些女人們坐着談心，這些女人大概就是香客了。殿當中是「城隍老爺」，兩傍掛着一副對聯，是民國廿四年立的，上面寫道：「奸心淫心貪心欺詐心，種種心腸，問爾如何結果？兵劫火劫水劫瘟疫劫，重重劫數，看你那裏逃生？」朝左邊走，便是「城隍」的行宮，裏面供了一個「城隍老爺」和一個「城隍太太」，兩個人並肩坐

着：再左，便是「城隍」的臥房，裏面有牀，有被，有枕頭，有馬桶，有脚盆，有桌子，有梳粧檯，眞是花色齊全，和平常人的房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廟裏面駐紮了些保安隊，所以有些柱子上又貼了些標語，什麼「實行新生活，剷除惡習慣」啦，什麼「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啦、等等。我想，假如把這些標語和那些什麼「有求必應」「誠則靈」之類的木牌對比起來，倒也很有意思呢！

中央電台沒有什麼特別節目，只是在晚上播了一個話劇，名叫「文天祥。」電影方面：新都開「匪窟餘生；」國民開「花信時期；」首都開「新舊上海；」世界開「科學魔王；」金城開「海京伯大馬戲；」陶陶開「六集關東大俠。」平戲方面：明星是趙嘯瀾趙化南董俊峯臥雲居士等唱「二本虹霓關」和「全本珠痕記；」飃利是梅雪艷榮蝶仙等唱「烏龍院」「吊金龜」「甘露寺；」更新則是小達子等唱「狸貓換太子。」

天氣在早晨和中午都是晴天，下午四時許，忽然下起雨來了，一直下到夜裏，都沒有止。

一九三六，五，二一，夜，於南京。

## 我在這一天的工作

楊易心

我是一個駐京辦事處的職員，也可說是一個愛好文學的青年，每天的工作雖說「刻板」然亦可自由的行動；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的工作詳細地敘述在下面：

因為夜靜寫文章，睡得很晚，起床時，鐘已鳴八下，照例地讀一篇古文，出外面散步十分鐘，回來洗臉漱口，休息喝茶，看報，九點半鐘，開始辦公，寫公文，譯電報，彙寄前方。十一時將公事弄清楚，休息了一刻，喫午飯，（這也可算是早餐，因我們喫兩餐飯）飯後，寫了兩封寄友人的信，一點十分開始寫一短篇小說，埋頭在案前「沙沙」地寫，至三點鐘才寫成，自己仔細地修改了一番，然後放入箱子裏，預備夜間謄正，投到上海的雜誌上。三點半鐘到珠江路郵局寄昨夜寫好的一篇散文至上海立報「言林」去，並寄上午寫好的兩封友人的信。在回家的途中，碰着兩位「慶愁」太太，喊着一個瞎子在算命，不十分闊大的巷子，到被她們的談笑塞滿了，這是一回很有意思的事。四點鐘回到家，（也可說是辦事處）拿着友人李君剛借來的「我與文學」一書，躺在舊沙發上翻開來看了白薇的「我投到文學圈裏的初衷，」王西徵的「文學於我是業餘工作」沈從文的「我的寫作與水的關係，」我看完這三篇文字，連帶想起許多事情，知道白薇女士是我們湖南的大同鄉，並感到文學於我也是業餘工作，眞想不到，我這個學西醫的人，跑到南京來吃軍界駐京辦事處的飯，閒暇的時候，拼命的看書寫作，和報紙副刊及文藝刊物結了緣，並且目前還担任編兩個刊物……閉着眼想了大約有一刻鐘，站起伸了個懶腰，坐在書桌前，動手編在

南京日報星期六出刊的「潮聲」稿子，邊看邊想，彙之近日因體弱多病，頭額發燒得利害。自己感到好笑，一天將公事辦妥，自由自在地度着日子不好麼？爲什麼要編這撈什子賣力不討好的週刊，得罪朋友，犧牲金錢和寶貴的光陰，這爲了什麼？然而，還是我的嗜好，它並且能解我的寂寞。

報稿編好，將近黃昏，報販送來上海大公報和立報。郵差送來五月十六日的東方雜誌半月刊，我就坐夜階沿上慢慢地看，直看到吃夜飯。在喫飯時，同表弟談及皖縣農村的苦況，城市文化教育的衰落，眞感到莫名的痛苦！

飯後，本想到花牌樓書局購新出版的譯文順便到兩位友人家裏去談談天。誰知道老天變得快，「淅瀝……」降起雨來，不得已，將出外的念頭臨時取消。端一把椅子躺在階沿上，望着雨珠發出幽幽的遐想。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父母，更想起了正在求學的未婚妻和弟妹，及自己的將來。天空的雨愈落愈大，我的思潮也愈漲愈闊，終於流出了幾滴淚水，才回到房中來，這時的掛錶已報告爲八時了。

將今天所有的報紙剪貼疊好，脫襪倒水洗脚。然後俯在案前，將下午草就的短篇小說慢慢地謄正，我的筆尖觸在紙上「沙沙……」地響，對窗的隣居兩位靑年學生一位公務員一個「颼憨」小姐同坐桌前作方城戲，竹牌「嗶啦嗶啦」的和我筆尖觸紙的聲音相共鳴。我發了兩次的嘆惜，瞧着窗外的小小天井，我與他們好像劃了一道鴻溝！

我寫完稿子，已是十二點多，扭熄電燈，便倒在床上呼呼的睡了。

一九三六，五，二十二早記於南京。

# 仁丹

江風（文）
桃葉（畫）

「包你沒錯兒。老板！今天二十一，是個好日子，在外國還是個最好最好的數目，叫做「闖大瘟；」凡是這個數目的東西都是大吉大利大發財的，譬如打撲克牌，你懂麼？一種洋牌，起到手「闖大瘟」就會贏錢，所以說，所以說……老板，你不要以爲這是東洋貨不大好賣，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現在的確又沒有甚麼問題了。來！今天二十一，好日子！我這裏丟兩盒放在你這兒，一共一百包，你賣五分大洋一包，咯，瞧在這好日子份上，我只收你二分一，對本過頭的利錢啦！保準你不出二十一個鐘頭就賣光了。咯咯咯，你看，這還有一張大洋畫送給你做招牌，多麼漂亮好看！哈哈哈哈！」

我洗好臉坐在窗前正預備習大字的時候，忽然對面小店裏傳來這一陣說話。

我住的房間，這窗門正對着對面那小店。說話的人，是個年紀靑靑的北方小夥子，手裏拿着幾盒仁丹，正向那位老板兜生意。老板呢，張大了眼睛望着他，一張老嘴、呆子也似的嗗鬨着，用一種又愛又怕的神情慢吞吞的說：




「只怕不大好賣罷？東洋貨不是禁止了麼？況且我們本錢小、搁不起喲！」

「沒有關係、不成問題！」那小夥子就愛說關係和問題。「賣不出？眞沒有這回事。這是老牌東洋仁丹，比其餘一些雜牌子中國貨好得多了。你看，哪個買仁丹不用這個。至於東洋貨禁止了這話，更不成問題，哪個敢禁？這仁丹是救命的良藥，功能起死回生，誰能禁止？你說本錢小也沒有關係，我丢兩盒——一百包放在你這兒，你只先給我一塊錢就行啦！不，你就先不用給錢也行，過兩天賣光了我再來收就是。我住在下關××旅館……啊，還是我來找你好些。來來來，你收兩盒！」他說着，放了兩盒仁丹在櫃檯上，隨卽拿出一本簿子來；「你們寶號叫明記是不是？你貴姓？——不用寫你貴姓了。這裏是××湖×洲×××號，明記，兩盒。」他一面說，一面用鉛筆在簿子上記了下來。

「大洋畫呢？」老板摩挲着那兩盒仁丹，很注意的問他。

「在這裏！」小夥子在帆布袋裏抽出一張廣告畫，「你看多好看。掛在哪裏？我替你掛。」他把畫在櫃檯口比了一下，覺得不合式，便把它掛在外面的牆上；「掛在這裏好了，你看，比你的招牌還大呢。」

老板嘻開着嘴點點頭，用眼睛送那個小夥子揹起帆布袋走了，說了一聲：「回見！」然後他開始將一盒仁丹拆開來，抽出一包，放在鼻頭上嗅幾下，把它們一齊擱在身後的架子上。空氣靜穆了下來。

我抽開抽屜，取出紙來鋪在桌上，又聽得有位廣東人在那裏唸着那張廣告和那小店貼的一付門聯上的字：

「淫丹凍洋火哇！」

「物化天爆哇！人絕地冷啊！」

玄武湖，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晨九時。

## 一位「時勢英雄」的願望

朱惟祺

晚餐過後，我打算寫下這天見聞中的某一樁事件，作為「中國的一日」的材料。不料一個在黨務方面辦事的朋友冒雨來訪，我祇好把思考收拾起，打起精神來應酬他。

那位朋友原是革命以後的新紳士，在縣城裏頗有一點聲望。實在，他這個人最適宜於從政的。滿嘴漂亮的詞令，一件平淡的故事在他口中總覺得娓娓動聽；如果有着正反兩方的問題要爭辯，不用說，眞理就在他口邊。別人沒有更好的理由可以駁難他。雖然個子矮子些，體格不很健，但這點點並不妨礙他的前程。瘦瘦的臉頰上配上一雙有神的眼睛，正是一具「短小精幹」的模型。

一開口，他就留下了不少可以記載的材料，給我做成這篇報告的便利。

他說，今天早晨從家鄉回來，回去的目的是佈置競選國民大會代表。他們家鄉的選舉區包括六個縣份，一百二十幾萬人口，可是額定普選的代表祇有三個，要想當代表的卻有一打以上的紳。

「所以。」他的語氣漸漸嚴重：「我得從早準備。錯過了，又得等上四個年頭。」

接着，他說了一些佈置情形：譬如競選就得化錢，至少要有五千塊的準備。在他的能力上卻不能籌措這樣一個大數目。幸虧一個宦囊豐滿的退任縣長也想當代表，對圈定這方面沒有把握，要他代為活動，條件是借給他三千塊；此外有幾個土財子也願意幫助。照他最低限度的估計，掌握中已有了三十萬張基本票，準會當選。至於旁人參加競選，在他觀點上唯恐其不多。據說多一個競選人，游移的浮票就分散，於他的比數更為有利。

「假使你一旦當了代表，準備替我們阿斗發揮一些什麼主張呢？」

聽了我的發問，他不禁大笑了，他說：「你不知道中國的政治哲學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嗎？我當了代表，我得應用這些哲理根據，先為自己開闢一條生路。至少，得把目前的家庭弄得舒服一些。」

答話是那樣直爽，沒有扭扭作態，所以我又問：「照你這個目標，應該用那些方法去如願以償呢？」

於是他又滔滔的講下去：「辦法有三個，到那時見機行事。但在大會中我得努力活動一下，至少要能夠左右二十個以上的代表，纔能行得通。

「我有了二十個代表可以左右，我的地位自然重要，那時我要『待善價而沽。』附和我的人對方能夠一起解決自然是好，否則得給我一個可以安插人的位置，不致使我為難。這是純政治的辦法。

「如果官運不亨通，那就不客氣，我得把票權出賣。我的理由原很正當。我們競選活動都得化本錢，可不是？這是純經濟的辦法。

「還有一個辦法，政治經濟兼籌並顧的：譬如說錢，我要少一些；官，也要小一些。解決一個專員之類的位置，想來不大難吧？」又是一陣大笑。

「可惜！」他用嘆氣來結束談話：「死了一個經紀人，票價恐要看跌呢！」這，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

## 在鄉村

徐雲霞

太陽似乎工作得很疲倦，已躲到雲裏去休息了。天空灰暗得很，紫金山上壓滿了霧氣，怪悶人的；確是初夏的意味了。除了不時的有幾隻鳥飛向巢裏，發出一陣陣鳴聲外，這世界的一隅，就靜得和死了一樣了。那情景，和冬天一樣有些淒涼呢！誰相信這是首都的一角呢？

這時候是我們再好也沒有的散步機會。——我們每天是如此、街頭巷尾的一切都能吸引住我們的注意力。

出了校門，踏上碎石馬路，向左轉就到了兩條馬路的交叉點。——臨時「停驢場；」這是本地的農民在連荒了兩年後的新副業，因為這裏最近造了營房，駐了軍隊。

果然，那裏還站着兩匹驢子兩個人。驢子伸直了四條腿，癟着肚皮，低着頭，扇着耳朵嘆氣；兩隻眼眼閤了又開，開了又閉，好像在哀求着：「工作了一天，也得休息咧！」一個女人約莫四十左右，黑黑的頭髮留着髻兒，穿着一身老布褂兒，補上了無數的補釘；穿着一雙草鞋，是那樣粗氣。臉上顯着菜黃色。那樣子，和摩登的「密斯」比，當然一個是天上，一個是地下了。另一個是女孩子，姿態中還表現着一股天真活潑的神氣；還看去，她倆活像一個模子脫下來的。

好！來了兩個「同志。」

「喂！到馬羣幾錢？」江南人的口氣打着「官腔。」

「三毛一個！」她們在憂鬱的臉上露出了一些喜色。

「瞎說！一毛！」

「天黑咧？七里路呢！」

「瞎說！我們騎慣的！」聲音裏有無限的威風，老資格的樣子

表現得十足；眉頭皺了，「老鄉」的神氣裝上了臉。兩隻手拍拍驢子背，驢子跳了一跳，嘆了口氣。

「拍！」另一個「老鄉」已上了背，他好像騎慣了馬。得得地，上路了。

「一毛一毛！」這位講價錢的也蹲上了，向首都所在地的「南京」去了，一個女人一個女孩跟在後面跑；兩個灰色的影子愈去愈遠了。

我們，又向前進了，那邊牆上貼着「軍民聯合起來抗×」的標語，營房裏傳來了悠悠的號聲，異常莊嚴。

## 參觀的一日

華衣紋

「監房設備，極合衛生；光線充足，空氣流暢。醫藥方面，亦臻完善」——獄政公報

天才濛濛亮，我們都起來了。——廣東佬一陣咳嗽，震得臉孔通紅——每天一早一晚都這麼着。

我說，「你還是去給醫官瞧瞧吧，老這麼嗆不大好呢。」——老王照例勸他去看病，而他也總是不接受。

「瞧什麼，丟那媽，還不是阿司匹靈那一套！」大家都沉默了。

他的脾氣是倔強的，他的話也是對的。

一夜來我們三個人吐的炭氣，大都還留在這鴿籠似的號子裏，使人窒息。

南面門上有一個小洞，朝北有口二尺見方的窗戶——上面釘了十來根鐵條，粗而且牢。我們的空氣流通，就全仰仗它。

外面瀰滿了煤烟，像籠着一層濃霧。這除了夜間——廚房裏停止工作——以外，是整天不散的。

昏黃的電燈光，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

院子裏的花草，披着太陽，似乎怪舒服的。但是我們沒這份兒。我們的窗戶朝北，太陽是不願光顧的。然而到了夏天，它却又來蒸烤我們的汗水。

起身號才響——我們起床已經一個多鐘頭，這時候不過是打洗臉水吧了。

我今日值日。先把半盆混沌沌的泥漿水攪清，舀起三碗水嗽口，其餘就三個人共同洗臉，洗臉之後；洗衣服，洗過衣服；就拖地板，洗馬桶箱。經過這幾次手脚以後，那剛才深黃的水已變成濃厚的黑漿。忽然，——

「拍——拍——拍」連十幾下。

「中央崗又揍人啦，丟那媽！」廣東佬說，我們點點頭。心裏像戳了一根刺。

每天早上總有這麼一套，也許就是所謂「感化囚徒」吧？

要開早飯的時候，女人腔的主管看守長換號子下命令：

「內務整理好，被單鋪齊，被子摺成豆腐干樣。今天有人來參

觀。不弄好；加鐐調×監。」——接着看守也來吆喝。

就這麼輪流着，每隔兩三分鐘來看一趟。如果稍微兒有點不順眼，馬上就把門打開，拖出犯人、揍幾下耳光。之後，他們就自己動手整理。在他們也許認爲是「屈尊」，在我們是倒了大霉。

他們整理的實在太妙了：被子，衣服，鞋襪、茶杯，飯碗，洗臉盆……不管三七二十一，雜里古董，一齊朝床肚裏塞。只要外表好看，床肚裏是不管的，至於潮濕，霉爛，那更沒有他們相干。

「參他媽的什麼觀，簡直是叫我們受罪啵。」——老王挺恨。

「也有一樣好處呢；」我說「你瞧，今天的飯菜一定比較乾淨，好些。」

一半雖是開頑笑，一半也是眞的。

× × ×

「在監人食米，均爲本監自辦，與市場米含砂粒雜物不同。菜蔬每日更換。星期一，四兩日各加白豆腐一頓，星期二，五各加油豆腐一頓，星期三，六各加猪肉一頓——每月有九頓猪肉之多。

「每日乾飯二頓稀飯二頓。」——獄政公報

「開飯啦。」外役一聲喊，全弄堂都嘈雜起來，茶碗，飯碗，筷子，互相撞擊得嘩啦嘩啦。

先是一碗稀飯——實在只能叫做米湯——混沌沌地呈咖啡色，用筷子一攪，也許可以發現幾顆米粒和飯團之類——還是昨天的剩飯，泡上點開水做成的——據說這是體貼我們的，可是：

「丟那媽，這叫什麼粥。」——廣東佬不識好歹。

「先弄點湯灌肚子不過是叫我們少吃一點乾飯。」——老王也來幫腔。

一吃完稀的，乾的就來。黃米又加上爛。砂子，稻子，稗子，應有盡有。

黃豆芽又壞又臭，不但看不見一滴油花，而且淡黑白噯連醮都不多，想必也是體貼我們怕不好消化吧？

「還不是一樣？參觀，有他媽的那用。」——老王無限感慨。

「丟那媽！」

「參觀的人下午才來，晚飯也許好一點呢？至少——今天星期四——一塊白豆腐是弄得……」

沒等我說完，老王就搶着嚷：

「他媽的說的好聽，白豆腐，油豆腐，手指頭那麼大，還不够塞他媽的牙縫。」

「別的還罷了，最氣人的是猪肉，一寸來長，大半是皮，丟那媽，切得又那麼薄。」廣東佬提起吃肉就咬牙切齒。

「據說這些還都是恩典哩。」我故意逗他。

「丟那媽，囚糧報銷每人每月四塊半，我們連兩塊半都吃不到、丟那媽恩典？」

× × ×

「教育囚徒，重在感化。」一掃以前監獄私刑拷打，梏桎鐐銬等等陋規」——獄政公報

煤烟打着滾，鑽進每個號子的窗戶裏。太陽光在草地上慢慢地爬過來，時間也就這麼一絲絲的偷偷溜走。

看守到中央崗去玩了，弄堂裏靜蕩蕩的沒有任何聲響，這是我們大肆活動的時候。

「咚——咚——咚」隔壁號子來了電話：

「今天早上挨揍的，是×字監的小龍」

這個小龍是老王的同案，他臉色馬上變了，聲音帶顫地問：

「什麼事，」

「早上起來爬窗子上，透空氣……」

「不要講話，」看守回來了，大聲地吆喝，剪斷了各號子的電話線。

煤烟照舊不散，太陽光已經爬到牆頭，屋上。

「參觀的什麼都未來。」

「丟那媽，還不吃飯！」廣東佬覺得餓的慌。

「上午七點鐘吃的早飯，現在快五點了，還不——他媽的！」

「還是因爲參觀吧！」我說。

「他媽的，參他媽的什麼觀，簡直是拿我們肚子開心啵！」

老王的肚子最容易餓，所以他比別人更傷心。

「喀——喀——喀——」看守緩慢的步伐，在弄堂裏來回走也顯得異常鬆動。

「要飯吃啦！」不知那個號子忍不住，喊起來。跟着就聽到一陣雜踏的脚步聲。不久，中央崗的竹板在那個的手上響了幾十下。接着一陣「噹啷噹啷」的鐐響，在主管吆喝：「加鐐調×監一個。」女人腔裏沉下去了。

屋脊吞沒了最後一抹殘陽，煤烟却更加濃厚，電燈也亮起來。參觀的，半個鬼影也沒見到，而我們的肚子餓得直叫。

一九三六，五，寫於××監獄。

---

●×監是最壞的監房，犯了監規的，打了調×監，那裏一切待遇都較厲害，看守更兇。

# 中國的一日

陳獨秀

朋友囑我爲「中國的一日」寫點感想，在這天，我沒有什麼感想，且就本地風光，即就「中國的一日」這個題目，說幾句話吧。

「中國的一日」似乎是模做「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階級的社會裏，一個國際主義者的頭腦中所謂世界，只有兩個橫斷的世界，沒有整個的世界；在這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中，若有人企圖把所謂整個的世界這一抽象觀念，來掩蓋兩個橫斷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緩其鬥爭，這是反動的觀點，若有人把整個的世界縱

斷成不根依賴的無數世界，幻想在縱斷的各別世界中，完成人類的理想，而不把國際間兩個橫斷的世界之鬥爭看成各別的縱斷世界中鬥爭勝利之鎖鑰，這也是反動的觀點。在一個國家中，也是這樣，也只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之存在，抽象的整個國家是不存在的。這兩個或兩個以上橫斷的社會，利害不同，取舍各異，如果有人相信這利害取舍根本不同的橫斷世界及橫斷社會，可以合作，可以一致，這不是痴子，便是騙子。痴子猶可恕也，騙子不可恕矣！

整個的國家，永遠是不存在的；整個的世界，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才會出現。凡是讀「中國的一日」以至讀「世界的一日」的人們，應該很客觀的想想這個問題，不要做痴子，而受騙子的騙！

## 獄中記

山風

十五號監房關了九個政治犯，房裏除掉一個大統舖一個馬桶之外，只能容一個人轉身。今天早晨最後輪到我走來回步，因為腿的發腫再加上鐐的重量，我走了幾遍便覺得頭昏脚軟，只好停下步來作一點柔軟體操。正當我作着兩臂向上伸的時候，看守痴痢頭走到門口，向門洞裏一望，就問我：「你幹嗎？」我說：「作作運動，活動活動身體。」

「唉！吃官司為要作什麼運動，你倒膽子大咧，我告訴你，老老實實的坐在那裏，這裏是不許作運動的！」他說過就走開了。我心想這到奇怪了，吃了官司連伸伸手伸伸脚的權利都沒有了麼？這還是第一次聽到咧。我仍舊作着運動。一會兒他又走來了，看見我還在伸手，不禁大發雷霆：

「娘的！我說的話你怎麼不聽啦？你想挨揍，是吧。」

「先生！作作運動並不犯規矩呀。」（犯人對看守必須稱先生）

「小舅子！你還和我強嘴，揍你一頓，看你強不強嘴。」他一面說，一面就把門開了，「出來！出來！」

這時全房的人都驚惶起來，由於最近新的策略，大家心裏都充滿了退讓的情緒，有幾個人都教我向「先生」說幾句好話，陪個禮就算了。但是我覺得這是不成話的，我的理由太充足了，教一個毫無錯過的人，向一個瘋狂無理的人陪禮，那是笑話，那是可恥的投降。所以我決定不出去。

他看我許久不出去，更是火上添油了，於是拿了一根長竹竿來打我，（監裏的習慣看守不進監房）這時我的氣也上來了，我受了十幾下奇痛的打擊以後，便用手隔開他的竿子，他看我隔開他的竿子，於是改變方式，把竿尖向我身上亂搗，我的痛楚迫使我捉住他的竹竿，接着我把竿子向腿上用力一撞，竹竿被我折斷了。

「報告！報告！」他大聲喊着，向中央崗方面跑去「犯人暴動了！犯人搗亂了！」

一會兒主任看守×瘋神，看守長×老虎，同他一道來了，把事情問明白以後，我心想全部理由都在我這一方面，解決的方法總不至於；我十分不利，然而瘋神和老虎都異口同聲的說：「你這樣搗亂是不行的，吃官司只許坐着不動，沒有什麼運動不運動，看守先生打你，你就應該服從；你把竹竿子都折斷了，你眞膽大，你想暴動嗎？你那眞是妄想，你就是黃天霸也休想搗蛋，現在看你頭一次，打四十手心，罰跪一個鐘頭！」

這個判決，無論如何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決定不伸出手來也不跪下去，我說：「天地間沒有這個道理。我既沒有暴動，也沒有搗亂，更談不上犯了什麼規矩，就是把我送到司令部打靶（一頁即槍斃）我也不能接受這個處罰。」

「好！」老虎說：「把他送到科裏去，看他還這樣硬吧。」

老虎和瘋神把我連推帶打的送到了第二科。

滿臉橫肉的二科長先問過了他們，然後再來問我：

「你爲什麼要這樣搗蛋？」臉上顯然是極端的憤怒。

「我並沒有搗蛋，我只是在房裏作運動。」

「作運動。那個教你作運動的，你媽的，你們到是早死了好，省得我大大要對付你們。」

「一照法律講，犯人每天應該有一兩次運動，你們既不依法律辦，犯人自己在房裏作作運動，我想總不算犯法。」

「法律！老子這裏就沒有什麼法律，老子要怎樣就怎樣。」

「那你們和軍閥有什麼兩樣呢？」

「狗操的，你敢罵我是軍閥、好！我們和軍閥就是一樣的！來！你們把他吊起來，凑他幾十棍子。」

當棍子雨一般的打在我身上的時候，我似乎漸漸就忘記了疼痛昏過去了，但我還聽見他在罵着：

「小狗操的，兇嗎？我看你現在不兇了吧，你們這些東西，在外面搗國家的蛋，在這裏還和我們搗蛋，你們要死完了國家就好了，全國人都能安分；就是你們不能安分，總是搗，總是搗，看你以後搗不搗，依我心把你們一齊槍斃掉，省得外國人笑我們國家有漢奸，實在說，你們這些東西頂好教東洋人來殺！」

晚上來了，我的創傷被臭蟲蚊子咬得格外發痛，今天一天沒沒有吃那臭爛的飯，只得早睡了，可是同房的弟兄們繼續談着近來爭論得最利害的問題，即中國是否能舉國一致共同抗×的問題，有六個人認爲是可能而且應該的，可是有兩個人說，若是有這種合作的可能，那麼羊與狼，也有合作的可能了。

「可是這是聯合戰線，並不是合作。」他們反駁着。

「是的，聯合戰線，名詞是很好聽的，狼要吃羊，也說是聯合抗虎咧。」

我翻轉身來苦笑着說「用不着爭了，眞理是很明顯的，今天我所受的殘酷的毒打，就駁倒『全國一致』的高論，我們若是不投降，就沒有和這班惡魔合作的可能，他們說得很痛快，東洋人來

幫他們殺我們他們才高興咧，這已經答覆了我們合作的妄想，今日的中國只有兩條路，亡國或者是革命，我們也只有兩條路，投降或是鬥爭。」

他們沒有話說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就這樣慘痛的過去了，我將永不會忘記的。

# 第三編　上海

# 五月二十一日的天氣

蔣萃

雖然是夏的季節，可是仍像春令的天氣。

看罷！今天早晨每秒六公尺左右的東南風吹過來，着實有些涼意。到公園裏吸取新鮮空氣的小姐們，還披上春裝的外套呢。溫度表告訴我們：今天的最低溫度（正常天氣的最低溫度在每天早晨五六時左右）祇攝氏表十二度半（華氏五十四度半。）太陽也披上了一層薄薄的絲絹似的卷層雲（Cirro-stratus）間卷雲（Cirrus 此等雲最高。）雖然仍能射出偉大的光芒，但熱力是不足以肆威了。有時還套上一個五彩燦爛的大環——日暈。（solar halo 最高的雲為冰針密集而成，日暈是日光經冰針屈折所致。）

太陽漸漸近天頂，天空也漸漸由灰白而變成蔚藍了。雲兒也漸歸消失，尚餘留着幾絲卷雲，點綴在碧藍的蒼天，正是暴日肆虐的時候了。溫度表裏的水銀柱儘是向上爬。小姐們也卸下外套，薄薄的一層衣衫趕走了春意。

下午四時半，水銀柱已升到了今天的最高點；指示給我們的讀數，已經是攝氏二十五度九（華氏七十八度五）和早晨的最低點比較，較差有十三度四呢。這最高和較差都創了本月二十天以來的新紀錄。去年今天的溫度；最高二十七度三、最低十九度四，二十四小時平均二十二度八。

太陽向地平邁進，大地漸被黑暗所籠罩。同時星光也為濃幕所朦住，這濃幕稱為高層雲（Alto-stratus 中級雲，低於卷雲。）天氣似乎有變的趨勢。果然，晚上九時十分左右，憑空來一陣狂飆，數秒鐘內，風向由東南而變為西北，風速自每秒二公尺增至十二公尺，氣壓驟升 1m.m. 約一刻鐘內漸歸靜止。

# 一個童子軍教育的工作者

鄭昊樟

離開了辦公廳又想起今天是星期四了。

十多年來從做一個小團員直到現在當一個團長，每逢星期四，自己就會發生一種暢快的感覺；我相信「星期四」這三個字在每個團員的心坎裏，也一定劃上很深刻的痕迹！

回到家裏還未到晚膳的時候，坐在沙發上瞑想，問題又趨向健兒訓練問題的身上來了。

我們的一羣都相信中國需要一個轟轟烈烈的青年運動，而我們自己從小就都受過童子軍訓練的，我們覺得真正的童子軍教育中國正迫切地需要着。可是今日的中國童子軍却需要加以改造，因此我們決心幹些改造與建設的工作。雖然我們這一羣分散在各地，但我們相信事業總會成功的。

議到自己團部的三年計劃，雖然不能全部依着計劃去進行，但至少已經樹立了一個新的姿態：創立了學校兼社會的童子軍

劉，開闢了一團兼施幼童軍童子軍青年服務軍訓練的制度。

食過了飯，向團部走去，離開團部不到十公尺，團員們激昂的歌聲，已經打進我的耳鼓了。前進！前進！童子軍是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頭的。

跑進團部辦公室，桌上擺着獅隊第九號送來的行善報告，馬隊的小隊報告書，狼隊隊長製成的上海市重要醫院分佈圖。

七時三十分我們正式開始歌唱的訓練。領導者是一個副隊長，他是民衆歌詠班的幹部人員。我們的歌曲注重雄壯有力的音調，我們要使每個團員至少能唱二十支歌曲而且能轉教別人。音樂感人的力量，誰也不能否認，今日的中國正需要激昂有力的歌調來提醒沉迷着的民族意識，靡靡之音已是時代的落伍者了。

第二課的時間開始了。馮副團長——鐵路局的無線電主任——担任高級訓練，教的是氣象。徐老夫子是我們從前的團長，在工部局衛生處工作，今晚担任中級隊的救護訓練，江巡官在鐵路上任警官，每星期四晚必從老遠的麥根路趕來，今晚担任初級隊的訓練，講述黨國旗的歷史和使用法。還有幼童軍由洗君担任，他在財政部任職，今晚担任觀察訓練。新近招來的一羣新團員由李先生負責個別談話，他在教育會辦事，也是本團前任的團長。

工作分配好了，回到辦公室開始排列星期日上午的活動。高級隊決定這星期日來一個黎明集合，幼童軍舉行一次郊敘。圖書部的楊主任是一家銀行的職員，他的工作很繁重，還兼辦團員儲蓄的事務；他和我商量接收趙先生——一個將赴英國任教職的同志——寄存圖書的辦法。我們這圖書部收集青年訓練的書可也不少了，中國，英國，美國的童子軍圖書可以說收集得還可以。我們預備多搜集青年訓練的書籍，將來建立一個健兒教育圖書館。

訓練的時間完結了。使全體兄弟們再集合起來，報告些團務和星期日的活動，詢問一下各隊活動的情形，最後就來了一個有趣的遊戲結束了今晚的集會。

散隊以後，分別與獅隊第九號和狼隊第三號談話，前者對衛生已比前講究，後者的思想也較昔進步。辦公室裏的工作還是繼續下去，先把各方的來信批覆了，再和幹部人員商量團務，審查隊長們主辦的壁報稿子；同時各股的幹事也在緊張地工作。這樣非把工作告一段落，人們是不肯離開團部的。

當我們踏出團門的時候，素稱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的行人也減少了。可是舞場中的音樂却正在熱烈地演奏，在屹立着的標準鐘告訴我們這時已將子夜了。

## 我所經過的五月廿一日

黃炎培

今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爲大公報寫星期論文，我纔從四川回來，不過十天光景，各方面要我書面或口頭報告四川狀況的太多了，大公報胡政之先生還親自來要求，老實說，只須時間和精神允

許我們是很樂意的。因爲想到吾們對於國家，除了一張嘴、一枝筆、很少貢獻哩。昨夜就來一個設計，儘今天上半天找一個適當場地，拋却一切，完成這件工作，因爲下午二時，就是這篇文章最後交卷期限。

我的日常生活，有一點很感覺痛苦，就是一方面流動得厲害，不是訪友，便是友訪。不是招人來赴會，便是被人招去赴會。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而一方面又須澄清了腦海來寫文章，往往落筆沒有寫成幾箇字，客人來了，電話來了。自然堅决遵守不打誑語的戒律，明明「在」總不願說「不在」，等到打罷招呼，腦海裏東西早已不知去向了。大概這一類損失，統計下來着實不少。所以經驗告訴我，你要是限期交卷的，非設法離開現在環境不可。

可是我有三箇機關，任你揀那箇，你要是坐下來，不到半箇鐘頭，定會有客人和電話來找你的。今天出其不意，我去躲在浦東同鄉會裏，把我三十多年老朋友張伯初的辦公桌來利用一下。就算我對不起一班相識也許不相識的朋友，臨時宣告了幾箇鐘頭的某人失蹤。

居然那篇文章告成了。題目是「從四川想到全國。」我向來寫文章的方法。先把全篇大旨和每段主意，首尾怎樣穿插照應，都想清楚，寫在小小紙片上，然後把每段應用的材料，搜集到足够的程度，然後動筆。大約動筆以前功夫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到動筆時，至多占百分之五十罷了。這篇文字，在我紙片上寫的，開頭兩段：一段是寫四川天產的美富，一段是寫四川民生的痛苦，接下來提出三箇口號：一、合作，二、開放，三、統制。接下來兩件事實：一、峨眉山的猴，二、雷馬屏峨的猓玀。接下來闢救國不救民的謬論。末了，還提出最近我所察覺的三種普通心理，做吾文的總結。到脫稿時統計約算全文有兩千四五百字。

把其中最驚人的人喫人消息錄在下邊：

三月二十一日復興日報載中央社稿：「松潘牛邊街居民陳氏，自殺其八歲親生女而食。不久該婦亦病餓而斃。沿途數百里內，人血及白骨與餓死者填滿溝壑。」

三月二十四日新蜀報載萬源通訊：「三月一日開曹家溝某家七人，餓斃四人，餘亦氣息奄奄。有遠地逃荒飢民經過其地，一併被殺，分割炙食無餘。」

三月一日新蜀新聞載巴中特約通訊：「西區恩陽河舊小學校校址內，棲滿災民，生機斷絕，將奄奄待斃之一丐，由餓極之難民，未俟氣絕，竟就割肉煮以充飢。」

報務旬刊第二十三期萬源通訊：「縣城東門外寨坪壩飢民常十百成羣，煮活人及死人以食。雞河壩人民曾殺匪八人食之。」

吾還願把我留告四川青年同學書中一段話附帶寫在下面

「……諸君啊！吾們大家想，假使你我親愛的父母妻子兄姊弟妹，陷在這數目字中間，你我將怎樣呢？『同胞，』『同胞，』他們不就是吾們父母妻子兄姊弟妹麼？（怕實際上諸君的父母妻子兄姊

弟妹在內的不是沒有吧！）如今造成滿地飢民，連日報載有吃死人的、有吃泥巴的，吾不知此一刻鐘內有多少人在將死未死？不知吾寫這篇文章幾點鐘內又死去了多多少少？諸君此時居然還有機會讀書，諸君讀的書不還是政府從將死未死的老百姓身上征到全年賦稅六千七百多萬圓中間劃出一部分辦學校，聘教師教諸君的麼？究竟諸君讀了書，還想作什麼用呢？校舍的輝煌，是代表老百姓的血光，講堂的粉筆、是代表老百姓的枯骨，吾們還忍心讀了書去謀個人立大功名，發大財麼？這幾千萬戶窨中的同胞，算了。還有幾千萬將死未死，他們希望誰去救呢？諸君，滴幾點眼淚，無論那麼熱，是不够的。說幾句空話，無論那麼動聽，是無用的。……」

我在今天這篇文章裏，還寫着：「吾觀察現時人物的三種普通心理：(一)人人求好。但這「好」須我做的。若你做得好，或比我做得更好，那不容許的。(二)人人求辦法。但這辦法，固然爲國家民族計，至少也須無害於我和人的，最好須有利於我和人的。(三)人人求人才。但此人才須爲我用的。若不爲我用，儘管爲國家用，還是沒有這人才的好。」

末了，還說：「此行結果……編一小冊，名曰蜀道不日付印。吾在蜀言蜀罷了。吾所言者，豈止蜀哉？豈止蜀哉？」

過午，吾文寫完。交去了，吾就到家裏去，舉行先母生日祭。說到「祭，」我已經成家的兒女沒有一家舉行的了。就是我的夫人、還是恭恭敬敬地不肯廢棄她的老規矩。我的見解，原來「祭」不過紀念被祭者的一種儀式。如果對被祭者眞有濃烈的情感，無論用何儀式，都有意義。若是沒有情感，無論儀式怎樣用到，毫無道理。今天祭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在四十二年以前過去的。生前絕頂聰明，惹得各位家長極端歡喜。過去時僅約三十二歲。就生了我和我的兩個妹子。咳！吾小時吾母親怎樣抱我，哺我，歡喜時怎樣疼我，我頑性發作時，怎樣責罰我，五六歲時，怎樣教我識字，教我讀書，吾父終年遊幕在外面，信來時，怎樣教我看信，怎樣教我寫信，乃至吾母怎樣得病，怎樣病危，怎樣死，怎樣死而後蘇，還顫着聲音，問幾個兒在那裏，終於怎樣死，怎樣殮，清清楚楚，沒有一絲一毫不永永鐫刻在吾腦海裏，可憐當時撫棺號哭的孤兒，在糊裏糊塗中，已變了五十九齡半老的老人了。倘使吾母忽然歸來，我立刻變做小孩，投入我母的懷裏，還要我母抱我，還要我母把乳喂我，我不顧一切了，我永遠抱着吾母跟着吾母去了。吾一切一切都不顧了。

文章寫罷，吾母親祭罷，吾疲乏極了。喫了飯，上床便睡。

三時半到辦公處料理各地信件，自來奶發明者胡汀雲來，航空家朱介方來，表弟沈本强來，時間長短不等，各把所要談的話談罷而去。

六時半俞頌華馬蔭良招餐功德林，同席陳陶遺、黃溯初、趙淳聖、趙叔雍陳賡雅。賡雅旅行家，善寫遊記，是一位很有期望的青年呀。餘皆我老友，叔雍初從華北歸來。溯初家在溫州，大談天台雁岩遊程。

同時還偕江問漁，楊衛玉等招待程柏廬，李廉方等青年會會餐、吾只得找一相當時間，趕快放棄了功德林，跑上青年會九樓、共同周旋一下。吾本大大不贊成同時喫兩餐以上，把口腹來當做酬應，無如柏廬鞏明天就要走，而頌華等又約定在先，終於無法避免。

九時半到家寫了日記便睡。

這是我一天的日記。我絕對忠實地寫出來，公開地給歡喜看我文字的朋友們看。完了。

# 關餉

敬言

「關餉啦！」

分隊部的姚玉山還沒跨進門就這樣大聲嚷着。

「真的嗎？你別又騙人。」門崗汪銘來有些不信。

「這次是真的，隊長叫你們巡長馬上去領。」姚玉山說着話走進我的臥室、含笑把命令交給我，說了幾句話，便到「棚子」裏找熟弟兄談天去了。

我把命令拆開來一看，果然寫着：

「着該巡長迅即來隊具領四月份餉，勿誤。」

我的心一鬆，但立刻又一緊，我知道又要受一些頭昏腦脹的罪了。

爲了近幾天害着些小病，忍痛化了兩角大洋買包車錢，由分隊部那裏領到了墨痕還濕的餉領。

在車上，我無意識地摸了摸武裝帶下鼓着的衣袋，無意識地想：「這一百多塊錢要是祗給三四個人分用，多好！」

到了所，弟兄們不用召集已都擁擠在我的臥室和臥室外的講堂裏。他們明知道至少得一小時後才能拿到自己那可憐的一份；但他們都願意等待着。

「咳！不關餉，盼關餉，關了餉，還不是到手就光。」

「我知道：我那一份兒除去訓練隊的伙食跟別的一些亂七八糟底花樣，剩下的還不够付房錢。」

「不關倒好，要賬的上門有話對付，關了呢，唉！真叫人糟心。」

「……」

這些話，在我的耳朵裏已不知進去過多少回，因此也就消失了反應。我只是低着頭，一回兒蹙蹙眉，一回兒撥撥算盤珠子、一回兒看看伙食單，一回兒又瞅瞅分隊部帶來的各項扣除賬目。手、眼、腦同時在活動。

「啊！」寫到楊祖壽的餉單，我忍不住放下筆喊了出來。「在訓練隊的名堂，這次更多了，你們看，這麼長長的一行。」

于學文朱本成探過頭來看着我面前那張還沒算好的餉單，朱本成輕聲念着：

「儲金一元，郵金一角八分，預支五元，伙食四元八角三分，趙學德兩角五分，訓練隊膠鞋七角五分，被單七角，洗澡一角，口罩

籌……」沒念完他就急聲說：「這怎麼辦呢？剛才他女人聽說關餉，還對我說，楊祖蔭的餉叫我拿了送給她，她等着要買米的。」

「你別急，讓我算算看，究竟能剩多少？」

我又抓起筆，算了一回，結果是：「實發一元九角七分。」

「他還比鄧道明多些呢，鄧道明只剩八角二分。」

「不錯的，老鄧家裏母親病得很重，來信要錢，他問隊長借了八塊錢。」汪涵賓同情地解釋着。

賬終於算清，餉單終於都寫好了，我把袋裏的錢統統掏出來堆在桌上，又叫李學貴去換來了五塊錢角票，一塊錢銅板，於是我開始發餉：

將也加入活動了：喊着領餉人的名字，解釋着扣除的名稱，告訴着實發的數目。

臥室中的弟兄跟桌上的錢鈔漸漸在減少，桌上還剩着幾十元的時候，弟兄已一個都不在，我像透過氣來似地伸了個腰，把扣下的伙食錢拿開，把自己的一份仔細一數，湊巧是十元零一角。

「一月不如一月了。」剛透過來的氣又回塞在煩惱的肚子裏。

懶懶地立起身，在左邊衣袋裏摸出自己的皮夾，正想把那些錢好好地裝在裏面，門帘一掀，鄧道明悄悄地進來，悄悄地站着，瞧着我的在捺皮夾的手。

「有什麼事？」

着神色我知道他必有所求，果然，他立刻堆起不自然的笑容，吞吞吐吐地說：

「巡長，你能在存伙裏借三塊錢給我嗎？這回我只關到……關到幾毛錢，不够用……」

「存伙？存伙是預備買米麵的，要是都借出去，大家吃什麼！你還是問別人想想辦法吧。」

我的話是實在的，因之他不能再說什麼，又悄悄地退了出去。

突然，隔壁棚子裏傳來于學文的粗暴的喉嚨：

「……不給不行！你憑良心說，這錢該給不該給？今天就是要你給！」

這傢伙有個撈筋兒，怕他鬧出事來我趕緊走過去。

「吵什麼？有話不會好好說嗎？」

于學文手向低着頭的馬慶玉指了指，用了小一些的聲音說：

「巡長，不是我着急，他該我兩塊錢，答應關餉一定給，剛才問他要，他又說要等下次關餉了。本來，自己弟兄，晚給早給，也沒什麼關係，誰曉得越窮越倒霉，前天我的表弟打家裏不聲不語地來了，說是要找事。巡長，你是明白人，現在世界上那還有我們老粗吃的飯！住下去當然更不得了，所以我揣摩着還是湊幾個盤纏打發他回去的好。……」

聽他說得入情入理的，我倒不好意思責備他，我轉臉對着馬慶玉。

「馬履玉，好借好還，你還給他不完了嗎。」

可是他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說：

「不是我不肯還，實在因爲我女人生病到現在還沒好，錢化了不少，怎樣也搗不過來。」

我不忍過於逼迫他。

「這樣吧，你先給他一塊，那一塊下次關餉再給。」

他顫抖着手在腰裏掏出一張鈔票，遞給于學文。

「對不起你了，下次關餉一定給。」

「一定！要不是巡長……」

我回到臥室却見李學貴站在那裏：

「楊祖壽女人來領餉，現在外面等着。」

「哦，叫她進來吧。」

李學貴出去，一回兒就進來了楊祖壽的女人，灰白臉，蓬鬆着頭髮，懷裏抱着個孩子。

「巡長，楊祖壽的餉還剩多少？」

「他的餉剩得有限，不過一塊多錢吧，已經交給朱本成了，他沒給你嗎？」

她並不回答我，却又問「交給了朱本成啦？」

「是的，你問他要去吧。」

他點點頭，臉顯得更灰白，默默地走了出去。

沒有多時我忽然聽見窗外有女人的哭聲，哭得很淒慘，漸哭漸遠。

正想出去問，李學貴又進來：

「楊祖壽女人剛才一出局子門就哭，她說家裏不但沒有米，連火油都沒有一些了。關餉剩的一塊多錢朱本成又不肯給她。」

「他爲什麼不給？」我恨恨地。

「也難怪，楊祖壽欠朱本成五塊錢，已經好幾個月了，朱本成女的快要做月子，等錢用，這一塊多錢怎麼肯給她呢。」

「哦！」我覺得頭有些昏，便倒在鋪上想養養神，忽然汪銘來送進兩封信來。

「巡長，信。」

接過來一看：一封是家裏的，一封是南京吳錦城寄來的，先看家信：

「胞兄：收房租的已來了四次，我和嫂嫂都急得要哭，米也沒有了，父親非常暴怒，怪你十幾天沒回來，無論如何，你要設法十五元……」

我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拆開吳錦城的信，想看：他在南京謀事究竟怎樣了？或者會給我一些欣慰？

「……張公現任縣市行政講習所××主任職，須三數日後始能到外省就事，張公擬將弟暫行薦出，何日實現尚難逆料，請兄代弟暫借大洋五元寄下，以救燃眉……」

我又隨手把信扔在枕邊，拉過被角蓋着肚子，便昏昏地睡了

過去。

# 五月廿一日

黃警頑

是日天氣清和，黎明即起，披衣叠被，上馬桶，冷水面，漱口，早操，讀經，寫字，與家眷聚餐時，並商量菜單，及一日生活的計劃。七時半閱讀大公報、立報、時代報、世界晨報，載有內政部因以國人名字，恒一人數稱，致發生法律問題時，或因規避，或起誤會，現已擬定辦法，每人祇許一名一號；但是我意：這種辦法還嫌不夠，因為問尊姓大名，還得要問台甫大號，還是多了麻煩。我主張名號一致。姓名祇有一個，以戶籍登記為限。八時與我妻柏靜如女士一同出發，在老北門分袂，各自工作。我先往江海關碼頭送菲僑考察團，王泉笙陳嘉華等九人赴廈，隨贈東方雜誌及各人題字數張。並悉菲當局又頒苛律，禁患砂眼者入境，望赴菲僑胞應先就醫生檢驗，免為原船遣回，徒勞往返。又悉中國暹邏考察團赴暹報聘，業已得暹政府電復，表示歡迎，並允以種種便利。八時半到商務印書館打鐘，在本科翻閱大小各報廣告新聞約十五分鐘，即寫工作日記，檢閱信件，復楊家駱陳光堯等來信。又會無錫師範、安徽大學、百泉鄉師、衡陽女中等各參觀團。領導員王誌。經理以電話召談，商定招宴十省識教代表，及過滬之教育廳長。偕縣城小學校長多人，同乘公共汽車（途中遇赴印環霞山）赴市政府第一會客室，參加識字教育討論會，由蔣鑑白主席。

聽過主席及楊思穆、江問漁、鄒爽秋，程柏廬諸位先生報告以後，使我更覺得陶行知博士教育方法之有效了。二年前，中國的識字教育甚形落後，陶博士在上海大場創辦工學團，發明小先生制，用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來普及大衆教育。中國是個窮的國家；要想普及教育只有利用小先生是最好的方法。沒有錢開辦學校，利用小先生組織工學團。沒有錢請教員，利用小先生去教書。陶博士發明小先生實在是中國傳統教育上對症下藥的良方。前年我與陶博士發起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提倡小先生，來推動全國大衆教育，不到三年，現在已推行全國。中國窮鄉僻壤地方文盲還是很多。要想普及教育，望普遍的採用小先生制，收效實為最大，速度實為最快。

十二時一刻閉幕，就立在門口階石與吳市長等留影紀念。由本市識字教育委員會在膳廳歡宴後，市府備車，余任嚮導，陪往水電廠附近及殷行區參觀識字學校三所，又到市立醫院，博物館，圖書館，體育場，及商務製造廠，參觀一二八被敵人所燒毀的戰跡。五時返館會客，晚由書局報館電影播音。文化各公團，在大東聯合歡宴。余與韋捧丹博士，代表商務出席招待，和潘公展周劍雲先生對話，賓主盡歡。席間有人詢本館今日出版何種新書，即據報載，有參加倫敦中國藝展圖說，魏晉詩歌概論，文學概論等書，直至九時散席。

## 民衆識字教育討論會廿一日閉幕後之感想

李廉方

這次上海市招集民衆識字討論會，到會的計有九個省市代表，其餘皆係上海市政府聘約或指派的。時日匆迫不及討論含有學術意味的議案這是開會的通例。閉幕後參觀市政府所辦識字學校數處由會議和參觀使我發生兩點感想。

一、民衆識字教育，是否一定要靠政府拿錢來辦學校，才能普及，這在上海市不成問題，因爲業經以十九萬多款強迫二分之一的民衆識字，其餘自可有相當的結束。各省市是否皆能如上海市的這樣力量如其不然，掃除的舊文盲比積增的新文盲不相上下，那麼民衆識字學校就會永遠存在，成爲學界多一個找飯碗的處所。假使上海市小學沒達到普及限度，這識字學校，還要相當的繼續保留。因爲有這識字補習的機關，豈不是小學一年比一年減少也不相干嗎。

二、只是跟着先生讀完幾册書，是否爲有效的教育。我們要曉得各國識字人數的統計，是以相當完成義務教育作比較的。我要問的，僅僅認識若干文字，究竟算怎樣教育。即使單純認識文字，取得教育相當的價值，如果只是跟着先生讀完幾册書，一且離開了先生，能否自由運用，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想談到教育，就含有學術意義。僅僅識字問題，也不是那麼簡單一回事。已往的教育都失敗了，這個識字教育再禁不住裝飾門面，所以拉雜寫這段感想。

## 「馬日」

陳子展

這是中國歷史上不能忘記的一日。

這也是我一生不能忘記的一日。

這一日是中國革命史上必須寫到的一日，就是所謂「馬日事變」發生的地點在湖南長沙，發生的時日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因爲電報用韻目代日期，上聲的韻第二十一爲馬，所以在當時說到這一日事變的文電上就叫做「馬日」。發生的事變是長沙的駐軍在這一日晚上從十點鐘起，包圍省工會省農會，迫繳了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械。從此原來合作的兩個黨分家的局面決定了，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南京的國民政府合爲一家，完成了所謂「寧漢合作」也就判定了「國民革命」的前途。

在那一年的這一日晚上，我從劈劈拍拍和淅淅瀝瀝合奏的聲音裏熬了醒來，一晚不曾合眼。思量誰敵誰友，誰是誰非，一晚，不，一刻、一分、一秒，就可以變卦，政治上眞是所謂「瞬息萬變」，尤其是咱們貴國的政治常常變幻得沒有定準，不是像我這樣的笨伯可以應付得了的。好在我本來沒有做過什麼官，連芝麻綠豆一樣

小的什麼黨部委員也沒有輪到過，旣沒有政治野心，可以免得許多政治上的麻煩。不過，我一向教書，教育界也和政黨息息相關，我已經感覺到，儘管誰說我的神經過敏。一夜思索之後，再經過四個月的長期考慮，我離開了長沙，相定了上海，決定了改過一種討飯的生活，說得好聽一點，文雅一點，就是「賣文生涯。」直到如今，已經九年了，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當我昨日接到「中國的一日」徵稿啟事時，把我提醒了。回憶到九年前的那個「馬日。」時光過的好快呵！這個世界又變了好多啊！

今日從滬江大學授課回家，已是午後一時半。吃飯後，疲倦不可支，補睡個午覺。醒來，差不多到五時了，妻笑着說：「中國的一日徵稿，不是今日要做的麼？還好睡呢！」我揉了一揉眼睛，翻閱今天的報紙，拆看今天收到的信。從郵差遞到的昨日的「上海報」上，看到署名一鶚的所作「快修快走四字的引證」一文，裏面說是「十四日新聞報載北平電，古北口日商大林洋行，包修日本兵營，拆用長城磚料。十二日拆出一磚，上刻快修快走四字，當馳送承德軍部。」云云。晚飯後，我就寫了一首不像詩的詩，題目叫做

長城謠：

「有鬼，有鬼，呸呸呸！
萬里長城誰敢毀？」
逼得城磚開了嘴：
「你修營房住幾時？
快修，快走，喂喂喂！
你居東海還東海
萬里長城有主在！」

我想起大前日阿英先生向我討詩，好像是要登在一個通俗刊物上，這首詩似乎還算通俗，該可以裁責了罷。我還答應了他，把我從九一八到現在，從「濤聲」周刊，申報「自由談」，大晚報「火炬」到目前的立報「言林」以及「宇宙風」「逸經」等雜誌裏面發表過的詩歌，和詩論，都搜集了給他看，約定明日午後二三時給他一個回信。可是我一向不會自命詩人，想出部把詩集，把稿子通通留下，所以忙了三四個日子，竟搜集不齊，明日怎麼好回他一個空信呢？想了一會，決定帶一首詩給他去看，這是從上月三十日立報言林剪下的，題目叫做

問孔：

孔夫子幾時飄海到東洋？
爲什麼東京湯島有聖堂？
你佬生前到處找主子，
難道死後還要走番邦？
你原來實成霸道攘夷狄，
難道你也要時髦變主張？
我勸你莫吃他們的「御料理，」
事情回到山東啃老薑。

我勸你拒絕他們的「斯文會」，
寧肯斯文掃地六經亡。
眼見六經變成了「漢奸學」，
試問你聖人心傷不心傷？
你看！一壁廂大講王道，
你看！一壁廂讀經特忙。
是不是敵人會看在你的面子上，
他們的海陸空軍不來跋扈飛揚？！
喂！敢請你大聖人孔夫子，
給我個答覆，原諒我的狂！

計算明天我可以向阿英先生交卷，今天就可以早些睡，不多勞動衰弱的神經了。好在阿英也是讀過線裝書的人，看了我的詩，該不至像一般自命努力進步的青年朋友，罵我「開倒車，」「拾古貨，」「不是自己的莊稼」罷？我可管不到人家的毀譽了。

這裏所寫的話，好像都是關於我個人的瑣屑。說不定那位目前正在南方奉陪武人（革命的學者肯陪伴的當然不是軍閥）坐飛機出風頭，却罵胡適之「飛行小贊」一詩的學者，又要罵我是「個人主義的作家」，雖說我已經不從談許多新詩體談到「胡適之體」，而且我又不是什麼作家，自然我經一個坐到武人飛機的學者鑒定是個人主義者，那倒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了。

夜深了，就寫到這裏為止。再來一句

這是不能忘記的一日、五月的「馬日」，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燈下寫此。）

## 樣書

盧冀野

昨天，——五月二十——從南京寄到叢書的樣子，因為沒有工夫校對，今日雖然暨南有課，但午前還有兩小時的空閑，所以早上起身，便把這七本草訂的書放進皮包裏。

第一、被振鐸發現了。他見樣書已刷黑，並沒有硃印本，頗以為惋惜。我說：「銀硃實在太貴，一部二十二冊的書用雕版印出來，已經是「貴族的」，何必更奢侈呢？」

他笑道：「原本含有「貴族性，」這年頭兒還刻甚麼書！既刻了，率性講究一些罷。不用硃，用寶藍印幾部，倒是不錯。」他始終覺得有點「那個」的。因為給學生們順便鑑賞一下版本，所以帶到教室去。有幾位同時問我「刻的書，究竟較排印的有何不同？」「手工去雕，彷彿在行款上有一些「藝術的」味道。實際上最利便的是剜補錯字。較印好了一萬八千那樣的機器印刷，畢竟不一樣。用墨和用油墨，在讀書的時候，也有不同的趣味。此後雕版的方法，漸漸地要失傳了。我不過是完全為着趣味，便費了這許多的財力和時間，本沒有甚麼提倡的用意。」我隨便的回答了他們。後來匆匆的並沒有機會去校對，仍然帶回寓所了。

只是因夾了這幾冊書，引出了這一段談話。在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的一隅，我們還有這一段問答，恐怕將來的人還要驚異：「那時代還用雕版去印書麼？」我想到這裏，不免暗暗有些好笑起來。也許告訴了聖陶，他還要說：「老盧你也這樣覺得了啊！」

# 兩封信

沈茲九

拉稿、改稿、發稿、會客、開會、接電話、加上省不了的家常瑣務：柴米油鹽醬醋糖…………。每天，一撐開眼睛，就像爬上了旋轉不停的車輪，被牠們帶轉得頭昏眼花。

照例，晚上十時以後，才得靜止下來，在這時間，寫寫短文，復復信件。今夜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今晚在一堆信件中，發見了兩封不平凡的信：一封是一個朋友旅行到了蘇聯，報告她的見聞的信，其中有一段說：

「……食色性也，這裏的婦女，人人有職業（當然也有少數是例外，）人人都可自由地得到愛人，人生的最大前提，都解決了；尤其各處托兒所林立，婦女問題中最大的育兒問題已解決了。她們都在愉快中生存着，努力奮鬥而前進着。這種新的生活，使我這來自舊世界的人，感到驚奇，感到興奮，甚至感到使我年青了大半。尤其當我看到此地五一節的歡欣熱鬧的時候。我想長此過這種新生活，可是我是旅客，我不久仍將囘到舊世界來過痛苦的舊生活！……」

另一封信，則是甘肅的一個婦女生活讀者寄給我的。大約是地名的字跡模糊了的緣故吧，三月中發的信，到五月二十一日的今天，才收到；和前一封信，不約而同，同樣是說到「新生活」的。可是字面雖同，而意義却全然相反。這封不平凡的信是這樣寫的：

「編者先生：你知道了你們的婦女生活也會走到這荒漠的甘肅，你定會高興得跳起來吧？尤其是二月號的三八特輯，竟在這死寂的甘肅××縣（這是受該讀者的千叮萬囑，要我嚴守秘密的。）掀起了一個迷天大浪呢。今年的三八節，此地也小小地舉行了一個紀念會，節目大致和三八特輯中相仿；只多了黨政機關代表的訓話。誰知爲了那個三八節歌中，有「不聽那三從四德的鬼話，不犧牲在那小孩子和竈下」的話，被當地的新生活運動主持人認爲大逆不道。據說現在已告到總會，要求禁止那個歌，理由是：「（一）新生活運動，以提倡固有道德爲宗旨，三從四德，是婦女的固有道德，怎好不聽？（二）新生活運動以提倡勞働服務爲目的，育兒調羹，是婦女的天職，怎可不顧？……」誰不想跳出舊生活，過新生活！但是到底怎樣算「新」，怎樣算舊，我們眞弄糊塗了，……」

在平凡的忙碌生活中，發見了這兩封不約而同來的各談「新生活」的信，使我哭笑不得，感動了半天！

# 我今天的日記

吳鈞

當我早晨在鐵床上，睡得正然甜蜜，猛然聽得耳旁有人喊叫。迷糊糊的也不知爲了何事，倒驚得我的心臟跳的速度加快。

「起來！起來！九點鐘啦！」

聽見了這兩句話，才知道是阿毛——催我們起來吃飯——上班。俗云：「爲人莫當差，當差不自在。」睡覺雖然愜意，但因爲吃穿的來源，都是仰仗於別人，所謂「吃人家的口軟，拿人家的手軟。」我們吃穿都是國家所供給的，卽是無國家和社會的觀念，爲了吃穿，亦得忠於工作。故而我毫不遲疑，竟驀然而起。

揉開眼，睜睛在寢室巡視一週。「呵！奇怪呀！全室內除下了我，都起來啦。都是爭先恐後，在忙着擦皮鞋，紮綁腿，好像落了後就有不幸的事件臨頭一般。這也難怪！近幾天的消息，的確不大好。淘汰的消息愈謠愈眞！由宏言已經成爲事實。鬧得全路官警，大起恐慌，都怕個人的不幸消息臨頭！實在，近幾天來，個個人都能謹愼從事，不敢稍涉及拆爛污的嫌疑，以圖免遭不幸而被淘汰。所以今天大家起早的最大原因，就是恐怕誤了上班。

刷洗既畢，看看錶還只九點廿分，我覺得時間尙早，端盃開水，翻開了今天的申報，且飲且看。忽然發見廣告欄內，有貴刊的徵文廣告，不禁使我的心躍躍欲試。但是早已失學的我，就是傾腸倒肚，絞盡了腦汁，也做不出佳妙的文章；只好將這篇日記，寄遞貴刊。

十點鐘上了班。因爲早上幾班開往外埠的車子，均都開去，下午雖還有車開，但時間尙早，故而站上旅客，寥寥無幾。大樓下那幾把專爲旅客設備的長椅，冷清清的只有兩三個旅客，坐在那裏打盹。我無聊似的走來轉去，並時時担心旅客的行李被癟三竊去。

十二點半。常州開來的區間特別快車到站。我的責任，不僅是當心旅客被癟三竊騙，並且還得指揮交通。所以我站在客人出站必經過的地方，以手作標誌，使旅客靠左邊走。固然知識份子用不着小警察的指示，但是還有忽略的，及不知道新生活守秩序爲何物的。當他們走錯路線時，我若攔阻，隨時都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怪語：

「哦！忘記啦。忘記啦。」

「呵！新生活！」

「啥事體不放阿拉過去？」

「啊是檢查？」

最惹我注意的，是左邊立着那幾個摩登少女，對着我指上指下，評頭論足的，大笑不止。依我的推測，好像是一種譏笑。笑得我滿面通紅，不敢對她們正眼注視。

稍待，人漸見增多起來。原因是有兩班開往外埠的特別快車，馬上就開。

這時有兩個「友邦」的人，一男一女，大概是夫妻吧，領着一

個活潑潑地的幼童，裝束得十分奇特。衆人不由得都把視線移在那孩子身上。的確，那孩子太聰明，大可愛了！祇那副討人歡喜的面孔，任何人見了也要喜歡。那孩子見到我走路的動作和態度，他就模仿，而且模仿得十分相像。衆人見了不由得又大笑不止。當時我亦報以微笑，同時我對那孩子也發生無限的愛慕！

我沒料到，那孩子的父親會說一口流俐的北平話。

「你學他走路，當心他打你呀！」他對着那孩子，手指着我說。又轉臉來向我說：

「你看這孩子有多麼調皮？」

「小孩子調皮好。調皮就是表現他的聰明。笨孩子絕對作不出這種動作。實在聰明。」我稱讚似的說。

看他的樣子，知道他還想與我扳談。我看他對待我的態度異常親熱，所以也想與他再多談幾句。我低下頭，正想同他談話，忽然看到他那雖然不高，然而非常雄壯的身體，猙獰的面孔，及兩道使人看不慣的粗眉處處都可以表現出他內心的狡詐！他穿着他們發明的瘦腿西裝褲，及比他的脚大出約三分之一的大皮鞋，……看見他種種的舉動，「廿得使我腦筋內，回想起許多的悲痛事件：如朝鮮之亡，廿一條，東北四省，一二八，僞滿洲國，塘沽協定，華北問題，及現在當局無法制止的全國普遍走私！他國外交上的口頭禪，是「親善！親善！」大概上項的事件，就是表示所謂「中日親善」吧。我恐怕他對待我太親善了，所以我便不再開口。

# 巡捕日記的一頁

一捕

早晨，我從酣睡中睜開了一雙惺忪的眼，太陽已經爬上我底臉，趕急的拋却了被頭，一蹴身，跳下床。兩道眼睛的視線，直射在靠近床頭的條桌上和我有切身關係的鬧鐘大小針上。於是，我知道，我知道距離我工作時間僅有十五分鐘了。

早差是上午七時上班十一時落班，下午三時上班下午七時落班。

做早差，我每天是上午六時起身，洗面，刷牙，穿皮鞋，打裹腿，：六時半離開亭子間，在柏油路上費去一刻的光陰，六點四十五分趕到巡士分派工作的集合處——巡捕房。

現在，距離工作時間僅有十五分鐘了。飯碗有打碎的危險。我滿心惶急，免去了洗面，刷牙，在三分鐘內齊整了警士武裝，大踏步跨出了大門。

「撲嗒！」

我的笨重皮鞋和紅漆色的木桶衝突了一下，跟着一股臭氣攢進我的鼻孔，我明白我匆遽的步伐撞禍了——踢翻一隻馬桶。

在撞禍的一剎那，呈現在眼簾裏的是無數的馬桶，一隻糞車；糞車旁立着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這漢子使勁地仰着面閉着眼大張着嘴在喊：「倒……倒……呀？」

他在「倒倒」的聲息裏沒有發覺翻馬桶的響聲和臭氣；我也顧不及馬桶翻了的善後，依然繼續踏着匆遽的步子在一口氣中到了我們底捕房。

錐事間門前高的台塔上立着一個碧眼黃髮的洋大人——

「1357，1460，1486，……」

外國三道頭，正張着血盆似的大嘴在對着台塔下面的兩排巡捕點名，派路。

這位洋大人的相貌也別有風趣，一張紫猪肝的臉龐上一隻血紅色鷹式的大鼻子，好像夏天隔夜的猪心肺；肚皮也特別的大，屁股也特別的高，肚皮好像懷了雙胎已到足月的孕婦，屁股和腦子的不相上下，假使他也沒有了頭，簡直分不清他的前後。一條警裝褲，蹦在屁股上，緊緊的。走起路來最足惹人發笑，就是昨天剛做了「未亡人」的嫂嫂見了他也免不了報之一笑呢？他的記心也不大好，每次上差的時候，不是忘却了帶手錶，那麼就是忘記帶鉛筆，有一次竟忘却了戴警裝的帽子，光着一頭黃色的油頭髮來上差。所以巡捕們在背地裏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糊老大。」

這時的「糊老大」挺着肚子聳着屁股立着在點名，派路。我聽得他那沉濁的聲調已喊到我以後的號碼數目——巡捕的代名字。

「唉！糟了糕！」我心裏這樣地喊。

「糊老大」的身畔立着一個五十多歲的黃臉皮——中國頭腦（華捕的中國長官）

這位「中國頭腦，」巡士們暗地裏也送他一個綽號叫做「大老爺」

「糊老大」點完了名，派好完了路，站在「糊老大」身旁的他——中國頭腦，兩隻眼睛往着台塔下面的兩排巡捕一瞟，接着給我們幾句老熟道的訓話：

「你們拿着工部局的錢，應當要替工部局忠心做事，小生意，不管他苦不苦，要向行裏拖黃包車違章的就是不客氣，公事公辦，……但是，你要記住，凡是東洋人有違章的事情，那麼，你們就不要去管他，因爲管得不好，還要弄到自家頭上來，要有犯法的事，只好用電話通知巡捕房。記住你們要記住呵！」

他說完這一堆使人聽得爛熟而討厭的話，睜圓了眼睛又向着左右兩頭的巡捕射了一射，接着舉起手裏的不到一尺長三寸闊的木板；這木板上面刻着一個碗底大的花。

「你們大家看好了，這塊木板上這們一個花，這花就是日本的櫻花。凡在租界裏日本人的住宅門前，總懸着這個櫻花的木板，好讓警務人員認識他們的住宅，特別保護他們，你們要注意啦！」

他隨即把木板放在一邊，眼睛眨了一眨，繼續又說：

「今天晚上，日本的陸戰隊要在我們捕房所管的地界內演習戰路，還正式開放機關鎗……區長剛才來了命令，我們警務人員並要盡保護之貢。你們千萬當心，不要弄出亂子來。你們須曉得

這裏租界，並不是中國地方。」

「大老爺」做完了官腔，打完了官話，向着「糊老大」一笑、一轉身進了審事間。

這時，時辰鐘已到七點了，點過名，派過路的巡士都在「立正」「開步走」的口令聲裏出了捕房之門。

「糊老大」依然挺着肚子，站在台堦上一動也不動，只從粗的喉嚨裏哼出一聲「喂！」

翻譯聽得這一聲，從審事間裏連忙的跑出。

於是他和翻譯喃喃說了些英語。

「你爲什麼遲到，現在他要報告區長處罰你了。派你巡査第六路，你去吧！」翻譯向我這樣說。

「唉！糟糕了！」我心裏又這般說。弱國的可憐，盤繞了我底心坎；爲着活，我只好，我只好，仍然拖着匆遽的步伐去巡査派定的路。

剛剛跨出捕房門，碰見兩個做早差的「小八緇子」巡捕，嬉笑地進了審事間，又嬉笑地佩着手鎗從我面前走過。

唉！更加重了我一層悲痛啊！

# 被遺忘的人們

黃元芳

太陽已移在西方了，火一樣的光芒照射在轉角。熙熙攘攘的人們都爲了生活而在奔走，平坦的柏油路上電車汽車……風馳電閃般的飛走着，汽車內驕傲揶揄的笑聲揶着街上的行人，雜亂的街景形成了都市的繁囂。

在某租界某馬路邊的石階上，集着幾個衣衫襤褸的人們，他們等待着夜的光臨，所得到人們剩餘的冷飯殘羹。

正是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仁正好路過那裏，一雙無神的眼睛、注視着那襤褸的一羣就想起了自己的心事：

「失業已有一年多了，前途仍是渺茫，在這年頭兒，要找一只起碼的飯碗，比大海撈針還難呢！爲了要活命不得不吃，從冬衣吃起吃到短衫褲了。雖然還沒有踏過弄堂，但不見的將來、說不定要踏上這個階段。」他想到這裏，眼眶裏早已潤濕了。

驀地裏起了一陣騷擾，馬路旁邊出現了一輛黑色的汽車——囚犯車——車上跳下了幾個中國巡捕，一個留着黃鬚的外國人，把石階上的那些流浪者，一個個統統捉上了黑色的囚犯車，正好像在混水裏捕魚，一網打盡，倒霉的仁也被捲入漩渦裏了。當時仁再三和那個中國巡捕聲明說：

「先生！我並不是那個呀！請放了我罷！」

「你上去好了，一點也沒有關係，不過不要叫你們到租界裏來、送到你們華界去！」巡捕勸慰似的回答。旁邊站着的那個外國人，已經舉起了木棍正想抽打，仁只得跨進了車廂，和那一批流浪者的坐在一起。車輪蠕蠕地轉動了，車慢慢地沿馬路巡行着，預備第二批的獲得。

車廂裏面連仁有七八個人，仁獨自坐在臨近車門的鐵絲窗口，垂頭沉思，只熱望着早些時候到華界就可以釋放了。

過了一些時候，第二批的人們，果然又進來了。以後是第三批，第四五批，車廂裏擁擠到水洩不通。骯髒的人羣，沉濁的氣息，已使得仁透不過氣來。這時車子不再慢慢地在路旁巡捉了，已向滬西疾進，從繁囂的都市而到了煤屑路上，車輪的速度是飛般的了。

黑夜早已把太陽吞沒，仁從小鐵絲網窗眼望出去，只見黑茫茫的一片，道旁只有很稀少而光芒慘淡的路燈，車子向黑暗中前進，這真是仁前途的象徵！恐怖的情緒縈繞着整個的心曲：「既然要送我們到華界去，爲什麼要到這樣遠的地方呢？估計車行的速度和時間，大約離開上海已有幾十里路了，送我們上那裏去啊！」

車子瘋狂似的在死寂的黑夜路上飛奔，道路的凸凹不平，使得車子好似巨獸中傷般的咆哮亂跳，車內的流浪人們早已振得頭昏目暈了。

終於到了，車停了，整批的流浪者們都被驅逐進一個骯髒的地方——是一個孤立在四週漆黑的地面用蘆蓆搭成的棚屋。棚屋裏面有一盞垂死般光芒的油燈，沒有地板；只有一坐煤屑鋪在潮濕的泥土地上，還有經過許多人踐踏過的一些爛的稻草散佈在各個角落處，空氣不流通，汚氣充滿着全屋，窒息了每個人的呼吸。門外駐守着幾個中國巡捕和外國人。防備是很嚴密，這是恐怕我們竄逃吧！

大家都東歪西倒的睡熟了，仁卻睡不着。一會兒，外面跑來一個中國巡捕，大塊頭，天津口音，態度還和藹；他是來巡視的，看到仁還沒有睡，就喝道：

「嗆！大家都睡了，你爲什麼還不睡？」

「先生！我實在是被你們誤認了，我並不是癟三啊！」仁好像要哭出來似的伸訴着。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明天就可以放你出去，快睡吧！」

「先生！明天什麼時候，才可以放我們呢？」

「你什麼時候來的，那末就在第二天什麼時候放回去。」

「先生！你可以幫我的忙嗎？我今天晚上來的，如果要等到明天晚上釋放的話，那末先生呀！我實在受不住了，請求你先生給我想個法子？」

「那末這樣罷：馬上放你，還可辦不到，只有——我想，早晨五點鐘當我掉班的時候，你可以溜到隔壁那一批裏去，他們是今天早晨八點鐘捉來的，明天早晨八點鐘可以放了。你現在快睡吧！」巡捕很同情地說着，就走了。

東方現着魚白色的時候，仁就悄悄地爬到隔壁的一間。八點鐘，他和其餘的人被驅趕出來，還受到一句教訓：

「現在你們快回去，以後租界裏不要去，到中國地界去？」

一羣流浪人就各奔前程去了。仁離了這個人間地獄，走在四顧皆是曠野的荒塲，失迷了路途和方向，問了幾十次的訊，才從區

山相近的地方，又回到了上海。

# 生路與死路

陳伯吹

青天白日下，上海××租界××馬路上，駛來一輛黑色的裝置着鐵絲網的汽車。

汽車緩緩地又緩緩地駛着，而且輕輕地默默地，像一個瞪着眼，扳着臉拖着偉岸的身體，若有所攫取的大漢似的。

不錯，汽車前面，正坐着幾個大漢——馬路英雄（以慣打黃包車夫有功而得的諡號；）在後面還坐着一個馬路英雄的宗主爺，不用說，他的面目是更其猙獰，好像望出來人人盡可殺的樣子。

汽車突然戛地停住了。

也許因爲營養（怕不是勞工們的血）太好而又太足的緣故，從車上跳下來的，一個個圓臉粗腰，大搖大擺地跨着步，這氣概委實是英雄本色。當然，他們的宗主爺緊跟在後面，這在馬路英雄的威風上，未免減色三分。

離汽車不遠處，是一條街，五六個小乞兒們正團住着一個包飯作裏的夥友。他纔從一家店舖子的後門跨出來，挑着一副放着殘羹剩飯的擔子，只跨了一步，就給他們包圍得動彈不得了。

這個夥友和他的一副担子，在小乞兒們的眼裏，直是救命菩薩；好容易們巴巴地盼望了半天，纔望到了，這時候怎肯輕輕放過，便像餓雞爭食似的，把殘羹剩飯倒得精光。那夥友倒也十分情願。

現在，蓬首垢面的小乞兒們的臉上，一個個滿足似的露着牙齒笑了。在這率真的笑臉上，可以看出他們的無辜，可愛又可憐。眞的，他們也是可愛的孩子們，人類的苗芽呀！叫人看了，不僅是同情與憐惜，更會因了他們不幸的遭遇而奮起，要去擊碎那人間的一切不平！

誰坑陷了他們的？雖然他們披着這樣一件破碎又襤褸的衣服，但是再也看不出什麼罪惡來呵，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是小乞兒，當然穿不起麗都的衣服，這的確是有礙大都市的觀瞻的。

他們是在底層生活裏生活慣的，吃東西沒有學會用刀叉，手指撩飯吃，自然是最方便不過的方法。他們早被社會忘卻了，更沒有機會學習對人有禮貌的媚笑，這的確又使某種人看了討厭的。

果然，那些大漢們，跑得這麼快，衝上前去，像老鷹抓小雞似的，先是一記巴掌（這是馬路英雄十八般武藝中最拿手的，）隨後有的提着耳朵，有的抓着領口，有的推着背心……而且一邊跑一邊打，從街口直到上汽車。雖然他們已經在無法抵抗之下，服服貼貼地走了。

小乞兒們是不會生長在紅屋頂的洋房中或者朱漆的大門內；但他們卻是生長在「人」的環境中，所以對於這種「非人」的敲打，嚇得連叫喊的本能也失去了。

汽車緩緩地又緩緩地駛去了，而且還是輕輕地默默地，他們將要到別的地方去用同樣的方法對待不幸的流浪兒童們了。此地只剩下了狼籍着的一些飯米和蘿汁。

記得蘇聯有一張影片，叫做生路（Road of Life）的，以前在上海放映過。他們的警車也曾在深夜裏，在一條條馬路上，從地窩裏和屋簷下，拘捕了許多的流浪兒童。後來全把他們練訓並感化成健康的小工人。但是，當他們在拘捕他們的時候，沒有「毆打」「提耳」等惡狠狠的樣子。這是一個不同的「開始」，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罷。那麽，在他們是「生路」；在這裏——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上的弱小民族的流浪兒童呢？

## 整飭市容

懷疑

我可知道：手執木棍穿着黑制服的那二位警察先生，是在新生活運動促進的大題目下負有整飭市容的責職的。觀瞻方面也太雜亂的不成樣子了。所以在負有責職的警察先生，正該可以曉以種種理由去勸止他們，或者剴切地講給他們聽每天破費多少攤基費而擺設到小菜場去。然而警察先生並不如此親善地誠懇地幹，也並不以緩和些的手段來驅逐他們，他們揮着木棍，在趕走那些菜攤，——不合法的菜攤。

「呵呵，痛死了，痛死了！先生，我以後不賣了。」是一個孩子，祇十四五歲模樣，藍布短衫褲襯着黃瘦的臉，右足還跛着。

「痛死？哼，就要打你個痛死！」乾脆，潑辣，那是「官話。」

其中有一個，是挑着兩籃蠶豆的髮已斑白的老頭兒，見勢不妙，早就非常識相的跑的老遠了。打過了孩子後的警察先生，瞥見了馬上追趕上去，喝采樣子的拔出喉嚨：

「還跑？你要躲到那兒去？」

「求求你先生，饒恕我這一回！」老頭兒沒法似苦憐着皺紋很多的臉子，站住了。

「哼跑到好！」於是，木棍在警察先生手裏很高的落到老頭兒的頭上。肩角的擔子，頃刻也翻了個跟斗到地上，警察先生順便將牠們一踢，一顆顆蠶豆便在地上舞蹈起來。

「獵獵！」老頭兒背上又吃着兩下。木棍却分做兩段了，警察先生不管，——並不餒氣，執住着一段斷頭還是打。

「怎樣，這兩簍東西是誰的？」小茶館門前停着二籃菜，牠上人已躲在茶館裏面了，沒有回答。警察先生更憤怒，把牠們又幾脚踢得翻了身後，不知怎樣給他從茶館也找出了這二籃菜的主人，主人已面無人色，身子在顫抖，跟囚犯臨刑時沒有兩樣，說話也吞吞吐吐地幾乎快像斷氣了：

「好，……好，……讓……讓我收拾了挑回去吧！」

「但是誰叫你躲掉的？」——就是個折斷了的木棍，又不幸在這

顫抖着的籃主人身上、亂揪亂打了幾下、聲音依然怪淸脆的。

竄的却還是無處可竄，溜的還是溜無可溜，警察先生的威力，一些些也不肯輕輕放鬆過一個或二個。也許這在警察先生是一種用武的演習？

# 屠場

勞榮

初夏的太陽慷慨地透露了牠酷熱的光芒，撫愛着騷亂的新閘橋畔的街道。

蘇州河裏的帆船懶洋洋地瞌睡着，間或有一兩條小火輪從牠們背後出其不意地穿過來，狼嚎似的怪叫着，突然的使得牠們嚇了一大跳，惹得油汪汪的髒河水淙淙地嘲笑着。

在對岸交通銀行倉庫的闊大高矗的白色建築物彷彿做了天然的白屏風那麼不遠不近地衛護着的新閘橋醬園街口的沿河的曠場上，在過分撫愛的太陽的長吻下，嗡嗡蟲蟲的市聲裏，交響着嗄聲的歌唱，粗鄙的罵詈，露骨的淫蕩的調笑，和着「嗳，一個銅板一串，」「嗳，兩個銅板一個，」的小販的叫賣聲。一些彷彿車夫似的在襤褸的衣衫上，在枯萎黃暗的臉上，蒙着煤灰的人們，一些娘姨似的眼皮紅紅的女人們，流浪的兒童們，用鼻子到處嗅着什麼的流氓們，像金魚似地浮游着。從這邊浮游到那邊，從那邊又浮游到這邊。

這邊，在疏朗的幾個灰暗的人形，不堅固地團成的圈子裏，一個二十多歲的瘦女人，在她失眠的黑臉上塗了過度的白粉，翹嘴唇上塗了血紅的洋紅，扭擺着骨瘦楞楞的屁股，搖動着手裏的答板，追逐着眼圈上畫了白粉圈當作眼鏡，拉着三絃的同樣瘦癟而比她更髒的差不多年紀的男子。兩人嘶聲地合唱着，女的追逐着男的。男的不時停了三絃用手向她下部抓呀摸的，忽然站停了，挨着女的肩裝出垂涎欲滴的嘴臉說：「開房間去哦？」女的就報以含情的俏罵，……疏朗的人牆轟笑起來了。女人們抿着嘴低低地罵道：「該死！」

「走的是孫子，我和誰也沒有仇，不要咒他！誰要走，就是孫子，走不到家裏就翹辮子！」

灰暗的疏朗的人牆移動了，冷淸淸的銅子向圈子裏落着。

「喂，娘格屄，你這半吊子吊到哪裏去？人家唱得上氣勿接下氣，當中行裏要斷氣，是欠你的？吕娘格！」

「唉，給錢的都是我們爺娘，大家看，爺娘都在給錢！」

「給錢的都是爺娘，還有哪個爺娘賞錢給你們兒子！」

他們的四隻眼睛向四下掃視着，一兩個銅板從捨不得的手裏擲出來。

類似的罵聲和哀求聲從對面的圈子裏投擲向這邊：

「喂，不要走，赤佬！灰孫子！」

「大家摸摸袋吧，天在上頭，太陽這樣熱！」

「嗨，不要多，只要七個銅板！」

「唉，還有四個，誰賞？呃，還有兩個了！呃，謝謝這位大爺！還有一個了！」

從又一個圈子裏，送出了一個中年女人的老練流利的急白：

「唉，來格哉，來是一個大老板：養兒子，傳後代；航空獎券着頭彩；二十五萬變成五十萬；坐汽車，吃大菜；洋行裏廂做買辦；政府裏廂做大官。」接着是二男二女的大聲的合唱：「開開金龍手，賞我一個大銅 ung 板 an-ei——三枝花兒開 ei，花開梅花落 ao……落梅花！……」

從東面蕩來了揚州姑娘的：「耳聽得你房中，有了男人聲！……」北面的圈子裏又有女人的嘶啞的聲音在唱着：「來末哉，來末哉，慢慢叫……ei-ei-yo—ri-ja-de-r-wei-ei……，揩揩再來來！……」

聲音是那麼淫蕩，嘶啞，蕩漾了奴隸的受壓的心，在市聲的喧噪裏消逝着。人的臃腫的腦鬆散了，又凝緊了；凝緊了又鬆散了。

在一個大圈子的中央，六個小姑娘背對背地站成了這樣的圖形：「二二」。最大的有十五六歲；最小的兩個，最多只有二英尺長，她們都梳兩根短辮子，把她們的身體向後仰着，像拉得過緊的弓。兩個最小的女孩子竟把她們的後腦頻頻磕碰着自己的後腳跟。把自己完全蹲成了立着的橢圓形。瘦癟，黃黑的小肚皮從短襖的邊緣裏露出來。許多貪婪的含欲的眼睛，注視着年長的姑娘們凸出了小肚，銅子颼颼地向她們下體投擲着。獰笑着。拿着鞭子的中年男子假裝着嚴厲的樣子抽打着偷偷指直了身子的女孩子。二英尺那麼長的小姑娘不知道偷巧，頻頻地用後腦磕碰着自己的後腳跟。直到中年男子哭聲地對她們喚着：「嗳，好了！」她們才把仰成橢圓形的身體恢復了、直站着。臉血紅，眼睛水汪汪地，咬緊了牙，把小手叉在腰裏，把身子呆撐在兩根小鐵棒似的腿子上。

「識相點，猪頭三！昨天大月底躲到那裏去了？」

「錢幾時交，你說！你說！」

「那樣多的事我不管！你去問問別個場子，他們的月規什麼時候繳的！」

「不用說鬼話，限你三天繳來！不繳來，看顏色！全像你，我們吃啥飯？沒有我們向巡捕打圓場，你們能這樣太平！賣鞋子的阿六你總知道的，鞋子充公不算，還吃了赤佬一頓生活！對你說，大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識相點、o！」

怒罵的教訓的警告，一連串地向一個穿了件抹布似的破長衫的說書先生拋擲着。穿黑長袍的大個子甩着袖管就顧盼地走了。場子裏的謀生者都用了敬畏的目光向他點着頭。小流氓諂媚地迎上去攀談着。

慷慨的太陽的熱吻下，新聞路上絡繹的電車，汽車，人力車，小車，人的潮，喧鬧着，街道在喘息着。大都市的各層的市聲在沸騰着。

那曠場的左角上，我把一個銅板塞進了上端用玻璃門圍拱着泥佛的木箱裏。一張捲摺好的紙頭就從下邊的扁嘴裏吐了出

來。二英寸闊五英寸長的紅紙條上面寫着：

**靈籤**

第六籤　上吉　逢凶化吉

逢凶化吉事可奇　遇雖成群樂有餘

今年思憶多年事　開豁胸中氣自舒

財九分　婚合　失物見　病全愈　出門大吉　宅安

# 日暉橋畔

羅芷

太陽早就出來了，在雲裏兀自留連着；日暉橋畔的菜販子早在高聲的招攬生意。賣魚的和賣肉的，穿着油跡斑斑的圍巾，忙於切肉和舀水；買的主顧們，有江北老太婆，有新出閣的少婦，有中年的主婦帶着傭僕，提着籃子在邊看邊商量邊走，有提着熱水或抱着滿懷熱燒餅的小學徒。日暉橋的人物，尙有賣黑白藍綫的，賣死老鼠做藥的，叮叮噹噹敲着賤價磁器賣的，賣板刷和拖帚的。間或有一二中學生急急忙忙的從人叢間穿過。

地上本積着汚泥，但經過許多人的踐踏，和連日的細雨，已經變成了泥濘的漿水，隨時隨地在過路人的身上，留下點難看的痕跡。橋頭上有賣飯的，用一些辣椒，碎肉片，和飯混合煮起來，香氣四溢；走過的人都竭力的吸着這些氣味，躊躇的摸着錢袋，有的就掉頭不顧而去，有的就伏案大嚼；旁邊做糕餅的也助威似的敲着盤子，喊着：「兩個銅板一個，五個銅板一碗——」「碗」字特別拖得長就和飯香餅香一樣，在人心頭打五個轉身。

河水惡臭，顏色深黑，向南流，上面浮着幾只破爛的船；住了些無家可歸的江北窮人，他們呼吸在羊和羊所排洩的屎糞的空氣中，覺得窒息；一餐有，一餐無的生活，黃米飯，破菜葉的食物，使他們營養不足，疲勞，而且厭倦，他們的生活是如此，更無從說起興趣；但卻儘有詩人般的朋友，告訴我：「呀！我愛那水天一色的生涯，愛那到處爲家的遊程，」他在做着世紀前的夢，卻忘懷當時的世界。

我夾着書，從橋上走過，一陣叫喊的聲音，從船上發出來：是年輕女孩子清脆的哭，老年女人的怒駡，有木棍和皮肉相擊所發出的沉濁聲，還有羊羣混亂的，凄切的鳴叫聲，像一匹受傷了的獸，傷處被放了鹽的痛呼聲。

我停下步來，但是什麽也沒看見，除了前前後後的黑水，爛了的木，碎了的布，和飄來飄去的垃圾。橋旁坐着幾個中年婦人，在縫着破了的襪子，她們聽見了呼聲，頭也不抬，手也不停，其中一個還喃喃的說：「又是小紐子他娘！外面受了氣，就……」

「每天吃老酒；錢用光了，就拿親生女兒的氣，好像打死了女兒，她不肉痛。」另一個說。

「唉！你們可沒看見那小紐子啦！身上一條一條的又青又紅，頭髮和血都拼在一起去了；眼睛角上一大塊腫的，我看看都難過，她卻沒事人一樣的上街買小菜……」另一個稍年輕的說。

「你可知道每次小紐子他娘打過，她兩個人就抱在一塊哭？媽媽就怨命苦，老天不生眼，女兒倒替她拭淚，一面替自己揩揩血，看看那樣子，誰也想不到剛才還打過一仗呢！」

我注意的觀察她們，她們都在動着手指，不停的一針來，一針去，臉上筋肉也不變動，當她們說話的時候，除了在動着的嘴外，你找不出絲毫的表情來，有一個曾抬頭望了一望，但僅不過望了一望而已。

我提起脚再走，在一家喬公記米店前叫叫嚷嚷的站着一叢人，圍着一個衣冠不整的女人，她止喊着：

「看呀！天要塌下來了、好人學壞人樣，……是不是？好人學壞人樣、太陽從西面出來了……天要塌下來了，好人學壞人樣……大嫂！好人學壞人樣，天要塌下來了！……」

她滔滔不絕的儘叫着這幾句，氣急漲紅了的面孔，紫筋一根根很粗的綻露着，她張開了口說話，唾沫連珠的噴了出來、似乎獰笑的嘴，流露出她的憤怒的火星，她的眼睛很昏亂的望着米店裏夥計的臉，她的手亂揮着，黑的長的指甲、在人的眼前伸着縮着，脚跳來跳去，很敏捷的避開地上的泥潭、……旁觀的一羣人呢？都呆呆的望着她，眼中是好奇和愚弄的光芒、嘴角還掛着口涎，他們這樣子就像看到一隻猴子騎到哈叭狗上去但他們不知道——也許他們根本不曾想過——在他們面前的變相的乞丐、也曾經是一個人，不過比別人賺的錢少些而已。

那女人繼續喊着，舞着，圍着的人羣也不厭其煩的聽着，看着，米店的夥計也安詳的說着，笑着，有個像掌櫃模樣的從湘妃竹的睡籐椅上跳了下來，隨便抛了兩個銅板在那女人的脚前，口裏喃喃的咒詛着，又重復進去坐了下來。那女人手裏握着黃色的銅板，它的光反射到她眼睛裏，是欣喜，是歡樂，她的手和脚停止了舞動，和跳躍，却很珍重的將銅板放在內衣的袋裏，抬起頭來、向四周望了一望，抛着得勝，驕傲和輕蔑的眼光，輕踏着脚步又走到第二家店戶的門前，又跳着，舞着，嚷着，人們又擁了上來看着，笑着，討論着……她得了她一番戲法的代價，掌櫃先生們得着慈善的名，一般看客也得了好奇的滿足，雖然絡續的有人離去，但同時加入的也沒有中止過，總是一大堆的人，圍着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

「這是多麼奇怪的職業！」我說。

「也許就是『漁光曲』裏所說的『罵人的職業』吧！」同伴微笑着回答。

我沉吟着，脚踏在一滴血上；我脚的四圍，還是有血，一大堆的血！同伴神經質的叫了起來，這一灘血，是蒼黑的，暗淡的，在灰沙塵埃和碎石中探出頭來，昨天我經過這裏還沒有痛苦的記號，今天已是一大灘血……

在日暉橋每天都是這樣，哭！嚷！血！每天都能看見，都能聽到，但是它每天發生，亦每天被人遺忘。本來，爲了生活，亦忙得喘不過氣來，誰又耐煩記着這些瑣屑的小事呢？

# 酒後

清芬

在朋友家裏喝了酒，吃了夜飯回來，意興很有點飄飄然的，是快樂的興奮，也似乎有點倦怠。電車沿着蘇州河到四川路橋脚下，向北轉了彎，轟轟隆隆地向前跑着……。一股薰薰的熱氣湧上了喉頭，暢快地吐了出去，彷彿自己已是勝利的英雄，偉大和光明的化身；那種盛氣凌人的氣概，懾服了車上的燈光和身邊的人物，顯得那麼黯淡和渺小。

「阿瑞里！」車停了下來，飄飄然溜下車去。一陣清涼的晚風迎面吹來，打了個寒噤，把剛才的壯氣吹去了大半。急急地踏上人行道去，眼前一陣烏黑，這吃驚可不小！六七個王道帝國的「皇軍」，頭上戴着鋼盔，鎗上上着刺刀，全身武裝；左手托着鎗，右手按着鎗機，把鎗腿挾在右腋下；身體緊靠着路旁的市屋，上身作着三十度的前傾姿勢，懾手懾足地在向北行進；目光緊緊地注視着馬路對面的屋上和窗間，像要找出個什麼目標，擊起鎗來「礁」它一下。

我急急地向馬路對面走去，想通過一條狹的弄趕回家去。在弄口黑暗裏，闖過同樣武裝的六七個「皇軍」正和我打個照面；刺刀的尖端險些兒賞着了我的臉：這一驚，可更不小！原來他們在這兒演習巷戰。「不抵抗的都是他們的好朋友；我現在手無寸鐵，自然不會把我當作敵人看待。」這樣想着的時候，就把驚跳着心鎮定了下來；率性站在弄口，恭送着他們過去，並得細細地欣賞了「皇軍」的那種「如入無人之境」的英勇姿勢。

回家的途中，記起剛才那種吃驚的神氣，先是自己好笑；那定是酒後的興奮捉弄了我，不能把頭腦鎮定得好好。我們只要稍稍地向遠處想一想：想到了上海已經入了「皇軍」版圖的時候，那麼站在北四川路看「皇軍」演習巷戰，和站在××看「皇軍」演習巷戰，不是一樣地平常嗎？

敲開了家裏的門，像勇士通過凱旋門一般地衝了進去。

「你又喝醉了！」還了開去的妻重又纏攏來，攙着我的臂膊。

「誰喝醉了酒？」擺脫了她的手，輕快地跑去，倒在床上。樓上的先生們和太太們正在嘻嘻哈哈地打牌；後房二房東家的三燈機，正在鳴着「上海灘簧」……

# 在深林一樣的馬路上

周而復

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鐘了，三個人在徐家匯站了好一會，大家商量：能夠叫一部野生汽車回到我們那個所謂家裏去，當然是最好的辦法。可是把三個人身上的錢集攏起來也不過是四毛小洋的樣子，給汽車的小賬是多一點，可是給正賬却差得很遠。走回去當然也是頂節省的辦法，然而據說有點不方便；結果還是坐洋車的意見通過。

街上很黑，天上也不過只有幾顆零落的星星，靠着洋車上微弱的豆油燈的光亮，向深林一樣的馬路上前進。

虹橋路白天走的人就不多，黑晚走的人當然更少了。不講行人，連警察的影子也看不見，靜靜地，街邊兩排樹一個靠着一個地伸下去。樹梗上塗着白粉，更顯得上面的樹葉子很黑，有時在轉角處，鳥黑的樹葉裏也偶而顯出一點凄黃的燈光來，有氣無力地照着柏油馬路。

我們在車子上三個人談天，扯談，三輛車子並在一塊兒走着，在靜寂的空間只聽見車夫的脚步聲和我們的談話聲。

沒有一刻鐘的功夫便到了鐵路，一盞血紅的燈橫在我們的眼前，上面有四個中國字「小心火車」；另外還有三個英文字拚成半圓形：Beware of Train。過了鐵路，除了我們車子上的三盞燈以外，簡直看不見一點兒光亮。

遠遠聽見人聲，簡短的兩個字：

「站住」！

我們三輛車子莫明其妙地仍舊一個勁向前面拉去。慢慢又聽見了有人大聲呼喝：

「不准動」！

隱隱地我們看明白了：前面有三四個黑影子在蠕動，另外好像還有點什麼東西在那兒。我們這時候才感到有點怕了，知道前頭是怎麼一回事，雖然我們身上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然而剝去一件長衫，第二天就沒有的穿；拿去一只鋼筆，以後就沒有筆寫；老實說，那時候要是可能的話，我們眞想掉過頭來回去。心裏雖然這麼想，但是嘴裏却講不出話來了。把心倒吊在半空，任車夫去擺佈，反正我們坐在車子上，前進和後退的主權我們是沒有的。

車夫也許很聰敏，也許很笨，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我們三個人向前面拖去。漸漸地在我們面前的事物更看清楚了：有兩個穿着黑短衣的在抓着穿綢長衫的一個商人模樣的人，旁邊有一輛空車子，車夫像木頭似的筆直站在旁邊一動也不動，我們走近去的時候，聲音倒沒有了，他們做事地啞然地隱到更黑暗的地方去，所以他們的嘴臉我們沒看淸楚。

轉過來，方看見中山路上的路燈，回過頭去看那黑暗的虹橋路，我們還担心着。車夫却比我們神氣多了，他們說：

「怕啥事體，我㑚六格人打也打死伊拉！」

他們仍舊是慢慢地向我們的家拉去，我却担心着怕他們趕上來，這也許是有點過慮，然而是可能的。一直到了家，三顆顫抖的心才安靜下來看看日歷，今天是——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

## ××醫院的印象

竹傑

八點四十分光景，走進了××醫院的小鐵門，看門的拿給我

一根竹籌，一面刻着「上海××醫院」反面用黑筆寫着「一百」二字。待診室門還沒有開，有很多人等待着那裏，靠牆的一排椅子坐的大都是年老的婦人，還有幾個年青的婦人抱了小孩在喂乳。最注目的是坐在地上的一個老年人，穿着又破又髒的棉衣，低着頭好像在睡中覺似的。站在待診室門口的大都是下層階級的青年，也有口中吹着歌曲的學生，還有二個年青少女，每人領着一個五六歲的弟弟，人們都望着待診室的門面上，都現出不耐煩的樣子。

八點五十五分，那扇門才開。一個年青的人穿着一件藍布長衫，胸前左邊用白線做上 L. C. H. 三個字母，他站在門內一張小桌旁，在收掛號費。人們都照着竹籌上的號碼、一個一個付了掛號費進去，過了一會兒，收掛號費的人大聲在喊着：

「三十二號！三十二號！是啥人？……」

過了一會又喊着：

「四十六號！四十六號！」……一個人也沒有答應，有一個尖面孔的工人模樣的人也喊着：

「大家號碼看看清楚！四十六號是啥人？」仍舊沒有一個人答應，後來收掛號費的人向一個靠在門上的中年婦人問：

「喂！你幾號？」那個婦人才拿出竹籌給他看，他看了說：

「人家的喉嚨差不多喊啞了，四十六號！四十六號！你不會答應一聲嗎？」

「先生！我不識字的呀！」婦人回答說着，一面付了錢進去，一場紛擾才停止。一個一個依照着號碼進去了，到七十三號的時候是一個黃包車夫，左臂手腕上扎了一塊有血蹟的黃色大布條，大概是受傷了吧？收掛號費的向他要掛號費。

「先生！外面的巡捕關照我到××醫院來，說是不要錢的。」

「哼！上海地方有一個錢不要的地方嗎？人家坐你黃包車要錢嗎？不要纏七廿三！出去問關照你的巡捕吧！」

「先生！我實在沒有錢！」

「……出去！出去！不要吵！」收掛號費的一面說着，一面把他推了出去。繼續仍舊是一個一個依了號碼進去，到九十七號是一個年青的女郎，收掛號錢的問她。

「診什麼病？」她沒有回答，收掛號錢的又說：

「是不是醫肚皮？……」並裝了一個鬼臉。她也沒有回答，付了十五個銅板換了一根竹籌，一聲不響進去了。

等到我進去後，在一間小櫃檯間裏，還了竹籌，憑我的複診券，號碼是「一八〇一八」領了一張單子，再走到走廊旁邊，那裏一排一排的木椅，前面兩排已坐滿了人，最前一排的一隻椅子上，釘着一塊黑底白字的木牌子，寫着「外科待診處」。我順了次序坐在第三排的椅上，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像木匠學徒的十一二歲的孩子，右脚生了許多水泡並有很大的裂縫，我見了心中很是恐懼，再沒有勇氣看第二遍。

走廊裏跑來跑去的，有高鼻子的西洋人，有年青的醫生們，面上現着驕傲的態度，還有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白色帽子的年青女看護，活潑地跑來跑去。

「一〇八」號的門在九點廿分開了，侍役叫着「一個，」「一個」……每隔數分鐘進去一個，直到九點五十分才輪到我。室內有二個醫生，一個是碧眼鬼子，還有那一個是一位四十多歲戴了眼鏡的醫生。那位醫生把我左腿上的傷口看了一眼，在我給他的單子上寫了幾個外國字，「出去！」命令似的，把那張單子狠狠的向我手裏一擲。當時我心中說不出的難過！連着人的勇氣也沒有了，低着頭忍着氣走出了「一〇八」號。重新再順着次序坐在椅子上，等待醫治……。

「一〇七」號的門在十點十分才開，仍舊一個一個進去，到十點四十五分才輪到我。走進了「一〇七」號室內，看見已有四個人坐在椅子上待診，我在最近壁角處一只圓椅子上坐下，把左腿放在脚架上，看傷口只有筆頭形大了，內肉仍現着紅色。等！等！又等了十分鐘光景，才由四位醫生中一位最年青的醫生，拿了一把鉗子拑了一塊棉花在藥水內浸了一浸，在我的傷口上狠狠的擦着，一陣痛直痛到心肺裏，不禁喊出了：

「先生！請你稍爲輕一點？……痛得很……」

「只好受那樣的，誰叫你受傷到此來呢？不要響！耐一會兒：……」狠狠的說着，拿一塊在黃藥水內浸過的小方塊紗布放在創口上，再拿一塊藥棉放在上面，隨後又亂綳了一堆紗布。對我說着：

「出去！」

「先生！明天要來嗎？」我很誠懇帶着恐懼問着。

「隨你……」年輕的醫生現出討厭的面孔，我在臨走的時候，看一看還在診療的人們，每個人面上都現出極苦楚的樣子，竭力忍耐着。我急急的走出了「一〇七」號，穿過了走廊，走出了醫院門，才大大的呼了一口氣。回首望着那座巍巍大廈——××醫院——眞是普濟我們呀？

五、廿二晨畢

## 看護們

龔之楠

「喂！玲！該起身了喲！六點半，七點鐘是非得上病房去工作不可的，懶蟲！等會又急得粥都來不及吃啦？」

「再睡十分鐘。」一個疲倦又不耐煩地聲氣。

「什麼？這樣暖和的五月，多美麗的曉晨！隔夜忙了寫情書，現在可爬不起。小姐！看護長！都是做先生底人了喲！瞧你這股懶勁兒，是給護生們看的好榜樣嗎？」

「還不做聲？」

「哼！看我又過來掀你底被。」

璐！聽聽住在隔房的朋友玲依舊沒一點動靜，便故意放重了

腳步，似乎立刻要過去的樣子。

「起來啦，我的小婆婆！」玲用了在朋友前慣常的撒嬌口氣，高聲喊了起來。她嚐够璐一撳被——阿癢的滋味，不敢不先示屈伏；可是，眼見鐘指着六點三十五分的時針，至少還可以在床上挨七八分鐘，她抱怨璐一點都不體恤她，所以立刻鼓起小嘴兒咕嚕着：

「嘿！打量我不知道麼，一早起身還不是給××做絨線衫；假道學，偏要說我黃昏寫情書咧，誰像人家情書鎖了一箱，鑰匙東藏西放怕偷去，該叫學生來學你的多情又多義……」

「對不住，算我說錯了……別呵癢……不敢……救命喲！你們，方……媽咪……。」

帶了紅紅的眼睛，玲終究把疲怠的身軀搬上了鏡臺前的椅子，又有灰色的一圈與了眼皮，眼角也添了好些微細底縐痕。這是一個給勞苦的看護生活所宰割下消瘦的臉蛋！富於情感的玲姑娘，向着鏡中的自己早衰的面容嘆氣。

這時，外面餐室裏却很熱鬧了，一律是藍衣，罩上白的長背心，道士式的白帽，三十多個看護生自在地談笑着病房裏不同的新聞和瑣事。厚得像飯的粥一口口溜進每一隻空空底胃。

錯亂得顯出高興的步伐，哼着麥唐納唱的印第安情歌，玲知道性急的璐又快來摧了，一轉身拿下掛在門前的白號衣，向着身上套。

璐卻不聲不響就幫着她刷白帽上一條黑絨邊的灰；這是每個看護長特有的識別。

「有血漬在號衣上哩！換一件吧。」

璐見玲那般匆忙態度，覺得好笑也覺得可憐。

對門的老張又倚老賣老地走來嘮叨地說她們二人不該天天清早到晚吵架拌嘴，她又數說玲的遲起，不吃粥就上病房工作是太使身體吃虧的。

「媽咪今天是璐欺侮我，病房多忙，想多歇息一下，她偏來呵癢，搗亂，」玲向老張訴苦。

「狗咬呂洞賓！不喊你，七點鐘不進病房，洋鬼的總護長不會給你瞧好臉……」

「你們早喲！倒霉，我身上昨天也染了好些血。死鬼真慘！聽說本來是好好底一家，兒子一二八時給矮鬼打死了，年輕的媳婦挨不下苦又走掉，剩下這老太婆，要活命喲！賣花……」

「不要說了，結果依舊做了汽車輪下枉死的冤魂！」玲怕聽「包打聽」——王的別號——的嚕囌，搶着給她鎖起那話匣子。

大家都齊整了，玲連穿鞋扣鈕也有點慌張起來。

「有話晚上再談，去工作，七點鐘到了。」

媽咪拍着年青人的肩膀責般說，不知是羨慕姑娘們的高興，還是感慨自己老了的身體。老張今天很不樂意，獨個子踽踽地踏進病房，她是最末的一個。

本來，給病人打針發藥，換濕血的敷料，這是看護的工作。不但

此也，舖床，揩身，洗脚，梳頭髮，甚至倒便盆，也無往而非看護應盡的本分。不管是嚴寒的寒冬，也不管是酷熱難當的炎夏，世界上有着還未一堊，始終是這樣勞苦地做，從早晨的七點一直到黃昏，十二小時以內，除了吃飯，只有二小時的休息。不過，五月的氣候減少了她們醫院裏不少病人，今天只有玲管的外科間最忙了。

照常走進具有特殊臭味的病房，一夜沒整理的雜亂的床頭，探出一個個痛苦蒼白的病臉；在其中，有達官要人們住在頭等病房內驕傲的太太，有嘮叨的婆婆跌斷了肱骨，有擠眉弄眼，生楊梅瘡的妓女，也有胡哭亂鬧生疥瘡的小孩。這些不同的角色，玲總得指導着學生，服侍醫治她們。

「玲小姐：我家媳婦在發熱，這位看護却硬要揩身，受冷，到醫院簡直不是醫病，反添點病咧！叫你們莫進醫院不從，好，死了倒也乾淨，只如今白化錢，這種看護！」

婆婆拿了看護罵不聽勸的媳婦。

「喂！便盆用好了，快拿去，臭呢！」

「小姐！我要吃開水！」

「噯！給我吃藥！痛喲！」

「五月廿一，十時B床病人注射鹽水，」

玲指揮着僅有的四個學生，來服侍這近乎三十個病者的病弱，忍受每一個旁人的譏笑，病人無理的怒罵，甚至還該聽神氣話現，像煞有介事的醫生們的訓話，一個看護是只有忍受一切的份兒的。

也許連她們自己也沒有意識，所謂看護，到底是人生劇台上何等丑角。辛苦的結果，已痊癒的病人固當歸功於醫生手術的高明，挽着死的呢，這就要算護病法的疏忽，看護們的錯了。誰知道這些奔走於病房的看護，工作的繁重，醫生的一句話，也會給她們忙了一半天功夫，她們的幸福，完全埋葬在陰黯的病房中呢！

一雙沉重底脚，帶着玲回到靜了一白天的宿舍；現在是她們最快樂的自由的黃昏了，雖然經過一天工作，張跟陳還對影迷還在討論着上巴黎還是國泰。醫院裏對於看護長的行動是沒有限制的。世界大戰快到，今日不樂何日樂，還是把自己掙來的錢爲自己的享福主義化用了罷；有些姑娘們是聰明透的。

老張有另外一個思想，養老金，她把每一個錢都很珍惜地儲在妥當的中國銀行，抱了棉枕，躺在床上哼催眠曲，這是晚上的消遣。

愛鬧的璐今天却若有所思坐在椅上，玲輕輕過去按了她的眼睛，玲猜想也許璐眞的收到了×先生底信，逼着要拿出公開。

近三十歲的汪，這位一向表示自己抱的神聖的獨身主義小姐，關於姑娘們緋色戀愛事件是最愛打聽和研究的，玲底笑聲吸引了她。

「不！」璐一本正經跳起來。

玲知道璐在病房中又受了醫生或病人的閒氣了，便柔聲撫

慰這隻受傷的小鬼：

「我們，也不必掛什麼效法耶穌做犧牲博愛的白衣天使的金字照牌，也不必說服務社會，捨己爲病人工作，不，我們是人，我們要解決我們的飯碗，用血汗來換取生命的糧食，這不够淸高嗎？」

「自然囉，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社會上，做十塊錢一天，有閒階級的花瓶，大人物生點兒小病招請個特別看護，也是我們去做的喲！還有，我們自己呢，瞧電影，上跳舞場者有之，打牌，吃煙的看護也何嘗沒有。這能給人家敬重嗎？」玲說得興奮起來了。

「忍耐，璐，祇有忍耐，這是跟環境奮鬥的唯一利器，有多少看護，每天休息時肯讀讀書，練練字的呢！人家看得起也吧，看不起也不打緊；總之，我們不是虛榮性重的女人，不是專心玩，吃，醉生夢死的小姐，也不是目不識丁，一個依人生活的姑娘、我們是一個勞工，苦力，自立的我們，難道就喪失了整個的幸福。不，那些窮的，快死的病人，等到痊癒後出院時，給我們一個美麗的笑容，謝了又謝，這是一個何等的安慰，快樂喲！」

「够啦！睡罷，留點精神明天幹事去。」璐的氣平靜了許多。她開始笑了。

外面傳來一對看完電影回來的小姐們的脚音。十一點多了，五月的夜，已沉沉地死去！

一九卅六、五、廿七・婦孺醫院

# 賣膏藥

何承

晌午，從外灘回來，走過四川路的時候，看見一羣人圍在一片空場上。我想：這也許是賣黏瓷藥的吧？正好買一點回去，黏那新近打碎了的水盂。於是，擠了進去。

被圍在核心的那個人，蹲在地上，跟前放着一個攤開的小皮箱；裏面放着些仿單，還有一捲捲的硬黃紙捲。原來並不是賣什麼黏瓷藥的；而是另一種「江湖生意。」

他正拿着一張仿單，同那硬黃紙卷，在說：

「這是安南的眞象皮製成的膏藥。專治一切刀傷，蛇咬……」一邊說，一邊用兩個指頭，很仔細的把那紙捲展開；窄窄的一條，外面黃色，而裏面是紅的。我這才知道：那紙捲原來是膏藥，但看起來，實在不像。

「眞金不怕火煉，好貨不怕試驗。」靈不靈？當場試驗！」說完就拿出一把小刀來，把袖口攏起，露出半截胳膊。但，天呀！還可憐的胳膊！上面滿佈着鮮紅的小裂口！顯然都是新鮮的刀傷！

我立刻悚然一驚，覺得自己的兩條胳膊，起着異樣的攣痙！

他低下頭，拿穩小刀，用刀尖在胳膊上，割了下去。當刀鋒挨到肉上的一剎那，他顯然是忍痛的讓血慢慢的流出來，滴滴……

於是他把傷口給大家看過，然後把一張膏藥貼上。「看！一會

兒就好！」他不自然的笑着說：

觀衆們立刻覺得精彩已過，不像剛才那樣緊張了，慢慢渙散起來。他趕緊提高聲音：「看！好了！口子合上了！」把膠藥撕下，那鮮紅的刀傷，又露了出來。似乎確實合了口，並不再滴血了。於是，他苦笑着，祈求似的說：「兩角小洋買五張，再送一張。那一位買？」但是沒有人出聲。

「唉！來！再送一張，兩角小洋買六張！」他拿到一位最靠近的人面前。「你老。買回去，放在家裏；或是送送人，都是好的！兩角小洋六張。幫幫忙吧！」兩道渴望的眼光，落在那人的身上。那個人却垂了頭，一聲不響的，往後慢慢的退，想立刻逃出他的視線。

他一個人一個人的換着送。雖然和氣得像乞憐，但從沒有一個買主；而且人却異常的少了起來！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把小皮箱收拾好，提起來，帶沉痛與失望走了。

這掙扎着生活的流浪者，他是怎麼的矛盾啊！爲着肉體的需求，而却正在犧牲着這肉體！但，當我拖着疲乏而飢餓的身體，繼續着往回走的時候，我恍然的覺得：其實，我們何嘗不也是這樣簡單的活着嗎？

廿五年五月廿一夜

# 灶披間嫂嫂

雁雲

她靠近燭燈，把從籃裏拿出來的銅子重復的數了三四次，惘然地坐在門檻上，兩手托住下顎，直瞪瞪地瞧着桌上的銅子。

六尺見方的灶披間，零亂地擺着破傢具，屋裏揚溢着霉濕的臭氣。丈夫蒙着七穿八洞的破棉被在板床上呻吟。

「唉！一元錢的貨，只賣了二百四十個銅子，這是蝕了本哪！」半晌她喊出聲來。

「什麼？」丈夫伸出頭來瞧着她。她的眉峰緊鎖着，淚水像二條燭淚似的，從她那枯瘦的臉上蜿蜒地順着手掌直流入衣袖裏。他急急地追問着：「怎麼一回事啦？說呀！嗄！」

「蝕本了！」她嗚嗚地哭了。

丈夫更急了，他上氣不接下氣一迭連聲地問：「唉！多少？唉！多少？」

「六十個銅子！」

這樣尷尬的時候，找六十個銅子多麼艱難！他心裏這樣想。但是另外一個念頭又告訴他：自己病了七八天，害了她有一頓沒一頓的挨着餓。她想做點小買賣，這也是爲我爲她自己找飯吃。這樣的一想，就很憐憫地說：「那不要緊，暴吃饅頭三口生，沒有做過的事情，本來先要吃些蝕的，現在頭一次只折了六十個銅子，這還算好的。」

「房租今天逃不過的，衣裳都當光了，明天販貨頂少要一塊錢，你又病着，不然，還能到銀行裏去問一問欠的工錢。」

「銀行關閉了就完了！今天那邊已經送來六塊錢，總算是銀行停業了後，六個月的看門工錢！」

「什麼？只有六塊；照算不是該六十元嗎？」

「那裏還有照算的，店也關了，還跟誰說去！」丈夫的心裏也很難受，他怕也會掉下淚來，趕緊把被蒙着自已的頭。

燭燄一搖一搖地，屋裏跟着忽明忽暗。丈夫的呻吟，充滿了整個的空間。她沉思了一會，稍覺寬心了。她把丈夫蒙着的被頭扳開，輕聲地說：「拿一元來，讓我去買一點米，幾枚大頭菜，好熬粥給你吃。房錢我想先付一個月，賸二元暫時做買賣的本錢。」

丈夫交給她一張一圓的鈔票，呻吟地說：「只有這樣了！」

她接了鈔票，一只脚剛跨出了門檻，兜頭就碰了二房東一個滿懷。

二房東是一位近五十歲的老婦人，男人故世已有八年了。她恨自已命薄，男人比她早死。因此她吃長素，修來世。心是慈善的；可是從不肯把一個銅子給叫化子。對於窮人，她更厭惡，說他們是「活該。」她燒香才回來，阿囡告訴她：「灶披間今天有人送錢來了。」她連衣裳都不換，就擺動着一雙小脚，來討房錢。沒留神撞了一個滿懷，就和風擺楊柳般地立個不穩，幸虧趕忙用手挽着門，才立定了。她一邊喘着氣，一邊陰陽怪氣地說：「你今天出去做買賣順利啱？灶披間嫂嫂！」

「虧本啦！」她呆了一呆，又趕着說：「裏面坐、姆媽！」

「坐倒不坐了？因為大房東今天又來催了兩次房錢，我聽阿囡說：『你今天有錢來着。』就請你幫幫我的忙，先付兩個月。」

「錢不過只送來六圓，我跟姆媽討個情。先付一個月，其餘的緩幾天就付給您。」她陪着笑臉，用可憐的眼光央告着。

「那不行！你的房租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搬進來的時候，是說明先付後住的。你一共欠兩個半月，照理該三個月的房錢，我看在老房客的面上，叫先付兩個月，那還有什麼說的。」

「照理是不可以的，不過我們近來實在艱難，只好姆媽可憐我們了。」

「不付兩個月不行。你們有錢還放刁，叫我拿什麼給大房東呢？」老婦人死扳着面孔，手裏揑着唸珠，嘴唇一張一張地，似乎還唸着：「南無阿彌陀佛。……」

「我們並不是放刁，我們實在。……」

丈夫聽了多時，再也忍不住了。就從枕下拿出那一張五圓的鈔票大聲地說：「不用多說了！連你手裏那張鈔票都給她好啦。誰能原諒我們這種窮人呢？」

她看了看丈夫，又瞧瞧老婦人，遲疑了好些時候，終於咬緊着牙齒，把丈夫交給她的鈔票完全交給了老婦人。

老婦人先是「嘿嘿」地冷笑着想要發作，可是送到手裏的鈔票，點了一點，正是六圓；才又和和善善地說：「我並不是硬逼你們，實在是張家的利錢還沒送來，李家的五十塊連本都吞沒了。……

……」一面說一面攏着小腳「蹓躂」「蹓躂」地走向自己的房裏去了。

她像殭屍一般地站着，丈夫喚她也一點不覺得，知覺是完全消失了。

丈夫顧不得自己的病了。慌忙從床上跳下地來，衝衝跌跌地把她摟着，一面搖，一面喊：「唉！怎麼啦！唉！怎麼啦！」

淚水像決了的江河一般地飛瀉出來，濺濕了丈夫的兩臂和前襟。她伏到丈夫的懷裏，抽抽咽咽地說：「我們怎麼活着呢！一元的本錢還不夠！唉！明天……」

二五、五、二一・

## 在國恩寺

張鴻元

五月的風，飄飄地，人也飄飄地，從電車上滑下來。

一角黃牆隨着腳的向左轉而在眼前現出；莊嚴，肅靜；雖然牆的四周是灰塵、車、人……

白的紮彩裏隱現着「國恩寺」三個斗大的名人湛蹟；白地藍字的大燈籠在燈籠桿上隨着風轉，××黨三個字看不淸楚。

進門轉彎：一個老鎗乾癟的手拿着皂色的迎賓牌，把來客的名片疊在上面，豎直，舉高，竹竿似的腳隨着「咪——哆——」「咪——哆——」的國樂聲向前急趨；於是，趕緊像釘梢一樣的釘上去。

長長的甬道走完了。面前一片白色：白的幔，白的布，白的球，白的衣服，連面孔也是白的。白的靈門開開了，「嚨，嚨，」的破鼓響着，人進去；身體彎下去，耳內飄來了哼唱的聲音——「啊呀，匠（大）人啊！係揹脫子妮勒去則嚧……。」

黃色綢帶的招待，筆挺的西裝，客氣地，平舉着手："Please" "Please"

坐在男賓室內，眼看着天，靑的天……

國樂的聲音又響了，迎賓牌子引進了一位：藍袍，黑褂，白底，雙樑鞋。——不同於集團結婚新郎的是：光禿的頭，灰黑的鬍鬚。打躬、點頭、彎腰，進來；打躬、點頭、彎腰、出去。

一個對另一個說：「阿哥，佮老東茄（家）啦！」「是咯。」

迎賓牌又引進一位：燙髮，紅唇，長眉，淡綠的披肩下露出粉紅的旗袍，白的高跟鞋，不着襪的腳……走路像搖過來一樣，是挺摩登的姿勢。

脫去了披肩，從白的靈門裏走出來，紅的人映着白的一切，人們的視綫集中在紅的焦點上，白的牙齒在紅的唇中露出來了——人們也滿足的微笑起來。

迎賓牌又引進一位：……

又一位：……

「嘲——哃——嘲——哃」——響起來了。孝子從靈堂裏攙出來，粗麻的孝帽太高了碰着了靈門，攙着的人用手把他的頭

壓下去。嘴裏說「頭低些，」「還要低些；」孝子，朝外跪，朝左跪，朝右跪，高帽一高一低起伏着，一個小女孩天眞的說「孝子爲什麼不哭？我看見別的孝子都哭的。」

招待平伸着手，微彎着腰：「請，」「請，」「請入席，」人隨着往外面擠。……

菜，一盆滿的來，一盆空的去；滿的來，空的去……

「喂！這裏的水果呢？」「水果爲什麼沒有？」隔壁桌上一個西裝青年放大喉嚨在叫，臉也有些漲紅，燙過的髮微微的顫着。

和尙排着班走來，繞着靈堂：「嘛——哦——」的佛號，「切東，切東」的法器。

八個十一二歲的小孩，穿着花衣裳，坐在一隻橙子的兩旁，頭上套着比頭大一倍半的帽子，青筋暴漲的在叫：「唷，來將通下名來，」「咱家乃常山趙子龍也。」趙子龍額上的汗像珍珠一樣的放着光。

「嗟嗟」鼓響了，「咪，嗲」也跟着吹起來，靈門裏立即發出哭聲，招待趕緊離座走過去：可是……原來一個孩子玩着敲了二記鼓。

隨着八寶飯上來一盆甜湯，一個客人邊拿匙邊說：「這是南瓜甜米湯，有名的。」我把一塊南瓜放進嘴裏，南瓜立刻變成波羅蜜。

肚皮裝滿了，人散立着。

一個穿白衣裳的女人，手指着遺像四周紮的紅綠布條說：「格種樣子眞難看！像婀蘇州能格照片四面才（都）用一個一個的紅綠電池，一亮一暗的眞好看，像格種，啊唷，眞難看！」

談話在一處一處的進行着：

「老王，我問你，你農業昆蟲學得很好，爲什麼現在改學蠶絲呢？」

「絲茶爲中國二大出品，現在弄得一榻糊塗，再不振興要……所以我改學蠶桑。」

帶着笑加上「而且學農業的 Girl 那裏有學蠶桑的多。」

一個掛着××大學校徽，西裝革履，似乎是時代的青年，用着不大高也不大低的聲音在發表議論：

「阿是，阿比西尼亞到底亡國了，中國幸虧沒有同日本打，否則我們現在早做亡國奴了，還能讀書，白相……。」

另一個把老光眼鏡拿下來，用衣角揩了一揩：「從前收洋鋼，現在又要造洋鈿，聽說造的比從前的小，成分又少；我幸虧埋得快，沒聽他們的話，拿出去換什麼紙頭的法幣，否則……嘿嘿。——嘿……」得意的笑了。

「咪——嗲——咪——嗲——」的國樂又斷續的響起來，客人，招待，主人，有禮地點着頭，彎着腰……

「謝謝！」「待慢！」「有空來白相！」女人淸脆的聲音。

腳，出了國恩寺。

# 文定

季香

天還沒有亮，才四點鐘光景。

隔壁的孩子却老早起來了，他們吵着鬧着，應和着他們小皮鞋在樓板上得得的的亂拍子。這時候就夾上大人們呼喝的一兩句。……

今天是隔壁虎兒訂婚的日子。

我摸索着床頭的窗帘，拉開一邊，朝外望，天空是一片墨色，幾點小星，仍睜開它一夜未入眠的眼睛；東邊的一角空隙，已微微露出魚肚白，可惜是被前面的屋脊遮着，祇能看到一點兒模糊的白影兒。清晨的涼氣從玻璃上透過來，沁到我的臉頰上，帶着一些冷意。

我扭亮了電燈，看見母親還睡著，房內一切物具，都好像合著眼皮，在那裏打盹，我是再睡不著了，不如下去練習太極拳吧，雖然今天早了一點。

躡著足步，輕輕下了樓梯，開了門走到外面，第二十號的對過牆壁上，映上一片燈光，我想跑過去看看，却又覺到一個女孩兒家，老早的跑到人家去，未免要給人家笑話。……我進前一步的脚，不禁又退回來。這刻，虎兒却從他家衝出來，穿著一套新的小西裝，刷光着頭髮，打着領結，足上一雙黑油油的皮鞋，十足流露出時下摩登人物的典型來。他看見我就撲上來，一把拉住我的手，很不安靜地，身子不住蹦跳着說：「季香阿姊，吾今朝可看見你打拳了。」

「今天二十一啦，你也該請我吃喜酒呢？」

母親叫我到隔壁去做人客去，據說是學學規矩，應酬場中的一些儀節。我換上衣服，就到虎兒家裏，才進門先是虎兒領着一羣小朋友，來包圍了我，吵鬧得糾纏著我不去。後來還是虎兒的母親高聲喊著：「阿虎，你今天不可再一味胡鬧了！你知道你做了大人了嗎？」虎兒這才紅著臉領著一羣小朋友逃到街口去。

我進去和大家都招呼過了，也就開始賞鑒屋內的佈置，迎面掛著一幅玫瑰色緞和合二仙的綢幛，當中釘上金色的一個雙喜字，香爐內燒着特製的「囍」字香，兩旁一對明晃晃的紅炬，再前來是兩隻方檯拼攏的，當裏面放着一對玲瓏精緻的玻璃盒兒，一邊在紅色的絨墊上，放著六樣金黃黃的手飾；一邊在綠色的絨墊上，放着一個銀行存摺，和一顆象牙章。外面就是四隻長方木盤，堆著五彩的花菓，最考究的，每一粒染了顏色的長生果，在腰間都裹了金紙；一尺來長的粽兒，當中也纏上紅絲絨，……總之，一切一切，都充滿了喜氣。

四位媒人太太來了，頓時喧起一片恭賀的聲浪；門外也擠滿了左右隔壁的鄰居們，都在交頭接耳底議論著，有的抱在手裏的孩子，和他媽鬧着要吃盤裏的菓兒。

虎兒的母親，在酒筵吃過後，立刻把手飾和存摺交給媒人，並叮囑她們到那邊說得好看些；虎兒的爸爸，不住地摸着唇上一撮小鬍子在微笑，他得意。

一陣爆竹聲，四面膨漲着青烟，佈滿了火藥味，媒人領着捧盤的人，也就上了兩部汽車走了。

晚上，我和我母親閒談，像在孩童時代的虎兒，是不該談到婚姻問題的，尤其在現在不景氣的社會裏，今天一日最少要用去一千餘元，而且是在一個未成年的兒子身上，似乎近於奢侈了！

「癡孩子，不然世界上那裏有貧富的分別呢？」母親在笑我傻。我不由想起先前吃酒筵的當兒，門外有兩個苦孩子，哀哀求乞，總算虎兒發了善心，每人給了他們六個銅板，那兩個乞孩，四只沒神的眸子，不住釘視着虎兒身上，走到街口還回眼望了一次……唉！兒童年裏同是一個兒童，但虎兒是多麼幸運，乞孩們又是多麼悽苦呢？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寫成於上海。

## 戲劇從業員的一日雜記

陶金

我是一個戲劇的從業員，下面便是我現屬的團體——中國旅行劇團的一些生活的縱剖面。

清晨醒來，睜開眼睛兩邊的人還都睡得正濃，跳起來，身上覺得輕鬆得很，二十天來的疲倦，都被昨晚一個舒適的沐浴順着浴過仍舊熱得冒氣的水沖下去了。

跑到盥洗室關上門使勁的喊兩聲！嗓子還沒有啞，自己在心裏作了一個驕傲的鬼臉，一連三十九場戲，總算前年一冬去年一春的發音沒有白練。

大家擠在一起把貼報簿放在桌上，希望讀到一些批評，因為在戲裏自己的毛病或錯誤除掉人家口頭的指正之外，就要靠着文字的批評了；但結果全都失望了，沒有一篇。因為隨時發現了自己的毛病或錯誤，便隨時改正，這樣才有進步，才能進步得快。我們需要多數的劇評家，同現有的劇評家多寫些批評。

今天在團裏吃飯的只有八人，八個人來享受三桌菜飯，而每個人在這一餐裏又全可有椅子坐！旁邊還有一架大留聲機，是包可華先生家借來在舞台上演戲用的，現在於是也就乘機大家享受一番，一連氣二十多天的戲演完了，現在可以休息好幾天了，每個人都好像呼出了一口沉鬱了多日的濁氣，全都興奮了，大家跳起舞來。

上海是有名的雨水多，我們還沒有來上海之前在天津的時候，便常常說這一句台詞「倒霉的上海，倒霉的雨水多。」到了上海，果然名不虛傳，黃梅雨一連差不多就是一個月。然而今天天氣卻很好，太陽從西邊露來（現在已經兩點鐘）好像天也給我們

一個出去玩玩的預兆。我同景平約定了，「到聯華去觀光，」到了聯華承黎涵章先生接待我們，邢少梅先生領我們各處參觀，這一次觀光在實際上給了我們很多的知識。並且留給我一個最良好的印像便是：聯華到處都充滿着一團和藹活潑的生氣，我們所遇到的人都令人覺得是「樸實可愛」決無半點浮滑輕佻的地方，尤其以孫瑜先生，他面上充分的流露一種修養極高的學者的風度。聯華雖然朝氣勃勃，但仍看得出裏邊的經濟的拮据，所以今日中國的電影與話劇進步得如此之緩，經濟的困難是唯一的原因，但能在如此困難中掙扎努力是越發得使人欽佩了。

回來已經五點鐘，遇到張佛千、黃苗子二先生，並有姜明、花蓀、李景波，一看這便是當日在平被捕入拘留所的五分之四的人數了。佛千先生要我們把這段故事講給他聽，便由我首先講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去冬的一個清早，人還都在夢鄉，便被一些穿軍裝、便衣的人推起來關在一間房裏，他們檢查了一次，便把我們五個人帶到××××拘留所去了，進去便給每人帶上一付四斤多重的脚鐐。倒在坑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便去過堂，法官第一問姜明「你是不是共產黨？」姜明答「不是。」問「那你爲什麼每天上天橋？」……然後問花蓀「你是不是共產黨？」答「不是。」「那你爲什麼有這種書？」法官手裏拿着一本紅色書皮的書，花蓀說「請你打開看看，」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本公民教科書。法官又問李景波：「你爲什麼到深夜時還不睡覺？你準是偷看共產黨書籍？」景波答「凡是深夜不睡覺便是偷看共黨書籍嗎？」然後問我「這件案子與你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要你說出他們的事情來。」我們覺得這樣法官很有意思，於是就互相同他開起心來。這樣兩堂、三堂的下去，到第五堂我要求他把脚鐐去掉，法官挾起案卷就走，我們大聲的說「把這個東西取下去，」他說「明天說明天說，」我先去請示請示去。」說着便退庭出去了。就這樣我們是每餐高湯一碗，（白水）黃金塔一座（窩頭）京鹹菜一片，快快樂樂的過起來，姜明同花蓀還多一件職務便是倒屎桶。第六次又叫我們，這次法官笑臉對我們說道：「現在已經證實你們不是共產黨，現在你們去取保開釋！」就這樣又把我們放回來，去的時候是忽里忽糊，回的時候仍是忽里忽糊。

說完了，佛千，苗子連我們自己都大笑得抬不起頭來了。佛千、苗子走後，我便把它記了下來，算是我自己在今日文化紀念日裏的一個往事的追記。

五月二十一日夜。

## 五月二十一日的天一影片公司

鍾辛茹

今天的天一，片子是不拍的，不過導演部則很忙，忙着籌備新

片「王先生奇俠傳」和「浮雲」的開拍。「王先生」這部戲是由左明編導，劇本已送審，分幕劇本亦經寫就，所討論的便是攝製問題，為了這，下午又開了一個小組會議，除了公司方面的邵邨人、左明、高梨痕、冷波諸人外，另外還請電影前輩裘芑香先生參加，結果是圓滿的。

製片部和平日一樣，印片子，修片子，接片子。

男女從業員們今日的活動，也據實地紀在下面：葛福榮打了半天的乒乓球，鄭未明返鄉未來，王瑞年因事返里，沈勇石與左明研究攝影，徐渭設計「王先生」的佈景，張雯在家裏沒有出去，沈亞倫帶着他的大兒子到金城去看「摩登時代」，舒麗娟到霞飛路去買東西，翁世榮和製片部的同事賭小球玩，翁世濤買了一隻小松鼠，張振鐸下午准時到城隍廟去聽書，蕭正中在家裏聽無線電，邵邨人到城南去探親母病，邵素霞照常到美專去讀書，邵維鎬和明星公司的錄音技師陸晉鑑研究錄音，高梨痕到公司來，討論「太平花」的故事，徐渭跑到邁爾西愛路去畫寫生……

以上都是事實。

## 聽歌

抱康

象園茶樓的招牌，躲在黯淡的燈光底下；旁邊還有幾塊紅底白字的水牌，寫着些女人的名字——全是用鮮艷的單字所組成的名字。招牌頭上，不時飄出一陣陣鑼鼓的喧聲來。

這裏離大上海的總動派——南京路很近，但是在晚上，卻顯得並不熱鬧。門前往來的車輛和行人，都很寥落；可是在樓上卻另有一番熱鬧而活躍的景象。

樓上是一間長方形的廣廳，充塞着溷濁的空氣。約摸有二百來個人擠坐在幾十張桌子的四週，多半像小商人模樣，不用說男性占絕對多數；女性祇寥寥少數的幾個。他們任意談笑，任意咬瓜子，任意叫好；看上去熱鬧，嘈雜，並且自由。他們化了兩毛錢的代價而佔有了這個世界。秩序雖似乎有點淩亂，然而卻有統一的地方：他們全注視着台上那個女人，全傾聽着從她嘴裏發出來的尖銳的歌聲。

那座台，在大廳的盡頭，朝外掛了一幅杏黃底子畫着「百鳥朝鳳」的布幔，那種濃艷而惡俗的顏色，使人看了覺得非常不調和。台口，掛着一排明耀的電燈，電燈底下一張繫着繡花桌圍的半桌，左右又是一對有纓絡五彩燈罩的檯燈，正中放着一個插紙片的木架，紙片上所寫的，仍是每組鮮艷的單字，不用說是介紹那個站在桌子裏邊的女人用的。其實，說介紹還不如說報告來得貼切，因為這裏十分之八九是「老」聽客呀。他們見了無論那一個站在台上的女人，不用想，就能說出她的名字來。

台上，每隔十餘分鐘更換一個女人；她們都懂得怎樣酬答台下的熱忱。一出台，即使是一個發育得還未成熟的肉體，也得扭[illegible]

扭的走到站立的地方；塗滿脂粉的咽上，不時裝出妖媚的淺笑；一雙眸子更常常在台下溜來溜去撩人。一切都適可而止，似乎給你一點滿足而又不完全給你的樣子；逗弄得台下的一羣，心裏頭覺得熱辣辣而又怪痒痒地。瘋狂的眼光，死釘住那塊「肉」，張開了嘴吧，滿像要把它吞下去一般。

在唱完一句或一小節而略爲停頓的時候，台下爆裂着熱烈的彩聲，算是一種發洩。台上那雙靈活的眸子會向彩聲最多最響的地方飄去。這獎勵造成了更多而更熱烈的彩聲。

「呃——————好！」

從西北角裏發出來一聲沉着而延長至十數秒鐘的讚詞。許多頭都不約而同地轉向那邊去，在找尋這聲音的來源，並且似乎帶點醋意。

幾小時的光陰，在瘋狂和嘈嘈裏輕捷地溜走。在曲終人散的時候，台上掛出來一塊牌子：

「明晚特煩全體歌史彩排全本〰玉堂春〰。」

許多疲乏的身子，又回復到適才的興奮。

「老陳，明天彩排哪！這齣戲我看過好幾回了，演得甚好！千萬不能錯過！」

「當然囉，明天還得早點上這兒。」

# 霉爛者的夜

徐突

初夏的上海南京路頭上的夜。

江海關的大鐘正指着八點，接連的送出了幾下抑揚而有規律的鐘聲，散播在附近的建築物上、電車裏、汽車裏、水面上、每個行路人的心坎上，輕飄飄的，好像有一個微生蟲在爬過；黃昏帶走了牠的最後的一步，現在黑暗奪取了燈光的勢力沒有及到的每個地方，而且用了最大的努力在燈光四周包圍了起來，把牠們弄得霧樣似的顯着慘白色；夜是靜穆的，街也睡在靜穆的懷抱裏，偶然有幾聲電車鈴聲，橫破了空氣衝了出來，但不久仍變成了原來的樣子，而且更顯得落寞；江面上吹來溫柔的風，飄過了行人的衣裳，街兩旁的建築物用了無上威嚴直立在黑暗裏俯視着地面上的一切。

行人是對對的，而且大都成了個公式：女人的一只手臂鉤在男的肘灣裏，不時抬着血紅的嘴唇說着些祗限於男女之間的事情。

一輛機器脚踏車突然用了引人注目的樣式過來了。前面坐了駕車的男人，派力斯的上裝，白嗶吱的褲子，領帶給風打得在左右搖曳，後面的女人用斜坐的姿態挺起了腰枝，手搭在男人的肩頭上，鮮紅色的套裙，白嗶吱的披肩、因爲迎着風、披肩就像一團翅

翼似的平伸了開來、風撫摸着她的胸部，奶成了兩堆小坟山似的擁起着；這情景，打動了每個路人的心，霓虹燈也在映着羨慕而妒忌的眼睛。

放睪的外國水兵兩個一排三個一排走着同調的步子。幾個黃包車夫蜂湧似的邊拉邊跟住說着不純熟的英語：

"Ah, dance"!

"Ah, dance"!

外國水兵大家面對面的笑了幾笑，裝做不睬的樣子，但不多時卻一個個都跳上了車子，而且拚命的用脚蹀着車踏。

白色帽子，白色衣服的飯店僕歐拉開了門送出了每個客人，也迎進了新來客。一個給酒精濡得有點迷醉了的獨身漢美國紳士，拖着了搖擺的身子，走出酒吧間，踏着沉重的脚步無目的地跳上了守候在前面的黃包車，也不去回答車夫問他到那裏去，忘記了身份，吹着口哨，一面又哼着璇宮豔史裏的曲子；躲藏在牆角裏的跛脚的賣夜報小孩，像發現了寶貝似的追了上來，嘴裏喊：

"Evening times! Evening times"!

美國紳士似乎因這突來的糾纏而有些忿怒，但當他旋轉頭看到了那孩子的跑路樣子時，就笑了，於是他說：

"Hello, Hello, coming"!

一面卻叫車夫趕快拉，那孩子也跟得更快了，伸出一只有病的脚時，連身子向斜角一擺，當拙動另一只脚時，身子也就朝另一個方向俯了一俯。他忘記了苦痛，拚命追。美國紳士看看要給跟上了；

"Hello, good bye"!

但是那孩子好像並不懂得他意思似的仍追了上去。於是美國紳士舉起了手杖裝做要打的樣子，擺着威嚇的面孔，可是效力卻一些沒有，孩子還是照舊帶跳帶奔的跟着車子跑。

前面是十字路，正開着紅燈，車子停了下來，孩子不久也停了下來，用袖口揩拭去臉上的汗珠。美國紳士還才滿意似的拿出兩角小洋丟給孩子，一面接了夜報，很客氣的同小孩揚了揚手。

# 大減價

維 輝

晚飯時分，天氣轉變得很熱，全桌上，三弟額上的汗最多，他身上僅穿着件汗衫，不時用手帕揩去額上流下的汗珠，父親見這樣又熱，他偏吃得那麼快，因此成了如此可笑的樣子，便責罵似的向他說：

「你看，汗這麼大，不可吃得慢些嗎？又沒誰在後面追你。」

我們聽了父親的話，都笑了起來，但他還很高興地說：

「我要跟人家一起去買便宜貨呢！」一面說一面回過頭去看鐘，又接着說：「啊呀！七點還缺五分了。」

「到那裏去買？」大家都捧住飯碗看着他問。

「就是前天發傳單來的那另雜貨店，在我們校前條馬路的轉角上的。」

「大減價不會有好貨買的。」母親說。

「誰說？」三弟急忙放下碗來分辯：「店門前有牌子，寫出？固本肥皂每塊銅元十四枚；女子線襪每雙銅元二十七枚；毛巾每條銅元十六枚；還有——叫——」

「還有什麼？」我逼着問他。

「還有嗎？——噢！是無敵牌牙粉，每包銅元二枚；每人每種限購一件。」

「有這樣便宜，那末你去買包牙粉吧！橫豎又遲早要用的。」說着，母親便將銅板遞給三弟。

「給我帶條毛巾。」姑母也將銅板遞給了三弟。

三弟趕緊吃完了粥，便抓起上衣，邊穿邊向外跑了出去。接着，二弟放下碗也跟了去，我看着他們倆底背影，驀地記起了兩三星期前，一個朋友向我說的幾句話來：

——什麼一分買一尺的布？待人家辛苦地擠了進去，店員却安閒地說：「貨色已經買完了。……」嘿！去等開門！又說什麼：「貨色還沒有到」——莫非這也是那麼一套？我想着，也就走了出去。他們倆已走出了弄口。

那是另「三開間門面」的雜貨店：左右兩邊的櫥窗裏，佈置着日用品和玩具，各被映着耀眼的「年紅」燈光；門前放着的那塊三弟曾經像背書般記出上面的字的廣告牌，被買客們踢倒在一邊：買客們是打從店中一個分水嶺似的方柱兩邊、擁進去的。我隨着衆人進店門口時候，對着店門的櫃台前，已一排排的擠滿了人。裏面是一堆黑越越的人頭在浮動；銅板打在木板上的聲音，夾着怪響的喊：「買牙粉」聲，在這悶熱的空氣中狂飛；遲來者還在後面人隙間軋着，擠着，看不清裏面究竟是怎樣的事。

我祇見他們兄弟倆每當想從人隙中鑽進去的時候總被人將屁股擠了出來，也有人這樣說：

「人小得一點點，倒如此會鑽！」

他們氣力是太小了，於是將他們喚了過來。二弟便指着後面牆上的一張紙條說：

「大哥，你看，下午七時——九時，現在已是七——」

一片鬨聲，我們的話被打斷了，人向後退了好幾步。

「噢唷！你怎麼向後瞎退的，將人家脚也踏痛了。」

「豬玀？怎麼這樣不留心！」

「又不是我有意的，是前面人擠下來的。」

「前面退下來的，對不住！」

「喂！妹妹，此地有空，快點軋進來。」

「噢！來啦！來啦！你在那裏！」

「此地，快點！」

「……」

又是一片喧鬧聲，人都向中央擠去，兩旁却顯得很空，於是我大聲對着他們說：

「打旁邊軋進去，你們跟我來。」

擠進了櫃邊的一端，我們額上都在流汗了，尤其是三弟，但他祗拉住衣袖抹了一下。

現在，最前的櫃邊情形，是可看清了。

櫃裏祗有二個伙計，他們聽着喊買「牙粉」的聲音，於是向近櫃的買客說：

「等一等，買好了襪，再買牙粉。」

話傳了開去，大家嘴裏自言自語地會念着：「買好了襪，再買牙粉。」

後面的女人們就喊起來：「喂，買襪。」

但最前的又吵了起來，用銅板敲着櫃台說：

「我們等了許多時候，難道買襪的時間還沒過？」

於是一個伙計沒精打彩地從裏面拿出包牙粉，再沒精打彩地進去又拿出一包來。

又是一陣小騷動，一片喧鬧聲，我們幾乎被擠進櫃台裏邊去。三弟額上的汗更多了，他想乘機買牙粉和那條毛巾，但伙計說：

「這裏不好買，到外面去。」

外面，人擠得緊緊的，簡直找不出一點空隙來，我對他們說：

「回去吧！」

他們像沒有先前那樣高興，跟着我擠到門口。出店門口，但三弟依然有不捨的樣子，邊用袖抹着額上的汗，邊回頭去看着倘在擁軋的買客。他以致忘了店內的地面是高的，就險些跌在人行道上。踉蹌地向前跑了幾步，脚踏在那塊傾倒於地的廣告牌上，我低頭看那廣告牌上，只剩下了四個字：

「莫失良機！」

## 挨過了這一天

姚震

夜已深了吧，除了滴答滴答的鐘擺聲以外，一切都是靜悄悄地。今晚上他們都睡得特別早，爸草草地完畢了晚餐就去倒在牀上了；媽呢，她大概不願意孩子們老看見她的淚眼也早就進了她的臥室；弟弟們，也知道這不是玩笑的時候，很早地一個個都躲到被窩裏去了。而我，正在困苦地渡著這月考期間的我，不得不趁著安靜的夜晚，溫習些必需溫習的課程。

也就為了考試的緣故，我今天回來得特別晚，因之我不曾目睹著那些債權人約齊了來向爸爸索錢的情形，便是老遠地從家鄉趕出來以債權人和長兄的資格跟爸爸吵鬧的大伯父，我也沒瞧見一眼，然而我們家裏白天裏遭遇到的一切情景，我都知道了，這是最小的兩個弟弟偷偷地告訴我的。當六弟描述著伯父辱罵父親的一幕時，他還附加著堅決地說：「小姊姊，我真想幫著爸爸

打伯伯呢!」

我看著桌子上這些書本子，心裏越覺得沉重起來。嘆了一口氣，胡亂地把那些紙呀筆的都給收拾好了。站來起瞧了瞧屋子裏的一切，似乎感到一陣安慰。我想至少，我們這一家已挨過了這一天!

跑出房去解手，黑暗中聽到幾聲咳嗽，使我駭了一跳。誰料爸爸卻沒睡呢!微弱的路燈光線，從窗子外照了進來照著爸爸龐大的身子，他正在俯伏著往窗子下面瞧。驀然一個意念襲進了我的腦袋，我記起了那些報上每天終有一二件的自殺案件。正和其他的大人們一樣，金錢和名譽，就是爸爸的第二生命。而現在，他是一個人悄悄地伏在窗子上，他將做些什麼呀?

可怕的幻像在我眼前現了出來：就在那窗下的街上，倒著一個龐大的軀體，血在石子縫裏淌來淌去，那麼一大堆，一大堆……我不能再想，我趕緊用手按住了額際，我要把這些慘酷的影子驅逐出去。

「爸，還不睡嗎?」

「唔!」他並沒回過臉兒來，只把身子動了一下，壓得那下面的椅子格吱格吱地響。

我放出平靜的脚步走近他，我跟著他的視線往窗外瞧，雖然早就知道那下面只是冷靜的街道。

「爸爸!可以睡了呢!」這幾乎是哀求的口氣了。

「唔?」還是不回過臉來，又是一陣格吱格吱的聲音。

爸爸不理我，我想他是沒那閒空理我吧!我想爸爸的心，一定更比我騷動得厲害吧!

我不得不拖著緩慢的步子，回到自己的房裏了。慘淡的電燈光，把一切都罩上了一層灰色；我戰慄，預感著不幸的事情就會在這一剎間發生。

我該做些什麼呢?去告訴媽嗎?說：「爸爸想跳窗自殺。」這怎行呢!這樣我一定會挨罵。

我又開始懊悔起來。我不該回到房裏來的，我該在那邊監視著他。然而一想又不成，譬如爸問：「耽在這裏作甚?還不去睡?」那時我拿什麼理由回答他呢?爸的威嚴的顏色，還是能把我從他身旁趕開的。

寂靜中又送來了一陣格吱格吱的聲音，使我混身起了一陣痙攣，幾乎要瘋狂地喊起來，衝出去把父親一把拖住。可是理智卻又啟示著我——沒有什麼變故發生，只是父親把身子動了一動吧了。

母親的床上，有了反側聲，我決定她是不會睡著，心上便立刻輕鬆起來。於是我自己承認今晚上有些神經過敏。

我開始解脫衣服，爬上牀去——這些動作是做得那麼緩慢，慢到連心房的跳動也跟著慢了似的。

「拍!」一個清而脆的聲音，竄入了我的耳鼓，頓時兩耳嗡嗡

地叫起來，心房幾乎跳到了喉頭，腦袋似乎搬了家了。一會兒，我清醒過來，我明白什麼也沒發生，父親的咳嗽聲，腳步聲，表示他是去就寢了。

我放下一百二十個心，很快地竄進被窩，蒙住臉低低地笑，伸手向天、菩薩、祖宗、道一萬個感謝。

現在，我們一家才是眞的挨過了這一天。

## 盜用公款者

逸農

上午，往A法院，旁聽到一起B汽車公司經理C某，被控詐欺的案子。事實是那只汽車公司籌備了半年光景，營業的汽車一輛也沒有買進，什麼洗車工人等卻僱用了十幾個，還收取保證金；那批工人等待了好久日子，無工可作，月薪也領不到，覺得事情像是騙局，就要求解僱發還繳納的保證金，C某竟用威嚇的手段，不肯發還，他們祇好訴請法律的公平裁判。那個C某看到有許多新聞記者集中在法庭上聽審，着慌起來，退庭後，就託人向我們說，願意送上法幣若干，請我們不要記載那起案子，作爲保全他名譽的代價。這請求是被拒絕了：「我們不願意再有人被他詐騙，如果他有錢要送給我們，還是快去發還工人的保證金吧。」

午後，在報館裏接到D姑母的電話，召我去商量要事。趕到那裏，知道表弟在昨晚突然出走，原因是在交易所裏做空了一支買賣，沒法彌補，又恐怕被姑父責罰，祇好不別而行。D表弟年紀才十八歲，人還聰明，不喜歡唸書，小學也沒有讀完，就跟了姑父在交易所做學徒，幹的是報行情，抄場賬等工作。當初，我曾表示反對，小孩子不應該踏進這種買賣場所，徒增僥倖之心，可是，我的力量不能夠去勸阻。後來表弟熟悉了什麼「搶帽子」等門檻，我更替他擔憂。事實是意想得到的，他竟背着姑父暗中做起買賣，結果闖出岔子。我一面安慰着姑母不要着急，一面計劃着怎樣去找尋表弟回來。

晚上，在歸家的電車中，遇到一位多年不見的同學E君，想起他有一位我也認識的親戚F，在某地政府機關裏虧空公帑，竟投浦自殺身死，就問他究竟F虧空了多少，弄到自殺的窮途？E君卻說：「F沒有去自殺，現在人還躲避在上海。」使我不勝驚奇地說：「不是報紙上登載過他的自殺新聞的嗎？」E君打着哈哈回答我：「你做了新聞記者，難道信仰報紙上的消息確實的嗎？這是故意捏造了事實，來瞞騙有關係的人的啊！」我啞口無言了好久。

## 女性的彷徨

全衡

從書堆裏輕輕抬起久垂着的頭，偷眼瞧那仰臥在書桌角上悉率地走動着的錶。奇怪！今天時間像給停留在小小的錶面上，長短針鬧別扭似的老是指着五點鐘！

五點鐘！太陽的影子也歪着頭向西了，再過半個鐘點我就能够看見我的姊姊了。

然而時間偏像一隻喘着氣的老黃牛，它拖延得多少慢，走一步停三步，最後，我簡直會想到日子是在倒退過來了。

姊姊最近的來信中老是寫着下面這樣的話：

「孩子們是女人頭上的一付最重的枷鎖，它桎梏得我動彈不得，……」

「建築在感情上面的夫婦關係是站不住脚的，正像砂灘上堆着的寶塔一樣，有一天我們同時會感覺得這生活空虛，空虛得好像無底的窟洞，……」

「十年的奴隸生活過得够透了，我想飛！

「我要做一個『堂堂的人！』」

姊姊的心我是知道的，姊姊的爲什麼要寫下這些來我也挺明白；所以姊姊的突地跑到上海來看我也叫我格外歡喜。我的眼面前閃地一亮，我看見一隻翱翔在青色天空中拍着翅膀飛的白鷗！

我想好了許多鼓勵的話，要對姊姊說的；我底腦子裏籌劃着一大堆姊姊離開家庭以後的生活計劃，我對我自己說，我要用我的微弱的力量化成一把火，幫助姊姊，讓姊姊做成個「人」。我也設想着這次我看見姊姊時該怎樣的快樂，我要緊緊地抱着她眼睛裏充着歡喜的眼淚；從今天起，我第一次嘗到了欣悅的滋味，這是看着一個人從快要淹沒身體的海裏爬到岸上來。

五點半了，我很快地收拾了桌子上的東西，趕到姊姊住的揚子飯店去。

推開門，我呆住了：

房間裏有兩個人：一個是姊姊，一個是姊夫。他們同時立起來關切地問：

「阿潛，你好？」

姊姊沒有兩樣，沒有變，不跟我提起半點信上的事，好像壓根兒就沒有這回事；只用着一種少婦特有的溫柔絮絮地詢問我身體、飲食、起居、狀況。

我耐不住了，覷一個空間：

「姊姊，倒底怎麼樣？」

姊夫冷冷地加上一句：

「吹了個美麗的肥皂泡！」

晚上，三個人在麗都看却利·卓別林底摩登時代，最後一個「走向光明的大道」的鏡頭給了我很大的激動，我若有所感地對姊姊說：

「姊！你看人家都在『光明的大道』上走着路，只有你，連想一想也隨即用自己的手把眼睛掩上了。」

姊姊閉着眼睛好半天才低聲的說着兩個字：

「矛盾！」

啊！矛盾！多少人在這苦海裏浸着超不得身！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的黃昏。

# 夏夜池畔

夏明

初夏的晚上的風，格外的覺得涼快；樹叢被吹動得發出了吱吱的聲音，豐滿的樹葉被夜色蓋着抖索着；天空裏被鮮紅燈光反映着乳白色，一切顯現着諧調和幽靜，是一個富有詩意的情景哩！

時間已是九點多了，我沒心思去領會這些「詩意」，這足以證明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不會咏吟；我焦燥地等待着，默默地坐在樹蔭下的椅子上，望着進出的人們消失在門外，或是沒入樹叢後面去。從樹叢後面也時常轉出女的吊着男的膀子，偎着頭，親暱地談笑着的一對又一對的男女在我面前走過，似乎有意在向我誇耀。

「是的，他們才是幸福的。」我想，實在，像我這樣的，連幸福的夢也不會做，怎麼配「享受」呢！

雲片四面散開着，整個的天空被遮掩了，我看着最後的一顆星星閃着最後的亮光。

恬靜的夜色瀰漫着，祇有一二下鈴鈴的響聲透過了樹叢傳過來。一會兒，又照常的更靜了。

一個長長的身子在昏黃的燈光下匆匆的走了過來，我知道雲哥來了，他的走路方式以及身子的長度，樣式，我都是太熟悉的。不一會，老王也接着來了，他仍舊是穿着那一套泛着油光的青嗶嘰制服。

我們開始找適合於談話的地方，清涼的空氣，雜着泥土和樹木特有的氣息，穿進了鼻孔，身子也覺着輕快了些。終於在小池子旁邊，我們坐了下來。

草地是潮濕的，勻整地舖在地面上，像一塊着水的大毛巾，小池子好像盛在杯子裏的水，沒有動靜。園子裏的街道上的，以及房子裏的，或大或小，弱些的，强些的燈光，圓圓的環繞着，樹叢擋住了燈光的照耀，灰黑的影子斜躺在地面上，那末安然的。

「我們開始討論吧。第一，組織問題，第二，五卅的準備，政治的，技術的；第三，工作問題。——還有什麼補充？」雲哥一面說，一面把身子躺在地上，「這地方眞是幽靜極了，你帶你的愛人到這裏來幽會到很是不錯的，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到×××的追悼會也應該有一個具體的佈置，究竟應該怎麼去發動羣衆參加？他的意義在什麼地方？」我拔了一根草，在手裏捏着玩，把牠折成了幾段，然後丟到池子裏去，看着水面上被激動起輕微的波紋，向四面蕩開去。

「是的，我們依次討論下去吧！你有什麼意見？」雲哥望着老王問。

「…………」

「嘓嘓嘓」，青蛙似乎不甘寂寞地在黑暗裏鼓噪着了，從遠處穿過樹叢時來了口琴聲清晰而悅耳的歌調配合着夜的空朗平靜，分外的使人感到愉快和沉醉。

我們很像在故事中的人物，四周的景物，也都可以是故事中的，就是沒有茂密的森林在無邊的原野中燃燒着的篝火，以及使人神經興奮的講不完的故事。我們的臉也同樣是肅然的，可是我們談的不是神話，不是傳奇，也不是傳說的故事，而是「現實」──血腥的現實！血跡沒有乾，而且還在繼續着血的鬥爭的現實！

「拍～噠」什麼東西，從空間落到了水裏去；也許是一條並不小的魚，因為聲音是那樣沉重的。

「嘓～嘓嘓～嘓」是兩個人的脚聲，從石子路那面向這面移近來，於是一對男女模糊的輪廓出現在樹影裏，一忽兒隱沒在樹叢後了。

時間一分一秒肩挨着肩地走過去，我們的討論繼續着。老王的話總是不很多的，雲哥還是躺着，也不怕寒冷和潮濕。我也仍是坐着，不斷地找着草柴在手裏揑着玩。寒氣的侵襲，跟着夜的加深也更緊了。

「再有什麼問題麼？──我們走着再談吧！」雲哥第一個立起身來，我們也無聲的得意着站起了。

口琴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現在祇有三個人的皮鞋聲響徹着整個園子。

我們約定了下次會面的時間，於是各人帶着疲倦的精神和肢體走向自己的家去。似乎是太渴求自己的床舖的安適（實在祇有一條硬化了的棉被）因此步子格外的加速着，而且肚子也像在作怪，祇有快些將身子擲到床上了事。

黑暗的夜還是繼續沒天的蓋着。

五，二二。

## 小傢伙的「吼」

余之介

第四節「社會」課的鐘聲響了起來，一羣小傢伙迅速地排好了隊，像一根長油條似地，一刻兒被教室大嘴吞進去了。

「……走私……小老韓……壓東洋……楊司令……」

我的耳朵，吸進這清脆而又尖銳的叫聲。

熱烈的企望，現出在各個小小的臉上，然而秩序是很整肅的。

我們開始工作：一個被判為頂壞的傢伙舉起手來便說：「先生！今天再講『小老韓』的消息。」

還時又站起一位和他老搭當的，他說：「先生！講好了『小老韓』，再講『壓東洋』的消息，好嗎？」

「不，把『走私』先講完再講旁的。」一個披上級長的頭銜說着：

我聽取了大家的意思，是先把「走私」簡括結束接下去就報告「小老韓、壓東洋」的動態。

我偏先來刺激了他們一下：

「您們只管要我講，可是前回講的，恐怕忘記了吧？」

「不，全記牢。不相信，隨先生考問好啦！」

「小老韓，楊靖宇怎樣領導民衆反帝？」「爲什麼需要遊擊戰法？」「敵方部隊爲什麼要叛變？」「中韓民衆爲什麼要聯合起來？」我一一考問過，小傢伙們瞧見我表示滿意，便登時驕傲了起來：

「這容易得很！比課本好記得多！」

「要是大考考這些東西，那我就開心啦！」

秩序起了微微的波紋，我轉擺着冷冷地神色：

「憑死板板記着，有什麼用處呢？」

「不，先生，一點也不像死記，我起勁地講給爺娘聽，他們很歡喜。」

「阿拉講給隣居聽的，他們是工人，個個都高興聽我講。」

「我們幾個人常在街堂裏、做着小老韓的遊擊戰。」

「阿拉……」

「那很好，現在我先講『壓東洋』的最近消息。」我剛說了這句，幾十對眼睛的視線，就注射到我身上來。

「……敵軍晝夜打電報給他們政府，請趕快調派大兵過來……現在已經派來一師兵到吉林了……還有——帶了許多新式戰器……」

「不怕，兩師來也不怕！」

「新式兵器，最怕遊擊戰。」

「楊司令再拿出前趟搶軍火的本領，把他們統統搶過來。」

我又說到趙尚志部怎樣扮做叫化子，去刺探敵方的軍情。孩子們高興了起來。

「我將來也這樣扮做小叫化混進去！」

「阿拉要扮做小日本人，給他不覺得！」

一兩個小傢伙，忽想到戚繼光令兵士裝扮做農民，打敗了倭寇的故事，便插口問道：

「先生！戚繼光那種戰法，是不是遊擊戰？」

「是的，不過現在的遊擊戰，有點跟從前不同，因爲敵方現在並不是從前的戰法。」

聽了我說最近都探不到「小老韓」「少年營」的消息，小傢伙們都很失望地；我告訴他們：原因是大小各報都不能登載這類新聞。他們嚷着：

「幫兇瞞住我們的，也都是漢奸！」

「打倒漢奸！」

「大家輕一點！」我提示着，便聽倒後排邊角櫈子的兩個壞坯子，像煞不很忠實地聽講，同時竊竊私議地在寫着、畫着。

我裝做不注意他們，慢步踱了過去，把那張被塗着紙頭拿起一瞧：數個紮駐的營盤，橫匾直牌寫着「少年營」「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左角右角，畫着「楊司令」「小老韓」「李紅光」的像。這是從新塗上「打倒××赤老」「打倒漢奸」的粗筆大字底下隱隱地瞧得出來的。

我把這張紙還給他，他把頭頸縮了一縮，低頭被塞進抽屜去了，禁不住大家都回頭來看。

我站在這個小集團當中號令着：

「金根發，梁如鈞，報告您們的私語。……忠實地告訴出來。」

他們像煞難爲情地。

金根發：「我說常常想着小老韓，要是離開這兒很近，就要去見他。」

梁如鈞：「我說上海要是有「少年營」，我不想讀書，馬上要加進去。」

這一來，引起小傢伙騷動了，捲來一陣堅決的回聲。

「我也加進去！」

「先生您要加進去嗎？」

忽然又一個說：「戰了起來，爺娘一定會帶您逃走的，那怎麼辦呢？」

「瞞住他們好啦！」

「勸勸爹媽也加進去！」

「跟爺娘逃的，是小漢奸！」

「我不逃，誰逃便是這個……」小壞蛋在檯子底下，做着手勢。

忽然下課的鐘，猛然響了，「討厭的鐘，怎麼快地就下課了？」小傢伙們不滿意。

「不要放午學，肚子裏一點也不餓！」

我不能接受他們這過分的要求，我揩掉黑板上所寫的東西。說聲「再會」走了出來。

「起來……把我們的血肉……

……造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這壯烈的歌聲，跟着衝出校門去了。

## 一天的工作

克伐

是一個很不平凡的黎明。

「吠吠！底底！……底底！吠吠！……」

突然飄來了那淒厲悲壯的軍號聲，嘹喨的音調打醒了許多正沉醉在甜蜜的夢中底我們的伴侶。咱們一夥兒火速地起來，每個人的心坎在顫動，澎湃。

我們草草地洗盥後，每個寂寞的心窩被不能遏制的火焰燃燒着，沒有餘暇來進膳，大家存着偉大時代的使命，轉瞬間排列在

廣場上等待出發了。

喇叭雄壯地吹吹的吹起，步伐整齊地沙沙的響着，這是我們「鐵的行列」在憤慨中激蕩出來的怒吼。

到達了目的地（大場）隊伍便迅速地環成半圓形，在鄉民那裏借到了一只凳子，便進行我們愛國的宣傳。

在廣場的那邊，便是該小鎮的市集場，那面人山人海，鬧哄哄地變成了一片，一聽得我們的軍號聲，都不約而同的聚合攏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片刻已整齊地擠滿在我們行列的面前。

「諸位同胞！」主席和靄地用響亮的聲音剛說出了這一句，煩囂的聲音頓時凝集起來，一般老百姓都側着耳朵，靜聽我們主席的演講。

「……我們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敵人的侵略我們，是始終不會感到滿足的，他們的侵略有一定的目標，所謂「大陸政策，」就是斷送我們中華民族唯一的致命傷。現在我們與他們談親善，講提攜，都是無稽的妄話，直等到我們的國家變爲他們的土地，我們的同胞成爲他們的奴隸，這樣才能使敵人停止干戈。我們甘心做亡國奴嗎？不，我們要燃起民族革命的火花，不願做奴隸的同胞，我們站在一條的戰線，向我們共同的敵人宣戰！……」

主席的報告完畢，只聽得一陣熱烈的掌聲，每個老百姓的臉上，露着興奮乾枯的面頰上流現着感動的微笑。

接着我們推舉一位善說話的同志向大衆報告五月的歷史，黝黑的老百姓臉上蕩漾着晶瑩的淚珠，純潔的心靈，深深地鏤刻着「誰敵誰友」的認識。壯嚴的兩手摩擦着彷彿躍躍欲試的樣兒。

現在我們要請老百姓演講了。

一位年青的夥子很快地跳上了我們臨時講台，壯健的臉上顯現着興奮的痙攣，用高大的聲音怒吼着：

「諸位朋友，我家就是被這般××鬼子害的。我本是關外×地人，在東北被佔的那年，我的父親被敵人擄去做苦工，至今也沒有消息，姊姊被一般漢奸刼去强姦，母親，弟弟都四散了，我就是虎口餘生下的一個，但是諸位，我的苦痛也就是諸位所想像得到的——現在聽說華北也要繼東北而淪亡了，這樣敵人的侵略無厭，將使我們每個人都要遭到妻離子散亡國奴的滋味，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淚珠不由自禁地從那位青年眼上迸裂出來，粗莽的拳頭揑緊着，用衣襟向眼角上輕輕的一抹，然後流露着似笑似哭的苦臉用慘痛的聲音嘶啞地吶喊着：

「我們快拿出自己力量來與帝國主義及賣國漢奸拚命。」

一陣熱烈的掌聲排山倒海似的蕩漾在空氣中。

沉靜了片刻，忽然從羣衆中間有一種孩子的聲音：「打倒×洋人！」全場的視線都集中在一個四五歲孩子的身上，更引起全體民衆熱血的沸騰。

時間不允許我們多停留，我們的目標還正多着。所以只好離開了這般愛國的羣衆。等到我們舉起手帕揚別的時候，見每一個觀衆臉上淌着兩顆熱淚，是的，這正是我們團結一致認清敵人的表示。

「起來，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我們雄壯地唱着歌，大隊的羣衆也與我們歌和着，這裏，還裏分不出個人，湧喘着我們集團的「力」。

這正是這個時代的活力素！

## 學習自己的文字

李子雄

夜裏七點鐘的時候，在一座大樓上的一間小屋子裏，有六個青年的頭擠在一張三方尺大小的桌子上。他們在念書。這是個新文字研究班。

燈光很暗，書本子小，字兒小，而且書本不够，十二隻眼睛只看三本書，所以有點費力。有一半是南方人，北方音念不大準，zi和si分不清，zi和si也發不來。每次我替他們校正，他們注意地看看我的嘴，動動自己的嘴，覺着有點不好意思，有點着急。然而還是很起勁的念着：

"Sing Dikstein Zhejungdi zhen, bu sh wei Zgidi shenxo, r sh Xisheng Zg ilai……"

「好的，不過 Shenyxo 不要念成 sengwun 好的，你接着念。」

書的名字是「政治經濟學ＡＢＣ」，北方話新文字的譯本。

七點二十二了，趕快停止誦讀，開始討論，因爲到七點四十五這間屋子就不是我們的了。題目：「漢字。」

舌頭極力和秒針賽跑，看誰快。你一句我一句，從象形圖畫一會兒跳到了方塊豆腐乾。從百分之八十的文盲，談到方言的紀錄、談到國際語。談到口頭語的發展、字的變化，及漢字的「美術價值」「考古價值。」最後甚至說到因爲沒有詞兒連寫而鬧出來的「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的笑話。笑聲沒完，時候到了。我們握了握手，不用說話，一定「明天見。」

還有兩本練習簿，他們交給了我，這是課外的自由寫作。兩篇都很短，像小學生的作文似的，可是真摯，單純。一篇是日記：

「店裏的王先生將要結婚了，同事都在想送東西……摸一摸自己的衣袋……不送吧！又不能。不得已只好向父親去討。

「……恰巧父親也沒有錢。他就向朋友去借，可是借來借去還是借不到，過了半個鐘頭才借了一塊錢來。

「當我拿到了父親的錢的時候，我的眼淚快流下來了，可是爲了怕父親看見，又極力忍住。……」

完了。多麽簡單！雖然他學新文字還只一個來月，已經能够應用；寫出毫不扭揑的文章來了。很少錯誤。他們已經獲得了自己的文字。可是他們並不想佔有它，在另外一本上寫着：

「李先生很好，他來教我們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去教人家。」

我安心地回家了。街道有些生疏，兩旁的燈光很亮，比我們念書的屋子還亮。天上的星星兒看不見，大概是有雲，一方面也被燈光掩住了。隱隱約約地我還認得出北極星在那裏，我辨清了方向。朝那面，一直去，是的。

# 代考

朱今

「不要忘記了今、是「中國的一日」呵！」一幾個大號方體字，把我怔着了。當我從教室裏退出來，獨個兒坐在電燈下的時候。

呵！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今天有什麼「眞命天子下凡」之類的奇特消息麼？沒有。——我這樣瞎想。那末今天有「世界大戰發出了第一顆子彈」的新聞麼？也沒有。——我這樣胡亂地轉念着。可是我的胸口總似乎壓着一塊大石頭，悶悶地不爽快。哦，也許是爲了那工人要求代考的事情罷？是的。那披開了滿染着油膩的短衫，頭髮和鬍髭長長地爬滿在頭上臉頰上的簡管廠工人，兩眼「地牌式」地出神的樣子，還活現在我眼前。他還能夠識字麼？：

據說，不識字工人不准做工的命令，馬上要下來了。而他也是不識字工人的一個。雖則本期識字學校已開學三個月，然而他卻出席不滿兩星期。廠裏要做夜工，倘若讀了書，就得扣工錢。家裏五只嘴等着吃飯，原來的工錢本已不夠買米，怎麼還能扣呢？但是現在不管你識不識字，考期就在眼前了，如果拿不到畢業證，下月起便跑不進工廠啦！

於是他坐在教室的矮凳上，眼睛老是出神地瞪着，瞪着，好像一個瘋子。

我叫他趕快「急來抱佛腳，」多識幾個字，考起來或者可以碰碰運氣。——除此之外我還能向他說什麼？

他苦痛地回過頭來看着書上，可是看不到幾個字，重又抬起來看着我，哀求地說：「先生！我實在識不得字。廠裏這兩天因爲沒有工作，明天起要停起來了，兩三個禮拜也說不定；家裏有五個人要吃飯。唉，我這個頭腦實在識不得字！先生。」

「你家裏在什麼地方？」我問。

「家裏在紹興。」

「那末你可以回紹興去呀？」

「沒有盤費。先生，我出來的時候也因爲在紹興過不活，聽說上海很好，借了盤費來的。」

「上海的好，是南京路上的繁華，北四川路的神秘。對於剝削你們的人是好的。你們到上海來，恐怕只有倒苦！」我說出了又覺得懊悔，我這種話對他說有什麼用？

他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兩只眼睛又出神起來。

下了課，大家都散了，他慢吞吞地落在後面。等到大家都走完

了，他還站在場上發楞。好一會，才回轉身來，走到我面前：「先生！你行點好事，考起來讓我請個朋友來代考罷。」他低着嗓子懇求地說。

在我心裏，早已覺得很難過，只想馬上就答應了他。但理智忽然給我一個警告：「你能使這裏的苦工都代考麼？倘若查出了怎麼辦？代考是澈底地解決他們底生活的方法麼？」於是我對他說：「代考是不成功的，因為大家都想代考，查出了你得吃官司。」我的心中實在萬分抱歉，可是又想不出別的話。

他絕望了。苦着臉對我看了一會。終於不說什麼，拖着兩條滯重的腿，走出去了。

寫於五月二十一日夜九時貧兒院

## 今日所唱的書

李寶琛

今日（星期四）照例要到江灣學校唱幾個鐘點的書，本來應當九點以前要趕了去、可是今天因為有一班快畢業了，功課已提前結束，略遲了一下。到九時一刻、纔出門搭上街口黃色的公共汽車，把我搬到學校門口，趕上了十時的班課，唱着崔東壁的一篇爭論文章。這篇文字恰合非常時期的教材，內容提倡戰爭的意識很强，好像暗示着要求國家的出路，祇有戰爭是一條生路。我雖然是一條紛擾擁擠，却也繫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旨趣，於是照本宣揚，唱到警醒的句子，口沫不知濺了多少，額角上也有些沾濕了。同學們也在聚精會神眼光直射在書本上面，書中有這樣一節「周太王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棄其國，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臨六國，六國爭割地以事之，今歲割三城，明歲又割五城，地不盡；秦兵終不止，卒滅六國幷天下而後已。太王之與六國，不可謂不讓矣。周秦以上已非讓所能化，況後世乎？……」我唱到此處的文字，第二排一位女同學插嘴起來，她說：「把況後世乎一句，應改為況今日乎。」說完仍舊把眼光放射在書本上，我還繼續着唱下去。唱到「宋之與金也，初割三鎮，繼割兩河，繼而又割京東京西陝西諸路，求和之使旁午於道，長跪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讓者也。然而金師南牧未嘗為之中止……」許多同學都一口同聲問着：「現在中國為什麼把整個土地慢慢送掉？」這時候我可為難了，既不便為政府方面作辯護，又不好順着同學的語調來說明一切，祇得唔唔着一個「唔」字對付過去。想不到唱了好多年的書，在上下五千年的圈子裏兜了好多轉，艱奧的典故，生硬的字句，也能數一語道破，自圓其說。那料到在非常時期中，學生竟援古書以證時事，我真有些「那個」了。

下午在商科班上唱一篇戰國策虞卿議割六城與秦，文中間有一節也和目下國事有關，我恐怕再鬧起學生們的感情、想用跑

馬跳浜的方法跨過去，可是不屬學生所同意，仍舊要唱出下面的原文：「……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餘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還要唱下去，鐘聲響了，我就挾了唱本，跳出課室又搭了車把我這疲倦了的身體搬到家裏，當吃夜飯的辰光，左對孺人，顧弄稚子，不禁噓了一口氣，深深地感覺得國難時期唱書眞勿是生意經。

# 網中魚

本侃

「上那兒？」

「看雜誌。」

「你？」

「聽校長訓話。」

「啊……、我幾乎忘記了。」驀地裏我記起昨天級會主席的報告。

這樣我們一淘跨進了大禮堂。

平時容納下一千多人的禮堂，現在顯得很空，雖說兩班三年級也有八十多人，但到的只有二分之一。假使你閉了眼睛只聽那嘈雜的聲音，你準會猜想有幾百人上下。

坐在木凳上，旁邊的竑正在看書，一本是新印的學校詳章。

上課鐘打過以後，人聲似乎靜一陣，但不多一會又鬧了起來，五分鐘過去了，還沒校長的影蹤，「一刻鐘了呢！」竑指着手錶。

看到萱蒼白的面孔，我又記起了昨天半夜裏起來小便被他嚇了一跳的事。「我有些頭痛。」當萱的目光遇着我之後，他低聲說着。「開了半夜夜車，還不去休息。」我勸他。但我立刻懊悔了我又這樣說着。萱是我的同鄉，我曾經幾次勸過他，他老是這樣回答我：「有什麼辦法呢？我是靠清寒獎學金讀書的，品行沒有甲，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五分之下，我就要讀不成書……我何嘗不知道身體要緊……」隨着萱的眼光，我看到站在門口面對面像菩薩樣的兩位訓育員，我知道出去是不成了。眼光再度遇到萱的時候不知怎的，小學裏一個倔強的健康結實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動着。

校長到時，錶上告訴我過了半點鐘。

假使對一個陌生人描寫我們的校長並不是多餘的話，我該這樣寫着：「校長是提倡新生活運動的，這也只要看他新近脫去了長衫換上制服就可知道；蓬亂的頭髮和不擦油的皮鞋顯得校長是在怎樣地苦幹着；今年還不到四十歲，前途無量（這句是我抄另一位中學校長在我們紀念週上的演講詞。）」假使要從一件小事而知道校長的爲人，那我該這樣寫着：「校長從來不飲酒，但也曾醉過一次，那是在市長的請宴上，市長這樣說着：「在中國

我看過的人不少，但不上館子，不着西服，生活刻苦如×校長者，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當然市長是着了大禮服的，這一夜，校長破天荒喝醉了，」

現在校長訓話了。

先是國難與青年之類，警句是「只要努力，有什麼事不成功的？倘若你們努力的結果會考不進學校，會找不到職業，那你們都可以來找我。」

接着是讀書的重要：「意阿戰爭所給我們的最大教訓是科學萬能，為什麼四十年前意國會敗？那是科學不發達的緣故。意國到底勝利了。有人說我們要學阿比西尼亞，我說我們要學意大利，這就要看諸位青年同學是否努力讀書了。」

最後方歸結到本題：「一個月之後就要會考，這對於我們學校影響很大，不要忘記了我們上兩級曾得過兩次第一……光榮的歷史要保持……你們……。」在校長拚命揮着右手中（掛在校長室裏希特勒的放大像片真是那個樣子。）我漸漸地睡了過去。警醒時已換了教導主任在訓話，教員也都來了。

「電燈現在每天遲一小時關，可以多看些書。」我只聽到這一句。

「飯可以吃得快些，省些時間看書，報簡直可以不看。……」教導主任說着。

懶得去聽，隨手從敏身上拿過一冊學校的簡章，履歷表校長項下填着：「美國××大學教育碩士，××大學教授……」教導主任項下寫着「×師大教育學士……。」都是研究教育的。

講台下面至少有一半人在看書，其餘的就是打瞌睡，只有當他始終睜大了眼聽着。

「軍訓功課三年級自今日起免去，體操課自由參加……。」

散會時，天漸漸暗下來了。

…………

「又是一天」寫好了底稿，我這樣說着。

「離會考又近了一天。」當翻着化學眼睛向了書，似乎是在答覆我。

五月廿五日抄畢

# 教員休息室裏

衛　餘

××附中的每天早晨。在九點四十五到十點鐘，總有一次朝會。這天，恰巧是大學裏的一位生物學教授惠斯特演講「夏日的衛生」所以一些聽不懂英文或是不願聽的教員們，就坐在禮堂下面的教員休息室裏等着敲上課鈴，高高矮矮的倒也有五六位。

這間不寬大的房子裏，於是起了一陣輕微的喧語，那位國文教員李先生不斷地的嗆咳着，聽着非常刺耳。

李先生站在條桌旁翻閱茶房才送來的當天申報，他從條斯

理地翻開頭兩張，然後把他那龍鍾的身體伏在桌上，左手托着下頷，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報紙上的標題，像咬嚼什麼似地沉重地讀着「華……北……走……私……當……局……決……不……」的每一塊鉛字，但他却沒有把這題目讀完。跟着一陣嗆咳停止了。這引起了坐在籐椅上打哈欠的歷史教員殷先生的注意，於是他用那哈欠連聲的話問着：

「怎麼？李先生！當局決不怎樣？」

「哼！……」李先生沒有答他，却把眼光移到那塊金鼠牌的廣告上去。

這裏，殷先生伸了一個懶腰，從籐椅上站起。眼睛斜乜着李先生手裏的報紙，但他那雙不健全的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出：「當局決不減低關稅」這幾個字。似乎這並不是他理想中的一回事，於是他就去抽那張露着一塊綠角的圖畫特刊，當他的手正伸到中途時，已經被那位光禿了頂的沙先生拿去了。沙先生臉一紅，抱歉地說着：「殷先生，你先看。」

「不！……不！」殷先生重新坐在那張籐椅上，用雙手抱住頭頸，向着立着凝神的王先生說：「老王，走私倒底走得如何？」

「那？……」王先生向他瞟了一眼，「走私就是那麼一回事，總之，說起來可那個得很，就是這麼一齣換湯不換藥的把戲。」

「這無非是××人的鬼畫符，這種無恥的勾當，正好碰着我們一班無恥的人，又是在無恥的地方，於是來一套無恥的戲法，其實……」坐在窗前向着那塊草地皺眉的小李先生突然回轉頭來，他似乎想把王先生含糊的解釋再加上一番更玄妙的註解，「其實這問題還小，問題是……總而言之，難說？」

屋子裏暫時給李先生的嗆咳聲弄得沉默了。

「老王！這個禮拜六上海去嗎？」是小李先生的輕微聲。

「不一定。」王先生用手指甲拚命在頭上搔着，一陣白皮飛落了一肩。「沙先生，昨天夜裏在老洪家的五百番勝負？」

「噢！還談這個！走上來弄了一個三番不和，一直輸到底。」沙先生把那張圖畫特刊送到殷先生的手裏，又抽來一張本埠附刊，翻開來，兩眼直釘着馬連良三個大字。那邊小李先生的嘴裏說着：「捉放曹哎，好戲！」

「那一天？」王先生也湊臉來。

「是不是後天禮拜六？捉放曹有什麼意思？全是唱工。」坐在那裏一直喝着茶的唐書記，這時也開口了。然而他嘴裏却哼着「聽……他言……」的調子。

這裏他們幾個頭全擠在一起看戲告。

「怎麼今天沒有春秋？」李先生這時在那張條桌上亂翻！然而却沒有誰回答他。於是他夾着一疊作文本子跑出教員休息室。

「你不要看李先生這麼年紀老，他最喜歡看白玉霜。」沙先生笑瞇着一雙眼。

「哈哈……此所謂人老心不老。他還教學生們專門研究紅

樓夢和西廂呢」唐書記像報告一樁新聞似地。

「還有什麼奇怪，初中二的學生就一天到晚看金瓶梅詞話。」

「要死要死，我眞不懂；圖書館裏一共置了三部，我想學生們一定當性史看。有一次，在我課上的那個盧自清就夾在書裏看，臉通紅的。沙先生你當然看過的囉！」這回可是殷先生的理想題目了。

「沒有什麼，那全是删本，我從前看的是一部木刻本，最淫的地方就是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學生們看了一定有反應，那是毫無問題。」

「最那個的就是學生們向圖書館的那位密司施借書時的鬼態。」王先生大概想起某一天的故事，笑個不住。

「這些學生全是混蛋，跳舞，胡調，……」唐書記不勝感慨地罵着。

「眞的，一個學生要花一百多塊一個學期，這個學期已經剩了一個多月了，讀什麼書呢？」沙先生拿起桌上的書。

「今天倒又禮拜四了，飯後聽老仇的鋼琴。」唐書記夾着一張報紙走到辦公室裏去。

一陣上課鐘聲，噹噹地敲着，禮堂上的學生像潮水似地瀉下了樓。這裏老王，沙先生，殷先生，全準備上課去，然而他們却依然停留着沒有走。

「老王，你這一堂是什麼？」

「初三的物理。」王先生這才迅速地走出休息室。

「喂殷先生，今天晚上，還是老地方，五百番，單試我的手局就有多麼壞。」沙先生一笑，殷先生也會心地跟着一笑，同時跑出去。

這是小李先生嘴裏唱着類似桃花江的調子，留心看着各色各樣報上的廣告。

休息室裏全然給靜默顯得非常寂寞。只有東南風裏送來××軍在楊樹浦演習機關槍的拍拍聲。

五月廿一日夜追記

# 在忙亂苦悶裏

徐君

受不住妻的嘮嘮叨叨，忍着一肚子的氣惱爬起了身，看看自鳴鐘上才只有五點一刻，連刷牙洗臉等事情也沒有做，挾了一包課卷，就走到學校裏去。校門早已開好了，校長正指揮着校工們在大事酒掃，有幾位住校的同事也都是手忙脚亂的，敲釘張掛什麼的張掛什麼，作畫的作畫，寫字的寫字，空氣似乎非常緊張，原來昨夜校裏得到某方面的正式通知，今晨九時新生活視察員來校視察，爲着顧全兩方面的面子，不得不裏裏外外的檢點檢點修飾修飾。

看樣子不便向校長開口說什麼了，雖然妻正等我拿錢去買

米，二房東的鬼臉再也看不下去了，可是大家還樣忙碌着，我怎麼好意思就擱人家的工夫，去要求什麼呢？局方足足欠了我們三個月薪水，薪水本是微薄得可憐，生活程度又這麼高往日尚且要東挪西移，寅吃卯糧的，現在是更不必說了，米店裏早已賒得賒不動，柴爿店裏的老闆娘早已來罵了太平山門，甚而至於連菜担子上也拖欠了好幾千錢。天氣幸虧在一天一天的暖熱起來，把一件一件的衣服脫了下來，還可以送進長生庫去換幾頓飯鈿，可是啊，究竟換得到幾頓飯鈿呢？

於其兩手空空的溜回家去看妻的眼淚，率性硬硬頭皮留在校裏參加工作。把圖書館裏的書籍澈澈底底的重新整理了一下後，時辰鐘已經報着七點，學生們差不多完全到齊了。承着校長的意旨，把學生們排在操場上檢視服裝。檢視服裝本是常有的事，可是今天的情勢特別來得嚴重。學生們當然不無懷疑的，可是爲着維持學校當局的尊嚴起見，當然決不能把新生活視察員將來校視察的原因向他們說明的。

校長照例先來一篇訓話，然後由教員們分組向學生們逐個檢視，檢視開始了一兩分鐘後，內中卻有一個學生竟哇的哭起來了。

「做什麼？」校長跑了過去查問他。

「我的衣服髒了，媽媽不給我洗！」那是一個九歲光景的三年級生，衣服上是青一塊黑一塊的，有着好許多泥垢。

「咳！」校長沒趣得很：「趕速回去換一件罷！」

「我只有這一件！」

「這件衣服穿了幾天了？你媽媽做什麼的？」

「我媽媽給人家洗衣服的！我說：媽媽！我這件衣服已穿了三個多禮拜了，給我洗一洗罷！媽媽卻打我一記，媽媽說將就將就罷，我那有空工夫？賺錢給你吃飯要緊！」那孩子嗚嗚咽咽的說着，看樣子非常傷心。

校長無可奈何的抓抓自己的頭皮：「好罷！你今天停一天罷，自己回去把衣服學洗洗！」

檢視結束了，有的衣服太小了，頸子裏的紐扣扣不上了，有的衣袖破碎了，有的襪子上有了大洞了，校長是要面子的，衹得挖了腰包買了許多鈹針和針線，給他們鈹的鈹了，補的補了，足足忙了教員和校工們一個鐘點。接着是檢視各人的書包，接着又是整隊練習，末了又向學生們作了幾分鐘「禮義廉恥」的問答。時間是八點三刻了，叫學生們即忙進了教室，才依舊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上課下去。

九點鐘了，新生活視察員沒有到校，卻來了一位衛生局裏的醫生，原來衛生局裏規定今天給我們校裏全體師生打防疫針，校裏在一星期前已接到了通知書，可是因爲忙着準備給新生活視察員來校視察，倒把這事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打防疫針了，女孩子躲來躲去的躲避着，男孩子嘻嘻哈哈的

頭笑着，有些孩子在哭鬧着，有的孩子故意把上衣完全脫了去，教員在勸戒着，拉扯着，秩序是顯而易見的不十分好。就在這個時候，新生活視察員却全身戎裝的挾了大皮包挺胸凸肚的展開展開的踱了進來校長的面孔頓時紅了起來。

校長領了視察員小心謹愼的這面那面的跑了一周，視察員不常說話，校長儘是這樣那樣的解釋着，視察員祇是點點頭，或是「是是」的應了幾聲。視察員公事很忙，還要到別處去公幹，要求立刻召集全體師生訓話，校長却左右爲難了，因爲防疫針還沒有完全打好，醫生的時間也非常寶貴的，怎麼好意思請他枯坐。幸虧醫生是熟人，經教員婉言請求後，就滿口應允。

視察員訓話了，因爲視察員的唾沫常常飛濺到站在前排的幾個小女學生的臉上。女學生是特別愛清潔的，不住的把手帕向自己的臉上擦，有一個愛笑的女教員竟忍不住的笑起來了。視察員當然是窘透了，把手掌向額骨上亂擦，恰巧有一點煤煙灰粘在視察員上的額上，經他一擦之下却延成了一條很長的大黑槓，於是引起了學生們的哄然大笑。

等視察員帶着悻悻的態度跑出了校門後，校長是發牢騷了，校長照例是裝着滿不在乎的樣子帶着半滑稽的口吻說話：

「什麼新生活舊生活還不是爲了老生活（用指頭做一個圓圈，）給他昨夜裏來了一個通知，害得我們忙了一番，忙忙倒還不打緊平白地又丟了十四隻老洋鈿，配鏡框呀，買掛圖呀，買畫像呀，買這樣買那樣的，悔氣！隨便他罷！隨便他批評我們一個劣等也好，超等也好，什麼都好的。經費是領不到的，『枵腹從公』這名字很好聽，餓着肚子眞的幹得動事嗎？日常的開銷是少不了的，不付電燈費要割斷電線的，不付自來水費要截斷水流的，這種生活眞度不下了，大家瞞不過大家呀！家裏有些產業的決不會讀師範的，一個一個月的墊款墊下去，沒有幾個老婆兒子好拍賣！」

我因爲心裏有事，苦苦悶悶的捱過了一天的工作時間，匆匆地走回家去，房門是虛掩着，妻的眼眶裏現着一個深深的黑圈，妻是病倒了。

五月二十一日深夜寫於某都市

## 日記

子幽

五月廿一日，星期四，有好的太陽。

上午接到妮的信，是她叫她妹妹親自送來的，說要商借十五塊錢住醫院。當時我搔搔頭皮摸摸口袋只賸一塊四角小洋帶十幾個銅子，可是我答應她說：下午來。一面我在打算着，如問校長借吧，很難開口，五月份的薪水早在一星期之前借空了。走至辦公室，見他正在向許多學生催學費，圓睜着眼睛，跳跳脚地說：「你們的學費到今天還不付，叫我怎麼得了！怎麼得了！」說話時的勁道礙足，一根根青筋跳了起來，吃相眞難看。見到我，故意地嚕囌幾句：

「先生們的薪水此地一向是不欠的，開銷，房租，嘜！下午快叫你們爸爸來。」這樣，就此嚇得我沒有開口。

下午無課，至靜安寺××小學去看老張，見他正在和校長吵嘴。

——三個月不發薪，窮得買郵票的錢都沒有，現在我弟弟死了，你還是……等了一會兒，握緊了拳頭憤憤地說：這一次我跟你拚命！

——拚命？拚命也沒有用！這裏的情形你是曉得的，學費儘催，至今也沒有收到一半，房錢欠了幾個月？飯錢？還要零用開銷。

——還我一概不管，你欠我三個月薪水，現在我弟弟死了，你還是一毛不拔，讓死人儘擱着，爛得發臭嗎？——停一下：你終得替我想辦法！

——有辦法想，早已不用你多說了，實在，實在沒有辦法。——究竟是中年人，說話的態度比較溫文得多。

我看了這情景，心痛得很，不耐煩地真想背身就走，老張見我站起來，忙把一手搭在我肩膀上，嘴角邊夾着白沫，啞聲說：再坐一會！再坐一會！

——不！我要走了。我說。一路帶着失望的心，和鉛樣沉重的腳步，心裏想：還是到愛文義路××中學老方處去劃策劃策看。

那××中學是一座很體面的洋房，我去時，許多孩子，多在打籃球，見到翔，我問：老方在吧？

——不在，今天一早出去了，沒有來過，課也沒有上。

在翔的宿舍拿了面盆想到盥洗室揩一把臉，把水龍頭轉了再轉，水終是沒有出來，我大聲喊：怎麼水龍頭壞了？

——不是，先生，水管子今天早上給割斷了。

那答話的是茶房阿福，他失口吐出了真情，像是下了他主人的面子似地感到有些窘了。

我們談了一會兒，天色漸漸地黑了。琴從操場上看打籃球上來，很急促地說：怎麼不開燈？——她用指頭撳着電燈的開關！喚：怎麼啦！

——線給剪了，怎麼會亮呢？——翔憤憤地說。

——幾時的事？——琴問

——今天早上。

——那老方為什麼不去想想辦法呢？

——辦法正在想哪！可是難得很。

我又坐得不耐煩了，心裏焦急着，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別慌。

這時三樓的學生宿舍裏響着打雷一般的跳腳聲。

——不！我有事，我一定要走了。

——上那兒去？

——金神父路××小學老范那裏。

——幹麼？

——有急用，我想借幾個錢。

——借錢？——李冷笑地說：嘿嘿！那你才沒有眼呢！昨天密司劉，問他要上學期的薪水，吵得幾乎打起來。

——眞的？

——誰騙了你！

——啊呀！那怎麼辦呢！——這時我急得眞要哭出來了。

七八個高個兒學生黑壓壓地擁到房門口向我來質問了：爲什麼今天沒有體操？

三樓也在大聲地嚷着：體操！體操！

回到自己學校裏，已經傍晚了，老馮對我說：當我走後，有個十三四歲的女小孩來過四五次，問我爲什麼不上她姐姐那兒去？

天哪！這叫我怎麼說好呢？

我躺在床上，默默地忖着，眞想把衣服去當。祇聽見校長獨自一人在房間裏神經質地嘆着氣道：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 騷動

柴杏兒

「噹噹噹，

上課了；

噹噹噹，

退課了。」

掛在走廊裏的那隻銅鐘，照例地工作着，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一刻兒把天眞爛漫的小學生從操場裏送上了課堂，一刻兒又把天眞爛漫的小學生從課堂裏送上了操場。在小朋友們的簡單純潔的腦海中，也是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照例上課退課；然而他們的老師們正在騷動着，醞釀着一種未來的事變。

好容易直挨到四點半鐘，全校的小朋友，一個個像倦鳥歸巢地，奔回家去討東西吃了。這個座落在大都會郊外的一隻四教室的複式教室的公立完全小學校，祇覺得分外地冷清，淒涼，預備室裏只留着一個個子長長的教三四年級的老顧，還在埋頭批改課卷。「摘搭摘搭」的鐘擺擺動聲，陪伴着他，又像在激動着他的思潮。

這幾天來，學校裏的表面上雖和平日沒有什麼兩樣，然而從各人的行動上，面色上，似乎正在醞釀着一種事變：譬如就拿今天來說，等到老顧退課走出教室，紅鼻子校長早已不在預備室中，而是躲在自己房裏，和那個兼音樂體育的女教師小方在談心。教務主任兼五六年級的級任老張早就約了二年級的級任老陳一同出去了，臨走時還招呼老顧叫他到鄰近的汪家墳去玩。他們的那種態度，着實有些鬼鬼祟祟；他是一個怕事的人，不去似乎又有不安，所以等到鐘敲五下，老顧也終於踱出了預備室踱出了校門，走上了汪家墳去的大道。

老顧一走進汪家墳，老遠地在一大片柏樹蔭下就看見一堆人，等到他走近一看，不禁便他呆住了。原來和老張不對的，而又為老張看不起的教一年級的女教師矮胖子樂女士也在內。這可奇了，可是不等到老顧開口訊問，老陳就招呼着他。

「老顧為什麼這樣賣力！」

「我們已等了你好久了。」樂女士張開着嘴微笑着說：

「這樣賣力，只落得了人家一句……」老陳好像自言自語地說，接着從眼鏡邊上向眼光向老顧掃了一眼。

老顧弄得莫明其妙，只是加入了這一團人坐了下來。

老陳不愧是一個爽直人，忍不住沉默而說出來了。「老顧你是我們很佩服的，一向認真你的功課，不管一管閒事，甚而致於有興味的桃色事件也不去插幾聲嘴。可是人家並沒有感德你，却說你只會死做！」

「他媽的，這明明是侮辱他，而又是明明告訴他還是紅鼻頭校長背後說他的壞話。」老顧想他本來不相信，可是校長的為人，他也深深知道，不過他老實些，他不常多說話；此刻經同事說穿了，他也忍不住不說了。

「老陳你不要生氣，我告訴一句話，那傢伙真不够像人，他當面稱道你，背後也在說你壞話，為了那天教育局裏發下那種施行特種教育的那個訓令，你要叫他多買些參考書再來定大綱施行，他……」

「我也知道，他說我落伍，對不對？」老張搶着說。

「你怎麼知道？」老顧問。

「我怎麼不知道，像他那種人，只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要他化一個小錢，不是生意經，而且他非但把自己的過失文飾了，而且還要編排別人的不是。」老陳說。

「對呀！他這類人我一向不對經的，不識相得很，老是到人家房裏來，驅逐了他，他反而說我們落伍。」樂女士說。

「落伍是他的口頭禪，他自己在真的落伍！」老陳說：

「所以樂女士忍受不住他的壓迫，已和他的親戚談起過了。樂女士的親戚是局中的重要分子，看他還做得長那位子不？我們今天的邀你來，也無非為了我們數年同事之情，給你一個消息。」老張說。

「我們和樂女士已談妥了，只要一發動，局裏的內線有樂女士在，何況他的劣跡真多！」老陳說。

「可是換了一個人來，我們的位子保得住麼？」老顧戰戰兢兢地說。

「你這個人真太老實了，難道我們不好公舉一個人出來麼？何況老張也有腳路，他畢業的母校的校長，就是現在社會上很紅的人，難道說不能替老張進行麼？」老陳又補充着說。

老顧到這時方才明白，近數日來校長不大開口，老張和老陳老是一起東躲西躲，樂女士常常出去，一切都證實了。確然紅鼻頭

也太不是東西，辦公費一個錢不肯拿出來用不用說了，學費也要虛報，教新也會揩油。連教師吃的茶水，草紙也是捨不得買似的，而且當面說人好話，背後又專講人壞話，確是不能再做下去了……

「好的，那末仍請樂女士去走一次，我們也要走了。老顧你先回去，我們隨後就來，免得他多心」老張的話，把老顧的沉思打破了。老顧才立起身來先走回學校來。

一進預備室看見紅鼻頭和矮胖子都在着，紅鼻頭一看見老顧進來就好像諷刺似地說：「顧先生難得，一個人那裏去來」不等老顧回答矮胖子接上去說「倒看不出顧先生也有祕密。」老顧給他們說得啼笑皆非，心頭一陣難過，更同情老張的主張了。

吃夜飯時，空氣很是沉悶，大家低倒了頭不說什麼，只顧吃飯。等到一吃好夜飯，各人走回自己的臥室，紅鼻頭自然跟進了矮胖子的房中，樂女士沒有回來，老陳和老張是一個臥室，老顧和校長睡在一房，乘校長不在，他一個人提起筆來寫了好幾封信，信中的大意是：

「××兄：

……光陰迅速，轉瞬暑假將屆。弟在此間，階段已滿，且與學校當局意見亦多不合，下學期位置尚祈鼎力推薦。……

……　　顧××　五月二十一日夜」

## 在吳淞

李平

五月廿一日在吳淞是個美麗的晴朗天氣，草原發出了牠的幽香，季候風把人們吹醉了。

「春天不是讀書天。」雖然已到初夏了，人們可還嗅到春天的氣息。學校的宿舍裏軟綿綿的沉睡着許多人，下午沒有課都經不起這天氣的催眠哪。整個宿舍是靜悄悄的，只有路旁的楊柳在飄蕩着，間或從校河裏傳來幾聲蛙鳴；偶然有人穿着木屐走過，碰在走廊的水門汀上發出嗒嗒的響聲，但一會兒又遠了，消失了。只有金蠅的嗡嗡聲和人們的呼吸聲還可隱約聽到。

夕陽要歸到牠的老家時，天空現出了許多美麗的顏色。這時快死去的學校裏又有了呼吸，從宿舍的窗孔裏門縫裏鑽出了"When the Springtime is in the Rocks" 的婉轉的歌聲，抹着額上的汗水喊校役打水洗澡的叫聲之後，洗浴室裏自來水便不息止的嗶喇喇的響着。大胖子半倚在床上看新買的一折八扣的舊小說，等看到最有刺激性的一段時，嘴角自然的流出了滿足的笑容，拍一下腿，叫一聲「好極哪！」於是有人湊上去：

「什麼好東西？把我看看！」

「那裏能夠哈哈多夠味呵。」

「別理他，大塊頭故意賣弄玄虛，這種下流的東西有啥道理，虧得他還要神氣。」中間偶然來了這麼一聲，於是辯論又開始了：

「啥麼事，你老夫子的徒孫，裝什麼假道德；看見了一個女人

照樣流涎萬丈，勸你別再假正經了。」

這場論爭便會這樣的延長下去，一直到有了意外的阻隔或有人調解的時候。好在他們並不會傷感情。

在另一方面操場上有了生龍活虎的運動員在賣弄本事，氣呶呶的汗流夾背也滿不在乎。一些小姐們在拍排球，偶然吃了一個「los」的時候，會黃鶯兒般的尖着聲喊「哎喲。」旁觀的男學生也會帶着滿足的微笑。還有風雅的「詩人」們拿着小竹竿子練習打「哥爾夫」的美姿。那塊却有某寢室在開「全室運動會」，長的、矮的、運動員式的、以及駝起背把胸部逼成弧形的書生型的都興高采烈的在爭着第一名。他們會模做「國手」們的姿勢，有的舊劇同志也會在無意中演出一套武生的活劇。

不同的角色分別的在扮演着他們的拿手傑作，直到晚飯的號聲叫喚他們的時候。書生學究也會踱出他們的園地——圖書室課堂。

晚飯後是「少爺們」快活的時候哪。半鄉村的道路上，江灣公園裏都充滿了「上等遊客。」通砲台灣的堤上也有不少的羣集在散步着。江風輕輕的拂過來使人們的頭腦怪清醒的，初夏的黃昏也不致引起「傷感」即使是挺 Sentimental 的人。也有人跟在女學生羣的背後，飽吸從她們身上發出來的香氣。

堤上有人在修堤，「哼呀哼呀」無表情的呻吟着，大木頭沉重的向不平的泥土打去。受着現實的刺激，有人在發議論了：

「你聽這種聲音和大路歌裏的全兩樣，大路裏描寫碼頭工人的聲音是對的，可是拍子太快了變得輕鬆了。你看伏爾加船夫曲可不同了，從那適宜的速度裏我們眞能體貼到他們的苦悶和痛苦呢。」

「所以什麼東西都得很細心的觀察才行呢。像莫泊桑如果沒有精銳的觀察決做不出那們好的小說。」

「對了，由是我常覺得藝術之難呢。」

我們的藝術信徒便會這樣的議論下去。在另一羣裏有人看見外國郵船出口，於是：

「我常以爲一個人要找快活什麼地方都成。比方說明明中國是一塌糊塗，連一個內河船都弄不成話，但是現在我們不妨心裏就這麼想：『哈，你看中國多好，這麼大的國貨郵船出口哪。』這不是就快活了嗎！」接着是：

「哈……」

天黑了，「少爺們」該回來了。然而功課並不會因爲上自修的號聲已吹過而開始。有人上民衆夜校當先生去了，有人倘在外面，寢室裏幾人却打開話匣子來報告新聞。

「報告你們一個重要的消息：日本軍部表示要廢除九國公約了，我們中國可眞糟了。」

「我說我們中國就早該同××人打，一省省的被他們侵佔下去總不是生意經。」

「要是打起來、哈，幾多快活哪，什麼書本嗎的，我攢得牠遠點，」

「眞的，自從去年十二月請願事後我們都鬆懈下來了，你看那一個會好好的讀書。」

「如果打起仗來，我們到可以代替警察拿棍子維持秩序了。多寫意呵！」

「我有一個從征伴侶，他眞是再好也沒有……」在興奮的說笑中有人哼着「德意志戰士出征歌」，於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同學們，大家起來……」慢慢的都會高起來，不一會便成了一個大合奏。

同時也有人在高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一切青年的興奮熱烈悲憤怨恨交織着這活生生的一幕，充分的表示出了他們「小布爾喬亞」的根性。直到熄燈號吹了，只有校河裏的蛙聲來完成這五月廿一日的交響樂。

## 畢業

予介

是將畢業了！

近來眞爲畢業忙，畢業旅行之後，又有畢業紀念冊。今天還議決贈送學校畢業紀念物和定鑄畢業紀念章。這夜全體幹事就出發去收錢了。

這多難哪，要他們的錢！

開頭就碰見一位神經質的同學。他說：

「爲什麼要送學校的東西？這根本是白廢的，學校是學校，我是我，有什麼值得紀念？況且，還要我出一塊錢。紀念章，我更用不着！錢，我是不出的！」

幹事們只有退出房來！

總算有些頗知大義的同學們，他們很慷慨地拿出法幣一元，他還說：

「對不起，還要勞你們親自來收，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應該自己送去的。這，眞有勞你們了。」

有人乾脆的說「明天繳罷，這天沒有錢！」

有人還避開了，等幹事們收錢以后才回房來！

然後到女生宿舍去收錢，有一位女同學也這樣詰問着：

「你們幹事會是不是已取得全體級友的同意，去定製那樣的紀念章？這紀念章，對於女同學是不是適用？……我眞不願意出這一塊錢！」

「討厭！」我們還隱隱地聽見這樣的罵聲。

辦團體的事眞難，尤其是這般少爺小姐們！

畢業同學間又互詢畢業後怎樣。

「前途如何？」我問。

「前途無垠！」——緒這樣幽默地回答。

我又問到峰。

「××××會招考也只限於男性，我們簡直是死路一條，什麼地方都用不着女同學，我只有眼睜睜地看着你們就事好了！」她言下不勝黯然。

男的果真都能有「事」可「就」麼？

我想到一副對聯：

「畢」竟是條死路，

「業」已斷了生機。

廿五，五，廿一，在上海的一個大學裏。

## 百貨商店的一日

聘之

天空散佈着一層薄霧，淡淡的朝陽直晒着一座龐高建築物的頂角，淺黃色的壁磚襯着淺藍灰色的天際，使人有悠然之感。

靠近八點鐘左右，建築物底下馬路旁的橫櫥窗的鐵柵，正給兩個出店拉得吱呀作響，穿着灰色的布短衣給陽光晒成土黃色，碩長的影子，直伸展到行人道外。

百貨公司最早開始工作的，要算這幾個出店了。他們每天這時候就得整理公司的外部：最先把櫥窗外的鐵柵拉開，繼而揩玻璃，掃牆，擦銅欄干……等。自然他們的工作是機械得可憐，今天跟明天是沒有什麼兩樣，除掉了一年中難得有的幾天假期可以作生活中微微喘息以外，其餘的日子，簡直就像大機器的輪齒，一個搭一個半點沒有異樣。

其實這公司內部職員的生活，又何嘗不呆板！

八點半鐘以後，公司右邊甬道的後門，站着一大堆人，有立在一起談話的，也有獨個兒看報的，也有倚在牆邊吸捲煙的……他們大都很悠閑，正等着一日工作的開始。

一個穿制服的門警，把門前鐵柵上的鎖開了，拉開扣，推到兩旁邊，再把裏層的鐵門也開了鎖，用力望後扳進幾寸，然後換轉身來，很命的推進夾牆裏去了。原來這鐵門足足有百來斤輕重，尺多厚薄，推來很覺吃力，幸虧脚底下裝着兩個滑鐵輪，才減輕了重量。

裏面的電燈全亮了，全公司的職員都開始他們的工作。搬貨物，掃地，整理櫃樣各種聲音夾雜着，顯然是很熱鬧。有的遲了時刻，直等到大門口的鐵柵都拉開了才到，便得受部長（一個部份的管理員）的白眼和難堪的臉孔，這也難怪，有不少住得老遠的，大清早趕來，設或錯落了車子，或是車子慢點便足以耽擱了時刻；可是有許多是住在宿舍裏（公司後面設有宿舍）時候到了還躺着不肯起來，祇不過三兩步路途也會遲誤了鐘點的，白眼相加，眞不算冤枉。

上午，是一日中最清淡的一段。當然啦，公館的太太小姐，斷不肯絕早趕來，除非有要緊的東西要買。中等人家還得自己料理家務，買東西的時間，大都放到下午了。

長長的玻璃櫃檯，裝着長形的燈泡，也不十分强烈的光，照到銅架子上掛着的絲襪，閃閃發亮；櫃檯裏一個售貨員無聊的在踱步子，沿着櫃邊看過去，靠盾坐着一個夥伴，在一堆比較掛得密些的襪子下低着頭看報；對面是陳列化粧品的櫃檯，滿堆着什麼頭水，香水，脣膏等；都是一般摩登太太小姐所必需的。一個練習生正彎着身用一塊布揩着櫃檯橫面的玻璃，有力無心似的，一邊嘴裏滔滔的對着那櫃檯裏忙着添理貨色的售貨員，不知說些甚麼。遠遠地，身穿洋裝，氣概昂然的部長，緩緩向着這邊踱過來了，那練習生一眼瞥見，連忙低下頭去，停了聲，手裏却揩得用勁點了。

這公司樓下包括着洋什，罐頭，文房，五金等部份，一天生意也以這幾個部份爲最好，可以說是公司生命之源。

東面是罐頭伙食部，早上生意不壞，大半不是門市顧客，而是電話來購買的。因爲路遠的購買不便，打電話到這裏來要，不一會便可差人送去。所以那兒電話是很忙的，一早祇聽到電話的鈴響個不停。

隔鄰那五金什物部，便也沒有半個顧客，好幾個夥伴立做一堆，談得非常起勁。

時間很快的過去，已是十一點鐘以後，午膳是十一點半，看看壁上掛着的圓形大鐘，長針正好指到二十五分。

「沒有生意，時候更過的慢，肚子快餓癟了，怎麼還不敲鑼？」一個立在櫃檯裏看看鐘，帶着埋怨的口氣，對另一個說。

不消，上午的生意，直淡得要死。全個樓下，雜得聽到幾聲喚練習生收銀的鈴聲。

噹噹！傳聲吃飯的鑼響啦！原來公司吃飯是鳴鑼爲號的。祇聽到第一下鑼聲，便趕緊離開櫃檯，這時候一簇簇的人，有急有慢的向扶梯直跑．吃飯一共分開三班；第一班是十一時半，其餘的要等到十二點鐘以後。

餐室在三層樓商場的後面，約莫有七八丈長三丈闊的地方，可以容納三十桌飯席，鑼纔響過，便見無數人搶着進來，在桌子上拿了碗便盛飯，跟着進來的人愈多了，可是飯桶不過三兩隻，地方又狹窄，祇弄得水洩不通，爭先恐後的堆塞到飯桶旁邊，可苦了那盛好了飯的，夾在人叢裏擠得滿頭是汗，費了很大的力氣，纔擠了出來，跑到桌子旁坐下，止不住喘氣。有一個不留神，盛好飯，碗沒有拿牢，給別個手臂一礎，啪啪！飯碗落在地上，搶也來不及，只跌得滿地是白米飯和碎碗片。聽到聲音的，帶着驚異的面色回過頭來一看，見是打破了飯碗，禁不住喝一聲「好！」接着夾七夾八連笑帶諷的嚷着：「再來一個！」「哈哈！飯碗敲破了！」

吃起飯來，大半好像上戰場，二十隻筷子全向小菜方面進攻，那消半刻工夫，四五盤菜都搶得淸淸光光。有幾個自己預先買些別樣的小菜，等到桌上的都搶光了然後拿出來受用，別的祇好睜大眼睛，骨碌碌的望着。

下午，顧客也漸漸多起來了。這時祇見售貨員忙着搬貨物給

顧客選擇，口裏滔滔的介紹着，鈴聲不止一隻在響，練習生奔來跑去的收銀，包貨色。

著得紳士似的經理先生，立在扶梯旁，摸着下巴，一雙眼睛正掃射四面的情形，他想：「假使每天每個時辰生意是這樣忙碌，那沒公司賺錢，自己……」終於一絲笑容浮現在冷冷的臉上。

忙碌着，便不覺得時辰偷偷的溜走，已是太陽落山時候；金黃色的夕陽晒到馬路上每一個人，每一輛車，都拖着丈來長的黑影，金光和黑色的交錯直耀得人眼花。

漸漸黑暗罩住了整個大地。

顧客都夾着貨物走了，進來的祇不過疎落地幾個，不似先前的多。立在櫃檯裏的夥伴才感到一點鬆懈，停住了脚，噓一口氣！

晚餐是很痛快的過去。

七點鐘以後，算盤珠子的響聲很密，每一個都伏在櫃檯上計算着一天生意的成績。

練習生很細心的掃去了地上所積下的塵垢，順手將櫃後木架子上釘着的日曆拉了一張下來，往地上一扔，那張紙翻到地上現出「二一」兩個黑色阿拉伯數字。

外面門口的鐵柵又拉上了，圓圓的壁鐘正敲着八點，一日的生活便宣告結束。

五分鐘後，收工的鈴聲驀然響起來了，雖然有點震耳朵，可是却受大衆的歡迎。拖着一天的疲勞，慢慢踱出了門口，回頭看看，那扇尺來厚的鐵門又被徐徐拉上了。

## 「賬房間」底一日

張子宵

當二只枯衰的指頭遲緩地在日曆上撕去了一頁，而眼睛發現了 MAY 21ST 時，久病底陰司鬼（西籍職員賬房間 CLERK IN-CHARGE）終於到行了。橐橐地履聲；健壯瘦長的箇子，灰嗶嘰的衣裳，漆光發亮的像老年人的禿頂，驚動了每一個人；於是無論在看報或是在思索的人，個個如在迷夢中醒了過來。工作顯見得異常地緊張，緊張得彷彿屁股被椅子咬牢似的，彷彿久經奔放的野馬一旦被收服了一樣。同時每架打字機器和加法機器亦在很不規則地哆嗦哆嗦地喋鬧起來

這時，太陽粗野的脚已踏上了公司的大門口，除機器的哆嗦聲音外，空氣是顯得很是寂靜；是八時五十分了。

——HELLO！是沉沉黑夜裏一陣銀鈴似的聲音，是迷茫的髮起中一陣黃鶯的宛轉歌聲。每個不同的心會一致地命令各對眼睛向着同一的方向。

——哦！萊戀，早晨好啊！輕輕地輕得別人不會聽得的都向着萊戀說。

萊戀是一個混血種的姑娘，是一個充滿着南國情調神秘氣息的姑娘。她有着小馬樣的身子，梨樣的臉蛋，碧藍寶石樣的眼睛，

火紅寶石樣的嘴巴，烏墨樣的雲髮，更有着迷人的喉音。

自然她又在和電話筒對話了。

誰都不會否認，誰都在那麼地的想着：——從她的每天不同的衣服上，每三天不同的頭髮上，每小時有三次的電話上；是的，來想是一個神祕的姑娘嘍！

× × × × × ×

小鬼（西籍職員）瞧一望手錶，突的在椅子裏的上半身子撐了起來，復把碧綠的眼睛像獵狗捉野兎的樣子向柱子邊的寫字桌邊一射，遂後，用着粗暴的聲音叫着：

——王……

——是，先生。坐在桌子邊的一個矮小的中國人（頭髮禿得像一顆葫蘆，掛在他的頭頂上，深刻的電車路已在他的額上架着四五道，嘴臉瘦得活像隻猢猻臉，粗黑的鬍鬚根滿佈在他的下顎上，寬大的袍子套着他一個瘦小的體子，像一只燈籠裏的蠟燭。）即忙立起身來，甩一甩他寬大的袖子，鵝行鴨步似的走到小鬼的桌邊。

——史密司先生的賬可曾結束好？

——哦，不曾。

——什麼！昨天我說的是什麼話？

——………………

——王，我對你說，你不能這樣地糊塗，他下午二點鐘就要來拿押櫃的。

——哦，可是，先生，現在還祇是十一點二十分呢！

——我知道，我早已知道，不過，你應當早些結束好，你不能反抗我的命令。手摩着鉛筆幾乎碰近王的鼻子，點了二三下。

——是的，先生……王甩一甩郎當的袖子向着自己位子走去，然而，小鬼的二隻碧油油的眸子依然望着他的寬矮的背影不住地瞧着。

× × × × × ×

立着對面古老屋頂的太陽，疲倦得伸一伸粗胖的腰子，鬆一鬆僵硬的腿子。肚子裏有點轆轆地響了，望一望鐘，果然長針和短針一同息在12的碼子上；於是熄燈的熄燈，關窗的關窗，撲去了身上的沙塵和紙屑，走了。

× × × × × ×

空氣變得異常地靜穆，電燈，機器，桌子，椅子，一切如死了過去似的，祇有幾張紙頭有時在閃着眼睛。不一會人們來了，一個，三二個的一羣來了。更帶來了一片笑語。

有的在呼呼地打着中覺，有的在撓起脚閱着報紙，有的在仰着頭細細地望着他所噴出來的煙霧，有的在互相談着；這時爲一日間最快樂最自由的時候，然而人們的幸福總是有限的，無情的鐘很迅速地報告二點鐘到了。於是在睡覺中的機器也跟着了醒過來。

——張……小鬼又在那裏喊着。

——張……他真有點奇異，如何中國人都要反抗他命令呢？

——是，先生……坐在窗畔寫字桌上一位約有四十多歲下頦留着一抹鼠鬚的職員、一壁應着，一壁立起身子來跑去。不知怎樣半途上被一只椅子磕痛了脚趾，於是他俯下身子用手摸着。小鬼望着他搖了搖頭。

——做一張賬單。

——是，先生。

忽的小鬼一眼瞧見在打電話的萊懋，打扮得益發新異，便二隻眼睛不期而然的行了一個很尊敬的注目禮，嘴角上引起一絲笑容。

× × × × × ×

太陽一轉身坐在地上，柏油路發出眩目的光輝。

——COME ON！黑狗（西籍職員）一邊把擱在張的椅子上的脚很合拍的蹬着，一邊在催做賬單的張、一邊撑住頭閑眺着馬路上的景色。黑狗，提起這名字，眞要佩服題 NICK NAME 者的天才；他眞是西人裏頭最烈性子的一個，每每會像野狗一樣地亂吠，亂蹦，亂跳，亂跑。

——COME ON！他的牛性發起來了，他的脚格外蹬得緊，可是張素來有一種發抖的毛病的。愈是要想寫得快，他的手愈是抖得利害，他覺得每個毛孔裏好像有珠子在鑽出，每個細胞裏好像有蟲在擠出。

——哦！……有十分鐘了。黑狗拿着做好的賬單，帶跑帶跳，口裏打着口哨呼呼地跑了開去。張拿出手帕來抹去了額上的汗珠，輕輕地駡了一聲；立在他旁邊的年青的夥伴對着他來一個會心的微笑。

× × × × × ×

萊懋走出來又想打電話了，可是，電話筒上早已有一位和她明爭暗鬥的羅宋少婦在打着。

——OH SORRY！還是抱歉，還是譏諷，少婦微微地笑了一笑。萊懋嘴角上像動了一下，立即轉身登登地走開。

是四點一刻了！

今天的鐘不知如何比往常走得遲緩，一秒一秒地如被任何吸力吸住似的延擱着。慢了吧！停了吧！每個人都在這樣地想着，想着。其實，鐘何嘗放棄它的任務，在很按時地一秒一秒地走着。

淸晰地四點半鐘到了。本來每個人都要打算着歸去，但是陰司鬼將他們的脚緊緊地看住。

鐘在滴答滴答地不停地行走，幾十個心在忐忑忐忑地不停地跳躍，百餘條的眼光在不停地向着鐘投射，

幾日來素在 OFFICE TIME 裏吃香煙的小鬼此時方才拿出煙來吸。

一分鐘，二分鐘，……繼續地又過了十分鐘。陰司鬼走了。

# 商品檢驗員的一日

雷電

早晨六點鐘，在我們的寢室裏，老田酣睡在夢中，老姚在牀上坐起來，擦着火柴，很得意的在抽煙。煙徐徐地向上升起，一直從氣窗口散出去。這時候我也給煙味熏醒了，睜着眼睛，向前面的牆壁注視，

壁上掛的照架和衣服，現在都不見了，牆邊一條行軍牀已束起在門角裏，原來老張已離開這裏，加入軍隊去了。他很和氣，常常和我們談笑，現在他去了，房間裏剩下三人，覺得冷靜多哩。

八點鐘，到局去辦事，記下定溫箱的溫度，從攝氏十度，十三度，十五度半，一直到五十度，時候還早，到圖書室看一刻鐘的報紙。

樓上的鈴響了，我們一齊進實驗室，檢查試驗中的昆蟲。昆蟲自產卵，孵化幼蟲，幼蟲化蛹，蛹羽化為成蟲。日子長的要二三年，短的祇有幾十天，像蚊蟲和蒼蠅這類的昆蟲，在熱天的時候，二三天就可以由卵變為成蟲了。想到我們人類，自童年，少年，壯年到老年，在時期上較為長久，但是和昆蟲的變態看來，有什麼相異呢，

試驗工作一個一個的觀察過去，從高溫到低溫，每日這樣做，無論星期日，紀念日子，在這裏沒有休息日子。練習生只有安分守已的坐在實驗室裏，不許參加社會的救亡運動。外界的公開演講，我們是偷偷地出去聽的。

十一點鐘，工人送下派驗單幾張，赴關路碼頭去檢驗生薑，大蒜，金針菜，這類的農產品。報驗的商人是報關行的夥計或是學徒，今天來的是一個年歲很小的小孩子。在電車中，我略略的問他幾聲，他是湖北人，今年十四歲，到上海纔二年，在鄉下曾受過小學教育。現在在一家轉運公司當學徒，每天晚上要學習二點鐘的英文。自然在上海做進出口的商人，非學習洋文是不成的，海關的稅單，佈告，都用英文，即在碼頭上驗關的時候，也要能說幾句洋話，因為目前海關派在各碼頭的驗貨員，大多是外人，我在最近一本外國雜誌上，看到中國海關的外籍高級職員，由各國分別規定。這是不平等條約的所賜恩惠！也是帝國主義同我們攜手和親善！這種恩惠和親善，現在我們對他該有深刻的認識，再不要一天一天的延誤下去。

車到提籃橋，我們下車，買了兩張小報，再轉車到關路碼頭，在那裏，可看到高入雲霄的無線電台，工廠，堆棧等大建築物。勞苦大衆的碼頭工人，他們整天的在那裏搬運貨物，從棧房到碼頭，從碼頭到棧房。有時候進口輪船起貨了，起重機轆轆的聲響，和勞工的呼處，在那裏對抗，激起了浦江中的怒潮，黃浦江兩邊的碼頭工人，在這時候一齊在怒吼，動搖着大上海。我在這時，覺到他們的雄壯偉大。

生薑，大蒜等的農產品檢驗完畢，時間已趕不上回宿舍去吃飯，肚子飢餓得很，在一家小舖子吃了一碗菜飯和兩塊排骨。

午後，在實驗室整理試驗工作，作表格，圖畫，爲將來研究報告的材料。

四點鐘，又派我出去，——匯山碼頭較平時更見熱鬧，接客汽車密密地排列在兩旁，××丸剛才靠岸，客人的行李和貨物雜亂的堆積在碼頭上，海關關員站在門口，正在那裏檢查着，我和那個報驗商人，在這時候進了站口，向碼頭的左手跑去。

檢驗的貨物還在船裏，沒有搬出來。我站立了一回，對那些××人不斷的注視，他們中間有老人，學生，工人等各色人物。

起重機吊出船艙中的貨物，有木箱包裝的，也有麻袋細束的，巨量的鋼鐵建築材料，平鋪在地上。

幾箱植物包裝，移到一個角上，年約三四十歲的××人，用洋刀割斷着繩和稻草，揭開和雪茄煙盒一般的小木盒，遞給我看，裏面有幾排鮮紅色的草莓，還有蕃茄，芹菜等蔬菜。

鄰近的人漸注意到我的動作，檢驗工作也隨着完畢，我快快地走出門口，等候那歸途的車輛。

## 印花廠圖案畫者的日記

周兆南

早晨起身已經六點鐘。洗漱早點後，也來不及閱報，就端坐寫字間裏；滿想靜心繪製幾幀圖案，攤好紙，握着筆，畫來畫去簡單的輪廓也構不成，無疑的這是心神不寧哺！

九時許，跑街烏先生匆匆走進來，將臂間挾着的新聞報向我檯上一擲；張大了烏珠肯定地說：

「政府對華北走私有辦法了；——你瞧！」我接過先流覽了一下然後再將標題細細逐項看了一遍，噓了口氣說：

「果眞能夠依法嚴行緝私，那到好了！」

這時外帳房孫先生也放下了筆插嘴說：

「我國從前何嘗沒有緝私法？也不是走私方從今日始，倘若事實上脫不了過去的敷衍辦法，不求澈底解決而高談制止，還不是夢想？……」

「照你說，眼前這危險市面百分之百無望了！」烏先生本來是樂觀的，此刻也彷徨着了。

「可不是嗎？兩個月來廠裏老停着工，上月份工資，到今兒還無發放的消息。今朝二十一號了，什麼麵粉煤炭啦，顏料紙張啦，各家已經來收過幾次帳。大前日經理爲着籌款問題，大鎖愁眉，我們放出的賬，不到年節休想收半個子兒。『工商借款』名目多好聽，然而像我們專以接貨承印作營業的廠家，根本無貨可押，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壓根兒夠不上請求借款啦！」他搖搖頭感歎起來。

「唉！——可憐次殖民地小手工業的厄運，除了瞪眼等死，還有什麼？」一雙怒目重向報紙上一掃。

這時候，沉寂在寫字間裏流蕩着，好像一股輕煙；流向壁角裏，窗帘上，——流向了各個靜默着的心靈深處！大家相對無言。

下午爲搜集構圖資料起見，到南京路各大商場流連兩小時。稍稍得了點新的啟示；馬上回寫字間繪製出來。完成後；細細作一會自我批判；這幾張實節奏和色調，還過得去，可惜有一張全用定曲線構成的，變化不甚深刻，形體且不調和，心裏又有些頹然。

往常在外邊溜躂，遇着穿美麗織印圖案衣料的女子服裝時，直覺上果然是美化了，但是：圖案的構成要義、該在美化之外還要顧到實用纔行。我們製作圖案者，是否是祇在求得美化了摩登女人的新裝，就算盡了我們的社會任務嗎？然則，將要在什麼時候才能以我們的心血，擴大起來；做一點對全民族社會有意義有價值的貢獻呢？

夜飯後被朋友拉上金城戲院看卓別林新片摩登時代，它的演出仍保持着卓氏往日一貫的冷嘲熱諷的作風。而以更新的姿態最明顯的意識加強了深刻的含義。它諷刺着資本主義下的所謂「合理化，」也就是暴露了資本主義在沒落趨勢中用更苛刻的剝削方法，對待勞動者，以保持自身的利潤。工廠管理是合理化了，工人卻勞作過度喘不過氣來，以致神經錯亂；鬧了許多粗看令人笑，繼想使人哭的笑話來。

我眞佩服卓別林他能够想出用什麼方法來表現他所要說的話。雖然，這不是吶喊，而是呻吟，但呻吟究竟總比不出聲好些吧！

歸來，寫好日記。看看時鐘已是十二點將盡了！

# 參觀新生橡皮膏廠

包天笑

五月二十一日午後兩點鐘，往參觀新生橡皮膏廠。

先是，吾第三兒可閎，去年在復旦大學校以化學科畢業，遂與他的同學曹畸玉金咸珩兩君，創辦了這個新生化學工藝廠。名爲化學工廠藝，其實出品的，只是醫藥上用的橡皮膏而已。

和他合作的兩位同學，卻是一男一女，曹君是男性，金君是女性。那位金女士，便是復旦大學秘書長金通尹先生的女公子，現在已與曹君結婚了，是可閎做的媒。據說這一對新夫婦，正和橡皮膏一樣的有着黏性。

可閎曾幾次約我去看他的廠。從前在福履理路的時候，去過兩次，後來因爲地方不够，遷移到虹橋路以後，卻沒有去過。那條路又是什麼越界築路的玩意兒。近虹橋那邊，說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接壤的地方，公用事業，常常鬧不清楚。這條虹橋路，也很有些神秘，因爲它是直通到飛機場的，平日間一個警察也找不到，忽然之間，警衛嚴密，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爲的什麼？原來是飛機場有要人來往了。

到廠時，僅有可閎一人在那裏，曹金兩人都沒有來。房子是簡陋得很的，前面一並排四間，後面也是一並排四間，都是平屋。前面的一並排四間，都是隔開的，什麼辦事室，試驗所，儲藏間等等，都在

其內，後面的一並排四間，是個統間，便是他們的工場了。

醫藥上的輔助物品，像紗布，藥水棉花等物，已經有了國貨了，惟有這橡皮膏，還是用的外國貨。前年曾有一家，出過國貨的橡皮膏，後來不能推廣銷行，也就關門大吉了。此番他們很想弄好它，有什麼地方不及人家處，便極力改良。的確，把最近所出的貨，和以前所出的比較起來，最近所出的要強得多了。

他們這個廠，小得可憐。初開辦的時候，原是試驗性質，打樣子，定機器，配材料，都是自己動手。經理也是他們，跑街也是他們，工人也是他們，出店也是他們。有時穿了漂亮的西服，奏着梵啞令，出席音樂會。有時穿了工人藍布衣褲，滿身污穢，連頭髮根裏也都是橡皮膏。他們起初是沒有工人的，自己便是工人，到了近來，方始訓練出來幾個工人。

有一位老先生，很幫他們的忙，那就是五洲大藥房的董事長，高鳳池先生。因此新生橡皮膏，由五洲大藥房經手推銷出去的很不少。高先生說：「一樣貨物，倘然沒有國貨；或是有國貨而還不及外國貨；那就沒有辦法。現在既有國貨，而且不亞於歐美的貨物，而且價錢還比舶來品便宜，為什麼一定要用外國貨呢？」

橡皮膏還有一種用處，是電線上的包皮，有了這個包皮，可以不觸電，名之為橡皮絕緣帶，這種也沒有國貨。可問的哥哥可永，叫他做那種電線包皮。他說：這個可容易，不過近來他很想把醫藥上用的橡皮膏推銷出去。

青年們也有他們的勇氣。失敗與成功，瞧他們的勇氣如何吧？他們的志氣倒很大的，在化學的範圍裏，弄好這一樣，還想再弄那一樣。他們說：不信東方人的腦筋，就不及西方人咧。

看他們捲紗裝筒，徘徊了半小時，我也出來了。

因為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我便寫出了一點，寄給「中國的一日」那個徵文社去。

## 一個綢廠工人的日記

林嵐

生活的鞭子，一天天緊追着，逼得我透不過氣來。最可慘的是小孩子飢餓的啼哭！

現在，我們的工錢，只發了一半，餘下來的一半工錢廠方強迫叫我們買綢，叫做「轉賬券」，這是去年行起的花樣，說是廠方生意不好，要我們幫忙推銷。

就是發完全工錢，我們也不能夠有好日子過，何況是欠了一半呢？

但是廠裏年年有錢賺，去年賺上了十幾萬元。

我拿綢向朋友去兜售，跑了好幾個地方，都碰了釘子。朋友們都窮得沒飯吃，那裏買得起綢呢？沒有辦法，我只抱着綢子哭！想起房東老太婆向我逼討房錢時的兇惡面孔，和家人們整整二十四小時沒有一粒米下過肚子的悽慘，我心裏起了一陣陣的酸痛！最

後我只好把綢送進當店裏去，換得三元法幣。

三塊錢够什麼用？房租，煤球，米，鹽……，我想着，走着經過長長的柏油路，經過雄偉的大廈，我的腦海快要爆裂了。我的心快要碎了，我希望着天馬上倒下來罷！

## 一個紗廠工人的話

方根寶

從前我們紗廠工人的工作時間，是所謂「六進六出」的。日班早上六點進廠，下午六點出廠；夜班呢，下午六點進廠，次早六點出廠，日夜班工人每月互相交替一次，說是為調節工人的體力。所以如果兩夫妻都在做紗廠的，一個做日班，一個做夜班，那末除例假外，聚首就非常困難，有時想會面也只能在擁擁擠擠的上工散工的人叢中去找尋。同居一屋，同睡一床的夫婦，而竟如相隔千里的難會面，也只有我們紗廠工人嘗得到這種滋味。

可是現在這「六進六出」制，已被打破了。自然在這年代，是為了更加緊對我們的剝削才打破的。工作時間已從十三，十四，一直加到十六小時，這樣長的工作時間，恐怕找遍世界沒有第二個。我們中國出席國際勞動會的代表，正可向大會報告「中國工人的精力勝於全世界工人」，以博得大會中各國資方代表的歡心。

我去年在華商××第×廠工作時，對最後一次增加二小時工作（從十四時到十六時）事實的經過，還記得很清楚。這天上午大約十點鐘左右，廠方突然貼出佈告，要「暫時每天加工作二小時。」立刻全廠工友都知道這事，每間工友中的善於交際者，即秘密聯絡相約到「馬桶間」交換意見，不久就「關馬達」，「停車」，全體齊集廠內空地開會，要求廠方取銷佈告。那時經理廠長等幾位「大亨」，都在廠內，似乎知道我們有這舉動而在等候着。並沒有經過工人的邀請，他們已由「保鑣」「稽查」「巡捕」等保護，直擁衛隨來，兩旁「保鑣」巡捕的手槍仍舊安然的藏在皮套內，並沒有撥出。的指揮工人群衆，即由紅帽指定廠長登上工人站立發言的凳上，來向工人報告。廠長堆着笑臉，眼光向下面全體工友照射了一遍，開始報告了：「工友們！我們知道你們一定要反對我們的加工計劃的，但是你們要曉得，這次廠方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加工！」說到這裏透了一口氣，繼續說：「你們不是聽到外面謠傳本廠將要關廠嗎？這的確是事實。因為日紗跌價傾銷，華紗銷路都被奪去，華紗成本高貴，實難同日紗競爭，現在要求各工友幫忙，暫時增加二小時，勉強維持工廠，渡過這個難關！」又停了一停說：「你們不是痛恨日本人嗎？不是要反日愛國嗎？日本人正要打倒華紗，使你們沒有工做呢！現在你們幫助廠方減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們中國『勞資合作』的團結精神，也就是抵日貨救中國的愛國行動！」廠長說到這裏，臉上更加顯出高興的樣子。最後更說：「萬一各工友不肯幫忙，那末我們無法維持，只有關廠！我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關廠！」當說到第二句關廠兩字，

像斬釘截鐵般的堅決，聲音也特別提高，臉孔也頓時板起得和死屍一樣的可怕。廠長說完，立刻在人叢中發出「反對」「不肯幫忙」的呼聲，也有人在喊：「當我們是牛嗎？牛也沒有耕十六個鐘頭田的！」「要我們做牛，才能救國嗎？」更有人在低聲商談「現在已開五日班，的確會關廠呢！」廠長都裝作不聽見，雙方都不能下台。最後由「飯桶」來調和，說「廠長所講，都是實情，好在現在並沒有減工錢，僅只多費點氣力，終比關廠失業好點。現在且試做一月再看。」結果，終於被「愛國行動」所引誘，「關廠失業」所威脅，暫時答應「幫忙，」不過「幫忙」了幾月之後，仍舊競爭不過日紗而停廠。當工友們反對關廠的要求失敗而要求給點解散費時，廠方還說：「我們關廠，你們工人不過每月損失十餘元，我們每月要損失好幾萬呢！你們可向廠方要求，我們向誰去要呢？」一千餘工友終於全體失業。

後來華商紗廠又停了幾家，日本紗廠是市場競爭的勝利者，工作甚忙，我就在此時進××作工。工資僅有四角一天，工作時間也是十六小時。這時我就懷疑，認爲大約因爲中國廠家改做十六小時，這才日廠隨着看樣的。但日廠工友不知在答應「幫」什麼「忙」、幫打倒華紗嗎？經詳細研究原因，却還是華廠學日廠的。不過日廠是用了「市面不景氣」的理由，和華廠爲「與日紗競爭」還一點不相同。總之，都在剝削工友的汗血，以作競爭的資本，倒是千眞萬確的。華紗的失敗，幸而在工人答應「幫忙」之後，工友倒可少担一點責任。

人的精力究竟沒有牛馬的强壯，十六小時工作之後，彷彿像大病初愈。尤其在日廠高速度的新式機器下，不允許你略微鬆一口氣，眞是抽盡了全身所有的精力，脚骨由硬直而麻木，腰背酸痛，眼睛昏昏，頭腦暈暈，到了睡覺時耳朵中還聽到轟轟的機器聲。女工友更加痛苦，回家後還要處理家事，管理小孩。因爲精力不濟，就得常發生軋斷手指，撕破衣服等不幸的事。此外「廠規」嚴於「緊急治罪法」，一疎忽就觸犯了，被罰工錢，開除工作，是每天常事。今天（五日二十一）被開除者計共四人，二人是爲了遲到十分鐘，一個是織成布疋有「挑絲疤，」還有一個是「抄號頭」的女工、是爲了告了一星期的假。我們是在更加深牛馬奴隸化！

# 紗廠的一日

黃微波

五點鐘，回聲拉的正響！那尖尖的銳利的聲調兒，簡直比什麼都容易把人驚醒。眼睛雖還有些迷糊糊的睜不開，身子却骨落的從床上坐了起來。這時，陽光已經偷偷掩掩打走廊的角落裏，透上紗窗了，屋子裏馬上便踢踢躂躂吵個不歇。

瞧日曆，又是二十一號了。斗然，勾起了我一腔心事，平日馬馬虎虎慣的，今日可得留神些，不然明朝提起筆來，才麻煩咧！於是匆匆的用冷水澆着毛巾揩了把面、立刻趕到膳廳去喫稀飯。此刻總

算熱季當頭，照陽曆推算的話，六月便在眼前，但是由廚房裏拿出的粥，却老是熱騰騰的，饞的人嘴也合不攏，要不是櫈上擱着兩碟鹹蛋，今朝准又得犧牲掉一餐早飯，雖薄薄一碗，要使了牠支持到正午哩！

也許現在的天氣早上比較涼爽些，今天來上工的，像提前許多了。五點半鐘模樣，大門口居然就有着不少人。跑進工務處，例外的，裏面倒冷落的很，才想到今天自己，忘然有些那個了。

瞧牆上掛的那塊出數比較表，還是十九號的記錄，比一比上個月同天，已經是減少了幾件，照昨日的天氣，今天出數說不定還要減少，因爲半夜裏起着漫天迷霧，濕度高了，工作當然要受到不少影響的。

拉過第二次回聲，披了工服便上工場去。女工們的夏季工服，昨日已經發出，今天幾乎完全一律了！白的，黑的，瞧上去多整潔啊！顯得極有精神的。本來，實際的技術，固然是十分重要，但是對於精神方面的訓練工作，也着實占有相當重要。在可能的經濟範圍中，總不應漠視的。然而我國的紗廠，甚至一般工廠，似乎還不會想到吧？

在工場裏兜過一轉，頭上，身上，都沾滿了花衣，鼻孔裏爲微小纖維塞住，搿的很難過。身上衹穿了兩件單衫，可是已經在熱潮潮的淌着汗了。瞧濕度表上，乾球已經八十二度，濕球與它差了六度，此刻的濕度，已經有七十二度了！早上如此，挨到中午，也許還要增高？沒有裝置濕度調節器，究竟是喫虧不少；不過像這般悶熱，今年已碰到幾遭了，此時除掉有點兒熱燥外，心上却十分鎮靜。

今日新添來一批女工，攷工先生正忙着在攷驗。我立在旁邊默默的望着每一個的動作和表情，竟會那樣慌張。面黃肌瘦的她們，爲了飢餓與寒凍，當然誰也怕失掉這個雖如上天的喫飯機會的。那怕這機會的代價，極其微小。在這個年頭上，什麼工業，都受了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環境的多方壓迫，差不多只賸下微微一息了！尤其是我們這民族工業的紡織業，更其是江河日下，一瀉千里，用一種加速度的速率在消沉下去。這樣，對於整個的社會和大衆，影響又是多麼深刻？

九點鐘，從車間裏轉了出來，到休息室去。人很多，報紙也來了，時報的紅字標語，最是惹人注目：中國世運足球隊，在海外的捷報，簡直把休息間攪成一片響。記得上個月，在上海的三場球賽，本廠同仁竟去了三汽車之多，不知是爲了去趕熱鬧？還是去欣賞健兒們的身手？不過足球爲我國民間最熱烈的一項運動，事實是已經證明了。

翻開新聞報的經濟欄一瞧，標紗的市面，可又下落了。意外的，棉花行市，正在迅速的騰漲着。我國紡織工業前途的可慮，使每一個從業者，無時不在提心吊膽的感着不安和煩惱。轉過來瞧外面，廠裏那幾輛運貨車，剛在忙着卸貨，堆花倉的周遭空地上，花衣已堆成幾座小丘了。前後對照，眞叫人有些啼笑皆非吧！

驟然，一輛白色救護車，在廠門口發現了。頓時使我大喫一驚。『不成有人受傷？』我想。直到幾位穿白外裝的女醫生走了進來，才明白是怎樣一回事。原來工部局衛生處，派人來注射防疫針了。

## 我是排字學徒

鍾惠

早晨起來，總是把桌上散亂的書籍，略爲整理一下，把幾只背得出的雄壯歌，提高喉嚨，大聲地唱一遍，簡單地用了早飯，挾了一份 Womadi Shgie 上工去了。

「又要去做人家的牛馬了！機械的生活，壓束得運氣也透不過來！不知道那一天，使得我半工半讀地過快樂日子。」每天走出門時，心裏總是這樣憂慮着，希望着。——

奔跑了七八里路，走到工廠，剛剛是工作時候，不遲到，否則又要扣罰了！

踏進工作地方，一股奇異的鉛味，直襲上來，高櫈上的坐在椅子裏的首領，二只兇狠的眼，像電光般的對我看着。

今天撥的是『財政金融辭典』，裏面都是講述國外及國內的金融實業，差不多的銀行名稱題目之後面，總是三四句英文，我小心地把裏面零碎的英文字，照着原稿頁碼，一段一段地撥，撥，要撥滿半英寸長的一百餘行；撥錯了字，或是跳去幾句，少撥了幾句，要受撥中文毛坯的同事斥罵，尤其是被首領曉得後，更要受斥罵！

上午撥了四小時的英文毛坯，二只手差不多有些麻了！腰背覺着酸痛，眼睛弄得一時閉不上！十一點五十分鐘，拿了手巾，肥皂，匆匆地跑了七八十步到洗手地方。七八十雙手，七八十只面孔，都像打鐵鬼一樣。七八人一只鉛桶，落後洗的幾個，都是黑水。

下午是照舊機械的工作。時間很快的過去，六點鐘——放工時間到了！

每人面上都露出高興的樣子，都好像犯人要出獄了。

做了九小時的牛馬，一出門，走起路來，比較進廠時要輕鬆得多，不吃什麼點心，也不停留，一直走到匯山路乘九路公共汽車到北京路外灘，念分鐘的光景，花了十二枚銅子的代價。我匆匆奔到四川路青年會，大禮堂裏雄壯的歌聲，在上扶梯時，已經聽到，心裏覺着無限的興奮。走進大禮堂，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分，但，這是無法補救的事情，除非我脫離這種機械生活。

今天是每隊練習上台獨唱，我們第六隊是唱『赴戰』我因爲加入了沒有好久時候，尙未教過，所以只好坐着靜學習。

七點鐘出了青年會，一步一步求到南京路大陸商場四樓，到蟻社裏會了二個朋友，是爲了要推行新文字，商討地點及其他，談到了九點半，出了蟻社，就到黃浦灘路，乘電車回家。

## 在煤棧

黃啓文

朝日初升，黃浦江沿岸，除原有的建築物外，僅有疏疏人影一二。新棧碼頭的一角，凝立着一老年苦工，眼睜睜的注向浦中，喃喃的不知念着什麼？

工作的人們，落續地來，潮水已經落了。看看停在岸邊僅有二隻小船，來扛煤的人，等到臨了，每人僅分着十四個銅板！他們朝着煤堆看看，着實有點莫明其妙。爲什麼？十數天前，千餘噸塊煤，不上二天，統統給扛上一隻一隻小船。棧內就此斷檔。從上禮拜起，已開到大火輪六隻，棧裏已差不多就要堆足。爲什麼各客家，都祇來看看，不來出煤。問問棧裏的先生，他們大都說不出。

國人經營在華北的煤礦，大都因車輛無着，只能將採出的煤斤，滿堆在礦區裏，不能運出。外商所經營的，都可以順利地，從華北源源運來。他們看到了這種現像，覺得實是賺錢最好的機會，就將煤棧起不賣，俟有善價後，再出售。遂造成了上海煤荒。

煤堆一旁，橫着一隻破籮，不滿四歲的孩子，抓在地上，看管着弟弟。小孩子臥在籮裏哭着，他的母親，手裏棒着煤篩，雙眼不住的望着他們。一有閒暇，就跑過來替他換尿布、或給他吃奶。可是三天沒有飽餐的肚子，已產生不出若干奶奶。小孩子吮不出乳汁，張開口又哭了。那邊的男工已等着，她祇得忍心地放下，忽忽跑去篩煤。

十點半鐘就紛紛停工，像什麼幸福立刻就要降臨似的快活。他們找尋着安坐休息的壁角，吸着拾來的烟頭，有的由腰包裏解下一包冷飯，有的喝似粥非粥，似飯非飯的食物，來充饑。

# 在香煙製造廠裏

華蕊

早上，太陽已溫柔地爬進了我們的宿舍裏，從鋼窗望出去，遠遠的一角，高高的煙筒又鮮明地矗立在我的眼前了，笛聲在嗚嗚地叫着，許多工廠已開工了。

照例地，洗了臉，可是，依然洗不去臉上的煙油的氣味，整天整夜都浸在這麻醉的氛圍裏，不到一個月，我就要變成煙鬼似的了。

一雙一雙的，零零星星的女工們，吱吱喳喳的跑進工廠來，有的打扮得很好看，有的卻睜着那疲倦和飢餓的眼睛，沒有一點兒勁似地走着。在那廣大的工作場裏，他們有的張着微笑的嘴巴，在喫着一碗冷麵，有的剝着香瓜子，等候着工作，真的，我一看到她們，我的心裏就有點兒難過，她們像囚徒似地做了整天，有時做足了二十小時的工作，可是，她們所得的工錢，挺多不過是二角至三角錢吧了。跟我比較一下，差得多了。可是，以我這樣十塊錢月薪的會計員，跟那不做工的百塊錢以上的大職員們比較一下，相差也就很遠。

「葉先生！今天開工不？」

當我走進去的時候，她們就爭着問我。我想，如果我回答她們說，今天又要停工了，那麼，她們一定很失望吧，她們就要捧着未喫完的冷麵，走出工廠去了。近來，十天中有七天是不開工的，她們天

天提心吊胆在這兒等候着工作。一想到這兒，我的心就隱約地痛了起來。可是，等到我回答她們：「有的，昨天才有人定了貨，今天明天都要趕工呢！」

這樣，她們就吱吱喳喳的歡笑着，一霎間，這幽闇的工場滿是高興的氣氛了。

然而，等我跑回到沉悶的辦事處，又開始那多麼麻煩的工作的時候，我的腦袋就發暈而且不自由起來。試想，過去有十個會計工作人員，現在只有三個，一個又是老人，什麼都要我幫他做的，差不多，我做了整個工廠裏的會計工作啦。

就在開工了不久的時候，工場裏傳來了嘩叫，我就飛也似的跑了出去，聽到她們在悲哀地細語着：

「快要死的樣子了！」

原來是第六號焙房的一個工人病倒了。這時候已有工人把他抬着送到醫院裏去。可是，我却聽到她們說：

「這個人是從山東流落上海來的，一年前就進了我們的工廠，本來是個非常强壯的大漢，到這焙房裏來做工，一天一天的瘦下去，臉孔變得飢黃了。」

我透了一口氣，悄悄地走開，可是，我却沒有打那焙房的門前跑過的勇氣。試想：一個人不論春夏秋冬，整天整夜地困在一百二十度以上的焙房裏，那兒不會悶死呢？

不久，醫院裏傳來的訊息：「他是患了猩紅症死了。」

工人。

我沉着臉，聽那些高級職員和經理會談，怎樣處理這死了的工人。

「他是病死的，我們不管呵！」

「那末，就送五塊錢作收殮費吧！」

我的眼睛壓滿了悲哀和憤怒的光彩呢。當我把這一個死人的五塊錢的賬記在每天的開支上的時候，我却還要寫上許多高等的職員們所謂爲公的開支：

「×××爲公事，請客，五十元。」

「×××汽車費五元。」

「×××爲公事請客，十五元八角，」

「×××從香港來滬，旅費開銷一百五十元。」

然而，我的心裏却清清楚楚的，這許多人們開支的數目完全是私人的事哪！大東開房哪。又麻將哪！那兒是爲了公事呢？只騙過經理，他們天天地來把工廠分贓了。可是，對於一個不幸死了的工人，性命比黃泥還要賤呀！

不過，等到我又把工廠的欠債的數目記起來的時候，眼睛也昏花了起來：

「欠××公司借款淹利息九千八百元。」

「××銀行追討抵押工廠之利息一萬元正。」

……………………

再看一看那張狀文：

「限在五月二十三日清付!」

心裏一顫，我的眼睛趕快地閉上，想也不敢想了。

## 救國的自由

張元

因爲要買一些參攷書，於是上四馬路去，却在那裏看到了一樁事。

不曉得是什麼部裏的偵探，（中外都有）在每家雜誌公司裏搜查違禁書，搜查得非常認眞。我看見時，他們在羣衆圖書公司。雖然店家已把書交出來了，他們仍舊認眞的搜，每個角落都搜到，不管人家的書籍給狼籍得一榻糊塗。他們搜出的認爲違禁的書籍，都是「文學青年」「颱風」「吼聲」「客觀」「中國農村」「大衆生活」等一類的雜誌。

這一類的雜誌幾乎我都看過，有幾種而且是訂閱的。牠們的內容都是把當前嚴重的國難，告訴給大家，要大家負起救亡的責任。我們曉得國家絕不是少數人的，救國也絕不是少數人救得了的，爲了要大家曉得救國的責任而告訴他們國難的嚴重，難道是犯法的嗎？

然而，做救國工作的學生要被逮捕，講救國言論的刊物要被查封；我們沒有救國的自由。

我們首先要爭取「救國的自由」！

## 法庭上

S. C.

早晨一到辦公室里，人們就在談論着昨天審問過（第三次）暗殺友邦水兵那件事情，我因爲沒有工夫去聽得詳細，只在一大堆的說話裏聽得兩聲「離奇！」「冤屈！」這件事情今天的報紙上紀載得很詳細。

我們這一夥廿幾個人，每天都是幫助着別人拿起窮苦人們的命運在手裏編排，將他們更向死亡線上趕逐着，如果是痛快地將他們處死，也許還算是仁慈的，但這裏只是徒刑三年、拘役五十日，貓噬老鼠，不玩足了是不吞下喉去的。一個工人因爲不能生存，在廠裏揩油一尺布或是一塊鐵，徒刑三個月，使他失業了；一個小販拾了人家丟棄的一塊木板，拘役卅日，使他妻子離散了；這樣我們常看見放出去幾天的可來再犯。捉來一個小賊，他父母也都是關在牢間裏。因此我們的事情是永遠也作不了的，然而在我們手裏所舞弄的都是法律。今天在我手裏經過的，一共是十八個人，他們所犯的罪名，一半是偷盜，六個是吸食毒品，三個是爲了五塊錢打破了腦殼，就這簡單的數目字，你已可曉得原是什麼叫作犯罪。

當武裝巡捕把他們一個個抓到我們面前的時候，法官是公式地問着，他們多半都是承認的，只有兩個一道偷了四只皮夾的所謂共犯，在沒有開始問他們的時候，第一個就說「我有話講」

以後問他，他一件也不承認，好像在××律師口裏所報告的全都是假的，只是說「苦頭吃不了」「自來水灌得太多了。」法官只檢着要判他有罪的地方問着。卻也奇怪，在判決他們各人徒刑三月時，問他們服不？都異口同聲說「服了！」（當庭服判的就不准上訴。）

六個吸食毒品的是一處捉來的，問也就是一起，他們都是前年到去年徒刑和拘役過，每個人都承認一天吸兩角或是四角錢的毒物。當告訴他們吸食毒品要處死刑，他們都表現出一種不熟知的驚愕（禁毒條例頒行不久，）但絕沒有絲毫恐怖的臉色，好像死對他們並不是什麼威脅。結果是一判三年，一判四年半，一擊粗暴的叫喊「帶下去！」武裝巡捕就抓起了他們的頸脖，六個死灰的面孔就從眼前滑過了。

有兩個羅宋人在吳淞路上偷了一條褲子，問他們的時候，他們倆彼此廻護着，一個比較年歲大些的，一口承認是他拿的，並且說他不一定是作賊。但問他為什麼把人家的東西拿了，他答覆是「試試店裏的人對他們自己的東西是否看管得好。」一句話引得全堂的人們都笑了，他自己也禁不住在嘴邊浮起了一線笑窩。也許他的人生觀就真是這種遊戲式的，可惜是世界上不容人類這般的遊戲，他們（白俄）也許就是拿人類太遊戲得過火了。結果是每人徒刑三月，又是那個年歲大些的帶着懷疑的口吻詢問着：「我只偷了值一塊錢的東西就判三個月，如果是偷了一千塊錢那判多少呢？」

有一個學徒，偷了他老闆一具絞肉的機器，他說是因為他父親打他，說他和菜作得不好，他想偷了賣塊把錢去另外作點生意。問他一塊錢能作什麼？他說可以賣花生米的。他老闆也到庭，說他如何拙笨，如何懶惰。但我想，如果他父親是有錢的話，也一定會將他送在專為教育聰明人的學校裏，不用說是用不着要他自尋一塊錢去尋求自立。結果，並只判了十天拘役，可是那顆向着光明而求進的心，卻登時沉默了。巡捕也照樣是一擊粗暴的叫喊，也照樣是抓起了他的頸脖，並且回過頭來說他也表示「服了。」

有一個西裝穿得畢挺的人，自稱是某律師的主任秘書，幹的卻也是小偷的把戲，他在一家公寓裏偷了一座旅行鐘。到底他聰明，他說他是從房間裏拿到賬房裏去的。但是證人卻證明他已經拿到了馬路上，有人追着，他才丟下地來。等再詰問他既不是茶房為什麼要這樣辦事，他可也無詞以對了。這件案子因為××律師請求改期，要先關他一個禮拜。由這一事實告訴我們，都市裏的人，需要不是單純的衣食，禁不住外來的誘惑，魔鬼是什麼時也可以招引着你的。

也許您聽得傳教的人說：「世界的末日到了，耶穌要來世界上審判活人死人」是那樣的嚴重，也就以為我們這種裁判也一定是慎重其事的，實則我們看慣了，作慣了，只不過就是那麼一回事。法官大筆一揮，三年五月，各確他們的幸運就是了。不管一天捉

來多少人，問起來只消兩三個鐘點，您將要問：還有許多時間，又是做些什麼？主要的是整理他們的供詞草擬文稿和簽發傳人或拘人的票子，其餘都太瑣細了，說起來是說不清楚的。

下午同事中談起一個去職的雇員因爲調來補他的一個不够「趕快」(Speed up)，許多事情都堆積起來了。一部份歡喜感慨的人因此感慨地說：如果當初對去職的那人待遇略爲好一點，現在到也不會發生這個問題！其實他們是沒有明白爲什麼要「趕快」，「趕快」原是要以少許的代價賺得多量的勞力的。

S. C. 一九三六，五，廿一，晚，破了的自來水管正流水的時候。

## 探望

芹

去了心事，一早就醒了。眼光一下便落到牆角一堆東西上面，幾個大小紙包和一隻籐籃，裏面裝着麵包、肥皂等東西，那是明在隔夜帶着有病的身子買就的。心裏預備着第一句應該說些什麼話，再把自己的假姓名，籍貫，住址背了一遍，就起身了。

從衣架上拿下一件借來的衣服穿上，袖子短得叫兩條光光的手臂沒安放處；走起路來，袖角又擺蕩地。一陣忸怩，面上不自覺的發起燒來。等到一切弄安當了，瞧錶，還祇八點鐘。接見時間是九點，路上要不了一個鐘頭，想：「再等會兒吧！」便把提起的東西再放下來，在屋子裏打了幾個圈子，心下不放心得很，瞧錶還只過了十分鐘。疑心也許錶已停了，拿到耳邊聽聽，可不還好好地走着？在一個「事可去等」的念頭下，便才決定提起試驗過好幾次認爲最便利的提法，把一堆東西，連人帶到車子上。

太陽壓在頭上，有些悶熱。人行道上的法國梧桐，葉子綠得刺眼。忽然覺到車子走得太慢，想催走快點。但當眼光瞥到那車夫焦黑的背上，沁着黃豆大的汗珠時，衝到候口的話，又縮了回去。肚子裏背着預備詢問時的回答，又幻想見面時的一切情狀，路上熙攘的人羣，糟雜的車輛，我全沒理會到。猛抬頭，車子到了目的地不遠的所在了。心下不禁一陣慌急，偏偏幾句背熟的話又溜走了。車子在莊嚴的衙門口停下，我暗暗叫着鎮靜，一面便假裝從容的走下車來，但到付車錢給那正在揮着汗的車夫時，手卻微微有些抖。我提了東西，低下頭，走向大門去。四面八方的眼睛，像全射在我一人身上似的。我帶着莫可奈何的心，向那威武的門警討教了。

「對不起，請問到看守所去的路是怎樣走法的？」竭力的咬住下唇，不使自己口吃。

「嚇！」那門警看了我一眼。「從這兒一直進去，向左打個彎兒便是。」說時，用手指示着方向，再打了個弧形，回到原處。

「謝謝。」我低低地說了聲，躲開那逼人的眼光，急急帶了東西，走進去了。

二扇緊閉着的烏黑大門上，掛着看守所的牌子，我便在那兒退留下來，把東西堆在沿牆脚，手就去扣那銅環。在門縫裏半現出

貓似的臉。「做什麼？」一副不耐煩的神情。

「接見人。」我連忙陪上了笑臉。

「早哩！先得掛號。」砰的一聲，門關上了。

按下一肚子氣，提了東西，再東張西望的去找掛號處。另幾個警察嘲笑我「不老槍」似的，冷眼站在一旁。

走到一個小黑洞的門口，承蒙一個勞苦的婦人告訴我，這就是掛號處。她向我打量了一番，就問：「來瞧那個？」

「表姊。」

「她爲了什麼才進來的呢？」

「不……知道……」

我釘着那小黑門，像永不會開的樣子。「怎麼還不開？要不是掛號時間過了？」我焦急的自語着。

「早呢！」那婦人很從容的接上來說。「你還是第一次來探望吧？」態度很老練。

好容易黑洞裏現出光了。我第一個擠到小門口。「瞧劉淑曉」。坐在裏面的人，眼光從眼鏡邊上溜過來。「幾歲？姓名？職業？住址？」

我把背熟的用急促的語調背出來。最後說：「住址是××路××中學。」

「慢着。××路幾號？」

這一下可把我窘住了。只好接上去說：「××路就得了，號數可以不必用的。」

不知是辨不出我的造謊，還是不屑多煩。那人便迅速的填好了一張單子。「你是一號，在門口等着，叫你便進去。」

在「先生，我瞧××」的聲音裏，擠了出來。吁了口氣，仍提了東西，到看守所門口等着。

等呀等呀的，也不曉得什麼時光了。本來離我有丈把遠的太陽，已漸漸移近我身旁來了。站着、二條腿酸得直想蹲下去。想到不久就可看到好久沒見的曉，心下又興奮，就憑了這點，才有繼續期待的勇氣。

別的探望者，有的在和熟識的人談話；有的嬾嬾地倚在牆上；有的不安地走來走去，有的手裏拿着一小包東西、有的是空手。和我比起來，我的東西算得上豐富的了。走過的人，瞧我一個人無聊地伴着一堆東西站着，差不多總要好奇地多瞧幾眼，我正好沒氣，心裏咕嚕着：「又什麼瞧的？」

好容易門環響了，我以爲準是叫「一號」了。誰知跟着開門擁出來的，是一羣犯人。男，女，老，少，全是蓬頭垢面的。每人的頸子背後，全有一雙巨掌抓着。我一陣心悸，有的女孩子尖着嗓子叫起來了。「啊呀！抓規矩點。」

「哈哈哈哈。喂！不要揩油呀！」另幾個警察粗野的打笑說。

一股怒火在我心頭燃起，恨不得燒燬了這世界。「人家自由都沒有了，還要受這些侮辱。」「該死的傢伙。」我只有消極的在

心裏駡着。

好像聽得十點半了；那貓臉的軍警才探出半個頭喊一號。我受寵若驚地急忙提了東西走進去，承受着許多後來者羨慕的目光。隔着鐵柵站着的，可不是畹？我的心激動得很利害，許多話擁到喉口，却倒不出來。多日不見的畹肥碩的身軀，已清瘦了好些；臉色顯得蒼白，精神可很好；還是二隻炯炯發光的眼。身上穿着進去時穿的冬季衣服。

「到現在才深切地體味到，世界上最可貴的東西，不是金錢，而是自由；沒有勯的人，才是個個失了自由。」她沉着地說，聲音有些沙啞。

就在我們相對時，看守的人，七手八脚地，來把我帶去的東西，倒出來檢查。肥皂劈開來看，草紙一頁頁地翻過。我和畹雖是距離得還樣近，可是有層無形的障壁竪在我們之間，牠把我們隔得咫尺如天涯。

我的眼光貪婪地射在她臉上，不捨得移動一刻。等到他們把東西很快的檢查好，亂糟糟地塞進鐵柵時，這一霎那的可貴的時間，也隨着結束了。

「去吧！」看守的人踢出了空籐籃。

「你還要什麼呢？快說，下次帶給。」我急急地問。

「出去吧！不准再講了。」看守的人兇暴地說，像要把我推出門似的。我沒奈何的提了空籃子跑出門，回過頭來，恰見畹的背影消失在鐵柵口，溜過來半句話；「下次帶雙鞋……」

我走出大門，頭都怪沉重的。太陽迫得睜不開眼來，我才意識到自己還幸福地走在有光有熱的太陽下，而畹……。

一九三六，五，廿一日

# 「特別留置所」裏

時鳴

住在這堅固的房子裏，已經是二夜和一整天了。這透空的鐵條子門，阻止了一切的自由，隔絕了外面的一切。望出去是四週同樣的房子，圍着一片小小的空地，那上面露出一些陰沉的天，沒有陽光。二天來雨像淚樣在流。

天剛現出了些青灰色，人就起來了。光明是那樣被我們企盼着，雖然長日是無聊的，身子更是疲倦的。

二夜不曾好好入睡，昨夜，不知是什麼時候，在矇朧中給一陣尖銳慘厲的呼叫驚醒。伴着狗嗥似的泣聲，透過了兩聲，震動着空間。推推振的身體，坐起來傾聽，好像就是從這所房子裏傳過來的。其餘的人像覺得很平凡，幾個是醒着，在低語，但隔一歇哭聲還繼續着，他們却都依然入了睡鄉。這聲音是女人的，我聽得出，振也這樣說。好像是針刺痛着我，留在我的心上，我難受，我憤恨，我詛咒；……

今早，清晨是恬靜的。睡在地上的十一人中的五個，很快地捲

起了被蓋，皮鞋聲接着起來了。那個壯健的漢子，一起身就用他的低嗓子唱着一些不悅耳的歌調：

"Oh My Daring 'Oh—My Daring, Soand So……":

郭用那支短鉛筆劃去了靠門邊牆上寫着的日子數目；比我的年紀還輕的小弟弟也劃去了他自己的記號。這「又是一天了」的感嘆也沒有，好像一切都是那樣平淡。

「來，洗臉了。」晚上睡在我的旁邊，那個留着短短鬍髭的中年人殷懃切地招呼我。這裏，分不淸是誰的東西，拿起他遞給我的面盆和毛巾，振從門外的桶中弄來了些溫水。往面上一抹就算了，還怕擦到眼睛。在這裏除了幾個住上幾月而且時常有親屬送東西進來的，能自己有一塊毛巾和牙刷，餘外都不問是誰備的，大家應用着。

這長木板床佔了全房子一半不到些，臭虫差不多每條縫裏都有許多。二天來給臭虫也累得够了。只要一上床就得給臭虫吸去血。早起後，在身上時常可以發現黃色的虫仔。自己是近視眼，而又不能戴眼鏡。每夜是非常困難的弄死許多，白天就喜歡坐到左角上去，那裏有人比較睡得長遠些時。我們新進來的睡處，臭虫是更凶，因爲餓着。

雨不知是什麼時候就不下了，天却依然沉重地帶着鉛色，沒有晴意。人都沉默着像等待什麼。時間過得慢極了，好像是停留着。

「希望來了！」立在門邊的黃說。警察把門打開了，給拿進來一磁桶稀飯和一碟黃豆。

這「希望」二字的特別應用，在昨天就很快的給我熟識了。在無希望的羣中，每天有三次「希望」拿進三餐飯。早晨的下菜是油氽黃豆，中午和晚上永遠是黃豆芽、青菜、豆腐的混合物。飯是僅够十一人每人吃四碗。據說還是優待「政治犯。」自然比同樣住在第二號裏的人，連飯也得伸出手來在門外盛，是好得多，說他們「強盜犯」要搶。

早飯後，升旗的號聲也來了。黃郭小弟弟三個開始他們的早操，嚴肅地。

「不能悲傷，無須難受，到了這裏更須把自己的身子看得更寶貴。不能讓無謂的思念奪去有用的身子的健康。」這是黃的話。

過了點名，我們幾個人立在長床上，從高窗子上貪婪的望着外面的景色，幾個人坐着或臥着看書，郭急速的在二丈左右長的房中不安地踱着，硬皮鞋跟響着。一羣集在靠近牆角的，在著象棋。那個喜歡笑的中山裝的矮個子，是一個丑角，笑聲老是響透了整個房子。

「給將死了！哈，哈……嘿，……」

笑聲變成了從喉嚨底逼出來帶有殘的聲音，就好像是鷹叫，怪怕人的。接着那個壯健的立了起來，又發出他永遠唱得很生疏的老調，身子搖擺着用手打着拍子。

我無目的在一堆書中拿起一本來，是四傑傳，這些書是允許

帶進來給我們消遣的。

那個打從海參威回祖國來，一上碼頭就給抓了進來的瘦長個子，不知在那兒找着了鉛筆頭在白的壁上寫上空心的「愛國罪」三個字。下面却這樣寫：「沒有女伴怎能過下去！」他要我看，用生硬的北方音問：「是不？」

我不曾給他回答，他更讀給我聽壁上寫着的一句俄文口號。

「慢慢的請你教俄文，好不？你在海參威住了多久？」

「哦！二十年了！」

「進來了——？」

「三星期。」

他更問我爲什麼進來，但不曾得到我的回答，他把空心的「愛國罪」三字，更加得濃些，走開了。

壁上寫着的，有許多。我不明白是那兒來的。有畢業歌，國際歌，××歌，有各國文字的口號，更有「明日門外即天涯」的詩，還有「爲爭自由而失自由」「監獄乃政治家的休息地」等標語。

外面吵擾起來了。警察在傳名字，幾個新來的拍照相，留指印。殷顯得焦急起來了，他自己說是今天可以「過堂」出去的，但失望；簡直沒有人來傳問我們這一間裏的十一個，他倚在門邊等候着。

肚子覺着餓了，估計已是十一時多，天陰沉着又下起雨絲來了。

「『希望』倒來了，」這次是殷說的，懶懶的去躺在床上。

午後的短覺是難得享受的，振和我睡了。把那條從小弟弟處分出來的被摺攏推在角裏。深藍色的被，估不出牠有幾月幾年不曾洗了，發散着說不出的氣味兒，我受不住。晚上涼，也只能拉到胸上。鼻子塞着，是受了寒，但我不能蓋這被。

疲倦抓住了我，我睡熟了，忘記了一切，忘記了臭虫在吮吸我的血。

醒來，更不知是什麼時候，殷和一個穿黑色西裝說是做教員的楊，二個不在房裏。一個去受審問，殷確是「過堂」去了。

二人都回來了，都帶着笑臉。據他們的經驗，「過堂」後就可以出去了。大家代殷慶賀。

全身癢，我不能更躺下去，跳起來。

殷坐着，等着傳呼的人。郭又用他青年的步伐踱起來。許多人又入睡了，補足不能睡的晚間。那個愛笑的矮個子，用他的北方音高聲的讀着三國演義。

時間溜過去，天始終是分不出時候的鉛色，到最後一次「希望」來的時候，才知已是黃昏了。殷的希望還沒有來。

立在門邊，他問開門護飯拿進來的警察，他是不是還有希望：

「先生，我已過了堂呢！」

「快啦！總該——我也是不知道的呀！……其實誰不明白。這裏一號和三號兩間是都應該出去的。」

我想起了二句話，想安慰殷，但沒有說出：

「把希望放在明天吧！——

明天是永遠不會完的！」

天色看得出是更暗下去了，燈早就亮了。一天是過去了，應該說。剩下來的夜晚應該是悄靜的，即使不能入睡。

跳上床，理着長衫摺成的枕頭，我對振——說：

「昨晚上的哭聲眞奇怪！」我始終想說出心中的話。

「奇怪？」不知是誰給我一個反問。

五月中的一天

# 一封從監獄裏來的信

孚

明：首先讓幸運來保佑這封信能落到你的手裏吧！同時告訴你：這封信是用了一雙線襪，一頂冬帽，才賄買了一個老看守偷偷寄出的。讓我再重重的祝福老看守的忠誠，把這封信如願的寄給你吧！一到五月，我們監獄裏半死的奴隸們，是不會因爲無力而就停止戰鬥的，同樣，監獄當局也並不因爲我們的桎梏，而就鬆懈他們的戒備。一到五一那天早晨，在我們那兒也正式宣布戒嚴一個月。在戒嚴期內：停止囚犯同外面的親友接見，停止發寄書報信件，……不過最使我們難過的，是每天早晨照例二十分鐘的「放風」（室外散步）也取消了；每天兩點鐘大家共同在工場上的「做工」也取消了。這一來，我們預先約好的在工場上在散步時紀念五月，就會受到阻礙。不過監獄當局的苛令，並不能禁止我們的憤慨與熱情。經過了幾天隔壁電話（敲着牆頭講話叫打電話）的會商，終於在五四那天早飯的時候，囚徒們就掀起了反抗的巨浪。首先是天字監囚犯們開始了「罷飯」——不要吃飯！我們要自由！罷飯紀念五月！反對戒嚴令！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一片喊聲，一片「起來……」的歌聲，驚醒了全監獄的奴隸們。接着地字監人字監的囚犯們，也像發狂的獸一樣，起了共同的行動。事情一開始不到五分鐘，每一個號子都加上了雙鎖，鐵門上佈置了兩挺機關槍，監房的過道上新添了一排武裝兵士，全監獄頓時成了緊急的戰時狀態。但是這些並沒有嚇退我們。我們儘管肚子餓得發慌，人疲倦得連在臉上賽跑的白虱也懶得捉，但我們奮鬥的精神依舊是那樣的抖擻，帶顫的吼聲，悲壯的歌聲從不曾在監房裏斷過。我們知道在這革命的五月，在世界上，特別是充滿着血與淚的中國——快要被××淩割的中國，我們成千成萬的兄弟姊妹們，正在堅苦的環境中，爲着垂亡的祖國，爲着被壓迫的民族，流他們最後一點滴的血作救亡的革命運動。因此在中國的土地上，在人間地獄中蓬頭垢面的我們，就大聲疾呼着：「以饑餓來響應五月民族抗爭的行動！」在這兒的大部份青年囚徒們都是爲了獻身民族國家而失掉自由的，他們很慚愧在這民族抗爭急不容緩的時候，尤其在過去的行動上沒有流足够的血，他們因此更加英勇的

號召全監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以流血來響應五月民族抗爭的行動！」

我們的饑餓延長了兩天兩夜，我們英勇的青年難友們，在一樣是皮鞭的拷打下，流夠了他們的血，——在鮮紅的血中，在饑餓的怒吼中，還取得了我們部份的勝利。

最後，我要告訴你一個民族戰士張君悲壯的最後犧牲。張君號一，如他的家早已在九一八的礮聲中摧毀了。他當過工人，當過士兵，還在東北的青紗帳中同敵人作過戰，但他卻原來是一個大學生。性情乾脆爽直，在監獄裏誰也佩服他，誰也信仰他「大好佬」是他的綽號。他的生到這世界上來，就好像全為了填監獄的空虛似的，他這次的坐監已經是第三次了。「這世界，青年人不坐監就是做奴隸！」是他的信念，因此他毫不憂鬱的在三次不同的監獄中，度過了他前後足足五個年的光陰。在這次鬥爭中，他是我們最前線的戰士，他是我們行動的輪轉手，也就因為這樣，「煽動」的罪名就首先落到他的身上。他被調到監獄裏訓育科去問過幾次話，挨的打也比任何一個人多，但他是用「冷笑」「譏諷」「英勇」來回答了「拷打」和「利誘」。最後我們的張君竟因此而吐血發熱，在五月十八那天晚上，在狂叫聲中，完成了他光榮的最後犧牲。當他的死訊一傳到每個青年囚徒們時，哭聲叫聲震響了全監獄。當十九那天，他的屍體由號子裏移到外面停屍場時，我們全監獄的囚徒們，都用了血淚合唱起悲壯的歌聲向他致最後的敬禮。而且我們為了紀念他，在十九那天又絕食了一餐來追悼我們死難的民族戰士張君！

希望你六月初能夠來接見我，並且多帶一點書來，書在監獄裏是同生命一樣寶貴的，不管送來是不是能全數收到，但不由我不渴望着。除此以外，在下次來信中要詳盡告訴我以全民族在五月內的抗爭情形。現在的身體並不比以前好，熱天一到更使我担心；在監獄中囚犯的死亡率一到夏天是頂高的，去年一個夏天我們的難友兩百人中死了二十一個，我自然要特別的留心，我知道留着生命還有他更大的意義，除了痔瘡藥非買一點不可外，還希望多少買一點應急的時症藥水來。讓你為我多受一點累吧。卽祝

健康

李××上　五月二十日

## 耶穌升天節

張懷素

今天是耶穌升天節。我們是教會學校，給假一天。升天節是一個可喜的日子，太陽也湊熱鬧，露出了他整個的臉，一早上就滿天紅紅的。

今天有大禮拜，當鐘塔上的大鐘沉重地，莊嚴地一下一下響着的時候，同學們兩個一排地走進了那莊嚴的禮拜堂。到了禮拜堂門口，就可聽見裏面的音樂。抬起頭來，煇煌的十字架迎着你，心自然地肅靜了。十字架在聖台的中央，兩旁瓶裏插着潔白的白蓮，

襯着那深靑的幔子，給人的感覺是神聖威嚴。三百多人，沒有一點聲息。有的跪下禱告，有的坐着垂了頭默想。牧師披着寬大的白袍，掛了紫色帶子；紫色是象徵快樂，升天節是應該掛紫色帶子的。這時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笑，果然是莊嚴。

先唱讚美詩，有低音有高音。在旁的地方聽來，這歌聲只覺得好聽，在這裏，使人感覺到的是莊嚴。隨後是禱告，念公禱文，聽牧師講道。這位牧師是美國人，講的是生硬的上海話，使人無心聽講，不由得想到旁的地方去。我想到：中國由來是信奉佛教，崇拜神佛。基督教傳入中國，至今祇四五百年，已蔓延及全國。而世界各國基督徒之總數，約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使人想到此教影響之大。自己是一個無宗教觀念者，家裏信佛，不反對，也不贊成。學校裏所耳濡目染的卻是基督教。可是五年來也並沒有將我改成一個基督徒。佛教和基督教的教旨都是一樣的爲人類謀幸福，一樣的是救濟貧苦和刻苦自己。可是兩教的動機稍稍有不同之處，佛教是爲了要解脫自己的痛苦，爲了要懺悔自己的罪過，爲了來生而施行善事；基督教的幫助貧苦者的精神確是可佩，雖然他們的目的是想入天堂，希望做上帝忠實的兒女。他們一樣的有迷信的地方，跪拜偶像和跪拜十字架還不是一樣的？天堂說和地獄說根本都荒謬得可笑。在我，根本不信有菩薩，不信有耶穌。可是我承認任何教都於人類有益的。有一天，一個同學勸我說：「趕快信教，否則你死後便不得入天堂，將不能得救了。我眞不懂你爲什麼這樣反對！」

我說：「我並不反對任何教。我常說基督教的宗旨還在他教之上，值得奉行；但我不一定要做基督徒。天堂我可不信，只要在我死時我回想我的一生沒有虛度。或者爲人爲已做了一點事業，那時精神能得到安慰就是入了天堂了。佛教的說「來生」更渺茫得可笑。來生，那是比影子還渺茫的東西。所以，我不會做任何教的信徒，而我的上帝或菩薩，就是「良心」——」

我的回憶給紛紛立起來的同學驚醒了。牧師已講完了道，這是預備做第三次禱告。唱了最後一首讚美詩之後，仍兩個人一排地在音樂聲中出了禮拜堂。

寫於五月二十一日

# 第四編　江蘇

# 鎮江的一角

姚殘石

早晨，老天的主意像沒有打定，要晴不晴的樣子，一臉的晦氣色。

一出後門，就看見馬路中間一大堆人，把一輛黃包車圍在裏面。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穿的是藍條子洋布褂，黑褲子。左手抓住車柄子，右手向車夫指指戳戳的罵。頭上的二刀毛，亂紛紛的披着，小眼睛睜得多大。車夫楞作沒有動，漆黑的大臉膛，急得泛紅，張着嘴想說話。車上坐了一個老尼姑，頭上戴了黑僧帽，身上披的黑袈裟；沒有門牙的癟嘴，也在那塊動動動。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腦後的辮子一甩一甩，眼睛哭得像水葡萄，兩手捺住膝蓋子，身子向前俯着。守着賣紙烟的王奶奶說——

「又沒有壓壞那裏，讓他走吧！」

「這個傢伙太混賬：看見小孩子跌倒了，還把車子走她身上拖過去——充軍去呀？」這女人的眼睛還是鼓得多大，但是手已放鬆了。

這條南馬路本來就很窄，幾架脚踏車，還能繞着人家牆邊走。一個獨輪車，一面放了大竹簍，裏面裝了些大大小小的空罐子，空瓶，怕分量太輕，還放了一塊大石頭；另一面坐着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黑緞子夾襖褲，改組派的脚，一雙青緞子鞋，鞋子上繡着綠葉子的紅花，耳朵上戴一付金絲，頭髮梳的光光的。看着路窄住了，皺着淡淡的眉毛，身上覺得有點不自然。在這輛車子後面，挑糞桶的，挑枝子柴的，挑黃豆稭的，拉黃包車的，推小車的，空手走的，一個擠一個地朝這面來，差不多擠到快發炸；這一點，才像水一樣的流通了。

最後來的是幾輛運磚的獨輪車。上前的一輛，一個女人在前頭揹，她的長頭髮被汗粘牢了，汗從頭髮中間往下淋。嘴在喘氣，胸口袒着，臉掙得烏紫，一雙大脚，一步一步往前撐。男人在後面推，兩隻胳膊伸得筆直，腰像水蛇，兩道寬眉毛一皺一皺，跟着路的高低用勁。背心上的汗，把那件藍老布褂子浸得像從水裏撈起來，他時刻當心車子往兩邊歪。後面跟的車子，個個也都是一樣。

這條馬路向北，穿過正東路就到武廟。再往橫頭一打彎，就是正在建築中的「新村。」這裏新式的洋房，很有次序的排列着：有的已經完成，有的正在蓋瓦，有的還在砌牆，有的剛挖好牆脚，支起架子；這些小車推來的磚，正是供給這裏用的。

靠近新村這一段馬路，兩面都有楊樹，樹蔭下，有一個蘇州老太婆：背躬的像蔣學老，臉皺得像南瓜皮，嘴癟的像雞屁眼。據她自己說，今年六十八；還有一個七十二歲的瞎子老頭兒靠她養。她原是提着一籃子蠶豆到處喊——

「油酥蠶豆刮刮叫，又公道：一個銅板小包包，兩個銅板大包包，又香又甜，吃到嘴裏又有味……」叫到末尾的「味」字，總格外

把腰背拱直拉長了。在她前後左右，老是圍着一羣瘦精精的窮孩子。今天大約是因爲沒有本錢改了業：「討飯！」她站在那裏鼻涕眼淚拖又拖，哭訴着自己的苦，但是沒有人睬。

同老太婆對面的，是一個約摸五十多歲的男瞎子，鼻梁上置豆粒子大小的麻子有好多顆，頭髮因得像雞毛揮帚，鬍子汗毛長得多深，像個印度人的形相。跪在路邊上，把個頭像雞吃米樣在地下碰着，嘴裏像背書樣的喊着：

「老爺太太：你老人家有眼有光，走的是天堂路；可憐我瞎子無眼無光，走的是地獄門。你老人家，老修陰功活百歲；少修陰功在自身！餓餓不走虛空路，救救我可憐的瞎子窮苦人！……」

同瞎子隔不到兩丈路，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一張瘦削的臉，兩道烏黑的眉毛，眼睛很神氣，剪的和尚頭；穿了一身灰色的綢袷褲，很新；脚上一雙黃皮鞋，油上的很亮；恭而且敬的坐在黃布篷底下。有幾個鄉下人圍着他的測字攤子：在那攤子上，毛筆、硯台、字瓮子、卦筒子、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通書、萬年曆、空白的命書、白紙條子。硯台盤子上邊，插着一個白紙牌子，上面寫了「代寫書信」四個字。攤子前面掛着一塊大白布，上面寫了「賽臥龍命相：細批終身鴻運一大厚冊，原潤二元，爲優待顧客起見，繼續減潤一月，批金不取，僅收紙墨筆費三角，命相一角，相命不取，僅收號金三分，合婚選吉二角」他臉正對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包了青布包頭的鄉下女人，左手在掐子丑寅卯，初一初二初三，……右手的筆在粉板上畫，嘴裏在問——

「你問財氣？問運氣？」

「問運氣：我家男人，這個月裏可能出門做點小生意？」

他正正經經地，把個頭一搖一擺的往下說。

中飯的時候，太陽在同雲打架：這個剛一伸出頭，那個趕緊抓進去，弄成悶熱到要死。到了下午，太陽到底打輸了，躲起來，天氣更外悶得人難受。隨便走出老南門，經過更樓巷：這裏有着稀稀的舊式人家，房子雖是瓦屋，但是很矮，沒有店舖。順着一條舊時的石塊子的路邊，有好幾家門口，晾着還沒有晒乾的藥草，幾個女人，正給剛挖來的生藥草往邊頭晾；另外放着各種種田的傢伙，男人女人，皮色全是黝黑，肌肉都很發達，穿着只有大半截的很長很寬的衣裳，臉上現着誠懇醇厚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吃苦耐勞的生產者。不覺得使我想到：這裏才有「國粹！」

意想不到的事是：在這樣古老的地方，窄狹的路上，忽然來了汽車的吼聲。各家的門裏，都扶老攜幼的，大一陣小一陣跑出來看。一輛小汽車，走到一家門口停住，下來一個武裝同志，同一個穿藍老布褂褲的車夫，問：

「三十二號在那裏？」

好多人同時手一指——

「走這屋拐進去就是。」沒有一個不是很熱情的。

# 這一日的寺廟

陳迹（鎮江）

是個晦暗底天。

吃罷早飯從南大街向北走、一副副菜擔把個狹隘的街市擠得更仄更小、滿滿緊緊的行人好像比昨天更多了。一隻隻被背着的布袋、那黃色和「朝山進香」的黑字很顯眼的擠在人潮裏。

多，就多着他們那些：背了袋子或提滿了香燭紙錢的老年人；少年人；幼童；男的；女的；……

是的、今天是陰曆四月初一。啊，是燒「太平香」的日子。

那些燒香的人：有的爲了祈福；有的是在困厄的病中向菩薩懇求許願愈後來燒香的，今天便是個「踐諾」的時期了。

燒香的地點倒不限定，凡是當地的廟宇都有資格受燒香的人去敬拜。這樣說敬香的自然不能敬一廟就算，「克盡厥職」的。所以「太平香」又叫「十廟香」，十廟之「十」就是衆多之意了。

我走完了那條漫長的擁擠的街道，踏上寬大的中山路天空也好像擴大了許多。

路上、來往的一樣有不少的「香客，」走着的，一輛輛人力車上的。

我默默的想：

「去看看城隍廟裏的熱鬧吧。」

折向東走，沒多遠便到。

廟前石橋下的兩旁聚滿了乞丐，一張張埋在長頭髮下死灰一般的臉、只要「香客」一到，他們便同廁所裏的一羣蒼蠅受着驚似的竄騰起來，那麼多，那麼討厭！

進了廟門，濃烈的香味衝進鼻管，高不可攀的南北斗菩薩龐然的屹立兩旁，一些拜倒在他脚下的人更顯得渺小了。

再往裏走，爬上一重石階，便是城隍殿。

黑色的鼎裏冒着一團團氤氳的青烟，有時還伸出一些火焰。

無數的「消災求福」的人們虔誠的縮着一團跪在偶像面前。

跪下、磕頭、作揖、站起。又跪下、磕頭、……一次，兩次，不厭其煩的挨次向着屋子裏大大小小的菩薩膜拜。

佛龕前的紅蠟燭晃焯地亮着；香烟嫋繞地充滿於整個的空間，菩薩和人的臉似乎都隱沒在一層雲霧裏。

爐裏的香還沒點完，剛來的人又插進了一把；燭簽上的蠟燭才燃了一半，又給另一個插上幾枝。屋裏：人氣，香火氣，越過便越強烈起來。

老年人，有許多特地穿着簇新的老衣。●據說這樣在神面前走過一遭，死後魂到陰地、菩薩認得你是敬過香的「善人，」便以優禮相待了。

有些人敬過神之外，另外焚化些紙箱和紙錦，說是「存庫」算是自己存在其中的錢。

還有許多小孩穿了花衣長裙，頭上圍着一條黑布，在額前插上枝紙花，一雙小手套在那木製的手拷上，再用鐵索鍊鎖將起來，模樣像個罪犯。這便是我先說的在病中向神許的了，僞裝自己是個罪人來燒香求菩薩的諒解。小孩子並不懂得什麼，只是做個活傀儡。

我看到那些人們匆匆忙忙的，一批批的去了，又一批批的來了。

感到空氣有點窒悶，我便悻悻的跑出廟門，想到別的廟裏同時一定也有不少的灰色的生命在那裏蠢蠢的動着吧。

在回家的路上，仍然碰到極多的「香客」，有一個氣吁吁的帶着一張小櫈走一步便蹬下來向空磕一個頭。⊖

走了一段，我偶掉轉頭來還看見那個燒拜香的跪在那裏前進不了許多，我感到有點惘然了！

⊖預備死時穿的衣裳。

⊖這叫燒拜香也是大病時向神許願下來的。

## 修機室裏

阿 榮（鎮江）

修機室是一間光綫比較充足的小房間，靠窗的下面排着一張長方的大桌子，桌上狼藉着電料和修理應用的器具。

坐在我旁邊的若有是一個學生式的年青人，當工作一開始的時候，他老是把那件永遠不願意洗的藍色將變成黑色的工作衣套在長衫的外面，皮鞋咯咯地的走了進來，臉上掛着滑稽的微笑，一坐下來便有很多笑話講給大家聽。

自然今天不消說他也是這樣的。

「我在×電話局的時候」他的眼光向各個人的面孔上掃射一回，觀察是否有人注意他的話。「有一個晚上，我們在測量室裏做夜工，那時候外面正括着很大的北風，并且下着很大的雨。」

「風的嘛，後來？」

坐在他對面的一個站起來找揩鋼油，順便附和着。他感到從來說話的環境沒有今天好，他高興地便把手裏擦的話筒蓋子索性放在桌上，一面把弄得黑黑的手指寬桌邊輕輕揩。

「後來。到下半夜我們正在燒點心吃，突然來一陣更大的風，打掉窗上二塊玻璃，把爐裏的烟統就望裏面括；竟括進了通樓上總機台線路的洞裏去……。」

正說到這裏，門口出現一位工程師。這位工程師長得胖胖，大概營養好的關係，臉色老像春天的桃花一樣。這時笑話立刻停止了，他趕忙裝出忙碌工作的神氣去拿剛才被他放棄在桌上的話筒蓋子。

「這幾部話機是怎麼樣的？」工程師拉着紳士的步伐慢慢

走近桌子邊。

「是用戶拆回來修理的。」跟在屁股後的工頭說着。

工程師走後，若有又活動了，他重新放下沙布和話筒蓋子，站起來打個呵欠，然後再坐下來定一定神。

「天天跑來瞧，這傢伙辦事倒認眞！」一個這樣說着。

「一月拿到二百多塊薪水，爲什麼不認眞？」另一個這樣說着。

若有仍然繼續他的笑話：

「那個一進總機裏，不是會望前面一個個像蜂窩似的閘口嘴吐出來麼？那時把幾個上夜班的司機生嚇得要死，拚命的喊：總機失火了！總機失火了！……」

門外又有脚聲了，我們五個人心裏都在默默地研究是不是工程師再跑來，不久，走進來的是一個綫工。

「老陳有事嗎？來幫我做工作！」

「你媽，你還有好事情？」

「不是這樣說，我們是好朋友？哈哈，……」

若有立刻讓出一個坐位，自己身子坐得更靠近我的身旁，同時一手去拉他的衣角要他坐下來，一手去搬兩隻鈴子，一匣擦銅油，一塊白布擺在他面前。

「好朋友，我說笑話給你聽！」

若有親熱地的拍拍他的肩頭，他的笑話便開始重複：

「我在×電話局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們在測量室裏做夜工，那時候外面正括着很大的北風並且下着很大的雨；後來，到下半夜，我們正在燒點心吃，突然來一陣更大的風打掉窗上二塊玻璃，把爐裏的烟統統望裏面括；竟括進了通樓上總機台綫路的洞裏去。那烟一進總機裏，不是會望前面一個個像蜂窩似的閘口嘴吐出來麼，那時把幾個上夜班的司機生嚇得要死，拚命地的喊：總機失火了！總機失火了！……」

他說完了話，有所希望地抬頭去瞧壁上的自鳴鐘，可是短針老是逗留在十一點旁邊，從容不迫地的達，的達，的達……

## 招考公務員

秀　冬（鎮江）

這天早晨，大約七點半鐘左右，我便走到教育廳的辦公室裏。這科裏共有十七人，但是除去參加軍訓以及因公出差的，祗有十三人，各人都坐在那椅上很沉靜的辦公。一會兒從室外走進一個靑年來，年齡約有十六七歲的光景，手裏拿了兩張照片，跑到招考會計員的地方，要報名應考。但是招考簡章上所定的資格很嚴，要大學經濟系或商業專門或高中畢業而服務會計三年以上的人才可應考，這位受過初中教育的靑年資格還不够，後來他要了一份詳章，頹然而廢的走了。後來又有陸續來通訊報名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女郎親自報名，綜計這次招考會計員的名額不過十五人，

而聚簡章的人已近千名了，於此可見失業的問題，在目前中國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十二點鐘下辦公廳，走到鎮江縣政府面前，看見牆上貼了一張佈告說是招考書記員二名，現在初試錄取十二名榜示於後，還要訂期舉行複試。考一個書記月薪不過二十元，還要經過兩次考試，可見得謀生是如何的艱難了。下午二時又到辦公室去繼續辦公，到了四點鐘左右，同事于君拿了一張通知單來說，定於明天晚上，約考試同年聚餐。我想在中國國難時代，農村經濟破產，工商百業凋零，各機關裁員減薪，失業者滿坑滿谷，都希望找出路，應考，但是考取的人，在這樣情況之下，也不會有甚麼好的出路呢。

## 投江的與冒名斂財的

黎守愚(鎮江)

奇怪！今兒一天，竟接連發生了兩件值得使人注意的事情。

談金鵬是過去的一位東北軍官，在九一八後辭職南下，投親覓友均不過，不料最近又得到他的父母妻子在黑龍江被殺的消息；因此他感到生世的悲哀，環境的惡劣，來到鎮江頓生了厭世的觀念去投江。幸好被當時經過該處的紅船救起送往公安局。我們看了上面這段新聞，誰能不一洒同情淚嗎？談金鵬總還不愧是一個中國的軍人，他不甘在×帝國領導下的傀儡國求生，他抱着他的志向，冒着險，奔到幾千里外的江蘇來，到了江蘇，雖所見一切都違反了他從前的理想，但我們猜想他若不聽到最近他家裏的噩耗，他一定仍舊在生活的路途上掙扎奮鬥。我們見到談金鵬的遭遇，而想到流落在外鄉的這一類同胞，數目一定是很可驚人的。

陳達三是江蘇鹽城人，冒充着內政部的秘書和中比庚款委員會的職員，跑到鎮江來撞騙錢財。省政府的各機關竟被他騙過有十多個，今早他又大膽的跑到維持治安和富有偵緝常識的公安局去，行騙一個分局長，結果被敗露，被破獲。我們對陳達三雖沒有一洒同情之淚的「淚」，但我們若細細研討，陳達三為什麼冒官斂財，乾脆的話，那還不是為了麵包問題嗎？

## 發餉以後

(交通兵)何實園(鎮江)

早晨點名後，值星官宣佈早操停止，為的是今日發餉，乘這時間換穿外出服裝。

衆人面上露出一絲笑容，很快的往寢室換衣服去了。於是寢室裏漾蕩着一陣嘈雜的音波。

「媽的，四月份的餉現在才關！」

「哈，你這傢伙眞糊塗，今天才是發三月份餉哩！」

「老李，這回你說每人可關多少呢，二塊，三塊？」

「你作夢！那一月關過三塊！十二塊錢打八折，除伙食六塊，洗衣費四角，儲蓄金三角，所得稅一角，這月又買了膠鞋襪子毛巾，所

剩至多不過一塊半了。

「媽的，苦了一月，所得不過如此！」

………………

沒一刻，着裝完畢了。每人身上一套草綠衣服，二腿捲着草灰呢綁腿，脚登粗糙的棕色牛皮鞋。

早餐完畢，隊長作簡單訓話：

「今天團長親身發餉，各人儀容服裝要特別注意。指甲過長的要剪掉，紐扣要確實扣好，三角巾不可過高或過低。團長呼名時，答應聲音要洪亮，精神要充分發揚……」

接着值星官下口令互相整理服裝，然後帶到團部集合場；已有幾隊先我們在那裏站好了。

預備號剛響，總值星官把隊伍整理好，按着一二三四……次序排列。

八時，團長來了，後面跟着幾位隨員。

禮儀完畢，發餉典禮開始了。

只見團長凛然坐在右邊一張桌子後面，桌上放着許多名冊，旁邊站着二位軍需。

在我們最前的一班，整齊地橫隊向團長面前移動了。在距離他五六步處立定。由最右一名喊「敬禮」口令，所有人的右手很快的舉到帽簷右邊，眼光凝神注視着團長臉上，等他答禮了，手才放下。

團長打開名冊，喊着：

「邱爲國」

「有！」聲音特別響亮，右手向上直伸。

「李自強！」

「有！」聲音倒很自然，可是有點低弱了。

團長把他從上而下詳細視望一下，說：

「聲音太低，沒精神，再來，——李自強——」

「有！」態度更不自然了。

這樣全班人都點名完畢了；軍需把封好了的褐色紙封遞到各人手裏。（紙封裏面的是餉單、鈔票、郵票。）

受餉者又向團長敬禮，然後往桌子右邊退下。

如此繼續下去，直到十二點鐘，這幕典禮才完畢。

下午，得了偶然的機會，我很輕快的步出森肅的營門了。

在我們這特種職業的人，天天在緊張的空氣中生活着，除掉星期日或其他假日，我們沒有自由時間的。這回意外的得到外出，心裏的愉快不可言喻。

途中邊走邊想着，這幾點鐘該怎樣消磨呢？遊山玩水嗎，這種閒情逸致早已跟着日子消逝了！想來想去終想不出好的玩意，最後還是決定上影戲院去。

時候還早，信步到附近書店覽閱雜誌刊物，順便還買西北風一冊。

夥計們向我投射驚異的眼光。

二句鐘回到××戲院，往特等座賣票處掏出一張鈔票。賣票人向我瞪了一眼，懶洋洋的用手指着對面，意思是叫我買二等座票去。

恐怕是自己眼花，我退了一步往台上仔細看，上面却明明寫着：特等座賣票處。

我說「給我一票。」

「這兒是特等座。」態度怪不耐煩的。

「我買不起特等座嗎！」我聲音有點不平常了。

「三角五分。」他一邊接了我的鈔票，一邊注視着我左胸上的白布符號，然後慢慢地把票和找頭給我。

我憤悶的往裏面走，找到一只適中的座位，低着頭看說明書，其實這時我的心已經跌在另一境域中去了。

我想起了在南京的時候，遭遇到和今天同樣的情形已經不止十次了。記得一次是買鋼筆，一次是買箱子，一次是買牙膏……店員們驕傲的勢利的臉孔還歷歷在目。

我凝注着身上這套襤褸的不適體的草黃色衣服，我了然歷次所以被輕視被侮辱的由來了！

忽然電燈熄滅，黑暗把光明代替了，我這時反而感到一種幽與的愉悅，好像千萬條含有毒質正在向我投射的眼光也在黑暗中消失了！

# 大港的一日

楊汝旅（鎮江）

從上海出發，乘長江輪船溯江而上，或者從上海北站搭京滬火車西去，不需多久時候，便很容易的到了鎮江，鎮江是江蘇省的新省會，一切的一切都已改變了舊有的模樣。從鎮江搭姚鎮班小輪船，沿着長江南岸東來，從焦山旁穿過，只須一點半鐘，便到了一個碼頭，那便是大港，是富於新的氣象的一個地方。

大港在地方行政上說起來，屬於鎮江縣第五區，原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在這裏狹隘的街道，矮小的房屋，祠堂的衆多，聚族而居的現象，凡此種種，都可謂宗法社會的遺跡。可是在晚近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佔有光榮一頁的趙伯先（聲）烈士，便是這大港地方的人，這是很值得國人注目的。

在這裏現在充滿了新的氣象，因爲這裏有一個新的力量，也就是有一個新的期望。這個力量是什麼？便是江蘇省立大港鄉村教育實驗區。這個期望是什麼？便是期望着運用鄉村教育的力量，以改進鄉村社會，以從事鄉村建設，而樹立民族復興的基礎。這個實驗區的工作已進行兩年多了，現在還在不斷的努力邁進。

在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那一天，在大港附近五十方里內各村鎮中，密佈着十五個施教機關在進行他的教育活動。每個施教機關，担負附近四五個村莊的鄉村教育的責任，有兩位或

三位工作人員在那裏進行各種鄉村事業。每一施敎機關的名稱，並不完全一樣，有幾個叫做××生活學校，有幾個叫做××施敎所，有幾個叫做××敎學處。每一個施敎機關今天至少有兒童班一班，和成人班一班在上課，白天是兒童班上課的時間，晚間是成人班上課的時間，兒童班有二十一班，成人班有十七班，合計學生達二千一百三十一人。他們在普及國民基礎敎育的旗幟下努力着。

在離大港西南約三里的東碾生活學校裏，在下午四點鐘的當兒，有十三位保甲長在舉行第四次保甲長會議，實驗區辦事處的如爹和汝熊，及東碾生活學校的實秋等三位先生，一齊列席指導。大家用着誠懇的態度，熱心地方建設的精神，在討論着兩個促進農村生產的問題：一個是發起組織東碾信用生產無限合作社，已經籌集了社股二十二股，打算繼續由保甲長努力勸導鄉民加入，從事池塘養魚及荒山白石開採銷售兩件生產事業，藉使東碾的農民都有飯吃。另一個問題是商議治螟工作如何進行，治螟工作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二期了，最緊要的事便是除卵捕蛾，經了出席的幾位先生懇切說明螟蟲爲害稻作情形及治螟方法後，經一致決議，即日積極進行(一)由實驗區的各位先生會同各位保甲長，分別前往各村召集村民開會宣傳；(二)勸導農民常常到自己秧田裏，搜除秧苗上的螟卵；(三)勸導農民每晚在自己的秧田裏，點誘蛾燈，實行誘殺螟蛾；(四)規定五天爲宣傳期，五天爲實行期，十天後便實行檢查全部的秧田，如再發現螟蛾螟卵，就公議處罰。這些保甲長熱心公共事業的精神，眞夠人佩服，到將近黃昏的時候，這個會議，才告終止。

同時，在大港鎭上的民衆會堂裏，也正舉行着港西鎭鎭保長會議，出席的也有十幾個人，大家發起組織港西鎭消費合作社，以改善民衆的生活，鎭長保長們對於合作的興趣，似乎是非常濃厚。實驗區辦事處的振元和二鎭生活學校，鎭中施敎所的幾位先生，都自始至終，在指導着會議的進行。

參加兩處保甲會議的人，回到辦事處以後，匆匆吃了晚飯，便又動身到另一個鄉村去，那個地方叫做聶家灣，那裏五個村子上的農家婦女，都經聶家灣生活學校導師們的宣傳勸導，組織了婦女團，今晚舉行成立大會，農村婦女來參加的，老老少少，不下七八十人，濟濟一堂，熱鬧極了。他們每一個人的腦海中，都有一個新的意識，都有一個新的幻想。會開始了，主席報告以後，實驗區的劉主任有一段懇切的訓話，如秦叔丹和汝熊等也都對她們說了幾句鼓勵的話。通過了團章，選出了幹事以後，劉主任還對團員們講了一個「縣長的女婿」的敎育故事，大家的興趣更是濃厚到飽和的程度。黑夜中從長江邊摸索着歸來，已是深夜十二時許了！

各校小朋友拔除「鬼麥」的成績，今天已經發表了，共計拔去黑穗九十八萬八千九百四十三株，這個數目還不算小，這樣一來，這裏附近各鄉村麥類的黑穗病，一定可以減少許多麥子的生

產量或許因此可以增加些哩！

蔡唐鄉養魚合作社已經開始籌備了，據蔡唐生活學校的李先生今天送來的報告，各村籌備員正積極從事徵求社員及招股，打獵戶陳村已由陳君盛頤徵得社員四十四人，計四十七股，唐家灣亦由唐君大元徵得社員五十人，計五十股，大概再過一星期，便可以舉行成立大會了。

實驗區所設的實驗農場，今天正在忙着播種棉花，收集除蟲菊，並舉行小麥田間選穗。實驗區所設的衛生事務所，今天上午門診，看了六十三個病人，下午醫師等分途下鄉，繼續沿戶種痘去了。

第二天（廿二）的早上，約在八點多鐘，各鄉村施教機關的工友，都帶着信袋到辦事處來換取信袋。各校的導師們，在早操以後，打開了剛剛取來的信袋，趕忙拿出每日情報來看，上面的第八條便是：「二十一日全區出席學生數：兒童班一〇三三人，成人班五〇九人，教學團三一三人，合計一八五五人。」

廿五，五，廿二，於鎭江大港省立鄉村教育實驗區。

## 報務員在中國

春　光（剛行）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從第一秒鐘起，我，一個電台的報務員，便開始了黑夜的工作。更深夜靜，人們正在作粉紅色的夢，我悄悄地從溫馨甜蜜的被窩裏掙扎着起來，雖然腦海裏還留戀着春夢的餘味，但生活的鞭子，卻驅策着慵懶的身體，匆匆地洗臉，吃稀飯，鼓起精神，趕到報房，接值零時到六時的夜班。

一踏進報房，便如踏進牢獄；一帶上聽筒，便如帶上鐐銬；做着機械單調的繁忙工作，便如黃牛背着千鈞的重軛；……對於職業工作，感覺到乏味：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報務員，是普遍化的感覺了，日夜忙着爲軍人官僚收發爭權奪利的官電，爲銀行商人收發借款辦私貨的商電，那個不發出「爲誰辛苦爲誰忙」的嘆喟呢？」

我和伙伴，接管了十四個國際通信的綫路，慶幸着氣候沒有變化，各國電台的訊號，都很好抄收。不過各處訊號的聲調，倒大有區別：舊金山、馬凱、柏林、倫敦、東京，像哼着愉快的歌聲；巴黎、羅馬，像唱着粗野的調子；日內瓦像吟着很低微的和平詩；莫斯科像奏着高速度的進行曲；馬尼拉、爪哇、香港、西貢、孟買，像吼着悲哀而顫動的船號；在以太中的無綫電波，似乎也表現出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對立，反映出這個世界的各種矛盾！

報房中十六架的機器，有的是美國RCA式，有的是法國SFR式，有的是英國馬可尼式，有的是德國德律風根式，有的是標準式，有的是分集式，各式各樣，形形色色，黑的、灰的、紅的、褐的，很像開各國機器展覽會，一架架竪立在我們的四週，我們在死魚色的燈光下，彷彿看見侵略電信的帝國主義者羣，在機器的背後，顯現出猙獰可怕的面目！

那班狡猾的洋行公司，勾結着政客買辦，訂一次報務合同，實一批無綫電機，一方的貨色推銷了，剝削到數十百萬的利潤；一方的佣金撈進了，獲得爲國家建設的美名，在這種交相爲利的條件下，半殖民地的國際電信交通，是飛躍地畸形發展：和歐美、近東、遠東、各處通信的電報電話的綫路，是在日益增加；可惜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電信借款，盤剝着電信的收入；軍電官電拚命的欠費；工商業的不景氣，是無情地打擊着電信界的生命綫！營業日見減少，開支漸感不敷，什麼國際報費的收入，已做了軍政公債的基金；而整個電信界，不得不力行緊縮政策了，我想到這些，便預感到小小報務員的前途，減薪、增時、裁調，都必然的來臨，管牠媽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吧！

一秒鐘，一秒鐘；一分鐘，一分鐘；一小時，一小時；負着繁重的工作，挨着沉長的時間，耐着轆轆的飢腸，絞着點滴的腦汁，黑夜工作者，是怎樣熱烈地期待着光明的來到呢？

看見東方的曙色，我的伙伴黃瘦的臉上，浮起半絲的笑容。好容易，鐘敲了六下，我如釋重負地卸交了班，如鳥出籠似的走出報房，吸幾口新鮮的香氣，使昏脹的腦子，冷靜一下。才用着沉重的步子，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如死蟹一樣的躺上床去。

雖然妻子體貼着我一夜的辛勞，想讓我多酣睡一會兒；但幼小天眞的兒女們，總不能長久的安靜着。神經衰弱的我，一聽見玩具低微的音響，一看見射入臥室的陽光，便再也不能合眼，九時左右，昏憒地起來看報了。

當我正在咀嚼大餅油條當早餐的時候，不提防，咳嗽了一聲，房東太太，便抓着機會走來，板起無情的臉孔，照例的嚕囌着向我討積欠着的房租。我忍聲耐氣地照例的敷衍了一回，說再過四天，廿五號發薪水，一定付清。她走了，我自已倒焦急而懷疑起來：薪水卅五元，津貼十五元；每個月，花樣多：或者抄錯一個字，罰薪五天，扣了幾元；或者賑災要捐，扣了幾成；還有所得稅，印花稅，體育會捐，進益會費，老是七折八扣，沒有一個月能拿到五十元足數。三月份，我自已病了一禮拜，醫藥費去了廿元，津貼扣了四元；四月份，妻子小產，大病一場，又用了一筆錢；現在五月份和六月份，又要扣什麼賑機祝壽的捐款……薪給收入有定數，捐稅支出無限制，我什麼時候能付淸房租，只有上帝知道！

接到老朱的信，說：「從六月一日起，天津和東京，要直接通報了。無綫電機已裝妥，會收發日文的報務員，已陸續調到。此後天津的日僑，可用日文和東京通電報，不必再經上海的國際電台轉遞了……」他還感慨似的說：「上海的國際電台，通東京的綫路，雖然打破了國際通信的規定，也收發日文電報，特別便利了日僑；但總算是國際通信的綫路，現在，天津東京間的綫路，算不算國際通信呢？天津報費的收入，恐怕也和關稅鹽稅一樣的成問題吧？……青島南京開辦報務員日文訓練班，在「睦隣」「提攜」的邦交中，是很需要，可惜我太老了，不然，倒想去學習收發日文電符的技

術，目前可領日文津貼，將來又可保持橡皮飯碗！……」我讀完了，很替他担心，小小的職務員，要管什麽鬻信侵略，飯碗準會敲破！

下午，去看老胡，乾咳更利害，臉色更慘白，據說昨夜夢遺、今天還得起早去值早班。從前他是活潑可愛、小臉很 Handsome，工作又很 Smart，大家都愛和「小胡」說笑。但是，短短三年的「椰頭」生涯，不安定的起居，再加上性的苦悶和思想的桎梏，磨煉着他變做老成的肺病者！我想到不久因肺病死了的老祝，勸慰他一回，叫他看醫生去。

回家，晚餐，吃粥。粥後，我的精神振作起來，翻閱永生、世界知識、讀書生活等刊物，很有趣味。接着讀了十幾頁的政治經濟學，做了一些筆記。我得了一些新知識，才覺得今天的生活、有意義，不虛度。

十年沒有間斷過的日記，寫了，快樂地就睡。

## 我的生活

馬仲殊（檯西）

只不過五點鐘，天色才亮了不一會，就隨着一大批青年們起身了。

起身之後，只限制二十分鐘要做完應做的事，如洗臉、漱口、揩被等等；要是在床上稍爲留連了一忽，要是動作稍爲遲緩了些，那就只好洗了半邊臉，或是刷了一半的牙，聽了鐘聲，又隨着飛鴉似的學生跑上了大操場。

照例地，先繳了一個銅板的救國儲金，於是集合、排隊，向國旗致敬禮，又跟着學生唱什麽「發揚祖國的光輝」的所謂救國歌，又舉手叫着什麽「不要忘却國恥」底宣誓。然後，體育先生喊一聲「預備」一口氣做完了八節的瑞典操；接起長蛇陣似的再來一個跑步。身體差一些的或是沒有這經驗的，這跑步確有點吃不消，直到便步走了一大圈，站定了在訓話，還有點喘篭喘篭呢。

就這樣的，這個早操和早會消磨了四十分鐘，離開起身已是一個鐘頭了。這還不算，早會之後，還得有半點鐘的滌除，這雖是學生們底事情，我們似乎可以安閑些了，但我們還得要在指派的地點巡視，因此東跑跑，西看看，兩隻腿所用的力也不亞於執掃帚拭抹布呢。

到了這時太陽已高高在上，喝了兩碗稀粥，又準備上課了。

這裏上課的情形，也和旁的學校不大同。一課是八十分鐘，沒有經驗的人實在有些不慣，一則是聽容易倦，二則話說得太多，都覺得支不住的吧。我還好，每天只是這末一大段，有的教歷史或算術的，連接來了不折不扣的一百六十分鐘，那是要有特殊訓練的了。

下午呢，先是八十分鐘一大段自由閱讀，我也得去監視。有的人精神不大振作，我得促醒他們，有的人筆記忘敷衍了，我得鞭策他們；因此，自己要藉這時間看點書也是不容易的事。

要把我們比着是扮戲，這閱讀就好似文的清唱的，那末，當然

要有一齣全武行了。

鐘聲一響，我就帶了十幾個小夥子，拿了泥畚，荷了釘耙，直向龍山坡而去。青年們一個個地在幹，我也就不能退後了。太陽愈來愈親熱，親熱到我身上的汗水一般地直淌；同時腰似乎也有點酸了，手也有些發脹了。心底跳動也加快了，而有點喘；然而我又怎能一個停止工作呢？於是，打起精神，領着青年們唱了「耐得千錘百鍊，才好任重致遠」底校歌，歌聲完了，又和着他們叫出「杭育杭育」底口號，一種無形底樂意也就消除了肉體底疲倦。

這工作已經做了好些時，我們是要把山坡上的泥沙笆到山下的一個大坑。下面是個山拗，在去年我們將兩面泥沙耙平了，蓋起一所房子，又做成高有八尺長有二十多丈的四層平台，如今就來填上一層平台的。從削的山崖我們要將泥畚裏的泥石搽到十幾丈下面的深坑，一不小心，會有粉骨碎身之虞吧。然而我們做得慣了，也就毫不在乎呢。

只不過我做了工之後，再提起筆來改作文，可就有些爲難了。倒不是因爲腰酸骨痛，而是這隻手握住了筆要寫一個字的時候，不自主地發抖，抖到一直或一豎都是些連續的小點子，這是怎麼訓練也沒有效果的。無已，只好預備點功課，看看學生的週記。

轉瞬之間，就吃飯了，上自修了。單單靠每天兩小時的工夫，要批改每週一次的兩班都做而超過一百本的作文卷，是怎樣地感到時間倉促呢！因爲一班一班接着的，又不能脫漏，不得不加緊工作，不過無論開夜車到十一二點，而早晨還得五時起身，還得跑步呢。

這是一日之間的過程。除去暑假期，終年都這樣的。我到這裏，算受過兩年訓練了。我想，這樣在做教員，還不十分多吧！

當然地，有時候一股無名的傷感湧上了心頭，不過，這種傷感能夠到臨，已算是我底欣幸，因爲已經證明我有了餘暇了。

我並不是說我底工作忒繁重，生活忒清苦；也不羨慕那同學少年多不賤底飛黃騰達，更不敢夢想自己一朝高官厚位底顯貴，只不過我們這樣「幹」了，到底能不能救國，却是一個問題，那就不能不誠惶誠恐的了。

## 珠湖一日

姚江濱（界首鎮）

天眞怪！淸早，這珠湖之濱，倒又括起呼呼的湖風了。整整三個月的春天十分之八九的日子，就是春行冬令；加之一個閏三月，釀成如此嚴重的春荒，誰不毛骨悚然！根據過去的經驗，現在理應是單衫上身，可是我們還非穿着一件夾大衣不行。

太陽才從那萬重雲間吐露出來的時候，斑鳩就唱着催眠歌；布穀鳥帶着詩意從空中一聲兩聲的掠過；一切都是嘹亮的，有初眠方醒的那種情味。那隔壁的小孩兒又哭了！像是爲了一件什麼極小的事件，要鬧得天翻地覆；原來因爲那面黃肌瘦的媽媽哄不住

他的嘴，在那竹籬茅舍的前面施行「打的教育。」

不幸得很！鄒君竟爲肺病到了第三期，在六點鐘的晨光，就被他那被兩個急備的電報喚來的父兄扶病返里了。我爲之黯然！

不曉得是誰家死了人！界首街又是一批一批的和尚道士在敲呀吹的了，一次兩次……莫明其妙得很！

碧霞宮的附近，還是那一伙人在那裏打了場子在玩傀儡戲。那裏充滿着低級社會的形形色色，也是一班小人物活躍的機會，在鑼鼓聲裏夾雜着人的笑語，人頭擠擠，却是盛大的遊藝場。這裏的傀儡戲和我那濱江小邑的故鄉的傀儡戲有點不同：這裏台上木頭人兒的活動，都是有引線的，大概就是所謂「懸絲傀儡戲」；而故鄉的呢，台上木頭人兒的活躍，是直接由幕裏的人舞動的。實在要比故鄉的傀儡戲來得巧妙，有趣。你一走進去，如果不是細細的留心，那藏在台後面的人，是不大容易露出他們底細的。因爲這關係着的線索，是那麼細細的，你是不會怎樣看出蛛絲馬跡的；尤其是那些離台子遠遠的鄉老。

現在的世界、現在的社會，舞木頭人兒的角色是不少；而無靈魂的傀儡尤多。

走過太平街，看見那四九子又在洪源門口爲了討錢不順釘刀了。王老闆有點兒不耐煩，——每天呆在這時候光顧。給了他一個不好的臉色；而四九子不理不睬，只是拚命的吹着那兩頭紮着紅布的號筒，嘴那在咕咚着——

「人爲生死，鳥爲食亡。」

沒辦法！等到十字街口的警察來干涉的時候，他只是情願把他關到公安局去；不然的話，今天宗要定討個銅子。

在無可如何的當中，王家老闆奶奶摔了一個銅板在石頭上，狠聲斷氣的在叫：

「你這東西，派這樣賴討啊？這世裏這樣，到那世還不曉得過什麼日子呢！」

四九子他還有理由，一面拾着銅子，一面在分辯：

「不惡討不惡討！那個這世上的叫化子不墮過！世上就沒有行好的人！」

眞是啼笑皆非！我和老闆走了。

那個小孩兒不曉得是誰家的，偷了人家半籃子青蠶豆莢，在奔；後面追着一個泥腿，手裏拿着一根青竹子，跑着罵着，終於在大茅廁那邊轉過彎溜了。

五日的風，老早吹來了陣陣的血腥，這個月份裏，恥辱上加憤恨，沉痛中又加激勵，在許多恥辱的迷濛中，自然總有相當的叫響和興奮！師二師三的同學預備在「五卅」紀念日、借城隍廟的戲台子公演復仇、逃兵、奸細、五三之夜、家敗人亡、殺敵之華。這次總想比過去的救國的宣傳有更大的收穫。今天下午五時在音樂部作第二次預演：由飛鳴先生導演。

脫稿了的出賣了的兒女和期待，就就在下午寄出。

因雨，下旗的時候早一些，立正敬禮的人要算今天最多。——遊公園的人。

吃過晚飯，又是一次「警備訓練，」因爲戒嚴的兩中隊，工作實在緊張，所以在校外的一中隊敵人，一個都沒能進來，是神氣！

黃昏時候，擇雀籠子的朋友還是一批一批在逛這碧枝垂倒的綠楊路和惠農路。

夜間，是個陰霾的天氣，下着濛濛的牛毛雨，悶鬱的氣息，塞住每個人的心。

——錄自二五，五，二一，日記。——

## 五月二十一日的蘇州

邵家天（蘇州）

時間毫無猶豫地流過來，悄悄地踏到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一個鐘頭。

太湖靜靜的躺在黑暗裏，泛起微弱的墨色的浪頭，散開去，祇着岸泥，祇着蘆葦的根脚。靠湖的東北，那是屬於蘇州的區域了。

今天，不能例外，鎗聲起伏地響着，有時，爆裂出一兩聲激越的槍聲。究竟是土匪開的還是農民開的，這可不容易調查。不過，農民在敵鎗，那是毫無疑義的。

這裏有一簇密密的房屋，——是一個大鎮市吧？是的，叫黃埭鎮。他們——這裏的人民——又給一種嚴重的恐怖所襲擊了。

幾個農民搖着一條船，從五里外的金山涇過來，他們向區公所報告：說有十餘艘匪船在漕河裏出沒，預備搶掠。那時已是昨天二十二點鐘了。這件事延展到今天。

今天第一個鐘頭，——在深夜。當地的公安局已會同了保安隊出發搜勦了。在使人冷戰的夜色裏度過了幾個鐘頭，一點也沒有動靜。而天已明亮了。他們像已經卸了一件大的責任樣的回到鎮上，於是他們決定了「鄉民誤會」這個斷語來向各方面宣佈。有人引證地說：在漕河裏出沒的是城裏密派的三艘巡船。

爲了匪氛的囂張，爲了要阻止太湖內匪船的駛入，黃埭鎮倪瀏鄉鄉民，他們開始自動把那條毗連漕河的馬王橋支河堵塞起來，聲言俟土匪肅清之後再行開浚。事前他們並沒有得到政府的命令或援助。

在蘇州城裏的牆壁上，有兩張出演話劇的海報同時出現在路人的視線中。蘇州唯一電影業蘇州製片廠組織了一個定名新型劇社的劇團：今天借大光明戲院第一次在蘇公演。那兩張海報上載着兩個劇目：今天出演的是國民與義務，由魏巍導演，明天出演的是委曲求全，由章布導演。這天演了兩場戲，賣了九十幾塊錢票子，這同戲院三七拆賬。座價很低，祇賣一角，二角，三角。

今天，各戲院的負責人給縣黨部召去開談話會，是爲了最近鬨動全國的購機祝壽這件事。他們決議了電影院指定某一日，開映某一部片子，所售票價，全數捐作購機之用。平劇院指定某一日

的日場票價。

同時人力車夫賃貸業公會爲了這件事，擬定每一車照派了五分大洋的負担。

在追悼胡漢民警備會議席上，他們用憐惜的語句，說明了追悼會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再決定了一個日子（本月二十六日）決定各娛樂場所須再停業一天。

同在這一天，上海日本僑民所組織的上海地方產業視察團團員十五人，在九點二十七分到達了蘇州，這時蘇州各機關離開始辦公已一點二十七分鐘了。一般受軍事訓練的公務員，今天輪着術科，這時他們已散了隊回到各人的辦公處去，同平常一樣。這一行團員非常自由地，攜帶了鏡箱之類的物件游覽了城內外許多名勝的地方，然後在十五點鐘乘上行車離開了蘇州。

在十點鐘光景，閶門外的馬車夫發生了一次很大的騷動。一輛從常熟方面駛來的長途汽車，幾乎和一輛馬車相撞起來，那個汽車夫幸虧將機煞得快，立刻就停了，沒有發生危險，但是他還要繼續的做一件危險的事。他說一口上海話，用一支木棍將那個叫孫德昌的馬車夫擊傷了，許多馬夫立刻圍聚上來，預備圍毆他，把車照都攜去，幾乎把車子都搗毀了。他們並沒有實現這件事，不過他們卻一樣的兇恨汽車。

這天蘇州的地方法院和高法院，審理了六十一件案子。中間三十二件是刑事，八件卻是強盜。民事中有十三件是關於款項問題的。

最奇怪的，但也可說不奇怪的。同樣一件消息，而且是非常容易調查的，上海的報紙和蘇州的報紙竟登載得完全相反了。這是什麼緣故呢？上海報紙的標題是：

顧竹軒被控吸烟案

**檢驗未發現煙癮**

但是蘇州的報紙是這樣登載着的：

檢驗顧竹軒有

**陽性反應**

在今天發生了兩起自殺事件，都是投水的，——但是都被救活了。一個是二十二歲的青年，先前曾經一度失業，現在是一個綢廠的織工，他因爲懼怕失業而自殺，但是給救活了。另一個已有四十餘歲了，他叫馬季康，在齊門外蘇崑路旁的洋涇塘岸上躍到河裏。但也給救活了。這時已二十一點鐘，天昏暗得非常濃重了。

同在這時候，閶門外發生了一件盜刧行爲，一個叫張才生的小流氓，攫取了一個小孩子耳朵上的金耳環，但立刻就給警察抓了回來，送進了公安局。

今晚有六百十一個運動員預備早些入睡，他們充滿了勝利的幻想和希望，因爲明天將要在東吳大學舉行他們的全蘇運動會。比賽的項目和運動員在今天才準確地排定了，各個警備人員到今天才算結束了一個過程，待等明天的最後結果。

參加這次運動會的單位有二十二個，中間有四個是業餘團體。六百十一人中，有五百十四個是蘇州的學生。

夜是漸漸的掩上來了，「二十一」這一天也很快的過到最後一個鐘點。有許多公娼，偷偷的跑進了旅館，——實在政府是禁止的，有的在馬路上散着步。

在鄉下，太湖邊上的村鎮，鑼聲和槍聲一點不奇怪地響着。用直松北鄉的農民一樣也準備着，因為明天將要有一個要求當局發給種籽的鬧荒運動，他們將要鳴鑼，然後湧到鎮上。然後再接受了警察和保安隊的彈壓，追租委員的「勸告。」這些都是在預料之中的事罷？

黑暗掩得更緊了，夜在怒吼着。

## 集訓之一日

錢樂華（蘇州）

在華北防共協定聲中，我們被送入了集中營。到今天，已整整十天過去了。在這十天中，我們過着「軍人」生活。因為是「軍人」生活，所以不許輕易走出「營房」一步，雜誌是不許看的，日報也祇限定幾種，連立報也在禁止之列；……我們是和現社會活生生的隔閡了！

這種訓練據說是為了「犧牲小我」以「服從領袖」而「復興民族」的。但是，自中隊長，大隊長，以至隊長，屢次的訓話中，連×|×帝國主義這一個完整的名詞都聽不到的。好像不歸給我們聽了就會使我們忘懷似的。然而我還沒有忘記，在入營之日，報上用了大字登載着推行廣田三原則第二步曲，好似對我們「誓意忠告」似的。

到今天第十一天，我們又奉令忙着整理行裝，預備從蘇州開拔到南京去「聆訓」了。大家是忙碌着，因為命令是不能違的。然而幾百張不同的面孔：顯出了幾百顆不同的心。

從早忙到晚，沒有過一刻鐘的休息。新的命令往往是取消一小時以前所發的，結果是寢室中打掃得清清潔潔。「內務」●是弄得整整齊齊了。身上的軍服換上了一套新的——在發這命令一小時之前還是要穿着舊的，因此，衣服上的符號等東西又要重新打過。白的符號換了紅的，我始終沒有明白為了什麼。乾糧袋水壺和軍毯交差的掛在兩肩，水杯面巾掛在下面。腰中束上一條皮帶，位置必定要在軍服的末了兩個扣子之間。短褲下面露出了一段曬黑了的肉，再下面就是三個化的綁腿。腳上換上了一雙布襪子、着上了草鞋。但手上卻是雪白的手套。

在暮色蒼茫中，我用了上述的行軍姿態出發到蘇州火車站。沿途唱着分不淌「敵乎友乎」的歌。

到車站已將九時，在站外的歡呼聲中，送走了先出發的中學部。他們坐的是貨車，我們幸而是大學生，所以政府對我們特別客氣，請我們坐了三四等客車。

在車站上休息時，我在歌聲中匆匆的寫了一封信。在信末我註上了如下的一段話：『在一百十四天前，我們也有許多同學坐着「專車」。原來我們「上海各大中學救國宣傳團」從上海冒着風雪，步行了一星期才到蘇州，但在蘇州睡了一晚，就被特地開來的憲兵押到火車站，並且「合法」的挨打了，兩個挾一個挾上了「專車」，直駛江灣。』

信寫完不久，「殉訓專車」已經調好。命令下來，隨即上車。

我們都安安穩穩的睡着。睡得的確安穩，因為用不着担心軌道被人掘去，或者龍頭中的水被人放掉。並且車子開得很快，不像彼且的請願車子那樣從上海開到無錫要費四日四夜，沿途還要「非法」的修理軌道。

我這樣安安穩穩的睡過了這天的第二十四點鐘。

---

㊀「內務」是指營中整理行李。不照規定形式整理就是違反命令或紀律。這東西整理起來極麻煩，每每要費半小時。然而據說這是「修身」之道，自然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了。但是也有不「自愛」的同學，因為操得太苦了故意把內務弄壞，以便「禁閉」幾天，休息休息。「禁閉」就是坐黑房子，是營中最重的刑罰。

# 集訓日記一頁

沉　汎（蘇州）

一

——牛耳朵啊，我吹了多少聲叫子了！

——我聽見。

——那末，不出去集合，還躺着幹嗎？

——我不舒服。頭很痛，身體發熱，火燙燙的，昨夜沒好好睡。

——啫！啫！糟不糟，你看，內務都不整理好，該死，該死！

——是呀！我想請假去看看醫生，回頭要躺，所以……

——不行！現在七點多鐘，看病的時間沒到。

——什麼時候才到呢？

——什麼時候？不知道？十二點半到一點半，告訴你，這是規定的看病時間。

——這……怎麼辦呢？現在……。

——什麼怎辦不怎辦，趕快準備出操！

——我……我不能啦！……。

——不管！

——不管？假使現在我快斷氣了，也要出操？……。

——軍隊裏是沒有理由講的，趕快整理內務，……。

——…………………。

——呆什麼?趕快,趕快!

——…………。

——猪東西還等動手不成?這樣不自愛的!……

——…………。

二

在值星官兇惡的催逼和蠻橫的侮辱的情形下,我不得不勉強打起僅有的精神,手指顫慄地整理好內務,排隊出操!

做的科目是持槍不動姿勢和行進間的跪下臥倒。

我老是鎖起眉頭,苦着臉。下意識地咬咬牙齒,下意識地輕輕噓口氣!兩個肩頭像壓着萬斤東担感到極度的酸痛和疲乏。身子是那麼軟弱無力,彷彿這時地心吸力的作用對我特別大。稍息的時候,我把槍尖支住腋下,頭傾着,一腿伸出微曲着。

劈!

突然,我覺得右肩上一陣劇烈的痛。氣忿地掉轉頭,值星官睜大發光的眼睛衝我盯視。害怕地討厭地恨恨躲過臉,心却跳動了!

——哼!真是……大家都說你們是較有希望的分子,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社會的柱石。像現在這種樣子啊!操作了一小時,稍息着就凋腰突肚的站都站不住,拿槍支起來!……舒服嗎?我真爲中國的前途悲觀啦!……

——值星官,他身子不爽快。旁邊一位同學不平地替我這麼解釋。

——我曉得,一個青年人生點小毛病,算什麼?

——我的心窩充滿怒火,重重噓一口氣!

於是,我沉思地想到了這兒,身體反會一天天壞。這是有原因的,時常吃生米飯。六人一桌,四隻菜,又蹩脚又少,而且一碗是湯。雖說兩葷兩素,葷的和素的叫我實分別不出來。早餐是稀飯,有時稀得像湯;小菜比中飯晚飯的更壞。是些醬瓜,醃薑,鹹菜……之類,每餐是這幾樣,而且少得一點點,僅僅遮蓋了碗底。有時一碗稀飯沒用好,小菜早光光的了。所以每天早上出了二點鐘的操回來,肚皮總不懂事的轆轆地叫。(這時到吃中飯還要上兩點鐘的學科。)在有錢的朋友是不成問題的。這裏有飲食部,蝦仁麵,蝦腰麵,火腿麵,燒鴨麵,排骨麵……蛋麵包,洋炊糕,餃子,油包……咖啡糖,可可糖,玫瑰糖,檸檬糖,椰子糖,橘子糖……簡直說不清楚。當下課休息的十分鐘裏,儘可大吃一頓。然而在窮小子的我,就「那個」了。兩點鐘的學科老在疲怠飢餓的狀態中困難地熬過。有時真個餓得幾乎睜不開眼,腦子沉沉發暈,才從朋友的手裏借五個銅子,買一包小小的花生米來充充飢。這裏「花生米」算是最便宜的貨色。除了這別的起碼二十銅子或一毛大洋以上的。那時,我的眼睛這麼羞怯似的低沉着,拿了花生米匆匆溜出飲食部的門,在講堂的角落裏靠牆來吃。因爲我不高興看那批架起腿搶般地吞麵和衣櫃台周圍嚼糖菓的同學啊!

吃中飯了,像飢餓了好幾天的災民般,貪婪地囫圇吞。緊緊擁

住飯碗，緊緊拿着筷子，一口飯送到嘴。馬上去挾小菜，飯菜在嘴裏用舌頭慌忙地拌了拌，嘈的吞下。有時因吃得太快了，嗆住喉嚨、呼吸起了迫促；感覺着難忍的隱隱的痛。慢慢地慢慢地伸伸頸子，一兩勺湯來潤。每餐吃飯都這樣搶着，有時仍吃不飽。

照規定九時睡，五時起身。因爲日裏的操作過於疲倦了，躺下腰像斷了樣痛、腦子胡思亂想得慌，不到九點半十點十一點是不能跑進夢境的。不但我這樣，大多數的同學都犯這毛病。起身到升旗，中間隔二十分鐘。所做的工作，是整理內務，洗臉，大小便……。這幾項工作中，整理內務頂費時間。被褥的四邊要那麼平平整整的，四角要那麼方方正正的，床下面的箱子和鞋子要那麼放的整整齊齊的，一點兒不許苟且。我們的動作還不能做到這個要求，所以最遲四點半都起來。也有四點或四點不到點就起來整理內務。內務整理得好，星期日有賞，可以在外面多玩一個或兩個鐘頭，看成績的好壞而定。比方普通在星期日晚六點鐘一定要回營，內務成績好的可以在外邊玩到七點或八點鐘回來。不好的呢？要罰。禁足半天或一天。或者抄筆記，或者釘符號。種種惡作劇的處罰，使你要命！這麼來，睡眠的時間平均在七點鐘左右，有時還不足。在青年血旺的我們，怎麼會够呢？

三

我被處罰「兩腿分彎，」兩手握拳向上伸，兩腿分灣，腰挺直，兩脚跟點起：這樣站三十分鐘。值星官看着表監視在傍邊。寢室門外，通寢室門的走道上，同學們一堆堆簇聚着。我聽見有的在嘻嘻地輕聲笑。似乎在笑我這樣子好玩；有的低聲說什麼，彷彿表示同情我。值星官警戒地向同學們宣佈集合的重要性：一聽到號聲，無論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事情，都得丟了跑，這就是命令，你要是不到或遲到，就是違抗命令……。

漸漸，我覺得小腿和膝蓋酸溜溜起來，而且微微顫抖着。但我的心更顫抖得厲害。昨晚吃過夜飯、肚子便一陣緊一陣痛、嘰咕咕的叫。我知道肚子壞了，急急到廁所大便。這是吃生米飯和不乾淨的沒有沸滾的開水的緣故。昨夜就連續肚瀉了幾次。今早集合號明明聽到，但叫我怎麼樣呢？爲了這個、趕不到剛才發草鞋的集合，難道就不可原諒？況且值星官是知道我身子不好的呢？……。

我不曉得已經站了多少分鐘。只覺手，肩，膝蓋、腳趾，發瘋地打戰，麻木地酸痛。每個細胞，像被銳利的刀尖用勁地刺割着。我覺得眼眶酸辣辣地痛、濕漉漉地擠滿淚。兩道小河樣的水流暖烘烘地燙着臉皮的表層。

我失去知覺，仆倒地上。

當醒來的時候，我躺床上。身子像埋在猛烈的火焰中般發熱，頭腦昏昏沉沉的。寢室裏塡滿深深的黑暗。只從窗縫裏透進幾點白幌幌的光影。凝神靜聽一會，周遭悄悄地，知道同學們在講堂上自修。

# 五月念一日的觀感

王知更（蘇州）

「出路！出路！」抱着這麼的一顆心，吃過整飯，剝下那件破舊骯髒的衣服，換上件較像樣點的，把頭髮理了理……踏出門外。

穿過一條條的街巷，到處看見的是「新生活運動」標語：「剷除惡習慣，實行新生活」、沒有一家門口沒有，我一看見「新生活」三個字，就要連想起「臉要乾淨」，「頭髮要梳理」……對於這些我都一一照辦了，因爲今天有着天大的事情去幹呢？

但這些對於我原沒有什麼智惠，「飯」才是我刻刻不忘的，所以就開始今天應該怎麼，才能如願以償的思想了：

「到了那邊怎麼說呢？……」

終找不到要從那裏說起。

「××伯！……××伯！……」

雖想出了一個××伯，然而再也想不出下面應該接續些什麼話，倒弄得頭腦昏起來。

「嚇！」一輛黃包車從後面趕上來，給它嚇了一跳，暫時清醒起來，趕快避讓、但不多時，又復回故態，腦昏了，眼了，作痛了。

「××伯！……」心中氣憤得要裂開來的樣子：「崇…老…伯……咳！」

自己也莫明其妙，怎地會唱起「蘇三起解」中的「崇老伯」來，「嗤！」的一聲自己覺得好笑，但是急促地，並且立刻又回到我痛苦[illegible]，沉長的思想中去了。

拙政園走過了，李[illegible]會館的廣場就走進我的眼中，給熱烈的陽光照得只是一片白色。照牆上遠遠地寫着幾個斗大的紅字：「對國事抱冷靜態度者是涼血動物！」下面署着六十七師製。這還是「一·二八」的遺蹟，然而快要剝落了，「一·二八」的精神！

「本來……現在你見了嗎？華北走私，……毆傷關員，……紗廠大受影響……這是去托別人吧！」這是某親戚的話，現在又想起了。

「是呀！」我不覺得喊了起來：「誰能不管國事呢？」

但當我看見另外一面民衆教育館製的清新的標語時，只好苦笑了；它說：「中華民國的公民應該要有快樂的精神。」天哪！叫我怎麼快樂得出呢？

「努力實行新生活運動，垃圾倒在桶裏」的標語又出現在眼前了，當我走過舊學前民教館時，我疑心我是立在垃圾桶旁呢。

旗幟飄揚，好熱鬧呀！觀前街在我眼前了。首先引我注意的是「大犧牲」「大拍賣」等招紙、隨便什麼角落裏都看得見，和接一連二的關着的排門：關着的排門上除了必定有的「新生活」標語外，都貼着減價召租的紙條。雖說房租是減了又減，商品的價格也大有不顧血本的趨勢，然而不景氣卻一天深化一天。

前幾天走過觀西一家先始商場，門口貼了塊召盤的招牌，然而今天所見的，叫我呆了半天：門口橫七豎八地放着七塊大大小小的牌子，上面紅紅綠綠地標着：「本場全部關店大拍賣」「本場不顧血本關店出清，」「市價不貴氣關店拍賣，」「志在從速東清不顧血本，」「最後犧牲」等大致相同的廣告。原來召不到受盤的而實行關店了。

觀前街上除了「大減價」的旗幟隨處可見外，還有憲兵第六團製的新生活標語，一塊塊的藍底白字的木牌子，釘在電線木桿上。讓我背些出來：「鈕要扣好，」「帽子要戴正，」「眼睛要向前正視」「行坐要正直，」「要漱口洗頭，」「婚喪喜事要節儉，」「手要洗乾淨，」「說話要信實，」「行路不要吃東西」……好了，飯也快沒有吃了，還背它做甚？

本想快趕到目的地去，但在觀前街所見，叫我冷心起來，我眞不敢斷定是不是仍舊空跑，所以順便灣進青年會弄口的一家雜誌攤望望。

雜誌種類很多，無綫電刊物，幽默的文章，把電影明星當做研究對象的電影雜誌，……都有，那使年輕人看了要面紅耳赤的「健美，」「春色，」更是少不得地擺在最惹眼的地方。漢奸理論嗎？官冕堂皇地擺着呢！其餘的大約被視爲「反動」而檢去了，只有那因爲內容有什麼「民族自由解放」等危害民國的字樣而被雜誌公司老闆一度不敢販賣的「永生，」在檢查先生的眼鏡下，當作共黨徒的刊物而幸免了的，還佔了一席。

「婦女生活有嗎？」在金城雜誌公司聽見有人問。

「沒有！」

「嘿！昨天纔來買過有的呢？」

「昨天有，今天給縣黨部檢去了。」

這，我也並不覺得希奇，那是早已有之。任外馬路一些電線桿上，「愛國先從愛用國貨起」等等，早給雞金塗抹成一片藍色，現在只是「手要洗乾淨」呀！「居家要清靜」呀！……。

××巷已在眼前，不多幾步就是我的目的地。到了門口我倒有點膽小，不敢進去了。然而怎樣呢？爲着肚子好餓，硬着頭皮走進去聽了這麼一套：

「……你看多數商家不是裁員便是減薪，或者竟是關門大吉……叫我怎麼開得出口。」一遍二遍……。

「叫我怎麼開得出口？」我在回來途中想：「那叫我怎麼辦呢？」

## 長生廬裏

陳峰（蘇州）

早上五點鐘，張老老的咳嗽聲已經開始了，這個，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威脅，他叫你不能好好默思安心躺下去；不得不起身掃地、擦器，以及搬錢盆，歸當鋪了。

尤其是今天，買包客人⊖說定今天來的；他張老老自己，也的確應該早些起身，打點司務們把關帝廳上的櫈欖茶几的搬一個干淨，好叫大小包鋪展得開。

纔把櫃台裏的事——搬錢盆鋪賬簿等等做開，他老人家已經在關帝廳上吸水烟了，他好像匆忙的很，含糊地揩了把面，就手把頭湊倒面盆裏去，喝了口洗臉水「嘓嘓嘓」地嗽了嗽口，隨即又吐到了面盆裏，這麼着重復了三次，於是把面巾揩揩嘴，匆匆地去叫阿二來搬櫈子欖子了。

當我跑過去吃早飯時，便給他瞧見了，於是：

「三官，今天你跟祥寶在櫃台裏，不用到裏邊來，反正裏邊已有共寶他們五個了。快些吃早飯罷。馬上開門了！」

「唔。」我用了最快的速度吃完了三碗粥，便立刻去開那厘重的大門。

進來的是幾個烟館夥計，他們全是烟鬼的「經紀人，」很少有存箱貨的，⊖不是短褂褲就是一把錫茶壺，他們雖然天天來，可是我們誰都不歡迎，全是二角三角的戶頭，而且小短褂是髒得驚人。有時候還帶着濕熱的臭氣，白蕩在上面「出會」般地跑來跑去。

過後來了幾個「水上公安，」把灰布的號褲朝櫃上一拋：

「四毛！」

「怎麼？昨天還接到公事呢，這些個不能當啊？兩毛罷。」暴生先生向他假癡假呆地。

「他媽的，四個半月沒關餉了，不當！不當吃個鳥！操他妹子的，——三毛罷！」

「水上公安」去了，暴生先生瞧瞧牆上的太陽，太陽已經照到了牆脚的階沿上。時光已是上市的時光，而且航船也已到了，可是幹麼鄉莊⊜一個不來呀？

他詫異着，他把右手撐住了下巴，嘻開了嘴，左手的小指甲就往牙齒上細細括着，括呀括的就朝天井裏——得——彈了出去。

這麼着他儘彈儘括也覺得之味起來，他望望厚生先生，厚生先生也跟他一個姿勢，叔蕃先生呢，却把右手的第二第三兩個指頭朝櫃台邊上勃達勃達的敲，是那麼純熟地，兩眼却朝屋角的那塊塵灰滿掛的同治年間的告示木牌出神。

總算來了幾個鄉莊了，都是葑門外塘與來的。滿滿的蔴袋裏並不是裝着皮貨，也沒有從懷裏掏出些黃器，一大堆只是些布草和銅錫器而已，然而他們對於櫃台先生的「喝價」却都認爲「看」的太「低。」

「先生你冉看看哪，我們要來贖的呀！又不是賣把你的！」

「朝奉先生你看高點，這幾件衣裳都是身上剝下來的哩，實在是……！」

可是櫃台先生也實在沒辦法，他們想起了昨天張老老的話：絕貨太多啊！價錢看得低點罷！買包客人又要發閑話了！於是：

「不賣把我？絕下來的貨色幾船也徵不了哩！買客包人兒呀！從前實的加二包，現在八折包⑲還要看他們的面孔呢——九九歸原是時世枯勿過，——能够看高自然多當把你的別爭了！」

於是交易成功了，誠實的鄉人的臉上露着一半原諒一半不滿足的心情，離開了高高的櫃台。

飯後，買包客人來了，於是裏邊頓時顯得很忙亂，關帝廳上和包房裏充滿了灰塵和紛亂，他們五個，螞蟻搬家似的，把絕貨從包房裏搬運到關帝廳上。於是買包客人一包一包解開來，看裏邊的花色是否跟碼子差不多，要是有個把碼子大了些的，他便得對張老老裝着苦臉說：

「張莘老你看哪，這種包眞太「枯」哇！」

「嗯……嗯……「榮」的跟「枯」的你扯扯……你扯扯！」

其實他們可搬得直喘氣，短褂褲子全給汗珠浸潮了，——他們心裏都在抱怨着，幹麼張老老不派自己在櫃台裏呢！

櫃台裏的確省力多了，共總沒有當滿五十號。照往常，現在當汛裏起碼得當個三百號。上市的時候，櫃台面前起碼站上三層人，就是櫃台先生忙得沒有吃飯的功夫也有過。錢房裏的洋錢連續不斷的添出來，而當下來的皮貨黃器什麼的却來不及朝裏搬。記得我進典那年的立夏節，大家想早關半天門，到塘里去看草台戲，但終於因爲當的人太多而沒有看得成。——這直到如今還引爲憾事的盛況啊！

關門很早，反正開着也沒人來，不到四點鐘就收拾停當了，於是張老老馬上命令我們兩個進去幫忙，一直到吃晚飯才停止。飯後，張老老在關帝廳上跟買包客人談「盤子」其實他們全出去洗澡了，留我一個在櫃台裏等門，等呀等的便睡着了。出更了，他們才一個個的回來。

〔註〕㊀就是滿期絕貨的承買人，他們大概是規模較大的衣莊的老板或經手先生。㊁七角錢以下的當件，我們叫他「小包」；七角錢以上的叫「存箱」，但並不眞正把它存在箱裏的，只是有一張紙包包罷了。㊂種田人我們叫作「鄉莊」。⑲照當價加百分之廿，叫「加二包」；照當價打八折的叫「八折包」。

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蘇州

# 吳苑與玄妙觀

清 毅（蘇州）

蘇州的大衆聚集所有二：一在茶館，一在玄妙觀，茶館中最大的是吳苑，茶客也特別多；玄妙觀是中下階級的會合場。

纔進吳苑後門，就見門牆上貼着一張字條：「吳苑深處請由此入。」到了裏面，幾個廳中，都坐着人，二個以上坐着談天的最多。一個人獨坐的頗少。獨坐的無以消遣，就費銅元二枚，向報販租一份報看，大約十人中有五個看新聞報，二個看申報，三個看其他的

小型報。商人歡喜新聞報，教育界等歡喜申報及其他大型報紙，穿西裝的學生模樣的人，倒喜歡小型報，私人細事，甚合他們的胃口。

走到說書場，情形更熱鬧。場中坐滿百數十人，台上二人，各坐在高墊的靠背椅上，一人彈琵琶，一人彈月琴，彈一陣，唱一回。前面擺一小桌，上放茶盞二把，桌前圍着紅色桌布，中畫一新生活的標語。兩旁寫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台下的聽客，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有的是俯首閉目，細細聆味；有的是喝一口茶吸一枝煙，時俯時仰，逍遙自在；有笑的，又有歎的，各式各樣，實在描不勝描。

走到玄妙觀。一家小攤，招牌是「兄弟商店，上海分此，」門前左右各站一人，藍色長衫，肩上斜掛着紅布條，很像軍隊中的值星官，上有黑字：一爲「歡迎參觀，」一爲「價廉物美。」二人互相對唱，總是說他們的價廉物美。前面也有七八人站着看，但是不見有進去買。

有一人，手執氣槍，上下徘徊，有時自己拿槍對準標的射一次，標的上有二個紅圈，兩旁寫着：「請諸君來練槍，扶國家，保社稷。」啊！好一個堂而皇之的口號！

「諸君靜靜聽呀！唱個騙片精。」一個八歲的小孩，頭上剃光，僅僅留着三圈頭髮，一圈在額上，餘二圈在耳上，圈髮也有深淺之別；兩眼雙瞎，僅見兩個灰白眼珠突出；身上負着一個錢袋，兩手各拿着竹板一對，一邊敲一邊跳又一邊的唱。四週也圍着十數人，有說：「小鬼，當心有老槍，請你吃耳光呢！」那小孩回說：「啊喲喲，勿要緊呀，我是奉着蔣介石的命令，來宣傳戒烟的呀，哈哈，」

又一個台上，站着一男一女，骨瘦如柴，女的卅外年紀，金牙齒，臉上敷了一點胭脂，在唱灘簧，男的裝做一個老太婆，並且架了一副直徑約二寸大的眼鏡，一搖一扭，使台下站着的幾十個工人和店員，笑個不了。

測字攤，說書，賣技，茶攤，鳥籠……色色俱全，也實在描不勝描，記不勝記啊！

## 催租

紫人（蘇州）

太陽光的影已走到半天井了。

場上人聲嘈雜，村狗也無力地吠着。

「你去看呀，阿金今天也要捉得去了！」金根奔來，吃驚的告訴我。

「這樣忙了，還要拘人麼？」我遲疑地說。

「那個一隻眼的差人說是約賬，」金根認眞地說：「他甲現在還等在小茶館裏，沒有錢今天一定要人！」

我和他走了出去，阿金嫂也迎面走來，很扭憂的說：

「你倒來了！阿金眞作孽，那裏來一個錢？吃也沒有！」

太陽從雲裏透射下來，晒在身上覺得熱灼灼，東南風在柳

枝上舞動，逗引窮人的笑，但他們永遠掛着愁臉，村狗在墻角上的亂草堆前吠。

人都紛亂地團聚在小全門口的墻上，這一句那一句的都替小全訴苦，懇求。那差人一隻眼緻着一隻眼只是搖頭。嚇嚇的嘲笑聲使人難過而怒恨。我走近了時，他對我說：

「這個都要他自己到備串那裏去的，老兄，你是明白的。我們做小弟兄的那裏有這種權力。」

我點了點頭。

「可以商量設法，我總肯的？」

他執着新折的細樹條無聊地玩弄着，有時在地上敲撥，有時把牠折成弧形。他穿的長衫敞開，兩肩微聳，灰黃的臉泛着一層被太陽晒成的紅色。到了這時節，他頭上還戴了瓜皮帽。

我走進人叢，小全坐在階沿上，兩肘抵住膝蓋手掌捧住前額，俯垂着頭，刺猬樣的頭髮黑而硬。白的破衫子已成醬油色，右肩已從布衫的窟窿間露出，皮膚被日光晒的焦黑。他只是沉默不響。

「到了這個荒當時光，怎麼還能還租？」我對差人說，「鄉下到了此時正是最難找錢的時光呢」

「你去問他自己罷。」他把細樹條挾在左肋下，右手從衣袋裏摸出一匣小仙女的捲煙，燃着了，噴出煙霧，咳嗽，吐了口濃痰，又說道，「他這樣約，那樣約，約到月底——死歷又三月底——他親口說，無論怎樣一定還淸。老兄，現在你去問他自己罷。」

「他約到現在的？」

「說盡說絕月底，嚇嚇，今天甚麼日子了？」

我走到小全跟前，人們的視線又移到他身上，都替他担憂害怕。我問：

「阿全，你和他們怎樣說的？」

「……」

「自己曉得沒有錢來繳，去約他們甚麼？」阿金嫂很焦急，實極然而憐惜的說：「現在你——」

人們又走攏了許多，差人蹲在牆下擡頭，右手指挾着捲煙數，左手將細樹條在空中急搖，發出呼呼聲響。

「你怎麼和他說的？」

「……」

「你吃也沒有，怎麼能答應還這筆租米錢呢？」

「……」

他像失掉了說話的機能，沉默的可憐，似連氣息也停止了，木然不動。

「阿全眞正作孽呀！」著名軟心腸的紅面娘插口說，「前日兩個小孩餓的哭。你就做點好事罷，幾過燒香。」

他不睬理，把煙蒂丢在地上，將腳踏息，又吐了口濃痰，他似心焦的地說道：

「去罷，我沒法回覆的！」

金根見我不能解救，惱怒而且嘲笑地說：

「那麼眞叫殺他沒血，剝他沒皮。和金先生說是沒有，和銀先生說也是沒有，現在和你說依舊沒有。把甚麼給你呢！石子裏炸得出油麼？」

「沒有！嚇嚇！」

「那麼，你今天錢拿着了走，他只該一張郊在身上」

「沒有錢，人。」

小全打了個寒噤。

紅面娘說：「你要人，不過叫他去吃掉幾碗飯。總要你到金先生那邊去說說，譬如行好事；阿全實在苦楚。你看看——指兩個孩子——如果他去了，剩下這兩個小孩怎麼過活，他的老婆不死，那裏會弄到這樣，他是從來沒有欠過租米的。人是大家知道好人，阿彌陀佛。」

小全這時流淚了，但還是不響。

「你也不用着急，金先生又不是吃人的！你一不做强盜，二不做綁祟，不見得將你餓殺。你不響也不是道理。你儘可挺挺刮刮的說，到麥市時一個小銅錢也不少的！」金根有些不耐煩了，說：「你不敢去，同××一道去。」

「好的，我來同你一道去。」我很沒有把握的說。

「去罷！」

「也——叫——沒——法！」

他站了起來，身體抖撒，嘴唇蒼白，烏瘦的臉上淌着漉漉的淚，慚愧，恐懼，把面臉立時燒成紫黑色。

我們走了，留着的羣衆圍聚成堆，議論紛紜，起了恐慌與騷擾。村狗還在吠着，那隻黃狗聳起背脊，像單峰的駱駝，四隻脚併在一起，尾巴伏在股髀裏，沒有一點威勢，肋骨很淸楚的現在外面。終日亂嗅，得不到一些食物。

「汪——汪——汪——」斷續續的在後面低吠。

「一戶眼弄到此時才回來，像你這樣一天只好弄一戶！」才踏進門，那位握村貧農運命的金儒甲暴怒地貫罵一隻眼差人，把算盤向櫈上一礅，算珠悉索作聲。小全躲在差人的背後，欲避儒甲的眼鋒。身體抖撒，面色像豬肝，兩手握着一把汗。

差人皺着眼，側倒了頭站在枱邊舉起茶壺咽咽咽的喝茶；透了口氣說：「他迸僵在家裏還不肯來呢。」然後用手將茶壺嘴揩抹淨了，賠笑着，燃了一枝捲烟坐下。

我坐在靠壁的枱邊，斜對着金儒甲的臨時賬枱。他將茶壺推在一邊，賬包解開，紫地白點的古式圖案的包袱施展在枱上，幾本厚薄不等的賬簿纍然一堆，在那較厚的一本紅綫的簿上翻着，突然抬頭說：

「王小全共欠十八元七角六分。」

「……」

「不要再拖延辰光了，你們總是這樣的，牛皮吊死筋！」

「我——我……」

「拿出來罷，不要再我，我，我點甚麼！」

「我沒有錢。」這錢字的音很低，幾乎不能聽到。

「嗄唷！」金備甲如聽到了報死的消息，然後以最怒的暴聲說：「那是你不要還了，這樣沒有，那樣沒有，你大約存心想賴掉了。」

我知自已的地位低微，又無財力，雖起說項，必然無效的，但我此時被良心的責備，不能再緘默了：

「金先生，你就再耐心點罷，拖到麥市也沒有多少日子了。」

「嘿！」他冷笑一聲，勾形的尖鼻子油亮亮的，捲放了眼簿，然後說：「現在金仲賢並非不買××的面情，實在不能再見了。雖然麥市也沒有多久。」

終於無救，小全到底南橋去了。

「到南橋再說。」臨走時，雖然金備甲最後對我說，我明知是欺人的謊話，我却堅信着他的誠實。

天氣驟然悶熱；將要下山的太陽，被西天陡起的陣頭雲吞沒，黃昏未臨，黑暗已籠罩了大地。有幾顆星，從雲隙間漏出，很覺孤單，躲進雲中去了。南橋路上沒有人影。惟聽得蝦蟆狂奏牠們的繁音曲。

「不會回來了。」我歎息的自語，感到希望完全破滅。

孩子哭着要爹爹哄，是這時惟一的辦法，我也說了許多哄話，自覺慚愧；而且我們的哄話中顯露着矛盾。

# 金洋鈿

程熾虹（蘇州）

是下午的四點多鐘，我帶着我那十歲的孩子元，在一條寬闊的街上跑。陽光斜射在東首的舖面上。剛卸去厚重袍子的行人顯得非常醱活奮發。

在陽光射不到的人行道上，擠了一叢人，人圈子中間有一個穿了不大體面的西裝，鼻上架一副發暗的金絲邊眼鏡的人，手中拿了幾本紅綠面子的小書，正在指手畫脚的演講着，在他的背後，並不是店面，而像是從沒開過的門。那門上用圖畫釘掛了一張彩色的畫，畫上有二條路，路上全有許多人在朝前面走：一條路的終點，是一座美麗的城市，城上有「天城」二字，在這條路上走的，都是衣衫很體面的人；另一條路的終點，却畫着一堆火，火色彩也祗有紅與黑，益顯出恐怖來。這裏也有二個字，「火獄。」在這條路上的人，全是些衣衫襤褸的，旁邊還滿寫着許多「罪惡。」我想像到這是甚麼一回事了。在那幅畫的旁邊，還有一面旗，旗上寫着「××會播道宣傳隊第×組。」

那傳道者一刻沒停的在講着，聽的人也全神貫注的聽，孩子元也要擠進去，我就不得不站住一會，

傳道者手呀脚的全揮動着，臉上脹起了許多青筋，越講越有勁，

「金洋鈿，銅元那末大，金子打的金洋鈿，」沒頭沒腦的幾聲金洋鈿，把我也引得想聽他一個明白。——我本來預備站一回讓孩子去看明白不是打彩，也不是賣什麼新奇食品之後，我們馬上就得走的。

傳道者還是一刻不停的講着，手中紅綠封面的小册子搖呀搖的。

「他（這「他」不知是指誰）做了許多金洋鈿，個個都有銅元那樣大，每個可以值到幾十塊錢。他把這金洋鈿送給別人，送給許多窮人，但是他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一定要相信他話的人，他才送，不然他是一定不送的。但是怎樣送呢？他想了一個好辦法：一天早上，他就在一座大橋的堍下。——那裏有許多人來來去去，有有錢人，更有窮人。他在那裏拿了一把金洋鈿，大聲的喊：

「誰要買金洋鈿，二個銅板買一個，快來買金洋鈿！」

大家聽了全不信，說他是騙錢的。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傻子，有了金洋鈿自己不用，倒是二個銅板賣給別人。那裏知道是眞的金洋鈿呢！他見了大家不買他的金洋鈿，他看見窮人便拉住了誠懇的說：

「這是金洋啊，二個銅板，你快買去吧！」

但是窮人還不相信他的話，狠狠的對他說：

「快放，有金洋鈿你自己去用吧！不要來騙錢。」

他這樣在橋堍下賣了二天金洋鈿，一塊也沒賣掉，他嘆着氣說：

「窮人沒有福氣……」

於是傳道者吁一口氣，聽的人也吁了一口氣，全在譏笑那些窮人眞的沒福氣，怎樣不出二個銅板買塊金洋鈿回去。人叢稍微騷動了一陣，便立刻跟着傳道者的聲浪又鎭靜了，傳道者緊接說：

「到了第三天，他仍舊到橋堍下去叫賣。這時有個小孩子，聽見他在叫賣金洋鈿，那小孩便信了他的話，把買糖果吃的二個銅板買了一塊金洋鈿回去。那小孩的父親，本是吃銀匠店飯的，一看知道是眞金，便立刻拿到街上去兌了。得到了四五十塊錢，一家人都很歡喜。後來，那小孩買到眞的金洋鈿的事，大家知道了都想去多買幾塊，但是，那賣金洋鈿的，早已不見了。大家都懊悔着先前沒有買！」講到這裏，故事完了，但是他的嘴還不停，很快的又接下去：

「諸位！你們想這些窮人都沒有福氣，不能得到金洋鈿多麼可惜啊！但是，一塊金洋鈿祗值四五十塊錢，吃得完，用得完的，沒有什麼希奇，希奇的倒是這本書。」出於意外的竟說到了書上去，他即刻把一向拿在手中的紅綠封面小書擎起來，把紅綠封面朝了外面的一圈人，我看到那四個並不大的正楷字：「馬太福音。」

傳道者又接下去說：「這書看通了，眞的吃不完，用不完，做兄弟看了這本書幾十年沒有蹩脚過，這書眞是件寶貝，現在也賣二

個銅板、……」聽的人全都在聽，一些也沒有僻動。我因為聽出了個頭尾，便喚孩子走，孩子從人叢中擠出來還不肯走，他躊躇窺望那幾本小書，然後鄭重地問着我：

「我身邊的二個銅板用牠買這書呢？還是明天帶到學校裏去繳給先生作飛機捐？」

一時我實在沒有話回答他。

二五、五、二一，於蘇州。

## 菩薩上了身

十耶(蘇州)

中國人有好許多地方是沿襲着廢物利用的。像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而我們這裏還是沿用早經廢棄了的陰曆。人們的記憶裏祇是閏三月飛快過去今天是四月初一了。初一和月半在迷信上是個特殊的日子啊！

我們這裏是一個鎮，有一個祥瑞而風雅的名兒叫甘露。中國的鄉鎮總有一兩所廟宇的，然而我們這裏的廟要比別處的大，要比其他的更有名望；這就是有宏偉建築，管轄到十八圖地盤香煙的烈帝廟。

像通常每月的初一一樣，廟裏又有了頂盛的佛會。全鎮戶戶家家的老太太和娘娘們，鄉村裏的老農婦，放開了吝嗇的手，為自私的求佑說福，化去了幾百文錢。佛會裏每一個坐位是實十四個銅子的，有好幾百誠心的善女人啊！莫怪廟祝的兒子跳出山門像少爺樣的闊綽了。

今天的佛會使每一個信女不安定，因為像前兩個三月一樣，有一個年青的村婦被菩薩上了身。就為了前兩次佛會裏菩薩上了她的身，像瘋婦一樣的癲狂，她替代了菩薩唱出許多話來，結果就是現在正忙着的全廟修葺一新。廟裏當然有廟產的，善於管理的人當然知道廟產不够一點用，於是隨緣樂助的黃籌子發出了幾十本。聽說菩薩靈驗，信人多，已經寫到許多了；今天廟裏確實也快就完工了。在不久的將來，廟裏要舉行一個更大的佛會，是為了新菩薩的開光。而在擧開光大典之後，也在不久的將來，就要賽兩天有名的盛會。菩薩從村婦嘴裏落出了這二件大事，大事的前因是為了陰界大亂，佛會的人數要增加，賽會要隆盛。每一個信女的心，被恐懼迫成了虔誠，誰也不會想到這村婦瘋狂的作用。

中國人誰都在嚷窮，然而對於迷信卻向例是慷慨的。本來這廟裏的菩薩是一位隋朝的大忠臣，被權奸害死，後人立廟紀念也不無意義的。然而人們無知的崇拜偶像，卻加深了迷信的惡勢力，因此也有人是喫著菩薩靠了菩薩過一輩子，像有許多被菩薩上過身的村婦現在都變成了女巫。

## 偶到

呂品(蘇州)

今天是星期四。昨晚上通夜的失眠，清晨再也不想起身。剛想合上惺忪的睡眼，卻給妻叫醒了。

「快七點了，還不想起身？一批批趕早的參觀人，怕早有光降到校的了，不要又是遲到，讓你們的老板說閑話。」

「唉，眞不想幹這種表面上說可以救國，實際足以亡國的小學教育。昨晚上通夜的失眠，不就是爲了改那種誤人子弟的簿子麽？」

「喲，那個鬧了半年多要來視察學校的傢伙來了沒有？」

「就爲了他啊！三天一個謠言，五天一個警報，說他馬上要來了，等了那幾個星期，預備好了的種種裝飾都壞了，連他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妻已經把我的臉水都打好了，我只得懶懶地下床。

吃罷早餐，時間已經很迫促了，急忙出門，向學校奔去。

剛踏進校門，知道沒有遲到，還才放了心。一看會客室裏沒有絲毫參觀人的痕跡，我放大了膽踏進辦公室。不對，今天辦公室裏的空氣覺得異樣的緊張，靜悄悄地像牢獄一般的冷酷。我坐上自己的辦公椅，頭上的破呢帽今天只得輕輕地放下了。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都射到我的臉上。那時我再提高不起我的嗓子了。旁坐的同事×先生用右手遮在左口角邊輕輕地說道。

「你看！」他撅起他的嘴唇向中間的會議桌上一指，我的眼光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了他的眼光移向會議桌上，在雜亂的當日報紙堆旁邊發見了一頂半新不舊的褐色呢帽。

「這是誰的帽子？」我這樣輕輕地問，也用了他同樣的姿勢。

「督學已經到了。」

我這才恍然而大悟，立刻翻出關係今天要教學生的參攷書來，細心摘錄。

等了一會，那位督學老爺由校長陪着進來了。他是胖胖的臉，短短的身體，穿一身國貨的禮服。一雙活潑的眼睛，不住地往四下裏「視」而「察」，嘴裏當然不住地咕嚕着敷衍我們的校長。

鈴響了。學生排隊，教師監視，靜悄悄地魚貫而入教室，教師跟着進教室，一鞠躬後，先生立，學生坐。我想那時各位教師一定用盡了全身功力，使盡了最新教學方法，都在那爭妍鬥美，靜候着督學老爺的駕到。

那天教室裏的學生特別規矩，不瞞讀者說，這是我們慣用的奇巧，這種把戲已經訓練了多時了。「參觀先生由前門進，全體須站起恭敬地四十五度一鞠躬，要齊，要靜」等一會果然來了，如法泡製，竟如願以償，督學點頭微笑。

看了我大約二十分鐘上課，我拚命地啟發學生，學生興奮地亂舉小手。督學在他「小型日記簿上」不住地寫着。這二十分鐘好在每年只有一次，要是天天這樣，吃了人參果也有些受不了。督學的批語可是貨眞價實。

下了課，回到辦公室裏，天氣雖然今年特別的冷，可是背脊上

覺得有些微汗了

乘着校長陪督學老爺出去吃中飯的時候，辦公室裏的空氣才因大家的談話而復活回來。今天的話題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督學身上。

「臨時總不免要慌的。我講走私問題，我對學生說，日本走私的東西已經到了我們這裏了。那個姓隨的學生發了一個「走私的東西有什麼記號？」的問題，你說糟不糟？……」

「我最糟，我試驗電鈴，隨便怎樣裝法摠不響。督學走了我才知道電流斷了路。……」

「我最便宜，上勞作，學生恰巧在那裏做馬糞紙的飛機，只要桌間巡視指導完了……」

「二十分鐘的視察是看不出什麼來的，老實說我們今天雖都特別賣力的。最可怕的倒是那本「小型的日記簿」裏所記的不知是些什麼，因爲我們的衣食問題，往往會給他一言而「興」「喪」，這不是說着玩的。我們只有羅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了，哈哈……」這恐怕是今天辦公室裏第一次的笑聲。

剛搖上課鈴，校長偕督學又到校，空氣又復死去。

下半天督學專看全校學生作業簿。全校學生有七百多，平均每人以七種計，共有五千毛數。全數交出，會議桌上堆得像小山一般。我下課回到辦公室裏看見督學老爺一壁翻看簿本，一壁在「小型的日記簿」上不住地寫着。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威脅啊！

今天課畢，臨時增加一個節目，就是全體教師聽訓。督學訓詞摘要如次：

1. 訓導小學生，應該以新生活九十五條目爲基礎，因爲新生活是非常時期的精神國防。
2. 小學教師是精神事業，是清高的，勞苦的，可是也是功高的。希望大家要更加努力。
3. 今天細察學生簿本，尙稱完善，惟塗改處甚多，不甚美觀，諸位改筆亦有未盡善處，希望以後更要精細。
4. 對於各項開支要儘量節省。方才看各教室裝飾都用上等洋紙，形式上固然美觀，實在大可不必，能利用廢物最好。
5. 學生秩序井然，進退有度，不叫罵，不雜亂，這是我最滿意的一點。

聽畢，我便逃出了死空氣圈。

回到家裏，躺在床上休息，「小型的日記簿」又浮上我的心頭，簿子上有密密的蠅頭小字，字字裏行間跳出了無數的小魔鬼對着我只是扮鬼臉。

這是我每天回家來的慣例，妻知道我是要借此恢復一天的勞苦。

晚飯過後，小孩子們都已安睡了。妻輕輕地對我說：「品！我昨晚上做一個怪夢。夢見我一個人在河邊頭走，看見小橋底下的河岸上有許多碗口大的洞。我站定了細細地一看，每個洞裏爬出無

數的螃蟹來。那時旁邊一個人也沒有，我一只一只的捉，就統統給我捉住了。好生奇怪，我生平最怕那個鉗人的小動物，這一次我一點都不怕了。品！據說螃蟹是命元寶的象徵。我們每期一條的航空券已經丟掉了二十二元了，這一次怕有些意思罷？品！還有十六天了。明天去買吧。那個夢你可別對人說啊。說了就要不驗的。」

我聽了她的話，「小型日記簿」的印象，突然換了報紙上一幅惹人注意的「不買航空獎券如入寶山而空手回來」的廣告了。我說：

「我們眞的中了頭獎，你有什麼計劃？」

「我想我們上成都老陝那邊住上一陣。再看天下大勢。咱們有了錢，還怕什麼呢？……」

## 「愛國」

廉水（蘇州）

收費條子雖已發下了好多天，可是學生們能夠準期繳來的還是不見多。問問他們，不是說「明天便帶來；」便是說「父親還沒有回來呢！」而看看他們的身上，大都是穿得非常破舊的，即使是那個姓李的，父親做了衣匠，鈕扣還是沒有完備。因爲自己從沒有多過錢，可以放給人家；因此，討債的本領，也就沒有練會。說了「沒有，」自然再用不到多逼。可是，別級的情形，可就不是這麼樣了。在條子發下的明天，建民便響亮地向自己的一級裏說：「下午回去說，學費二塊，僕雜費四角，再有祝壽捐一角半，全數帶來，不准少半個邊！要是誰再推說忘掉，就得叫他回去拿！」這話果然有點效驗，因爲到了期限，雖算不得全數，卻大半都拿着錢繳來了。只有極少數的人兒，仍空着雙手進來，不過，背後大都跟着一個像爸或媽樣的人物，用着羞澀的談吐，要求着略移幾天，至於我呢？在人家忙着數錢結帳時，總是空閒得有點異樣起來。校長已不止一次，聳着肩問我：「你那邊仍沒動靜吧？」於是老同學建民在給我着急了，背地裏關照我：「這一定得抓緊！不繳來，回去拿，像我那樣幹去，不是很見功效嗎？」這件事，已差不多在我肚裏考慮了幾天了，直到昨天下午，才下着決心。也裝做了正經的臉孔，向自己的學生說明，而且還敲釘轉脚：「連壽捐也在內，不准少一點兒！」好在小學生受着點委屈，還不致釀成什麼亂子，至多那幾副露着憂愁的臉兒，使我更覺得憂慮一點吧了。

可是今天上午的情形，實在算不得怎麼好。大半的學生，還以爲我昨天的話只是虛言恫嚇，因爲那太不像我平日所說的話了。於是我覺得有改變方略的必要，把他們一個個喚來問，他們自己說定個日子。不知道他們是在怕我呢，還是在騙我？大半的回答總是：「下午。」我便決然地告訴他們：「下午再沒有、眞的要回去拿了！」上課時、還跟幾個老牌貨的說上一番話。到了下午，果眞大半繳來了。不過，仍有幾個愁着眉頭來說：「祝壽捐可免了吧？這一角半錢，實在湊不出！」「怎麼？」我奇怪地問。一個木匠的兒子，用

油亮的袖子揩了揩額角說：「我是免學費的，這六角錢，還是我父親去借來的。先生，我實在出不起！」我覺得這事兒實在太麻煩，要是答允了他、看後的人一定還多着；而況這又是上面的公事，收不到就得在辦公費裏扣我只得對他說：「這是人人要出的，而況又是愛國的舉動。」但他回答得更有力，更有理由：「但今天我們的肚子還沒有吃飽呢！」我默默地向他看了一下，眼窩裏已經紅紅地要出着淚水了，便輕輕地說：「好吧，就這樣繳了再說，但這是額不掉的，因爲是局方的命令。」他把錢放在桌子上，呆呆地看着我寫收條，看我把收條撕下來，看我在條子背後寫上「缺繳金」三個字；然後伸出手來，接了條子，懶懶地踱出門去。

在結帳的當兒，校長可有點樂意了。笑着說：「成績大好，大好！」他一邊接着鈔票，一邊又遞給我四張紙兒：「這一定得應酬一下，實在上面逼得緊。光景是賴不掉的了，好在只要任意叫他們出一點，四個月平均劃劃，也算敷衍過去。」我看出那是三張飛機捐的紙兒，上學期就實行過的。這原是個很好的辦法，叫兒童們每天省下一個銅元糖果費，捐給政府，購置飛機。可是，實行的結果，却並沒有怎麼好，原因並不是這裏的兒童不知愛國，實在是缺少了糖果費。因此，本學期只得擱置起來，不知今天爲什麼又提起了這件事。我接到了，好久沒有說一句話，只是在盤算着明天怎樣再向學生們開口。實在，單就本學期來說，叫他們出的錢也儘够的了：水災捐、金劍捐，祝壽捐……樣樣都是正當的，可是樣樣都超出了他們的能力。

晚上，住校的幾個在討論着收費的事情。憶生是新從上海調來的，不住地搖頭說：「這裏什麼都不行，有幾個穿得簡直像乞丐。收收學費，就得像討債樣逼的。在上海，學生們都是汽車送、包車接。校裏要錢，上午一句話，下午個個帶來了，而且都是十塊、念塊的！」娃民也失望地說：「中國眞沒有希望了，受了這麼多的恥辱，還不想翻本。國家要幾個錢，就得費上一番口舌。像意國受了國聯的制裁，女子們都爭先把結婚戒指捐給政府。德國也只要上面一個命令，國民沒有不服從的！」只有穆康獨持異議，搶着說：「這也難怪他們，實在事實的表現，太使人提不起勁兒了。否則，在淞滬戰的當兒，爲什麼大家又肯踴躍輸將呢？只有堅決地來抵抗我們的敵人，才引得起國民的愛國的情緒！」我沒有參加意見，只是在想，到底是中國人的不及人家愛國呢？還是中國的社會實在已被人家壓搾得太枯竭了一點？

一九三六、五、二一晚。

## 暗黑的一角

金山城（蘇州）

今天，和其他的每一天一樣，是平凡而單調的一天。除了天上的雲影，牢獄裏總是缺少變化的。

黝黑的屋脊上，展開了一片灰藍的天空；一個沉長的黑夜又過去了。站在鐵的窗子前，作照例的晨操，兩手緊緊握住窗上的鐵

桿子，掌心中沁入陣陣的冷意。是初夏時節了，但「西伯利亞」是永遠陰寒的。光禿的院子，裸露着乾黃的泥巴。灰的牆，灰的牆，灰的牆，滿眼都是灰的牆和牆頭密密的窗子，每一個窗都好像張大了黑憧憧的口，好像在悲哭，也好像在吼叫。有時裏邊閃出一張白灰灰的面影：

——好麼？

遠遠的低低的聲音，永遠相同但永遠帶着無限的親愛，衝破了嚴禁談話的警戒線的見面禮。

從鐵窗外邊見到的囚人，是多麼陰慘呀。忘記了自己也同樣的囚鎖在窗子內。頭回望望窗內，立刻覺得這裏也同樣有着一個世界。狹窄的「號子」住過了幾時，便漸漸感到寬暢起來。從這邊的牆角到那邊的，一共可以跨小小的五步，這在我們是一個遼闊的廣場，好像動物園鐵籠子裏的熊一樣，儘够作悠閑的散步。

任現實是怎樣的殘酷，堅強的生之意志也一樣的爲自己的生活創造歌和歡笑。除了臭蟲蚊子以及類似臭蟲蚊子的人，凡是有生命的，不依賴別人的血液而生活的生物，都是我們親愛的伴侶。「外役」的L去挑水的時候，挑來了一條小魚和四個蝦兒，養在床底下的面盆中，已經無災無難的過了三個月，蹓蹓「天」「抄號子」的時候也沒有給抄去。牠們是我們的伴侶，S和W一早晨蹲在地板上，尖着嘴兒觀魚，幾乎整整的觀了一小時。在他們的心中，正洋溢着生命的歡悅吧。只是光滑滑的琺瑯面盆，冷剌剌的清水，縱使不時的得到一些飯米渣或饅頭屑，魚兒們的生活也實在枯燥。牠們一天比一天的蒼白起來了，而且好似變成了透明。

透明的不僅魚，連人也在透明起來。咱們隔壁的H，他那蒼白的臉像一張白紙，淸淸楚楚映出了紅的和靑的血脈。可是他的精神還那末好，一天到晚拿着鉛筆頭兒在小本子上作讀書摘記。

用功成了我們這裏的風氣，連對門那個剃頭的Z，也給傳染上了。他在吳佩孚底下當學兵，在上海碼頭上當小癟三，當三光碼子，以致跟北伐軍爬武昌城，跟翁照垣守吳淞砲台，都沒有機會識核桃那末的一手把字，可是現在一會兒拉丁化，一會兒世界語，又要忙着寫自敍傳，又要忙着唸哲學概論。在石板上寫着粉筆大字，從對窗子隔弄堂向我們這邊發問：

——老P，奥伏赫變是什麼意思呀？

——老W，經驗論是什麼東西啦？

要用最簡單最明白的句子，很快速的回答，又要不讓弄堂裏的看守聽到。這個窗邊哲學講座的職務，實在比大學裏的哲學講師還難當。

學生們既然這樣勤奮，先生自然更努力了。床底下是書，枕頭邊是書，手裏是書，腦子裏也是書，當人世的一切都被隔離的時候，只有書本作着始終不渝的伴侶。在這裏，除了有人心心念念的每天只想弄些「老鬼」吸吸，其餘的便只有在書本的世界中找求生命的寄托。P捧着一本書在獨白，好像在和書本吵嘴，一邊看着

一邊嘴裏呵喝：

——這，這是什麼話！

——豈有此理，混蛋，混蛋！

——笑話，簡直笑話！

一會兒讚嘆起來：

——對了，對了，這句話才不錯呢！

接着，他唱了、他能够把歐化「硬譯」的每句五六十字的文章，像秀才先生讀古文觀止一般，搖頭擺腦唱出過揚頓挫的調子。惹得旁邊的人都哄笑了起來，但是他在我們這裏是頂大人氣，頂不惹笑的一個。

W是十十足足的孩子，雖然他快到三十歲了，鬍子黑得像一塊板刷，看起來卻是一個用顯微鏡放大的孩子，而且那些鬍子也好像是用墨畫在那裏的一般。他讀書頂勤，常常連天晴下雨都不覺得。對他，書本子外的世界都「那有什麼關係」，秋天的夾衣脫下了掛在牆上，一動不動的掛過了五個月，到第二年春天重新要用的時候，他就很順手的摘下來穿在身上、連灰塵也不曾扑一下。

當銀白色的太陽外過屋脊，晒進了我們的號子，我們便離開了到另外一個地方，話是我們的「工場」「工場」裏我們遇到昨天分別的C。C一開口就說：

——記得麼，今天？

我點頭笑笑、但是我還沒有決定，我實在沒有什麼可寫的。這裏的窗子外也是一個圍繞着灰牆和鐵窗的院子。另另落落的有一些綠叢，靠走路邊栽着幾叢紅薔薇，已在開始萎謝，花瓣狼藉在地上，卻還吐着一陣陣的香味，吹送到我們窗口來。一個栽花的難友、在彎着腰掃花：

——拿了放在茶葉裏多好！一個說。

——填枕頭倒很有意思！另一個說。

——其實，又何必掃呢！

在兩個實用主義的希望以後，下了Z的詩意的結論。立刻來了一個實踐家的看守，把留在枝頭的殘花，一朵也不剩地摘下來，放在衣袋裏。大家只好抽了一口氣回到自己的「工作」上。

呆呆的觀賞着對坐的Z，他俯着一個光光的腦袋在開始寫了，這個腦袋是我們的一部活的百科辭典，但今天我可不能從這裏找到答案，我得在周圍找一些別的材料。但這是多麼狹小的一個角落呀，去年的今日和今年的今日、簡直找不出什麼分別，我眼睛中的面孔，也就是去年的幾個。而且在我們這很特異的幾個中，無論如何不能代表而且反映不出幾百千人的一個共同的生活的。

忽然一陣響亮的鐵鍊子聲打碎了我的沉思。窗子外幾十個當外工的難友在出發去工作了。他們大聲喧嚷着、爭奪着，把地上的長鐵鍊，兩個人一條，自動的束在自己的身上，拖起粗大的槓棒，很英勇的出發去了。為着生活的勞動的慘厲的影子，是多麼深刻

的刻在我們的心頭，但是當勞動只是爲了太陽和空氣，抽去了其他物質的條件時，我們便看出近似的勞動的意義。望着他們紫醬色的臉，粗的胳臂和粗的腿。心裏眞多麼的羨慕呀。甚至那些鐵鍊子的聲音，也失却了固有的陰森，而清朗可聽了！

在院子的一角，我們開墾了小小的一方；T設計造了幾行奇怪的畦畛，說是迷津。種了幾本小小的草花不知到什麼時候能開。閑下來，拿一個小鋤頭隨便掏幾下，再呆呆的望望螞蟻搬蚯蚓，鼻子裏聞着親愛的土香，暫時地舒息了昏脹的頭腦。

可是隔壁工場裏的那位「司令官」一看見我們走過去，便伏在窗口上問：

——密司L（他總是把密司忒叫成密司），有好消息沒有呢？

——沒聽到什麽呀。

——咦，不是說五月五日大赦麼？

——嗯，快啦！

「密司」一L敷衍了一聲，立刻就跑。實在的，在許多人看來，政府當局無時無地不在準備大赦，而我們是消息最靈通的，不幸我們的消息既不靈通而對大赦問題又無多大興趣，便鬧得窮於應付，L因此連小便都不敢出去了。我倒給L出了一個主意，叫他用紙條寫「即日大赦」四個大字黏在背上，以便一面小便，一面不用開一聲口就可以給人滿意的答覆。反正凡是「好消息」人家總當眞的；不必負欺騙的責任。

等太陽回家的時候，我們也就回「家」了。

「家」裏，聽着這個唱「失落番邦」，瞧着那個打「八段錦，」電燈便馬上來了，無情地映照着我們這個可憐的家。牆頭上雖然塗了一層新灰，還清楚映出灰黑蒼黃的斑點；半空裏橫着一條長繩，掛着一些沒乾透的襪子手帕和內衣褲，幾只蒼白的牀，貼住了三邊的牆，牀角邊堆着一些棉被，衣包，水瓶，面盆，門後邊巍然屹立着一個大馬桶。

在這樣醜惡襤褸的四壁中，生長着壯嚴的熱望和青春的美夢。

夜威武的君臨着，還遠遠的透到堅冷的高牆，透過黑暗，送來了兒童的歌笑，人語，犬吠和蛙鳴。

對床頭的W又打起大聲的鼾息來了。

平安的睡吧，可憐的孩子，讓我們永遠有甜蜜的好夢，讓我們歡樂明天！

# 在反省院

晉柏庸

一陣暴燥的鎖鑰聲，開門聲，和濁鈍的馬桶聲，把×反省院從睡夢中敲醒了。微弱的細語和無力的脚步聲，奏出一曲血淚的哀歌，使我們記起了幼年時代從父母那裏聽到的鬼市。

「運動！」我剛把面巾投在盛着稀泥漿的面盆裏時，一聲命

令，便在空氣中成脅我們了。我們非常憎惡這種聲音，但是我們却熱愛着運動。因爲這很短促的祗有一刻鐘的運動便是這天內我們可以嗅到人間氣味和領受大自然恩惠的唯一的機會呵。

同我關在一起的歐陽光，把面巾摔在盆裏嘴裏咕嚕着走進了灰暗色的囚人隊。

運動回來之後，吃了稀飯，暫時擾攘的古墓又歸於靜寂了。

在三尺平方的水門汀地上，我輕輕散着步。歐陽光吃着那些留下來的煮蠶豆，一面背英文生字一面用力揉着豆皮，然後，再把牠狠狠地拋在牆角。

「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哼！還有政治學，政治學啦！」他瞧着課程表，好像自語般的對我說。英文字還不斷從他的嘴裏跳出來。我沒有回答，依舊讀我的日文。

這種生活狀況下的我們，除了把精神寄託在外國文之外，簡直找不到值得讀的書。在這裏頭腦清楚的會變成白癡。

從隔壁傳來了久病的五如的聲音：

「什麼？沒有？我明明寫了報告，故意說沒有！我病得這樣的厲害，昨天就報病了，不給看，今天又不給看，等死了才給看嗎？……」他儘管吵着，可是那看守，只一聲輕蔑的微笑後，便坐在一隻汚黑的櫈上逍遙地想他的心思去了。

報喪一般的鐘聲，在霉臭的空氣中叫喚我們。我們要上課了

第一課的教師是黑先生。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物。他不僅有着美麗的外表，缺嘴，烏面孔，和駱駝眼，而且有着標準播音機的靈魂。頭腦簡單，性情粗笨，以辱罵代替一切。

第二點鐘是白先生。他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漂亮的外表，包藏着一顆複雜可憐的靈魂。我們覺得驚奇的是，他也養育了一個簡單的頭腦。然而他是在教導我們的。

在這些先生們講書的時候，我常一個人觀察同班的受訓者，怎樣挨過這些難堪的時光。我發覺他們都在偷偷地讀自己的書，寫自己的文章。

接着是院長的政治學。雖定名爲政治學，其實是軒轅黃帝的古代史，而且常常不上。院長這個人，在他的同僚中算是一個人才了。他有着並不簡單的頭腦，變化莫測的喜怒哀樂，還有靈活而毒辣的手腕和一顆虛偽的心，半睜的眼睛再加上善於誇大和煊赫的言詞，於是便開闢了他現在的炫耀的前途。

今天他攜來一付痛苦的表情，他的嘴唇微微顫動着。

「今天」他像很悲傷的說，「兩個院友又犧牲了，我很慚愧不能夠把他們——親愛的院友救活！」他的眼光掠過我們的面孔，又繼續着說：「可是，也着實沒法可想了，他們的病到了必然要死的境地，打過好幾十針，在人類文明的領域中，我們用盡了一切方法，可是總於無效，死了！」這時使我不能不想到那些比我們更衰弱更幼小的少年們，他們在嚴冬裏，着一身僅有的灰色薄單衣，從江西經過數省數千里的轉輾解押，才到了這裏的。他們全是熱

血沸騰的少年，勇敢的戰士，在他們短促的生命中，已經充滿了不少使人震驚的事業。這些只有十四至二十歲的少年們，罪惡卻使他們和渴望着的父母兄弟姊妹及烈火般的世界永別了，永遠地分別了，這些隱痛也將永遠刻劃在他們底靈魂上。

我們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健康的。痢疾，瘧疾，濕氣和各種兇惡的宿疾，咀嚼着他們的生命。他們到了此地不久之後，有一天，院長告訴我們：「原來的西醫太不負責，把院友的生命不當一會事，昨天已停止了他的事務，我們再物色相當人物。」但是事實卻告訴我們，西醫這個位置，是永遠被取消了。我們的疾病，祇能得到中醫的「定心丸」和「地黃丸」等等來醫治了。

我帶得沉痛的心，回到號裏。那些幼小者死亡的面孔，頑固地遮住我的眼簾。英勇的犧牲者充滿血污的面影，也顯現到我的面前，構成一幅可歌可泣的史畫。

吃過摻滿穀的黑飯之後，我的心還是沉痛的。歐陽光兩眼釘着屋頂，無表情的臉沉默着。由於一向的經驗，我知道他在想着使他感動的事情了。

## 絲廠工作的一日

劉衍（無錫）

本來是一個極平凡的日子，但在各雜誌各報紙上披載着「不要忘記五月二十一日」的字樣，我們終日勞動的人們可也有些躍躍欲試而提筆了。我是絲廠的職員。

在太陽尚未露出頭角的五點鐘的時候，我們照例的跑進工場；已經有一部份的工人做過他們全天四份之一的工作。以絲廠而做日夜班，在中國，還只有這家是創例，這絲廠比較的可以說完全些，並且同事及工人都是血氣方盛的年青少年，加以去年分拆着紅利的餘熱，使我們的工作格外起勁。

太陽的曙光從緊閉的玻璃中透進來，我們的精神也跟着興奮起來，在一個狹長的繅絲工場裏，佈置着取法於日本的多緒繅的繅絲車，每人多很注意的工作。近來也正是我們工作的非常時期，差不多每天海外總有些不滿意本廠生絲的品質而贊美日本生絲的來信。本來在現在經濟情況的中國，一提起我們所做的職業，便覺担負很重，當我們每跑過一部繅絲車，看見幾粒繭子合併成一根絲條，無盡止的絡上小籤，我們便覺得像在每一條堅韌而潔白的生絲上，繫着一個危險的中國。我們盡力幹着，一方面自然是要提高生絲的品位；而又一方面卻是要得到一面優勝的獎旗來顯耀自己。在一種緊張的情緒中，我們的成績也會有相當滿意的進展。

九點半過後的十分鐘休息，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我們全然忘了工作時候的疲勞和興奮，奔到側面的操場上找同伴調笑；富有涼意的風從廣漠的田野吹來，身體覺得輕快而舒適。

太陽跑到天空的正中，我們習慣地跑到生絲整理室瞧看各

位的成績；成績的合格與否，對於我們一天工作上是一個最大的轉變。今天我很倒楣，所管的兩檯都不能及格，眼看着優勝的旗子在別人車頭上晃晃的飄搖。有幾個和我一樣不及格的傢伙，正是綳緊着臉，拿着成績簿子使勁的喊着；使女工們注意工作。有幾個傢伙皺着眉，愁着臉，沒聲息的跑着。我呢，拚命的亂跑亂跳，叫着幾個搖成績的工作員到各部車上去拉搖。那個得獎的，仍舊態度自若的慢慢地跑着。平靜的工場裏，現在已經變成一片喧鬧了。這一種緊張的空氣，我們一直維持到三點半鐘的休息。

太陽落下去的時候，我們揩着嘴巴從膳廳裏跑到娛樂室裏，翻着報紙，尋一些有趣的新聞，閒適地默讀。

## 生活剪影和一些感想

同（無錫）

黑暗籠罩了大地，繁星在空中閃爍，一個內地都市的一角，矗立着雄偉的建築，電炬照耀在靜寂的深夜。這是上午三時之後吧，一般享樂的人們，這時都甜蜜的酣睡着；惟有我們的一羣，偪促的蟄居在工場中度着夜生活；手中還不住地工作。我算是廠中的職員，說起來更好聽，還算是一間的領班呢！所屬管理的男女工人共二十人。摺布機「啃啃！啃啃！」不住地運轉，摺着製成品——布，——到有了頭子的時候，就由男工把車停了取下，擺在看布檯上，我就把片來檢看，一頁一頁的翻看着，要當心壞布、油漬，破邊，破洞以及旁的一切所謂毛病。三萬多碼長的布，都要經我們三人寓目過，剪成了每疋規定的碼數，然後由二個男工在捲布機上去捲，捲好之後，卽由另一比較識些字的男工稽做好，刻了什麼布名。再給三個女工平均來包，包好之後，就由另一女工去貼布名的碼紙、再在布端頭兩邊包好的紙上，軋上了雞眼圈，那末，我們的包扎工作，就算完成了。我們三個人各做八小時工作，現在廠方因爲想要更合理化，格外要減輕成本，所以儘量的生產。現在的工作效率比三年前增加百份之六十，竟也可說已做到劃時代的生產水準。然而我們的待遇仍和從前一樣；工人呢，每天所得的工資，只好吃一個飽，休想要有多少積蓄。總之，他們少受教育，當然不懂得組織起來，認清對象，整齊了步伐，爲生活而奮鬥！

我很不滿現實。因生活的逼迫，做了資本家的下級幹部，然而很懷念工人們的苦痛，一種同情心和憐憫的意識，總在腦海縈繞着，所以我對待工人，比較的溫和，也不肯輕易處罰他們，只要在無妨工作的原則之下，一切都通融處理。

我很想設法改善工人的生活，可是，目前的環境還不容許，倘使一有實際的行動，那末，我的飯碗先要粉碎，生活失了保障，就要感受失業的痛苦。所以我認爲進步的智識階級播種尚未成熟，在工人的智識水準未到水平還不能自覺之前的時候，更談不到有自己的能力組織起來，這時倘幹組織工作、又沒有切實的保障，徒然的犧牲吧了！

四時半，天上已現魚肚色，手中還不住地工作，直做到五時半，陽光透出了大地，夜間的工作才算完畢。今日日間全廠停止工作，是日夜班調班的一日，也就是通俗所說的「廠禮拜」，我們就在這時候，將車間具有八匹電力的馬達，把閘刀關然了，工人們都帶着隔夜的黃臉和攜來的白鐵飯罐返家。我們呢，也將車間的大門鎖上了返到宿舍去就睡。這不過是二十一日全廠內中的一部分之一間，我們的夜間六小時工作的生活剪影。

今年是一九三六年的非常時期，國難愈深，民間的疾苦更甚，外受×帝國主義的積極侵略，資源喪失了不少，內受封建思想和地主土豪劣紳在本家的壓迫，大衆始終是不能抬得起頭來！

這七八年間，社會只在開着倒車，一點沒有新的氣象。我們要怎樣努力？呵，在外抗強敵，內清壓榨的目標之下，聯合國內外的被壓迫者和平等待我的民族，站在一條戰線上，共同奮鬥，試看將來的國家和社會究竟是誰的？

## 離獄

卜（無錫）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一刻，是我離開牢獄的時候，這個日子，恰巧是「中國的一日」，我偶然遇着這個日子，很爲自己欣幸，因爲既能使我深一層的記憶，在意識上也有很多的幫助！

五十餘天以前的一個晚上，我剛吃完了晚飯，忽然走進一個不速之客，據說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因我的朋友在病着，要我去看看。我不疑有詐，就跟着他去了。走到一個他們預先佈置好的地方，但我的朋友却並不在那裏。他們初以上賓相待，很客氣地寒暄着，同時以反刺激的話來逗引我，然而我是一個純潔的愛國青年，當然沒有什麼破綻可以給他們找到，他們見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就一變態度，兩人將我雙手掰住，一人以手鎗對好我的胸膛，嘴上露着獰笑，厲聲的威嚇着說：「你不說？好……！我眞佩服你，你眞有資格做一位烈士。哼！死都不怕？」那時我眞不怕。我也用很大的聲音回答說！「烈士？哈！我確是够不上資格，但是我們的民族被人凌辱到這樣地步，我們的國家破碎到如此情形，所以民族的生存和國土的完整，却是我心中常縈着的事，至於因此就要犯罪，那末，不要說死，我什麼都不怕！」我這樣的說，當然不能得到他們的諒解，而且更殘酷的序幕可同時開始了！聽得他們說：「非那樣做不可！」言猶未了，就有五六人手忙足亂地將我的衣褲卸去，以麻繩綁了兩足；以面巾塞住我的口鼻；兩人撳住兩手，一人撳着頭，一人撳着足，其餘兩人各持皮鞭雞毛帚，一上一下的在我屁股上狠命的抽打。那時我咬緊牙齒忍痛不喊（要喊也喊不出）只在地板上左右滾動。任他們打了約有一小時，平直的肉上一楞楞地高低起伏着有一寸多深！

終於他們得不到結果，一頂紅帽子無法戴上我的頭，在無辦法中將我解送到一個軍事機關，羈押了五十多天，方以嫌疑兩字

結束我這個事情。約法上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執行機關應至遲於廿四小時內移解法院審問」我此次却超過了五十多倍！

我所拘禁的地方，是黑壓壓充滿了霉濕氣的一間屋，一切空氣飲食，都說不上衛生，一天所吃的飯，祇餓不死而已。那裏的「同志」也都個個垢面蓬首，我們每天的課程，是捉白蝨。

我得到開釋，面上現着苦笑走出監門，我心上滿懷着懷疑。因為外界一切、已五十餘天沒和接觸了。現實的世界，現實的社會，不知是否和當時一樣？我一切都不明白！

## 最後一課

魏村（無錫）

「多謝先生，蒙先生愛護，時時刻刻熱誠的指教，三年來如一日，使我做學生的真是永世不能忘却。」

「那裏話？要是我真的對於你有點益處，也是我所很高興做的。」

「多蒙先生好意。當時我的情形真是狼狽，一張畢業文憑拿在手裏，不但病人還一個沒有見到就是好人的心肺也沒有聽到過，後來幸虧碰到了先生，得在先生這裏實習了許多時候。」

「中國的醫科學校大半是這樣的，沒有醫院實習，這也是可憐的中國畸形情狀之一。你是一個頭腦清楚的青年，明白「看病」是一種藝術，這藝術不是在醫書裏，解剖室裏，顯微鏡下學到的，醫書裏，解剖室裏，顯微鏡裏所學的是打基礎的科學，看病的藝術是在病人身上加以長時期的接觸學到的。你要學做廚子，如果你從不到廚房裏去與人家一同做菜，那你就是熟讀了幾本烹飪法也學不會的。你很懂得這個，實在是一個很長進的青年。現在你就要離開我，自已去掛牌了，今天我來替你講講怎樣做一個醫生。醫生該有兩個態度，一個是營業態度，一個是科學態度，做醫生是一個職業，拿精神去換錢。看所費的精神的多少定收費的高下。敲作是最失醫生人格的行為。幫助無力病人是醫生該有的道德。可是中國社會對於醫生太苛求，你一定也已經聽到過人家老實對你說：「做醫生是要抱犧牲精神的。」他們就是不懂得做醫生是一個職業，也不懂得醫生也是一個人，並不是從天上放下來的一件古怪的東西，帶了許多錢來替大衆當差役的，更是懂得這個醫生在未學醫學之前如果學了別的東西社會上就不去苛求他什麼了，現在他學了醫學社會上就要苛求他了，一個窮人到米店裏去買米，說「這幾個錢是我當衣服當來的，」米店裏當然一個錢也不肯便宜，但是社會上對這米店連一點批評也沒有，他們很明白如果這米店給他便宜了，雖有幾百萬的資本也可全數虧去。要是一個醫生聽到這樣一句話，至少有十分之八九的醫生早已把診金退回了，但是社會上有時還要責備這醫生為什麼不送藥給他。這些人對你講「醫生該抱犧牲精神」的時候，總是帶着一付教訓

的態度與自以爲人道主義者的神氣，所以你總要爲爭醫生的地位辯護，並且敎訓他們該怎樣的尊敬醫生。你可問他們：「窮病人去買藥，你會去要藥房裏不收錢麼？窮病人死了，你會去要棺材店不收錢麼？」一個簡單的回答他們的法子是「我是拿精神來換錢的，現在我就犧牲了我的精神來替人家義務看病，不過我看病時所費的本錢及病人的藥費請你担任」他就沒有下文了。你對於窮病人該盡量的幫助，但醫生的尊嚴也該絕對的保護。行醫是我們謀生的方法，醫學上求進步是我們精神的寄託。醫學天天在進步，我們也該乘這進步的潮流走去，不然幾年後，你就退步，因爲人家進步了。受你後進的輕視譏諷是最難受的事。你只靠了你一點老經驗來敷衍，你的知識陳舊，你用的方法陳舊，雖然你靠了你的老名譽來騙病人，但這樣的一個醫生已經等於一個沒有靈魂的枯骨。所以我勸你無論怎樣忙，醫學雜誌一定要看的，並且在眼前中國的情形之下，一定要看西文雜誌，一則因爲中文根本不是科學文字，科學精切的地方中文根本達不到意，二則因爲中文的醫學雜誌大半都是賣藥商人主辦的，其餘的也不過一知半解的抄抄譯譯。病不是個個都能確實的診斷出的，但當你見到一個病人時，第一總先要設法把病確實的診斷出，否則不能用確實的治療方法。在各處地方能替病人省錢時總要設法做到，但診斷上不可免的費用該設法使病家懂明白得到病家的同意。要是你太聰明，見一病人只知道研究他的心理，種種地方設法湊合他的「胃口，」只求「做着生意，」不去好好查驗，好好診斷，一如中國人一向說的「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不管誤去病人痊癒的機會，這是最沒人格最沒良心的行爲，這時候你不是在應用醫學，是在出賣你的醫學了。……」

## 城區壯丁訓練的第一天　王玉風（無錫）

大操場給近處鐵道上的機油與煤棧裏的煤臭，汽車庫裏的汽油臭交織地蒸騰着。三百來個壯丁散佈在這惡臭的中間。一陣零亂的晨風把延宕在不高的灰空中的煤烟拉了下來，送進每個人的鼻孔裏。

這羣壯丁裏面混合着不同職業的人：工人，農夫，苦力，人力車夫，理髮匠，店夥，小店主，學生……先是大家找着認識的人，或者衣服同樣的，分成四五個小團體，掛着愁容小聲的談話。慢慢給同一的潛伏在每個人心底的思想牽繫在一起了，三百多人擠着站着聚成一大堆。

「人家正好睡，却要來嗅臭氣……訓練訓練，訓練鳥糞！壯的丘八，都不叫上火線拚命。訓練老子有什麼用，倒要老子上前線！」阿興蹲着摘小草葉兒，忽然煩燥起來。

「可不是，我們要靠力氣吃飯給他這麼一來，五個鐘頭也睏不到了，白天肩膀上就休想壓得起重傢伙，他媽媽的！」苦力小土

地用勁把扎在腰眼邊的青布束帶收了一收，應和着阿興。

「老闆要停我的生意。叫我自己買飯吃了來操，……」機器店的學徒小林哥把手指擠着做夜工沒睡熟的眼睛，積宿在眉毛裏的砂灰，和着滲出來的淚水，無意地在眼眶上畫了一個黑圈。鼓着厚嘴唇，心在忖量着停生意後餓肚子的苦況。

「你老闆也這麼說？」

春生伸着全讓給黑砂染得發烏光的長頸子，黃眼睛瞟着小林哥的臉。

「老闆們的心腸不全是黑漆漆的，他們會顧人死活！」

小林用勁拔出一支草根子。

「我們也不是倒霉，兩三個鐘頭儘空着車子不做生意，車租一文也少不得！人又累得死，……唉！這日子也真過不得了！」

胥小五子赤着一雙破裂的脚，蹲了下來。一件舊棉襖四處落出老棉花，像一隻浮在河裏的發腐的狗。

「天天，不到看不清脚下的東西不回家。睏在床上，渾身酸痛得要分家，害死人的保長，天沒亮就來敲門。要想去看看田裏的禾秧也不准，一直就像欠了皇債似的趕來……和他有交情的就馬虎過去，不叫來。沒有交情也可以，那祗要你的荷包飽滿，拿得出他要的東西，……這批傢伙老子槍操好了，同××赤老一塊兒送他的終！」三大咬緊牙齒，粗壯的手指合着做了一個大拳頭，「嘭」的向地下一搥。

「三大，輕些，……賊保長剛走過去」白眉毛阿丁拉了下三大的衣角。

「怕什麼！……早晚點……」

「嗳！祥生哥兒怎會來……」

三四個人發現西邊走過一個人來。那人穿了灰布制服，戴了隻厚紫呢的軍帽。

「祥生哥兒你也來操？你學堂裏不也有什麼勞什子的訓練。」三大頓時現着農人慈祥的笑容迎了上去。

「我到現在也想不明白哩！」

「這樣也好，我們學通了槍法去殺敵，有你就有了軍師爺，准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哈哈哈！」他似乎忘了睏在切齒着的保長，也忘了田裏的禾苗，儘是眯着眼睛淌唾沫。

「自然呀，爲了國家去殺敵，我們是應該來學操的，不過，我想這壯丁訓練也和我們學校裏的軍事訓練一個樣子，裝裝幌子，騙騙人！……一共四個禮拜，却也要從立正稍息，那種毫無作用的動作做起，人累得要死，結果開槍都學不全！我們東三省的義勇軍，全是工人農夫，從沒有學過立正稍息，却是殺敵如神！這爲得了啥？他們學會了游擊的戰法啦！伏在山林裏，一個人打十個××人。」

「對啦！要學義勇軍的戰法，這才不算白流汗水！」

「等湖南老的軍官來了，去請求他，要他教游……什麼戰法！立正稍息不要學。不答允，我們大家齊心——一個也不來！」

「好的好的！贊成贊成！推群哥兒去說，三大小林也去！……不答允大家不來呀！」

＊ ＊ ＊ ＊

一大堆人的臉齊向着東邊。群生哥兒和一個猴子相的軍官在爭論着。最後那軍官在空中儘可能地揮着白手套，讓晨風夾過來斷斷續續的湖南口音：「不行！……這這行！……不來，抓到縣政府去關起來！」

「媽的什麼不行，要關我們，全讓他關！大家齊心呀！」

阿興在人堆裏跳了起來，把袖管捋過肘，向地上吐了一大口唾沫。

「好！大家齊心，一定要他們教殺敵的眞功夫！」

幾百個人臉都緊張地波動起來。

＊ ＊ ＊ ＊

「群哥兒，那老鬼說的什麼？不行不行，」

「他說立正稍息非學不可，這叫不動姿勢，最最要緊的一門。將來縣長來檢閱分好歹就祇看這一點，軍隊的好歹也看這點；一個『立正』喊起，山坍下來也不能動。你們怎麼好不學習！」

「怪不得……難怪，難怪！我們國家的軍隊老是不動，大概專是研究『立正』『稍息』的！」

「………」

## 徵工築路第四天

沈天羽（無錫）

清晨，強力的銅鑼聲在無錫某部分農村裏瘋狂地咆哮着。幾分鐘後，三萬多農民荷着鐵耙到田間來了。麥浪洶湧地起伏着，沒有成熟的穗頭吻着農人們結實的大腿。他們舞動鐵耙，把自己的麥田慢慢的開成大路，這工作似乎很熟練；不錯，公路，區道，鄉道都是他們一手築成的。

地上滿是青青的麥穗，豆莢，路旁狼藉着慘綠的屍骸——坟樹和桑顆。

昨夜，鄉長到區部去開會，十一點鐘才回來。據說，路基兩旁還得掘兩條二尺五寸深的水溝，路面也得由老百姓到城裏去運煤渣來鋪敷，限六月十日前完工。連長說，這是「國防」工事，預備打××人用的。所以誰也沒有話說。

中午，三十幾個鄉長撐着黑洋傘在全線巡視，點名——一張門牌一個人。十二個士兵坐在樹蔭下監工，向路過的姑娘要茶水解渴。農人們在太陽下把自己的土地狠命的耙，挑，堆……。千萬人的汗水，千萬人的咀罵，千萬人的怨恨，混和着千萬担泥土，塡是六條「國防」大路的食基。

昨天，×家莊的阿×，爲了不服從命令，被監工的打得死去活來，不是大家跪下來苦求差些兒「狗」命一條。這「太平世界的

奇聞」傾刻傳遍了全線。

「媽的，××人來了也不過如此！」有人輕輕的咀咒着。

下午，××小學的學生在演習算術：

1.（124.933里〔路長〕×180×3.125丈〔路闊〕）÷60＝1169.56畝

2. 1169.56畝×100元〔地價〕＝116856元

3. 1169.56畝×0.8石〔小麥產量〕×8.4元〔今日市價〕
＝935.648石×8.4元＝7859.443元

4. 360000工〔全線需工數估計〕×⅓元〔每日工資〕
＝120000元

5. 1169.56畝×0.8元〔每畝平均田賦〕×?年＝???……

薄暮，夕陽紅得像阿×頭上的鮮血。一匹棕色的戰馬馱着一位「民族英雄」在新築的「國防」大路上奔馳。遠遠的，停工的鑼聲無力地響着，疲乏了的農人們拖着鐵耙箕扭回家去，等候明天的鑼聲！

一個白髮老婆婆撫着倒在路旁的她唯一的幾棵桑樹哭泣。

徵工築路的第四天便這樣完了。

五月廿一日晚

## 築路速寫

康歸民（無錫）

初夏時節的薰風吹動着田野中細弱的麥苗，催忙鳥在空中不厭煩聒地徘徊高叫「快快播穀」；肩挑桑担，手提桑籃的村夫村女們陸續奔走在阡陌之間，偶而還可以看見三數白髮暴犀的老嫗們穿了羅裙，攜了香燭，結伴往村東庵堂中去進香，——使人驀地想起已是陰曆的四月初一了。

忽然一陣鑼聲在街頭巷尾浮起，驚破了清晨的沉寂，好像表示有什麼非常的事件快要到臨了。

「築路去！築路去！」一陣洋溢的喧聲從村中爆發起來，接着一羣羣荷着鋤頭釘鈀的村農們紛紛向村西一帶劃着灰粉線的麥田裏走去。

「錢二官，」一個蹣跚來遲的村農向敲鑼的人說：「你們當保甲長的眞開心，只要憑一張嘴分派分派，辦差的事就輪不到自己來動手。你想，現在春蠶正當大眠開葉，家裏只愁少人手來幫湊幫湊，誰料靑天裏還會來個霹靂，挨門頭要派出人來築他媽的路！」

「老何，」敲鑼的人一邊走一邊說：「你別說這話吧！這年頭在這荒窮的鄉村裏辦公事才不容易呢。老百姓越是窮，上邊的花樣越是多；這一條馬路築下來又得浪費多少農田。我們種田人都是靠田地過活的，要誰的田就好比要誰的命一樣；這一次被占去一畝半坵的那個不在向鄉長訴苦叫怨？其實鄉長不過是公事公辦，要換了是他自己出了這樣的主意，才會被打死了不償命呢！」

「算來說是我們老百姓命苦，大家辛辛勤勤種下了一熟小

麥，眼巴巴地望着牠結實登場，賺出錢來派家用，想不到剛剛要從青苗長成麥穗，卻像犯了急病一樣眼看着碧綠的麥苗當雜草一樣連根帶泥地鋤下來，你說作孽也不？像他們還算運氣好，村西的田雖塘河遠，沒有動去半分一厘。但現在春蠶都快上簇了，這樣忙時忙光，不是硬着頭皮自己出來，向那裏去雇人工來築路呢！」

「對呀，勸着田地的才算倒霉呢，單單派些人工還算得上什麼？不是嗎，——這說來又是老話了；我在民國二十年春天化了一百四十三塊錢向王胖記得了二畝一分三厘半稻田，不到兩個月便鬧着要築錫滬路，卻被築去了一畝八分多田，這一回真把我氣得發昏。後來雖把號數抄了上去，但至今還沒有個眉目。現在田固然種不成，出息一些沒有，錢糧卻還是一年一年的照樣要完：你想這筆賬怎麼算！」

「這次築這條路，有人說鄉長關私心呢：因為他自己有田在村東，便把路線繞一個圈子走村西過去，怪不得有田在村西的人都整天的在咒罵着，要和他拼命！」

「這卻是冤枉的！其實，鄉長有什麼權力可以作得下這個主；還不是大前天幾個量路的爺兒們下鄉來看了一趟，就把灰粉線改動了。他們自然也有他們的心思：走村東要穿過塘河，這樣一來，可以少架一座橋，省下一筆公費，可卻苦了我們這邊在村西一帶種田的老百姓了。不過，說句良心話，走了村東礙張家的田，走了村西礙李家的地：羊毛出在羊身上，總是我們種田吃飯的老百姓倒霉！」

「你看，前面圍着一大堆人，又在鬧什麼事了！」老黃加緊了腳步向麥田裏的人堆中跑去。

「不是周大老太嗎？又在大哭小叫的；還有王胖記也在鬧着呢。他們同鄉長去吵嘴有什麼用！」錢二官飛身把手裏的鋤頭向沿河的樹枝上一掛，便也鑽進人堆中去。幾個趕熱鬧的赤足小孩搭訕着來拿鋤頭柄敲鋤頭玩。

麥田裏人愈來愈多，沿河灘圍了一大個圈子，像看出把戲一樣；中間指手劃腳的王胖記，叫哭連天的周大老太，和搖頭擺尾的鄉長，便成為這一齣戲中的主角。

「鄉長，任憑你怎麼辦，」王胖記額上流滿了汗，擅拳捋臂地說，「我總沒有犯什麼法；誰要占我的祖坟來築路，我就同誰拚命！」

「我早同你講過了，」鄉長現出不耐煩的神氣來「你這些嘴舌都是白費掉的。這是公事公辦，不要說坟墓，人家住身的房子都在拆掉呢。你同我來拚命有什麼用！」

「拆我的屋我不怕，但要動我的祖坟卻沒有這麼容易！」王胖記眼看同鄉長嚕囌了半天，得不到半點要領，便轉過頭來向衆人訴說：「你們在場諸位想想，那個沒有祖宗，那個不要子孫，要迫我把祖坟掘去，教我們做子孫的面孔放到那裏去？這樣翻棺弄屍，小輩們還會有日子過嗎？」

「詳記，」錢二官看事情鬧下去沒個收束，想從人圈中擠出來做個和事老：「我來說句公道話，築路是築定的了，鄉長也沒有權力可以改變路線。不知道能不能請鄉長到上面去疏通一下，寬限些日子，好讓詳記去揀一個大通大利的日子，把棺木起出來。要不然動壞了土，害得人家裏有什麼長三兩短，也不是道理。」

「那不行呀，」鄉長瞪着眼說，「這一段路上面是限三天內築好路坯的；倘讓他選起日子來，還不知道那一天是黃道吉日，延誤了日期，豈不是又是當鄉長的倒霉！」

「鄉長，我的事怎麼〃呀，」大家已忘記了還有個周大老太在一邊啜泣；「我不要祖宗，也不要子孫，只要有飯吃。我一共只有這七分二厘半飯米田，要逢到大熟年才够娘兒兩個吃半年的，現在索性統統給築路築掉了，叫我們靠什麼去過活？」

「那有什麼辦法呢，動着田的又不是你一家，也不是鄉長害你們的。」

「我什麼都不管，我祇曉得找飯吃；你們眞要動我這七分二厘半田，我就撞死在這大樹上吧！」周大老太抱緊了頭大哭起來，同時把頭向前一衝，眞的要向沿河的大樹上撞去。

「啊呀，周大老太犯不着這樣呀！——趕快去叫她的兒子來。」錢二官等一羣人連忙把周大老太搶過來，整個的人圈子陷於混亂的局面中。

「鄉長，鄉長，」人圈外面突然挨進一個小工模樣的人來：「城裏下來監築路的先生們在鄉公所裏等着你。」

「大家都快去築路；一起圍在這裏，給人看了像什麼樣子！」鄉長大聲叫了起來，又轉過臉去望着王詳記同周大老太：「你們也得回過來想一想，再這樣鬧下去，鬧出個破壞建設，違抗法令的罪名來，那可不是玩的！」

麥田中鋤頭釘鈀的「貼搭」聲重新響了起來，全場的空氣漸入於暴風雨以後的平靜之中。

# 臨時全體大會

白水（無錫）

這是產生在號稱模範縣的一個鄉村小學的事實。

好幾次接到上峯——教育局的訓令，要叫小學生担任飛機捐；可是在這窮困到了極點的鄉村孩子，不要說沒半文糖果費可省，卽使省了他們一天或是兩三天的食糧，也積不到一兩毛錢的。

誰知事情愈來愈急，昨天接得教育局緊急訓令！「每一位小學生至少要捐壹角五分，每一位導師至少捐一元……」是預備購機祝蔣委員長的五十壽辰的。限二十五日一律要徵收齊全，匯繳教育局。

接了這一個公文之後，我們是惶急得萬分了。事實是再也不許延誤推諉，但是我們在這個鄉村小學裏苦幹，不要說學費沒辦

法徵收，就是開學時的書籍費，也有一部份的小朋友欠了還沒繳來。如今在額外要抽這一個捐款，看上去是絲毫沒有把握的。我們一起有一百八十多位小朋友，六位大朋友如果照規定應捐的額數，至少要三十多塊法幣，這一筆的整款，無論如何我們是沒有力量擔負的。

「鐺！鐺！鐺！……」的集會鐘響了起來，立刻小朋友們趕到大會堂開着全體大會。這會是二十一日早上八時二十分開始的，這時間原來是各級循例舉行晨會的。

全體大會無論主席、記錄、司儀，……都是小朋友們輪值的，不過此刻召集的臨時全體大會，應當要有一個比較詳細的申述，所以當主席簡略報告以後，校長上台把捐款購機祝壽的事實，作了一個較詳的敍述。

小朋友們個個明白了召集這一個臨時會的宗旨。在校長下台以後，會場上的空氣就沉寂了。

「關於這個捐款的原則，我們是沒有力量把他否決的。現在我們所要討論的是到底用什麼辦法來實行這一個命令。」主席又發言了。

「我堅決的說。」一位不穿襪子只穿破布鞋，上身披了一件破得紐扣也不全的青布褂的小朋友接着開了口：「壹角五分是捐不出的。俗語說得好，石子裏怎麼榨得出油呢？」

「不錯，我想只能打一個一折。每位人一分五厘也許還有辦法。」另一位小朋友好像帶了滑稽的口吻，實在是根據了切膚的情況。

「我們是一個銅板也捐不出。政府如果眞正要捐壹角伍分，我們一起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拿上城到當舖裏去當錢，當不到一角五分錢，那末我們的身體就賣給當舖裏。」五年級的級長漲紅了臉，似乎在發牢騷。

「……」接着發表意見的小朋友，大約在十個以上。

「不要這樣儘管講不着邊際的話，大家快想辦法。」主席這樣的提醒了大家。

最後經過了不少的折磨，議決每一位小朋友儘二十四號以前要捐出六個銅子。推出三個人負責徵集。同時恐怕上峯要說話，所以在繳款到教育局去的時候，請校長先生做一呈文，報告我們實際的情形。

問題解決沒有呢？這要看小朋友是否會把款子如數繳齊？上峯是否答應這一個更改了的數額？

至於導師所要繳的一塊錢，是少不了半文的。像去年的賑災捐建築監獄捐，不是都在每月撥款裏扣除的嗎？這一個月我們的經常費是會短少六元了。

啊！蔣委員長的壽誕，我們不該這樣的菲薄，但是事實是違背了我們的心願呢。

# 土地清丈一日記

路軍(武進)

五月裏的天氣是這樣悶熱，在星期四，二十一日的早晨，北街後圍了一羣人們，死靜中顯得悠忙，騷動。

「阿嬸！你就忍耐點吧！寬量點吧！祇要自己兒子在外面做人家點，這幾分地基個把月就可扒(一)回來啦！鄉間現在祇買三十多塊錢一畝呢。」

當上午土地清丈過後，李二嬸的地基被少了三四分地方，被張白耕開燈兒(二)的那個鬼扯扯拉拉地丈了去啦！那個大先生(三)不說他的話，不見他頭腦，李二嬸祇有恨怨，她不哭，她懂得一切，鄉間的人情就是這麼一套。老秀才周裕才就這機勸了一番，算完了一場，也許又可多抽上幾口。

「我懂得你們這班狗種，祇曉得抽烟，連什麼都管不得，還來調解哩！狗種給我們些什麼人家加三加四(四)我們連加二加一都沒有，並不是爲了這些地基爭執，不過你終得留些老臉給後代看看，那個鬼不見得就會發財，能不賣掉我這塊地基，饒爭了你們狗種的氣。」

過分氣憤的李二嬸，她過分氣憤地駡，幾個大先生早覺得在任務上面勝利了，駡，並沒覺得有這回事。

下午，陽光發着苦黃的顏色，氣壓的增速，忙着的人們留着汗，腦袋兒老是昏疼疼的。

在東街僻靜的小巷里，縮在壁脚里的舊平房裏，這時候已有好幾枝槍(五)在打靶，這就是大先生們半天辛苦的報酬。

在另一面北街後的瓦房裏，聽得有一個中年婦人在歎息，她就是李二嬸，她再不能信任她自己，想着對兒子曾誇口的話；

「你放心，那個敢來欺侮我呢，那個敢來與我爭田奪地，我這條老命就拚在他手裏。」

現在她氣憤極了，她自覺得對不起兒子，更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自己平常的勇氣，她恨不得把狗種們一記耳光，可是她懂得鄉間的一切，什麼人情。

天氣是慢慢地暗下來，稀稀的星兒，夾着柔烏的雲朵快要擠出水來，一天就算完啦！李二嬸的憤恨聲，與張白耕的嘻哈聲，擾了這夜的清靜，清丈給了人家什麼？有意外的收穫，意外的損失。

場上靜靜的平地裏添了幾根新的木樁。

(一)扒回來；買回來，俗語。

(二)開燈兒；開鴉片店的。

(三)大先生；土豪們綽號。

(四)加三加四；即原有的地基有放三放四之原則。

(五)槍：鴉片槍也。

# 打靶

朱仁康（武進）

今天的天氣怪熱，中午的太陽如火球般懸掛在蔚藍的天空，射出强烈的光輝，晒在我們行路人的身上，逼得汗珠直流。這時我們的隊伍正走在向刁莊去的路上，大家手中握着手帕不住的揩汗，而心上且正猜想着停刻打靶的情形。

這是我們高二高三在加緊軍訓期內第一次的打靶演習。講到打靶這玩意兒是誰都歡喜的，記得去年我們江蘇的高一學生在鎭江集中軍訓時，最歡喜的就是這一套，可惜次數不多，現在既又有這種機會，雖要我們趕到城外八九里路的刁莊射擊場去，心中還是很願意的。

出了城不多路，就看見遠遠的前面直立着一個金字塔式的土堆，頂上豎着一面旗子，還有許多模糊的影子正在蠕動。刁莊是越來越近了，三角的土堆也越變越清楚，原來頂上飄揚着一面紅旗子，還有許多人正在上上下下的移動。當我們走進射擊場時，看熱鬧的許多男女老少的人們都把視線集中在我們身上，隊伍完全站定後即解散休息，於是我們就開始這常州唯一的射擊場的巡禮：這裏約有八九畝田的面積，一端就屹立着金字塔式的土堆，約有五六十米突高，黃橙橙的一些青草也沒有長；土堆下面豎着兩個不能夠轉動的死靶，靶上畫着一圈圈的黑環；在靶的前面，躺着一大塊長方的平地，上面踐踏了許多牛羊的足跡；靶場的四周圍着青青的麥田，在靶的一邊離開土堆約二三百米突的麥田裏還插了好幾面紅旗，是規定的警戒區域。

這次是一百五十米突的射擊。在射擊開始之前，中隊長先派了幾個同學做警戒兵，幾個同學去看靶報靶，我就被派爲第一批的看靶員，跑去躲在靶旁麥田裏的低窪處——因爲不是環靶沒有地窟可躲——砰砰鎗聲過後，號子鳴的一響，就跑出去看靶，接着就把紅旗或白旗搖動着報告他們中靶的環數，回來再躲在麥田裏。這樣聽着子彈發出尖銳的叫聲從身旁飛過，心上微微地起了驚懼的波動。每次鎗聲過後，就接着聽到看衆在後面騷擾的聲音。我們同學射擊技術都很不差，無論是立式、跪式、臥式的射擊，五發之中吃湯糰的很少很少。

在麥田裏躲了好幾分鐘後，子彈也已打過了幾十發，方才有同學來換班，於是我就跑了出來，帶了一本書同他們躲到附近村莊上樹影下去看書，但總是看不下去，耳中聽着砰砰……的鎗聲，腦中盤旋着他們射擊時的情形。

時間一刻刻的過去，天涯冉冉地昇起了許多浮雲，後來竟將火球似的太陽掩沒住，並且慢慢擴張牠的勢力佈滿了整個的天空，天色也黯澹了，和風也吹起了，溫度也銳減了，著了黃色的單操衣已覺得有點冷，於是大家跑出了村莊回到射擊場上，看着戰士們一個個的上去，一個個的下來，嘴角邊都掛着勝利的微笑，摸摸

少許有點痛的肩膀。後來風越括越大，雲越聚越多，大家都知道快要下雨了。恰巧挨着我射擊的時候，雨點開始落下了，我且祇顧着鎗的瞄準，祇看着那面的靶靶，並不留意打在身上的雨點，打完了五顆子彈站起來時，發覺雨已有相當大了，於是肩了鎗跟他們躲進村莊上的祠堂裏去，讓沒有打過的同學留在那裏；雨雖然越落越大，而砰砰……的鎗聲且還繼續不斷的聽到。過了十幾分鐘，雨點住了，我們跑回來時，看熱鬧的人已經一個也沒有了，其餘的同學也都已經打過，而時間也已六點多鐘，於是就整隊回校。

# 沒有太陽的生活

四佚（武進）

今天起又輪值到這「夜班」了！提起了這「夜班」，令人有點兒心悸啊！一月有三週之「夜班」，一年有九整月之夜班；這沒有太陽的生活！我們咀咒牠！我們憎惡牠！

當長短針跑上一百八十度的時候，我們這一夥兒便上了值；各人帶來了兩隻倦眼惺忪的眸子，一架有氣無神的沉重身軀。我們怕見揚旗柱臂的倒下；風帶來了機車頭的怒吼之聲，我們就開始戰慄；甚至我們怕見紅綠燈；白色的路簽袋，不消說，那是更使我們感覺頭痛啦。

夜的小車站：陰森，淒涼，漆黑，死寂，昏黃煤油燈光，統治着這夜的車站；黑暗擁抱着這世界，靜寂佔領這周遭的草原；幾條鐵軌長長地躺着像一條垂死的長蛇；風吹來了叢林裏母梟的悲鳴。

在這樣淒涼的場合之下，候車室裏的黯淡的燈光顯得更微弱了！旅客零零落落的東坐一個，西躺一個；找到了臨時旅伴的，在勉強地假裝出起勁，敷衍搭訕着想藉以解悶；每一個旅客的臉上，沉重地，像在懷念着什麼，懼怕着什麼，偶而也有一陣笑聲衝破了寂落的空氣，洪亮地響着；可是當這笑聲慢慢地在遠處隱沒之後，光景更顯得寂落。

夜該是神秘的，興奮的，亦是最富有詩意的，然而，正相反的，我們的夜，却絲毫找不出牠的神祕和詩來；地球上的夜像是□分了二部份：一部份是享樂的，興奮的，刺激的；另一部却充分地顯示着疲勞，困苦。當大都市的跳舞場在瘋狂地奏着消魂的樂曲，當舞客正摟着妖媚的女人沉醉在誘人的舞律裏，當夜總會的人們正在聚精會神隨心所欲，當公子哥兒們在一榻橫陳如入雲霄吐着「我要愛一位，像你這樣美」的時候；我們，負有直接執行交通運輸業務的前哨份子，正在疲乏地工作着。

在一燈如豆的周遭裏，在時時刻刻永無休止的扭心裏，我們伴着路簽袋，伴着電報機，伴着調度電話，伴着票窗和磅秤，伴着分路和轍尖；慢慢地，慢慢地，經不起長夜的襲擊，頭在搖着，眼在閉着，不期而然的低磕在辦公桌上。

——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突兀的，路簽的警鈴銳利地叫着；於是，驚動了全室，緊張，忙亂，

震撼着每一個枯寂之心靈。

磷火般的揚旗燈變了色，鐘聲有力沒氣的一下二下的響着，軋票機像是犯了抑鬱症，怪單調地沉悶的拍拍誌動作着；布爾喬亞們之遊覽專車，野馬脫韁似的出現在外進站號誌了。

列車進站了！一陣死氣的，笨慢的騷動以後，又歸於沉寂，機車頭的狂叫刺激不起人的興奮；而反常的不見太陽的生活，使掙扎在夜的車站裏底我們，感到了生之疲勞。

列車跑出了跟蹤轍尖以後，軌道再也不嗡嗡的響着了；各人才吐出了一口長長的悶氣，全站又重復回到了死一般的沉寂；老鼠在地板上竄過，幾個低礶的頭開始更低礶了！

——TCB｜甲莊｜站，八百〇九次，零點卅八分派司。

聽筒才放下，電報機上奏出哀怨的曲調：

——滴滴劃的劃劃滴的劃……

響着！響着！走上去一按，抄着！抄着！抄着！

電文的內容：

八〇七次貨列車，｜田莊｜站卸貨十八件，靈柩一具，四十五噸TOB，四三〇八九號。

紅色的揚旗燈又復映進眼簾了！好幾個紅帽子的外脚夫底頭蠕蠕地出動了；鐵錘頭，扁担，磅秤，粗繩索，開始出現啦！

找尋車輛的號數，核對個明白；開啟鉛封，裝載和起卸。

杭育哎育的一陣騷動之後，鉛封鄭重的拿出來，鄭重地封上；悄悄地！

上午兩點鐘！路簽的鈴聲更銳利地叫着！

道木加車，兵車，學生專車；一〇一的旅客聯運直達車。

最後，要人們的夜特快！

一陣陣的列車，像長蛇般的蜿蜒而來；花車後面的一只血紅的赤色屁股燈，像選手們獲得了獎品後啟露了勝利的會心的微笑，撻撻地溜走了！

時間像重負的駱駝，慢慢地向前爬着；好容易換到了四點鐘，這是黑暗與光明交替的當兒天特別的冷了下來，全身不由自主的戰抖着；離開天明已不遠，偶而聽到了一二聲意外的雞啼，催促着東方的發白；幾只路簽機在歇斯底裏地響着一次復一次！

——啵！啵！

——啵啵啵！

一聲聲悲鳴的號角，催起了兩聲如雷的掛鉤夫。

——三百〇七要拆車啦！

——什麼號數？

——四四〇四七

於是，全體出動啦：S. M. 老管，Goods，調車夫，掛鈎夫，「拋特。」

當列車在站台外開始調車的剎那，掛鈎，脫鈎，直路，灣路；一聲聲的叫喊，紅的燈火，綠的燈光……

各個過疲乏的身體被迫得用出了最後一點的精力；頭在發

脹，眼在發花，注意力再也不能集中；這正像是被敵人覷中了弱點，瘋狂地被襲擊着，緊張得像是戰爭的最高峯，最後的生死主力戰；天剛要透出曙光的一剎那，正是工作最忙的時候，而卻是身體最需要休息的時節。

經過了一夜的煎熬，肚裏在咕嚕地響着，口渴得發燥，身體冰冷得打戰，頭腦脹得像要爆烈了一樣；一陣說不出的難過，像要嘔吐又嘔吐不出來！

炊煙瀰漫着空間，牧童騎在牛背上逍遙自在，各式各樣的肉眼都張開了！

提了熱水瓶，挾着破舊的制服，拖回去這沉重的身軀，把牠擲向被褥中去。

當天的日報上的「時人行蹤錄」

「××，××××，××××地要公已畢當晚乘夜特快赴平！」

# 軍訓公務員

沈 毅（吳江）

軍號吹過了一刻鐘，才有三個隊員慢慢地踱進來——末一個拖着鞋皮。

「明天我無論如何不來了！你看我們倒做傻子！」

那課堂裏空躺着一條條長椅子。

一個踮起脚尖，去看牆上的「學術科進度表。」

「今天沒有學科，今天野外演習！」

「演習個屁！」

拖鞋皮的人跌下在椅子上，脚脫出鞋兜，踏上前一排椅子的後邊。

「來算算看，還有幾天可以出那？」

看進度表的回頭一笑，又再踮起脚尖，去數日子。

「數什麼呢！」另一個扳着指頭。「今天廿一號，五月——大月，嗯，還有十天！」

好像出了一身汗，脫下軍帽來當扇子。

又來了一個——可是剛一進門，便嘰咕着退回去了。

「我們也興吧？」

「不要！既來之則安之：休息休息吧！」

大家坐下，翹腿擱脚起來，不穿鞋子的，爽性躺了下去。

「樂得舒舒服服。」忽然又發生了感想：「哦，你們倒不要不知足呢！這樣公都不要辦、薪水照樣拿，福福氣氣！」

一個卻扭心：「坐起來吧！縣長來起來——」

「哌！縣長會來嗎？他來過幾次了？」

又來了四個人——內中有一個卻是「巴結朋友。」

「咄！越弄越不像了！幾個人？只剩一個零頭了！」

「不要假正經吧！訓練訓練不要畢業的嗎？」

這邊打過招呼去：

「對啊！訓練訓練總要訓光的嘛！哈哈！」

「橫說豎說到底折頭總歸要打點。」

「自然自然。」

「哼！打折頭打得這樣快？第一天就不十足——不過九折吧？第二天就七折，第三天六折，媽特皮今天幾折？」

「今天一折。」

「你不要發牢騷吧！地政局長來過幾次？三次半；我記得淸淸楚楚！」

「怎有半次的呢？」

「你想吧！」

其實隊員到底來了不止這幾個人：早有好幾個在會客室裏拉京胡唱戲，這裏也聽得見；有幾個便衣的人走過窗外到裏面去的，也都是隊員——進去化裝了。

不知怎麼大家硏究起課堂來：這是縣政府的大禮堂，「哼！沒勁頭：一點不神氣！」

總設科長從窗口伸進頭來，又縮出去了。

「嗳嗳」有人喊過去下面的「來來來」變做「皮西地——」了。

哦，教練官來了，總教練。原是保安第×大隊中隊長。他一進門，就有人開玩笑：

「敬禮！」

沒有一個不笑起來。躺着的人一邊笑一邊舉舉脚

人已多起來了，約模有總數的三分之一了。時間也還早，只過了半點鐘。

中隊長脫下軍帽，露出小光頭來。人很矮，尖下巴。有人摑他屁股：

「喂小三子——買塊大餅來！」

「不要說笑話！——今天是打野操吧？」他手裏托着的一本步兵野外勤務什麼的書旋轉着。「打些什麼呢？——哦，人更加少了！」

「還喊少？今天是我們學生等你先生呢！」

躺着的人說：

「隊長不要打什麼野操吧；我們來練習練習打夜操吧，好不好？」

隊長笑。有人接口：

「簡直就實行啦！三角瞄準早已學過，持久戰也學過了！」

「我是强行軍」

「呸你是急行軍哩——且——」

有人提議：「還是跑到八×去吧，那裏新到國民大舞台戲班子！」

「曲死！何必跑呢！穿了這身老虎衣，汽車可以半票，輪船免——！」

又有個提議：「跑到×湖邊去玩玩吧！」

中隊長不能決定。

「先來講一講好不好？」他說。「不講停歇到野外去不會做。」

「那末到兩點鐘講好了。等等人或許多點。」

「也好也好。到兩點鐘吹一吹號。」

大家大笑：「吹破十個號，人一定就多了！」

決定以後中隊長也便坐下。他最不神氣，別人都是眼鏡，金牙子，戒指，手錶……有幾個人說話還夾幾個洋字。

他們三個五個的講起話來。也有三個五個的，跑了。雖然隊長急忙喊：

「喂！你們不要跑開；停歇就要上課！」

「不錯呀，現在可是不上課！」到底去了。

獨有巴結朋友發火：

「該應上課末上課，不上末我也要回去了！」

他却沒有回去，聽別人講——駐紮在蘆墟的稅警隊長的女人跟人逃走了，又被抓回來。

「爲什麽那隊長不下殺手鎗呢？嘿，要是我，有鎗階級，那就一鎗把她打死！不比無鎗階級，只好抱不抵抗主義！」

「對了，不然要鎗什麽用？」

「自然。……以前張自忠部下有個連長，他的女人同一個文官發生了關係，被他騙到龍門去鎗斃的。嘿！回去一報告，還被上司稱讚哩，說：『這才像個軍人！』……」

隊長蹺出了腳，尖下巴擱在椅檔上，上眼皮向上皺起。

他苦笑：「所以一般女人不肯嫁給軍人嚇！」

「什麽話！一二八之戰，十九路軍軍官沒有一個不到手了女人的！」

巴結朋友插嘴：「這是民氣！嫁給十九路軍榮耀！」

「隊長你的太太呢？」

「還沒有呢！」搔搔後頸上一粒粒紅瘡。「所以現在想得狠呢，哈，哈！」——忽然收住笑：「喔，那天來考的女書記取了沒有？有兩個面孔都還漂亮。」

「沒有，取榜已經出來了。」

「縣長眞『稱』！也算我們倒霉！」

「隊長還是蘇州去打野鷄吧！」

「不，這種玩厭了！」

兩點鐘到了，沒有吹軍號，隊長到後面去吹了一會哨子，來時他背後三三兩兩跟着幾個隊員們。躺着的說：

「人這樣少，隊長，讓我們大家躺着聽，你就站在這裏講吧！」

「不講了，我們野外去講。——不過打野操很討厭——第一領你們哪裏去呢？」

後來他們出×門，經過公共體育場，尋到一個松柏樹林，大家坐在樹蔭裏。

「這是林空，請各位注意」隊長立着像演說。「不過野操實在難打，上次地形識別，距離測量倒還容易，這次要辨別方向還要放步哨……本想帶幾個弟兄出來做給你們看但是沒有帶！」

「好在我們又不是眞的兵！」

「不錯，只要知道一些名目就够了！」

「名目也何必知道？」

「嘿！馬上就要壯丁訓練了，或許要我們去做教練官！……將來同××開戰起來……」咕的人就是那巴結朋友。

他被別人幾笑氣得跳起來就回去了。

大家自由休息。好幾個人躺了下來。隊長伸出五隻燻黃的指頭，問別人要了一支煙坐下來講與登堡同「威廉不知第幾」賽兵的故事。有的人講到：

「昨天半天倒終算去看消防演習，今天這半天最無聊！」

一會後隊長在太陽光裏用一根茅針立在錶上。

「這樣把錶轉起來使這根影子落在時針同XII的中間，那XII便指着北面。」

「咦！猶之乎變戲法！」

一個說：「這一來，我倒有點得到了！」

「哦！」中隊長很得意。「可不是得到點了？嗂！」

但是有人喊起來：「對不住吧，大隊長老爺！讓我們早點回去吧！」

「眞的，坐在這裏多麼無聊！」

「好好好！我隨便——大家就回去！——不過這早回去不大好，誰高興體育場去玩籃球喝？」

「倒也不錯！這也是一種訓練！」

「很宜於公務員的」

躺着的人却埋怨：「既來之……你們眞是，一點不會福氣！害人！」他也爬了起來在後面拖着鞋皮。

「三十一隻餛飩還只吃了廿一隻！」

十三個隊員十四個疲態……

## 盛澤的「小滿戲」

于秋(吳江)

盛澤，是江蘇吳江縣屬的市鎭，它的著名出產，誰都知道是「盛澤紡綢」。

歷年遺傳下來的風俗，在小滿節的一天，鎭上幾百家絲行，共同出資演神戲一天，今年呢？恰巧輪着「中國的一日」。

據說絲行的祖先蠶花娘子是其中之一，他們要紀念蠶花娘子，並且希望蠶花娘子保佑四鄕農民所養的蠶有豐滿的收成，所以有這種迷信舉動，但是他們一半是爲自己利益着想，一半是想盛澤整個的綢市有發展，因爲蠶的收成一好，絲業和綢業在經營上比較順利一點。

在農村崩潰的現在，一般農民衣食方面，都有不能解決的，所以他們在整天的勞動之後，唯一的消遣祇有抽抽旱煙，能去坐坐小茶館，已算是特殊的了。要想跨進戲院看一天戲劇，他們是萬萬談不到的。今天既然鎮上在演所謂「小滿戲」也是他們一年中祇有的一日，只要你不怕太陽曬，有氣力在擁擠的人羣中站得牢，那末可使你不費分文，看一本極精采的京戲。

平常很清冷的胡桃街，今天大不相同了。絲業會館裏（又稱靈花殿，在胡桃街）容下了幾萬的看客。

自從立夏以來，天氣一直是陰寒着，今天却大不相同了，溫度自六十度升至八十五度；一輪血般的紅日，格外顯出牠的威武，把這一羣看戲的大衆，曬得個個汗水直流，連聲的喊着好熱。

咚噔咚噔的鑼鼓聲，佈滿了整個的戲場，在幾個紅袍綠袍的出場和進場中，不知受了多少觀客的怪聲叫好。

爲了天氣炎熱，一般賣水菓和賣紙扇的小販，莫不利市三倍。

在這樣擁擠的人羣中，幾個警察已失去了他們維持秩序的效力。打架的事情，隨處都可看見。一位公安分局長也來趕熱鬧，被擠破了一件綢紗單長衫。

## 防空演習

稽汝運（松江）

時間的快箭把我們期待着的一天終於的帶給我們，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感到愉快，因爲我們將要演一個新的玩意兒——那便是學校（高級職業學校）裏第一次的防空演習。在報章上，在雜誌上，在談話中我們雖常看到聽到這個名詞，可是却還沒有實地試驗過。這一次校中決定在五月二十一日的下午四時，舉行這一次的防空演習。學生們的心裏都感到莫大的興趣。到了這一天，每個人真是活潑極了。

這一天的三時四十五分，我們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校長下令防空演習開始，我們的心開始跳了，跳得很厲害。

這時候天很晴明，陽光很沉靜的普照着大地，好像在看我們的動作。成羣的參觀的民衆擠滿在操場上。

二個對空監視隊的同學在全校最高的水塔頂上出現了，他們手裏拿着二面紅色的小旗，四眼都不住的向空注視。他們的目的是想找敵人的飛機，可是天空中祇有飛翔的小鳥，沒有甚麼飛機。十分鐘以後，對空監視隊手中的紅旗開始狂揮了，接着很迅速有規則的揮着，這原是童子軍的旗語。站在防空司令部外面空地上的通信隊也早已注意的了，他們把旗語的內容寫成：「西方發現敵機。」這一句報告，又火速的送向防空司令部。不到十五秒鐘，一騎自由車像風也似的從防空司令部馳來，這却是啣了司令部打警鐘命令的通信隊員。

「噹！噹！噹！噹！」很急的鐘聲，突然在早操台的後面響了起來，我們都喊道：「敵人的飛機來了！」成羣參觀的民衆聽了這句話，

都忙的向天空尋找，可是空中除了飛翔的鳥以外，一點也沒有甚麼。敵機本來是假設的，決沒有真的敵機來襲的一回事。沒有特殊職務的教員學生校工，聽到了這警急的鐘聲都急急忙忙的避到蔭蔽的地方去了，也有躺在地上的；便是不躲避的人，也早被那些警戒隊的同學驅到蔭蔽的地方去了。燈火管制隊還把小的黑罩遮住全校電燈的光彩。

不到五分鐘，水塔上同學的旗又揮了。接着，仍是通信隊把這消息帶給防空司令，這一次的報告更是嚴重，却是：「敵機恐將投彈。」「噹噹！噹噹！噹噹！」的二擊快鐘聲，在半分鐘後響了起來。

鐘聲還沒有停，一個銀白色的光滑滑亮晶晶的東西，早從高空投下來，正投在特設草屋的附近，黃色的烈焰便在草屋裏透起來了；原來這銀白色的東西是燃燒彈呢。接着又投下來好幾個這般模樣的東西，也有幾個着地後有巨響的。

「轟！轟！」的大聲又在場的西面發生了，這聲音同飛機投炸彈的巨響，還和着民衆的叫好聲，鬧成一片。這大聲又漸漸地擴大，漸漸地變高，使人們不能分析這是甚麼聲音。參觀的民衆一面鬧，一面還去找西邊鬧的是甚麼玩意兒。原來是對空射擊隊把架在小樹上的十幾枝槍向着敵機猛力的射擊；可是並沒有甚麼効力，因爲飛機一點也受不到損害。

這時候，草屋的火愈燒愈烈，已經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二枝銀鍊也似的水，却早向大火噴來，這好像是二龍戲水，不是戲火哩。滅火機也把大火做目標而施行射擊。這是消防隊聞警而大隊奔來施救，他們的手段真靈巧，在一分鐘中便把不可收拾的火救下了；雖是被炸彈炸傷了三個隊員，幸而傷得不重，都被救護隊抬到臨時醫院裏去了。

正在這火呀水呀巨響呀嘈音呀鬧得一片的時候，濃厚得煙霧已從東方漸漸的散佈開來，終於遮住了整個學校的一切。飛機的投彈聲，射擊的槍聲，民衆的叫好聲，都被這濃厚的煙幕一掃而空。這時除了細微的叫「奇怪」外，簡直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同剛才的大鬧相映照，眞是有趣。

敵機看到目標已失，不能再任意的投炸彈，便祗好把毒氣彈儘量的向地上亂投，可是又被防毒隊發現而報告防空司令部。因此，「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的三擊快鐘，更把這個消息遍傳給大衆。有職的教員學生校工，便把準備好的防毒面具帶起來，沒有職務的人們，由避難所管理隊的指導躲入避難所。防毒隊的隊員，更把漂白粉的乳狀液到處噴洒，原來他們已經察知毒氣是氣化苦味基，所以用漂白粉來消毒。

一刻鐘以後，「噹！……噹！……」的和平鐘，把這偉大的演習結束了，大家都呼了一口深長的氣，嘆道：「敵機已經去了。」

## 這一日在省農場

更生（松江）

今天是我們附近農場播種的第三天：差不多四五里之內的婦女們，都成羣結隊的一黑早就奔往那裏去，赤了脚，褲管捲得高高的，一種健康壯偉的氣魄，都市小姐見了只有愧慚。

她們平日除幫助父兄農作外，唯一的副業就是搖洋襪，有的直接到廠裏去做，有的就拿到家裏來做，普通搖一打是一角八分，斷針等等碎損失，全由自己負担，拿回家來的還需出一塊錢一月的機租。據說搖得最快的，每天一刻不停也只能搖滿二打；所以住在農場附近的，到場裏有工做的時候，如播種呀，拔秧呀，稻田拔草呀，耘田呀……等，她們多停了搖襪，裸了腿奔集攏來了！因為每天的工資是大洋四角，當然比搖襪好些。

農場因為每天工作的需要額是有一定的，自然不能無限制的來者不拒；因此，以工作的速度和熟練為標準，在上一天放工時預先選定額數，各給與「下田證」一紙，備第二天憑票下田工作。但是沒有「下田證」的，往往也是奔來，希望僥倖獲得工作，所以一清早懇求聲，斥罵聲，驗票聲，亂陣陣的打成一片，鬧得什麼似的。

附近有個農婦叫阿美的，不過二十一、二歲，生得頗有幾分姿色。農場先生平日多喜歡和她調笑，題有A村之花呀，農村皇后呀……等雅號。她上一天沒有來播種，今天到十點鐘還不見她來，大家都下意識的感到煩燥了，無聊的你一句我一句的都有想去叫她來的慾望：

「老阮你能去把她叫來，四角工資我出。」一個馬臉的老金得意的喊。

「你四角，我八角。」老鄭更喜形於色了。

「你八角，我簡直一塊。」大胖子老鈕直喊得跳起來。

「哈……哈，二元二角叫個女人來尋尋開心，值得，值得！哈……」

「好！我準去叫，若叫不來，我罰一元二角！」老阮有把握的說着就出去請皇后了。

一小時後，老阮笑嬉嬉的跑回來，這是勝利的預示，還不等他坐停，老鈕等已圍住了他，促他報告結果。

「我勝利了……她準……午後……來半……天，下田……證我已……補給她，……你……們看……怎樣？……老阮……的……本領還……不錯呢！……哈……」他說一句喘半天的急促的喊。

「該死！真來麼？不要臉的，這樣我們給她三塊錢睡一覺，也可以了……一個教訓。」胖鈕大約捨不得一塊錢了。

「說什麼廢話，來了還不好麼？可以使我們精神興奮些，趕快吃了午飯全體準備下田，哈……白的腿，俏的臉。」老金更得意了。

「好！我來給她拍個照，你們各人一張做個紀念，不好麼？」老鄭沉默了一時也喊起來了。

「你們不要開心，聽說阿美有十幾個姘頭，你們這樣瘋瘋癲癲的給他們知道，不是好玩的，和無知的鄉人去爭奪，有被打的危險呢！哈……」老尖子的老倪發出警告來了。

「放你的屁！我們這種人眞不要漂亮的女人，城裏眞不知有多少，不過和她尋尋開心玩笑玩笑而已！」他們抗議了。

噹……噹！噹午後的上工鐘打了，一切依然，白的腿，黑的泥，黃的穀，一行一行的播；但是在東面的一角，却不時揚溢出笑聲來，下田監工的先生們也多聚集在那一角。這邊一行一行的播過來了，這一角總是不能前進。一個少年農婦裸了白腿，站在泥中和監工們嬉嬉笑笑的，雖然手中也拿着將播的稻種。

照相機架起來了，據說是拍播種的標本照，然在標本照的鏡幕下，皇后的獨身影也留下了。

一天辛勞的工作完了，女工們紛紛從田中起來，領取一天的酬報——大洋四角，急急跑回去炊飯哺兒了。號稱農村皇后的阿美，半天得了最高的代價也遲遲的回去了。田間重復又沉寂下來。

# 五月廿一日的佘山

嘉　謨(松江)

趁着例假的機會，我重又到了松江的佘山。

大約是太興奮了，所以昨宵在客店裏反來覆去竟睡不着，像患了失眠症。聽屋外的風聲，吹在竹林裏，很有一種說不出的天然眞趣；彼監禁在都市裏的人們那裏能聽到這淸幽的樂曲呢。

黎明的當兒，更有特殊的風光；雞啼狗叫，不在話下，就是空氣給人呼吸着，另有淸香的味兒。我是從小生長在離上海二十公里左右的鄉鎭上；沒有山水，沒有古蹟，現在享受到這樣的山光水色；我就肚裏在暗想古人稱山靈，這一點也許就是山川的靈氣吧。

我是一個基督的信徒，這次來山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朝謁瑪利亞。從客店出門，到中山的聖母堂去參加朝上五點鐘的彌撒禮，聖堂的內外已經站滿了許多同志。彌撒禮的主祭者；恰巧五年前給我倆證婚的沈桂芳司鐸，他現在是掌管張樸橋教務，面容比較從前豐潤了。

在聖堂裏給我一個意想不到的發見；就是我的朋友易少春，他是一位很虔誠燒香拜佛的，怎樣也很端肅的跪在那裏呢。

在古詩上有他鄉遇故知的話兒；我看見了易君，心裏弄得非常要六，因爲聖堂重地，不是招呼友朋的所在；況且在參加宗教典禮，格外應該虔敬，所以祇能抱持鎭靜的態度。

禮畢出堂，和易君會面，知道他是和經鶴聲夫婦同來。我們開始換另一種的宗教儀式——拜苦路——這是紀念耶穌受難的遺蹟；易君也一趟一拜的跟着前進，直達山巔的大堂。

大堂還是從甲子年拆造，到現在已經過十四度春秋；目前雖稱落成，但是像鐘樓等還得費却許多時間裝飾，纔能完全告成；此項工程可稱在遠東方面也很偉大的了。所以上海的名建築家都來考究過。

在山巔的大堂裏；吾們又參加了七點二刻的彌撒禮。

回到中山，俯伏在耶穌聖心亭前，我很可憐的向聖心哀告說：

「聖心！聖心！請你最公義的聖心！給我們一種力量，抵抗外來的侵略，保持我們的所有權。」

在聖母像前；我也祈禱着和平。因爲和平是人類至上的幸福，但是須得在抵抗侵略之後。

若瑟像前；我也懇求過給我們一個偉大和有價值的死。

今天又是耶穌升天節，在宗教的日曆上，也有特殊的一頁。一會兒；七寶的朝聖團到山了。在軍樂聲中，一隊隊的上山來，組織上很是嚴密；秩序上很像訓練過；我們的一切，都要希望有組織、有訓練。

鐘聲打得特別的熱鬧，報告着爲朝聖團舉行的彌撒禮將開始了；主祭的司鐸，是現在上海耶穌會的會長。

吾呢，因着時間已經不早，被鶴聲先生拖到他嬸母所築的別墅裏，就未去參加。在別墅中，我初次會見了一位闕先生，他是一位老黨員，對於目前的壯丁訓練，有一番很懇切的談話，値得我欽佩，拜服。

吃過午餐；我們就到東佘山鎭去搭磚佘班的小輪，船在二點鐘開出，經過一小時，達磚橋鎭；再換松泗路的長途汽車，到松江新東門。

松泗路是一條新近完成的公路，我是破題兒頭一朝經過。路基太狹，今天在兩車相逢的一霎那，險遭覆車慘劇，這一點希望公路當局設法改善。

松泗路的腰路上，有一個很令人留戀的站名，叫寶花橋。因爲站名，我聯想到都市裏唱的賣花詞。

松江是我七年前做小學敎員的所在：今朝舊地重逢，很想去造訪幾位老朋友，但是被時間所限，非常無趣。

在新東門站再搭松滬班汽車回到滬西寓所，已是五點二刻。

## 新運視察員來了

丁岡（青浦）

早早就聽得許多人在謠，說是新生活運動的視察員要到此地來了。聽說在縣城裏，有一個營長，因爲不聽指導吃了視察員的巴掌。

此地的公安分駐所，在街道上特別忙了：不准腥臭汚穢的担子擺攤子；命令各店家把櫃台屋柱牆壁，街道大掃大洗一下；又指揮一般所謂「鄉愚」們靠左邊走路。……

此地的稅警隊長也起了一個特別早，在各卡子裏跑來跑去，檢査房子淸爽不淸爽，弟兄們的床舖和內外衣裳，乾淨不乾淨。

此地的小車站裏骯裏骯髒的小站長，也同站夫二個人，站在椅子上，爬在窗檻裏，把多年的蜘蛛網。塵埃垃圾，掃的掃，揩的揩；把破碎的雨傘，帽子，鞋子，籐籃，洗水壺等等、都向座舖底下一塞。

「但是揭不得這塊被毯子的呵！」站長望望比往日更亂更髒的床底下。

這位小站長又在「記憶牌」上，寫上一條「擁護蔣委員長」的標語。他說這樣子，視察員看了，該當考查的結果是丙等就變乙等，假使是乙等那就是甲等了。

下午，從長途汽車裏下來二個草黃色軍裝的青年軍官，還跟着一個黃制服的公安局的人員。他們一下車就直向鎮上跑。

「來了，來了，這幾個一定是的。」在車站上看熱鬧的閒人說。

「噢，是不是新生活特派大員？」另外一個閒人。

「看樣子總像是的。」又另外一個。

於是男的女的，大的小的，長衫的短打的，許多閒人，都踢踢踏踏的追趕上去。在田稻裏現出一條長蛇陣，蠕蠕的爬動着。

「站長站長，剛下車的是不是中央大員？」一個近着車站的卡子的兵跑到站裏問。

「是的，你要敬禮的呢！」站長回答他。

「唉，我正看報，等我知道了，我趕忙立正，但等我舉手的時候，他們早已咯咯的過去了。」

「哈哈哈……」

「要緊嗎？唉！」

「那不要緊，不要緊。」

晚上，隊長到車站裏去坐。

「呵，隊長，今天忙啦！請坐，請坐。」站長打躬作揖。

「忙倒不要緊，幸喜不碰釘子就好啦。」隊長坐下了。

「他們到貴隊部裏怎麼說。」

「他說要弄得這樣子清爽，實在不容易；他說我年紀雖然大了，可是精神真可以。」

「呵，恭喜恭喜，」站長笑和着。

「嗨嗨，有什麼恭喜的。」

「這還不可以恭喜嗎？他們有多大了，真出風頭呢？」

「他們兩個一起還不到五十吧，嚇，真神氣！」隊長興奮的，一口烟一句話：「這還算不得。在從前，他們就是皇帝派的欽差大臣，同我們這種小小隊長，是要跪在道路邊，口稱隊長某某，某某去迎接的。現在是完了，連他是什麼東西也弄不清楚，來去也不曉得了。不說別的，從前的縣長，一出衙門就是大轎子，前面「肅靜」「迴避」的牌頭，鳴鑼喝道，嘿嘿，那真個是闊氣，那真威風！可是現在的縣長，一件普通長衫，挾一個皮包，他媽的同癟三一樣的一個，誰曉得他是什麼縣長！」

## 鞭笞

白森

一個人寂寞地住在一所鄉村單級小學校裏。每天每天都牛馬一般的工作着。做飯，上課，改卷，填表冊，調解兒童間的糾紛……從上午六時起，直到下午十一時，一點沒有休息，可是那怕腳當手做，也還是做不完，因此，就是星期日也很少有空暇的。

這種生活，住在都會裏的朋友永遠不會想像得出的，你去想吧，獨零零一個人，包辦一只學校，從校長一直做到校役，什麼事都要做，够忙不够忙呢？嗨，連腦筋也差幾分漲破了哩！

教育局明文規定，每月可支薪膳銀廿大洋，數目不小吶！看在它面上，一切的苦難都默默地承担下來了。而且幹得異常賣力，因為縣督學教委等走馬燈似的緊跟着來校視察，有了一點小岔子，準叫你馬上捲起舖蓋滾蛋，要吃飯的人多着啊，那裏可以放你馬馬虎虎？我是已經嘗够了失業的苦味的，這一下費了我一位老師不少信札，才給我弄上手的，我那裏還敢不賣力呢？

嗨！我父親的命，眞苦極了，我才剛剛到手一個位置，可以不要他再種租田養我了，而他却就病了三天去世了。將家裏頭一付生活的重担，重重放在我頭上，我沒有方法躲避啊！只得抬起我漾着淚水的眼睛，帶着顆悽切的心兒，開始向生活奮鬥！

從開學到現在，算算已近四個月，可是還只拿到八隻洋，算是第一期薪水已經發放了，（每學期每教室須繳十二元學費給教育局，教育局在第一期薪水內扣除，以後每月當發足廿元。）怎麼攪的呢？去問問，說現在局內沒有錢，欠是不會欠掉的，不過暫時不發放吧了、嚇，我從一百里路外到跑此地，人地生疏，借又無門路，家裏又窮得像洗了一般的乾淨，沒有錢帶出來糴米呀、八隻洋早用光了，怎麼活下去呢，餓了肚子教書除非是神仙，我想凡人總是不能够的，這麼着，我就厚起臉孔，向當地學生家族借過米，連借三處都冷冷的回絕我，第四處沒有勇氣再開口了。要想收一點學費，嚇此地學生讀書，一律不出學費的，教育局不是已經給你薪水了嗎？怎麼還要到學生那兒收學費？我在先以為教育局既然從我薪水內扣除學費我當然可以去向學生要回來，誰料碰了一鼻子灰，原來教育局扣儘管扣，你却不能再向學生收一個小錢，說是要普及義務教育，所以如此辦的。要普及義務教育，當然是誰都贊成，因此我自認晦氣，向學生家屬道了不是，也就不去追問教育局為啥要扣起學費來了，問什麼呢？此地辦法如此，顧着上鈎，不顧去吧，誰耐煩跟你婆婆媽媽？

幸好天氣暖了，在餓了整整一天一夜之後的今天，倒給我想到了一個辦法：我把我那條棉被背在肩上，在放晚學後，匆匆的向那個五里路外的小鎮上進發，有幾個比較大一點的學生詫異起來了：

「怎麼？先生，教書不教了？回家了？」

「不不，……」我紅着脖子說，「天暖了，這條被用不着，放在此地不妥當，所以我背到鎮上寄脚划船帶回家。」

路上的老鄉們都向我拋着詫異的眼光，我垂下頭只顧匆匆的走，沒聽明白他們促促的在講我些什麼。

高櫃檯裏面的一個中年胖子，先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我很老練，面上掛着不自然的乾笑，很坦氣的仰着脖子。他把那條帶絮的被頭翻了翻，這裏那裏看了看，生氣似的說：

「嘴裏向有不少碎洞，……」

不知是那兒來的勇氣，我馬上陪笑接住：

「先生，新打的被絮呢，才蓋了二年哩。」

那個眉毛緊了緊，不耐煩地說：

「一塊八！……」

我又陪着笑：

「那末湊足兩塊吧。」我提心地看着他的面色。

他不說話。接着却拉起嗓子唱了：

「嗳——土布——條子——棉……」

大門口那裏一黑，我無意識地偏過頭去望了望，嚇，這個猴子臉的青年，身雖然只不過在教育局裏和他碰到一次，因爲他的臉孔黃瘦得那麼反常，他在我腦筋裏的印象很深刻，他不是隨家浜初小的校長嗎？眞碰得太巧了！

他見了我，也好像有點詫異，顯然他也認識我，我對他苦笑了一下，他也苦笑着對我點了點頭，彼此的苦處，不消明說，老早都在肚子裏明白了。

他當的是一件絨繩衫和一條呢褲子，脚管口上已經有點碎了，而且又很髒，大約是讀書時代學校裏做的制服吧？當舖裏冷冷的說不要，只要他的絨繩衫，一塊半！

他的嘴巴比我會說，他侃侃地跟朝奉辯論，說他的褲子做的時候費了七塊錢，絨繩衫做成它費了八塊錢，六塊絨繩二塊結工，一點不含糊：八塊！現在起碼要押三塊錢，並且：

「這不是賣給你們，不過暫時押一押，押得大贖的時候也一樣大，你們開典當不過在求利息，我多押一塊錢就多出你一塊錢的利息，幹嗎要扣得這麼緊？」

可是朝奉却不耐煩地：

「一塊半！當不當隨你！」

他足有一分鐘不說話，接着就沉重地嘆了口氣，點了點頭。他的模樣，簡直比喪家之犬還狼狽，還可憐。

我們兩人走出門來，擠在一塊走，擠得很緊，默默地走着，好像彼此間有什麼聯繫似的，整個的心腔，都給一種悽切的感覺包圍着，我們的眼睛裏，都漾動着辛酸的淚水。

在一家米店裏，我們大家買了一斗米，一元錢一斗，放進米袋裏，只有小孩的腦瓜那末大，唉！至多是十天性命！以後的日子怎樣挨下去，天保佑，再不要老不發薪水吧！不必明說，我們彼此都可以會意到這個感覺。

在十字街口，我們默默地互相望了望，突然他的眼睛裏放着異樣的光亮：

「朋友，你想好氣不好氣？此地去年又沒荒，錢眞沒有嗎？他媽！騙鬼去！錢是聽說都叫省裏提去化用了！他媽！星期日我們一定開會去，再不給就打爛他媽的！好，要走就一道走！你說是不是？」

他睜着眼，像要吃人的樣子，雖然是竭力把嗓音壓低的，可是

一股憤怒烈熖似的衝出來，嗓音就好像有點近乎嘶啞的樣子。

我緊張地問：

「哦！原來是這樣！那末我們到什麼地方開會？城裏？就是這個星期日？」

「咦！你還不知道？我們早決定了，這個星期，就是廿四日那天，我們大家到城裏開會，索薪！」

「好的，我一定也到！他媽媽，這簡直太不成話了！」

我們就揮了揮手分道走開。這時候我的心裏充滿了憤怒，牙癢癢的，很想一下就找那個王八羔子來啃他幾口！

走到元昌順雜貨號的時候，掌櫃的老遠就招呼，這人逢着人總鞠躬陪笑，像個「大阿福」似的，非常逗人愛，因此他的生意很興隆，據說他剛到這鎮上，只有一個光身子，現在已經開起這小店，有妻有子，掙出個場面來了，我的通信處是由這店裏轉交的，我本來想去問問有沒有信，沒站到櫃檯，老板已經檢出兩封信授給我了：

「這幾天鄉下正在種秧是不是？你們那裏熟人一個都礙不着，有一封已經來了五六天了，嚇嚇，……是府上寄來的嗎？王先生？噯，……你怎麼？這裏是？米？噯……」

大約他在詫異我為什麼只糴這一眼眼米，唉，不瞞你說，我還當掉棉被的哩，不過剛才走小街常沒給你看見吧了。但是我嘴裏卻說：

「不要說起，鄉下忙極，沒有人肯替我挑米，……其實，唉，錢也真沒有，你知道三個月不發薪啊！」

又隨便應酬幾句，我就走了。

緊張地看着信。一封是小學教員聯合會的通告，一點不錯，廿四日要齊集城裏開會，索薪！還有一封呢，一看就看出來，是家裏的弟弟寫來的，弟弟在本鄉初小畢業就失學種田了，今年才十五歲哪。那信上說道：

哥哥：

媽媽哭着呵。唉，舅舅真不是人，媽媽去借米他不肯，他罵媽媽。他說，阿生在外頭教書總有一點銅鈿的，什麼起薪不起薪，年青青的，木不是一個人爛用光了！你只顧橫借豎借，我不是開金子店的呀！唉！媽媽，只顧哭，飯也不吃。小妹妹又出痧子，請郎中沒有錢，贖藥沒有錢，哥哥，小妹妹病不輕呢！媽媽當了兩條被頭，米是買了，一眼眼，我看看又要完了，我也吃不下。唉！哥哥！你不知道，李家賬房已經催過五六次了，他們真兇呀！他們限媽媽這個月裏還三十塊洋鈿，着才不還，今年田要收去了；沒得我們種，唉，爸爸一死，日子真不好過，媽媽只是哭。媽媽叫哥哥這個月裏一定要回來一次，一定要拿洋鈿回來，哥哥，田收去了，我們吃啥？叫我做啥去？唉！哥哥！你就回來吧，你一定要回來的。

弟弟國良上。 後三月廿六。

無數道亂箭刺着我的心，母親的慘慘的臉，弟弟的痛苦的臉，妹妹的奄奄一息的臉，舅舅的，討租的臉……都在我眼前閃蟲起

在雲裏的遠山，像在向我這方面慢慢滾過來，漸漸的更大了，黑烏烏的一塊，已經不是山了，而是一個大得叫不出名兒來的問題：

「怎麼樣？」

彷彿那個離地只有丈把高的太陽，在對我譏笑：「怎麼樣？你？」

彷彿曠野裏有人在這樣喊，有人在這樣譏笑。……

一九三六，五，廿一。

## 五月廿一的太倉

嚴洗塵

每天負有採訪新聞職責的我，今天（五、二十一、）起身，尤其是覺得興奮，想多搜集一些較有趣的見聞。剛下樓，便發現一件小資料，那是倚居停的客堂裏日常擺着的香案蠟扦，却點上香燭了！猛使我記起今天是廢歷的四月初一。出門，更聽見不少的商舖裏頭，也都和住戶一樣地點上了香燭，是的，朔望例須點燭，這是一種風俗，不僅太倉是這樣。

離開太倉市有十多公里的璜涇，明天要賽會了，所以今天特地趕去預備明天看熱鬧的人，着實不少，記者就是其中的一個。下午一點鐘，踏上了一只小小的機器脚划船，船小人多，勉強掙得一個座位，已是極不舒服，外加酷日的壓迫，使得每個人都在叫苦！沿途看見不少的燒香船。大概坐了三小時多罷，目的地到了。

賽會的前一夜，一般信佛老太，例必到廟誦經，直到天明才止，叫做「宿夜」。二十一日下午四點半光景，廟外面擠滿了不少遊客，和小買賣的商人，玩戲法的江湖佬，菩薩擺在廟門前。香案上，有四面斬旗，寫着斬犯某某字樣。裏滿擠滿了不少的老太。爲了容納不下，已另外搭了一座木圓棠，拆開廟牆通同一起。但只見坐着的老太一共有卅多桌，每桌八位，已是三百多位，同時三百多張嘴（外加立的不算）一起唸着南無阿彌陀佛。她們到廟裏，都是自己帶了夜飯來的，所以那時候，有的在唸經，有的正在用飯，冷飯滾水淘下，飯炒蠶豆；桌子上，佛經，佛珠，蠶豆，泡飯。廟裏有茶担，每一桌供茶一壺，向每一個老太徵收銅板兩枚。天氣很熱，人多屋小，外加香煙的薰蒸，有幾個老太，已發昏章第一了。記者去觀光的當兒，碰見一個老太已被迫停止最重要的唸經工作了，有幾位同伴正在給他刮痧，說是她的痧，非常利害！可是那個老太，却氣喘地的偏說不妨事。

踱出廟門，到親戚家裏去吃飯，知道此地的居戶，幾乎有十分之八，都在當「招待親友」的差使。大概八點多鐘吧，天下雨了，這是使人們異常焦急的；爲的是恐怕看不成熱鬧。我在雨中再去拜訪佛婆，方知道她們並沒有灰心；她們在更努力地唸經。據說：「菩薩出門，例須淸道，這是淨街雨，明天一定會好的，少爺你放心看會好了，不必發慮！阿彌陀佛……阿……」在彌陀聲中，深夜，記者走出廟門，趕到當地的區公所，利用電話，向各區刺探消息，結果，我敢大胆的說，太倉全縣，在這二十四小時以內，並沒有任何的特殊事情發生！

# 談談兒童的個性

陸宜昌(青浦)

文學社出版中國的一日，因此引起我攷查兒童個性的動機，下面的三箇方案，是在五月二十一日實地攷查於江蘇省青浦縣的珠街閣小學，現在寫來貢獻給關心兒童教育的同志們。

今天學校裏舉行全校學生早到比賽，第一個最早的是低級部二年級女生孔繁娟，到校的時間，是五點三十三分，不到五六分鐘，陸續來校的很多，六點鐘還沒有到，全校的學生都到齊了。在上早會的時候幾百個兒童的臉上，却都顯示着平常所難看見的可愛，兒童的天眞也惟有在這箇時候最容易看到了。全國小學教育的同志們！當你們某一件事不能達到效果時，只有競賽是唯一方法。

在午飯前的最後一課，由各級教師向小朋友要採集些今天正午時的新聞，高級部用書面報告，低中級部用口頭報告，眞有趣，這樣一來，把今天這箇小小的珠街閣鎮所有在正午時的新聞，連很小很小的事情，都可以曉得明白，經了我們實地調查，很相信他們個個都是忠實的小記者。

新聞之一　一爿酒店裏有幾個吃酒的鄉下人，不知道爲些甚麼事情，竟互相打起架來，一個頭上打破了，一個面上流着鮮血，後來穿黃衣的警察來了，把他們一干人捉到官裏去。酒是害人的東西，我們將來千萬不可吃酒，因爲吃醉了酒很容易吃官司的。

新聞之一　十二點二十分，在三角街上有二個外國人，只看見有許多人都把銅板丟上去，我不知道這箇原委。幸虧陳家伯伯在我的後邊，他告訴我道：「這二個是外國人流落在中國的難民。」我方才知道他們是向我們求吃的。老師！我却不知道中國難民爲甚麼要索一文錢也很不容易呢？

以上二件新聞，同樣的佔全校十分之七，足見這二件新聞，引起小朋友們的注意。

我們要曉得各個兒童心理的變態，所以我們經過了數十分鐘的討論，便決定在夕會的時候，實行下面的二個測驗。

（一）我將來願做那一樣職業？

| 職業 | 人數 | 男女 |
| --- | --- | --- |
| (a)小學教員 | 一百六十三人 | 男六十六人 女九十七人 |
| (b)做官 | 十二人 | 都是男 |
| (c)種田 | 三十七人 | 男二十五人 女十二人 |
| (d)營商 | 七十二人 | 男七十人 女二人 |
| (e)當兵 | 二十一人 | 男二十一人 女〇人 |
| (f)做工 | 二十七人 | 男二十二人 女五人 |
| (g)醫生 | 五十九人 | 男十一人 女四十八人 |

(二)今有法幣若干，在下列各項事業中那一項是我最願意做的。

(a)創辦學校　一百二十三人

(b)救濟災區裏的小朋友　二百零四人

(c)修橋補路　五十二人

(d)興建廟宇　十三人

綜觀上面兒童心理測驗的結果，我們覺得不十分的失望，不過兒童迷信的觀念還不能完全打破，還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 一頁日記

鮑雨(宜興)

清早，趙甲長推門進來。

「今天你要去開河呢，哦，像你這樣的身體，恐怕吃不消吧？——出六角錢就可以不要去了！」趙甲長一面在吃蔴餅，一面在對我說。嘴唇上粘着幾粒芝蔴。

「我出不起六角錢，我還是去做工吧。——但，鎮長不是說的嗎？鎮上的人大家都要去做，不能叫人替代，並且還不能出代工金的！」

「話雖這麼說，但事情很難做到呀！」趙甲長含糊地說着，又走到隔壁人家去了。

我把長衣服和襪子都脫掉，化了八個銅板買了一雙草鞋子穿着。母親對我說，這雙鞋子買得太貴了。哦，那個賣給我的人，大概知道我是第一次穿草鞋子吧？

把破草帽戴在頭上，袖管和褲管都捲得很高，跑出門去，借了一柄鐵鏟子。當我經過一爿剃頭店的時候，我特地走進去，在大鏡子面前瞧瞧自己的影兒。——活像一個工人呀，不過還嫌身子太瘦一點。許多人都對着我笑。

狹狹的小玉帶河，只有一里多路長。——兩端都通着大河——裏面的死水早已戽去了，河口築了壩。現在就要叫我們全鎮的壯年人通通都要來把裏面的爛泥挖出來。

一條河劃分了許多格，每一甲裏的人在每一格裏工作着。

我站在臭臭的爛泥裏，把臭臭的爛泥鏟起來，裝進木桶或竹箕裏去，等到竹箕或木桶裝滿了，就有人在把它們抬起來，抬遠去。

這裏就分着兩種工作：抬泥和鏟泥。

我計算在這裏工作的壯年人的數目，只有合全鎮的五分之二。——約有二百多人，裏面大都是學徒，伙計，以及別的苦力們；之外還有許多人是從鄉裏趕來的。我認為奇怪的，裏面竟有五十多歲的年老人，及襤褸的婦人。

同時，我望見小橋上站着了許多看開河的大先生們。——托着鳥籠的是蔣大先生，抱着孩子的是慶和銀樓的老板，戴着眼鏡在和一個女人說笑的是徐爺……他們都是三十多歲的人啦！

我又望到對面的草場上有許多和我差不多大的青年在留

騎着自由車。有的還同了他的愛人。——自己挾了車，給不會騎的女人騎到車上去，車子在慢慢的走，他也在跟着走；有時車子和人跌了下去，於是場上就起了一陣哄笑。……他們大都是小閙。

忽的，有一個開河的人跌在爛泥裏了，隨即有幾個人在把他扶起來。——原來是每天夜裏在街上喊着賣粽子的老王呀！他的年齡已有五十外了。

當時，他給人家扶到岸上去坐着，滿身滿臉都是爛泥。我聽他說：

「不要緊，不過頭一昏脚一軟，這樣就跌下去了。昨夜到三點鐘才回家去，今天一早就起來，沒有睡足……」

甲長們在河邊來往着，監督着我們。

太陽光很凶猛，站在爛泥裏，覺得爛泥在燙脚了。……

吃過飯，我在屋裏躺了一息，再去工作。

太陽給雲兒遮掩了，天氣很熱悶。

直到四時，我們才得回家來。

* * * *

「勞働服役，」漸漸地普遍到各地了。據說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這次勞役給我的教訓是——

「勞働服役」完全和一般養尊處優的人脫離關係「服役」的人，大都還是終年「勞動」者！

不寫了，很疲乏了。

晚，大雨。

## 縣督學的視察

王　煉(南通)

是五月二十一日哪，同人們照舊有氣沒力地去上課下課，服侍那些未來的「主人翁」。

出力？辦教育？在鄉村裏談得到的嗎？橫豎省督學已經視察過了，雖不想嘉獎，也不致於撤職，安安穩穩地拿錢，幹嗎要自討苦吃呢？能够有氣沒力去上課下課的還算「盡職」的「老師」；躲在家裏陪「師母」的，奔波於城鄉之間幹他自己的勾當的，不是大有人在嗎？

城裏來了個電話，是校長的朋友打來的，據說，縣督學已經乘輪下鄉，大概午刻就可到校，這時的校長，正在一個不知是朋友還是親戚，或者什麼特殊關係的男女之類的人家看牌，聽得這個消息，不好意思不「割愛！」雖然，那縣督學同省督學比比，眞是大巫跟小巫，天上跟地下，省督學尚且渡過，區區縣督學還買賬嗎？橫豎他的報告，也要根據省督學的，決不會自打嘴巴。不過，話要說回來，縣督學終究比縣教委要尊些，還是到校「恭候」爲妥。

校長先生到校，却並不是光光「恭候」而止，他還有緊急工作，如塡寫校務日誌，教學日誌之類，正是忙碌得很。不但他一人如此，同人們都是「有難同當」的。這時的校務室裏鋼筆，毛筆，鉛筆，

紅墨水藍墨水黑墨水，翻騰鼓舞忙得個不亦樂乎。

做教師的，旁的本領沒有，做假的本領實在不敢後人。你看，例如什麼出席簿，兒童早到比賽簿上，如果顯出是一時寫起來的痕跡，那就不漂亮了。用黑墨的要叫墨色濃淡不平勻，以表示其並非一時所寫，用紅墨水，得常拿藍墨水來變換變換。用鋼筆的，得拿毛筆以及鉛筆來變換變換。

駕輕車，就熟路，一般做假的「老公事」們，對於這點點工作，還困難嗎？一個多月積下來的事務，能在一兩點鐘內就辦理就緒，雖然是「人多好做作，」然而也着實有些龐士元治理萊陽縣的遺風！這是值得佩服的。不過，「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可憐那些學生的簿本，還是省督學來前改過的呢，這似乎不是叱咤能辦的事了。幸而那位素號腦筋「樸素」的光頭先生，想得一個妙法，他指揮坐着歡相的四五個同事，把學生簿本一律拿來，在每句的末了，點一大紅點，一課的結尾，號一號日期，再從「超優中可劣」中隨意抽一個字塗上去；這樣便表示教師已經看過了。那個大紅點是等於點了點頭，卻不置可否。這辦法果真聰明。又不出一點鐘，各項簿本亦已齊備，放在校務室裏跟各項簿冊上下輝映了。至於作文簿，還樣玩可不行，率性朝櫃裏一塞，如果問，就說是學生帶回家去好了。

輪船嘟嘟地叫着，把一個挾着公事皮包，長身，瘦削，面孔像個飄的縣督學送到校裏來了。他倒並不討厭，果真蠻客氣的。把簿冊翻翻簿本翻翻，點點頭，說幾句客氣話。表示實可之意。不錯，督學原是家鄉人呢，怪不得和大家像「親兄弟」一般。

我們校長請他吃晚飯，同人們以及初小的北校的同人，都叨在陪客之列。本來，教員沒有旁的快樂事，只有視察的人來了，去吃校長的飯，最為快樂。單這學期，省督學，指導員，縣教委兩次，又是局長，以及這次，不是一共有好多次了嗎？沒這種事，輕易也敲不到校長先生兩碗飯，一碗菜的竹槓！

這位縣督學，不大喝酒，這個大概是生來不大會。他也不接收紙煙，這個我到可以猜想得到，大約是新近舉行新生活，戒掉了的。不然，何以在城裏的某處地方，我看見他連接着抽的呢？

他在席上談起我們的「同人」驢子先生教法很好。因為是複式，一級新授，直接的，另一級便不能讓他枯坐，要叫他們有事做。驢子先生這次是利用小黑板的，教他們整理課文，做習題。所以這督學視察的一課，他們是並不會枯坐。至於平素，便每課枯坐這末半點鐘，不用腦力，靜靜地修養修養，原也很合乎衛生學的。如果碰着「老爺的高興，」對一級講出趣味來，滔滔不絕地南里州，北里縣，那末，另一級便是枯坐一點鐘，也頗值得的！

驢子先生聽了人稱替他的話，喜歡得驢臉更長了。他一面在同督學應對，一面卻暗中用一隻脚來碰我。幹嗎要碰我呢？哦！是了！他在和我打暗語，他在課前寫那小黑板時，曾經很費過力，刷過那小黑板上堆積得很牢的塵泥呢。

「這邊的學生數差些；北校比較多些，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光景。」督學先揚後抑，這時贊譽到那邊去了。他如果贊譽牠窮的話，倒還沒有什麽；贊譽牠學生數多，却太不能令人心服！

我們很曉得，北校在這天的上午是「偵騎四出」—上自校長，中至教員，中下至大些的學生，下至校役，都盡力教育、出去拉學生的。他們原有約在先，平素可以不上學堂，一聲查學的人到，即是學生(？)有病，也是非到不可的。所以這一拉，學生數馬上多了幾十個。同時，有位師母主持的私塾裏的學生，「高鄰」叫做什麽鬍子所主持的私塾裏的學生，都借來用，以致一個平素連課都不很上的學堂，居然聚集了一百五六十個生徒，大熱吵而特熱吵起來了。下午，督學去一看，不錯，人多啊！有精神啊！實際他滿受了人家的欺騙還不自知，居然還在席上誇贊起來，我不覺暗地裏替他呼屈！這時，可惜那位校長不坐在我旁邊，如果坐在我旁邊，一定也要把腿子來碰我了。

我們的校長臉上很難看，我曉得他含寃難伸的意思。他對學生，是玩的眞貨色呢，便是今天督學看到的，也沒一個假的攙雜其間。現在，督學賞識膺品了，他怎得不含寃呢？大概督學一去，他便要大喊其「世界無眞理，」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了。

晚飯後，我們又和督學閒談，故意逗出他明日的行蹤，表面上似乎還帶點不勝挽留的誠意，肚裏却在說，「早點滾吧！我們退送你！」等他說出明日到某地後，有電話可通的，我們便連夜一個電話打去了，這叫做「官官相護。」

聽說鄉村裏有些單級小學，等他來過後，便關門大吉，提早放不算暑假的暑假了。

五，廿一，一九三六。

## 二等郵局速寫

白 浪(南通)

「喂帶這封信要多少錢，先生？」這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臉上縐得很利害，穿着一身襤褸的衣裳。她很矮，因爲這櫃台對於她是嫌高得一點，並且又那麽寬，她不得不把脚跟墊起來，右手伸得長長地把信遞進窗口去。那賣票子的似乎並不是坐在窗口上，而是遼遠地坐在窗子裏面，像水老鼠穩穩地坐在洞裏面一樣。

「甚麽，老太太？——看看，南京——五分，十七個子，十七個子！」

「甚麽！十七個子呀！」比起第一次的問話，聲音大了好幾倍；但她隨即把顫抖着的手裏的錢一五一十地數在櫃台上，賣票子的早拿一張邊緣一凸一凹的美麗的小方塊放在她面前。

「買郵票，喂！」後面接着來了人，但給她攔住了。

「這個，——貼在上面吧，先生？」

「貼在上面，老太太，貼在上面，丟到信箱裏去！」賣票子的不十分耐煩了。

因爲窗口小得只容得一張臉，後面來的人只好在旁邊拿一

隻手從窗角伸進去，把銅板在櫃台上性急地敲。

「五分，五分，五分！」

「這個放在那裏，先生？」

「丟到對面那信箱裏去呀，老太太，對面，那，那個牆上的縫裏面。——誰的五分？少一個子，少一個子！」

「怎樣，十七個呀？」一對怔得很大的眼。

「十七個，十七個。」

* * * *

「拿錢！」一面把一封信擺在櫃台上，一張狹長的匯票條兒在那上面不安地露着。

「隔窗去，隔窗去！」

那人來到匯兌處的窗前，不做聲地把信，匯票遞進去，裏面的人接着看了，又遞回來。

「打戳子，打戳子呀！」聲音不小，又拖得長長的。

「這裏不是的麼？」

「這不行的，這裏面只有名字沒有姓，不行的。」

「怎麼？這就是我本人的名字，我只有這一個圖章——」

「不行的呀，——弄錯了我們要賠錢的呀！」聲音拖得更長了。

「喂，——我就是這本人，——」聲音從容了一點，這個人是準備談道理的。可是道理給那拖得長長的聲音攔轉去了。

「不行的呀，弄錯了我們要賠錢的呀！」

「我沒有別的圖章，怎樣？」

「打店戳去，打店戳去！」

恨恨地走了開，這個人心裏想着，不是爲了錢還沒有拿到手，他要同這不講理的傢伙大吵一頓的。

接着，一個大布包塞進窗口來。

「啊喲！寄包裹的隔窗去……隔窗去呀！」

包裹下去了，窗口現出一張年老的臉，上面架着有一副古老的眼鏡。

「寄包裹在那裏，先生？」

「隔窗去呀，隔窗去呀！」

老先生挾着包袱，在擁擠的人羣中東撞西撞地走過一個窗子，來到另一個窗口前面，正預備拿起包袱塞進去。——

「寄包裹的隔窗去，這裏是掛號的。」

「啊，——還要隔一個。」

老先生挾着包再走過去，那邊窗口正冒出一隻木箱，一個有一身還齊整的短打衣裳的漢子接下來，不經意地望了一望上面的字，吐了一口氣，挾起來就走了。老先生再拿包裹塞進窗去。

「填好包裹單子沒有？」

「甚麼，啊，是的，包裹單子，沒有哩。——請你給一張我。——這個，裏面要看的麼？」

「不要看的。」不等說完洞裏面就答應了。一隻手隨即伸到窗口，兩個指頭夾着一張紙。「拿回去鏈好，把這個塡好再拿來。」

「啊，——多少錢的寄費，先生？」

「弄好了拿來稱罷。」

「多少錢一磅？——請你先告訴我。」

「這裏不論磅的。——拿來看看，寄往甚麼地方去的。——北平清華園——」包裹輕輕地被舉起了一下：「大概三四角錢。」

老先生站了想，好像很喜歡地拿着包袱走了。

很久以前直到今天，五月二十一日，即或再到明天，五月二十二和以後，只要太陽還是平安地從東到西，這羣人永遠是這樣。早上八點鐘打開門，一整天，他們走動着，說着話，同昨天不會有多大分別。晚上八點鐘再關上門。

年紀青青的時候你進局子裏來，只要你算是一個安分守已的人，你可以把一切幻夢與野心丟開，讓你的靈魂安睡着，絲毫不做一點她所應有的活動、這樣一天，兩天，像一架機械地轉動着、轉動着，一直到轉得很慢了。甚至可以說停止了的時候，那就是說，一直到死的時候爲止。其實，就是這樣過一生不也是很可以了麼？人生是甚麼一回事呢？也不過是有點事混混，吃飯，討老婆，生兒育女這些的總和吧？這裏工作或者要算忙一點，每天須得十來個鐘頭，可是你既要混口飯吃，是不能不做事的；並且每天至少也有兩個多鐘頭的閒空。如果你精神好，晚上睡遲一點，邀幾個朋友，或是打打牌，或是逛逛窰子，不也是很寫意的麼？李老先生，不，這一些人，他們都是這樣想的。

「老王今天晚上到月紅那裏去麼？」沒有人來匯錢取錢了，李老先生靠在椅上、仰着頭問了這句話。他是二十歲的時候進局子裏來的，現在年紀已經過了五十了。

「別開心，老兄！」那個人正在登掛號信，頭微微地向左邊歪下，左手翻着信，右手上的鉛筆很快地在簿子上痙攣地動着。他，年紀已有三十多幾了。正像許多中年人一樣，人家對他沒有像對於年青人們那樣帶點輕視而又有點照顧等等的複雜的心情。同時年紀也不算十分大，離棺材口還很有一段路。他很適合他這工作，好像生下來就是爲的這個位置一樣。同事間也混得來。晚上封過班了，有時候也同幾個人到胭脂巷去玩玩，但他同月紅那丫頭是沒有多大的交情的。因爲他還聰明，曉得姑娘們是因爲錢才向他們笑。可是老王又在尋他開心了、他就學着老李那拖得長長的調子，一面沒有停止他的工作。

「不行的呀！——弄錯了我們要賠錢的呀！——」

滑稽的調子使得大家都笑了。

賣郵台上的老吳也空下來了：「還是來兩川麻將罷。」這位先生是頗愛打牌的，雖然年紀已上了四十，玩笑起來還很有一股乾勁，不過在工作上大意得一點，時常多給郵票人家。

局裏面天井的大窗子下面，戳子聲音像急雨般地達達達地

響着。天漸漸地昏黑了。

空牆上的鐘，時候已經過了七點一刻，小趙打開一扇窗門，朝天井裏大聲地喊：「王丙，預備封班，預備封班！」

包裹台的窗子，五點鐘已關上了。可是小黃接着得封掛號信，封快信。一堆一堆的信橫在他面前。拿它們一封一封地登上清單後，他就開始數信了：「寧波一，江灣二，杭州三，杭州四，……」信差張春才捧着一個發酸氣味的大號糊缸和一捲蠟紙來到他身邊，把他數好的信一紮紮地包起來。

匯兌台的窗子也是五點鐘關的。李老先生一面口裏用拖得長長的調子喊着：「不行了呀！……明天再來兌呀！——」一面撥了一陣子算盤；就頂着禮帽悄悄地走了。

後面時時傳來王丙的聲音，——「登袋了，十五號的，一五八三九！一五——八——三九！」人差不多都到後面封班去了。

快到九點鐘，小趙同小黃吃了晚飯回局來。他兩人是一月以前才進局來的。因為沒有家在此地，就擠在局子裏的暗狹的寢室裏。在路上，他們一直咕嚕着：

「這是人過的日子麼？媽的，人變成了機械，變成了牛馬，這樣整天不息地工作着。……」

砰的一聲他們推開了寢室的門。小趙一交躺在牀上：「老黃，我們到外面去看房子搬出去住罷。媽的，這簡直是狗窩。……唉，疲倦死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隨即哼起學校裏的那隻老歌來了：

「淚——珠——兒要流盡了！……愛——人——呀，還不回來呀！」

小黃從衣箱裏翻出信紙，來到公事房裏伏在台子上給他那離開得很遠的朋友寫信：「……這生活粉碎了我的一切，生命是無情地被壓碎成粉末，然後讓時光的水把它們一粒粒地洗掉。為了生活，我不得不守在這裏。看到那做了三十年的五十多歲的老同事，我便想起了我的悲慘的前途，我不禁要痛哭。但是，朋友，我的野心是沒有死的，現在我正想盡一切方法，我縮短我的睡眠時間去培養它。……朋友，世界上甚麼地方到了春天沒有花開？……」

## 在南通

鄒康伯

五月二十一，南通劇場出演四本「唐僧取經，」凡購特廳券的人，隨券附送新三星牌花露香水一瓶；在演劇之先，有侍役多人手持噴香器，在場的四週噴射香霧，陸的，滿場的觀衆的鼻孔內都響出了西西西的聲音，偶然，有清脆的掌聲。

這一羣「食香病」的患者呵！

五月二十一日，南通縣政府發出佈告云：「案查本縣應徵十六年份起二十四年份止，各年新舊忙銀漕米正省縣稅，附加各項田賦，及第一二期地價稅，前因盤查冊串，未及設櫃啟徵，經呈明財政廳核准在案，茲查前項工作業已告竣，所有應徵新舊各項田賦

及地價稅，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設櫃照案啟徵，合行出示佈告，仰本邑應完民衛積課雜款各糧戶一體知悉，自佈告之日起，即日將應完新舊田賦，掃數投櫃清完，俾串安業，倘有徘徊觀望，任催不繳，立即按名簽提勒追，或按情節封產備抵，本府令出維行，其各遵照，毋延切切。」

五月二十一，縣公安局同時也發出佈告，略謂近來環城馬路一帶，時常發現男女同乘一自行車，或並車競走，或故意攔繞女車，不但有違新運，而且有違警章，以後倘再發現上項情形，嚴懲不貸。

五月二十一，南通的氣候奇熱，熱度約在八九十度之間，據前一日RADIO的報告，說近日長江流域一帶天晴多雲，想不到本日下午五時，竟墨雲密佈，淋了一宵的大雨。

今天一早，里巷間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有一個二十歲的丁姓理髮師強奸一個十一歲的幼女未遂，便奸污了一個五齡的幼女，事發後女方因「報官」需錢，而他偏偏又是個小攤的販子，便因「無錢」而吞下了這一口悶氣。本來這些所謂「猥褻」新聞，在都市內原是極平常的新聞，但在這個沉鬱的古老之城，這新聞或許與去年發生的某車夫與犬性交這一件事同是破題兒第一遭的罷？

## 早飯前

鄭謙（江陰）

我假如沒有病，對於這一餐，定要添些內容。現在我雖也出台，但大半的時候，好像是個旁觀者。或有人說：這樣正好，免得多暴露了自己的卑劣。在我，並不以為然；因為各個人的卑劣，有的是迫於多方的因子。我們應當探討和設法改革這些多方的因子！

這一鄉是全國少有的鄉村，面積約十方里，有小學五所，民教處四所，合作社一所，又是某某委作實驗場的推廣區。這些花頭都是近二年來新有的，因為近二年來，政府對於這鄉的希望很大。

這鄉鄉長的家旁，就有一個小學和一個民教處；兩個機關合用一所房子。緊靠鄉長住的院子的一間是宿舍，住着我，董先生，金先生，陳先生。——前兩位是小學教員，後兩位是民教處幹事。

寫一篇中國的一日的興趣，使我早已睡不着了。他們三人的軒鑿都各有特徵；我這時並不像從前的幾次去鑒賞，因為想着將怎樣寫這一篇。想了好久，還沒想出什麼，那個年老的鄉長同一個被公家徵去做工的王五的爭辯聲，卻吸住了我的注意力。

「唉！老傢伙太不自愛了！」金先生的甜夢被鄉長的大喊冲去了，發出怨語，聲音低而沈重。

可是鄉長還喊着：「現在就走！不然，你頭沒有了，還是小事，我也為你送老命嗎？」

「那麼，叫女人孩子在家餓死，叫我這個癆病鬼子在工上苦死，是的吧？」王五拿事實上或能發生的結局做盾牌。

「死就死，橫豎是公家事。你看除你之外，那個還沒去？」

「中飯後去行不行？」王五哀求，似乎帶着哭聲。

「什麼行不行？太不知死活了！趕快趕上他們！少說廢話！」鄉長喊這幾句時，恐怕全身的老力都提出來了。

「好！趕死了反好！媽媽的，闖那個狗養的想活！」王五也狂喊起來，踏幾下特重的步子，把鄉長家的大門弄得「砰」的一聲大響，去了。

「胡話！同我商量什麼？我死了，下土，也不找你來埋，……」鄉長還在發洩餘怒。

「蚊子，睡死了嗎？」金先生探問閻先生是不是也已醒了。

「噗！噗！」閻先生撲床代回答。繼而模彷鄉長的大喊聲，「不是要人命嗎？天天早上鬧人！他媽媽的！」語聲放低些問寘先生：「兒寘！幾點啦？」靜待幾秒，語聲又突高起來，「兒寘！幾點啦？」似乎宿舍裏的一切都起了顫動。

「唔？」寘先生才醒，「唔？幾點嗎？讓我看噢！……七點十分。」

「要命！要命！苦矣哉！公務人員也！」金先生知道了鐘點，格外怨恨。

「他媽媽的！老子滿不在乎！中飯後補睡半天就是了。」閻先生說。

「起來吧！此後老不揩油了！」寘先生立誓。

民教處幹事人員，到城裏大戲院看戲，向來是免票；所以他們每週總要看三五次。我和寘先生就常去揩油。昨晚，除我之外，都去的，來回跑八里多路，耽誤了四小時多。

四人都洗過了臉，就到鄉長家裏等早飯吃，因爲我們的伙食是他家包辦的。

這時，陽光暗淡，西邊半天的濃厚的黑雲漸向天中移來，幾個農婦忙着把大門前的碎草掏進家裏；我們知道天將下雨。當我最後走進鄉長家的大門時，吹來一陣涼風，使我的病體微感不快，但心中卻有點興奮起來。

我們又照例都坐下，同鄉長閒談，來消磨等飯吃的時間。

「天一定要下雨嗎？」寘先生問鄉長。

「有這話嗎？」鄉長驚訝。站起來，急急地跑到門外，望一望，又急急地跑回說：「糟了！一定要下！」

「您恐怕工人遭雨嗎？其實這也無關，也不是您叫他們去的。」金先生素來自稱是辦民教的好手，能聯絡民衆，能抓住地方領袖。

「不！那個問他們工人？我告你們，『小滿丢雨麥穿針。』——今天不正是小滿嗎？唉！今年又倒霉了！」鄉長忽地把屁股挪在板凳上，把兩手又在胸前，皺緊眉頭，望門限子。

「那也未必，這不過是俗語罷了。」寘先生說，像是反對鄉長，又像是解鄉長的愁。

「不！你先生是城裏人，還……」鄉長嚴重地解釋。可是喉嚨因爲在先說王五喊得啞了，現在的語聲敵不過閻先生的：

「寘先生，你們學教育的，怎曉得農作物同天氣的關係呢？」

「現在麥粒子，已經粗得不能穿針了。今天下一場，恐怕麥粒

還要縮細吧？」童先生問聞先生，裝出很謙虛的樣子。

「不是這話！實其在今天下了雨，收成定然不豐而已。你們沒學過農業的同我們談不來」聞先生說完歪着頭瞅着童先生大笑。

童先生露出不屑置辯的面色，轉臉對我說：「天可憐我們，多下幾天才好！」

我點點頭，讚成他的話，並且表示我病得不願說話。

「我曉得了！」金先生搶着似的說，「下幾天，就可以停幾天課，就可以白混幾個——六角六分六不癡。你們這些混子！」

「我們並不是像你們那樣的混子。不過在省督學來查過之後，却是需要混幾天。」童先生申述理由。

「的確，」鄉長說，「真需要混幾天。你們看鄭先生病了！童先生獲了！」

「他媽媽的！」聞先生頓脚大罵，「這個查小學的省督學簡直是王八蛋！那天查某校，不通知人家！他在此地兩星期，就叫人家忙兩星期！」

「忙兩星期也罷了。這兩星期的課，他只看一課，其餘都是白忙！」童先生對在這事，連這次，共惋惜過七次了。

「下幾天也好！我們鬧幾天『四中全會』如何？」金先生問大家，高興得幾乎發狂。——所謂『四中全會，』就是叉麻雀。

聞先生跳起來說：「那好極了！早飯後就動手！」

「你玩嗎？」金先生問鄉長。

「少陪！少陪！我吃過早飯要進城當衣服呢。」鄉長回絕了。

「童先生！你非來不可！」聞先生拉起了童先生。「至於鄭先生，因爲有病，放了他吧！」

「那麼，還少一人呢？」金先生問大家。

「吃過了，我去拖王甲長，不是就成了嗎？」聞先生高聲宣佈。

早飯已擺好，大家就座，吃。

## 馬二先生

邦隆（淮陰）

「馬二先生在裏罷？」一個着灰色軍服的，一手拖着一支鐵的手杖；那隻手捧着一本很厚的賬單，到校裏問。

「幹麼？又有什麼公事麼？」馬二先生啣着紙煙不停地抽着，從那間小小的辦公室裏跑出：穿着灰色而發黃的短小的舊學生裝，面色顴頰而枯黃，疏稀的幾根鬍子，差不多個把月沒有刮，已長了半寸來長。他怒眼覷着那人的手，從眼鏡中可以看出他那兩隻睡眠不足似的紅色的眼在發火。

「鄉長叫來催導淮工錢的，因爲鄉長在河工上被押起來，叫趕快來催錢的。再過幾天就要完工了，你說着急不呢？」

「是的，是的，我知道。攤多少錢？」馬二先生毫不在乎似地說着。

他看了手中的賬單爽朗的說：「三元正！」第一個字是那麼的响亮，最後一字的尾音又是那樣拖得特別的長。

「什麼？又是三塊錢？去年底到現在都已經把過三次了呀？」馬先生操着京腔，裝出驚訝的面孔。

「這是第四期呀！我們已經下鄉幾天了，錢還沒有收齊，你先生都是智識份子，應該明白我們的苦衷吧。」

智識份子，這幾個字特別刺傷了馬二先生的心。噢，智識份子就應該有錢嗎？但是同他們說又有什麼效用呢？「是的，是的，我是曉得的，你暫且回去，一刻兒便到鄉長那裏去。」

「啊，已被押起來了，我不剛才說過的麼？不然，那裏會這樣的緊急呢？」顯見得是鄉長就怕這麼一回事而裝出這一套把戲的啊。

「那末我就到保長那裏去，保長在家吧？」

「無論到那裏去，總是要把錢的，街上有幾戶都要動手——對不起了。你先生都是要面子的人，要放明白一點，那也是不好看的……」從話語之中，已給了他很大的帶有客氣成分的暗示了。其實面子那並不是沒錢人可以要得來的。

「當然要把的，也得我想法子啊！」將手心祖開向兩邊一展，現出沒奈何的惆悵。

「要快點兒想法子……」帶着睥睨的態度還叮囑一句，於是他就拖着鐵的手杖快快的走開了。

「他媽的，長這樣大還未受過這樣的熊罪呢！」將他那頂褪了色的黃棕色的呢帽，用力地擲在桌上，然後抽出一支香煙劃上了火，儘力地吸着，腦筋中總是縈迴着剛才那一幕不能磨滅的情景。

× × ×

上課鈴响了，孩子們都規規矩矩地坐定了，似乎在等候着發糖果似的。但他仍是坐在辦公室週思着，一直等到孩子們來找他才拿着書本提着教鞭沒精打彩地踱到教室內。

行過禮之後，孩子們都咕嚕着小嘴說：馬先生生氣了，生氣了。

在往天他們最喜歡聽馬先生講述有趣的故事，但今天却沒有哪一個再肯好意思向馬先生要求了。馬先生却也沒有心腸去引起他們的興趣，只是說你們把書翻開先看了一遍：然後就這樣少趣沒味地講了幾句，好容易才挨到下課鈴响，他仍是無精打彩地走出教室。許多小孩子都哄起來了，還有幾個小孩子帶着天真的笑把馬先生圍住了，馬先生長馬先生短地彷彿一羣雛燕子似的叫個不休。他却像沒有聽見似的過去了，他們也都莫名的失望着跑開了。

× × ×

唐先生悶悶不樂的才從外邊走來，向桌子上一伏，却一聲不作。

別的先生也都明白他們的底細了，因爲前天鄉長說過：學校

裏還有兩位先生錢還沒有繳；並且說把兩塊多些也就可以，因爲快要完工了。當然，住在本鎮上的只有他們兩個了。

「他媽的，又要錢了，他先通知哪個的？一個一指田牛指土都沒有的水洗光蛋，怎派我拿出三塊錢呢……年底那幾百塊錢沒有動一掀土呀！那錢哪裏去了？他媽的不出錢的人反而能分到錢用呢……」馬先生咕嚕着，又想起自己家裏還有一個患着癱瘓病的女人，睡床不起；還有小孩子要上學呢。一家的吃用都指着他這十幾塊錢一月的薪水。現在五月末了，六月份的又都開始支用了，哪裏還有錢呢？家中一共還有一千二百文，你要，都拿去吧！一家也都不要吃了……他想着又氣又惱，簡直氣得心頭發緊，幾乎說不出話來。

他手向桌上一拍，歎了一口長氣：「嗯！那都是外鄉人受的，我們又何必因爲這幾塊錢而去得罪人呢？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又不是本地人？」他的眼圈眞有點潮潤了。

伏在桌上暗暗歎氣的唐先生，聽了這話，心中更是難受，好像受了欺侮而沒處訴苦的孩子似的幾乎要哭出來。

「唉！本地人又叫我有什麼辦法呢……你想？」側着苦喪着的臉說。

馬先生似乎沒聽見他的質問，接着又說：「嘿！定要三塊錢，無論找哪一個，沒有錢總歸是沒用的呀。眞看外鄉人好欺，要不叫我住在這裏，那我就搬好了！……搬……絕對搬。這個帳罪有什麼受頭？家搬到縣政府旁邊去住，好便於送飯，還要家在此地有什麼用？……」他的思想陡然的轉變了，似乎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忽然發現一條康莊的大道似的，於是就順手從抽屜中找出一塊紙隨手寫着：

第二保第四甲第十戶馬××，因事遷移他處，特此告知。

此致保長先生　　馬××　五，廿一。

寫完後，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決定志向就是這樣辦，橫豎此地又不打算是久居的地方，於是就喊校工何二了。

「何二你把這張條子替我送到×保長那裏去，就說是要錢還是照把，不過現在卻沒有；如果不靠實的話，可以拿東西去作抵押，等有錢的時候再拿錢來贖。」

鐘敲十二响了，卻還沒敲醒唐先生假睡的夢。

但在馬二先生的心頭，陡然泛起一個疑難的浪花：「搬！」究竟往哪裏搬呢？心中惘然了。

這時孩子們都回家吃飯去了，校中非常岑寂；天空中也滿布着陰慘慘的愁雲，似乎還飄落着幾滴雨星。

## 「治蟲」

陸合豐（崇明）

今天我們鄉下，來了一個「假洋鬼子，」說是縣政府裏的「官」來我們鄉下「治蟲」的。他叫我們鄉下人，秧田做四尺闊一行，叫

我們在田內捉蟲，又叫我們在秧田內用「三脚架子」點一盞燈，燈下放一個木盆，木盆裏放些水，水內放些洋油，這樣可以把蟲「拐」來殺死牠。蟲，我們鄉下人實在吃足了牠苦頭，但叫我們這樣治法，我們實在不高興，我們鄉下人現在家裏也沒有錢點燈，那裏還有錢把燈點在田裏。我們問這個「假洋鬼子」「阿有啥藥水來洒洒，把蟲一齊殺死？」這「假洋鬼子」聳聳肩笑笑，我們也笑笑。

## 大通紗廠減工

S. S.（崇明）

「阿娥起來呀，要上夜工去呢。」母親正在煮飯，騰騰的熱氣上蒸，把樑上的積塵一條條冲落到灶上。

阿娥懶洋洋提着飯罐子一步步走。心想前天貪睡，沒有趕到上工，罰去一工。今夜莫不是又要錯過。回聲也沒聽見，路上一個工友也沒有。她慌慌張張趕到廠門口。廠門閉着，聽不出機車運轉的聲音。她很茫然。彈指叫開了傳飯進去的小門。

門丁露着半面，見是年青的阿娥，才嘻皮笑臉說道：「你一個來做夜工嗎？夜工不做了，明日起改長日班，五日一掉班。你今夜不回去，我和你開太安——」

「大叔，不要瞎說。夜工眞不做麼？昨天在車間內，我倒像也聽見說過的，誰知停得這樣快。」

大門突然開啟。陳領班出來見是阿娥，就告訴她不開夜工，爲

的花貴紗賤，更加外紗傾銷，廠方沒辦法，故而祇開日工了。

阿娥回家告訴她媽道：「夜工停了，要等過五天，才有工做。」她媽聽了，可就呆住了。去年六月底廠裏減工，到十月才恢復。把衣裳當光，債借遍，維持了三個月的饑餓生活。今年纔五月廿一日就減工。今早上答應還陳森泰的米錢，又落空一半，罎中米又罄，這生活怎樣過呢？

## 做×婹做四月裏個×

陳　曲（崇明）

做天婹做四月裏個天；
蠶要溫和豆要寒，
秧要熱頭蔴要雨，
麥色頭還要風來顛。

做工婹做四月裏個工；
廿四把小尖一並肩，
五更裏出來一更裏轉嘡，
總話我長工偷賴勿曉得來勿及。

做人婹做四月裏個人；
極子花㷐麥要眠，

熱裏頭來勿及只好夜裏來斡，
實心傷風咳嗽還要買藥錢。

五月二十一日錄自啟東田野間某農口中。

# 十二圩機器淘鹽處印象

薛青雲

十二圩是位於長江下游江邊屬於儀徵縣的一個小鎮，地方很小，可是因為鹽務的興盛，十二圩的聲名就很大。

十二圩有一個一百畝面積大的鹽浦，裏面堆存了一百幾十萬包的鹽，四週圍了牆，十二圩鹽務稽核所，（現改為十二圩放鹽處，）稅警特別區，都在鹽浦裏，各門口及四週都有稅警隊部駐守，着機器淘鹽處就在鹽浦裏面。

公堆處（也叫機器淘鹽處。）由鹽商各公司合股開辦，歸揚州場鹽商會管轄，是一個商業性質的機關。設主任一人，月薪五六十元；事務員六七人，月薪十數元至二十元；司機正副各一人，月薪二三十元；工頭正副各一人，月薪十六元至二十元；工人日班三十人，夜班三十人，每人點日工資大洋六角，夜班也是六角。每月經常費約一千餘元。

這「公堆處」是收實稅警及稽核所緝獲緝功的私鹽，（每市斤一分）各鹽商公司淸堆剩餘的黑鹽；（每百市斤八角）以及苦工婦雜掃起的污雜黑鹽（每市斤一銅元。）

先由工人在收實得的黑鹽堆裏，拾黑鹽經過鹽務稽核所人員過磅，計算斤量，（每包規定重量連包皮一百三十八市斤半。）堆放空地，經過一次粗篩，篩出雜草及整塊污泥，搬到粗軋鹽機軋碎後，放入淘鹽筒開機器用滷淘洗。半小時淘白，濾去滷汁，放入炕房，炕拌乾燥後，再經過細篩和細軋，製白手續，巳告完成。再把白鹽裝入新包，秤準，也是每包連皮一百三十八斤半，拾經稽核所人員過磅，計算斤量，堆放成堆，就可賣出去了！

設備方面：一、竹製粗篩一面，用來篩出黑鹽裏的雜草污泥。二、發動機一架，有十五匹馬力，燒柴油，用來發動軋鹽機及淘鹽機的。三、軋鹽機粗細各一架，用來軋碎大塊粗鹽的。四、滷池二大池，用來淘洗黑鹽，今天用甲池的滷淘洗，乙池靜止一天，明天乙池裏的泥脚沈澱淸潔，用機器抽出，倒去污脚泥沙，明天就用乙池裏的滷淘洗，甲池靜止一天，這樣互相調換，使滷汁淸淨。五、淘鹽木筒六個，每筒可容鹽十包，筒內有輪葉四片，淘鹽時把鹽放入筒內，開動機器開關，淸淨的滷汁就由筒底無數小孔裏往上飛射，同時筒內輪葉轉動，將泥沙雜汁向筒外隨污滷流出，淘洗半小時看鹽色巳白，就關閉機器開關，將筒內淘淨白鹽取出另換黑鹽再淘。六、濾滷蘆蓆漏斗八個，每個可容鹽三十包，用來濾去淘成白鹽滷汁。七、炕房一間，火磚下面燒煤，淘成濾過白鹽，就放在炕房火磚上炕拌，每炕一次可容鹽二十包，半小時就炕乾。八、細竹篩一面，用來篩去炕乾白鹽粗塊。九、機器間一間，淘鹽間一大間，空房二大間，天雨也可工作。

工作情形：日工每天上午六時開工，到下午六時換班；夜班在下午六時接班，到第二天上午六時停工，三餐自備，夜班比日班較爲輕便。工人對於淘鹽經驗很是豐富，工作熟練，分工合作，抬鹽的抬鹽，篩鹽的篩鹽，軋鹽的軋鹽，淘鹽的淘鹽，炕鹽的炕鹽，升火的升火，各人負有專責，秩序井然，工作緊張。如果開日夜工，每天可淘洗黑鹽三百六十包，單開日工，每人能淘洗黑鹽二百包，淘成白鹽大約在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之間，每天都有鹽務稽核所派員監視過秤計數。

# 掘塚記

芷痕（如皋）

轟傳了許久的發掘荒塚改建體育場的計劃，今天終於是由××軍××團的士兵和軍訓的公務人員實行了。

十點鐘的晨光，鐘樓上散播着刺人而怪響的鐘聲，一隊隊灰色草綠色的士兵。開着正步、肩負鐵鍬；唱着大路歌，從塞滿了人羣的城門洞擠了出去，浩浩蕩蕩直奔老荒塚。

路上走滿了男女老少，一般小車夫排列在兩旁，伸着指頭，叫賣式的叫着：「喂！到老塚，兩個銅子個人……」一般走不動的老先生老太太婆堆兒的坐了上去，車輪咿咿呀呀的，慢慢的在人羣中滾着。修行的老婆婆一手持着念珠，一步三搖的念着「阿彌陀佛，」露着一副難看的面孔，願那一般無祀孤魂早昇極樂西方。

「缺德……少陽壽……好好的死人骨頭，都要受他的膩轢，將來總要現報——」挑草的劉小三子坐在永盛酒店的櫃枱前，端着一壺白燒國公密㊀一在漫駡着。

「唉！人心不古，世道日非，誰道天道無知，不過早遲不同耳。」專看地理兼帶設塾授徒的朱老先生，一手拈了個花生米子，一手捧着右膝，文縐縐的吐出幾句祖傳的酸腔。

塚址據說是九百三十六畝，眞不小，這邊看不見那邊的盡頭，土饅頭似的的荒塚，星棋密佈，爲數据說在七千八千之間。

到達鬼區域，沿着鬼大街㊁先擺一字長蛇陣，先行稍息。不多時，縣長，黨委，等等乘車疾馳而來。大路上陳設木桌二，香爐一，燭台二，上燃紅燭。供點四，猪一，羊一，葷素均備。五分鐘後司儀者高呼就位，主祭者陪祭者羣集壇前，行禮如儀，焚過祭文，鳴過禮炮，祭鬼工作完了，就由幾位高級長官舉行臨時小組會議，一位被稱爲武大爺的×隊長，出主意分配衆人如何工作。

我們二人一組是西南角五個土饅頭的發掘者，忽然間，一陣狂風，吹得黃沙滿天，眼睛都睜不開，看熱鬧的老居士，雙手合十，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天氣悶熱得氣都喘不過來，汗珠兒從臉上滾到泥裏，賣甘蔗汁的小販，應運而生，生意好極了。

㊀酒名。

㊁該處向有鬼街之稱。

# 退回來的禮物

晏 流（本縣）

（前言）今天早上收到這一封信，心裏好半天沒有丟得掉它。我覺得這不是「偶然」的事；更不是不關痛癢的「私人瑣事。」這是一張「切片」，大多數的孩子們都會從這張切片裏，找到自己的「酸痛」，用眼淚來同情它的！

親愛的胡老師：

昨天早上上晨會，承你的情，給我們全班同學一個很貴重的禮物——衛生。並且很仔細的把它的重要，它的方法，講了好多。最後，你說：

「小朋友，願你們愛護自己的身體，一齊把它接受下來；並且轉送給你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姊姊，妹妹，……許多你們認識的人！」

那時候，你不是常用那慈和的眼光，向我望過幾次嗎？你不是看見我的臉上被怕羞的紅暈堆滿了嗎？呀，我真覺得難過，找不到一個地方給我躲藏身子。我不敢向別的同學看，老是低着頭，含着滿眶的眼淚靜聽着你的訓話。

你那帶着熱情的調子，一聲聲像許多細小的針尖，刺着我的心，使我難過極了。

雖然你說的話，不是專為我說，可是我自己想想平常的確太不注重衛生了。一向我就沒有照你說的那樣做過。細想起來，我又是害羞，又是害怕。我真覺得自己的肚子裏有很多的寄生蟲吃着我的血，咬着我的肉，真好像有不少的細菌，破壞着我的肝腸，侵害着我的心肺；……啊，多麼可怕呀，我真不敢深想了！

晚上，回去，我一到家就把你說的話，告訴給爸爸和媽媽。然後我又把家裏要收拾的要添置的一樣一樣說出來。我說：

「爸爸，我們的門是朝北的，屋子裏周年到頭沒有一絲陽光，我想朝南的牆上開一個窗子，就好多了。地上的潮濕氣也很大，先生說，最好用地板鋪起來，那就可以避免潮濕氣了。

「還有，大門口的垃圾堆，討厭得很。平常就堆滿了許多骯髒的東西，如果是括的北風，那最難聞的腥臭氣味，和那最骯髒不過的灰塵，都會朝屋裏撲來，叫人透不過氣。現在呢，天漸漸熱了，垃圾也多了，難聞的味道格外的難聞了。如果不想方法，我們眞正受害不淺哩！爸爸，媽媽，可能寫一個牌子，不許人家倒嗎？

「說到垃圾堆，就不能不提到隔壁的毛廁了。爸爸，這兩天那股騷味臭味，眞太利害了。蒼蠅，也一天天多起來。先生說：夏天所有的流行病，除了瘧疾是瘧蚊傳染的以外，其餘就是蒼蠅這東西做的壞事。去年秋天，小三子寶寶，不是牠作怪，就得痢疾死了嗎？所以我想跟爸爸說，勸他家要注重毛廁的清潔，最好派一個人在那裏打掃打掃，撲撲蒼蠅才好！

「家裏屋上的吊吊灰，掛得太多了。等後天星期，我來同爸爸

把它撣拂一下吧！還要買兩個痰盂子，一把蠅拍子，先生說：這些都是絕不可少的東西！」

「我自己哩，到現在都沒有牙刷，用手巾擦也擦不乾淨。身上的瘡，漸漸多了，再不想法，馬上全身都要有了，請爸爸替我買一盒瘡藥吧！……」

老師，我本來還有許多的話要說，可是當我看到爸爸的臉色變了，眼光也不同了，我便忍住。他慢慢地回答道：

「你說的話很不錯，我久已就想這樣做了，但是直到現在，都沒有能够如願哩！我很知道衞生的重要，很想照你說的那些做起來。但是，你先讓我告訴你吧！

「你說那一爿土牆，朝南要開窗子，可是這樣又舊又壞的土牆，還能鑿洞開窗子嗎？何況又沒有錢買木頭打窗子呢？

「你說，地上要鋪地板，不錯呀，屋子裏潮濕氣太大，非鋪地板不行。可是，你看見麼，大門壞到這個樣子了，都沒有能够把它換一下，要鋪地板，那裏來那麼多的錢呢？

門口的垃圾堆，因爲地方是公地，大家可以倒得，而且，我們這樣的窮人，還敢如你所說，寫一個牌子不許人家倒垃圾嗎？

「再說，隔壁的毛廁，蒼蠅很多，當然是非常討厭的人，可是像這樣只顧收糞賣錢，不曉得清潔的主人，叫他派人來打掃，來拍蒼蠅，他睬你嗎？

「至於家裏屋上的吊吊灰，也因爲去年你的祖母才死，沒有滿孝，是不能撣麼的。不然，那裏會放到今天？

「痰盂子，蠅拍子，和你要的牙刷，瘡藥，雖然不要多少錢，有錢的時候，當然可以買；不過，你記得嗎？前天，你媽媽把中飯給我們吃完了，還捨不得拿兩個銅板去買個燒餅吃呢？

「長明，你現在還小，不曉得家裏的難處，你們先生講的些話，當然也很對的。有些地方，我們的力量，能够做到的；當然可以做；但是像你剛才說的那些話，都不是我們窮人能够做到的。他是說把那些有錢人家的孩子聽的呀！只有他們才配得上談『衞生』，够得上資格談『衞生』哩！」

胡老師，那時候，爸爸的眼睛紅了，喉嚨也高起來了，媽媽掉過臉去望着地上。我呢，打心裏起就被他說得抖動起來，眼淚也酸酸地落到衣襟上。

胡老師，還要告訴你呢，當我們大家都不開口坐上半天以後就一齊吃晚飯了。

我把筷子拿上手，就聞見湯飯是餿的了。那時候，我陡然想起老師告訴過我們的話，我直不願意把湯飯向嘴裏送了。這不是「不新鮮」的食物嗎？吃下去不是很危險嗎？我爲什麼要眼睜睜把它吃下去呢？爲什麼要眼睜睜地把許多病菌吃下去呢？

老師，我什麼都不顧了，閉着眼睛大嘴地吃着吃着，把一大碗都吃光了。

唉！老師，我能不吃嗎？不但不吃它沒有別的東西來塡肚子；如

果我眞不吃，眞爲了「餓」而不吃，歡喜我的爸爸，痛愛我的媽媽，她們不更加的難過麼？我有什麼權利常教她們難過呢？

老師，爲了經濟你的時間，還有些別的話不再囉嗦了。最後我誠懇的同你說：

親愛的老師，昨天承你的情送給我的禮物，我很感謝你！

現在還原敬給你，因爲我是窮人家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衛生的孩子哩！

你的學生林長明。五月廿一日。

## 鄉村小學教員生活之一頁

董澄宇（豐縣）

今天五點鐘就起床了。

第二次視察報告要最近整理完竣，呈報教育局，廿四日又得召開第二次教育協進團研究會，並舉行常識測驗比賽，研究會此次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廢止兒童體罰及解除一切束縛辦法。」個人研究的結果又須整理，以便屆時提出討論，而常識測驗題目又推我草擬，今日下午還須赴范莊參加保甲長談話會，計議辦設義務學級事宜。唉！這些事情又不准展緩，又很複雜，怎樣去做才能有成績呢？

想了想生活的程序，就是這樣決定了：今晨做視察報告，明日整理研究問題，後天草擬常識測驗題目。

正在凝神起草報告時，粗噪的呼聲鼓近耳朵：「校長，起的很早呀！」

抬頭一看，是一羣鄉老，共計八位，個個驚惶失色。細詢來意，才知道都是八保的甲長，爲了民衆識字班的桌凳今夜被賊偸去，特來找我想辦法。哎！愈怕事，愈有事，若推托不問，實違背素來辦鄉村教育的旨趣，況且民衆識字班又負輔導之責，不准你迴避；如允許辦理，精神又來不及呢！怎好？沈思了一會，終是允許了，他們才肯回去。

此事不可延緩呀！越早着手越容易破案。好！去！把報告草稿收起，騎脚踏車到了失物地點，檢查一遍，計失去新楡木門一對，大槐木板（做桌用）四塊，長凳六隻，約値洋二十元。門是鎖着的，竟被偸去。木板很重，一人之力，搬移不動。我想，賊人數目一定不少。晚上狗也未叫，想偸物者定非生人。那末是誰呢？按戶搜索吧！也是空費精神。你想把他們偸了東西還敢寄存在家嗎！一定是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可是怎樣破案呢？再四思索，沒有好法，只得先把該村的二位甲長及近鄰名姬羣的，一齊帶到學校裏來了。我不是地方行政長官，又不是法官，沒有箝制的職權。怎好處理呢！嘿！暫且把他們關在圖書室裏，聽聽外面的風聲怎樣再開吧！

八點多鐘的時候，來了三位有些年高的農人，甘願具結保釋二位甲長負責查尋。我只好允許保釋。那一位名姬羣的，至今尚無

人過問，大概嫌疑很大吧！到明天瞧瞧，社會上的人們對此事作如何的評論再處理他吧！

吃午飯的時候，南大街某小南店，因不愼失了火。大多數的市民，只在傍觀望，看熱鬧，就是有幾位救火的，不是與失火者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恐蔓延及自己的房屋。幸喜是日無風，僅燒掉兩間房屋，未傷人命。

這般沒有互助精神缺乏同情心的民衆，怎樣才能改善他們，訓諫他們，培養他們，實在是辦鄉村教育者應負的使命，急需解決的問題。

此次失火却急壞了我，嗓子也喊啞了。下月決意組織消防隊，以謀地方之安寧，每週舉行一次通俗演說，以啟發民智。

下午赴范莊參加保甲長談話會。計出席者：保長三人，甲長十七人，識字者六人。首由我報告兒童教育的重要，及父母對於教育子女應負之責任。繼由朱保長本立報告，召開談話會之意義。嗣後討論籌設小學問題。我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說了許多勸勉的話，結果彼等仍固執，不肯出頭負責，只好返校，另想良策，總望學校如期成立，便兒童求學有地，教育得以發達。

由范莊返校已六點多鐘，精神疲乏之極了，正預備到寢室休息，孫寨的孫保長來校與我商議將火神廟收歸公有事，此時精神雖疲憊萬分，也得應酬。

精明的孫保長，他的談話中有這樣幾句：「校長，這事我實在不能過問。現在犂戶都罵我，說我受了公家的賄賂，忘記了親鄰的福利，個個都怒氣冲冲，聲色俱厲，並且說我們不管誰來收我們的地，非拼命不可……校長，你看這事叫我怎麼辦好呢？」我一時沒有妥善的辦法答覆，只好含糊的應付了幾句，說些安慰勉勵的話，並允許協助辦理。

社會上一般人都說孫保長很狡猾，廟地他也種了二畝。上面的話，是他自己揑造的呢，抑是眞從犂戶口裏吐出的，實在是個疑問。他或許是爲了保護自己的二畝廟地，有意藉詞謝却責任，恐嚇我，可是一般無知固執的愚民，說出這段話也有可能性的。如今有了問題，應想法解決才是啊；怎樣去規勸他們，才能使他們馴服，却是個難題。

籌思了一會，決定於廿三日下午召集犂戶談話，看着犂戶的態度怎樣，再確定處理的辦法。於是囑保長回去通知各犂戶屆時務必出席。

今天的三件事情，太複雜了，雖耗費了很大的心血，沒有解決，確得到了不少的教訓，使我更進一層的認識了社會世事人情，這是我自慰的一點。

鄉村小學是鄉村文化之中心，負有改造鄉村文化的使命，牠的教育範圍應包括鄉村一切民衆，把教育的力量多多的發揮到鄉村整個的民衆身上去才是。

本學區位於豐之南境，大沙河及黃河故道又橫貫區內，以致

人民生計窮迫，文化落後，風氣閉塞而行粗野。這樣的農村，甚麽村政教育，生計教育，語文教育，康樂教育，那一項不需舉辦，那一項不要推廣呢！

一切實際問題是跟隨着實際生活而來，許多實際的問題須我們來解決。「認清問題，解決問題，研究問題」是辦鄉村教育者應具有的精神。我深信，「鄉村教師應當運用困難，以發展思想及奮鬥的精神」所以困難和問題足能激發我們進求的勇氣，足能增加我們試驗的決心。

朋友！看！時代的逆流到處泛濫，封建的餘威到處充塞，在這烏煙瘴氣的社會中，到處都正須我們努力啦！我們要抱着摸黑路求長進的態度，去度過一層一層的難關，將古舊的農村改建造一個合理的樂境啊！

# 和往日一樣

——K縣政府收發室的五，廿一日生活

澳禾（達水）

K縣是中國的荒僻城市之一，縣長是境內最高長官。縣長說過：「收發室是我們縣政府的咽喉。」榮幸的很，我和L君正是在收發室，作工的人，掌握着這咽喉。而且收發室也眞有趣呢，許多同僚常來尋開心。一切事兒都是我們先曉得，我們每次收發的公文，約四五十件；其中重要的，我們就把內容看一遍，記在心上；有趣的，我們就口頭上加以潤色，一面工作，一面說說笑笑，引以爲樂。

同僚們都是六點鐘起床，我們因爲一部份工作要在夜裏做，縣長特別允許遲起一點鐘，而且即使早起，也沒有事兒做。

且說今天，正如一切的往日一樣，上午九點鐘起我們就開始收到文件了。特別叫我們高興的，是第一件便是一婦女會的一位「西施娘娘」——這稀奇的綽號也是我們收發室裏L君贈給她的——領了一位鄉下少女來告狀。案情是這位少女（看來只有十七歲，）不顧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一位三十九歲的小有產者。我們詢問這位女子的姓名年齡籍貫以及訂婚的經過等。其實這些都已在狀子寫得明明白白，而且與我們的職務沒有絲毫關係；但我們這時像法官，又像二位細心的憲兵盤問形跡可疑的人，因爲這位少女，面似桃花，而那位「西施娘娘」又是K縣頗負盛名的「女摩登。」

接着來一位乞丐似的女人；破爛的衣服，愁苦的臉，叫我們看了搖頭。而且她已來過許多次了，她的丈夫因爲匪案牽連，牽論交保。她是離城頗遠的人，而且窮得不堪，從鄉下跑到城裏，從城裏跑到鄉下，祗是找不到舖保。十幾天來總是在我們的窗前，——我們收發室正同郵局一樣，任何人不能進裏面來——哭哭啼啼，磕頭嘹嘹，我們恨不得一脚把牠踢到天邊去！老實說，要求我們給與憐憫的人太多了，我們爲了自己的職務和飯碗，同情之心自然的消散了。我們最討厭的是哭，最高興的是笑。於是正如對付一切討厭

的人一樣，L君咆哮道：「滾！你媽媽的！」那女人自然的退後一步。

L君接着放底了聲音說：「你就擱了我們討論美女離婚案。」

除美人之外，我們最感興味的，是最殘忍最離奇的消息。接着便來了這類事兒：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被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強姦了，女孩子的母親，戰抖抖淚汪汪的來告狀，說她的姑娘已是奄奄一息了。這件消息眞正給與我們的激刺不小；L君立刻跑出去告訴一個同僚。不久收發室裏就充滿了人，熱熱鬧鬧，笑語喧天。有人說這男子不愧稱爲天下第一色鬼，有人說這女孩子必然貌龐如玉，有人杜撰的演述他倆性交情形；最後談到女孩子將來的婚姻問題，大家一致同意將她嫁給L君做姨太太。這幕喜劇才算在飛聲騰笑中暫時閉了幕。

天黑時分第十區區丁送來二件公文：一件是報告昨夜發生的搶殺案，很詳細的敍述了一家人被殺個光，一家財產也被搶個光。另一件是上月份這區公所的收支計算書表。這位區丁只有一隻眼，另一隻眼珠凸出來，而且嘴也歪了，相貌實在有些可笑。我們取笑他幾句以後，L君說：

「你的待遇還不壞啦——每月八十元用十除。」

「報告主任，」他立正，說「我每月薪水五塊。」

接着我告訴他，照收支計算書上看，他的薪金應該是八元，而實領五元，那是區長對扣了三元去。他聽了半天沒說話，最後嘴唇戰動着說：

「要要不是主任說，我還在鼓裏坐着呢！他媽的屁，喝俺們的血！」懮呑呑的走開了。

夜十一時，第十二區的區丁，送來了萬分緊急的公文，說是淤河工伕企圖在今夜暴動，一起離工回家。我趕緊把牠摘了由，掛上號，又把事由登在收文簿上，送給祕書的勤務，叫他送給已經睡在床上的祕書。回到自己的臥室，我對L君說：「淤河工伕要暴動，眞正關係不小，其中必有共匪煽惑。」L君說：「×毛！你看吧，明天一個工伕也不會少，你以爲護工的軍隊只會吃飯嗎——看看女人睡覺喲！」

L君正同昨夜前夜一樣，從床頭上拿起兩張二十三期航空獎券包着的裸體畫片和幾張明星小照，一張張的看着，歸胥戲語，一句句的放出來。末後好像眞個對着二個美女說：「娟|娟，倩|倩，不要憂愁沒錢花啦，我又得獎二萬五千元，請你倆今夜一同陪我睡眠——脫衣服吧。」

我們在歡笑聲中鑽進被窩裏。

## 取締攤販

釘　華（淮安）

一早醒來，窗外還剛透着魚肚皮的晨光，消失了幾天的粗莽的叫賣聲，又很熱鬧的在門外一片嘈雜地哄叫起來。

「今天的三餐大概可以有菜吃了」。我躺在床上這樣的想着。

事實是這樣，在這個落後的小城市裏，賣青菜蘿卜的，以及賣其他菜類的，都是些鄉下人，他們每天早晨各自挑着竹筐趕進城，大街小巷的到處任意叫賣；賣豬肉的也在每個街頭巷尾擺着肉案（即攤。）那知在三天前，縣政府裏忽然想起光顧這班窮苦的大衆，藉着「整頓市容」的名義要規劃下一個區域來叫做菜市，凡是入菜市的小販，每人每月要納捐一塊二毛。其他地方一律禁止。天咧！他們以賣得的錢養家餬口還不够，又那能再加納這些意外的捐稅吸？他們都不理睬，結果有幾個老實的傢伙據說是爲了抗令被抓進公安局。人雖是在裏面押了一些辰光就放出來，而貨物卻一絲也不含不糊的被沒收了。就這麼引起了菜販方面的反抗。

自從縣政府要實現這竹槓主義，他們都相約着不進城。他們說：「我們情願搬進菜市，可是要捐幹嗎？……」

經這樣一鬧，縣政府也就不要整飭市容了。今天我起身後跑到門外一看，滿眼都是挑担叫賣的。我問了他們中間的一個，那回答是：「事情也不知道是怎麼辦的，我們現在就這麼的仍進城來賣了，也沒有納捐，也不會入菜市，可是公安局也不敢再抓……媽的……祗要大家齊心！」

## 煙樹

王次云（興化）

莊的南面，隔着一道小河，有一條綿延數里的長堤，堤那邊卻是望不見對岸的蜈蚣湖。站在這邊，可以從堤上稀疏的樹幹中望見一隔一隔的湖水。這景兒是很可愛的——尤其是在傍晚。

每天放晚學，差不多我總要到這裏來頑頑；河這邊東嶽廟門口的兩個很高的旗杆下，更是我常坐的地方，我常想：河裏的船是這麼的多，爲甚麼沒有一個人撐一隻船，到河那邊堤上去頑頑呢？的確，從來不會有過這麼一回；——也許是有過的，但我卻不曾看見過，我總想：如果在堤上，背着莊，面對着一片無際的粼粼的水波，稍立些時，一定可以感到一種特殊的，不可言喻的風味。

昨天下午，在我眼中好像看見奇蹟似的，那邊堤上已經擠滿了人，河心還有幾隻船正在盪着，要過者，聽人們說：是堤上的那棵樹根裏，平空的冒出煙來，所以多少人都過河去看。

「誰看冒煙樹快來！每人三個銅板；送你去，還帶你來！」那些擺渡船的，大聲的宣告着；——其實無須這樣宣告，站在這邊不得過去的，還多得很呢。

我平常就很想過去，居然能遇到這種機會，怎肯放棄呢？就在紛紛的衆人中，我也過了河，不過我的過河，卻不單爲要看那棵冒煙樹，實在是要趁這機會，去領略領略那在我心中浮泛了好久的那種特殊的不可言喻的風味；所以，我一過河，就面對着湖立着，直等到衆人散了之後，纔趁了末一次的船回來。

同船有一位老者，是我所認得的，他一向在本莊的慎修堂扶乩，他是很相信鬼神的；這時，他看過了冒煙樹，忍不住又發議論了。

他說：「這棵樹是空心的，從那些小孔裏，可以看出，這棵樹的生存，全靠着些厚不及寸的樹皮。這些腐爛的樹皮所凑成的樹，居然能經得起烈風暴雨，當然，裏面一定是有神的！」

「明天，我拿張桌子來，放在樹面前，讓人求仙方。每人收他兩個銅板，倒是個尋錢的好方法。」另一個青年人這麼說。

「怎麼不能！……」那個老者不曾說完，船已到岸了。我匆匆回家，因爲天色已經很晚了。

今天早晨，我上學校去，只聽得很多的同學，在談論着：

——樹裏冒煙究竟是甚麼理由？

——回頭我們問問王先生看！

——王先生又不是大仙，他怎麼得曉得？

——王先生是理科教員，應當知道的！

你一句，他一句，彼此對鬧着，終於還是沒得結果。

飯後，我爲好奇心所使，又走到那裏，但不曾過河。我遠遠的望着那棵樹，已經裝飾起來了：樹幹上貼滿了一塊一塊的紅布，樹杈上還掛着一塊紅布的歎匾，在風中飄搖着，看不清上面所寫的字。樹前面放着一張小小的桌子，上面陳設着香爐；獨臺，旁邊坐着一位老者，手裏拿着多少黃紙條，等候那些求仙方的道奶奶來買。據說：上面畫的是健身符，燒成灰放在水裏吃下去，能治百病；能起死回生。我再細望那個老者，原來就是昨天下午同船的那個扶乩的老人。

# 在橋林

李　導（江浦）

在間雨間晴的四月五月，浦烏公路的建造，雖則經過了四十五天的過程，還是東一堆土，西一堆土的堆着，祇能看出路的雛形。自從四月六號動工的那天起，橋林的西後街，祇要路不濘泥的時候，來看熱鬧的人，總是絡繹不絕的。一個淒涼寥落的荒草崗子，突地變成一個人聲嘈嚷的工場了。

倒運的老天，自從十七號降了一陣大雨以後，四五天來，總是滴滴潴潴不斷地雨着；因爲下雨停工，築路工程辦事處裏的朱工頭，每天祇肯給工人三頓粥吃；工人們因爲幫口太雜，齊不起心來，換不住餓的工人，只好逃跑。住在王老五家裏的合肥工人。也在二十的夜裏，逃得無影無蹤了。

二十一日的早晨，太陽在東方露了笑臉；公路上照常動工了。朱工頭領的四百個工人，已經逃了三分之一，朱工頭氣虎虎地在天剛發白的時候，便命令着四個巡工員，向烏江這條路上去追在逃的工人。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四個巡工員果然用蔴繩縛了兩個合肥工人回來。頭一個是二十來歲的工人，已經遭了很重的抽打：他的臉上，紅一塊，青一條地浮腫着。兩個人的手，都腫得像紅山芋一般；蔴繩深深陷了下去，變成一條小溝。

「把他們吊到後面篷裏去！」

當巡工員把合肥工人索到工頭辦公室去的時候，朱工頭這樣命令着。

「娘的多會跑，給咱追到香泉，請看你？……」

巡工員似私語又似報告地說着。

篷本來是盧老板的驢篷，朱工頭搬進來，就把這地方當做刑場。在篷裏，那一種馬尿驢糞的臊臭，要比茱閣上攪糞時，還要難聞萬倍。

兩個合肥工人，同樣地被吊個「蝦蟆晒背式」；兩隻手反過來，縛吊在樑上，身兒腿兒彎彎地像個蝦子，腳尖兒離地七八寸的樣子。四週聚攏着來瞧熱鬧的人，烏壓壓地一簇。

「做不來，辭工也不要緊，何必逃工呢？」

「他們做工頭的，也難做啊！一個逃工，兩個逃工，他們限期過去了，怎了得你們做工的也要……何必逃呢？」

「…………」

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帶着似乎憐惜又似乎責備的口吻。

合肥工人却不肯領受，他們帶着哀告的樣子說：

「辭工！——他肯答允嗎？一天三頓粥，……餓死了，……我們既來做工，怎肯……？」

劈達……劈達，——幾竹板抽在工人身上，巡工員忿忿地說：

「瞎講些什麼？……三頓粥，是那個講的？」

工人默然，祇呻吟了幾聲。

看熱鬧的，也不敢大聲談論了。發出絮絮的私語，有的祇是搖搖頭。

「朱工頭來了！」——站在路口的人讓開一條路來。

是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年紀約莫三十來歲，腦額凸了出來，鼻子小小地，眼睛圓得像貓眼，佈滿了紅絲，紅色的面皮，像豬肝一般。

他忿忿地在巡工員手上，奪過一條籐鞭子。

拔……拔，——幾鞭子，指着鼻邊吊着的那個工人道：

「你講！那個叫你逃工？那個主使？告訴我，與你一些關係也沒，你直講，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我曉得，……吃飽了作怪？」

「大爺！大爺！是我自己要回家去一頭，大爺呀！……沒有人主使。」

「哈哈，我不信，沒人主使，會這樣巧法，……一起逃工，個個要回去一頭嗎？你們，……實說！哼！不要自找苦吃，哼！今兒打打，明兒送縣，看你？……」朱工頭眼睛紅得像個燈籠。

「大爺！……實在沒人主使，沒這事，我怎能冤人？……」

鼻邊那個少年工人，還沒講完；吊在裏面的工人哀告般的說：

「大爺呀！打也好，送也好，叫我們冤人，頭砍掉也不能的。……」

「你嘴強，」朱工頭進了一步，甩起來就是幾鞭子，「沒問你，你嘴強，我來同你談談，你說沒人主使，怎麼住在王老五家的工人，

一起逃呢？……是不是王老五？……搗亂工場，是不是？……」

「不曉得。」

「哼哼！不曉得你們，……嘴緊，好！看我的手段就是了！打！打！打！……看他是鐵打的，鋼澆的，打！」朱工頭的怒火燒到了半天。

拔……拔……拔，……

劈達……劈達，……

「我的，……媽呀！……媽呀！……大爺！……媽呀！……饒饒……饒饒吧！……媽呀！……饒饒！……」

拔，……劈達，……「媽呀！……？」

恐怖，可憐，忿怒，籠罩了每個觀衆的心，有些不忍卒看的觀衆，搖搖頭離開了刑場！

「昏死了；……昏死了！住手，住手！」

朱工頭同那個拘着竹板子的巡工員，在這種招呼之下，同時住了手。

「放下來，關在南邊屋子裏，夜裏再說，明兒，……，喂！去兩個人把王老五提來。他不在家，……他，……他的兒子，提來，狗蛋的東西，搗亂工場！……搗亂工場！……！」

兩個巡工員，飛也似的跑向北街去了。

朱工頭忿忿地，仍然回到辦公室。

街頭上簇聚着三五一堆的人，在談論着：

清朝拷犯人，不見得？……眞是無法無天了！

「夜裏不曉得怎麼辦呢？」

「還不是打打放走，……可憐！……！」

「也難怪，」雜貨店的張老板說：「他們包下來，有責任的，限期製造不成，……要受罰的，……一個逃，兩個逃，……怎怪？」

做替行的方興很不服的，帶着一種鄙視的口吻反駁道：

「照你這說法，工人應該餓着肚子，替工頭賺錢。這些多數是沒飯吃，才來做，有飯吃，……吃的飽，誰肯？……誰肯？……沒有人心！……？」

恐怖、恐嚇、可憐忿怒，懷疑，……籠罩了每個人心。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脫稿。

## 虛驚

木驢（徐州）

我是京城裏一個武學生，早於一個月以前入伍期滿。服從學校的命令，根據實習規則，搭津浦路的下關臥車在歷一夜零半個白天到徐州來的。所謂來，就是來到被指定實習的部隊。於是「中國的一日」的「五月二十一日」，我是在徐州城南二里的雲龍山東側駐紮的一個部隊裏。

今天徐州還是「國防第一綫」或京門重鎮，固不必說；就是號稱彭城，古跡最多風景最勝的雲龍山之賸水殘山，也不用寫。我只把今天要決定告訴你的來告訴你，致於一個普通人所感覺的，

晴雨風暖，我也說出來：午前一、二點鐘有大風，在野外有點不好支持；午前四至七點鐘有疎落的陣雨，在軍隊便不能出操場野外。此外便是很可以的一個初夏的晴天。

爲了便於告訴你，今天我這一個小環境裏所發生的事情，我又附帶的說明我實習的這一個部隊不是一個建制的軍隊單位，它是一個短期的教育機關，調集的一百多人，大都是班長副班長而再來受軍士教育的。

不是我說今天的午前一、二點鐘是有風的嗎？不是那一般來人常說的「昨天晚上」而實在是很明白的今天的開始呀！就在一點多鐘，正是大家睡得最甜的時候，我們的衛兵聽見了槍聲，從東南二里的泰山傳來。前幾天那邊出過慘殺的搶案，昨天又跑了一個學兵，是帶着兩柄刺刀逃的。因此那槍聲不能不使他格外驚心。槍聲漸漸的濃密，他立刻報告給官長。旁的人這時大概因爲衛兵的通知，也有起來的了。那是放排子槍的聲音和輕機關槍聲。已經認定不錯了。同時泰山上下都有一團大燈火，夾雜着手電的一明一滅。於是值星排長叫號兵吹緊急集合號，一面傳知且先裝裝在宿舍待命；他自己帶兩班人先到外面散開了，向泰山方向警戒。連長打電話報告團長；通知鄰近部隊。衛兵也隨即增加了手溜彈。也有人跑出屋子探聽消息，等着情況的變化：室內鎮靜到鎮靜，却有低聲在議論着。我此刻則是無暇去留心他們了，我默默的識着周圍的地形地物，和我帶着這一班十幾個人的用法。因爲我絕沒有上過眞戰場，雖說「當機立斷，」究不如先想想爲妙。

「等一會情況有了變化，我們兩班就出去，排長告訴你的區域是正南山腹，方向泰山，離營地一百公尺，排長的位置在此膽外三十公尺處。右翼山之鞍部是第一班，五六班在左前方。」一班長跑來對我說。態度表現得很沉靜。

一班長也是我們同來實習的同學，高大的個子，頗有少壯軍人的架調。我隨即問他兩句話，他說一句：「我們等着命令！」就走了。

我又心裏打量着：「到底是怎樣的敵人呢？兵力如何呢？徐州這麼多部隊，敢到泰山來胡鬧，而且敢開機關槍。土匪嗎？叛兵嗎？××人派來擾亂的嗎？」終於判斷不下來是怎樣的敵情擺在眼前。×因於××大肆增兵，我們又有早調回學校的消息，使我眞有點屬意於後者。

也就因爲實習而調來這一個小小教育機關服班長務之故，並沒有武器在身邊，我正在想：「夜間作戰我只要一把大刀就够了，既然大刀也沒有，我就拿平日鎖槍架用的這一根鐵棍子罷！」一眼又看見輕機關槍，不由我不覺得不大好辦了。原來這是教育機關，武器由學兵從各連帶來，他們帶了機關槍，沒有帶彈夾和裝彈機，用起來反不如步槍，既可射擊，又可上刺刀和敵衝鋒。眞叫我抓傢伙了！於是我自己決心用那根鐵棍子，順手就握在手裏。

沉靜了一會，弟兄們已經枕戈睡下去。我想只准他們坐下，但

我又想知道一點外面怎樣而一轉念就忘記了。

時間大約是兩點半了，帶兵在東面大道側當埋伏偵探的×副班長帶了三個老百姓回來了。才明白今天是舊歷四月初一，朔望日是寺觀的例會，所以有許多老百姓許願還願的，爲了表示誠心，都要趕燒頭香，卽所謂子時香。槍聲其實乃是鞭炮聲，因爲四面的山都多是岩石，回聲相應，而進香求吉者又特別多。在曾經剿赤抗×的這些健者的耳裏，竟形成了眞的槍聲。先幾日所發生的事件的雜湊，使我們簡直沒有想到原來如此。

恐怕這是中國的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國的一角裏，最早發生一件事情，使得一百多軍人緊張起來，使三個老百姓嚇了一大跳的吧！三個老百姓一是六七十歲的老太婆，一是中年男子，一是代媽媽還願的一個小孩。

# 徐州雜碎

楊逸波

## （一）玫瑰花

玫瑰花爲徐州西南鄉一帶農家副產，每年出產在萬担以上，近日正是玫瑰花盛開的時候，今日（廿一日）進城的玫瑰花特別多，最少亦有幾百担，下街一帶成了花街，南風吹來，滿街都香了。下街有八家花行，因供過於求，價格特別便宜，摘好的花，每斤只售三個大子，眞賤！素以出產玫瑰花名的匈牙利，恐怕也沒有這樣賤罷。我從幾家花行門口經過，一片殷紅色，眞是鮮麗極了。不過花一到了這裏巳經失了鑑賞的意義，而成爲簡單商品了。

## （二）蛋廠的煙筒又在吐煙了！

帶有季候生產性的蛋廠，現在又開工了。看，那裝滿鐵銹的大煙筒，又在噴着濃煙了。我今天從南北蛋廠門口經過時，見許多挑雞蛋的人，不斷地往裏面送，廠裏的工人正忙着製蛋和裝罐，這是中國主要出口之一，鄉裏的農家那裏捨得吃，都省下來出賣，八枚可賣一角錢，這上好食料究竟爲誰準備的呢？爲巴黎倫敦的洋大人們準備的。這裏今天裝好成千罐以上的蛋黃或蛋白，或許在一月後就可送到巴黎倫敦貴人們的餐桌上了。今天蛋廠的煙筒又吐着濃煙了，不錯，這是徐州生產的一個喘息啊！

## （三）有關軍事及國防

在帝國主義魔掌與漢奸的勾搭下，華北可以說是完了。徐州豈不成了國防第一綫嗎。是的，此地駐有重兵，爲軍事家共同注意點，這裏不須我說的。我只說今天我所得的幾個簡單印象，也可以見微而知著了。第一我今天從幾條街經過時，看到所有澡堂門口的紅燈都換成綠的了。據說紅爲危險記號，而綠則爲安全的。這是有關防空鄙人莫測高深了。第二以前楚霸王項羽的戲馬台上，設了防空監視哨，不許任何人登臨和攝影，這大約也是有關國防了。第三今天剛剛走到雲龍山脚，恰巧遇到劉樂夫先生帶着一班學生在山麓寫生，忽然被幾位兵士看見了走上前來大駡道「你們

這些漢奸，爲什麼隨便在這裏畫地圖，操死你們，快快走開……」學生們聽了眞是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等他們過來看看，才啞口無言的走了。我不知道友聲旅行團的先生們到雲龍山遊覽時，攝影是否也碰了釘子，（該團在下午一時遊雲龍山、團員約百餘人，均上海有閒階級的人們。）啊！兵士們保護國家的熱忱是可欽佩的，可惜常識差了一點，便鬧這樣的笑話。他們看不見大漢奸有組織的賣國，眞是可嘆！但無論如何，這都是有關於軍事國防的要聞，不能不錄，雖然這是一些瑣碎的事情。

（四）漢奸與私貨

徐州不斷的有矮腳鬼的踪跡，不久前隨大來此地演習，據說也有他們跟着來，其用意自在不言中了。近來漢奸和私貨都光顧到徐州來了。前者是秘密的，而後者則是公開的。關於漢奸方面，今天從一個老鄉口裏，才透露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最近六義集（在徐州東部，距城約六十里，爲隴海鐵路一個重要車站）到了一個行踪詭密的人，在兩三天內就有一二十個貧苦青年失踪，據說是用利誘的方法、勾引他們到天津或「滿洲國」去，將來有事時，要重用他們的。在東關外五帝廟附近也發現類似這樣的事情。呵！在飢餓貧困與無知的環境裏，是小漢奸易於插足的地方，這樣的事難道認爲無關輕重嗎。至於私貨，近來潮湧的到了此間，據今天商界的一位朋友說：單是糖一項也就來了幾百噸，已爲圖利的奸商爭買一空，糖價大跌，但奸商每包糖仍能賺兩三元，要商人也愛國，眞像把駱駝從針孔裏拉過去一樣的困難了。這不是一個明證嗎。過去每斤白糖零售二角二，現在只賣一角五、六了。徐州市上的太古糖和潮糖，全被排除了。以前抵制仇貨的人，到那裏去了？此胡適博士所以有「可憐我們連消極抵制仇貨這個武器也不能用了」之嘆！並不是無因啊！

（五）宗教邪說橫流

「……七日斷絕煙火，這和尙是活神仙降世，來拯救世人的，凡是有病的人，只須一膈即好。」這是近來轟傳徐州愚夫愚婦中的一段驚人消息。我今天特地到黃河灘裏去看，在黑黝黝的人圈裏，立着一個穿和尙衣的平常人，他用手摸口吹，即能替人治病，眞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可是求治的人還是這樣的多，眞使我大惑不解了。究竟是什麼力量在縱容這種邪說倡盛呢？明眼人當可以找到答復了。

隨後我又硬着頭到「宗教哲學研究社」去看看，這是徐州同善社式組織的大本營，到這裏來求所謂精神治病法的頗不乏人，我親眼看到的便有一二十人，表演方式，與黃河灘裏的那一個和尙一樣的滑稽。至於宗教哲學怎樣研究呢？問之司閽人，他只含糊其詞的答復我，說是須要兩個會中介紹人才可參與，其他情形他也不大知道，這就有些神祕了，自然無從探悉今天他們在演些什麼把戲了。我出到門口時，才注意到這研究社所標榜的廿字教義：「忠，孝，廉，明，德，忍，公，博，厚，仁，慈，覺，節，儉，眞，禮，和，正，義，信。」旁邊還

有一些先總理長先總理短的說明，而且又是藍地白字，眞和黨部衙門一樣的堂皇了！我這時踏着近黃昏時的殘陽，嚥了一口阿彌陀佛的冷氣走了。

（六）一個談論時的中心問題——祝壽捐

沒精打彩的走到一個教員休息室，聽到了以下幾位先生的談話。

「老張！今天公事來了，催繳祝壽捐的。小學生二角，小學教員一元，中學教職員納收入十分之一，學生人納一元，……限本月底一律交齊，今天就是廿一了，還有幾天呢？唉！我們既發半薪又欠薪，眞是可以不吃飯了！……」一位長瓜頭的先生說。

「呵！眞是禍不單行，咱們有好久連銅子都不見面了，每天借債度日，在清高神聖的大帽子下，還得撑持着精神去吃粉筆灰，他媽的，是那些拍馬博士想出的妙法？……」老張帶緊張的情緒說了。

忽然間，一位肥頭大臉小眼睛的先生發氣似的說了。「先生們！你們是在開玩笑嗎？別胡說！爲了表示對領袖的崇敬，爲了增強國防，區區的一點效勞，難道還不應該嗎？你們不看義德人民對他們領袖敬仰的熱忱，難道中國人就是生來的賤種嗎？這是全國全省一致的公意，誰不贊成，誰就不愛國。我們應該忍一時之痛，定百年大計，大家不要『重利忘義』只看到錢孔呀！……」

這時休息室裏暫時沈寂下去，我悄悄的離開了座位時，還看到老張臉上的縐紋加多了，長瓜頭上的青筋也似乎在隆起來了。我出了休息室後，吐了一口唾液，好像如釋重負似的往花園裏去了。

一九三六，五，廿二日晨脫稿。

# 第五編　浙江

#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別紀

李嘉

五月二十日中國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中國工程師學會第六次年會，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第二次年會，中華化學工業會第十一次年會，中國自動機工程學會第二次年會，中國化學工程學會第四次年會。）在杭州舉行開幕禮。參加年會的都是經驗學識非常豐富的老教授，老技師，工程師，地方上的聞人以及對於工程學有相當興趣的來賓。作者是具有上面各種資格中的最末一類的，三小時的會場動態（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雖然有記述的價值，但事有不巧，這年會偏偏早開一天，大好材料，在這裏也只覺「無用武之地」！可是那天的主席曾養甫氏的報告，不妨在這裏摘取一點作爲本文的楔子。

「……機械工程學會在明天（五月廿一日）成立，這是一個好消息，先在這裏宣佈一下……」

這時候我就決定要去參加隔一天的機械工程學會成立大會了。

「……中國工程師，應有下面的幾點認識；最重要的就是應該知道，在目下的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工程前途是沒有發展之望的！……」

這是一段意味深長的演詞，在五月二十號發生相當的力量，在五月二十號以後依然有它相當的力量存在。所以也把它抄錄下來了。

五月二十一日，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在浙江大學新教室三樓開成立大會。這是已露佈的「好消息」，當然不能錯過機會。

首先由主席宣佈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正式成立。接下去便有籌備主任報告籌備經過和各機關各代表的「惠辭」，語多懇切，不必在此地詳述。接着便是會務討論。作者自計，這該是工作方針或工作計劃的討論了。正打算聚精會神的聽下去，却不道會務討論也者，是討論會章這一回事，第一個大問題要討論的是改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爲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或中國機械工程協會的問題。

這時候便有一位會員傳達中央黨部的意志：「協會」等都算職業團體，照新憲法，凡職業團體都可推派國民代表候選人。所以中央黨部惟恐職業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應運激增，故凡新組織的職業團體一概不予批准。

黨部的意志既已明瞭，於是問題便轉成簡單化——只有改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爲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一個問題了。

馬上便有一位會員發言：

「……如稱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則凡中國人學機械的，對於機械有興趣的，都可加入了。這未免……所以本人主張改爲中國

機械工程師學會」

「未免」以下幾個字，作者聽之未清，沒法寫下來。但是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改爲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這一個提案，却在這位先生發言中說理由後被一致地通過了。

第二個大問題是「仲會員」的資格問題。原來會員分四種；第一種叫「正會員」，是學會的基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凡大學畢業，在社會服務二年以上者可以爲正會員。第二種叫「仲會員」，是指大學剛畢業的會員而言。做了三年仲會員，可以升爲正會員。第三種是「贊助會員」。第四種是「名譽會員」。這三種會員都無被選舉權。當時就有一位先生提出：「仲會員」的資格訂的太苛刻；中外許多成名的工程家，很多因家貧讀不到大學，就在社會上服務的；他們的經驗學識、並不稍差於大學畢業生，不應連「仲會員」的資格也不給他們。經這位先生一提，會場上馬上沸騰起來：幾位路局裏的局長技師們都在恐慌着他們局內的路工也要變成「仲會員」了；幾位工廠內的老闆和工程師也惟恐他們廠內的工人變作「仲會員」。經過幾度折衝、終算爭得一條：「在機械工程界服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者，可爲仲會員。」試把這項資格和第一項（大學畢業生）比較一下，似乎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服務，一定能夠著有成績了。——這未必盡然吧！

這樣把會章討論了三小時，始終沒有涉及工作綱領，工作方針問題。至於如何發展中國的機械工程事業，和發展的道路上，基本的障礙在什麼地方，也絕未討論到。

作者環視會場上的會員們，發覺會員的大半是兼着中國工程師學會會員而出席前一天的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的。作者「觸景生情」，想起曾氏的一席話，很可以轉贈給機械工程學會的各位先生們：「中國工程師，應該知道，在目下的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工程前途是沒有發展之望的！」希望他們注意，在政治經濟條件未改善之前，中國的工程界應該從那一方面努力、奮鬥！

一九三六，五，二十一晚。於杭州

## 五月二十一日

鄭曉滄

早晨醒來、張眼一望，忽見從東窗映入的曙光反映到白牆上，作淺絳色，我本來定今天回海寧去演講，久雨之後忽逢晴日，好不美麗、好不爽快！七時許杭師附小主任吳守謙君依約乘小包車前來，相偕出發。過新市場，出清泰門，沿杭州灣，直指海東。方出郊坰，兩旁綠竹猗猗，長亘數里，彷彿杭州市之甬道。過喬司七堡，遠望越山，初日照之益見爽朗，鐵鳥出沒其間，翻羽閃爍日光中，不知者竟將疑爲海上之沙鷗。吳君和我縱談教育設施，車行不過一時一刻而海寧之城垣固已在望。下車後逕赴縣署教育科，浙省第一區（即舊杭屬）本屆教育輔導會議即於此舉行。

本屆之會，到者有杭市，杭縣，海寧，餘杭，臨安，新登，於潛等縣教育科長及督學等，杭師附小爲是區輔導領袖機關，故吳君亦前往出席。海寧縣府爲東道主。海寧原爲我故鄉所在，過去富蠶絲之利，文化之隆，在浙中固爲巨邑。自絲價大跌，又經前年亢旱，民生凋敝，不堪回首。所幸最近二年中，情形略有好轉，民生或可望逐漸昭蘇。既到縣署。見縣長陳君紹虞（言）及各縣代表略談片刻，時距開會尚有一小時許，因獨往傳家橋頭吃燒賣，一嘗故鄉風味。即返縣署。至則會已開始，除代表等二十餘人外，海寧自小學校長教員亦多來旁聽，合計約近百人。主席陳縣長及教廳委員周君文仲所言均甚切要。周君并說陳縣長擬將清丈後所餘無主田畝作爲教育產業，是自好音。

我演說「非常時期與小學教育，」舉三點：（一）積極增進身體與精神的健康。教人「吃得落，睏得着」——這是教育上的大目標，尤其在中小教育。莫以偏向發展「文化人」之故而犧牲了基本的「生物人。」我認精神健康是「心無罣礙，」是認識事實（不是逃避事實）是「心與物化。」（二）要開發聰明——「聰明睿智；」今日民族間之鬥，可說眞是「鬥智，」況且力就生於智。要健旺知識慾，鼓勵創造力。「塡鴨式」辦法下所灌輸之知識，不能換發爲眞知。（三）要教導合作。教育一直是在謀人間關係的正常與圓滿。力生於智；力也生於合作。一盤散沙的民族，如何能抵擋狂風怒潮的侵襲？所以非訓練合作不可。除公民科以外，他科也得時時留意，乘機說以合作的利益與其必要，使合作的理想與知識成爲一種重要的副產品。但是最重要的還在教法的改進。教室生活化，是道德教育成功的重要條件，聽受的個人的教育應代以活動的，切磋的，合作的教育。末了我又說到精神國際舉陳二事；（一）愛國宜從愛鄉做起。「鄉風」「民俗」等爲一個民族的維繫。舉凡歲時風俗，民間團體娛樂，——如龍舟燈戲——祇宜改進，不宜禁止。（二）不可養成自卑心理。

會散時陳縣長設宴於縣署東花廳，這裏有古樹，旁設花神之位，我記得十四歲應童子試時曾游東西兩花廳，至今猶能彷彿，但一回首已三十一年，能無感慨！

午後即返老宅謁繼母，又省視顯姑母，因我幼時，姑母是很疼愛我的，聞她有病，故一省視，幸已痊愈。她談諧愉快，一如曩時。兩年不回故鄉，即備祭肴等往郊外一展謁先祖父母和先母之墓。又趕往西門外普善堂，一撫我愛女珊英——我的「珮絲」——之遺棺，珊英去世已年餘，正欲爲之營葬。睹此遺棺，寂寂幽宮，悵恨何窮！

即從西門趕至南門，趁杭平公路車，吳君亦來，約四點五分時車開，未及六點，已到杭州。回思三十年前在杭肄業時，舟行一日能抵杭州，已相慶幸！行旅之便，今昔情形，自有不同了。

## 浙大一日

爵士

爲了要想撈些可記的事情，今天起身得分外早，可是，忙了一天，在小而又小的「浙大」範圍內，事情都是平淡而刻板，那裏嵌得進「中國的一日」宏偉的篇幅裏呢？譬如說，今天兵工學教授張先生請假，早晨上課鐘誤點三分，大機三一個女同學穿着一件深黃色的怪旗袍，湖南省衡女中旅行隊今天離開我們學校等等；全是瑣碎而枯燥，在整個中國的橫斷面裏，至多不過是細胞膜上的一根纖毛而已；狩獵再四，才抓住幾根較長的纖毛。

五點半趕到健身房裏去捉新聞，祗有男同學九個，女同學八個，幸以九對八占先，否則，在這男子中心的社會裏，男同學眞將媿死；再細察幾位女同學中，屬大學部者一人，這位是一個廣東小姐，平時常常戎裝革履，大搖大擺地，是迷離撲朔的一位奇女子，據有人看見過她致愛人的情書中說：「我平日最喜歡吃麵包，這幾天麵包祇吃得下半個了，……」她以吃麵包來描寫愛情，曾傳爲一時美談。

屬高農部者四人，屬高工部者三人；大概一入大學就別有用心了，若清早起來運便是她們所不屑的。

九個男同學却全是大學部的；前天「夏伯陽」到杭州的時候，附有一張俄國運動片，他們底標鎗姿勢，眞像古希臘的美男子雕像；今天這個男同學全在練標鎗。影片的宣傳勢力，也可見一斑了。

吃完早飯挾着書去上課的時候，文理學院門口一列排着二十多輛汽車，今天正是全國工程師學會年會的第二天，我們校裏被借爲第二會場，所以，停上那麼許多車；記得我進來三年中，浙大裏曾停過那麼許多汽車的這還祇是第三次；一次是去年校裏鬧風潮後，蔣委員長親自來訓話的那天，一次是竺新校長宣誓的那天，一次就是今天，當然，這是值得記一筆的。

聽說工程師學會會員的口福很好，這兩天接二連三地應人家的宴會，昨天有什麼建設廳請省政府請，今天又有什麼工程師學會杭州分會公宴，明天又有之江，浙大公宴；所以，今天健身房裏就搬桌擺椅地佈置起來，成爲一個臨時宴會處。健身房後面籃球場上搭篷架灶，暫作廚房；聽說起初是預備吃中餐，承包的是杭州很有名的「高長興」菜館，大壜的酒在今天已抬了來；可是，後來又改用西餐了，「高長興」祇有高興而來掃興而歸，蘆棚泥灶全部拆回，聽說要賠償他們的損失哩。

晚上，吃完晚飯回校的時候，工程師們的汽車都開走了，剩下一輛「自動機工程師」的大汽車，因爲馬達壞了開不出，汽車夫沒帶工匠，祇得打電話到公路局討救兵，車箱裏的「自動機工程師」們却抽着雪茄發急，因爲晚上在鏡湖廳有酒吃，遲了要吃不到，而且不「新生活」！

# 在杭高

吳士源 鄒夏榮

五點半了，熟悉的起身號音，老是不怕人厭的將我們從夢中催醒。我們又得開始機械般的一整天生活，五月二十一日開始了。

不一會，我們大夥兒的擁到操場上，依班排列在司令台前。清涼的晨風微微吻着我們的面頰。接着一陣歌聲之後，在號聲嘹亮之下，我們那美麗的國旗當着八百隻舉着致敬的手，洋洋地爬上了旗桿的頂梢。但不知有幾多腦袋，當這霎那間曾經想到了：就在我們這個國度裏，已有大片的土地上，看不見這漂亮的國旗了！

接着，「沙：沙：」的腳步聲，我們在開始晨跑了。藍衫黑裙的女生跑在前面，烏髮在她們頭上一拍一拍地，後面就跟着一排排的黃色制服的我們。就這樣一步加緊一步，我們繞了兩個大圈子。

過後，我們各站定了自己的座子，那是用白粉在司令台前的地上劃下的；於是我們舉行早操了。朝陽從我們的背後射來，地上長長的影子正像在學着我們的操式。司令台上，那寫着「和日光、空氣、水相奮鬥，鍛鍊體魄，克復自然」底白橫幅，也隨風在太陽中飛舞得更起勁了。

早餐後，經過一點鐘的自修，就上課了。我們夾着書經過五步一齋又一齋的走廊，到前面分佈於紀念廳周圍的教室裏去上課。

第一點鐘是位胖胖身軀的先生，突着肚子，在用「中英合璧」的話講解着英文文法。禿得光光的腦袋，祗在後頂上貼着幾綹捲捲的頭髮。因此，校園裏幾株禿了皮的樹上，就掛滿了他老的大名。他還有一副拿手好戲，就是，將眼睛溜在紅邊眼鏡的背後，去捉尋學生們的動作來罵一頓。於是，學生們祗得必恭必敬的坐着；但是究竟聽進了幾句「中英合璧」却不得而知。

第二課，是幾何。那位先生是個極度的近視眼，但從不戴眼鏡；也並不關心學生們在做什麼，祗站在黑板前畫着背着。於是，竟有人老實不客氣的在打瞌睡了。

下一課，是公民班。我們分組辯論：「復興中國農村，教育和經濟孰重？」一位瘦教師蹲在講台上記着發言者的分數，這是被大家所最重視的。

我們分爲兩組，一組主張「教育重要，」他們的理由是：「中國農村弄到如此地步，是農民沒有知識，不知上進之故。所以要教育他們。」另一組主張經濟重要，他們的理由是：「民以食爲本，沒有飯吃，什麼都談不上，談什麼都無効而謀飯吃，就是先發展經濟。」

最可笑的，是一個同學說：「教育不重要，農民有了知識，就要想造反，不肯繳租納稅，反而使農村更不安定。」原來說這話的是鄉下一個地主的兒子。他佩服「愚民政策。」

其實，這個問題也用不着化那麼多時間去討論，要復興農村，經濟與教育是不能分離的。但在目前，教育和經濟都無從着手。要救濟農村，要根本解決農村問題，應該立刻發動一個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驅逐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勢力。並根本剷除封建餘

壁；然後才能以教育和經濟來挽救沒落的農村。所以，要討論的就在：「如何去發動這個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然而這是不能在我們班上提出來討論的！

再下一課，是國語班了。這位先生算得最客氣，也是學生們所最感激的。他老是捧了講義，遮了臉；聽憑你在下面做什麼。於是，學生們過半數是有本小說的，要不就是做其他功課，或是東張西望，打李一下，踢王一腳。

午飯後，有一點半鐘的午睡；這一段時間，全校都沉於靜默之中。過後，又是上課，但精神却更提不起了。

這是一班歷史，講的是本國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之學術思想，」先說孔孟的學說，接着又論到莊子的部分，我精神稍覺到緊張起來，看黑板上寫道：「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它思想的優點是能叫人有偉大的懷抱和樂觀的態度。」L先生像讚揚的神氣把右手用力向外一伸，一面解釋道：「你如果以為你是宇宙裏的小不過的東西，你或許覺得『煩惱』的無價值；你如果覺到你自己偉大呢？你更可以鼓勵你的志氣去做大事業！」

我心裏倒覺得開豁些。像從汗臭的羣衆中打通了一條出路。

耳鼓裏又來了「摩頂放踵」的音波，連袂同行的是那「兼愛」「非攻」「實用主義」等一大套。

當然的，機器如果一給人用是要直到齒輪磨得不成樣子才被放在一邊的。

「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為也。」L先生把仰着向上的臉漸漸地低下來，一面手拍着胸口，同時用了更莊嚴的面孔批評着：「楊朱的個人主義在今日實在是社會的敵人；但是如果家家把門前的雪打掃得乾淨，連清道夫也可以不用了。所以他的學說也有一部分的道理。」

號聲裏結束了一天課堂裏的呆坐。因為這天下午僅有一課。課外運動後接着又是降旗等老套頭。

隨後便是八雙筷子一齊攢進一盤醋溜的黃魚裏。

晚飯後，因了天氣熱，大家都在校園裏的草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

我揀了一塊草頂厚的地上仰着，和M君討論密司×的優點。雖然是自修號已吹了，人們尚兀自睡着。

冷不防訓育主任今天會闖到這裏來。曉得軍事管理下是不好玩的，果然不出所料——

「走！走！還在這裏做什麼？」他怒目嚷着！

還好，實在不能說吃虧。

眼巴巴的看他們——除主任先生外還有幾位訓育員。跑到亭子上歇涼去了。

在自修室裏不止咕嚕了兩個鐘頭，這固然是家常便飯。

在眼皮正媚得勁彈的當兒，號聲叫着——「五月二十一日結束了。」

五月三十日於杭州省立高級中學

## 和平印刷品

相如（杭州）

恰巧今天，接到了一張可貴的印刷品。「破除迷信談，求達眞和平！」十個二號字，連綴着這麼一個動人的標題。我相信，愛好和平的中國人誰也急切地需要看一看它的究竟的。

不料在它末後的一角又刊着「歡迎翻印」而且「功德無量」這二行字，這一翻的義務是不能不盡的，爲此特行沐手敬錄在後面——借「中國的一日」的一隅，獻於愛好和平的同胞目前：

破除迷信談，求達眞和平！

諸位呀！和平，和平，是現在人人心目中所渴望的，並且很急需的；不過，要求和平的實現，也不是個人和少數人的力量所能辦到，也不是一霎那的時候便能將劫運挽回的。必定要人人來時時刻刻祈禱、念這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或「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還要人人誠心懺悔，身、口、意三業所做的惡事，發願從今以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將從前自私自利的心，以及種種不道德的行動，都要一齊用力革去，好像斬草除根一樣，絲毫不留，那末，乖戾殘亂之習性既去，祥和愷悌之風氣自來，和平功效，自然大著，若從縱的時間上說，還要常常能夠節儉，忍耐，精勤不懈，不僅在一時的祈禱、懺悔，而且需要永久的祈禱，懺悔，那末，眞正的和平才可實現。報章常見登載着「一九三六年將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一年」（今年即西歷一九三六年。）等字樣。我們要打破這種迷信談，須要照以上的話——祈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念一聲，即有一聲的和平功德，乃至念百千聲，即有百千聲的和平功德，總之愈多愈妙。）懺悔，（身、口、意三業所做的惡事）去實行。如果人人都能實行祈禱和懺悔，那末當然可以將濁惡世界，改成慈讓和平的清淨世界了。

全國祈禱和平會啓

歡迎翻印　杭州西湖龍翔橋佛學書局印送

功德無量　會址：南京東門石觀音後南京佛教居士林<br>上海閘北新民路世界佛教居士林

## 一件平凡的事

宋鏡蓉（杭州）

天氣漸漸熱起來了，我還穿着一襲厚厚的衣服。

晚飯以後的天色已經很黑暗了，街燈卻不曾放光，我低着頭

向老×的住所走去。街傍每家舖子裏都有電燈光照射出來，我神經過敏地在躲避着被人看見我這一襲厚厚的失了時的衣服，我見到一條小巷我就抄巷裏走。

「車子要嗎，先生？」

剛走進巷，就有一個瘦得怕人的矮個子車夫向我兜生意，我覺得還是不理他的好，因爲我根本不配坐車。

「先生，旂下？一角錢！」

我摸摸袋，祇有一枚雙毫小洋，我覺得這一點錢是不該再化掉的了——尤其不該化在坐車上面，就說：

「不要，不到旂下去。」一邊加緊速度走。

「到那兒的，先生？無論那兒我都可以拉你去。一點到七點的車子祇拉了二角錢哪，你先生幫幫我繳繳車租吧！……」

他緊緊地跟住我，一連串叫着先生，他的脚步和車子已經和我相並了；「我還餓着肚子，再半點鐘就該交班了，你先生就幫個忙罷！……先生，先生，……」

這類事情我還是第一次經歷到，我眞給他困住了，我想說：「我沒有錢！」但是，我不是有着二毛錢嗎？我現在總算是一個飽着肚子的人、我不該幫他一點忙嗎？

我把二毛錢摸出袋來，交給他，迅速地往前面走。

「先生！先生！」

我想：他還叫我做甚麼？我把脚步停了下來。

「我不該平白拿你的錢；先生，你坐了我的車去，」他已經把車槓放在地上了。

我躊躇了：叫我坐到那兒去呢？假使我坐着車到老×那邊，他準會懷疑我在什麼地方發了財，或是患了瘋病。老×是知道我斷不會有閒錢坐車的。

「就給我拉回去罷——××巷。」

嘴裏雖這麼說，可是我還在顧自走着；車夫卻笑起來了：「××巷嗎？先生，等你坐呢！」

跨上車，他像一架機械似地飛快的拉出巷，邊說：「先生：你也知道，現在的生意眞比不來從前啦，車租卻祇有加多。……養家小，一天兩餐也掙不到；我們窮人眞沒有辦法！」

每一句話都是極力地從喉間迸出來的。雖然氣喘得厲害，他還是拼命地拉。

「停下來罷，」我想說。但是距離不到一丈遠的地方有一個崗警卻先在叫他了：「停下來！」他揮着棍，狠狠地對車夫睜着眼睛。我縱然不明白這算什麼意思，卻明白這是不會有好事情的。

車夫已經把車槓放下來了，我跨了下來。

「爲什麼不點燈！」一手高高地舉着棍子，一手把車墊提了過去，隨勢在車夫的背上一拍：「去！」

車夫低聲軟氣地在認錯，叫對不起，他的身體戰抖着：「油沒有了，先生，我去買了就……」他幾乎要跪下去了。

「哈！」冷笑了一聲，就說，「何必多說！」

「可以饒恕他不?他太可憐了啊！」

「一點不可憐！」他對我哼了一哼：「他搗我的蛋！」

二個人就這樣走了：一個提着棍，提着車墊，一個拖着車子。

我默默地走了回來，把身體橫躺在床上。我底心像壓着一塊鉛那般地沉重，那個矮矮的瘦個子車夫的形貌浮在我的眼前了。

「我們窮人頂沒有辦法！」我記着他說的這一句話。

二五，五，二一，夜記於杭州。

## 在鐵路機廠

王丕承

這是在杭州對江的江邊村浙贛鐵路總機廠裏很平常的一日。我是在這裏實習的一個。像往日一樣，在第一次汽笛催促地叫着時，我們就匆匆的從員工宿舍出來，往相距一公里路的機廠進發了。

走到廠，先是進辦公室簽了到，再進機器間工作。高大的廠房裏擺滿了各種機器：在未開動以前沉寂得像個空屋。許多工友們相聚在一角談笑，這算是他們在廠裏最感快樂的一瞬時光吧。

時光很快地流到了八點鐘，電動機開動了，接着許多機器就隆隆地發響，蓋沒了一切談話的聲音；各人都跑到機器旁立着。最後的一次汽笛隨即也響了，各人開始了工作。

主要的是車床，最忙的也是車床；雖然新添了五部最新式的英國車床，共是有十一部在不停地做着，還是趕不完堆積着的工作。其次就算是三部鏇床了，我做的是一部銑床，昨天發來了六隻汽車閘，我很快地將它銑完後，就拿了一本「動力電池」跑進修理間去翻開來看。這是一位同學汪建吾君新近的發明。他應用了摩擦生電，强光折離電子的現象與理論而發明在一個堅强絕緣的鋼體球內蓄藏着配合適當的炭與氧氣，再放着兩塊相異的金屬爲電極，各距相當距離，一面接導線到球外，先通進少量的電流，在電極發火花，使球體內的炭氧燃燒，發生了極高的溫度同壓力，同時會發生强力的光線；據他推測，溫度在攝氏二千度，壓力有二千個大氣壓，光線會有高頻率的强度，同時會發生紫外線同X光線。這樣高溫與强光大壓會使氣體衝擊，激動，電子分離而產生大量的電流出來供應用。然而能否如所想的大量產生，正是問題。據交通大學來信說這係熱電能，絕對不能產生電流。但中央研究院批示，則爲或許不能成功？不過建造同溫度保留的問題，也確極難，原料也過貴，廠裏正爲他試驗製造，距成功的時日可還遠。

機車工場在大修四〇二號機車，——火車頭——工作亦正緊張。以前到南昌裝置新買來的機車的一批工匠都回來了，場內也倍形熱鬧。緊連機車工場的鍋爐冷作場，也在趕修一〇九號機車的鍋爐，對面的打鐵間三隻火爐在工作着，打造零碎的物件。

從此到模型間，白鐵間，他們在校對做好的物件，加以糾正。翻砂間在做銅凡的模型。到汽車間，一輛一千號軌行小汽車的發動機，還在修理，零件已配修就緒了，兩個人在裝置。同間放着一隻壓牛油機，同新買來六十四馬力的大壓風機在工作着。外間兩部電桿機開駛着，兩位電焊匠都在焊輪緣。

廠門外的四個材料倉庫，每庫一人到二人管理着分發材料。廠裏需用的材料，都開了領料單到那兒去領的。再到相距百餘丈的車輛所，他們在修理兩輛三等客車，同兩輛棚車。裏面的電工間一批人忙着修理車上發電機。

下午一點鐘又在廠裏工作，一直到了五點鐘那放工汽笛叫過後，電動機也隨即關滅了，工場裏立即寂靜了下來，各人都忙亂着收拾工具，洗手跑出廠去了。

## 一篇小學教師的日記

鳴（杭州）

醒來，約莫才四點鐘光景，因心緒不安寧，就是硬綳綳緊閉着眼睛，也仍舊睡不着。

實施兒童年，要有成績，我想全國稍有聲譽的小學校，無論教師學生，都必定像我們一般地在忙碌着，緊張着吧？

忙出了教具玩具展覽會；忙出了美術成績展覽會，又在忙着趕製衛生成績展覽會出品：這許多都是兒童年實施委員會的規定活動。而關於杭州市獨特的，又正在忙着學生籃球賽，教師籃球賽。而本小學又值三十四周年校慶紀念，正在忙着準備遊藝等。全國的，本市的，本校的，我們都希冀着爭一日的短長。太忙了，亂了，出了軌。教師日夜渾渾沌沌的，不知什麼時候應做什麼事。學生呢，有的曾漏夜趕造過教具玩具展覽會的出品，有的却沒有假日的在演籃球爭奪戰；頑皮的就乘此機會，把全校弄得亂糟糟的。教師忙得頭昏了，越亂越會光火，事端不斷地發生：罵學生，打學生，負訓導總責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幾次三番，引起了學生家屬的非難，責備，真麻煩，真沒奈何！大家時常相約說：耐耐氣吧！耐耐氣吧！但不知道怎樣火又光起來了。爲着兒童幸福，絕對不打不罵，引用合理的方法，使兒童身心得自由發展；那個小學教師，不願如此呀！却偏礙着鬼樣的，忙亂得身心俱瘁，使你沒有精力思索！大多數的兒童，都是在被父母兄長們責打着的「兇才怕」的現實中生長着的，真是難乎其爲教師了！警察，法院，幾曾去干涉過這等樣的父母兄長們？被他們責打慣了的兒童，眞該特別設立一種學校才行！……

不想下去了，背着一副酸痛的骨頭，起得牀來，眼睛却刺痛着睜不開。啊！昨晚太睡得遲了，忍受着痛苦撐持着寫作出品，着鬼的衛生成績！

忙碌着，忙碌着，……上完了一天的課，放出了一大羣一大羣的通學生，堆積着一厚疊一厚疊的日記，筆記，大字……就要拖着沉重的身體，去參加四點半鐘開始的小學教師軍事訓練。

全市的小學教師軍事訓練，是分好幾區舉行的，我每天揹着一顆火辣辣的心去參加，從五月初開始到現在已快滿三星期了。

今天的天氣，非常沉悶，太陽光又在肆虐；我們五十個左右的人却多穿着厚厚的黑色夾制服在跑步。一圈一圈、一轉一轉忍受不住了。汗淌着透了衣服、氣喘着，心猛烈的跳躍着，脚笨滯得拖不起來。

教官不知怎樣了，老叫我們不斷地跑着。什麽班裏的人，在扯開嘴巴，發出高喊來：「×教官，我們擋不住了！」「我們不單是受軍訓就可以完了責任的、教養的擔子在等待着我們批改！」「明天難道不要上課了嗎？」待教官覺醒過來、時間已經快過去了五十分鐘。

五點半到了，解散。

教官爲着服裝問題，召集我們開會，等到臨時主席選出，他自己就先行迴避了。

在軍訓未開始前，各小學曾經接到市政府的命令，規定冬季用黑制服，夏季用白制服；在軍訓剛開始的那天，市府派來的職員對我們說：軍帽及皮帶，由市府製發。有些學校裏的教師就根據市府命令把夏季的代用軍服做好了。最近天氣已熱起來，而市府却爲着和別的軍訓隊伍可以劃一起見，又下令叫教師做黃色中山裝，軍帽皮帶也爲着經費無着要教師自行備備了。這麽一來服裝就成爲問題了。

討論行進了。已做有白制服的人，爲着節省經費起見，不願再做黃中山裝；又爲着白色制服的穿着時地較長較廣，所以做白制服就全體通過。正在討論進行辦法時，突然有一位××私立小學的教師提出意見：「我們只要穿黑制服够了，私小教師薪水微薄，沒有錢再做白制服。」沒有錢是事實問題，大家倒有些默住了。六點鐘到了，肚子在嘰咕着。又討論了許多時候才決定。派五個學校當代表，先同各隊去聯絡，再向政府提出意見；在未有妥善辦法前，可以黑白自由穿齊。服裝問題，就這麽死樣活氣的算告一段落。

又來了個操法問題，有許多人說教官的教授法有應當權的地方，此後要有點調節不可以這麽五十分鐘不停地跑步。決定將這點意見，由臨時主席貢獻給教官。

會就這麽散了。

大家都是懷了一肚子的氣，離開了會場。

晚飯後，有的教師去指導工校生自修，有的在教導民衆夜校，民衆識字班。我把頭埋在日記簿堆裏，眼却不時的閉攏來，入會突地被民衆夜校或識字班裏師生的聲音所驚開。

## 桑葉與蠶

王世琨（杭州）

媽甩着蓬鬆了的頭，淚珠一顆顆拋在地上。

「鬼蠶！從來也沒有過，越看越小了……」

媽的臉，已給這幾根賓貝的蠶折磨得焦黃。嘆惜永遠不離開她。實在的，忙過二三十天，起早摸黑，半夜爬起來，這些精力，只要換得幾十塊白花花的洋鈿，或花花綠綠的法幣，一樣的可使笑容裝在她臉上。既然這幾根蠶，都直殭殭地躺着，希望已築在泡沫之上了。媽是細心的，怎麼也想不開，——老是記着從前得手時的情境：「兩担多繭，洋錢一百多塊……」

「我說倒了！倒了！早點倒去，也可淘成一點桑葉錢，你又一定要摸摸看！」爸像埋怨似的。

看爸爸和弟弟把殭蠶爛蠶一批批地裝到畚箕担裏，預備播到田裏去肥田，我便慢慢地走到上阪阿牛伯家去，把我們的蠶已經倒了，還有十多担桑葉，你們要不要的話語告訴他。

「噢！」他的鼻子說着話，仰着天，慢吞吞地吸了一口煙，「桑葉眞賤，街上賣兩角錢一担，擬好的和葉桑。」

他並沒有說出要不要，不過他的意思，我是知道嫌我家的是草桑，想再把價錢剷得低一點而已。

我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再坐，便走到隔壁。大媽還是這樣一副笑臉。——這笑臉是皺眉的。

「桑葉是要的，可惜錢沒有。」

「便宜呢？」

「便宜？可惜我昨天倒了！」他像勾起一陸怨忿，兩指比着：「這樣長，這樣粗，一根是一根的，看着沒有錢買葉，活活的餓死也心痛，還是倒了讓人家有葉的揀了去，……」豆大的淚滾滾地落下。

我不顧看這可憐的老婆子的苦憐相。她是和我家同病相憐的。雖說我們悲哀的起點是不同，一方面是有了蠶沒有葉，而又一方面是有了葉沒有蠶，但一樣的失望，空虛。

「兩角錢一担，將軍殿邊這塊和葉桑剪給我，草桑我可不要明天早上叫你兄弟送來。」聲音急促得像沙爆豆，我一走進門，告訴他我要說的話，這位慣於剝削人民的丁鄉紳，就一口咬定這樣。

「隨你先生再客氣一點吧！」我用着乞憐的口吻。

「還這樣說，」他停一停望望我，「舊年桑葉不也是兩角錢一擔，蠶也好，僱了三個人，看了四擔多繭，賣了八十塊錢，工價賤，葉賤，總算不賺不蝕。」他愈說愈有勁，也像愈加和軟起來。

「這年頭兒看蠶眞不容易，以前七八十塊一担，現在十七八塊一担，就是這番手脚，這番工本。」

他又嘆着氣告訴我，他去年做繭子生意蝕了一把大本。

哦？坐在面前這老頭兒，前些日子，不就是以繭絲起家的嗎？

我恨他，我也可憐他。我恨的是像他這些人只會向下層竭力榨取而不會向壓迫他們的上層反抗。因此僅僅供作帝國主義在進路的橋樑。我可憐他，是因爲他自身在沒落！

從這一家到那一家，挨次的跑了十幾家，到底沒有把每一担葉以兩角錢的代價出售。有些回說蠶看得少，有些回說沒有看，自家的葉還吃不完，賣不了。有些還是嘰咕的說兩角錢一担要蝕本。

有些又回說罪不好。……

## 鞭·棍·掌

從 宜（海寧）

今日開始的第一瞬，我定然是正在熟睡中。確的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原來是支撐着一扇玻璃窗使牠半開着的那條米突尺掉下了地。風呼呼地吹，玻璃窗楞楞價響。是東北風吧，又將下雨了吧，我在矇矓中有點沮喪。鄰室的時計打了兩下。我第二次醒來的時候，一陣清脆的鳥鳴聲歡迎着東牆竹園後面的晨曦，一個工役正在用拭帶敲着附近一帶的窗檻早上清靜而美麗。

在HN縣，我深以為榮，今天湊巧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第一，本省的第一學區第九屆輔導會議，今年輪到在我們HN縣開會三日，而今天適是開幕的第一日。今天光降到我們縣裏來的，是整批的科長，督學，主任，以及諸如此類的貴賓；所以誰能不覺得有點驕傲？同時，又誰能不覺得有點整齊「嚴肅」之感？第二，從今日起，和輔導會議同時，舉行全縣童子軍及軍訓大檢閱三天，所以證明我們HN縣辦理國防教育的成績，也所以使遠道來臨的貴賓不至於感到過分的寂寞吧。（我們HN縣的小學生，不特須受童子軍訓練，並且不論男女凡在高年級的，一律尙須受軍事訓練，不過是以木頭槍來替代來復槍這一點，我以爲有在附註中說明之必要的。）

不必說，幾個月之前，已經設計妥善了；一個月之前，已經開始積極籌備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天所有的重要徑路，都已粉飾得煥然一新，汽車站上和輪船碼頭的整幅的白布標語，更是在料想之中。全城的警士，從今天起就換上了新製的深黃色的斜紋布制服，看了那模樣，使我回想到童年在鄉間過端陽時小孩們額角上畫着「王」字的景象。

HN縣還依然是一個平靜的村城，在深夜，還依然是聽得到中古風味的更聲。但今天，HN縣是被攪動了，猶如一個平靜的池塘，水面沒有一個波紋，却突然來了誰家的一個頑童，猛向池心拋擲了一塊石子，於是池水被攪動了，裏面的魚蝦龜鱉都不免騷然了一下。

今天最出力的不得不推是我們的穿深黃制服的警士先生們了。他們是全部「出勤」了的。他們監視着清道夫掃除所有重要的街道與通路。在會場上，他們要把一羣羣不怕鞭子的小販驅逐出去。被指派在海濱的幾位警士先生，尤其是公忙得不可開交，揮舞着一條鞭子，趕走那蒼蠅一般聚集攏來的販賣青桑葉的鄉下人。一個乾癟老太婆在人縫中拾取着散落的桑葉，被一脚踢倒在地上了，她爬起來，摔着懷中的寶物，蹣跚着攢到了別一個處所。今天是陰曆月朔，潮來是正午時分。我們的長官們和貴賓們快要蒞臨了，須得趕緊把青葉担逐出，把海濱公園一帶掃除淸潔。可憐窮苦的人是並不怕鞭子的，爲了生存，他們是能够忍受的，他們何

管能够了解警士先生們的衷曲，於是驅使我們那奉公守法的警士先生們發了惱，一推手，把烏油油的青桑葉送給海龍王太太飼蠶去了。愚蠢的鄉下人這才明白了自己的過失，挑着待裝過江的葉担，紛然四散了。

其次，要算是各校的校長教員，我的貴同行們了。我們今天也一體改穿了制服，灰色，黃色，黑色，各色俱全；中山裝，學生裝，軍裝，教練裝，各裝都有。我們是並不像愚蠢的鄉下人一般的麻木；我們是深深地明白國難之當前的。「好一位老將興登堡哩！」我對一位穿着灰布軍裝的五十多歲的我的老同行說。「三文大錢去買荷包袋，買了沒有錢來放，要放沒有錢來買。穿在身上，餓在肚裏。」他似笑非笑地回答我。「但是我們HN縣的國防教育辦理得好，將來博得個傳令嘉奬，你倒底也是有光榮的；你難道不是HN縣教育界的一分子嗎？因爲我們的國防教育辦理得好，而將來還我河山，復興民族，你是更其有光榮的；你難道不是中華民國人民的一分子嗎？」我層次分明、使他沒有口開了。「包飯要多少錢一桌？」這回是他先向我發問。「每桌大洋八角，可以坐八個人；我已和廚房講定了，外縣的學校倘來包飯，一律照這價錢計算。」「打個對折，菜不妨蹩脚一點——那是不行吧？我只向學生收取每人每餐五分的膳食費哩！」「……」「眞是爲難！一套童子軍裝不够，還必須做一套軍裝。不比你們城裏，鄉下人那裏來這許多閒錢！……」我看這位老先生眞有點狼狽了，便對他說，「早啦！慢慢再說吧。總有辦法的。」打斷了他的話。

我還記得當我們的隊伍經過的時候，大街小巷都充滿了人。連乞丐們也都從他們的棲身地被我們的那面大鼓敲了出來，在不潔的牆根街脚瑟縮着，翻出了死魚似的眼睛，幾條黃狗和花白狗也發了呆、一條矮老頭子似的哈叭兒欽吠了幾聲。「比上次的保長整齊得多啦！」「他們是操來預備打仗去的。」「男女不分了！」「雌雄不分了！」「黃狗來了！黃狗來了！」一羣手臉塗滿泥污的街頭流浪兒拍着手。「地……獄……」這是路旁一個蜷伏着的未滿十歲的乖覺的小動物的低吟，但他已經沒有氣力來再喊第二聲的「地……獄……，」也並沒有睜開他的眼睛來一看他面前的熱鬧，短短的人世，他大概是確已飽嘗了地獄的滋味。

日程單上載明着，今天上午是報到及紮營，下午是檢閱預演。現在是檢閱預演。

集合的訊號傳出了。而C小學的女孩們還沒有排好隊伍，有幾個女孩子甚至還在玩弄着電筒哩！穿黃綠色教練裝的黑臉女教練慌了，駡；擲，奪下她們的電筒擲在地上了；鞭，提起手裏的鞭子鞭了他們幾下。誰知早已和電筒發生了愛情的這幾個小女孩，並不明白自己的過失，也不怕鞭子，對於駡更是充耳不聞，「我們的電筒給你擲壞了呵！」「便擲壞了怎麼樣！」於是掌，又送給了她們的臉頰幾張手掌，這才使她的一羣綿羊不再做聲了。我聽見好幾個高明的看衆在談論着，H小學的軍事操被認爲是最優良，因

爲他們的教練是向顯警所裏借到一位班長來充任的當訓練之時，除充分發揮了鞭和掌的威力之外，又加上了校長先生的戒尺與班長的兩腿。我後來察看有幾位教練先生所用的鞭子，鞭心是一條軟籐，外面用皮紮着，這樣的鞭子，可以稱作籐鞭，可以稱作皮鞭，也可以稱作皮籐鞭的。

太陽曬到沒有遮蔽的場上，三個小孩子暈倒了，面部失去了血色。我也實在疲倦了。已有近一個月沒有剪髮。我想到美容理髮店的鋼筋皮椅是很舒服的，那裏是一個理想的恢復疲倦的所在。我便離開了會場，到美容理髮店去了。「葉先生，裏面椅子裏請坐！」我一推開那扇彈簧玻璃門，紅鼻子的老板招呼着我。「倒杯茶來！你的魂靈彈出了嗎？」當我坐了下來之後，老板對一個十一二歲的穿花青士布的小孩子說。茶立刻就倒來了，可知他的「魂靈」是並沒有「彈出」了的。我坐在裝有彈簧的皮椅裏，時而閉上眼睛，時而看看鏡子裏的我，時而看看鏡子裏的旁的人，又或端詳一回掛在仰面的美容圖：東式歐式中分博士學士，不一而足。鄰座的一位理髮師業已理畢了一個頭，從抽屜中掏出來了五個銅子，對那充當這理髮店的「公僕」的小孩子說「拿去買個葱油燒餅來，小烏龜！不要弄錯！快點！聽清楚了嗎？」他又拉了一拉他的耳朵，才交給了他預先拿好的銅子。我是爲求安寧而來的，但是現在又不耐煩了，等不到紅鼻子給我洗頭皮就走出了。

我剛在今天的大公報偶然看到一段題爲「紹興學潮」的新聞：「何興兩小學生，參加勞動服務總檢閱回校，因被行人擠向右邊」，於是「開庭審訊，判決每人罰鍰十元，如無力繳納易責軍棍。……將何生打軍棍三下，因何呼喊，始行釋放，而興生則已乘間逃逸。」因被打軍棍而「呼喊」，更因畏被打軍棍而「乘間逃逸」，更甚至因區區一條軍棍而激成學潮，我是以知紹興的男女小孩們還不足與言救國的。我是以知我們HN縣的國防教育勝過於紹興的遠甚，也即是我們的教育長官的才能優於他們的遠甚。雖然他們是用軍棍的，而我們則未嘗用，這點却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夜已深了。雖然是初夏，也頗有點瑟縮。我們的長官們，貴賓們，警士先生們，我的同行們，以及鞭棍，掌，看客，乞丐，理髮店的公僕，理髮師，紅鼻子老板，狗，一切工作了一天，都已疲倦了吧，都是在睡鄉中了吧。至於那個路旁垂斃的小動物，我現在爲他祈禱，願他早已登上了天國阿們！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夜

## 繭市

張鶴齡（陝石）

鎮上的幾家繭廠，今天開秤了。所以冷清了幾星期的街頭，便頓形熱鬧了起來。

舊曆四月的鄉村是個最忙的時節。每一戶合家的男女，都把

全副精神集中到育蠶的事務上去了；除了有免不來的事故外，誰也沒有餘暇再來上市。於至使本來蕭條的鄉鎮商業，更加的冷清落寞。據鄉鎮商業的經驗來說，這段的時期叫做「蠶關門」。

今天，這扇因蠶忙而關的鄉鎮之門，算是第一天開啦。

經綸繭廠的門首，貼上了一張用紅紙寫的「開秤大吉」的字條，四面環環的擠成了一個人圈。從雜亂的聲浪中，帶透出一陣陣的熱浪來，使初夏試伸的熱度，又增高了些。

一筐筐橢圓形的雪白得可愛的繭子，經過了秤手先生的一度秤量講價的交涉後，便向着繭廠的廠內送。

在擠裏，穿着污花布短衫褲滿頭流着汗的，各人背上了一對暈乾的空節，手裏拿着一疊紅紅綠綠厚薄不等的鈔票，從人堆中擠出來。各個枯憔的面部，大多是又添了一層愁容，也有少數的還能掛着一絲微笑。

大概因為往年賣繭得到的，都是雪白的現洋的緣故，所以對於自己手裏拿着的一疊紙幣，總帶有幾分的不稱心和疑惑。

「先生，請你看一看，這幾張鈔票，好的吧？」一個年約四十光景的鄉老，他發現我在注意他們的時候，便將捲攏的幾張鈔票遞過來。

「好的。都是中國銀行，二十一塊吧！這張是拾元，二張五元，還有一張一元頭。」我鄭重的還給他，並且還好意地說明着。

「哦、是的，念一個，辛苦你，先生。」疑團是釋了；但是對於用了雪白的繭子換不到雪白大洋鈿的不稱心；總不能解去：「咳！幾張紙頭，可以當洋鈿的」說的時候，很有像這幾張紙將會給他一個折扣似的懊惱，一面用一張暗黃的舊報紙包好後，便向搭包內塞着。

「今年的春蠶，收成好吧？」我趁機問着。

「唉！那裏好得出呀？這個年頭，老天是專同我們鄉下人作對的。總收了蟻，天便變了，一天冷，一天熱，又是常常下着雨；想盡了方法，看看將要下雨了，便趕緊去搶些桑葉，不過蠶的食量旺了，只要下着一晝夜的雨，便沒法可想，採來濕的葉也只好飼喂了。你看這樣的情形，那裏能得好的收成呢！」

「那末，府上，哦，你們家中如何呢？」

「咳，不要說起了，收了一張半種子的蟻，起初倒還好，葉也吃去了不少，那知大眠後，不知受了什麼冲礙，便死去了不少，上了簇後，又有許多殭了，所以自己的桑葉不算，還化去十多元的本錢。只收到八十多斤鮮繭，今天挑出來換到這念一塊錢，還去了借來的本錢，自己已經是沒有份了呀！唉！算是白辛苦了一場。」懊惱的情緒中，又增加了一層牢騷。

「是呀，這個年頭育蠶原是担風險的！就是有一點，也不過是給人家辛苦。」

「真的。譬如桑葉枯掉，橫是也空着，心不死的育上一點，總算還好，扯個抵值，若是不好，還得賠本。先生！你看育蠶還有什麼巴

望。」幾個有着一副紫醬色面孔的同命運者你一聲我一句的揷了進來，對我傾訴着各人的憤怨。

「我想。總也有幾家比較好一點吧？」我懷疑地複問。

「那是也有幾家的，像我們村上二十幾家人家，也有四五家好的。但是像這樣低的繭價，縱然多收了一點，也沒有多大的好處呀！」

「聽說今年的繭價，不是比去年漲起了嗎？」我又問。

「啊！去年，去年的繭價，原是着了鬼呀！十二三元的一担繭，原比棉花還要賤呀！今年雖然好像漲起了一半，但是每担仍不過廿五塊錢，這已算是漲了嗎？」另一個中年的鄉人，搶着發洩他的牢騷，接着還往下講：「天地良心。我們並不望再有像從前一百多元一担的繭價，和一百多元一百兩的絲價，現在只要能够到五十元吧，我們辛苦了一時的，也能得到一點好處，那末大家也心服情願了。」

「耐心等着吧！這樣的希望總會來的，現在絲繭價格的低落，完全是因爲我們的出品太壞，以至外國不願向我們買的緣故。只要我們能够把育蠶改良，使出品優良起來，海外能够暢銷了，價格也就會跟着好起來的。」在我無法應付的時候，想出了這幾句話來安慰他們。但是他們却好像沒有聽進去，也許是不需要聽進去，好像這問題太大了，與他們目前的生活無關。在一陣同樣的眼光的交換下，便沉默了下來。

忽然，一陣禿禿的高跟鞋聲，打破了這一段間沉寂的空氣。兩個滿身絲織物的摩登女郎，當經過這堆被命運宣判受罪之輩的時候，彷彿這裏的汗臭俗氣，會把她們吞噬了似的，緊蹙着眉頭，走得更快一點。唉！「遍身綾羅者，不是養蠶人。」我望着兩個燙髮細腰的半身，暗嘆了一口氣，嚴然地離開了這被沉重空氣窒息了的場合。

一簍簍雪白的繭子，繼續的向各家繭廠的廠間內送。這裏換到了一疊鈔票的鄉人，便乘勢向街頭擁來，於是冷清了多時的鄉鎭上便新呈了一股生氣。誰都知道，今天惟有鄉下人的袋中是滿着的，所以各家商店的夥計們，抓住了這個目標，便竭力的向他們招徠着。然而沒有發生效力，因爲他們袋中的鈔票，早已派定了用途，納稅，還債，只怕嫌少。所以這街頭只是一場空熱鬧。這鎭上的商業，却並沒有多大起色。

## 在鄉鎮上

湯瀾光（長安鎭）

連日天氣暖和，而今天尤熱，很快地，春蠶已可採繭了。

春蠶的成績如何，在這小市鎭上很易看出來：隔壁肉店裏，每天須殺三四頭「毛豬！」點心店的生意從未那樣興隆過，一板「眼鏡糕」拿出來時，立刻搶一般地賣完了；茶館酒店及街梢頭的牆壁上，處處可見到收繭的廣告。

三三五五挑着担兒，忽忽地跑的，是賣繭的鄉人。突然鈴鈴地響了一陣，對面馳來二輛自行車，一輩担兒急往路旁讓。在車上跳下二個穿制服的胖子，粗壯得和殺豬的阿青相似。

其中一人，後腦部生着一個贅疣的，却有些面善，仔細察看，原來是縣政府裏的門房。在領薪的時候，常常見到的，如今戴着兵帽，當然不大認得了。

他們一直走進肉店，少有笑容的店主，今天也破了例，很殷勤地招待他們。一會兒召集了四五個鄉警（店主也是鄉警，而且資格最老，自前清就做起的。）說了好一回話，方才散開，其餘出市的鄉人，都紛紛找相識的鄉警詢問。

過了一回，肉店面前插了一面三角形的白旗，上面寫着四行大字：

「各年欠粮，趕緊完淸，拘傳封產，切莫等閑！」

中午時候，天氣更熱了，華氏表有八十多度。只見賣繭的鄉人又紛紛地回來了，有許多仍挑着滿筐的白繭，抹抹頭上的汗，憤憤地說：「媽的！這樣賤，還是自己做絲好！」

晚上閒得無聊，信步走到北街的梢頭，那裏有幼時讀過書的小學，聽說有許多孩子在裏面演劇，大約是前月八天文明戲的尾聲吧！

跨進校門，只見紀念廳的講台前掛着一盞昏黃的煤油燈，照見台前亂紛紛的許多人頭在談笑，在攢動，男女老少，各式都有。一回頭又看見所有棹椅都堆疊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顯出十分狼狽的樣子，因爲現在是暑假期中呵！

孩子們大都是校中的學生，有幾個大孩子，已畢業了的，也參加着。演的戲就是前回做過的戲——秦玉梅弔孝，張古董借妻之類。導演是校裏的一教員——據說他因縣政府裏有族人，故能登記及格，他只是高小畢業呢！還有一個，便是校役。

誠然，孩子們的模仿性是大的，蘇白及扭扭揑揑的動作，居然被學得很像，博得觀衆許多喝彩聲。可是那些下流話最容易染傳，大家散出來時，便可聽到滿耳的「小赤老！」「殺千刀！」

回家時，家人已睡，我也只得上牀，但眼前仍彷彿有許多毫不怕羞的孩子的臉在攢動，耳中還響着那些蘇白，使我再也睡不着，接連的往事却翻上腦海來了：

初中畢業後，不能再繼續升學了，一時職業又找不到。後聞將舉行短期小學校長登記，全年一百八十元，於是也去一試，全縣只取二十五名，而應考的竟有八十多人。我料想很少希望，不料後來在報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眞是喜出望外！如此我就作了一個鄉村的教書匠。到現在已有半年之久了。

起初以爲每月可穩拿十八元，事實却偏使人失望。第一次領薪時，會計說，政府因經費困難，全年經費的三分之一，即六十元須由鄉公所出。我鄉因有二校，政府也出三分之一的一半。對鄉長說後，回答是「拿不出。」

經過多時的商量之後，才決定演文明戲，一連做了八天，無非是才子佳人的大團圓，却很合觀衆的胃口。不過看白戲太多，所以除去開銷，只剩三十元，辦事的人員、白看戲，尙嫌吃虧，又抽出了十幾元辦了一席酒，大嚼了一頓。交給我們只有九元半，其中一半還是欠帳。……

想到這裏不禁憤怒起來，但仔細一想，這本是社會上極平常的事。早上賣繭的鄉人，豈不更苦麼？思潮平復了，廿一日就不知不覺地消失在濃睡中。

## 嘉興城市之一日

諸君

太陽好久不見了，今天破例的露出頭臉。

清晨微風吹拂着，我開始在全城印着游蹤。縣政府旁面的空場，許多人在雜亂的集合，那是公務員的軍事訓練。

小城市裏面人們起床比較大都市早些，八點鐘街上買菜提馬桶的人已經很擁擠了。湊巧又碰着陰曆初一，北大街的商店，都高燒着紅燭在供神，窮人也沾神的光，從鄉下有大批的乞丐到城裏趕節期。他們大都是三三五五的結成夥伴在集團結婚時髦的時代實行集團乞討。集團畢竟有力量，旁觀看去，他們好像在討債，不像在乞討，而商店也似破例的慷慨，成串的銅板堆在櫃台，一批一批的開發。在店夥不屑的眼光中又似含着無可奈何的神氣。

從乞丐使我迅速的聯想到前幾天槍決兩匪犯的神氣，他們死前沒有遺囑，只是向法官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判死罪是根據什麼法律？」這問題實是一個謎，誰能解答呢？

在這動搖的時代動搖的社會中，小市民們必然的要怠惰，放縱。街上往來着的人們，女人們散披着髮，塗着不匀均的胭粉，走着邋遢的步子，男人們斜着嘴眼，手捧着鳥籠向茶館裏鑽，一壺茶泡半天。嘉興城裏只茶館就有一千多家，操持淫業者有海陸空的分別，舊社會的罪惡表現，嘉興實是立在尖端。

在這種死寂的空氣中從北城轉過西城。沿着河岸，幾條掛着銅牌的狗馴服的蜷伏着，經常的有些乞丐與他們作伴。巷子的拐角，貼着公安局刊印「不准小便」的條子，馬路陰溝上蓋着「建設局製」的鐵板。順着傾脂河，有許多載稻草的板船停在那裏，在草堆中留出方洞通進船底，骯髒的孩子，便從那裏爬出爬進。

南城，兵士散在河的兩岸，有的肩荷着沉重的鐵具，咒罵着向營房走去，有的赤着脚在河旁洗皮革，嘴裏哼着小調。旁面有洗衣服和淘米的女人。

沿街兩層的樓房不過有普遍平房那麼高，門面大部份用木板封緊了，因爲有驚蟄節的迷信，有時期並不見人的。門上橫三豎四貼着「奎乾某甲等戶」「新生活清潔查訖」「武雕王驅邪逐疫，曹王廟」「乘綻于驅邪降驅，烏木橋」一類紙條，間或有貼着斗方的「閉蟄」兩字的。

這一切情形，都是和平日相彷彿，沒有突變，也沒有奇蹟。只是到中午熱得難熬，和陰雨天相比，無異是深秋和中夏。

東大街，十字路口臨時增加許多保安隊和警察隊。人力車夫拖着車過來，會突然的被喝住，在他手足無措的當兒，告訴他扣好鈕扣。在不滿三尺寬的街路，幾個年邁的老太婆一拐一拐的轉過來，警察把木棒一橫攔住去路，叫她靠左邊走。今天是新生活勞動服務的日子。

穿過幾個齷齪的巷子，走進河旁小碼頭，五六個人蹲在地上賭錢。一個小乞丐在解開褲子捉蝨，沿岸靠一隻船，五色的布都褪了顏色，還掛着一面「世界旅行三民演劇團」的旗子。

嘉興南湖在江南很有聲名的，但南湖上有名是由於船娘。說湖說船，都使人氣悶。這裏的船在密密的篷子下，只看到內部佈置的精緻，看不到湖光水色外面的景緻。下午為找無篷的舢板幾乎走遍半個城，結果還是靠捕鳥的小船，渡我們到煙雨樓。

在岸上白髮蒼蒼的老婆子感慨的說：「唉々紀老了不中用，搶不過年輕人的生意。」她怨恨的對象，不是社會，而是年青的同道者。為些許的同情，在晚霞輝映中坐她的船划回東門。

晚飯後，漆黑的巷子裏同年輕的船娘扳談，我問她「南湖有什麼好去處？」她說「有電燈。」我說「不喜歡電燈。」她說「有黑暗的地方。」恐怕墜入黑暗的深淵，我終於拐出巷子，再走進大街。旅社門旁兩個人在吵架，一羣旁觀者，警察叱駡着。

夜色漸漸深了，嘉興城裏的市民，又將這樣過去了一天。我鼓起最後的勇氣順着西大街長長的石路彳亍着前進，但在這夜遊裏尋出些奇異。但在黑暗中，高高的樓梢聳立着，路旁坦頭上爬着些不知名的花不時散出香氣。黑暗的盡頭還有更大的黑暗處所，那就是第三監獄。門口一個守兵在微弱的燈光下孤立着，他說「裏面有四百多的犯人。」這是在黑暗中聽到的最後一句話，一天的遊程就此悄悄的結束。

## 助產日記

陳涵

我是個助產學校的畢業生，去年冬天到這裏浙省嘉善西塘的西塘醫院來服務。那末，我的職業範圍內的聞見，也不消說，除了產婦的事情外，也便是病家與醫學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在病家的「言語」「動態」裏留意起來，間接的也可以知道些這裏風俗人情的一般。

上午八時，門診開始，首先來了幾個是兩歲到四歲的小朋友；由他們的母親抱着來種牛痘。走進了診察室，我就預備給他種痘。滑稽得很，那些母親們問我道：「種兩隻手呢？還是兩手兩腳一同種？」我倒被她們問得莫明其妙起來了！就對她們說：「只要在手臂上種上一顆已可以了，至多種兩顆，何必要種到這樣的多呢？」她們道：「我們前天見隔鄰的幾個小寶寶，是有個先生上門來專

種牛痘的，兩手兩脚，一共種了八朵花花呢？這時候我們的孩子正在發熱，也有咳嗽的，所以不會種得。這樣的手脚上都種過了，以後大概不必再種的吧？」我聽得不禁要笑將出來，但也不去管他是那一個種痘先生的特別種法，就急於告訴她們道：「今年只要種一顆，也够了。但以後還須每年種一顆，比較妥當。現在一次多種了，也是徒然的。」

最使我奇怪的，便是今天所來就診的，不論小孩或成人，有好幾個是穿着大紅布短衫褲或長衫的，觸目得很！因爲我以前倒也不曾見過，所以不禁被好奇心所驅使而問着她們。她們便告訴我道：「這裏西塘的廢曆四月初三，是有個會訊的；就是那邊隨糧王廟裏的隨糧王，多麼靈驗！我們有人害了病，雖然一面請醫生看，吃藥，但一面還是要到隨糧王那邊去燒香求佑許願，凡是許過願的人，在這會訊的前後四日內，都要穿紅衣裳，做菩薩的犯人。今天是四月初一，便是我們應做犯人的第一日。」

午餐的當兒，同事們告訴我：這裏的四月初三「會訊」是西塘全年最盛而最有興的一日；比任何慶祝日還要來得起勁。一切商肆及小販，除藥材等店外，都要趁這機會，賺一筆錢，尤其是那些布店，在「會訊」之前，總有大批的紅布暢銷呢！今天是「會訊」的第一日，「犯人」還不曾多見，到後天，你要是到大門口去立一會，所見無非是「紅衣犯人」哩！

午飯後，與二三同事，往大門口去立一會，果然只見來往的人羣中，已有三分之一是「紅衣犯人」了！

最奇的，也有「捲髮」「革履」自命爲摩登的女子，也穿了一件大紅布旗袍，這不知到底是摩登呢？還是矛盾？我終於莫明其妙。還有些似乎智識階級的青年們，也把紅衫襯在長衫裏面而露出它的「領」和「袖」。我想：他們既然誠心還願，那末爲何不把紅衫穿在長衫外面呢？

晚上九時許，出診到對河顧姓家去接產，恰遇一個「前置胎盤」的產前出血。我們去時，該產婦已瀕於極度危險狀態，甚至胎兒的心音，已聽不到了。因爲這產婦曾舉重物而壓迫受傷，且又是早產。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得能救全母體，已是幸運的了，於是我們對產婦的先生說：「這種難產，普通很少的。現在產婦已極度危險，依我們的主張，要動手術，不過她身體太不興了！動起手術來，恐怕要不能支持呢？但是不做手術，也必致於死，做起來或者有些希望，你看如何？」他也就願意我們動手術而簽好了志願書，但一面還對產婦說：「你不要害怕，我們有觀世音菩薩保佑的。」

於是我們就消毒起器械來，先替她注射，再行手術，結果母體得救。不過這時候產婦的衰憊，是不待言，後來我們又替她注射「强心針」和「止血針」，囑其安靜養神，但是樓下有小鑼，還有不知什麼東西，正在起勁的敲着，病人的家屬大概以爲全是觀世音菩薩的功，而在那裏謝菩薩罷？

# 養蜜蜂者的悲哀

巢　父(桐鄉)

一年不如一年，今年又失敗了！

五月二十一日，夏正四月初一，小滿。鋪滿着田野裏錦繡燦爛的紫雲英花，已於今日落盡了。農民們的腦子裏，雖然與往常一樣，並沒因爲草花落盡了而起特別的波瀾，可是依靠農民的農作物，掠奪蜜蜂的「剩餘價值」爲生的養蜂者，却愁容滿面地咕嚕着：

一年不如一年，今年又失敗了！

養蜂者，中國的養蜂者，實在兒有些可憐！

採蜜固然是蜜蜂的本能，但養蜂者想多揩油，那就非具有相當的技術不可。打個譬喻，養蜂者之於蜜蜂，好比是工程師之於工人，決不似資本家，只要佔有了生產工具便可以坐享其成的。然而目前一般的養蜂者，却並不是工程師，或者也是些蹩脚工程師。他們始業時，存心想不勞而獲；不是想法叫蜜蜂能够多採蜜，而是想實種發財的。這不僅一般小市民在洋場上碰過壁的，或者讀過養蜂說之類富於幻想，閉起眼睛，鑽進牛角尖，想在此就歸宿的先生們都如此打算，就是一些具有好「心腸」的社會改良家也想以此爲救國救民的方法之一。例如定縣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農業教育部之養蜂組」就有這樣的計劃：「定縣全縣五百餘村，每村平均養五十羣蜂……全縣就是二萬五千羣。在實種期，一個原種羣平均分爲五個分羣，每羣以卅元計，全縣可得三百七十五萬元。」因此，養蜂者作有意無意中便把技術問題疏忽了，於是採蜜便成了問題。去年年成好，「瞎婆拔筍、坐着」，春季每羣平均可得四五十斤，碰到今年的壞年成，天冷，花少，蜂弱，不要說採蜜，連蜜蜂的自給也困難；不必說自給，連維持羣命也不可能了！

話分兩面，也不能專歸咎於技術。今春蜂羣凍死，餓死的約佔百分之五十，去夏調查滬杭路一帶，共有意種蜂二萬二千羣，現在恐已不到一半了。冷是天時，餓是人爲，但越冬飼料應充足，誰個養蜂者不明白，去夏收蜜既多，蜜價又低，爲什麼不多留些自用呢？然而五月賣新絲，六月賣新穀，養蜂者何能外此。或者又以爲現在遍地走私，洋糖便宜，何不買飼呢？洋糖大便宜，確是事實，但佔便宜的是大商人，是與友邦利害相共的買辦們，市上零售，每斤仍然是二角五分，於是養蜂者便祇好坐以待斃了！

即使養好了蜂，採起了蜜，問題也並沒有完全解決。蜜雖然有豐富的滋養料，但不可以代米吃，不可以當衣穿，你雖然有了蜜，市場上却不需要，三百八十文一斤非吃不可的鹽尚且買不起，那裏還要你六百文一斤一千文一斤吃白相的瓶蜜呢！更加市場上充斥着美國蜜，澳洲蜜等舶來品的競爭，而我們的「友邦」不僅大批的蜂蜜向上海滾滾而來，最近還把大批蜂羣向長江流域運送，設立蜂場了！於是十年前五六十元一担的蜜，三年前還值二十元，去年便止值十元了，今年即使能到十元，但躍在票面後的實際價

值，是否與往年的十元相等呢，那止有天曉得了！

於是乎養蜂者悲哀了！賤邱丈人終於是劉伯溫的寓言理想中的隱士生活，終於變成腦子裏的幻想，而那些社會改良家的養蜂計劃，也與其整個的救濟農村復興民族計劃，變做了永遠停頓在腦子裏的美麗的圖畫！

養蜂者悲哀了，但還不止此，還有其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

張天翼先生在蜜蜂的一篇小說中寫一個資本家在鄉村中養蜜蜂，把當地農民的稻漿吃光了。用這件事做他小說的題材，是他的自由，不過說蜜蜂吃稻漿，却使我們哭笑不得。但我們也不好單怪張先生，歷史上類此的事件多得很：

在清朝有永禁的上諭，永禁養蜂的碑石，至今還豎立在江蘇省洞庭山上多枇杷的冬季養蜂區域中。但這也難怪，因為皇帝爺雖然喜歡吃蜜，養蜂者每年都要抽出頂好的一部分作為貢蜜，但蜂蜜出在蜜蜂上的事，是帝爺却未必會明白，何況那件事又是受人之愚，把胡蜂當做了蜜蜂的。這是誤會，至多止能說是無知。至於載在洪範上，戰國秦昭王時蜂食禾稼的公案，那怕是政客張祿先生趕走穰侯奪取相位的政治陰謀了。

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有相類的事件：在五六十年前，美國有蜜蜂吃葡萄的訟案，不過很快的就弄明白吃葡萄的是小鳥，蜜蜂不過是在被小鳥兒啄破了的葡萄上吸些流下來的甜汁而已。最近我們的「友邦」也正鬧着蜜蜂吃枇杷。

這是從前的事，外國的事，近一些的，則有五年前浙江平湖縣長，治蟲督促員說意大利蜂要吃稻漿，被螟蟲所害的稻子硬要蜜蜂去負責任。不過與縣長，是沒進過學堂本是缺乏科學知識的職業官，而在目前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事甚多，例如有些科學家放棄了自己的任務而去講政治，甚而至於還去當行政上的技術人員，同樣的，縣政府的治蟲專員自然也可以毫無昆蟲知識的人去充數的。所以這些也都不足為奇，所可驚奇的却是下述的一事：

商務印書館有位姓杜的編輯先生，大概十年十五年以前中學讀書的人，大都讀過他老先生編的動植物學教科書，當「一二八」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所被「友邦」的飛機炸燬了後暫時停止編書生活回到他的府上紹興去時，便立刻忘記了他親手抄在稿子上印在教科書上的話，而說蜜蜂有害農作物了。這事與張先生的有些兒相同，因為他倆都是現下的知識分子，在文化界是有相當的地位的。

不管是誤會也好，陰謀也好，終身茹素，守貞不嫁，辛勞一生的蜜蜂姑娘吃稻的冤枉官司，雖然經過科學先生的三審判決，她伸冤了，但似乎還沒有為一般知識分子所信服，養蜂者也因此受盡了人們的奚落，以為非士大夫所應為，直至於今。而我們養蜂者呢，也似乎有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之感！

# 硬幣收買者

王　蘭（新豐鎭）

是下午了。天氣是晴朗的，五月的薰風同時也帶來了熱意。狹隘的街道直綫地展開着，兩邊並排着高矮不齊的屋子，照例這些屋子的最前一間是開設着各種不同性質的商舖的；這一帶的地段雖說是C鎭比較熱鬧的市街，可是這幾天農家都忙着養蠶，所以街道上的行人就顯見比往日冷靜了。

「你這漢奸，中國會亡在你的手裏！」

公安局裏的浦巡長一手抓住了一個商人模樣的小伙子，小伙子的手裏提着一只小皮箱，巡長邊走邊吆喝着，空着的一只手不時握緊拳頭望小伙子的腰間送去。小伙子人很瘦弱，個子也不大，面孔倒並不顯得怎樣驚惶，然而他却挨不下巡長的有力的老拳。

「我不是私販，我不犯法，你幹麽打我？」

他反駁着。

漢奸！鎭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小小的C鎭上眞會出現那麽背叛祖國，胆大妄爲的所謂漢奸。

大家爲這當前的熱鬧所吸引着，店員們離開了他們的櫃台，女人們丢開了手中的針線，空閑着的人們有機會給拾拾新鮮的話料了，大家把身子急速地移動到街道中來。街道上立刻擠滿了一街道的人。

「我不是私販，我不會逃，你佬……」

小伙子的衣領給抓住了，呼吸器官感覺到不可忍的窒息，他想央求他放鬆一些，然而反響接着就來：

「媽的你還强，還不閉嘴。」

小伙子屁股上給踢了兩脚。他覺得痛，把身子蹲了兩蹲。

「喻！你不可這樣打他，那是會受傷的。你怎麽動蠻？」人叢中有人忿怒起來。

「動蠻你便怎樣？又不是你的祖宗！」

「打！」另外一個人這樣說：「打死那王八蛋！」

「肏你媽的，你居心跟我搗蛋？你敢妨害公務？」

巡長說完了便去抓人。那說話的人却給一個年老些的人拖住了：

「老五，你到處都會闖禍，你便管得着那些閑事。」

老五不說話，倒向後退了幾步。巡長漲紅了臉也只虛張聲勢：

「你敢！有本領的跟我來，你敢？」

緊張的情勢鬆弛下來，小伙子的漢奸却不見了。好容易給巡長發現他正在一條小街裏走着而追回來時，小伙子的身上又不知挨了幾拳。

「這究竟是那一回子的事？」

「要不是雞販子吧？」

「是個販硬幣的。」一個人說：「硬幣就是現洋。」

這句話似乎提醒了大家。然而阿德老頭子可還有些不信：

「現洋怎麼會犯法？」

「犯法是犯法，政府這麼說。販現洋的人準會吃官司。」

「你知道他從什麼地方捉來的？」

「汽車站，」那個人興奮地說：「巡長先叫他到鄉下去講話，他不肯，因此就捉來了。」

「是你看見的嗎？」

「我怎麼不看見，我知道那私販還想搭一點十七分的車子哩。」

「現洋」「私販」「犯法」阿德老頭子可眞有些愕然了，他自己還藏着十多個現洋，這不是也犯了法？他可不敢說出來，把那口氣一直嚥下肚裏去。

巡長拉着販硬幣的小伙子向公安局所在地的方向走去，後面還跟隨着幾個好事的人，魚貫地走得像海洋裏的石首魚。

「你這漢奸，中國會亡在你的手裏！」

在遠處還聽得巡長的咆哮聲。

不多時以後，公安局裏的假預審開始了。局長傲岸地坐着問話：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沈榮林。」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二十二歲。」

「你是什麼地方人哪？」

「江蘇吳縣。」

「你今天收買了多少硬幣？」

「我一共收了四百三十六塊錢硬幣，身邊還存法幣一百九十九元二角。」

「你知道今天犯了什麼罪？」局長吞吐地說：「妨害國幣。」

「不，我是吳縣泰豐錢莊的職員，我們的硬幣是解送中國銀行的。因爲中國銀行對我們錢莊業是有一些兒優待辦法的。」

「那末憑證呢？」

「憑證是有的，我可忘了帶來。」

「胡說，」局長高聲說，可是沒有光火。「那末你爲什麼不把硬幣安放在皮箱裏，卻把牠藏在這特製的貼身背心袋裏呢？」

局長用手指着桌上的皮箱和背心。

那名叫沈榮林的小伙子倒也虧他回答得快：

「放在皮箱裏皮箱或許會損壞的，藏在身邊免得路上給匪徒覬覦。」

「好，你會賴！我知道你們把現洋私販給外國人，企圖從中漁利，這是破壞中國的法幣政策。你這罪會判處很重的徒刑，儘賴還是沒有用。」局長提高了嗓子說。

「不，」沈榮林堅決地說「我們是合法的。」

「哦！合法的，你這傢伙的嘴巴倒也硬，曉得了你明天到法院去自己聲述吧。」

## 蠶事通信

華叔倫（雙林鎮）

——一個巡迴指導員一天的生活行程

立：

又好幾天沒給信你了。這兩天好嗎？

這裏的蠶已經大眠，再過幾天，就要上簇了。你上次的信不是說無錫還剛三眠嗎？是的，這兒的蠶汛因爲氣候的關係要比無錫早一點，可是望杭州那邊去，蕭山等處地方，蠶行已經開了秤了。所以我這兩天比較有了點空，可以給你寫長一點的信。

今天淸晨，我從湖州出發，坐快班航船到了菱湖，再由菱湖換船到栁思分所，回來時，一個人叫了一只小船回到這兒雙林的總所來，已經是傍晚時候了。一天的工夫，到有近十個鐘頭是在船上過去的。這裏的隨路交通眞是太不便當了，去一個鄉村，上一回鎮，都得坐快班航船或是小輪船，再不，便得自個兒雇一只小船，大天度着那種遲緩鬆懈的生活，眞把人折磨死了。

說起來，我這巡迴指導員的工作似乎不像普通指導員和助理指導員那樣要一天到晚守着個分指導所負着實際的工作，來得單調而麻煩，我好像很是悠閒的，但是實際講起來，眞也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呢！

我這個第三巡迴區一共雖祇八個分指導所，却都四散在各處鄉鎮，有時出去巡廻，碰得不巧，航船脫了班，一天便祇能走一處，假使要像在蕭山時那樣，當天回總所，報告分所和當地蠶戶的情形，事實上怎樣也辦不到。所以我往往要隔上三四天纔回一次總所，好像放出去的信鴿，在外面流浪了一個時候，纔回到老窠裏來。就擱上一夜半天便得重新出發到別處去了。

今天到菱湖時，天正下着小雨，土路上濘滑得很，我腳上又生着溼氣，很不良於行，在那個狹隘的小田岸上一滑一拐的，要沒有一個鄉下人攙了一把，我準會跌向桑田裏去。趕到分所，身上又冷又濕，幸而那兒的指導員——我的同學李君，她把襯衣絨線衫全都借給了我，換上了，然後打着傘一家一家上蠶戶人家去。

這裏因爲地土低濕的關係，蠶戶人家的蠶全都養在樓上，而且有趣得很，養蠶的人全都是男人，女人家都領着小孩不管事，有的還要啣着一枝烟上街去閒逛。我們去了，照例是一碗炒米湯，兩枚熟鷄蛋，這點心任你吃不下也得吃點，要不，他們便以爲你看不起他們。有時碰着吃飯的時候，那更是客氣得不得了，非但讓着定要你坐首位，還特地燒出菜來，平常自己不大捨得吃的豬肉和鮮鮮鯽魚湯，酒煮蝦（這兩種東西因此地多河泊的關係，所以很便宜，差不多的人家都有得吃的。）都放到你面前來，添飯讓菜的客

如在自己家裏。

這樣吃過點心，便恭恭敬敬的叫你一聲「先生，」請你上樓，然後囉囉唣唣的把什麼都問遍了，不但問蠶寶寶長蠶寶寶短，連你私人的事情都纏着問個不休。譬如：「你今年多少年紀了？你的先生在那兒發財？家裏一定有了小寶寶了吧！」這些眞使人聽了會臉紅呢！他們這樣子的亂問却並不是對於指導所的指導員有所隔膜，（原來指導員大都還是未出嫁的小姐，）因爲這裏一般的人家都是早婚的，普通一家人家養了一男一女，便要把女的和人家去調一個來，或者到育嬰堂去抱一個，作爲養媳；一到十五六歲，便把他們撮在一起成了親了。這樣看來，他們却也有着推己及人的心理在。

一般的說起來，這裏的蠶戶人家都是很淳厚的，很能接受指導，自動力也強。可是狡黠的人也並非沒有，今天到的柳思分所，那兒一個助理指導員就吃了一家蠶戶人家的虧。

我一到那蠶戶人家，他們便告訴我：「先生！這兒所裏的×先生連眠蠶都不識呢，你想好笑不好笑，我那天故意捉了一條眠蠶去試試她，問她這蠶有沒有病？她竟說不出緣故來。你可以想法調一位先生來嗎？」

我對他說：「×先生是很好的，前幾天下雨，她不是還來指導你們生火，致你們培溫收濕嗎？」類此之事還有，實在說起來，這種近於捉狹的舉動，誰能避免不鬧笑話？這位×先生也不能怪她，今年剛從鎭江校裏派出來實習，經驗上是比較欠缺的。

湖州這一區，一共分發了二十六萬張蠶種，裏面有三萬五千張是日本種。一個分指導所管二三只合作社，每合作社大約有二百餘張種，都要經過烘焙，到二眠才分配給蠶戶，所以在共育期裏，一共百五十餘個指導員，要對付這二三十萬張種，眞是够忙的了。今天在菱湖和李君還談起，那時我們忙着佈置催靑室，管理貼棉紙袋，大家連磨幾個夜深，主任先生還特地燒了稀粥來陪我們，那時的情況眞是緊張得很，後來慢慢的看着蠶寶寶由烏黑而長大了，才感到一種輕鬆和愉快，現在回味起來那種味兒，眞是又辣又甜的。

今天一回到總所，她們便告訴我，建設廳的繭行在籌備開秤了，通知的公文也已來了。那末我們的難日子又快到了，因爲繭行一開秤，這一期蠶兒的收成也見了，好了不要說，收成差一點，指導員少不了要扭點干係，這……不去說他，坐在繭行裏做繭子的鑑定工作總眞使人進退兩難呢！鄉下人總以爲我們幫着行裏，捺低了他們的貨色，或者說有意挑剔他們的繭子裏土種摻雜得太多，以致賣不出價錢，可是行裏面却又以爲我們處處體恤着鄉下人，賣了人情，不盡職守，結果還不是弄得兩面都不討好！

但是繭行一收秤，我們這一班的工作算告結束，我們又可以敘首暢談了。

窗外的天空正閃着點點繁星，明天准會有一個大好晴天！這

不但便利了我的行程，也是每個窮戶所熱望着的呢！

再會祝你康樂！

靜五月二十一日

# 一個醫師的日記

王君綱（吳興）

我是教會設立的醫院裏的醫生。

六時半起身，洗了一個臉，忽忽的在病房中跑了一趟。許多病人經過都好，留了一張條子給主任醫師，即預備到鄉下衛生所去。

八點鐘開船，坐的是醫院中自備的汽船，怪舒服的。今天的目的地是菱湖，菱湖是湖州附近的一個大鎭，以絲綢出名，近年來絲綢價落後，農民的生計都告困難，生了病談不到上城裏來看。雖然我們總院的門診只收一角錢。因此從去年七月起，由總院在該處設立衛生所，每星期四有醫生去看病。另外有一助產士，一公共衛生護士，常駐在那裏，這種用科學的醫術，送到民間去，也許是現在最切要罷！

九時三刻到菱湖，衛生所的趙先生，已在木排上等候；他是南京公共衛生護士班第一班畢業生，也是我們的老同事，他的新婚夫人，是一位助產士，他們夫婦二人，不嫌寂寞，南京不住，住到鄉下來，很令人可敬，中國真需要這種人！

一到，開始診病，共計三十三個病人，以爛腿，傷風，皮膚病，砂眼最多。鄉間砂眼之多，眞可驚人，有一個雙目已幾乎失明了。十二時舉行一個小割症，把眼瞼上割去一些，縫好，以致眼毛倒轉的，可將眼毛翻上了，術語叫眼瞼成形術。

吃飯後，在街上跑了一趟，一時開船，三時又到了湖州。趕做了一篇稿子，叫「嬰孩比賽的眞意義」，登在本星期六出版的「吳興醫藥衛生」上去。

晚飯後，計劃了一些防空防毒的事。吳興預備二十九日舉行首次防空演習，我被舉爲防毒除長，義不容辭，總要事先預備一些。

十時預備睡了，忽來了一個產科，診斷是雙胞胎，用X光復加以證明。她已生產十二天，生不下來，小孩已死，情形很不好，與主任商酌後，今夜先給她打一些葡萄糖，明天一早用剖腹術。她從安吉來的，產道因以前的生產受了傷，以致結疤閉結，現在不能生下來。產前檢查的重要，眞不知何時才能使一般民衆明瞭。

一個病人，情形也不十分好。她患的本是闌尾炎，已有五天，她的父親，是略知皮毛的中醫，給她吃瀉藥，打針，以致躭誤，闌尾潰瘍變成了腹膜炎，肚皮如硬板一般，吃了要吐，熱度很高，到這地步，才送醫院，我們醫生又不是仙人？唉，眼看一條生命，又要白白犧牲了。

十一時回到房間，想起明天早會，我主講，趕緊翻看「甘地自傳」，明天預備講他在英國留學時情形。

十一時半入睡，夜間也許沒有急症罷！醫生的時間，正不是自己的呢！

## 包飯漲價

朱司晨（吳興）

從今天起，包飯要加價了。這是昨天已經大家都在傳說的，可沒有知道價錢將怎樣加法。今天早上走過吃飯的那所房子，果然已經在廊柱上黏着一張通告：

> 竊敝業自入春以還因迭受米價激漲影響已勉力支持冀其稍跌忍痛迄今以維現狀詎日來米價蒸蒸日上而魚肉菜蔬及豆油亦步亦趨無不昂貴若不再事酌加則敝業萬難維持質言之有相率倒閉之虞業經敝業全體會議議決自國歷五月念一日履歷四月初一日起廠飯篭力部每客二角二分人力部每客二角三分店飯論客者悉加二分如論月者依前價加二成計算此為敝業一再考慮認為最低價格非敢圖利藉保血本如後米價步跌再議推減除登報宣言外特此通告諸希鑒諒
>
> 吳興包飯業同啟

## 五月念一在承天

俞寶煥（紹興）

嘓嘓的蛙鳴方靜下去，唧噴的雀噪即代之而起。它逐走了沈沈的黑夜，喚醒了酣睡的人們。天空擠滿了晦暗的塊雲，使人感到不快。但一陣風吹過，它便鬆開了些，疏淡了些，等到太陽出來時，它已躲進烏有鄉去了。黃光照滿大地，多日抑鬱的胸襟不禁為之一快。

但不幸得很，朝會班的講師又是他——一個好教訓人的英國教師貝××。他總非挨過正課半小時的辰光不肯下台，而且講的也只是他自己懂得，一聲高一聲低的直著喉嚨喊，東一句西一句不知講點什麼。台下的人差不多都在翻今天要演算的幾何，或是用鉛筆在廢紙上拚英文生字，也有伏在桌上偷偷的看攤在膝頭的小說——水滸，紅樓夢。可是他那雙綠眼睛卻異常敏銳，立刻用粗大的毛拳在桌子上敲得震天價響，一面緊豎雙眉惡狠狠盯住我們。等所有憎恨的眼光集中他時，他就指手跺腳的教訓我們：「我是教你們做人的道理，書可以不讀，但是我這個話卻不可以不聽！因為你們都要做人！」罵完繼續講時，他卻已忘了方才所講的，台下一陣哄笑，他可並不因此面紅耳赤，輕聲向坐在旁邊的先生問：「×先生，我剛才講在什麼地方？」

他說什麼「耶穌的墳墓比你們孫中山的還要偉大，比前幾天從英國運回來的中國古物還值錢，因為他用他的血洗淨了我們的罪……」一個同學便急的坐立不安，哭笑不得，他還用勁的在嚷。「外國木亂（即木漢之意）」的呼聲從各個角落播出來，他可沒聽到。他覺得講夠了，這才叫我們立起來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們的聖經班，他叫我們到草地上去上了。我們很高興，但又

覺得奇怪。更怪的，他並沒在草地上停下來，却挾着個舊皮包儘向門房處跑，我們搗他蛋，跟在後面，不料他眞個跑出校門，反招手叫我們和他比賽誰快。同時他挺胸凸肚急急跑了起來。我們竟都追不上。他扒上城，在城牆頭坐下來，氣喘吁吁的吩咐我們圍着他坐下就說：「無用無用，你們到了我的年紀，恐怕走路也要人扶了！無用無用！」還倒弄得我們作聲不得。

猛烈的陽光射在我們光油油的頭上，都覺得難耐。講完了馬太末一章，他立起來對我們說；「耶穌用血洗淨了我們的罪。他死後三日復活，和門徒在城外山上講道，勉勵他們向普天下傳福音給萬民聽，凡信主耶穌基督的，都能得救。假使沒有耶穌用血贖我們的罪，恐怕我還是一個野蠻的人，世界也沒有文明，也沒有教會，你們也沒有機會可以讀書。耶穌和門徒在城外講道，今天我和你們在紹興城上講道，觸你們的心，觸你們的目，記得牢！」呵、我們明白了他的用意了。一個戴黑氈帽鄉人，好奇的立在旁邊諦聽這洋人的中國話，被他看見了，就叫他走開。我問：「爲什麼不讓他聽道理？」他說：「唔！還是上班。」我們笑着下來，回到門房，他跨上脚踏車回家去了。

# 農村雜記

李伯康（諸暨）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晴明。

「你去算算吧！這樣貴的桑葉，飼老來有什麼賺頭？」酣睡中被父親獅吼般的聲音驚醒。這時天色微明，又聽見母親惋惜地說：「辛辛苦苦已經飼養了這許多日子，費了許多工本，這樣的狀元蠶⊖把它棄掉，你想可惜不可惜呢！」然而她只得讓父親叫長年⊖把已經放飼的三眠東洋種拿去埋葬了。

上午聽見母親探頭樓窗口和下面鄰舍嬸嬸談話，「我們的本地種倒已老了，東洋種也快老了，葉價聽說又漲了些。」鄰舍嬸嬸帶着勝利的神色對母親說。母親驚疑地問道：「真的麼！漲多少呢！」「可不是麼！昨天嘉芳叔租來的一担桑葉要三元，我們昨天由石壁山租來的倒還只二元，阿鬼嬸他們的三眠東洋種已棄掉了，聽說上坂有許多吃不起租葉的人家，三眠東洋種都棄掉了，其實照去年的繭價和絲價，吃三元一担的租葉，的確不合算呢！」「今年眞見鬼，我們三眠放飼的，今晨也棄掉了。早蠶已大眠，吃來大約還差十三四擔桑葉，不知要吃怎樣的貴葉呢！已經飼到大眠，再把它棄掉，未免肉痛，三眠的棄掉，已使我像肉割去一般啊！」

一會兒，母親將葉價又漲了的消息告訴父親，並埋怨他早早不將桑葉租定，又不將昨天的桑葉租來。父親聽了，連忙差人將昨天接洽未成的二擔桑葉依其還價二元四角去承認來，一面很不高興地向母親報復般地說：「誰叫你看蠶？」母親責難說：「我要看，誰叫你多看？」「也不是我要多看，只是本來他們向我預定蠶種時，政府規定每張價洋四角，等到蠶子要領，政府佈告要六角大

洋一張，有幾份人家原定出四角一張，已覺困難，現在要出六角，那裏拿得出？只得不要，退還來，設法看點土種。」「他們可退還我們，那麼我們也該退還誰呢？」「照例，我們也應退還政府，但政府強迫要這樣加價，我們實在不能強迫定戶，這樣一來，自己只得多看十多張，所以一面我們三十幾個鄉長聯名在上訴呢！」

午飯時，母親由外面聽來的消息說：「東木叔公和振耐先生兩家的船——蠶——都撐出了。」這就是說：蠶都病壞了。他們兩家的蠶病壞的原因，這是誰都猜想得到的，不外是一個「餓」原來他們兩家赤貧如洗，自己毫無葉地。

㊀狀元蠶：是最上等的蠶。

㊁長年：就是終年給一家做工的。

# 墅畈塢的怪現象

孫絲塵（諸暨）

在層層疊疊的山脈之下，有一個小小的村落，村的後面，有一座象鼻山，山上種滿着梨樹。一到三月的時候，白色的梨花、陪襯着綠色的葉子，更現出美麗的景色。村的後面，有一條大溪，澄清的溪水，灌溉了全村的田畝。村中有一所小學、校舍是廟改建，民國二十年的時候，曾經得到教育局的甲等獎狀。人口總數，約有四百多，百分之九十，務農為業，其餘是商人和少數的智識階級。四年前的今日，他們無論建設方面·教育方面、都非常努力，一切的封建色彩，根本是消滅淨盡。一般民眾，雖免不了終歲勤勞，可是結果，都能夠自足自給。但是他們能夠有這樣的美滿結果，還是歸功於前任鄉長楊克善和富有革命思想的楊宜青楊伯欽等幾個人。

現在呢？楊克善積勞成瘵，已經去世二年了。伯欽宜欽，也都出外了。朝氣蓬勃的新村，卻變成了迷信的世界。五月廿一日上午，我從蕭山站上了火車，到諸暨十都去看朋友，路過這村裏的象鼻山，只見男女老幼，漫山遍野的前進，有的拿了香籃，有的扶了拐杖，嘻笑的也有，唸佛的也有。我為好奇心所引起，便跟了他們上山，從山脚到廟前，約有半里之遙，都舖了石階。廟是去年十一月間蓋造，共有七椽三間，供着三尊偶像，中間的一尊是關公，左邊的一尊是祖師菩薩右邊的一尊是鹿角大仙。關公的前面，坐着一個面黃肌瘦的男子，他們都叫他活菩薩，許多人都向他搗蒜般的叩頭。一縷縷的香烟，繚繞在他的周圍。據一般人說：「他是東陽人，名叫土泉泥司，菩薩說他虔心向善，所以三位尊神，附在他的身上說話了。」

「菩薩來了」的聲浪，幾乎震破了我的耳膜。我向廟裏一看，忽見向他叩頭的許多人，都屏聲息氣的俯伏着。這個時候，廟內廟外的觀眾，都靜得連一隻繡花針掉在地下的聲音都聽得見了。

「你們許多弟子，來問我什麼事？」土泉裝腔做勢的問着。

於是有幾個開口道：「我們村裏有花會，明天我們想去打，不知開什麼筒？請菩薩指點！」

「明天是馬上招的明筒嘍！」土泉隨口的答覆。

接着有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婦人說：「關老爺，我的兒子正月間出門，現在音信全無，不知在什麼地方？」「你的兒子不會回來了。」老婦人聽了這句話，一串串的淚珠，如黃豆般的掉在地上。最後有一個賭子俯伏着說：「菩薩！我的眼睛瞎了三年，請你給我醫治！」「這裏都是聖水，你先拿一碗水去，日揉三次，不久即愈。」

瞎子現出了滿臉的苦笑。

他們立起身來，廟祝向他們收錢了，有的拿出了四角，有的付出了半元，不到一點鐘的光景，土泉左旁桌子的抽屜裏，充滿了角幣和紙幣。後來人越聚越多，一陣陣的炭氣，更使人難受，於是我沒精打彩地走下山來。走到村中，但見只有二三個小孩子撮土爲香，作求神禱佛的舉動，其餘都在象鼻山上了。忽然間，看見一所小學，上面寫着「鄞縣袁大西私立墅畈塢小學」十二個字，但是雙門緊閉，沒有一個兒童，一望而知，正直無私的關公，在這墅畈塢顯聖，爲墅畈塢人造福，根本不需要教育了。可是我到過二次的墅畈塢，前後不過四年，會到了這樣的退化落伍，的確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 一封滿是牢騷的信

洪嘉絢（寧波）

×兄：

是初夏了。早上依舊像深秋一般的寒。冷中午却又灼熱得使人受不了。但是當我在電燈下寫這信的時候，可又披起了大衣了。

我們的廠，十八號起停工了：得到下個月中旬，才能復工，這一個寧波工業的領袖，這幾年來是一直走上了一個悲慘的命運，棧房裏是成千成萬賣不出去的紗，橫在老闆們面前的是命脈遇轉的嚴重困難的問題。本來，在中國這樣日益殖民地化的客觀條件之下，民族資本之不能抬頭，日趨崩潰，是必然的結果。你想爲了借款的關係，平均每一包紗，要負担十幾元錢的利息。紗的價格，又遠不如原棉價格上漲來得多，最近日帝國主義，更在華北樹立了「棉花五年計劃」企圖將中國的原棉獨佔。朋友，你想在這樣內在的和外力的致命重傷之下，中國紗廠還能有噍類嗎？

今年一開車，工人和職員的工資，都打了八五折。去年停工了四個月，我們沒有一個銅子的收入，躲在家裏，只有希望今年。但是今年回答我們的，實在是太悽慘了。工房裏有了絕粒的家庭了。朋友，你想這竟是人間何世呢！

請你原諒，一開頭我就說了這許多懊傷的話。但是，也是你問我廠裏的情形呀，除了這些我還能說些什麼呢？

來信說：「常德的市面彫疲得不得了，寧波怎麼樣？」

關於這，請允許我先說一個譬喻：我們大家，還記得在學校裏的時候罷，那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這時我剛才是一個鄉村的小學校裏的五年生，一天，上海的高個子的大學生們，到我們學校

裏來化裝宣傳，大禮堂裏擠滿了很多很多的人，有像我一樣的小學生，也有鬚髮斑白啣着旱烟管的老農夫，也有着纏着小脚的婆婆們，大家都注意的看着、聽着，當台上表演到顧正紅被殺的一幕，隨着槍聲，我的熱淚也就奪眶而出，當我揩乾了眼淚時，我看大家的眼，也都是紅紅的。這時我們的感情，眞是太激昂了，大家都痛罵着，大家都揮着拳頭！我的小小的純潔的心靈，就這樣第一次的被亡國的慘痛，所劃破了。於是，我們大家就都興奮地，隨着這些大學生們到各店舖去檢查仇貨，檢查出來了，就焚燬。有人敢出來反抗，就拉着他遊街。再說得近一些罷，當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報紙用特大的標題，出着號外，抵制仇貨；這一種能使敵人戰慄的方法，立刻被採用；街上的行人，沉痛地似乎都懷着一顆堅決的心，尤其是不能使人忘懷的是一張張舉着旗子高呼着口號的緊張的激昂的學生們的臉啊！我的拙劣的筆實在不能形容出當時的情況的萬一。可是，九一八失去了東三省，而現在，敵人已張開血盆大口，預備把我們一口氣吞下去了！北平上海的學生們，起來作爭取民族解放的示威運動，而大刀槍桿，使他們暫時不得不消沉下來，（？）除此之外，我們對於這較前嚴重萬萬倍的國難，還聽見些什麼呢？報紙上全是些「樂觀」「明朗」的屁話。在寧波這幾天，各學校正忙着在開運動會，救國的呼聲，全給啦啦隊的歡呼所壓到了。

寧波的市面怎麼樣嗎？乾脆的一句話：醉生夢死而已。去年七月間，寧波的錢莊業，這百業的金融中心，因爲金融普遍地恐慌，放出去的款子，不能如期收回來，而且吃了很多的倒賬，市面上謠言蠭起，存戶紛紛提款，因而被迫停業的很多，還有許多自己見形勢險惡，即使強勉能夠維持，也不能獲利，也就紛紛倒閉。一週內，倒閉的錢莊竟達三十餘家，幾佔全縣錢莊的二分之一。要不是政府當局出而干涉，則倒閉之數，恐怕還不止此呢！眞是奇怪得很，人愈是多受一次刺激，神經愈會麻木起來。在寧波錢業這樣軒然大波之後，對於其他各商店的倒閉，人們也就漠然置之了。今天在以前最繁榮的東大街走過，共計一百幾十家的店舖，關起門來的，却有四十餘家，有的門上並且還交叉地貼上法院的封條。即使是開着的店舖，也只是讓無線電哼着催眠的小調，店員們雖然儘是睜着眼望着過路的人，有的甚且站在門口高聲地招呼顧客，可是跑進去的人，總是很少很少。形勢已經到這樣的地步，老闆們也都已下了決心——關門的決心。預備關門，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這樣一想，於是大家也就泰然了。像以前這樣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樣子，現在是已經看不見了。朋友，對於這，我實在沒有勇氣再說下去了，讓我們來談談別的事罷。

今天出去，跑過大道頭，（這是你很熟悉的地方，不過現在已大大地改觀了，這裏已改成很闊的街道，並且是寧穿汽車公司的總站。）看見寧穿汽車站上橫着巨大的黃布，墨色飽滿地八個大字：「驟峰進香請坐汽車。」售票處擠滿了很多的人，有背着「朝山進香」黃袋的老太太，和短袖長裾的摩登女郎，有含着雪茄煙

的紳士，也有頭髮雪亮的西裝青年，都爭先恐後地在買着票。我才憶起：今天原來是天童寺和育王寺火毀後籌造佛殿的菩薩開光的日子。我眞佩服和尙手段的高妙，一個新造的木偶兩眼上蒙着的紅紙拿拿下來，能够使這許多有閑的男女老少們，拿出法幣來供他們使用。我眞佩服和尙，佩服他們這一種平凡的把戲，竟能够號召這許多人，甚至比曾爲有閑階級所狂熱過一時的肉感大腿，還能够賣錢。大菲歌舞團今天在民光戲院上演，賣座之慘，眞是少有的。

請你恩諒，一提筆，就是一大堆牢騷。末了，對於一切，讓我來學一句新近流行於德國的話罷：「現在比明年總要好一點吧？」

梅二五，五，二一，午夜

# 鄉村小學教師日記

程覺生（寧波）

昨天「小先生討論會」議決，把晚學前學新文字的時間移到上午朝會前預習時間來，這樣使小先生教人的時間可以增長些。今天新文字便在早上教學了。

我們校裏學習新文字已有好多天了，因爲學的是北方話，南方的小孩子終說不好。我很希望「寧波話拉丁化方案」早些出版。

朝會中聽小先生的工作報告，東街和滕劉命又加多了兩處「小先生施教處，」覺得很快活。東街的第一施教處有個大女學生退學了，原因是她家裏的事情很忙，小孩子又太會鬧，她沒有時間再來讀書。小先生已勸過她，說是孩子我可以給你抱的，家裏的事我也能幫忙的，但是她還是要退學。在導師談話時，我對那位小先生說：「你可以另外約定時間教她。」

趁着午飯後團體活動以前的閒暇，把陶行知師「兒童節對全國教師談話」中說的追求眞理、說眞話、駁假話、跟學生學、教學生做先生、和學生大衆站在一條戰線上六個現代教師的條件，用新文字在紅的書面紙上寫上白字，一長條的釘在案旁的牆上，當作座右銘。

晚學的時間提高了，我得趕上列席鄉公所的保甲聯席會議。到會的保甲長還不到全數的八分之一，會議在非合法的方式中開展了，在鄉長的獨白下，遷移浮厝及露天糞缸、編組壯丁隊、改推保甲長等的幾個案件便通過了。

會議沒有終了時，八部廟的柱首，來找鄉長商談關於「開光」那天的一切事情，會便無形中止了。

柱首去了，第七保保長爲了雇去代替受訓的人拿不足雇金中途不去了，要來鄉長找辦法。第六保保長因自己不識字和辦事棘手要求辭職。義勇警察在壯丁中沒有人肯承受，和鄉丁老盧接洽，叫他去，他是當過警察和保衛團的人，一個月津貼他八元錢。

民衆夜校的常識課，我敎的是我們的地球，一般學生對於我

的講解不甚感到興趣，以後我想把講義多注意於當前時事的解說和農民們的切身問題的分析。

民衆夜校散了學，我把門關上了，正打算去睡了。「嘭嘭嘭！」有人打着門。我驚異地跑出去開門，來的是阿堂——校董店中的學徒。

「先生要你去！」

「什麽事？」

「我不知道。」

我摸不着頭緒，和阿堂一同跑出街來。走到乾記的賬房裏，鑫先生瑞先生都坐在帳桌邊，祥先生躺在床上，我進去挨着床邊坐了。

「叫你來什麽事呢？已這樣遲了。」祥先生吸了一口捲煙，噴出烟霧來。「我聽到外面有好多人在說，你在校裏宣傳××，你對×××的辦法不滿意是不能隨便說，況且對小學生說了沒有用……」

「有的說，我們的孩子不給他讀書了。」

「我並沒有宣傳××，不過我們讀了書的人知道了一些社會上世界上的眞確道理，說幾句眞話就是了。」

「是的，我們是明白你的，但是鄉下頭的種田人是不知道什麽的，你寧使少說幾句好。」

「你只要順潮流就是了，人家怎樣辦學校你也怎樣辦就是了。」

「說眞話，這便是順潮流呀。」

「我們是爲好關照你，因爲你要吃虧的。」

「……………」

## 被打靶的人

鄭望逸（寧波）

人擠得幾乎把那條馬路塞滿了，貯望着凹形的大門裏面。路人走過去，誰都要踮起了脚趾，向前望了望。

大門的左首，釘着一塊長形的木牌，漆着藍底白字，直寫着：「×縣區保安司令部。」站崗的士兵，背着上了刺刀的長槍，那刺刀經陽光的照耀發了光，似乎更顯示着它的森嚴。他手裏拿着的籐鞭，本能底執行他的職務，叫人們讓開。但無論如何，一羣給驅散了，立刻又有一羣聚攏來。終於士兵發了怒，同時受了裏面出來的一個官佐模樣的譴責，他便用鞭子向當前的觀衆亂抽，這始將那許多的人打發開去。

雖然這條馬路並不窄狹，它却是個冷落的街區，不知誰傳出來今天下午有人要槍斃，這才大批的人不約而同的集攏來了。大家紛紛地在議論着，猜想着。一個穿灰色夾袍子的說：

「聽說現在吃紅丸的要槍斃了！」

「前月不是斃了三個，那全是販賣紅丸的。」一個短衣的人

說。

「恐怕今天槍斃的，就是吃紅丸的哩！」那是一個戴着連帽帶子也已褪了色的說。有幾人聽了，都不期然的噓着：「哦。」

但是，誰都不能明曉今天將要槍斃的，究竟犯的是什麼罪？大家都在賭猜。

「的的！噠噠！」喇叭的聲音大作起來，許多人都被趕散很遠，讓出了一條甬道。一排着黃色制服的保安隊，和公安局裏的車巡隊先導着，拖出來二輛黃包車，上面都坐着人——犯人。前一個犯人，是那麼萎頓萎靡的，似乎失去知覺一般。後面的一個，却昂着首，圓圓的頭顱，面色很紅潤，似乎剛飲過酒。他們都赤着膊、手給反縛着。各插了一面旗，上面書着：「槍決匪犯×××。」車子的左右兩旁，緊緊的跟着幾名便衣隊，手擎着匣子礮，手槍。槍口正朝着車上的犯人。

接着又是一排保安隊，後面是二個騎着白馬的軍官，不，說是監刑官。最後就是一大羣好閒的觀衆。

喇叭的聲音聽來太悲傷！太驚心了！這聲音又彷彿在喚醒一般的居民。所以這一隊人馬經過的街區，從兩旁每一店家裏、巷子裏，鑽出不少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小的。

從出發的地方去刑場，足足有十幾里的路程，那跟着的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啦，拖得那麼長長的。

五月的太陽、猛烈地照着每一個行人的臉。晒出一層油樣的汗水。它同樣的照在那二個赤膊的犯人身上，那強健的肌肉，更顯得樸質可愛。一個還是白胖胖的。都「還不到三十歲的男子漢呢！」隨時隨地聽到這樣的驚嘆。

這漫長的路，終於行了一小時有餘，到達了刑場。那是一廣大的草地，面臨着××江，白茫茫的江水，一只帆船，迅捷地駛過去。那時誰都爭看着人做的靶子。犯人由車裏給人扶了出來，令他們跪下來。「磞！磞！……」一個被打了二槍，一個打了三槍。就此二命嗚呼了！有許多人手拿白布在那被槍斃的屍身幹些什麼？我好奇的跟過去一看。原來在拭着入彈處殷紅的血跡，說是將它藏起來可以避邪和治病呢！我發着楞。

喇叭的聲音，重新起來，那一羣隊伍，凱旋似的歸去了。

## 慈北的都神會

陳毓恭(慈谿)

打開浙江省的地圖，可以看到東部沿海岸一帶，橫着一個小小的縣份、叫做慈谿，牠的北鄉，就叫慈北。那裏矗立着青翠的四明山餘脈、環抱着瀲灩的杜湖，全鄉的水利及飲料都供給於此，牠有許多支流，像玉帶似地東西分布着，灌溉着碧綠如舖着地錦似的千萬頃田野。鄉民處於這種優美的環境裏，都能安居樂業。在耕作之餘，就湊着興兒去迎神賽會，這是游戲性質而具有迷信色彩的團體運動。在豐熟的年頭，自然每年要熱鬧一會，即使在這全國鬧

着農村破產的當兒，這個迎神賽會也始終不因之停止。

五月廿一日，這裏迎寧都神會。這天真是熱鬧極了，街道衢巷，山坡田野，塞滿了紅男綠女。小販們提高了嗓子，做出各種特別的聲音，吸引着一般觀客，他們滿想賺一大注的錢。還有那河道裏亦擠滿了船隻，駛船的老大們，這幾天真是交好運，往來各處接送客人，非常忙碌，每天至少可以得到三四元的辛苦錢。

在幾十萬觀衆的熱烈盼望中，那由幾萬青年集合而成長約十餘里的偉大的都神會，在萬目集注中開展了。會首是一面大旗，足足有二丈多高，隨風飄蕩着，由一個青年高舉，旁邊有許多人擁護着前進。二，炮担，担上紮滿了彩綢，都是花團錦簇的。三，對鑼，噹噹之聲，前後相應。四，頭牌數對。五，銜鋒高照十餘座，掛珠結綵，瓔珞相擊成聲。六，大旗一百餘首，除二面是黨國旗外，其餘都是五色旗，飄飄蕩蕩，破風蔽日而來。七，萬民傘三十餘頂，魚貫而行。八，鼓船數艘，每艘中坐鼓樂手十餘人，金鼓齊鳴，絲竹雜唱，嘈雜前進。九，抬閣十餘座，高約丈餘，每座由活潑的小孩子飾平劇一齣。十，黑衣黑帽之皂隸二十餘人，黑白無常各一人，滿面流血，沿途做出各種鬼臉，膽小的婦人和小孩子，有嚇得駭叫的。隨後爲紅衣黑背心披髮覆肩伸舌盈尺的縊鬼，雙肩高聳，滿面灰色；還有手執烟盤烟槍的鴉片鬼，及頭頂盛滿香燭碗筷米飾的蠶飯鬼，及判官一員，小鬼，夜叉，牛頭馬面一羣。十一，鐵索琅璫紅衣衫褲，裝扮舊時囚犯男女共百餘人。十二，張牙舞爪的青獅白象十餘件。十三，頭角崢嶸鱗甲生動之彩龍十餘條。十四，大九聯燈數座。十五，黃鉞白斧金爪銀鑓等封建時代儀仗廿餘件。十六，踏高蹺者廿四人，年齡都在十六歲以下，一律穿黃色制服，踏着一丈以上的木蹺，搖搖擺擺。以後則銃聲驚天，所迎的偶像到臨了，夾道觀衆中有跪伏合掌膜拜的，也有叩首如搗蒜的。這時忽然聽得嘭嘭的幾聲爆竹聲，這樣熱鬧的會就此終結了。觀衆爭前恐後的回家去。小販們奇特的叫賣聲又在人羣中出現了。

## 不能合作的合作社

楊艮瓚

鄞西樟村——中國藥用植物「貝母」的特產地，浙江省的一個美麗的鄉村。

山包圍在四周，一條河——鄞江——像一條粗線似的劃在鄉村的中央。

屋弄裏，響着絲車聲，蠶蛹的腥氣跟着繭鍋中的蒸氣爛着村人的鼻子。

河的兩邊，像大大小小鴨蛋樣的石卵灘上，晒着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

貝母的藥性氣，蠶蛹的腥氣，像往年一樣，爛飽了每個村人的肚皮。這兩種寶貝呀？——白的繭，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和田裏飽滿的麥粒，黃金的穀子，沒有兩樣呀！一樣是飯糧呀！

五月的鄉村，該是緊張而快樂的。今年五月的鄉村，却是緊張而憤怒的。

蠶，換不到桑葉本錢，這且不說；現在竟連這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特產）也換不到工本了！

爲什麼呢？看：

高高的牆，刷得粉白，白底子上，寫着藍色的廣告字：人人爲我（合作）我爲人人。

大門邊，站着一個縣城裏派來的全副武裝的兵，他還沒有等到調定的鐘點，他厭煩地看着他的同伴，——掛在大門旁的「鄞縣蓮江貝母運銷合作社」那塊機關招牌。

高牆裏面，也是大門的裏面，就是貝母合作社辦公重地，在村上偉大的建築物——文昌閣——的二層樓上，擺着許多寫字檯。朝孫中山先生遺像端坐着的，是吃公事飯出身的總務股主任。朝「五月廿一日星期四」那張日曆坐着的，是銀行派來的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在翻閱社員大會記錄簿，那一條「以每百斤現金拾圓計算，收買社員二十五年立夏節起土鮮貝母」的議案，在社員是憤恨的失信的東西，就是在總務主任的眼下，也覺得是古碑上的文字似的，討厭看見牠了，拍的一聲，記錄簿閉合了。……

會計主任在翻閱總錄簿，地球牌藍墨水在夫士紙上寫的鋼筆字，像細聲的在報告五萬樟村人的生活賬，那幾百萬斤的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由總錄簿證明，是該存在銀行資本家的倉庫中去，但是五萬樟村人的生活費，貝母的成本，五月勞動的代價，終年流汗的補償，……也由總錄簿證明是該得到一半勿到的！

日曆也在告訴會計主任：「今天離開立夏節已有十五天了，立夏起土的鮮貝母，樟村人是要換飯吃的。爲什麼高貴的紳士和闊氣的主任都說不動銀行家呢？爲什麼還不以現金去買便宜貨呢？爲什麼不以鈔票去換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呢？」日曆告訴了上面的話，又告訴了下面的話：「今天是五月廿一日，再十天是月底，你又要結賬了。收××銀行××○○○○元，（將來由樟村人（社員）負責去還本利）付××主任月薪八十元，五十元，付職員××洋四十元……付車馬費洋×○○○元，付緝私費洋××○○元。………」

高牆的外面，太陽照着青山，樟村人和大地一樣在活動。爲吃飯，格外活動得利害。

要換飯吃的貝母，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了！社員是合作社的主人翁，爲什麼社員不懂「那個」呢？鄉村的土地既種不出鈔票法幣來，那麼，只能種出來的貝母，也該想法呀！

想法，想法，樟貝母的社員，不能聽銀行家，紳士，老爺，主任的堂皇話，他們要想法了。全個樟村人的心，對着自己的收穫物(貝母)在跳，跳，跳。他們想：「合作社終不能是我們的喝粥社，貝母是要換飯吃呀！」

五月廿一日的前頭，在早晨，在黑夜；要飯吃的樟村人，已經開

始將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的自己的收穫物（貝母）偷偷私運了。五月廿一日的後頭，在早晨，在黑夜，要飯吃的鄉村人也將繼續將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的貝母，要偷偷地去換飯吃的。五月廿一日，這許多要飯吃的日子中的一天，樟村人正在早晨、在黑夜，在緝私者的視線外，在深山冷谷小路崎嶇上，偷運着他們的貝母——大夥兒奔到城市藥商的懷裏去兜賣。

許多挑担的，背袋的，扮大肚的私運者逃過去了。許多緝私者，（可憐的沒有別的職業的人、）嘴上御着警笛，尖着耳朵，拿着傢伙，為吃飯；他們像獵狗似的在找尋私運者。每個被雇的緝私者都這樣：「月底到了，沒有成績，沒有工作報告，去領薪工，是要受主任的白眼的，並且下月的飯碗，若不拿私運者去犧牲，誰又保得住呢？」

於是，緝私者真像獵犬，私運者真像在逃的山兔。只要碰着，就是將貨充公，社員受罰；主任得功，緝私者得獎金。

在許多要飯吃的日子中的一天，五月廿一日——今天，許多私運者中的一個，碰到了許多緝私者中的另一個。結果怎樣？你也猜到了吧？

主任當然得功；緝私者當然得獎。但是要飯吃的樟村人（社員）却不能服從「貝母充公」「私運受罰。」他們反抗了，他們說：「你們老爺可以不照議決案做，上頭銀行可以不照借款合同做，為什麼只有我們要照你們法律做死？」「……。」在許多要飯吃的人的同情下，不在許多人合力反抗下，轟的一聲，搶回了被充公的貝母，搶回了將關在看守所裏的同伴，

於是，書記室做起公函來，在五月廿一日的上面，蓋顆豆腐乾大的鈴記，馬上差自由車手到公安局去調動大批警士，馬上去報復，馬上去捕這批敢反抗的暴民……。

叮噹！叮噹！是公安局長的包車。叮零！叮零！是警士坐的鄉村人力車。捕大盜要步行，捕暴民可以坐車，反正是我們的紳士給我們的警士也揩一點暴民的油。

全體武裝，包圍暴民的小屋，再將貝母搶回充公，再將暴民搶回做犯人。

廿一日的太陽，已經接近西山頂了。合作社辦公處正坐着大大小小的紳士，公安局長與×××主任們做了主席團，一般善意的小紳士在為暴民說情。

「大家跳跳落落，只要摘面子就算了，哈，哈，通融一點吧？……」

「看你們面上，就不要關他（暴民）了，我們合作社是民衆機關，最愛和平，好，照你們提出的條件做吧……。」

圓桌會議結果：暴民釋放，貝母充公，再由暴民到一家小店裏去除買二十個爆竹，對大人們面前，朝天放完，表示道歉。

事後：

主任，老爺們問部下道：「你們有聽見有趣的爆竹聲嗎？」

小店流水簿上記了一筆「五月廿一日付×××火炮二十

個，計洋壹元」的賬。

公安局收發簿上記了一筆「五月廿一日收蕭江貝母合作社公函乙件！……事由」的賬。

寧波民國日報登了一則「蕭江貝母合作社在大皎緋獲私貝被刼散，保甲長出面調停，結果將已繳貝母收集總社」的消息。

大大小小五萬樟村人的心上也記了一筆「這合作社已不是我們了，是銀行資本家、鄉紳老爺合開的貝母公司了，還有什麼是合作社呢？實在是吸粥社了！……」的賬。

粉白高牆上的廣告字「人人爲我（合作）我爲人人，」仍舊狡猾地在替合夥公司辯護、靜靜的蕭江在夕陽返照下映出一閃閃的亮光，她涼涼的聲音，好像含着恨在替五萬樟村人訴苦。那起伏着的青山像受傷的熊，在沉默着在深思着，……她們都等待着眞正的「農民的合作」的到來。

## 理想的破滅

忻天趣（寧波）

今天是完成我實現理想生活的第五天，也是我理想生活全部破滅的第五天。

「假使：我能討個又美又會唱歌又會寫文章的老婆；假使：再能在服務地附近借間幽靜雅潔的房子，一部風琴，半架圖書，……課罷回來踏入詩的小家庭，耳裏琴音歌聲、眼前梨渦笑靨，該不會再有什麼煩惱。縱有，也該擯出門外，跟不進門來，妻若怕我去後寂寞，有個孩子也不妨。」

這是我以前的理想，七年來因機會與努力，竟先後成爲事實。今番來居柏墅，可說是全部實現了。

飯，同在校裏吃；不須自炊；宿，同回新寓去，相距不過百步。妻子也美也能寫寫短篇小說，孩子，也有一個，而且並不孤、圖書何止半架，風琴已有一架五組的。雖未還來，不過是一舉手之事。寓所是一進大屋子的後進，沒有隣居，後半間窗明几淨，是最好的讀書室。屋子裏多水缸，尤合了妻「不須出河洗滌」的心願。我該滿足了。然而，不，今天的心境，遠不如五月之前了。

記得初來的第一天，我捲起衣袖，打掃，佈置。什麼死鼠蛇，鳥糞，塵塊，霉的氣息，都不足影響我的起勁，我相信國民勞動服役，若都有我同樣精神，中國社會，會一定換個面目的。可是五日來，興趣竟消散得這般快。

四歲的孩子，只是爬在寫字檯上胡鬧：撕的撕，敲的敲，塗的塗，霸佔着不讓我幹一件事。妻只求太平，一味放任他，捨不得駡一句，也不肯想想方法。吃起飯來，只要一見蛋，一隻小貪手立刻來攫，或把碟一拖，不准同桌的學生下筷？哄，不中用；嚇，立刻放聲大哭，鬧得一堂不寧。若「要什麼給什麼，」怎對同桌學生。另備，窮教員袋裏那有這項準備金。

一吃完晚飯，就得回寓，遲一步就要吃閉門羹。大屋子門房，是

不會給我以方便的。這也怪不得他們，我又沒句煙捧兒送送他。

右手抱個孩子，左手一滿瓶熱水，還有旁的東西。因此，舉步也就不近了。進寓所先要經過黑越越幾條長廊，拔開幾重門關，才到寢處，因爲房櫳太闊，所以大門外還是白天，寢室要早入夜間。從雪亮的電燈下過慣的，驟然換到昏黃的洋燈下，特別感到不明快。想要我同在燈下讀些書，孩子却喉着要睡，妻叫他睡，他偏又醒過來。喊着：「奶奶摸」——「餅乾吃」——「……」——索性藥書同睡，而孩子又定要爬來睡在妻和我的中間。鬧這個鬧那個纏鬧不休，妻呢，也緊緊只記得她是孩子的媽媽，却忘了我是她的丈夫。

早上，天一亮，就有許多煩惱跟了起來。今天早晨，醒來時天色很暗澹，因爲這幾天多雨，屋漏又闊，不敢斷定是早，饒給孩子跌壞，只得趕忙起床，悄誤了校裏早飯的時刻。然而妻舉動從沒有緩急，經我再三催促才坐起來，但還須打幾個阿欠，伸一會懶腰。然後推醒孩子，緩緩的找襪找帶，穿襪着鞋……憑我催得怎樣急，妻只是緩緩地鎮靜地有條不紊地摺被（摺成正方形，斜放在一角）拉拉帳角，拂拂椅桌，理理髮，照照鏡，整整衣，正正領，這些事決不會忘了一件，也不會先後顛倒，而且更不會草草了事的。「時光」在她不及蘇士，讓我用糟塌二字不適當。我要迅速，她求舒服。催得緊了，報我一聲：「要走，你先走！」眞的我先走了，她對於抱這個偌大的孩子，決應付不了的。就使發憤抱到，得看她一整天不高興和半小時的喘氣。所以這句話是不能拿字面的本義來解釋的。她雖說了，我却走不開。

果然，等我們到校，飯鐘早敲過了。毛著臉走進膳廳，三十幾個吃飯的學生，一齊站立起來。這原是我校的老規矩，顯得教師與長官一般尊嚴，可是今天適增了我們的慚愧。同事們的臉，留神看去，可以看出笑嬉嬉地都在笑我們貪歡忘曉。飯後白髮翁陳稚老打趣說：「起來這麼遲，阿有難爲情？」我說：「難爲情自然難爲情，不過……」我的意思是：「不守時刻，反要學生起立。」正想說：「不過也有我的苦衷。」但他不等我說完，搶上來說：「不過，快樂也自然快樂」於是又引得同事們譁笑起來。一個同事，還故意高吟：「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皇不早朝……」唉！眞是天曉得，也許我正在納悶，忍受着急的時候，正是同事們在客枕上替我們作甜蜜的想像的時候。

妻說：「實現遠不如空想來得有味，這次來居柏墅，正好留一個印象去，使他日家居時，不會再感『冷冷清清悽悽切切』」或許還能因此多領略些獨居的清味，」我也說：「不錯，一封平淡的家信，能使我連讀三五遍；一月小別，能起無限想像。五月的同居，却將七年來紅色的夢，全部打破。原來好夫妻同居，也並不是一定事事諧和的！」妻說：「如要同居，還得去研究研究。」我說：「去請教請教專做儐房娘姨的，還不夠嗎？」妻說：「那末，你先去！」

八年前的學生方芝芬莉芬姊妹，午後來看我，要不是她們喊我忻先生，決不會想到從前的學生，現在竟可以有這麼大了。而且，

選麼摩登。芝芬已是上海法科大學的二年生，莉芬是同德產科二年生。

閒談一會，她們掏出紀念手冊來，要我寫上一點，好留個紀念。「留個紀念！」我怎好推辭，然而這上面都是細緻纖的鋼筆字，我卻僅有一枝禿筆，題上去怕會使冊子貶價，於是我躊躇起來，她們並未察覺我的爲難處，只是催着說：「寫呀！不拘什麼話。」寫什麼話最適當又最雋永尋味，又最能表出「我呢？」觸類旁通。於是我重又翻看已題的句子，有頌詞，有格言，也有詩句，書法有勁遒，有流暢，有蒼老，也有亂塗。最惹我注意的，是「莫回到廚房裏去！」芝芬見我看得出神，便下註說：「這是一位教我刑法的先生，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又往下翻見另一頁有「賢妻良母」四字，我的目光又停留在這上面，芝芬忙說：「這是子衛叔題的，異樣不異樣？題上這種話！」不知怎的，我掛在壁上的一張土頭土腦的照片，被他們瞥見了。說：「先生八年來，依然還個樣兒，沒有些變動。先生仍很用功吧！」我說：「消沉了，頹廢了，非復當年了！」忽然她們又記起題字的事，說：「不拘什麼，寫上一些。」我就寫：「請留神，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她們口裏雖說這句話很好，卻露出嫌她不著邊際的神情來。那知我是心有所指呢？

# 見聞的斷片

徐湛（定海）

清晨，亂夢被賣大餅的叫賣聲所驚醒。

起身後，看一眼壁上的日曆，日曆上註着一行小字：今日小滿。便記起了平時老年人的話兒來：「小滿日是應該下一點兒小雨的，不這樣，這年的雨水不能調勻，種田人恐怕又難望豐收了。」望望窗外，老天像是故意在和人鬧蹩扭——升起的太陽還是今年以來少有的呢。不曉得今年會不會應了老年人的話？

八時許，到街上去走一遭。街上冷清清的，很少有行人；奇怪，人到那兒去了呢！往常營業最興旺的一帶，店鋪裏的一般小夥計，都在沒精打采的呆坐着，也有高聲在談笑的；經理先生向街上投着疑問的眼光。跑到小菜場，似乎要比街頭熱鬧點，這現象覺得比較可喜，但是畢竟還是賣主多於買主啊！

回到家裏，才知道隣舍的一個三甫哥剛於昨天傍晚時分回家來。他是一向在寧波做生意的，二十幾天前，還碰到了一場火警，損失許多錢。我就過去訪問他。一進門，他正和家人在談論着關於「火」的事件。從他的談話裏，讓我明白了這次起火的原因，顯然是含有一種作用的。因爲火首是一家小小的廣貨店，平時營業不很起色；更可疑的是僅僅一間不到的店面，而保險額竟有一萬幾千元錢。他又說，火警要算在寧波最多了。因爲目下市面的過度衰落，一般商店都陷入了破產的絕境；於是他們就把放火作爲工具了。這樣，他們可以得到一筆數目很可觀的保險費。所以在寧波不時會發生火警的，而這些火警又是「放」火居多。因爲他們事先

的想得週到，辦得祕密，就很不容易被查究出來。

我又多了一種命聞了。

午後，到火神廟看戲去。這消息在上午經過南街時就知道的，因爲那裏貼了一張有字的大大的紅紙。是的，現在又到了春盡夏初的季節了。照例的在這一季節裏某一些日子，定海人就有福氣天天看「白」戲。那是所謂演街戲，由街上的商舖大家出錢，雖然是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今天是南街所演的。而明天呢，後天呢？就會有別條街上出錢開演的。演街戲的動機很簡單：據說爲的是希望當地的「菩薩」們能夠保佑「合境平安」。但是又怕「菩薩」不管這「閑賬」，所以預先演戲酬謝他。由此看來，菩薩也愛「受賄」和「拍馬」，怪不得這個「人間」更要「風行一時」了。

踏進了火神廟，人把整個的「神」廟塞滿了，只看見人頭在攢動着。費了不少的力氣，好容易讓我擠進了這人潮。這時台上的鑼鼓鬧得震天響，正在演着「大鬧嘉興府」——一齣熱鬧的好戲呢，刀呀槍的在大打出手。台下的看客大約是看得興奮起來了，竟相互的擁擠起來，人的潮一刻兒湧上去，剎那間又退了下來。直到這齣鬧戲做完了，大家才算安靜下，一部份的人退到廟外去了。我透了一口氣，回過頭來望一眼：正大殿前高高的坐着好幾排的老婦少女們，很閒適的看着戲。我不禁替泥塑木雕的東西喊起怨枉來。這不是在叫菩薩看娘兒們的屁股嗎？

突然，台下起了一陣劈竹似的笑聲。台上喧鬧的鑼鼓已經停止，換了胡琴等樂器，已在演另一齣戲了，——花田錯。這是一齣喜劇。演到唱小生的和一個唱花旦的在吊膀子，人們都被引笑了。看到了一半，我就從人叢中擠出來。

戲牌上寫着的節目是：日演：取成都，大鬧嘉興府，花田錯，東漢歷史，汾河灣。

晚上，仍舊跑到戲場去觀光。時候還只七點半。出我意外的是：戲還沒有上台，看客是老早像日裏一樣的把地位佔住了，沒有一點空隙。我感到沒有力量再能擠進去，只能看到夜裏所要做的戲目來。

夜戲排定的節目是：白虎堂，三盜九龍盃，蘇三起解，伐子都，馬前潑水。

五月廿一夜

# 一角

何依（淳安）

天晴着。正午太陽光熱烘烘的，行人流着汗在路上走。

我從這山城裏那條狹窄的街上走進一條冷寂的小巷裏，心想從那裏轉到××去。

巷裏看不見有人走；寂靜的鵝卵子石路上，正中直射着黃熱的光，兩邊有凹斜的破屋排竪着。我沿着人家的屋壁心裏朦朧

朧的向前走；在一個屋角頭拐個灣，一所×姓的祠宇，兩邊高高的斜伸着尖角，雄嚴的擺現在我眼前。

傳來了一種清脆婉轉的說話聲。我立住抬起頭來，看見那祠堂的木柵門前，圍站着許多人；正如鶴立鷄羣似的，人叢中間聳起了一個長長的洋婦人，戴着小白帽，眼鏡高擱在鼻梁上，淺藍色的長衣，皙白的皮膚，紅皮鞋。她高舉起頭，眼睛或上或下的閃耀着，左手高高的揭着一張畫，右手指着那張畫，緩慢的對大家講說着不流利的中國話。我轉頭看一看那張畫，上面原來是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人……

我自顧自走前去了。因為我實在沒工夫聽她的傳論。

約莫過了一點鐘光景，我從××回來，又經過這條小巷，祠堂門前，看見那裏仍站着許多人；不過那個洋婦人倒坐着在休息了。另一個中國女子，她太矮了，站在門戶楷檻上，揭着另一種夾在一個木夾上的畫帖，一張一張地指着；她皺着眉角，極力的提高喉嚨，倣着洋婦人的姿勢，不厭他的對大家講述着，臉上泛起了一塊塊的紅暈，額角上流着汗。我站在路旁，耳朵裏溜進了幾句話：

「……一個人心裏，……如果各色各樣……歪了……不信仰上帝，後來總要打下地獄去受苦……不騙你們的，這種事是真有的……信仰上帝……有罪也會把你赦掉……」

看那樣子，我些不住撲嗤的幾乎要笑出聲來；可是圍在那裏的，都各自靜靜的注聽着，好似她的話很中聽。很足相信。

站了一會，從聽衆的交談裏，知道那位中國女子是那教堂裏雇來的，一個月有三四塊錢的酬給哩。

傍晚時分，我在××，又看見那一對人經過那兒；洋婦人空着手緩緩的在前面走，中國女子在後面跟，一隻手裏提着兩幅畫，另一隻手捧着些什麼紙兒雜物，紅着面，喘着氣在走。

# 這一天開始的一個中心教學

洪　汜（瑞安）

將要完結師範學校生活的學生，照例要實習六個星期的，屈指一算，我們已「實習」了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裏，我們也有過中心教學，是脫離不掉國難的中心教學。當這兩個中心教學結束時，小朋友們的愛國情緒是很高的了。他們已能自動的留心報紙，討論組織等事情。昨天傍晚，一個小朋友遞給我一個包裹，解開一看，原來是從上海轉輾寄來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亡情報。我一張一張的看過，在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第五號（四日三十日出版）第一版上發現了王造時先生作的戰歌，我們便與小朋友們開始念起來，在這樣興奮之下，使決定了自二十一日開始的中心教材到前綫去。今天已在國語，社會，音樂，衛生，說話，體育諸課程中開始了。在我們六個教生與小朋友支持之下，竟顯出非常有意義的生活教育來。

國語上課了，我快快的跑到高年級教室裏，很率直的向小朋友發問：「今天朝會時，所報告的時事你們記得嗎？」「記得！」小朋友一齊的舉起手來回答。「你們既然記得，可有人站起來告訴我嗎？」他們都一齊的舉起手來，內中一個便站起來：「日本增兵華北，超過八百名的規定，增而至七千六百了；日本的兵艦開到汕頭來，倫敦傳出來的消息，日本提出新要求，是強硬得很。」接着又站起來一位：「中國向美國借錢；日本不納關稅的商品仍源源而來。」我看見他們沒有繼續站起來，於是便發問：「還有人記得別的新事實嗎？」他們都搖搖手。我再問：「剛才兩位小朋友所告訴的是關於那一國的事情最多？」「日本！」「日本！」他們一齊舉手。「那麼我們要怎樣呢？」「反抗！」「是的，反抗但我們要不要唱個歌來提高反抗的情緒呢？」「要的！」「你們有這一類的歌嗎？」「沒有，請老師找來給我們。」「好極了，我有這一類的歌，但我不會唱歌。所以我先把這歌當作國文課本教，使你們都明白這歌詞的意義；然後請王先生來配譜教歌，這樣，可以嗎？」「很好！可以的。」我於是便拿出講義來：「這便是今天的國文課本，上半張當作國文讀，下半張是歌，你們現在先看上半張吧！」此後便是他們的自動作業，默讀、檢生字，摘錄生字，這一點鐘是到輪讀為止。個個小朋友都表示十二分的決心，來一個「大家熱血一齊流！」這僅是高年級的大概情形，其餘中低兩級亦是如此。不過把歌詞翻做白話，再取其段片而已。這兩級同樣亦得着美滿的效果，有誰人敢說兒童不知國難之嚴重而不知應趕快去救呢？

第二節全校都是社會科，我一路上高年級的講台，他們便舉起手來，請我講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事情。但是我們是抱着處處應讓兒童作主人，自己作助手的，於是便把戰歌裏第一段第二句：「倭奴無饜取復求」這話，叫他們各尋出事實來證明。他們指着國難地圖告訴同級的小友，說明日本侵略中國土地的大概情形，那一劃一劃着的痕迹，便是被日兵的刺刀割過的血絲啊！其次，我又講到不抵抗主義，和最近華北「防共協定」的簽訂，一直至末了，才指出現在各地風起雲湧的救亡運動，義勇軍抗日，弱小民族解放鬥爭，確是「大家熱血一齊流」的時代來了，時代的洪潮是遏止不住的啊！

第三節是音樂，上課的是王先生，我們已預先配好了曲譜。不過我們作曲能力太低，所以不滿意的地方很多。歌曲雖不好，但小朋友們唱起來却特別的起勁，這是使我們更外高興的地方。

下午繼續上午的中心教學，第一節是衛生，我們的課程是救護，這是指導小友們在戰事發生的時候，應該怎樣的從事於救護避災。我們告訴他們防毒的方法，並且還指示他們，這種知識不應私有，而應該組織宣傳隊向大衆宣傳。最後談到醫藥常識，病人的看護，這些都是小朋友們很迫切的要知道的。接着來的便是說話科了，（僅高年級有目的在練習用國語演講。）我們教的是大衆易認易學易寫的新文字。雖然我們自己的新文字技能尚低得很，可

是根據「即知即偉人」的原則，也便硬着頭皮厚着面皮來教了。仍舊是一貫的計劃，我們是把戰歌翻做北平話的新文字。在國語有些根底的他們，學習起來，似乎倘容易。在這三天內，我們是計劃把那全套字母都練習完。最後一課高年級是體育，今天所變的花樣，便是戰歌的表情操。大家手裏都拿着短木棒，都裝做在臨別時踏上戰場一樣，眞是具有「不復失地不能手」的勢概！但是在這首歌裏有些是不好表情的，所以情節倘不大動人，我們希望更有完美的表情操出來。

上面是這個聯合中心教材開始一天的經過。我所記的是偏重於高年級的，因爲高年級的每一節，不論是誰上課，我都參與。其餘中低兩級，當然也照此計劃，不過程度上稍有些差別而已。此後，自然，工藝，美術，也是依照此計劃進行。工藝是築戰壕與陣地，美術是畫義勇軍抗日的情形。習字是寫小傳單，週會是抗日演講競賽。童子軍是舉行到瑞安城內講演，遊行，示威。（二十三日）並利用小傳單，演講資料，兒童救國宣言，這些我們都是將一一地實現的。這一個多方聯絡的中心教材，不僅小朋友們興冲冲的參與活動而我們教生更是興奮！今天是二十一號，二十三號便是我們的中心教學的總表現於瑞安城內！我們期望着那一天的偉大成功，所以我們拚命的努力於現在！生活即教育，這是非常時期的生活，應有非常的教育！

# 溫州的一日

李濤

天是陰沈沈的，午飯後却又晴了。上午在家是悶悶的胡亂看一回書；下午，便高高興興的去玩去了。

和朋友連兩人攜手慢步，出了東門，便直向「海晏輪」的碼頭去，在那邊有不少挑夫、水手，及船上的憲兵。當然，看見我們兩人無緣無故的跑來，當然是嘻笑、而且夾以種種令人難堪的話；大概因爲我們是女子罷？

離了這兒，便向鄉村中走去，一座白石的半弧形的橋，便綴現在我們眼中了。只聽得一片洪亮的似波濤拍擊着的聲音。待走上了橋，才知道橋下做了一個閘門，這時潮退了，水從這兒奔流到江中去。一片光亮耀目的水，不絕的流着現出粼粼的微波，石頭斷折的地方，顯出黃的顏色，與石頭斷折的深度正成正比。水儘量的奔流着，礙在下面大的橫石上，激出白白的泡沫似的碎玉似的浪花，濺起約一尺多高；抬頭遠眺看見江中浮游着的帆影，對江的山與塔與這邊的鄉村相映，自然是多美啊！鄉村又是〻美啊！然而美救濟不了貧窮，鄉民是一天天的窮了，衣服也一天比一天襤褸了。那這美麗的粉藍的天空下，誰能想像到我們的半壁山河已淪亡了？我們的民族正遭受着最大的危機呢？

再前進，我們踱着，踱盡這寂寞的長堤。偶而，看到了堤下泥灘

上有許多小洞，無數大大小小的螃蟹橫行着，於是爬下去捉，用一隻手指頭在洞旁插下去，用力一挖，一隻蟹馬上到手了。捉了許多小蟹，拾了許多普通的但又好玩的貝殼。於是站在堤上，看看遠遠的樹村屋，及江中互相追逐的波濤，一切一切無不表現着自然的美。

從江邊回來，又到了蓮家，因爲這天是她爸爸的生日，所以來了不少客人；他們及她們，都高興采烈的在叉麻將，他們（或她們）忘記了世界，忘記了家，甚至忘記了自己，一心貫注在牌上。在這喧囂而又無聊的環境中，我們兩個門外漢也只好談天說地而已！

吃飯的時候更不得了，大家敬壽公壽母的酒，壽公喝醉了，說：「我是壽頭，你呢？我可想不出來了。」壽母說：「你壽頭，我壽腦好咧！」大家哄堂大笑。壽母也喝醉了，拖着張太太的手儘叫：「高太太！你們高老爺可不得了，吃醉了呢！」

在歸途中，遇見兩位「間接」的朋友，有一位在三日後就是新娘了。這時，手中提了不少東西，大概不外是香水、粉、胭脂、絲襪、綢手巾之類吧？紅色紫色的霓虹燈，發出特別耀眼的光彩，人身上，臉上，以及地上，都映紅了，成羣的人們正在街心中慢斯條理的踱着，他們心中大概也是麻木的吧？

在這繁華的古城中，無數醉生夢死的人們，正在醉生夢死地將日子打發過去。

## 小妹妹哭了

奇　山（閩溪）

星期四下午七時，校內舉行懇親會；萍的六齡小妹芬跟着媽媽一同來參加。

晚飯後，禮堂上燈光明亮，人聲嘈雜；雖在初夏時分，却聞不到些兒汗酸氣息，因爲來賓大半是娘兒和小孩。

報告和演說過後，表演節目開始了；她們還感到滿意，不時在低聲談論關於劇情與演員的人品。喜劇過後，來了一幕悲劇，這時台上的空氣很緊張，看衆們更緊張。

——東北義勇軍漸漸地失利了，×軍步步地進迫過來，不久，被圍困的相繼逮捕了；觀衆都不敢噓氣，希望能有轉機，然而事不從人願。這班爲國爲民的志士們受×方的軍法會審，因不肯供出軍情，而遭受到慘痛的毒打和辱罵。

「可惡的××！」「打倒××！」「……！」台下的小友們已壓不住心底的烈火，紛紛舉起小拳高呼了。

萍在這幕劇中扮演××軍法官，他平日那副慈和親善的臉蛋兒，此刻完全被狡猾兇惡的神情掩飾了。他自己心中却在微笑，得意自己表演藝術的成功。這時萍已被上了兩重人格，觀衆們的愁眉苦臉就是他的光榮，因此台上那個××軍法官的臉兒更顯得兇狠可怕。

「我的哥哥不是××人！我的哥哥不是××人！」

台下人羣中傳出一陣悲痛的呼聲，當萍的目光投射到人羣中，發見那掩面哭泣的就是他所最疼愛的小妹芬的當兒，他就發了怔；刹那間萍失去了自主力，再不能像以前那般有力的扮演下去了，好在這幕戲劇的最高潮已過，所以誰也不會留意到演員的心理驟變。

不久，萍在台下人羣中抱起小妹，依樣和藹可親的微笑着在給她解釋這劇情。

「哥哥下回再不要做這樣惡狠狠的××人！」

小妹芬也在萍的懷抱中欣笑了。

# 中學女生日記

唐公憲（金華）

每天要批閱幾十本日記，這是做現在中學學級主任的人最感麻煩而費時間的一種苦工作。我老實自供吧，已看過了三年多的中學生日記，平時雖不能有「一目十行」之快，但至少也得一目看下三四行才行，若要仔仔細細地去批閱，恐怕是誰也沒有那麼多的精神。因此，我是時常覺得非常抱愧，要是不幹爲的又是吃飯問題！

這一日——五月二十一日——倒是給我一個好機會，使我很注意地去批閱了幾十本日記，發見了其中頗有不少的好材料；雖然只是輕描淡寫的幾句，倒也很有可以代表一般女子的心理。現在就把它摘錄一小部分出來獻給「中國的一日」想也不是無謂的吧！

＊　＊　＊

穿了童子軍服出校外去，同學中有說：「這是很覺難爲情的。」但據先生說，有童子軍服穿是最榮耀的。

＊　＊　＊

我們跑到街路上去，時常有許多人會說：「這樣男不男，女不女，像什麼呢？」呀，我知道這裏的社會，還是重男輕女的！

＊　＊　＊

學校對童子軍的訓練，這學期來眞有點嚴，不慣於這種生活的同學常會這樣說：「難道我們女子也要去打仗嗎？」我說「女子何嘗不可以去打仗，木蘭不就是代了阿爺去出征嗎？」

＊　＊　＊

代數只上了一章，考起來成績是那麼不好，敎的先生今天氣得面色紅又靑了。先生也難做呀！

＊　＊　＊

算術一科我最怕，我歡喜的是遊戲。難道我們女子的腦與男子不同嗎？

＊　＊　＊

今天不知怎的了，連續上了三班化學，弄得我眞的頭暈了！這

樣的讀書，我寧可去替人家燒飯。

* * *

要讀書，會讀書的人，沒有書讀，不會讀書的我，偏要我硬讀，眞是天曉得！

* * *

站在圖畫教員的後面，看他很隨便的亂塗亂抹，一忽兒一幅鮮豔的瓶花被他畫下來了。然而那畫筆一到我手裏，就似乎有幾十斤重的樣子，幾乎一動也不會動。

* * *

下午第一班上課，好多同學伏在桌上睡覺了。那位帶滑稽的先生，便在講台桌上敲了幾下，又向大家說：「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天蚊子冬天雪，書箱鎖好好過年。」於是同學都不敢再睡了。

* * *

有些同學的讀書，好像是專爲的「分數」，某科考的分數少了一點，就得大哭特哭一場，像今天早上那樣，外人不曉得的還以爲我們校中死了人，哈哈！

* * *

在家臥病三日，有如三年之久！我投生爲人，沒有什麼勝過人家；惟有些生病技能超過他人。

* * *

廚房眞是討厭極，時常菜臭飯壞，今天早晨的粥又臭了！

* * *

因爲早粥很臭，弄得我們餓肚子，女子究竟是弱者！

* * *

媽媽一個多月沒有信來，連夜在做夢，睡也不能睡！

* * *

早上起來就看見各位同學臉上都很快樂，原來明天要開同樂會了。

* * *

晚飯吃過和同學數人往操場散步，涼風一陣一陣地吹來，使人舒服得很。池中的魚兒遊來遊去，牠們眞的自由得很。

* * *

吃了晚飯去校園遊戲，看見好多同學圍在校園的一角，我也立刻趕了過去，她們在看牆外的一個瘋婆子。

* * *

已是下午十點鐘光景，我在看書，隔壁的一對夫妻又大鬧起來了。我想怪不得中國弄不好，夫妻二人都不能和好，要常常大鬧。

* * *

前一星期，因胡漢民先生死了，我們在升旗降旗時，都要靜默三分鐘，做了三天。那知這幾天又來一個靜默三分點，我眞弄得莫明其妙。下午降旗時才聽同學說，是爲祝領袖的健康。啊，我還以爲

又是那位大人物死去了。

* * *

阿比西尼亞已被意大利併吞了，竟有許多人在稱讚莫索里尼的英勇，我說他比老虎還要凶猛，我決不喜歡他。

* * *

弟弟才十五歲，他平時常說一定要去打倒日本。今天接他來信，居然已考進了中央海軍學校，多高興！

* * *

早晨升旗時，那旗升到一半忽然掉了下來，我不禁「呀」一的嘆了一聲！我想恐怕華北就要去了！

## 景城的一片段

星　哲(景寧)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是光着頭，就是戴上一頂箬笠；不是赤着足，就是穿着一雙草鞋；衣服和褲子多是一種土布，並且破舊骯髒，這些就是被人稱為不知禮義，不要衞生的「賤東西」——鄉下人。在上午七八點鐘的時候，便像螞蟻似的一行行地挑着柴或炭，向「景城」這鄉村似的城市來換取生活的資料。

生活的鞭子逼着他們和她們，幾乎每天都得做一種工作。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和她們根本就沒有別的工作能夠做，可以做。

「買柴火！挑來！」九個兵士用國語土話，叫住了十幾個挑着柴的鄉下人。這些兵士都是為剿匪開來景城的。

「有人要了的。」大家都怕丘八老爺，怕柴換不到像市價那麼高的價錢。

「有人要，我也要，挑來！」丘八老爺發怒了。

「你們也是有錢給我們的，——實是因為已經有人定了。」一個比較年老的總算說出一點理由來。

「媽特皮！老百姓要緊，我們更要緊。」一個兵士狠狠地說了幾句，兩隻手把軍帽子拿來拿去，表示威風，表示得意：「哈哈……」

「……」

「挑啊！不挑？媽特皮！挑不挑？」

鄉下人腳步不得不移動了。

丘八老爺得意狂笑。

……………

「炭！多少錢一簍？」三個兵士攔住了一個挑炭的。

「先生，我是替別人挑的，——替炭客挑的。只取挑工，不可賣的。」打着幾句不三不四的所謂「國音」。

「怎麼賣不得！有錢給你的。」

「我不敢賣。」像被人審判似的眼睛，釘着丘八老爺。

「走！媽特皮！走！」

「……」

「不走？打！」高高地舉起手來。

「賣了，我不但是沒有扭工，並且……」

「還不走？」舉起脚想踢過去。

「哦，哦，……」總於屈服了。面上顯着一陣綠，一陣青，向着丘八老爺所指的方向挑去。

丘八老爺緊追在後面，好像怕「罪人」逃了似的。

道路上暫時很靜寂。

不一會，「各，各，各，……」的皮鞋聲響了。原來是軍官出來遊玩。

## 對照

戈金（衢縣）

衢縣近來很有些蓬勃的氣象！保長訓練，公務員軍訓，……拆遷馬路，兩旁商店忙着裝修；凌亂錯雜出一副朝氣的幻影。而近幾日來，更是熱鬧哩！自從決定十四十六兩日舉行防空預習，十五日的夏季衛生運動，清潔總檢查，防空化裝表演，十八日的防空演習，十九二十日兩日的提燈大會，二十日的防空演習閉幕式及露天聚餐，萬花撩亂，弄得一向安定慣的老百姓摸不清頭腦，忽然是行不得也，忽然又點不成燈，忽然又有不花錢的戲好看，提燈、扮演、大砲、放火，嚴肅與輕鬆交流，既不免咀咒「只准官廳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又喜興的在街上擠，頭昏腦脹，啼笑皆非，這才是這幾日衢縣老百姓的真情；到了現在，地球又轉過來朝着太陽的今日——二十一日，人是倦怠了，興奮是鬆弛了，難免有些回首前塵之概。

「昨天吃苦啊！昨天天氣真好！昨天有趣得多，見鬼，昨天的聚餐！昨天還有擂台，焰火不好，昨天溜不走，我都想……」昨天昨天，無往而不是昨天，什麼都是昨天，就像五月二十一日的存在專爲的是昨天！

上午十一點鐘了，什麼都還在昨天的追憶裏，感嘆，咀嚼或輕輕的吐出一串咀咒；直到光遠鎮十七保保長於新築馬路的城外發現了一個被殺的軍人死屍，——沒有符號，一枝木殼槍被刦，——向縣政府報告的前後，五月二十一日，這才被人正正式式的上嘴，「今日，」今日出了這樣一樁事？人碰到人的時候就有一個問號給擲過去。

法院裏照例檢驗、拍照、收拾了去，究竟怎樣一幅景像？我被職業所絆，沒有看到，據說是刀傷得很利害，槍被刦。究竟怎樣一回事？又誰能夠曉得呢

一說是十八軍所派的警衛，一說是提燈落伍的人，一說是好殺。這些事情，是偵探的職務，毋容我們空費心思的；不過，照他木殼槍被刦，同時有武器的人被亂刀致命，結果在今天將近中午才發現，其間經過，不能不說是有計劃的，有幫手的，而這計劃的目的，多少與木殼槍有些關係。

我記得縣政府各銀行的燈彩上有「慶祝防空演習勝利」的字樣。「演習」也有「勝利」的？至於萬人傾巷的提燈大會到

今日還有有餘不盡之憾，——商會向縣政府要求再提燈一天。

其實萬人傾巷時大半是在强顏歡笑，我們只要想一想，封槍的進行及其進展，沒有一刻不是用生命來維持生命，用鮮血記出牠的行程的。

# 五七夜

叔 文(衢縣)

久住鄉間的英，對於城裏不論那種事只要是可以看的，她總喜去見識見識，以便回到家裏時好和張二嫂子，小狗嬸嬸，對門的姪兒，塘邊的榮貴等等，談個三日三夜。英知道附近的周律師公館今夜是「五七夜，」有一番熱鬧，而且咱們和他家裏總算是世交，所以定要我陪她去走一遭。我正缺一件什麼似的，便答應她了。

汽油燈的光輝，很强烈地從大廳中吐到「八字大門」外來，嚇得公館裏的電燈的臉孔黃黃的，門口的一對「高照」似乎喘不過氣來，只直挺挺地站在兩邊眨眼。微風過處，門楣上的白紙條兒一搖一擺地在笑着他們的沒出息。二廳裏，便是周太夫人——周律師底三十四天前逝世的母親——的靈柩所在地，一塊很大的白布掛在靈柩和供桌的中間，把牠們分做內外兩處。長長的輓聯一對一對地分別掛在白布的兩肩，廳的兩旁排列着許多素色的祭幛；供桌上燒着一對粗大的紅燭，香爐中香烟裊裊，將當中的周太夫人的遺像蒙上一層薄薄的雲紗。好一個古色古香的孝堂！

「拍！——拍！——劈拍！」一種清脆的聲音從廂房中傳了出來。原來，家屬們好像耐不住哀痛，怕悲傷有害寶貴的身體在打着「麻雀牌」鬆散鬆散。

「哈！哈！哈哈」斗的一陣笑聲，突破了平靜的空氣，

「三十六，七十二，一百四十四和！一百四十四和！」

「怎樣？三番？三番！」

「媽的！三六九万都不和！」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笑聲。

周律師爲的是「泣血稽顙」不便坐下去玩「四圈，」不得已地站在他的妹妹——何太太背後瞧着。忽然想起了明天的事，向坐在走廊裏的老施說：「老施！音樂隊你已接洽好了吧？是那個價錢吧？明天一早就要來哩！」

「是老爺！他說明早八點鐘一定到。」

「司令和縣長明天都會來嗎？」何太太眼瞧着牌，但似乎問她的弟弟說。

「司令就算不來，縣長是定準到的。」

「這位縣長與民同樂，與民同憂，」坐在何太太下手的做過區長先生的寄塵少爺肯定說：「他是無論如何會大駕降臨的。」

「姪少爺的話一點不錯，」臨時來幫忙的徐老三插嘴說。「楊公館裏，汽車公司董事長王公館裏和宗教會內某同志底老太爺

開吊的時候，縣長都親自去祭過的，明天這裏開吊，我想他一定會來的。」

「爸爸——橋頭成衣店裏開吊，縣長爲什麼沒有去祭？」敏敏跑進廂房拖着周律師的孝衫仰望着。

「小孩子不許多說——對呀！五十六和！」周律師瞧到何太太底「自摸」五十六和，打斷了自己話頭。

大約過了「一圈」牌的時光，對面坐着的周律師的姊姊——阮太太燃了一枝「大前門」送到嘴邊，有意無意地說：「明天音樂隊是那一班呢？」

「當然是新來的用手指揍的那一班。」何太太說。

「這班要貴幾塊錢吧。」

「明天要接司令和縣長用的，怎好用那班瘟脚的呢！二月裏那件事，要不是……」大律師的反駁，香沒在「洗牌」的嘈雜聲中去了。

「噹！——噹！——噹！……」時鐘均速度地喊了十下。

徐老三和老施以及男女僕人們，點香的點香，提籃的提籃，一下就忙起了。

「老爺，太太，少爺，小姐請出來『接七』哩！」老施走到廂房門口說。

「等一下！只有三副牌了！」何太太命令着。

錢香燒去了五分之二。

阮太太，雲小姐，姪少爺……從廂房魚貫而出，徐老三趕忙搶上一步，將錢香每位送上一支，參加「接七」的人們便陸續地向大門外游去。一對白地藍字的「高照」在前領路，吹鼓手，提籃的老施，孝子周律師，寄塊的兄弟們，何太太的姊妹嫂子們依次地跟在後面。幫忙的徐老三，阿胡，金福……拿着火炬在兩旁走着。白長袍，白旗袍，白衫，白裙，白鞋，白帽，好似一羣白色的鷺鷥靜靜地靜靜地飛着飛着。到了三岔路，老施把籃裏的杯盛的豆腐和飯擺在地下，前面支了一對燃着的紅燭，大家爭先恐後地將手中的錢香安在紅燭的中間。燒着了小小的紙轎兒，大家一齊跪倒了，雲小姐怕弄髒她的摩登旗袍似的，屈一屈膝就想站起了，可是一看大家都是跪下的，終於忍痛地跪了一下。

保存國粹的音樂家——吹鼓手開始合奏了，老爺們，少爺們，太太們，小姐們，僕人們，便像來時般走回去了，手裏重新拿着一支錢香。

「老太太回來吃飯！」金福和老施不先不後地喊着。

「媽媽回來吃飯」周律師低低地和着。

「大娘回來吃飯」姪少爺寄塊一面走着，一面不期然地掉轉頭來想看一看他心愛的惠姑娘，陡然憶起「接七」是不許回頭看的，趕忙接上一句「回來吃飯」

「媽呀你怎麼丟下我去了呀我再看不見你了呀！」邊哭着邊研究着那副「清三番」爲什麼和不出的阮太太給他嚇了一

跳，嘴裏輕輕地駡聲「該死的東西！」

進了孝堂，大家一一地將綫香插進香爐中，太太小姐們就走到靈柩邊嚎咷大哭起來。雲小姐想起了新近的失戀而哭，阮太太咀咒着這幾天的牌運不佳而哭，何太太因着中年無子大哭而特哭。

男人們，女人們在靈前拜過之後，燒了錫箔和冥國銀行的鈔票之後，金福，老三，李媽各捧了一堆燒餅在每人面前送上三個。約莫喝過了一盞淸茶，廂房裏的「麻雀牌」又開始播音了。

# 第六編

# 江西・安徽

# 長真生日

劉恆（江西南昌）

今天是長真四歲的生日。

兩個多月來的梅雨，雖然院子裏也長着綠氈似的青草，可是屋裏屋外到處都是潮濕得發霉。今天要算是個罕有的晴天，金色的朝陽，曬在人身上怪舒服的，這時候我帶着長真在涼台上操着早操。

——真，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又大了一歲呢。

——媽媽，生日要怎樣？

——生日麼，有壽麵吃，有爸爸寄來的新衣裳穿，可是還要給媽媽行個最敬禮。

——好，行個童子軍禮。

早點吃的是一小碗壽麵，兩個雞子。八點鐘同我一車上學去，穿了一身水綠色的春裝，白的襪子，黑色皮鞋，頭髮上還結了個紅綾花結兒。在校園裏，又請同事漁濱先生給她拍了幾張照片，然後，纔一跳一躍地到附小上課去了。

傍晚，她說要給爸爸寫信，因爲她畫了一張送給爸爸的相啊！又不知什麼時候受了四表哥毛毛的教唆，說是「今天有泰山情侶看，許多獅子，老虎給泰山打架，多好玩！快去吵媽媽帶去看！」

是的，這片子有獅，虎，蛇，象，猴子、犀牛，非洲黑人、更有那麼一個飛簷走樹的泰山，到值得孩子們一看，難得這樣湊巧，給你一個快樂的紀念罷。

她看見泰山，打鞦韆似的，從這棵樹蕩到那棵樹，只高興得一坐一站地拍着小手，她說：那黑人嘴上也戴了金耳環。一句話，把鄰坐的老太太逗得笑起來，摸摸她的頭，好孩子！

在回家的途上，已疲倦得睡在我懷裏。

今天她是過得很滿意啊！

時間的逝去的確太快，長真就已經四足歲了。

還記得「一二八」的前十天，我和麒同回到南昌省親，那時我懷孕已五閱月，本來預備兩週後，仍回上海去，誰知十天之內，就變了世界，我們留在真如的寓所，完全毀於炮火，於是只好在南昌暫住下來。

就在這年的五月廿一日晚上十時半，生下了長真，所以爲她取下這樣一個名字，就無非是紀念我們那婚後所居，如今被毀的居所真如！

孩子，人家說，生爲憂患始，像你，還沒有出生，就遭逢了厄運啊！託天之佑，孩子一順地長大，這四年當中，她給我的印象是：馴柔，熱愛，活潑，玲瓏。一天比一天長大，一天比一天懂事，好像一株初秋的柳枝，插在湖岸，被春風一吹，春雨一灑，瘦小的幹兒，嫩綠的葉兒，一夜抽出來似的。看去那軀幹高高的，腿兒粗粗的，皮膚黑黑的，體格總算不壞。現在燈前夜課也能認得百來個字兒，豬狗雞貓的

故事，也能懂得一些頭緒，今年春間開始進了幼稚園，花兒，草兒的歌曲，可以唱幾支，鳥兒，蝶兒的舞蹈，也可以跳幾下了。

不過，仔細想起來，這四年當中，我是怎樣做這個母親，連自己也糊塗得說不出來。為了要躬自撫養她，我本應該伏居家庭，擔負做母親的任務；可是為了自己的獨立，為了生活的鞭策，我又不得不每天踏向家庭以外的職業場所去。

唉！孩子，我自己明白的，就是我不曾完全負起母親的職責！

## 佈告・警告

趙從光（江西南昌）

南昌在去年秋天，創辦了個專門研究國學的學院，裏面共有學子百餘人，我也是其中一個。昨日有姓張的同學穿了一條初中時童子軍的黃色短褲及黃色襯衣，這在普通中學或專門學校裏本來是司空見慣的事，但在這提倡孔教的學府就不能允許的了，所以今日的佈告欄內，就有這樣的一張佈告：

「近查諸生中，時有奇裝異服者，不僅有犯規章，實背聖賢為學之要旨，嗣後務宜各自省察，恪遵規戒，茲列舉禁例二則於后，如有違者，定予以記過或扣分之處罰，決不寬貸：一、在寢室外禁絕赤膊赤腳及拖鞋木屐。一、在院內外禁絕穿短褲襯衣及運動或游泳衣褲。」（標點是編者加的。）

上課時主任教授又將佈告的要義解釋了一遍，似乎這也需要信徒們來「註疏」一下似的。

夜晚自修時，我閱看文藝月刊，不意為王教導主任查覺，待得下了自修課後，他就在教導處對我警告道：

「你怎麼專看這種舶來的文章？去年你們幾個人在外辦現代文藝時，就同你談過：這種現象不是我們這裏應該有的。上月間你又與章××辦那套，當時他被開除，你也記了次大過。後來又查到你購買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等等白話書來看，前二天又看作家，那時節都曾書面警告或當面訓誡過了你，可是現在你又看這種東西，語云：『過則勿憚改，』難道這句書，你都忘記了麼？你得知道，什麼新文學，根本就是做外國人的走狗，難道你願把聖賢心法拋去而學走狗的技術嗎？好吧，你既這樣自暴自棄，你就自己決定好了，我們這個學院是不能容許的，這本書非沒收不可。你得明白些：要應付國難非研究國學不可。你不要以為我頑固，我現在告知你，戊戌政變時，我就跟隨南海先生革命，我在學堂裏求學時因為剪了辮子，學堂當局還給了我警告。你不要以為胡適之是怎般了不起的人物，我同他吃過飯，學問只是爾爾。現在我很願你改過，否則我們各自為謀，南海先生責梁啟超的『你這樣造惡，將中國的文字學術變更，若干年後，必有人來罵你』的話，就要斥責你了。你自己自重好了。」

若斷若續的，絮絮說有三個多鐘頭，還引證了許多四書五經的話，記不勝記。

# 南昌片段

劉伯榛（江西）

我是個錢莊從業員，我所記的這一日，是南昌金融界的片段。和我個人的見聞。

在擱着南昌整個金融市場的「匯劃公所」裏，這一天仍是沉沉寂寂的。本來是規定上午九時開盤交易，可是按時來的，僅有幾個距離較近的會員。直到壁上大鐘，報着九點半時，各銀行錢莊的營業員才陸續到齊。照例的大家見面，便開始談論起國事來。由冀察外交到貨幣政策，再會由京中要政以至西南近況。等到談得乏味了，便會掉轉詞鋒。談談社會近況和私人生活，絕對不會很認眞的談判交易上去。因爲三五天沒有一場交易發生，那是很普通的事。儘管那邊執交易板的人員，連聲催促，結果也只有少數人到交易檯旁站一下，便將那刻板的行情牌，很迅速的通過公佈出去。這樣便算是完成了一天的交易。報紙上也就會刊出天天如是的今日金融行市來，這是南昌金融市場總集團裏的橫斷面，從此可推想南昌金融市場的現狀。

一個金融集團既是如此，集團中的單位——錢莊，也自然和這一樣。從業員終日靜悄悄的坐在櫃檯裏。不是看看報，就是談談天，恰巧友人熊君來拖我和他同去買東西，於是便盜了一下時，披了長衫同他向馬路上走去。走到警局街的左面，看到一大彩鄉下人，擁着三個被綁縛着的人，向公安局去，我爲好奇心所吸引，就上前向一個老者探問。

「這賊人眞可惡，專偷人家墳墓。前幾天掘了張家姨太太的墳，張老爺叫我們守了三夜。昨天他又想掘張老太太的墳，才被我們捉住了。跑了一個。活人不偷偷死人，這才是惡有惡報哩」老者懷着滿腔憤恨的說着。我聽了老者的話，又看看那三個偷墳賊枯瘦憂鬱的形容，我心上頓時罩上了一層陰影。

我們一面折向中正路走，一面討論盜墳的事。我說：「我誠不解這一班拿金銀財寶殉葬人的心理。一坏黃土，埋着幾根白骨，根本沒有什麼意義的可言。而且這鎗窖藏的財富，也着實可觀。假定我們已死的祖先十倍於我們，每人平均折合一元。就有四十七萬萬，這筆地下富源，足救我們現在窮况而有餘。」

如果我是政務官的話，對這班特別盜賊，決不處他罪罰。我並希望多有幾個這樣的人，爲我們開發，一面可養成薄倹的風氣哩。熊君也帶着滑稽口吻，同情於我的主張，可是這終屬法律道德所不許呵！

在路途中，我們看見兩只廣告汽車。這在南昌尙是初發現。車上滿繪着美術廣告，一面慢慢地駛着，一面散發傳單。一隻是和華日光肥皂公司的，一隻是中國肥皂公司的。這都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

末了我來附帶聲述一下這一日南昌市的簡單動態。

這一日的南昌市，在開着禁煙會議，決定舉行化裝宣傳，和通俗講演。

省立農業院，舉行二週年紀念會，同時舉行新院落成禮。

保安處槍決了一名毒犯，以昭警戒。

市政會發表四月份倒閉商店有四十八家。

浙贛特產聯合展覽，浙產大部到贛，扎貨業公會反對滬商參加。

省府通令嚴查擾亂金融的奸商，禁止高價收購硬幣。

省會公安局調查市民失業，除離省者外，計七百三十九人。不知確否？

幾家電影院裏，也步上海後塵，專演外國片子。今天是牧場情侶，和泰山情侶。一般年輕的人們，推進擁出。

三個日本人，離此赴長沙，不知有什麼公幹。報上用特別花邊，把這短新聞圍着。

在此不平凡的南昌市裏，自有很多不平凡的事態。上面不過是我這個平凡人，所見聞到的一部份平凡事態而已。

## 一種營業

熊子梁（江西南昌）

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晚上。

因爲前天曾下了一場大雨，風也改變了方向，所以氣候很涼爽，讓人疑心這是初秋了。

我同着從北平來探望我的朋友韞在中正路太和黨小吃後，順便在馬路上溜蕩，且說且行，說不盡的快樂，使我回想到三年前在北平溜馬路的情形，但是那時除韞外，還有二個朋友，而現在祇是我們兩個人。

走到李家巷口時，祇聽見管絃嘈雜，正奏着梅花三弄的調子，大有首都夫子廟的風味。

爲好奇心所驅使，便走進巷口，這聲音是由一個門口有玻璃燈注明的××遊藝場中發出的。牆上還貼着許多戲報，寫着許多歌女的芳名，另外有一塊黑木牌子，寫着白字，除了每位茶資二角四分，和本場特點等大字外，還有許多小字：「坐位舒適化，歌女天然化，空氣流通化，裝璜美麗化，價目經濟化，招待訓練化。」

原來這就是和首都夫子廟一樣的歌女清唱館。因爲沒有聽過，所以很想「試新，」到裏面找了一個坐位坐下，約有半點鐘功夫，茶房纔泡了兩杯茶，給了把說不出來一種氣味的手巾。韞拿起手表一看，已經九點鐘了，聽客祇有十位左右。我想時間不早了，便問茶房什麼時候開戲。他說沒有一定，歌女還沒有到齊，因爲家裏有客呢。正在這時候，忽然一陣女子的笑語聲雜着高跟鞋吉吉閣閣的聲音，和脂粉的香氣，一同來了。

胡琴聲再起時，台上有人掛上了一個白鐵牌子，上寫××武家坡，接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扭扭捏捏出來站在台前唱起來。

這時台下總有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來走去手裏拿着一本本子，和一支鉛筆，在穿綢緞朋友的旁說些什麼。綢緞朋友有在本子上寫了些什麼的，有的不寫什麼。原來這是點戲。

那姑娘唱完台上掛了一個較大的銅牌子，寫着雪弟煩唱兩只。雪弟剛唱完又掛出月紅半打，芬君一打等三四個牌子。

這時是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姑娘上台了。打扮得很洋化，臉子也還過得去，向一位綢緞階級的朋友飛了一個眼風，那位朋友可就瘋狂似的叫了幾個好。我覺得這位朋友可有點眼熟，呵，記起來了，他就是前兩天報上登載中山路×××紙店虧款逃避的老板，而今他依舊談笑自若的捧歌女，他的實號可是已經貼出「清理賬目暫停營業」的條子。這位姑娘唱完，台上的煩演的牌子又掛上了一個，二個，三個，五個，六個，八個，十個，……

這時候輪到煩演一打的少梅演唱了。所謂一打，原來就是唱段，把子代表而已。據說每只的代價是一元，多賞更歡迎。這時座已上滿，空氣也汚濁了，悶得我們直流汗，加以廁所的臭氣陣陣的吹來，令人作嘔。我們看着茶房把雪白的手巾不斷的向綢緞階級朋友面前送，大概每隔五分鐘就有一次，而我們祗是初進門時有過一次，不白的。我們正在盼望手巾來臨，忽然茶房大發慈悲，將隔壁一張桌子擦剩的一塊手巾隨便一伸手遞給我們。我們如同得了寶貝似的，兩人都擦了一把。

到了收茶錢的時候，我們照着門外揭示的價目給二角四分，可是茶房說三角四分，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今天是化裝表演。

「那為什麼門口不寫三角四分呢？」

「常來的知道，用不着我們費事。」

已經十點多鐘，聽客漸漸散去，同時台上的牌子也減少，注明煩演的更少。那位四十多歲的男子現在臉上直發光。時常向我們注視。大概也要我們點戲罷，但是看他那樣子他又似早已斷定我們一定使他失望，因為我們穿的是半舊的藍布大褂。他還時坐在我們前面一張桌子前，從烟盒中拿出一支小炮台抽着，更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法幣，他一邊得意的笑，一邊在數數，我留心聽他數到一百二十五元為止。

這時雖已十一點多鐘，但又上了十多個坐，煩演的牌子又掛了幾個。我們本算看看所謂化裝表演，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演出，只好不看了。

這時候馬路上商店大半都關了門，行人車子也稀少。我一邊走，一邊想剛才歌場的情形，一點鐘的光景，收入百元之多。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在這各地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南昌有這樣畸形發展的營業，國家危急的時候一部分同胞在幹這種把戲。

## 今天的日記

冷承（江西南昌）

一年以前，我也是失業羣裏面的一個。到去年下半年，算是幸

運，我找到了一個吃不飽餓不死的白飯職務的名稱是號房（私立小學的）薪金是四張法幣一月，但在做事方面，是要擔任搖鈴掃地和全校的書寫印刷的責任！此外，還有許多另碎的事情，都隨時應付。所以一天到晚，總是忙得透不出氣來，只有晚上有點空的時間，自己看點書。

今天忽然接着在漢口作工的叔父和同我一樣的表哥的信。叔父說：「工廠關門了，我失業已經半年了，一個錢也找不到，生活困苦極了！如你手裏有錢，寄幾元來救濟一下吧！……」表哥說：「我在一個軍隊裏當個連部司書，現在被裁了，沒有辦法，只得回老家去！你在南昌有辦法麼？倘能活動，我也要來找點事做做，因爲鄉下實在太苦站脚不住呀！請即速回我的信。……」

叔父和表哥，都是兩年沒見面且沒有通信的人。

還有，眞正事有湊巧！今天下午，又會着了八年不見的老同學。他是當過小學教員和軍隊裏的文職的，現在失業也有六個月了。兩個人談了許多話，他問我：「你現在很得意吧？」我不好意思的慚愧的回答：「喂！在一個學校裏寫字呢！」他說：「當書記嗎？那很好，很好！薪金多少？」我只得馬馬虎虎的回答：「只有幾元一月！」他也連連說：「好，好，好！」他就要到我那裏去玩。不好拒絕，我只得硬着頭皮帶他到學校裏來。

我實在有點難爲情，把他帶到自己茅廁似的房裏。請他坐下，我說：「爲了失業的痛苦，爲了生活，所以作事也不能擇什麼高低了！」好在他也很懂得事的說：「是，是！現在作事有什麼高低可擇呢！只要不失業，就是好的了！况且，你在這裏還很舒服呀，有空的時間，自己還可以看看書啊！」

我有時候，感到生活的痛苦，挨了幾句駡，只想丟掉這事不幹，但一想起過去失業的情形，而現在許多失業的朋友，尙在暗暗地羨慕我的生活，我又祇可忍耐了。

像我這樣的生活，倒還有人來欣羨呢！

## 一張意料之外的廣告

安非（江西南昌）

這是我的怪脾氣，不管有事無事，不管天晴天雨，總得出門去逛逛，今天當然也不得例外。晚飯後洗漱完畢，就出門亂撞了。

經過環城路，環湖路，到了一條最熱鬧的中山路。「遊人如織，燈火輝煌，」這顯然是個都會的晚上。在瓦子角有一家「住戶」式的商店沒有舖面，也沒有窗櫥，門口祇是幾盞彩色的電燈，圍繞着一張美術廣告。這眞叫人注目，每個行人都要走近去望一眼，在我，最初疑那裏一定是航空獎券中獎的號碼，或是某花旦今晚在某戲院登台，或是某電影院放映國產名片，要不然，就是商店老闆犧牲血本舉行大大的廉價。然而我走近了細看時，上面清清楚楚這樣的畫着寫着：中央是用綠色畫的一口口的田畝，田裏種着不少的煙苗，四角上有幾塊黑色的方塊，大半是用紙遮着的，下面就

是「川土到了」四個紅色的方體字。是一張賣鴉片煙的廣告。

我記得前幾年某甲有幾百箱煙土，都被法院裏燒得乾乾淨淨。不久，又有兩位想發洋財販賣毒物的，也被當局捉住，在施家窰（刑場）槍斃了。然而今天居然在中山路看見這樣一張美術廣告！

## 兵營生活片段

顧文盈（江西廬山）

早晨四時，在這初夏的季節，天還沒有亮。「達地，達地，」軍號的聲音，吹醒了我的酣夢。伸了一個腰，擦一擦朦朧的睡眼，馬上坐起來，暗中摸索穿好服裝，轉好裹腿，整理內務，洗面刷口，諸事完畢，只許二十分鐘。

四時二十分，整隊點名。三十分，值星官把隊伍帶到集合場去行升旗禮，幾千個青年軍人面着峨嵋的老五峯站着，行列齊整，精神抖擻。司儀發「肅立」「唱黨歌」「升旗」「敬禮」……的口令，在這晨光微曦中，大家向着那莊嚴而偉大的青白紅的國旗注目行舉手禮，看着她隨着晨風的飄拂，得意地由旗竿的下端升到空中的頂端。同時那雄莊的軍樂聲，突破了這早晨的靜寞，震澈了全部的空谷。

接着，便是晨操。因爲最近換了一位嚴厲的新的大隊長，不到一星期，跑步的距離已由往日的三千公尺增至五千公尺了；可是和他所定的標準一萬公尺，還相差二分之一哩。

那崎嶇的羊腸似的小道，下山的時候，還不覺怎樣困難，可是上山跑的當兒，却是一件累人的事。幾千個健兒在山腰中蠕蠕的移動，遠望好似一長條黃色的大蟒。每個人都跑得氣喘力竭，汗流如注了，但是沒有半個落伍的，因爲只要精神稍爲懈怠一些，那鐵面無私的大隊長的軍棍，隨時會落在你的頭上肩頭，腰間，背部，或身體上的任何部分。整個的清晨，就這樣地過去了。

七點鐘，吃過早飯。上午的功課照例是二堂學術科，因爲今天下午是半天的野外演習，上午的術科改上學科了。第一二堂原是精神講話，旋因教官有事去了，改由大隊長訓話。

上課號還沒有吹，大家都靜肅地預先端坐在課堂裏了。上課號才吹完，穿着烏黑的長皮靴的大隊長，強着腿子走到教室門口了，他的臉，兩片鐵板似的，永遠不會在他這上面找出笑容來，他的眼，圓睜睜的張大着，好似吃得下人的。

由值日班長大聲叫了「立正」大家由坐位上站了起來。他走到講桌前面還了禮，大家便端正的坐下。

他先站在講桌前用那對銳利的發光的眼，向四周巡視了幾分鐘，便開始了他嚴厲的斥罵的訓辭。

講了足足的二小時，無非是：這幾天來，你們太隨便了，這個不好，那個又沒有做到，……以後要切實注意。而內務的整齊，服裝的整潔，儀容的嚴肅，對於官長的禮貌的周到，尤其不可須臾怠忽。要

是做不到，就是違抗命令，沒有客氣，輕則軍棍，重則禁閉，再重則處以軍法，軍隊裏是這樣沒有理由講的。

每個人屏息聽着，雙瞳注視着他的發光的眼睛，不敢絲毫動彈，但心底裏却在不息地發顫。

第三四堂是步兵操典，由隊長講授。隊長的態度要和善得多。他從講書中抽出一部分時間來安慰我們，他溫柔地慈母似的勸我們不要害怕，別要生氣。這兩天的紀律是不大好，老是平靜的生活下去，不受刺戟，太平凡了。現在大隊長既經給你們打了氣，正是給你們的興奮劑，你們振作吧；不久美好的名譽就會加到你們頭上來的，只要各位能自新。

他的語調，不帶絲毫的怒氣，在這苦悶的兵營中，我們覺得只有他是唯一的親人啊！

午飯後，十二時至一時，規定是午睡的時間，裹着半床毯子，斜靠着床欄，幾十分鐘的假寐，身體上，精神上感覺到輕鬆而舒適了不少。

一時二十分，大家武裝好了，由隊長率領魚貫走出營門，到叢山中去舉行野外演習。一路微風飄拂着臉龐，兩旁的野草叢花，時而把一陣陣的香味送入鼻孔。——五老峯矗立雲霄，時隱時現，澗水淙淙，和松林中的流鶯相對答，儼然是天然音樂，好一個理想的天國呀！和早晨跑步的滋味，大不相同了。烈日晒在我們的身上，我們不感得悶熱；槍彈壓在我們的肩上，我們也不覺得笨重。

選了一大塊比較平坦的草地，大家停了下來，隊長下了科目——「各個衝鋒教練」，把它的內容動作步驟，要領詳細地解釋過了，便開始了我們的演習。

假定了情況，我們按照班長所指示我們的動作做去，利用地形地物，由班長領導着向着假想的敵營地進攻，忽而快跑，忽而躍進，忽而匍匐，忽而滾進，偷偷地爬過了一個叢草亂石的小山坡，距敵兵陣地不遠了，便舉槍瞄準齊放。

放了一陣槍，再前進。那時和敵兵相距大約只有數十米了，副班長便厲聲的發衝鋒口令——「衝鋒！」大家把雪白的刺刀架在槍端，齊聲地「殺」的一呼，振撼了整個的大地。每個人憧憬着真實的戰況，抱了絕大的決心向前猛進，誰也沒有想到，就在這剎那，寶貴的生命，便會斷送在敵軍的槍林彈雨之中，永遠永遠地做着無家可歸的孤鬼！

遠山吞沒了太陽，天上泛着粉紅色的雲彩，把浩蕩的鄱陽湖映成一片金鱗。

收軍整隊回去，到達營門，時已七下，降旗禮和課外運動的時間都已過了。

卸下武裝，吃了晚飯，匆匆地跑到自習室裏去上夜課。

森嚴，莊肅，冷酷，匆忙，勞碌，就便是兵營生活一天的實況。

（中軍校特訓班）

# 豐城所見

啓民

今天被那家屠戶殺猪聲吵醒，那些猪猡將要被殺時的哀號，聽了使人難受。九年前在厦大教書時，有一天親眼看見厦門××砲台槍斃三個逃兵時的慘劇，又在腦海中重複的演了一幕電影。江西豐城的猪猡平時滿街走，睡覺排泄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動。」在南昌的，雖不能在大馬路上逍遙自在，但在小街及街堂裏那也是「人畜並行，」十二萬分的自由。可是到了被宰割時，必須經過的那慘痛恐也同樣的罷？

爲了有幾個好友住在杭州，便到郵局去寄快信。他們說：「買郵票的，要『一個一個』順着走，不要爭先恐後。」又說：「寄杭州的信，每天祇去一回，由南昌轉。」

「豐城到南昌不是有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嗎？有輪船可通嗎？在建築中的浙贛鐵路南萍段果然還不能通車，但是爲甚麼郵件每天祇有一回去南昌？」

他們的回答是：「每天祇一回。」

我暗暗地想：「『一個一個順着走，』是厲行『新生活，』可是『行』的問題——包括郵件的遞送也在內——爲甚麼還沒有注意到。而滿街的猪猡橫行，也是『新生活』發源地的江西省所能寬恕容忍的嗎？」

出南門散步，望見遠近碉堡無數，這是爲了剿「匪」留給人間的「古蹟。」

下午看見大出喪，鑼鼓喧天，道士，樂人，旗傘都備，孝子哭着走。我覺到一個人死後，大可以照墨子的辦法：「薄葬短喪，」何必爲死人出風頭害的活人受累。如果將來能夠實行火葬的話，那是救上上策了。又出東門見一息涼亭題名吉祥亭乃梅岡村李中央奉其先父母之命，化了三千餘金而建造的——在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落成，——縣長老爺替他立碑保護。有對聯二副。一爲「於此間暫時留雪印，問過客何處奮前程。」其二爲「四面層巒春風滿座，一肩到此野景宜人。」他能爲過路客人謀幸福，造亭使他人休息，較諸大出喪那樣化寃枉錢，眞有天淵之別。

豐城的女人，都是不穿裙子的，剪髮及穿旗袍的不過千分之一，而小脚娘娘則觸目皆是，大概都在家裏織布。男人則勤於耕種，或做商人聊博蠅頭微利，然而據他們說因爲捐稅太重，實在無利可圖；要安居樂業，恐怕要等到隔世吧！

這裏在前清時代，出了許多進士舉人，宮保，尙書，所以有幾家破落戶的門首，還掛着「文元」「進士第」「大夫第」的橫匾招牌。可是因爲文人的子孫，是不會治生産的，到如今祇剩了幾間破屋，上首掛了一塊不值半文錢的招牌。因爲是出文人的地方，所以那孔廟造得比南昌的還大。

# 客爺

紫 沬（江西高安）

來到高安城裏僅僅半年，對於地方上的情形——風俗、習慣，都很隔膜。幸虧朋友烈是本地人，所以許多有趣味的事情都是烈告訴我的。

今天一早，一推開門，烈就起勁地說：

「好今天又有一件有趣的迷信給你看了。今天是『開廟門』的日子。」

接着他解釋我聽，說今天是廢歷四月初一，凡是高安城裏的廟門都要打開，迎接「客爺」進來。「客爺」坐在一只丈多長的紙船裏。他是本地的瘟神。

「這迷信相傳下來，光景已有三四百年了，據說從前有一個商人來到城裏販麥子，他身上的銀錢給幾個羅漢（流氓）看到了，於是壞運氣降到販麥商人身上，他的錢被搶光人也給殺死了。」

「死了后，可作怪了，城裏發生普遍的瘟疫，沒有一家沒有病人。幸而菩薩顯靈，說你們作了錯事，該得到惡報，可是解救也有辦法：把「客爺」（客爺是販麥商的尊稱，因爲他是客地人啊）供在廟裏，讓他受點香火，平平他的寃氣。直到現在，從四月初一起就迎「客爺」，直到五月初四，才恭敬地把「客爺」的紙船送下大江，連瘟疫一起跟着水流向東去。」

「比起一星期前的衛生運動來，這辦法更簡捷了。」我說。

烈笑了一笑，不響。

下午，我到大街上去瞻仰「客爺」的出遊。據烈說，每隔五天「客爺」便得在街上遊一次。

兩個短衣的人，一前一后擡了「客爺」的紙船過來。前導的照例是一套連他們自己也不曉得在吹奏什麼的國樂，一面鑼敲得很響。紙船上插滿了長方形的、三角形的紙旗，寫着「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標語。

各人家都燃放小爆竹，一陣烟霧中，「客爺」向前進行着。

# 聽通俗講演

石 瑰（江西南昌）

太陽已消失在遠山背後，公寓裏的樓房上已薄薄地籠上一層夜色，似乎更顯得沉悶了。一個人踱出了公寓，朝着湖濱公園走去。這裏是南昌唯一的勝地，東有體育場，西有百花洲，東湖加以地又不十分偏僻，所以遊人也就不覺特別多了起來。

今天似乎更熱一點，大約因爲晴久了的關係。西天的彩霞倒映在東湖裏，漾成了無數的光波。湖濱音樂堂傳來了一陣爵士音樂，馬路上有時跑過了幾輛汽車，掀起了十丈塵霧，公園立刻被罩在塵霧裏。蜂腰鶴步的高貴太太與口裏哼着歌曲手裏提着照相

機的老少「紳士」們却在特別賣力以地點綴着這瀕死的都市風光」

「通俗講演」台上站着一個五十開外的老頭兒，鼻梁上架着一副水晶眼鏡，身着一身灰色制服，一口道地的南昌話，正向着一堆人頭指手劃脚的講。我鑽進去看了一下木牌子，題目下面却寫着「模範軍人」四字。這時老頭兒嚥了一口濃沫，嘴巴又在開始喩動了：

「……剛才講到關雲長如何的不降曹操，如何的保護二位皇嫂，如何的赤膽忠心，過五關斬六將，……現在再講張勳將軍，他也是一位忠直之臣，他替慈禧太后出過許多力，後來竟陞到太子少保。……此外曾國藩部下的鮑將軍，他本是出身微賤的，落魄時有一位相士說他將來會發達，大家都不相信。……只因他能够幫助曾國藩建功立業，結果官至提督，賞戴花翎。……可見得一個人只要時運一濟，萬事亨通，俗語說得好：『運去金成鐵；時來鐵似金』……「（大意如此）

老頭兒的話是滑稽而下流的，在愚妄的笑聲裏，他的話很清晰地送入我的耳裏，我恍忽在聽瞎子講天寶圖，三國演義，蕩寇志，可是當我想到「民衆教育館通俗講演」這些字，我又不禁恍然大悟了；原來這老頭兒的話，表面雖似無聊，骨子裏却包含了許多「現實的眞理。」

# 動盪的消息

閔饒蘋（江陵）

午飯後大家又在床上躺下了。裝好的話匣子自然不妨在這個時候打開來。到底雷可賭是個健談的，不，簡直是個宣傳員，一類什麼日兵佔領華北……日俄戰爭不免，以及什麼主義，什麼主義的話，又是滾了出來。大家實在聽厭了，只是「唔——是」勉强答應；然而他却又是一陣接了下去。正在他這樣起勁的時候，房裏忽然來了脚步聲，走來的不是誰，我們一看見他面上的特殊的記號，我們就招呼：

「曾麻子請坐，請坐。」

「有火柴就趕快拿來。」曾麻子老是那樣浪漫的態度。

「你帶了白金龍來嗎？」

雷可賭因爲不太歡喜抽烟，對於他的來並不感着什麼，所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揮他的理論。

「不要談吧。現在聽說馬上要招二百航空生，二百萬學生軍！嚇，我們都得去。」曾麻子一面在找尋火柴，一聽到雷同學的大論，也就把他的消息報告了出來。這實在是個新消息，雷可賭馬上就問：

「你怎麼曉得？」

「當然曉得。」

「聽我說，你怎麼曉得？」

曾麻子沒有找到火柴，大概煙癮發作，也就出去了。

「要我們去當兵嗎？」

「要當兵，就要打倭×！」

「喂打倭×——愛人呢？」

大家認爲這個消息只是水泡，所以並不怎樣注意；——雷可睹究竟缺乏對手，也就沉默了下去。

＊　＊　＊　＊

自修的鐘剛剛打過，還沒五分鐘，大家都只在打扇納涼，大談大笑，自修室門口通路，忽然出現了一個帶眼睛蓄西頭的面孔，一看誰都曉得又是張教導主任來了，一時自修室裏肅然無聲，大家的眼光都是死頂住着準備點名完事。然而不然，張老師却走上講台，正經了態度，說：

「大家聽到現在得了一個重要消息，」聽到這麼一開頭，大家都把眼光從書本上又死釘到張老師嘴巴上去，——到底是個怎樣的消息？我們房間裏的同學也許又回想到曾同學所報告的消息了，就互相看一眼。

「劉教官從××來了一封信，說中央現在要招二百萬學生軍，要你們這班受了訓練的同學去參加，參加的馬上就要報名，並限廿五日截止。我相信諸位熱心愛國一定願意去的。」果然證實了曾麻子的消息。

「我們訓練做什麼用？」同學問。

「準備對外。你們訓練好了以後，就去訓練民衆作戰時至少是個連排長。」

「去，我們要去！」

「要去殺敵！」大家都奮憤起來；但一位同學馬上就站起來說：

「張老師，參加我當然願意參加；不過究竟是不是對外，如果——」

「自然是對外。不，總而言之，諸位要愛國，要救國，這也是一種任務。是不是？」張老師這樣答覆。

「是。我們都要去參加！」

「要去就要打倒××帝國主義！」

「那一個不去，那一個就沒有血氣。」

「是的，我曉得諸位愛國，是不敢後人的，現在大家既經贊成，我馬上就可以把名字開上去。」張老師說了，就想拔步便走，雷可睹却站了起來問：

「我近視，不可以去吧？」

「大概可以去，那時再定。」說了便出去了。

「嘿嘿，瞎子便是這樣的好老。」

「無用的，一點勇氣也沒有。」

「簡直只有唱高調！」

「…………」

大家都是一致的向留可踏攻擊，弄得留同學也不得不起來辯護：

「我是這樣問問我的眼睛近視有沒有參加的資格罷哩。」

「不要說嘛。」

「不要說好了！」

大家又是一陣嬉笑，怒吼，一時自修室裏就作我們的戰場，屋頂也差點給我們喊破。

「我們要去打倒××帝國主義！」

「要去決一個生死。」

「我就不去，有什麼用囉？還不是自己打自己！」同學中間就起了異議。

「我也不去。」

「我更不去。」

「你們都沒有血氣。」贊成去的開口就罵。

「我寧可做個沒有血氣的。」一時這種爭執便迅速地展開，一直到下自修課的鐘聲響了，還是爭個不下。

我實在有點不安，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去，——一期的肺病怎麼了得；不去又有點問心不下。這兩種矛盾的觀念，一時也在我腦袋中衝突起來。結果還是決定不去，免得枉死。於是心裏打好了底稿，就且驚且懼的跑到教導處請假，結果口頭照准；然而我心裏還是動搖着，——到底是去，還是不去？一直就了寢，還是這樣不安。同學們也依然是哄着笑着鬧個不下。星光已在窗口映眼，火車的聲，從枕邊爬過去了。

## 浙贛路上一小縣

張　和（江西玉山）

陽光從東方的一角漸漸地上升起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這個溫暖的氣氛裏。

Y縣本來是個偏僻的地方，在前年土匪也到過幾次，現在雖然暫時平靜了，但是Y縣農民的痛苦，已到再不能忍受的地步了。不是嗎？小鎮上的搶劫新聞，常是聽到的。

自從今春二月間浙贛鐵路通車以後，Y縣一變而爲交通要地了，它是從上海經杭州到南昌的中心點。

也因爲它在軍事地理上佔了重要地位的緣故，省政府積極地進行建設；以前在Y縣城東的飛機場擴大到一千多畝。

這幾天工程正在開始，各地來的工人，不下萬數，這許多工人中，當然是青年小伙子最多，可是營養不足未達成人的兒童，和白髮蒼蒼，瘦弱見骨的老頭子，也不在少數呢！

我同老李在街的一邊走着，他看到迎面走來的許多大大小小荷鋤帶鍬的工人們，好似有些驚奇了：「看！這一長串的工人，不像一個軍隊呢？啊！當中還有小孩呢！這樣小的小孩可以做工嗎？」

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穿了件打滿補釘的短衫，下面的褲管，捲到齊膝蓋上，露出一段瘦小的腿，但態度已是一個老經驗的童工了，很敏速地夾雜在一羣工人中溜過去。

「是的，這小孩實在太小了；」我輕輕地回答：「他們也有父母、兄弟、姊妹，也有一個『家』，難道這些孩子們自己喜歡別離親人到外面來做苦工嗎？還不是爲了麵包問題！」

「呵！還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沒有辦法；」他感慨地說着。

「眞的沒有辦法？密斯脫李，我想社會主義的蘇聯，決沒有這種畸形的現象吧！他們有托兒所，有爲增進兒童幸福的機關，有爲年老人休養的設備。」不知爲什麼，我今天竟外的對他發出議論來了。

他聽了我的話，並沒有回答，祇「唔」的應了一聲。

我們沒有邊際的漫談着，從國內講到國外，從國外講到世界；那個是，那個非，沒有證人可以斷定；不過他的主張完全是被動的等待主義者，確和我不同的。

我們的話匣子停止了，默默地走着。

三三兩兩的工人，帶了他們應用的工具，絡繹地經過一條通達飛機場的三里街；這條街也就是貫通Y縣東西的要道，Y縣的市面，就在這三里街上。

五月的陽光，熱烈地直射到人形複雜的三里街上；着黑色的工人們的臉孔，在陽光閃閃下現出光滑的油色。

嘈嘈的小鑼聲，在三里街的四周走了一遭，立刻有靑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在各家商店的門前；這並不是歡迎勞苦的工人們，而是歡迎××主席從南京回省的；然而結果，××主席並沒有到。

三里街，顯然比前幾天要熱鬧得多哩，不但行人增多了，就是各色各種的旗幟——國旗大減價旗，商店旗，也添了不少。

近來城裏幾家米舖，小館子，烟紙店，百貨商店的生意，似乎也漸有起色。這是因爲突然增加了大批工人之故。

工人一到，立刻米價從八元五角，漲到九元三四角；並且，現在還是往上漲着，白胖胖的米店老板，常常露出勝利的微笑。

黑壓壓的人羣，在暗黝黝的館子裏吵鬧着，一排四張的方桌子，周圍擠滿了黑炭似的人頭，大包子一個個地送進飢餓的嘴巴裏；這些全是工人。

賣盡了一天的精力，帶了疲倦的身體，唱着小調，一個個地走進他們臨時建造的草棚。

夜漸漸地深了，整個的Y縣靜靜地躺在黑暗裏；這時，除了聽到幾聲悽慘的小販叫賣外，一切都是沉默的。

## 武寧一日

曼　星（江西）

似乎是一個很使人懶怠的日子，天氣倒很好，有太陽，有暖洋

洋的風。

來了一個電報：「漢口×××匯交陸軍第××師國幣叁萬壹仟柒百陸拾壹元伍角肆分，總馬零六二四號。」

「這倒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一個還剛被充軍到這裏來替社會服務的下江佬說。

「嗒，老規矩，一個月兩回。」我們的出納先生——終日捧着水煙筒的，淡淡的加上一句。

「生意，一部分得靠兵士啊！」

果然，接着就有好幾個丘八來匯款，兌錢。一會兒也有幾個來買航空獎券，對二十二期的號碼，鬧烘烘的情況，看過去像這裏發生了一件槍殺兵士的命案。

有幾個鄉巴佬要換現洋。

「換花邊？媽的！想坐牢哪！」管兌換的老胖忙了一陣後，正沒好氣，就這麼罵着。

我們都嘆了一口從來不曾嘆過的長氣。

不遠的地方又來了軍號聲，其中還夾雜着歌唱。

漸漸地連歌句也聽得清了。兵士們在唱「拿起你的槍快快地往前放與那惡虎狼死命地打一場。」像是無數的鴨子在溪流中大叫。我只得將兩指塞住耳孔。兵終於走到門前了，最先是一面不大不小的旗旗下八個吹號手，都是兩腮鼓起得如皮球，眼睛瞪起像狗那樣的，再下去是一排排灰色的，一眼看不到底，如一陣陣灰色的浪頭在街心中起伏着。其中也有幾個騎馬的，又有幾個走在隊伍旁邊的。兵都有着菜色的臉，消瘦的身子，破舊的軍服，爛了的草鞋。

軍號聲與歌聲又漸漸地遠去了。

「有這多的兵哪！」老胖把伸長了的頭頸又轉原位。

「多，有什麼用呢，」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

我是想靜靜的安息一下，剛才的「壯容」實在把我攪昏了。

不料街上又來了吵架——這裏常常演的好戲。

這是兩個女人一邊吵鬧，一邊跳躍着各人有更多的姘頭。我真意想不到。二個女人吵架，竟會祭起這一種法寶。

這裏的小戶人家的女人十之八九都靠賣淫維持生活，她們的主顧就是「兵官。」

天氣有點熱了，連狗都躺在街沿上乘涼。我從來不曾見得有像這裏那麼多的狗的地方。幾乎每家都得平均攤派着一隻。種類是只有一種；但是花色，大小，雌雄，倒是一應俱全的。

跑到中山公園裏，見識所謂城內的壯丁與鄉下的壯丁的軍事操練。

晚上同事們打牌，報告日間去打茶園與兵士衝突的經過。

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被包圍在兵士，女人，狗的中間。醒來，聽得敲三更的更夫漸漸近來，外面許多狗在狂吠。

# 悼一個刊物的夭亡

魯戈（安徽安慶）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從早上到夜晚，一直刮着很大的風，沒有太陽，天上有很多灰色的雲然而沒有下雨。

便是這麼一個怪天。我們的心血的結晶——秋羅，今天該是第七十七次和親愛的讀者見面，向全社會呼號出它悽慘而勇敢的心底話的一天；可是，便在這一天，我們的秋羅被送上了斷頭台，割了它的舌條，暫時使它不能再從這安慶的一角播出它第七十七次的「梟鳴」了。

「我們底原稿沒有送進排字房吧？」一個傻頭傻腦的社友竟這樣率直地說。

何君的眼眶兒紅了，眼珠晶瑩着，然而呆住了。

…………

記得，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吧，我們，一共三四個人，偶然地覺得自己所看到讀到經歷到因而得到的一點意見，應當有一個發表的地方，而且爲增強力量，應當有個集體的地發表的地方。我們都是沉醉在文學中的，於是決定設法辦一個刊物。

我們是窮學生，而且是不受津貼的，什麼「雜誌」之類的單行本，簡直成個夢。我們便去找當時在我們學校裏教新文學的教授，許傑先生，商量結果，和當地唯一的某大報接洽出版週刊。

兩三個星期之後，秋羅誕生了。

我們早就知道的，秋羅必然會遭某一部分人的歧視的。但我們仍然掙扎着

果然不到七期——卽七個星期——爲了篇把文章有兩三位社友被請進了看守所拘留所去。過了十幾天，又莫明其妙地開釋了。

報館的編輯先生常借「朋友」（？）名義在我們耳朵邊演說：「外面注意得很呢！小心些，青年！我們是不見外的朋友，還會欺騙你嗎？」

我們呢，因爲當時有人主張什麼存文復古，又主張什麼讀經；於是，我們借了學校裏面的一位「假古董」教員（因其有時穿「夷服」讀經）做鵠的，接連出了兩期「××批判專號。」這一來，秋羅更遭了白眼了；在學校裏，假古董連絡眞古董在校務會議席上公開說我們「汚衊師長」但幸虧當時文學院長周予同先生說了幾句話，於是我們還不致於捲行李。在報館裏呢，那編輯除刪改我們的稿子外，還來個聲明：「倘涉及意氣或個人私事者，一概謝絕登載！」

過幾天來個通知，限定稿子在出版前三天送去，「以便編排。」

因一二九的發生，有些社友都忙到「學生救國會」裏去了，這期間，幾次大會爲了意見紛歧，這幾位社友竟成了幹事會中有名的砲手！這是閒話。可是，當我們的學校，因爲是一個「大學」，「大

學生」可以有機會到南京去聽訓時，學校裏有一位寶貝，竟以請洗澡爲條件運動同學選舉他讓他可以「晉京」一趟。於是，秋羅又忍不住要說話了，但在「值得說」與「不值得說」的猶豫間，延擱了一兩個月，這次終於把稿子發出去了。本來秋羅便被認爲有「罪」的，於是，於是，……

秋羅是我們的心血結晶，不便自捧。但據我們知道的，南京以及安徽內地，有些讀者是把它每期每期集起來保留的。我們從第一期翻到現在，我們看出上面一大陣一大陣的波浪，我們淸楚地意識到我們是向前走的，向前成長的。

秋羅是被停刊了，在這個羅的「中國的一日」

不過，我們且收拾這次祭奠的紙灰，我們會產生第二個秋羅的！我們底心是滾熱的，親愛的關念秋羅的先生們！

等待着！忍耐些！

## 在灣沚鎮

楊　筠

太陽怕羞似的躲在雲背後，天空顯得那麼陰暗，時候已經五點半，學生們都已「家去」了，我舒了一口氣踱出校門來。

對門十多丈路遠一座巍然矗立的天主堂，照例觸着我的眼簾。突然想起了今天早上六點鐘光景教堂前是多麼的熱鬧，這使我從來不去注意它的心，引起了好奇，自然而然的走向那裏去。

閑着是多麼高和厚，鐵門半掩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推進去！

一個穿着「短打」的少年，光景不到二十歲，迎上前來，不問而知是「門房」之類。

「先生，難得來坐坐！」他放出天主教徒的「博愛」的本色來了。

我隨便看看高大的建築，瞻仰瞻仰天主的聖像，一回兒就打回頭。他一直跟在我背後，不說什麼，兩只眼睛時時向我「打量」以爲我是「拆白黨」似的。

「這教堂造了多少年？」我隨口問了一句！

「怕有十六七年了吧！」

「現在的神父是什麼地方人？」

「是西班牙人，他說得一口很好的中國話！」

「今天早上爲什麼特別熱鬧？」

「今天是『主』昇天的紀念日，大家要來祝禱的。」

「哦，這個堂裏的信徒倒不少！」

「不少，大約一千六百多家！」

「嗯！這裏還有旁的教堂沒有？」

「那邊還有一所福音堂，是『奶奶』們的。」

「呀，在這內地的一個小小鄉鎮上，洋教有這樣大的勢力，了不起呀！了不起呀！我默默地想，默默地走走出了天主堂。」

電火已經來了，但始終是那麼昏暗，從來沒一次「雪亮」過。

這大概是內地電燈的一般特徵吧！

照例，識字班的民衆都得到校了，可是奇怪，今天還沒有一個人來。

時鐘打過八點，識字班的民衆只到三分之二。

「各位朋友，今天幹麼事還樣遲？」我笑嘻嘻的問。

「周先生，我們要上操呢！」

「是壯丁訓練嗎？這裏有多少人去操？什麼時候開始的？」

「本鎭二十四保，個個要操，只要滿十八歲的；一天兩次——早上和將晚，我今日剛開頭，我們操完了才來的。」

「你們要讀書，將晚的一次，能不去操嗎？」

「保長說的『不中，』（即不行）有國民政府的命令，有省裏的命令，還有府裏（這裏本屬寧國府，宣城縣；還裏的民衆現在還稱宣城縣爲『府裏』）的命令，區署（即區公所）又有命令，不操『不中。』」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壯漢嚼叨着。

「你們操了『幹麼事，』打日本，還是打『土匪？』」

「這不知道，只是上頭的命令嚴得緊，不得不操，罷了，打仗，怕不會吧，」他們有點摸不着頭腦子。

「周先生，保長對我說過的：上了操，保護地方呢！」另一個矮長個子，很得意地說。

「保衞地方！我們老百姓自己幹起來，倒便當得多了，先生對不對？」阿大這樣說，他有强壯的身體，漆黑的面皮。

「不要扯開去了，我們談正經。你們以後還能來讀書嗎？」

「我們還幾個人，一定不會少的。以後頂好還請先生講點報紙上的事給我們聽聽。」

我點點頭，不想再談下去了。

〔註〕灣沚地當皖南，是蕪湖到宣城間的唯一大鎭，有江南鐵路，和蕪屯公路等通過。

# 亭　遇

空　言（安徽歙州）

多年未返我的故鄉——A縣，情形是異樣了。除掉觸目驚心一縱一橫的長途電話線，零星散佈聳立的碉堡瞭望台是新的建設以外，跟着使人感到的，祇有破落，淒涼！

五月廿一日，雖然是經過雨後的天氣，但仍很悶。坐在家裏既很不舒服，覺得還是出外走走要比較好些。於是，決定去訪一個朋友——離我的B村約十多里路。末後回來時，不想天氣更加悶，我走過了一程，委實有點難受了。路旁有一個空着一面的亭子。雖然是乞丐住過的，很髒，滿地都是腐爛的稻草，沒奈何，仍是要進去休息一會了。

田中的秧針，一排一排的很有規律，已出水了八九寸，但仍是黃綠色；微風吹過，好像個個都在低頭沈思。在四圍寂寞的山野中，幾個烏黑的鳥兒，靜悄悄地蜷息在電話線上，一動也不動，襯簷佈

滿白雲的天空就同在一張潔白紙上，斜畫了一條墨線，彈上幾個墨點。不是牠後來飛了起來，伸展出剪刀似的尾巴，誰也不能辨識牠原來是幾個燕子。沒有行人，空氣和死一般的沉寂。

我坐在亭前支柱的橫木上，看看山看看水，看看田裏的秧針，看看電線上的燕子。多會，我本待起身再走了，忽地來了一個淡素的女人。

她的年齡，大約不到二十歲的光景；腦後梳着一個團團的髮髻，很烏而不甚光滑；身上穿一件灰色半新舊的布衣，腰間繫一條黑色半新舊的布裙，雖然有幾處是破了的，但都已補綴過，並不十分襤褸；臉兒是沒有施過脂粉的，兩頰却泛出微紅；祇是略覺黃瘦些，身體却還是很壯健；一眼望去，就知道她是一個農家女子。雖不甚美，但亦不討厭。

她走進了亭子，坐在亭前支柱的另一橫木上，默不做聲，雙眼直注視在我的週身，不住地望。

我因此開始懷疑了。我想：「在我A縣，向來是重禮教的地方，我是一個陌生的男人，她是一個年青的女子，此外沒有一個旁的路人，她也就不避嫌嗎？她也是走乏了不可耐嗎？那末她又爲什麼祇是老注視我呢？」這在我A縣委實是沒有見過的情形。我由這懷疑的心理要想觀察一個究竟，因此便索性再坐一回了。

「唉！」

靜默了一會，她開始長歎了一聲。

「先生，你到那裏去？」

她接着問道。

「你的家在那裏呢？你爲什麼歎氣？」

我忍不住我的懷疑，我沒有答覆，我便這樣地問了。

「唉！」

她又歎氣了，臉上現出很憂鬱的樣兒。

「先生，我住在H鄉，我半年來……」

她停了一會，方才回答但又咽住了。

「你半年來怎樣？」

「我半年來沒……沒有……接……着客。」

她臉兒微紅了，斜低着頭，半響，才答覆我這麼一句。

「……」

我心裏一怔，竟說不出話來。

「我有個黑心的，他棄了我，他跑了，我弄到飯都沒有下肚。」

「你的家中現在還有什麼人？」

我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我文不對題地又問了。

「沒有多人，祇有個老母，兩眼已經瞎了，父親在去年死掉，我嫁那黑心的，他又自跑了——聽說是去當了兵，全靠我來養活，我有什麼辦法呢？先生，我好苦啊！我又沒有什麼大本領，幫人家做傭工，現在的時年也沒有人家要了。砍柴又賣不到錢，眞正是怎樣好過活呢？」

她說後，把頭略一伸，仍用雙眼注視着我。

「你現在是從那裏來？」

「先生，這一季我還可以替人家摘點茶，但是，那裏能夠使用，又要趕回家去照顧老母」

她很凄楚地含着一包眼淚的說着，靜視着我，好像待候我的安慰。但是我再也找不到什麼好話來安慰她了，我祇能說「那也確實沒有辦法呵！」一引導我自己一陣酸辛，幾乎替她掉下淚來。

半响，兩下靜默無言。她忽又說道：

「那末，如果得先生不嫌厭的話，請先生……我說過，我家中沒有多人。」

說後，臉上一紅，忽又轉而微微地强笑。

「我是要出門的人，這事情就很艱難了！」

我一面回答，一面心裏想道：「我鄉是著名的「禮義之邦，」比不得上海。可是現在，居然也要打破禮教，出賣她的青春了，這是很少見的。」但是事情更有不幸，她竟又說：

「唉！先生，你忘……你可憐……那末……也不要緊……就這裏……」

她說後，用唇向裏面一指，接着把頭直垂下去。

「先生，你以爲我很髒嗎？我可沒有……也沒有……隨你先生……」

我不知所云了。給了她一塊錢，各自走開了。

# 見公局（一）

葉仁鴻（安徽歙州）

上完了第一課國文課，正走過邊門，回到宿舍的時候，校廊下那條楊校長特地爲近村來見公局的人們而設的長木凳上面，不知在什麼時候起，已經坐了一個女人了。

她起先是兩望着校門外的，可是，等她覺着背後有脚步聲響時，突然倉皇地立起身來，臉上立刻堆下痛苦的表情，走近前來說道：「先生，請你通知這裏楊先生一聲，我是來見他的。」

「好的，你在這裏靜坐一會。」我說着，逕往宿舍走去。

楊校長雖已經到校裏來一個多鐘頭了，可是，爲了每天的習慣，——看完一份早上從鎮上送來的申報，和不到十點鐘後不肯給人理事，——所以當我每次告訴他外面有人要見他時，總是聽了一聲，便又毫不放在心上的去看那份報紙。

在我第二次回到宿舍時，那女人纔由廚役阿順領了她進來。她的面部有很多的傷痕，看上去，一定是跟誰廝打被指甲抓破的。一雙眼睛，更木然地死盯着前方，——一切舉動都充分地顯出呆滯，失常。誰也可以斷定她一定是受了什麼很深的刺激。

她一邊由楊校長指點她坐下，一邊委屈的哭訴：「先生！我常聽人說，你先生是幫別人說公平話的，……所以我來……我來求求先生。我是前村汪財喜的媳婦，我的男人叫長發，他是出門做生

意的。三年前他討我來的時候，他待我還好……」她的話忽然停止了，臉低沉到胸前，悲聲的啜泣起來。「可是現在，他已經變了心，不要我了。先生，請你說說，有沒有這樣事情，他從外面回來，還帶來一個女人。」

「帶來一個女人？」楊校長急問她「這個女人是你男人的什麼人？是他討來的？」

「怎麼不是！」那女人點着頭。伸手到衣袋裏，掏出一塊手帕，不住的揩拭眼角邊滴下來的淚珠。「他說外面有那麼種規矩。只要男人或女人和不來，就可以離婚。以後誰也不能管誰。所以他現在回來逼我離婚，叫我回娘家去。回娘家去，這是怎麼回事啊！我嫁給他這幾年裏頭，又不會做過一樁虧心事！一年一年的他在外面，我都不是跟我公公死做活的做着。種田挖山，我那一樣做不來……」

「那麼你心裏怎樣？」楊校長探着問：

「我呀！我不能就這麼跟他離開。我娘已經把我嫁了出來！那裏還容我回去得？不要把我打死！……唉！先生，求你幫我想個辦法？……我生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再叫我到那裏去？給別人說醜話。」

「你那男人呢？」

「他！那黑心鬼！他非要我離開不可。他死打我，罵我，白天鬧到夜，可是……」嚥下一口唾沫，「我都忍住了。我情願給他打死！吞我下肚去！不能離他到別處？一輩子給人笑我。」

「好！我都知道了。不過，現在你一方面說的話是不能憑證的，你明天和你那男人一起來見我罷。」楊校長威嚴地說、隨即在房中間慢慢踱起方步來。

「嗯，先生，謝謝你。那，我明天再來。」那女人很感激地點了點頭，小心地退了出去，彷彿自己身上的嚴重的問題，已經解決好了似的。

● 在徽外一帶，那些距離縣城較遠的村鎮，他們除了謀財害命等重大案件，必定要到縣裏或省裏去告發訴訟以外，一些瑣碎的事情是由村人們自理的！這案件的人，大抵都是稍有名望而爲村人所敬仰的區長。

## 在皖南一小村

辛明（安徽廣德）

天氣似乎晴得穩重些了；氣壓很高，很清朗。田裏有人在收割油菜和大麥，曉風中更悠然送來麥場上竹連架的有節拍的響聲。

出現在今天月份牌上的日期，除「五月」和洋碼字「12」外，同時在下面又是「丙子年四月初一，」再下面是——「宜：祭祀，入學；忌：穿井，伐木，訟訴。」

農婦在村口么喝着，用手遮着斜斜射過來的陽光，喚那遠遠田坵裏的收割人回來早餐。

太陽漸漸爬得高了。

麥場上打麥的男女在連枷的節拍聲中，歌唱起來：

大麥黃，小麥黃，

做個嬤嬤接乾娘……

汪板奶奶從田裏回來，向她兒子說道：「老魏的麥子不要他割，」一屁股坐在小竹椅上，把鐵釘椎樑的小脚拉開來「他去年的行租還沒上齊，田今年也不給他種了。」

× × ×

隨着趕集人，上街去。

雖然是個「一包尿從東頭尿到西頭」的小鄉鎮，可是長年住着近百的兵。而四周的碉堡，更把這情形顯得森嚴了。

大橋旁的茶館裏，還在談着二三年前造汽車路，造「洋橋」時的起重機，「那末大的鐵椎……那末大的江木打上土裏幾丈深……」那「見識」是不會在他們的記憶中消失的。

小街上也還鬧忙；人來來往往，糧行，糟坊正忙着收買新上場的大麥。太陽斜斜地照到朝東朝南的店門面，行老板一手撐着秤，一手拍搭拍搭地打算盤，一個臉子也時時從算盤上移開，轉向賣主笑：×老板請坐，莊稼好，拿煙吃茶……——今天大麥的行市是兩塊二。

低矮而陰暗的鐵匠舖子裏，爐上紅着烈燄，伙計們打着赤膊，把鐵椎從後面劃個圓圈，正正地打在赤鐵塊上——釘噹噹，釘噹噹……

一件新聞，在這五百戶左右的人家中，熱鬧地談論着。

事情據說是這樣：

挑水夫老張積蓄了幾個錢。這是誰都曉得的。其實，數目並不多，不過四五十元。但已配上人們說他「搞發了！」

從大沙河裏挑水賣，兩個鈔一担，近來聽說也要完捐了。而且，言之不虛，區長果然把老張叫了去。

「要捐多少呢？區長老爺！」老張悽然地問着。

「二十四塊錢一年，僅吧？」區長正正經經地說着。老張打了一個寒噤。雖然他還記得有一次他給區公所挑水，區長向他和藹地說道：「聽說你混得很好呀，老張！」

老張急得要上吊，「街上挑水的不只我老張一個，却單單找着我！」想到自己一個孤老頭，不挑水做麼事呢？又只好請大面子的人去說情。於是區長又把他找了去：

「你完二十四塊錢的『挑水捐』，這街上就只准你一人挑了？」

老張想了想：全街水歸他獨挑，再沒有人跟他搶生意。倒也是個好出息，就答應了。區長性急，捐錢即時就給付上。——白晃晃的二十四塊大龍洋。

當老張看到他的同行仍在挑賣水，便想干涉：「我二十四塊錢買條扁担，你們再來……」但，一點用處也沒有。

老張急着去找區長門房却叫他寫張呈子來。請人做呈子要錢，買呈子紙要錢，請人寫也要錢，於是老張花了一兩塊。

當他第三次去找區長又遞上第三次的呈子時，他才得到回答：區公所就要大批捉補未完捐的挑夫。

現在全街上就都在傳說着這個消息。

× × ×

五月的田野，到處都可聽到耕耘者的叱叫，和鞭子抽着的聲音。太陽照在瀲灩的水田裏閃閃發光。從拖拽在牯牛後面的犂頭下，翻起一塊一塊的土渣。烏鴉黑衣僧樣的跟在後面追尋。

一個挑着籮筐的男子走來後面還跟着一個年青女人和一個近十歲的孩子。陳蔑匠將那男子喊住了：

「大麥麼價呀，二哥？」

「呵喲，我還不是上月借的一塊四的拋盤麥子，今朝送去的。賣要賣二塊二三勒。」說過後面那女人又繼續着她的談話：

「我們眞正經也不是假的呀走路望就不望人家」一接着：

「你挑的麥屌？明朝幫你打麥子要吧？」放大過的小脚一拐拐着，突突的乳房顫動着，臉上燒着紅潤。

傍晚天氣悶熱起來。村女們都只穿起一件單布衫。

稻場上堆起一堆一堆的油菜或大麥。孩子們在那裏遊戲。

屋子裏：一堆小鴨，一堆小鷄，又一堆怪肥的小鵝。不小心你會被那糞屎似的雞糞或鴨糞滑跌倒。

吃過晚飯，一堆人在那裏談着今天佘寡婦狠狠地罵她的老姘頭。——

「要是我是他呀，打不死她！」

「給我呀，不撕破她的嘴！」

各人都在比嘴巴狠！

蛙在噪鳴。天上佈起濃重的黑雲，即時便刮起了大風，猖狂的風。……

## 蕪湖的一日

黃安成

劈劈拍拍的爆仗聲，驚醒我的甜夢，模糊中知道這是朔望的例有報告鐘。

平時每見路衢或街角，大都有着像廁所（罪過）似的建築物，這建築物雖然很小不滿五六尺高，可是三層樓。最下一層給紙錢灰薰得和烟囱一樣，並且還有頑童們貢獻的泥塊石子，上中兩層，就是財神閣和土地祠。

街市上的店舖，除了幾家書店之外，差不多每家都供着財神菩薩。照歷朔望，家家（包括住戶）都在門口供着香架——一種鐵製或木製的三脚架，燃燒着的線香像蠟燭似的揷在上面。

太陽的熱淚射在人們身上，覺得像是初夏的氣候了；我穿了一件單衫在外面彳亍行着。冷落的地方就同鄉村一樣，散立蓬戶

的多，好像秋收後田陌中的草堆；生疏的人進去，也許同進八卦陣似的不會出來。他們那些黑暗的草屋中，充滿了霉溼的氣息；露天的糞缸，比爛木頭上的蟲蛀眼還多。行人的道路，就是他們的養豬場。襤褸的孩子們，背了糞箕追蹤着豬羣，想得到一點賞賜（豬糞）；但是大多數的豬都很吝嗇。

鄉農們挑了一扭一扭的排泄物，不斷的從街市上運出來，而挑水碼頭的挑伕們，又不絕的運給人們的飲料。

在金馬門一帶，十家倒有七八家是米行，礱坊的鉛皮烟突裏，塔！塔！塔！有節奏的冒着黑煙。

最繁鬧的長街，今天乞丐特別多，乞丐中有不少老人，孩子，和女人。這是近年水災造成的紀念品！

街上的布店，多得不亦樂乎，夥友們照常的無聊得打呵欠，很少看見有幾個主顧。百貨店的櫥窗前，仍舊擠滿了人們在稱讚美，但是沒有一個人肯跑進去。僅有的一個光明影戲院，也因營業清淡而在前幾天跟中央戲院一樣的改演京劇了。但仍舊還是點點頭，打過招呼，就可免票的朋友居多數。中央戲院門口，掛着南華歌舞團的演技照片，青年們，少女們，貪婪的看着，批評着。

雜耍場大花園裏仍舊有許多高下不齊的主顧。

蕪湖公園的遊客，多是一些摩登的女人們，和自號風雅的男子。這裏找不到一棵傷殘的樹，和出奇的花，只有新式的紀念碑塔，寂靜的呆立着

我再沿江邊的馬路走去。江南鐵路的車站，仍舊有一批批擁進去，和一批批跑出來的旅客。太古，招商，海關等等勉强可稱偉大的建築物，仍舊傲視着旁隣附近的草蓬。

照舊！照舊！一切照舊！絲毫也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和什麼意外的事件。

在朋友良處晚餐回來，天下雨了，街上××公司××字號的櫥窗裏，彩色燈泡映着「頂好雲士特上川條」和「神效戒烟丸」的廣告。還有，從清早唱到夜深的無線電。

除去幾條較爲整齊的長街，二街，中山路，越到冷靜處，路燈越暗，簡直同沒有差不多。

# 逛街記

劉北辰（安徽蚌埠）

五月的風吹刮着，夾帶了黃色的細沙吹刮着；吹過了大街，小巷，拐角的胡同；吹上了店鋪的玻璃窗，櫃檯，小販的攤子，黃包車夫的臉上，行路人的身上……整個的街市埋沒在沙土裏，人們就像是滾了沙土的螞蟻似的活動着。

擠！擠！擠呀擠的終日都在這快要被風沙湮沒了的古城裏亂擠。擦摸着額角上亮光光的汗水，想在這無數的活動着的像滾了沙土的螞蟻似的人羣裏擠出一條求生的路。

「喇——」一輛黑的肥胖的低矮的汽車飛一樣的衝過去，

衝開了那沙土的蝙蝶似的人羣，沙塵歡舞地飛躍着向人們的身上臉上加厚。汽車裏坐着一個黑的肥胖的倭的人。

「有錢的人是容易衝開出路的！」風一樣的聲音在耳旁邊飛過去。

踏着街道上的沙土，擠呀闖的亂跑，看看牆壁上的廣告：「××戲院，少女如雲，一絲不掛……表演肉感裸體舞……」，「……梅渦魁星，包君除根……」注意着房屋招租的貼條：「市房招租……無家眷鋪保免議……」，「吉房三間出賃……無家眷鋪保者勿議……」，「……瓦房……清潔雅致……光線……充足……無鋪保……家……」……一張又一張的從眼角飛過去「家眷……鋪保……免議……」。

突然，駭驚了！在廣告堆裏發現一張怪異的告白：橫頭上特大地標示着兩個字：

〔買血〕

「敬啟者：茲有省府要人某，因身體素患貧血之症……今經醫士檢查，欲購買血液若干、注射調養……每磅願出酬謝金三十元……如願者，不分性別，請於×月×日地逕至××街××醫院，經醫驗合格者，即行抽血……如此，非但助人……而又利己……」

「賣血！血三十元一磅，可怕呢！」

「窮人的血是這樣不值錢哪！」

「拿自己的血來換飯吃，却肥胖了別人的身子，矛盾的事情呀！」

「沒錢人的身體終會有被抽吸成枯乾軀殼的一天！」

「………………」

走着，黃沙彌漫的街道；蛛絲網似的蘊藏着無限的秘密。

街頭上的活動廣告：打着鑼，打着鼓，吹着大的號筒；兩個化裝的人，背上馱了一個寶着「劉海戲金蟾」商標的挺大的木牌，木牌上寫着商店的字號，「大犧牲！大廉價！」「……不顧血本……加三放尺……」

洋房，大樓，武裝保護下之××公司，××洋行，××特貨行……

馬路旁，貼報欄內，特大的字：「×方藉口保僑增加華北駐兵……」「大批走私！關稅損失佔收入總額三分之一……」「有田對華文化新方針……親善爲第一要義……」「……弱小民族之命運……寇軍大肆戳捕阿民……每日槍殺者四五十人……」「……市民注意！大批韓人居心莫測！攜帶紅色藥粉，散分給居民，聲稱能治頭痛，望勿受其愚……」「……×縣盛傳有奸人在井中散放毒藥……」「災荒……饑民數千，張口特賑……」

「………」

「沙——」一張廣告飛到懷裏來！「××公司十週年紀念，大廉價，大贈品……贈航空獎券……人人有得二十五萬元之希

望……發財的機會到了……」

「噢——」又是一張塞進手裏來，但沒聽見是那個送的。

「被壓迫的羣衆聯合起來！」

「武力制止華北增兵！」

「……收復失地！槍斃漢奸賣國賊……」

「……………………………………」

一股風夾帶着沙吹過去，吹散了人羣，吹散了傳單，美麗的紙片在空中飄飛太陽笑開了臉，友邦軍隊整齊的步伐雄壯得意的歌聲。

「老爺！可憐吧！」一個襤褸的蓬髮女人，枯瘦的手拖着枯瘦的小孩子。

摸摸衣袋，頓頓足，皺了皺眉頭，便跑逃似的走進了拐角的胡同裏。

迎面送來一種「嘩啦！嘩啦！」的亂雜聲音，接着一羣脚上帶有鐵鍊的人烟賭犯！

靜靜地一間屋子裏，五個青年人的血在燃燒着胸膛，熱烈地。

「通電全國各學校組織救國會一致參加救亡運動！……」

舉手。

「電請政府保護救亡抗敵團體！……」

舉手。

「要求政府一致以武力對外！……」

舉手。

這是一種被某種人所認為「愛國犯」「不安份子」的會議。

天色漸漸地灰黯，風沙更急激的吹打，夜之神來臨的預兆：西北角的天空奔騰着黑濃的雲，是暴風雨將來刷洗這混亂世界的前奏曲。但，在這混亂的世界裏有着不少的人，那不少的人是等待着夜雨過後明朝鮮紅的太陽呀！

## 「毒」的世界

楊叔和（安徽蚌埠）

晚間到編輯室，看見桌上一堆紙張，就知道今天的稿件已經由訪員送來了，每篇看了一下，覺得比較重要的，是禁烟分會檢舉隊破獲了一個十四歲女孩賣海洛英。於是編發了第一條：

本埠禁烟分會，組織煙民檢舉隊，於昨日（二十一日）上午出發，至西游戲場緯三路第七十八保內，查獲尹至巖之女尹小子，年十四歲，售賣毒品，當搜出海洛英八中包，又八十五小包；並獲嫌疑犯男女二名，當即解往公安局法辦，聞該女之父尹至巖素來販賣毒品被當局拿獲後，彼母仍繼前業，亦被破獲，均押鳳陽縣府判罪執行，迄未開釋，該女孩不知悛改，仍繼其父母後塵，實出人意外云。

皖北的毒氛，瀰漫得異常普遍，據人精密的調查，蚌埠一處的

零售白面。——海洛英，一天有二千元的市場。白色恐怖，幾乎要毀滅的整個的人類，公安局每天緝獲的吸毒犯，總不在少數。今天又有男女毒犯六七人。

從徐州到蚌埠，這一段，是毒品最流行的區域！五月十六日，津浦南段警備司令部在徐州槍斃了一個販毒的人、二十一口佈告發到蚌埠張貼，很引起許多人注意；或者可以斃一儆百，叫蚌埠賣毒品者，知道懼怕。

蚌埠除了老海充斥之外，鴉片烟也有很廣大的銷路，一班貧苦的老百姓，飯沒有吃，不成問題；大烟不能不吸。二十一日公安局飭屬辦理「赤貧烟民登記。」「赤貧烟民！」這名目多怪！

# 一日間

霞　光（安徽阜陽）

——一個內地中學教員的一頁生活日記

現在已是午夜，一天的時光又忽忽地飛逝了。在這一天裏頭，我都是生氣着的。還不僅今天如此，不過，現在只說今天的話。

昨夜，我伴着孤燈，替諸生改「之乎者也，」直到今晨一時半纔擱起這枝禿筆。我的命題是「父親，」多數學生都說她的父親如何「克勤克儉，」如何「急公好施，」把辭典裏可找得到的詞句，盡量地搬出來替她們的父親吹噓。可是內中有一個姓×的，却說她的父親「好穿黃色的西裝，」「愛同女性接近，」甚且狂嫖濫賭，把家資蕩盡，還來虐待她的母親。這使她非常氣憤，於是大發牢騷，說男子是萬惡的，連半個好的都沒有。我看了這篇妙文，心裏好生着惱，倒不是因爲她揭發尊長的短處，有違先賢的禮敎；却因她的話說得大武斷，連我老師都被咒駡在內。如果她說人類是萬惡的，也許有相當理由，然而她所說萬惡的只是男子，還認爲女子是完全良善的。誠如她所說，則男子便都是「該辦的」東西，而女子反可以上天堂了。這樣，就難怪人家「不重生男重生女，」也許將來還有「溺男」的事情發生哩！想到這兒，我不禁擱筆長嘆，爲舉世的男子担憂。

近來我就好作上述的杞人之憂，因之每每深夜不能入夢。今晨就寢時，雖然公雞已唱過了第一次的曉啼，但我仍輾轉反側，不能安眠，等到精神困倦到了極度，纔矇矓地合上了眼皮。然而還沒有做完一個春夢，那催人的喇叭又驚覺了我。起牀之後，循例是點名，升旗，早操。對於這些，我不能有絲毫感想，只是照例履行罷了。

睡眠不足的人，據中醫說，虛火一定要上昇。也許是這個緣故，我總是按捺不住心火。上午上國文課時，發見有幾個學生在偷偷地做針黹。這使我心裏浮起一個陰影，和一團無名火。於是，從前對學生的一分熱烈的希望，完全被撲滅了，以爲像這樣的女子（不是這樣不要好的女同胞，看了不必發怒。）壓根兒就無須受敎育，只配做家庭的奴隸，只配燒鍋煮飯，裁衣補襪！她們的天性如此，就無怪人家喊出了「女子回家庭去」的口號，也無怪辦女子敎育

的有「一生祗教別人妻」之嘆了。但這是自己的私念，可不能說出口去，說出了，她們反會說你思想落伍，甚至會「鳴鼓而攻」，罵你侮辱女性。所以我只過指斥她們不應在上課時做別的工作，勸過她們離開課室。這樣她們又擺起哭陣來了！哭，我並不怕，心裏反覺着痛快，暗地裏想：她們終歸是弱者，哭是弱者的表現！

下了課，抽空去翻翻報紙。在這兒，報紙所給我們的消息，已是五六天前的史事。但能知道這些史事的人，已足自詡是不出門而能知天下事的「秀才」了。今天報紙告訴我的是：西方有一個國家被滅亡，幾個國家在着慌；東方大國的人們一邊替一個偉人祝嘏，一邊哀悼一個偉人的作古；其他可氣可恨可笑可罵的消息，我不忍再看下去，便隨意他翻閱報上的廣告，看有什麽新書出版沒有。這時校長從外面走來，見面就問我，××教員實施辦法的草案寫好了沒有。我只得答應說：「正寫着呢，大概明天可以完成」其實我還沒有寫好一句。

天日長了，學校規定有午睡的時間，但這似乎是爲學生的；教員大多沒有這様清福。我爲了校長催着要××教育實施辦法的草案，只得多吸幾枝煙捲，打起精神，預備像煞有介事地來起草。然而尷尬人偏遇尷尬事，當我找尋教廳頒發下來的××教育綱要來作參考時，牠竟不翼而飛了。偏找不得，便出門去問同事，但他們都說不曾拿。這教我非常着慌，因爲這是所謂「密件」呀，不見了，那還了得！可是心裏還希冀是校外的同事拿去看的，於是帶上房門，出校去挨門挨戶地查問，結果我還是帶着失望回來，自己坐在房裏生氣，懷疑有人在捉弄我。這時幸虧教導主任走來提醒我，他說：「各先生房裏都找過沒有？」我說：「都找了。」「畢先生——體育教員——那兒呢？」「他那裏會拿這個，不用找的，」「你不妨試試。」我無計可施，也只好試試看了。可是走到他房前，只見鐵將軍把門，他不在房裏。我急了，也不管他願意不願，硬叫人把鐵鎖開了。果然不出教導主任所料，那東西好好兒放在他棹上。我如獲至寶把牠拿來收藏在箱子裏，逢人便告訴老畢豈有此理，害得我好找，又耗費了我半天的光陰。晚飯時，老畢回來了。我見面就怪他拿東西不告訴人。他並不認錯，反說是那天當着我面拿去的。然而我無論如何想不起有這麽回事，也許我的腦子被憂愁所侵蝕，已經不中用了。我深深地感到生命衰頹的哀悲！

晚上，就埋頭起草這勞什子，到現在只寫好一小部分，就寫不下去了，明天用什麽話去搪塞校長的催問呢？想到這裏，我眞不願再幹這劉粉條的營生！然而不幹，生活又怎能過得下去呢？還有一家人的「柴米油鹽」又怎樣安排呢？這樣，我又咬不緊牙根了！

## 農林試驗場

默　叔（安徽鳳陽）

日歷上告訴我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廿一日，這大概不會有錯。——說大概不會，就因爲我平常不大留心日子：這裏

的悠悠的歲月與定例的生活，今天並不和昨天或明天有所不同；就打前清末年本場創辦以來算起每個日子，都可以推知全是一樣，只有在這裏面過日子的人員常常更動而已；往後呢？只要中國不亡，而且社會狀態不發生變動的話，這樣的日子，想必也會一直繼續下去。

今天打一個早朝，八點路過一會便起了床。當差的把洗臉水端進來之後，隨即把簽到簿送了來。我寫下自己的名字，又在下面註上「六時二十分。」——這裏規定的辦公時間雖是七時三十分起，但同事們都喜歡寫得早些；不過也不會有人寫過五時幾十分的；有一次誰寫了六時十一分半，場長認爲太不莊重，把半字塗去了，以後便沒人像這樣寫過。

現任的場長，是新來才不久的。一來，就認爲這場過去辦理不善，必須大加整刷，於是把牆壁通用石灰粉過，窗戶通用紅油漆漆過，在門前佈置花壇，把客廳掛的職員履歷表重新書過，就是職員每天必須簽兩次到，也是新猷之一。

早餐後我們開始辦公。同事連場長一共八人：兩個技士，三個技佐，一個事務員和一個書記；全是四十以內或不到三十的英壯男子漢。技士梁先生嘴角吊一支多爾牌，跟着拖鞋往門前監督十幾個工人砌花壇。技士王先生往田間「觀察，」樣子很像一個大作戶巡視莊稼只缺少一支水烟袋。技佐韋先生照例記載氣候；測氣候的儀器有兩個寒暑表分裝室外室內，有一個洋鐵筒承雨，以測雨量；有風向器，這風向器是有生命的，在我們場前場後和院子裏都安放着。技佐單先生，每天必須把場長用紅筆圈下的報章剪下粘貼；但此時，場長還沒有開始圈，所以他還閑着。事務員開始司出納。書記開始繕公文。場長呢？我不十分清楚他的工作，大概他每天必須把第三張或第四張報上幾條有關實業的消息圈下，尤其新園林和茶話欄內的重要文章；其次他必須審愼地核閱公文，他發表意見或計劃的時候，往往在末尾加上一句說：「公事手續是這樣的。」此外他還要和社會應酬。至於我自己呢？說句老實話，我是一個私立大學的法科畢業生，因爲和廳裏的科長有點關係，在舊場長卸任前一個多月，被介紹到此地來；新舊場長大概都知道我的底細，所以只派我一份很輕微的工作——管圖書。那些從各處機關上送來的公報，報告，剿匪或新生活運動宣傳冊一類的「圖書」並不像牛或者犯人一樣自己會跑掉，而要人成天看管，所以我便讓牠們靜靜地躺在一隻玻璃櫥裏，而自己只拿了一本三俠五義，找到昨天的摺角，往床上躺下了。倦了，我才起來去參加同事們的談話；他們正在談論某縣建設科長揩油的手段。

上午很快地過了。午飯後，我睡了一覺，醒來時已經快五點了。走到同事們的房間裏瞧瞧，他們還都睡着；只有單先生在剪報紙，斷了一邊尖子的剪刀正往「牧蘭放歌團昨日開會」的放字旁邊咬下去；用一目十行的眼光，把報紙掃了一遍之後，我又溜到外面散了一回步；下過幾點小雨，鞋底上粘上了厚厚的潮泥。

晚飯後；我們照樣又擠到王先生的房間裏閑談。——如果說我們場裏的生活也有變動，那就是這一點。往前，舊場長喜歡打牌，也喜歡嫖，所以同事們也都隨便，照例這時候是不會有人在家的。但新場長不同，他是很認眞幹事的，雖則沒有向誰下過警告，但他以身作則，言詞間常對這些事表示不滿；大家覺得吃飯總比打牌要緊，所以也就很能够自愛自重，除非隔上四五天，覺得太久，才到慣走的地方吸兩支香烟，而打牌畢竟不會有過。

往常，談話的範圍，大概是鬼，女人，日間從小說上看到的俠客。前天晚上，有誰提起過日本增兵華北的事情，但馬上被人打斷了：

「不要談，不要談，談起會頭痛。」

「國要亡哩。」

「亡了關啥緊？大人們亡得，我們也亡得。」

「亡了就不會有薪水發，沒飯吃，而大人們自己有錢，寄存在外國。」

「沒有薪水發？不會的。只要不打仗，而仗是不會有打的，中國不會抵抗。而且我們公務人員還是可以跟着政府遷移，到陝西或者四川。」

「如果日本人把你的女人搶走了呢？」

「那不行，那不行！」

「吳三桂。」

「我是吳三桂，你呢？桂三吳？」

這話題，便被一聲哄笑結束了。

今晚沒有這樣的話題，大家只是七扯八拉。我沒多開口，在玩牙牌，連得兩個「上上」一個「上中」；看樣子，我可以買一條航空獎券。

同事們在十二點多鐘，陸續散開了。睡前，我寫了一封信，給在鄉間的二哥：

「弟在此，心身俱泰，飲食勝常，敬希勿念。……」

## 在麥浪中

李增壽（安徽鳳陽）

夕陽已吻了西山，一天勞頓之下，還透露着最後的餘輝；半天的輕雲，被煊染得反映出各種勻和的色調來。這臨去秋波，打算遺給人間一種雋永的留戀呢。

彩雲下，襯上萬頃麥浪，在飄浮着馥郁氣息的習習微風裏，有規律的翻騰着汹湧的波濤。空曠，荒遠，渺無涯際；那怕你窮極目力，也只會覺得一片茫茫。

偶爾在茫茫的碧海上，發現出幾處淡黃色的島嶼，島的一角，還隱現着點點黑影；好奇心的驅使，推動了我迂緩的脚步，漸前，我的眼底、呈現了一塊長着半生不熟的大麥地。一個帶有枯黃——其實蒼白到是恰當些——面孔的少婦，無光的雙目，深陷在僅着一層皮的頭腔裏、傴僂着瘦弱的身軀，俯着頭在從事於掐麥穗的

工作；刺手的麥芒，她是一點也沒覺得。

婦人的近旁，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孩，頭架在幾乎維持不了平衡的纖細的頸項上，突起的顴骨，尖縮的下巴，猴子似的。——在到過龍興寺的人看來，也許會認爲明太祖再世呢！

「媽！家去吧！」細弱的聲音，從那個小孩子的喉頭深處，被擠了出來。

「乖！還掐！又賣楞，該死！還沒挨餓得怕嗎？」

孩子陡的打了個寒噤，不敢再說什麼，也跟着掐起麥穗來，翹手翹脚的，雖然工作的速率很慢，但他却努力異常。

空氣逐漸沉默了下來。

婦人好像憶起了什麼似的，大而無光的眼球，極力向上轉動，頭也略略的傾斜點，菜色的面皮，在額角上皺起了幾條深痕，已而又舒展開來，浮現出一層笑意。——困頓中一種艱澀的苦笑。

「乖乖，你可想爺？他馬上許回來的。」婦人下意識的想藉此一舒她的愁思。

孩子意外的聽見提起了爺，精神振奮了許多，高興中透露出焦灼。

「爺？我想呢。……那裏去了，嗨，這些天？」

「正月，二月，三月，……噢！四五個月了！」婦人屈着手指，百無聊賴似的計算着。

「娘，爺多好！他在家，俺天天都有飽喫！……還抱我，……娘，我想爺！爺好！……爺不打我。」

「…………………………」

「娘，爺是娘吵走的吧？」孩子蹙縮的小嘴鼓起了。

「那天晚上，爺哭，娘也哭，……娘還吵，……爺就出門，不見回來了。……娘，你趕走爺！……爺好！……爺走了，就沒的吃了。樹皮多粗，不好吃呢。……天雨了，睡在家裏不行動，娘說管餓，肚子裏怪難過！……」孩子一時情感衝動，就那末嚕哩嚕蘇的數說着。

婦人被這番話引起了無限的心事，是怨，還是恨？不自禁的迸出幾句不必要的答辯：

「怨我嗎？欠人那末多的錢，縣官又成天逼着完糧，這個來打，那個來罵，他沒法，逃了，怨我嗎？」

孩子蘊藏着一肚子的委屈，又不大懂得娘的話，便無邪的投向母親的懷抱裏，「爺！嗨嗨！……娘！嗨嗨！……」他也加入了哭喊的旋渦。

夜，漸漸的撤下牠的垂幕，廣漠的原野，只有她母子倆的陰影和嗚咽，由模糊而消失於這蒼茫的暮色中。

## 找事

敘明（安徽無爲）

因爲自己的兄弟，失業已一年多了，妻兒啼飢號寒，那種住在一個屋子內，所聽到的話醉聲，呼喊聲，的確有些難於忍受。而我雖

爲他四出奔走找求職業，總是得不着成功。昨晚約好了一個友人，在今早到他家裏去晤面。他近來和一些親知發起在縣立的公園旁，設立一個茶社，那個公園花草甚繁，又臨近水邊，夏季將來，一些摩登仕女們，到這裏來納納涼的，一定不少。因而茶社的設立，供給少爺小姐們以納涼的方便，這確是一筆投機生意。

我們兄弟探知了這個消息，就招呼我趕快設法進行，以求攫得一個飯碗。跑了兩趟，我那個朋友都不在家，沒有遇着。後來撞見他的姪兒，就叫他在家裏和叔叔說一聲，今早千萬要等我一下，不要外出。

到了二十一日的早晨，我起了一個冒早，因爲怕去遲了，又不免碰壁，而時機緊迫也不容許再緩了。每次我找人遇不着時，回家來，不是受着兄弟的責難，就說又到那裏去了一趟，有意的撒謊，聽了這話，我惱了，但想起了他現在的苦境，一年來失業的結果，使他心理陷於異常狀態，也只得低着頭不回答了。

今早我去的時候，他還沒有起床，見面後，寒暄幾句，我略告知了來意，他摸摸頭，半天沒有回答。末了，終於說出下面的話：

「你說的這件事，前十多天的時候，某大紳就爲他的朝奉的一個兒子說過，後來某團長又薦了一個人。連你的兄弟，已是第三個了。這事情的確不好解決，他們也不是容易得罪的，將來只好把這事提出到董事會去解決。」

我聽了他話，已不免有些發呆了。看看這事怕沒有成功的希望，於是就轉過話鋒來！

「有沒有別的事情，你可以代爲盡力的？」

他沉吟了半響，說：「不敢講。現在失業的人太多，一個針尖大的位置，後面就有重要的後台做背景，我也只有隨時爲你留心，不過成否却不敢必。」

抱着沉重的心，我失望了出來。想着怎樣告訴我的兄弟呢？說眞話，他抱怨我不盡力。但叫他吃空心丸子，撒謊說有希望，那末拿什麼來滿足他的盲目底空想呢？

回來，看見他是沒有起身，那疲乏的神色，深陷的眼睛，身子蜷曲在外牀的一角。而在一條小凳上，我的三歲姪兒，拖長了鼻涕，滿臉的淚痕，在向他的母親要稀飯吃。母親也躲在一旁哭泣。我把眼睛轉了一個方向，不忍再正面相觸了。蹓到自己的牀上去，頹然的擲了下來。

## 「逢集」與「燒忙香」

閔　詠（安徽天長）

適巧這一日是本縣的「逢集，」城內的街道，平常本是很靜的，這一天却不同，滿擠着人，踵接踵，肩碰肩。提着腰籃子，穿毛藍布褲子的，帶着油瓶，捲上褲子的泥腿兒，光脚穿草鞋的，紫黑、藍布巾的包頭，圍着紅帶子的圍裙，穿着古式有鞋葉拔的鞋子；還有一些拖着滿淸時代的大辮子。在叠年荒歉的本縣，農民們受盡了天災

的摧殘與超苛稅的剝削，每年每個農民的身上要流去了若干的血汗，而得不着溫飽。這一日從每個農民臉上縐紋間就表現出他們的痛苦了。

這一日，不是一個尋常之日。在每一年的這一日，是農村中的鄉夫鄉婦、街上的道婆、道奶、流氓、乞丐、商店、小販最忙碌的一日。因爲這一日又是歷年定例的「燒忙香」的一日。農民們在這一天燒了香之後就是他們忙的時期：養蠶、割麥、插秧，接連的忙下去，以後很少有工夫燒香了，所以這一日的燒香就謂之「忙香」。

「燒忙香」這一日，可以說是農民快樂的一日，也可以說是憂愁的一日；在這一日他們滿眼裏所看見的都是他們的朋友，在這一日他們期望豐年的獲得。然而也憂愁這一日以後他們所得的終於是一個失望。

「燒忙香」這一日，是每個乞丐、流氓，眼巴巴地望着的。他們很早的就在城隍廟前等候，希望燒香的人給他們幾個銅板。

「燒忙香」這一日，是商店小販久所期望的一日。他們在沿街擺列了許多水菓担、香攤、煙攤，他們希望吃他的水菓，買他的香、抽他的煙，但是今年的一日，不是四年前那一日；農民們除買了幾枝香以外，他們抽香煙買水菓的錢，早已被地主官吏們拿去了。

「燒忙香」這一日，是寺廟裏尼姑和尚進財的一日，他們希望燒香的人多丟幾個香錢，但是今天丟香錢的人只有很少的幾個道婆而已。

「燒忙香」這一日，是形形色色的人羣在喜、在悲、在嘆、在愁的一日。

## 小巫童

樹　金（安徽固鎮）

一天傍晚，徐三大娘和阿成嫂坐在一棵老槐樹下小聲小氣的閒談，我看她們談的很神氣，也湊到跟前坐下來聽；阿成嫂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徐三大娘一些沒有覺得還祇顧小聲小氣的說她沒有說完了的話。

「……香頭㊀瞞人很是靈驗，阿洪算是不該死，遇到了他，王三嫂的爛眼不就是他給瞧好的嗎？他是童男子，仙家愛干淨，所以七八位姑娘㊁都跟着他。」

「徐三大娘，那個小妖魔又來替洪哥醫病了嗎？我去趕跑了他。」我說着就要走，阿成嫂又看了我一眼，還沒有說什麼，徐三大娘冷不防被我這一說，又是吃驚又是抱怨，一把拉着了我急忙道：

「罪過罪過阿彌陀佛！你這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得，念了幾天洋書，就這個也不信，那個也不信，風是那裏來的？雨又是那裏來的？眞的沒有了神仙，我們還能夠活着嗎？你以後趕快的改掉吧！要觸犯了三姑娘㊂，那可不是玩的！」

「眞的，阿鑫昨天晚上三姑娘下來，才利害呢！說洪哥的屋子太小，香的煙氣熏人，一把就把燒得通紅的香拔扳了。還會唱軍歌，

什麼國民革命成功……我們一懂也不懂，又會唱拉魂腔㊃，跟大毛子㊄唱的一樣。到後來要一盌白開水，又用一張黃表紙將盌蓋好，唱着取藥的歌，唱畢我們揭開來細看，可不是嗎！一盌底都是泡開了的黃色丸藥，阿洪哥自吃了這仙藥就漸漸的能夠移動了。」靜默半晌的阿成嫂恐怕我再說什麼冒犯的話，立刻申說三姑娘的厲害和靈驗。

洪哥是患重風濕症，手足不能移動已有二個多月了，整天睡在病牀上，恐怕難好了。

「他完全是騙你們，什麼三姑娘四姑娘的，簡直都是瞎說，他有本領叫我頭痛，我才相信。」我搶白着說。

「阿彌陀佛，神鬼怕惡人，你現在火力壯，等着你多時一有病，三姑娘就能叫你頭痛。你趕快的聽我的話，在三姑娘牌位前禱告禱告，說以後不再冒犯三姑娘了，保你一輩子不生病！」徐三大娘咳嗽二聲接着又說，「我總比你多吃幾年鹽，作過的都比你見過的多，小孩子懂些什麼，上次我不主張阿洪到洋鬼子的醫院去，你總說洋鬼子的醫院怎麼好怎麼好，阿洪聽了你的哄，去了回來才知道後悔，他說洋鬼子也不按脈，祇拿了雞腸子似的東西，一頭塞在洋鬼子自己的耳朵裏，一頭在他身上亂撥，後來就給二粒白糖果吃，又用琉璃柄的錐子又像你們玩的水槍灌滿了水往屁股肉裏錐。三姑娘說他身上有鬼氣，洋鬼子再能，你想他用錐子能把鬼氣錐跑麼？還算阿洪不該死，遇着小香頭，鬼氣頂怕仙氣，非得仙氣不能趕走他，剛才你沒聽阿成嫂說麼？昨晚阿洪吃了仙丹就見……」

「徐三大娘！阿成嫂！不得了了！阿洪哥正吃着仙藥就突的斷氣了！」阿詩慌慌張張打斷了徐三大娘正要想說而沒有說完了的話。

「…………」

隱約的傳來了一陣哭聲。

㊀巫婆俗稱作香頭。
㊁跟隨巫婆醫病的仙家叫做姑娘。
㊂跟隨小巫童替人醫病的仙家的名字。
㊃類似京劇，在皖北一帶很能吸着一班鄉愚們的心理。
㊄拉魂腔中的一位女名角。

## 某路小站即景

大任（安徽巢縣）

在四十二號「道撥房」㊀附近一個空場子上，百十個鋪碴子的「石工」㊁跳着嚷着，黑魆魆的腦袋流動成一種波浪，喧嘩的聲音把樹上的鳥，吃草的牛都嚇得飛跑。道撥房的老板只管搓手頓腳勸他們有話好說，可是無效，激動着的人羣連聽都沒有聽見。附近村子裏的鄉下人沒見過這種大場面，扶老攜幼地圍成半

個圓圈，帶着驚奇的眼光遠遠旁觀。

這時，工人隊中跳出個「領袖」似的小夥子，他放開一副「爆竹」喉嚨，壓住其他雜亂的聲音：

「老板，你替俺們想想，成天出死勁，賣骨頭，來此半年多了，銅子兒沒賞過，不用說，只貪圖三頓黃乾飯，一身布褂褲。俺們的曹老板，紹子紹孫，還要在窮人身上搾油——去冬答應俺們的衣服，現在夏天了，還沒影子。你看俺們身上，又破又爛，比叫化子都不如；這位姓王的，估計幹着活，褲子扯豁，竟顧不了羞恥；這樣，他不樂意幹了。俺們想：要走大家走，現在農忙時節，到田裏幫幫工，多少總可以弄幾吊錢，不比這兒強？老板，請你對曹老板說去，他有的是洋錢，怕找不着工要俺們則甚？……」

「對啊，曹老板有的是大龍洋，怕買不到窮人的命？……」大家又一窩蜂似地鬧了起來。

離這個不安的場合一公里多遠，有座二等車站。為着接待一起參觀的專車，幾小時前站房站台就打掃「清潔」，收拾「整齊」，鴉雀無聲，警備森嚴。値班站長穿一套筆挺的黃卡機布制服，金邊制帽，漆黑皮鞋，在日光下閃閃發亮，使看到他的人無須再看車站，就會滿意而歸。

「罷——罷罷！」火車進站，站長一面搖旗一面吹哨子，那黑色的怪物就放了最後的一聲汽，竟然停住了。然後，站長恭敬將事地請參觀團團員下車，四面看了看，再請進辦公室用茶點，一切都熟練而合禮。

最後，站長請他們「不吝賜教。」於是，由一位留小鬍子的團長先生致辭：「這是國內新興的建設，我們的印象很好，尤其是各位員工們合作苦幹的精神使人欽佩。我們回到上海一定替貴路儘量宣傳……」

詞畢，站長拚命地鼓掌，延長至五六分鐘。

同時，一公里外喧鬧的人聲也開始由遠而近了。

---

㊀道班房乃沿鐵路所設的工程機關，以便隨時保護路基和軌道的。普通多由一個「老板」十來個工人組織而成。

㊁石匠鋪碴子的工人並不由鐵路雇用，而是一種包工制度，像曹老板這種人，就專做這種「包辦」的買賣，鐵路上也樂得省事。

## 片段

辰 畦

牛棚似的兩間小屋，母子倆同居。他們惟一的侶伴就是一隻小花狗；今年春來却打死吃了。

早晨，我到村後出恭，徑由此小屋後牆，聞屋內有私語聲：

「『三黃兩黃餓的眼黃』的時候，禿孩子，我們不能多偷一

把瀏豆角子來煮吃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婆，對她的兒子四十左右的鰥夫說。

「我……頭昏腿疼的弄了半天還不到二升瀏豆角子，煮熟了只有一升多，你還是死能吃。昨天被那個看青苗的（每三村有一個看守青苗的護夫，俟谷子完場後，每家給三四升谷子。）忘八旦看見了，照我的腿後打了幾棒。這年頭活着不如死了好，你這大年紀還不死！」兒子回答的聲音。

「死……」

「……」

＊　＊　＊

七八年前曾經當過兩年地保，人頗能幹，外號獨眼龍的老頭子。祖遺九十畝的稻地，三年前已賣給鎮上了。還是賣後的自佃戶。一冬來常常是一天一天都不燒鍋的。現在他的兩個兒媳婦伏隱在麥田里剪青大麥穗，大概是作水磨糊糊吃的。生怕地主人知道消息，一聽見有人脚步聲，均將頭縮得蝸牛似的；但兩雙灰而大的眼睛看着人同那亂坟上覓死莩吃的一隻瘦狗一樣的令人可怕。

＊　＊　＊

村鄰一窩多黃色的雞雛，初出蛋殼，嘰嘰唧唧，唧唧嘰嘰，不知牠們還是號寒還是泣飢；只覺得叫喊得鄉村更加荒涼而灰暗。

＊　＊　＊

連年荒災，架肉票之風逐漸減少；因爲所架之票，人家早已沒有財力回贖。一班混世的（皖北匪隊中名稱）不得不降級一格。往往三五成羣，到村上刼一斗二斗糧或一件兩件衣，名爲「捶窮。」

夜靜後，西村犬吠聲頗急，大概又是混世的「捶窮。」

## 大家庭中的寃鬼

葉步僭（安徽黟縣）

六弟：

讀了你這次的來信，覺得你近來意志好像有些消沉；同時也知道你的生活十分繁忙，枯燥，窘迫。這也不能怪你？確實我們的生活也太困苦了，幾乎連吃飯都有些……，我也不忍說下去！然而這豈不是受了我們從前那種所謂大家庭之賜嗎？唉！說到這句話，也許你有些驚疑吧！原來我們從那大家庭崩潰下來的青年，說也慚愧，受了一點一知半解的教育，既沒有和現實肉搏的勇氣，又不願拱手向舊禮教舊習慣投降，結果祇落得彷徨岐路，自尋苦惱！老弟！你以為我又在向你發牢騷嗎？不不對的！我說這話，正是我們這般人的一種普遍病源呢！

村裏在五月二十一日，發生了一件人命慘劇。事實是這樣的：本村老咸家，在上月初替他的次子娶婦，對方是古築採柏元的採女兒。當然這種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迎娶進門以後，果然小夫婦的感情不洽。又牽連到婆媳間的不和。原因，據說是爲的「姿色不揚，目不識丁，和粧奩太薄。」但他們既沒有

男氣和這種不合理而又不同意的婚姻反抗於先，又不願向舊禮教投降於後，反而對於橫加摧殘，好像這是她本身的罪惡；結果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清晨，新婦竟以不堪生活的冷酷，憤而自縊在床獅上。㊀當這慘幕揭開，她的母族得了凶信，即刻派了大批人馬前來問罪。計三十五頂轎，㊁每轎加一跟班，共計四人。另外還有步行來的男人，五六十人，連坐轎的轎夫和跟班等，差不多有二百人。我於事前曾受男方之托，任為招待，因同學舊誼，不容推辭。男人的招待處設在曲水園，㊂女人的招待處設儀正堂。㊃可是女宅來人聲勢洶洶，似將用武。（鄉間舊俗，凡是出嫁女兒不幸而自殺在夫家的，不論怎樣，母族是要派人去講理的；到了該村，必須要新郎在轎前跪接，就乘機痛打他一頓。又，凡男方所備的茶點飯菜，女家來人不但點滴不肯沾唇，並且還要盡數搗毀；如到死者家中時，必須將屋頂拆毀一角，俗說：「使你家三片瓦，都不能存在。」作為洩憤報復的手段。）後來經我們舌敝唇焦的排解，才算避免了動武。可是當時秩序的混亂，議論的嘈雜，非筆墨所能夠說得詳盡的。

經過了數小時的磋商，結果女方提出了五種條件，作為收場。那五項要求是：

(1)焚燒六百元錫箔；㊄

(2)置百五十元以上的棺材；

(3)十斤綿，五統緞；㊅

(4)殮時必須丈夫捧頭；㊆

(5)做七七四十九天齋醮，超度冤魂。

除了第一第五兩條件的費用太巨，必須還價之外，其餘各條卻都依了。但第四條的「殮時要丈夫捧頭」一層，因新郎在初跪接下轎時，見人多勢衆，恐怕被辱，已經躲開，所以候把新郎尋着纔能履行。後來，總點說了許多叨情的話，將價格打了折扣，以二百五十元錫箔，七天齋醮，完成了這一幕慘劇。計點下來，男方損失了千餘元，受了一肚子悶氣；女方送了一條命，費了一場唇舌。

老弟！你讀了上面的記載，感想怎樣？這不是一種畸形狀態嗎？所謂大家庭的賜予嗎？

末了，就將二兄今春的死來說，也不是在這種現象之下斷送了的嗎？四兄還說要去漢口交涉，啊啊！這真是……，請你叫他把眼光放大點遠點罷！

我的生活，非常機械，但教師生活本來是如此；可是鄉村小學的職務，比較要繁重些，兒童又非常頑皮，訓導很覺費力，天天鬧得人頭昏，自己想看兩章書的閑空也沒有；不過現在我只得硬着頭皮幹去。老弟！我也勸你硬起頭皮，和我一同礪去吧。

你的五兄步潛。

㊀鄉縣人家的眠床，是像龕式的，兩邊有床門。床門上彫刻着小獅子，拿來鉤帳子用的。

㊁鄉俗，已嫁女兒不幸而自殺在夫家——不論死的原因怎樣——

——毋族是必須糾合許多同族去講理的，不論路程遠近，凡是去都要衆坐了轎十，轎賃自兩三元至七八元不等，由男方付；以爲既可示威，又可使男方多花錢，認爲是一種洩憤的方法。

㊂是我們村裏的聯保辦公處。

㊃祠堂的名稱。

㊄黟人素重迷信，平常病死的人，也要燒去數十元至百元的錫箔；自殺死的認爲是一種惡鬼，死後永不祭祀。故錫箔一項爲毋族來問罪時的必爭條件。

㊅人死了在入殮時，黟俗必用絲綿裹體，再穿衣服。病死的絲以用三斤至八斤爲最普通，視力量而定。自殺的要特別點。衣服係古代服裝，有布、綾、緞三種，上身穿九件，下身穿七件，而以用緞的爲最上。無非使男方多花錢之意。

㊆人死在殮時要兒孫跪在靴頭前，用手攙頭，叫做捧頭；候殮夫裹綿穿衣畢，然後端置棺中；沒有子女的夫死妻「捧」，妻死夫「捧」，也有夫不「捧」的，要看生前夫婦的感情而定。但凡自殺死的，人因惡其凶，多無人捧。

## 隊伍開到的一晚

格力（安徽潛山）

太陽躲到皖山後面去了，城市被上一塊絳色的輕紗。晚風戲謔地在綠樹枝間來一回嫻雅的舞蹈。

街上喧鬧地發出響板的聲音，更添上輝煌的燈火和動亂的人影，繪出這小城的夜市的忙碌。

孩子們在街心中叫着，跳着，大家排起陣來學軍隊的動作。爲首的一個喊道：「一，二，三——四！」接着就是一陣大聲音的叫吼：「一，二，三——四！」

沒有街燈，偶然從一家門口溢出一道汽燈的強烈的白光，射在對過的牆壁上，就看見牆壁上新貼上了一些斜歪的長短不齊的紅綠彩色紙的標語：

「歡迎剿匪救民八十三師！」

「歡迎×團長指導清剿事宜！」

「八十三師是潛山民衆的救星！」

時或走過四五個制服骯髒，神態疲勞的新到的兵士，標語紙上便映上一個個慘然的黑影，隨卽消逝無踪。

地保方海晏在街上跑來跑去。一陣陣地，三四個夫役搬運着床，桌椅……等類器具。八十三師的一團今晚開進城來！

三個人站在民衆教育館的門前：志堅，漢雲和我。三個人差不多年紀，都是二十歲前後的人，有着同樣的黃瘦的臉，亂蓬蓬的頭髮。香烟在他們嘴唇上一亮一亮地。

漢雲猝然衝破沉寂戲謔地說道：「今晚上城裏總可以高枕無憂罷！」

我和志堅同聲應道：「你要怕，還不是一樣嗎！」我單獨接着

說下去：「其實怕又怎樣？眞是來了，伸長些頸子讓他們殺就是，在這世界，『死』是當令，『生』沒有份兒呀！」

「我也知道這些，不過我心裏總是要怕。眞沒有辦法。然而我相信像我這樣的人，一定不祇我一個！」漢雲嘴裏這樣說，一面將手上的香烟頭子擲到街心去，漆黑中的石板上猝然閃出幾粒微弱的火花。

「也是不錯，」志堅的語調很低沉。「我們平常的苦惱，不都是因爲這類似的事纒繞得無法排解嗎？我們這些人終歸非幻滅不可。……唉！」

一時間，三個人沉於寂默。

漢雲是一分鐘不說話就感到不耐的人，他看着眼前淒涼的情形，又說道：「八十三師的紀律不知怎麼，聽說是×××的隊伍，很能打仗。」

「誰管那些勞什子！於今這小縣的人也習慣了。自去年起，×××路軍和××軍交替着追剿，……有一次八十伕子送軍火進山，回來的只有四五十人。匪呢，愈剿愈多。祇有前次開到的第十師那確是少見。紀律是有的。總之，年來這裏的人，整個的都麻木了！」

我才說到這裏，漢雲接着戲謔地說：「倒底也見了些世面！譬如去年冬天，居然有兩位總指揮駐節在此地督剿。否則，這山野小縣，請也請不來他們呢！」

「可不是，」我說：「今夜要擺在去年，情形就不同；一團人到，街上就要現出慌張的顏色。……尤其是王家牌樓到了匪。要在往日，城裏人早跑空了。……談起來，原先衞前有匪，（離縣一百餘里，）縣城裏就跑反，以後匪到近城三四十里才跑，現在，有一天匪到城邊，大家都還在睡夢中，這裏的人現在是完全麻木了！」

「其實這是無可奈何……：衢山，我看遲早總要發生一個激烈的血劇。我們還是不能在城裏住……」漢雲又憂慮到將來。

志堅忽然說道：「我聽見一個怪事，街上人喧傳城裏今年沒有一個燕子。」

我驚愕得很：「沒有一個燕子！」

好一忽沒有聲音，民衆教育館門裏的鐘敲了十響。

遠遠的街頭猝然起着脚步雜踏和水瓶碰擊刺刀的聲音。我們都把視線轉向前面，同時說了一聲：

「隊伍開到了！」

# 第七編

# 湖北・湖南

# 街景

——一個記者的半日紀事——

羅蕪（湖北漢口）

朦朦朧朧地醒了過來，然而眼皮還是沉重地往下垂，分明是昨夜的疲倦還沒有恢復：被一些漿糊，一些紅水，一些模糊的字跡，一些被剪刀剪碎的通訊稿，交錯地，黏滯地貼在昏濛沉重的腦膜上。又加上像無數的火舌似的陽光，遍身地舐着，就越發的昏朦；從周身的細汗毛孔分泌着一種溼液，黏滯地，感覺到異常的難受，光景非得用涼水冲一下，是不容易清醒過來了。就這樣地像睡在霧裏似地，往下沉，沉，沉。

第二次醒來，太陽光已經移到牆上去。時間該是不早了，就把疲倦和着夾被一起踢開，翻了個身滾了起來。房子裏空空洞洞地，妻不知在什麼時候出去了。

用冷水洗了個臉，從窗子斜過一陣風來，混身便覺得十分的爽快。

書棹上已經堆疊着當天的報紙，我知道時候確實已不早了，在漢口是看不到過早的報紙的。照往例，該是坐下來看完，然後再出門。今天却想故意地不去翻看它。況且我是早料到它不會帶給我一些意外的興奮。另外的原故，我是預定了想在今天看一看新聞紙以外的東西的。

碰！把昨天的日曆撕掉了，今天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一個平凡的日子。

於是穿了鞋子預備出門。還沒有等我把手放到門上，門却先開了：妻提了菜籃子進來，臉上掛着餘怒，光景像和誰吵了架回來。

「你瞧，這世界可真不成個樣子。大智門那末熱鬧的地方，就有流氓敢公然搶東西。肉，一角錢的肉，放在菜籃子裏，搶去了；真快；還沒有等我回過身，連影子都看不着，真是……」她氣吁吁地「還成個什麼世界！」

「唔！可不是，這年頭窮人就多，餓得沒有路走，還不是得……」

「你瞧！你總是這套，咱們今兒就吃素。」光景還確兒要落在我身上，我立刻警覺地，悄悄地提了照像機就掩着門溜了。

拐過彎，就看見一家洋貨店門口擠滿着人，窗子上貼滿了紅綠紙條；水濕貨大賤賣。隔壁又是一堆人，圍着關閉的鐵門，三個被火炙焦了的金字：協成典，鐵柵上掛着塊木牌，貼着紅紙，焦灼地頭擠着頭，無數的眼睛像要從這張紅紙上看到自己典質了的貨物的安全，在他們的心裏打了個結。我却料到我那件羊皮袍是完了的，還是走我的路吧！

走過橫街，又被新的東西把我擱住了：一堆三個也許是四個人力車坐墊，散亂地在鹽業銀行的圍牆柱脚下堆着。離這堆坐墊不遠的地方，一排空着車墊的人力車停在街邊。失望和懊喪交織在他們的眼裏；垂着頭，算計着今天怕是連車租都交不上，吃飯

這問題在他們的眉尖上打了個結。

我並沒有佳脚，這時候就有聲音在我身後響了起來。兩個，也許是三個，嗡嗡地尾隨在我的身後唱着，那顫弱微細的聲音，使我不能不回頭。的確是兩個，精瘦，除了骨架就是一層被樓黑色的油漆過的皮了，大的頂多有七歲，小的不過四歲吧，緊緊地牽着大的那件像折散了的「洗把」（洗地板用的東西）的布條似的上衣。眼睛像被拳頭打過似地往下陷着，沒有一點光亮。不曉得是藝術家還是政治家，替這小的孩子臉上畫上了悲慘的綫條和陰黯的色彩。這使我幾乎忘記了他們會嗡嗡地向我乞憐，也忘記了自己是可以充一回慈善家什麽的。然而在他們天真的心上，向走路人乞討便成爲了權利，因而又開始向我嗡嗡地唱着。我探索着我的口袋，摸出了兩個大銅元。那兩個弱小的影子一搖一搖地離開了我。在我已開始感到這條路的難走了。

從「慈善家」從這兩個弱小的背影，忽然想起我提着照像機是爲了去參加在慈善會舉行的「市兒童健康比賽大會」的。爲了時間，和躲避這條難走的路，我是坐在車上了。雖然是坐在車上，思路却沒有停止。我預想到今天參加比賽的兒童，一定都是肥壯得像四豬；相反的，和那兩條瘦弱的背影有着同樣命運的無數的弱小的靈魂，却永遠地（？）被關在「健康比賽會」的鐵門外，因爲在這場合上是沒有這些汚濁而難堪的能有資格去參加，怕的是攪壞了他們「幸福健康」的空氣。

這思路却爲一家舖子的無綫電播音所打斷。這時候正是「不瘦也不肥」的桃花江，這使我忽然有了「太平盛世」的感想。也許在中國每一個地方，都是「屠殺」和「麻醉」並行的。事實證明我的感想並不錯，我的視綫又被一些平凡的街景塞住了：一羣警兵押解着三個，也許是四個瘦弱的「人犯，」在她們的臉上也有着被上述的藝術家或者是政治家刻畫了的悲慘的綫條，而且更深，更顯明。共中有兩個嘴角和面頰還塗了紅的顏色，配在那黧黑的多綫條的臉上，却十分的不調和。從她們的眼睛，口輔和行步的姿態，至少有兩天以上沒有稍飽的食粮給她們了。

我開始相信耳朵是敵不過眼睛的，在這「世界」上雖然有人在理想着「美人窩，」因而要「整肅市容，」要把有礙「市容」的驅逐出「境」雖然他們也明白地知道把這羣有礙「市容」的從都市的這端驅逐了，而新的又從都市的中間生長，又從都市的那端擠進來，然而在他們却成了「手續」似的「公事」了。

車子越走越慢下來，不知到什麽時候才會到「慈善會？」

○這裏的警察遇到拉車夫犯了章什麽地，就把車上的坐墊拏下來，抛在地上，常常會等過幾個鐘點才能給還。和上海的「撬照會」相彷。

## 洪雞胸

紀 敷（湖北漢口）

似乎是在飛着黃沙，沒有陽光也沒有風的時候，洪雞胸由×

×銀行裏踱出沒有帶着平日的微笑回到宿舍去。

重的腳步踏着樓梯，大的氣力推開了第四號房門，摔響着他自己的小桌上的物件，隨後吸燃一支白金龍的香烟，仰臥的倒在床上，輕漫的吐着濃的灰烟，望着烟影裏幻想；不，他是計劃着應如何設得小同事間的利益，而求得最後的勝利。

亂的喧聲，雜的步法，在樓梯上傳出，岔斷了洪雞胸的幻想。猛勇的衝出門外，正與歸來暫憩的一羣撞了個滿懷。雙瞳尖銳的，忿怒的朝着擠站的人羣苦笑，緊握着雙拳，急切的蹀着腳，咬緊的牙關裏，破口大喊出一句：「我們不能就這樣讓下去不理？」

接着像是曾有過訓練的齊聲回答着：「不能，不能！我們絕對不許。」

轉瞬又襲來了夜。躁的夜，黑透了天。

街燈的[illegible]照到樓前的走廊上，映着每個人的黑影，不顧明顯的現在白洋灰的牆上。向不管事的這一羣，如今，爲着「節省開支」的問題，——而尤其是聽得今日的盛傳，所謂撤銷宿舍的消息，而憤怒了。

在羣情憤怒中，起初的聲音是微細的，漸漸的轉到得不用擴大器也嫌太吵鬧了：

「……這是我們大家的事，我們須得團結一致的做去。你們想，我們十多人住在宿舍裏，如今說是『節省開支，』而盤算到我們的頭上來了。說起來偌大的銀行，不在營業上求發展，而專在同事間——可憐的小同事頭上剝削，做小工夫。你們想，如今的飯食也減少兩桌，七八人合食一桌的菜飯增到十二人以上的坐位了。我們在『食』的方面已經受着不安，今日又提到撤銷宿舍的問題，連『住』的問題也發生動搖了。你們想，我們每日所領到的工資，多在五角左右，而逢到星期的比期，還要盡義務。雖然說是爲社會服務，但是我們也是社會裏的子民，我們還有附帶的人要活命！」

洪雞胸一口氣說到這裏，順手在袋中摸出汗巾擦着額角上的汗珠，氣喘的接着又說：「你們想，『節省開支』應該在我們這一羣小同事間做工夫麼？雖然經理先生口裏喊着『共息難，與全人打成一片，』爲什麼他自己所住的大洋房子所用的開支，還要歸於行內出賬？爲什麼一點小事兒離開漢行，不坐輪船而偏要乘坐飛機？……還有可恨的，是狐假虎威的主任們，才升職幾天，就登起包車的，也來參加着幫辦着剝削我們的主意了。」

「是呀，他媽的，當主任的多是些媚上欺下的十八變面孔的人。」小葉挺上這麼一句話。

「總之：我夢醒了。……從前我以爲銀行裏辦事是鐵飯碗，多受人恭維，待遇又好，而今，局外人仍是這般的說法，其實眞是些打腫了臉充胖子，眼淚往肚裏淌的把戲。……你們想，我們以一張畲門得來的高中的文憑，而且還僥倖的又從數十人之中，經過幾次的試驗，才踏進這社會，端到一碗能吃的平安飯，如今也起了恐慌，說什麼『節省開支，』其實際作用即是『減薪裁人！』受不了的，

不願幹的，就自己滾，不明說就是了！你們想，我們爭着每月十數元的津貼，幹着繁重的職務，他們還要嫌所用的人太不便宜，他們自己驕拔的皇親國戚遊手好閒的公子哥兒，還倒是領大薪金不負責的逍遙自在的好同事。」

「他媽的，這年頭連銀行界也變成『朝裏無人莫做官』了！」

「可不是，你今天早上沒聽見說總經理的姪少爺還薦進幾個闊朋友要派到漢行來嗎？」

「我們不要先管這些罷。……我們得第一解決應付今日傳出的撤銷宿舍——我們的『住』的問題！沒有了安適的住，我們的生活會好麼？我們所做的行務會完滿無訛麼？……所以，他們就是用這種造成神經錯亂的手段，來抓你的錯、好請你去另謀高就。因此，我們得越發要注意，尤其不要受主任們的利用，『與仝人打成一片』的口號所欺騙。你們想，我們是僱來的一羣，他們隨便可以上條呈辭你的職，不比那些身後有大台柱子撐腰而薦來的人們穩當；」洪雞胸又掏着汗巾抹着嘴唇上的白沫，仍舊凸着圓大的雙睛，憤怒的說，「我們最好是舉一個人先去與經理磋商，最大的希望是過了本年六月的天氣再說。不然，我們說照章給租錢也行；不過，我們逼得不得不走上最後一步時，我們為了要活命，我們什麼也不怕！」

「是呀，我們都是熱血的青年，不但是為自己的利益，也是為爭着步我們後塵的人們的幸福。什麼都是一樣：沒有眞的犧牲，那會有美的完成。」小葉像爐灶中的紅煤塊跳躍的喊着：「軟的不行，就他媽的硬幹。……我們也得認清今日的時代不是利己自私可能平安無恙的，我們的國家也正用得着我們，我們不要怕失業，就是亡命，我們也須得以亡命的身價而為國求榮，作偉大的犧牲！」

「不錯；小葉說得對。我們是國家的份子，我們應對國家盡公民的責任，尤其是在我國家受東鄰包庇走私經濟侵略的時候。我們還怕什麼失業？我們果眞是有了失業的機會，別怕，我們還有更大的使命，我們聯合起全國的失業者，向政府說明我們的要求，一致的武裝起來，參加在備戰的最前線。」

門鈴突如的響起，打斷了這一羣的說話。都傾耳靜聽，並默察這來客走來的方向。

來客的腳步聲走近了，沒有聽見說半句話的音響，祗聽得一聲急促而重濁的「哼」諷。……

不知在何方刮來了一陣怪風，掠過屋脊背，旋轉的捲起了地上的塵沙，在黑透的天空裏彌漫了，也蒙蔽了街燈的光影。

不久雨也落下來了。狗在遠方吠。

## 視察

張公眉（湖北漢口）

我因為是所謂「工會負責人之一，」所以得能寫這一篇社

會的一角的機會。

日期當然是廿五年五月廿一日。

上午八時半到局工作的時候，T對我說：

「剛才由×部打來電話說是今日上午十時特派委員要來視察工會，你頂好去請半日的假，同我一塊兒去照料。」

好容易請到了半日假，又好容易在工會裏將地板上桌子上打掃乾淨，時間的指針已經快到十時了，當時心裏倒輕鬆了一下，因爲在我們正在打掃的當兒，倘若漢口的×部最高領袖忽然來了，那我們怎樣辦呢？好在，在他所定的時間內卻已佈置潔淨了；多少總有一個清白椅子給他坐吧！心裏這樣想。

等着，等着，等到十一時，特派委員還不曾來。我們雖然坐在屋子裏，心卻飛到街上去迎接。尖着耳朵聽門響。門上呀得一聲，我們立起來看，卻是工役。我們又對坐着，忽然我記起來：

「香烟預備了麼？」

「不必預備。因爲新生活，就是要抽，他也不會抽的。」我的同伴回答。

「我想還是打電話去問一問，到底來不來，你說好麼？」我因爲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就這樣徵求同伴的意見。

「好！我想叫工役去打。恐怕我去打電話時，他們卻來了。」

「轉臉叫着工役，老胡，你到對面借電話打到×部問問特派委員今天究竟來不來？」

五分鐘後，老胡回來說：十二時前，特派委員準到。

沒法，只好再等。

果然十一時二十分，特派委員來了，還有一個人跟隨着。照例，他問了我們的組織及內容，突然他轉了話頭：

「你們工人對於現社會有何意見？」

這眞使我們爲難了，我們怎樣答覆？每個工人都有他的意見，工人又這樣多，我們怎能代表大多數的眞實意見呢？倘若工人不滿意現在社會，我們能說麼？末了，還是我的同伴亮這樣答覆：

「現在國勢如此，工人大多數希望國家復興，不然，更談不到本身的利益。」

問題是答覆了，我的心中卻像有一團棉花塞着。特派委員又繼續問：

「你們與局方有沒有問題？」

「以前我們成立工會的時候，局方時時與我們爲難，以爲工會的成立是與局方不利的，但是數年來事實上的表現，他們也諒解了。現在大致無甚問題。」

他，特派委員微笑了，點點頭，大概覺得很滿意。

結果他給了我們一篇訓詞。在我們的圖書館學校參觀了一下，就挺規矩地從來路去了。

胸中的棉花只拉出一半，我倆苦笑着，分頭去工作或者吃飯。

# 一個中學教員

黑　沙（湖北漢口）

被蚊蟲咬了一夜決心在發薪時寧可在別的方面設法節省，也一定要買個蚊帳。分期的債固然非還不可，但寄給妻的、總可以少寄一些，再加上破皮鞋倘可勉強對付一個月；只是公宴校長出國的兩元錢、未免沒有着落。

在悵惘中，天已漸漸的亮起來了，自然不容再睡，便爬起來接着昨夜寫下去，因爲離廿五號那樣的近，末章尚未動筆，如果晚了一天，兩月來的辛辛苦苦，便付諸流水了。

幸而頭兩堂沒有課，第三堂高中二的新文學史，那些少爺們也不肯聽，自然不必預備，在這幾個鐘頭內，至少可以寫三千字。

也不曉得少爺們喜歡聽什麼功課，只是把一學期一百廿元的學費交上，便算盡了自己的義務。據說是每堂都是如此的，對於我這門功課，還算比較實臉，每次至少還有十分之一在寫着筆記。今天雖大考期還有一個月，上課的時候，連那僅有的基本實臉者也在動搖了，自然也是因爲預知今天仍是要接着講革命文學運動的社會背景，不再分析張資平的小說了。書蟲們便說：「先生？不要講了，溫習吧！這季講得太多，大考是預備不來的。」但我爲了遵奉教務處的命令只能佯做不聞。在黑板上剛寫好綱要，回過頭來，便發現靠門的位子，已空了兩個。其餘的便都躲進各人的天地，有的在抄錄着別人的數學演草，有的已在聚精會神的練小楷，有的便取出啼笑姻緣，七劍十三俠，女仙外史，雍正劍俠等書，接着看下去；至於運動員們傳遞着下午和初三賽球的通知，自然更是照例的公開。講台旁邊的一個，正在整理書棹，往裏面傾洒着香水，把上禮拜六自歌舞團得來的草裙舞簽名照片，計劃着在桌蓋裏怎樣貼，才覺得稱心。只有最前排的兩個基督徒免費生，好似正在用心的分析着我臉上五官的部位。這使一個初來的教員會狼狽地跑出教室去的，但在我已經視若無覩了，只屢次的看錶，艱難的和時間在苦鬥，等待下課鐘的解救。

下午是初中的作文，題目是「五月，」稍微講一講，仍是沒有幾個聽的，只好坐下來讀譯文第二期羅蘭的向高爾基致禮。兩個鐘頭到了，我也讀完了綏拉菲莫維支的風和休士的好差事沒了。學生的卷子只有七八本懶洋洋的放在講台上。我看着他們，沒有說一句話，也怕我的好差事沒了，任他們在鐘聲未完中，抱着足球搶出門去。

回到房裏，剛提起筆來，高中三的劉和焦來了，並且帶來新文字刊物光明第二期，和作家第二期，由作品和生活，談到走私與華北駐屯軍。焦說他和校門外築堤的在反省期內的感化隊，曾談了一次話，他問他們是完全被感化了嗎？他們只是笑。又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緊張興奮地日夜在風雨中白幹活？他們說我們是爲民衆築堤，不是爲××幹的。這使我對於他們十幾天來的疑慮，豁然大

悟，而且快慰到無可言說。

晚飯後，還沒有寫到三頁，七點半的每禮拜教職員查經班時間到了，那是在神學士而教史地的鄭先生家裏舉行的。二十幾個中國教職員，無聊的在默默的吃茶點，鄭先生貌似欣悅的分送着花生米；一直等到八點鐘，牧師兼教員又兼會計的洋人，這才傲岸的來了。全體肅然起立，庶務先生連忙把手杖接過去，洋人沉重地坐在留着的空的主位裏。大家剛一坐下，鄭先生站起來說：「請欽牧師給我們禱告。」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這樣多的機會，來研究你的旨意，使我們能和你在一起，求天父，我們的主，幫助我們……這都是因耶穌的名！阿門。」洋人吃力的運用着陰平聲說着。

於是分散了本日的討論大綱。

題目　天父

旣然上帝是天父，所以耶穌說：

（一）在宗教內，完全是天然的，把那與上帝阻隔拘泥的禮俗，盡行打破。（馬太七章七節）

（二）我們用新的意志可以見出罪與饒恕罪惡黑暗些饒恕光明些，我們的悔心違反了愛。（路加十五章十一節）在十字架，愛勝了罪，這就是赦免。

（三）受痛苦是有意義的。

（甲）上帝不愛惜他自己的兒子。（羅馬人書八章廿二節）

（乙）上帝分担人類的痛苦。（見以賽亞六十三章九節又彼得前書二章廿四節）

（四）上帝旣是天父，人類皆弟兄。

（哥羅西三章十一節、馬太二十三章一至十二節）

神學士鄭先生一面卑諂的看着洋人，一面反覆的發揮着天父把世界上的人都看成他的兒子，而他的兒子們又怎樣互相正在親愛的道理。在我對面的化學教員秦先生努力睜着疲乏的眼睛。我也被身旁坐的易先生偷偷捏醒了兩次。

一陣衝鋒號，接着一陣呼喊的聲音。

「什麼？」神學士驚惶的問。

「外面築堤的，到晚上總是要鬧幾次的，刺激精神，修的就快一點。」庶務先生說。

「這些傢伙，眞的都反省被感化成好人了，你看他們幹得多起勁，一點都不偷懶。」訓育主任滿意的說，「我看咱們這些學生也需要感化一下。」

洋人祝福之後，已十點鐘了。於是散會。

回到房裏，又努力的寫，直到煤油燈的光焰一點點的微弱下去，便倒在床上結束了這五月廿一日。

# 怕毒氣

蔣煒（湖北D口）

夾着書包走回家，帽子都給汗濕透了，家裏仍是非常的熱。也難怪！一間一丈見方的房子，住上了四個人，並且廚房、飯廳、以及廁所都包含在內，又怎叫牠不潛下大量的熱呢？哼！到了正夏天，更不知牠要把人熱到怎樣地步哩！

一面拿着帽子當扇子，一面想做做功課，拿出英文，看着那些ABCD就討厭了！再找出歷史、地理、代數、也都是一樣的令人腦悶。這些呆板式的課本，眞使我不耐煩極了！索性推開，拿出我所愛看的雜誌來翻着。

天快黑了。吳伯母却又跑來。她和母親不知那裏來的許多話，隔了兩天，就得談上一個多鐘頭。不一會，父親也回家了，房裏更熱鬧了。可是我祇是拖着頭看我的書，沒有理會他們。

大概他們的話已經倒乾淨，靜了一會。吳伯母却打起非常的精神，很誠懇的來問我。她所問，却出我的意料之外，不是問甚麼東西那兒有得買，却是問這幾天外面風聲怎樣？會不會打起來？這些事當然是我樂於說的，但是我對她祇能作一個簡單回答。因爲說多了，她是不會明白的。她接着又說，王伯伯會聽旁人說，將來打仗有甚麼毒氣，從飛船上面撒下來，每個人要買一個猪臉亮戴着，才不死。她知道我整老天愛玩藥水、弄收音機、問我能不能替她做幾個，我聽了這些很可笑的話，才知道她忽然向我談話，原是有目的的。看她這般誠懇地來問，我也就很誠懇的告訴她：那猪臉亮叫做防毒面具，自己不很容易做，最近外面有賣，大約三十餘元一個。一個非常小氣的她，聽了這個數目，當然是嚇了一跳，趕忙吐了吐舌頭。我想她那般誠意地來問我，不應使她全失望才對，於是我又告訴她，防毒亦可以用藥水作一種簡單的防止。她忙笑着，求我替她配一配，立刻從袋裏拿出一張伍元鈔票來。我却沒有防到她這麼的心急，並且我也怕替她辦這事，她也許會疑我落她的錢，所以我叫她把錢收着，我可以替她開一單子，讓吳伯伯自己去買。她想了一會，非常不安，仍然要求我替她代辦，我也祇好接下了。

在這時母親却笑了笑插進來說：「唉！吳太太！你怎麽這般相信這些事？現在又沒有打仗，還早就趕甚麼急呢！他一天到晚總是說去買防毒藥品、我總不理他。」這一會事，吳伯母却變文明了！她反而勸母親說：「唉！蔣太太！你也別這樣不信吧！現在外面風聲確實不好。我們自家又不懂，一旦事情來了，恐怕買都貴了哩。」我作着勝利的微笑，望着母親。

吳伯母去的時候，還嘆着氣對母親說：「現在這種世界裏不容易做人啊！還是早死的好。又甚麼獨氣，雙氣，……」

我手裏接着一個奇特的委託，心裏着實非常的高興！高興的是在中國這種社會裏，倒還有一個極無知的人看重到這一點來。我趕忙拿出毒氣防禦法以及最近的科學畫報來，替她尋找一些

比較經濟的藥品。

「爸！我平常的愛好和志願，並不是無用吧！……我想我這種愛好和努力，才是將來國家所最需要的！」我很高興的說「祇知作學校功課的奴隸，每一門考得甲等，有什麼用？照樣的遇了毒瓦斯要歸天。」

「誰說你愛自然科學沒有用？但是……」父親微笑着說不出但是甚麼。母親却傻嚷着：「唉！這個吳太太眞是精神病！無緣無故，這麼早，就怕甚毒七毒八。」

## 告借

蔣貞（小學生，漢口）

晚餐後，我拿出新少年來看，忽然媽媽對我說：「貞！明天家裏一個錢也沒有了，你爸爸到今天錢還不寄來，眞是急煞人！你這時快去張姆姆處再借一塊錢來。乖兒子！快去快回罷！」

「媽媽！張姆姆那裏前幾天才借的，還未還給他，又去借，恐怕不成罷！我眞怕見他們那種不高興的面孔。」我十分不願意的答應着。

「你不去，那明天怎樣呢？誰叫你生在窮家做孩子呢？不去不行。」媽媽這樣地說着。

我垂頭喪氣地站着不動，也不走，忽然拍嚓一聲，倒嚇了我一跳。原來是媽媽拿着尺，在桌上敲，要打我了，唉！這時我不能再不去了，可是，我要求着對媽媽說：「如果錢借了，請給我一角錢，捐到學校裏去，飛機祝壽捐，催得很急呢！」媽媽允許了我，我快快的去了。

走到張姆姆家裏，我坐了一會，就對張姆姆說：家裏很困難，請她再借一塊錢，她却假裝着很誠懇的說：「現在是月底，錢已完了，小妹又病，又用錢，我這幾天也是很困難，一號開支還有上十天，要用錢。」嘮嘮嘛嘛的說了許多話；臉色現着很煩惱很難看的樣子。我見她那種裝窮樣子，心裏眞是恨她。哥哥曾說過打起戰來，所有的錢，都成了國家的，我祇希望有這一天，把她每月藏進箱子的錢，都提出來才好！我沒有說甚麼很不好意思的走了。回家天色已晚了，媽看沒有借着，眼怔怔的。

我書還未讀，唉！窮人讀書都不允許嗎？

## 武漢的一日

曾白原

夜半，漢口天上的繁星閃閃地眨着眼睛了。從遼遠的北方吹來了一陣風，把白晝太陽留下在這大都市的熱氣從搖動的樹梢吹散了。可是一羣做夜工的忙碌着的人，却沒有享受這涼快的機會。他們仍然在高層建築的地下層揮着他們的汗。他們要趕在五時半天亮的時候把手下印刷出來的報紙送到各讀者的眼前。這報紙上傳達着昨天發生的故事，却是今天的新聞。

東方天末的星漸次減少了，是二小時以後的事。租界江岸的

外國工廠裏的汽笛在粗魯地叫了起來的時候，東方現出了微明。於是工廠面前的馬路上佈滿了穿短衣的人羣；同時，報館的印刷房裏又吐出了一些睡眼惺忪的工人。睡了一覺醒來的校對員坐上黃包車走在他們前面去了。這西裝小子拿着今天報紙的副張在看那不是經他校對出來的娛樂欄；第一項橫行登載着梅蘭芳來漢的三天「打泡戲」以下就預告他將在下週乘飛機由滬啟程，准於二十八日登台。還有，今天正式開始營業的消息。

正在橫越揚子江途中的武漢第一航線的第一班輪渡，滿了很多沒睡够的男子，女子，老的，少的，小孩子，以及各職業界的人，學生，他們都在晨風波動的水上打起瞌來。掌舵的大車伸開黑洞似的鬍鬚嘴打了個呵欠，隨後吞了一口空氣到肚裏。

太陽已爬出了地平……

在這時候的六小時或七小時以前，四週原野的雞啼了。武昌某大學生的故鄉有一個年青人祕密地乘夜離開了家。這出奔者是一個皮色很黑，然而體格很結實的人；身子不高，很歡喜戴淺灰的鴨嘴帽。他父親死之先他是個中學生；現在家裏還有被淚水浸壞了眼睛的母親，已經上了年紀。夜半，還可憐的老母親發覺她的獨生子失踪了，哀痛地哭斷了氣。一些家工帶着燈籠沒等到天亮趕到湖北去，然而一支小船已經送這年青人渡過了洞庭湖。老母親的媳婦兒站在二等縣電報室的角落裏流淚望着那管理電報機的人鄭重地把這出奔者的消息拍到千里外的親戚某大學生那裏，請他注意她的丈夫經過他那裏的時候，把他盤留下。這大學生晨興很早，並沒有得到什麼不幸的徵兆。功課表上分明地寫着，今天星期四只有五堂功課；由兩個教授分任的一共有四堂國文。當他故鄉拍來的電報送到的時候，他正在參加他學校裏的升旗禮。唱升旗歌。送報的跟引他進來的傳達攀談些什麼，被黑皮的中學部體育主任叱了一聲。

舉行升旗禮以後，教務處佈告一年級的「文心雕龍」缺席。據說教授魯先生病了。然而早晨有人還看見他很興致地走出去。

於是校園裏擠滿了人。昨天校長室佈告，以後制服要歸劃一。今天都穿着白色的制服，有的帽子上還加了白帽罩；女生一律是天藍色的長衣。脅下都挾着一本線裝的古書。僅有的兩把長遊椅都給佔據了，還剩下七八個沒得到坐位，就跑到昨夜纔開放的紅薔薇面前惹着蝴蝶兒。蝴蝶直向女宿舍門外的七里香上飛去。

住在這校園旁木棚裏的，建築校舍的工人，正在拿起鐵斧斫在木頭上發出了丁丁的聲音。工頭坐在地上抽煙，把眼光放在地上的一根長樹上打量着那東西的曲直和作用。

忽然女宿舍西樓上奏出了提琴音樂。抑鬱的調子，奏着郭沫若的湘累。一串鈴鈴的笑聲送到窗外……城外原野上的火車提起喉嚨一吼，她們的聲音一時急促地給噎住了。

從長沙昨天下午開來的特別快進了站，不久慢車也到了。車上擠出來一些陌生的不同的面孔，他們踏上了這新的土地。在長

沙，今天上午舉行了「鏟共紀念會」今天却是「清黨」以後的第一百零八個「馬日」。今天此地纔看見十八日出版的天津大公報，說「美國重行聲明擁護九國公約」；此地的報紙却登載了美總統表示贊譽「中美貨幣協定」，並謂「此不僅能助中國穩定通貨，並能發展美國貿易」云云。

此地的報紙還補上了昨天上午四時三個俘姓名的綁匪在刑場槍斃的消息。……今天的昨天是五月二十日。

按陰曆計算，今天應該是四月初一，倘不是閏年又是五月了。

在鄉下，現在正是農作最忙的時候，今天應該有某姓的麥子收割了，某姓的秧已經插完了，新茶子在一晌熱烈的太陽下晒乾了，有誰或者在車水，在耘草，或者在涼快的樹蔭裏唱起了流傳的山歌。一年一度的大水，現在已是桃汛時期，江中的洪水暴漲了起來。一個住在湖濱的家長寫信給他的在外面讀書的兒子，告訴他——故鄉堤防堪虞；做兒子的今天寫了覆信，謹稟——此地的水位較之去年同日的水位要高兩呎。江上水位確已不十分低了。

今天江上進口和出口的生意，據海關報告有一個驚人的數目。這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原是和平常一樣。雖然每天報告出來的數目有不同，也許明天又要慘跌；上游和下游的生意本來就有一定的節氣。現在却是茶市最旺的時候。……揚子江上的船隻，今天只有到上游去的趕上了順風。

黃昏的時候，一件不幸的事發生在另外一個地方。聳立蛇山的警鐘樓的鐘忽然嘹亮的敲響起來。街上的一些遊者失措地担心這不幸的事也許會落在自己的頭上，還有在黃鶴樓乘涼的人也都在靜聽這警鐘最後的消息。一陣急響之後，警鐘又從容地記數報告，是：第八區地方失火了。

經過了一番騷動以後的街上，不久又恢復了原狀，重新開放的電燈仍然明亮得像白晝。兩傍的年紅電光市招也沒有變一點兒顏色，各個店裏的收音機放着同樣的節目。幾處貧血的女人，又開始了她們的活動。因爲不耐煩那收音機的調子，都躲身在電線大鐵柱後面的暗黑裏，用了偵伺的眼光在候着今夜的顧主。像叫化四處尋蛇打似的憲兵，在沒有路燈的幽巷裏把一個沒有符號的退伍者的制服，綁腿，都給剝光了。巷裏還放着一輛車子，車上睡着了一個老是替人家出汗的疲倦了的老年車夫。……

例定的，每個夜半，江上的輪渡和廣播無線電台，同一個時候停止工作。最後的一班工作以後，這些都回復了他們的快樂，用水洗潔了自己的身子，自由地走向睡鄉去。準備着自己再和明天的疲倦使力地掙扎一番。

除以上而外，今天地球這一半上面的華中繁盛之區是很平常地，很平安地度過了！

## 警務日記

灰舟（湖北武昌）

一條馬路直向江岸伸長着頸子。牠張大了嘴吞進吐出着千百的各色男女，成羣的各種車輛。在這條路口的右邊橫過去的樹皮搭成的車棚下面，停放着一百五十多輛人力車。一些除了必要穿着的「法定的號褂」之外，依然是赤脚破衣的車夫們：有的斜靠着車墊，有的站着吸煙屁股。這些人都是爲了填塞肚皮的糧食，熬受着難堪的工作。他們的希望只是等待渡江輪船靠岸，有人來買他們預備拍賣的力氣。可是，警察們却惡狠狠地站在交通圈裏不時向這些「賣力者」橫視幾眼。這是說：「要沒有客人來僱你們，那個敢動一下，就揍他媽的。」緊靠偶頭的右邊，面對着馬路口，停放了「××師司令部」「××處」「××交通隊」的使用得半舊了的汽車。左邊呢，雖然也停放着用人拉的車子，可是，那些「賣力者」却是被小闊人們暫時收買了的「私人包車夫。」

橫着馬路口的空中，懸掛着湖北夏令衛生運動委員會製的布標語：「五月廿日至廿六日爲夏令衛生宣傳週。」在這標語的下面，有兩三個佩帶手槍的警察左右移動着身子。成羣的人力車，脚踏車走到他們的身邊都擺出很規矩的樣子靠着左邊走。這規矩是所謂「新生活規約」之一。要是碰到「新生活宣傳週」「檢查週」，或是「紀念週」的日子，馬路上的武裝警察可更加多了。這些警察都是由坐落在這條馬路左邊的「公安第×分局」裏頭派遣出來的。以上所寫的這馬路上的秩序，「劃分着富人與窮民的街道，」正是他們每天必修的課題。人民中，除了「有錢的」之外，恐怕沒有人喜歡罷。

五月廿一日是夏令衛生宣傳週第二日。太陽光強烈地射着這馬路。溫度是華氏表八十三度。這個分局爲了對付「公事，」就命令那四十名清道夫特別加工，在早晨四點半就「上街」打掃着街道，疏通着溝渠。總局的命令今天上「乙班」（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的勤務，叫做乙班）時警察換上大黃兜帽。在九點的前一刻，分局長奉令召集到總局「傳見」去了。衛生巡官奉令督率着特務巡長，特務警士，挾了捐簿沿着商店勸募「渣箱捐，」商人們裝出笑臉，爭着「捐的價錢。」這是本年度第一次第一日的募捐：從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只收到十八塊五角五分錢。官長警士的喉嚨也就弄到乾澀了。

狹得像豬柵的「拘留所」關着三個犯人。在十一點半的時候，那穿藍布褂的一個已是悶熱到鬱着鼾聲。那兩個是犯了「類似賭博的警章」罰不起錢的傢伙。這對賭朋友，却面對面地坐在烏黑的地板上借着粗欄空裏射進的一點光線鬥着象棋。這時候，揹槍的「巡邏警」押解了六個人力車的「草墊」到分局裏來。「草墊」是違反取締人力車輛的規章的。於是，我們知道了這時有六個車夫暫時丟了「弄活的工具。」再過半點鐘，馬路上的空氣被警察隊伍唱的「大路歌」充塞着。出那「嘿呵嘿呀：：：」的拍子聽來，就知道這歌依然是染得極濃的「丘八味。」那句「爲了活命，那管日晒筋骨酸」的歌詞，在他們不過是維持富人們的

安寧而拚了自己的一條命罷了。這隊警察也是「第×分局」的，他們剛在沿江路下了操回來。許多閑人站在街上看他們。

今天的案件：無照吸煙的五件（鴉片，）妨害交通的三件（脚踏車，）妨害安寧的二件（類似賭博）妨害秩序的一件（當街鬥毆，）房屋糾紛的一件，防害衛生的二件（賣假仁丹當街赤膊，）請求救濟的一件（誤入娼門。）

無照吸煙的都是窮人。照章拿六角錢領一張「貧民照」就可允許吸食。下午兩點半，這局裏的戶籍員奉令到總局開會。重要的提案就是：「限五月底所有「煙民」一律領照，不得遺漏一人。」可以說是個命令了。今天的五件「煙案」不過是個「開張」罷了。

在馬路的另一頭：正對着拆卸房屋，修築馬路的十字路口，水溝剛剛修成，自來水第一次貫通到這地方來。馬路的缺口地層像被烈日曬得疲勞不堪地流着冷汗。行人圍着，貪看那分泌的水。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崗」像特別通融般讓這些閑人們儘情參觀。車輛繞着石塊土堆痛苦地轉着圈。站在那石塊土堆上，一眼可以全覽那木片灰塵飛揚空中的混亂的情景。鼓樓城門劃成了平地，磚石木料錯雜地擺在這裏拋在那裏。貪走近路的人們，也不顧石頭的絆脚，只是在這不成形的路上向前跳着「進行舞。」老還就分不出誰是修路的，監工的，或是行路的，看熱鬧的人。

挺立在馬路中心的標準鐘的時針指在七點二十分。風吹來接去了太陽。溫度也降下了兩度。裸腿露臂的妖豔女人也出現得多了。下了辦公廳，剛吃過午餐的各類公務人員，接連不斷地向碼頭邊跑。有的穿草綠色中山服戴白殼帽；有的穿新縫的淡黃色山東綢中山服，有的戴大黃殼帽，穿黃卡機布中山服。他們都忙忙地向着江邊走。顯然是到漢口消遣去的。穿白制服或是披了醬黃汗衫的學生們成羣騎着脚踏車跑過去了。一時又看見三兩個青裙白襪的女學生騎着漂亮的脚踏車兜風玩。人們的眼光只在她們身上掃射着。那同「時髦女人」一樣裸了腿露了臂的車夫們却引不動人的注意。只顧流着臭汗，拖着些「也是個人」拉了來又拉了去。城市的鐵甲蟲（汽車）漸漸都爬出來。牠們雖然是沒有生命的東西，可是為了還能得到「有錢主子」的歡心，也就有被人愛護的資格了。

由七點二十分至四十分，經過這「標準鐘」向江邊走去的：漂亮女人是十九個，騎脚踏車的男學生是三十二個，女學生只三個，公務員是四十七個，人力車夫（僱客的人數未計）是五十九個，汽車是七輛（闊人的人數未計。）這是「交通警」同「巡邏警」最忙的時候了。

明燈初上，那些有閑的年青男女們在馬路的左右巷口，色情地穿進穿出。蔚藍的蒼凸出嘴去吻那隱若欲現的星眼。對江的小山的輪廓漸漸模糊了。

# 賣雜菜

匠心（湖北武昌）

吃晚飯的時候，我已問過了廚子老六、知道他今天收了碗以後，又得在學校後門口賣雜菜。

看老六他們賣雜菜，我自己無論如何是記不清次數了。賣雜菜是廚子們的外水，每當晚飯後我瞧見老六的神色異常喜悅時，我就知道他又要賣雜菜了。

今天因爲是「中國的一日，」所以我這次的看賣雜菜要比以往來得越發起勁些。

黃昏輕快地從東方拖着朦朧的脚跡走過來，染滿了半邊天。一條僻靜的長巷裏，電燈放射着幽暗的光；××中學校的後門口，早已擠滿了一堆人在喧嘩，他們或她們都具有黃瘦的面頰，很少身上的衣服沒有補上補釘的。從老六的口裏知道他們或她們多半是屬於第×紗廠的工人，可是第×紗廠已在二個月前停了工。

老六照例的一股勁兒提着一桶我們未吃完的雜菜，蹣跚着他那矮胖的身子拐到了後門口。後面跟着的二個：今天一個是老魏，男一個是張小二。

後門由張小二開了，立刻闖進一股嘈雜的喧嘩。

門外邊的人一層又一層在拚命地向前擠，前面站着的幾個差一點就會倒進來。

「二百！……二百！……」站在前排中間的一個中年男子，在他黃而瘦削的臉孔中間，張開了一張灰色的大嘴在喊。

「一百六！一百六！……我的——」靠左邊門檻的一個，很快地伸出左手捏緊的一個飯盒，右手就一把抓緊了門角。

「我的一百……一百！」第二排伸長脖子的一個，拿着一個菜盒子擧在空中，拚命地往前排擠。

「六十！……六十！……」人縫裏露出半邊黃色的小臉，張開着褐灰色的嘴巴叫，一隻小手捏緊的一個粗磁菜碗被夾在二個人的中間。

聲音是嘈雜而紊亂，人就是潮水般向前湧。

老六可挺有經驗，不慌不忙地一瓢又一瓢地從鉛桶裏挖出去，一瓢六十文錢由老魏收，張小二的職務、是監督。

買着了的，一股勁兒向外擠，外邊的，可又一股勁兒向內鑽。男的，女的，小的……塞着頭的，黃着臉的…… 全伸長脖子一個勁兒叫。

生兒子似的從人縫裏擠出來那個拿粗磁菜碗的小夥子，碗伸在老六的身邊上拚命地叫。

因爲碗裏只有三個大銅子，老六不理他。

從人縫裏又擠出來一個熟面孔的女人來，——一個帶病的灰黃的臉色，我由經驗知道她與老魏熟。

收錢的時候，老魏笑眯眯地乘機揑了她的手一把。

那個馬上橫過眼珠來歪着嘴巴半笑半怒地叫出嬌聲的「有鬼」二個字。

老六同張小二笑出了聲，旁邊站的看得挺帶勁。

「小鳳子你今天不必出去啦！」老六開玩笑。

「快點有鬼該死的」小鳳子有些怕羞。

老魏就在這種情形下滿意地平靜了。老六挖給了小鳳子二滿瓢，錢可只有一百文。

在紊亂的秩序之下，擠進來，鑽出去；人就像這樣地少去了一半。可是原先擠在老六身邊的孩子的聲音，現在可又在第二層也許是第三層了。

不知如何的，一個穿藍衣的變菓脚的老婆子，歪着嘴巴擠到了前面；二百錢的雜菜在擠出去的時候，已經將潑去了一半。

慢慢的，人已少去了三分之二，老六桶裏的雜菜可去了四分之三。

天色漸漸地曚曨了，擠在後邊的人擾動得異常利害；嘶啞的喉嚨也就喊得更加起勁。

那拿着菜碗的孩子已幾乎再擠了進來，可又給一個面孔熟習的女人擠上了前。

那女人我一看就知道她與老六是熟手，她的個子不大高，臉袋圓圓的，也還十分嫩白，也許還加上一點點粉。嘴唇不很自然地抿着，圓而黑的眸子，頭髮蓬鬆地搭在肩上。

老六現在笑開了兩張油膩的臉，眼睛已謎成了二條曲的線；很不在乎地就一把拉她在前面了。

「怎樣才來啦！」老六十分關心地問。

女的只歪着上身，斜着眼珠兒撒嬌地笑一笑。

「到什麼地方去了的呢？」老六親密地將脖子伸過去。

「嗤！……」女的搖着腦袋笑了笑。

「快點！快點！留到！」後面起來一個粗暴的聲音。

女的左手遞過飯盒與老六，頭轉向後邊去望了望，接着右手提上去理了理頭髮。

「媽媽的！那個在叫？」老六放下臉咆哮着，伸長脖子向外邊，眼珠向兩邊溜，接着又「有狠的跟老子出來！」

嘈雜的聲音稍爲減退了一點。

「算了！馬虎點！」第二排的一個黃色臉皮，沒有半點精神的中年男子在解和，他的頭髮蓬得像狗窩。

女的擠出去的時候，一個抱着個睡了的孩子的婦人輕聲地罵：「騷貨！好不要臉……」

女的似乎不在乎地悶着走了。

老六靈活地釘了那婦人兩眼，她就站在第二排。

人漸漸地少了下去，聲音也漸漸地小了，

天色轉黑了，巷裏的電燈光現得暗黃。

老六桶裏的雜菜看着已經光了，

最後只剩下了四個人；一個是那沒有半點精神的蹇頭男子，左手拿着半爛的飯盒，右手拿着二個銅子。另一個是那拿着粗磁菜碗的小孩，他的聲音已嘶啞得很利害。另二個是那婦人以及伏在她肩上睡着了的孩子。

「我已等了這半……」小孩子喊出嘶啞的聲音，他的樣子十分慌，朦朧裏看見他的淚珠在打轉。

「做好事請將這桶裏括一點給我，一百錢！」婦人懇求老六，聲音是哀弱而委婉。

「明天來沒有啦！」老六喊着，提了桶預備走。

「請括……給我！」蹇着頭的男子一股勁兒將二個銅子塞在老魏的手裏。

老六無可奈何地歪下桶來，好容易括了大半瓢。

其餘的木雞似的呆了！

「媽媽的！……」老六橫了婦人一眼，關上了門。

不久，門外邊傳進來了一陣輕微的嘶啞的哭聲。

天色已經黑得看不清臉面。

## 襄河上

余一夫（湖北）

襄河裏的水又漸漸地漲起來了。

在每個同事的臉龐上都不約而同地顯露出一種緊張而又恐懼的神情。

負荷着「水文測量」的使命的我們，眼望着河水高漲，就得親自趁着測船到上中下三處去觀測水位，以便隨時向上司報告。同時，還得測量流速，面積，流量，泥沙量。

眞的，自晨至夕，簡直沒有一刻兒工夫的休息。

偏遇着居技士竟於前晚染了瘧疾，不能出外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既較前些時要忙碌一點，而所負的責任也格外地加重了。

深夜，我躺在牀上，也曾懷念起過去防汛時期的最辛苦的一次工作：早晨由辦公處出發時，水僅齊膝。但是，到了傍晚，水已過腹。因爲測夫的人數不足分配，自己的三分之二的身體浸在水裏奔走不算數，肩頭上還要揹了一架水平儀（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由自己兼任了『測夫』的工作。）就這樣地忙碌了二三天，終於生了一次很危殆的疾病。

同事們的所以要發生恐懼，也便是惟恐自身因了工作的辛勞而生起危殆的疾病來。

五月二十一日，天剛拂曉，在我們辦公處裏的同事們，除了居技士因臥病而尚未起床之外，其餘的人都已經從臥室裏走出來，盥漱，進餐，準備出發了。

今天出發以後的工作，我們於昨晚早已計劃妥當了。一共分作水陸二路：水路由俞技佐負責，率領着觀測生呂彬彥，測夫鄭載

陽，唐愼生，以及兩個船夫。所負的責任是趁着測船觀測水位的漲落，應用流速儀測量流速與河底的變遷。隨路由我負責，率領着書記李春華，練習生茅振新，觀測生郭根興，黃子嘉，測夫唐愼根，盧惠芳，劉欣木等一行七八個人，帶着經緯儀，水平儀，旗幟，標尺，木樁以及其他應用的物件；所負的責任是用水平儀校準竪立在河中的標尺的高度與竪立新標尺（上中下三處的標尺，都是竪立在坡度不很陡的沙灘上，所以每遇河中水漲，則舊標尺爲河水所淹沒，必須另立新標尺）用經緯儀測量河面的寬度以及河槽的橫斷面，測得面積與流速，即可計算流量。

因爲我們預定的計劃是從「第一點」測起，而測船由第二點駛向第一點是逆水，船隻在湍急的水流中上駛是頗感困難的，所以俞技佐一行六個人特地提早上船。

約莫過了二十分鐘，我們也出發了。

出發的時候，我們排列成隊伍，攜帶着各種器具，宛似到非洲野人國裏去探險似的。

一隊年青的小伙子默默地在原野上走着，聽着湍急的響樂似的水流到也並不覺得寂寞。

「今年可不要再像前年那樣的大水啊！」我們行經一個建築在土堆上的草房的附近，李書記望着土堆旁邊的淹沒在水裏的麥穗，不期然地想起了家：「假如再來一次，我的妻子孩兒便沒有活命了。」他說着，臉龐上露着憂慮的神情。

「委實，前年的大水眞嚇人，嚇得晚上大家都不敢睡覺。」茅振新，一個年青的孩子，居技士的舅子，他依然沒有脫去稚氣，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缺乏教養，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的姊夫與姊姊的縱容，所以他對於講話是毫不思慮的。「最可笑的，是余先生險些兒躺在水裏的那一次。」他說着，便回轉頭來對着我望了一下。

其餘的人也都不約而同地回轉頭來。但是，我並沒有開口講話，他們也便不再發言了。

就這樣，我們畢竟在靜默中到達了目的地。

第一點的標尺並沒有給水流與船隻撞毀，它還有一個半特西米突（Decimetre）露在水面。

河水在不斷地高漲，當然得另外在較高的地方竪立一根新標尺，以便舊標尺被水淹沒之後依然可以觀測水位。

竪立一根新標尺並不費事，打樁，釘標尺，在標尺的左右與背後撐起木架，用水平儀測量標尺的「零點高度。」

做完了第一點的工作，我們便向第二點進發。

到那邊，標尺已經淹沒在水裏了。

找兩個船夫駕駛着測船，兩個測夫執着篙子不斷地在水裏找。船在打轉，測夫與船夫的額上流着汗。但是，費了許多時間，並不曾找到。

沒有法子，只得另外竪立了一根新標尺，再從遙遠的竪立在堤岸上的「水準測點」（Bench Mark）測起，測量出新標尺的

「零點高度，」而觀測當時的水位。

時光將近正午，我們便在河畔的一家很狹窄的茶館裏進了午膳——饃饃，韭菜，麩皮粥。

飯後，我們休息了片刻，又繼續地做我們的工作了。

「余先生！我覺得週身發燒，頭目暈眩，實在支持不住了。」茅振新用雙手捧着頭顱告訴我，希冀着我立刻說出「你先回去吧」幾個字來。

然而，我並不。我知道他是假裝的。因爲從他的臉龐上可以看得出來。同時，我也知道他畏縮着不願意在混濁的齊膝的水裏面行走。

「好。」我簡短的回答着：「李書記！你趕緊照顧他吃十滴水。」

茅振新吃了一小瓶「十滴水，」兩隻手依然捧着頭顱不肯放下來。

「余先生！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再走了一刻鐘，茅振新又跑來告訴我，接着嚅嚅地向我要求：「我想先回辦公處去。」

「好。」我直捷爽快地允許了他。因爲我惟恐不允許了他的請求而有傷於我與居技士之間的感情。況且茅振新是個不懂世故人情的年青的孩子。

茅振新回辦公處去了。但是，當我們離開第三點不遠的地方，測夫盧惠芳竟因受日光的熏蒸而果眞中暑了。

揀了個較高而又乾燥的地方給他躺着，解開衣服，冷開水，十滴水；半點鐘之後才漸漸地復原。

到達了目的地，我便囑咐劉欣木涉水把他馱上了測船。

在這裏，我們校準着舊標尺的零點高度，又豎立了一根新標尺，然後離開水濱較遠的堤岸上把經緯儀架起來，用「三角測量法」測量河面的寬度，以及河岸與測船在測量水深的每點間的距離。

測船由此岸達彼岸，十足地費了四小時的工夫。

測完了河面的寬度，我便囑咐測船的人們注意汲取河水，以便回到辦公處去可以從河水中計算出泥沙量。

河面的寬度，河槽的橫斷面——面積，流速，泥沙量，水位都已經測得了。我的內心感覺到十分舒適。於是我便率領着全體員工踏着輕鬆的脚步返回辦公處。

剛走進街頭，居技士的夫人已經手攙着活潑天眞的霖兒，含着微笑在歡迎我們的歸去。

這時候，斜陽正拖着餘暉向西墜下，照得東方的山頭一片的深紫。

晚飧後，我和居技士兩人在燈下談着這一天的工作情形，他的夫人在繡着十字布的枕頭，霖兒在玩弄着由香烟盒子裏積聚下來的洋畫，其餘的員工也都在他們的寢室裏吹着笛，拉着絃子，歌唱着，每個人的臉龐上都透露着一種愉悅的微笑。

## 在農場裏

恕子（湖北武昌）

天氣還是很熱。88°F.

除蟲菊的定植苗，全因為過於乾燥的關係而漸漸枯萎了。在打水機沒有完全修好以前，純粹用工人的挑水，實在是太麻煩而不經濟了。

誰都在深深地翹望着有一次大雨。

櫻桃紅的爛了，枇杷在這幾天大太陽的曝晒下，慢慢地呈了金黃色。今年枇杷的收穫比較是很可樂觀的。本來，這東西原是最適於華中一帶的產物。

大家都很努力的插秧。比快，比齊，以一架饅頭做錦標，可真有趣極了。這兒有很多的女人也下田插秧，而且還很行呢！到要佩服她們的本領。

一些年老的農夫都担心着！假若再過一些時不下雨，年成又會糟了。

到是苗圃和菜園裏的現象還好。

鳳陽苗長得怪可愛的青翠。油桐都漸漸地彎着伸直了。冬青和梅橘都長得很整齊。不過每天到了正午的時候，假若忘了蓋簾子，便會全被晒萎掉。

四季豆可以折下來吃了，番茄在今天開了第一朵花。馬鈴薯也快要開花了莧菜是比較長得最好，挑上市去，現在還可以買得很高的價錢。

春天裏，豬正肥，飼料也因之需加多。——美種「韓浦縣」豬，近來產小豬頗不少。今天又有一頭生了八隻小豬。

鹿毛已盡落，梅花點點，很是好看。鹿角到今天才隻隻落完了。老鹿之嫩角已長成，想弄下來去製鹿茸，但是這兒缺乏那種專門人才，今天下午叫工人去一試時，險些被牠踢傷了。

梨園赤星病更劇。今天洒了第二次的硫酸銅波爾多波，希望現象能够好一點

披着單衫，戴着草帽，今天我做了四個鑣頭的行道樹生長剪定。

夜，附近老農來閒談。今天早上有兩個鄰舍為了一頭耕牛的事吵嘴，結果一個被鋤頭劈傷了頭部，非常危險，一個則已被官裏捉去了。

## 宜昌速寫

郭自銘（湖北）

東方剛翻着魚白色，行駛重慶沙市漢口至上海的大小輪船，照舊一艘一艘的載着人，載着貨物，向目的地開出。鐵路壩軍營中雄壯的軍號，也隨着吹了起來，催動弟兄們起來早操。

七點一到，樂善堂街，那所代表宜昌高建築的法國天主堂早

鐘響入了雲際。漢宜長途汽車，都在這響聲裏開動馬達，飛也似的沿着舊川漢鐵道跑去。一切人起來，都和往常一樣、做工的做工·下力的下力，上寫字間的上寫字間，娛樂的娛樂，……

月份牌上載着今天是廢曆「小滿」「四月初一。」古佛寺，關聖樓，圓通閣，白衣菴，出進山門的，除了求子，求壽，還願的善男信女外，就是那些沒有靈魂的女兒——妓女，在菩薩面前求生獄，發達！

大街小巷，茶社、學校，機關，一切人的談話，並不是談的「中日問題，」和「胡漢民先生死後的哀榮；」因爲嘴巴與腦，都忙於鬧得滿城風雨的「毒藥針」事件上了！小學生們要大人保送上學，保送回來。街上行人、你防着我，我防着你；這都爲了「毒針，」據說刺毒針的，有各色人等的裝扮。

午炮響了，在宜昌住久的人，都知道是十二點鐘了。防毒藥針的傳單，在這個時間裏，雪片似的飛進每一家門前，上面寫的是：

> 注意　謹防毒針　治毒良方
>
> 貴州重慶等處，被毒針刺死，不計其數！由渝來電，急治良方，到宜，用幼童小便，先洗針口，洗淨後，急用泡雄黃，白礬。甘草，分煎，共沖燜，調大粬酒敷上針口，立見其效，十分鐘以外無效：
>
> 愛渢同志馬云龍贈送
> 代印者蔚華軒印務所

商店被這謠言，影響了生意。只有藥店，醫院，醫生，都忙起來了。在這同一個時內，縣府路協興樓對面番某樓上，着了火，環城路兩個騎自行車的青年，撩傷了行人。公安局的闢謠（關於毒針的）佈告，也貼到佈告欄裏。我的朋友冉比諾的愛人，茜特，正拆開他十點鐘給她的信。

燈光一燃，二馬路永耀發電廠的烟囱，照舊噴着黑烟。通惠路「請用電燈」的年紅燈，閃閃的像醉女人的眸子。唱的，說的，奏的……強烈聲浪，從二馬路鴻彰布店的收音機內播出。人們又開始望着它發呆了。

下午八點鐘敲後，留園電影場兩角錢一看的「戰地鴛鴦」擠滿了觀衆。並且有上海女子魔術團張美娟等的魔術與歌曲；第一節目「前奏樂」第二節目，「復我河山，」第三節目「歸宿，」第四節目，「黃金寶盒，」第五節目，「五十年前之新女性，」第六節目「蘇格蘭手帕，」第七節目，「未卜先知」第八節目，「來去無蹤。」

宜昌不打一更，是幾十年來的傳統。二更一響，和往常一樣、商店都關門了，遊人也散了。這時打破夜之靜寂的，是旅館裏的歌喉絲竹，街上小販的叫賣。

「五二一」是平時一樣的在宜昌人們的睡夢中慢慢的逝去了。

# 商店學徒的一日

小康（湖北宜昌）

照例，永遠不變的，天還沒亮，每家店舖門前，差不多總有一個乳臭剛乾的青年在工作着：掃地，擦窗，或是卸下沉重的排門。他們的臉上掛着死板板的怨容，嘴是緊緊的閉着，哼聲也沒有。

「哼！學了三年，連掃地還不會，看你怎樣教師弟。」

我也是各家門前工作着的一個，在掃着闊闊的沙道地，大約是氣候乾燥的緣故，又因起着微微的晨風，以至灰沙隨風揚起，也有飛進了店堂裏的，就惹怒了胖胖的老板兼經理，這樣斥罵我了。

學習了三年，連掃地還不會，我眞笨；可是我又不解。不解的是掃地也要學三年；三年掃地學滿了，大約是替我推薦到公安局去做掃街的淸道夫，或者也會有大中國的淸潔運動去參加掃地比賽嗎？我想是這麼想，但不敢說。假使你回答了一句，哼！那就對不起，說你嘴硬，敢回嘴，剛挨的罵不算，恐怕還要加吃幾下雞毛帚柄吧。

我學掃地已經學了三年，還說掃得不好。恐怕還要再學三年吧？不滿期是不許你離開的。做人要飯吃，大約都得這樣經歷過。你不瞧見，每一家商店，大的有三四個，（範圍小的商店起碼也有一個，）都是做着這樣的工作：掃地，擦窗，一天到晚沒有空。

只於怎樣教師弟，那眞笑話了。老板還怕我教不來，其實做商店學徒的師兄眞容易，一到有了第二個學徒來，自己就可以做老太爺，只要備有厲聲的嚇責，備有鐵硬的拳頭，誰個師弟都得怕。

苦苦挨過了三年不久就得享福了罷？初來到店裏的時候，身體要比胖得母猪般的師母矮下一個頭，現在却要比她長上一個頭，她每天吃魚吃肉，還加甘腴鮮美的零食，而我只吃些殘羹殘飯，有時還吃不飽，可是我的身體却能慢慢的長起來，她的却只會短下去，這不是很奇怪嗎。

一到三年滿了，皮膚上的鞭痕也合口了，罵聲也老早被風吹散得無影無蹤。從此，就有快樂的時光享了，身體也可自由些，趁老板不在，偷偷的出去玩一回，老板不曉得，別個職員也就沒有管束的權力了。

思這樣，想那樣，今天我就特別高興，因爲三年徒刑只剩一天了。早晨掃地也就特別興奮，灰塵揚起較往日多，雖然受了胖老板的罵，我却不在意，反而給我確定了今天有新學徒進來，哈哈，從此可以不必做這樣的工作了。

點起了一對大紅蠟燭，還有三支香，新學徒來了，就是我的師弟，同着年已半百的父親。他的父親的臉上堆滿笑容，好似有無限的希望和幸福隨着這時開始，却不曉得是把兒子送進地獄來受苦。

一把太師椅，擺在「國泰」位，上面坐着的是胖老板。地上鋪着紅毡氈，師弟就跪了下去，行跪拜禮——這叫做拜師，我也曾行過同樣的一套。最後，就輪到我了。因爲我是師兄，他得恭敬我。我肚

裏打着算盤：「哼哼！你該知道，我三年來受到的苦楚，現在要在你身上出消了，誰叫你來做我的替死鬼？」

體畢，胖老板照例有一翻訓話。話詞很簡單，而且是老不變：「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又對我說：「不得馬虎，好好的教他。」不錯，我得好好的教管他，用我師兄傳遺下的自私自利心去管束他，給他吃些苦，可以使他在「苦中苦裏」或爲將來的人上人。」

時光眞跑得快，一整天過完了。晚上十二點鐘；這是每個學徒最適意的時候，誰個都可以休息，不論老板怎樣苛，到這個時候，他也沒有法子來奈何我們了。

師弟拉拉我的衣袖，問睡在那裏。我用手指指地說：「打地鋪啦！今夜還得守候，老板在外又麻雀還沒來，來時必得開門，不要誤了。」我一揮手，得意洋洋的去睡我那三塊木板搭成的床了。

睡在三塊板的床上，三年來那還是第一次，滋味當然較睡潮濕的地皮好多了。腦海裏深印着三年來不滅的傷痕，肚裏思量着明天怎樣吩咐師弟工作，怎樣使他受些惡辣的滋味；假使他不服從而反抗，該得用什麼手段對付他，……想得很有滋味，可是忽然生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做學徒時曾經以爲商店學徒是商業未來的主持者，這是我從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句話推算出來的，要使國家強，需培養出良好的兒童，要使商業發達，也得教導出好的學徒。現在如果照我的老信仰幹了，那麼我的仇，我三年來受的氣，去向誰個身上出消呢？照商店的規則講，當然是出在師弟身上，這是商業上的老規矩，我不得破，破了就是違反，違反的責任我可負不起。那麼只好委屈他一下了。這也不能全怪我無理；師弟忍受了三年，也可做師兄……循環的下去。

三年有期徒刑滿了，得到的是什麼？有！有！會掃地，也會揩窗。

# 查印花

彭善寶（湖北天門）

昨天變了天，雨沒落下來，今天還掛着一個挺光燙的太陽。山鄉的農人怨着菩薩：沒起水，秧下不下去；糊鄉裏的農人感菩薩：這一陣晴，小麥可好：飽米。

這天早上，鄉村特別活躍。

鄉村談得上活躍，是這上十天以內的事，牠從先像一隻病狗。因爲現在正是農事正忙的時候，割米麥，耡黃豆草，還有小麥在田裏等待他們，所以有許多伕子從堤上偷跑回來。可是事實不容許他們這樣做，不管你是做了四個月或五個月，或者應分這次換班的，都不能免掉；這是最後的一次催伕了。

每天，灰色的區丁在鄉下巡逡，找保長，找民伕，打人，威喝，逮捕……眞是雞犬不寧。有時候一羣人在田間工作，不知誰送來一聲：「催伕的來了！」霎時間那多人，都拖了鋤頭鐮刀飛似的跑開。

鄉下已經打了幾天鑼，規定四月初一上去，正是今天，所以一大批一大批人，挑了扁桶，被絮，鍋灶，畚子，揹了短鋤，鍬……有的由

保長小隊副率領，有的三五成羣結伴的走，都不急不徐的下着脚步，顯然他們還要走很長很長的路，而那最複雜最困難的一部分不過剛剛開頭罷了！

在這裏有一個小市鎭，牠的名字叫做漁薪，也有着同樣的事，不過牠的方式不同罷了。從先，他們都是請伕子，現在洪水忙，誰肯去？於是應分上堤去的商家，都把錢交把保長，至於保長拿去怎麼辦，誰知道！他們也不打算要知道，只希望沒有區丁上門來威喝就是天大的洪福。

這天吃早飯的時光，悅來棧來了一個戴禮帽穿厚厚的呢制服的人，據他的名片上寫的是：

湖北第五區菸酒稅徵收分局局長
兼天門稽徵所主任

## 張維

幹夫

來時，老板問他幹什麼的，他不答，他一到就叫茶房找本地辦菸酒稅的延鑅先生。延鑅先生到了，就一同去拜訪商會主席，主席不在家，他就開始履行他的職務，第一家就是公記糶行。沒違法，當然沒什麼說，走了。

第二家是榨坊，榨坊是最閉塞的，是商人中的誠實佬，牠只曉得做出油餅來出賣。牠用的工具，是自從中國有所謂機械就有牠，是道地的笨拙原始的木鐵做成的傢伙，由以蛋換油這一層就可證明牠的原始古樸。

一進門，就從賬箱中抽出一大堆賬，老板莫明其妙。說是查印花的，老板這才慌忙說道：

「我們出了印花捐的。」

「出印花捐爲什麼賬簿上沒貼上？」

「他沒把印花我們。」

沒答。

又說：「每回都是商會上引來收的，他只要錢，不把印花。」

沒答。

他從皮包內拿出印色盒，開始用私章朝上面蓋。

老板可慌了。也摸不着頭腦，連忙說：

「就是蓋也只能蓋這三本。」

送上去日生滾存，暫計，油餅流水。

他不理，蓋了這三本又拖到三本伙食賬。

「這是買青菜豆腐的，只做過記號罷了！」

「你做生意還是要貼印花。」

又蓋上，接着拖過來一本草批。

「這是買柴打的草碼子。」

「這不是賬?對於你生意總有關係。」

蓋上去。

又蓋過幾本,老板在一旁極力解釋,額上冒出汗,凸起青筋。蓋章的人一句話也沒回,像聾子,他只機械的做着動作。

末了,拖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的幾本廢賬來,老板說這是沒用的,無效的。他埋着頭,一面蓋印,一面說:

「廢賬怎麼不燒?這必有用意。」

「從先誰興燒賬?」

沒理。老板忿怒的說:

「既是這樣,我們幾十年的榨坊,賬還多得狠,蓋不蓋,只要你有氣力。」

依然沒理,他站起來,從皮包內抽出一疊紙中的一張丟到桌上,他指着紙說:

「請你們在這上面蓋個章。」

老板看了眼:商人具結單。

楞了。怎麼?

兩相爭着了很久;一個不肯蓋,一個懇求似的非蓋不可。

同來的延鐃說了一句:「有什關係。」

老板這才蓋了一印。末了他還要簽名。

又爭執了很久,才寫上了一個名字。

於是在一個本子上寫下新舊賬的數目,他說:「民國二十五年,新賬貼兩角,舊賬貼一角。」

第三家,也是榨坊,如法泡製,蓋了八本。

第四家,同行曉得了,但是不知賬放得多的好,少的好,丟了三本在桌上。蓋了。

第五家,也是榨坊,拖出來一大堆,老板說了許多好話,只蓋了四本。

這時候,正街,中街,上街,都哄動了,互相傳遞,差不多家喻戶曉了,於是都爭先恐後的買印花,印花又買不着,才懇求大商家回了點,都只放了一本或二本在外面。

他抽查了幾家,都貼了的。

這全街上也只有這四家。

就是衣過後還不大明白,以爲買印花一貼就可完事,背得一兩塊錢的罰罷了。

不一會,消息傳來了:罰!

每本六元!

都急了,面紅,口吃,說不出話來,只兩手沒命的交搓,還頓脚,一頓臭罵。……

過了一會,才知道罰的規則:新賬六元,舊賬三塊,新賬是貼兩角,舊賬是貼一角,以三十倍取罰。由他交把法院,法警拿條子下來兌錢,如有不服者,請於五日內提起上訴。

慌了,慌了,慌了,依照往日的習慣,大大小小的事,總是紳士們

能以解決，當然囉，這是紳士們的事了。

找過了許多紳士，商會主席，都無辦法。最後才由延鑅寫封信去試試看，信上的大意說：我是地方人，這次我的過太代大了，各商家都承認罰，不過請暫不通知法院，能否通融辦法？請他回個信。

信是專人送去的。

下午，天變了，吹來一陣陣的風，一大塊一大塊的黑雲，天像會揑得下水來，並且是大雨的象徵。

晚上，風慢慢地趕動黑雲，天有一頭像吹黃了，像起着沙，昏昏地。

燈下，這四家老板都在第一家受罰的櫃台裏坐。揣想那封信能不能發生效力。

「鬼、鬼、絕對沒有効。」第一個武斷的說：「他這有好處，三七成分，一百塊在他個人名下有三十塊，假如他私合下地，也多得不到幾多，並且那是一道痕蹟，他不怕人告發他？」

第二個笑道：「『半夜裏犯了夜，』半空裏一炸雷，鬼狗禽們……」

第三個接着說：「又未出告示，雜種，去年他只收錢，又不把印花，今年我們又未看到收捐，以爲水災免了，眞是半空一炸雷，……那裏貼得告示在那裏，說是人民自動的買……」

第四個歎道：「做生意就犯了法！」

各人嘆息了一會，第四個望着第一個說：

「我比你們好些，他拿了十幾本，我說好話，延鑅先生又圓幾句，只罰了四本。」

第二個說：「我的幾張條子也是延鑅叫他丟的，他說：『張局長，這麼東西要牠哈……』」

「我也是的！」第三個說。

「我曉得，我各方面都查明白了，完全是李延鑅的壞，」第一個又說了，「他叫查下街的。他姓李的沒有榨坊，光大生意，未必只這幾家，彭的是命字招牌。他害我，去年他冒充營業委員，敲詐人家，別人告他。我有點嫌疑。他收營業稅？我們都沒有出，……他害，他在我們這裏，一句話都沒有啞，囉都沒囉……」

「他再犯了法，告那雜種一狀！」

「這種流氓賭痞，犯法的日子最多。」

「要硬的，橫了總是把人家用脚踏到玩，告諸雜種，流痞紳士！」

過了一會，有人望了望天，悠長的嘆了口氣，咕嚕着：

「落雨，落雨，……菩薩……好賣幾片餅。……」

## 雨樁怪現象

藍青（湖北棗陽）

今天，我特別起個清早，繞城一匝，用新聞記者的經驗，採訪所

要得的材料。當然，一個記者出身的出去訪集文稿，是不會跑空的。當即發現以縣政府爲中心的前左右方，分插一支「鶴旛，」旛下掛一盞方形的紙燈籠，寫着約有碗大的「太平火醮」四字，這就指示了我所應跑的方向，——抵醮壇的所在點。

醮壇，原來就在縣政府的正前方的一條街，離縣府圍牆有五十米達左右。鑼鼓喧鬧，可由縣府圍牆衝進府內，告訴開始演動法器，火醮發奏了！我就是順着鑼鼓喧鬧地點，踏進醮壇。

壇的大門口，門楣當中貼有一張光面黃紙，寫上五寸長的隸體的「福臨人間」四字，兩旁還掛一副對聯，鬼話的文章。進門，就有九位紙糊的所謂神像。各色各樣的鬼神相，副御虎、獅、象、龍、馬、獨角獸等，但當中有一最可怪的，是一位着黃色軍服軍帽的滿臉長胡鬚的軍官，可惜，帽章沒有徽號，單祇黑色圓章一顆。這是何種神像？陰間也需要軍人保衛吧？還有，一位身高丈餘手捧插蓮花的花瓶的非洲土人模樣的鬼怪。壇的第一層門內所供神像，就盡於此了。跨入第二層門內，又是色色樣樣的神像，個數比前層更多，形像也各異相，都是土塑木彫的，不過，牠們和前層紙像一樣的沒有正位坐，僅祇分排列在兩旁。再進，便是經壇地方了！自然，經壇地方又是神鬼的世界，供奉着許多神像，這是不用說的。

下午，所謂聖駕出迎了！

所謂聖駕，原來就是醮壇第二層門內沒有正位坐，祇分列兩旁的土塑神像中的最大一位，臉像馬臉一樣的長。

出迎聖駕的儀式，簡而趣。除了不可免的開路大鑼，鑼鼓手，大擂大吹外，那二十來個的馬隊，實在，夠值一記的。馬隊上的化裝者，不是一般遊民，戲子，而是小孩，最多也不過說是兒童，裝演各種人物；如：火孩兒，托塔李天王，姜太公，以及黛玉葬花之類。由馬夫護圍，這些被玩弄的兒童，還撐一把花洋布傘遮蔽陽光。其餘善男信士還捧幾盤古董玩物，湊些件數。最後，就抬着所謂聖駕。陽光是那樣熱毒，牠（聖駕）沒有涼傘遮蓋，不曉是否故意要曬聖駕呢，還是爲的要祈雨；因爲我也看到了「敬叩賭天施法雨，」「敬迎各宿布慧雲」的黃紙條。

夜間，神鬼出現了！

鑼鼓手帶來三四個「人造的鬼，」披髮執鋼叉，跳跳蕩蕩。還有長帽鬼，帽前後各寫四個字，曰：「看他可笑，」「見了大吉。」手里撐一柄特製的大紙傘，傘之周圍掛有四盞蓮花燈，擺擺搖搖、再後，一個不是肉相而是木棉貼滿臉上的人鬼，跨着一匹馬，好像統帥樣子。還有一面方形燈牌，前後四方寫「皇經大醮。」「太平清吉，」當中掛一頭紙鶴，鶴的兩旁掛一盞蓮花燈，在最後照耀着。

他們是這樣慌忙過了一天，聽說：火醮是繼續地舉行五天。

現在再寫一則當日街頭眼見的事：一個老年盲者背布狀行乞街頭，茲照錄其詞如下：

「蓋聞見善中心，（或行善之心誤）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爲善不昌，祖有餘殃，殃盡必昌，一定之理也！茲通邑有罪人，

謝銀和，年登五旬，由去歲六月二十三日午刻，忽然天降大飢（風字誤）大雨，雷雨交霹，雙目前如龍如蛇，懸掛目前。又九月初旬，懸如（於字誤）碗內，飯食雖吞，無奈約集本帮契友求對雷書三世之過惡，今生之果報，衆友勸予四方苦求　仁人君子。善男性（信字誤）女，各發慈悲之心，必須解囊相助，各增（贈字誤）錢米，叩求見（建字誤）造needs醮壹堂，此恩此德，尤如再造；今生不能補報，求（來字誤）生結草啣還，（銜環兩字誤）可以報矣。是爲小引悔過罪人通城縣▯家屋謝銀和叩頭再拜。」

總之，這日所發生的事情，是表示崇陽還在神權時代。

# 匪警

旣弛（湖北咸寧）

颼狂的曉風，穿過敞着的窗戶，悄悄溜進房來，不時揭起垂着的帳幔，向牀里張望。時候將近六點鐘，要不是天陰的話，太陽的光輝，也就鋪在牀前了。氣候不冷，不熱，食睡的人們，正在尋着甜蜜的美夢。

昨夜沒有回來的老楊，這時突然闖了進來，慌慌張張的嚷着：「來了！來了！快走！快走！」

沉靜的空氣，馬上緊張起來，誰也不敢留戀牀第了，一會都圍了攏來，打着呵欠，揉着睡眼：「什麼事？什麼事？」

「來了！來了！」張着大口，只是喘氣的老楊，並說不出所以然來，竟一溜烟從後門跑了。

在這隣匪區域里，不會有什麼好事的，大家肚里明白。於是關門的關門，收拾東西的收拾東西。亂了一陣，多數還穿着睡衣，就由後門一閧而出，——我當然也是內中的一個。到了河邊，逃難的衆多，情形的嚴重，簡直使人胆顫心寒。我們擠上一支幾乎插不下脚的小船，渡過河去，雜在人羣里，落荒而走。良久，拉着一位同行的人，親切的問起這回事的究竟。

「來了！來了！白虎渡已經接上火了！」是回答。

這個可怕的消息，並沒有令人懾服，相反的，倒是一服清涼散，使我馬上懷疑起來：這是謠言，這是誤會。記得一月九日那天，離開我們的寓所不久，我們的背後，就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經過的時間很久，在我們來的地方，並沒有怎樣的發展啊。

於是撇了衆人，獨自探回河邊，藏在長得剛剛可以沒人的蘆葦叢里窺探對岸的動靜。對岸的一切一切，依舊維持着平時的模樣。人們大都已經過來了，河面顯得很清靜。稍遠的岸邊，停着幾支空船：三數個無事的船夥，蹲在船頭上，悠閒的談着方才的事變。

一個知正命者，是該知道危邦不入的大義的。在事實的眞相沒有十分明白以前，我實在鼓不起過河的勇氣，一個人孤立在河邊，無心的看着河上的風景，初夏的風吹着竟有點寒意，不覺湧起無限身世的哀感：

「一月九日那天，在兵慌馬亂的當兒，居然逃出性命，已算是

如天之福了。當着枝上鵑啼，路邊草綠的時候，爲怎麼還不結伴歸去？一人刼後餘生，依舊留戀在這個殘破的恐怖之窟里。三四個月來，提心弔胆的，度着鬼一樣的生活，却是所爲何來？然而飢餓驅迫使你不能不苟延下去。又有怎麼辦法呢？典型的窮人，註定了是要拿性命才能換到飯吃的。既是這樣一個窮人，在揭櫫共產主義的紅軍看來，似乎是最表同情的人。不料爲了是一個渺小得可憐的公務員的關係，竟不由分說的，被他們看成不共戴天的敵人，叫你有怎麼法想？『同是天涯淪落人』……」想到這里，竟落下幾滴眼淚。

事實終於證明了是一場虛驚，逃難的人，開始回家了。

在匪警的期間，當地的情形，是得時常呈報的，於是提起筆來，用代電的格式寫下去：

「……地方甫經浩刼，人心猶有餘悸，風鶴微警，草相驚愕……」偶然揚起頭來，看看日歷，代日的韻目是個馬字。

# 參觀紡織廠

羅　洪（湖南長沙）

我們出校門了，我們經過外國領事館薈萃地的水陸洲。茂綠的樹林，幽遠的江水，襯着紅色的洋房，顯出繁而不亂的美妙，少見多怪的我們，感到有點兒留戀了。同學C使着他的慣調說：「假使我國和一個敵國宣戰了，他的領事下旗回國的時候，我們省立的第一個學校，可以搬到他的領事館裏來。」

各種顏色的外國旗，在許多軍艦上飄揚。

目的地紡織廠到了，在那水蒸氣、機器聲、棉花屑三面夾攻的四個大工場裏，禁閉着二千七百多的男女工人，他們整天工作着。監工先生告訴我們：「上午六時起上工，到下午六時散工，中間有半點鐘的休息，也就是吃午飯的時間。」公民教員羅先生笑問我們說：「他們比你們如何！」

機器的騷胥怒吼，棉花屑水蒸氣狂亂飛揚，我的腦筋感到暈眩，呼吸感到促迫，勢不能再在工場裏久停，於是我別了可憐的工友們了；當出門的一瞬間，我聽見一個女工笑我戴綠色的軍帽，她說了一聲「戴綠帽子的人。」但無論她外面的表情如何，而環境給她的總是苦啊！這一笑，大概是她苦的發洩吧？

監工先生待我們比工友們好，他領我們到一間備有茶水椅的房子裏去休息，我們遵命坐定了。從這兒看過去，就是一間佈置精緻的房子，裏面的沙發上，坐着好幾個態度安閒的人，從他們的服裝上推測，一定是工廠要人了。

牆壁上有佈告處，佈告甚多。最新的七張佈告中，有六張是爲開除得肺病的工人以防傳染的。我想，他們專用這「隔離」法來防除肺病，是不能達到「防除肺病」之目標的。餘下一張是這樣的一些話：「工人某某，身患重病，不能工作，懇將親屬替補由、（技師某某呈）查張叔貞已滿十六歲，與本廠此次所制定之親屬替

補規定不符，礙難照准。……」我有點懷疑，爲甚麼滿了十六歲的人沒有作工的資格？終於被監工先生解答了：因爲不在小時候學起，將來使用機器不靈活。哦，像這樣從小時候作工起，到病了時爲止，可謂之「終身工人」了。

須要人家來救的我們中學生，今天發見了更須救的人了！

# 平凡的一天

龍　鋼（湖南長沙）

「一九三六年」——人們叫着——「這是一個非常時期」。於是我們也自以爲有些「非常」起來。

眞的，離開學校而生活着，那是非常得很，久了，却又平常了起來。

這一天，猛烈的太陽爬了起來，我們也爬了起來，這樣，一樣的平常的生活又開始了。

我的同學們和我受了命令，都穿着新發的襯衣，離開隊部而跑到集合場。在公共體育場我們跑了一個圈子，我們還有着一點鐘晨操——國技。吹了收操號，又吹着集合號，我們回到集合場舉行昇旗典禮。

接着，副總隊長訓話。昨天，因爲一樁什麼事，醫務組的一個醫官和一些同學們打起來；醫官傷了，眼鏡也破了。「這還成甚麼樣子，訓練了三個月就打醫官，畢了業，不連總隊長也打起來麼？造反，這不是造反！」副總隊長的臉綳着，紅了起來。結果，開除一個同學——蔣景珪。罪名是：任意侮辱官長，玩視紀律。那一隊的官長記了過。同學們的輿論却是：打得好。醫官給有些同學叫做「醫皇帝，」因爲打皇帝才叫「造反。」

訓完話，我們用早飯。

上午：術科，學科，技術——手溜彈投擲法。

下午：野外演習；課目：班戰鬥，攻擊。

回隊，行降旗典禮。

總值星官報告：晚飯提早，五點四十分全總隊集合，開演講比賽會。

集合開會。參加的十一個同學，是在預賽勝利了的。也許是代表着兩千多個中間各類的典型吧，這十一個？我想。他們中間什麼都有：……他們用這兒（我們受訓的地方）和東北，民族復興和農村教育，我們怎樣去犧牲，未來中日戰爭，中國所操必勝之點，現代青年所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求學，青年應怎樣救國，親日？中立？聯俄，民族復興和青年出路……等等各色各樣的題目演說着：「日本的重臣派和少壯派的明爭暗鬥的「二二九事件」……此我操必勝之點一」，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敵人內部的競爭只是對我施行侵略的緩和急的問題，不會於我有利的，而且又太粗心，把「二·二六事變」誤作「一二·九事件。」然而也很使我佩服，在裝着聾子和啞巴的當兒，竟有一位「我們的小朋友」

（全總隊最年青的一個同學）用了親日？中立？聯俄？這題說：「：：」「我們敢說親日攻俄是漢奸理論，中立無疑也是不可能的……」

散會的時候，黑暗籠罩了我們，但我們沒有感到。

回隊，洗澡，點名，睏覺……

一個平常的日子，平常的過去了。

## 鄉村的企業家

孫仁（湖南湘鄉）

今天是麗興百貨號開張的一天，天還沒有亮，就「轟！轟！」的響著三眼銃。它開在一個農家的堂屋裏，一看到廟宇式的房子就知道還充滿十足的封建農業氣味；——如今也塗上些資本主義色彩了。這十幾年來的湘南，整個的就是這兩個惡獸玩弄著：在封建的肢體上披一層資本主義的外皮。不僅祇政治文化如此，反映到社會的下層也如此。這種百貨號以前本祇在城市上流行的，如今推廣到鄉村四處了；就以這地方言，大大小小不下十數處。以前專門剝削佃農的地主，都變爲這種商業的企業者。今年這裏新開的百貨店有三家，都是幾個地主拿出本錢來的。而且動輒資本巨萬，做的生意總是雜貨、藥材、屠坊、洋貨、布匹……無一不備。每一次開張，左近的小本錢生意就要倒閉不少。現在鄉村的婦女們也都知道買些西式化裝品來，小孩子也有洋貨玩具玩了，留聲機也在各店舖裏聽得到了。

但據說他們實際獲了大利的並不多，因爲人民的購買力太弱，能夠常顧客的祇有小地主和中農階級。

下午來了一個保甲訓練專員，白色的綢衫配上黑邊眼鏡，官格倒還十足。他召集村上的白鬍子家長訓話，每一個人還給了一張保甲訓練綱要。這漂亮得很！我們湘南從前本是受「赤禍」最烈的地方，自從他們把「赤禍」趕走以後，一方面抱著「寧可錯殺三千，不可留一暴徒」的政策，一方面竭力叫民衆們安分守己。現在又弄出套保甲訓練的新花樣來，不過假如佃農的痛苦永遠日益加深，農村經濟日益在無法維持的下面崩潰，終恐飢餓的烈火是會要刺激起民衆的腦筋的。到那時候恐怕不是保甲的力量可以解決的吧？

## 奇文共賞

晴波（湖南湘潭寄）

### 湘潭宗教哲學研究社成立大會宣言

竊以元二厥厄。陽九遘災。學說橫流。道統中落。悲人心之陷阱。深墜重淵。慨世俗之澆漓。昏沈二曜。甘陵植黨。南北部萁豆相煎。潢池弄兵。東西京芻粟俱罄。夜郎自大。猛虎負嵎。日逐未降。狡兎多窟。教猱升木。遼東豕廝養居奇。夢鹿覆焦。塞北鷹雄猜多忌。赤血殷於原野。草木腥羶。白骨累若山邱。人神傾頓。塗盈餓莩。呼庚亥以聲嘶。星動

世尤。自甲申而儀廢。舉目山河破碎。半壁猶虛。傷心文物寂寥。三綱已壞。罹茲浩劫。有始罕聞。挽此頹流。當務爲急。是以吾

師龐昌明先生。適應運而生。爲救時而起。拒百家之邪說。集羣聖之大成。綜五教而同參。天將以爲木鐸。憫衆生而普度。人望之若神仙。在湘潭面壁九年。即達摩渡世之始。在蜀省講經列席。爲如來成道之時。大現金光法相。照三千界而通明。廣傳玉律眞言。揭二十字以融貫。研究哲學爲主旨。闡陰陽奇偶之精。聯合宗教爲依歸。無門戶異同之見。本一切爲心造。據心則五蘊眞空。秉一貫爲心傳。正心則萬物皆備。故老子之清靜玄默。即佛子之喜捨慈悲。若耶穌博愛以救人。猶穆罕濟眞而醒世。理無二致。道實同源。擬古如斯。而今尤顯。自書

師提倡開始。一時響應。四海景從。惟我湘潭忝稱發軔本

師敎修持之所始。愧同人發起而稍遲。茲幸創立粗基。籌備就緒。訂於國歷四月二十一日（即夏歷四月初一日）開會。宣告成立。敬

請

師尊暨吾社先進。親臨講席。指示方針。法會莊嚴。多士萃集。春風滿座。噓枯槁以向榮。花雨諸天。醍醐而普及。闡親參而啟聾聵。共見共聞。鑿混沌而歸性靈。先知先覺。誠爲誨人不倦。足使聽者忘疲。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教多術焉。道在是矣。但以韓潮蘇海。宏無際涯。叅魯柴愚。質慚敏慧。宮牆在望。門前桃李新栽。衣鉢眞傳。月近樓臺先得。升堂何日入道未深。攻石他山。求友彌切惟冀慈航渡海。引彼岸以同登。庶幾閉戶造車。可出門而合轍。況溜本來一氣。不擇細流。籍混翔屬同師。深資鑑澤。茲事體大。創始尤艱。敬業樂羣有疑共晰。當此厲行新運之際。重以國民望治之殷。爾應建築道德洪基。以爲輔助政教後盾。守

師尊之明示。對異端鳴鼓而攻。遵

總理之遺規。願吾黨同舟共濟。燈傳暗室。咸瞻白日青天。運乘鼎樞。即是紫芝丹穴。凡屬宇宙有情。皆許超凡入聖。廣修功德無量。相期宏化大同。舉世幸甚。吾道幸甚。

大中華民國廿五年五月廿一日（即夏曆四月初一日）

# 抽丁

不干（湖南新寧）

好容易，天才晴了起來。農村裏趕辦著插田的工作。在這時候，你可以在每一條陌上聽得男女的秧歌互唱。可是在目前這時勢，真的能夠允許他們歡樂嗎？一種新的恐慌，忽然和電一般又佈滿每一個青年壯丁以及他們的爺娘妻兒的心中了。

下午四時以後，我離開我的工作，回到相距五里的××街來。街上怪嘈雜的。

「三十歲年紀的，街上有幾多！……」只聽一個新從牢房裏脫離了匪犯嫌疑而出來的王春生，在一大堆人叢裏嚷著。我本來就懶得去理會他。但是不期然而然的我心裏猛想道，「征兵的事

情發生了吧？」

我還是照常走進我的店門，無力的朝藤椅上倒下去，把我的長褲卸下。

果然，我的猜想很不錯。在我還未透過氣來的時候，對面一個女人開始問我了。

「上面抽兵了嗎？」

「沒有吧。不過我也不大知道。——街上呢？」

「二三十歲的人，通通拿秤吊過，拿索子量過；——」

呵，這就是所謂檢驗體格。不過，她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檢驗體格那一套，所以她說的那樣可笑。她繼續說下去：

「他們要八十二斤重，要四尺八高。」

難怪，王春生在街上那樣鬧法。他們都抽了籤吧？那些人呢？王、大概就是一個吧？

後來我知道鬧是沒有抽。A鄉長把他們過了秤之後，指定了他們三個：王春生，一個織匠、還有一個姓羅的、是下街新來那舖裏的。

「呵，那是松明吧。真倒霉！去年不是爲著征兵，關了舖門躲上一年嗎？才來偏偏又碰著。」

「他們三個：王春生是沒有老婆的，受累的還只一個；織匠，也是一樣。都去得，只是……」

「是呵！只有松明。而且他舖裏又只有他一個人主管。」

「松明過了秤回來，低頭喪氣，臉黑得不樣模樣。他那麼斯斯文文，那裏能夠去當兵！那樣兒，真可憐。——老天爺！又不准替！」

「其實、王春生，更背時呵。」

「是呀，他不是通街鬧著嗎？『人家坐了牢出來，要買雞吃，豬腳，肚子，大豬小豬補養元氣；我，連飯都沒得飽。偏偏背時倒運。抽兵也輪到我。我家裏六十多歲的跛子娘，還有十多歲的妹妹你叫她們怎麼辦。——二十多歲的人，街上有幾多！』他可算是真正可憐了，坐了這麼久的牢，還是災星未盡！——上頭也怪，要人家去，也不管人家境況怎麼樣。」

「你道這就是苦嗎？你沒有看鄉下的。他們有些一家靠著一個人，而他們唯一的生活之路，又只是肩膊上一根扁挑，然而征兵，他去不去呢？——昨天，A鄉長不是在×村攪得雞飛鵝叫嗎！」

我們越說越沉痛了。隔壁內老官聽得我回來，急忙過來問訊。

「我問你，這多兵到底做甚麼用？」他開首便是這一句。

「那裏知道。」我隨便的答應。

「嘿！你在縣公署。你還不知道？」

他以爲我有意不給他知道。其實我們當書記的除了機器式的工作而外，根本不容有空閒和其他任何一件事發生關係。所以我有多少事情硬無從知道。

× × ×

A鄉長又下來了。他背了駁殼、帶著鄉警，威威武武的走著。

他是來召集後備隊拈鬮的。因為上午的指定，究竟還不是正當辦法。

不一刻，街上的壯丁，便散兵般的走著了。一個，二個，面上滿堆著恐慌和愁悶，一顆顆驚慌的心一上一下在胸中跳動著。

王春生，織匠，松明，他們虔心虔意祈神似的具著很大一種希望。因為現在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幸運來到了；他們似乎都看見擺在面前的竹筒裏的「兵」字，已經被對面一個人拈去，他們十分放心了。

許多人都到街公所去了。

天似乎要晚了，A鄉長背了駁殼回去。拈鬮的壯丁，一齊出來了。這時候，每一個人的面上，似乎都顯出了一種解脫的氣象，好像他們的千斤担子都已經卸下去了。松明，我望望他的顏色也似乎有了安心的樣子。一場恐慌可算是這樣過去。

但是，「又坐牢又當兵」王春生仍然是抽着兵字。

天已經夜下去了。

明天，你們聽聽，A鄉長又到××村抽去。

## 校董會議

林鏡澄（湖南益陽）

今天要開校董會了，大家都滿懷着希望。「薪金在今天也許會有個圓滿的解决吧？」校長老李一大早就走到各教職員先生房裏這麼說。

大家不安極了。

老胡說：「月尾就到了，我們只好把門關起來躲債吧！」

老吳帶着詼諧的憂鬱說：「我們餓肚皮倒也慣了，把褲帶拉緊些就對啦！如果有討帳的，我們就老實告訴他吧，請他給我們一根粗繩子，拉緊些，拉到聽不見肚皮裏的響息為止。」

於是淚樣的笑塞滿了全室。

校長老李沒有做聲，面孔是極其陰鬱的。

正午，校董都到齊了，他們的肚皮好像是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都有母豬肚子那樣肥，那樣大。

校長老李向他們打招呼：

「你們來得早呀！」

「啊，校長，你早呀！」一個胖子說。

校董的面孔上，時常有那春天樣的微笑的，但是沒有人相信是真的。譬如你向他們訴苦吧，他們會像十足同情你們的說：「是啊，」可是不一會，他們就把你的苦情丟在腦後了。

「有辦法了嗎？」大家像囚徒懇問獄卒樣的向他們發問。

一個叫老高的回答我們道：「也許，有了辦法吧。只是他們三帮都沒有來錢，我們一帮是不能來錢唱獨脚戲的。」

我們漠然了。

校長說：「這學校說起來，經費實在是不感困難的。四帮——

江蘇、福建、安徽、江西、四帮富商辦的一個小學校還感困難嗎？……
：」

「這，這中間必定有原因啊！」老吳肯定的說。

老高驀然答道：「有什麼原因，大家不過都想撈幾個錢罷了。可是去年，我做經管的時候，教員先生的薪水，我是要按月發的，我現在做垂手校董了。」

話是憤慨的。

一會，高個子張校董，癩頭鄧校董，長鼻子黃校董都到裏面去了，只有高校董在我們的側邊，他細細的對我們說：

「那個癩頭鄧經管是一個油餅大王，他收了錢，去對白票，他可從中賺幾個錢，那個傢伙纔不愛臉啦！」

我們笑了，我們記得癩頭鄧經管也曾說過高校董的壞話：「胖子老高嗎，那是一個最壞的傢伙，去年他吞了兩百元公款！」

世事原是這麼滑稽的，午後三點鐘，他們散會了。校長老李安詳的告訴我們道：

「薪水已有着落了。」

大家歡喜了一陣。

傍晚，癩頭鄧經管拿了一捆白票來發薪水。

我們都想不要，可是不要行嗎？大家只得顫着手接過來，顫着手，向錢莊上折現錢，息金的輕重，誰還敢去管呢？

## 變味的秧歌

丁右林（湖南常德）

二十日和先路巴巴從城中跑下鄉來，整整八十里，腿也够累了。

第二天清晨，從窗眼中望到天色很亮，知道又是好晴天。可是很奇怪，一夜過來一直沒有聽到鷄鳴——不管是公鷄或母鷄。後來才曉得附近的小偷太多了，能偷的「活財」太少，只好轉念頭在這般小動物身上，而且小偷都并不面生。

我們落歇的地方，是一個小鎮市的友人家裏。在那約莫半里來長的石板道上走過，難得碰着幾個人，以前來過很多趟，總要比這熱鬧，現在是冷冷清清，像是死的。兩邊小商店都不容易接得一兩個主顧，伙計們全在無聊的望向街心，或者閑談。我不會忽略，一般人簡直就沒有真正愉快的面龐。街旁多的是另一門營生，賣烏鷄肉，不要多本錢的勾當。

每一家商店裏近來不曾吃過淨白飯，一家頗爲「殷實」的綢布號，飯裏也勻得有「黃花菜」，這還算好，「黃花菜」雖是野草，還不怎樣難吃；再有的大半勻野泥耗那一類，單是那氣味也就够嗅了。

講起來很難爲情，我們是專門來領略領略插秧的風趣的。往常插秧是多熱鬧的事情！這裏風俗，今歸女人插秧；這時候，像遇赦

一樣，她們可以盡量的放肆。她們都故意自出風頭的唱摔秧歌，歌詞一多半是「情郎」之類；再不然甩過路人幾手泥巴。瘋狂歡得可以。我是兩年沒有聽過了，今年可實在不大相同。很難得聽到她們唱歌，雖然唱，聽來都似乎有點兒酸。她們儘談着各個的家務，交換彼此間苦況。笠兒遮在皺眉的容顏，彎着腰，默默插着一株一株的秧。讓太陽光冷靜的統治着空氣。

我感到無聊，感到自己的「有閑」化。在惘然中，我們低了首回來。

如約會了一樣，每一個農人都是那樣一副神情。自然我還聯到許多値得流淚的事，總離不掉那一套：錢，命，肚子、苦藏！

初夏的微風吹到胸膛，面對着無垠的田間，在腦中，沉重的壓過一重重「岩滾。」

於是，我們慚愧的把歸期提早到二十三日。

# 一天的生活

飄萍（湖南溆浦）

五月二十一日　陰歷四月初一日，晴，甚熱；寒暑表已九十一度了。星期四。

上午在學校辦粉筆。近日來天氣十分炎熱，學生已病數人，縣城雖設有救濟院，然只救濟「院長，」不救濟「貧民。」我們短期學校的學生均貧中之「尤」者，故更無福可蒙「救濟。」日前成立的濟衆中西醫院，頭門上大書：「專門注射德國六零六、法國九一四。」縣人多數「莫名其妙。」今日「開幕大吉」的「溆浦公醫院，」係友人舒君永康集股所辦，舒君畢業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然所學爲「西，」專辦西藥，不開「中方。」縣中病人，還是望「醫院」而興嘆！

中午接四區底莊團控告團總張××的一張傳單，計開十大罪狀；（一）出身卑鄙、（二）阿諂諛笑、（三）藉公浮派、（四）包宰耕牛、（五）假命斂粥、（六）盤剝成家、（七）擱勢欺貧、（八）目不識丁、（九）成群吊索、（十）仗勢藐法。

中午，力人兄來訪我。他在鄉下當族學校長；因吃了「油餅，」被校董舉發，他要我去教育局替他求情，我苦笑笑，他便告辭去了。

下午去民報社玩，順便又到無線電收音室坐坐，周老大求愛狂，並且非×女士不娶，要我的小萍替他作「月下老人。」閑談了許久，才拿了兩期「逸經」返校，將行到貧民工廠門邊，聽黃廠長宗煒說：馬上要殺土匪，姓周，僅十九歲，年青青很漂亮。我不願看，在街頭沉思：誰使這年青的人走入歧途？這責任應該誰負？唉！唉！

晚上給幻如弟弟寫信，告他我們日前組織溆潮旬刊社，已開了第一籌備會議，並寄他徵求社員入社證書十份，要他介紹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我們將準備大的力量，掃清溆浦一切惡濁。

十時半洗澡，涼風吹拂，身上頓覺輕鬆了。

# 第八編

# 北平・天津

# 這一日的北平

辛不留

夜半，亨得利鐘錶行底 Neon Light 廣告落在王府井大街上像一片血，一閃一閃地，紅光裏扯出北京飯店一串游花底 Jazz 樂底歌聲。虔誠底天主教徒在枕頭底下掏出了夜明錶瞧着，隨即跑在床上默誦「聖母升天節」底禱文；過一會，西什庫頂大底教堂裏蠟燭忽明忽滅地亮着，十字架附近底鐘塔上響着十二點半底宏亮而又沉重底鐘聲。

滿天底星子打了個瞌睡；兩點十五分，平綏路清華園北十四孔橋地方，黑暗裏忽的迸出一聲響，接着飛起了一串炒爆豆似的連珠的鎗聲，有人晃着手電筒像一條長蛇，五個短衣的漢子在偷割電線；這時分，從張家口開來的客車正停在清河站，車頭上的弧光大燈照着掛在木牌上的「……查本路沿綫近來時有匪人竊用公電……定予嚴懲。」的路局佈告。比這略早幾分鐘，一列從天津奔來的北寧第××次鋼皮車喘着氣滾進東車站，站兩旁幾百枝鎗齊地向內一收，有人嚷着：「立正，敬禮！」從車裏吐出來的客人一眼瞧見廠泰五金行觸目的年紅燈廣告，心裏想：「北平真的睡着了！」

三點五十分——五點五十分，時針在鐘面上打循環，於時間在歷史上是一片空白；六點鐘，順城街的電燈廠高聳入雲底黑烟囱扯長了嗓子怪叫，叫聲驚醒了紅紅的半個太陽；一個早起的牧師在睡眼朦朧裏扯去掛在牆上昨天的日曆，那上面寫着：「五月二十日，星期三，一九三六年。」

各樣底聲音皆在興奮地發響，各樣的聲音合奏着都市底五色底音樂；這古城，平靜地安詳地，邁開了駱駝似的脚掌，在歷史上輕輕跨上一個新的，極其平凡的日子。

在市政府，八點鐘，有人嚴肅地在禮堂裏用宏亮地嗓子讀「經，」穿着藍袍黑馬褂的市長率領着科長科員們在莊重地躬行着：「自今日起每日晨八時全體職員皆須參加讀經以敦禮俗而厚教化……」底典禮；同時，在西什庫，全國頂大的天主教堂裏響着連綿不絕底鐘聲，站在十字架底下的大門吞進幾千個虔誠底信徒；九點鐘，全城各處禮拜堂皆響着「三遍鐘，」在公理會，信徒們用快活的調子誦着「聖母升天節」底禱文；在東城朝陽大學，幾百個帶着愁容的失業者正在開着「各大學畢業生服務運動大同盟第一次發起人大會，」有人用激昂的語氣述說着大學生出路的艱難與社會的不平等待遇；也在這時候，或許比這路晚幾分鐘，師大學生會代表在辦公室裏議決了援救被拘留在看守所裏的被傳同學的辦法。

出了西直門，銀灰色大肚子一天跑二十八趟來回的公共汽車恰巧和從妙峯山騎自行車回來的滿頭簪花的香客打了個照面；汽車後面用紅紙寫着：「妙峯山今日開山，本車專供往來旅客

……」字樣。十一點，西長安街有一排軍樂隊吹着銅號，後面跟着穿藍衣服手擎「老篤眼藥」紅旗招牌的大隊，一個坐在廣告汽車裏的西服中國青年頭上戴着一頂「哈哈笑」的怪面具，怪聲嚷：「老篤眼藥眞叫好……」；這時候，西單商場門口的報販高聲叫：「日本新興報，買東日報！」一位穿藍團綢馬褂的老先生跳上了電車，從懷裏掏出××政委會的徽章，露出一種藐然底微笑。

下午，商會裏掛出白糖行市每斤六十枚的招牌，前門大街稻香邨的胖掌櫃忽的發了脾氣，將茶碗摔碎了一地，紅着眼睛嚷：「媽的皮！這叫受那門子氣！你娘的走私走到祖宗頭上來了，兩角錢一斤的白糖一落就四十枚，櫃上三百四十二斤存貨……」這幕劇的開始是兩點十五分；在西河沿交通旅館「白面房」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因爲「毒癮發作」躺在地上平靜的死了；同時，平津清查處的門口不知在什麼時候貼出了一張佈告，內容是爲體卹商艱起見准許「土藥店」商人前往綏遠、甘肅及其他各地採辦土藥。

三點鐘，糾察隊在和平門內捉住了一批賭徒，用繩子牽了游街；這時候，有無數的人在參觀中山公園的全市衛生運動大會，中山堂裏陳列的圖表都是飛着跳着的黑槓子，一個穿黑衣的小孩子指着各國人口死亡率表上頂粗的黑槓子向着旁邊一位三十來歲的大人說：「爸爸，你聽，中國也第一呢！」生理陳列所的會場裏掛着「禁止吐痰」的招牌，一位綠帽黃箍的同志咳嗽了一聲，一口痰飛出丈把多遠，正巧落在場外的空地上；也在這時候，苗家地附近突地飛起了一片不絕的鎗聲，一隊帶着紅太陽盔的軍隊在練習打靶；在三塊瓦、幾個短衣的漢子靜靜地屈下身體發弄測量器，據說是「友邦」人員練習土地測量。

五點鐘，太陽漸漸地偏西，滿載着旅客的平津長途汽車在西長安街一下子撞在牆上；在市政府，某要人對新聞記者講：「華北外交無變化，今後宜注意防共睦隣。」同時，在城南，一個車夫不知爲什麼給刀子扎在脖子上。在哈爾飛大戲院、在平安電影院，無數的女人掛在男人胳膊上，無數的女人用眼睛說着一句無聲的話。

天漸漸的黑下來，七點鐘，晚報的標題用大字印着：「宋定日內赴察」「蕭定今晚返津，歡迎×駐軍司令田代。」在西單商場，在東安市場，五色的電燈亮得像一串花圈，獻給這古城的最後的花圈；在路旁，華昌號綢緞店的無線電播音機用怪聲怪氣的嗓子嚷：「蘇三——離了洪桐縣……」

有人靜靜地想：「五月，血的五月呢！」有人在流着眼淚，有人在笑！也有人在腦筋上畫了一萬個「？」

於是，這古城，靜靜地，安詳地，邁開駱駝似的步子，跨過了睡在日曆上的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極其平常的日子，表面上極其平常的日子！

# 五月二十一日

慧娟（北平）

昨晚臨睡時，燈下看一篇小說。那小說描寫着下雨的天氣，主人因爲朋友失蹤，無聊的在山中滿處亂跑。吹了燈猶自凝思，對那失蹤的人設了各種懸想。睡倒下去，不一會就聽起了風，接着又漸漸瀝瀝的下起雨了。一聽見眞的也下起雨來，越是睡不着了。一切小說的實際的情景，都浮上腦子。這雨聲和那年一樣不緊不慢地滴着。……我從那一寸的小洞中望出去，對着昏然的燈光，癡癡地坐了一夜。那一夜恐怕是一生最難受的一夜了。因爲想到法官嚴厲的聲音，咬牙切齒倒像是要吃人一般，我想大概是要送命在他手中了。但是想到了他，則自己生死尚在不定之間，而他是必死無疑了。若使他得以生存，則我亦可泰然死去了。萬轉千廻地想了一夜，到昏小的電燈熄滅，天色微有些發亮，起了一陣嘈雜的騷擾，隱約聽到呼喊……

不想下去了，何必虐待自己呢。想着何益，徒自苦惱。——這陣雨下了，也許我種下的葫蘆會出土了吧。明早希望是晴天，決計去把土翻騰一遍，使牠快快長出，等藤子長了給他搭個架子，今年安安穩穩可以吃一回自家結的葫蘆了。明天也未必得晴，同那年一樣，——不想了吧。翻來覆去，到一點鐘了，才矇矓睡去。

他像活着一樣走來，同他說了一大堆話。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給我看，還是轟白的一塊。他說：「這是你給我的，我保存到如今。」我告訴他說：「做夢有時像眞的一樣，那年我夢見你死了，陳看守拿給我一方手帕，說你臨死時請人給我，染着半邊鮮血。我看見那手帕上的血，就以爲是你的血，幾乎哭死了。那時我就疑心是夢，果然你還是好好活着呢。」後來他和我在玉蜀黍地裏亂鑽、鑽來鑽去，那玉蜀黍葉子老打着眼睛，終於又聽見槍聲。

日光滿窗，擧眼一看，已六時半矣。「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甘苦與誰相依？」今日他已七週年了，夜台茫茫，令人何從揣擬？我翻身坐起，不知是醒時是夢中流出一點清淚，從鼻子旁滾了下來，將要進到口角，我下意識的扯起衣襟拭去了。輕輕下床，躡手躡脚的走到前頭院子。看看地下葫蘆，還沒出芽呢。蹲下去用手鉋幾鉋，怪不得出不來，土太壓緊了，必須把土翻一翻才好。

到廚房去拿一個鐵火箸，翻着葫蘆旁的土，想知道究竟有希望沒有。使勁掘了幾下，把依然白白的葫蘆子掘出來了。趕忙又埋下去。一窠一窠都掘起看看，可不是一樣好好的子，一個也沒有出來。一面掘，一面埋，東出的太陽已漸上升，晒在身上，很有點熱了。這樣明朗的好太陽，把昨夜陰鬱之氣，完全驅逐了去。七年前的那年今天，在一夜雨後，天氣還那麽陰暗，清早上那刺刀聲，皮鞋聲，還有他那高唱的聲音，那聲音啊！音遍到陰暗的天空。當時我並未聽清楚，只覺得牆外有一陣騷動，還沒有想到是他，因爲我們還沒有正式判罪。那天上午，號子裏地下潮得水滌滌的。下午又濛濛地飄着絲一般的細雨，陳看守遞給我那塊手帕，並說他去得很慷慨，致我不必傷心，三天後我去執行。那天却是好太陽，如今天一般。上午十時，被一個掛着大刀的隊長，領了一大羣荷槍實彈的兵士，押着我

一人，到軍法會審處。在一個什麼辦公室旁。隔男人待審室很遠了。若是和先前那樣隔一層板壁，我還可以問問；若有待審的人，打聽他去時的消息。我孤獨的坐着晒太陽，那臨時待審室本是會客廳之類，沒有關鎖的，廊下站着一個背槍的兵士。從十時到下午二時，先來了幾個人，招呼我打手印。我聽說打了手印就要執行，但是我還沒有判罪，怎就先執行起來？心裏雖微覺詫異，閉着嘴一言不發，默默地站着，在那印色盒子裏使勁按了幾按，黑洞洞打了十個指印到紙上去。倒是那書記官向我說：「你今日判決，法官要下午九時來，趁此時無事先把手印打了也好。」打完了，一人又孤獨坐着，一直到夜晚十點多鐘，在明晃晃的電燈下提去宣判。他無從聽見自己的判決，我代他聽了。其次又聽自已：危害民國，處有期徒刑七年。此時那法官倒是滿臉慈祥哀矜之色，在他一大篇的演說中，再三申述他是本着「刑疑惟輕」的宗旨，在成全他認爲有希望的青年。可不是輕嗎，比如他是應當砍去九個腦袋的，而却只砍了一個呢。我一句話也沒有，由大隊兵士送去執行，在深夜十二時，大街小巷都靜悄悄地，只有幾盞街燈。兵士敲開黑的鐵門，把我送進去。由一個熟悉的黑暗環境，又到一個不熟悉的黑暗環境了。……七年來那陰黑的一天早晨，如像昨日。想牠做什麼，今天，今天，又有什麼出奇？難道天天沒有活着的人紀念他們的死者嗎？

一二三……九窠胡蘆都翻了土，都掘出子來看了又重復埋上。舀了一盆水，每窠都澆上一些。大概不要一星期，總會出來了。進屋裏去，玉妹已在試體溫，服侍她大便，刷牙，洗臉，喝水，正想扶她出去曬太陽，聽老媽在和人說話，又聽有哽咽之聲。不一回，老媽來說，兒子死了，要回去收殮，支一月工錢。我給她四元送她出去，叫她少哭，早回。她哭着說：「照他那樣抽白面的敗家子，一份家私讓他給抽完了，如今害我受罪，我還哭他幹嗎。可是兒子總是兒子！他死了我可不成孤老了？今天是不能來，您受點累，我明兒一早來吧。」我也不能說什麼。人家母子之情，死生總是大事呀。關上門進去，已八點半。趕着給瓊妹臥果，吃了出去。給她預備二十枚車錢，堅執不要，步行去了。瓊妹全付精力，都爲四十元忙去，車也不捨得坐。送她出去，就給玉妹煮牛奶，吃早點。講一回老媽舐犢之情。聽門口賣菜來了，出去買一斤豌豆，一條小黃瓜、六把蘿蔔，一斤芹菜，四把菠菜、兩條萵苣，共用二角。十點鐘大公報來了，一面煮飯，剝着豌豆，一眼看大字登着走私問題。這問題如此嚴重了，何以我們竟沒覺到。私貨充斥，東西仍是昂貴，我連件大褂也縫不起呀。

午飯時，瓊妹回來。服侍玉妹吃了，我同瓊也吃過。叫瓊給我剪剪頭髮。剪畢，瓊走了。玉妹睡她三年如一日的午睡。我拿着報也躺着去看。大報沒有什麼可看，看看小實報，上小新聞。第一面登着時聞社云：「冀察政務員會政務處長潘毓桂，外委會科長林耕宇，茲爲聯歡起見，特於二十二日下午七時，假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宴請日方官紳，計被邀請者，有松室少將，參贊武藤、花輪、滑水坂垣、奥村、四十餘人，屆時當有一番盛況云。」那四十多日本名字，我慢慢一個

個都念念。又市訊：「日駐軍司令部部附輔佐官濱田，接見記者談，韓人販毒，不但貽害中國，且妨礙帝國名譽，故日方絕對嚴重取締。……」我又想到老媽子哭兒子，不知哭的怎樣了。

☯ 四點鐘了。玉妹醒來，試體溫，嗽口喝牛奶。珏同陳走來。他們拿了一把各色的紙花和鮮花，牆上瓶裏都插滿了。據說妙峯山今日開山，善男信女絡繹載道。妙峯山現在冀東境內，但佛法平等，寃親一例，友邦人士，觀光的也不少。山上帶來白衣神咒靈驗紀，觀音靈異紀各一本，乾隆御筆心經一張。在暮色蒼茫中我送客出去，猶見一隊隊打鑼敲鼓的人，背的黃布袋，頭戴一圈紙花；接接連連的過去。他們指着道：「這都是妙峯山回的。」

## 金剛的帽子

莫　言（北平）

今天早晨八點到九點沒有班。下一點鐘是王先生的機械學，晚到晚退，是王先生的慣例。每次教員晚到，是閒談的好機會，我們從來沒把牠輕易放過。

上課號吹過了，接着上課鐘亦正在敲着。同學差不多要到齊了，錢德廣是最後到的，頭上戴着新的法式法蘭絨通帽，緩緩地走進來。

「小錢，好神氣！」王音搭訕地喊了一聲。

「哪兒買的帽子？」樊清華問。

「西單盛錫福。」

「新開張，許便宜點吧？」

「這才三塊五，要在同陞和少不了四塊錢。」德廣一邊說，一邊摘下帽子讓別人瞧。

王音嘻皮笑臉地向金耀光開玩笑：

「金剛！你老是不戴帽子，顯出那小平頭，還看挺像禿驢和尚！爲什麼不亦買這麼一頂帽子掩蓋住？」

「像金剛肥胖大個子，戴上這麼一頂帽子，更是够味兒。」大家都附和着說。

教室門忽然開了，王先生走進來，打斷了同學們的談話。

金耀光許是今天纔感覺到帽子的需要。下午材料試驗完後，一個人匆匆地上街去了。帽子買好，不用紙裹和匣裝，就戴在頭上。轉過來到西單商場溜了一趟，自己亦覺着很神氣。

已經五點半了。他走出商場乘電車回學校。

「太平倉！」售票生喊。

他下電車掏出表看時，已五點五十分鐘，爲要趕着吃飯，就僱了一輛洋車。

剛拉進前車胡同，對面就走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瘦弱漢子。這人滿面灰塵，頭上散亂着汚穢長髮，長條的身子被一身破爛骯髒的衣服裹着。

「先生，賞給我幾個大化吧！」這人伸出黃瘦又骯髒的手來

討錢。

金耀光知道這一帶地方有極多的「白面。」這人完全表現出十足的「白面」典型。沒有理會他。

車拉的很快從「白面」旁邊過去。

突然間覺着頭上的帽子有人拿去。一邊轉過身來向後看，一邊喊着停車。帽子已無影跡，那「白面」亦不見了。他非常生氣：

「豈有此理！」

「先生，怎麼了？」車夫停住車，用驚訝的口氣問。

「帽子有人拿走了！」

「剛才遇見的那人，準是『白面。』一定是他將先生的帽子偷去往韓國人家裏過癮去了。先生，認了吧！報警察亦都沒用！」

他自認晦氣。

同學們從學校吃完飯陸續地走回宿舍。有兩三位同學在宿舍門口正在談着金耀光丟掉了帽子的事，都顯出驚訝的神氣。

「這樣的事，可多了！」宿舍號房老楊却不覺着很怪異，並接着說：「在前幾天，對面十二號周家夜裏把門被人偷了去。第二天報警察派出所亦沒有找回。後來在北面韓國人家門口發現貼有招贖門的啟事。周家花五塊錢纔贖回來。還有，許多小孩在街上玩被『白面』拘了到韓國人家當抵押，過一次癮。結果由小孩的家長拿錢贖回。」

「我上禮拜日由東安市場回來僱車，洋車夫都說要路過前後車胡同，不肯拉我。經我解釋可以繞走別的胡同，才有一人拉我。」王茂森插嘴說。

金耀光仍舊光着頭走來。大家都停住了話。

## 文化城的一日

Y cheng ze

一九三六　五月　二十一日　大風　在北平。

今早在東車站又碰見那個太陽牌的大高個憲兵了。

我和他碰見不止一次了，從前雖然常在東車站月台上看見過他，但也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從來沒有端詳過他的面孔，神氣，服裝，也沒有十分注意他的蹤跡；而且到車站總是有事，始終沒有功夫來考察他。

沒想到昨天有事到車站，偏巧又遇見了他！他從水關的棧橋往下走時，向前一看，就見他大踏步在前面走着，他靠着那古老的城牆根雄糾糾地向前走，手槍袋在身後斜掛着，身旁帶着佩刀，白色的胳膊箍上面還帶着兩個支那字「憲兵。」長統的大皮靴踏在月台地上，咯噔咯噔地響。有他在那一走，車站上就不必看別人了。

真倒楣！越不願意碰見他，偏偏遇見他！不但昨天遇見他，今天又遇見他！看樣子，他大概是在第一月台巡視一下九點卅分由北平開往山海關的車。不等那列車開，他就跳下月台，橫穿火車道，跳上第二月台等九點二十五分從瀋陽開來的車。他從我站着的地

方跳上來，這個頭眞不小，平常的中國人都沒有他高，大紅帽緣底下露出黑黃的面孔，皮肉長的眞結實，眼神很利害，從頭頂上到脚跟底下，沒有一絲一毫的和氣地方。我的眼神和他的眼神打了一個照面，心裏立刻起了一個冷戰。風很大，他大概嫌月台的鐵篷底下涼，找邊上潑[illegible]光的地方站着。我躡蹤着，竭力鎭靜自己，不叫自己的憤怒的神氣，和他的目光接近。

車快到了，月台上立刻熱鬧起來：無線電播音機大聲報告平瀋通車在九點二十五分進站，帶紅帽緣的脚夫們推着車子擁擠着從西邊走來；旅館的接站的也進來了，靠西頭是中國飯館的夥計們、靠東頭的就複雜了：有帶 Grand Hotel 的帽子的，有帶 Wagon-lits 的帽子的，最多的是扶桑館的，日華旅館的，燕京ホテル的。接客的不用說了，有中國人、有穿木頭底鞋大寬袖子的女人男人和小孩子。複雜的聲音亂成一片。

東便門那邊火車頭叫了，鐵道上有軋軋的聲音了。一會火車頭拖着列車，像一條毒蛇似的嘴裏噴着氣，冒着烟，張牙舞爪，瘋狂似地進來。這是一列 Nanman 車，看見了這樣的車，我就想起了我的家鄉：是這樣的車，把三百八十萬方里的家鄉拖進了虎口！是這樣的車，把三千萬的父老兄弟拉進地獄！是這樣的車，運來了無量數的貨品，毀壞了中國的經濟命脈！是這樣的車，送來了成千成萬的虎狼！盤據了天津、豐台、北平、和其他的咽喉。叫我作了第二次的亡國奴！牠咆哮，牠狂叫，牠要奔滄州，牠要奔石家莊，牠要奔包頭，牠要奔寧夏，在牠的威風之下，華北一萬萬的民衆頸上都拴上了一條鎖鍊。

接客的穿着木頭底鞋的小孩子跳着歡迎下車的客人。在嘈雜的聲音中，下車的「友邦」人互相行着九十度鞠躬的禮，一而再，再而三地客氣着。許許多多的「奴隸」們揹着包袱，捐着行李匆匆忙忙地走着。旅館的接站的忙着照顧着各式各樣的客人。脚夫們也忙着替客人搬卸東西。人亂七八糟地東擠西走，在這時太陽牌的高個憲兵也不見了。向車廂裏望一望人並不多，聽說有許多熱心來保護我們高尚的人們的太陽軍都在豐台下車了。

我接的客人又沒有來！無聊地從前門走進東交民巷。入口的地方，既開了一個金扇舞蹈場，又開了一個國際運輸公司，這門前昨早有一輛裝貨汽車曾經停過的，而且還有幾個穿黃呢褲子的矮個子在車前車後工作過的，今早却冷清清的沒有車也沒有人了。

走到 Rue Meiji 路，風颳得越利害，路東一個營壘，灰色牆頭上邊揷着一面太陽旗，旗子被風抖起來，雖然擺的很利害，但是牠直挺挺的沒有一個摺，無論誰走到門前，都要望牠一眼的。門前除了一個挂着槍的兵士外，又添了一個披着帶子的値日官，大概也許是在歡迎什麼人物吧？

九點五十分出了交民巷北口，要到王府井大街，猛然看見一羣黃色的東西在道旁爬着，這使我吃了一驚！仔細往東一看，原來

交民巷的圍牆外，空場上，還有很多很多的黃色人物在那裏動作；有的跑着，有的立着標還處有些標靶，迎風擺着，算是假想的敵人。在道旁的還七八個兵士，爬了一會就站起身來往前跑，跑十幾步再倒下，左手架着槍，右手扳着機紐，對着標靶瞄準，另外的幾羣，也同樣地演習。架着機關槍的兵蹲南邊，也好像是在那裏「吐吐。」有的跳下圍牆的護城壕，在暗中襲擊。

一羣到了敵人（標靶）面前了，端平了刺刀，一個衝鋒，吶喊起來、殺上前去。敵人很鎮靜，不抵抗，一聲沒言語！

又一羣到了敵人面前了，端平了刺刀，一個衝鋒，吶喊起來，殺上前去。敵人還是很鎮靜，不抵抗，一聲沒言語！

另外一羣也到了敵人面前了，照舊端着刺刀，衝鋒，吶喊，殺！可恨那敵人還是不動彈，不抵抗，不言語！

這樣幾次黃色的隊伍完全得到了勝利，帶大紅帽綠金條線肩章的軍官才命令這些勇士們卸下背襲，搭上槍架，坐在草地上休息。

十點三十分我很憂鬱地站在王府井大街的南口。電車來往噹噹地響着，人擁擠着上下。賣報的小孩高聲喊：「看看日本的新興報、」「看冀東日報」，將報從電車窗子伸到坐電車的人們的鼻子前頭。長安街上往來的汽車嗚嗚叫着，警察忙着打手勢，讓路。闊老們也許玩了一宿到現在才回家睡覺；也許到××××會開會，照着××國開的計劃修公路，修鐵路；也許忙着到××人那裏商量條件；也許到公園去看牡丹，去看芍藥，也許……在路兩旁走着蹲在大車轅裏的兩條腿的馬，呻吟着，掙扎着，向前拚命地拉着滿車貨物，膠皮車輪飛快地轉動着，無數頭變相的驢子，滴滴落落，流着血汗。風吹着，大聲地怒吼着，騷動了街旁的槐樹枝子，牠們無處躲藏，彼此亂衝亂撞，出了呼呼的喘聲。槐花飛落滿地，剛落到地上，又被風滴溜溜地吹飛到別處。燕子不怕風的猛烈，從槐樹林頭飛到半天空裏，飄，飄，飄了挺遠，一個翻身又鑽到高處。遠了，遠了，但是不一會又飄回來了，又鑽上天堂了，又和風去奮鬥了。

我忽然想到去年十二月九日北平青年在這條街上英勇的抗爭。他們爲了誰遭了刀砍槍殺？爲了誰被斷頭監坐獄？我們難道就甘心作亡國奴了嗎？我們難道就甘心被人家偷偷地給賣了？偷偷地給定了賣身文書？我們好像是在黑暗的曠野裏，周圍有許多的狼，對着我們嚎叫，不、拿出身上的武器，那個狼肯後退！掏出一根火柴來罷！點起曠野的荒草來罷！讓一星星的火亮變作幾萬萬星星的火亮！讓野火燒退了狼羣，讓野火肅清了整個骯髒的世界。

在回家的道上，路過內一區的門口，屋頂上也有一桿旗，旗子被風纏在桿上，模模糊糊的只剩一個紅地，半顆星星，仰頭看天空，幸而天還存在，那個照着中國的太陽還高高地照着這文化城。

## 妙峰山進香

蔣恩鈿（平北）

夜半醒來，聽見雨聲，心想反正一早走不成了，翻過身又酣睡。起床時已不早。雨早停了，風却排山倒海般的颳來。披上頭紗，正預備到辦公室去，王媽推進門來，吃驚着問：

「你怎麼不去妙峯山啦？」我笑笑。風這樣大，雨後的山路，一定滑得難走。但看出王媽的神色，很嫌我燒香不誠心，她悠悠然拉長了那旗人特有的京調：

「您曉得，娘娘可眞靈驗哪。今兒是初一，昨兒晚上一場淨山雨，下得可大啊。現在有風，待一會兒準停啦。」

風像狂了似的，吹得合抱的大柳樹連根在搖動，沒有稍定一刻的意思。我本想趁熱鬧去玩玩，毫無半點誠心，更不想「燒頭香」，風既然這樣大，也就罷了。王媽生怕惹我再出言不敬，得罪娘娘，也就不開口，眼看着我挾上書走了。

午後風勢果然漸殺，同行諸人又興奮起來說：「今天初一，一定特別熱鬧。我們就動身，黑夜爬山，沿路有的是燈光，風景更好。趕明兒一早下山，飯時也就可回來了。」年輕人在一起說得高興就行。不一會，我們坐上長途汽車，向妙峯山進發了。

妙峯山在平西北六十里，汽車約走兩小時，我們去時，沿路已看見急馳的小汽車，人力車，自行車，騾車，載着男女老少窮富村俏不等的許多香客。黃布口袋，掛在胸前，寫有「妙峯山進香」字樣，臉上也寫出了內心的一片虔誠。再往前去，已看見不少燒香回來的人了。黃布包頭，頭巾上插滿了「帶福還家」的各色絨花，十分鮮亮耀目。

我們到妙峯山山麓的聶各莊下車。在北蒼客店打尖。院子裏擠滿了轎夫，「山背子」，賣草編小玩意的人們。我們請店主代雇定了幾個「山背子」，扎緊鞋襪，起身進香去。從山背子嘴裏知道昨天來了不少人，連夜上山進香去了。聶各莊屬「冀東」昌平縣管轄，爲這半月香市，當局特派了不少「保衛警察」，牆上也滿貼了煌煌然觸目驚心的「冀東」領衛的治安告示。我正在揣想這一角是怎樣的天地，却瞥見幾位「友邦」人士也正在朝山，佛法原是平等的，我又何苦自擾，強分畛域呢！

由聶各莊向西前進，這時太陽躲在雲裏，路上塵土不揚，香客絡繹於道，相見時大家點頭說着祝福的話，一片「虔誠」「一路平安」「帶福還家」等語聲不絕。走了五里，到第一個茶棚，喚作老爺廟，香客們到佛前參拜過，坐在茶棚底下休息。自有知客奉上了滾熱的小米粥和鹹菜饅頭。我雖沒有磕頭（據說不磕頭沒有粥吃）可是走得出汗，粥也就不客氣的喝下了。出來又往上走了三里，到了雙泉茶棚，我們又坐下喝粥。所有穿着黃布圍裙的茶役，大都從天津來的。用過的筷子，由茶役在他肩着的黑抹布上一抿，算洗過了。碗是不管張三李四喝過，只要空下，就收去又盛得滿滿的送到別人跟前了。眞是佛法平等，人間到此才沒了軒輊。

「山背子」說：「再上去離茶棚就遠了。」由山麓到金頂，共四十里山地。有八個茶棚，距離不一定相等，這一段路較長。經過

「三里平」翻過山頭往上走，不易到。沿途滿佈了乞丐。今天第一天開山，他們也特別喊得有勁。對着上下山的香客，伸出手總不顧空縮回去。我眼見一位老太太，挪動着小脚，一步步爬。在每一個向她伸出的手裏，丟進一個銅子。我想她平日一定省吃儉用，爲了佛面上，居然肯這樣施捨。乞丐們都唱出一串詞兒，例如「上山增福壽，下山保平安哪；您千里燒高香，萬里發慈悲哪；可憐我這孤苦零仃無依無靠的瞎子哪！噲，老爺呀太太！」小孩子們則只喊「老爺，太太，大姑兒，給我一個子兒吧。」一臉無邪，一臉天眞。有些在一塊山石後，用亂石砌起，擱上沙鍋，燃着枯枝在燒水，水面上浮着老了的榆樹葉，看他們那對着鍋注意的神情，我心上在受一種責罰。好容易望見前面的茶棚，但半壁已被水冲斜了。石上刻着「磨鐮石河」四字。才知茶棚前臨山泉，據說茶棚內本有九位娘娘塑像，而今冲剩了六位。一壁廂粘着嶄新的黃榜，求施修理費。幾條認捐的嫩黃籤，也已新粘上牆了。

再上去是雙龍嶺。這裏的紅棗大米粥十分可口。待我們出來，走到半途，看見一位全身紅衣，脚鐐手銬，三步一磕頭的還願女子。看她由人扶着才能立起，一臉嚴肅虔誠的神情，我無暇笑她愚昧，只感到一種虔誠的神聖。跟她的人說：「從昨夜子正上山，走了將近一天了。」到第五個茶棚仙花洞，天將暗了。剛過「少林五虎」在佛前參拜，旛旗開處，一隊隊出來打拳比藝，看此情景，那知人間何世。

一到大峯口，山背子說：「這可走去一半路了。」這時滿山路燈亮起，蜿蜒高去，上接天空羣星，晚涼習習，不知此身在人間天上。路燈上寫着「天津估衣商敬獻」字樣。上下山的山轎，都點起晃晃的火把，一路吆嚷着各樣領詞，來去如飛。回看山谷裏，也一路明亮着燈，我們不勝驚喜。再上去到了磕頭嶺，老遠就看見了電燈，裏面陳設非常富麗。喝着粥，聽飄來的鼓樂，有如到了天上宮闕。就只那小發電機的擾攘，路躓可厭。這一山的開銷，大都由天津商家籌來。據說一個茶棚，約費一千五百元。單做饅頭的麵粉，要二百多袋，粥米十大包，從北平來的運費，就要一百元。這一般天津客，在三月底就上山了。今天第一天開鍋，看客們是要儘肚子吃飽的。待我們到貫子港，已是末了一個茶棚了。玻璃的棚門，十分輝煌。再往西一望，妙峯山金頂已在眼前了。經過了不少的香攤，山杖堆，各色絨花鋪，我們已置身香烟繚繞的娘娘宮裏了。在各處隨喜後，（罪過罪過）到客房土坑上睡時，已是午夜了。聽見一陣爆竹響，知道「少林五虎」已趕到進「子時香」了。我却不由得合上眼，休息這四十里山路的勞乏。

## 送別遊藝會速寫

芍爾非（北平）

咱們這暮氣沉沉的九爺府（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所在）突然變得活躍了！是甚麼興奮劑所致呢？

看吧！大門上，牆上，柱子上，以及那對冥頑不靈的石獅子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紙條：什麼、會場狹小呀，恕不招待來賓呀。……尤其誘人眼光的，是佈告處那張遊藝節目單：什麼五花洞，桑園會，鴻鸞禧，祭塔……一些引人神往的名字。怪不得多少無事忙的人都在電話處喧嚷：「今晚七點，請來敝校。這兒有歡送本期畢業同學會。……」會客室裏也老早堆滿了人，呢呢喃喃地，不厭倦地談到喉乾舌枯。

在這逼近的下午、一切聲音都強調了。大禮堂是佈置會場，搬運椅子的拍拉聲；消費社的汽水瓶碰擊聲；鍋爐房裏火鉗聲；以及那不安地徘徊在大門一帶的脚步聲；都混爲嘈雜的一片，描繪了這個素來靜如止水的「王府」罕有的「動態」！

鈴聲搖響到每個角落，於是畢業生忽忽忙忙地去照相呵，聚餐呵。……非畢業生卻匆忙地跑到會場去，帶點愉快的焦急：人怎麼還不來？

來了，你一批，我一批，陸續被大禮堂吞進去。這倒霉的禮堂今天走運了，在熱鬧中，誰能想到牠平日是那麼空虛冷落嗎？隨即，在那如包圍在薄霧中的燈光下，螢火般地閃灼着：生髮油的光，革履的光。蔻丹的光，紙烟蒂兒的火光、這麼多的光芒炫耀着：誰的客人最多？

低語，呼喚，笑聲是前奏曲。正如黃昏時的蚊羣一樣。但是有誰記得在一個「嚴重問題」降臨時也受人冷淡躲避嗎？

畢業生在歡笑聲中魚貫入場，看了這些隨即要投身入社會洪流中的勇士，（我希望她們這樣！）也有那懷了杞憂的人，在她們莊嚴欣喜的外表上找出憂慮嗎？

「努力呀——別忘了母校……」這是一套聽得够了而永遠說不厭的老調子。是那個細小的聲音在[illegible]着：這次，又批發一批！

幕啟了！千百隻眼射到台上。不管悲劇或喜劇，笑聲總多於沉默。的確，這是故都的京戲，多少人都迷醉在這催眠性的音樂中，不勝羨慕那些表演者的技能之圓熟。據說當「票友」正式出台，在好些學校都是常事，我們這兒大概沒有，雖然表演者的技能已經足够。

這喧鬧一直到半夜，這夜是暫忘一切的。明天，又將帶着「窒息」來！

## 看了「從紐約寄來的信」以後

李 行（北平）

今天在北平某報，瞧見一篇從紐約寫來的一封信，載於副刊的起首，題目「海外歸鴻」，介紹美國佈置最堂皇的一個戲院（Radio City 的 Musician），地上是一二寸厚的軟氈，牆上是五彩的屋頂，什麼佈置都是新奇的，色彩也很調和，上海的大光明簡直不堪與牠比較。還有美國法律上是禁止裸體荒淫表演的，可是那

些舞女可以舞到把所有的衣服都脫下，只留一塊極薄的紗遮蓋在身上，那麼她們便不算犯法了。她們脫衣的方法才巧妙，好好的把衣服穿了起來在臺上走一二轉，只要輕輕的那麼一拉，便將全身的衣服都拉下來了，美國男男女女都愛看這玩意兒。我想這位海外的鍍金者，大概也愛看這玩意兒，因爲中國沒有「巧妙的那麼一拉」而且地上還沒有一二寸厚的軟氈的戲院，所以這位鍍金者離開了現在數千萬災民哭聲的週圍的中國，能跑到美國，能看見「巧妙的那麼一拉」，沉醉在一二寸厚的軟氈上，自然是個幸運兒。我們能在海內瞧見這封信，實在也算幸運兒。可惜，除了知道美國眞好中國眞壞以外，再也找不出什麼來。譬如他信上說：「去中國街（China Town）吃飯，這地方之髒是有名的，中國人不愛淸潔的習慣到任何處都不會改。」這自然會招鍍金者的鄙視和憤恨，也會紆廻九折而唏噓嗟嘆，——終於是唏噓嗟嘆。

這樣的介紹「美國眞好」以後，就跟着對他那位朋友勸告一番：「北平却又是培養個人靈魂最好的地方，您可以懷古，您又何嘗不可以思今，那裏有靈秀的山水，供遊客們感嘆，NL！好好的利用您在故都的生活，把您自己養成一個有思想，有靈魂，有美感的人呵！」

這位鍍金者從一二寸厚的軟氈上看到「巧妙的那麼一拉」，深感到中國無與比倫，大概在唏噓嗟嘆以後，才勸告這位NL，何嘗不可以好好利用靈秀的山水，來養成有靈魂，有思想，有美感的人！呵我不知道現在中國有了美感的思想和靈魂的人，就能醫治那數千萬受着痛苦的人們嗎？美感的鍍金者呵！北平已快不能培養美感的靈魂和思想了，牠快變成淚和血的場面，會使你們感到唏噓嗟嘆。你要是再勸別人搬家去培養美感，除非搬到你沉迷着的美國；可是，不久的將來，你們也會變成猶太人呀！你們沒有權利處理你們的財產了，那時，你們也就變作亡命之徒，你們美感的靈魂和思想，恐怕是再也不會存在了吧！

# 這一日

丁　非(北平)

一早到東城去，車過天安門，沿路都很寧靜。宮牆依然是那樣地紅，樹梢依然是那樣地綠，但對於這些，我能有什麼感想呢？我只看見，在天安門與午門之間，有正在打着太極拳的零零落落的幾個人——頭剃得那樣光，眼睇得那樣細，手足動得那樣慢，恰像一羣醫者在淺灘裏摸魚。把這幾個似動非動的蠕蟲式的人物和那背景的耀眼的紅綠色彩配搭起來，簡直是一幅滑稽而又憂鬱的風景畫。想到這些人物，回頭就將在尊經學社裏正襟危坐，虔心誦經——將來庶幾乎可以服服貼貼。我幾乎窒息了。

然而，回來的時候，坐在三路電車上，我却看見了另一方面的飛躍。東單牌樓附近一帶的草場上，新來的客軍正在舉行操演，步伐齊全，氣勢頗盛。與這舉動互相輝映的，是遊行於東長安街的迎

–賽會似的「老篤眼藥」和「味之素」的廣告隊——穿着奇裝，扮着鬼臉，踏着高蹻，跳着獅子，打鑼擊鼓吹喷吶。當草場上演習的客軍成縱隊向西進行時，這兩個隊伍恰好成爲兩條平行線。

於是我頓然悟到，這便是「睦鄰」的具象化。

回家看報，知道「華北新增×軍連日續有來平，月底可全到」。又知道北平市政府主辦之衛生運動大會已定五卅爲全市滅蠅日，衛生局昨已通告市民一致滅蠅云。

妙哉，「五卅滅蠅！」聽說這是雙關的。不待言，自然也是「睦鄰」的表示。

下午，在課堂上遇見了久違的F君。眞正是久違了，他是於去年十二月間，和好幾百個靑年一同被抓進監獄裏去，而於前兩天纔放出來的。但下了課，在休息室裏遇見K君，知道從前抓進去的還沒有全放出來，而在這一星期內，又抓進去了三十幾個。他們被抓進去的理由，只是因爲他們的心還在跳，血還在流……

記得紐約太晤士報記者 Peffer 氏有文云：「養着兩百萬以上軍隊的中國，只是殺中國人自己的。到了國家要亡的時候，唯一防衛國土的力量，却只有那些赤手空拳在冰天雪地中力竭聲嘶的男女學生。」又云：「如果我們要說中國不會亡，那就要看這些不願亡國的學生如何喚起中國的大衆，和他們的敵人拚命。」這話是多麼沉痛、而又多麼令人興奮着！

是的，要救中國，只有我們這些心還在跳，血還在流的人，團結起來！

到今天，五月已經悄悄地過去三個星期了；這一長串日子，確乎過得太陰鬱。但我並不悲觀。過去了五月，我們還有六月，七月，八月。……只要我們沒有死盡，我們總有光明的一天。

## 靑年微弱喊聲的又一韻

張效華（北平）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在朝陽學院開有一個北平各大學一九三六年畢業生職業服務運動大同盟的發起人大會。參加的計有北京大學，朝陽學院，平大法商學院，中國大學和平大工學院等各校院的同學一百餘人。

開會時，主席陳劍萍先生報告所以要成立這個同盟的動機；便是鑒於目下我國社會組織的紊亂，分子機構的不健全，社會心理的衰頹和現行敎育制度的缺陷。主要的目的在於喚起政府對於嚴重的大學畢業生失業問題，加以深刻的注意，來施行普遍的救濟。當時產生議決案三項：

1. 定於下星期開籌備大會。
2. 推舉陳劍萍，李崑，楊洪晉等十三人爲籌備委員。
3. 發表宣言，說明成立的動機和理由。

這樣的一個集合，表面上似乎極平淡，但是在實質上，却是由

無限悲慨和失望的情緒織綴成功的整個表露着在這個形將沒落的舊社會制度下，被稱爲國家未來主人翁和民族命脈的青年們，走頭無路的悲哀。

近年來，政府和各學校對於這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似乎也曾相當的注意過。像去年中央設立的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和各大學設立的畢業生調查介紹所，都想設法解決這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可是表現在事實方面的，只不過登記些大學畢業生的姓名和履歷，至於實際上給過幾個失業的大學畢業生以相當的職務，却很難說了！假如失業的根本原因是在乎人找不到事情，而事情又找不着人的話，這樣的救濟辦法，便算成功啦！然而大學生所以失業只是爲了社會上的職位太少，尋求職業者太多的緣故。

此外「所學非所用，」「學問和事業脫了節，」恐怕也是造成了失業的一個主要原因。這不能不歸咎於現行教育制度的缺略了！從歐美抄襲來整套培養紳士和士大夫的方式，是不合乎我們弱小民族用來挽救國難和競爭圖存的。

我們民族需要鬪士。惟有向阻止我們生存和社會進步的惡勢力宣戰，忍痛從我們的脊髓深處，剷除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的黑勢力，那時候一切建設事業才談得到，而大學生失業問題也就不期然而然的解決啦！

## 銀行的早晨

奈　遲（北平）

太陽還沒有從東方抬頭，一個十四歲的童役丟棄了睡眠從××商業儲蓄銀行大樓屋頂一間在廁所隔壁士敏土的小屋子裏出來，挾着抹布雞毛帚一類清潔用具下樓走到底層銀行的營業大廳。富麗寬敞的大廳這時祇被他獨佔着。他的眼睛還帶着紅絲，沉默地整理着行員先生們的辦公桌。第一件挺要緊的事就是翻過一張案頭日曆，再把橡皮的日曆圖章撿過一天。因爲五月廿日已經過去，現在是開始五月廿一日了。

銀行是靠着時間過日子，過一天銀行就可以賺一天利息，有了利息就有了股東的股息，董事的車馬費，行員司役的薪工，……要是他疏忽這件工作，日曆上仍舊留着昨天的日期，說不定簿記員會把存息或欠息少算一天，致遭會計主任的譴責，而簿記員又會將所受的氣轉一條蟆轉到童役身上來：辱罵一頓還算便宜事，最怕是被操他生殺之權的庶務先生扣一元或二元的工資。（不要說這數目小，牠已兇狠地佔了他每月工資總額百分之四十以上。）這些過去的教訓他常會在早晨溫習一遍。櫃內已經整理清楚，汗水已從他的肉體鑽出他的黃制服。他望了一望各桌上的案頭日曆，彎曲的阿拉伯字露出一副苦笑的臉。他透了一口氣走到牆角的小桌子旁坐下，準備着有人來喚他的兩個名字：「Boy」與「叮！叮！叮！」（叫人鈴聲）正像運動員等候着發令的鎗聲一樣。

這天考勤冊上第一個簽名的是每月拿廿一元薪俸的「額外試用助員」李××。行裏因爲市面不好已經有三年停加了薪

俸，害得他老是滯留在這個又長又不雅的「行衛」上。中學畢業那年，爲了羨慕銀行員高樓大廈的生活，才託了母校校長薦進了銀行。想不到一進行，經理會計主任的面孔與同事的眼睛使他滿着熱血的身子冷了半截。但又因爲一時找不到別的職業，祇得一天一天混下去。本月十五日領了淨薪俸九塊錢（廿一元扣去膳費十二元）買了一雙皮鞋去了七元，再化了一元零碎，今天袋中只存法幣一元。到下月十五日尚有廿五天，怎能够度得過去呢？他年紀已經廿五歲了，生理方面似乎需要一點溫柔，可是自己都養不活自己，那有辦法來養活二個人而至二人以上的人呢？他又恨又氣又沒有辦法。頓時有許多「！」與「？」的記號從算盤子中間跳出來。

嵌在大理石牆壁上的電鐘指示出九點半的時間了，櫃內的行員差不多全了。有的在看報，寫信，有的幾個人聚做一堆在談麻將電影回力球。忽然大家的視綫集在後面的入門處。原來一位又換了新「行頭」的蜜絲張挺着胸扭着腰面帶微笑姍姍而來。她一來，剛才幾個小團體都自然地拆散了。大家都圍在她桌旁談笑。我們可以聽得到在許多男子的聲音裏露出了銀鈴似的笑聲。

她是董事長薦來的人物，行中幾次裁減冗員她一點也不動。爲了在家裏怪煩悶，她才到銀行裏來透透空氣。在儲蓄部做記帳事務，一天祇登了七八張傳票就喊着疲倦了。好得每天總有人自動的來代庖，四點一敲，大衣一披皮包一挾就可走了。那位會計主任也很明白事理，再看她女性份上，自然應當特別體惜她，常以笑臉相向。當然他對她的笑臉不是用來對其他下屬同事的。

忽然來了一陣汽車喇叭聲，看門巡捕把大門拉開了，走進一位大腹便便的經理先生。櫃內起了一陣騷動，各歸了自己的座位。經理先生在經理室裏長背皮椅上坐下，翻了一翻報紙，呷了一口茶。他第一件要公便是在懷中掏出的一本皮面小記事冊上計算他個人投資在公債，標金，棉紗，外幣債票……的盈虧。如果算出的情形是良好的，尚無問題。要是虧了錢，這一天人家就不容易伺候他。他在算盤上嗶剝了一會，自來水筆在小記事冊上寫了許多阿剌伯數目字，又拿了「行情單」端詳一陣。眼睛又望了吐出的烟圈兀自出神。

童役推門走進了經理室，遞過一張廿五年五月廿一日起息五千元的定期存款券。他被這今天第一筆生意驚醒了，才慢慢地放下雪茄烟，接過毛筆寫了他自己的簽名式，再蓋了牙章。那童役嗅着了雪茄烟的氣息，禁不住咳了幾聲，但又不敢多咳，用手掩住了嘴巴，拿了已經發生五千元效力的定期存款券輕手輕脚走出了經理室。

## 接見

牛生（北平）

昨夜下了雨，今早天氣十分涼爽。騎着車迎着太陽前進，風散

起了輕的衣衫，使初夏的驕陽失去灼熱，只覺得輕暖可愛。

當車子轉到巷裏去的時候，心裏起了小小的激動，因爲我正要到一個從前永不會到過的地方。

門口有荷槍的兵，他命令人們都沿着牆等候着。那些人都是來探問他們的親屬和朋友的，提着食物和衣服。一道堅固的鐵柵把他們從他們的親人分隔開來。在他們的沈重的沒有表情的臉上可以看出埋藏的悲傷和憂慮。先來的三個人領了牌子進去了，幾分鐘後又讓三個人進去。邁過高的鐵門檻，到一個小院子裏。沿着牆已經有十幾個人在等候，叫着誰的名字誰就趕快的應了一聲被領到後面接見犯人的地方去。我完全不知道是怎樣的手續。當我向一個穿軍衣的管事人致意的時候，他告訴我：以同學的資格是不能接見的，必須說是哥哥或是弟弟。他是一個瘦長的個子，心腸很好，在院子裏忙碌的指揮着。一會兒一個小兵來說那個老頭子又來了，可是他的兒子昨晚已經死了。

「叫他進來吧！」長個子命令着「你不叫他進來，他一趟一趟的跑，人是死了，那又有什麼法子，誰心裏不難受，索性告訴他讓他難受一陣子也就完了，從老遠的來一趟也不容易。唉，這不是沒法子的事？尤其是婦道，她心眼窄，前天那老太太告訴她兒子死了，差點沒死在大門口，我給掏了一毛錢叫坐車走了。她沒有錢，從鄉下走了來的。」

老頭子進來了，手裏提着一包東西。

「你叫張德貴嗎？你不是看你兒子來了嗎？唔——」長個子低着頭，沉吟着「你，你在那邊坐着等一會吧。唔——我說，老頭子，你明天不用來了，不用看你兒子來了。」

老頭子遲鈍的從椅上站了起來，黧黑的滿了縐紋的臉抽動着，自言自語似的說：

「不用來了？他死了吧，沒有氣了吧。」

「你也不用着急，回頭收拾收拾東西，這兒都有些什麼東西？」

「沒有什麼東西，就是一牀被窩，衣裳他還不穿着？我這倒不着急了，沒了氣了我倒放了心啦。先生，我看看他成不成？」

「成成成！你看這個麻煩，不讓進來又不好，讓進來吧，人死了又要看死人？好好，那邊坐着等着吧。」

牆根椅子上已經坐滿了人，有的站立着的。對面是一排屋子，其中一間是登記要接見的人的地方，小桌子圍了許多人，地下堆着送來的東西，一把一把的紅蘿蔔，醬菜，糕點，襤褸的衣服和被褥。

我把牌子遞給拿筆登記着的人，他問我是來看誰的。

「我是看劉××的。」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劉××。」我臨時改了姓名。

「你是他什麼人？」

「他是我哥哥。」

「他是那兒人？」

「唔——湖南人。」我不提防他會問我許多話。

「你說話怎麼不像湖南口音？」

我窒了，一時回答不出。

「好，你冒充，一會兒到那邊還要問你，說不對，你今天不用出去了。」

出了小屋，長個子笑我沒用，說話帶着猶豫。

到底讓我接見了，只握了握手，談了不到三分鐘的話，催着出來了。

出大門的時候，那高的鐵門檻在我的脚上重重的碰了一下。那鐵的滋味。

在回來的路上，我深深的呼吸着。

## 獄中的一日

无名（北平）

第三遍號吹過了，北頭B工場織機聲馬上「卡打卡打」鬧了起來。

監房一開，一眼落在大狗熊的帽簷上，今天琺瑯全掉了，看去有點像不斷來的飛機翼下的膏藥。我提出便桶，拿進缸子同手巾。一揭缸蓋，在蓋裏面的小孔裏有個小紙團——

「K監黨犯×××前夜觸電自殺未遂。昨晚新收黨犯×××，×××。」

我一面刷牙，一面在寸半見方的觀察孔那兒等着「下地的」走過來，給了他一個「收悉」的一瞥。

去廁所解手，看見白牆上已刷了幾行給新同難的通信。我補了一句——

「從速交涉運動。」

回來約莫看了三頁書，飯就來了。窩頭更小更粗，幾乎十分之一是棒子皮；不粘糊，顯然豆子越來越少了，祇吃了一個，黑的黃的硬皮子就剔下一堆。這不成，得做最後的責問了：為甚麼窩窩頭更粗？鹹菜薄到二分厚？菜湯沒菜沒油？

我拿出鉛筆心來，草草寫了一張條子預備把這意思告訴其他同難。

「運動！」癆病兒開着我的門。

經過廿四室，看見擱在門邊的盤子裏還賸着兩個窩頭：還是新同難只吃了半個。

在運動場上同F低低說了幾句關於「責問」的話，他說若無結果，就採取最後行動。

「說甚麼？再說停止運動！」在一旁監視的L主任嚷着。

我們都望他瞪了一眼。

半點鐘後「運動」回來了。經過廿三室，看見Y在觀察孔里連眨三次眼睛。

「解手！」我馬上向迎上來的癆病鬼說。

「等一會，有人。」他轉身望着廿三室。「不許瞧，視察孔是爲了當官吏的設的！」說着，他把Y門上的小玻璃關了起來。

「狗！」我聽見Y在屋裏罵了一句。

等到S從廁所出來，癆病鬼纔來開門讓我去。一進廁所，從木桶裏掏出一張包藥紙——

「明天責問窩頭等事，并催促移J同難至病監治療。三日無結果，絕食。同意：簽X。異意：簽Y。」

從便桶立起來，聽了聽癆病鬼細碎的脚步聲還在南頭，連忙把Y的通知塞回原處。牆上已有三個人簽了，最後一個是S我在「S.X.」下用指甲劃了「H.X.」再在牆上找了找，發現了一道彎彎曲曲的字——

「R—Went to northwest.」

這定是新同難給的消息。但我們已早知道了。希望他能告訴這半月來的事情。

解完手，從機桶子裏掏出自己先寫的那張條子，撕碎了扔在便桶裏了。望望窗外運動場上，C同K正脚跟頂脚跟走着，那定是說開了。

回到自己的監房，看了不多一會書，頭又昏起來了，呵，這討厭的神經衰弱！但終於不放手，把希腊悲劇最後半章看完了。已是十一點，因爲麻子看守來換癆病鬼的班了。我剛把眼睛閉起想休息一會，誰知麻子就開始了對新犯人的那套聽熟了的訓話。

「我們當先生的有當先生的責任」，麻子看守開闊的青蛙聲蓋過了織機聲音。「打官司一點自由沒有，大小事都得官吏許可。好好守規矩，要不，自己喫苦。白天不准躺着，不准看窗戶，不准把臭虫血望牆上塗；科長來得好好立着；不准請求事情；夜裏解手得先叫「二十四室解手」，當先生的不開燈不准下地；不准……」

「狗！」

「麻狗！」

「誰在罵人？誰？誰？」麻子急得通通的來回跑。「誰罵人？給報告，誰？……」

我又氣又樂。

過了好一會，麻子挨戶問要藥看病了。

今天是西醫。那位醫兵出身的傢伙開的方子一點沒有用，不過包藥紙對我們是好的，所以我說「要原方。」

隨後我在這七尺長三尺寬的屋子（還得除去一鋪床）裏又走了三百個來回；爲了消化不良，這已是每日課程之一。

十二點鐘號剛吹過，C科長來視察了。一進監門就嚷開來：「混蛋！再不守規矩就綑上！誰許你在工場裏同人說話的？帶鐐是本監獄的權利！……混蛋！王八蛋！無期徒更得老實些！死了怎麼樣，破費監獄二塊八毛錢。……」

我把背向着監房門，我眞不願瞧他那雙爛眼睛。聽見他的輕

步聲從門外踱過去了。他一定到廿四室那兒說一頓。我把耳朵貼近視察孔，爲的想聽這位新同難的年歲籍貫。果不其然，這位「科長老爺」又嚷開了問了問新同難一切後，照例跟着一篇連騙帶嚇的訓話。

C科長一走，雖說B工場織布聲老是不斷吵鬧，但已比較清靜多了。

在放晚飯的時候，看見新同難剃了頭回來，我們交換了一個誠摯的微笑。

勉強嚥下一個窩頭，覺得胃非常痛。這時候工場的織機聲停息了，於是一邊喝着菜湯，一邊在窗口同T打了一次「電話」知道了他對門J的病今天更不好。

「說甚麼？」大狗熊嘩啦一聲開了門，怒氣冲冲的問道。

「你聽見我說甚麼？」我還是喝着湯。

「同我們『當先生的』說話，就這樣嗎？」

「同你們『當先生的』說話得怎麼樣？」

「你怎麼啦？那我就上報告。」

「好吧。」我看也不看他。

他正要再嚷下去，監筒裏有着蹺蹺的皮鞋聲了，他脚底下一響，大肥手放到破帽簷上來了個敬禮，隨即就關了我的門往南去了。

這是那位「醫兵」來了，南頭有開門聲，許是在看J。

「好點了吧？……嗯嗯，有病那能着急？……不至於，不至於。略血不定是三期，你不是肺病。……用不着，用不着，窩頭寬腸，是好東西。……病飯？那不到吃的時候，那得典獄長許可……」

不到五分鐘，七八個人的病就看完了。這「醫兵」光禿的後腦勺在我的眼睛前一閃，我不禁爲J憂了。

三點，照例是檢查監房身體的時候，今天輪到癆病鬼。我聽見好像在最後不知那一室裏搜出些什麼東西，但又不像，因爲沒聽見看守們理直氣壯的大聲嚷嚷。

去了一趟廁所，爲的是看看對於「責問」的意見。白牆上一串是九個符號都是「X，X。」我們這監筒裏同難計十一人，此外是一個不能出來的J，還有一個新同難（昨晨就告訴他）等於一致通過。

等我回到監房看完了昨天縢下的十幾頁罪與罰，也就到收監的時候了。於是又拿去缸子同手巾，提進便桶。一直到吹第二遍號，還沒聽見隔壁那位在Q工場（印刷科）的普通犯回來，那一定又有夜工。想他準是很着急，我們說好今晚來繼續談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問題的。（我們可以由電燈洞處通話）但是他得九點纔能回來。他們這羣牛馬似的「工囚們」一天工作十四五小時，一個月的「賞金」祇有三四毛錢，這是不是等於無價勞動？

天還是挺亮而我們已經躺在床上了。今天并沒有由××的News來，多麼令人着急。

天上好像又嗡嗡的響着，不知是不是飛機。

今天過去了，想起九年前的今日，那一天決定了中國××……

「51——721536……」北頭有人在打着 La Internacio 的調子。

## 逮捕

麗麗（北平）

時間：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

地點：北平沙灘大豐公寓。

活動人物：郭某，憲兵三人，警察二人。

事實：

照往常一樣，吃了午飯，躺在公寓的床上看書，當我正讀完「憲法草案修正案」全文以後，心裏幻想着十一月以後人民將得到的自由和幸福。但出乎意料之外，就在這當兒，我的隣居郭某竟遭遇了非常的事件。

這傢伙，一個瘦長的男人，約摸二十多歲的年紀，滿臉土氣，像是剛從旅途上回來似的，他僅僅上午才搬來，那時我正在工作，所以在這事件發生以先，我並未看見他的模樣。

我聽見公寓夥計喊了一聲，「郭先生，查公寓的來了。」接着皮鞋聲便格格的響起來。我推開了門瞧了瞧，三個年青的憲兵走了進來，都穿着黃呢制服，全副武裝，每人掛着一枝盒子槍和一把指揮刀，為首的一個手裏拿着店簿子，昂然的走進這位鄰居的門口。我不便在屋外聽，便關了門靜坐在椅上，僅僅隔了一層紙板的牆壁，很清晰的傳來他們對話的聲音。

「你叫甚麼？」　「郭××。」

「從那兒來？」　「從綏遠。」

「在綏遠幹甚麼事？」　「教書。」

「甚麼學堂？」　「扶輪學校。」

「你來北平幹甚麼？」　「謀事。」

「你不是在綏遠教書嗎？」　「辭了。」

「你是那兒人？」　「滿城縣。」

「多大歲數？」　「三十。」

「三十？這店簿子上怎麼寫二十八？」　「那是隨便寫的。」

「隨便寫？你連你自己的年紀都沒準數嗎？」　「是三十。」

「三十：你到底是那兒人？」　「滿城縣。」

「滿城縣？這店簿子上怎麼寫保定？」　「滿城是小縣，挨着保定，寫保定人容易知道。」

「滿城是滿城，保定是保定，你連自己的老家都鬧不清嗎？」

「那有甚麼關係？滿城保定一樣呀！」

「沒關係？關係大啦！你到底來北平幹甚麼？」　「那邊事辭了，來北平託人找事。」

「你託誰找事。」　「託一個朋友。」

「他幹甚麼事？」 「也教書。」

「你見了他嗎？」 「昨天見了。」

「你甚麼時候搬來的？」 「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你不是來北平好幾天了嗎？」 「先前住在天有店，今天早晨才搬到這公寓。」

「爲甚麼搬呢？」 「那邊房錢一天四毛，太貴，這邊一個月才三塊半錢。」

「你到底來北平幹甚麼？」 「謀事。」

「你在綏遠的學校是誰辦的？」 「鐵道部立的，屬平綏鐵路局管。」

「校長是誰？」 「張××。」

「你跟他有關係嗎？」 「別人介紹，在那兒教了一年書。」

「現在沒到暑假，爲甚麼不教了呢？」 「不合適，我辭了。」

「爲甚麼不合適？」 「跟校長起了衝突。」

「爲甚麼起衝突？」 「學生們反對他。」

「你聯合學生反對他嗎？」 「不是，我替學生辯駁。」

「你作教員的，不好好教書，管那閒事幹甚麼？」 「我覺得不合適，便辭了事來到北平。」

「你有證明文件嗎？」 「我在××中學畢業，這兒有文憑。」

一隻箱子打開了。

「這上邊的像片是你嗎？」 「是。」

「爲甚麼不像你？」 「怎麼不像我？你不信這還有一張。」

「這一張也不像呀！」 「這一點沒錯，都是我那時候我沒有鬧病，身體比現在好得多。」

「你到底於幹甚麼的？」 「來北平託人找事。」

「不對，你說話吞吞吐吐，年齡也不對，籍貫也不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甚麼事也沒有。」

這些問話都是一個憲兵說的，其餘兩個人不作聲，說話的憲兵十足的使着東北的音調。

「好，你不許出去，回頭再說。」憲兵走出去了，在櫃房門口跟公寓掌櫃的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

這位隣居便在屋裏收拾東西，把一張紙一條條的撕碎，我以爲沒甚麼事了，心裏替他鬆了一口氣。

但，不多的時光，憲兵又來了，後面跟着兩個黑衣的警察，一羣人都擁進他的屋裏，把門關上了。

「你爲甚麼把牠撕碎？」這是那個東北的口音。

「沒甚麼用處留牠幹甚麼？」

「不行你全得檢起來，一條不許扔，都有關係。」

「你到底是幹甚麼的？來北平幹甚麼？」 「從前教書，現在辭了職，來北平託人謀事。」

「你爲甚麼說話前後不符？」 「甚麼不符？」

「你又說是滿城人，又說是保定人，又說三十歲，又說二十八歲，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我以爲沒有甚麽關係，隨便寫的。」

「你有名片嗎？」「有，這兒有。」停了一會。

「這是你的名片嗎？」「是。」

「你不是叫郭××嗎？怎麽這片子上又叫郭××？」

「我有兩個名，兩個號，一個是家裏老人起的，一個是自己起的。」

「不對，你怎麽那些名字？你到底是幹甚麽的。」「謀事。」

說話暫時停頓，我聽見抽屜聲響箱子聲響。

「這信封上的人名是誰？」「我的朋友。」

「你朋友的信怎麽到你手裏？」「裏邊有我的事情。」

我聽見紙張掀動的聲音，似乎正在打開信紙看，這時已經快到兩點，我不能不去應酬我的公事。只好不等聽完這場審詢，鎖上門走了。

下午五點以後，我又回到公寓，我的眼睛投到鄰居的屋子時，裏面靜無人聲，門已鎖了。

我故意叫了公寓夥計來沏水，順便問他，「那事情怎樣了？」

「搜出兩本書一包信，連人都抓走了。說不清是怎麽一回事。」

我找出那本載着「憲法草案」的書，我翻到那一頁，我看到第二章第九條「人民有身體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或處罰……」我不知道甚麽人這麽高興，訂這些話拿人民開心玩。

忽然我想起：這是中華民國的憲法呀！現在我們快成了「華北國」啦！

我死盯着那一堆字，那已經不是字，我看見每一個字都蠕蠕的動起來，一整個圓圓的臉孔在對着我笑。

## 消息

武陵（北平）

吃過了晚飯，我獨自坐在屋裏，一面考慮着今晚開會的議案；一面等待着小王。

看看離開會的時候只有一刻鐘了，可是小王還不來。我正在躊躇，不知是再待他幾分鐘好呢？還是就去開會？突然我聽着敲門的聲響。

可是進來的不是小王，是小俞，像受了什麽驚慌似的，他輕輕地坐在我的跟前，又輕輕地對我說：

「小王被捕了！」

「當眞嗎？什麽時候？」我驚愕地問。

「眞的，今天午間。」他肯定地說。

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麽話好，我也忘記了開會，同小俞互相看着，沉默了良久。

「前天他還來。說他同一位教授創辦一個刊物，教我給他寫篇稿子。說定是這個時候來取。剛才我正是等他的。」我一邊在地板上踱着一邊對小俞講。

「誰曉得今天午間就發生問題呢！聽說有位教授也被捕去了，大概就是他同你講的那個。」

「那麼是那個刊物走漏了線索！」

我似乎恍然有所覺悟，可是又想起我的稿子還放在這裏，那個刊物還不曾付印呀！怎麼就會出事呢？

果然，小俞搖搖頭，表示我說的不一定對。

「不，還是學聯的關係。他們學校的學生會被解散以後，他到學聯工作，學校便當他做秘密活動。這不是學校當局告密，就是同學陷害。你知道他是剛從上海回來，北平當局並沒有注意過他的。」

聽了小俞的話，我覺得很有道理。前天他來的時候，他曾對我說了許多關於他的環境的話。我當時對他說：沒有別的法子，我們只有小心。

「在那裏捕去的？」我再問。

「當他下了課要去吃午飯的時候。在教室的門外，便有四個便衣等着他。他們對小王說：『跟我們走，有話同你講。』小王說：『我並不認識你們呀！』他們說：『是，你不認識我們，可是我們認識你。』最後，他們掏出手鎗，迫着小王走出校門，推上汽車，走了。後來聽說也到了陸軍監獄。」

我此時感到憤怒與悲痛，緊壓在心上。我再不情願問小俞些什麼。因爲一切的情形，我都明白。今天你出來明天他進去，至今被捕的同學，恐怕到三四百人吧。

於是，我同小俞又靜默地對視着。突然，我看着了錶。早已過了開會的時間。我馬上立起身來。

「走吧！我還得開會去。」

臨出校門的時候，小俞再三叮嚀我：到處小心點。我向他笑笑，表示謝意。

坐車到了×大，我詫異今天怎麼這樣熱鬧。校門外停滿了車輛，人們都往裏面走。一位同學告我說，有個什麼口琴大家晚上在這裏演奏。我才知道了究竟。但我沒有閒情去理會這個，只是匆忙地跑進了那個開會的房間，因爲我已經來晚了許多。

但進了房間，只看着小趙一個在坐着。

「他們還沒有來嗎？」我不自禁的問小趙。

「都早來了，只等你一個。」他似乎是責備我到晚了。

「對不起。我來晚了。」我向他賠罪。

「不說了。快走吧！今天這裏很亂，我們臨時決定，把地址改了。他們都已去了，專留我待你的。」

從房裏出來，便聽着從禮堂裏傳來的口琴的節奏，和熱烈的鼓掌聲音。校門外還是不斷地有人往進走。

我們出了校門，走在街上。小趙突然像想起什麼似的問我：

「你知道小王的事嗎？」

「剛才知道的。」我回答他。

「可是老陳和老李呢？」

「怎麼？他們也給逮去嗎？」我驚異地問。

「是的，今天下午三點鐘。在街上。今天我們得想個辦法，趕快把人補充起來，不要把工作停頓。一方面想個營救他們的辦法。這很嚴重，恐怕從他們幾個開始又要大批的逮捕了。」

「我早料到的。把從前捕去的大半放出來以後，一定還要捕一批新的去補充的。我們沒有營救他們的法子，只有繼續我們的工作……」

突然，小趙發現了我們的背後有兩個人跟着。他用手臂靠我一下，給我一個暗示。他很機敏地說：

「還是蒔花館那個姑娘好。」

聽了他的話，我心裏覺得很滑稽，不禁暗暗地一笑。於是我也順着說：

「很好玩，她傾鍾情於你。」

「哈哈……」

# 慰勞大會

昭琛（北平）

這天風很大，猶其是在這城外的地方。

從早上起，救國委員會今晚召集慰勞全體被捕同學大會的佈告就貼遍了園子裏的各處。人們都很歡喜，一來是經過幾次的紛亂事件以後，這些同伴們總算全體都又回來了；再說也想從報告裏間接地得到一點生活經驗。

一天的時間像平日一樣地很快地溜過去了。

時間是晚上七點半，地點是同方部——一個大型點的廳子，原來叫做九一八紀念堂，去年六月敦睦邦交後才改了名字。

這時天還不算十分黑，風也定了點，喫過晚飯後散了一會步的同學，都往這裏跑。門裏有人招應着，每人簽了名，拿一份覺報的「慰勞專號」和一本救國會編印的救亡運動報告書，就依次入座了。被捕的同學胸前還掛上了一個白色的小條，上面寫着名字。先來的同學都坐在那裏在翻着剛才領下來的那份報告書。

時間已經到了，人也已經來了不少，主席正式宣佈開會。人們都抬起頭來，會場很肅靜。

「我們學校經過二二九的三千軍警大包圍，捕去了二十一位同學，三三一參加北平學生追悼郭清抬棺遊行，捕去了十七位同學，另外還有早捕去的一位教授和他的太太，現在經過了這些時日的磨折，總算陸續都來了……」大家一齊的掌聲打斷了他的話頭。

他接着說明了召集這個會的意義，華北局勢的變化，和救亡

運動因了這些戰士的歸來將更有力的展開等等，聲音雖然有點低，但說得很清楚。

然後全體同學起立向被捕同學致敬，空氣很嚴肅。

在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代表全體同學致慰勞辭後，就由被捕同學報告被捕經過和獄中生活情形，無疑地這是今天會中最主要的一項，也是人們最關心的一項。

「二二九包圍本校所捕去的同學，全是紛亂之下的偶然遇合，我們中的許多事實上都是救亡線上很落後的分子，所以對於接受慰勞一點，說實在覺得很慚愧。被捕的情形也各人不同，不過大致都是五花大綁載去的，終點是公安局。除過張教授張太太和另外兩位同學隨後解到軍人監獄外，我們都是始終在公安局的。」

這位同學的聲調稍含混一點，但話句很有條理，同學都靜心聽着，充滿了同情和好奇。

接着他述說問案和獄中生活的情形。

「進去一共問過兩次，內容也很簡單，多半都問些甚麼汽車來沒有？你是不是救國會派？這一些類似的問題。自然他也得不到甚麼。裏面的生活還可以忍受得下去，雖然得病的很多。郭清曾和我住過一個房子，他身體比較弱一點，得病後當局又不給療治，所以死了。睡的地方骯髒極了，人又很多，周圍滿是些白面犯，小偷。說話也不隨便，看守時常罵人。喫的是窩窩頭，不過咱們同學們當中除過一位發了瘋外，其他還好。」

這敍述顯然發生了效力，大家都睜大了眼睛在注視着靜聽，心中浮起了異樣的感覺。

他接着說明由他看來，在現代中國坐監獄實在算不了甚麼事，要獲得自由是需要更多地努力的。

接着由一位「三三一」被捕的同學報告。

「我們被捕的經過很簡單，那天抬棺遊行的時候，軍警從隊伍裏亂抓人，共捕去五十四人，本校因爲在前面，所以就有十七人，我也是一個。當天在內六區問過後，晚十二鐘就由大汽車送到陸軍監獄。當時情形很恐怖，汽車穿着小胡同走，周圍滿是黑暗，軍警罵着，同學哭着。軍人監獄在頂東北城角，我以爲開出東直門要結果呢！但又想沒有這麼大的罪，但總是心中忐忑的。到了那裏後，先釘上三斤重的足鐐，睡在濕地，情形很苦，不過生活一天天地好點，自己也能忍受下去了。」

他接着分衣食住行四方面來說的生活情況，如兩毛錢可洗一件襯衣，一元錢三匣哈德門，足鐐怎樣吊起來才能不磨骨頭等，最有趣的是他說的喫窩窩頭的紀錄，最少的時候七個女同學只吃了一個，但有一次一個男同學獨自就吃了六個，這引得大家都笑了。

這時送上了茶點，大家一邊談着，一邊吃着，以後的談話大多是關於感想方面的。

一位進過這四次牢的大鬍子同學敎給人怎樣從足鐐裏脫褲子，手銬裏脫褂子，和怎樣對付看守，據他說牢獄坐慣了也和在外面差不多。

又一位說明他回來之後，見到有許多同學從學生羣裏失了蹤他說這才是救亡運動的又一階段，所以他打算趕暑假無論如何是要精神上畢業的。

有的說我們知識分子是需要點苦吃，因爲平常的生活太舒適了。

又一位說這種釋放僅止是從小的牢籠送到大的牢籠，而這大的牢籠除用人類自己的手去開釋外，是不能希望旁人釋放的。

還有人說從此感到讀書沒有多大用處，應當從社會的實踐中去求知識。

正在這時候，主席宣稱今天本也請張教授出席的，但因爲病沒來，現在請張太太來說幾句話，張太太昨天才放出來。

「請大家原諒，我有許多顧忌不能多說話。當局問我的，主要是婦女救國會和我九年前被通緝的事情。關於婦女救國會，是一個公開的民衆團體，而且我僅只是以後才加入的一個家庭婦女，也沒有作甚麽事，動機純粹是愛國，當然我沒有否認的理由。以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那時我還是受着國民黨婦女部的指揮的，現在國民黨執着政，我當然更不必否認。所以我覺得我住八十天監牢是很慚愧的，因爲我幷沒有作一點事。」接着她也說了一點生活情形和感想，是一位很長於講話的中年女性，雖然經過了長時間的拘押，精神還很好。

「我再補充一點，張先生好喫烤的東西，張太太每頓從她屋送過一個烤窩窩頭來，烤得很好，我曾吃過一頓。」大鬍子同學笑着說，這使張太太也燒盤了，同學們都在笑着。

這時的談話散成小的團體，同學們都互相慰問着，談笑着。顯然，對於大多數同學這使他們更興奮了一點，更多知道了一點；因爲貫澈在被捕同學中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今後對於救亡工作的繼續努力，這對於旁的同學自然給了極大的感動。

就在這種興奮的歡樂的空氣中，主席宣佈了散會。出門後，滿天星斗在照耀着，風也停止了。

# 賞花記

王西徵（北平）

是一個初夏的淸朗的好天氣，沒有風，白雲如同稀薄的棉花似的綴在蔚藍的高高的天空上。

早晨在報紙上見到北寧路特別爲天津的名士名媛們到北平賞名花而開賞花專車的廣告，於是起了「下午到公園裏去走走吧」的念頭。到了下午，剛好一個朋友來了，他沒有走進我的房門就嚷着道：

「喂，青歎子，咱們賞花去好不好——唉，你眞太用功了！」

於是我們就一起出了門。

走出西河沿東口，到前門，正穿進高巍的門樓時，看見東車站前面叢集着一大羣人——那兒是電車站，叢集羣人的事情是並不足奇的；然而今日似乎人數特別多，第二路黃牌子的電車也給阻止住了。為了一探究竟，我們也就斜過去附加到人叢裏去。

出現在我們眼睛前的——東車站的前面這時候有兩大隊黃制服紅肩章的日本兵看樣子是剛剛下車來的。由幾個擎着長長的閃光的指揮刀的長官指揮着排隊報數……

「增兵華北的消息竟這樣快就實現了嗎？」——很快地，這樣一個念頭掠過我的心。

我拉拉朋友的袖子表示要走開。

然而另外一件事情又把我們止住了。那是從南邊前門外傳過一陣嘹喨的雄壯的歌聲來。大家的眼光都不自主地移過去——一長列灰色制服的中國兵正從天橋開過來，唱着「滿江紅」。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朝——天——闕……

到了，也正向着東車站這邊開過來。彷彿大家的心都變得緊張了，所有的觀衆的臉孔都顯出另一種表情來……但是，好像一個提琴名手一下子從高音轉到低音似的，嘹喨的歌聲立刻跌落了，變得懦弱而模糊……

懷着一種不可形容的情緒，我們絕望地擠出人叢向中山公園進發。

眞不愧是賞花節；雖然離禮拜日還有兩天（今天是禮拜四），公園門口密密地擠着汽車與洋車遊人不絕地蜂擁着，宛如鄉下的社戲場……

我們也就雜在紅男綠女的人叢裏，被擠了進去。

一直向前走，經過「公理戰勝碑」到烈士銅像前，右邊的來今雨軒前跟左邊的小花圃裏全是人。天氣太好了，銅像在從樹蔭裏漏下的太陽光裏反閃着金色的光，各處騰着一陣濃濃的花香……

烈士銅像前站着兩三個土頭土腦的「北佬」伸着頸子似乎在研究下面銅牌上的題字，顯得很熱心的樣子；——不過不久也就把頸子縮了回來，大概是研究了而沒有得到什麼結果，失望地跨着北方人特有的那種沉重而遲滯的腳步走開去了。

我們也隨着向左，再向右——往社稷壇走去。

社稷壇的前面左右兩旁全是花圃，這時候闌珊了的大朵牡丹和開放得正鮮豔奪目的芍藥錯雜地呈顯着……人可眞不少，青年男女，穿着馬褂的中年人，老太婆，洋鬼子，安南兵……都興沖沖地賞着這名花，指手劃腳地批評着，研究着，讚歎着……

兩個蓄着短鬚子的商人模樣的人揮着手杖，似乎是久別重逢，一個挺着大肚子說道：

「名不虛傳，名不虛傳……」

「是了，」另一個就裝着付笑臉接上去「是了，眞是，眞是……
……您老兄上次失了信用，我請你去天津看看『皇會』您失了信用……我呢？您叫我來北平賞花，眞是一招就來，一招就來——哈哈哈……」

他兩人說話的聲音極嘹喨，一聲哈哈笑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們從旁邊走過，蹓到對面去，那兒正有着一株半謝半開的大朵牡丹……剛剛站住脚，我的背後立刻貼上一羣人，都是穿着制服或是穿着大褂的學生，他們很放肆地談着話，笑着。

「喂，這朵不錯，這朵——老孟你來看看你這傢伙怕連中山公園也還是頭一回進來吧？」

「頭一回，」老孟反駁道：「你自己才頭一回呢！……不說別的，你長城就沒去過，今天春假再不去，明年包你得辦護照……可是你還不去——青龍橋十三陵，眞是，還說別人呢，還說……」

「對的，」另外一個插進來說「他們高等教育視察專員，他們孫國封都爲了要逛明陵，連視察也不視察了，先趕去逛了——害得我們學校裏空忙了一天！」

「還有電影明星黃柳霜，那個演侮辱祖國影片的……」

最後這個人的話只聽到半句，我又給朋友拉過去了。我們從右邊走到左邊的花圃去。——這邊的花開得比右邊更加旺盛些，濃厚的蠱人香氣在初夏的日光下氾溢着……

花圃旁邊照樣地擠滿着人，紛紛地讚賞着，談着話。

「喂，來看——這朵白芍藥不錯！」——隨着這聲叫，所有的人的眼光都集中到兩三個盛裝的披着黃色披肩的女郎身上去。因爲其中的一個在前面發現了一朵白芍藥，於是落在後面的兩個也趕過去了。

於是馬上在我的身旁有人發起了議論：

「這兩個一定是韓家潭的！」

「也不一定，」另一個小聲地說「或許是大鼓姑娘……」

「你總是大鼓姑娘大鼓姑娘的！……上一次不是陪你去跑了一趟？到天橋聽大鼓，好傢伙一跑到什麼地方都沒有說是『停止娛樂』——胡漢民一死竟會影響到我們聽大鼓，眞是了不得！」

「唉，我說，這兩個一定是窰子，『小班』裏的。」

「窰子也到沒落的時候了」有人嘆着感慨了，政府一南遷，窰子生意就一落千丈……『九一八』一發生，又一落千丈……現在呢，日本兵又開來了，窰子姑娘怕也要跟中央軍隊一樣的給趕走……如果南方蘇州姑娘一走，八大胡同就可憐了！」

「對的，對的——哈哈哈……」

……

我們在花園邊人影裏擠了近半小時，走出來的時候已經額角上濕淋着一頭汗了。

是初夏的清朗的好天氣……

## 我恨自己

茂　材（北平）

上午七點，我便到了北海。漪瀾堂前靜悄悄的，茶座上只有三兩個人，在那裏閑話。看了看錶，不由的自己便生起氣來。「爲什麼要來的這麼早呢？八點鐘的約期趕七點五十分到也不算遲，何況家裏的工作還有許多是待辦的要件呢？」我眞恨我自己的懦弱，雖然自己在事前曾經努力克服着惰性的衝動，可是心裏頭總有一根線拉着我命令着我這樣來做，這是多麼殘酷的一根線呵！

八點剛到，××支書老劉便先來了，我們划着一隻小船，漸漸飄向那靜靜的，湖綠色的水波上去。

老劉報告了近三天來××支部的工作概況，×支已經又發展了兩個新的同志，其中還有一個是學校印刷部的工人。這自然是使我很滿意的，我提出幾點要他特別注意。

老劉這人似乎是很精幹的，只是左稚的錯誤，仍然還不免殘餘在這個青年人的身上。

小船漸漸又划近漪瀾堂了，遠遠望見那淡青竹布衫裹着的壯健婀娜的影子、心裏就不由的有點躍動；漸漸的那隱在長眉毛下閃閃的一雙大眼珠，也看到了。那微黑的臉，那小小的嘴，那掛在嘴角上的微笑，一切都好像挑撥着我的心。

老劉走了，小船又轉划到另一個荷葉叢裏來，她的報告，使我很失望，我低低的批評她道：

「凌同志，這便是你的領導能力不够，在這樣一個反帝抗×情緒火熾的現在，一個禮拜還不能發展一個同志，這便是你們××女支的羞恥。剛才××支部能够在三天之內，便發展了兩個同志，你們爲什麼不能？你們已經知道有幾個斷了關係的舊同志，爲什麼不設法和她們接近？現在你們應當趕快在學生會裏發生作用，要努力克服小資產階級浪漫消極爭分數等不良習慣，要請求學校添加戰時看護課程，每個同志都要努力學習參加×軍的必要技術，你們更要和××男支來競賽。而你自己更應當竭力積極起來，你們支部會議，必須兩天中就開一次，常會，在會議中要提高一般同志們的政治水準……」

她靜靜的聽着，兩隻會說話的眼珠，表示着複雜的情緒，她等我說完了，蹙了蹙眉頭道：

「李同志！你的批判，我是誠懇的接受着，可是，我并不是不努力，而是學識不充分，經驗缺乏，所以總覺着自己好像領導不起一個支部的工作來的。」

「這你便錯了，你應當有堅强的自信力，學識不充分，只要努力學習××主義，自然便充分了。經驗不够，只有在鬥爭的過程中，

才能增長經驗，不參加鬥爭，是永遠沒有經驗的。你現在沒有別的問題，只要努力！積極！克服小布爾的意識！」

她似乎肯肯我的話。最後我寫了一個工作要點交給了她，她接過去笑了笑問我道：

「李同志，我們每天在什麼地方接頭呢？」

我不由的躊躇了，我的住址是絕不能告訴她的，可是我又不願意全部的拒絕了她神聖的工作，和一種說不出的力量，像兩條蛇一樣地交替着咬着我的心。

船又蕩在綠波中了。

我一面划着荷葉一面低低的告訴了她我的電話號碼。她似乎很驚奇。

「你是住機關嗎？」

我搖了搖頭，沒有回答，心中暗暗忖度着坐在我對面的這位僅僅見過四次面的少女，她底活潑，天眞，大胆，像激流一樣地冲激着我的一顆盪漾的心。

在歸途中，我不由的後悔了，我爲什麼會這樣的胡鬧呢？過去多少同志的慘敗，不是由於鬧「戀愛」所致麽？我今天爲什麼會把電話號碼告訴了她呢？我覺着今晨和她談話的動機，有許多是不純潔的。我恨自己！

*　*　*　*

# 裁判

夏　蘋（北平）

下午四點十分。

北平。地方法院。

刑事第×法庭。

一

法官高坐公案旁，右邊是手不停寫的書記員，旁離旁上散亂的坐着幾個人。

兩個被訊人隨着法警進來，在公案前面站定。法官照例問姓名，年歲，籍貫，住址，職業。

這兩個被訊人是——

趙子明，三十六歲，通縣人，在汽車行內當廚子，以前沒有犯過案子。

林××，十九歲，昌平縣人，是榮和廣刀舖的夥友，以前也沒有犯過案子。

法官　（翻閱過案上的文件，仰起臉來）趙子明，你在今年三月間偷了萬源湧木匠舖的兩袋洋灰？

趙子明　（聲音有點戰顫）老爺，沒有的事，小民不過是摘借一下哪。

法官　（冷冷地）摘借的麽？

趙子明　是。（變得凄楚）大老爺，可憐家裏大大小小一共

有六七口子，吃呵用的，全靠一個人在外邊侍候人掙幾個錢混混。今年春果眞過不下去啦，五月裏才能給工錢，逼得人沒有法子，才把萬源湧木匠舖放在那兒的兩袋洋灰抗出去賣了，反正他們現在也用不着，等到五月裏下來錢，再買來還給他們不是一樣？

法官　（冷笑）一樣？好，你借人家的東西，向人家商量過沒有？

趙子明　小民覺得這件小事用不着商量的啦。

法官　用不着商量就變賣人家的東西？（呵呵的笑了。旁聽席上的幾個人也笑了。）

法官　（又翻了翻案上的文件）趙子明！你在今月四月裏又騙了聚和鐮刀舖二十五斤鐮刀對不對？

趙子明　（可憐的）老爺，是賒的不是騙的。

法官　（大聲）又是賒的？（轉向林××）你是聚和鐮刀舖的夥友？趙子明是賒了你們二十五斤鐮刀的？

林××　不是的，他拐了我們的……

趙子明　（插嘴）怎麼是拐的？怎麼是……

法官　（喝了一聲）住口！（又向林××）怎麼回事兒，說下去！

林××　那一天，趙子明過來，說帽兒胡同馮宅要賒二十五斤鐮刀。帽兒胡同馮宅是我們的老主顧，趙子明來賣過洋灰，我們又熟識他，所以就賒給他啦。他走過後，我們掌櫃的打電話去問，知道全沒有這回事。要我騎脚踏車去追。（稍停）我們知道他向北去的，追到交道口就看見他預備下車拿去賣哪，喝，我一喊，他急得想跳車跑開，我上去一下把他抓住，他就動手來打我，這一來連洋車連鐮刀都翻到地上了，後來就有警察把我們帶了去。

趙子明　（可憐的，嗚咽着）我沒有和你鬧，你去打聽打聽，鐮刀也沒有賣去哇……

法官　少說話！……（仰起頭，眼睛望着屋頂）趙子明，犯竊盜罪應判徒刑三十日，又犯騙詐罪應判二十日，現在共判四十日，服不服？

趙子明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

法警　（大聲喝）要你蹲四十天！不懂？

趙子明　（翻身跪在地下，叩頭，哀楚的）哎呀，大老爺，您行行好事，就不可憐小民，也可憐小民一家，現在小民還作着事兒，關在這裏，家裏就得挨餓了……現在給您叩頭啦，給您叩頭啦……

法警　（用脚踹他）起來！起來！別費話！上不上訴？不上麼？打手印！

趙子明爬起來，打了手印，被法警帶下去了。

二

法警又傳了三個候訊人進來——

劉小三，三十一歲，宛平縣人，在鄉下種地，以前沒有犯過案子。

王徐氏，二十六歲，大興縣人，是王匯錫的女人，也沒有犯過案子。

王國錫，三十三歲，宛平縣人，顧給人家管河。

法官　（翻完了文件，打了一個呵欠）劉小五，你是王國錫的鄰居麼？你在五月廿八日把王徐氏誘拐出來的？

劉小三　他們誣賴我，我是帶她出來治病的。

法官　他有男人的，怎麼用你帶她出來治病？（向王徐氏）你為什麼要和劉小三一道跑出來？

王徐氏　（聲音低到聽不清）我男人打我……我出來躲一躲……

王國錫　（轉過頭來，大聲的）誰打你來？你說良心話！

王徐氏（哀求）青天大老爺，我男人不能養活我，天天連窩窩頭也不夠吃的，我娘家陪嫁的東西也給他賣光啦。

法官　（無精打采的）你和劉小三在一塊睡過覺的？

王徐氏　（吞吞吐吐）沒有。

王國錫　（恨恨的）哼！

法官　王國錫，在那裏把她捉到的？

王國錫　在宛平縣××村，是第六區警察辦的。

法官　捉她時，連劉小三也在一塊麼？

劉小三　（插口）沒有，我在我們家裏。

王國錫　不，他把她拐到他姑姑家裏住下啦，後三月十三日叫宛平縣第六區裏查出來，抓到她以後才去抓劉小三。

劉小三　（仍是狡滑的）這不管我的事兒，我帶她出去看病以後我就回來了。

王國錫　（要哭出的樣子）老爺。您給作主吧。（笨重的）咱的日子窮啊，一天不幹就一天沒吃的，女人的事誰能天天管？三月十五日我在外面完了活兒回家——比平常要早些，回到家裏一看我老婆和劉小三在一個被窩裏睏着哪。三月廿八日，我又去挖河，我一看日落了，一看日落了，我又完活回家啦。我因為做得很累，做得很累很累末，我就吃點冷飯上炕去睡了，猛古丁兒我老婆說是肚子痛，肚子痛，我也沒有管，又住了一刹，她說她要找人去看看，我已經睏着了，我說好吧好吧。天亮了，她可還沒有回來，以後就永不回來了……。（悲戚）

王徐氏　（歇思迭裏的發着大聲）大老爺，我挨餓挨够了，不能坐在家裏等死呵……

法官　（冷冷的）誰讓你嫁給他的呀，費話少說（大聲）劉小三！你有什麼話沒有？

劉小三　法官老爺，您開恩吧！

法官　好啦。本案辯論終結。（又打了一個呵欠）劉小三和王徐氏犯通奸罪，每人判處徒刑二月（打起精神，聲音提高）聽哪！一個人要關兩個月——劉小三又犯誘惑罪，應處徒刑三月，兩罪合併四月，現在只判三個月！

法警　劉小三共坐監三個月！上訴不上訴？

劉小三　三個月？

法警　嗯，打手印！

打完手印，三個人順次被帶下去。

王徐氏（一邊走一邊咕唸着）我可不能再回去跟他呵，我挨够餓了！

## 孩子們的辯論

——一個鄉村教師的記載

戴自俺（北平）

在上一個星期的生活週會裏，議決在這一個星期開一次辯論會。辯論的題目，由全體大小先生自己想，交由一個人來整理決定。

星期二了，交題目的限期到了，但只有一個孩子想出了一個題目：春天的快樂。

春天的快樂，這怎麼辯論法呢？這一個孩子，是從城裏來的，這題目，在他是用了心思才想出來的。然而，這不能作為一個辯論的題目。那麼大先生誰有好的題目呢？誰也想不出來。誰也想不出來。

「許蘭英不上學的事件，大家昨天議決開除了她，——不議決請她轉學，但是今天早上，她母親又陪着她來要求，要求學校還能給她上學。還到底能允許她不允許呢？這當作一個辯論題目，怕是很好的！」

我們幾個大先生商量了一下，便向孩子們提出了。又因為蘭英要等着我們的回信來上學，不能待到星期六，特決定提前於星期四（五月二十一日）開會。於是經了一次分組的討論，約莫二十分鐘是準備，孩子們的辯論開始了：

甲組（主張還允許蘭英上我們學校的）　我們是主張還讓許蘭英上學的，我們的理由是：（一）我們這裏開除她，是說她不好，她要到別的學校人家也說她不好，不要她，不收容她，她不是就沒有上學的機會了嗎？（二）她也是咱們中國的一個小主人，她要沒機會上學，她怎麼能夠做小主人呢？（三）我們學校要不要她，她現在沒有路可走，只有上私塾。私塾亂打人，書又念不好，多不好呢？（四）光陰是挺寶貴的，要是咱們不讓她上學，她一時找不到學校進，就誤了她的寶貴的光陰，那也是一件頂不好的事情啊！所以我們主張還要她來上學。

乙組（主張不讓蘭英還上我們學校的）　我們是不主張許蘭英還上我們學校的。我們的理由：第一，她念書，不用心，「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功課老不會；第二，她有事歇工，她不請假，不尊重團體的紀律；第三，她不說實話，到處撒謊，學校上課，她說沒有上課，還是破壞我們學校名譽的人，要不得；第四，她不來，她又不是在家裏幹正事兒，她是一遇到功課緊的時候，她就不來。上學怕功課緊，這種人還要她幹嗎？所以我們主張不讓她來。

甲組：　我們還是主張讓她來。譬如，他們家賣花，她要多認識幾個字，銀錢，銅子兒也認識得清楚些，也不致上當；還有她將來要

嫁了人，她丈夫從外面寄封信來，她也能認識，她的生活也好些。所以我們主張還讓她來。

乙組：我們還是主張不讓她來，我們還有理由：（一）我們學校的辦法是：「即知即傳人，不做守知奴」但是，她不做小先生，先生過了一下，她說，她做了，但是又不見他交大事記；（二）她看不起勞動工人，她自己不會動手做事，那天，我們到地裏去幫人家種花生，她不做，她會唱桃花江的歌；（三）她不上學，她就到農學院她姐姐那裏去，她姐姐，初中畢了業，嫁了人，不做事，是走的「少爺小姐的路」她在跟她姐姐學，也在走少爺小姐的路，咱們那能要這種人呢？她要來了，她自己不好，倒反把別人帶壞了。

甲組：學校是教人學好的。她說謊，咱們可以勸她；她不守我們團體的紀律，她是一個人，咱們許多人，咱們可以用團體的力量制裁她。有人不主張她來，我們看，不對。我說，現在，我們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欺負，是到了頂厲害的地步了，將來，咱們是少不了要和××一拚的。她是個女生，女生可以學看護，將來咱們要去打仗，她做個看護，也很有用啊！這時候，咱們多一個人，就多有一份力量，我們要不讓她上學，這一份力量就沒有了啊！

乙組：掃地她還不掃，種花生牠還不種，看護，她還想幹嗎？我還說：她們家，在我們這個村子裏，名譽壞極哪：她媽，以前跟大兵跑過；她姐姐，也跟別人跑過；現在，她父親完全不管她們了，爲的就是這個。現在她上學，儘不好好的幹，就是在學她姐姐。我說，咱們學校不能要這種人家的學生。

甲組：人家家裏面的事，不是她幹的，咱們別提。我們來打一個比方：一棵小樹，在小的時候，牠要彎歪，咱們只要好好的修理牠，培養牠，是可以修理得好，培養得好的。剛才有人說許蘭英的許多許多的壞處，我們看，并不是沒有辦法的，因爲她才十六歲的年紀，她還好比是一棵小樹啊！又有人說她是往少爺小姐的路上走，這話也不對！今天早上，她母親不是陪她到咱們學校來，要求還進咱們學校嗎？她還往咱們這裏走，要說人家是走少爺小姐的路，那麼，咱們這些人不都成了少爺小姐了嗎？咱們這學校不是一個少爺小姐的學校了嗎？

乙組：我們不打算多說了，只再說幾點：（一）我們學校是以農人子弟爲主；（二）少她一份力量，不要緊，我們要曉得：「好的不在多，一個當十個；」（三）我們大小先生爲她一個人的事，化費的精力和時間太多了，我們不應該再爲她一個人化費許多精力時間了。……所以，總結起來，我們還是主張不讓她來。……

孩子們的辯論至此結束了。一個大先生宣佈結果以后，說：

「……孩子們！你們有一點，反組正組都未提到，實在可惜！現在我把牠補充出來吧：咱們學校的主張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社會就是我們的學校，我們把許蘭英開除到什麼地方去呢？要說開除她，這話是不通。反過來說：咱們這一個狹義的學校太小了，咱們不是開除她，咱們是讓她由這個狹義的小學走進那大的社會

大學，讓她去做一個高爾基，讓他去做一個愛迪生，……我們那裏是開除呢？……」

孩子們啞然無言了。

第二天，孩子們的隊伍中，還有着她們辯論會中主張不要的這個孩子。現在，她們是在共同生活，共同教育着。

## 門頭溝的五·二一

郝維佩

從北平景山或北海白塔向西方望去，便看見迷朦黃色的山與遠處青色高嶺。在黃色山後，青色嶺前，那便是距平四十餘里產煤區域門頭溝。

五月二十日的子夜已竟渡盡了。門頭溝地方，有的人是正在酣睡，可是你站在任何稍高地方，往四下看去，在漆黑夜裏，能看見一叢一叢燈火，來回走動着。那便是舊法採煤工人，正在工作。

一陣陣風起了。氣溫在華氏五十六度左右，穿棉袍還覺冷，好像春初氣候。這時道路上已漸有運煤車騾行走。繫在驢騾頸上的鈴鐺，也忽遠忽近響着。腳夫們拿着火把，一甩一甩的照着不平的石子路向前邁進。聲音漸漸繁亂了，直到天色微曉，笨大的駱駝，一行一行也跨上征途，有的去北平，有的去豐台。

今天正是夏曆四月初一，各煤窰例於初一十五祭窰，所以二踢腳（兩響爆竹）的響聲，遠近接連不斷。永定河旁來龍山上娘娘廟也是每年一次的今天開放。大峪村三家店有高蹻秧歌前往焚香敬神。附近各村，有許多婦女也前去燒香。高蹻與秧歌會是村人所扮，唱的歌詞很能悅耳。

五點了，中英煤礦汽笛響了。緊接着，治水公司汽笛也發了聲。中英治水是兩個機器採煤的公司。還有一個是中興，因為修理井道，在半個月前就停了工。兩旁山坡，農人正在播種。播種，是前天雨後開始的，所種以玉蜀黍高粱穀為最多。

九點鐘已經渡過，宛平公安局兩個警察綁着三個犯人，沿西礦牆根往西走去。他們的犯罪是吸毒。

風一陣陣還是颳着，沙粒煤屑打在臉上，非常疼痛；風所至之處，人或牲畜，被牠的威力所迫，皆縮頭縮腦的躲避。幸而前天下了點雨。不然，塵土飛揚連太陽全被遮住。可是在天氣旱燥的北方，已是司空見慣了。九點五十分，由平開來客貨車到站了。這是平綏路的支線，客車共有兩輛，旅客除了二三十個商人、工人之外，還有四個學生，他們是去檀柘寺旅行的。檀柘寺在門頭南十五里，是最古的一個廟，建於晉，廟內有帝王樹一株，在明清時，每有一個帝王登極，該樹必由根下另生一幹，歷代不爽，至光宣間，忽叢生數株，蓋已有先兆矣。

午時已經過了，氣溫也隨着增至六十四度。梁家橋山坡上，有濃烟嬝起。那不是焚燬任何物件，是農人燒無用的樹枝和茅草。梁家橋是彭公案說部中梁九公故里，他的房屋在南山坡下，現在祗

膜殘瓦斷蝶。賣砲土的張才抬着砲土，一筐筐的往煤窰上送。挑水的谷二保也不停的挑着。谷二保誰不認的他？在這裏賣水有十餘年的歷史了！他的性情是老實和善。街上的人見了他，全玩笑着罵他，他並不惱，所以他在這個地方人緣很好。東來順飯舖劉掌櫃手摸着霜白短鬚，喊着「包兒熱呀！」喊個不休。有許多揀煤幼童背着柳筐或盛煤油的空筒追逐着運煤的火車，揀拾遺下的小煤塊。

西陽銜山了。峯口菴的一隊天兕，更看的眞切。路上的驢騾漸漸稀少，以至於一個也看不見。黑衣黑臉的工人們，頭頂着油燈，三五成羣的走着，有的是上窰作工，有的是回家休息。天色漸漸黑暗了，天上的星也在閃爍着，站在稍高的地方，又看見一叢二叢的燈火來回走動着呢。

## 五・二一

陳藍(天津)

是個好日子，天藍得像深海，陽光的金色河流，在絨絨樣的草地上泛濫。幾隻麻雀在陽光裏沐浴，跳動着身子，像滾轉的小球兒。

校園裏極清靜，只綠木椅子旁一個我，和我細長的灰色影子，安排在楊樹肥大的葉片下。早晨的微風吹着我綿長的髮，展開一片黑色的浪。我用手梳理着頭髮，同時，在意念裏梳理着一團回憶的亂絲，牠們像綵條一樣絞着我的心。我有火燄的熱，和瀑流做成的情感。以前常在人生某一方消耗它、目前只留下一堆苦痛的回憶，尖稜稜的做了生命裏的礁石。我的心已經像一口古井了，腐朽了的綠色希望與夢，做了裝飾古井邊緣的苔蘚。嘗一個人在我記憶裏活了的時候，這井有時會翻起波浪，我仍然丟不掉他，雖然他給我的甜蜜，目前已變爲遲苦了。我折了一根樹枝，在地上寫：「虹霓消失了，但我仍忘不掉那增深我生活色度的顏色。」寫完了我默默的想：人眞是奇怪，我方才還用那樣的話做了一篇文字的結尾：「……我知道天上有金花樣的星，但地上也有多如繁星的淚點，在人們眼邊閃爍，天上有白月的圓光，但人行道上佈滿了荊棘的刺。……我不能再到記憶的深海裏，打撈一些美麗的藻荇，……我看見我的朋友我的鄰人臉上刻劃着被損害的紋路，在我眼前走過，拖着枯榦樣側弱的身軀。……」這畸形的世界給我的憤慨已經太多，我曾經那麼堅强的起了誓：我要做一個年輕人該做的，把情感全盤放在工作上。但是情感這條蛇，蜿蜒着身子總好往人事裏鑽，弄得人很軟弱。此刻情感已經又纏繞到一個離我已遠的人上去了！……我想着，咬緊了牙關，拉回來走上又道的情感。在金色的陽光下，我深深的懺悔。

我正倚着樹翻着山寧，亞麗從那邊穿過藤蘿架走來，她像不認識我似的端詳了我半天，然後從手中小冊上扯下一張紙寫了幾個字遞給我。奪過我手中的書，用纖細的指頭扳着我的頭，嘴角掛着一絞淺笑，那笑裏儲藏着一種力量，能使一個睡着的人醒過來。那藍格紙上這樣寫着：「暗藍色的布衫，淡藍的綠襟，藍色的小

姑娘！你在過着天藍色的生活，做着蔚海一樣美麗的夢！你丟不掉小小的自己，同時也忘了好些人！在這時代，你不能再這樣了！你不能只看些小說、寫點小說。那太無聊！你該做點別的。」我睜大了眼睛，我看着她，我用筆回答她：「年輕的孩子總有一個時期糊塗。我已經懺悔了，我得做點事。我們各人拿一條皮鞭子，彼此監督着不許偷懶。」她看完笑了，親熱的拉着我的手。我們的臂膀都被晒得油黑，互相拉扯着組成兩道鐵的線條。她小聲的告訴我學聯會下午開會的消息，要我去參加，地點現在還不知道，臨時通知。

下午父親突然到校裏來看我，黑氈帽沿下，覆着一張灰白的面孔，和一雙無光色的大眼睛。他才下火車，身邊還放着那舊黃毛氈裹着的小小一捲行李。他告訴我，當局更換了大批的縣長和公安局長，他這才到兩個月的代理公安局長也被刷了。他說着用瘦指搔着花白的頭髮，眼睛裏滾轉着淚，盯視着會客室紅油地板。我愁苦的打量着他，我猛的看見他腳上那雙尖頭的黑皮鞋。我認得這雙鞋子，這是兩月前他才謀到差事時，我和他去一家皮鞋舖買到的。記得他當時還說：「這麼把年紀了還得上腳鐐，穿這硬邦邦的鞋子。」皮鞋是他職務上不能不穿的，兩個月來，這鞋子還被保護得很好，很黑，很亮。買這鞋子的時候，我和父親絕沒有想到：兩個月後，就只能穿了它在家裏磚地上踱步子。

父親又和我說到哥哥，哥哥的下落目前無從探聽，他一和熟人談到這事，想得一點幫助，聽的人看樣子就要掩住耳朵。父親說：「我們只孤零零的兩個人了，你是一個小孩子，我又這麼老了，我們沒有勢力，也不認識有勢力的人，濟兒不會從獄裏出來了。」我低着頭聽着，我要哭，我要摟着父親細弱的脖頸，伏在他瘦削的肩上哭，我想到哥哥，那個有醬油色胸脯，鋼鐵樣精神的人，我記起去年冬天大街上長蛇樣的行列，……哥哥和他們學校的人走在最前面，粗嗓門喊出悲壯的呼聲。

父親走後，我回屋子繼續寫雷，我心上的憤怒積得太多了，需要藉「雷」那爆裂的聲音噴發一次。我企圖將篇中人物檢寫得像西雄獅。我記着一個可感謝的指示：「你應該寫點剛性的東西，你的偎依，杏子，都太柔弱了。」

亞麗五點鐘來找我，說方得到通知，學聯在×大開會，討論天津市怎樣紀念這悲壯的五月。她要我和她一塊去。

和亞麗走到天緯路轉灣的地方，看見一個頭上留一綹毛髮的男孩子，拉着他破布片裹身的妹妹，向人要錢。女孩子口齒不清的告訴我們：「爸爸叫人逮去了，豬也叫人趕走了，說是沒上豬捐。」男孩子搶着說：「我們一村都養豬過日子，只鄧大嫂一家沒納稅，前來了亂七八糟一團人，把一村的豬都趕着走了。」亞麗告訴我，前天在市府門前看到的鄉民索豬團，大約就是這件事。我們塞在兩個孩子手心一把銅元，他們高興得跳起來，他們說今天不會再挨餓了。晚上回來搜求着丟在記憶裏的影子：我爲那兩個孩子做了張畫，我含着一包淚畫他們握着銅元高興的神態。

# 在天津的一個角落裏

吳律

昨夜下過雨，今早路上顯得潮濕；有的地方還留着泥水窪。有一點風，並不大；氣候很涼，穿着單衣的人們身上，迎着風像冷水洗過。

工人羣，學生，街販子，小公務員的行列，忙忙的在街上走過；或是乘人力車和電車；有的更騎脚踏車、奔往各人的目的地；道和往常是一樣。

在這個都會的早七時，祇有華界的幾條馬路，充滿了上邊的幾種人。但是，屬於最繁華的街道，現在却死沉沉的躺着；佔在另一層社會地位的人們這時才開始睡眠。

隨了人流踱進辦公室。這座辦公室除去偶然的有一兩件小事之外；幾乎長久都是清閑，成爲無「公」可「辦。」

白色的牆壁，白色的窗帘。看，都不許看到院子外邊，整天不能離開這房間。模範的監獄，可也像醫院的病房。然而，養不了病，呆坐在椅子上一天十小時，還坐不出肺病來嗎！沒有工作，更加苦惱！

整天的清閑，使幾個同屋的人，都害了歇斯底里：從早起便可不時的聽見這些人們在唉聲吁氣，伸懶腰，吸牙縫；煩躁，焦急，鬱悶，無聊，一切神經衰弱的徵象，充滿了這丈把大的房間。不然，就是伏在辦公桌上枕了曲肱睡眠。下午的情形，就更不用提；有的拼三四張椅子，將「公事」捲成捲，做枕頭。呼嚕，呼嚕的鼾聲，像小薄刀子劃破沉靜空氣的紙。

房間裏總共五個人，各人有個人的心事：

A君自己生病，孩子生病，纏綿着總不見痊好，讀書找不到好學校。他積壓下多年的憤慨，變做牢騷；他能用極尖刻的言詞諷刺每天所發生的大小事件。

B君在進行求愛上，新近遭一個生性高傲的師範學生所拒絕、想盡了方法來挽回這件事。然而，半點效果都沒有。

C君將一個實分不相當的一個小女孩子肚皮弄大了，再瞞不住人的眼，臨近生產了，他成天摔着眉思索解決的辦法。

D君一心一意在租界的旅館的高樓中訪求他的「茶花女，」費去若干的心力，進了無數的「實，」祇換得幾個「豬貓」的封號。今天劃了「到」就開始埋怨自已，昨晚不該爲往「老五」那裏去，竟將截止昨晚開演的影片「慾燄」(Ecstasy)錯過了，眞是件損失。他還問旁人：「是眞肉感嗎？那裏露着嗎？」

E君有老婆，有孩子；而且老婆病得要死。生活是「前頓飯不接後頓，」他却日夜窩在一處「暗家子」裏泡。「怎麼辦呢？怎麼辦呢？編變法！編變法！」他常是這樣的對自已叫着。他的目的祇是錢不够用，在這回事間不論是一角錢或是十幾個銅板，他都向人張過嘴討借過；而且也有時遭過拒絕。但是却不能不想辦法去「報效」那「相好。」因爲那女人和她的四個大孩子，都是依賴

了他才能吃飯。

另外還有一個聽差，他和E君是一對「老搭檔，」他慣會講些輕鬆而令人發笑的話。每天將要散班時的那幕戲，總是他倆的「對口相聲。」

除去聽差，都沒有高興的事，自然空氣也被感染得憂鬱而且沉悶了。

照例，早點吃過，報紙看完，便是講閑話磕牙齒的時間。話頭的引起，向來是神經質的，說不定會從什麼事件上開始。可是結流，永遠也離不開女人。

今天，A君看着報又發牢騷：「計劃，永遠是計劃，沒有完的計劃！」

「是呵，」B君接了下去，「咱們是狠說不做，人家卻是狠做不說。」

接着又是沉默。

不久，A君又發言：「限制人的名號辦法並不澈底，依我，不如採取運動員編號制度。」

「那樣也可以使服裝統一了，」C君說：「免得再惹大人先生們費心思來取締奇裝異服。」

隨後D君又談到：「大人先生們的權利，卻達不到自已的姨太太和小姐身上。」

「這嚴厲限制旁人，正是要使自已的太太小姐潛移默化！」B君說。

「可是，」A君又說：「女人光大腿不穿襪子，對於走私的稽查，不也可以省一番手續嗎？」

由此，便談到女人，人們的臉上都光亮起來；尤其是C君和D君，話也格外多了起來。雖然所談到的都是每天已講過的那些舊話，可是每逢溫習一遍，卻從不減少令人興奮的程度。最初是雙關着很巧妙的講男人與女人間的關係，漸漸的便明顯的說了；最後C君更能過分的「撒村」說些聽了都令人紅臉的野話。

吃過午飯，人們的精神更顯得疲乏。風刮得很大，窗門都碰得極響，可是屋內空氣仍舊很沉悶：有的瞌睡，有的無聊着翻動早晨已經看過的報紙，有的發愁想心事，有的看小說。日子像年一般的長久。

偶然，有人也會平空提出一兩個小問題，有時有人回答；但大多數的時候是使問話風化在沉默的空氣裏。

漸漸的又閑談起來，從一切的經濟，政治，自然科學，都會歸纏到女人身上。像上午一般的消磨了時間。

臨了，E君和那聽差一人一句的談那「花瓶」的做作的華騷。

六點到了，够了E君稱做「放茅」的時候，人們像圈子裏的牛羊羣，湧出那巍然的大門。猛烈的狂風吹散了一天的煩悶。可是另一個念頭，很快的便搭在心上：「總算又混過一天，明天如何？還

不敢保能不能再整坐一天。」何況還各有難撥的牛犄角又擺在眼前；家庭也是一座牢獄！

這就是職業，這也就是生活！正如克魯泡特金所說：「各人的個性，都在這個機關中完全消失，而為官僚的奴性所代替。」

# 中學生日記

大戈（天津）

昨日受刺激太甚了，晚上總睡不着，腦海裏像暴風雨下的大洋，滔浪澎湃，反來復去的，想着生存和滅亡的兩條路。不知甚麼時候入夢了，像是李先生給講南宋的歷史，漢奸秦檜總一心一意的陷害岳飛；同學們都氣忿忿的坐着聽着……不知怎的，我忽變成一個逃亡者，後面一位×軍雄糾糾的，持槍追逼着；跑得眞快，逃着追着，像是由華北經華中華南，直繞到四川。最後轟的一聲，自己覺得模糊了。又像是人聲擾嚷，吵鬧不休。這時，兩眼惺忪，慢慢的睜目四看，屋內暗光，老李已經起身走出；瓦雀吱吱喳喳，表彰自己的勤奮；玻璃窗外，滿天愁雲，蒼白慘淡。轉念間，知道老李的關門聲和雀噪聲，給我佈成了最後的夢境。

第一二時公民，伍先生一進教室，就瞧見黑板上的兩行白字，「請先生談華北時局！」「本校為何訂閱盛京日報？」他暫時沉默着，收拾講義和點名冊。同學們的精神緊張着，正坐注視的期待答覆。實際上同學們都知道訂盛京日報的事情，不過故意給先生難題。昨天下午四點鐘時，一個矮子同一個漢奸，來強迫學校訂盛京日報，起了一度爭執。學校當局怕惹是非，就遵命照辦了。同學們知道了這件事，都摩掌頓足，覺得準亡國奴的滋味已經太毒辣太難受。煩悶了一夜，要在伍先生身上發洩發洩。伍先生沉默了剎那，苦笑着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還是研究咱們的法律學，只要大家奉公守法，中國就有強的一天……」我肚子幾乎被氣破，「漢奸！你是中國人不是？」我不能自制的吐出口來，惜乎聲音不大，沒有被他聽見；同學們你一言，我一句的譏諷着誚笑着。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便紅着臉笑說：「學校訂報是不得已的事。就市政府說罷，派訂一份，反抗不訂，結果訂了六十份，才沒有出是非！誰叫我們國弱啦！只有好好受氣！現在華北正趕修鐵路公路的交通網，各重要城市和鐵路沿線上，有四五萬×軍，華北是完了！是沒有辦法的！你們有辦法嗎？咱們一同做去！」這是國難教育中的高中教師所說的話！這時校長來查堂，伍先生得意的講起法律來。同學們按着忿氣，只是瞪圓了眼睛直視着地板。

上「課間操」時，天空裏嗡嗡的來了兩隻紅眼的飛機，從東向西北飛去，留到我的腦膜上兩個黑影，都都轟……，斷斷續續的×軍打靶聲，從北寧路外傳來，擊碎了每個偷安懦弱的死心！

飯廳前的揭示牌上，貼滿了油印的宣言和傳單，下面一堆人擁擠的看着，那是學聯的緊急宣言和救國工作的方針……敵人以「親善」「提攜」為招牌，以「自治」「防共」為煙幕，以「增

兵華北」爲手段，這樣，華北便無聲無嗅的滅亡了；負救亡先鋒的學生，應該起來揭穿×帝國主義及漢奸的陰謀的，所以學聯便決定了現在爲宣傳週來喚起民衆聯絡民衆，來共同救亡。宣傳的方法，對校外有近郊宣傳及市內的飛躍宣傳等。預備爆發一個偉大的自主的民族解放戰爭，來救我們的華北！救我們的中國！

下午課餘給民衆小學三四年級教授算術，就×增加華北駐軍，×租界修秘密工程暗殺華工，及東北四省華北五省的面積。……撰了五題。小朋友們都氣冲冲的怒目擦拳恨罵敵人。哈哈中國亡的了嗎？只看這些活潑純潔的愛國候補者，就亡不了！

## 直沽碼頭上

吳　江（天津）

雨後新晴的黃昏。

落日射出微弱的光芒，海河的水更顯出死人臉般的慘黃；河邊停着三五隻輪船，太陽旂在高桅上飄蕩着。黃濁的浪花輕拍着兩岸，無數的帆船水蛀似的在河心行駛着。碼頭旁站立着十數個警察，三三五五的行人經過他們身旁走向擺渡去。

「你老好，這幾天眞辛苦啊！日夜都要你們守在這兒，怎麼，今天又撈着幾個？」一個行人向一位警察打起招呼問着。

「啊，是……他媽的，這幾天來狗骨頭不曉得怎麼這樣多，每天都有！今天又撈起了十四架……」山東大漢的警察紅着臉滔滔地說着。

「這幾天，總共撈的究有多少？你老！」

「他媽的，光我們這兒就撈了三百多架，總共，總共就不知有多少了。」

「這許多！你老，這倒是嗎原故？」另一個老年的鄉人聽得頗感驚異的從旁邊插嘴了。

這時碼頭上的行人聚集了十多個，都圍着警察們聽他們講話，一個個的面部都表現出十分驚異的神色。

「嗎原故！你這嗎原故？起初只發現三五個，都以爲是抽白面的，後來越發現越多了，檢查一個個就是二三十歲的小夥兒，那像抽白面的？」

「那麼，一定是讓人暗殺的啊！」一個禿着頭的矮子不等那警察說完便强着說了。

「他媽的，殺了的就好辦啦！無奈他們身上怎麼也找不出一些兒傷痕！」

「啊，那才怪！」旁邊聽的人都驚異的同聲的叫着。

過渡的行人漸漸集多了，團團地把十幾個警察圍着，一個矮個兒的警察見着行人越集越多，覺得不大那個，便揮起手中的木棒喝着要他們走開。

「不早了，快過渡吧，不要亂嚷了。」

行人中有幾個慢慢地走開了，但大多數還是立着不動。

「你老倒底是嗎緣故?」一個行人很性急的又問那開首說話的警察。

那警察望了望他，沒有回答。

「他嗎的那眞怪哩！這投的也不會有這許多，何況天天都有，還是從來沒有的事……」一位赤着臂膊的行人爭先的說了。

「誰知道呢，抽白面的也不會有這許多去尋死。」那紅着臉的警察不自禁的又說了。

行人們集合的更多了，那矮個兒的警察越發惱怒起來，揮起木棒大聲叫了：

「快走開！不然我就要打。」

行人們好似失掉寶貝般的戀戀不捨的離開了碼頭，不少的行人還回着頭向警察們望着。

片片的暮紅慢慢地消逝了，暮色漸漸地籠罩了下來。工廠的煙突狂暴的發出放工的信號，數千百的男女工人，好似浪濤般的從鐵門中奔了出來，紛擾中夾着一片雜亂的叫聲。這時候碼頭上的人集了一大堆，都是放了工爭着渡河的。

渡口只有一隻船，數百的人羣都爭着往上跳，但每次卻超不了四十位，於是一片雜亂的爭吵聲飄浮在空中了。撈屍的警察便不能不臨時負起維持渡口的責任。

「快撈人啦！快撈人啦！……」忽然人羣中起了狂叫。

滾滾地黃濁的浪濤捲了幾具屍體由上面流了下來。觀衆們感着十分的驚異，都高聲低語的叫着，而警察們卻見慣了，不慌不忙的跳上了船頭，舉起有鐵鈎的竿子，對準着那飄來的屍體一搭便鈎着了。

暮色蒼茫下的河岸上，密密地擁擠着一大堆人。地上橫陳着三具水淋淋地僵硬的屍體，男人們擁擠着爭着看，女人們也爭着看；但一發現那屍體是赤條條時，便掩着面跑開了。

那些屍體看來大約都是年紀在三十上下的粗黑大漢，身上雖是消瘦，但一看便知是有些蠻力氣的；面部是鼓一般的膨脹着，面部非常粗黑，絕不像個癆瘦的樣子。

「身上是不有傷呢？」一位警官衝進人羣問了，手中拿着薄子。接着便有幾位警察翻來覆去的看那些屍體，結果，沒發現一些兒傷痕。

人羣中發出紛紛的議論。

「啊，劉八，那個有小鬍子的，很有些像王老二呀！」一位穿着布衣的工人向他身旁一位同伴說着面部現出十分驚異的樣子。

「我看也有些像，不過不敢斷定，王老二是一位好人呀！去年冬天他離開我們廠後，便失了業，這次××人在這個招工，他便被招到××去了。我想他不會尋死，他又不抽煙，又不賭錢，他還有老婆女兒在永昌做工啊！……噢，忘記了，他老婆剛才還在這兒啊……

……」

「眞的嗎？你快找她來認認！我想一定是他了，爲的他嘴角上那粒黑痣，我是不會認錯的。」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工狼狽的衝進了人羣，奔到那屍體前仔細看了一會便如一隻臨屠的母猪般不顧一切的拚命的號叫起來，人羣立時騷動了。

初更的風，應當是淸幽的，但海河岸的風却夾雜着濃重的血腥的臭味，死人的臭味！

夜來了，海河的水嗚咽的滾滾地流着，在陰慘慘的月色下發着血腥的臭味，大輪船上的旂依舊在高空中驕傲的飄舞着。

## 車站上

章元濟（天津）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北平開來的特別快車長蛇般的捲進了天津東站，三等第二節車正正地停在第二月台下面。

男人女人小孩脚夫小販兵……各色各樣的人。手提箱，柳條包，水菓簍……許多的東西都從兩頭的小車門中擠了出來。小孩的哭聲，脚夫的論價聲，火車頭的噴氣聲……糟雜地打破了午夜的寂靜。

隨着人和物的擠出，我這三等第二節車中的一個旅客，提着皮包，照相盒，左臂上搭着毛線毯，踉蹌地走出車廂，站在月台下面，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氣。被車中熱空氣昏迷了的頭腦，立刻清醒過來。

在黯淡燈光下的月台鐵椅上，我默坐着等靑來接。時間不留人地過去，站台上的客人，行李隨着車的駛去，陸續地消失。但是我急等着的靑却始終沒有來。

到護路警察排隊出站的時候，才瞥見一個瘦長的黑影子，慌忙的從站外跑進來。我急忙站了起來。

他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氣喘喘的說道：「實在對不起，來晚了……不過……那邊××租界又戒嚴了。」

「什麼事？」我驚奇的問道。

「還不是走私。」

「嘿！走私也値得戒嚴？」

「怎麼不是親善嗎？人家還有機關槍護送呢！」

「……………」

「你看」靑顫抖着聲音指給我看「那邊第三月台下一大堆不是嗎？」

的確，讓他一說，我才看到那燈光下的小山堆。

「走吧！」他拿起我的皮包四下看了一看，提醒我，「時候不早了，再等一會兒電車就要沒有了。」

跟着他出了冷靜的站台，踏上藍牌電車，我們開始駛赴靑住

的××報館。車過特別三區轉灣的地方，突然停止了。從車窗望出去，黑暗中一長排的貨車，明晃晃的槍刺，在電車燈光前顯露了出來。牲口擊笨重的鐵皮車輪聲，惡心地刺激到我的耳中。我回頭看了看，看他正望着我苦笑呢！

## 這一日走的私貨

宋無爲（天津）

走私在華北已渡過公開的秘密的期間，而走入公開的公開了，他們的來源是北寧路東端南海的幾個車站，天津是他們的大銷場，更是他們的大轉口。由天津再另裝運到平綏平漢津浦隴海膠濟各路，再由各路而侵入農村。他們有組織，有系統，更有强而有力者在他們身後保鏢，每天運入運出的額數非常的大，價值早已統計不清，影響國稅的收入，影響國內工商業，成爲當前的嚴重問題。在五月二十一日他們運入天津東站的私貨共有三十火車，總重九三、〇〇〇公斤，由天津東站運出的私貨共有三十九車，總重一一二、〇〇〇公斤，現在列表來表明他們的成績：

一、運入：

| 來處 | 貨名 | 用車 | 重量（公斤） |
|---|---|---|---|
| 秦皇島 | 白糖 | 四 | 一三、〇〇〇 |
| | 煤油 | 二 | 七、〇〇〇 |
| 南大寺 | 白糖 | 九 | 二九、〇〇〇 |
| | 人造絲 | 一 | 三、〇〇〇 |
| 留守營 | 白糖 | 十一 | 三五、〇〇〇 |
| 昌黎 | 白糖 | 三 | 六、〇〇〇 |
| 總計 | 白糖 | 二七 | 八三、〇〇〇 |
| | 煤油 | 二 | 七、〇〇〇 |
| | 人造絲 | 一 | 三、〇〇〇 |

二、運出：

| 路別 | 站名 | 貨名 | 車數 | 重量（公斤） |
|---|---|---|---|---|
| 北寧 | 北平 | 白糖 | 二 | 六、〇〇〇 |
| 津浦 | 濟南 | 白糖 | 四 | 一三、〇〇〇 |
| 津浦 | 泊頭鎮 | 白糖 | 五 | 一三、〇〇〇 |
| 津浦 | 蚌埠 | 白糖 | 四 | 一一、〇〇〇 |
| 津浦 | 棗莊 | 白糖 | 一 | 四、〇〇〇 |
| 津浦 | 桑園 | 白糖 | 一 | 四、〇〇〇 |
| 平綏 | 綏遠 | 白糖 | 一 | 三、〇〇〇 |
| 平綏 | 沙河 | 白糖 | 一 | 二、〇〇〇 |
| 平綏 | 太原 | 人造絲 | 一 | 一、五〇〇 |
| 平綏 | 大同 | 人造絲 | 一 | 一、五〇〇 |
| 平綏 | 包頭 | 人造絲 | 一 | 三、〇〇〇 |
| 平綏 | 包頭 | 白糖 | 四 | 一二、〇〇〇 |
| 平漢 | 邯鄲 | 白糖 | 一 | 四、〇〇〇 |
| 平漢 | 郾城 | 白糖 | 四 | 一〇、〇〇〇 |
| 平漢 | 順德 | 白糖 | 二 | 八、〇〇〇 |

| 平漢 | 石家莊 | 白糖 | 一 | 二、〇〇〇 |
|---|---|---|---|---|
| 平漢 | 橡次 | 白糖 | 一 | 四、〇〇〇 |
| 隴海 | 西安 | 白糖 | 一 | 二、〇〇〇 |
| 隴海 | 許昌 | 白糖 | 二 | 六、〇〇〇 |
| 隴海 | 七里村 | 白糖 | 一 | 三、〇〇〇 |
| | 總計 | 白糖 | 三六 | 一〇六、〇〇〇 |
| | | 人造絲 | 三 | 六、〇〇〇 |

# 天津各報小說的分類

念祖

本文所涉及的津市各報，有大公、益世、庸、商報；以及商報每日畫刊、午報、平報、中南報等數種。各報所載小說共計二十篇，屬於社會小說的九篇，俠義小說的八篇，歷史掌故小說的三篇。現把各小說題目和章回列出如下：

（一）屬於社會小說的：

甲　生還　大公報，鬼公著。

乙　桃李門牆　庸報，李薰風著。

香火晴佛掌同君一拜

丙　春水紅霞　商報，劉雲若著。

春光播鳳苑有女雙棲

歌舞換金錢舌劍唇槍分贓聚議

鶯花遮錦瀲波光鴛影麗事移情

丁　紅杏出牆記　商報每日畫刊，前人。

鳳花匯夢驚來燕去蝶遊枝

鸞鳳換巢雲破月來花弄影

戊　掌股艷刼　午報，戴愚盦著。

喜宴鬧新居姊妹花開兄弟樂

病深歸故宅師徒歡積友生情

己　鬼混春秋　午報，甄相伯著。

一頂綠巾壓煞直性漢

兩行熱淚逼走癡情人

庚　狗肉外史　午報，屠喻著。

假仗義乘難奪弱女

真痴心抱恨殉情郎

辛　魂不在　平報。

攜爵拗蓮心酸銀鈿燭

歸裝還扇魂墮歌紅塵

壬　女兒經　中南報，哲香編。

（二）屬於俠義小說的：

甲　逸俠奇蹤　益世報，蔭狐著。

手段高強聊施游戲

心胸闊大暫解寃讎

乙 海國孤忠記 庸報半月居士著。

朱九姑陣前斬鱷產子

紅毛番海上縛石沉舟

丙 龍鳳雙俠 午報長白散人著。

入寐鳴深冤揭穿命案

登堂訴往事檢驗屍身

丁 鹿洲外傳 午報牛杰森著。

青螺城三俠劫獄犯

黑樹林一鬼朝閻王

戊 鐵板銅琵錄 平報。

撲朔迷離女崑崙初顯身手

希奇古怪老官僚全無心肝

己 明清劍俠傳 平報。

謁明師英雄重學藝

恩報友讐子三盜刀

庚 俠義圖 中南報逸如編。

辛 奇俠傳 中南報怡俠編。

（三）屬於歷史掌故小說的：

甲 明湖影 益世報灌纓著。

豪士戲貪官一場喜劇從頭演

優缺成畫餅八千長路等誰來

乙 河東水西 午報大梁酒徒著。

公子豪華鬪蟋蟀爭雄鵪鶉店

掐棍強橫鎖陽台攔霸桃花菴

丙 僧王平捻記 平報。

千里走明駝蒙王奮勇

三更飛孤雁寡婦殉情

# 第九編

河北　察哈爾　綏遠

## 永不能忘記的一晚

小荻(河北保定)

在北方，春總是遲遲的到來；她一來，就是一個中年婦人的風韻。柳絮雖已撲到每一角落，春寒料峭還沒有去。天，老是沈着臉。綠樹蔭裏綺着細毛毛雨。人們過着平板的日子，成天個呷不出是什麼味道，身上覺不到半星兒閒散，吃了晚飯，賭氣的往各處走，一拐彎，逢見了老蕭。

「我說老蕭，咱們往南轉轉去。」

「好吧！反正咱們不拿課本子死刻。」

我左手搭着他的肩頭子，右手揑着他的右手，他的手挺涼。

「老蕭，你這個子多麼高，我準趕不上你。」我翹起脚尖同他比。

「嘿！傻大個有什麼用，豆芽長的房簷高，還是菜貨。」

「哈哈，老蕭你真……」我蹲在水邊，瞧着浪頭濺進高牆裏頭來。一個飛絮一忽兒被打入水底，柳葉激的打旋。我聯想到黃水的厲害，問老蕭：「你們那裏的黃河還作怪不？」

「別提啦，眞糟糕，三年沒打一粒粮食。咱還巴結着上學哩！」

老蕭的臉越黃了，顴骨高高的，腮幫子往裏窪着，兩眼望着天。

我們又談了許多事，讀的書哇，感想啦，互相勉勵着，最後鄭重的警告着「處處小心。」我們理智上距離愈近了。

受着鐘聲的支配，鑽進屋去，再鑽出來。

老蕭那兒去了？在九點鐘，夫役把他請了去。英文本子還放在桌子上；將睡覺了，還不見他。

麻子進來，駝着個窄胸，兩眉間鎖起個疙瘩，別人圍着他，拿着担心的眼光盯着那厚嘴唇，沈默代替了問：——「怎麼回事？」

「××司令部把老蕭逮去了，光知道是公安犯，臨走時也沒穿個襪子；」他沈着苦悶的臉，啞着嗓音低低的說了，眼光掃着大家：「這事，校方決不沉勁，總有個勒索麻煩！」

麻子嘆氣，大家也嘆氣，心底一股無名火在燃燒。

又一陣鐘聲，再把人們關進被窩。

「小荻，留心哪！這環境，好與老蕭在一堆的，都該小心。夜裏我們起來偷着把書藏起來，我想準有回大檢査，聽見了吧！要冷靜，別先悲哀。」

電燈熄了，麻子附着我的耳朵，顫着聲兒叨叨了這些話，隨即他也鑽進被窩。

舍監査號來，大家在被窩裏亂咳嗽着；我睜着眼望見光了的牆角裏老蕭那個光板牀，心裏跳了。

## 窗外隨錄

田曌(河北保定)

因病，所以今天還得死睏在這個斗大的病室裏；那麼關於今

天所肥的，當然是在這個病室的後窗外所見的聽的一切了間或有自己的一點感想。

病室的後窗外，緊貼着的便是一道護城河；河的兩旁每隔十幾步便有一棵蒼翠強勁的本地柳高出於屋頂之上；河的東岸是條新修的環城馬路，雖然完全爲黃土所砌成，但也覺得廣闊平坦，看行人那種怡然自樂的神態，想他們在鄉下實在摸不着這份福氣呵！

高高的城牆，筆直的站在離馬路有五十米的地方，面孔是陰沉的，頹廢的，也有點森嚴味兒；大概有兩個電線桿子那麼高，從那槍彈的痕跡上可以看出牠的歷史久遠來。

要是河中有水的日子，這河中是會有翠翠的鴨子出現的；漁夫更不難在河岸上找到。這樣看來，不是一個很清幽的談心之地嗎？

——只可惜老天自打春以來不曾落過半點雨，河是乾涸了，河底網羅了深深的足印，那是孩子們爲找藕而留下的痕跡。

太陽爬上了城牆垛，把那焦灼的無數火把，射到了死河裏，也射到了死樹光，也射到已死了心的行人頭上……

兩個被人看守着的女郎，面對着城牆吊嗓子，聲音有點嘶啞。在那已嘶啞的喊聲裏，我覺察出那隱藏着的哀痛與怨憤！可是這些不會爲行人所注意得到啊！個個是漠不關心的走過了，頂多心中也不過現一下這個念頭：——「賣唱的女人有啥稀罕？」你的心眼兒太死了，轉個彎，這樣想：「是她們自願賣唱嗎？」恐怕多麼硬心腸的人也要軟上半截了。

「隆！隆隆！……隆！……」是××的飛機飄來了，繞着城圈兒轉。

不知道是股甚麼勁兒，我一看見牠就生氣，恨不得一拳把牠打下來。可是馬路上的行人却仍嬉皮笑臉的看着玩，沒有半點憂戚的表情，我不覺滴下兩道熱淚來，不知是苦還是酸。

午飯剛吃過，一羣面黃肌瘦的孩子又來到河底挖尋藕，是那樣的辛力，真比前兩天運動會上的百米還加油，好像是挖掘着黃金，雖說汗是像雨一樣的往下滴，但誰也不肯歇息，好像是要比賽究竟誰挖的最多一樣。

一個黃衣警察飛來了，跳下車，便把那些窮孩子們趕走，把他們拾的那些白嫩的藕收集在一塊，綁成捆，笑着對那觀衆說：「又給老子預備好了幾頓菜。」

跳上車，一溜煙似的消失了。

從下午三點鐘起天颳風，柳枝兒不住往下掉，一個老人也不住的彎下身去拾，不一會拾了一大抱，別看這是件小事，機會利用得多麼高妙啊！

不知爲甚麼，太陽銜山時，河裏又放下水來。

未睡前，我的心中很害怕，怕因牠有了水，而有人要利用牠來自殺、不是嗎？我的窗前就會經淹死過一個女人，今天也眞沒準。

我帶着那恐怖的陰影，入夢了。

## 五月二十一日

葉 如（河北保定）

這一天過的太平凡了。似乎沒有寫出的必要。但是，在這五六年來，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一天又有奇蹟呢？也許正靠這種平凡的情形，才可以表示出這個社會的橫斷面的一個細胞吧！

自己的職業是中學國文教員，這天大半日的時間，都在講堂上過的。上午八至十時，教授國文略讀，用愛的教育作讀本。正趕上讀到「少年鼓手」一節。敘述意奧戰爭時，一位意大利的少年鼓手，拚命的傳令的故事。學生們的意氣非常興奮，好像能得着這樣的一個機會，自己去試一試才好。尤其是在這華北嚴重時局之下，青年們的熱血早已都沸騰起來了，他們企望着一個爲民族流血的機會。

下午一至三時是作文鐘點，出了一個「我們的先生」的題目；練習描寫和敘述。依照平日習慣，當堂要作齊兩點鐘一定要交卷的。這次也是如此。

下課以後，到教員預備室閱報，見報上登載的中美購銀協定的消息，和孔財長的宣言；對於貨幣問題，雖然自己也曾研究過一些，但是對於這次的新貨幣政策，却有很多的疑問。所謂通貨管理，與通貨膨脹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現在中國的貨幣是虛金本位，還是銀本位，還是複本位呢？把這些問題，向着看報的一位同事譚先生說出，我們一同加以討論。正在這個時候，旁邊的一位同事，不高興了，用了半諷刺半嘲笑的口吻唱着：「天下事，用不着爾等議論」的二簧腔。接着又說道：「嘰嘰咕咕，嘟喞喞！」嚇的我們只好閉口不談了，接着旁邊又是一陣冷冷的大笑。是的，國家的事，何用小教員操心呢，我們二人只好住了嘴。

正在閱報，忽然有人把桌子一拍：「什麼東西！漢奸！」他把天津的×報，往桌子上一摔，指着上面一段文字，叫大家看。果然是道地的漢奸口調。「我們向事務處建議，停止訂閱天津×報，大家贊成不贊成？」「贊成！贊成！」一片的回答聲。在吃晚飯的時候，大家便向事務員提出了這個建議。

晚飯之後，同事趙君，韓君，宋君，都到了我的屋子內，觀看我才買的一部商務書館的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他們都認爲用新聞紙印，總不如用洋宣或道林紙，足以耐久。大家散後，我自己到浴室沐浴。沐浴之後，爲本地振民日報撰社論一篇，題爲「國聯之沒落」，約五百字。這是一年來我每日工作的工作之一。我以爲國聯之日趨沒落，縮小無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麼今後的世界各國，只有向最後一拚的路子去了！在十點鐘打過之後，這個平凡的五月廿一日的工作，便算完結了。

## 那一天

光 和（河北保定）

拖着一個夢尾巴醒了來。夢見當了教員，又收到了某大雜誌社的特約撰稿的信。布穀一邊叫，一邊飛，叫着叫着飛遠了。合着眼聽了這淸脆的叫聲，怪興奮起來了。扣着扣子開了門，原來夜裏下了一陣雨，地面壓，破鍋裏才出水的荷葉上有兩粒銀色的水珠。水，也怪淸亮了，昨天還是柴葉曝埃，挺髒的。天，晴得好，生在猪圈裏的那棵棗樹尖上的葉子忽攸忽攸地跳的挺舒服。

來回走着，做了幾十次的深呼吸。這窄院落裏，猪圈，鷄窩，牛棚，和人住的屋子，都擁擠在一起，可是空氣依然這麼新鮮；眞是的，五月的田園！

長工大興開了牛棚的門，揉擦着眼，又去希里華拉地開了大門，拿起掃帚掃院子。大興是山東人，不定怎麼跟他娘流落在這裏。他今年十八，算是「小做活的」，一年十三塊錢。聽說十三塊錢不算少。耕地，割草，挑水，喂牛，燒火幫灶，都幹。昨天「歇晌」的時候，他領着對門的長工到牛棚裏來玩，他說：「輕易你不肯到我這公館裏來，你怕房頂掉下來砸死你！」可是每逢吃飯，我見他盤腿臥腳地坐在床上，吃着莜面餅裏小葱，很自在。牛，也就在床頭裏咕吱咕吱地吃草。並不因爲房已經像沒人扶保的癱子而沉不住氣。

早飯後，運隆先生來看我。早就聽說，他把十二歲的兒子從初級小學四年級的坐位上叫到家裏去，打算給他講四書，再閑看點三國列國之類；可是兒子總愛插烏籠；有時就演「過五關」，眞槍眞刀，前天差一點兒沒挑破鄰家孩子底眼皮。運隆先生底大千金在炕上爬着炕桌抄了半年李恕古註的易經，現在病了，聽說已經不抄。他有他底哲學，他有他底信條：他說天下之亂是他父親臨終時早已預言過的。現在讓兒女退學，說是在家學服苦；再則，聖學或有復興之一日，念點經書預備着。不過兒女們怕是還不怎麼懂事兒，昨天不定怎麼，運隆先生扛着大棍子爬上房去，把一棵香椿打了個希裏花拉。

今天，他來了，高聲大嗓地講他底時事觀，講他底亡國對策，不曾講他扛了棍子打香椿的事。他，九點來，十一點才走。送他出門回來，我打了個長長的哈欠，覺得這三個鐘頭過得不容易。

吃午飯的時候，只有妻一個人坐在對面（我是住在妻底娘家的，）她告訴我：「娘，上道去了。」因爲我呆呆地發怔，她便解釋說：道，是老師道。「上道」猶如「做禮拜，」到道房裏跪香，領功。她說領功就是祈求「老天爺，老師父」免災降福。於是她催我吃飯，說：「詳細的，我不知道，那邊有道書！」

放下飯盌，妻把炕頭放着的三本賬簿扔給我。第一本皮上寫着「銀錢流水賬。民國三年八月——」月字以下，撕了去，看不清。揭開，是手抄的道訣，歪七倒八一大本。第二本，滿滿的；第三本，也只有最後的四五頁空白着。太多，看也看不完。妻說：「看不懂吧？」一說不懂，泄氣；懂，根本沒有求懂的熱勁兒。約略知道這是以明末淸初的一位紫陽眞人爲祖師的道門，原起於山東，河北，河南交界的地方。是一種混合，淡薄化了的宗教。

午後去拜訪一位鄉紳，說是到那里去，對勁兒可以碰見好幾個應該見一見的人，因爲那裏是牌局。

一進門，沒有別人，就有要拜訪的主人。他給我倒上茶，笑着說：「等着吧！十分鐘內給你一個全來到。」

說着，進來了他底二少爺，笑着挽起袖子把方桌掉角兒挪開。隨後，來了另一位老者和一位挺俊氣的年青人。嘩拉拉，麻雀牌倒出來。這時又進來了一位不怎麼帶紳氣兒的老年人。幾個人半推半就的，四人上場，一人候補。

在寂靜中，骨牌打着桌面，又進來了一位面團團腹便便的富家翁。一陣哄笑，又是寂靜。外邊，起風了，小麻雀們啾唧喳唧地商量什麼事。

兩位候補談起來。本村抓走的白面販，昨天鄰村打死的土匪，前幾天的一木棍打碎兩個腦袋的姦殺案……他們家常便飯似地談着。桌上的人，也間或插嘴；不過俊氣人兒可一心專意地看着牌，——聽說許多姑娘們跟他很不錯。

一個穿黑色制服的小孩子跳進來。

「幾歲了？」

「七歲。」

「幾年級？」

「一年級。」

「這裏的學堂好，還是禹縣的學堂好？」

「禹縣的，禹縣的不如郟縣的。郟縣的有大高台，下雨，溝裏往外流水。早晨我們見老師問：老師你早？——」

「老師呢？」

「老師說，小朋友，你早！晌午，我們問：老師，你吃飽了？」

「還記得河南說話的口音麼？」

歪着頭，怔了怔，扭轉身去，站在二伯底旁邊，瞪着眼看排着隊的麻雀牌一個個地被拆開來。

進來另一個孩子，高點兒，是哥哥。在屋裏張望了一圈兒，把胳臂繞着弟弟底脖子，也靜靜地立在那裏，圓睜着眼。

我辭了出來。風，括大了，昏天暗地的。

## 寫畫

王犀民（河北定縣）

「報國欲死無戰場，」看到這末一句的結語，我覺得有點兒洩氣，雖然這句話從趙老頭兒嘴裏說出來，原是十分沉痛的。

究竟寫不寫這一首呢？我犯了嘀咕。我想，索性再看一遍吧；題目是：隴頭水，一直看下去，是：

隴頭十月天飛霜，
壯士夜枕綠沈鎗，
臥聞隴水思故鄉，
三更起坐淚數行。

我語壯士「勉自強！
男兒墮地志四方，
裹屍馬革固其常，
豈若婦女不下堂！」
生逢和親最可傷，
歲輦金絮輸胡羌。
夜視太白收光芒，
報國欲死無戰場！

詩是看完了，但仍然不能決定取捨。我向來就是這樣，每逢給人家寫畫，正式的需筆揮毫，倒不怎麼費事，偏是找寫的材料，往往花去很多的時間，不是字數的多寡跟紙張的大小趁不上，便是內容不合自己的脾胃；東找西翻，也許一兩個鐘頭過去了，還是毫無結果；但等到材料找妥之後，五分鐘內，便可寫成；這幾乎成了習慣了。

兩個月前，朋友來信，說要一張字畫。一向沒有提筆，心裏老像是欠了人家一筆債。拖來拖去，拖到今天——五月二十一，也還沒有動筆的意思。老實說，今天我並沒有預定的工作；不過我卻聚精會神的等着，等着一件動人的事件，在眼前發生，好拿來貢獻給「中國的一日」的讀者，讓他們看看中國的這一個角落（定縣的鄉村）裏，在今天是個什麼樣子。然而，等了半天，風平浪靜，這一個小小的鄉村，並沒有發生什麼事。走到村外，遍地是麥子，已經出穗了，在陽光下，顯得分外的綠。有的田裏，卻種了棉花，秧子還不甚高。看見棉花秧子，我即刻想到一包一包的棉花，想到天津的棉花市，想到操縱行情的大連棉商，想到東京的主顧，想到牠們將來會變成炸藥……低下頭再看看牠們，不但這些小小的植物，不會知道牠自己將來的運命，連牠們的主人也不知道這些事。走到村子裏，張家祠堂還在動着工，張家是本村的大戶，他們在家祠的前邊，新建了一座五間大的房子，像是一個禮堂，已經動了一個月的工，還沒有完成呢。此外，我再看不見別的了。村裏村外，平安無事，沒有法子，我只好仍舊回到自己的屋裏，找一點工作幹幹，於是，想到這一筆早就該還的債——寫字畫。於是，開始找材料。

朋友李公有一部劍南詩草，好，陸放翁是一位愛國詩人，就從這上邊找吧。翻來翻去，翻出了隴頭水，一直看下去，看到「報國欲死無戰場，」我躊躇了。我本想從這舊東西裏邊，找一點新的意義，想拿牠跟眼前的事實知合起來；然而不易，這末一句不論怎麼看牠，也不像現在重現的事實。可是前邊兩句，卻又怪有意思，比方說「和親，」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出嫁什麼公主之類的貴人，然而「提攜」「親善，」不是嚷得十分起勁兒麼？又如「輦金輸胡，」那簡直就等於逐年償付的賠款。不過，如今的「胡」還會把「金」拿回來，辦理文化事業，培植你的奴性，讓你死心塌地地爬着，永遠不想翻身。這樣遠大的眼光，比起古之「胡」來，眞可謂高明多多了。然而我們也不能就此小看了古之「胡；」比如僞立張邦[illegible]一

事，雖然明明是指派，却還要强迫廷臣簽名，表示這是你們自己要戴，與俺大金帝國毫無關係。又如立劉豫爲齊帝，使他對宋稱王，而對金稱臣，那是多麼活潑的一齣傀儡戲！這樣的戲，八百年後，又在東亞重演，你能說那不是抄襲麼？話說遠了，陸老頭兒詩裏並沒有提到這些事，我還是決定寫不寫吧。這一首隴頭水，雖然有的句子，怪有意思，然而有的句子，確乎扣不上，我只好割愛了。選來選去，決定寫金錯刀行：

黃金錯刀白玉裝，
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
提刀獨立顧八荒。
京華結交盡奇士，
意氣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冊恥無名，
一片丹心報天子。
爾來從軍天漢濱，
南山曉雪玉嶙峋，
嗚呼！楚雖三戶能亡秦；
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

寫完了，把上下款題上，再把圖章打上，全功告成。於是，坐下來，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自己想道也算一天的工作！我把末一句反覆地念着，由九個字縮到七個字，變成了「堂堂中國豈無人，」這時，奇怪得很，隴頭水的末一句忽然出現了，好像安排好的一句下文，再順口也沒有了，那是「報國欲死無戰場！」

廿五，五，廿一，於定縣

## 悲慘中的一幕喜劇

華英（河北定縣）

上午颳着大風，黃土遮蔽了天空，一切都現得昏暗，靜寂地等待狂風的摧殘騷擾。我是一個來北方不久的南方人，對於這種颳大風又夾落黃沙的悶人的天氣，還不習慣。爲着避免塵土，把紙糊的捲窗也放下來，屋子裏更顯得幽暗了，頭也有點暈暈的，又沒人聊天！怎麼辦？睡！是的，只有這個唯一的方法！

抨抨抨！抨手臂上感覺一陣酸痛，起來一看，原來是顧塢手執着米突尺站在床前；我又痛又氣，一句話也說不出的坐着；他輕輕的罵了一聲「懶東西！」拉了我就朝外跑。

一個破舊的小院落裏，擠滿了大人和小孩，都穿戴得還齊整；下邊角落裏擺着案板，幾個漢子在那裏嘀嘀噠噠底不知弄些什麼？看那情形多半兒是忙吃！一個慈祥的老人從東屋裏走出來，眉頭緊緊的皺着，似乎有深深的隱憂，看見了我們，嘴角上起了一絲微笑。

「張六爺！恭喜您老！」顧塢迎上去就是一拱手。

「唉！」六爺眉頭更皺得緊了，「還不是這麽一回事！」

「這樣很好，您老旣可了却一樁心事；就是木哥兒兩口子能在祖墳裏佔一塊好地，在地下，……也可以得一番安慰！」後面的話，韻塢說得太勉强了。

「唉！若是木哥兒還在，今天娶媳婦，一定要熱鬧些！」

……………………

木哥兒還在，……媳婦，……熱鬧！這些話說得太奇怪了！木哥兒死了還娶媳婦？那末，媳婦該是活的？看媳婦去！……

這種奇異的觀念發來，幾乎使我要破口驚吱；經過一番壓制，才鎭靜起來。再看韻塢時，他已經跟着六爺走出大門了；因爲好奇心的驅使，便緊緊的追隨他們。

到了一個墳地裏，他們停下來了。在許多人羣的中間，端正的放着兩幅棺材，幾個大漢正在用土遮蓋牠；人羣的左邊，擺着紙紮的人，屋，箱籠一類的東西。

「木哥兒的命還算是强，能娶這麽一個好鬼媳婦，不是還帶來許多嫁匳！」人羣中，一位老太太指着那些紙紮喃喃的說。

「可不是嗎！娘家還有人送親啊！」人羣中傳來的細小聲音。

「聽說這位大姑娘已經死了一年，當時因爲找不着主兒，祖墳裏又不叫埋，只得停起來現在才憑媒說給木哥兒！」一個壯漢說。

「我說，大嫂子！兒女的終身大事，還是早點定妥的好！要不，死了都沒處埋！」另一位老太太感嘆着說。

老天爺！我好像剛從悶葫蘆裏出來似的，一身都輕鬆了！原中這是一幕喜劇啊！只可惜是在悲慘中！

五月二十一於定縣西平朱谷村

# 悶人的天氣

笑庵（河北定縣）

午覺醒了的時候，已經是三點鐘左右了。

風從午前不到十一點的時候就颳起，一直沒有停；桌子上，臨睡覺才擦淨了的桌子上，又密密地敷上了一層黃土。

屋外邊聽不到別的聲音，只是「嗚……嗚……」的風在半空中吼，隔窗望過去，天空裏變成了黃色。——悶人的天氣！

坐在桌子前邊的椅子上，打算繼續編輯我們的急於要完成的「短期小學國語教學法」可是怎麽着也沉不下心去。

我扣上帽子冒了風去小學裏找李老師，打算和他借一本什麽小說看。

「喝，你眞用功！也不睡一覺？」他，李老師，正伏在桌子上，很細心地在寫什麽。但馬上放下筆，笑着站起來，很客氣地：

「藏當家❶請坐！」

「不客氣，不客氣。打攪你……」我說着走到他的桌邊，指着他未完成的工作：

「還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他一邊張羅着給我斟水，一邊說，「關於共黨問題志願書啊。——這名詞眞別扭。」他作着滑稽的表情，說着又給我遞過一支「小孩烟」（The Baby）來。我趕快站起來謝了他。

我坐下了，他也坐下了。彼此都點着了烟抽着。

我忘不了他剛才所說的那「別扭名詞。」問：

「關於什麼，共什麼黨，志什麼願書呢？」

「當家，你看！」他從桌子上攤開了一捲毛邊紙油印的東西：

「河北省定縣縣政府訓令！」

我看着他有把那一捲東西遞給我的意思，我趕緊地笑着說：

「我不要看那個東西呢。」

「當家，眞是！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一件事啊。——來，我給你唸唸聽。」

我還沒有向他表示願不願意聽的時候，他老先生先咳嗽了兩聲，接着就高聲朗誦起來：

「河北省定縣縣政府訓令教字第七一三號。令西平朱谷村初小學校。」

「案奉河北省教育廳本年四月十日第六二四號訓令，內開，案奉河北省政府廿五年三月廿七日，第二〇八七號訓令內開，案奉冀察政務委員會本年三月十六日，政字，第八七三號訓令內開，査近來共黨爲患，暴行邪說，相資爲用。知識份子，往往受其煽動，流入歧途。欲事遏止，必須仍由知識份子，辨別是非，堅定信仰。各地學校職員，負啟導思想責任，且均係公務人員，對於長官有服從之義務。——這是哪兒和哪兒吧？」李老師笑了，我也笑了。他又咳嗽了兩聲，繼續唸了下去：

「在此非常期內，尤宜本身作則，以爲學生倡率。其有信仰不定者，即應嚴行取締，設法廓清，庶幾師表既端，士習自正。茲特由本會製定關於共黨問題志願書式三種。甲種，備向來反共之人應用。乙種，備已入共黨曾經自首或擬自首之人應用。丙種，備身在共黨——」他唸到了這裏，我笑着接上了：「而心不在共黨之人應用」。

「別搗亂。」他也笑了。但又繼續了下去：

「——備身在共黨或不在黨而贊成共黨學說之人應用。……」

「這一種，可眞是……」

「別打岔，好好聽！」他把手裏的烟頭，扔在痰桶裏，還接着唸：

「——各種統行發交該府轉發教育廳，分別仿印，通飭各校教職員，一律限期依式自行塡寫，以明趨向，……」

「算啦，當家，休息一會不好嗎？」我眞有些不耐煩了。

「怎麼？你不喜歡聽了嗎？」

「我壓根兒就沒有喜歡聽啊。」

可是李老師似乎對於這種事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他在桌

子上翻出了一小張，也是油印的東西：

「你看看這一張吧」

面子事我把牠接過來。上邊是這樣印着：

「自奮反共志願如下（仿印時將下列六項概行空白）

一、打倒禍國殃民的共產黨

一、打倒出賣中華民族之共產黨

一、共產黨是人類的蟊賊

一、共產黨是社會的敗類

一、誓不加入共產黨不與共黨合作並不加入任何不立案的團體

一、違反前列各項願受最嚴厲之懲辦」

我看了一遍又遞給了李老師，並沒有說什麼。李老師接過去也看了一遍，慢慢地放在桌子上，也沒有說什麼。

外面的風似乎越颳越起勁；窗紙循了一定的節奏，忽緊忽慢地「塔塔」地響。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夜，於定縣西平朱谷村。

❶ 凡同姓的可以互相稱「當家」「當」讀去聲。

## 定縣的五月二十一日

趙水澄（河北）

「趙先生有工夫沒有？」

「甚麼事？」

「又來了一百多學生，正在大禮堂等您去介紹工作；您累了，不必多講，有半個鐘頭就行。」我在招待室裏給十餘位中外男女來賓剛介紹完工作，正走在秘書處的門前張世文兄笑着阻擋住我，從手裏掏出一張剛印好的參觀日程遞給我。

我躊躇了！此刻正預備上樓去辦公，最懸念學校也還有功課；說有工夫吧，眞有點兒對不起良心；要說沒有工夫，參觀人大遠的跑來，而且是青年學生，不理人家，對嗎？沒法子，只得說：「有工夫。」

世文兄點頭含笑走了。我站在院裏抬頭對着攬勝樓悵望了一下，又轉身往大禮堂而去。

站在禮堂的講台上、看見一大羣精神飽滿富有活力的青年人，一個個的臉上湧現着渴望吸收知識的樣子，興奮抓住了我的心，說的話如斷了線的珠子一個字緊接着一個字；講完整整三十七分鐘，出了禮堂還聽見他們的掌聲。

這時候狂風吹黃了天空，幾乎對面看不見人，上了樓覺得空氣十分的悶。走過席徵庸兄堵述初兄的辦公桌前，彼此點頭招呼。走到自己的辦公桌邊，看見桌上擺着一個黃紙夾子，打開夾子一看，原來是安和甫兄送來的農民報稿急待我修改文字的。可是這時候忙迫的心情壓不住口的乾渴，先拿茶杯倒一杯開水，水是那麼涼，心是那麼急，就一口氣喝完。

前兩張的談話，新聞，常識和文藝，都是本部同人的稿子，很好

改，我手不停寫的改完。後兩張農民來稿共九篇，選了選有兩篇不能用：一篇是勸人上小山廟去捨娃娃，這不能不說是迷信；一篇是勸人不要纏脚，材料太過了時，定縣現在十八九歲的大姑娘沒有一個是纏脚的。那可登的七篇細看有四篇短的：一篇是勸人快入傳習處；一篇是解釋合作社；一篇是滅除蒼蠅；又一篇是破除迷信。都可以表示青年農民的自覺，都是很合用的稿子，決定這一期先登。

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這幾年已經有了發表的志向，可是發表的工具尚未完全；他們和她們來稿用的字眞是千奇百怪：大的，小的，歪的，筆畫完全的漢字；通行於各地或本省獨有的俗字；還有同音字，別字或破體字；至於甚麼字也寫不成樣的就用注音符號來替代。總是幾個筆畫完全的字，夾着幾個注音符號；幾個注音符號，又夾着幾個筆畫不完全的字，讓人猛一看疑心是日本人投的稿。這四篇也是這樣，我便把寫不完全的字替改完全了；注音符號所代表的字，有的替翻成漢字，有的一仍其舊，寫錯了的注音符號也替改對了。本來，爲了示範起見，在前兩張本部同人的稿子上關於文字方面早已字斟句酌的了；農民的稿子，只要意思好能發表便得了，卻不必把他本來的面目完全改換過。假如有一天能够做到廢除漢字，完全用注音符號來發表，那不是理想中的好辦法嗎？我在改第一篇稿子時正這樣的幻想着，忽然覺得從身後邊走過來一個人。

「趙先生！王先生請你去上課。」猛抬頭一看，原來是景縣學校的工友老范；再一看手錶，才知道已經誤了五分鐘了。立刻放下筆，從抽屜裏拿出講義下樓往景縣學校去上課。

狂風仍然在颳着，我雖然戴着眼鏡，但是走在院中仍然睜不開眼睛。「轟」的一聲，心裏就像是已經走出火車站才想起把錢包丟在車上一樣的懊悔。原來今天應講的這一篇講義因爲招待了兩回參觀竟自沒得預備過。其實，這樣的講義不知道講過多少遍，大可以不必預備。不過我的習慣卻是無論怎樣熟的講義，在上課前至少要預備十分鐘；經驗告訴我，每經過一次的預備，講時所說的話與學生所領受的都比前一次的親切，然而今天無論如何也來不及預備了。

「趙先生來了！」兩三個學生扶着講堂的窗戶正往外看。

在上班前來不及預備，此刻站在講桌的旁邊，現想設法預備一下再講，這就不能不演用教授法了。當時把講義攤開，先叫學生分段的唸着，我一面改正他們唸錯了的字音，在黑板上指示他們認錯了的字形，告訴他們這個字的字義；一面默默的自己預備。果然，學生唸完，我也預備完了。

下了課已是十一點多鐘，又上樓改農民報的稿子。改稿中間，一個工友送來兩張條子要我簽字，還沒簽完又一個工友送來一張知單，是下午八點鐘開工作討論會。

差不多十二點廿五分，農民報的稿子才完全改完，站起來出

了一口氣，精神上的輕鬆，正如一個脚夫剛走下大山坡，卸下了重擔子坐在樹下歇息一樣，回頭一看樓上的同人都走完了，一面把農民報的稿子送到李友琴兄的辦公桌上，以便下午他可以注晋分詞；一面鎖抽屜拿帽子預備下樓回家去吃飯。在我剛要走時，聽見孫伏園兄的辦公室內彷彿有些蠶吃桑葉似的聲音，我從門縫往裏一看，原來他正在伏案不知寫甚麼東西；我不敢驚動他，自己悄悄的下了樓。

二十五，五，二十一，夜九時，於河北定縣。

## 械鬥

正蓮（河北滄州）

昨夜朦朧底聽見雨聲，滿以爲今天又是那悶人底陰晦天氣。但事實不是那樣；早晨底微風早把一片烏雲吹散了，天上也露出了魚肚色底空際。

河沿上底清晨特別顯出了自然的和諧。柳條微微底擺着，鳥兒們也互相追逐着叫着。河底對岸是一方方的碧綠底麥田菜隴，會不時飄過來一陣香氣。水依然不急促地從南往北流着，水面摺起一條條的透明底波紋。

河的這邊，一隻貨船停泊着，「大數」底脚行往來的卸着上面的貨。

這些脚行們有着簡單的從沒有寫出來的行規。他們中間的壯年知道怎樣多作活，讓老的和小的少作。他們每天下晚都一樣的分着大家掙的錢。

在這才升起的太陽斜射的光線裏，一些脚行搬運着雜貨。有些個只是坐在小山似的木頭堆上，嘴裏哼哼着唱，也有時看着搬貨的調笑着說：

「奶你還有勁嗎？沒閑着吧——夜個後晌？」

「沒勁？奶一隻胳膊叫你盤槓子。」這個說着，突然伸出一隻胳膊幾乎打在對方的鼻子。

「回數」底和「大數」的脚行從來是嚴密地保守着各自的工作場的，但也不免互相爭奪生意。

前些日子，已經有過械鬥底慘劇發生了。以後，兩方都在暗中準備。他們購置各樣底中古式底武器。他們彼此窺探着對方的行動。在械鬥發生的時節，警察們只得躲到樹底下去旁觀。可是現在因爲本地駐軍恐怕「引出意外」而打算壓制，警察就變作了給軍隊送信的信差了。

今天「大數」底脚行老少都到齊了，他們和平常一樣自在地工作着，只是因爲聽到了什麼謊信，每人身邊都多了一把牛耳刀。

「回數」底脚行們手裏提着大刀和扎槍出發了。他們一羣底最前兩個，扛着兩口鍘。即或不能鍘下對方的頭顱，也須要自家往鋒利的刀刃裏鑽。這短衣的一羣邁進着，準備着從他們底弟

兄的手裏奪取勉強維持着底飯盌！

「大致」的脚行底繩也響了，他們吆喝着：「走哇，哥兒們。」於是有的把破棉襖扔在木頭上，有的放下了繩和扁担；成了一羣邁步前進了。幾個壯年的指點着老年的說：「你們在後邊就行了，讓我們哥幾個打頭陣。」他們每個都把腰際的牛耳刀緊緊地握在手中。

兩邊的步伐很沉着，愈挨愈近了。街當中的空氣好像被兩來的活塞越壓越緊。誰也不多出一口大氣。洋車夫早把車拉開，糖菓挑子也搬到別地方去了。街上走着的閑人低聲耳語着：

「等等看看……。」

「刀槍沒眼吶……。」

「濺身血！」

軍隊開來了，長官的身旁還站着一個背武裝帶底警官，和一個守候着的喘噓噓的警察。兵士們立刻分成兩面、架起了機關槍。兩邊的脚步都停下了。經過了一小會的時間，十幾個士兵逮捕了三四個「回敎」的脚行，他們大約是走在前邊的。

下午，人們把這事當作談話的材料：

「怎樣、不打啦吧？」一個說。

「不打？不易吧！」又一個順口回答着。

## 平凡的荒村生活

小　風（河北南宮）

昨天我們投宿在獨水張莊，這裏是離城四十里的鄉下。爲了職務的關係，我每天必須走百里以上的路，幸而北方的平原還便於騎自行車。莊主王老先生，好客重禮，眞使我覺得是回到了幾千年前的古代了！

紙糊方木櫺的小窗外，傳進來半透明的陽光，天是亮得充分了。他，鄭鋆，我的那位領路的伙伴，還蜷伏着頸項在打鼾。

「喂，起來吧，老鄉！」

他乾癟的臉又朝向裏去。年紀很輕，他却瘦弱得像個癆病鬼，眼眶深凹，骨骼突出，走起路來看去有跌倒的危險。後來，我才知道北方人抽白面的是很多啊！

不好意思再騷擾莊主，我們臉也不擦，辭了行就騎着車子向西進發。

北國的晨光格外明暢曠遠，夜來的小雨，濕潤着灰沙不向上飛。但我曾聽說，由此西去，恐怕是一個不大安全的地帶。去年還是「赤匪」盤據的世界呢！

六里寬闊的古沙河出現了，車輪是滑膩沉重得無法前進。近都是些杏樹棗花、這裏的土壤不宜於其他植物。原來這蜿蜒的沙河，也會是洶湧澎湃的海濤的後身呀！

行進了沙河邊的花盆村，一絲不掛的小孩總是攔住去路。在土牆門口地上坐着的婦人似乎並沒有看見。最使我驚奇的，却是戴着長髮拖着小脚高領窄袖的妙齡女郎一見了我們就飛也似的逃進了大門。也許我們的行徑是太打眼了吧！

我們在尋寨裝飽了一肚鷄子燜餅條之後，再向西去。天已起了風，撲面的飛沙有些叫人呼吸不得。更討厭的，照顧了地下的大車道，却忘了迷眼的灰土。南方人最苦的也就在這裏吧？

前面停留着幾個騎自行車的黃衣丘八，斜背的木売槍反映着日光發亮。下意識地我就感覺到大事不好。不知什麼地方又出了命案了？後來他們飛快地和我們分了路，一直到現在，我始終沒曾明白怎麼一回事。實在，此地的丘八真多，黃衣，綠衣，灰衣，還有穿着便服戴着軍帽的呢？

我們又過了一條乾河，沒有水的河在這裏多極。南莊，是本縣的最西邊境去年水災最重的也是這裏。地上堆堆的白灰，據說就是鹹性土壤，而且還可以做硝鹽，但政府是嚴禁着的。這裏的農民太苦了。天不下雨，一兩個枯水井無濟於事，就得旱災；天一下雨，積水就流遍全村，淹沒莊稼，就得水災。多鹹性的水質短期內又不宜於作物的生長。怎麼辦呢，他們說，「只有聽天由命！」

我們從南莊回來的途中，在每處衝要的土牆上，都寫着「每夜更夫十八名，嚴查匪類。」據說還有人專門留心過往生人客商。回來一想，倒不禁有些害怕，怪不得掌櫃們的眼睛是異樣地突出，留神，原來還當着祕密的偵探呢！

我的那位伙伴也許覺得太累了，他好像故意走不動，要換我在天黑以前至少得給他些報酬。今天，他的車子修理了三次，他認為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我起初很有些憤憤，後來也就泰然了。結果，我又買了一匣哈德門紙烟送他，他却毫不客氣的伸手接去，更沒有半個聲音從他嘴裏呼出。這一點，却使我有些莫明其妙了。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分析像他這一種人，我對於北方人的印象又有些模糊起來了。

晚風照例括得很緊，城樓上吹出了關門的號角。一直到此刻，我對於那位伙伴的印象還只是加深。

## 一種生活剪影

馮　鉉（河北博野）

嘹亮的鐘聲，驚醒每個人的美夢，於是一個沉寂的學校——河北省立民衆教育實驗學校，立刻熱鬧起來；大家帶着一付惺忪的睡眼，集合在那高入雲際的旗桿脚下，接着一曲悠揚的歌聲，把那隨風飄蕩的國旗送到桿頂。那全體學生——不，那光禿的頭簡直是一羣修眞寺裏的和尚，列開隊伍練習着「徒手教練」，二十分鐘的時間，轉眼的工夫便飛過去。震耳的笛聲，把一列一列的人，從平場上送回來；臨事盥漱，便要上第一段●堂內。

吃罷早飯，兩段堂內中間，夾着一段堂外，大家扛着鋤頭，跑到

校外農場去，賣勁把力的攪着植植，身子上雖然有點辛苦，但是看到那青蓬蓬的菠菜萵苣，大家心裏不自主的興奮起來，身上的疲乏，早已消聲匿跡了。

吃午飯的時候，說話的聲音，特別嚷得利害，還是因爲第一次吃自己種來的菠菜，大家少不得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

「看起吃菜來，我們的氣力，眞不算白費。」

「我們的菜圃如果處理得法，保險吃菜不用化錢。」

「……………」

× × × × ×

午睡⊜的鐘聲打了，喧嚷的聲音立刻平寂下去，大家躲入朦朧裏跑進溫柔鄉去徘徊。

二點的時候，是閱讀的時間，圖書館員變成十足的店老闆，忙亂的照顧着同學們借書；閱覽室裏變成擁擠的集市，擠肩擦背的簡直有人滿之患。

堂外的時間同學們一個個蹲在房蔭裏，細心的編織草帽，那酸楚的指節和那被蘆皮刺傷的皺皮，使每個人的心尖上，隱隱的刻着深刻的傷痕。

黃昏的時光，天上一派鮮豔的彩霞，耀目的對着我們佇立的大隊微笑，國旗慢吞吞的從半空裏降下來，大家對着它默默地做一個祝禱，同時對自己的工作，深深的來一個透徹的反省。

晚上正遇着時事討論會，大家對華北增兵問題探討，這是座談會的性質。感情上理智上的語言，固然免不了衝突，但是結果，都可彼此交換討論而成爲一個主張。緊接着便是整理的時間，大家埋頭整理一天的工作，多數人運用自己靜光的筆尖，用心的寫着一天的經過。

今晚正輪到自己值夜，沉重的步鑰壓在我的肩上，用心的注意着自己的警戒區域，或有那通過的行人，便嚴肅的問着：

「口令！」

對方敏捷的驚惶的叫着：

「殺敵。」

黑夜佔據了整個的空間，幾個假若士兵的青年，在那慘淡的疏星光下，徘徊着，梭巡着。

---

⊖本校自移隅後，上課採用大段制，每段九十分，前半段講解，後半段複習討論，中間以五分鐘的自由活動；又因要手腦並用，堂內與堂外穿插，堂內講習課本，堂外實習或耕作。

⊜本校自五月一日起，睡覺採「一七制」，中午休息一小時，晚睡七小時。

## 晨會訓話速記

郭大風（河北磁縣）

唉嗯，我一看見今天又是這麼幾個人，心裏就生氣！眞是豈有

此理！哼哼，中央在天災人患的現在，費這麼大的苦心，籌這麼些個錢：推行義教，開辦短期小學……李香蓮，你再從頭上捉蝨子我摔死你！開辦短期小學，原是叫你們這般小文盲識字的哪！哈哈，你們只來這幾個：八個，九個，九個人，唉唉，眞是！

昨天我就給你們說：後天李科長，李敎育科長要到這村查我們；後天就是二十二，就是明天，非沒來趕快把誰叫些來，要是忙，李科長走後還可以照樣忙呵！這不明白麼？哈哈，竟不來竟不知道保護學校名譽；竟存心想露出我們這是支差小學！斷說這是李科長，唉呀，要是省視學可叫我……高富，你幹麼傻笑？你瞧你嘴片子上的黃蝨子，唉吽！爬回去了，眞嚇死人！

毛金貴，你怎麼光着脚上學，幹麼你不穿襪子？呃，你想叫大家痛痛快快聞聞你那股香味道麼？破糟啦？噯，你聲音別那麼大破糟啦你做哪！光着脚成什麼樣子！沒錢？呵，提起錢，我倒想起來了：上月罰你的兩塊錢，怎麼牢不繳？你娘說沒錢，等你賣油條掙了錢還買來呢？你娘眞會說，光知道自個吃！什麼、我叫你上學，不讓你賣，你掙不了錢？你聲音別那麼大呀！我很聽得着！毛金貴，你是個十三歲的大孩子，你該明白上學比賣油條重要的多吧！哈哈，你娘說用不着上學，用着賣油條？你們大家都聽聽瞧這新鮮不新鮮？為一個人不識字，那還是人麼！你不要說啦，你聽我說：你的罰款生法子繳，至於襪子得乾脆……高富，你怎麼一直傻笑？呱，呱！再笑！呱！毛金貴你再咕噥「上學上不飽」我就沒有好的啦！你們都不許亂說，叫一個人說，王家祥你說！呵？——呵！——毛金貴，你娘天天罵我，說我叫她沒法子過，王家祥還說罵是拍着巴掌罵呢！噯，我原諒你這個糊塗一盆的娘，一年之後，她就想出我的好處了。說來說去，毛金貴總算不錯：一受罰，不管怎麼着就上學，不像馮志全馮志有王有田那般小仔，催也不來，罰也不來，天天拾大糞剜小菜什麼的，逍遙化外。那不是小文盲，那是小流氓！

呂天順，我問你：天底下什麼東西最黑？說呀，大聲說呀！黑鍋，不對！重想，仔細想。你沒有吃飯嗎？大聲說！烏鴉？還不對！我告訴你吧：天底下數你的脖子黑！你們不許笑！明天李科長來了，說：脖子這黑的叫什麼？我說叫呂天順。科長說：不講衛生，罰他一塊錢！呂天順，你可怎麼辦，你家有一個銅板麼？噯唉，髒東西，你不要咬指頭，手放下來！

我常給你們講：勤學！不要隨便不來。從前人專心讀書忘掉吃飯的很多；現在專心吃飯不來讀書的就是吳有福。吳有福，昨天怎麼你又沒來？拾大糞？拾大糞可不能讀書，要當睜眼瞎子哪！什麼，你爹說讀書沒用？哈呀！不怕當瞎子，光怕沒飯吃？噯，你牢是記着吃。我勸你好好地上學，一年後你就很有飯吃了！呵，你倒想上學，你爹不讓你上？你這個糊塗爹就不對了！幹麼不叫孩子受教育！他還指望你拾大糞掙錢？我說吳有福，難道你不嫌臭麼？不嫌臭？噯吽噯吽，不嫌臭！吳有福，你聽：任何小文盲都得受義務教育的，不然，就是像毛金貴，受了罰還得上學。你爹沒錢？沒錢就請坐坐監……毛金貴，你再咕噥我摔死你！你這蠻橫小仔！站好，頭抬起來！看你那個臉，眞髒

死書匠！

你們見過唱呂蒙正討飯吧，瞧人家呂蒙正，當着乞丐，讀書；住在窰裏，讀書；餓着肚子，還是讀書。後來中了狀元，狀元是頂大頂大的大官。嚇、呂蒙正闊起來了，瞧多好！可是毛金貴娘偏說用不着讀書；吳有福爹也說讀書沒用；這種胡說八道的話，你們說對不對？說呀，你們說呀！呵，自然不對啦！你們再看村南的王作舟，王大學士，人家足讀了二十年書，到現在，南北二京整天蹓躂，多闊！用不着，沒用，哼哼，只有讀書才能掙大錢頭呢！

喂，周巧雲呢，周巧雲沒來麽？怎麽？當豚養小媳婦了，到婆家？眞的麽，唉呀，九歲的小妮子，就去當媳婦！王春[illegible]呢，在家給人家紡花？眞嗳，紡吧！都不來了！都不來了！一年河北省刮幾百萬，扔給短期小學！……

講了半天，把正話誤了。就這麽幾個人，明天李科長來了，怎麽個交代法？一年三四百塊錢就辦了一個這？眞是！你們放學回去了，誰沒來千萬把誰弄些來，叫科長看你們一眼就得。我再到鄉立小學拉十幾個人來湊一湊，幫幫忙！

還有下課的時候，你們簡直不是學生，是在鷄窩裏悶壞了的一羣鷄子。一見有口子，不許笑、你們還笑哪！一見有口子，一個個拍着翅膀跑出來，瞧那一股勁頭吧：又是叫，又是笑，又是拍着屁股跑，難道你們不能慢慢走麽？甚至還有嘴裏啃一塊糠糰子，那成什麽體統！

最後，我總結一下：明天，手臉洗淨，誰沒來把誰弄些來，叫李科長看一看就算。不許光脚，不許傻笑，捉蝨子，啃糠糰子，更不許！都不要聽毛金貴娘吳有福爹那種沒學問人的傻話，都要學呂蒙正餓着肚子讀書！聽明白了的舉手！放下！完結！

## 一段日記

費　普（河北費縣）

一進了家，就彷彿踏入了一座沒有太陽的愁城，一點生活的樂趣都尋覓不到，觸目皆是令人心焦的問題：兩個不知事的孩子，不曉得體貼大人們被艱窘和病苦蹂碎的心，每頓飯還是爭多嫌少的打架。老年的父親，兩手支着頭額，坐在一個折了把的椅子上，我和他站了個對面，却不敢正視他，爲的怕看見他那愁眉不展的苦臉。不知道他是沒有看見我，還是在想別的問題？使我埋在沉重的空氣裏，但沉重却壓不下隔窗子傳來的妻的病苦的呻吟。

「秀金媽媽的病，你看過了沒有？」父親一抬頭，兩眼直瀉着我問。

「看過了，比前天我來家的時候，氣色還要壞。」

父親又將頭埋在兩手裏。周圍散漫着看不見的愁霧。

我不是故意咀咒妻，我對她雖然沒有深切的愛情，却也沒有絲毫的惡感，有的是類乎「可憐」的同情。往常日我每見她不哭不笑地忙於料理繁雜的家務時，這種同情的可憐，便油然從心底

騰溢出來。實在，她比我更爲不幸，自從慈母離開了人世，家間的一切零碎事務便一肩兒卸在她的身上，她年齊不如母親的經驗多，所以也就不及母親治理得事事得當，但她確是不懈不怠地忠於一切職務的。打茶，做飯，縫衣，紡織，照顧幼小的弟弟，撫養自己的女兒，種種繁忙的工做，以及營養上的不良，危害了她的健康，使她强壯的身體，逐漸羸弱，瘦損，最近因爲生產小孩的緣故，竟至病到了這般地步。

在她初病的時候，我就勸她善加保養，用藥調治，她哭了，哭得很傷慟，她悽婉地向我訴說着：

「別說啦，我能好好地保養嗎？家裏的大大小小，少吃的，缺穿的，即便有點好吃食，兩個孩子都像餓狼似地，我能讓他們眼巴巴的望着我往口裏送嗎？……」

我有心給她弄幾個錢，可是我每月教書掙來的八塊錢，除了維持自己，剩下的不够家裏開銷，而且父親說留作種子的玉蜀黍，都倒乾吃淨。沒辦法，報答給妻的祇是幾滴不中吃不中喝的熱淚。

今天我見到她，她自動要求我給她弄藥吃，她是苦痛得不堪忍受了，以前她看見藥吊子，心裏先發愁，病到如今，一切險惡的徵候，都繳現了，她纔想到吃藥！

晚飯後，我去找四叔給她開方子，四叔在門外的碾盤上坐着，還有父親和鄰居們都在閒談，四叔看見我，首先發問說：「你媳婦的病，你也不打算給她醫治嗎？」

「我看她的病總然醫治，也不會有多大希望的！」我含着很大的苦悶說。

「是嗎！聽憑她嗎？總難治也不能聽憑她不治啊！」

我陷於黯然的納悶中，這當兒，我聽見父親的一聲長嘆。

「死活都是命、不該死，病得天屬害，也會好的……」四嬸母和左鄰家王三嫂說起鄉下婦婦們慣念的「定命論。」對於我，定命論的安慰是失却它的效用的，我不需要別人的安慰，我自己會安慰自己。「什麼該死，什麼是不該死，死就該死，不死就不該死，」我雖然否定這不值一關的「定命論」然而我希望它保留存在，因爲它確是大多數無知而不幸的人們一劑「安心藥。」

我請求叔父給她設法診療，末了我又到林家藥舖去買了一兩大東參，回家來親手給她煎好，讓她喝下去。

她衰弱得不成樣子了，喘促咳嗽，全身浮腫，尤其是兩腿，腫脹得特別厲害，她不能久臥，也不便動轉、祇要躺一回，動一動，就喘得上氣不接下氣、我聽着她肺音急促而嘶嘶的呼吼，不能安靜地入寐。

半夜裏，我又起來給她煎了半盃東參湯，讓她解渴。

猫頭鷹在莊前的樹林，從黃昏吼到天亮，布穀鳥也啦着響亮的笛管，震蕩着靜寂的夜宇。這兩種該死的野鳥驚擾着她，使她坐起又躺下，躺下又坐起，爲着安慰她，我偎依着她。她對着天窗，用低微聲調告訴我：「聽！那是狐狐友●的叫聲。」我知道人們認爲不

吉利的這種鬼鳥，在她的心裏，一定起了有意識的作用，於是哄騙她說：「不，你聽錯了，那是放砲鳥㊁的叫聲。」接着她絕望地叫道：「我，是快死了！」我撫着她，默默地吞嚥着湧上來的酸淚，良久纔回答她說：「別瞎說·好好地養着吧·你會好起來的。……」

㊀我們鄉裏的人呼「貓頭鷹」爲「呱呱友」與烏鴉同認爲「不吉利鳥。」

㊁俗呼「布穀鳥，」爲「放砲鳥，」因將其鳴聲「布穀布穀，」聽作「放砲放砲。」

# 最後的一天

野　蕻（河北化貧息）

一陣喧嚷從校外傳來，出門看時，烏鴉已經繞滿了房圈。這一定是個不祥的日子：穿黑衫的隊伍從來不到學校裏打鬧的，今天竟落滿了枝頭，把那正開着紅絨花的榮樹、都壓彎了。我立在院子裏它們並不懼怕，仍喳喳地成一片的嚷叫。

「先生，我的媽：……請你，請你去看看我爸……。」小學生田發慌張地跑進來，他沒有穿襪子，脚踝上交織着汗和塵泥的灰汙。額上流着汗，那深陷的黑色眼睛，射出一道失措的窘光。兩隻小胳膊，在他那破襤的衣袖裏粥索的顫抖。

我明白是什麼一回事了：敬安老頭子一定又爲了築寨佔麥田的事發起瘋來。向田發點點頭，就尾隨着他出去。阡陌上五月的麗色都被那些粗獷的寨工們淆亂了：黑壓壓的人羣、把村莊密密地圍成一環，像個鐵打的鋼鏈，把村莊綑縛住了。吆喊「起土」「潑水」的聲音，混亂地充滿穹宇。我的心一陣忿恨。

那老婆子已經站在籬笆外等候着了，她用手揩着紅腫的眼睛：

「先生，你……快來吧。救命的……」

哭聲已淒然上她的咽喉，我望見她枯臉上筋肉的抽動。她用一種極大的忍耐，和內心的苦痛掙扎着。領我們踱進了籬門，

「你們不給我請先生去嗎？入娘的！」擴野而粗濁的聲音，巨浪似的衝進我的耳膜。這聲音我很熟識，是敬安老頭子的，和昨天在麥田上的聲音一般樣，只是比先高亢一點了。「快給我請去，我要問他：今天是什麼日子。入娘的，張瞎子告訴我是癸巳日；他還笑哩！見寨工築到我的麥田來了，他還笑哩！」

「今天是初一，一個吉日，我來了，敬安老伯你聽見了吧」我走進房門就這樣說。那老頭子還沒起炕，躺在一個美麗的陽光射不到的暗角裏。這堅壯的老農的臉上沾滿了血痕，眉毛倒逆着，那平日帶着一種執拗性的棕色頭髮，今天蓬亂了許多。

「你來的好！」他深灰色的眼睛，拚命地瞪着我似乎望見他心浪的跳動了。覺得有一隻手向我抓來，就急忙後退了一步。「是你才說過，今天是個吉日嗎？……」

「是……」我還沒說清，那老婆就把我的衣袖扯了一下。於是我假裝咳嗽，去屋外吐痰；她就跟在我後面，低低的耳語着：「你可不要告訴他是個吉日，他就打着擇個吉日去和局子裏拚命的。剛才張瞎子說是黑道日就是爲這。」

我怔忡了，不知怎樣回話才好。老頭子隔着窗又喊起來：

「先生你不要走，今天，……是個吉日吧。」

我進來時他已經起身坐在炕邊，呼吸緊迫的胸部，一起一伏的波動。那頑強的帶着泥土的巨手，重重地壓着他自己的大腿。一個直胸正氣的英雄的坐勢。

這雄姿和昨天坐在麥田上的一般樣。當那些寨工們受了局子裏的遣派，到他田裏開始勸工的時候，他會這樣的向他們說道：

「這是我祖上傳下來的三畝麥田，豐年兩石二，旱年收石三。全家人命繫在這塊田上。你們要在這塊田裏築寨牆，就是剜我敬安的心吃。入娘的，我活不了，咱們大家都活不了！」

那些寨工們相互流射着揶揄的鬼臉，就鐵鏟子的掘伐起來。可憐豐綠綠的麥田，霎時間就裸出肥沃的畦畛？那快要成熟的飽滿的麥穗，零散地倒在地上。他抓起一大把沙石就向這羣人拋去：

「你劃我的麥子！你劃我的麥子！」

監工的局長走過來，就令警察拿皮鞭向他臉上抽，於是在那斷了穗的麥田裏，又染上了主人的血滴。幾個村人走上來把他攔回去。並向局長道歉。局長說着他那說過了千遍的話：「修堡築寨，還不都是爲了你們老百姓！眼看共匪就要過來了，你們還做糊塗夢！你們就不怕共匪奸淫你們的妻女，殺你們的人，放你們的火麼？看看山西——」寨工們活躍起來了，他們那飛快的鐵鏟，不一時就把麥田挖成一道壕溝，就用這壕溝的泥土，建一堵牢牢貼貼的牆，這牆和遠處的牆連接起來，便成功一個鐵打的寨環。天啊！那快要成熟的麥田，像有人在牠腹上穿透了一刀，而噴流出殷紅的鮮血。這血淹蓋了豐綠綠的麥莖、赤裸着自己被砍破的腸肚。

「是個吉日吧？」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就狂喊起來。我還沒有回答他，他就鬆手跑向門外去了：

「掘我們自己田裏的土，埋葬我們自己的性命。什麼防匪，是絞我們的脖頸啦！」

及我再趕到時，他已打傷了兩個警察，村長爲搭禍計，就把他縛住交到局裏，沿途上我聽得他這樣的呼叫：

「這是最後的日子了，我活了四十五，沒見過築寨强佔民家的麥田！我活够了，活够了，這是最後的日子了！最後……」

那可憐的老婆子哭着，就昏暈在地下；兒子田發跪伏在她身旁，絕命的嚎咷。皮鞭抽在敬安老伯的臉上、背脊上，血滴濺紅了在陽光下赤裸着的大路。……

# 修堡速寫

康誠勛（河北正定）

「喂！里長，起來帶班修堡去！」接着便是一陣敲門環的聲音。我從夢中驚醒，知道是鄉丁來催着去帶工，但這時天氣還早，老鴉還沒有叫呢。可是再睡也怕睡不安穩，索性起來吧！

今年春天就旱的厲害；牛毛似的細雨，才下了兩次，眞應了古人說的「春雨貴如油。」田裏的水車，整夜都不停的轉動着，連喂牲口的工夫，都用人去推。不備男的到田間作工，連婦女和小孩們也都帮着工作，雖然這樣，還覺的忙不過來。誰知道縣裏出公事，催着修路，築堡，眞是愈忙事愈多！

這次因爲期限緊迫，所以挨戶派工，就連沒有男子的寡婦家，也得僱工應卯。

太陽還沒出來，就出發了。五十名鐵鍬隊，談談笑笑的向××村前進。看到這種景象，頗似八年前奉晉戰爭時，拉夫挖戰壕的情形。不過那時因有丘八爺督隊，以沒人敢說句笑話。現在呢，雖然走入「非常時期」居在「特殊地帶」，畢竟還沒入於戰爭恐怖的境況，人們似乎還像在安逸空氣中生活着。大有「雖居虎口，安如泰山」之概！

綠油油的麥田，被微風吹的起伏不定。看起來今年麥收是不會錯的。但在修路的時候，因爲要開寬路基，加修專行載重大車的穿道，所以許多私地都被佔了，尺多高的麥苗，也都被拔掉，喂了牲口！雖然地主們看着剷毀青苗而落淚，有的還躺在地下哭鬧着不起來，但終久抵抗不住官家的勢力，屈服於監工的警察皮鞭之下！

十幾里的路，不覺已經走到。這時太陽才有些微光出現，可是修堡的工人，已都到齊。因爲預先已釘就木標，分段勵工，所以來到也沒有休息，就開始工作起來。

這堡的面積，約三里大小，堡牆約八尺高五尺寬，牆外還有五尺寬的壕溝。因爲堡是新築的，所以一概佔用民地。不僅生了穗的麥苗，才出土的棉苗等被挖掉，就連田地也挖的亂七八糟，無法耕種了！

其實作工的也是農人，也不肯去摧殘青苗，損壞土地，但在不得已情形之下，也祗得硬着心腸去作。

雖然聽說佔用的民地，官家發價補償損失；不過老百姓鑒於往例，自然是百廿分不大相信。一切就算任命罷了。

「堡，」在軍事上，有沒有甚麼大價值，我們不懂。普通時期，有小股土匪，祇要村鄉裏有了警備，他自然不敢「拔老虎鬍子；」眞正作起戰來，這堡就經不起一礮。

據修堡的通知上說：「……爲保境安民……，」但「境」之能保與否，尚不可知，而「民」確已不自安了！

金烏西墜後，我們才下了工。這一天的光陰眞沒虛耗，總算作了件「保境安民」的事情！

# 鷄

王道（河北武清）

「媽媽！昨天黑夜屋子又漏了。」

小鳳一睜開眼，就想起夜裏的事來。

其實天還沒有亮，不過「老東西」們早已睡不着了，在窩裏直「喔喔」的喊叫着。

「喔喔喔——」這就是牠們全家的起床號。

大眼賊——還是她爸爸的外號——一早就起來了，扛着鋤頭到鎮上去了，到鎮上去賣工。

「今天是初一，是集，我也到鎮上去。」

於是小鳳也想起她今天要作的事，她要給「老東西」們去拾糧食——照例她每一到「集」的日子，便要拾一趟糧食；回來之後，五隻老鷄在五天之內就不愁混不上吃。

這幾隻鷄是小鳳心目中唯一無二的好寶貝，是她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唯一的儲蓄，是她從牠們的小鷄時代看着長起來的；而且在今年春天起牠們已經開始下蛋了。

因此，小鳳也就更愛牠們，更加經心的服侍牠們，給牠們在柴棚舖了一個極安適而且柔軟的鷄窩，給牠們掃除鷄糞……簡直把牠們當作她的兒女一樣。

每當她出去作什麽回來時，總得要把她的「孩子們」數一下，再數一下，再數一下，查淸人馬；如果有一個不在，或是遇到的話，你看她吧！一定要到各處「咕咕，咕咕」的去找，一直到找得爲止，要不然她是決不干休的。

她時常站在院子當中，把拾來的糧食，抓一把撒在地下，看着牠們在她的前後左右跑來跑去；她快樂了，她高興了，她把牠們抱在懷裏。

「媽媽！你看：「黄老婆子」多麽招人愛，牠一天下一個蛋，天天下，一天也不停；「黑丫頭」九天停一回，「老白賊」就要八天停一天，最壞的就是「老灰腿！」牠下兩個蛋就要停一天，眞可恨！「老東西」雖然不下蛋，可是牠也不搶嘴吃。」

小鳳的「孩子們」都有名字的；而且每一個鷄蛋，她都能看出來是哪一個鷄下的。

「今天沒有長蛋，老灰腿一定沒有下。」

「黄老婆子」雖然天天下蛋，可是小鳳却沒有吃過一回，同時她家裏現在所存的蛋數也並不多，這都是「老母猪」——她的媽媽——賣了的緣故。

有一次「老母猪」用十二個鷄蛋換了五個小鷄給她；因此，她也就不大恨她媽媽了；不過，偶然有時想起來還是要照例的偷偷地駡兩句「老母猪！」

現在她除了有五個「老東西」之外，還有五個「小東西」了，於是她的希望，也就除了盼望老鷄多下蛋之外就是盼着五個

小鷄快些長大起來。

爲了這個緣故，她也就要加强她拾糧食的工作。於是她趕快的穿好衣裳，拿了布袋和掃帚，匆匆的去了。

在臨走之前，當然還要看看她的「孩子們」——小鷄和老鷄。小鷄很可愛，老鷄也很可愛，她高興了，於是她一跳一跳的去了。

自從把被河水冲開的埝子修好了之後，已經一個半月了；一個半月的工夫，把以前遭水淹沒的麥子，又旱得好像癆病鬼似的了。

好容易大家努力，把龍王爺請下來，整整求了三天，才把心慈面軟的龍王爺哄順了，下了兩天雨，人們都唸起「阿彌陀佛」來。

天亮後，雨已經住了，天還是有些陰，呼呼的東風，路上更加泥濘了。

瑟縮着的小鳳，是在昏黑的風底下，鑽着向鎭上走去。

在鎭上第一個爲她注意到的，就是她的爸爸，——他可憐地倚着牆，拄着鋤頭，站在風口裏，正看着人家吃豆腐漿。此外第二個被她注意的人，就是小金車，因爲他們都住在一處，而且每次都是一塊到鎭上去拾糧食的。現在小金車他是開始工作了。

於是小鳳也就連忙地向人們的腿縫裏鑽去。

「嚇！這孩子！」

小鳳身上似乎吃了一腿，可是小鳳却隨着那隻脚所指的方向鑽到裏面去了。

「叫斗」的人原來也並不大方，他很小心的把糧食一斗一斗倒進袋裏去，竟不肯把斗稍歪一點，因此，也就很少有落下來的糧食到地上來；其實，他祇須把斗略爲一傾斜，就能够滿足了小鳳的小小的慾望。

不過雖然是這樣的情形，小鳳的空布袋中，却仍然有些泥土和糧食的混合品點點的放到裏面去。

因此小鳳是東一跳，西一跳的在人羣裏鑽來鑽去。

偶然間，她看見她爸爸可憐的站在那裏，向着發二爺乞討甚麼似的哀求着。

「不管那些個，沒有錢就給我騰房子，想白住是辦不到！」

發二爺眼眉是立着。

這於小鳳有干，她就一跳一跳的又到那邊去。

太陽一直的冲下來，天是晌午了，趕集的一部份人，已經回家去吃午飯去了，可是小鳳還沒有吃早飯哩，她還是在人羣裏鑽來鑽去。

「小鳳走呀！我們走了！」小金車向她打着招呼。

「你們去吧！我還不哩」

小金車他們走了，小鳳看看她爸爸，也不知那一時就離開那啦，於是小鳳又跳到那邊去。

後來，小鳳實在是真有些餓了，她把布袋背在肩後頭，跐跟着，跟着送龍王爺的人們到河邊去；隨後，她就沿着河堤回到家裏去

了。

當她走進院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的「孩子們」招呼攏來，查清人馬。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小東西」們全體到齊了；「老東西」們完全未到。

「咕咕，咕咕、咕咕咕，……」

「小東西」們「嘰嘰，嘰嘰嘰，」的圍着她轉起來，不時的把頭偏着，看她的眼睛。

她用一隻手提着布袋，飛也似的去了，到外面跑去了。「小東西」們也隨着追了出去。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把方前左右的街坊鄰居都喊到了，幾乎踏遍全村，哪裏有牠們的影子呢！她又恍然有悟的往家裏跑去。

院裏還是沒有，雞窩裏也是沒有。

「媽媽！媽媽！」她闖到屋裏去，小雞們也跟了進去。

「媽，——老東西們都沒有了！」小鳳哭了，「媽，——你知道老東西們都那裏去了嗎？」

媽媽一點也不吃驚，眼皮是紅着，把一隻乾瘦的手，摸着小鳳的頭髮。「好孩子，吃飯吧！」

一個菜餑餑躺在她的眼前了，還有一盤菜粥也坐在那裏。

「吃吧！你嘗嘗，這回餑餑是鹹的，你大娘借咱們一盤鹽。吃吧！快吃吧！」媽媽今天特別柔順，每天都不是這樣。

小鳳祇是哭。

「你的老東西，叫黃鼠狼吃了。」媽媽沒法子，祇好來哄。

「甚麼？——」小鳳把凝眼睜起來，「黃鼠狼——哪裏來的黃鼠狼？……你即看見爲甚麼不給趕開呢？」

「我哪裏在家，我也沒有在家，我是挖菜去了。——你看這新長出來的「老括命」多麼好呢？吃吧！地裏有好些個哩！吃完了跟媽媽挖菜去吧！」媽媽把餑餑放到她手裏。

「那麼你怎麼知道是黃鼠狼吃的呢？」小鳳還是不能因此而罷休。

「是我聽見老劉告訴我的。」

「哪個老劉？」

「那個賣煤油的老劉。」

「那麼老劉怎麼知道的呢？」

「哦——是他看見的，你不信等明天他來了，你再問他吧，現在先吃飯吧！」

小鳳拿着餑餑慢吞吞的走出去了。她鑽到柴棚裏去看。她想要看看是不是被黃鼠狼完全吃了？剩下了甚麼沒有？她希冀找到一隻雞腿或是一叢羽毛甚麼的，藉此她可以想像出，那恨心的黃鼠狼是怎樣的吃她的「孩子。」

「該死的老鬼！該死的大眼賊！！看把孩子害的那個樣子！」

「老母猪」在屋子裏自言自語的搗鬼。

找着找着哪裏有一點影子呢？那萬惡的黃鼠狼，是這樣的貪吃，牠一並雞腿都不給可憐的小凰剩下，牠是那樣的狠毒，牠吃的這麼干淨。

臨了，小凰找着了，找着一個雞蛋，這雞蛋和其他雞蛋別無二致的，完全一樣，也是橢圓形。

「這是黑皮蛋，是黑丫頭的蛋，怪疼人的黑丫頭喲！牠在臨死，還給我留下一個蛋哩！」

可憐的小凰，餑餑也不吃，坐在雞棚裏，看着那隻蛋呆住了。

「小東西」們尋了進來，「嘰嘰嘰嘰」的圍着她，圍着她手裏的菜餑餑直轉；小心望着她的淚眼，一隻「小東西」從她的懷裏飛到她的肩頭上，想要吃她的菜餑餑。

……………………

時間蔓延着，向黃昏走去。

一支無形的毒箭，已經穿透那僅僅十齡的女孩子的心靈。

## 塞外的一日

黃　冰（察哈爾張家口）

俠青：

你屢次詢問我塞外的風光，因爲我的疏懶始終沒有給你詳細答覆，現在約略地告訴你吧。

塞外的氣候是沒有春天的，春天是和冬天一樣的在風雪中過去，現在是暮春初夏時節，桃花杏花纔匆匆的開放又匆匆的萎謝了。這幾天氣候特別熱，但昨宵一夜冷雨幾陣沙風，今天便突然涼了，人們又直穿上棉衣，「早穿棉襖午穿紗，圍着火爐吃西瓜」這兩句諺語，正是本地氣候最恰當的寫照。

今天早飯後，我騎着自行車從張家口政治文化區的上堡到商業區的下堡去，街上陣陣涼爽的北氣吹得人肌膚悚然，雨後的空氣異常清新，過了玉帶橋，便看見一輛刺目的長途汽車，車前插着一面小太陽旗，車身上塗着太陽圖案和××洋行的字樣，車中載着幾個服裝鮮豔的妓女，許多人好奇地圍觀着。汽車裝好了以後，司機攪動了發動機，按一按喇叭，嗚地一聲向北開走了。

據某君說：這些妓女是被加卜寺「察政府」的新貴們叫去享樂的。我不禁想到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詩句，但是朋友，這些賣淫的「商女」又何足深責？就是這個汽車行，便是中國同胞傍着××人保鑣抗拒一切捐稅在張家口和察北之間行駛着的，前些時爲着納捐惹起一場嚴重糾紛，還是沒有結果。寫到這裏，我不禁又想到前幾個月深夜的槍聲和那徒然被害的死者啊，張家口，××人槍刺上的張家口！

過了邊路街便到了武城街，這條街和怡安街是張家口最繁盛的商業區，街上擁擠着熙熙攘攘的人羣，依然是太平景象。但人羣到商店買貨的却寥寥可數，雖然商店門面裝璜是這樣富麗，無

綏電的播音是這樣的誘惑着。自從察北失陷之後，口外貿易已被封鎖，張家口商業日漸蕭條，已經成了外強中乾的局面了。

你知道我是好到書店胡翻亂看的，不料在書店就擱一會，已經過了和織約好去看大境門的時間。急忙騎着車子往回走，卻在路上遇着織，她剛從學校回來，等我不着，要回寓去，不去看大境門了。我因爲走到半路，不願折回，便獨自跑到了大境門外。

大境門是張家口最北的關門，襟山帶河，氣勢異常雄壯。出了門回頭便看見關門上高維擻題的壁窠大字：「大好河山」，筆力雄渾。關前一條東西橫街，街外東邊的太平山，西邊的蛤蟆山，氣淩雲霄的矗立着，巖石巍峨，石隙中生着褐綠色的青草？山巔還殘留着許多前代烽火臺的遺蹟。清河的濁流從北滔滔地向南流去，河中有許多被山洪衝下來的巨石，水流衝擊着巖石，澎湃地流着。西山下有一所建築雄偉的廟宇，附近居民櫛比而居，西山下遠遠一個山村，竹籬茅舍，楊柳扶疏。望着巖石嶙峋的山，滔滔的濁流，蔚藍的遠山，無窮的碧落，山光水色，水聲雲影，再回頭望着北邊的山巖和雄壯的關門，不由你不感歎着：

——啊，大好河山，只是山河不改，人事日非了！

朋友，我獨自悵望着，萬感交集，天空還是陰霾，涼風習習吹來，不禁感覺無限淒惘。躑躅了一會，偶然看見幾個蒙古人。朋友，你如果初次看見蒙古人的裝束，你會驚異駭笑的：他們是那樣的和善，穿着紫色或紅色的袍子，黃色或綠色的領褂，拖着髮辮，戴着毡帽，如果是女人，帽上還掛着幾多珠串，脚上穿着高統黑靴，走路永遠是八字式的左右擺着，面色是紅褐色，大鼻子黃牙；看了這些人，你永遠不會相信當年元代蒙古的鐵騎會踏遍了歐亞兩洲。顯然的，如果沒有新的血液射入，這個民族沒落的命運是必然的決定了。

從大境門回到寓所時，已經是十二時。織因爲愛女新近寄養在外母家裏，想着孩子，所以異常憂鬱。我想起了生活，想起了「所愧爲人父」的詩，也不禁感覺異常的淒楚。

下午到我所服務的機關裏辦公，看見幾封電報是報告察東匪情的。這股土匪是有某種背景的，到現在還不能消滅。自從抵抗的呼聲消沉之後，連土匪也成了好匪了。從機關回到家中，恰巧橋東小學的校長朱先生拿着輓聯，並囑託替他們學校撰寫輓胡漢民的輓聯。織也教書回來了，她提議到下堡吃館子去。她倆坐着車，我騎着車子，一同到下堡去。過了武城街，向東便是清河橋，這是張家口唯一的鐵橋，和北邊的漢鄉木橋遙遙相對。鐵橋專供行人車輛通過，馬車只准通過木橋。清河從南到北把張家口劃分了兩半，橋東是平綏路和商業區娛樂場所的所在地，橋西是商業金融區和政治文化機關的所在地。過了橋，向南便到了怡安街，市面冷落，各大商店都很寂寞的開着門市。在一家館子吃過了飯，我們又順便走到南郊的天香花園。園雖小而清幽，成盆的夾竹桃，石榴，丁香，月季，一行一行的擺着，小盆中種着各種草本花卉，姹紅嫣紫，陣陣清風掠過陣陣花香，園中一道溪流靜靜的流着，順着溪流從後門

走到郊外，水聲淙淙，郊外是綠的原野，溪流邊幾株垂楊的柔條，隨風搖擺着，夕陽閃射着金色的光輝，本着這無邊景色，我的精神得到一種解放。啊，朋友，假使故鄉沒有匪亂，假是不是爲了生活，我是寧願意回到鄉村去的！在這燕鼎魚的邊塞討生活，在我是萬分的厭倦了！

歸途中和熾分道，我獨自繞到玉帶橋的東邊太平公園，這公園雖然有一頃地的園址，設計却異常傖俗。但我每愛獨自在這裏沉思，獨自看天邊的晚霞，今天我又獨自沉思到黃昏。

黃昏，啊，塞外正在漫漫的長夜，雖然許多人在期望黎明的降臨！

朋友，願你在黎明中生活，祝你的福！

你的朋友冰，二五、五、二一、夜深

## 雜記

小僕（察哈爾南口）

五月廿一日星期四，晴，早上大風急嘯。

我輕輕的從校門擠進來，滿院裏靜悄悄的，僅從紗窗送出來鼾聲和晨風響應着、原來老×正在沉沉的大睡。哦，他昨夜睡的太晚了。地上躺遍了白皚皚的殘敗的槐花，馥郁的香氣陣陣的襲來。於是我深深的呼吸着、悄然的走到教室去。

他們來得太遲了，我覺得不安，不過很順利的舉行××××後，我又生出無限的快感！

朝會上說話的孩子很踴躍。一個九歲的女孩說：「勇敢是好的行爲，可是大同學欺辱小同學不算勇敢，男同學壓迫女同學不算勇敢；我想扶助弱小，敵抗强暴，才是眞勇敢呢！」

又一個十歲的男孩說。「火車上的座位，有一等，有二等，有三等，都是給客人坐的；我想客人不都是客人嗎，爲什麽座分等級呢？請同學們想想。」

又一個十一歲的女孩說：「街上檢煤的孩子，怎念不着書？怎吃不着好的東西？怎穿不着好的衣裳？難道他們不是人生的孩子嗎？我眞不明白！」

午刻，×機一架飛得很低，盤旋一匝向北去了。

戲開台了，今天早場，共打了三元五角票價。

團部昨日捕來的三個土匪，方才拷問，據供會結夥搶劫一次，因爲沒有下鍋米。明天處死刑。

安小先生很能幹，到今天僅僅七天，他教了二十多學生，而且學的新文字的成績很好。他們都很有興趣學，可見大衆的需要迫切，和小先生是最有力量的；今後必要注意。

不過老王太頑固不化了，他堅决主張漢字有幾千年歷史，當寶探選。唯一文明……等古董哲學；他反對新文字可眞太無聊了，我不和他棒道。看着吧，在實踐中去找眞理。

校長對我說：「現在什麽國呀，家呀，一切都不必管，得過且過

吧。頂好當個和順的綿羊！反正現在失業了就沒飯吃啊！這是嚴重問題，非屈服不可。一個人有多大力量？青年人都恃血氣之勇啊！」

這時我血管馬上高度的膨脹起來了，我一聲不響的走到郊原。

一個龐大的臥牛石上，睡着一個黑瘦的牧童。從那張着嘴的破鞋裏，脚趾一個個的探出頭來。枯瘦的一雙小手抱着一把小小的鐮刀頭兒，一籃青翠的雜草，伴着他。赤紅的肉皮兒，從那一塊塊破的衣孔露出來。我正在癡望着，他忽然驚醒，提籃拖刀慌張的要走。我慢慢的說：「請你不要怕，不要走。我和你談句話。」他眼巴巴的望着我，似乎他那驚悸的情緒和緩下去了。在以下的幾句概括的談話裏便可以知道他的運命的遭遇。

他姓程，名叫「二鐵頭」今年十一歲，已經給人放了二年驢了。每天東方發白起來，晚上睡覺在點燈以後。白天的工作：挑水，割草，放驢，夜裏還得起來喂幾次驢。睡的熟了，就得挨打。但每月僅賺八角的代價！

一個曳「石滾」壓地的婦人，運動她那纖弱的軀體慢慢的在壠間往還走着。她無力的長長吁氣，卻不稍休息。汗水浸透了衣衫。

帶着幾分病容的陽光漸漸的沉沒了，消逝了我這鵠立而瘦長的身影。

歸來了，腦際的深刻的留痕，使我雙手緊緊的握上兩個堅強的拳頭。

# 消息

黎天（察哈爾宜化）

××吾友：

這裏報告給你一個消息——是一件事實，是一件令人受刺激不淺的事實。你知道了也許會十分憤怒，十分激昂起來，捏了拳頭向桌子恨恨地擊下去！恨不得要立刻幹點什麼！但是，別吧，朋友！像這類事在咱們貴國一天之內不知會發生多少呢！

今天晚上，一個學生來和我閑談，不知道是怎麼樣便談到他的家鄉問題上去了。

「嘿，那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他非常感歎地給了這麼一個結論似的斷語。這使我驚奇，這學生一向是爽快，安靜，少說話，雖是很積極的人；講起話來也是慢條絲理，不會有過今天這樣激昂過！可是我知道他的故鄉是在張家口外很遠的地方，也就是因爲這樣，我才關心到他的家鄉的。我有些好奇似的：

「怎麼，現在更壞了些？」

「說不得，已然……」他突然咬住了下嘴唇，稍一停頓，又突然轉過臉去，右手從口袋裏掏出手絹來向眼邊擦，我偏過頭，看見兩行熱淚正從他的眼角落下！我呆了：怎麼回事？——我暗自疑問。

但我却勸慰他別哭，用不着傷心。可是更出人意料的，他竟大哭起來，伏在案上了！

我讓他哭一會兒，然後才又勸解：

「有什麼事咱們說說，哭是不行的——說出來總會痛快！」

他突然挺起身來，近一步向着我，抬了抬頭，急暴的說：

「我要去打××人！」好像我就是××人，他忘了我是他的先生了。

「不要急，慢些不好麼……靜一靜吧……」我幾乎講不出什麼話來。他收起了手絹，眼睛却早已紅紅的，口裏急促地喘着氣；兩手扶了桌角，頭漸漸低下去。我讓他漸漸冷靜，然後才問他：

「你爲什麼這麼急？有什麼遭遇麼？」

他低低的差不多像吹氣似的：

「我的奇哥被殺了——被××人殺死的！」

我不敢再問下去，却安慰他勸他，說給他好多生死的道理。他不再急燥了，只是很鄭重的說要去考軍校。我有點壓不住我的好奇心，便又問起他這位奇哥的遭遇，所幸他這次不再悲傷，否則我倒要自悔冒失了。

「我不是跟老師說過的麼？我們那裏早已不是中國的地方了……許多事都變了樣！今年陰曆年的時候，人家要和老百姓『親善，』要實行『同樂，』要表示『昇平景象，』所以大過舊曆年。」他停了一下，到痰盂邊擇了鼻涕回來，又接着說：

「正月，城裏立了許多『俱樂部，』裏面是擺攤，押寶，牌九：……有大煙，白面，「特別快」[1]「快上快」[2]……還有××女人，日國女人。大門口有武裝衛士，掛着皇皇的大匾額，非常氣派！……」

「老百姓敢進去麼，這樣的地方？」

「怎麼不敢？起先去的倒也不多，後來那些去過的人說：輸了錢不要緊，還可以把本錢借回來用，贏了再給人家。又有女人，又有煙，樂透了！這一來，去的人就漸漸多起來了。那時眞是輸了可以借本，贏了再賭；女人可以隨便。可是後來……」

「怎麼樣呢，後來？」我有點急於想快聽完，便趕着借問。

「後來可不行了。他們說：平常你借利息錢，還得有抵押，何況這地方有這麼多好處！從此就要起抵押來。人們已然上了套兒，就什麼都不顧了！房子，地，全都押進去，到你翻不過身的時候就被打出去，抵押品便被沒收了！」他喘了一口氣，不等我問，就又接着說：

「有人不會抽大煙白面，但也架不住許多女人一包圍，送你一份『快上快』，立刻上了癮！……」

「老百姓就不知其中利害麼？」我覺得他的敘述有些誇大，有點疑惑。

「當然知道，不過知道的時候已然上了癮，或是長上了病，要不，就是死命要翻身，想不去『俱樂』已然不行了！不到兩個月，就有許多人死亡了——破產後自殺的，癮死的！」

「你那位奇哥也就這麼死了，是麼？」

「不！」他有點生氣，睜了兩眼瞪住我。

「他看不過了，就找他的老同學向各自的親友家去勸人別去『俱樂』。當然大家是贊同這幾個人，不讓家人再上『部』裏去。可是日子久了，他們的行動就被人知道了，上月曾接到一封信，說是再要破壞『睦民』工作就要處治了！……」

「他一定怕了吧？」

「他不怕！躲了幾天又跑回來了。其餘的幾個人早被家裏送到外省去避難，我叔父也要送奇哥走，他不走，反倒生氣那些同伴。他寫信給我說：青年人的心也死了！我不能走，非幹不可……」

「可是他如何能再幹呢？」

「他跑到各村去，跑到山裏去，仍然很辛苦的幹。他的方法非常緩和，範圍又全是親友間，所以不致有人傷害他的。但是……」他突然頓了一下，才又說：

「今晚家裏的來信告訴我：奇哥在離城十里的山道邊被人打死，割成許多塊，發現的時候已然尋不着左手臂！……」他又咬了咬嘴唇，眼睛紅紅的潤濕起來！

我還正自出神，忽然他鞠了一躬，很迅速地跑了！

……………………

——黎天，五二一，夜深，宜化。

❶一種新發明的毒物，和白面相似，色紅，亦名「紅面」，力較白面為大，不用吸，放皮膚上以手捻之，即能提精神勁來，故以「特別快」名之。

❷同上，為綠色粉狀物，亦名「綠面」；力較「特別快」更大，故曰「快上快」。

# 塞外風光

任錫（察哈爾宜化）

天氣陰沉沉地，颼颼地颳着大北風。我走到院中，便覺冷凍不堪，急忙的轉進屋裏穿上了一件棉衣，才覺和暖些；這是塞外夏日的早晨。

好奇怪！對面山坡上❶成羣結隊的人，絡繹不斷的向山上的廟裏去。有時還能聽得見公鷄和山羊的叫聲。這是那個學校來旅行？❷來的到不晚！這樣好的精神。——我心中這樣的想着，及跑去問明了原委，原來不是旅行，是擂寺節❸佛奶奶施恩的一日，附近各村的人都來了，其中尤以青年婦女為多。而且每人都要獻一隻公鷄或羊狗之類。

午飯後，得了學校的准許，就到山上去看個詳細。那知剛剛走進第二層門，就聽見「兔一、去二、要三」的喊聲飛了出來。

「寺中怎麼有這樣的聲音：」我很奇異的自語着。

接着又走進去，裏面的人、實在不少、人山般的圍着圓圓的一圈，原來是在那裏「壓寶」哩！

人圈的左邊半間屋子，卻擺着供桌，上面放着各樣點心，供奉着所謂「子孫娘母」的一個大泥像。幾個青年婦人，穿着紅紅綠綠的衣服，擺着三寸的金蓮，滿面脂粉，滿頭鮮花，在那裏跪着叩頭，口中在禱告。正面老和尚木鷄似的瞪着向着她們出神。「兔一去

二，要三，……」一陣咳聲又傳了過來。哈哈！我笑着走了下來。

半夜了，我仍睡不着，心裏想的仍是這個…………在這二十世紀，塞外的風光仍是這樣！

❶宣化北門外有山名曰恆山，上建有一座寺院，名曰恆山寺，俗名北山寺。宣化之風景地也。

❷宣化的學校每到春秋時，必到北山旅行。

❸掃寺節是陰曆四月初一。到這日，凡不生產孩子的婦人到寺中的子孫聖母（奶奶）跟前發願獻公雞或其他之類的東西，給寺中和尚，後又在寺中小泥人上作一記號，願遂成。

# 奇寒

玉鴻藻（察哈爾宣化）

昨晚，此間莊農入夏以來所萬般渴望的甘霖，居然滂沱而降，農民的面色，都溢滿了歡欣。今天天氣忽然陡變，東風緊緊地狂吹，陰霾遮蔽空際，華氏表降至二十一二度，桃紅柳綠的初夏，竟變成寒威逼人的勝冬。居民原都穿着夾衣，現在却換上皮裘，還覺着有點冷。雨過之後，莊農們都在田間耕耨，我們看了地上的青草，和農民的皮衣，覺着事情有些滑稽，同時，更悲恰他們生活的惡劣。暴寒的原因，據說恐怕口外又降了雪，這話雖然不敢遽信，可是瞭望四周的高山，却是白皚皚的，叢積滿峯。這樣的反常氣候，久居塞北人士，也是咄咄稱異。

# 一封信

萍卿（察哈爾商都）

令宣學兄：

你的信收到了。你詢問我關於這次后城事變的經過，待我詳詳細細告訴你罷。我在這城裏所得到的消息雖說不是十分眞實，因爲有的親自目睹，有的是逃難人們的口述；但是比起你們那裏風傳的消息，總可靠的多。

這次事變眞出乎意料之外，然而也在意料之中。這句話怎末講呢？這次土匪進城，慘死的人，實在太多了，可說是空前未有的大屠殺，小小一座城堡，竟死了三百人。執刀者不是萬惡的帝國主義者本身，而是他們的走狗漢奸！還不是出乎意料之外嗎？戰區地帶不許駐軍隊，你是明白的，土匪之所以敢於任意肆行，也就是借了這個掩護。軍隊不敢打，民團也不敢剿；并且后城先前的王隊長也辭職不幹了，土匪心先放鬆了一半。他們爲報復前幾次失敗的仇，所以這回又猛撲后城；一方面也許是有目的的進佔。結果老百姓却大遭荼毒。

十二號那天晚上，土匪便開始攻城，民團也奮勇抗拒。十三號晚土匪便驅逐城外百姓，掘城放火。約莫在天亮時候吧，東南城角坍塌的地方，突然燒着了幾間草房。土匪便冒烟直撲進去，守城民團二十四人因爲子彈用盡，並且有壞槍的，掛彩的，只剩下十五個

人，你想怎樣抗戰呀！沒辦法，退却。裏面的兩個弟兄被捉住，當下就大卸八塊了！他們恐怕紅槍會的襲擊，把懷孕的婦女找來，脫的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爲的是紅槍會一到，便即剖腹取胎，用來禳槍彈頭去破邪術。臨了，紅槍會沒去，却把她們姦淫的姦淫了，剖腹的剖死了。他們又把百姓逼到一間屋子裏，隨後便是連房帶人一把火燒掉；這樣不知道死了幾多起。有的婦人小孩看看逃不脫，便都撲通撲通跳在井裏自行了結，后城一共九面井沒有沒死人的，有跳下沒死的也被大石頭軋死了。至於碰在槍子上的，刀尖上的，更不知有多少，里邊最慘忍的一件事，便是把兩個百姓活活把皮剝落，釘在牆上。像全家倒斃的，留一口兩口逃出去以後聽見家裏人都死完，自行自殺的，還多呢！

事變以後兩三天，隣近村子還望得見冒烟；過路逃難的人已經聞到死屍的臭味了。

在這倉皇離亂的日子，我們這裏也是提心吊胆，晝夜不安的恐怖着；雖然軍隊是去了，還不知道能剿不能剿。……我們再談吧。

祝你健康！

五月二十日萍卿書

## 綏遠的一日

楊令德（綏遠歸綏）

這兩天氣候又有變化。昨天有雨，今天颳風。雨并不是痛痛快快地下，風也不是和煦的春風，只是使人感到寒冷而已。天空的陰闇壓在每個人的心頭，使你精神爲之不安。塞外的風雲如此惡劣，怕已是不祥的徵兆罷。

今天的氣溫是攝氏表十五度，所以特別覺得冷。

季鸞先生今天由綏返平。他從廿年爲托民生渠開閘典禮時來綏一次，去年曾來綏避暑數日，這回的來綏是第三次了。匆匆住了一日，便又離開。這一位獻身於新聞事業的前輩，對於我自己的矢志新聞事業有莫大的啟迪。他二十多年爲新聞事業耗盡了心血，大公報成了他的生命。藉新聞紙爲階梯而別謀出路的人該有多少。他則二十餘年如一日只消耗生命於「夜的生活」中。現在大公報津滬兩地都出版，他的責任更加重了。

季鸞先生說他今年暑期也許再來。我心中想能來儘早來吧，以後這地方究竟怎麼樣，誰還能知道。

由車站出來便訪一位剛從太原回來的「要人」談了好一陣，對於山西軍政最近的變化，得到不少的材料。可是臨行時却受了「不可發表」的囑託。這種事情太多了。新聞記者原來就是這樣！

午上，因爲一個新飯館今天開張，我和妻一同到醫院看過我倆的砂眼後，便請母親到這一家今天新開張的館子吃了一頓飯。綏遠已形成都市虛浮的繁榮，所以飯舖生意如此發達。這和經濟枯竭的鄉村對照，太可怕了。

我和妻說，這個社會的確應當崩潰了，許多人吃草根樹皮度日，而我們則酒食徵逐，如此享樂。我衷心的想到這一次赴「伊金霍洛」途中所見鄉民之苦況。妻說比我們造孽的人多着呢。真的，我們只好以此解嘲了。

母親說了一個悲慘的故事：有一位死去的親戚，是個舊日的「讀書人」，他常拍着肚子說「我要死了，可惜我滿肚子的書。」也許他滿肚子是「不合時宜」，所以非常窮困。當他臨死之前，想吃一次魚而不得。一天他正在夢中被人喚醒。他很惋惜的說他正夢着要吃魚，可惜沒有到口竟被打斷了。於是他又閉眼入睡，看究竟能否在夢中再吃到。

我覺得這位先生究竟不失為「士，」所以才能夢到魚。如果是我們的「農，」便根本沒有吃魚的想頭，連夢也不配做了。可憐許多鄉民都夢着吃米呢。

下午回家寫了一篇通信，快郵分寄津滬。然後照例出去跑跑，但時間已不早了。在綏遠我們採訪新聞的範圍太狹隘了。每個新聞記者都是在這「狹的籠」中討生活。

道經九龍灣，見正在建築中之潘王府快要落成了，因為之攝一影。

在蒙古地方，王府的建築都很好。可是蒙民的生活卻痛苦得很。我曾經說過，蒙古人民過着原始社會的生活，而王公則多為現代的消費。在綏遠建築王府，更要堂皇。但可惜離蒙古人民更遠了。蒙古問題，說來真教人頭痛。

風依然颳着，從舊城到新城，馬路上真難走。——自然，汽車又當別論。綏遠市上的私人汽車近來大大的增多了，今天我就看見有兩輛新的。蒙漢要人的自用汽車現在在綏遠大約有二十輛吧，這個數字要在上海自然不值注意，可是在綏遠卻是大不同了。

這幾天白靈廟的消息，惡劣得很。曾白虛先生來信要我多寄一些綏蒙事件的通信。慚愧得很，我簡直無法着筆。到蒙政會駐綏辦公處，想訪德王代表尤仁，探詢白靈廟的情形和德王最近的態度。恰巧他不在了，後來一想，沒有碰上也好，見面之後還不是他騙我，我再騙讀者。

好多時沒有到綏境蒙政會了，現在阿王回來，負責的王公多一些，今天決定到那裏看看。固然我知道也找不到什麼重要的消息，不過跑去看看總不至空手而回的。到了那裏，已經是下午五點，辦公的人都下班了，空空的打了一轉。

綏境蒙政會中央明令是設在「伊金霍洛」的，可是那樣荒漠的地方什麼時候才能建築起會址，怕不是一件易事。究竟什麼時候才能遷移，問題也很大。綏境蒙政會現在的會址自從成立以來就設在綏遠。這本來是省黨部的舊址。取銷省黨部之前夕，因為某方軍官即刻來綏，黨部原有的許多標語，雖一夜之力完全塗抹淨盡。所以現在綏境蒙政會在這裏辦公，表面上看去，油刷一新。

空來一次，我萬分的不願意。一時對這個地方起了感觸，因在

門前攝一影。天色陰闇，恐怕照不好。

到新城至省府和教廳打一轉。省府前停着幾輛汽車，傅主席晚上宴客。主席幾乎每天有宴會，這都是不得已的應酬。精神和時間的浪費，主席也不好當呀。

省府公告組就是「宣傳部，」這是每天都和我們發生關係的。到公告組打一轉，他們也都下班了。看見壁上掛了幾件新文件，無非是說檢查新聞的事。

本來想找阿王談談伊盟情形，因天晚作罷。

晚上回家吃飯，來了一位同鄉的老先生，他是出來營救他兒子的。據說他兒子是某一個縣長的隨從，去年在×縣，今年經人告發，說他勒索過老百姓十幾塊錢。現在拘押於法院。老先生很憤慨，他說那位縣長幾年工夫要發好幾萬塊錢的財，現在還升任了呢。其實，「竊鉤者誅」古訓昭然，可惜這位老先生不懂得這個道理。

同老先生談到家鄉的情況，知道眞是「每況愈下。」城裏較大的商鋪現在不過二十家，（這二十家合在一起，和外施公司相比，還不及九牛之一毛，）每年商會花銷須四千元，其中三分之一要花到軍隊身上。現在駐軍給養發價，不過是供給一些用具而已。但軍隊調一回，則一切用具便須重新置備一回。

清末民初，家鄉是綏遠一個繁盛縣分，如今荒涼蕭條，不可言狀。這位老先生的兒子會給縣長當隨從，別的人也都是找這種出路。舊有的商農職業，全都不能使人維持生活了。

飯後照例到綏遠新聞社發稿，有幾個朋友來談了一陣。今天又在西北日報「值日，」晚上須做一篇社論。十一時到了報館，幾乎是思索了一天還沒有決定一個社論的題目。這一篇社論簡直不能着筆。有許多話不能說，所以更想不起題目來了。

新聞檢查所打電話催稿子了。好容易我一時「福至心靈」就本着「檢查新聞」定了一個題目。身受的痛苦，寫來自然有左右逢源之樂。本來可以寫一篇好文章的，可是說話顧忌太多，又不能牽涉到本省的新聞檢查，費了斟酌，寫完改了又改，結果成了一篇沒有靈魂的東西。這簡直是一種刑罰！我何時才能不受這種「酷刑」呢。

社論原稿送新聞檢查所後，居然賺得了「檢訖」的紅戳。叨天之幸，沒有扣刪的地方。發交排字房已是子夜以後。

三點鐘胡亂入睡，再等得看大樣。

## 喇嘛

于至（綏遠歸綏）

早晨在被窩裏便聽到間壁喇嘛廟的噹噹破鑼聲，和咚咚的皮鼓聲；同時嗚嘟嘟的喇叭聲也像吊喪似的在震動我的耳鼓。在這些聲音間歇的時候，那喇嘛念經的破嗓音嘈雜的織起了。

咚咚，咚！噹噹，噹！嗚嗚，嗚！哇哇，哇！這些聲音是每天都能聽到的，但今天却有些更響了。我起來的時候，在院子裏恰巧逢着同院住

的那個喇嘛回來了。他頭上戴一頂鷄冠形的大帽子，顏色是黃的，身上披了兩樓紅色的麻布，布底下露出黃色的袍子，脚上穿的是蒙古人穿的那樣皮靴。走起道來是一搖一擺的。他一推大門進來了，眼瞅着地，口裏念念有詞似乎是在念着經。一直走到他的屋子裏去了。他這種樣的出來進去，在我看來並不覺異樣，因爲我已看慣了。可是今天我却特意到他的屋裏去看看。

屋子到不大，是一間廂房，但是裏邊却收拾得很干淨，比起他平常穿的那滿身是油灰的紫色袍子眞有天淵之別。靠窗是大炕，炕上鋪了毡，炕中央放着一張紅色小桌，桌子裏邊的一端放着一堆蒙文經典，外邊用黃布包着。大炕的對面放着一個紅色的柜，柜上有花瓶、有茶杯，有茶壺，有坐鋪，牆上掛了一張財神譜，兩旁則是一付娶媳婦的喜聯。看這一邊眞要令人感到這是新娘婦的洞房。再轉眼看看北壁上，是掛的濟公活佛出世圖，紅紅綠綠的弄滿了一屋子。我進去了，開口問道：

「喇嘛爺，山伯弄（蒙語問好？）」

「山，山（好好之意。）」他笑着答。接着叫我坐下來。我坐在炕沿上。他沒有說什麼，依然保持着他往日的沉默。他的面前放了一個銅盤，裏邊盛着油條，果子，奶餅等蒙古點心。茶杯裏放一些炒米，他斟了一杯水遞給我，然後用國語說：

「喝茶罷，喝茶。」

「謝謝！謝謝！」我雙手接過來。但我是用蒙語說的。他聽了笑一笑說：

「你的蒙語說的不錯，好好。眞的，我現在已是不大會說蒙語，忘了不少。我在這裏住的年頭不少啦。」

「喇嘛爺，」我也用國語說，「你在這住多少年啦？你的漢話說的眞不錯。」

「啊——」他喝了一口茶說，「大概已是三十多年，我今年五十一歲了。你吃點心罷。」他說着讓我吃點心。可是牛油味把我薰住了，我不能嚥下一口，只得謝謝作罷。然而他却很有滋味似的在嚼着。這是他日常的飯食，我在這裏住了七個多月，從未看見他做過飯，每天只是吃這一類的東西，雖然在冬天也會在火爐上做一點羊肉面片吃。他的牙口極好，吃炒米一點不嫌硬。但是他的面色却分外的蒼老，黑烏烏的顏色再加上毿毿的鬍子，叫人看去已是有六十多了。他是這樣孤獨的生活着，一天天，一年年活下去，是在不知不覺的歲月中斷送了他的一生，然而在他那塑像似的臉上已露出沒落的悲哀。

## 這一日包頭河西的農民

龐善守（綏遠包頭）

西北風嗚嗚地吼着，匝地黃飆，遮了太陽底燦爛光明。風砂眯着了眼睛，路都辨認不得清楚。這是西北一帶每年春季底照例颳

風，並不是偏偏的有意來點綴這個「五月二十一日」。

在包頭河西方面，因為去年黃河溢岸，發生了近百年未有的大水災，淹毀房屋，多至不可以數計，竟然有整個「營子」——即村子——全部淹沒了的。一般農民蓋了幾間茅菴，暫且遮風禦寒，都準備着乘此春暇再從事修築。又因為河堤潰決之後，當時未能堵修完成，本年春後氾濫，遂又二次入地，致使農民坐待地乾，不能及早耕作。農民們雖也知道防治水患，必須修堤築壩；然而迷信河神底錯誤心理，絲毫不能因為遭受水災，少有解除，總認為是不恭不敬，天神故意的降此大災以懲罰世人。

此地底社會環境和人民心理，唯其是有如此的一個背景，所以在本日底黃風天氣裏，所見到的一切事故，當然也逃不出這個範圍以外。

前半晌，可以說盡數的農民完全在田野裏耕地，每人套着兩個大犍牛，口裏不住的「噠噠！嗹嗹！」專心一意地竭盡人力和牛力補做那以前未能開始的工作，儘管風起沙落，打着人臉像繡花針刺的一般，而這般農民並不因此少停工作，仍然很勤苦地幹。間或也看見一人搖耬，旁邊跟着一個老漢或小孩幫着牽牛，正在那裏種胡蔴和莜子的，那搖耬之人，背後還拉着一付「拉砘」，噝哩喇噠，響個不住。不過此時夏禾下種期已過，而秋禾下種期尚未到來，所以種的不如耕的那樣到處皆是。

又看見一家農戶，因為距離耕地約有五六里之遙，每日往返，太嫌費事，正在那裏準備搬家。兩輛牛車滿載着犂耬鋤耙，箱櫃鍋甕，和盆鉢碗盞之類，在沒有院牆的兩間茅屋窩前停着，似乎是專等主人出發的命令。農民們逐耕地而居，是「口外」底普遍情形。有的就把房屋建築在各自經營的土地上面，邁步出門，便到了田中；從田地裏一扭身，又可以回到家中。田與房聯成一塊不可分離的地段。也有的集中居住於人烟較為稠密的各「營子」，而於耕地之上，另築茅菴。每年春耕去住，迨至秋收完畢，便又分回各「營子」。這個搬家底農戶，就是屬於後者春去秋回的一種辦法。

後半晌，大多數的農民都忙着泥水活計，在那裏興作「泥坯」。一排一排的坯架，擺滿了災後為墟的過去的村舍上，等着吹乾使用。又有的人們，或杠椽，或抬檁，或懷抱蔴楷，正在搬運材料，以備建築房屋。不知者以為大興土木，這是農村繁榮的表現，其實，他們是因為沒有住處，不得不勒緊褲帶，餓着肚子來從事此種工作。

此地農民底房屋，大半都是自行建築，並不用什麼泥水匠，木匠等等，也不用支檁底柱子。僅僅將四面的牆壁，用些「泥坯」累成，把檁在牆上一架，椽再在檁上一掛，蔴楷兒一層層舖在椽上，外面再加上幾層泥皮，這個小小的茅屋，就算成功。而此高不過八尺，寬不過一丈，柳檁柳椽，泥坯蔴楷，盡成功的房屋，當此西北風狂吼，當沙土飛揚的日子，居住其中，亦覺暖氣襲人，安適可樂。

還看見一個「營子」底居民，在所住「營子」底四周，修築護村堤壩。同時，又有的人在一個比較高的地方，鳩工庀材，建築「河

神廟，」——河神就是治水有功的大禹。廟宇規模，雖不見的怎樣宏大巍峨，可是也略具宮殿之微體，在河西一般房屋之中，可算是羊羣中的駱駝。建廟底目的，完全爲的是祈禱河神，避免水災。不過這並不是黃河爲患，而是山水肆虐。至於防堵黃河的堤工，聽說也已經開始多日，大批的受災苦工，在沿河一帶工作，每日每人除過飯食而外，約可得洋三角左右。全係以工代賑，由賑災會會同村閭長，共同負責，分段開工，大約每隔十里，紮工一處。所有河西全段工程，在最近一月之內，俱可完成。此種辦法，亦甚爲當地群民所歡迎，都異口同聲地說道：「光賑濟過日子，那裏能行？總得自己想法子。並且賑濟的錢沒有多少呀，發給各家零用了，也不見的就多麼寬裕，倒不如修了壩，盼望個以後的收穫。」

間或種植下的小麥也已經長出地面，約有二寸多高。順着隴望，但見一行行麥色青青，和叢草茂盛的地方，嫩綠掩映，覺的鮮妍可愛！然而無情的西北風仍不住地嗚嗚吼着，嫩小的野草和麥苗，在大風吹動之中，像波浪一般的或起或落，表示其百折不撓的態度！

天越黑了，風也越飈越大了；一夜裏飛沙揚塵，向窗前不住的猛撲，好像要突破牆壁底防線！

# 第十編

# 「失去的土地」

# 但願能擺下你的書桌

冀馬

當鬧鐘在五點把我鬧醒後，我發現頭竟有些發昏。我想：大概是昨夜失眠的緣故吧？是的，昨夜為了計劃着怎樣寫「中國的一日」一直想到深夜纔睡着；我的計劃是很週密的：第一，想把各教授的臉譜作一個素描，當作開場白；第二，想把同學的談吐來一個速記，當作中間的插曲；第三，……哎，想得太多了，所以纔鬧失眠。

因為頭昏，所以有些後悔，後悔昨夜不該多想。真糟糕，到教室後，頭昏得更厲害，看來「中國的一日」是寫不成了。你想，昏昏的腦袋，還能裝住「靈感」嗎？沒有靈感怎麼寫文章呢？

政治學的堂上，教授先生滿口吐沫的在講着「主權」，正講到「在一塊領土上，不能同時存在兩個主權」時，一位同學起來問道：「現在華北存在幾個主權呢？」教授不能答，祗好苦笑。我想：「假使頭不昏的話，這倒是很好的材料。」

午飯後，忽然接到從大北公寓來的一個電話，是闊別半年的黃君打來的，他要我立刻就去。放下耳機，我非常驚詫他這突然的來臨。黃君去年同我一齊在沙灘的公寓裏住，常常一起到北京大學去旁聽，原先是預算在去年暑假一起考大學的；可是在考試的前一禮拜，他忽然接到從東北家鄉寄來的一封快信，說是他父親已經在「滿洲國」哈爾濱某某銀行裏給他找得了一個位置，每月可以有七十元的薪金，和三十五元的「外快」，於是他慌慌忙忙的在第二天乘着平瀋通車回東北了。據說他的狀況是很好的。所以，他突然的來到北平，使我非常驚詫。

當我在大北公寓的七號房裏找到黃君時，他的憔悴的面孔，立刻加深了我的驚詫，雖然他穿的是很整齊的西裝。在寒暄之後，他就滔滔不絕的發了一大篇牢騷，大概是這樣：

「時光老人的鞭子，真會捉弄人，牠到底又把我趕回這古老的城了。朋友，當我離開這風沙的故都時，我就決定不再來的，然而今天又來了！……自從我回到關外之後，我就起始在銀行服務；你知道那裏的生活是舒服的：每天有網球、籃球可玩，夏天可以到松花江去游泳，冬天可以在白俄用電熨斗熨得平平的冰場上去滑冰。但是我過得滿不快樂。朋友，家鄉的變動得太多，又太快了。不久之後，我就起始不滿意了。朋友，我在那裏已經找不出中學時代的歡娛了；起初我奇怪，為什麼對這個玩慣了的地方忽然陌生起來？後來我纔發現「大哈爾濱」的居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狂歡精神了……這是一個討厭的發現呵，我開始更寂寞起來！我知道在一隻狠毒的魔手的籠罩下，我們（我和我四週的人）只配「巧言令色」的討碗飯吃，而沒有消遣一下的權利了。然而天知道，「大哈爾濱市」甚至放不下我的飯碗！……朋友，我任職不到一月，偏巧我們的主任（補說一句，我在出納課作事）就換了「友邦」的人了；二撇鬍的新主任第一件的施為就是：示意「滿」籍職員

自動退職。當然，我得自遞病狀呈請退職了。朋友，不這樣作是不行的，因爲這樣作，還可以得三個月的退職金，否則一個『大』也拿不到啊！……退職後，我便得趕快找職業，朋友你以爲我怕挨餓嗎？錯了，完全錯了，使我急於謀職業的，是另一種不可抗的力量。原來，『友邦』的憲兵隊已經在暗中監視我們了，（在我們「集團退職」的當夜，我們的像片已被銀行交給憲兵了。）假使在三個月內找不到職業，就有被抓去的可能，所以我急於找職業。職業終於在父親的奔走下找成了，（你知道，他是東洋留學生，很認識些「友邦」人士呢、）於是我就在去年的七月下旬到××公署去當科員了。因爲署裏的『友邦』空氣太濃，（由該署出版的官方月報都用「友邦」文字，）我非常的感到偏促，彷彿有一個不可名狀的恐怖，在壓迫我；我在這壓迫下戰慄的生活着。可是總有一種不祥的預覺糾纏着我，好像某種未來的禍事隨時都可爆發一樣。……是在中秋節前後的一個明朗晚上吧，在夢中睡熟的我，忽然被粗暴的『友邦』憲兵們從樓上給拉下來了，就把我裝在停在門口的載重車上了。這輛汽車冒着沉重的夜氣，在馬路上奔馳着，憲兵們的雪亮刺刀，映着明朗的月，發出淒厲的光；汽車每次停在一個門口，就會有一個同我一樣莫明其妙的人，從屋中拖出來：：直到天快發曉，才把我們拉到憲兵隊，車上大約有三四十個同伴了。……在沒人理睬下，過了兩三個月的監獄生活，我終於被父親託人保出來了。出監獄後，我纔知道我的罪名：思想嫌疑犯……我知道我在哈爾濱已經立不住脚了，於是跑到瀋陽的鄉下家中去住。然而那裏的景象却更使我難堪：村子裏的保甲法太嚴了，所以我回家的當夜，家裏就趕快到村公所去報告；時光雖然已經是隆冬，然而每天日裏夜裏在新修的土馬路上却永遠須有人守望，每隔五丈遠一個人，：家中的長工們，脚都凍壞了，後來每天夜裏就得弟弟去値班。……朋友，你看這樣景象我怎麼待下去？……於是我又開始去獵取職業了。然而那麼大一塊地方，却放不下我的飯碗了，……也許是我倒霉的緣故吧，我每次作事，不到一兩個月，就一定被『友邦』的同志給代替了，咳！所以父親才決定讓我上北平來。」

在他發牢騷的過程中，我一直沉默着，現在却插入道：「到北平來幹嗎呢，來讀書嗎？恐怕也是……」

「當然囉」他不等我說完就搶着說：「北平是中國的領土，我是中國人，我到這裏來，牠一定會讓我安分的讀書，牠一定會讓我安分的讀書」

爲了不願破壞他這一點美的夢幻，我們的談鋒隨後就轉到旁處去了。一同吃飯後，我們才分手。當我冒着晚上的風沙向回走時，我心中替他默禱着：「但願能放下你的書桌吧！」忽然一邁進校門，我想起「中國的一日」還沒有着落呢，我於是就決定寫這一段牢騷了。五五公佈的憲法，不是明明白白的把「東北四省」列爲中國領土嗎？

# 東北來的一封信

孟威

親愛的朋友：

津門別後第三天，我總算是太平地回到家裏了，一路上雖然經過了許許多多次的盤查和監視，然而終於都脫離了那許許多多次的難關；至於今後住在家裏能否再遇着什麼不幸，這是我頗担心的。朋友，不過我這次的回鄉，雖然日子並不久，可是我已看見了許多的東西。

在這封信裏，我祇要向你報告兩件事情來證明：一件是在營口我親眼所見的一件是論亡五年後故鄉的變遷。

上日下午二時，我離開「平瀋通車」轉乘營溝線，取道營口返鄉，在我剛坐到車上的時候，我便發現後邊尾隨着一個便衣「漢奸」偵探，接着他便坐在我的身旁，他假裝着平常乘客的樣子，不時地扭轉頭來和我談話。起先是從家常的事談起，後來漸漸地轉到關內的情形和最近的學生運動。囉嗦了一路，我實在討厭他，然而我又不能不敷衍他。車到營口了，我便被一個××憲兵抓到營口水上警察署。朋友，這時我立刻便明白了我不幸的來源。水上警察署的地址是「九一八」前一個商業學校。這裏除我以外，還有一個比我先到一刻的壯年洋車夫，他是老鼠一般的跪在地下，一聲不則的聽着「漢奸」的惡罵。起初我當他是犯了什麼殺人大罪，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爲他把一個××婦人拉錯了路。最後當堂毒打了他一頓，同時罰了兩塊錢，才允許他出去。朋友，我看見他這樣的受侮，聽見他那樣的大聲嚎叫，我的心在刺痛了。然而我瞧瞧坐在上面那揚眉吐氣的「漢奸」，我更忿怒，半天才回過一口氣來。

審問我的，是一個十足的「友邦人」他說一口漂亮的中國話；所問的，大致與營溝車上的偵探相同。不過這次須要添寫詳細的「籍貫」「住址」及三代的姓名。最後他板起面孔向我說：「你既然是學生，我們『滿洲國』也有大學，並且還是免費的，何必一定要到中國去讀書呢？嘿，如果你到中國去也好，可是你必須按月報告中國的學生運動情況，不然的話，我便認爲你是一個反「滿」抗×的份子。」朋友，我再也忍受不下這樣的侮辱了，我願意痛痛快快的死去。我終於沒有接受他的恫嚇，然而也終於沒有死去。

八點鐘了，我才離開水上警察署。這時黑暗早已籠罩了整個的世界，雨已開始刷刷地下起來了。

翌日上午十二時抵家，父病已愈，請您勿念。

故鄉相別已五年了。這次回來以前，我早就料想到種種不好。然而抑料不到竟是異常的黑暗，凄涼，蕭條。朋友，五年前富饒著名的故鄉，現在已經窮得全村幾無炊煙了。故鄉的農民整日生活在驚怖，飢寒，壓迫中；故鄉的牆上貼滿了請吸鴉片，白面的廣告；故鄉的街上不斷地發生「漢奸」和「××浪人」强迫農民買賣毒

物的事情；故鄉的郊外增加了許多的野哭與新墓。啊！故鄉！故鄉！一切的一切都變了。

這結果就是「匪」患的異常「嚴重」。帶有濃厚的抗×意味的零星小股「土匪」且不說，人民革命軍的勢力，在故鄉一天比一天地大起來，他們滿佈在故鄉的深山裏。他們知道過去義勇軍的錯誤，現在他們已有嚴密的組織，有鐵一般的紀律。據說他們是不輕易和××軍接觸的，如果他們要是接觸的話，他們是一定要佔勝利。他們中間不分什麼階段，什麼黨派，他們只有一條心，一條抗×救國的心。然而他們的隊伍却自然而然有了勞苦大衆作爲基礎。因爲比較闊氣的人兒，都早已做了漢奸；小商人還在做「吃一口安穩飯、做做順民」的幻夢。只有農民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多投到人民革命軍裏去。在這裏，最無恥的、是那些「亡國丈夫」；最可憐又可氣的，是小市民，最可欽佩的，是農民！這也因是農民受的痛苦更深！

咋天，××站的巡捕又來我家搜查一次，同時還連累了鄰居。我能否再住下去一點也不敢決定；我希望父親的病略好一點，我就馬上離開這虎口。

這封信，我是冒險寄的。雖然是假名，但你總能認識是我。不知道您能否收到這封信。反正無論如何，我們不久就會見面的。朋友，祝您的努力！

威，寄於五月二十一日。

# 冀東的民生

莊夢光

五月二十一日的晚間，我恰巧接到冀東友人的一封信，內容雖很簡單，但告訴了我一些刺心的事情，我只有憤慨！願意轉報給大多數國人知道。

「夢光兄：

從你離開家鄉，雖然只有短短的二年多的時光，可是在這二年多的時光中，這裏的情形，有着急劇的變化，就是在敵人加緊進攻剝削之下，使整個農村急趨破滅、使許多人民的生存更陷於無路，造成普遍不安混亂的狀態！

販賣毒品和設立賭場，是敵人最陰毒的政策，這是你早經知道的。這種政策的毒辣，不僅在於榨取我人的金錢、而且是軟化我人民消沉我民氣的良好工具。以前，日鮮浪人的毒品洋行和賭局，只不過開設在重要的集鎮上，所以被害的僅限於流氓賭棍少數的人。現在完全不同了。一方面因爲地方機關的公開保護，一方面因爲地痞流氓的幫兇，即使每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也都普遍的設立了洋行和賭局。以我家所在的百餘人家的村莊說，就有三家賣毒兼聚賭的洋行。結果使每個勤苦的青年、甚至大半的中年和婦女，都被引誘得吸毒狂賭。荒蕪了他們的田園，犧牲了他們的工作。

嗜賭和吸毒，本來是離不開的。到賭場中去賭的人，眞是發瘋似的，夜以繼日。這樣，他們的精神一定不能支持，所以必須拿白面來刺激興奮，以備再接再厲。那末，即使他們想盡各種方法而得金錢的來源不斷，身體在這樣戕害的情形下，也是社會上的廢物了。

花會的害人，是更加廣泛更加慘酷。婦女不必出門，一切都可以辦到，賣盡當光，終不能覺悟，飯可以不吃，花會不能不押。結果有的途窮自殺，有的流於淫蕩！衣服器具，浪人完全可以賤價收買和典當；甚或直接換取白面！這又可見廣大的人民在怎樣榨取搜刮之下，而筋枯血涸，而流入死亡的絕境！

這種悲慘的事實太多了，我不能完全報告給你。它民同學的事，你知道嗎？他以前給我們的印象，是多麼天眞活潑而聰明的。他又是在同學中歲數最靑的小弟弟，我們不是多親愛過他嗎？想不到他在五六月以前也染上了白面癮和牌九狂。本來他的家境幾年來早經破產，如今他又開了特別快車，三四個月後，就已成了光桿。新婚一年多的妻子，生生的被他逼死！從此他更走頭無路，開始了不名譽的行爲。起初是鄰里親朋，遭到他的光顧，最後他大膽的去偷開洋行的高麗人。不幸得很，被打了個半死後，還送到縣政府，現在還正坐牢呢！

去年冬天的時候，張鎭的一個浪人的白面館，被十幾個愛國靑年包圍起來，搗毀了白面館，打死了日浪人。事後，十幾個人都遠走高飛了。但縣政府却動員了數百警察和保安隊，把鬧事人的家族親友，全數捕去。鎭長雖早已逃跑，凡他的家私和家屬，完全被抄沒與被捕。此外，在鎭上辦一點公事的人，掃數都失去了自由！被捕的人，尤其鬧事者的家屬族人，受盡了非刑拷打。結果，摧殘了二三生命，株連了更多的無辜，造成嚴重的恐怖！到現在這一案件還未結束，被囚禁的尚有二十餘人！你看中國人的生命多麼不值錢呀！

今日的家鄉，眞成了非人間的世界！「冀東政府」成立後，人民更失去一切自由，冀東二十餘縣，只是一個大規模的牢獄而已！有許多悲慘的事件，我不能在這信上詳細的告訴你，請你原諒！我想離開這黑暗的家鄉，可是又不得機會，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想想法子？……」

## 北通縣五·二一速寫

華邦

滌輪門（通縣南門）站着兩種不同顏色的兵；左邊是穿灰軍服的曾在長城抗戰的大刀隊，右邊，着黃綠色制服的保安隊（卽塘沽協定後之戰區保安隊）——或者叫做冀東政府（？）的特種公安局警察。

西倉是前淸屯粮草的地方。如今呢？本來是空坪子，可供軍隊當操場；現在却植滿着樹，最北是一堆柏樹，圍成一個圓圈。中央的一株最大，立在旁邊的搪瓷牌上大書「冀東自治政府委員長×××手植。」四周是×××，×××，×××，×××參謀，秘書者流。較南是

西的一堆是果樹（桃李均有。）最中央之木牌上寫着「特級高等顧問×××次郎。」四周則為×××郎，××木，顧問者流。再南還有一堆柏樹，一堆果樹。

西街：計新添了幾家韓國人的洗衣店，店門口有幾個韓國人。一家某國メサロ，窗子是顏色玻窗的，裏面開着留聲機。一家藥房，門口有頂大的廣告，紅色，上面畫着個東洋鬍子的人，還有四個字：「大學眼藥。」再靠南邊有一個用竹蓆搭成的三角頂的篷子，門首寫着「日貨電影院。」進門閒的人心慌，乃出。附帶：中國銀行，郵政信櫃照舊。

鼓樓正街：各家店鋪夥計的衣服都掛着個搪瓷證章。寫着「冀東政府臨時門牌××號。」

雜檎，古樓、燃燈塔（廟頭觀年娃）仍照舊。

某小胡同：一個破篷子門口掛着一塊招牌「你要西嗎？請進來。」（按「你要西」應為「你要呢？」之誤。）

東倉，正在搭台子，大概有「什麼運　會」要舉行。

六師（通縣女師）的紅房子上掛着太陽旗。沒有學生只有兵。

××中學（教會立）裏，一羣大孩子在戲一個小孩子：「不要臉，爹在冀東師範當校長，還有臉到這裏來讀書，不要臉！怕升不了學嗎？老子就不該當漢奸！」

小孩子只是「嗯嗲——你……」

××中學附小（教會立，屬河北省）的教員家裏的聽差捉住一個十一歲模樣的小孩子往公安局派出所裏送。說「他爬我們的院牆（探得該幼童為冀東師範附小的學生）」——警察也只好笑笑，沒法子。

傳說：街面木棍極形猖獗，多為韓國人所作。

「嘟！嘟！」一輛載重汽車，載着大量漏稅的貨由平津大道而來。上插有「太陽旗。」

## 焚書

籠中鳥

下午三時沒課，順着校前的馬路一直溜達到城東灤河沿，整整散逛了一點多鐘，還才回校。

「書籍檢查了沒有？不大離，就燒了哇！」我知己的朋友知郁，帶有關心的面孔向我着急地說。這時我剛入了校門。

「啥事啦！」我愣住了，我不明白他說的是啥勾當。

「話少說吧，到自修室就明白了。」他搖着頭說完，轉向扯着我底手向自修室走去。甬道上十分清靜，一個同學也沒有；只有幾個校工焦黃着臉，來來往往的直跑。「有啥緊事？」我心辦的問着自己。就這樣進了自修室。

同學們都帶有懷悼的神情，有的眼眶裏汪着淚，嘴裏不住地嘟嘟囔囔；一個個漲紅着臉，翻箱倒架在查書，似有大禍來臨。一陣

陣地紙灰氣味，激刺我聯想到人死後焚紙錢時的情形。火光直冲着頂棚，各個同學都穿梭似的一堆兩本的在塘燒着書、紙、信件、……我像墮入「五里霧」中，仍是張惶失措，不知所以的看着他們：

「怎麼自修室燒起書來？」

同學似乎都不認識我了，放大着瞳孔瞪我兩眼，一句話也沒說。燒完的急急匆匆地出去了，像找租界去避難。室外來來往往的脚步聲一時緊張起來。

「方才校長被××憲兵包圍了，質問冀東運動會內有教職聯會撒傳單的事情；並且××兵還打了電話來要搜人呢！……」知趣說着，面色變黃，沒勇氣再說下去。正在燒書的同學汝久，趕緊閉門伸頭四下望了兩眼。

「汝久！不要在自修室燒哇，失了火誰負責？紙灰就不犯嫌疑嗎？馬……馬……上就許要來人……！」訓育主任着急的向汝久說。

「哎呀！」我不由地叫了一聲，似冷水澆頭，一時竟不知如何措手。是啊，我買的教育雜誌、讀書生活……都在××禁郵之例，那太危險了。我立刻翻開了書箱，連教波社、大公報社……掛號信皮，自作的稿底，完全扯了出來，又反復檢閱了兩遍，讓知趣幫我去燒，

「到茶爐燒去好些！」我心裏想着，隨即說給知趣。

茶房裏擠滿了同學，繞也沒有。兩個同學因爲先到後燒的關係還在互相翻白眼；我急壞了，甚麼時候燒完呢！馬上就許要查。茶鍋裏的水汽滾滾上冲，狹小的屋裏已經看不清人，水的沸滾聲很大，火光熊熊，煙囱裏的紙灰紛紛翩翩地飛個不停。我再不能等下去，蹲在茶房外牆跟下就燒了起來，心裏又怕失火，又怕被……手顫、心抖、臉上發燒、……唉！冀東底學生！

## 拉鬼

昇　息（[illegible]縣）

「唔！留頭爹昨晚討紅㈠嚇死了！」剛洗完臉，對門的王二伯進來向我說。

「是前天當了他媳婦底布衫，去押會的那個留頭爹？」

「是他！他昨夜拿了穴籙去拉鬼㈡，拉到九十九圈，嗯，眞拉出來！大黑的，立在墳上問他啥事；他嚇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便倒下死了！……這回他們一家三口人可……」王二伯說到最後一句，稀稀拉拉的蒼白眉頭，又在多皺的臉上打起結來。

是前天，城裏的教育行政機關被××接收了，我不得已再回到王村去。剛一到村口，就看見一羣人圍着一個蓄着長髮臉皮浮腫的男子；他兩隻滯澀的眼睛，望着垃圾箱似的一間破平房，從裏面伸出一個女人哭天搶地枯澀地哭聲：「留頭他爹！該死的！把我的布衫硬剝去當了呀！……沒衣裳怎出去見人呀！……去了呀……」我當時沒有留意，進到家裏聽人說，才知道留頭爹的東家那年跑反，把值錢的東西寄放到城裏親戚家，却就就丟了，

又遭了土匪兩次打劫，最後又讓編芭㊁的掃了光，一家子死的死，病的病，老頭子現在還在牀裏。留頭爹爹運着也失了業，他先在村裏做些短工度日，近來不知怎的，也跟上白面，押上花會了。

又一片呼天搶地枯澀的哭聲打破了我底沉思，趕緊走出門去看。

一個赤了背膀，懷裏抱着一個兩三歲的小孩的老婆子，從那邊哭號着走過來：「留頭爹呀！怎好哇！……」她身後追隨着一個大約七八歲破鞋破襖的男孩子，口裏「爹呀爹呀！」的哭叫着。

一家掛着太陽旗的什麼洋行的門口，圍了大羣人，四個白面鬼守着那躺在牀板上的死屍，枯草似的頭髮，灰青色的臉，睜出着兩顆眼睛，兩手從破棉筒裏伸出來活像雞爪，有條細麻繩還拴在腕上，一把破蓆緊在身旁丟着。

「唔！留頭爹還不回來？」一個白面鬼焦急地搔了一下有癩瘡的腦袋。

「真的不給吃頓洋點心㊂怎麼行？怪沒勁的！」那個年老的白面鬼打了一個哈欠，輕輕地抓起一撮土撒在死人的眼上。

---

㊀討紅，是花會三十七門所預謀的一門名號，中了叫真紅，不中叫假紅。

㊁拉鬼是討紅的一種方法：半夜用一把灰罐用繩拴在右腕上，在新墳上擺好果供，叩頭焚香後，圍了墳拉一百下，便說就有鬼來送紅。

㊂偷渡事變後，有一些少人投靠的一種稱作謀利××團體的勾結，結果一種逃避着的勞苦的農民。

㊃殷海人們的口頭語，指還非白面客。

## 五·廿一的亡國生活

諸志海

夢的電影演得非常有趣；一幕緊跟着一幕的演變起來，緊張起來，在最後那一幕裏，情景是特別的緊張，特別的演漸趣味也越爲濃厚；不過在極突兀的一剎那裏，影片被撥斷了！醒了！睜開眼來，黑暗已經悄悄飛去了這個監獄式的小屋，窗紙上發着一種魚肚色的白光。同學們的酣睡聲，消晨賣小販的呼喊聲，併在這清澈的空氣裏鑽進了我的耳道。翻轉了幾回身，毅然的爬起床來，便很快的跑出了這間屋子去。

一個月來，每天的早晨我總是同着同學梁君到校外的曠野裏去跑上一趟，一來可以清醒腦筋，一來可以練習長跑。今天起來還不算很晚，離起床號還有十幾分鐘的工夫，我便去喚醒了梁君，隨便的洗了臉，就和梁君一同出校。

校門前橫亙着一條汽車路，這是冀東僞政府近來所趕築，以備某國軍事上的應用。路非常的寬闊，大概有四丈開外；兩旁是兩條極其狼狽的大車道，當中隆起的部分卻非常的平坦，這是專供

某國汽車行走的。遠遠的望去，像是一條蟒蛇仰臥着，那蛇腹是異常的平白，反映着清澈的晨光，更給牠增加了一點光輝。我們倆大膽的却又懷着一種驚惶的心理，踏上這一個蠕蠕欲動的蛇腹，咳！這條道允許我們走的嗎？還是我們所應當走的嗎？

夜間悄悄的下過一陣雨，清晨間路上還有些泥濘，跑起來也覺得有些費力；不過這是汽車路，兩邊都有水溝，比較着其他的道路還總算強得多呢！路上只有汽車輪所軋成的深轍裏，還存有不多的雨水。我很奇怪，爲什麽汽車也會軋成這樣深的轍呢？哦！這是載重汽車的明證，這是某方軍需運輸的明證，我凝神的望着這兩條無盡長的深轍——我惘然了。

一叢叢的柳樹，一點點的村莊，一縷縷晨間所特有的青烟，一聲聲清早所獨具的呼聲，這些個、這些個，俱在蔚藍的天光下，從四下合攏來，去迎接那金紅色的嬌豔的旭日。眼見得東邊的綠柳加濃了金黃色的晨曦。像名角的出場般，日光已經慢慢的吐了出來了，圓圓的晶亮的。她在一排排的綠柳的身後，悄悄的移動着，看去眞像是一個西洋女子的流動的明眸；綠柳是眉毛、晴空是額面，四下裏的羣山是被看的觀衆，都羞答答的在這美好的晨光下環立着。但是，咳！這些個都是昨日的情景了！今日何在？

因爲夜裏下了雨的緣故，所以今日的淸晨顯得特別的淸幽。心頭覺得是非常的悵惘，直到一種懶散無力的步伐把我歇回學校時，我才在鏡面上發現了自已的一張愁苦的臉。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這是全中國的五月二十一日，全國的同胞們，在這天的生活裏，我知不道他們都是什麽樣子，但我是非常希望嘗一嘗他們那種滋味。

# 一封來信

亦　民

下面的一封信，是一個朋友從冀東玉田縣寄來的。在這封信裏，他把冀東的情形，作了一個簡明概括的叙述，並指示了我們應走的途徑。我讀了以後，感動得幾乎淚下。因爲他寫信的時間，恰巧正是五月二十一日，因此我等不及徵求他的同意，就冒昧地把它獻給「中國的一日」了，我想他是會原諒我的。

五月廿七日亦民附識。

亦民兄：

當我們的軍政當局把華北，尤其是冀東，棄之如遺的時候，你不是華北人，又不是冀東人，更沒有負着軍政的重責，居然能注意到這山河變色的一隅，對我們這些可憐的孑遺，加以慰勉問訊，這是如何地値得感謝啊！

來信問到冀東的近況，因爲見聞有限，恐怕難給你滿意的答覆。只好把我們本縣的情形，約略地報告一下，也就可見冀東的一般了。

我們玉田縣在平津之東，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大平原。物產很豐富，文化水準也相當的高，在過去可以說是一片樂土。民國以來雖然經過幾次兵匪的蹂躪，可是還能勉强支持。不幸在二十二年我們的政府和「友邦」簽訂了塘沽協定，我們縣在所謂「戰區」名義之下，被無情地斷送了。二三年來全縣民衆的命運，就日趨於悲慘、沒落了！什麼浪人的滋擾啦，毒品的流行啦，土匪和戰區保安隊的搶刼啦，諸如此類，都是老百姓的致命傷。

去年，漢奸殷汝耕和其他賣國小醜們，被「友邦」牽着鼻子宣佈了「冀東自治」，從此全縣民衆就十足地嘗到亡國奴的滋味了。

原來所謂「冀東自治政府」，正如滿洲偽國一樣，名義上雖然由漢奸們主持政權，實際上他們除了仰着帝國主義的鼻息求着賞碗飯吃以外，一切行政大權，都由「友邦」人士總攬，他們不過是爲虎作倀而已！就拿我們玉田說吧，縣政府聘有××顧問，他是個太上縣長，一切行政和司法，他都有絕對的決定權，公文由他批閱畫行，有時還親自辦案子，眞是所謂「生殺予奪，惟意所欲。」縣長只是奉令執行罷了。縣府以下的各科局，大都聘有「友邦」的囑託；其實所謂「囑託」，也等於科長局長的爸爸。此外？鄉村師範和縣立中學，都強制地安插「友邦」人士當日語教員和校醫。他們除了實行文化侵略和麻醉政策以外，最大的任務就是監視着反日反滿的危險分子、「偶語者棄市」的酷刑又重演於今日了。

說到駐軍，除了屯駐縣城的日本正規軍以外，還有日本憲兵數十名和冀東保安隊若干名。這些軍隊都是擔當殲滅「危險分子」的任務的。

小學教科書從春季開學起，已經完全改過了。新換的教科書是以「滿洲國」小學課本爲底本加以改編的。它的內容，以鼓吹中日「滿」共存共榮爲主要精神，以消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爲終極目的，對於過去的國恥史料，不是歪曲事實，就是一筆抹殺。中學教科書雖然暫時採用舊本，但也被改得缺頭斷脚的不像樣了。——這就是亡國人民所受的教育！

說到日鮮浪人的活動，更是無孔不入，他們公然地設賭局，立花會，賣毒品，敲詐良民，勾結土匪……種種無恥的勾當，他們都幹得出來。民衆畏之如虎，官府敬之如神，黯無天日，在這裏，眞不知「人間何世」了！

至於本縣的經濟情形，已經達到了總崩潰的階段。本縣是個產布名區，依賴布業爲生的不下數萬人。自從無稅的日貨在這裏大量傾銷以後，本縣的織布工業，完全破產了。說到農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水旱爲災，連年歉收；關外的食糧因受日本的統制，無法輸入，因此糧價大漲，民食恐慌。再加上苛細的捐稅，浪人的滋擾，如毛的土匪……農民眞是到了走頭無路的地步了。去年夏秋兩季，已經發生過搶麥搶穀的怒潮，今年更不用說了。唉！亡國的滋味，眞是不好受啊！

最後，說到本縣民衆對於這種局面的反應。這大概可以分做三類：第一類是豪紳地主階級和屬於這階層的一部知識分子，他們爲了保護本身的財產和地位，甘心當帝國主義的孝子順孫。首先歡迎日本的是他們，藉敵人的勢力，欺壓本國民衆的也是他們，現在正是他們興高彩烈的時候，有時他們的手段比他們的主子還厲害呢！

第二類是醉生夢死麻木不仁的人，這裏邊有知識分子，也有工人和農人。他們是正牌兒的順民，不當漢奸，也不敢反抗，只是苟延殘喘，混一天是一天。對於這些可憐的弱者如果有人加以鼓勵，並不是不可救藥的。

第三類是「友邦」所最怕的危險分子，這裏邊有前進的知識分子，也有覺悟的工農。他們知道他們的所以受到亡國慘痛，是因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漢奸賣國賊們無恥地出賣。非把他們剷除，中國民族絕對沒有出路，每個人也是沒有出路的。他們有這種認識，在萬分危險的環境之下，反倒越發的英勇起來。他們現在正利用各種方式與機會，勇敢地堅決地向着民族解放的路上邁進了。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傷，是中華民族的救星，他們的前途是無限的。來！我們祝福他們，祝他們得到最後的勝利！完了。並致敬禮！

弟百川　五月廿一日。

## 永不能忘記的一課

劉士引

晨起，我的頭有點暈。踉蹌跑出去，沒有留心昨夜的雨使得地上泥濘，一出寢室就摔了一交，弄了一身泥，喪氣！大清早就來一個不吉利。

洗洗臉，就用早飯。稀粥，饅頭，鹹菜，胡亂吃進，管它有沒有什麼維他命營養素！

還沒有上班，聽說今天有某要人來參觀，忙煞校工，恨不得一口氣打掃好了整個的學校，好使校風好，校長滿意！

上午的本國史，堂上同學都露出驚惶的神色，教員帶着蒼白色的臉皮上了講臺！

開場的第一句話就是：「……拿出課本來！」

我們現出奇異的眼光看着他——他的嘴唇在微抖，他的手上的一本書也在顫動，他的兩眼無力的瞥了我們一下；接着又說：

「把書翻開——從——」聲音哽咽住，忽又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接着又說：

「——本書第三章，民國初年的外交，第五章，歐戰後的外交，……還有南京事變，濟南慘案的交涉，萬寶山慘案，九一八事變之爆發……日本佔東三省及國聯的態度……還有……唉！」

聲音起初過高些，後來愈低愈低，最後似咽喉塞了什麼簡直

都無力再說下去！

我們的心不停的跳動，不過還不大了解到底怎樣？

「——還有，一二八之變及日本最近的侵略行動，——就在這些課的下面寫「删去」二字！……」

他勉强說完了，接着就在黑板上用力的寫了「删去」兩字！回過頭來，臉上表情越發難看。

我們翻着書，找着這些課，計算約佔全書的二分之一！

「再多去點吧！省得我們讀」我們都沒有這樣想。

删去這——似割掉我們自己身上的肉，當我們不得不寫「删去」的時候，那枝手中的鉛筆，似一把尖銳的刀刺入我們的心頭！

「你們不要難過！我也不願如此！……唉！中國？我們已快不能再做……」先生說到此處忽低下頭去，講臺上已有兩滴三滴的淚水。

「上邊說過，幾天後怕某國人來查看！而且我已和校長、教務主任，再三討論此事。但……最後的辦法就得如此！如此不然——恐怕我們……」過了不多的時候，先生又轉爲平靜的告訴我們。但後來終出極鄭重的樣子，接着又說：

「恐怕與我們各人的生命有危險咧！」

全室充滿了慷慨激昂的空氣。同學們早有哭得不成聲的了！窗外的小鳥也在梢頭啁啾。

「國家垂危，實不容緩！既是國家之一份子，當要極力救國！」當我悲憤到沸點時，把這似乎是不通的文字寫在一張紙上。我的淚水隨着我的筆管滴下，浸化了墨跡，滲潤得一片片的了。

「唉！你們都是中國未來的主人！你們既都如此表示，……你們的國家，會因你們的赤心，熱血，有救了！……」先生忽然提高嗓子，又很莊嚴的對我們說。同學們有的仍在流泣，有的靜默出神看着先生。

「唉！現今好在我們還可以實地去念讀這雖被删去的文字！這還不是你們的最後的一課呀！……哈！」先生忽又這樣安慰我們。然後他的心裏彷彿有什麼可樂的事情，忽又破顏一笑。

同學們有的也微微地鬆了一口氣！

「啊！你們還要留心！你們的日記、作文、及一切有礙的書籍，都要嚴好！或焚去呀！你們應當知道？這或許就可以送了你們的生命哪！」先生又很溫和的告訴我們。

同學們這時大半都已停止了悲哀。先生在講臺上踱來踱去，心裏不知相什麼？有時面容似笑，有時現出很難過的樣子。

這幕悲劇就這樣的結束了！

## 土阜上

橫勁（唐山）

剛下過去雨，太陽又光輝燦爛的普照着大地，天氣顯得格外

淸和。

在一個高高的土阜上，有幾間破亂不堪的古典型的建築物，隱隱約約的伏在蒼松翠柏的叢裏。在這裏面有笑聲，有哭聲，有鼎沸的呼喊聲。

靠東牆根那所房屋，一共有三間：緊北面的一間，是敎員的休息室；那兩間算是學生的課室。在課室的北面，放着幾張破舊的棹凳，南面有一個大土炕（北方人睡覺多在土炕上）借用爲講臺。在這講臺上面有一位瘦臉龐，大高個，穿着土布大衫土布鞋的先生。他雖是一個年青青的人，但是從他那已經長了縐紋的面部上看來，知道他是一個飽經世故的人；在他那響亮的聲音，活潑的態度，與做着手勢的講演上態度看來，更可知道他是一個熱心的青年人。

「啊，撥，此，吃，得……」

誰也不會想到在這偏僻、荒涼、冷落的一隅，有着拉丁化的新文字的呼唱。是的，時代是在普遍的急劇的演變中！

「學校好久沒有錢了，我的吃食又成問題。昨日與學董商量，因爲學董沒有錢墊，所以祇好先和你們要學費來維持。你們想着都拿來吧！」先生就着授課的餘閒，把要學費的事情對學生們提出來。他雖然知道各個學生的家裏是在怎樣的鬧饑荒；單看各個學生的衣服——袖口碎成飛邊，肘部成了窟窿，家做的鞋襪也磨出了洞，露出粗糙的，帶着皺的足趾和足踝，雖然有幾個穿着線襪，可是補丁已經打到鞋幫上面二寸，兩面核桃骨處也一面補上一塊圓形布——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他不得不提「要學費」的話。他也總得有些東西裝進肚子去才能敎書。

「先生，不是我們不給，實在是家裏沒錢呢！」學生們帶着哀求的態度嘈雜起來。

「先生這村裏加上南街的那三家，總共有四十六家是靠着吃樹葉子過活的！」

「我很知道這情形，況且我們處在雙重壓迫之下，……大家對付着辦罷。」先生一面安慰學生，一面却不敢放棄「要學費」的這一條出路。這眞叫先生爲難極了。

「先生，收去的我們的舊書，甚麼時候給錢？」一個穿着破棉襖的學生說。滿襖油膩，尤其袖口處足有大錢厚，閃閃放光。他們在這時候還穿棉襖，因爲除了破棉襖就沒有的穿了。

「先生，我們的舊書錢還給不給？」別的學生也問起來了。

「連舊書都收去了，我們自己化錢買的書，怎不叫念呀！」

「爲甚麼叫敵人來做顧問？他叫收書就收書！」

「爲甚麼不幹！」

學生們在下面鼓噪起來了。

「這不過是漢奸政府的命令，不得不應付吧了。至於給還書錢，你們不要白希望罷！不是嗎，鄰縣收去的舊書都白白燒掉了！」先生暗示着說。

「把那東西放下!」先生看見一個學生拿着破麻袋玩，就又喝了一聲。

這一個麻袋又引起了這位先生的辦鄉村教育困難的感想：學生睡晌覺，每人都拿着一件鋪的東西，什麼麻袋啦，褥頭啦，……上學下學時既不雅觀，又違反教育原理，况且睡在地上，也不大衛生。但是改革這一點和以往勸導學生們不上夜課，免得他們過度疲乏有同樣的不容易和不能成功。在以往，他雖曾有過推翻佛殿改爲教室的提議，但結果是遭了村民的反對。這都使他很灰心過來的。幸而村民也有他們誠實的天性，淳樸的美風，尤其在現在，他們的情緒已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所以他永遠對於他的工作感覺興趣，對於前途抱着樂觀。

「你這是藉端敲詐……你這個吃莊害戶的地痞流氓!」突然從教室外來了這很大的聲音。

「好，戰區保安隊抓你，××憲兵也行……」

「任你勾串什麼都不在乎……」

院內的喧嚷狂喊使空氣緊張起來，學生都扭過臉去隔着破紙的窗格向外望。

「喂!回過臉來，外面有什麼也不要看，才算專心呢!」先生趕快想收回學生的心，要他們唱兒童年歌。

「四月四，四月四，小孩也能做大事，……學新文字……百姓個個會管事……遇着敵人來，千千萬萬向前刺!」

在這師生合唱的聲浪中，漂浮着一顆胡思亂想的心：「在都市的兒童，比較的是幸福些罷?可惜這一般兒童過於被人忽略!」先生的面龐上泛着不同樣的表情。

一會兒，師生同帶着笑容走出教室。

在這高高的荒涼的土阜上不時的有笑聲，哭聲，蓬勃的呼喊聲。

# 瑣記四則

石白

## 一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冀東」治下一個靠煤礦礦廠而存在的鄉鎮的一條衝要街道裏，兩個過路人——一個是警察打扮，另一個却是商人模樣——同時在街口的牆角上發現了一張黃紙的告白——

> 逕啟者本會擬定國曆五月廿三日招集全體會員開茶話會藉灑殺氣香煙特務請各界安淸家理參加無任歡迎時間下午二點至七點
>
> ×××東大街齊安協會啟

他們剛讀過幾句，身後又添上一位司事神氣的讀者。商人警

了幾眼就匆匆的走開了。「警察」和「司事」却還在字斟句酌的仔細的讀着。隨後「警察」也走了。「司事」被幾個特別對他具有吸引力的字句激動了，他彷彿忘記了走路。

「義氣香堂……安清家理……」

三年前一幕械鬥的血劇，像一套剪裁得零零落落的影片，在他的眼前閃電似的重演了一遍：紅的臂箍，白的臂箍，……三千多羣衆……槐樹林……鐵道旁……木棍，鐵斧，鶴嘴鋤，匣槍……破碎的頭……鮮紅的血光……慘死的僵屍……義氣……警察署長的調解……

一剎的工夫，剛走開的那位「警察」又回來了，打斷了司事的回想。像要記牢忘掉了的什麼重要字句，警察模樣的人重新聚精會神的對着告白默讀起來。

「這傢伙也許要臨時參加的吧；這麼注意！」

司事投給了他鄙夷的一眼，拔開腳步就走了。

~~~~~~~~~~

二

一所寬綽整齊的布店，靜悄悄的耐過了冷清寥落的早晨的時光之後，居然有點熱鬧起來了。櫃台外一位和氣得近於諂諛的掌櫃，一面吩咐學徒搬貨品，敬茶水，一面竭力逢迎的招待着三個奇珍異寶般的主顧。那是三個被尊稱爲「老師」的小學教員；兩位短裝，一位穿長衫。

「您看，這種貨色頂合宜了，」掌櫃笑吟吟的抖動着潔白的布料，「又便宜，又經濟，又結實，又時尙，賣得頂多了，這種[illegible]；做夏衣頂好，這才兩毛多一尺；這是從秦皇島來的，沒上稅；要在往年哪，三毛朝裏您不用想問！——什麼？唐山比這兒便宜？哈哈，您那可有點外行；買這路貨，唐山不如這兒，唐山有落地稅的。——您就來這種吧，價錢頂便宜，貨又好……」

「兩毛幾？」穿茶色短裝的問。

「別人都算兩毛三，您三位來了，特別減算，兩毛一！」

「一毛六還差不多。」

「哈哈哈，那是說笑話了，一毛六太不够本，一尺布那會差五六分錢的？」

「這是走私的貨呀！價錢當然要賤點。」

「一毛七吧！我們多花一分。」另一個短裝的插入了。

「先生，添一分錢不行呀，——哈哈，不够本，實在是——」

「我給圓通一下吧，」長衫的也說話了，「我自己可並不要買；一毛八！兩讓了。」他心裏在想：反正看我們來了，你總得多虛說幾分的。

「不行呀，不行呀，先生！——哈哈哈——一毛八還是不够本呀！那麼，我說個至矣盡矣的價錢吧，一毛九分五！」

「一毛八！一毛八？再多一厘也不要了！」茶色短裝的說着，露出要走的神氣，跨到門外去了。那兩位也就跟了出去。
~~~~~~~~~~

經過了一陣熱鬧的喧嚷之後，空曠的屋子又恢復了冷清寥落的原狀。櫃台上橫七豎八的擺着幾疋布料，軟疲疲的現出沒精打采的樣子。盛着冰冷殘茶的茶杯楞磕磕在那裏。掌櫃和學徒們彼此失望的對看着，彷彿心裏堵塞了多少說不出的悶氣。整個的屋子充滿了空虛，寂寞，荒涼的意味，像一座無可攀援的沒底的黑洞。

「吁——」掌櫃終於無力的長出了一口氣。「快收拾起來吧！撈着什麼！」他對學徒們氣憤憤的說。

三

夜雨過後的街道上，腐爛的佈滿了黑灰色的泥汚。行人的川流不息的脚步，從街道靠近商店門牆的側旁，踏出半平整整的兩條窄道來。駕着兩匹瘦弱騾子的一輛大車，影壁似的停在街心的爛泥上，動也不一動。車的南面，擁簇着一羣看熱鬧的人，圍成了不很整齊的圓陣。站在陣外圈的，因爲望不真切，時時伸頸蹺脚的擠着，想從人隙裏窺察一個究竟。圓陣的中心，一個襤褸的老太婆在石塊上坐着。衣服上沾染了不少的泥汚。稀疏疏的頭髮下裸露着光禿的頭皮。枯瘦的癟臉上擠滿了深長的皺紋。她的左手顫撒撒的扶住了右腕，時時發出痛苦的呻吟聲和微弱的嘆息來，眼皮和嘴角牽扯的抽動着。

「這是怎麼回事？」圓陣旁邊一個矮胖的觀客關心的對別一個問了。

「趕車的沒留神，牲口把老太太撞倒在泥裏了。眞眞危險，差點兒就軋着了；還算他運氣不壞。可是跌得看來總算不輕！」

「啊呀，這事可不大好辦！總得給老太太幾點養給吧，看光景，要有了差錯，那可更麻煩！」

「閃開！借光！」一輛洋車拉過來了。老太太從圓陣的決口裏被攙扶出來，還在顫微微的呻吟着。攙扶着的是一對壯年的男人和婦人，臉上流動着憂悶的顏色。

「瞧不起，拉到家裏去養着吧。」他們把老太太攙扶上洋車，緊隨在車後走了。

圓陣散開了，隨後就消失得無蹤無影。只有那輛大車，伴着兩匹瘦弱的騾子，仍然在街心爛泥裏影壁似的兀立着，任憑行人川流不息的從兩旁走來走去。

四

大街上走着兩個在尋找什麼的人。他們混在來來往往的流動着的人羣裏，沒有引動任何人的注意。

他們尋找着。望望這裏，又望望那裏；一會停住脚步，一會又放開脚步。他們從西邊到東邊，從街頭抖街尾，毫不厭倦的走着。

街上一切都照常：街道，房屋，貨攤，市招，牆上的廣告，行人的面貌，嘈雜的聲響……一切都顯現着平凡的灰色的調子。

他們在看。他們在聽。他們更在想。——這灰色的鄉鎮啊，死寂的窒息樣的這灰色的鄉鎮啊，什麼是你的灰色的根原？什麼是你的灰色的特徵？我們搜索，發掘多少日子了，可還並沒認淸你。今天決意要揭開你的秘密、捉取你的魂靈，把你公開的捧獻給高興知道你的人們！

他們走着。他們觀察着。他們思索着。——到那兒去發掘去搜尋才能够滿意一點呢？——他們沉思的想了——啊，那些不就是特徵的地方嗎：賣白麵兒的洋行，花會局窑局的場所，日語研究會，與匪爲隣的公安局，藏槊窩匪的所在地？……啊，不行，不行！到那兒倘若發生了什麼想不到扭不起的事端怎麼辦？……

他們走着。他們觀察着。他們思索着。但他們幷沒有找到滿意的什麼。一切都照常，一切都顯現着平凡的灰色的調子。

他們終於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去。

## 這一天

冷　眼

夜間又是一次大雨，夢寐中聽到隆隆的雷響和淅瀝的雨聲。早晨起來，雨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停止，蔚藍的天空，找不到陰雲的蹤跡，一輪鮮紅的太陽由東方升上來，似乎曉浴初罷，容光分外顯得煥發，可是一種料峭的寒風，撲到身上，實在有些禁不住，北國的春天，總是有名無實，不是在半月前已交到夏令（五月六日立夏）了麼？可是因爲受了去冬奇寒的影響，杏花，桃花，丁香，玫瑰……都衍了期，對窗的一棵馬櫻花，現在還不曾茁出芽來。整個的春天，刮着狂風，地方乾燥得像沙漠，本月十七日才落了一場透雨，今天夜裏，是第二場，弄得天氣反冷起來，立在風裏，穿着夾衣還有些發抖，有些人竟不客氣的穿着棉衣哩。有人說：「北地沒有春天，」可是這樣下去，什麼時候到夏天呢？報載宣化「五月飛雪，」那末，「六月雪」也不會不可能吧？

「友邦」的軍隊是不怕雨，不怕冷，也不怕泥濘的，大淸早，就咕嘟嘟，咕嘟嘟的演習起來了。他們全副武裝，帶了大砲，機關槍……也許毀了田禾，也許升上民房，拆撤了籬笆，儼然如臨大敵。像這樣的情形，十天裏總有八九回。

上午十時左右，照例由北往南飛過太陽牌的飛機，可是今天是三架。這得說是有經驗，一點也不會錯：如果一天一架一次，這是常道，時局一定還可敷衍；若是三架，五架……許多次，那末時局便會有新的變化。這回數目又加多起來，莫怪報紙總登些「增兵」「增兵」的消息了。寫到這裏，我記起昨天（二十日）天津益世報的「社論」上說：「中央政府目前應付華北問題的整個的態度，鬆懈遲鈍，冷淡疏遠，眞叫我們國民落淚。我們禁不住要問黨國領袖：政府是否還記到華北？政府是否還要華北？」

旁晚。同幾個朋友到街上去逛逛，走過「冀東×××政府唐山辦事處」嚇，眞威武！幾個武裝齊備的「弟兄」站在門的兩

旁；白油漆牌子掛了四五支；黃包車二三十輛在門外列了兩行；門裏有兩輛汽車生火待發。每逢衣服闊綽些的人出入，便在一聲狂吼「立正」之下，幾個門崗整齊的托起了槍。人們由這裏走過，都斜着眼睛望望，避得遠遠的。接着；那邊便是日本兵營，屯着麻袋電網；附近斷絕行人。斗大的字寫在木屏上：「唐山守備隊。」我們走過這裏，不知怎的談起前幾天報上載過我們鄉村的一件仇殺案：某甲由監牢裏釋出，乘了一個清晨，氣憤憤的闖進同村律師果某家中尋覓，拿一柄闊斧，一口氣砍死了果家六口人。果某的弟弟，又找到某甲家中掏出手槍打死了兩口人。現在兩家僅存的兩口人，都過着監獄生活。我道：「拿這種精神對付××，不好麼？」一位朋友四面望了望，很担心的說：「小心點，好了！」我雖然感到這位朋友是愛我；然而，同時一種無名的悲哀湧上心頭，眼前現出一片漆黑。

但是，街上的人那樣熙熙攘攘。「春季大減價」的招牌還不曾摘去，伴着瓜瓜的無線電，在誘惑着人們推銷「國貨」——日本「國貨」。趙雷的保安隊，以便利交通、整飭道路的名義，在各處修着馬路。可是馬路一經修築之後，便只許「萬國公司」的汽車來往，其餘商用汽車一概「不適用。」這所謂「萬國，」當然不是萬國，而只是萬國中的一國——「友邦」——所開辦的。於是載貨載人非屬「友邦」的「萬國」汽車，便只有不屬了。

晚上，看到本日報紙，天津大公報上有一段：「唐山各洋行❶於月前曾一度取締，停止營業者幾佔三分之二。現又漸次復活，更有重新開設者，據當局調查，總數已達三百二十八家。」現就這一點已足夠說明今日的唐山，或將來的中國了。

❶「洋行」是日韓浪人開設的販售白面的機關。

## 五·廿一在唐山

元旦

在祖國的荒僻之處的唐山，現在是被捉弄着離開了祖國底管轄的一塊土，在這裏充滿着，我們所羞辱的，所痛恨的，所悲憤的一切。所以在這裏每天所發生的事情，它贈與我們的只是一日日深刻的悲痛。

在這一天的早晨，被「拍拍……」的機關槍聲音驚醒了，這又是帝國軍隊的早操，接着就是偽冀東政府保安隊的角號配合着。這敵人與漢奸合諧的同節奏的狂暴的音樂，來作我們每天有刺激性的早禱——今天當然沒有例外。

過一會飛機來了，「冀東第一號」飛機飛過來了，越飛越低，於是送下來無數的傳單，像拖着一個長長的尾巴。各處的人，大人和小孩，都很好奇地張開兩隻手期待着那五色的傳單落在他們的手裏。我想又該是——王道，樂土，共存共榮，提攜，親善……這一串騙人的老套了。最後我也拾得了一張的殘片，原來那上面所寫

的是天津日租界五月二十五日開衛生展覽會老牌獅子牙粉大賤價大拍賣。

本來應當準備着明天的例考，可是校牆外面大炮的聲音又響得特別的厲害，無可疑問的又是「友邦」的軍隊在車站對面大空場中演習了。這好似在我們的心裏投下了一顆猛烈的炸彈，使我們紛亂的心更加不能平靜下來。這對於我們似乎是一種脅迫，不過我們反是很感激的，因爲它能够供給我們培育仇恨心理的滋料，使我們能永生在「衝出這煩悶之網來作決死之門」的情感裏，不至於在煩悶中毀滅了我們自己。

念不下書去，到街上看看買些零碎文具和書籍。經過僞冀東政府辦事處門前站着一個警察。

書局裏十分清冷，沒有主顧。有幾個店員靠着書櫃低聲說話，另外幾個在收錢處的角落裏閑談。大概他們是書局的老板之流，所以特別關心他們的營業。

一個矮子圓圓的臉說道：「現在唐山書局眞開不了，開銷大，賺不着錢；」

「冀東這些漢奸又在那裏聽從鬼子的話，改教科書。中小學的教科書全由瀋陽東亞文化協會寄來了。我們的書一本也賣不出去。」另一個瘦子說。

又一個帶着悲苦的臉，用無光的眼睛看一看，無力地講：「是的。我們書局每年靠賣教科書賺一點錢，現在這一條活路也被人奪去了。天津世界書局不就是因爲不能賣給冀東大批教科書這就關門了嗎？」

「現在是百業凋敝，叫人不得活，我們是瘦得像骷髏樣的人，鬼子還在那吸血，高麗棒子就抽筋，嘘完了。」大概是管賬的這樣講。

他們越講越多，每句話都帶着傷感的調子。他們也不睬我。我拿起唐山工商日報看。

圓臉的又說：「唐山還不是鬼子的世界嗎？浪人，高麗棒子，開煙館、洋行、旅社，販賣白面金丹……一切胡做非爲，沒人敢管。他們到像主子，我們是他們的奴才。」

這些情形在唐山也太平常，洋行、旅社是罪惡的淵藪。

瘦子伸着脖子背書式地講：「去年冬天不是有七八個在洋行裏送命的白面鬼嗎？高麗人背出去扔在小山下，當時還有一點活氣蠕動着，過兩天被野狗咬壞的殘尸已凍得僵直了。不爭氣的中國人爲什麼要抽白面？」

另一個人急着說：「洋行的事情眞多，做了任何非法的事情，進到洋行就沒事。洋行也代上捐稅等等……比公安局便宜，照樣有效。」

「最近又有幾個在郵局裏匯錢取錢的人，正在數錢，來一個搶去就跑，轉瞬進了洋行。」

「我們街上的老張不就是在郵局裏匯錢，被搶去三十塊

嗎？」瘦子用堅定的證實的口吻。

小學校放學了，進來幾個穿黑制服的小學生買東西。

臉的臉色轉爲蒼白，有點激動，最後說一句：「不把××子趕

」不用想得活。」大夥兒都點一點頭。

幾個小孩吵了半天，一個買了一付日本明膠三角板就走了。

我也隨着踱出了書局。街上的洋行、煙館、仁丹、大學眼藥的廣告，五月以前貼的擁護五省自治的傳單，猶模糊地可以看得出。東走西走的高麗浪人，七嘴八舌地講着什麼鬼勾當。這些不要臉的東西，虎狼的爪牙！

回來經過僞冀東自治防共政府辦事處，門前崗位換了一個警察。

# 鄉長的厄運

胡 献

「豈有此理！」鄉長漲紅了臉，氣衝衝地說。背着手，搖着頭，在屋子裏來回地蹓着。

「這小，他媽的！」穿着黃制服的保衛團班長坐在椅子裏，玩弄着跨在　際的盒子槍，做出一臉的痛楚來附和着。

一大片喧嘩跟着亂哄哄的人羣哄進屋裏來了，七八副緊張的面孔，拚成一個憤恨。屋子裏像一鍋滾開着的沸水。

「怎麼還叫他走了？」

「媽拉格×的！這小子眞不是人揍的。」

「……打他個腿折胳膊爛！……」

「……鬼子不吃窩邊草……」

「……這小子不會辦事……」

「倒底怎麼說的？」副班長拿着一桿三八式大槍進來，扯着嗓子大聲地嚷了一句。鄉長却停住脚，打着手勢嚷：

「他說我家挖沙子礙着他家的墊地，又說我們挖了官道。這他媽的哪兒有的事！我家挖沙子放着莊南的沙子坑。」

「他這是編笆❶呀？」

「可不是啥呢！明明是敲竹槓！」

「眞他媽的喪盡天良？」

「一個土匪底子，啥他不幹啊！」

「哪塊地呀？」

「就是莊西挨着道的那塊！」

「聽說這小子有硬架托，常在大隊部走動呢！」班長一壁說着，一壁用那黑皮槍鞘抽打着他的左手，像是給這一切的演變打拍子。

「配？他小子！誰不知道他一天吃幾碗飯❷。那也無非是開花會，賭局，開洋行，賣白面的時候，常往那裏進貢去！藉着這個呼五吆六嚇虎人！」

「憑他？！就邋蕩？！英他也配？」配字說得格外響亮，

「我看他小子撒不了三丈遠的尿！❸」

「我還不知道他是怎的！上月是的，他們編甯莊的劉蔭桐，硬說人家借過他們兩千五百塊錢，限十天還淸，過了期限，派××憲兵和保安隊抓他。人家在衛裏和窰上❹都託了門子❸靜等着他抓，今兒都他媽的廿一號啦，他倒抓呀？嘿嘿！又捉弄我來了。」鄉長的嘴唇抖顫著，臉部的肌肉起着痙攣。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匆匆地走進來，兩隻粗笨的鞋面沾滿了黃泥，更有股汗臭。脚還沒有放穩，劈頭就問：

「萬英那雜種呢？」

「走了！走了！」雨點兒似的回答。

「你瞧！」語氣非常沉重，帶着申斥的意味，馬上是一副失望的臉；接着便也吵起來：

「爲啥還叫他走了？我軋完了地，混子❻都沒有顧的拉回來，我怕你們叫他走了——暫時一停——那怎不扎起來希罕希罕❼他呢？」

「一鄉一土的，用不着那個；反正也得想法對付他。」班長說着站起來，比這一羣人高出一個腦袋。

「啥？……」小夥子可眞急了，瞪着眼睛，像遭到莫大的侮辱。

「有法兒他想去！我怕他才怪呢！」鄉長的右拳在空氣裏拚命地揮着。小夥子晃一晃腦袋，眼睛滴溜滴溜地亂轉，鄉長末一個字還沒有說完，他馬上搶過那發話的機會：

「這種吃莊害戶的玩意兒，我們用不着同他講那套；摟完了他、會他打官司，管他有多硬的茶捍❺……」

「嗐！你還年青，離事情還遠哪！那公事上下不去不行啊！我們找地方同他講理呀！」班長插嘴了。小夥子滿臉不高興；擄一下袖子，向前挪了一步。

「理？他媽拉格×的，這年頭兒還講理？他們使着大隊部××憲兵，來編笆是有理呀？勢力就是理！」

「也不是那麼說！」班長的臉像挨了耳光似的搶着說了一句，却立刻被小夥子的尖銳的聲調壓下去：

「……媽的！你看左右邊鄉被他們糟塌得啥樣啦！花會，賭局，賣白面，解不了渴❶又變了這個花招兒。這年頭兒好人眞沒有活路咧！」

「西軍過來就好啦！管保把這羣兎崽子都砍頭！」副班長拉一把子彈袋，說着就想走。

「咳！指望着誰，也是白喀，我算看透咧！這年頭兒敢幹就行，你看霍莊裏，一連氣弄死三四個鬼子！人家眞齊心，神不道鬼不覺就把事兒辦啦！萬英仗着小鬼！鬼子也不是三頭六臂呀！他們就不怕死麽？」鄉長又兜了一個圈子、嘴角上浮泛着得意的微笑。

「哼！你家中國人要是齊心，剿了鬼窩都不是難事！」小夥子也笑了。

班長嚇了一口氣，戴上帽子，做出一副熱誠的面孔，瞅一下鄉

長，却又低下頭去躊躇了一忽兒，然後朝着鄉長說：

「你倒底打算怎兒辦哪？」

「他怎兒辦，我怎兒接着！」鄉長又氣衝衝地，鼓起了兩腮；看光景，恨不得把他的仇敵撕個粉碎才痛快。

「不是那麼說，事情是宜解不宜結呀！你這兒來。」班長向鄉長打個招呼，他們一同出去了。

遺在屋裏的，仍是一些亂七八糟的粗野的聲音——

「嘿！哪有這麼條子理！」

「多怎把那些王八旦趕出去就好啦！」

「總有那麼一天！」小夥子狠命地說。

「不容易！」

「啥？——齊心就行！」小夥子老是那麼堅持。

「媽的！總沒有叫你好受的時候！好容易老天爺下了場透雨又出了這喪氣的事，大夥兒跟着提心吊胆，哼！莊稼佬兒就眞一個銅子兒不值麼？」站在門口的老頭兒，一眼瞥見那「慈航普渡」的褪色的金匾，惹得發洩了滿肚皮的感慨。

一棵蒼老的古柏下，班長指手劃脚地說着，聲音細小很難辨清。忽然鄉長又嚷起來：

「你就對他說，由着性兒他辦，媽拉×的！他有勢力我有命！」

雨後的清風吹來一陣洋槐花香。

~~~~~~~~~~

❶「編笆」即設法敲詐。

❷「誰不知道他一天吃幾碗飯」即知道他的底細之意。

❸「撒不了三丈遠的尿」形容他沒有多大本領。

❹「衞裏」即天津。「窰上」即唐山。

❺「門子，」指有錢有勢的人。

❻「混子，」橢圓形石質農具。

❼「希罕，」津東俗話，用牠代替「親愛，」在這裏却指的是拷打。

❽「苯撑」給妓女撐門面的人，這裏說的是袒護自己的走狗的有錢有勢的人。

❾「解不了湯」即不滿足。

# 礦區剪影

宜芥

夜裏一場風雨，使得陷落在「冀東」的開灤礦區趙各庄，變成了一個更汚穢的世界。不平整的街道，鋪滿了灰黑色的泥水；臨街小販們賣貨的攤子擺列得歪歪斜斜的。只有礦務局裏的高大的烟突，還得意地矗立着，挺着硬朗的身子，照常地綑出傲然的態度。

雨早已停止了；天空裏閒蕩着許多浮雲。太陽從雲縫里時隱時現；人們的臉上閃着忽明忽暗的陰影。小販們已經把攤子收拾好了：有的擺開了青菜，紅蘿卜，蒜苗兒；有的擺上了濟公傳和三國
~~~~~~~~~~

演義。一個賣藥的正轉碰着他那祖傳的祕方；另一個道士打扮的卻給人評斷着財星和月令。街的轉角的地方徘徊着幾個襤褸的嗎啡客，瞪着陷在骷髏裏的眼睛，彷彿在救郵可以抓到手裏的食物。

閒蕩着的雲漸漸飄浮到天邊去了，一抹晴空裏只剩了一個明朗溫和的太陽。金色燦爛的光，不嫌髒骯地照着泥污的街道和灰色的人們的臉。再也刮不起灰塵來的狂風，時時在各處突發着：刮掉了商店門前的布招牌，刮歪了行人的腳步。商店老板挺着曾經裝肥過現在却漸漸消瘦下去的大肚子，在賬桌邊慢條斯里地喘着氣；學徒們爬在門檻上有意無意地撥弄着算盤。他們的眼睛都停止了轉動似地對着門外死盯着，是看炸酥的太陽？是看沒有影子的狂風？是看過路的行人？還是切盼着踏進門來的顧客？沒有一個人走近他們的門口；只有幾個圍在估衣鋪的門攤前邊，欣賞着兩個瘋子似的小老板在喊唱着衣服的價錢：唉——這一件呀——」

礦務局的汽笛嗚嗚地叫了，告訴人們這已是午後的一點半鐘。上班的工人漸漸地在街上出現了。骯髒得成了灰黑色的粗藍布衣服、縐了的鋼盔式的破帽子，沒有表情的青黃色的臉，搖搖擺擺地擁擠着往礦務局裏走。局裏的查工處和鑛燈房❶的門前邊，各自排着一列灰色的長蛇陣，時時冒出幾個不固定的曲折來。他們先在查工處要了工牌、再到鑛燈房裏取了鑛燈，於是這長蛇陣漸漸地移上了天橋❷，漸漸地被大罐❸拖到大地的肚子裏邊去。

跟着，在炭坑裏熬夠八個鐘頭的前班工人，也一批一批地被拖上來了。在那滿是泥水和煤灰的大罐裏，彼此緊緊地擁擠着。長久不見陽光的眼，瞳孔放大得好像兩面鏡子，滿臉的黑灰彷彿五道廟裏鑽出來的泥鬼。大罐停住，鐵柵門開了，他們便像一羣破牢而出的囚犯似的洶湧地跳了出來，趕到鑛燈房交了鑛燈，到查工處交了工牌，再拖着滿身的疲乏走回家去。這時擠滿在街上的是，更骯髒的衣服，更髒骯的帽子，和更倦怠的面孔所組成的逃散式的隊伍……

礦務局的鐵旋轉門子不停止的翻轉着，工人們像是機器上的什麼原料和製品，有次序地被翻轉了進去，更有次序地被翻轉出來。井架子上邊的絞車隆隆地響着，大罐也一上一下地來往不停。通天橋去的水門汀的梯子上，吞吐着上班和下班的行列；天橋上邊的鐵篩子正張着大嘴等着煤塊兒去填飽牠的腸胃。一個工人很熟練地從大罐裏拉出了一輛滿裝了煤塊的小車兒，更順着在鐵板上鋪就的小鐵軌推到一個篩子的旁邊去。另一個工人却很閒散地蹲到一根木樑上，拿着一塊破了的鍋碗頭，自己個兒解嘲似地說着：「這個枕頭倒不錯，嗯嗯，家裏的枕頭倒嫌不舒服——」他苦笑着，但却像滿得意似地躺下了。

上下班的工人正在踏着他們的腳步的時候，天從遙南的研子山❹旁邊也開始熱鬧起來了。二千多個雜色的男女，從許家溝

制地在山下等着。頭髮頒白的老頭子，七八歲的小孩兒，老太婆，背年的婦女，像是少數例外的小伙子。他們一邊談着張長李短，一邊注視着矸子山上哪兒有較多可檢的煤塊。兩點鐘的汽笛剛一叫起來，他們便像徑賽健將聽到了發令槍似的，誰也不肯落後地往矸子山上奔跑着。一剎的工夫，原是前前後後密集着的一大堆，就圍繞着山坡散成了一片不勻整的纖點模樣的圖案畫。

矸子山的高度，沒有正式測量過，憑着不甚準確的肉眼觀察，約略二百公尺的樣子吧。在三十多度的斜面上，人們向上爬着，沒有階梯，也沒有可供攀援的東西；背脊後揹着麻袋或者柳條筐，一邊爬，一邊檢，並且一邊往筐裏或麻袋裏裝。從山下望去，就像山上有一群羊，散漫地吃着草；也像一群螞蟻，匆忙地搬着家；更像搶食吃的一群雞鴨，很快地把頭低下去，抬起來，還一邊咕咕地叫着，招呼自己的人快檢，和別人吵嘴——

「二頭，快點兒檢哪——喲！跑到人家跟前邊搶東西——」

矸子山的周圍，站着幾個警察，不時地吹着警笛子。意思是催着人們快點檢，不要就誤了四點鐘以前就要下山的時刻。一個粗魯的警察，手裏提着一條皮鞭子，時時對人們呵責着，斥罵着，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幾個檢矸子的在一起不知說了幾句什麼，他立刻高聲地叫罵着：

「快着檢，不檢就走，關他媽的什麼會？——再他媽拉個皮的——」

三點多了。這群雜色的人們，再不能多耽擱了，便揹着所有的獲得品，從山南邊的一個小門裏走出去。門外邊守着一個收票的工人，挨次地收集檢矸子的人們剛才花三個大銅板買來的門票。路遠的地方更停着許多車輛，專等着收買這些帶着血汗氣味的廉價東西。願意賣掉的，當時就卸了貨，揹着空空的袋子筐子走了；沒賣掉的，便伏着身子蹣跚地一直揹到自己家裏去。

五月二十一日的趙各庄，就這麼平平淡淡地過去了。誰知道以後還有着什麼日子！——

❶鐵燈　是礦者帶着的安全燈。

❷天橋　是井口上出煤的地方。上有鐵篩，可使煤的塊和末分開。下通火車，煤由篩孔直接傾入。

❸大罐　是升降機的俗稱。

❹矸子山　矸子是從炭坑的煤層裏打出來的黑色石塊。這些石塊傾倒在離天橋不遠的地方，日久成山。其中常混有含炭百分之三四十的煤。（俗稱老碴。）礦務局每天在兩點至四點開放一次，任窮苦人買得門票後上山去檢。

## 學校生活的一頁

厲望（唐山）

一間不大不小的食堂中，坐着四位年齡不同的人，正在午餐，

彼此都不說話，彷彿各不相識似的。終於，有一個聲音來了：

「縣政府有指令，叫把各學生已往念的舊書完全收來，繳縣！……」

晴天中一個霹靂！山校長口中傳出，把其餘三個俯首不語的人兒，震擊得目張口呆，不知怎樣應付這個突如其來的嚴重問題。條條的視線，完全注射在校長面上。

「這是沒有辦法的，各學校全是如此！」校長又解說了一句。這時忿恨，憂愁，悵惘，爬上了每個人的面部。空氣復又沉寂。

「事實逼迫如此，眞沒半點出路？受苦……受罪……唯有離開凡世，往深山中去吃齋念佛……」經過了相當時期的沉默，胡先生開始發言了。

「不如痛快一點好，這樣不生不死的，眞叫人難過……反正也沒希望了，不看見政府的表示和態度嗎？……」

「這樣辣雷的緊逼，眞給人家——××造機會。」

在事危路窄，生活恐怖的情形下，三個立場不同，背景各異的人兒，才源源本本不隱不瞞的把自己的意識表示出來了。只有坐在西南角上的一位青年，始終沒有表示態度。

噹……噹……噹……噹……上課鐘搖了。一羣天眞爛漫的男女學生，魚貫的走進教室。

課堂上，一般患着知識飢渴的學生，眾目睽睽的注視着他們那位親愛的青年教師，希望快些給他們點精神的食糧。

那位青年教師，用他那銳敏的視線掃視一周；看到了學生的熱情，教室的嚴肅，自己反倒不知如何措手足了！欺騙呢？實說呢？……反對呢？贊成呢？臉上充分現出不尋常的表情來，青一塊，紫一塊，……心臟悸跳了，手足顫動了，彷彿自己犯了滔天大罪，正受很多法官的評判呢。學生們見了向來慷慨熱烈機警活潑的教師今天這樣的偪促遲疑，不由也跌入五里霧中，悵然惘然的呆坐着，視線或明或暗的完全注射在教師身上。

寂靜，全教室像死一般的寂靜。

「諸位同學，今天我要向大家說的，不是往常有意義有靈魂的話，而是代替當局做個義務的報告員——不活動的留聲機……」

青年教師經過了多時的斟酌，這才囁嚅的顫抖的衝破了這靜寂的空氣。一般悵惘迷離中的學生聽見這異乎尋常的語句和聲調，立即由悵惘而變爲驚訝！

教師鎭定了心，鼓足了勇氣，爲了應付環境，爲了兩全其美，便由褲袋中掏出一件油印公文來，眞個留聲機似的，一五一十，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念給學生聽。念完了，青年教師又大聲說：「我確是留聲機……諸位，我的話是不兌現的！……」

一盆涼水打得一羣純潔活潑的學生有的摩拳擦掌，有的怒目橫眉，有的長吁短嘆，有的暗暗飲泣。

這時空氣又恢復了上堂時的沉寂；只有幾聲不連續的碎語，

在空氣中蕩漾着！

「媽的！…眞不叫人過了……」

「亡國教育！」

「焚書……」

「嗟！……不給……怎的……」

「我的全丟啦！……」

「公理！……」

末了就是那青年教師在講台上的蹀躞脚步聲，和輕微的嘆恨聲。

# 第十一編

# 山東・河南

# 棗莊的一日

集體創作（山東）

## 一 煤井上

民

天，陰沉沉的空氣，含着薄霧；北山，彷彿比平日遠了二十里。沒有太陽、沒有風。和以往的日子一樣，在早晨的光亮裏，顯出來三條又粗又長的煙筒，驕傲的仰着脖頸，嘴在半天空裏噴着無力的黑煙。三條鋼鐵的野獸，弓起二十丈高的腰背，蹲在礦坑的井口上面，彼此相隔着二里多路，吊着裝有滑車的頭，拖着直挺挺的尾巴，像三個恐怖的司芬克斯。

六點鐘，鍋爐房的屋頂上，一陣白汽冲上去，像一匹壓在石塊下的失望的野獸似的，拖長了沉悶的喉嚨，叫着沒有眼淚的乾號聲。這吼聲，和每日一樣的，振動着死沉沉的空氣，振動着高聳着的三隻鋼鐵的野獸，也振動着方才從煤層裏出來的垂頭蹩腳走回家的夜工。

鋼鐵的野獸，彷彿對於沉重而單調的工作有無限的忿怒，渾身戰抖着，掙扎着，反抗着，發出隆隆的轟響。當，當，當，敲了三下點，滑車轉動了；沿着鐵索，空的煤斗子被吊籠拖着鑽入地心裏去，裝滿了煤的重斗子換了上來。當，一聲響，滑車停止了，拉開鐵欄，一個滿身汗黑的車手便上前一把將車斗子往懷裏一拖，車斗子就慢吞吞的滑到外面來。另一個車手立刻將身子彎成弧形，兩手向前平伸得直直的，推着斗子便走，送到翻轉架子上面，煤斗子便一個跟頭，屁股朝天，煤嘩啦的一聲，全跌到煤篩子上，又一轉，口兒朝上，恢復了原位，立刻被新來的重斗子從後面無情的捧的一聲給撞了出來，這空的斗子就又被推着往井口的吊籠中送去了。旁邊一個小工頭很靈敏的用一把鉗子將斗子裏的小鐵牌夾下來，插在另一隻手裏，記着出煤的車數。吊籠不斷的上下，煤流就不斷的從井底湧了上來。這樣，二十多個汗黑的車手就推着空的和重的煤斗子在吊籠和翻轉架之間來回不停的團團亂轉。

離地面兩丈多高，煤篩子不安的搖動着滾轉着，碎末子漏下去，落在深深的煤槽子裏面，剩下大塊的煤炭就都倒在一條長大的旋轉床上。

這條床，有兩丈長，像一條彎背的蜈蚣，在固定的鐵軸上繞着死圈子爬。兩旁，二尺來寬的兩條鐵板道上，站了六七個人；綴着許多四方塊的衣服，露骨的瘦臉和蓬鬆的長頭髮都是一樣的黑，只有嘴裏的大板牙和黑眼仁的四週常常翻露着不調和的慘白色。他們留心着在身前流過去的煤塊，看見有木塊土塊碎石片等等的東西混雜在裏面，便立刻伸出黑鷄爪子似的手拿下來，扔到旁邊的抬筐裏。偶然眼前沒有可拿的東西，就連忙從衣袋裏掏出一捲子黑紅色的高粱煎餅送在嘴裏咬兩口，木塊石塊流過來了，就趕緊把那一捲子食物塞回原處。筐裏滿了，就有兩個抬筐夫將空

的換過來，而把滿了的一呼一應的哼喲着抬下扶梯去了。

在鐵蜈蚣翻身的地方，下面等着的是，在鐵軌上，張着貪吃的大嘴的十幾輛黑鐵皮車。煤塊從轉動着的長床的盡頭，很有節奏的嘩啦嘩啦的倒在一面斜伸向下的大鐵篩箕上，又立刻順着斜面滑跌到車輛的肚子裏去了。固體的瀑布撞擊着車輛的鐵底，轟轟隆隆的響着，像是連續的炸彈在爆發。

車輛——豎着北寧路的白色火車頭記號的——一頭塡滿了，立刻，六個汗黑的同伴鑽到車底下去，用肩膊抵住可以抵住的地方；一聲吆喝，六條身子都成了四十五度的斜角。車輛慢慢的移動了。向前一步，兩步，直到車輪被預先放好在鐵軌上的木條阻住，六個同伴便都跳出來，鬆一口氣，各自蹓到一處去休息。又滿了，又續下去；一車滿了，又推上一車；……

像鄉下的脚踏水車似的，幾百個輪軸托住幾百個四尺長兩尺寬的沒有蓋子的鐵匣子，它們一個緊擠着一個的接連在一起，成了一條長帶；脚跟插在深深的煤槽子裏，腦袋枕着大煤倉的頭頂，往上轉、轉，轉。匣子裏都盛滿了煤末子，到了煤倉頂上，一翻身，煤都落到一條長管子裏去了。空的匣子就口兒朝下的沿着斜架的底邊轉下來轉到煤槽裏；煤末子又塡滿了，再往上轉，轉，轉，……

煤倉裏，黑洞洞的。從倉頂上伸進來的煤管子，不住的搖擺，威嚴的，像一隻猛虎的尾巴。從管子裏流下的煤末子，像水，像煙，像一股傾瀉的錐形的力，漸漸的，從倉底堆積成尖尖的高峯。在煤煙騰騰滾滾裏憑着微弱的光線，好幾把鐵鏟閃着反光，不住的把尖尖的煤峯一鏟一鏟的向四個牆角裏撒去。每隻鐵鏟的木柄上有兩隻疲乏的大手緊握着揮動着。

遠遠的，高高的白石牆上的大黑門分做兩扇開了，牆頭上出現了一面飄動着的綠旗。不久，隨着噴上去的白汽傳來了尖叫的汽笛聲。鐵軌開始隆隆的震響。一個黑色火車頭的雄姿在遠遠的大門下出現了，奔過來了，在倉煤的肚皮底下停住了；後面的車輛便互相擠撞着，不安的騷動着。

燒火伕等到列車完全站穩，便抬起了用力按在鐵閘上的一雙粗壯的手。一面從脖子上解下來滿是煤煙的灰灰的毛巾，抖了一下，便擦着黑黃色的臉上的一條一條的汗流；一面將頭探出車門來，向車尾遠望了一下，看見了紅旗的一擺，就將頭縮回去。一隻手猛力一提，重重的鐵閘就劃了個半圓，從右邊倒過左邊去；閘鬆開了。司機手也連忙倒轉着鐵把，預備退車。

每隔兩分鐘，從煤倉裏落下來的煤就塡滿了一個車廂。跟着就是兩聲短哨子傳了過來，司機手將汽門一推，車向後退了；一聲長哨子又傳過來，汽門便關上。燒火伕立刻也將死沉沉的大鐵閘搬轉到右面來；一面兩腿又開，兩臂向下伸直，咬着牙，將渾身的力氣都壓上。機車的輪子吱吱的叫了兩聲，全列車便穩穩的站住了。然後一隻手猛力一提，鐵閘又翻回原位。這樣，三十分鐘過去了，全列車便壓在五百噸的重量之下。

汽笛尖厲的叫着，列車經過了白牆頭上飄動着的綠旗。兩扇大黑門隨後就合攏來，截斷了鐵軌。

鋼鐵的野獸仍然昂着頭聳着脊背蹲在那裏，一時也不停的搬動着吼叫着。

## 二　擦車的都來

實

兩三架光桿的床上，橫七豎八的熟睡着一條條油布袋似的人。床頭的被捲上枕着一排列的鉛色的頭顱。安靜的臉上，微帶着疲倦。腰和四肢都酸酸的貼伏着床板，有時伸伸縮縮，像是滿足着得到了活動的自由。

「擦車的都來！是擦車的都來！……」李大頭子的急叫聲錐子似的從外面刺進來。

呼嚨一聲，每個油布袋似的人，都受了驚似的爬起來，像敗兵似的爭先恐後的竄外跑；迎頭就看見胖胖的李大頭子倒背着手，油亮的禿頭頂在太陽底下放出閃閃的光。

「跟我來！」招着手。

「好狗不擋路！」一個向五十八號車頭，吐了一口唾沫，大家就都繞着它跑過去。這時，李大頭子的身後，緊跟着像罪犯似的五六條油布袋，低着頭，像進殺場似的，戰戰兢兢的往前走着。

無水的池子旁邊，油布袋們整齊的站了個圓圈子；都鴉雀無聲，好像預先感覺到了：準沒好事。

李大頭子的眼光對着油布袋們射了一遭，先是死板板的面目就現出威嚴來了：長眉毛站着，多餘的肉在臉上放着，顯得很兇。他的眼皮也不打架了，有時半合着，帶了笑意；那笑意是冰冷的尖刀，刺在每個油布袋的心窩裏。

缺老的牙齒一翻露，唾沫星立時噴出，於是開始了嚴重的訓話：

「也不知——你們的頭子沒有傳啊？還是你們不願意幹？你們別管是中學生啦，小學生啦，都可以算是這個，」紅漲着臉，用抖顫的右手指着左手的最小的小姆指。「我，可以算是這個，」指着大姆指，「這個比如我吧！這個，」指着二姆指，「是監工的。這個是」指三姆指，「是那些頭子。這個是，」指四姆指，「開車的——燒火的。你們呢？不過才將入門！」像解了點氣恨，於是停了停。又說：「這就給一個家庭一樣，你們在家裏不是什麼事都幹嗎？所以在這裏，也要和家裏一樣，擦擦先車頭以後，叫你們幹什麼，你們就得幹，才行！像我從前當學徒的時候，也是這樣。這回，叫你們把土坑裏的磚頭石頭拾拾，扔到坑上頭來，你們偏不幹！這個雖說沒有用處，——也可以做做蓋房的礎石什麼啦，也能用——」停了幾秒鐘，「你們拾去吧！把它堆成堆。」

圓圈子一散開，只聽見油布袋的×伙計咕嘰着嘴，低低的聲音：

「哼！姐！這點小的石頭有什麼用嘞？又拾了好幾回啦！偏說沒

拾，眞渾蛋！」

從土坑裏磚頭塊石頭塊都開始飛上來了。

## 三　四個鏡頭

台

### 1　脚行們

在亂糟糟的脚步之下，塵土騰騰的滾着。小山似的堆積着的麻包和袋漸漸的減少下去，它們從脚行們的蒲扇似的手上，筋肉滾動着的肩膀上，運送到客担貨物車裏去了。

——來了是又來了哇哈哈！

——來了個毛老三哪！搭起往裏鑽哪！

——來個大翻個呀，一個勁的搖呀！

從地上把貨物架起來的四個漢子不住的這樣喊着。一個個的「毛老三」就在這種反複的節奏的歌聲之下把東西扛走，人挨着人像拖着食物的螞蟻的行列。

### 2　拾煤碴

運煤列車壓着軌道走過之後，從車縫子裏掉下來的碎煤碴子亂振動得搭到石塊子下面去了，照例的，像被驅走了的蒼蠅似的，穿着破爛衣服的男女老少又重新走攏鐵軌上來，蹲着，坐着，掘着，扒着，在每一塊石頭下面搜尋着。

一個老婆子，用她那短概概的乾巴的手指頭，顫抖着、很費力的拾起一粒粒的撒在地面上煤碴子，放到旁邊的小鐵簸箕裏去。

有幾個小男孩和小女孩長着很聰慧的臉；大大的眼睛在滿臉的煤灰裏閃着晶瑩的光。每一個人的步聲傳來，他們便驚疑的東張西望：恐怕是提着白漆油棒的黑衣警察跑過來。

### 3　一頓飯

廣大的麥田被手推車的行列畫了一條很長的柔和的曲線。從八里路遠的小煤窰那裏運來一車一車的煤，在站下堆成了一座黑色的小山。卸了煤的空車就在空場上豎了起來兎子耳朵似的車把衝上，排成了一個空車子的樹林。

幾十個渾身臭汗味的推車夫就三五成羣的坐在地上，把個來的饅頭掏出來吃。就這樣，幾十個白色的球在幾十隻黑色的手上閃出雪白的光輝；紅色的牙牀和白色的牙齒綻破了滿是黑灰的臉。他們大都在白咬饅頭：除了每人喝大碗茶都有份之外，只有幾個人奢侈的吃着鹹菜條和黃豆芽。

### 4　母與子

黑土道旁，一個嬰兒像四蛤蟆似的在塵堆裏坐着，兩隻小手像兩片將朽的樹葉子；開襠的褲子裏灌滿了浮土。

嬰兒的母親也坐在一旁，半張着嘴，凝着眼睛，期待那手推車上簸動下來的煤碴。

## 四　上午的最後一課

梓

級長悶氣的喊了，「一，二，三」學生們猫似的竄動了：下了課。

每個人手裏拿着自己的練習本，坐下一看，就起了一陣亂吵的聲音：「……她娘的！……她奶奶的只給我58分！……我操她妹妹，少給我5分。……找她媽的去！……找×先生去！……」大家剛一抬腿，上課鈴噹噹的響了。誰都不願排隊，一邊亂罵着，勉強排成了歪歪斜斜的樣子，搖搖擺擺進了教室。

「×先生快來！偺們倆快算賬，如果不——」嗶及嗶及的皮鞋聲打斷了亂嚷聲。×先生大步邁進來，怒氣沖天的說：「那一級像你們這樣？淘氣，不守規矩，做學生的那準……」站到講台上，剛一翻書本——

一個小同學，忽然立起大聲問道：「你爲什麼只給我58分？」

×先生還未回答，接連十幾個都立起——全是要分數的。先生臉紅了，腳也立不穩了，眼睛像點了眼藥似的痛苦的動着，說話都接吧了。她努力拿着勁，紅嘴唇微動着，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語的說：「哼哼！像是要賬的！」然後向學生們說：「都回自己的位子！不要都鬧着！」

她拿了每個學生的練習本子，計算着，點二，點五，四分，三分；結果紅着臉在這本上改了個66，在那本上改了個68，……「拿去吧！」

×先生一手摸過國語來，一手拿起一隻粉筆。她的瓜子樣的臉，很像這隻粉筆樣的白，說話像鳥鳴。綁着身子的衣服是花色的，顯得腰只有三四寸，嘴唇像剛喝了小孩血。額前繞着一條紫紅色的絲帶子，大約是使頭髮不致散亂的。她的頭髮倒不像別的先生燙的亂蓬蓬的，她梳的很光亮，反光鏡似的發光。襪子是絲的，很薄，從外面可以透過去看見白嫩的大腿。……

她拿着粉筆，在黑板上細鋒細道的寫了一個題目：一封兒子給母親的信。抖抖書本，就一五一十的講起來。聲音太小太細了，大家聽着全不起勁。

她無意中講到美國和中國，說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也是資本主義國家，——

同學們就亂鬧起來了：

「全都是一樣的？爲什麼中國衰弱，美國富強？」

「蘇俄是社會主義國家，怎麼比中國強？」

「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一點也不強盛，那不會學蘇俄嗎？」

這一套爆烈起來的問題，弄的先生摸不着頭腦了，眼睛對着天花板，思索了一會，說：

「中國不會弄成他們那樣的，你看現在還在剿赤匪。」

一位被×先生留了一級的同學，胡隆的竄起，像得了神經病似的，睜着雞蛋大的眼睛，提高了喉嚨說：

「中國會轉爲……社會。」

「爲什麼？」×先生吃了一驚似的問。

「不是講過社會是一步一步進化來的嗎？從原始社會，進步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進步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進步到資

本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再進步到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嗎？那末美國啦，中國啦，不是總要變成……嗎？物質是常常運動變化的，那難道會老留在這個階段上嗎？」說到末了的兩句話——他從一本雜誌上學來的——便很得意的仰着臉，等着先生回答。

「是，是的，唯物論——是是說這樣的。」先生口吃的說。

「那麼爲什麼×先生還說中國不會改變爲……」那位同學更覺着有理了。

「哼！給誰說話的？好——你不許這樣！將來要不得了囉！」她指手畫脚的，氣憤憤的說着，比講書的聲音大多了。可是，她的眼眶裏，已經充滿了汪汪的淚水。

像給×先生解圍似的，下課鈴噹噹的響了。

「下課！」

「一，二，三，」級長快活的叫。

## 五　平常的事

### 1　？

「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尊嚴、知識，和一張冷冷的臉。我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敢想，無論什麼對於先生的壞事；在小學裏是這樣的，現在，中學了，還是這樣。

聽見有人議論過：×先生，那個胖子，愛逛窰子。什麼是窰子呢？壞事吧？我於是以爲那些議論的人，不但侮辱了先生，而且侮辱了我。先生，尊嚴的，決不會！

不久，又聽見有人說：×先生，那個瘦鬼，抽大煙。

一陣厭惡，一陣憤恨，經過我的心頭！造謠的！煙裏有毒，先生講過不知多少次了。

今天，我偶然經過先生們的宿舍，從屋裏拋出一陣哈哈的大笑和喧鬧的聲音。從簾子看過去，原來是五六個先生，在亂搶亂奪一個東西，後來看清楚了是一個裸體的石膏女像。我像做了錯事似的逃開了。

對於先生的信仰，在我腦子裏都變成「？」了。（璋）

### 2　工廠實習的時候

經過了一個背着鎗來回走着的警察和一道監牢式的鐵門，我們——工科的實習生——就進了工廠。

一間又高又大像敞棚似的屋子，中間放着兩架笨大的起重機、和兩個六十多英尺高的熔鐵爐子，一隻爐子正燃燒着，看不見火光，只聽見呼呼叫的火聲。

鼓風機早已在開着了，不住的向那正燃着的爐子裏打風。型箱已竟擺好了，剩下的型沙散亂的堆着。工人們都抹的烏七八黑的，忙忙的走來走去拿東西。

「喂！老李！快把鐵鍬拿來啵！姆媽的鬼！」匠目打着湖北腔，高聲的喊着。

「噢，來了，來了，」

「快點！快遞上嗽！鐵水流出來嘍！」

人們更加驟勁。鐵水不住的向坩堝裏流着、發出耀眼的光彩和刺激喉嚨的硫磺味。

「好！好！滿去倒那箱！」

「好嘍！倒這箱吧！」隨後，起重機響着，向指定的方向轉去。

「好了！好了！……」但是這次的喊不像將才那麼湊巧：鐵水溢出來，往人們的身上崩濺。

「哎喲！快來！我的胳臂濺上啦！」被匠目稱做老李的那個工人尖叫着。於是另一個人替換了他。

「燙的怎麼樣？」我同情的問他。

「不要緊，這算麼？過兩天就好了。」他好像很不在乎似的答着，一面用機器油抹臂上的許多凸起的小泡。

「那你這兩天可以不幹了，不是嗎？」

「不幹？誰給煎餅吃？」他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那你們為幹工受了傷，還不能歇歇嗎？」

「哼！咱受了傷也不能歇！你瞧，」他向匠目室門口站着的一個工人指了指，又小聲的說，「那個妻姪，他一回傷也沒受過，倒歇着。×他姐！這年頭那講理去？一句話，人家有門子，咱沒有就是啦？」

「那你挨了燙，工廠裏給不給你調養費呢？」

「哼！還說什麼調養費哩！燙死，他們也不管！一月省十三塊半錢就是啦！」他一面替自己氣憤的說着，一面又替我們抱屈道：「再說，你們還學這個幹麼？一月拿十幾塊熊錢，拚上命的幹，還得受人家的欺負！」他縱然傷心起來了。

「……」我很感動，嘴動了動還沒有答話；忽然匠目又打着湖北腔在叫了：

「老李！撇點沙子來嗷！快點！他媽媽的！」

老李趕忙把一塊蘸着機器油的棉紗扔掉，不耐煩的回答着：

「來了。」

（光）

## 六 談話記錄

響天

### 1 東井鐵架子上

掘炭夫：當真又沒了麼？我今兒個比昨個來的早多咧！

發牌子的工頭：還有比你早的，也沒了。瞧！啊？走了、十幾個呢！

掘炭夫：又派歇一天！×他姐！大蓄的痞還要打針咧！打他奶奶的雜！

### 2 還是那上面

發牌子的工頭：（向前微微的彎着身子） 煤師昨天送到我櫃上去的那個老年人，我打算讓他下井去看風門。過一會他來了，我就派人帶着下去。

煤師：（輕輕的點了一下頭） 唔，……

### 3 車站

黑衣警察：今年走的膀石還怪多咧！每年不是走不大些嗎？

販貨的漢子：不是那麼說，老總，這：賣不出去，存着，也爛不了，不比紙票子保險嗎？

4　雜貨店

顧客：一毛錢的白糖就這麼點嗎？

店夥：這比頭二十幾天多多了。濟南發的價錢打二十三塊落到十七塊了。

顧客：哪能差那多？別瞎扯啦！

店夥：你不信嗎？不止白糖一樣啊！你打聽打聽看，就知道嘍。

5　一家門口

乞丐：行行好吧！老太太。

院子裏的聲音：一天到晚一二十起，哪打發的完？快走快走！

6　煤堆旁

甲：你那二孩子怎麼沒來堆車子？

乙：還來呢！累的躺了兩天了！

甲：可是呢！孩子還小，力氣還不行。

乙：誰不說呢，別看個子大，今年才十七啊！

甲：十七怎麼能行？你，老不老的總比他能撐些。

乙：唔，不能撐，這年頭又有什麼法子。

7　兩個婦人

甲：大娘！你掃那黑土幹麼？

乙：留着燒。（頭也沒抬的還在掃。）

甲：還撿煤不撿煤？

乙：不撿煤！（有點煩了。抬起頭來，望了甲一眼。）大嫂，你那臉上長的是什麼？

甲：誰知道？長了多半年了。（一面用手摸了摸臉上和脖子上的白花花的瘢瘡。）

〔附錄來信〕頭一天看見了報上的啟事，我們幾個朋友便商量着怎樣來做這件事；最後，我們決定了：在「棗莊的一日」這題目之下，完成一個小規模的集體的創作。

我們集團裏共是八個人：高利民和孫伯魯是鐵路職員，沈春光和汪國璋是中學生，王長梓是小學生，沈春台是在家養病的高中未畢業的學生，周明賓是機車廠工人，而陳夢天則是飯館的夥計。一個人的生活是單方面的，集團就是多方面的了，因而我們集合起來的每一篇創作都露出了一個彼此不相同的社會面影。然而我們的集團份子究竟還是太少了，以致於還有許多重要的影片沒有人去照下來，如煤井底下工人做工的情形和工人住宅區等都是值得紀念的材料。

我們認為這幾篇之中最好的是描寫小學和機車廠的兩篇，尤其是小學的一篇，因為作者只是十四歲的一個孩子，雖然這篇也是經過了集團的修改的，但僅是去掉了首尾各一段的多餘的描寫，內容是原樣未動的。

我們不願誇大我們曾經怎樣努力的做了這件小小的

工作，但先生總可以看得出我們的態度的莊嚴和我們共同所有的一顆希求光明的心。

## 「這碗飯真不易啊」

——黎侶（山東濟南）

太陽吻着柳梢，我已經跨上了那輛破銹的脚踏車。

沿着這條青磯的長堤，左邊是一塊塊青秀的麥田，右邊便是曾經吞過千萬人的黃河——那餘怒未平息，一個渥濁泥漿的面上，總是蟠着皺紋，在護堤的石埝上，吐着白沫。

空氣是新鮮的，天氣是溫和的，雨後的堤路是異常的平實，背後有一脈適度的小南風，如果你不急惶來旋轉那兩個輪子，你還以為世界是沉睡着似的。

十里路以後，我把車子從大堤上搬下來。我選擇了一條捷徑的小道，坦平的就如柏油路樣。兩旁是麥田，青綠上又排列着一簇簇的果樹林，時時都可嗅到清秀的麥香。又十五里，我到了昨夜計劃着的第一個村莊，——老聶莊。

學生圍在院子的中心，當我一邁進門限，就聽見有人壓低嗓子叫：「查學員來了！查學員來了！」接着便蜂樣的向教室裏擁。老師站了起來，矮的就像他的學生們一樣。張着兩臂，又開着腿，腰弓着，趕鴨子般地把一羣學生驅逐到教室裏。回頭把兩手貼在大腿上，臉仰着向我。我習慣地摸出一張名片遞給他。

「呵呵……委員！久仰久仰！」他閃在一邊，讓我進他的房間，一面又接着說：「我正在埋旗桿，這樣重大的事鄉里人總不給辦，這還是我自己對付的桿子。」

我問了問學校的情況，看了看各方面的設備，再觀察他教學的成績，以後又把帶來的表冊分給他，並告訴他各樣的填法。他始終是不斷的勒着袖管，十指有力地貼在大腿上，目光戒備地看着我，像是預防着我會給他突然的拳頭似的。

「這次小學教員檢定的題目，還是這麼難；我補攷的五門，恐怕又難夠分了。」他拉了拉袖管，把手指又張在大腿上。

「不要緊！分數是很寬的。」我安慰他。

過了許久，他嘆息地說：「這碗飯真不易啊！」

我望了望他，想不出適當的話安慰他，祇好又把目光藏在正被記着的視察報告裏。

早飯後，我又騎上我的車子。風稍微大點，白楊樹的葉子簌簌作響。波浪般的麥田中間，常常夾着一塊乾淨的土地，細看時那上面已吐着嫩綠的尖兒。有些人正用鞭子搖着畜牲，想把種子迅速地安在新雨後的潤濕土壤裏。

到了朱蹦莊，用牛欄改建的教室裏，祇賸下一個光桿教員。費了整個頭午的時間，總算把學董們召集齊了。於是我要大家來解決下列的兩個問題：第一是校長（按這縣的通例校長由各學董公推，）和莊長的糾紛；第二怎樣能迅速地把學校開起來。

莊長和校長郎刻嘈鬧了，前者說他曾經將所歛的學款，在去年臘月十八交給校長，校長說：

「要是他交了這筆款，這我今年七十二了，出門跌死我，火車壓死我，查明鎗斃我。」校長瞪着兩隻無光的花眼，頭顫動着。

「那麼莊長，你繳款的收據呢？」我嚴厲地責問。

「鄉下人的銀錢來往，向來祇憑這個心同這個嘴的。」

我問在座的人，能否給他證明，却無人答應；能作證人的，正是未交學款被校長控告過的一羣。我的結論是呈明科長核辦。

第二個問題一提出，大家都沉寂了。都把眼睛埋在不惹人注目的地方。我再重復我的意見，校長纔頷着嘴唇鼓着花眼說：

「鄉下人太苦了。十家就有十家沒麼吃，每天還得出工修路，孩子固然不能服工，可是總能拾柴剜菜，還是等過了麥吧！」

「這是公事，誰也沒辦法。」我又板起了面孔。

最終還是他們應允了開學，我纔跨上車子走了。

前面是一帶砂地，五十年前黃河決了口，拖來一層丈餘深的流砂，蓋在這東西八里南北六十里的廣闊地面上。不長莊稼，極熱的時候，連草也能燒死。每年要照例當作兩個月的湖泊。主人願意把所有的這些砂地無條件的送給人，或者就倒貼點錢也可以，祇要對方能接受完糧納稅。

王景屯是在這個砂窪的邊沿上，人是顛連在窮困裏。是個很大的莊村，人口在四千以上。本來就有個多餘的私校小學，而在去年又成立了一個短期小學。曾經被前任教育委員呈報過打罰多次，纔湊了三十來個學生，而我今天僅看見十七個女孩子。

莊閭長同漢子們都去挖河了，家裏祇留下娘們和孩子，我無法找到負責人使他們催送學生，祇好聽教員報告這裏的消息。

這莊上有五百兩銀子，每兩銀子要在兩個月內每天攤一個夫到河上，十天前莊西首有一家為了沒錢雇人，却吊死了個老媽媽，昨天鄉長還帶政警來抓二十多個人送縣；有些人就是靠孩子要飯送河上充飢，哪裏會能來上學？這些學生就很多在討飯的。

我看見那一個個焦黃的臉，一叢叢的蓬頭垢髮，一雙雙樓子般的小腳，就感到一陣觳觫，這一些饑餓的孩子，是應該讀書嗎？

時間是三點。一想我要趕五十里路回城，便捨了旁的學校。

風狂了。那果樹林邊就像展着帶子樣，霎那間，就飛來一陣黃煙，把我封鎖在煙霧裏。嘴裏填滿了砂粒，眼睛也迷糊了，風像無齒的梳子樣向後擁着我，我祇得下來背着臉站着。

半顆煙後，纔平靜了。我又騎上了車子，吃力地蹬着，可是並不能走得快，遇着砂窩，我還得下來推着。一直到日落時我纔到了。

然而我要怎樣來了結今天的工作呢？飯後我這樣問自己。

我要報告朱謝莊的莊長，我要簽呈王景屯的學董，否則我便要受我上級的處分。可是這些窮困的人們，怎能經得拘罰呢？

於是我忽然想起了老聶莊教員的話：「這碗飯真不易呵！」

# 不常記的日記

婁　建（山東濟南）

聽便走進了趵突泉自來水的工程便觸動視線。機器的「達達」聲音應和着「嘩嘩」的水聲：

前幾天，就傳說呂祖顯聖。去了幾次，都沒趕大開殿門；今天眞巧，八扇殿門都開了，善男信女，擁擁擠擠。我就去參瞻這位能顯聖的呂祖老爺，當我走到那個所謂轅門的時候，眼睛已被香煙所迷，一時睜不開；耳朵也被鐘聲和磬聲震昏了。我竭力微微睜開眼睛看時，兩旁的香紙鋪，就遮住了我的視線。這些香紙鋪裏，有堆的像小山似的香，和掛滿牆上的紙元寶。柜檯外的顧主人頭亂動，假設不是那幾個掌柜的勁大，那薄板做的櫃檯，早就不知碎成多少塊了！

我拚着我所有的力氣，從人堆裏擠到大殿。我用很恭敬的眼光，看到玻璃籠裏的新呂祖老爺，——說到新呂祖爺，非解釋不可。原來，從去年濟南自來水動工，工程地就是趵突泉，因爲辦公上的便利，不得不把辦公處設在呂祖殿。因之我們的呂祖就被抬走了。和野鬼做伴。不料今年前月，呂祖顯了聖，還照了一個像。照像的，是皇后照像館。那張像跟炭畫人像彷彿。後來有一位民國日報讀者在報紙上寫了一個長信質問皇后照像館：「呂祖那張像，聽說貴館對天空照了一點多鐘。不知用顯微鏡照的呢，還是用X光？因爲呂祖是站在雲端啊！」結果皇后照像館連屁也沒敢放。

呂祖爺在未顯聖以前，早被風吹雨淋日晒的色也褪了，泥也碎了，龕了也不知吹到那裏去了。現在這新呂祖，臉是油光光的，又白又亮，兩頰是粉紅光潤的像蘋果，假若沒有那烏黑的三綹長鬚，大家一定以爲是位女神。

供桌上佈滿了供菜：雞呀，魚呀，猪粉條呀，葷的素的都有；我相信呂祖他絕對吃不了，就是加上他兩旁那兩個青臉小鬼，也夠吃三天的。

兩個擊磬的道士面上累的出了汗。四隻眼釘着那隻「萬善同歸」的錢箱。當每一個善人往錢箱裏扔銅子的時候，他們的嘴唇就動一動，同時，一個笑而未笑的表情馬上浮露出來。

人是越來越多了。道士手中的磬錘也越動的厲害。在第一聲「鐺……」的餘音，尚未響完的時候，第二聲早又跟着響出來。

我被人從第一層台階上擠到第二層，——直到被擠退了缺，被擠到殿外的石欄桿上。接着我，一個又一個的都被擠退了缺。但是殿上仍然滿滿的風雨不透。

老太太們於拉着手，拄着拐杖，拿着香燭紙元寶，一群一群的擠到大殿裏去。

磬聲更緊了。銅子碰銅子，在「萬善同歸」的箱中，比磬鬧的更厲害。

忽然另外一個聲音喚醒了我這呆呆的人。回過頭去，兩隻手

扶着石欄杆尋找着聲音發現了「這是五十多個工人拉着繩子，繩子下端繫着一個鐵錘杭育杭育地唱着在開自來水井啊！

我從新看了殿上一眼，就慢慢的踱出了趵突泉。

當我看不見呂祖大殿琉璃瓦的屋脊時候，尚能聽到響聲，鋼子相碰聲勞工們的呼喊聲馬達的機械聲亂成一片。

## 五・二一在青島

林　麥

這天，在青島，一切和每日一樣：雖然這裏有海，但沒有甚麼大點的波浪。

清晨微微的下了一場小雨，柏油路更加滋潤。

九點多鐘雨是止了，街上每一家人家都鬧喧喧的，木器，家具，箱籠，什物，都擺在街口裏，像是要搬場，又像是擺攤拍賣，許多人忙忙急急，在那裏移動着，在那裏拂拭著。

這是爲了清潔運動！

因爲提倡清潔，就得考察清潔，並且四方滄口一帶，市長今天還要親自去闖哩，那更不能不盡量預備；所以全市人民雖然有些懶，急來抱佛脚，但的確是在整理房子了。

關於這點有人叫做「查清潔」又有人叫做「驗髒」，「髒」與「清潔」似乎不必仔細去計較，不過查與驗確是一定的事。

下午有許多地方的大門上，貼上了一張紙條，上寫着：「青島市公安局二十五年春季清潔檢查驗訖」這樣是證明已經查過去了；然而據一個被查過的人說：「房門裏邊髒與不髒且不必管，但門口裏地板上的塵土，的確被查走了許多。而且有的查過以後，馬上又恢復了原狀，髒水垃圾統統照舊，好在已經已經查過了，那末髒也無要緊了。」

＊　＊　＊　＊

同時，來青島參觀的烟台專員公署附屬小學一行八十五人，於這天上午由教員率領赴市府拜謁沈市長，沈市長便邀同在大禮堂訓話。

本來像青島這樣的名勝地方，尤其是在春天，各地方來旅行的實在不少，可是今年烟台來的特別多，則有牠另外的緣故。

在今年春天，烟台某小學曾有兩個小學生，因爲看武俠電影着魔，私自跑來青島，想到嶗山訪求劍俠劍仙，結果不但沒有完成這樣宏願，而且在市內被緝獲了。

因此各小學來青島旅行的另一意義，就是叫小學生看一看此地雖然有座嶗山但劍俠劍仙還是沒有的。

市長訓話，也特別注重這一點，說青島是怎樣的努力建設市政，怎樣的力謀社會安寧，至於風景更是被稱爲「世外仙源」；不過雖然是「世外仙源」，雖然這裏的國術館辦的特別出色，但嶗山上藏着劍俠劍仙的話還是妄誕的，請大家不要迷惑。

說時，市長似乎有些抱歉的神氣。小學生聽了有的固然點頭，

有的却因此對青島失望了。

市長爲了安慰他們，在訓話之後，乃宣布明日下午四時半在迎賓館開茶會招待該校全體師生。

＊　＊　＊　＊

晚上。

某報社編輯室內，某編輯檢到了一段市外區的新聞：

「楊家村一四〇號住戶楊作選之孫女娥四年二十歲，自幼卽有癡病。近中更加遽重，終日哭鬧，無法制止，突於本日服下多量士信，自殺身死……」

某編輯看到這裏搖了搖頭，嘆了口長氣，自言自語的說道：

「不是癡子，那能隨便的自殺呢！」

＊　＊　＊　＊

還是晚上。

某公務人員家裏，太太在那裏教訓奶媽，恨她爲甚麼不在一天之內把寶寶喂的胖胖的肥肥的，「難道你不知道兒童健康比賽開始報名了！」言下，頗有說不出的懊喪。

某公務員下班了，一進門就嘆氣，太太以爲又是減薪或是捐款到了，趕忙的去問他。

「這個年頭兒，掙飯吃眞不容易，明天又要公務人員服勞役了，你想咱從小嬌養慣了，壓根兒沒種過地，誰會拿過鋤頭來！」那公務員不耐煩的說出來。

太太想了一想，說道：「咱們做官的人家，不過做個樣兒給人家學就是了，還能眞去當苦力嗎？別就心事了！」

倒的太太聰明！

＊　＊　＊　＊

深夜的青島市上，比白天更清寂，霧漸漸起了，掩蓋了「小瑞士」的景物，同時也掩蓋了和第三期肺結核般的衰落的潰爛。

那滿街的櫻槐，雖然花早開過，兀立着的確是眞實。其餘的都在粉飾中今天一天當然不是例外。

## 搶人

棣濟（山東青島）

五月二十一日的清晨，下了兩個鐘頭的大雨。看守所裏比每天都要靜，因爲不「放風」，也聽不到報名和鐐鍊叮噹到工廠糊火柴盒的犯人聲音。每座樓上每個號子都靜靜地關着，院子裏當值的看守躲在風雨亭子裏，六七個主任們也都坐在辦公室中東談西扯。

八點鐘的光景，風消雨止，天空還是一片烏黑，太陽間或從雲縫中閃出一線光亮，然轉瞬間又被塊塊黑雲蓋沒了。看守所南邊的馬路上，這時突然駛來一輛灰色的轎式汽車，用極快的速度馳到看守所門口停下來。接着車內跳出八個大漢，三個穿着長大褂，歪戴着帽子，其餘的都是短褲短褂，威風凜凜。從車上下來以後，就

分散開站在大門圍牆兩邊，汽車停到馬路左邊，好像預備接什麼人似的。只聽中間一個大漢說：「快啦！都是九點鐘放人的。」

所裏第二個院子的北樓，樓上是女號監。這時候六十餘人都分坐在七個號子裏，等着開早飯。偶而有幾個小孩子哇地哭起來，打破了沉悶的空氣，接着就是一個女人不耐煩的罵聲：

「你們大人都死去了！不管自己的孩子，教他像死了人的亂嚎？你娘的不是東西」還是那個女看守，歪着一雙地瓜形的小脚，扭着大屁股，帶了一張一年到頭的陰死臉，三角眼，吊眉毛。走到七號門口，拉開門又加重一句：

「當心自己的孩子！別自顧去浪了。」拍地一聲又關上門。這才又扭着屁股回到她屋裏，吸香煙去了。

「老東西！你的孩子是啞巴？哭都不教哭！」二十多歲的一個女人，正給懷裏的孩子擦着淚，口裏低低地罵。孩子大約有三歲。

「章氏大姐，你好啦，今天不是滿期了嗎？再不挨她的罵了，只有我還不知幾時才脫火坑！」一個爲了人命判七年的女人，也拖着個孩子，嘆息地說。

不錯，章氏是滿期了。五個月前她男人死了，自己從小又沒有父母，於是被大伯小叔偷偷地賣給一家姓王的，像賣一條猪一條牛。事前她一點不知道，等人家抬了去一看，後夫是四十多歲了，相貌很醜，脾氣又壞。最忍受不下的，是後夫的兄弟妯娌，爲她是「拖油瓶」「後婚頭」都百般的羞辱她，不把她當人。她在這環境中忍耐了一個月，最後在一天的下午，她帶了孩子，逃到一家親戚家。而然被後夫馬上找到了，一張狀子送到法院，在「背夫潛逃，意圖詐財」的判詞下，得了五個月徒刑；因有孩子，故在所內執行，不到大獄。今天已是第一百五十天了。

「章大姐，你出去了，千萬來給我們接見呀。」號裏六七個女人一齊說。

章氏也微笑了。她是市外某村人，苗條的身材，白而端正的面孔，三寸周整的金蓮。聽他們這樣說，便道：

「我走了當然來看你們，我和孩子蒙大家照應了許多日子。我出去就去作工，再不能教人賣我，也決計不跟姓王的。」

「開飯啦！」

樓弄裏這樣有力的一聲，打斷她們的說話。開門聲，鉛桶和碗筷聲，一時并作。照例每人是三個杏子大的黑麵窩子，一塊二分厚一寸長的鹹菜。不够就是窩窩頭，小米麵粥，飯在班長和女看守的監視下開完了，每人都吃着自己的一份。雖然餑子是酸的，窩窩頭一半和着沙，但女人們也忍受着吞食了。

章氏剛吸了一口粥，點名的汪主任上來了；走到七號門外，將五〇一號牌子拿下，口裏說：

「五〇一號章氏，拿東西，走！」

「姐姐你走啦！」

「你安頓好了，來給我接見呀？」

七號裏一陣騷擾，她們都放下碗來圍住她。一條棉被和包着孩子衣服的小包還在她手裏，她把牠夾在左脅下，右手抱起孩子，對大家招呼說：

「我走啦，過兩天來看你們。」

汪主任向她打量了一眼，微笑說：

「你到期走了，你男人家裏來搶你哩！」又轉過頭向小脚女看守說：「女人是走運的，有人搶着要！也沒有看見有搶男人的。」

小脚看守聽他說，趕緊裂開大嘴，露出黃牙笑起來。

這是章氏意料不到的，好像在解放繩子時，又被勒緊了一把。她無主意的說：

「我不走吧，主任！」

「胡說！這里不是開店，到了走的時候，一分鐘也不能停留。」

「快走吧！別麻煩了。」小脚看守也說。接着又對號子裏喝一聲：

「坐下！吃你們的飯，呆望着幹麼？」

章氏臉色蒼白，跟着汪主任下樓，兩顆眼淚從臉上落下來。

在辦公室裏，所長坐在上面，一張執行單子攤在桌上。汪主任帶了她進來，她失神地站在桌前，所長身子移動一下，說：

「你是章氏？」

「是。」

「你判了幾個月？」

「五個月。」

「你執行完畢了，打一個手印！」

她伸出右手，在執行單上打上手印。

「完了，走吧！」

突然，她跪下來，眼裏含着淚。

「所長老爺！我男人家來搶我了，我可不能跟他去，他會打我，不好還會轉賣我，求老爺恩典，容我還在這裏多住幾天吧。」

「什麼話！」所長不高興起來：「這裏不管你的家務，你該走了！」

「老爺，你開恩救命吧！」

「來！把她帶出去」所長站起來命令着。

「走吧，你自已去打算去！」汪主任和李主任一面說，一面將她推出辦公室，送在兩道鐵門外面。

離大門還有五六步的距離，她站在那裏進退維谷；懷中孩子又哭起來。大門外馬路上，閃在兩旁的大漢們，這時都擁到一處，擦掌磨拳，預備搶！

一個穿短褲褂，四十來歲，鐵青的面孔上，帶着像吸食毒品的顏色。從大漢中跳出來，兩步跑到她跟前，一把就拖住她的頭髮，孩子哭着喊娘，被子和包袱落在地下。

「浪騷老婆，五個月的滋味還沒教訓好你？你還想跑嗎？回去算賬。」

女人拼命地掙脫，嘴裏尖利的喊叫：

「我不跟你！我不能受你的打罵，我寧願坐牢！你放開我。」

掙扎是無用的，衣服都撕破了，還是在男人的掌握裏被抓住。隨着，大漢們一擁向前，抱起孩子，拾起被和包袱，扯着的，推着的，就擁到汽車裏了。

「好混蛋女人，打了官司你就以爲我不要你了！想的到好！到家不把你皮剝了！」

乒的一聲，車門關上了，汽車嗚嗚地叫了兩聲，開足馬力，在哭喊威嚇的聲音中，向南飛馳而去。

馬路上聚着幾個看熱鬧的也都散了。站在第一道鐵門裏看還幕戲的汪主任，在轉身往辦公室的路上，對李主任說：

「伙計，記住，這是今年第四次搶人哪！」

## 故鄉來客談

王亞平（山東青島）

早晨的天空，被陰雲封鎖了，雨不止的下着，綠樹紅房，都浸洗在潮濕的氛圍裏。走廊下，特別冷靜，我呆站在那裏，望着慘淡的雲天。

忽然，一輛洋車從門前甬路上轉進來，車篷雖是閉緊的，我看不見裏面是什麼人。車在廊前停下，車夫先搬下一個滾滿灰黑泥土的大個行李，客人走下來，小身材，青洋布夾袍，濃眉，大眼，高顴骨，黑而雙頰凹陷的臉，使我不禁叫了一聲：

「呀！怎麼？你來啦！」我緊握住他的手。

「鄉下沒飯吃了，來找你——老朋友。」他走進我的住室，依然操着十年前在小學一塊讀書時那種誠實天真的口吻說話。

我十分驚訝而且歡喜他的到來，便用很敏捷的方法打發他洗了手臉，避去寒暄的俗套，用極爽快的口氣問他：

「璞兄！我急切的想明白目下故鄉的情形，請你給我說一點，好做寫作的材料！」

「儉弟！——聽說你早改了名號了，咱們還是用舊日的吧。做寫作材料？在鄉下住着，眞寫不盡，恨我沒有天才，不會寫，但我會說出來的：你知道，咱們那一帶村莊是素來稱爲桃源的，那一片一片茂密的果木林，桃，杏，李子，年年都結的好；那十幾丈長的大葡萄架，那整齊的山田，菜畦，也眞富裕了咱們家鄉人。現在可眞不行了！畦田都荒了，因爲有了菜蔬也長不住的。初生的嫩杏葉，窮人都搶都吃，張老亭土劣，那傢伙爲了看杏葉，僱了好幾個打手，後來窮人眞急了，聚了三百多人、終於搶了他的杏葉，打了一場血架。杏樹也存在不住的。田地賣完了，都偷樹，賣木柴，又不値錢，一個小銅板一斤。林主看不住了，也自動的伐起來，我離家的時候，已伐掉了大半，不久那些樹林要伐完了的。我自己那一行杏樹，去年冬天就弄掉了。這年頭……」

他好像憶起了怎樣悲慘的事情，聲音特別低抑，還有些顫抖，

我望着他那已失去光輝的眼睛、心裏也有難言的愴楚。靜待他再說下去。

「前年頭……咳！東鄰家、你五叔從前一頃多田。兩隻大牛，三宅莊院，現在呢，把二個女都賣了，賣給山西人當妾。臨走時，娘也哭，她也哭，真哭的慘人，你五叔却硬着嘴說：『哭什麼？去了就享福，難道你願意在家挨餓！』前幾天，你五嬸哭瘋了。劉大娘那老太太才可憐哩！他和從前一樣，還是村西那一畝田，去年沒收，今年的麥苗長的很好，他每天去看守麥苗，高興的了不得，說『麥子收下來就好了！』誰知道要修平大公路，三丈六尺寬，正從她那一畝田裏穿過，她看着麥苗變成了公路，當時就暈倒了，晚上就上了弔。死了！太慘，太慘啦！……」

他縐起眉尖，彷彿不忍再說下去，但我更想明白一些青年人的事，就問他：

「李書成——咱們的老同學，現在怎樣？」

「李書成那真是老實人，去年年底忽然失蹤了，到現在也沒有信息，據說也不是當兵，是……這樣的情形多的很。他媳婦，多麼漂亮年青，窮的去討乞，又喊不出口，常坐在人家門前哭，那種滋味，要能描寫出來，真是好文章……」

我聽着他的話，興起無限的感動和深思，那會經熟識的人物，面孔，在我腦海裏重演。正想問起自己家裏的情況，他却着重我發問的動機做了結束：

「這種事情多的很，多的很，材料太多了，儉兄你真應當到鄉下去住一個時期，弄些真實的材料，久住在美麗的都市裏，想描寫鄉村，那真是笑話！」

我沒有答話，窗外的雨聲更大了。

## 周村的一日

允哉（山東）

周村是魯東的一個鎮店，在民元以前，商業是超越於濟南的。今天呢，牠的「山東一村」之光榮的稱號，仍是存在着；然而骨子裏面，早已瀕臨於總崩潰的前夕。街頭的商人，仍如往常的站立櫃前，等候着鳳毛麟角般的顧主。電燈還是照舊的光明，播音機也還是一個挨個一的ＸＧＯＡ的報告着。

人造絲——這自然是「緝私辦法等於具文」下，所賦予來的價廉物美的親善品——今天輸進了二百二十箱，連同原有集壓在各行的八千八九百箱，正巧湊足了九千箱，按每箱二百元計算——在三月間每箱三百餘元，現在本鎮凍結在此項貨物上的金錢，將近二百萬。這也無怪乎本鎮金融緊迫百業萎靡了。但是由於過去的經驗告訴我，明天或明天的明天，還要源源而來呢！

教育經費委員會截至今天，發了一月份的各學校教員薪金，並且附帶告訴他們，二月份的薪金在放暑假前一定發放呢。他們感激的含着熱淚去了。

尋事總主教於十數天以前，已經由村赴青島了，但是今天往車站送朋友沿馬路上的標語還都七零八落的張貼在電杆牆壁上，其中有一張是寫着：「歡迎打倒魑魅魍魎的蔡總主教」使我深感到中國的文字眞有神鬼不測的妙用。

本鎭商會在二十四年底已屆改選期，但因各派競選，一再流產。原定今天招集籌備會，討論改選事宜，結果事前未經疏通成熟，根本就未招集起來。有人說：「反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準能選舉完竣。」我覺得這話有點兒武斷。

黃災救濟會攜帶黃河水災寫眞電影片，來村募捐。今天是第二天。兩場上座七百人，收入二百餘元。

## 五・二一在煙台

穆林

早晨，有過一番狂暴的風雨，黑的雲，宛如戰場上的烟幕。四點鐘時分，狂風夾着粗大的雨點，槍彈樣射擊着，彷彿要穿過屋瓦。整個烟台動蕩了起來，似乎將要毀滅的樣子。然而這是五月黎明前的「過雲雨」，暴力維持不久。八點鐘太陽踢開了黑的雲，頑强的射着有力的熱的光芒。

暴風雨過後，烟台山上，有閒的人們又那裏消磨有閒的時光：——提着鳥籠，半閉着眼靜聽百靈鳥的歌唱，者或坐在石崖上，悠然地欣賞那怪物樣蹲在海港內的美國炮艦。

領事路兩傍的圍牆內，幾匹惡狗爬在洋槐樹下，猖猖地向行人狂吠。北海的天空上，飛翔着一架飛機，那是美國的。它在北海上空，軋軋的飛來飛去，並未有一次飛在烟台市上的天空。這是因爲尊重中國主權的緣故。

海岸路，以散步的法子向美國水兵賣弄風情的白俄女人，穿着盛裝和高跟鞋，對中國小脚婦女顧盼自豪。美國水兵在求四飯店裏，乘着酒興大聲地哼着粗俗的西洋調子，然後醉眼朦朧的跌出門外，在一羣洋車夫爭先恐後搶生意的包圍中，隨便坐上一輛，用皮鞋尖踢着車夫的背脊命令奔向太平街長期妓館。

在大馬路中段，某商號李姓東家爲其第二子娶親，僱了兩頂花轎，一班鼓樂手，一羣擎旗的窮孩子，匡郞匡郞的吵鬧了一個上午。同時，在南山的白楊樹下，正埋葬着一個死人，那是一個年輕的婦人，丈夫姓張，拉洋車。爲了難產送了性命。

太陽站在人頭上時，張裕公司重建樓房的建築工人放工了，一大堆的工人坐在牆角下，對着一柳筐窩窩頭，一大堆鹹蘿蔔，一桶開水，張開了他們的塗滿了黃色牙糞的大嘴。

順着烟台山向南走，經過正陽街，折向西的一條小巷內，聚集了一羣人，二個外籍浪人，操着不熟練的中國官話，咻咻的嚷着，並且手裏拿着鞭子，在門限裏跳出跳入。據說中國人欺侮了他們，租房子要先交房租！幸得後來一個警士上前調說，臉上堆滿了「怕惹禍」的笑，才將這一場小風波平靜下去。

從南山貫通過市內的那條河，匯合了市內所有的骯髒和病菌，河水變成了寶藍色，蒸發出一種比豆餅腐化在便溺坑中更爲奇臭的臭味。就在這河水的盡處海濱淺水裏，無數的貧困市民，在那裏撈取海菜。上了年紀的老婦人忍痛將小脚浸在海水裏哆索着一雙手撈海菜。小姑娘，壯年的漢子，捲起褲管露出結滿了汚垢的脚肚。還奇異的沙灘上面是海岸路，求四飯店的門前，美國水兵從窗上用攝影機攝取這種奇景作爲將來返國時的紀念品。求四飯店的僕歐穿着潔白的衣裳，那個許是廚師，加戴了一頂白布扎的圓頂帽也站在門前看。皺着鼻子，吐着口水，表示他們才是講究衛生的。他們是上海人，有一付勢利的刻薄的臉孔。

傍晚，海岸路，北山上，散步的人比白天增加了三倍，太平街口進的人更多。人們站在那裏，許是看海，也許在看妓女們的肥臀。那一家最大的巴黎跳舞廳，門面輝煌着年紅燈，內面夢樣的彩燈下，奏着爵士樂，美國水兵摟着舞女夢夢然旋轉着。同一條街，第二十號長期妓館，一個中國妓女操着蹩脚的英語，强拉美水兵。結果，她的嬌嫩的臉蛋上印了一隻大巴掌，那個外國水兵便掉頭走了。中國警察是在那兒站崗的，然而他假裝沒有看見。其實他也理不清這種平凡小事情，他除了「也是」之外，不會說一句英語。並且美國水兵陸上警察同在一個地點站崗。他大可不必自找麻煩！

九點鐘以後，北大街一帶商店，已沒有一個顧客，大都關上店門。這時候，四道灣，四等妓女的陳列所，正在擁擠着無數的飢荒者，一陣一陣的在每一條胡同裏行着。丹桂戲園，小福月戲正在出台唱大軸戲——「未央宮斬韓信」。而同時，大馬路浸信會的基督教徒們也做完了晚禱，抱着聖經從幽暗的教堂內走出來。

這之後，是漫漫的黑夜圍困了全煙台。

## 一篇日記

溫功義（威海衞）

今天又是個晴雨無定的天氣，這種天在威海常有的，比不得北平或者天津，非得是伏天裏纔許有這麼一天兩天。

早晨起來是六點二十分。那時候從半夜裏下起的雨，還是儘下着。天陰得很沉，暗露露的，沒一絲陽光。

屋子裏冷而陰鬱，似乎隨處的空氣裏都充滿了快要凝固了的水分。

在這種氣氛裏，我煩燥得很，甚麽事都幹不下去，只站到窗前看雨，看短牆外泥濘的紀念路，看灰撲撲的天，還看對面諸城巷口上那家專爲賣酒醵避暑的英國水兵的BAR。

街上沒一個人，沒一輛車，寂靜得跟死了一樣。

雨加大一陣，窗上的玻璃就給淋得沾滿了水珠，慢慢兒聚起來再往下淌，怪難看的。

諸城巷裏一家鐵錨鋪打鐵的聲音，叮叮噹噹的從雨中傳過來，像教寺的鐘聲似的，越發叫人寂寞，叫人煩燥，我恨這閑人的聲

音。

幸而十點多一些，居然起了風，居然颳住了雨，颳薄了雲，還露出一片青天，一抹陽光，一些行人來。

雨後的太陽照到雨後的街上，照着特別清楚好看，於是街上就有了不少望天的，彼此找熟人在道邊上聊着。

我也在街上，不過我沒有聊天的對手；我是靜靜的聽對面那家BAR裏幾位穿西服的老板們聊他們的生意。

「今年更不行！才來了四條！……四條夠幹麽？」一個搖搖頭、帶點傷感調子。

「聽說二十七還有幾條來。聽說還有條航空老母！」

「反正是不行了去年就不行！去年船就少，英國人就不愛下地不愛花錢！可是去年到底還有十幾條！」

「不怎麽英國也窮了？也不愛花了！從前咱們買賣夠多好！」

「唉！從前！從前那……」

幾位西服老板在嘆息裏靜默下來。

下午天晴得透藍，好看極了。雖然還有雲，可是更襯出天的藍來，更給天加一番顏色。雲在天上游着，像清潭裏游着些個大白鵝。

看着這種天色，我順着紀念路慢慢兒往圖書館蹓躂。走到塢白花園，忽然有個人像受驚的小鬼似的從後邊擠過去，一直往東跑；他身後又有幾個便衣警察緊緊的追着還大聲嚷：

「截住！截住！」

果然前邊跑的那一個一下就給那邊值崗的警察截住了。於是後邊這幾個馬上圍上去打那個倒楣的嘴巴，把他綑起來。

這一齣「拿人」引了好些閑人來圍着看熱鬧。有的還有感於中似的，把烟袋從嘴裏拔出來，搖頭嘆息着：

「唉，又是抽白面兒的！」

不遠又有羣閑人圍着那是有個數來寶的花子在一家館子門口唱着要錢。

又不遠又有兩家洋貨店也叫閑人圍着：因爲他們全正放送着話匣子。

又不遠還有幾家放送着話匣子的鋪子，還有些閑人圍着。可是鋪子裏正跟外邊相反：夥計們全在櫃台裏閑着，很少有招待買主的機會。

靠近圖書館一家大點的BAR也開了張；可是他緊鄰的一家可還讓灰土封鎖着門窗。我瞧瞧對面的劉公島眞只有四條英國船在那兒泊着，於是我想起：

「反正是不行了！去年就不行！……」

圖書館靜悄悄的沒一個閱者。那個館長正叼着根雪茄，享他理應享有的優先權，慢慢的讀着才寄來的報紙。那兩個館員楞楞的坐到桌子前。那一個館役在一個椅角裏打瞌睡。……

全個的圖書館就在這種陰鬱的空氣裏我在那兒坐着老琢磨：「天許陰了吧？」

一點也沒錯，在那兒不過一點鐘，天就又陰得墨一樣，沒等我走到家就下了雨。可是剛回到家裏馬上又晴了。

以後就是這麼一會兒晴，一會兒下的，一直到黃昏。

黃昏晴定了，只留有幾絲雲在天上，給落日映成了胭脂色。趁着落日的餘輝，我又到十三門樓對面那菜園裏去蹓躂，聞雨後菜葉上發出的清香。

十三門樓的窰子們，全穿着自己認爲最漂亮的衣裳，把嘴唇抹得比天上的紅霞還紅，拿着各種顏色的手絹兒，風騷的站到門口上預備着勾人。可是老半天還沒有一個人到那兒去預備上鈎。

出菜園遇到個熟人約着逛街；於是又重新在中山路，紀念路上兜着圈子，又聽着各家鋪子裏放送着的各種音樂，又看到各家鋪子跟魚市菜市蕭索的情形。

「今年魚打的可眞不壞！怎麼威海還是窮？」熟人問。怪關心，怪納悶兒的。

我沒有言語，我想起在天津在北平也曾隱隱的看到多數的人們，都在這不易解釋的窮途裏徘徊着。

也許南京，上海，甚至於倫敦，紐約，也全是淪陷到這種命運裏了吧？英艦不正是一年一年的窮着？

㊀這是威海夏季裏一種特有的酒館。每年在避暑的英艦將來時開張，等秋後英艦一走，就歇業。開設這種酒館的都會幾句俚俗的英語，他們店外白色的牆壁上都大書着「BAR」「BEER」的字樣。

# 一封家信

靜　君（山東鄒平）

親愛的珙兒：

你現在好嗎？心緒安帖了吧？我親愛的孩子！你以爲我願意離開我的孩子嗎？完全錯了，我雖表面上毅然決然的踏上了來的道路，可是洋車才走到院西，我的眼淚已不由自主的流了出來。此時我還可以勉强鎭靜；及至到了火車上，車還沒開的時候，我却抽咽着痛哭了。

在路上眞是觸目生悲，一心一意的只在孩子身上；只想着他的孤伶，只恨着自己的殘忍，怕着把孩子急出病來。及至來到此間，眞覺舉目皆非，（因梁先生去日本未回，此間無一熟人，郝氏弟兄都不在此，）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湧了出來；好容易一忍再忍的嚥下去，與人家略作問答了幾句，心裏想着：「我當着你們沒辦法，不好意思哭。等我到自己的住屋裏，非痛哭一陣不成。」結果想起了小都，（陳恒哲先生的孩子。）想起了麗麗黛黛，（劉清揚先生的孩子，）她們不都是她媽媽的愛兒嗎？現在怎麼樣了，她們不都是生長的很好嗎？同時你的兩個妹妹，不也是離開娘一些時候了嗎？還是離開的對呢，能老在狹義的母子之愛的範圍裏生活嗎？時代

的巨輪在等待我們推動牠呢！一些待救的人們，在鄉村裏呼喊呢！哀哭呢！我只有鞠躬盡瘁的爲她們努力，我只有收束起愛我個人的子女的狹小心理展開到對大多數需要我盡力的人們盡一些力。

我親愛的孩子！堅强起來！從現在起，我們各自努力，努力作人。你們放棄了享有母愛的權利，你要作一個青年的健將！好好讀書鍛鍊身體，預備將來的工作；你自己不是常以此自豪嗎？男子漢大丈夫——難道以大丈夫自命的人，能一天天在母親的懷抱裏過活嗎？我們不是享樂者！我們只有爲民族國家前途犧牲！努力！請醒醒你的腦筋！恢復起你的健康！打疊起狹義的母愛的擁護！作一個鐵一般的少年！我親愛的孩子，煩惱，悲哀，苦悶，是最足以傷及健康的！把你的精神振奮起來！把你的情緒活躍起來！你要時時愉快！愉快身心安適，恬淡！你自會沒有一切的病症出現。

努力吧！孩子！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員呢。我不單只是你的母親，你也不僅僅是我的愛兒；我愛此間生活，我得到了人生的眞味，我恐怕從此永作鄉村工作，——只要有人家要我作——再不想到都市裏去；暑假決意接妹妹大哥他們來共享這鄉村之樂。

親愛的孩子！你還回北平嗎？回北平很有機會呢，在濟南過完這一學期，（五個禮拜以後）來這裏和你大哥他們共同過暑假，補功課，玩，不比回去好嗎？我一時不回北平，須結束了此間事，恐怕再接上別的工作，三年二年的不回去呢。只有你們來，來過過眞的人的生活；鄉村眞是寶貝呢，馬上教你心安理得的歡躍起來。

我來此住研究院，因爲那邊的房子還沒收拾好。

此間的學生最小的師範生有十二三歲的，都長得很結實呢；完全鄉下小孩，藍布的印花被，藍布褥子，簡直回復到我作小孩的那個社會裏去了。

由昨天多半天的洋車火車，——不，完全是你需的，精神受的刺激太大了，今天還像沒有休息過來，尤其頭昏腦脹的厲害，不多寫了，就此打住吧。

永永愛你的娘二十一日

（附作者來信）編者先生我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了。爲了應梁漱溟先生之約，（我本來在山東省府作事）來鄒平女生訓練處擔任生活指導委員。在與我的孩子分別的時候，眞是有些要拚命的樣子——因他不要我來。這是我來後與他的一封信，恰在廿一日。特寄上請代發表，庶使社會知女子非盡醉生夢死者流也。

天天忙的要死，不克多寫，尙希諒之。 靜君 廿九日

# 一天

盧磨（山東濟寧）

我們是學生，師範生，也就是些窮學生。現在受訓練了，在唱「鄉村建設」的先生們的訓導之下。

今天明天……反正是那麼一套。

曙色斑斕的天、在我們住的花園上面活躍着。同學們不顧得東瞧瞧西望望，只埋頭在臉盆裏，從臉上趕着肥皂沫兒，匆忙地。號兵鼓突着小嘴巴，嗒嗒地響：我們聽慣啦——這是升旗號。

長官把我們帶到花園的後操場。「中國國民志氣洪，帶月披星去務農，犂盡世界不平地……」大家齊唱戴季陶先生作的國旗歌。「敬禮！」——我們注視那鮮明的旗幟在白楊梢頭，掛起來了！這旗幟告訴我們：許多烈士當年爲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曾經灑了他們的鮮血的。可是今天哪，國旗像是變色了，蒙了無恥的屈服、和汚穢的妥協了。山河殘缺了，民族的命運放在殘酷的屠刀下。我們看着這隊旗，就想到要猛力地急速地做喚醒民衆的工作，並確實地訓練自己。然而這是「犯禁」的！

帶到蓆棚下，開朝會。照例是有位「主任」或「×長」訓話。今天是×班主任的：我今天繼續講世界形勢鳥瞰……意大利不受國際聯盟的制裁而又不退出，這是爲甚麼呢？慕索利尼決不是動感情的！希望諸位把腦力用在正當的地方……不要動感情、（×先生自己却感情的呢）要客觀，理論，法則……。我跟各位說話，是承受「上官」的意志，來訓練你們。不是純客觀的。歐洲大戰，她（意）加入協約方面，巴黎和會，對殖民地的分配，她很不滿意，主張殖民地重新分配，事實逼着她走那條理論（？，）在客觀上很難解釋，因爲複雜……」據他自己的介紹，知道他曾作過大報紙的主筆，又是……管他是什麼可是給我們的印象，只是個混亂的，莫名其妙的混亂，甚至叫人以爲這「鳥瞰」的「鳥」是瞎眼的無用的。慕索利尼意大利……這一套，我們肚裏有數，管他扯些什麼。大家不耐煩聽。恰巧時間到了，他結束一句：「複雜、想知道只好問慕索利尼去！」（感情地）我們感謝他的好意：窮小子還能懂眞理嗎？到意大利去的××總統號或是慕索利尼號的船艙（即便是三等艙位，）究竟沒有我們的位置啊！去吧，我們不願懂這眞理。

當我跑進宿舍，看見長條的秋木桌上，靜靜地躺着一本曾文正公家訓摘鈔。那是×總長贈的。因此我又想起前天一位級任先生教訓我們，就把這位「滿清功臣、中華民族的罪人」拿出來，讓我們模仿。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心裏有數。接着我想起×班主任的話：「中國向來無『民意，』只有『向背，』人民和政府藉以維繫聯貫的，是『人望』——可名之爲自然領袖——……」所謂「人望」的「人」——「望」的主動者，是些什麼人呢？土豪劣紳罷？大衆罷？他們眼裏是沒有大衆的，同時却又戰戰慄慄，惟恐大衆有一天會明白。民族的存亡，在他們好像沒關係，死也不說一句嚴正的話；相反地，却在打着麻醉劑。

「嗒嗒嗒！嘀嘀！……」出操了。

隊長身上的武裝帶特別漂亮，活像新鮮的海帶。晶亮的白銅環兒和交叉披着的黃色「値星官披帶」相互輝映，眞够威武呀！太陽在古舊的城牆上顫顫地出現了。我們纔操了三天鎗、四把鎗

還沒有操好;可是也很像樣啦。一列六個人,整齊着步伐,踏踏踏::一同上火線似的。個個面龐都是泛着紅光。我們的敵人就在眼前哪。「大家一齊上火線!……」朗朗的歌聲忽高忽低地在我耳邊響着。一忽兒,聲音飛遠了,聽不見了。而另一個聲音代替它:「第二伍,壓槍!」班長大聲給我改正握槍的姿勢。同時我發現了我們肩着的,還是些不中用的破爛槍呢!剛才那一片朝霞似的想頭,霎然寂滅了。閃電般地,報紙上,敵人增兵和漢奸簽訂出賣民族利益的協定……一齊湧進我的腦袋來。

號聲一遍一遍地響着。隨着學科一班。一班上完了。一直到我們最後的一遍操,把太陽送下西花牆。

宿舍裏邊樹蔭底下(這裏有的是白楊,洋槐,柳樹等)都是我們讀書報的好地方。收了操以後,在這些地方,一簇一簇地,蹲着坐着或站着閱讀書報;或者談談話。這裏有些書報是能以看見的,但是也有許多是見不到的。那唯一的原因是從外埠寄來時會在城裏保安隊的手心上變沒有了。民族自由解放的喉嚨,在這兒好像是破弄啞了,沒有一聲喊叫。反之,你整天倒有福聽見:「我們的社會是倫理的;要發揚禮義廉恥的真義。」蕩蕩乎「王道」之音!是的,我們肚裏有數;同時我們應該走的路子,我們也決定啦!

「嗒嗒嗒嗒嗒嗒……」黑夜裏瀰漫着「熄燈」的號聲。然而我不能夠安然睡穩。我想這,想那:腦海裏激蕩着思想的漩渦……

## 渤海之濱的一角

田仲濟(山東掖縣)

去年春旱,看樣子,今年又有春澇的現象,月來都是三兩天就是一次雷雨。

今天從晨三時被雷聲驚醒,起身後,院子低處已成池塘了,雨還是繼續着下,直到午刻才停止。

「唉災象成了!」雲天憑欄而立,我下樓時從他身旁經過,聽他在獨自嘆息。

或許他又想到他家中的情形了。他住在荒僻的魯北,在那裏,麥田常常十年不收一次。雲天家境比較好,先前本來不感覺怎樣,但近幾年來,他時常接到訴說家中情況困難向他要錢的信了。昨天他才從家中回來。農村破產的陰影緊緊地咬住了他的心。他老是苦悶着。「去年一粒沒收,今年從開春到現在沒降過大雨,麥子不必說,秋田也都不能望呢!……窮得全村已找不出一家賣油醋的小舖了。……唉,災象成了!」聽得他嘆息,又記起了昨天他苦着臉述說農村的情形的話。

「災象成了!」大概他又由這裏的澇想到他家中的旱吧?

但在這地方,旱或澇與人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大影響的。除了在東三省經商外,這裏的居民多半是打漁,很少靠土地吃飯的農民。

漁民對旱澇是不關心的。他們所唯一祈求的是終日無風無雨的天氣。整年不落雨他們也仍然可以快活地生活着。田禾不收，糧食的價格雖抬高，雖然年來漁民破產，有的將僅有的漁網都賣掉了，但那不是旱澇的緣故，主要的原因是「友邦」捕魚的小火輪的橫恣。他們恐怕魚網被小火輪拉去，便祇好在靠岸的地方捕，魚網卻又被小火輪嚇得不敢到岸，於是漁民祇有賣網的一條路了。

我心裏還末想着，即走下樓去。

晚上和歛齋樂亭到野外散步，是那末清爽的一個野外。

「哦！麥子全丹了！」歛齋驚異地叫了一聲。我向前面幾丈外的麥田望去，幾天前還綠油油的麥子有大半的葉子都黃了。

「唉，今春的收成完了！」他接着低低地嘆息了一聲。那聲音低壓得好像從地底下發出來的。我很熟悉那嘆息，是我每次回到鄉村去從許多乾瘦的嘴裏常聽到的。

我長吁了一口氣，我又望見了鄉村中那些滿了皺紋的臉，乾瘦的嘴。「真的完了！在東三省做買賣的被趕回來，打漁的網被小火輪拉去，靠地吃飯的麥子丹了。」我沉思着。我又想起雲天的話，低壓的嘆息，常見的漁民的愁臉。

生活的苦悶已壓在所有的人們的心上了。沉悶的天氣會引起一陣狂風暴雨，人間的狂風暴雨不久也總會來到吧？

# 在魯北的鄉村裏

郝本水（山東禹城）

夜裏大概是下過雨了，地上有點潤濕。早晨，天還在微陰。學校的鐘聲，催我起了床，便獨自走到空曠的大野裏，散了會兒步。鳥兒在林間唱歌，南風吹得麥浪起伏着，農友們已經佈滿在田野裏開始工作了。

飯後騎車子下鄉去，見有五六個小孩子，都是菜黃色的臉，蹲在田野裏，用細弱的小手，採取地上的野菜。他們在和聲的唱着：

苦菜花，
黃又黃，
七歲八歲沒了娘，
跟着爹爹沒法過，
爹爹又給俺娶了個後娘……

在一個村邊的一座小屋裏，那是一個潮濕而且陰暗的所在，中間有一盤石碾，上邊攤着有半升紅色的高粱，一個足有六十歲的老太婆，在拖着棍子推轉。她氣喘吁吁，在她面上很深的縐紋裏，可以看出她一生的辛苦。

過了這個村子，一條曲折的河流，在這平原上橫躺着。因爲政府徵工服役修河，所以一羣人正在那兒勞動着。

他們都是些壯年，赤着臂和腿，青筋跳在紫色肉的外面，敏捷

地掘起地下的土，再用鐵鍬把土扔在堤上。有的把土裝在小獨輪車上，然後把車子推到堤上。啊！那是怎樣偉大的一種大衆勞動啊！

一會，他們所最怕的委員來了。那人黑臉大個子，青制服，帶着眼鏡，手裏拿了一根籐子棍，走起來東張西望的。後邊還跟了兩個政警。

一個廿多歲的河工，剛蹲在地上吸着一隻紙烟。他沒有看見委員過來。

「喂！幹什麼來？別人都幹，你怎末偷起懶來？」委員走過來質問他。

「沒有，先生，我剛蹲下。」那小夥子回說。

「好，還反口！跪下，沒點規矩眞不行！」

「快，跪下！」政警的喊聲更高，並且走過來抓住那人便向下按。那人憤怒的羞慚的跪下了，兩手下垂頭狠狠的低着。旁邊沒有一個人敢做聲。

委員過去了。

「他媽的！這傢伙眞混旦！」

「年年他媽的修河，可是越修越淹！」

「…………」

走到一個初級小學裏，那位教師有五十多歲，黑臉，胖胖的小個子。一共十五個小學生，設備除黑板一架，中山先生遺像一張外，所用的桌椅，都是學生自備。

先生說，年成不好，吃飯都成了問題。他拿出從家裏帶來的食糧，黑紅色的高粱餅子，指給我說：

「我不怕你先生笑話，這東西還往往斷了呢唉！」

在我的腦海裏映出一副圖畫，它是農村破產和鄉村教育配色成的。

午後，天氣比較熱一點，幾個農友在河邊捉魚。他們赤着背，光着足，在混混的泥水裏撒着網。但沒有很大的魚。岸上一羣小孩子在呆視着每隻將要出水的網。還有的在拾打魚人捨棄了的小蝦。

「好，一個大的！」

小孩子們一陣歡呼，一條白色的大魚，有半尺多長，被打魚人捉住扔在岸上。牠翻着身子跳，小嘴一張一張的，終於無力的躺在地上不動了。然後被小孩子把它送到魚簍裏去了。

一會，一位穿了長袍的圓臉胖子，搖搖擺擺的走來。他是本村上的一位財主，人們都稱他做二爺。

「二爺，吃魚嗎？拿去吃吧！」在水裏露了半截身子的漁人向他問。

「有沒有大的？」

「沒有大的，——水太淺了！」

胖子走魚簍子旁邊，用他那一副細小的眼睛向裏一瞭。

「多少錢一斤？」

「不要錢。二爺拿去吃了吧！」

「不，天怪熱的，不容易——讓他們給你送錢來吧？」

「好說，二爺。」

二爺把魚籠子提走了。打漁的上了岸，一羣孩子也掃興的散了。

## 趕會

周慶浩（山東東平）

「老師！放學吧！放學趕會去吧！」

清晨下了第一班，背褐色方臉，穿着陰丹士林布大衫的校長正蹲在辦公室門外的甬道上，十餘個一年級的小朋友包圍着他，糾纏着，要求校長放學。

「急甚麼？現在會上還沒有許多人，你們到會上也沒有什麼好玩的，到飯後再去趕會也不晚！」

校長被他們糾纏不過，便這樣向他們解釋。

「吃了飯，眞放學嗎：老師？」有個倒梯形臉的小朋友聽了校長的話，不相信似的問。

「眞的，飯後一定放學！」校長肯定的說。

原來這個小學是在東平城南的靳口鎭上。這個靳口鎭每年的舊曆四月初一日總有一次廟會，在城南可說是首屈一指的廟會。廟會的習俗素來盛行於我國的北方，它的來源雖然是爲演戲酬神，但事實上却成了農民的大交易場所，它在農村經濟上實佔有極大的勢力。去年黃河決口，東平是受水禍最重的一縣，鄉莊被漂沒了不知多少；這個跨運河兩岸的靳口鎭幸而得免滅頂之災，但一直到現在它周圍露出的田地仍屬寥寥，就在這個狀況下又到了它一年一度的廟會了。這次廟會怎樣呢？請看吧：

早飯後，學校是眞的放假了。小朋友們是個個根據他們的舊經驗，興高采烈的去趕會，去尋求所以滿足他們的慾望的事物了。然而結果怎樣呢？聽戲嗎？戲，是沒有，雖然也有人曾提倡唱戲，結果是被大多數的人反對了，他們的反對演戲，也並不是他們對於聽戲有仇，也並不是他們天性不好娛樂；這是因爲一演戲，每一家便免不了要有幾個親朋趕來聽戲，在這十之八九炊爨不繼的災後，着實沒有招待客人的力量，倒不如不演戲好得多。

你到會場上走一趟，可說是輕鬆得很，管保你沒有被擠傷壓壞的危險。往年那種「摩肩接踵，揮汗成雨，呵氣成雲」的盛概，只好請你在回憶中去玩味。你想去大嚼一頓嗎？却只有一個孤零零而簡陋的飯棚，雖然角票或銅子還是另一問題。你到牲畜市裏去看看吧，便使你不知不覺的要說上一句「啊！還沒有往年的十分之一呢！」那麼木料市怎樣呢？不免要使你眺望多時，才看見有三五根扁担，三五隻椅子，一新一舊的兩張桌子，……擺在柳樹下等候買主，雖然也有幾個像買主似的摩挲觀察，但經過一陣摩挲觀察後，也就隨便走開。這時你也許抱着很大的希望再往布疋市玩具市和雜貨場去觀光一次。等你到了目的地後，你所希望的會使

你一點也找不着，給你個完全失望。最後，無奈何再到行宮廟中去瞻望瞻望，也是多時不見個燒香磕頭的；會看見道士們閒得無聊，和幾個小孩嬉戲着。……就這麼一來，你那份來趕會的熱烈，無疑的要漸漸雲散烟消了！

「媽的，我賣不了，吃了它！」

這是到了過午，一個賣燒餅的剛買了一碗酸辣湯放在他的挑子上，打算要吃飯，兩隻手整理着燒餅，憤恨而帶着滑稽地說的。

「你吃了它，我替你挑着挑子！」

賣燒餅的身旁有個賣饅頭的，聽了賣燒餅的話就和他調戲着。

「唉！奶奶的，看今天見的錢吧！」

這是一個木料市裏收稅的牙行說的。他一隻手拿着一個長圓形的饅頭，用力的握着吃着，另一隻手提起三尺來長的竹筒幌了幾幌，幌待裏面的銅子響了幾響，聽光景裏面也不過有三五十枚銅子。他說這話時，臉上帶着無聊的苦笑。

這便是今年五月廿一日　舊曆四月初一日——斬口鎭廟會的素描。不知濟餞那些鬧着趕會的小朋友，趕了這個會後，心中作何感想？

# 一日間

賀　仇（山東牟平）

獨個兒睡在空間約莫一立方丈的窄屋裏，在農村，這已是够得上幸福。躺在三條木板鋪成的板床上，聽到檢院裏的風吼，知道天氣劇變了。

沉悶的天，落着哀憤的淚；心頭壓着鉛塊，沉思着沉悶的生活。坦白地說，誰還耐煩幹這死勾當！因爲不願死，不敢明目張膽來推行甚麼非常呀國難呀的教育。那麼天眞的，一日間要跑來三回——早晨、上午、下午——他們學得了甚麼？地方敎育當局逼着殺孩子，用一座高的牆把學校圍得水洩不透。如果你要組織或啟迪大衆，那是出風頭；出風頭，哼！可就隔那個不遠啦！悄悄的幹，暗地裏來培養我們的孩子，暗地裏充實我們的民族解放的實力。

一陣西北風，掃淨了雨雲，太陽快跑到正中了，三節功課照例的敎完了。閒啦！到晌還有着點把鐘哩！

校外響了一陣脚踏車的鈴聲，校門進來了縣政府的教育委員。哦！敎育委員下鄉啦！入今年來這還是第一次呢！

校長塡妥了調查表，教育委員補塡了調査表中的意見欄。收拾起來，這算做完了視察工作。

吃了會子茶，吸了根把烟，教育委員忙亂地從手提皮包裏抓出一捲子來，

「來呀！塡塡這個！這是非常重要的。」

「甚麼？」校長照例陪個笑臉，雖然校長跟教育委員是密友，但地位不同，對上司該恭敬，是高低馬虎不得的。

幾日前報載的贛南消息，臨到我們頭上了。

茲保證×××在××小學服務品格端方行爲規正日後如發生不法行爲或加入共匪組織保人願負完全責任此證

具保人××區××鄉鄉長×××圖

「唔，又要找保：上年不找過嗎？」我不滿意的問，其餘兩位同事，也同樣的表示了怨忿。

「去年保的不行！這個鄭重些，保人非鄉長不可。快吧！找鄉長去吧！」敎育委員不耐煩地答着，催迫着。

畢竟是校長，不到二十分鐘工夫，四張保條填妥了。聽說鄉長先生的公所裏，有着好多小學同仁，在懇求鄉長。鄉長說，不曉得他們的家鄉底座，不能給他們作保。我們有校長的面子，一說就成。

午後，敎育委員走了。雨，又下了一陣。

晚上，同事們談論着具保的事。關於這種事的本身能否生效，當然只是個無庸置答的疑問；小學敎師們，尤其成年價埋在苦井似的鄉村中的小學敎師們，他們的一般知識已幼稚得可憐，何嘗懂甚麼是「共」來？光是敎書已覺不勝其繁；家庭連累着，他們又怎麼會有那麼些窮心思！可痛心的是，鄉人對新敎育的認識，本來就那麼膚淺；這一來，一班生活在舊觀念之氛圍中的鄉佬們，對新敎育將減投以白眼。可憐的！——敎育！

曉，躺在那副板床上，計劃農民大會的宣傳事宜。

# 有這麼一個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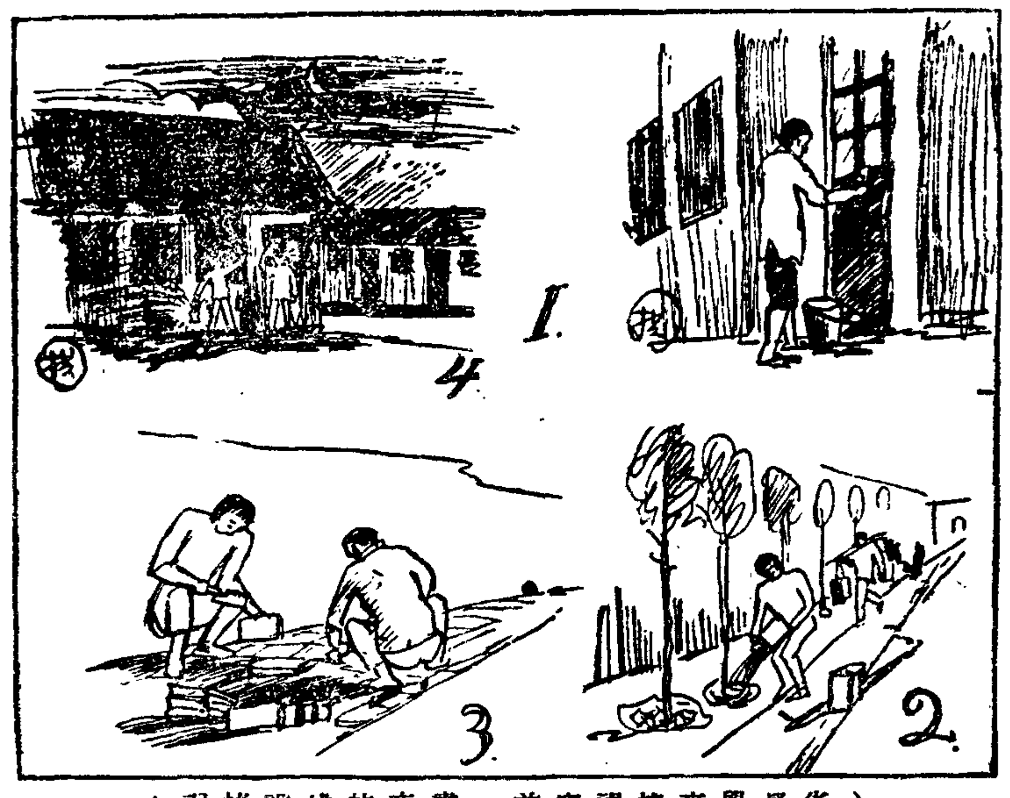
今　子（山東曲阜）

在一個被尊爲「中國文化發祥地」的破城中，四面滿佈着封建的形骸；在裏面有這麼一個堂堂皇皇的學校。下面是這學校一天的工作剪影。

盛傳多日來視察敎育的省督學，終於到了。昨晚就被校長請在唯一的一家大菜館爲他洗塵。從宴後歸來，校長的心弦扣上了恐懼；雖然席間曾把本年度的辦學成績，自己說得天花亂墜，賓主間也極盡情投意洽。可是總怕賣出破綻。今早起來，他精神很不飽滿，大概在夜裏有長時間的失眠。

國旗在悠揚的號聲中，升到杆頭，口號一句句地呼完了。接着是校長登台報告：

「六級二班學生郝魁，舉動野蠻，平常不守校規，……開除：……還有××嫌疑佈告業已貼出……示衆」……這一聲晴天霹靂：同學都相顧失色了。小風一陣陣過來拂抹他們悲奮燃燒着的臉。不想今晨起床時，小郝和校長的小舅子姚曾玉打架，罵他「黃帶子」一半點鐘後就得了這個報應。早操下了，各班派代表請求收回成命，同時各處找「姚皇舅」算賬。結果校長沒見面、「姚皇舅」也沒找到。眼見由四個警察，一個巡官，把小郝逮走了。後面還跟着一大羣同學、眼裏含着淚珠兒相送。



（省督學來校視察前一晝夜的建設情况）

一油漆匠油門 二勤令工友澆樹 三另修磚路 四工友深夜擦窗

為了督學來視察，訓育處的命令，一會兒下了十多道——如何安置自習室呀；整理內務整齊劃一呀；適合「新生活運動」呀；全體穿制服表現軍事管理呀；見了督學要行敬禮呀！……於是化去了學生一點鐘的自習。同時操場，教室，庭院上，十餘個工友，忙得連早飯都沒得吃。

第一教室第二堂國文課上，督學由校長伴着走進了教室。「立正，敬禮！」值日生一聲高喊，全班學生都刷從板櫈上拉起屁股，把身子直豎起來，「恰像一段呆木頭。」督學帶眼鏡的頭，向前一擺動。隨又一聲「坐下」，直豎的身子，馬上矮下一段，屁股又重新穩放在板櫈上，恢復了原狀。這時教室的空氣，靜寂得像死一般。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半晌，高先生很有滋味地誦出了這兩句，才打破這靜寂的空氣，像空谷裏發出一聲猿吟。奇怪，素號「死了沒埋」的高先生怎麼這堂課復活起來了。聲音高大而淸朗，態度又靈活，又敏捷，用表演去幫助講授，也恰到好處。

督學的右肩頭，緊貼着校長那一張蜜味的臉。督學在後面信步走了幾趟，那張臉從沒忍放鬆離開他的右肩頭半寸。臨要出門，那張臉已早拉開門在那裏等着。

下午，課外運動時間內，特選出一場最精彩的籃球賽，表演給督學看。體育主任的哨子，吹得比救火隊的還有勁。

督學辦完了任務走了。據說他這次所得印象頗佳。

校方一發表督學離校的消息之後，三年級同學自習室的桌上，又都擺滿了「升學會考叢書」「全國高中會考試題總覽」……還有印 的教員的精力，學生的金錢，二者結晶的「各科試題詳解。」

「埋首苦幹！」這是三年級同學的標語。他們苦幹！硬幹！拚命地幹！面前有滿壺的香茶，手中持着「哈德門」，桌下抽屜裏有預備下的餅乾，和瓶瓶的藥水。他們都是經過嚴格淘汰後的精華，在同級學生一百多顆沙粒中，祇收穫了他們這七十多粒金星子。他們的責任除去應試下月的會考，還担負有學校的榮譽，家庭的希望，以及個人的前途呢。

下了晚上的自習班，我們同寢室的兩位同學忙着整理行李，準備明早搭車到省城入某大醫院，一位治肺病，一位療養神經衰弱。校長是很担心他們的，有替他們代請求免費優待的公函，同時再三囑咐他們說：

「好了就快回來，不要犧牲會考的機會呀！」

# 某村小景

民聲（山東沂水）

五十多歲的巴村長，鬍鬚和頭髮都已蒼白了，腰也駝了，滿臉是皺紋。為了操勞築路的吃食，徵撥夫役，分配攜帶工具，早已操碎了心。剛走到人羣中，他便發現人們的臉上，變了色彩。

「村長，我們都不去了，我們有了法了。」李秀搶先說。

「你們為什麼不去？不去鄉長會答應你們嗎？」巴村長當了十幾年的村長了，他知道上司的命令，是不能反抗的，然而一味的做應聲蟲呢，又要得罪鄰居，並且他的良心也不許；辭退呢，上司不准；不去辦公呢，那又要挨懲罰：真難死他啦。

「你們不去，為什麼？你們有什麼辦法呢？」他望了望人們的臉，又唉聲嘆氣的說，「唉，這幾天我也够麻煩的了，剛湊糧米，就把我的腿摔毀了。您說，咱們村子雖小，也有八十多戶人家，論地也有十三頃，大戶我還不愁，劉、袁、陳人家都納清了，劉家足足納了三百斤，袁家足足納了五百斤，陳家足足納了一百斤，人家一絲一毫也不欠了。」他故意把末句提高了些，想叫大家聽明白，「可是小戶真難纏啦！雖說一畝地一斤米，聊聊，可是小戶們差不多早已釜無陳糧了，天上又不會向下掉，借又沒處借！我也知道大家的苦處，不過那有什麼法子呢！今兒個又鬧出什麼築××車路來了。唉，您說，徵發壯夫，分撥工具，那一樣是好弄的？我樂意嗎？今天你們說不去，可是我用什法子去回上頭呢？」

村長訴完了怨，人們也似乎被他這套話感動了，沉默了一忽兒，

「我們都不去，要罰，我們任憑罰。要我們坐牢，我們都去。」應桂激昂地說。

「這怕不妥吧？」巴村長吞吞吐吐說，「那他們又要說我們是暴動了、×石山的樣子，不就擺在我們的眼前嗎！」說到這裏，他的頭低垂了。鬧黑旗會時，軍隊用大砲轟炸的情況，又現在人們的眼前，人們的臉色也都變成蒼白的了。

「各人趕快整備行李好走路吧！」沉默了一會，以後，村長又發言了。

「唉，我們都去了，好好的小苗子不能鋤、到秋天吃什麼呢！」岳安唉聲嘆氣的說，其實他現在也沒的吃，不過他以為現在的沒的吃是應該的，將來的沒的吃，是別人賜與的。

「聽說要築五尺高，二丈多寬呢，那要多少日子啊！」

「唉不但那麼高那麼寬，並且還說要砸結實、要倒上水不會潤下去呢！」

「農忙的時候，他們來趕熱鬧！放着小苗子不叫鋤，偏逼着去築他媽的車道！」

憤怒塡滿了每個人的心。村長有意想叫大家平平氣，裝出十二萬分公平的語調說：「我們要知足，我們不過僅僅出些苦力，您想沿着大路的農田，那才[illegible]換呢！二丈多寬的路基，再加上兩旁的小道和出土的大壕，一共將近四丈吧，這要多少地呢！」

經村長這一說，人們像是稍覺寬鬆些了。但過了一霎，田中肥胖的小苗子，又呈現在人羣的面前，惱煩仍舊佔住人們的心頭。

# 民衆教育的力量

于新生（山東福山）

早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下起雨來，直到上午九時才止。然而，天，還是陰沉沉的。

我們附設的那班短期小學的學生，三分之二今天沒有到校，這大約是因為道路泥濘得不大好走。然而，這些孩子却不知道：我們今後要走的道路比這還要艱難萬倍呢！

上算術課的時候，我正要他們預備算盤，忽然一個學生對我說：

「先生！我不學珠算了！」

「為什麼？」我問她。

「我也不做買賣，學算盤沒有用；我學了這麼些日子，還沒有學會！」她說時很抱委曲似的，同時許多同學都神氣的瞧着她，她再沒有說什麼，祗是低着頭。

於是我便對她們說：

「珠算，不一定做買賣才有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許多地方是需要計算的；珠算是一種最簡單快速的計算方法，怎麼能說沒有用呢？」最後我又對她們說：「如果我們不懂打算盤，那我們被人家賣了，恐怕自己還不知道！」她們聽了我這幾句話，都笑了。可

是，我又後悔，我不應該對她們說，她們不易了解的話。

下午，接到三弟從大連寄來的信，上面有這麼一段：

「我再告訴你一件使人痛心的事，就是：我們去東北的人，在向煙台大東公司領『入國證』的時候，依它們的規定，把我們分成了六組：農業，礦業、土木工，製造業，廚夫、商業。我們領『入國證』者，須按組排列成隊，若稍有擁擠，某國人就以大棍亂打。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被其打得頭破血出。又有一個黃縣老人，因為在龍口領『入國證』太麻煩，特地到烟台來領，誰知來烟一連領了二十多天，還沒有領出來，而盤川已告淨盡！該老人言之，淚珠滾滾，語不成聲，

啊！二哥，我們的東北，不許我們自由去謀生；我們的國還沒有亡，而我們先已嚐到比亡了國還大的痛苦！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我看完了這一段信，心裏似乎什麼感覺也沒有了，祇是對着「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幾個字發呆！

傍晚，同妻領着小孩在街門口玩，還有幾個鄰婦也在那裏閒談。

「是又要開什麼會，把小孩子脫了衣服檢驗嗎？」一個鄰婦突然地向我這樣問。

「是的，研究這健康比賽會，檢驗小孩子的身體是不是健康。」妻回答說。

「他們真發瘋啦！不要大閨女，小媳婦脫了衣服驗驗嗎？」那個鄰婦又說，似乎有點氣忿的樣子。

「要的！」妻笑着對她說。

「也許是要驗驗小孩子的身體強壯、長大了好調去當兵，我的孩子，可不去驗！」另一個鄰婦插嘴說。

「…………」

妻沒有再說什麼，鄰婦的話，又轉到別的方面去了。

我聽了鄰婦的話，心裏又氣、又笑，同時我又感到：我們所辦的教育——民衆教育的力量，實在太微乎其微了！

## 聖旨・命令

自見（山東嶧縣）

這天鄉下的人，都爭着說：「田家大門 ● 的碑，今天要寫了！這樣稀罕的事，不可不看。」好奇的我，當然也被歡動，隨衆前往飽飽眼福。

這田家是我們魯南有數的望族，他在祖塋上共運到三個大碑的石料：一、題名碑，二、墓表碑，三、語封碑。今天石匠剛把料子修理出來，田家請到的寫碑先生們，便動手寫字。鄉下人誰見過這等場式？尤其「誥封碑」一叫鄉下人聽了又是別緻，又是體面，而誰也摸不清是個怎樣東西！所以前往瞻仰的，算做到「空巷」之盛！我撥開衆人，擠到跟前，見二位先生，方在爭執「聖旨」兩個字樣原來

甲先生是執筆，乙先生是監筆，誥封碑照例在碑端上額「聖旨」兩大字，甲剛要提筆去寫，乙是據聞受過從前學堂新教育的，便說：

「且慢！皇上沒了多年，還寫聖旨，豈不叫識者笑話！」

這一套話剛出口，在場的一些先生們，便齊聲叫：

「不錯！幸虧×先生的高見，不然，這等大事，眞是落了缺點！」

於是大家聚集商量會子，究竟寫什麼字樣好呢？到底乙先生受過學堂教育的，先想着了！跳起來說：

「有了！我從前在報紙上時常看大總統那裏下來的叫「命令，」莫若上邊二字，改成命令，像怪隨時的。」

衆先生點頭默會了半天，說：「誠然，就這樣寫吧。」那位執筆先生便在碑楷上大書「命令」，接着把誥封軸展開，一行一行的寫下：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等到寫沒了，臍下年月，聰明的乙先生，又發生疑問了：

「上邊碑帽、是寫的新字樣，若照舊仍寫光緒的年月日，像不切合！」

便沉吟去思到是這位執筆先生福至心靈，說了聲：「這又何難！」忿筆把誥封尾的「光緒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穀旦，」改成「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穀旦」（他寫的是陰曆）照樣錄在碑上，他眞心細！並把蓋在「光緒十一年」上邊的「誥命之寶」四字大印換成楷書寫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的兩旁。我看完他們這段做作，肚子笑的岔了半天的氣，更走到寫題名碑前，見位胖先生方五體投地睡在碑上寫款，（想這位先生太胖，臟着寫得勢。）他一邊寫，我一邊就看完了！是：

賜同進士出身敕取直隸州知州法部主事姻再晚王田行薰沐敬書

呀！這位胖先生看他派頭，不像能有這麼官銜，便問了一位先生，才知道這位寫碑的胖先生姓陳，在某家私塾教書，寫的官銜，乃姓田的本來想請的，就是這位未死了的賜同進士出身王田行，（家住臨沂縣）因他病不能起，只好託人向他通融把名銜借來一用。

我這時笑的有點立脚不住了！也不能再矜持着看他們寫的墓表，騎上我的脚踏車，跑回家中，心裏還想如再瞻仰瞻仰墓表上的大作，一定更有妙境！

●本地對大廳，稱呼大門，普通如是。

## 開封一瞥

杜子勁（河南）

揚君：

五月七日的天津來信跟五月十七、十八兩日的北平來信，就接到了，請勿念。

今天是五月二十一日，是上海文學社指定的「中國的一日」，

我用了較不平常的眼光，很留心的過着這一日。有點像過新年的第一日，對什麼都加以注意；又有點像第一次來開封，對什麼都覺得很新奇，不分輕重的都觀察一下。但也不過是「有點像」罷了，事實上當然還免不了像平日似的「無視」了許多地方。

現在已經是十點鐘了，別的話，我想留在後邊說，這裏先說說這一日的開封的一些跟我的新年似的生活。

今天是星期四。不、來復四，該輪着我參加升旗禮。一來復規定參加兩次；我是來復三、來復四兩天。昨天起晚了，沒有得趕上，今天努力早起，五點五十分起來了，六點去升旗。近來的升旗，在同事方面漸漸懈怠了，總是到不齊。今天早晨還好，約有六位同事到場，可稱盛事。

升過旗，接着才辦理「早晨事，」七點多鐘吃早點。其實我說吃早點，這不過循求意義明顯的習慣說法，認真說，既非「吃」又非「點心」，只是吃四個半生不熟的雞蛋罷了。

八點鐘後，除上課外，又出幾道考試題，為明天初三考試注音符號用。十一點鐘到博物館，託人找今天閱覽人數的統計材料。這時館裏邊已經很有幾個人在閱覽着，我看見：一個平民式的小媳婦一手拉着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在看；一個老太婆跟着一個穿着制服的三十來歲的人，像是那老太婆的兒子在看；另外兩個穿西裝的壯年，一面看，一面切切的說些什麼。正要出來的時候，一隊兵排在二門裏邊，隊長正在訓話。一打聽，知道是六十五師來這裏參觀，現在已經參觀完了，集合訓話。訓些什麼，沒有總清楚，到最後隊長忽然大聲問：「聽見沒有？」接着轟然一聲，全隊一齊答應：「聽見了！」卻使人有料不到的震驚。

出了博物館，到河南圖書館，也想託一個人找統計材料，沒想到館長剛出去，說是回公館吃飯去了，別的我想不起人來，心想只好不要這方面的材料了。正要往外走，碰到一個庶務課的職員，原是知姓不知名，這時連姓也忘記了，就拉他作熟人，託他找統計材料，他倒也答應了。

出了圖書館，到午朝門巡視，那裏新設一個販賣書報的小商店，叫做「到農村書報雜誌社。」這名子起得怪摩登的，到裏邊看看：一間平房，一張書架，一個櫃子，兩個孩子，像是從農村來的，並不見有顧主來，生意頗不景氣！

這就十二點了，回家吃午飯。下午下課後，四點鐘光景到書店街。工人們正在修中間的馬路，這馬路還沒有修好，兩旁的人走道已經破爛了，片片雲朵露出石子來。又到鼓樓街中央銀行去換輔幣，說是換完了，不換了。到郵政局買了五角錢郵票，再到馬道街西商場去看。

在街上一邊走着，一邊「觀照」着這古都之市：鼓樓街與馬道街，在開封是有名的最繁盛的地方，但現在人士稀少，不說各人的臉上很難找到愉快之色，也很少健壯活潑的體態與動作，都像是勞動了一天在夜間十點鐘後的疲乏欲睡的樣子。幾家大綢緞

莊的門口冷落得很，只有小鋪子裏有些買主。同和裕那樣大門面，壓根兒就沒有見他開過門，門前佈滿着字畫；正興長早完了，德慶興門前也掛滿了中堂屏聯之類。這時我忽然覺得這都市好像被放在一條坡度很長的斜板上的一個木球。它，這木球，爲了那斜板的斜度很大，雖然不能馬上滾下去，可是它是在逐漸的而且不自主的往下滾着；下面是泥潭，那是它的命定的去路。我忽然看見它在一條斜板上像是停止着的滾着，我爲這個古都歎息！我猜不透它有沒有新生的日子，如果有，我摸不着它的新生的日子是在哪一年。這也許是「杞憂」但不知爲什麽都不自禁的這麽感傷着。

一到西商場，那感傷可更着實。我從大門進去，直往北走，直上了樓，我沒有碰到一個人！就是沒有人迎面而來，也沒有人從旁邊過去，看見的人都在一定的地方守着，大半是商人；我如入無人之境！想當年，人來人往，一個樓梯上，有上的，有下的，往往很不順利的弄了半天才能走到樓上。現在我獨自一人鬆鬆散散的上樓了。樓上的生意幾乎全停業了，靠南頭只有一家照像館，東邊有一家理髮店，不知是誰家的房子沒有關好，讓幾個有太陽沒有事情的閒娛在那裏打鑼敲鼓的唱起京調來。

樓下的生意還苟延殘喘的撐支着，場的正中間高掛着一盞氣燈，氣燈旁邊綴着一大張紅紙，上面是「全場大廉價」幾個字，那紙的顏色已經灰暗，像是日子很久了，單這張紙一看就夠明白了。顧客不是沒有，只是不够分配，無論如何沒有商人多。我親眼看見，一家雜攤上，一個夥計還瞪眼着坐目送着遊人，一個就斜躺下睡着了。要注意的這並不是上午，是下午四點半鐘的時候呀，正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候哩！

到了東商場，那裏更不成樣子。樓上不用說它，樓下的生意也只有路口旁的一兩家，此外全停了。那感傷不是毫無根據呀。後來又到相國寺，它是在歷史上負有盛名的古寺，現在改稱中山市場，是開封有名的熱鬧地方，進去一看，好像和商場密謀過似的，同樣給了我一個冷臉。我不願久停，用六分錢買了一個生鬃鞋刷子，用二分半錢雇了輛洋車回學校了。五點鐘同槐林到省立醫院看牙，五點半鐘照例到操場去打球。六點到梁國春去吃飯；那是一個同鄉請吃晚飯。

請客單子上寫明是下午五點，我晚去一點鐘，以爲很遲了，誰知直等到八點鐘，客才到齊，吃完飯已經是九點鐘了！飯後坐車回家之後，又到學校來。張仁甫先生來談，張先生走後就是十點鐘，這才算「人脚定了」才能寫這封信。

## 這天我在作禁煙論文

李茂春（河南開封）

「六三」紀念日快到了，開封要舉行個禁煙拒毒論文比賽。學校方面，叫我試作一下子，我在校長的沉默的面孔下允諾了。

允諾是易事，找材料却難煞人。在無可奈何之下，去拜訪「百

事通」的張老師。見面後把來意一談，他笑嘻嘻的從書架上拿下兩本剪報與一本小冊子，遞給我；我便如獲至寶的回來了。

昨天（二十一）是星期四，功課最輕，於是索性請了半天假，鑽在寢室裏埋首苦幹。我預先剪了十來個兩寸見長的紙條子，上面按先後標着、從「引言」「禁煙的流害」……到「結論」的目次。弄妥當後，便聚精會神的一頁一頁的翻閱這幾本小冊子，在合適的地方，把紙條夾在裏面。這樣不到兩個鐘頭，文章便有了大概的輪廓了。於是引筆鋪紙，改頭去尾，嗦嗦的抄了下來。標題改變了一下，前後次序移動了一下。自已定了定神，站在客觀的立場仔細看了一遍：嚇頓得亂眞之妙！這簡直是自出心裁的精心之作，那裏是抄襲文章呢！於是我對着洋洋三四千字的論文，禁不住笑了。

談到措辭這方面，我認為更滿心的，是既非文言，又非白話，簡直和時下的社論體裁有同一之妙。我記得去年應徵的論文，並沒有這回來得漂亮；然而還被錄取、得到獎賞；這一次或許更來個第一吧！挺好看的銀盾，擺在自已臉前——那才是為學校爭光呢！

，草稿妥當後，便送給校長去了。晚上，校工來喊我：「校長有請。」見了校長，他慢慢的說道：「比去年做的有進步，亦許這次有得第一的希望，你趕快把他覆寫一遍吧！」從校長室走出來，我想到每逢我們得了錦標銀盾歸來後，在慶祝會或紀念週上，校長總是先誇獎一番，然後再說希望近一切東西「源源而來」這「源源而來」的責任，我得負起一份哪！

我又想到：我們的要人名人，他們一定比我還黃毛小子得風氣之先；所以不論什麼煌煌大文，總是看去怪眼熟，又是怪大方的。

## 我的五月二十一日

辛　彬（河南鄭州）

昨天晚上胡思亂想，總是睡不着，所以今天早晨醒得遲。衣裳還沒穿好，就吹了起床號。跑到院裏來，看見天氣陰得很黑。

點名時唱黨歌，千數來人哼成一片，那才難聽，像是誰家死了老了人，一家大小，在圍着哭尸呢。訓練了將近一年，連個黨歌都不會唱，眞是倒霉的現象。口號大概是喊了四句，頭一句就沒聽清楚；不知道是「寶貴時間」還是「保衛世界？」想來中國人好說大話，拿着時間倒是隨便浪費的，大概還是後者。

每天都是，點了名，就出晨操。不知道大隊值星官是怎麼分配的，今天又該我們這隊在院裏出器械體操，小變和鐵槓這些玩意，我見了就討厭。早晨起來不到外邊轉轉圈在家裏幹這一套，眞蹩扭人心。

好容易吹了收操號，解散了就跑到講堂看課目表。上午三堂是：高射機關槍，內習、兵器。下午：連着兩堂地形以後，就是制式教練。他媽的，又有制式教練！

上高射機關槍，這還是頭一堂，我們師裏還沒有這個，會不會

也沒關係。教官還漂亮，聽口音像是北平人。他們是東北的隊伍，現在我們校裏駐防，担任這方面的防空任務。教我們這個課目，還是盡義務。先講槍之性能及各部名稱的說明，說了半天這麼好那麼好，不但槍是四五萬塊錢一架買來的，連子彈中國還不能做。這槍的射速，每分鐘是四百五十發，每顆子彈大約得十五元(？)你想，一旦作起戰來，就是能够買到子彈，你也放不起。處處都是這些丟臉的事情，還是少寫他吧，

我問他們來當助手的弟兄，知道這位教官就是他們的排長，一個中尉，每月才二十幾塊錢，還不如我們校裏的班長掙錢多，可見「官」這一個頭銜也大有等級。至於弟兄的餉，因為怕他不好意思，沒有敢問。他們說現在什麼東西都貴，每天吃飯，連菜都沒有。說起來，這些大兵們也傻得可憐，拚了性命把老百姓的飯搶了來，自家倒落得挨餓。

上自習時看報，見塘沽協定全文載出，大家看了，像是從心上割下一塊肉去。然而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如今才覺痛，感覺也太麻木了。不過這若不是被敵人逼的沒有辦法，大家今天還沒有一見這賣身文契的機會呢。近來我學的心眼多了，總怕有人不哼氣把我賣了。

上兵器的這位教官，是催眠專家，他一上堂來，大家就會保睡着。

下午地形，是實施路上測圖。測圖紙一拿來，大家就搶了，好多沒有領着紙的同學都圍着老地形教官要紙，可把他鬧翻了，兩眼一立，額上的胡桃皮便擠到一塊去了。有專會給教官們送外號的同學，就抓着這一點材料，叫他「胡桃皮。」

出後門，沿着向全谷園車站去的路線上測。今天天氣也怪，早晨天氣晴得和水盆一般，現在就像熱鍋一樣的熱。初次測圖，誰也不知道從那裏下手，你也問我也問，把老教官又圍個水洩不通。

傍道麥地邊上有個小女孩，提着一個籃子蹲着拔草，猛一看像是我的妹妹。又想起了窮家鄉，心裏好難受。

我問她：「你拔這草做什麼用？」

她說：「吃。」

我又問「這能吃嗎？」

她說：「好吃着呢。」

我伸手也拔了一棵那樣的草，向她問：「你知道這草，叫什麼名子？」她沒有答我，一扭身，跑開去了。不知道她是答不上來呀，還是怕我是大兵？

又到前邊不遠，有兩個女人鋤地，靠道邊這個是個老婆婆了，頭髮都白了好〻，身腰很高大，兩隻脚小得像釘子。兩手拿着鋤柄，看看像是很吃力。鋤地我是很在行的，一看就知道她鋤的這是頭遍高粱。我們倆開始談話：

「老太太，你們這裏為什麼不見男人鋤地，都是女人來鋤地呢？」

「家裏窮！」

「有錢的人家，男人鋤地嗎？」

「那也不一定，也有男人鋤的，也有把地租給別人耘，自己等着要糧食的。反正有錢人家的女人是用不着鋤地的。」

「你們的男人，都那裏去了呢？」

「他們有的作個小買賣，我的老二和老三，也是都在外頭當兵呢！」

「他們都能掙錢嗎？」

「唉！別提了！作買賣的，因為近來此地駐兵多，每天還能夠湊幾個，當兵的二三年了，連個信都沒有！」

說到這裏，悲哀已經從老太婆的心裏，鑽到我的心裏來！聽到那邊喊「集合」了，我便忙着跑了去。老胡桃皮已經等得急了，又發開牢騷。

出制式教練時，天氣晴得更好，太陽光照在操場上邊，像是一大塊玻璃發出光來。我們大家就在這裏邊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向後轉，槍上肩，槍放下。大隊長看操來了，一個「立正」號吹下來，全操場寂靜無聲，所有的人，全都立個筆直，像一個石頭人。真可惡，滿天空飛翔着的那些小蚊子，牠看穿了機會，立時釘到你臉上來，疼直鑽到你心裏去。操典上說着呢，官長們看着呢，你敢動一動嗎？

晚上自習時，什麼書也看不下去，不得不胡思亂想。我又想透了這麼一件事情：我們像是一匹馬，官長們就是馬夫。平時這個馬夫，又懶怠喂馬，又偷賣草料。一天主子們說要看看他這羣馬，馬夫們就祇得齊齊鬃，刷刷毛，弄個外皮光，來欺騙他的主子。至於主子們，自然又有主子們的打算，他心裏就是明白這一點，也祇好裝傻裝啞。好在馬們是不會說話的，就是會說，他們都是人，也沒有用處，所以馬就祇得當一生的啞叭奴隸。

晚上點名時，又喊了那幾句口號。解散了，回到寢室裏睡覺去，看見天晴得更清靜，滿天的星星，在電燈下邊看着不很亮，並且我覺着沒有小時候看着那樣大了，心裏又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哀！高原的西北風，一到夜間吹來，就是這麼冷，然而隱約的帶來了一種濃郁的麥香氣味，使得我又興奮起來。唉！死去了的精神，快興奮起來吧！

## 今天

徐盈（河南鄭州）

零點時候，從遙遠到內地來看我的玫，便踱入我的小屋子。屋裏面煤油燈幽黃地亮着，像是也在表示歡迎似的結了一個大燈花，剔透潤紅，宛如一株靈芝草。玫立定身，四壁望望，展展她的旅途奔波的倦眼，噓口氣說——「真幽暗呢！」我便打掉了燈花，讓它達到最大限的照明光度，笑着答覆她：「玫，你已經忘掉了我們點豆油燈的時候了吧？」玫打着哈欠，點點頭，彷彿記起了那一期的

農村生活了，那豆油燈，一根通草上的一點螢光。

靜的夜，小城市像死了似的，連老鼠都不肯在頂棚上散步了。憶起舊來，玫的哈欠便逐漸減少了，話歎開頭，就像深澗中汩汩的細泉在流，我們的離合，別人的悲歡，竟然不能中斷；不多時候那過份勤謹的第一隻鷄便留鳴似的叫起來了。「天，還不該休息嗎？」

破曉以後，我便習慣地睜開眼睛，等候着我的工人們來聽我吩咐後去上工。玫在天眞地睡着，嘴角上還掛着一絲兒笑，我吻吻她的蘋果臉祝她康健，（窮人們不只有康健是生活的保障嗎？）我輕輕地出去開開大門，免得工人們的粗魯擾了她的熟睡。

雖然，天光透亮時，玫還是被吵醒了。這不是我的工人的罪過，這是屋門外，接二連三的討乞婦，大聲地喊着，並且拍打別人家的門。玫憤憤地揉着倦眼說：「怎麼這麼不懂眼色，——討飯也不看看晨光，……」我笑了起來。我說，玫是已然完全忘掉鄉村的生活了，鄉下人，那個不是摸黑起來，五更做飯，幹了一陣地頭活後，背着太陽回來吃飯呢？小城市裏的飯，照例是早的，討乞的人又怎能够不趕早。並且此地人頂古樸，竟有時讓討飯人坐在廚房門口，還要客客氣氣地談點家常。玫於是自責了，「還到是我睡懶覺的不是——對嗎？」

我們的早餐便是吃昨天剩下的饃，這饃雖然是用黃河流域最有名的紅皮小麥裂成的，可是一點都不漂亮，外型是有着一般鄉下人的康健色，沒有絲毫的嫩白。玫在初見時候却先在讚嘆着內地人的腦筋也不簡單，會把一件食品當作是件美術品來作：紫色的紅高粱麵嵌在饃裏成爲雲層狀，宛如洋蛋糕上的咖啡花，多麼美麗！可是她吃了一口，便皺起眉來搖頭，這時，我不願苛責玫，因是的確是事實，都市裏甚至一隻狗在吃喝上都比我們鄉下油水多。玫吃了半個饃，我也不說什麼。

吃罷早飯，街上散步。

一條街上到處是大人孩子充塞着在檢選垃圾箱裏的殘煤和剩灰。檢選過後剩渣，另外有人完全劃去。我告訴玫，這裏的人最會廢物利用，這些灰渣是運去和大糞攪和起來，曬成乾子，然後出賣，「蛋白質裏加點礦質，」體積是可以增大的。

轉來轉去，終於把玫領到我管理的苗圃裏觀光。我很覺得自豪的是這城裏只有這點地方配給遠客看看。我熱情地告訴她這是什麼樹種，那是什麼樹種，看樣子，玫雖然頻頻答應着，但實際上却沒有什麼興趣。當然，我是太自私，我不能強使別人和我有同樣的嗜好。我指給玫看的，不僅是好的一方面，就譬如那海棠樹葉上的黃鏽病，榆樹葉上的突起的紅色蟲癭，黑白斑甲的象鼻虫在莿條上曬太陽，杉天牛在檜林裏飛舞，以及爲切根虫弄壞的大片小樹等等，我都津津地詳述始終。

玫對於一株紅實纍纍的山櫻桃發生興趣了，她徘徊不忍去。

「這株樹，前天方才吊死過一個人！」

「什麼」她退後了一步，驚愕地喊起來。

「我這一帶大樹上常吊死人年頭裡的——」

「麥子不是就熟嗎？」她指着遠處的微黃麥浪。

「正是因爲這青黃不接的時候，窮人所以才沒法子過活……」

這裏的農人，有一半是開春後糧食就完了。生活是依靠着一些野菜。到榆錢熟時，可以飽餐一頓。以後就是陸續吃榆葉；榆葉不足時候，嫩柳葉也常拿來代用。洋槐花開了，這又可飽吃一頓。再往後，大麥熟時（可惜此地不種大麥）頂沒辦法，可吃的東西就已經吃淨了……於是心一窄，就是死！他們是：吃在我的樹，死也在我的樹！地方上還得鋸我幾株樹去作棺材！……

玫聽着，漠然了半天，然後說：「我現在眞明白中國是處在怎麼一個非常時期了，照你所說，鄉下人不就沒有前途嗎？」

「前途總是有的，」我說「記着這事情總是窮則變，變則通。」

玫歸來後似乎也變了，很有味地吃着饃，我很驚訝。頂奇怪的是黃昏後她永不再說燈暗了。

## 我的一日

筱 田（河南鄭州）

由於精神上的苦惱，引起了幾夜失眠。今天起得床來，已經是七點多鐘了。臉也未曾洗，便跑上樓去簽了到。當局的意思，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過，而大約不外是想藉此考察職員的工作情形的，其實這種辦法也眞可笑，因爲有些同事在前一天晚上，就把自己的名子寫到簽到簿上了。

匆忙的洗了臉，到那既作報驗室又作餐室的飯堂裏早餐。食物異常簡單，桌子中央放着兩碟廉價的鹹菜，以及白米和黃米煎成的稀飯，此外甚麼也沒有；喝一口稀飯，吃一塊方形的鹹菜，覺得苦澀，然而，不幸的是自己長了一個知道飢餓的肚皮，又不得不把這汚水一般的稀飯一碗一碗的灌下去，直到裝滿了爲止。

這樣惡劣的環境，四五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裏，連看書寫字的地方全沒有，加之每天繁雜的工作，和一星期只有半天的休息，並丘八之不如的生活，求知的機會，是被剝奪到零度了。我正在吟味着蘇軾的「應笑謀生拙，團團似磨驢」的絕妙詩意，驀然瞥見窗外行人道上，常常從這裏經過的幾個剛從豫豐紗廠下工的女童工，每個人的臉都是黃瘦得可怕，零亂的頭髮上沾滿了棉絨。她們只是行尸，所謂少女的風韻，簡直是一點也不存在。我曾到豫豐參觀過兩三次，據說廠裏的大小工人，每天都要在機器的喧鬧聲中，在油氣夾雜着棉絨的空氣裏，繼續不斷的作十二個鐘頭的苦工。比我們這般小職員還苦得多啊！

那幾個女工，剛走過去，街上忽然泛起了一陣必必剝剝的鞭炮聲音，於是乎我明白今天是舊歷四月初一了。連這一次，這樣的響聲，我聽見過三次了。我總覺得他們這樣起勁的放炮，是種愚昧

的行爲。因爲在現在全世界——蘇聯除外——都不景氣之中，中國的商業更是不景氣，便是鄭州最繁華的大同路也冷落異常，縱然商店門首掛了光怪陸離的大減價，犧牲血本的大拍賣的廣告，僅僅能夠吸引幾個寥若晨星的顧客。就是鄭州唯一的豫豐紗廠，也經不起鉅大的損失，而全部出售了。

大家寂靜的吃完早餐，我便和王君帶一個取締所裏的警士，挾着十四五個鐵質的扦筒，拿了棉花查驗單，先到平漢車站去扦樣棉。棉商總是厭惡的說：

「先生，還得開嗎？唉！……」

這一類的話，我們聽得太多了，也不去理他，一口氣扦了十二簡樣棉。棉包被扦過後，棉花從開口處冒了出來，被風吹落在地上，附近的窮人，便湧前來拾。看貨的運輸工人，罵着用棍子把他們趕開去了。在棉包上加蓋「扦訖」印後，又叫工人把扦筒用封條封好。我又往大中打包廠檢花房，去抽查散花。工人們在混雜着塵土和棉絨的空氣中工作着。工人大部份是受命運播弄的婦女，爲了一天二毛錢的工資，而在工頭么喝辱罵之下工作。一部分青年女工甚至不得不零星的出賣肉體，以補生活之不足。

接着走了四五個堆棧，回來時已經很疲倦了。初夏的太陽，在晴朗的天空中，靄照的照着。微風輕柔的吹着，空氣清爽異常，但這對於我們仍和黑夜一般，並不感覺什麼樂趣。只是在歸途上慢吞吞的走着時，王君時常歇斯底里的，斷續的，說着不連貫的牢騷話。他有一句說：「眞是——……棉商有很多都是土匪呢！你想……」我的腦海中，油然的憶起馬克斯所說的資本初期集中的掠奪形式，大概便是指這種行爲的吧。

下午，又像拉磨的老驢樣，到貨棧，檢花廠，和打包廠，去轉了一圈。吃過晚飯，躺在床上，想休息一下一天的疲勞，不意竟聽見了從隔壁永備公司傳來的無綫電播音：

「……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

# 白糖

張羿舟（河南許昌）

灰色的雲，白色的雲，一片片都慢慢的散去了。柔而無力的太陽，從正西的城牆垜上露出了紅紅的臉，這時有一陣陣的微風迎面吹過來。

我到了一位同學那里，却聽得了兩個商人的談話：

「候掌櫃！聽說此地的白糖每包落了四五塊嗎！」

「可不是，不過只來了一列車，兩天就銷完了。」

「銷完啦？嚄！怎麼恁快呢！」

「誰知道！大概是各家都弄了些吧！」

「你弄了多少！」

「二百包，那不是在那裏垛着呢！」（候掌櫃說着用手指著院內的東廠棚下。）我也看見那裏有不少的貨包。

「候掌櫃：我特意是來買糖的。就賣完了，這怎麼辦呢？」

「如果您那裏眞的缺糖，可把我的先弄去個四五十包，暫且賣着。」

「缺也不眞缺，不過這路糖還來不來啦呢？」

「聽丶×人說：三五天就又來了。」

「三五天？明天不知能來到不？」

「這不是很容易的事呀！過着關口也是很費事的。你不知關上的人也統利害着哩！要不是××人的兵保架吧，還過不來呢！」

「怎樣關上不敎過？往日不是很順利嗎？」

「這與以前是不同的呀！往日他們每次的進口貨物，在關上是要收稅的，不過他們現在的進口貨物是硬不報稅。」

「不報稅？容他們過嗎？」

「不敎過？有一營兵壓着車的呀！每人都帶着手槍，如眞不敎過，就是開鎗打，誰還敢攔他們呢！你想？所以現在進口的貨，行到那裏，都是比當地的價要賤的。」

「啊！我說哩！每包糖會落那樣大的價，原來是這個緣故。」

## 五月二十一日

鳳　今（河南武安）

早飯的前一刻，村子搖動起來。街心溜走着的狗匹，緊急地吠了幾聲不見了；各個人的臉兒都變了色，從街心溜到門口，又從家裏探出頭來，低聲的交談着，嘆着氣，遞着眼色……彷彿在打聽着這緊急的消息。

不能例外的我，本打算到北村女校去找琳討銜微日記，走到街心，馬上又抽回身來，心蹦蹦地跳起；從門裏往外張望的時候，街心中一條黑線似的挨排着許多許多荷鎗的兵士，馱炮的騾子，空走着的馬匹，和幾個步行的軍官……從村東穿過來，直向西去。

在人馬走完的當兒，不知是誰說，這是駐紮在城邊的修十八盤碉樓的視察團，到和村鎭去的。

將午，琳稍來了口信，叫我到她學校去。恰好今天（星期四）下午是兩小時「作法」在學生們做起了她們功課的時候，我便急向北村走去。

琳的校門關着，我叩了兩下，王媽走出來問明了，才把門拉開。我心裏禁不住想笑，大白天閂着門子……王媽接着嘆吁了兩聲，我不禁把頭掉轉。

「有什麼事？」

「業先生到如今還沒有吃早飯哩！……」

王媽關上了門說。

我走過課室，沒見到一個學生。琳替我打起簾子時，我注視着她的臉兒：眼圈兒微紅，眼球是水汪汪的；她躲開了我的視線，嘆了一口氣。

「什麼事，琳？」我握了她的手問。

她握緊了我的手哽咽起來。我坐在她的牀邊，她倒在我的懷裏；我反不能勸她一句，也竟哽咽起來。直等王媽提水進來，我才把她推開，掉轉頭裝着在理髮。

王媽走去了，她又握住了我的手，淚水順臉流着，閉住眼睛對着我的臉嘆氣。我替她理着臉上的散髮，又嘆了一口氣。

「誰惹了你，琳？」

「沒有誰！」

「啥事？」

她停頓了一刻，又長嘆了一口氣，才說：

「早晨學生剛到齊，校長送來一個信，叫馬上放學，暫且停課一天；也沒說爲什麼；王媽去打聽，才知道縣長替視察團已經把這村男子號了；我馬上去找校長，沒在家，你想他太太怎麼說？哎！可放了個正經屁！……」

這一句幾乎使我笑出聲來，但簾子掀處，進來一個黑大個子，倒把我嚇住了。

「業先生，碧安請兩天假！」

他灼灼的眼光，逼着我，使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琳反讓了他一個座。天爺喲！琳眞沒有眼色！果眞他（黑大個子）把話箱子打開了：

「咱這縣長眞混賬！視察團在城邊駐紮，聽說快往林縣修路去，他偏替人家又號了這村的男子！……」

琳推着在揉眼，不作聲。他的眼擠動了一下，似乎發窘了，可是屁股沒動，到底還是他又說：

「俺七十一保，這一次送磚覓小工，就花了一百零四塊！光以武安縣計算，你想想該多少？聽說所修的碉樓，和我家的炮樓大小不差啥；兩間多大，二十多個，四不靠牆，隔啥事？別個縣還是派款，林縣是抓工；獨有咱武安縣是各保覓小工，送磚灰（石灰）……閻縣長這東西，眞不是正經傢伙？……」

我在亂翻着衛微日記，琳一聲也沒答他；似乎覺察了傢伙二字，有點那個，苦笑似的臉上，立刻拖下兩條紋來，把視線移射到屋頂上。但結果，仍是他開腔，把靜寂打破了：

「業先生！回家住幾天嚒！啥時候？元安黨已經掘了兩條地洞……山海關內外又不通啦！前天櫃上，有兩個伙計往外走，又回來啦！……」

這下去的一大串眞够討厭，半個字也沒敢記住。又有兩個學生家的人來請假，這人才算走掉。琳不住的長嘆氣，請我見諒，說他是聯保主任的兒子，去年是女校校長。

王媽慌張的進來，說有三四馬在公所門口拴着。我覺得空氣有點緊張，叫琳稍事收拾，交託王媽一切，我就拖着琳溜出校門；王媽連門閉上了，我的心跳得更緊。如果不是爲了琳，我決不敢這樣冒險。琳低着頭也一聲沒響。幸而從對過的小巷，走出村來，沒看見一個人。——也許正因爲小巷中的門都閉着。

一路上除了長嘆外，就是琳說過許多不願到我校的理由——因爲是家館，怕東家討厭。我只緊在頭緊走，一句也沒有提到那上面；她也沒有落後一步。到校後，學生已做罷了功課。

放了晚學，東家太太就來了，直到吃罷了晚飯方去。才知道沒有啥事。東家午後才從城回來，聽說視察團三兩天就要到林縣去；跟從的車隊可不作一定，因爲有到邯鄲去的消息。

燈下，我拿出一點文稿來給她看，她不住的嘆息，她說自己最近實在打不起精神。問我最近有沒稿子寄北平青年作家協會，我說在心意上是寄去了，可是實際上因爲生活忙，連日記就不寫了。實現只有在不可捉摸的另一日。她翻開了五月號文學，看沒有祖國的孩子，我沒有驚動她，把魏以新譯的老祖父與孫子（格林童話）抄了一過。

看罷，她對我笑了一笑，打了一個呵欠；我忽然想起她說校長太太放了個正經屁，我也笑了。她問我笑啥，我說明了，她立刻把眉鎖皺起來嘆了一口氣說：

「……她說自己的事還辦不了，誰有工夫管學校的事；女先生家，動不動就找到人家……」

「哎！女子只有死！」最末嘆了一口氣補足了這一句。

我只得就現社會的情形，和她解釋了一番。她躺下了，伸出雪白嫩嫩的臂腕來要我躺，我答應了；又要我明天去送她……」

我看完了一篇文稿，她在牀上微微地轉了一下，長出了口氣；我湊近了她的臉看，已是睡熟了。十八歲的小姑娘，在燈光裏更顯得美麗！我吻了她一下，她一動也沒動。掛鐘恰打一點。

哎！在硬撑苦幹的生活中年青的，怎能不想自己的人哩！……

## 放賑

李壽民（河南羅山）

「天亮了，還不趕快起來，領賑的人太多，馬上就放完了……」妻又囉唆起來。

我披起衣服，悄悄的走到大街，街上的路燈，沒精打神的好似渴睡人的眼。大約是市景蕭條的原故吧，店舖還都未開門；夜中戒嚴的空氣一到天亮都就消失了，各巷口荷槍實彈的守衛兵，默默的來回徘徊着，表示又平安的度過一夜。幾隻街犬，疲倦的臥在街的兩旁，閒或追着賣油條的小伙子汪汪的吠着。我的心砰砰的跳個不住，我默默的順着街房的屋簷向南門進發。人漸漸的多了，一羣緊接一羣，都向南走，人們似乎發見了我的秘密，時時回頭向我投擲着驚異的眼光。我加速脚步，踏起灰塵，想用這灰塵逃避人們的注視。

一出南門就是一條清澈的小河，一座斷石橋，斑駁零落如一匹怪物矗立在河中，石橋的東首是還可通行的破木橋，木橋的兩端，一堆一堆賣柴草的鄉下人，硬着頭，偏着頭與買草的人爭價錢；許多十一二歲的小伙子們，擠在賣草人與買草人中間，利用着他

們爭價錢到激烈的時候、搶把柴草就跑。這些雖與平常沒什麼不同，但其他却有些異樣。啊！那裏來的還些人、前面的路被人塞住了，後面的人還在源源而來。他們也是來領賑的嗎？大王廟怎麼能容得下呢？我鼓着勇氣，擠在人羣中，踏過了木橋，跨上了對面河岸的斜坡。咦！大王廟看見了！一向不被人注視幾乎成為荒墟的大王廟，被黑森森的無數的人頭包圍着；從河岸到大王廟不到一里，這條路平常少有人行，現在兩旁鋪滿了稻草和樹葉，這些稻草和樹葉上面臥着些老婦和小孩，小孩的啼哭和着老婦的嘆息。他們枯瘦的菜黃色的臉上，帶着希望的神情，等待着兒子爸爸領賑歸來，減殺飢餓的火焰！啊！這就是鄉下飢民的歸宿地：「領賑！如其餓死，何如到城裏領賑！」他們是帶着多大的希望全家到城裏來領賑啊！他們領的夠吃嗎？他們……。

「喂！老表！你也來領賑嗎？」一個人從我的後面擠來，拍拍我的肩膀。

「唔！是的，是的，怎麼這多的人呢？」

「唉！餓死多少人啊！去歲天旱，粒米不收，鄉下的樹皮野草被吃完了，他們等着餓死嗎？放賑，誰個不願來領賑？」

「他們是些真窮人嗎？他們怎麼不搶呢？……」

「大多數的真窮人早已餓死了，……搶，鄉下一空如洗，好家子把糧食運到城內或寨上去了，住在鄉村中的大半都是些苦人，搶誰的呢？吃大家飯的不就是搶嗎？無處可搶啊！除了他——」一貼近一步低聲說：

「除了共黨來了，他們有了槍才敢打寨，沒聽說五里店（豫南信陽至羅山間大鎮市——作者）被圍嗎？電線桿被砍了，汽車不通，昨天龍鼎鎮開火了。」

「唔！共……——」

「閃開！閃開！走走走……」

一羣流氓，肩上背着空的米袋，凶氣勃勃的從後面把我和老表衝開。我緊緊的追上幾步，順着他們衝開的路，大踏步前進，一時人更加多了，衝開的路被潮水般的人填起來了，我夾在人叢中，夢幻般擠着走着。我不相信這就是人間。消瘦的面孔一個緊貼一個，竹籃、米袋，在每個人的手上，肩上，張開大口，渴望着賑米。「生的掙扎」從這個人的臉上跳到那個人的臉上。每個人高舉着雙手向前推進着，一些可憐的鄉下婦人，背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哭着母親喊着，拚命的前進；一羣一羣的孩子們，從人隊這裏鑽到那裏；老頭老婆，扶着杖，嘆着氣，顚顚而前，被潮水般的人擠下來，跌到地上，無力的又爬起來，哭着，喊着；哭聲喊聲鬨做一團如春雷般的在空中震盪；太陽悄悄的躲到烏雲的後面去了，緊一塊，黑一塊的烏雲不知把春天豢到什麼地方，沒風，悶熱，薰人的穢氣，令人頭暈。

「站着！不要動，先領條，後領賑！」一個高大的穿黑衣的傢伙，拿一個喇叭筒在那裏高聲的叫着喊着。

啊！大王廟，放賑台！

放賑台前的人比路上的人更多，高高的台子被黑森的人頭遮住了，看不清楚；台上站着幾個挺肚子的胖子，袖子高高捲起，提高喉嚨，指南畫北的不知講些什麼。台口一列列的穿黑衣的警察，手裏拿着木棒逐趕台下的人頭；人頭如狂潮，每個人都把握不住自己，任憑這狂潮的衝激，我緊緊的擠在人叢中，雙脚不由自主的脫離了地下，被擠得騰空起來。

「嘩喇」一陣震天的響聲，人潮退後了幾十步。「崩塌的草棚擠倒了，壓斃三個人，一個背小孩的婦人！」一陣嘶啞的嘆息聲在空中瀰漫，他們後退，後退；但飢餓的鞭子頓時又把他們趕向前去；我汗流如雨下，疲乏了，有點暈，同時，一攤血肉模糊的死屍，不時的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我下意識的退後幾步，退到較鬆的地方，深深的吁了一口氣；「人生太艱辛了，放他媽的什麼賑，回去回去……啊；小孩……妻……」我默默的沈思着，休息着，眼看着一羣羣的流氓，布袋裏背着米，手裏拿着饅頭，從人叢中擠出來，帶着勝利的微笑。

「啊！老大發些什麼東西？」

「一升米，四個饅頭……」隨着答聲，勝利者就消失了。

「唉！放什麼賑，真真的窮人得不得，都是這些傢伙領去了；放賑的人太不公，放給流氓，放給自己的人……我們這些窮人就該餓死、唉！放賑！放賑！……」一個可憐的鄉下人，皺着眉插上來苦訴着。

「啊！是的，是的。我們還是擠進去領一點吧！」

我們站起來，抖抖精神，拚命的又擠進去。

「喂！聽着！今天的賑放完了，沒有了，明天再來！——」拿喇叭筒的傢伙，在台上高高的喊起來，如晴天裏一個霹靂。

羣衆呆住了。

「趕快各回各家，趕快——」那傢伙的話聲被羣衆的怒吼切斷了：

「打！放你媽的什麼賑！——」羣衆的怒吼，如春雷一般，一聲緊接一聲。

「打！打！打放賑！放賑！——」

「共匪！搗亂！開鎗，開鎗——」、

羣衆像潮一樣的激着，憤怒的火熊熊的燃燒，幾萬顆熱的心，發生一個巨大的力量，這力量會衝破世界上一切的醜惡。

「打！打！打——」

「砰！砰！拍！拍！——」

一陣震耳的槍聲壓住了羣衆的怒吼，羣衆倒退了幾步，驚住了，個個睜大眼睛望着台上，台上穿黑衣的警察及幾個挺肚子的胖傢伙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奇怪！那裏來的槍聲？……」

「共黨真的來了，城門閉了！……」

「來的好！媽的，橫直沒飯吃！……」

「走走！城牆上的崗佈滿了，馬上開火！……」

人潮散開了四下亂跑。我搶出幾步，一氣跑過木橋，城門果眞的閉了。我又不自覺的轉回頭走——

「站着！不准動！」

數百武裝的兵士，整齊的排列在小河的這邊。

「同志們！不要誤會我們是第×師，請看我們的旗幟，我們的番號，我們是從信陽來的，請把城門開開，讓我們進去……」河這邊新到軍隊的一個軍官，對城內的軍隊高聲的這樣的說。

「對不起，旅長的命令不准開門；你們旣是第×師，爲什麽不預先來電？現在共匪到什麽地方就是打我們的旗幟，我們的番號，龍昇鎭就是這樣失守的，五里店仍然被圍着，你們不知道嗎？你們爲什麽放槍示威？……」

「你們不是百零×師嗎？我們團長一人進城見你們的旅長如何？」

啊！這個條件被城內的軍隊接受了，誤會，不是共黨；一時，城門開了，城外的軍隊如一條巨大的長蛇爬向城內。城內店鋪的門仍然關着，膽小的商人從門隙裏露出頭來向外探視，個個都提心吊膽，恐怕這新進的軍隊是共黨的化裝。我信步的走着，如害了一場大病，感到莫名的煩燥和疲乏。溫風悶熱，陽光間或從雲隙中露出頭來，由街房的屋簷上，射下淡淡的光芒。

啊！午後四時了。

# 也是放賑

陳雨門（河南滑縣）

今天是小滿節，這地方照例要舉行一個「小滿會」，因爲麥子快要熟了，誰也要購備一點應用的農具的。據說在往常眞是人山人海，人聲能噪得通天，一羣一羣的男男女女可以想像到天陰時團聚的螞蟻。

然而今年却改變得驚人，雖仍擁擠，可是人的臉個個都浮着一層乾枯的杏黃，再也找不出一絲欣愉的笑紋了。

城東是一片黃河走過後留下的銀沙，城外十里周圍的麥田，大半已殺青●殆盡。「遠水擋不住近渴」誰能眼睜睜的餓死呵！

所以今年的「小滿會」，表演得是非常的可憐！

事有湊巧，就在今日天主堂的牧師們，動了天大的慈悲，向中國的災民放糧施賑。

天主堂距我所住的地方不很遠，在第一課堂鈴聲未響時，校門外已排滿形形色色的男女。

不過，我很奇怪「中國人受了災難，却由外洋人救濟？中國人到何處去了？」

燈下，接到一位朋友從遠方來的信，信文寫得很慷慨，並引有文天祥的詩：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

一位同事見了，笑着說：「他有神經病，不然不會說些傻話。」接着我也笑了笑。

●把麥苗割了，煮熟當飯吃，叫做殺青。

# 郟縣一日印象記

馬祥雲（河南）

住在這個鄙陋的小城裏，幹天機械的工作着，度着這一堆平凡無聊的日子，心是寂寞的。

倒霉！一出門便遇見兩個討飯的。一個是男的，看樣子像是中年人，他倆，雙腿都沒有了，用兩隻手代替了脚的職務，扶了兩個小竹凳在走路；另一個是女的，也有四十來歲，手足都殘廢了，她用脊背靠着地走；他們很困難的走過去，在我的腦子裏留了一個很慘的印象。聽！一邊有人在說話了：「哈！天地之大，眞是甚麼樣的人都有！」我悶悶的走了。

走着，老遠便聽見大鑼大鼓的聲音，走近一看：原來這裏是一齣本地梆子戲。好容易擠到人叢中，只見臺上一個丑角，正在纏着一個女角亂跑。那女角扭扭擺擺，倒也風流，唱到好(？)處，只聽得臺下一片掌聲夾雜着一陣叫采，我心裏不由得雜亂的想：「這低級趣味的表現，就是中國的農民藝術。這是在五月，——血紅的五月。這些人彷彿覺得國家正康樂，天下正太平，這正是個應該盡情享樂的時代，呵！呵！民智不開，教育不普及，這能只怪他們嗎？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想着，想着，一陣汗臭氣，同胞們又把我擠了出來。

走到一家茶館門前，聽見裏面有幾位先生正在高談闊論，我在門前踱着，側耳而聽：

「天下甚麼時候才能太平呢？」

「要得天下太平，還得眞龍天子登極！」

「聽說××鬼子保着宣統坐北京啦，有這事嗎？」

「這大概不很準確，聽說眞龍天子才出世，還在山裏藏着呢。」

「××鬼子現在不是很厲害嗎？」

「可不是，唉！這年頭，誰來我們是誰的老百姓。」

「……」

這是他們的思想和主張，我抬起頭，對着陰暗的天色，長吁了一口氣。

田野裏，南風吹送着夏的氣息，麥子都快熟了。陽光照着飽滿的麥穗，一片金黃，這顏色誰看了都會高興的。

村頭的一棵樹下，坐着一個半老的農夫，一身土布衣裳十足的表現出他的身分。我為了要認識鄉村的面目，便走上前去搭訕着和他說話：

「老先生！今年收成好啊？」

「唉！好是好，——」出我意料之外，他竟沒有笑容。

「怎麽？」我驚奇的問。

「收成好，糧食不値錢，債戶又要催賬，糧銀又是這麽多，還有……唉！這年頭，窮人反正沒有路。」

「那總比荒年好得多吧。」我退一步說。

「比着荒年那是好一點。」老人也退一步說。

鄉村裏有很多倒塌的房屋，在這裏，我只聽到了孩子們的哭聲，看見大人們憔悴的臉色，這一幅凄涼的圖畫，使我想起了臧克家先生的兩句詩：

「頭頂上的天空一樣發青，

然而鄉村却失去了平靜。」

唉！甚麽時候我纔不再看見這一幅憔悴的面孔呢？這麽多可憐的乞丐，在敵人砲火下做着迷夢的同胞，形容枯槁千瘡百病的鄉村，這些是我今天看見的中國的一個角落的實景。

# 一件小事

嚴　森（河南鎭平）

今天上午，我爲了一點小事到姑母家裏去；（她的家裏共有五口人，田地大約有十畝上下。）吃中飯的時候，姑父端上了一盤青菜兩碗稀飯，他說：「××！沒有菜啊！這種年頭眞叫人沒有辦法。唉！——」臉上當時泛起了一層憂鬱的縐紋。

「同是一樣啊！——我的家裏也沒有饝吃。」我苦笑着回答。

飯後，我在床上躺着，姑父走來，坐在床沿上同我談起話來。

「××！——」他開口了，同時，臉上又浮現了憂鬱的縐紋。「本來，今年春天就靠吃賣燒，沒有辦法；現在眼巴巴的等着麥熟呢，誰知，他媽的老天爺不睜眼，下冷子（冰雹）一傢伙把莊稼打壞完了。……唉！麥後怎麽過活啊？……」

他說到這裏打住了，緊閉着深陷下去的雙眼。屋子裏當時寂靜下來。

「究竟怎麽辦呢！——」我問。

「怎麽辦？——」他兩眼睜開了。「唉！實在沒有辦法！……你想：賣地，這年頭地又不値錢；平常價値五十元一畝的地，現在三十元也賣不到。（他們還想十元一畝啊！）……唉！他媽的，簡直要逼死人哪！……」

這時，姑母從厨房走了進來，第一句便說：「你不是去揭錢嗎！明天就沒有揭的了！」

「揭錢？那有那麽容易的事？……一塊錢麥後就要三升麥的利息，那裏有麥給人家！你說！……」姑父說着說着怒火升上來了，竟然同姑母吵起來。

「不揭錢，一家五口能統統餓死嗎！你說！你說！……」姑母也

惱了，瘋狂的喊着。

最後由於我的解勸，這一場激烈的爭吵才告平息。姑母氣得流着傷心的淚姑父氣呼呼的走了。

走到門口，回過頭來對我說：「就是忍着一百二十分的心疼，沒有妥當的中人還是揭不來錢啊！……這年頭，叫人怎樣活？……」

## 今日的殺場

聯紡（河南舞陽）

天色不甚好，有幾片烏雲，一陣陣的微風，吹得牠遊離不定的南來北往着。

風是仍然的颳，雲是依舊的跑，把太陽的光線弄得時明時暗。我為了我的肚子，不得不到街上走一趟，找個飯店。我提着兩條無力的腿，在污穢的街道上走着，走着到了一家飯鋪；草草吃過，我又走出飯鋪，走的不遠，就看見一所大房子的大門前，站在很多的人。這些人們都帶着驚慌的臉色，三三兩兩的低聲私語。

我知道有不平常的事發生了。大門內一陣吆喝的叫聲，接着就是幾個武裝巡查，擁着兩個囚犯，從鐵門（看守所的）內蜂擁而出。

囚徒們的臉色是蒼白的，似乎在戰慄。

我的眼淚不知為甚麼掉了下來。

可是我為了好奇心，忍着眼淚隨在後面，看如何完結他們的生命。

照例出的是西門，我也不知道到底為甚麼殺人要出西門；據說是自古就是這樣的。

在那刑場的坑邊，有幾株聳天的白楊，樹葉「殺……殺……」的呻吟着。在那陰慘慘的樹陰下，臥着幾隻野犬，預備着收葬那被殺的屍身。

一陣號角吹起來了，兩個人頭，在地下滾了。

回來時，我在那扇鐵門上，發現了一張告示，上面硃筆點着：「政治犯張某陳某」下面寫明兩人的歲數：一個二十五歲，一個二十七歲。

人喲！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永遠就這樣慘殺下去嗎？

## 雞公山

金維鈞（河南）

太陽爬上了東山頭，露出半幅臉來，天色非常黯淡，俄而被濃霧遮擋，陽光朦朧看不見，那高聳的山峰亦完全被白茫茫的霧吞噬了。

時間上午十點鐘了，濃霧依照濛濛的瀰漫在山巔，所有一切房屋樹木被抹煞竟盡，以至百步外什麼都看不見了。

這時這暮色繽紛嬌豔的山巔漸漸消沉和冷枯下去，來往中外避暑者和遊者慢慢的踏着霧濕的山路走向他們的棲舍裏去了。

「吁！吁……」不住的喘息聲送入耳鼓。停了一會，隱約的看見從山徑上浮來了兩個如螺旋形的黑影，好像白浪中沈落了一對螞蟻，在顫動——到了近前才能看清他們是肩山輿的担夫，抬着一個形如麵包的人，臉上表示着不快意的樣子在催促他們快走，但是他們踏着凹凸泥濘的山道，一滑一走的邁進着，面龐上流着一行一行的汗。據說：「勞了一天連肚子都填不滿」我想這人與那人有何差別呢？

下午四時半了，霧漸漸消失，露出靛藍色的青天和淡黃色的斜陽，如大病初愈的形態。憑窗四望，青山綠蔭襯着紅樓頂，渺遠天地分界處彎曲的現着一道沙河，沙河的盡頭呈着一座峻峭的岡巒，山泉琮琤作響。

這時晚風一絲一絲的撲面送來了新豔的花香，風稍大時，花瓣有的繽紛墮地。我想這一朵一片的落英何嘗不是青年的寫照呢？

「噹噹底……」號聲響了，我們的學校已經上課了，山光水色，在我們教室中消逝了。

太陽沉到海底去了，暮色漸漸四合，又是一天過去了！

# 鄭州的眼光廟會

石珀

五月二十一日那天（廢歷四月一日），鄭州南關孤兒橋的一年一度的「眼光廟會」依然在華北緊急聲中很熱鬧的舉行了。

在孤兒橋進南街道的兩旁，小貨攤子櫛比相連陳列着農器，布疋，首飾，食物，木料，皮條，香紙，藥材及破爛的書籍。

趕會的人大都由農村中來的，尤以婦女特別多些。她們的目的是爲了給「眼光爺」燒香而來的。

眼光廟早已倒坍了，原有的廟址已被女子職業學校佔用。每逢會期，只好臨時搭個席棚，供奉着眼光爺。幾個道士，敲着破了的磬兒。磬聲與老太婆們唸經的聲音相混和。

婦女們把從鄉里帶來的香紙扔到了香爐里，那用磚砌成的香爐吞噬着不少的香紙只是一味的伸着紅舌頭吐着藍烟。她們跪在塵埃里磕頭（磕響頭的也不在少數）當站起來撲去身上塵土的時候，道士就狡滑的笑着說：

「老齋公施幾個錢吧？給眼光爺做燈油錢！」

這些老太婆平日雖是異常儉省，一提了「神，」便不吝嗇了。她們施錢的很多，不施錢反遭道士們的白眼與冷眼。

在席棚口放着個大瓦盆，里邊盛着仙「水。」她們都搶着去蘸水來洗眼。原來那盆裏的「水」道士們弄些什麼藥料放進了，

洗着眼倒果然是涼涼的。愚夫愚婦受了道士的騙，相信這是眼光爺下的藥，用這水洗了，凡是患眼疾的，大病化爲小病，小病化爲無有。

一盆水由淸晨起，一直到了晚上，也不知洗了多少人的眼睛。白水變成黑水了；而洗眼的人仍是很擁擠。洗不到的人，懷着一肚子氣，狠狠的說：「眞霉氣！等明年會期一定來的早早的」

在夕陽中，婦女們帶着疲憊的身體走上了歸途，道士們懷着銅板笑嘻嘻的進城了。

洗不着「眼光爺」那仙水的，也許倒還好；洗了的，回去也許害眼呢！你想從白變成黑無數人洗過多麼不衛生！

# 第十二編

山西　陝西　甘肅

# 這一天

一名（山西太原）

五月的天氣老是四點多鐘就明啦。

這個典型的北方風味的「四合頭」院子裏，是靜悄悄的。街上也是這麼靜靜的。

人們都還在被子裏甜甜的過他們的五月廿號的最後一條尾巴。可是上帝創造了一個不算不嚴重的威嚇喚醒了東房裏住的一位軍官太太。時間：五點有餘。

這位太太提着滿肚子的往下沉的氣，拿脚尖移動着步子。

北房裏有女人的醒來的咳嗽。

「張太太，起吧！六點啦！」

她起得早她就慣會把時間盡力地拉下去。這可不知道是怎麼個意思。

「喚王太太起得眞早哇！」隔着一道玻璃窗，但聲音還是那麼個響亮。

大家都起來了，這個新鮮的沒有什麼紀念的日子開始了。

「張太太飛機今天來呀不怕嗎？」

「聽他們胡說那裏話，又不打仗，又不……」安慰。

「眞的哩！人家通說，說來五十架！」她想把這個「怕」轉給別人。

別人可不信。

有人在廚房裏作早飯，太太和先生們就都坐在屋子裏拉閒話：飛機！炸彈！一直還拉到不知道什麼「烏托邦」裏去。……

「王先生」另一位不是王先生說，祇祇留在嘴唇上的茶葉桿，「你們那裏邊也聽說還兵往北開的事情不？」

「開哩，昨天×××的一旅人也開到了！……」

「那麼，這打×本的消息是眞的啦吧！人家說昨天×××坐着飛機到陝西去，說是和……商議着出兵！」

昨天可眞有一兩架飛機在這個小城上繞過好幾回圈子。街上也說上邊坐的是誰，到那裏去。

「人們說西門外趕造了一個放二百架飛機的大飛機場，這可不知道是眞的？」對張太太說過話的那位軍官太太說。

「說不清，反正老×這一回是要死幹的！」

王先生講話的態度比那位「老×」都堅决。

「不行啦，不和這×本幹一下不行啦！老百姓都沒活處啦！」

「我昨天聽侯團長太太說」說話的是張太太「政府開到河南三十萬大軍，一開火，馬上就能調過來！」

「政府還給老×發五十萬款子作軍餉，一兩天就來了呢！」

「老×也知道，反正不和×本人幹一下誰也不成啦！」

「這消息可是秘密的呀，到處都有人家的武官，特務隊唉！」

話於是乎一轉，「中國人也太不掙氣咧！中國人不和中國人一條

心，可是幫着敵人辦事，當人家的探子！」

「公家叫老百姓們挖土窰——」

「噢，前幾天散那傳單就是。」軍官太太在這裏插上一句嘴，可是別人沒有注意她。……

「……就是預備着一開火，×本飛機來扔炸彈。不怕——」又一轉，「到那時候，咱們到村裏去，一丈多厚的土窰！」

這時候各人都去吃過了早飯，（注意，可不是同時。）王先生上辦公去了，別人還都在，而且又來了兩位客人：

「我們汽車隊一兩天往北開呀！這一回政府已經下了決心！」客人之一說。他，大概是汽車第幾隊的司機。

「哦！」主人還想聽下去。

「街上說，××黨給來了信，說他們願意打前鋒！兩家講和啦！」

在另一塊地方的另兩位朋友：

「雙方最近已有了默契，準備停止內戰，一致北上！……」

「恐怕還是煙幕彈！在事實上那鴻溝……」

「不過客觀地說，這是有充分可能的！因爲……」

「在民衆的壓力下……煙幕……是上焉者的慣技！」

這事情可眞說不定。

於是我們又到了一個新地方。

「天津白糖有行無市，中國糖八塊一包，日本糖只賣五塊！」

「走私利害！……」

「煤油價落！……」

離開這清雅的樓房，就是該我們鑽進機器，皮帶，鐵輪裏的時候了。

工人們輕易都不背在工作時間說話，因爲那要費十倍以上的力氣才能叫對方聽見；而且，一回一回的打岔。

「嗨，老李！鬼子來了你怕不？」

「爛南瓜才怕！老子只等一出兵就去扛槍桿。反正比在這裏邊輕省些！」

「咱們不能活啦！不用說等鬼子來了！來了更不行，報上不是登着鬼子用中國人作了工，又把他們都打死扔到水裏去喂王八！」

「狠透了心的……」

「遲早你聽着！外國人都沒一個好玩意都轟出他們去！」

「老劉可不能這麼說，外國裏的工人也和咱們一樣呀！你不聽說……」

下午：

一大串汽車從西往東開去，裝滿了木箱子，大蒲包，灰衣服。乾燥的石子路上飛起一條長長的土尾巴。這時候，作者打北往南穿過了這一陣灰塵幕：什麼也弄不清，閉住眼；閉住鼻子，……只有，一股强烈的汽車味和說不來什麼味道的沙土。

晚上:

作者還想讓讀君知道「些「上層者」們對這件事的見解,可是,對不起得很竟一根毫毛也沒找到。

## 好像都沒有睡醒

戈　划(山西太原)

留心了一整天,也沒有看見或聽見什麼出奇的事;今天,在這裏竟然是這樣平靜。

昨夜睡得很遲;因爲喝水太多了,醒來了一次。隣家(大約是個旅長)正在炒菜、在深夜,冷菜放到熱油裏面,聲音格外清脆。還不到兩點鐘呢,可是已經是五月二十一日了。想着這時候出去也見不到什麼,便又閉住眼等瞌睡。

有些睡意了,不知道那位先生在狠狠地咕嘰了兩句什麼,接着咬牙出長而粗的氣。這一來,我又不能入睡了。

起來,已經六點鐘了。院子裏靜悄悄的。出外邊一看,倒是個很好的天兒:天空沒有一片雲,翠藍得有些迷人。

照常地吃飯,上課。

在教室裏聽見飛機的聲音,悶悶的,不好聽;很够時候了,還能聽見呢。從窗口望出去,看見移動得很慢。——還是誰坐着呢?怎麼不下來走呢?——走還比這快呢,我想。

爲了看一個在病着的朋友,從街上走了過去。去和回來都沒有碰見什麼事兒。人們在今天也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那樣長的街道,才那末幾個人,而半數以上,還是拉車的和擺小攤子的。

擺小攤子的在打瞌睡,靠在他們的坐位裏;拉車的也在打瞌睡,靠在他們的車子上;從街上走過的人呢,也好像在打瞌睡:臉皮子弛緩着,眼皮子拖拉着,東倒西歪地,兩隻腿子也在打瞌睡呢。

快到朋友家了,幾個工匠在拆一座還算高大的房屋呢。他們有氣無力地搬運磚瓦,在房上和地上。在地上的還不要緊,他躺下去就可以睡;而且脚下有乾草,既跌不着,又能睡得相當的舒服。那房上的,我眞替他們揑着一把汗,一下子滾下來,豈不要完兒哩?姑住着了兩分鐘,不要緊,他們看那房頂子和我們看臥床差不多,素多總和我們看地面沒有兩樣,——懶洋洋地,臂膊足軟地走來走去,是那樣的滿不在乎。

朋友在床上躺着呢。見了我,無力地點了點頭,——其實只是把下顎往回收了兩三下;瞪着深陷下去的眼睛,小聲地問了我幾句話。他太太好像十天沒有睡覺,走起來腿子也伸不直,拿個盌也像不大保險的樣子。我不由得時時伸出手去,預備在必要時幫忙。

在那裏不能高聲說話,只聽見鐘聲「的達的達」地響着。可是還像老年人在走路,怕有些跟不上別的時鐘。問他們,說是很準確的,從不誤事。

回來,在路上遇見大風;是西風。把土捲起來,對面要看不見人呢。有幾輛牛車,車夫和牛都是慢慢地蠕動着;車夫還是閉着眼睛

呢。我跟着他們走了兩丈遠，他們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改變。我疑惑他們就要這樣地一直走下去，不會停住呢。

到了學校，門房裏也是靜靜的。那看門的人的腦袋低下，下頦抵着胸腔在打鼾呢。

走到花園裏，二寸多高的花苗兒也把頭兒低下，似乎也是睡着了。走過幾個小學生，不是睡醒沒有洗臉，便是又要睡覺了。

今天，在中國，不，在這裏，在我眼中的一切——人，飛機，時鐘，字，花兒，……好像都很疲倦，都沒有清醒。

# 演劇者的日記

張季純（山西太原）

昨晚的戲演到十一點多鐘才完。因為是最後一晚了，所以回到劇社來大家又談論了許多時候才去睡覺。這樣使得今早遲至七點鐘過後才從被窩裏爬起來，較之平時五點半就要練習，已經是把兩點鐘的光陰白費在睡鄉了。

八點鐘喫過早飯，就憶起昨晚僅僅想到而沒有解決的事情：應該開一次會，報告這次的公演情形；應該告戒一下幾位演員在演戲時的不良行為；應該計劃一下今後的社務進行；……可是，轉念一想又覺得人事的難以應付，任你一片好心去這樣那樣，也許無意間竟得罪下一大堆人。不過，自己的責任是這樣，要只管沉默着也不行。所以一敲過九點鐘，便鼓着氣叫人把開會的鈴搖了。

當全劇社（西北劇社）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心裏雖像一把烈火似的燃燒起來，可是表面上卻依舊支持着相當的鎮靜。第一，先讓這次經手會計的人報告了營業的情況：共收入六十七元五毛四分，支出三十二元二毛一分。第二，我便提出這次演劇時幾位男女演員所表現的不良行為：1.兩位女演員不顧劇情的需要，竟在兩頰上畫了「胡蝶式」的笑渦。2.一位男演員在化裝時專顧到下半個頸部，理由是這半邊可以使觀眾看不見，所以就省略了。3.四五位女演員由劇社至劇場間的往來，都是各不相援的單獨出發，而不能有一致的行動；雖然這對演戲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妨害，可是在太原這種不大開通的地方，一般流氓無賴對於女人——尤其是女演員，卻保不定會做出一些狂妄的舉動。我一方面正經地向大家說話，另方面卻也沒有忘記觀察每個人的神氣。有的人自然在和平地傾聽，但，也有人顯現出難受的面容。在這樣情形下，忽地使我腦子裏興起了一種「多言招怨」的感想，於是就好像因為口吃似的把話停住了。匆匆地結束了這次聚會的時候，更令我無形中感覺到人世間有一股淒涼可怕的氣息！

每次演完了戲，照例是要休息一日的；因此便使我懶於去想那些社務進行的事。近一月來因為忙於排戲演戲的原故，好久就不曾翻閱書本了。今天，為了想掃除一下心胸間的煩亂情緒，特地將五一節在豐民書店所購的那冊「宋春舫論劇第二集」拿出來。這本書除開剛買回時一鼓作氣看了大半外，只有白里安那篇

「梅毒」還不曾閱覽。提起「梅毒」這個（本來，當七八年前我在北平研究戲劇時，便專寫出「新中國」雜誌上將它拆下來訂在一起，可是說也奇怪，直至現今還是壓在書箱底下，未曾去讀它。現在已是被譯者又和其他的東西搜集在一起出版了，想起自己本有先讀之權而不能去享受那種「先睹爲快」的樂趣，眞有些對不住自己。於是決意在今天下午，必須要了此夙願。

約摸由兩點鐘到五點鐘的光景，總算把「梅毒」看完了。心裏除感到這件工作還少堪告慰外，對劇中所描寫的醫生那種誠懇的眞摯的爲眞理而服務的態度，反覺得自己對人生的理解與認識，實在是太脆弱，太畏縮了！可是，在寫劇手法一方面，覺得它太偏重於理智的宣揚，缺少濃厚感情的襯託，所以就不得不陷入於宣傳式的說教中了。這種問題劇普遍具有的缺點，由人生的立場說，對社會雖有絕大的好處，可是在舞台上的壽命，卻是極短促的。所謂得之於此者失之於彼，在寫劇上也不能例外吧？

——在太原西北劇社



## 一頁日記

麗雲（山西太原）

早晨六點鐘，一睜眼，呵哈，晴天！——從心裏笑了。

近來，老天爺也成心鬧別扭；老是哭喪着臉，像煞有啥心事。狂風挾着風砂，伴奏着。雖是夏天，棉衣什麼的，還得放在手邊；說不定什麼時候，就[illegible]照顧一下。

母親肩頭一鬆，噓一口氣：唉，亡國的天氣！

然而，今天，晴了！

天空，藍緞子似的，賊亮賊亮的，放着光。笑迷迷的太陽，使人想起什麼商店中坐櫃的瞇縫着眼的胖掌櫃來。風，剛能擺動樹葉。天氣不冷不熱。——宇宙間，一團和氣。

上午，十點多，忽然半空中機聲隆隆：飛來一架飛機。從過去的經驗，知道這飛機不是我們自己的。跑到院中，向天空一看：果然，一架深灰色的單翼飛機，翼下左右各印着一枚紅色的太陽——「友邦」的飛機！天氣是那樣晴朗，看去異常清晰。

近來，我們這「友邦」爲了表示「親善」起見，三天兩頭的，用飛機向太原運送着什麼「武官」「顧問」以及一切的「密令」。看到這機負着兩國「親善」的使命的「友邦」飛機，在自己的天空上自由飛翔時，人們的心上，都感到鉛一樣的沉重，壓迫。

十一點三十分，大約是「使命」已經完成：這架飛機，又向來處飛去了。

呵，祖國的悲哀，呵！

下午，跑到學校裏，上了一個鐘頭的課。

不久就要畢業了，所以，一上課，學生們總讓談談將來的出路問題。——的確，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整個的國家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又怎麼會有出路呢！

這兩天，正在講着那有名的「古詩十九首。」——我不淸楚：這樣的作品，究竟會給我們以什麼啓示呢？

這樣的「敎育！」這樣的「中國敎育！」

好久就想去看×君了，但是，老沒機會。昨晚，在青年會北樓，「西北劇社」公演的劇場中，又會到他了，讓我去看他。

吃完晚飯後，去了。

他呢，去年從法[illegible]院經濟學系卒業後，有一年的工夫，找不到工作。他雖然讀的是經濟系，但是，喜歡藝術，尤其是對於「木刻」頗有根柢。但這年頭兒，學藝術的人，沒飯吃，所以就老失業着。直到最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才在「主張公道團」總團部裏，找到一名小錄事：每天工作八小時至十小時以上，月薪大洋一十八元！

當我們談到了這，他苦笑着說：「只要人家肯賞我們一口飯吃，就是天高地厚的恩惠了；我們還敢嫌這差事不好麼！哈哈！」

我默然了。

我們又從木刻，話劇，談到文學，藝術，又談到吃飯，失業；最後還談到近來太原市上的「漢奸。」

前些時，有人在報上登啟事，說是聘請什麼「華語敎師，」資格不限，報酬從豐，「有願就者，請到正大飯店接洽。」

當時，我們就覺得那廣告有點邪魔外道的。後來，有人去探聽過，據說的確是×國人利用「華語敎師」之名，在收買「漢奸。」薪金頗高，工作則很秘密。

我的一位同學，從大學畢業後，沒辦法；聽說近來也成了這類「華語敎師」之一，住在正大飯店三層樓上，脅下老夾着大皮包，出入都是汽車，很闊綽呢。

本來麼，當「好人，」沒飯吃；更何況殷汝耕之流，又給與人們以「榜樣」呢！所以，很多的人，口頭上雖然竭力詛咒作「漢奸，」心眼裏卻很活動了。假如到了肚皮更為乾癟的時候，「華語敎師」的產量，一定是很可驚的吧！

我覺得，這正是山西——也可以說是華北，是全中國的一大危機！

天氣已經很晚了，於是，向他借了本徐懋庸譯的「伊特勒共和國，」就跑回來了。

## 一方里內的一日

鄭見南（山西太原）

「釘鈴釘鈴釘鈴……」

鈴聲經過了這廂，又穿過了那廂。接着：個個門板上的圓孔裏，現出了陰凄凄的眼珠。

「先生，快開！」

「早出來幹麼？……灰鬼！」

「呀！悶死人的……一夜了！」

不一忽：砰砰，拍拍！這才是打開栅鎖，放出棉羊來了。接着，又是「嗶丫嗶丫」送出尿盆，又打回了洗臉盆。鐐聲，嗽聲。不似先前那樣寂靜了。

用大小房子簇聚成的十字院心，交角切成正面，亭子式的中央樓，佔了中間；柳葉細掃，晨光淡照，死灰的景像透出些許鄉村風光。

開了早封後的人數檢查，就掀上了飯廳，囫圇吞棗，來一套：生米粥，酸鹹菜，冷開水……

總算飯後罷，三三五五談起消磨時光的聊天來。——日本飛機嗡嗡飛過頭上。

「咦！抗×，二十四架飛機亡東北！眞的，刺刀，炸彈……學生，工人……呀！我親自幹過呵！」

新來的一小個，驚人地說。人們都願聽他的話。

「不過呵！……不便說罷了！」他又沉下他那蔫皮似的臉皮。也許他有神經病。

二門上走進了樊——老二的哥，眼巳紅紅的。於是，人們又說起樊——老二巳死了。

「老二巳死了，害的胃病，整碗的吐血。」

「吃上猪食，還能不得胃病？」

「不是，一抬炭就是二百斤；工廠裏往死的受。」

「一股勁拉磨，得不到午上一頓麵。猪食，狗食也得吃！」

「唉！弟兄倆，剩下一個了！」

「嘿！那還奇怪？誰保住誰？」

陽光巳照滿天空，百十多個吊下臉皮的人們，這裏轉轉，那裏蹲蹲；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賭博，也如熱鍋上的螞蟻。

八點，十點，先生們是換班了。於是：你鬧麵，他鬧菜，爭先恐後，又是四五個鐘頭，才算有的吃，沒的在旁邊看。

日——本機又很自在的飛了去。人們目迎目送。先生們也熱的睜不起眼來。他們喊號頭的聲音，很慢長的參在人們噪雜的音內。

「受過家庭教育的人，道德倒底不壞。」大鼻子「無期」提議了。

「怎麼？」大家圍過來。

「大連長×××號，和××××號抬槓，大連長打了個痛快，××號不還一手。要不是家庭教育好，那有這麼好的道德？」

「對！總然吃虧，道德不壞；比大連長討了便宜高的多。不怕他當過官！」連鬢鬍「十八年」也說啦。

「你看，日——本人打了中——國，我們始終不抵抗，那就是道德比他高的過。」大鼻子「無期」很得意。

「總還是孔——聖人……！」一條腿「十二年」也唏噓。

「國家大事還能用一個人比？」好幾個這樣說。

「騾馬還比君子呢。何況是人呢？」

「以小比大呢！」鬧成一堆了。

就這樣，每人一件灰皮，前後還縫了紅色號頭。太陽也灰了下來，更顯得慘淡疲乏。

又喝了一頓稠粥熬的稀飯後，太陽也倒在西方，又來了個晚封人數的檢査，又入牢籠，來一個鎖門大吉。空氣沉靜下來。管理人放心下來。黑房裏的人們，祈禱着光明之來臨。

## 柳村的一日

懷（山西太原）

正午的陽光，格外强烈；十字街口的九神祠前，簷蔭下的階台上，圍攏着一個長形的人堆，在乘涼。除過很少的幾個人外，每個人都穿着污穢襤褸的衫褲，有的簡直在破爛的窟窿中，露着紫黑的肌膚；大多光頭赤足，沒精打彩地蹲着。各個已被太陽蒸晒成枯澀焦黑的臉龐上，都罩着一層飢寒苦瘦的愁容，愁眉淚眼打盹似的，靜聽着靳老頭子和摟搜他們的談話。

靳老頭子年靑的時候，在附近地方是個很有名的商人；所以他對於世故的經驗，在我們莊下，總算一個比較豐富的人了。他時常好談東道西，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配着一副刻滿了縐紋的面龐，兩腮深深地塌窪着，頷下的鬍子，雪白地拖到胸前，嘴裏斜啣着一枝很長的煙管，哼哼嘟嘟的說着：

「這年頭兒，敎人怎樣活下去？昨晚聽村長說，城裏又派出差徭來了。」吸進了兩口煙去，接着又說：

「大概這次每村除出車輛外，還得出錢。」

「那自然咧！咱們的軍隊打××黨，花錢用車一定不在少，你說不向村裏要，向那兒去要呢？」摟搜，很神氣地回答着。

摟搜，是在村公所裏辦差徭的，每次經手辦差徭的時候，總得乘機撈些肥頭，過過發洋財的癮。他對辦差徭自然是十分歡迎，甚至有時還在祝禱着差徭的來臨。

他的這個職務，是給劉五爺的姪少爺敬奉了三兩多大煙土，才到手的。他是矮小的幹兒，一副陰慘的面孔。就是村裏的小孩子也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害人手段。所以他得了那麼一個諢號，——摟搜。

「喂，辛考！你怎今天沒有到地頭幹活去？看樣兒你是有病嗎？」靳老頭子對人叢裏沈默着的陳辛考說。

「啊！——你老讓我上誰家的地裏去？我們東家（地主）因爲攤派一天多一天，又加近來的差徭這麼大，說是種莊稼的人，誰有多少賺頭，前晚已經辭退我了，還說寧願地土荒着，也不敢再用長工了。」

「那你怎不趕快再找個主呢？你家五六口人，莫非積多了吃的麼？」靳老頭子似乎極關心着陳辛考的家境。

「沒人僱呀！誰說不找呢？家中那裏有的吃？昨天才拿到結算下來多餘的幾毛工錢，去鎮上買回了二升麩子（麥皮，）二升高粱（茭子，）拌着野莧，用紅麵湯送下去，算是挨過了一天。媽的，這

個年月，窮人還有活頭嗎？倒霉的很，可巧高粮麩子也在昨天漲價了，聽說是沒吃的人太多，都買來吃麩子，並且縣衙門裏也派着人買了好幾十石，給犯人作囚糧……」

「噢！——麩子，高粮，漲了多少？」據搜，和另一個叫做武贏子的，同聲問了。

「麩子每斗三毛二，高粮八毛半。」

據搜馬上把麩子高粮漲價的事情，在腦海裏兒了幾個圈兒，便打定主意。可是他對麩子和高粮漲價的事，自然又和陳辛考武贏子他們，另是一種看法。

劉五爺那兒剛剛開過了早飯，劉五爺正在同大肚兒的太太對躺着抽大煙。就在這時，據搜走進來了。

「五爺，太太，你老們早安吧？——五爺，你老眞是貴人天扶持，這可再做一回存盤吧，現在又有好機會。」

「又是什麼？」五爺把半粒煙泡抽進去，稍稍掀起了上眼皮。

「麩——子，高粮，麩子，高粮，現在都漲價了，窮的窮鬼們沒吃的太多，又且別的粮食，都做了軍隊的給養，我想這盤生意，祇要我們做下去，准能賺錢。」據搜摸着額角上的汗珠低聲說着。不待他說完，五爺的大少爺已由旁邊的椅子上跳起來插嘴了：

「嗯！你看看當眞還是天有眼，活該那班窮鬼們遭難了，這盤生意我們定要做。」

「這樁生意，你有把握嗎？買多少好？你看將來能漲到什麼價？」五爺對兒子說。

「準有把握。近地方沒吃的人多着咧，在這時青黃不接，麩子準可漲到五毛多，高粮至少也得一塊，各樣買上一二百石，最少也得賺幾百塊錢啊！」

「那末你去快點去！到咱櫃上告給王掌櫃，讓他一塊兒同你辦這樁生意去，就是多買一點也可以。」

五爺本是鄉裏頂有威風的官紳，無論在財產上，勢力上，都佔着頂大的份兒，因之一切村政，沒有不是由他支配的。

午後約莫在四點多鐘的工夫，只聽到村裏到處這樣嚷着：「啊喲喲！這可怎活呀？高粮一下子又漲了一毛多，聽說別的也都漲價了，窮人們吃什麼？這眞不得活了！……」

傍晚，九神祠前，人們又在談論着：「××鎭上的高粮麩子都被買絕了。聽說村裏的靳老頭子也買定了高粮五七多石做存盤。」

## 一幅交織成的可怕圖畫

朱增祥（山西忻縣）

在這小小的村落裏，——山西忻縣的一個小村，我看見了各種可怕的事實，交織成一幅圖畫。

這個小小角落裏，我們看不出他會感到困難嚴重，農村破產，

「共匪」騷擾的情形。在村北的一個古寺裏，有許多袒胸露臂古銅色皮膚的人歌唱着工作。

巍峨的莊嚴的佛殿、現在正有許多人補修；將傾倒的山門，也有許多人將繩索縛在牠的柱上，手引着做矯正的工作。一片價「拉啦，拉啦」的呼聲。這樣大興土木，補修沒落了的古寺，誰能看出農村會破產？誰能看出「共匪」剛從我們山西退去呢？

是前兩月吧，玉田村公所發出一種重修××寺募緣啟，四出捐募啟中說明本村××寺，是創建於唐貞觀中，歷經修葺，得以巍然存在。今瓦屋傾圮，牆垣坍塌，故不忍廟貌淩夷，有借助他山之必要。末署村裏有聲望者二十四人經理其事。是這樣興工，也許專靠四方的好善君子？

但其中一位署名的經理人，他家就在這一日將耕地的老牛餓斃了。我親眼看見一個沒有欄子的牛車將那四肢殭直的黃色的老牛一顛一簸地拉回他家。我不禁想起熊佛西的劇本「牛」裏邊的牛，就是這個牛的寫照吧！那慘叫的聲音，彷彿在我耳鼓繚繞。

到底這表面的興修古寺，掩飾不住這老古的社會沒落。

* * *

一個結婚不久的女子，睡在床上呻吟着。許多人圍着一個巫婆，說是請來給女子醫治病的。

她因不見容於她的丈夫的母親，終日悒鬱，終於睡在床上呻吟了。她的婆母整天罵罵，好像罵就是對兒媳的平常態度。

她不敢反抗，也不知反抗。當她罵罵她的時候，她會拿笑臉對待她。她背着人的時候，痛心的哭了。她罵她哭，好像成了她們的日常功課。

她的丈夫也愛她，他們很親愛；但他也保護不了他的她，只好任她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

她躺在床頭，微微地呼吸着，兩眼緊閉，是顧意安靜的樣兒。但他們請來了鄰村的老嫗，坐在床頭的機上，有聲有調的歌唱起來。

病人呻吟的聲音，他們一些也聽不着。他們只側耳聽老嫗的胡叫。他們聽出她說她的病是着了魔的。接着她說要治她的病，有她的門前的樹皮煎下的汁和着符紙灰喝了自會好的。於是他們有的忙着張羅樹皮去了，有的請老嫗畫符咒。當硃筆黃紙正擺在老嫗面前的當兒，成年嫂怪叫了一聲，衆人忙轉過頭去，知道病人正在呼吸最後的一口氣。

## 我獨閑的話匣子

梁吉民（山西忻縣）

這天我因為職業關係，講解了一句鑛光景的共黨殘忍手段。聽的人感到無聊，講的人當然也覺着乏味；然而我不能不這樣做。好像開了話匣子，只要撥動機關，沒有不旋轉着歌唱的。

十七日那天晚間，我們主張公道團村團部（我是一個小學

敎員，是當然文書。）收到縣團部和縣政府的一紙會令，說是奉總團部命令令各村長村團長文書等宣傳防共工作，另附一紙宣傳辦法，列舉五條，其中第二條即爲「村長村團長，應遵照防共時期工作及宣傳大綱及閻主任爲剿共告山西人民書等件，會同學校敎員，三方面確實負責，對村內民衆逐條詳細講解明白。」第三條爲「各村每日宣傳應由村長負責，乘午飯有暇或昏夜睡覺前，將人民召集在公共場所或戲台前聽講一小時；每次講解，由村團長，敎員，輪流負責詳解。」第四條爲「宣傳時期，自令文到達後次日起，以十日爲限，務須使聽講者一律澈底了解。三十八歲以下年齡合格男子並應將防共歌唱熟，期滿分別會報縣長，縣團長覆查。」

照令文第四條規定，應當於十八日就得召集村民，講解官方發來防共的方法。但因爲鄉防當局，歷來因循苟且，什麽公文法令都看得「不過那麽一回事」，所以到二十一日才開始召集了一部分村民，使我單獨地唱起話匣子來。

是晚間七時了，暮色籠罩了全個宇宙，怒吼的風仍然是那麽吼着。雖然已是初夏時分了，但風吹在身上，覺得有一股冷氣襲來，使人要不了的樣兒。

來的村民，約莫有三十多人，齊集在我們唯一的敎室中。嘴裏都含了一根長桿旱煙袋，吐出濃白的煙一圈一圈地升上去；至仰塵處又折下來瀰漫了整個屋子。不滿三立方丈的敎室，完全給這奇臭的旱煙充滿了，使人窒息。

「坐好！大家坐好，可以開講了。」從嘈雜的聲音中忽然發出這種命令的喊聲，大家給這一喊，暫時沉默了，才注意到是村長的喊聲。於是各人又復絮絮叨叨地談起來，恢復了先前的原狀。

接着村長又說：「大家不要吵了！今天是閻總司令（山西人大都叫閻主任爲總司令）叫我們召集大家講演防共辦法的。大家要仔細聽梁先生的講話才好。」說完，他便叫我走向講台去講。我因爲還有團長也是應當說話的人，先請他去說，但他再三不肯上去；我無法只好走上講台向大家點了點頭。這時大家沉默了，好像期待一種什麽東西似的。

我定定神然後說：「閻主任因爲現在將共匪肅淸了，爲使大家明瞭共匪的毒辣殘酷，不上他們的當起見，所以令各村召集大家來講話。我們忻縣雖然未遭匪徒的蹂躪，但提起匪的殘忍毒辣來，很够大家變色了。共匪怎樣的毒辣殘忍，有主任的告人民書，可以告給大家。現在我開始講這上面的話，使大家淸楚共匪的根本面目。」

我說完這一套序文以後，便將閻主任爲剿共告山西人民書一句句地解釋起來。

於是「共匪騙人是先甜後辣……」的話匣子便一句一句很響亮的代替了先前的嘈雜聲音。

一會兒，還有頂少數的人側耳傾聽，面上變換着不同的容顏。也有些人悄悄地細談起來，是關於共匪的話呢，還是揭發誰家的

險私呢，我正因忙着唱話匣子，顧不到這些。

又有一部分人確是不滿意這種說法，偷偷地溜走了。於是我開的話匣子，又漸漸被大家嘈雜的響聲壓得聽不淸了。自己本無心講演這些，眼看大家聽得太不起勁了，便宣告停止講演，走下講台來。

「大家聽着，」村長又發言了，「我們講演十日，今天是第一日，大家不很專心，私自談話，希望你們以後再不要這樣。」村長略停一會兒，繼續往下說道：「再者，今天只講了爲剿共告人民書，少許以後講完時，還有肅淸共匪後告人民書和防共時期工作及宣傳大綱兩書，天天請大家來到，務使徹底明白才好。不然，我是奉了上峯命令要對大家不客氣的！……」

村長似乎還沒有說完，三二十個人頭已經動搖了。他們嘈雜的比先前更甚。同時一部分人已移動着往外出去了。

接着我們也走出敎室來。聽得村民喁喁地私語。在私語中，我彷彿聽見：「今天講了些什麼，不是共產黨又要來起什麼捐稅的？」

## 就這麼的過了一日

王石古（山西祁縣）

在這多日沒有下雨的日子裏，眞使人乾燥的有點難受。尤其是敎室裏邊，一進去了，就能使你很敏銳地嗅到一種不行常的氣味——足汗味，汗味，墨子臭味，……裏面的成分太複雜了，就是咱們的化學家也恐怕難以分解的吧？

我每天所怕的就是上堂，上堂就怕嗅香味；然而現在鈴聲又響了。爲着飯碗問題也只好捏着鼻子上課去，雖然我的勞動並沒得到「代價。」

「你們爲什麼不揮桌子上的塵土？看你們敎室裏汚穢成什麼樣了！」

「老師，我們時常揮啦，這一會揮了，停一會就又罩滿了。你看窗戶的幾個破紙窟窿，我們跟校長拿紙去糊，校長只會哼哼的哼幾聲，結果也沒有拿上，那土都是從窟窿裏吹進來的。」年歲大的一個學生站起來說：

「老師，叫校長賣些窗紗給我們換換窗戶吧？這敎室裏的臭味就是沒有糊窗紗的緣故。」又一個學生說。這叫我眞有點難以回答他們了。本來這時季已經是五月，老天又是故意的炎熱，可是學校裏連一個鋼板都找不到，那裏能顧到這些瑣碎事呢？所以我只好公開的向他們說了：

「你們要知道我們這個學校是縣立學校，一切的經費都跟縣裏領取；可是今年自從共匪擾亂以來，縣裏的支出不敷，所以咱們學校自一月份起就沒有領到一個銅板。現在時局雖然平靜了些，而縣政府的虧損太多，三兩個月內恐怕沒有希望。這不能怪校長嗇吝，這是錢沒有到手呀！」說着，我又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服，

「你們看，我現在還穿的是棉衣棉褲，連季也換不轉了。」

管伙食的李先生把昨天結算的伙食賬報告給大家聽：

「諸位，這個月每人均攤四元五角，趕緊回去拿錢；要不然的時候，降盛昌就不賒給咱們麵了，咱們就有絕食之虞。」說話之間，廚夫端來了幾碗白皮麵，我就把柳條做的筷子拿起來一口一口地動手吃下去。

「四元五角，回家去拿。他媽的！有錢還到這裏來幹嗎？家裏不能使用錢就夠受了。怎麼一月就能攤四元五角？就是每天吃肉也夠了，吃兩碗白皮麵還要攤四元五角。」這是我聽了李先生的話後，心內的咀咒，卻始終沒有說出口來。

「李先生，我們每天平均能吃多少麵呢？」

「大概平均二斤把麵。」

「哈哈！一個人能吃二斤麵嗎？就是我們這幾個，恐怕不相信吧？」

「我也覺得很奇怪，往後咱們得小心着廚夫，這個月以每人每日斤四兩麵計算，要有一百餘斤的餘存才對；可是現在連一斤都沒有存下。」

午後風定了些，學生們要求我打籃球。說起籃球倒有一段趣史。這顆籃球原來是破了幾個窟窿的寶貝，經學生們慘淡經營才把牠補綴成了個橢圓形見方的怪物，你要是一拍牠，牠馬上就要從你手裏逃走。籃球場子又是多年未經修補的，地面浮土大約有二三寸厚，不用你打十分鐘的時間，飽管你飽飽的吃一肚灰。說到籃球板子，又是太可憐了。你如果把球撩過去，牠就像有點恐慌的樣子，受不着這樣激烈的痛打；可是這板子還只有半塊，聽說那半塊是不多幾日前被風吹掉的。

單笛一鳴，籃球戰就開始了。這裏所用的單笛，也是舊傢伙，只能作嗚嗚的響聲，不能奏七音；因為學校裏沒有哨子，所以就廢物利用了。

正在雙方戰得熱烈的時候，學生們忽然哈哈的大笑起來。我不懂他們笑的是什麼？後來我留心看他們的眼睛，都盯在我的脚上，我俯下來看時，原來是我的無底牌襪子出來作怪，牠把底子翻起來朝天呼吸新鮮空氣了。我趕快把牠掠正，才又繼續的奮鬥。

晚間的美孚燈，是用不着學生來擦的，因為一擦就有下次不能使用的危險。在牠上面糊着的那五六個窟窿，是每日應該預糊一次的；不換的時候，牠就給你突突地冒些黑煙。

鐘響九點了，實際總有十一二點。「他媽的，鐘也跟你搗亂起來！」我就這樣的入睡了。

## 小城市的片段

辛易（山西新絳）

流鼻血，對於精神壞點的人，委實了不起。一連好幾次，幸虧還算防止得體，出血不多；但是，卻很够使我痛苦了！

早晨，因爲我臉上的神情很不好，竟引起訓育主任的發問：「喂！你怎麼樣？病了嗎？」

我告訴他我沒有病，祇是最近幾天裏煩惱着鼻孔流血，醫生全鬧漏了，但是都沒有辦法。

「那麼，你還是到城外玩玩，那兒空氣也比較新鮮。」

好吧！一肚子悶氣、正想發洩，還有什麼不可！但是，誰料想到，眞討厭，一出門就碰着大糞車輛、直逼得人透不過氣來。

跑了一大段路，嗅着又有些不對，我斷定一定是充滿本城的「特有物」的味兒。如有人發誓，當時我眞敢以首級一頭相賭。趕到拐過灣子，可被我猜對啦！那警察的棍子剛從那鄉下人的頭上落下去，兩隻眼睛瞪的眞有銅鈴那麼大！

「媽的皮！長瞎了眼睛，怎麼會將糞潑出來呢？」

「老總，一担糞要幾百個銅板，潑了這許多，我已經很傷心啦！而且，街路又是這麼不平。」鄉下人帶着可憐的神氣哀求着。

「不平就往外潑嗎？哼！眞混蛋！城內的衛生簡直不懂。」

哈哈城內也眞夠 生了，塵土積得寸把厚，老朽的石路不把脚拌壞，就算是前世的運氣了。我不敢再領教，便一直跑到南門外。

回來的時候，怕又碰着霉氣，還是繞點路好。的確，背巷裏比較清靜得多，一個人慢慢地放開步子，多麼自在！但是，冷不防伸出一隻手，直拉住我的左臂不放鬆。啊，還是誰呢？眞野蠻！我回轉頭來，怎麼？是一個蒼白臉色的少婦，斡起這麼無恥的勾當呢？

「先生，請到家裏坐坐吧！」我簡直呆住了！甚麼回事？這大概也是本城裏的「特有物」吧，我眞有點奇怪！

「客氣什麼，如果先生煩悶的話……」

我明白了，但是我極力掙扎：「不，我不煩悶……我……我不……」雖然她死拉住我，但我却把她摔開了。

那位少婦苦笑着，她那張可憐的蒼白的臉孔，顯見得是缺乏營養分的，兩隻眼睛吊着淚，我的眼睛幾乎也起了感應。但男子們在外邊哭，畢竟是大煞風景的，所以已經發源的兩條河流終於被收斂起來。

我走的很遠了，但還隱約的聽出她的聲音：「唉！眞忍心！」

# 逃兵

冀振霆（山西平遙）

昨天下午，有人告我說：「咱村的站街保衛團捉住幾個匪類，現在綑在廟上（即村公所）快去看去吧！」我得了這個消息、急忙跑到廟上一看，原來是幾個本地人，其中有一個我還認得，記不淸是在幾時見過，只知道他是三岔溝村人。

這人一見我以後，就連說也說不及似的告我，「我們在吃午飯時，就來了十幾個穿軍衣戴軍帽的人。我村羊夫三則，也不知得了他們多少錢，引到了廟上。他們凶凶霸道、霸廟上所有，大吃喝了一頓。還問村長副要什麼盤纏費。我們村長說：我這裏村子小，人家

號，沒有法子，請去別村去討吧！剛剛說完，他們就用繩索把廟上所有的人一齊捆了，隨即在村裏亂搶亂鬧開了。我們這幾個偷跑出來的人，結在一塊，要往城裏報官。我早想沒有通行證一定不能入城，不想在你村裏就被扣起來了，我們正急的不了呢？若再延兩天，你們村也早被搶乾淨了。」

一會兒，我村的財主並地痞萬先生敏功上廟了，村長副一見，便趕快接迎。不知他說了幾句什麼話，把那幾個人喚進去問了問，就放行了。

這時候，我村的人心非常恐慌，關堡門，上堡牆，街頭巷口，都聚集了一大堆的人，紛紛議論着怎樣抵敵逃兵。竟有一夜沒睡的人家，尤其是隔壁牛大娘院兒的地窨子裏，進去了有成百人之多，那裏的人不用說睡，滿的連坐也不能坐了。

到了今天早上，才見有三十多個官兵上去了，都戴着鐵圓帽，背着長步鎗，大約這是借來商震的劉匪軍吧！隨後又有一股（約五十多個）防共保衛團也上去了。我村的空氣也因而平靜下一點來了。堡門開了。地窨子裏的人也出來了一半，下餘的那一半，差不多全是女人了。

等到半後晌的時候，官兵保衛團一齊都下來了，縛着兩個人，到廟上喝茶去了。這時人心才真平靜了。

廟上呢？真如集會的一般，總有成千人，男女老少，都是來要清楚這件事的。我也走到廟上，見有兩個三岔溝村人告我村的人說：

「我們村的人，倒運至極了。逃兵搶刼了半後晌一黑夜，又強姦良民子女。多虧今早官兵上去，打死一個，拿着一個，又把那王八蛋羊夫三則也拿着，該死不得活。」

有人問：「打死的那個在那裏呢？」

他倆答：「那死人還能拿嗎？只割他兩個耳朵下城去證明就是了。留下這個鬼，還要活辯：說他也是商震的隊伍，在前線上剿匪，連長叫他們往前趕，他們連動都不動。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動？他說：『往前趕只是去送死。人家的一個人尋不見看不見，待你趕到深處，人家就四面包圍着打起來了，一個也留不下。所以我們想趕也是死，不趕也是死，任他連長怎麼我們吧！連長逼着沒有辦法，遂一鎗自殺了。我們就三人一股，二人一伴，各自解散。可是沒通行證不能走路，所以我們就幹了這件事。』那三則他也還是强說，說他是逃兵逼着幹的，要不引，逃兵就要鎗斃他。可是他又得了人家的兩塊錢，這正奇怪，也不知他是為這，也還是為那，所以我們帶他下去，由他辯說吧！先就我村廟上說吧，前後共損失大洋約成百元，昨天是逃兵吃了一頓飯，還强了些；今天是官兵保衛團上去吃了一頓午飯。你想我村這七八十家人們，都是靠着每年田裏所打的粮食過日子，那還能受着重重逼拷呢？」直說至太陽登山，才下城去了。

至走後，就沒有得到什麼消息。

# 兩件小事

潮（山西安邑）

（一）小販的倒霉

我今天到舜廟大會上買東西，見四個廟裏的首事人，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手裏有的拿着一隻鉛筆和一冊日記本，有的拿一個珠算盤子，有的提了一個布錢袋，沿着集會上各家小販，收「地皮費。」原來在這個集會上所有做小生意的販子，不論是賣菜，賣繩，賣布匹，甚至於女人家賣鞋襪和賣吃食的，都要給地方上出「地皮錢，」以使供給本地的紳士們假借神道之名好吃，好喝的享受。

一會兒他們收到一個賣剪刀的面前，那四個人說：「取！取地皮費！」賣剪刀的說：「好先生！我到會上還沒有賣下一個錢！早起飯都沒得吃！你還收地皮費……」那四人說：「嚇！都像你這樣，那還能收得下錢！把這個賣刀的綁往，拉到公所去！」賣剪刀的被拉到公所去了，許多小扒都爭着搶奪剪刀的剪刀，拿跑了！

（二）逃走

上午我在學校，聽見同學說：廟裏隨誠，往常靠着做短工，挖野菜度日，不知怎的昨夜偷人家苜蓿，拿回去做飯吃，不料被許多人看見了，地主人報告了村長，叫村長來捉。村長就派了幾個壯丁，努力捉賊。那知隨誠早就知覺了，看見他們張牙舞爪的奔來，就從他的破瓦屋裏逃出去了。壯丁們就趕，隨誠就跑。跑得遠些，他大聲喊着：「把你這羣忘八蛋！我再不回來了！我當兵呀！媽的，眍着！」壯丁也說：「你不回來，好！我們這裏少一個賊子！忘八傢伙，前年就能把我們幾家的蘿蔔偷吃光了！……」

一會兒壯丁們回去，對村長說：「賊子跑了！」村長說：「他跑了，還有他那兩間瓦屋，也可以抵罰款！」村長說完，就叫那些壯丁把隨誠的僅有的兩間破屋折賣了！我的同學給我說完，我嘆道：「好厲害的村長哪！」

這是小學生兩篇日記，也是五月二十一日我們地方上發生的兩件事！這兩件事，表現了我們所住的地方——鄉村中生活線上的一種小形色！

# 出殯

冷民（山西壽陽）

校門外的一條車道上，自上午十一點起，忽然突破以往的冷落；熱鬧起來了。男女老少，接二連三地向西流去。

這條路除過一年一度的西村戲會期，很少有這樣現象；可是會期距今還整整有半月。

我被好奇心所衝動，追上去問行人，原來是看出殯的。出殯有這麼好看嗎？我何妨也去看看，於是行人隊裏，多添了個我。

在這初夏天氣，北方氣候本不怎樣熱；況又陣陣西南風拂面吹來，煞是涼爽舒適。路兩旁的麥苗，被風吹動，泛着洶湧的綠波。我

彷彿行於一條大江中的狹橋上，心身猶覺上下搖動。

行約里餘，轉個大彎便是村莊。再轉過廟角，忽的由西南風送來一股奇臭，這顯然是死人在招呼來賓。我急忙掩住鼻孔，避過風頭，斜刺裏抄到靈棚背後的高地上。

這靈棚是兩丈見方的布幕。前面一字兒擺着幾張高桌，上面陳列着祭菜，兩旁有紙人紙馬，橫七竪八，毫無秩序。看去決不像什麼不尋常的華貴喪事。惟是棚前跪着的那位滿身霉白的孝子，却令人欽佩萬分；——這樣烈日下，他毫無畏縮直盤盤的對靈跪着，頭上的汗珠，也許是淚珠，滂沱不斷的向地上滾。

靈幕的周圍，是一派荒草。東西南三面地勢較高，參觀的人堆集在上面，却像戲院裏的樓座。我便也在這「樓座」上找了個樹陰坐下。

「還有什麼看頭？」此時我深悔來得無聊。

「唉！這也要弄他個家產蕩淨呢！」我的獨白居然得到反響了。

「這死者是什麼人？」我掉過頭來，向回應我的那位老者問。

「是個二十多歲的婦人。」

「二十多歲的婦人，倒有這麼大的兒子嗎？」我指着靈前跪的那位。

「那！」他的視線向我所指的地方移去，「那是她的丈夫咧！」

「丈夫！」這兩個字馬上給我一個大大的興奮，身不自主地站了起來又向靈前仔細打量一下。丈夫為妻子服了重孝跪靈，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遭兒見到。

「你以為丈夫跪靈奇異嗎？霎時再看，婆婆還得為兒媳跪靈燒錫箔，——四十塊錢的錫箔得一葉一葉的燒。移靈時，還得拉縴。這都是死者娘家的條件呵！」

「婆婆為兒媳跪靈拉縴，這更奇了。從這個奇象下，我頓時感悟到今天的熱鬧，不是無因的。同時也覺得今日之行，有點相當價值了。我正打算在那位老人口中，再探出些什麼奇妙祕密，忽地——「鼕鼕鼕……」哄的，大家都站了起來，向着鼓樂響處翹望；甚至有幾個還迎了上去。

兩面小鼓兩枝喇叭的後面，跟着黑索索的一溜人，蠕蠕的湧了進來。當頭一位胖子，帶着一頂大草笠，穿一件又肥又大的長掛，負起雙手，邁着虎步，一望而知是這隊裏的領袖。左右還有兩個像是派去的迎賓使者，嬉皮笑臉地陪着談話。

「那頭裏走的，不是衙門裏的採頭兒嗎？」

「是！是正是死人的伯伯呢！」

「唔！怪道！原來人家有硬根呢！」

「呸！衙役狗腿，算什麼硬根！」

「哼！您年青人懂什麼！自古常說：『衙門有個人，強於百兩銀。』那厲害的多呢！」

那青年似乎不會聽見，舉起手指點着那隊來客，像牧童點羊

般的數：「一對，兩對，三對……十對，……十五對，十六對……這夥餓鬼前日「做七」●吃掉李家三石米，今天四石也怕不够吧！噢！怎麽賣茶的井徑五也拱在裏面？噢！老五！老五你爲什麽……」

客隊裏忽然抬起一付麻子臉向這靑年耍了個鬼臉，旋又舉起手搖了兩搖伸出兩個指頭來。

「兩毛錢麗的？」

麻子臉點點頭，雙方發出個會心的微笑。

此時這隊來客已湧進蘆棚，馬上蘆棚四周被人圍攏起來，比演武藝賣膏藥的場子，還來得熱鬧。

一會從北口又湧進一派人，擁着一個五十上下的婦人，擠進蘆棚裏。一時人們大感興奮，男女觀衆一齊奔赴前去，棚的四週，馬上又加厚了幾層人。連我也厠身在男女羣裏翹足伸舌地望棚內探視。

「跪下！跪下！」

「不能！起來奉團長的命令！」（團長是指公道團的首領。）

「跪下！跪下！」

「這是不公道的事，公道團●要干涉的。」

「跪下！跪下！」

「不能！起來！」

「打！」

「打！打！」

登時秩序大亂，人聲嘈雜，劈咧拍啦，桌倒凳壞，立刻全武場。人人神情緊張，像是大難將臨的樣子。正巧！忽有一架單翼太陽牌飛機，軋軋的飛過，但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因爲這是「司空見慣」的東西。我不經意地又說了兩句獨白：「設使有顆炸彈下來，這地不知……」話猶未了，便見有兩隻大眼珠向我瞪來，我明白這是對我出言不祥的警告，我趕快避開他的視線，把目光仍移向蘆棚那邊。蘆棚內擠出兩股人，前後向北口湧出去，於是蘆棚之圍始解。

這時除有一部份好動的靑年尾追着去看究竟外，大部都回復原態，靜待未來的消息。同時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大開其評論之會：

「畢竟公道團的威勢大利！」

「嘿！那才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呢！」

「唷！那是人家份的內事。婆婆跪兒媳，你說公道不公道？」

「難道那個寃死的就該白白寃死嗎？」

「究竟是不是寃死，誰敢說定：就以死得模樣不好說，又誰敢保不是自尋無常●的。」

「那裏！」這個談話會忽又加來個女席。「平素婆婆丈夫就瞧不起人家，這會死是在藥茶壺內下得毒藥。」

「你見得嗎？」一個靑年向她搶白。

「這是她死鬼魂附了她娘家長工的體親口說出來的，不比

我眼見更眞確咧？」

「對！聽說那寃鬼已整整在她娘家鬧過五天了，喊着要娘家給她報寃消恨！」

「哈哈！眞是鬼話，這全怨李家無能。取到的妻，買到的馬，生是李家人，死是李家鬼他姓孫的敢怎麽！」

「嘿！這也全仗辦事人吃力，不然便要吃官司；誰不知她伯伯是衙門的頭兒。」

「嚇！吃官司，官司怕×！」

「噢！出來了！」

無數的視線又集中起來，一大堆人蜂擁而來。當頭那位孫胖子由兩個人攙扶着，身向後仰，頓足搥胸，指天畫地，且行且喊：

「天呀！我姓孫的不能爲女兒爭這口氣，如何能對世人啊！……女兒呀！你不成事的老子，不能爲你消恨報仇，你如有靈，何不當時顯應呢！……她裝病了！她死也得出來跪靈燒錫箔呀！……」

「病好就來，病好就來，且令她兒子代替。」兩旁攙扶的人不迭聲的央求。當下將那孝丈夫拉過：

「跪下！跪下！燒！燒！」

「一葉一葉的燒！」

「一陣青煙繚繞，紙灰亂飛，祭場裏的空氣又緊張起來，觀衆又像先前般的圍攏過去。

「拿衣服來燒！」

一人挾着一個大包袱，擁着孫胖子，由人叢中衝出。馬上在棚前的另一地方又組起個人圍。孫胖子俯身抽起一件女棉衣，高擎起舞動着：

「大家看！這是一件品藍綿綢大褂襖燒了！」

便有一人劃着火柴去點。接着又抽起一件，在空中一揚：

「這是黃緞大裙！」丟下火裏去。接連又燒幾件，最後又拿來一幅大紅棉被，也照例在空中一揚，撲在火堆裏，火焰頓時加旺起來，一股烏煙挾着焦布臭味向觀衆噴射而來。各人都擦眼掩鼻，向後退。却同時「鐺鐺鐺」三聲響，棺材已離開靈座而出棚了。

㈠出殯前時設的祭日。㈡山西的普遍民衆組織。㈢自殺。

## 在畜牧學校

路步青（山西山陰）

五月二十一日晉省山陰縣岱岳鎭是一個狂風怒吼的日子。在這荒涼的雁北，因爲到處充塞着黃沙，所以每遇狂風降臨，簡直是飛砂走石天昏地暗，日色無光。最殘酷的是農人旣種的種子被其吹走，初生的幼苗被其埋沒。這種環境下生活的人們，整日昏昏沉沉似入了地獄一樣。

早晨四點鐘的時候，被起床的鈴聲將我們從夢鄉中喚醒。以後，同學們便都跑到牧場去實習。這時無情的狂風雖然在狂暴地施威，然而並不能阻止了我們的工作；我們在黃砂撲撲的風威下

仍舊做着喂牛、擠乳、飼猪……等實習工作。這樣工作了兩小時，方才盥洗，早飯，休息。八時開始上課。上午的課是牧牛，畜產製造，氣象。功課完畢，又是一度的實習工作。下午上了一點鐘家畜飼養，接着便是普通實習。今天的普通實習是擔水澆樹，雖然撲面的黃砂，使我們兩眼難睜，但我們的工作也仍舊沒有停止。一氣工作了三個鐘頭，澆灌了五百餘株的楊柳樹。這時我們的身上臉上，厚厚的積了一層黃土。實習完畢，有的同學跑到了書報室閱覽書報，有的便跑到運動場作種種球戲。

晚上是兩點鐘的自修時間，溫習着白天所講的功課。下了自修離就寢的前半點鐘，是我記日記的時間，這時有一個同學對我說：

「本鎮今日有一件很值得記載的新聞：就是三水巷裏，一個二十三歲的女人，因受了丈夫無理的打罵，服毒自盡了。據說她的丈夫是一個懶惰偷閒終日吞雲吐霧的烟鬼，有時大煙抽足了，便拿賭博來做他的生活點綴。今天賭輸了，又發了煙癮；於是便向老婆身上發作，拿着他做丈夫的威權，把女人打了個不堪。女人氣憤不過，便於下午四時服鴉片煙自盡了！」

在這女權沒有保障的鄉村社會裏，這些事是不足爲奇的。這樣類似的事件，今年在本鎮已是第三次了！

此外本鎮今日的重大事件，便是全鎮人民驚怖地忙碌地支應着剿匪凱旋開向綏遠去的軍隊。在黃砂飛揚的街道上充滿着灰色制服的軍人。

## 皂莢葉

小高（山西運城）

我的頭不客氣地長了一個疔，我只得勞駕兩條腿每天到醫院去一蹓。今天仍是照常去看，當我從西街臟過時，看見家家戶戶的門上，都插着綠綠的槐樹葉，看着非常可愛。我想今天是槐樹節罷？不然爲什麼小娃子的頭辮上，還有衣服上，和老婆子的頭髮上，生意家（商店）的門板上……都滿插着槐樹葉呢？我去請教於同行的葉相。哈哈！眞是不說則可，一說原來是個迷信故事。

原來我認爲槐樹葉的，其實是皂角（莢）葉。據傳說，從前運城鹽池是蚩牛（尤）管的，可是鹽池下的百姓，都祭黃帝；蚩牛大怒，說：「黃帝是我的對頭(仇人)，你們偏要祭他，哼！我不出鹽了，」那管鹽的官趕快奏知皇帝說「蚩妖作怪……」皇帝便去問張天師想個方法。張天師說：「這除過關公，沒有人能剿除蚩牛(尤)的。」於是皇帝親自設祭把關公請來，請他去滅蚩牛（尤。）關公許諾，可是沒有兵，就在運城附近徵了些兵，去平蚩牛。打蚩牛那一日就是今天——四月一日。當臨陣時，關公兵是什麼樣，蚩牛兵也是什麼樣，因爲蚩牛能變化。譬如你穿了制服，他也穿了制服，你殺不了他，保不住他倒殺了你。關公急的不得了。幸而想出一個方法，下令叫他的兵插了皂莢葉。蚩牛看見，立刻叫他的兵也插了；可是

他當是槐樹葉；叫他的兵插了槐樹葉。——皂莢葉乾了是展的，槐樹葉乾了就捲了。關公的兵所插的皂莢葉，經太陽一曬，雖然乾了却是展的，蚩牛兵插的槐樹葉。却一個一個都捲成實實的，關公兵和蚩牛兵有了區別，這才把蚩牛破了。

離運城不遠，還有一個冤枉莊，莊稼說那就是當日有幾十個莊家戶（農人）在地作莊稼，關公把他們的魂靈索去當兵（這就是前面講過的在本地徵的兵）別人以爲這幾十個莊稼戶死了就把他們埋起來，可是有些埋了，有些還沒有埋，關公破了蚩牛以後，把魂靈放了回來，沒有埋的都活轉來，已經埋了的活不來，就那麼冤枉死掉了。

此外尙有一個廟，神就是關公和張飛。（因爲關公打蚩牛，張飛劉備都來助他，張飛趕到，助關公打敗了蚩牛，劉備沒有趕到，所以神沒有他。）周倉手裏却牽着一個鬼怪般的蚩尤。

## 西安街景

金　芸（陝西西安）

暮春的風吹來溫柔的氣息，那麼醉人的浮着香郁的氣息；每個人的身上，細胞都在拚命的掙脹，燕子又那麼輕快地把遼遠的南國風光帶到古銅色的西北來。

「春天的風眞像女人的嘴唇！」

「燃着蜜味的嘴唇呵！」

幾個學生，踏着輕捷的步調，髮被旋風吻着，臉迎着陽光，那麼笑嘻嘻地走過去了。

小乞丐用黑手摸着帶傷的下巴，嘴角還留着夢裏的微笑，擲孢頭在太陽下閃着金光，於是伸伸腰，動動乾枯的嘴唇，握着同伴的手，向垃圾堆找尋「希望」去了。

牆上貼着紅紅綠綠的劇院廣告，三意社的西廂記，易俗社的湯武革命史，唐風社的六月雪……那邊哈德門的廣告上，美麗的女人露出桃色的頰，抽着煙，只會默默地笑着，一個帶着紳士風味的青年，挺起胸脯，瞧瞧廣告，又看看錶，怪够味地走過去。

太陽漸漸上升，時間告訴人是中午了，野狗在街上任意地奔跑，忽然天空轟隆轟隆地響，人們仰起腦袋瞅着，三架飛機那麼飄也似的向北飄去了。

民衆教育館門口，乞丐蹲在牆跟，列成一排；啞着嗓子，搖着銅鈴，向行人叩頭，滴着汗。

南院門的貼報牌旁，一大堆人擁着看報，左邊的石塊上，一個胖胖的商人，指手劃脚地：

「我說，我說廿六要追悼胡主席胡立生喂你們大家信不信？」

「不！前幾天不是死了一個叫胡漢民的？」

那面一個怪聰明地加上一句：

「那裏！那裏死的是姓吳吳漢民呀！」

於是，看報的人哄然全笑了，那商人臉可沒紅，也沒笑，用一個滑稽的姿式：

「只要他媽的共產黨退出了山西，咱可得再回一回老家！」

都市的動脈那麼急劇地跳動着，汽車，人力車，洋車……不停的飛馳，時間的齒輪不住地閃，慢慢地，暮色從地角飄起來，蒼茫的黃昏，蓮湖公園的遊人都張着愉快的臉色，在湖畔平旁樹下……動着，動着。

晚上，阿房宮電影院門口，電燈閃耀着奇幻的色影，一對年輕男女歪着觸絞挽着手走來，猛地一抬頭，男的就：

「是陳燕燕演的寒灯落雁呢！」

「怪酸苦有味的影片呵！」

女的臉上掛着微笑，那麼輕輕的答着。一個孩子在身上扯着嗓子喊：

「晚報！誰要看長安晚報！」

## 這一日

林穆（陝西西安）

昨晚睡的很遲，今早起來頭還有點昏。洗畢臉，挾上書包，匆匆的走進學校。一連講了三點鐘的書，下課後，已經唇焦舌燥了。

上堂的時候，學生問我華北的情形，我沒有向他們說什麼。其實又能說些什麼呢？

午飯鐘響了。我把疲乏的身體，懶洋洋的拖到×法處，打算去問問日前被捕的學生的消息，等了半天，才有一個人出來，滿不經意的說了一聲：

「已經出去了。」

出去了。真是見鬼。要是出去了，爲什麼不到學校裏去呢？未必又……唯願我的推測，不至成爲事實。

强打精神一股氣走回家裏，家裏却已把飯擺好了。吃飯的中間，我不知道想了些什麼，飯的味道也不知道，吃了飯覺得渾身疲困的很，於是倒在一張睡椅上，順手拿過一張報紙，打開一看：

「沔縣一帶飢民遍野，羣起刼奪富家食糧……」十數個大字跳入眼里。逼近着看下去，却愈看愈馬虎了。

一陣嘈雜的聲音，把我從夢中驚醒，打開窗子一看，一羣一羣的小孩，從樓下巷道走過，中間一隊人打着大減價的招子。穿着花的衫子，吹着打着，一路散發着傳單。我狠狠的用力關上窗子；當時似乎很厭惡聽這種聲音。

下午接到一封家信，說地方不大平靜，我們全家已經由鄉下搬進城裏住下了。

擲下信，長長的出了一口氣。

抬頭一看壁上的時鐘，短針正指在V字正中。

吃了晚飯，心想靜一靜，好給文學週刊，寫點東西，攤開紙，思索了半會，沒有寫出一個字來，腦中錚錚的作響，煩悶的丟開筆，挪開

被窩，蒙住頭睡下，一夜被惡夢糾纏着。

# 一天的日記

胡依凡（陝西西安）

今天我算是起了一個早。雖說壁上的掛錶明明告訴我是九點鐘了，但如果院子內外的人聲不會比往常吵鬧得利害，我是準要又埋頭進被子裏再偷睡一會的。

或者，一定有不少的人們又要說我的生活是够糜爛了吧？可是，還有什麼好解釋的呢？我的矛盾，實在也只有讓自己纔能知道。

東面牆上的陽光，這時候正好反映着我那還躺睡在床上的妻兒的臉。我不敢正視着那成天到晚爲三個孩子勞累的母親的疲倦的形容，我更沒有男氣細看一下我那雖也天眞活潑但渾身到處裸露着營養不良的瘦削的孩子的軀體。我尤其不從讓我的眼光，落到我的正還在不停的下痢，却又無力替她求得必須的療治，現在已變得奄奄一息的最小的孩子身上。

「呃呃，爲什麼我總還寧願這樣苦苦地要她們附頓在我們的貧之生活裏呢？這樣下去，不是只會徒然害了孩子、又寃苦了我們自己嗎？」

我就想起了最近要把孩子付托給朋友扶養，但最後自己又下不了決心的事情。我只好又深深地嘆氣了。

於是、照例地我又得騰手去整理我的書桌和抽屜。譬如說：那橫七豎八堆放着的小球和各種玩具，香煙罐及洋鐵盒子，筷子碗盞，以至小鑰匙；還有我的吃飯傢私：鋼筆，墨水，拍紙本，稿子，信箋，以及筆記本。這些和那些，都是每個頭一天晚上爲哄騙着孩子，目的要想使她們比較安靜，或早些睡覺，給翻攪得亂七八糟的。都是必須經過我自己纔清理出一個頭緒來，差不多也就每天都須要我去整理一番的。我簡直忘記了這一切麻煩和瑣碎，我驚訝着自己的從來不曾有過的忍耐，精細。

好容易等到妻睡醒了，孩子們也個個穿戴了起來。於是，在小孩們的哭鬧嘻笑當中，我們彼此便忙着煮飯，餵奶，侍候小人的大小便，換洗尿布。等到把早飯胡亂地吞了下去，已是下二點快到了。

大好的一個上半天，我們是這樣地把它匆匆完結了。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呢？我們敢說。我們又能告訴些什麼人，我們是確實疲倦？

我記起昨天寄章｜的信上，我曾這樣說：

「六七年前我是陷在生活圈子裏掙爬，想不到至今我們仍然還要這樣掙爬。」

這是確實的。我能用這一個理由就完全原諒了我自己嗎？我要問我自己：爲什麼我還要這樣去掙爬？

下二點，我是還有功課的。我連給小孩們塗滿了一身鼻涕眼淚的衣裳也沒來得及換，就飛快地跑了出門去。

「諸位要記着：五卅慘案是絕對沒有什麼失敗。反而，從這次

運動裏纔顯示出了一個新局面那就是說：——中國的啟明運動，從五四到如今，走進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我又好像以一個勇士的姿態出現在講台上了。我發覺自己簡直不是上半天的我了。我熱烈地，大聲地叫喊。我的濕潤的眼冒出的一股長遠堙藏着的火星，直鑽進了台下每個聽講的青年的心。我似乎聽出了他們的心的跳動，看見了他們的力的活躍。

我不知從那裏得來這許多力量，我像又墮入了一陣巨大的洪流，我變得和台下的聽講者一樣的年青，一樣的稚氣。

但當我在這些年青的學生含笑鞠躬中走出了課堂時候，馬上一種空虛的襲擊，打撲着我的心。我迷惘地信步走到西城去。

西城的天氣也一樣是晴朗的。沙土一樣地跟着紅人的汽車飛揚，一樣吹進人家的店舖，屋頂，一樣吹滿了行路者的頭臉，衣裳。可是我什麼也沒有注意，一樣也沒有看見。我感到一切都是灰色的。這所有的灰色的人生，灰色的空間，灰色的情趣，沒有勇氣，沒有突變，什麼時候或什麼地方也都只有是死氣沉沉的。

走到了一個朋友家裏，這時候朋友家裏正團團圍着了熱烘烘的人：有在職的軍官，有自由職業者，有候差事的人，也有高談闊論的政治家，革命者。

在這一裝子人們的談笑風生的熱鬧情趣中，院子的角落裏還坐着兩個盲目的賣唱者正在張大了他們的喉嚨。

走進了這麼一個熱鬧世界裏，使我完全忘記了興奮，忘記了飢餓，忘記了夜，更忘記了殷勤等待我歸去的妻兒。

我也隨和着他們下棋，戲耍，議論別人，說到民粹派，希特勒，胡漢民……

直到晚十一點鐘過了，我纔興盡地回到屋裏來。一進門，看見孩子們早已縱橫交錯地給睡下了，却發見妻手裏正捧着一大堆的濕漉漉的尿布和衣服。我抱歉似地走向前去拉着她說：

「怎麼這時候你還要去洗它？」

妻把身子一搖，摔開了我的手，眼睛深深地瞪了我一下，報復地答：

「怎麼這時候你還不多玩一會再回來！」

我還沒有作聲，妻早接了下去說：

「我問你：你今天幹了些什麼事情？」

「啊，我去上課，講了一點鐘五卅運動……講的是五卅運動的事情……」

我慌張地還未曾結束我的話，但妻的鼻子裏早嗤了一聲：

「嗐！你們這些革命家！」

我沒來得及臉紅，也沒來得及看看妻是怎樣一副冷峻的表情，我的大女却哇的一聲哭出來了：「爹爹！」

於是，我又清醒地回到這個現實裏，手忙腳亂了起來。

但妻的那句話如今已是快一點鐘了，仍然還隱約在我的耳畔響着：

「喏！你們這些革命家！」

## 五月二十一日

關中屠者（陝西西安）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是力爭上游的辦法，今天清晨早起，揭過日曆一看，「五月二十一」了。再屈指細算，即是廢曆四月初一，豈不是將這「兼三月閏」的春天，又輕輕斷送了嗎？

我已經五十歲了，從前做過什麼什麼，但都沒有成績，所以未能功垂竹帛，名聞遐邇，到現在還時常發生「生活問題。」幸而兩個兒子漸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徼倖都覓到職業，他們分担全家衣食，我也樂得做個「老寄生蟲。」（不能說是頤養）不過時常感覺內心苦悶，或者是古人所說「壯心未已」吧，抑是目前時局嚴重，壓迫得人不能暢出一口氣呢？

女傭將本市幾份日報送來（都是贈閱，）一律是中央社通訊，略略翻了一下。隨時又遞到上海申報，大公報（十八日的）大美晚報（十七日的）和幾份雜誌，也會逢其適，一併寄來。看報是我每天早間三個鐘頭功課，（無論若何忙碌，不能缺漏，無論生計若何艱難，此項開支不省，因為牠們是担任我的函授學校講義）那知連二連三，都是咄咄逼人的消息：「×軍強化」「華北走私愈甚」「共同防共協定，」「某借款二千五百萬元美金，」本月又是什麼什麼「慘案紀念，」個個字都像達姆達姆彈轟擊身軀，又像毒瓦斯窒止氣息。梯突間札札震耳的兩隻飛機接近屋頂掠過，將未睡醒的小孫孫們驚着大啼，我的靈魂又似乎從這啼聲中喚回。接上門外一陣叫花子聒噪乞討。又是幾個雄赳赳警察來查戶口。

早飯後，獨自一人想到近郊跑跑，看一看今年麥子如何？將要出門，却有一位老友來訪。他像很關心，先開口問我：「看你神色，不安適嗎？」我坦白的答覆？「沒有什麼，只是我們處在這樣時局中，眼看就不得了。」他哈哈大笑：「你才是個老傻瓜，天塌下來，有大家支持，你憂愁的能怎樣？」我知道他這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覺悟的，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了。不多時，在急劇敲門聲的餘音中，大脚步走進來一位制服革履的青年。寒暄了幾句，他開始講演似的談話：「我們要統一意志，服從領袖」……「我們的幣制改革，不管用一百萬勁兵，戰勝了某國」「我們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工作，在一兩星期內，定可完成」……滔滔不絕，延續了兩點多鐘。他這一席健談，將先來的我那位老友，聽得神往，不禁手舞足蹈起來。

客剛送走，女傭又遞來兩封信：一封是大兒子從某地寄來，大概說他的事情近來不大好，本月接濟家中的五十元法幣，靠不住了。一封是弟弟從老家寄來，大概說今年麥子出黑穗，殭死了很多，豆子，菜子皆不好，下半年食糧，決不够用。縣中的環境電話捐，無線電收音機捐，目前即無法應付。區裏的修路民夫，還得僱人。種種事情，究應怎樣籌畫？

忽地，二兒走進來，問我沒接𠇉兒信吧？他在外邊聽得華縣××中學被兵包圍，搜查共黨。(𠇉是我的妹子，就在這個學校肄業。)

信沒看完，二兒的話，也沒答覆，便走進內室問老婆還有錢嗎？她說僅存一張五元票，預備明天買一袋麵和五天青菜費。我着她交女傭拿出去掉開，買半斤白乾酒兩個大對蝦兩個皮蛋。她有些不願意，但拗不過我，於是照辦了。

我獨自個大飲大嚼，酩酊起來，躺在牀上睡了。醒來已是下午十二鐘，全家都去休息。老婆一人坐在棹邊玩牙牌，彷彿心中也有些什麼事。我說「趕快收拾一點隨身衣服，我明天要走。」

# 一日

李鳴鶯(陝西西安)

早晨的天，有點陰暗，天空交換着白色淺藍的雲，沒有風，感不到涼颼颼的味道。昨晚在家中住宿，今早特別起得早點。看見院中開放的玫瑰，月季花，有了昨晚大雨的灌溉，每個花瓣上都閃耀着幾顆明亮的水珠子，特別可愛。我剪下了幾朵花，預備帶到學校給同學。水珠子一顆顆從花上溜到了我的脚上，脚面微微的感到一種輕快的涼意，於是白襪上也沾了一兩顆淡黃色的水痕。

街市像一條死板板的長蛇，和午間恰是一個反面。除了夾着書包到學校去的學生和教員，以及一些爲生活而忙迫的勞苦大衆外，很少有特殊的人。時或也有幾輛空着沒有載人的公共汽車，嘟……嘟……不費力的過去了；警察伸一伸懶腰，將幾輛打呵欠的洋車夫趕到了兩旁。

商號玻璃櫥那玲瓏巧小的玩具，船來的華美物品，開始放出牠們的五光十色的媚態。洋車夫露着羨慕的眼光，死釘在玻璃櫥上。他們何嘗不想買一點東西給自己的孩子們呢？然而他們的羨慕終歸是羨慕吧了。

拋去了眼前的一切，放開脚步走到了學校。操場的大樹下，正坐着一對對爲書本溶化了的她們。呵，又是另一付圖畫！

嗚……嗚……嗚……課堂上起了風琴聲，是兩堂間休息的十分鐘。然而課堂上也鬧得吵聲一片。

筆記抄得慢一點的同學們，繼續的拚命的仍然在抄着。風琴旁聚集了好一堆興高采烈的女郎。婉轉的歌喉，熟練的手指在黑白鍵上飛舞着。同聲哼着：大路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課完後，又在操場站好了隊在強烈的陽光下體操。一天的課後已經疲倦，現在又晒在太陽中，誰也振作不起精神。

寢室裏有幾個午睡的同學，還有幾個都找涼快的地方看書去了。房內被太陽蒸晒得有點呆不住，同時自己的腦子也昏沉沉的。圖書館裏新洒了清水，比較外面要清涼些，人也極少。在雜誌架上取了本好男兒看了半頁，眼就有點花了，好像圖上的人都變成了兩個。將好男兒放到原處去，看見一位同學面前放了本良友，封面上的那個女郎，作着淺淺的微笑，像極了一個未在西安的同學，

不覺喊出了「呵你!」忽然像清醒似的縮住了口，站在旁邊的那個同學早已怔怔的望着我。我眞窘，趕快的跑出來了。

嗚嗚嗚!火車的汽笛，刺耳的叫了起來。我想着又不知載了些什麼樣的人來。自從西北被開發了後，繁華的景象也漸漸的顯着了，原來的古城，已一躍而變爲現代化的都市。

然而在街市上，娛樂場所，不任何地方，隨時隨地都有失了家鄉的人們。他們知道自己的家鄉已經變成了焦土。火車每次總帶了他們來。人口的增加，也是一個驚人的事件!

失業者的流浪街頭，也和人口的增加同時並進的。

又是一陣鈴聲傳遍了學校時，靜悄悄的都上了晚自習。

## 我的今天

夢佛（陝西潼關）

爲要湊湊熱鬧，把我一天的經歷也寫出來向諸公報告一下。報告以前，關於我是個幹啥的，住啥地方，得先說一說。

你要是看過三國志的話，當年曹孟德割鬚棄袍是在那裏，總不會不知道；我的住處就是在這古城裏隔鐵路不遠一家商店後面。我的職業，有人說是軍佐，有人又說是軍屬，我也不敢斷定是那一種，所可告訴你的，是那一般武裝同志送給的一個稱呼，就是「賣膏藥的」。話已交代，請看下文。

今天這裏的天氣不好也不怎麼壞，太陽雖躲在雲裏，有時也把腦袋讚出來探望一下。那人們怕如蛇蝎的狂風，她的台駕整天都不曾光臨。她不來，她的拚頭灰沙兒自然不會單獨行動。這是最可告慰的。

關於人事方面，吃飯拉矢，據說這是我們萬物之靈的日常正課，是無須提及的。現在祇把我見聞所得照實述來對了。

大概是上午九十點鐘吧，揣着一包哭笑不得的心情，我想到外面溜躂溜躂去。走到街口向西轉角那裏看見一堆人，——不——那是用人築成的一座圍牆，牆頭上不時流下一陣哈……哈……洒到滿地上。於是我被誘惑的也加入了。

這裏面製造笑料的是倆個人。一個年青的像個拉黃包車的，穿一身破爛服裝，垂頭喪氣的站在那兒。另一個中年漢子，穿的比較完整些，抱着對方一條腿在地上墩着，一股怒氣從他臉上直往外冒。但兩下都沒作聲。

忽然那青年把腿輕微的抽了一下，對方就起了點反應，除拿腿子更抱緊些之外，還在他那咬着牙的口裏碰出一句：「想跑嗎?……龜孫。」這一來，四週肉圈上就馬上投下一陣哈哈……

警察沒見影兒，別人又不愿拆散這個——他們覺着有趣的——場合。像這樣支持下去如何得了?我想了一想，於是找個人問了問究竟，原來是因四十個銅子的債務而起的糾紛。幸得賬裏還有角票一張，這才爲他倆解結完事。

從這裏往東走去，迎頭來了位「現代呂蒙正」，手持一根

一懸着白紙鏤空吊掛的——大竹杆。緊跟四個吹鼓手，再又是四個人分抬兩張八仙棹子，兩個穿白馬掛戴白帽頭的青年走在最後。那兩張棹上前一張擺的是風燈一對，線香兩捆，紙牌子一塊，那是在正中間橫躺着的；後一張有三個舊式大磁盤每個盤裏陳着一枚大饅頭，饅頭上面各插紅綠小花一朵。要問那饅頭究竟有多大？不折不扣拿牠心子挖去面上畫出眉眼，戲台上「跳加官」就非常適用。

聽人家說，這是下祭的。於是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想跟到治喪的那家去見識見識。

不上百步目的地就到哪。這大概還是個有勢派的人家，不信你看，高大的風牆屋紙傢紙伙，擺掛着一大排。這裏祭禮剛到，爆竹就嗶嗶吧吧響哪。一羣白衣的男女像流水樣湧到門口，回頭就又連那祭禮一把拉捲到裏面去哪。這時候爆竹與樂聲齊響，來客共孝家一色了。

在靈前正中引三跪三拜揖的是客，從孝幃下面鑽出來，戴孝披麻伏在地上的，那無疑的就是罪孽深重幸而苫塊還不會昏迷的孝子了囉。

孝堂看過，轉眼看到對廳上，情形又自不同。這裏有七八棹酒席在款待來賓，另外還有一堂秦腔清唱。這想是主人惟恐客人寂寞而設的。一班客人感謝盛意吃酒聽戲，笑聲滿堂，眞符了四子書上的一句話：「吊者大悅啊！」

離開這悲歡的場合，就遇着個久違的朋友——也可說是同車——陳他隨着C團在山西剿匪很久，今天忽然邂逅相遇。問起來，知道現在山西已無匪蹤，他是奉命帶着全部今天渡河到這面來駐扎的。究竟駐什麼地方還要聽後命，我看他很不閒的樣兒，於是舉手作別哪。

時間流的眞快，不知不覺，太陽已經快扒到山那面去哪，這時我又在鐵道旁邊看一羣年高有德的先生們調百靈哪。

綠綠草上放着各式各樣的鳥籠子，那鳥籠子的主人用着各種姿式或躺或坐的在開心着。說到那些鳥兒，也眞夠可憐的，關在個尺多高的籠裏，看着地闊天空的四週無法去遨遊，只急的上下左右亂跳，但又恐怕因此得罪了她那豢養者——不——牢籠者，不再給她惟一的食粮——蛋黃拌小米，只好忍嚥着滿腹的悲哀，假歌當哭唱出那無調之曲，這樣她那牢獄生活才獲得解決，那驕傲的笑容也由主人們的臉上飄現出來了。

嗚……在我正在冥想到深處的時候，從車站那面忽然送來這樣幾聲怪吼，接着那怪物似的車頭在轟嚇……的煩囂裏拖着二十輛列車慢慢跑往東方去了。

這列車上黑壓壓擠滿了丘八老爺和馬匹。這大概又是那一師開拔吧，我心裏這樣猜想着。

天氣漸漸黑下來了，我也只好拖着一雙疲倦的腿，向着寓所的方向走去。到屋的時候，房裏洋燭已經燃去三分之一了。

樓上耗子打得一榻糊塗；匠上臭蟲早排成幾條線在我睡的方丈之地進攻。在這種想安睡不能的環境裏，迫逼寫完了「我的今天。」

## 一個橫斷面

明吉昌（陝西南鄭）

〔「中國的一日」缺了漢中這個橫斷面，等於本國地圖印掉了半開化的陝南。豈不笑話！

雖然漢中有的是報章和樂於自命的文人，可是，眞的我擔心他們忙於歌功頌德錄新聞，領月薪，和代人鎖嘴這類公幹而誤了「中國的一日」。豈不還漢中羞？於是，我覺得有獻醜的必要。好在，此日日記還在，照抄一遍，費時不多，費事不大。〕

太陽依然火辣辣地。昨晚的烏鸞又算扯個謊。

生怕見「保長」們的鬼臉，八點鐘，獨自個出了南城。

城南四五里內，盡是枯黃色菜圃；農民們苦瘦着臉，靜聽自己脚踏水車，發出轆轆響聲。

將近漢江了，奇怪！大批苦力，扭着整扭石子，氣喘汗流。

「你們扭這何用？」隨便問個老頭兒。

「修公路——北門外的。」

「這扭掙多錢？」我跟着他走。

「一百斤，一毛。」

「唔，那麼這扭幾百斤？」指着他所扭的。

「幾百斤！他們那秤，小影子也滿不得百，像我這扭，哼哼，好點，給稱四十來斤。」

「一天可以扭幾回？」

「好點，三回。」擦着額角上的汗。

「像你扭一天還吃不到升米。」

「哼！吃米、——米就不准鄉下人吃。」

「那麼還不如佃點地種。」我並沒注意他所說的「不准。」

「佃地，你過河看吧！那塊麥子沒曬死！」

「唔！」心裏一怔，住了脚；望着老頭兒蹣跚的背影，覺得眼睛微微在發癢，扯出手帕一擦，怎麼濕淋淋的。

太陽的威力使我有些朦朧了，老頭兒的背影却侵佔了一切的幻境；感楚，酸辛，激昂，零亂的情緒，放蕩不羈，像破堤後的洪水，鼓舞着沖擊着燃燒的精靈；從那顆心之海島裏，泛濫起龐大的俠氣。全身的血液像沸了的海，怯懦的同情只是弱者的淚，淘湧的熱情衝動，茫茫地，我健步踏上歸途。

菜圃中農民，更顯得疲瘦，憂悽；他們依然呆鈍鈍，望着水車嘆氣。

古老的城梁，逐漸近我；摩登男女們依偎的背影，也逐漸加多。

守城兵威嚴的吆喝，阻擋着擔米出城的鄉佬！沒理由，只是上邊命令，據說粮價太貴。我省悟似地回味着扭石子老頭兒所說：

米就不准鄉下人吃。」

入城，偶然發現張「專署」明令「禁屠」以祈甘霖的通告。

「這許就是爲官者體恤人民吧！」想着，我笑了，像盆冷水直淋着灼灼的內心。

近日報紙所鼓吹的「禁屠」原來爲此。

## 我的五月二十一日

禹俠（陝西華縣）

（華縣古名咸林，位於陝西東南角，少華山麓之下。城分新舊兩城，俱係土築，頗稱壯偉，但年久失修，故多殘缺之處。因城防職責，故派軍士修葺。再因本人工作之需要，非與民衆接近不能奏效，故華縣所有民衆團體集會種種，必去參加，觀光，考察，因此與民衆有接近的機會，造成我寫此文的動機。）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就因爲天氣好的緣故吧，熱的人們氣都喘不過來。上午在「上講堂」。所謂講堂，就是在一處空地，空地的盡頭，尋一棵樹掛上黑板，士兵們席地而坐。這樣的「講堂」可想而知也不涼快。下講堂後，就很想休息一下；但是走回寢室時；就有一位同鄉，在那裏等着我了。是約我去逛廟會。當時我很疲乏，不願去，但又不忍拒絕她，於是我就說：

「你眞是個小孩子，廟會有什麼逛的呢？」

「不……一定要去，」她很天眞的這樣答。

「這樣熱的天，爲什麼一定要去呢？」

「去，馬上就去。到了那裏，你一定知道去的不冤枉呢！」

於是我們就去了。達到了目的地，不覺大失所望，懷疑心她是哄我的。因爲就是一座廟——城隍廟，門口有一對丈餘高石豎的旗桿。裏面的人可不少，但都是些平常的燒香的信男信女們，我平時每進一個廟裏看到的就是燒香拜神，敬神，求籤許願，全國一樣，決沒有什麼特別地方。

擠進了廟門到後殿。這殿的大小與平常外省各縣的相彷彿，所不同的就是沒設神龕，只將廟內所有城隍閻王判官小鬼等，都端端正正擺在地上。像上都現出一道一道的黑黃的痕跡。做這裏的神鬼似乎也怪可憐。我覺得還是不出奇。我回頭向我的同伴問道：

「後面還有嗎？今日具是四條航空獎券●了。」

她沒有答覆，祇用手膀碰了我一下，用手一指。我即順着她手指地方去看，啊！發現了！祇見一個中年漢子跪在一個面目猙獰不知稱作何等鬼神的土偶前面，是慘白，眼淚婆娑，又鬼鬼祟祟，在身上亂掏，頭上的汗像黃豆大小一粒一粒的向下滴，蚯蚓般粗的血管都暴漲起來，看樣子他急得眞要哭了，後來又像發狂一樣，將他所穿的衣服一陣亂抖，亂翻，「噹」的一聲，掉下來一個小白鐵盒子；他看見以後，好像一個死囚遇蒙大赦一樣的歡喜，馬上滿臉笑容，隨急拿在手裏，就在這時，又好像要作什麼避人的事情一般，眼

光向四週亂轉，見沒有人注意他的時候，他很迅速的將白鐵盒蓋揭開，手指伸入，刮出一大滿指黑黃色的濃漿，彷彿膏子一類的東西，向他面前的土偶身上順手一抹，磕一個頭，站起來頭也不回的向廟外走去了。我更注意別的男女。除我們兩人以外，大都是這樣將膏子一類的東西鬼鬼祟祟避着人一抹就走。我很覺得奇怪，就問我的同伴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又不燒香，只這麼空磕個頭！更奇怪的，他們每人向土偶身上抹的，到底是什麼？」

她微笑着說：

「你走近前去看？」

我還未走到，還沒有注視的時候，就有一股氣味，直向我鼻管襲來，不由我不驚駭怪叫起來：

「呵！鴉片烟膏子。」

那些信男信女，覺得我這一叫是瀆神的，都向我瞪了一眼；然而見我穿着是二尺半，㊀也就無可如何，敢怒而不敢言。我的同伴似乎已經知道衆人的心理，就拉着我向廟外就走。

到了廟外細問起來，才知道此地一縣的人民十有七八染着鴉片癮。沒有吸上癮的人，假若有病，就去鴉片烟館吃上兩口烟，病就好了；烟館是他們唯一的療養院，鴉片烟就是萬應仙丹；因此弄成人人有癮。華縣的老百姓又推論道：活人既然吸大煙，神鬼自然也喜歡吸，別處的鬼神喜楮錠元寶，華縣的鬼神自然喜歡鴉片煙膏子。拿煙膏子抹在土偶臉上，就是行賄。行賄必須秘密，所以他們抹煙膏子時，也不讓人看見。

從這一件小事，我更知道鴉片煙在這裏勢力之大！

●航空獎券頭獎，每條二萬五千，四條共十萬；「十萬」諧音「失望」。

㊀二尺半，因爲軍衣的上身大概總以二尺五寸，爲多數。

## 大荔街頭的新點綴

王銘信（陝西同州）

在這枯寂的古城，一切都顯露着灰色，死一般的寂靜。但近來因爲交通便利了些，在街頭在巷尾，在每個十字路口的牆壁上，除了應時而起的五顏六色的商標廣告外，過幾天總有一兩次歡迎什麼主席，擁護什麼院長，和紀念什麼恥，慶祝什麼節，這一類的標語或傳單來。這顯示着院長主席委員一類要人們，也都不遠千里而來光顧，並且在惠臨時，一定會先忙煞胥吏們和衙役們，爭先給十字街口製造新的點綴。

這日正是個初夏時分，陽光快要西沉，我們送過一天繁重的工作後，應當出去蹓躂的。多雨的今年雖已入夏多日，而我們的周圍仍是涼爽的氣溫包繞着，還是作苦工的人們的大福分。這時很顯耀地觸入眼簾的，是一些新點綴物——標語，告示，發現在每個大街要口的牛籬間。那是：

「歡迎陝民的救星鍾專員。縣政府製。」

「……爲檢舉烟民登記禁毒專員鍾　示：煙民速即登記，逾期依法嚴懲。」

「…………」

由紙色墨色和張貼在牆壁的上部位看來，知道它們都是這十字路口的新客。它們在這平庸的廣告商標中顯出別緻的光彩。

但是，可憐的很，你這時要是粗眼掠過，包你會被這顏色紙和工巧的語詞騙過了。因爲我們這國家究竟是偉大的，因爲偉大，才有包容，因而什麼事情都做不澈底。任是絕對不相容的兩方面事情，它都會來雙軌制度向前演進。譬如革命本來是以軍閥土劣們做對象的，我們的革命却一面說要打倒，一面又儘量藏垢納汚；又如國家整天窮的叫苦，却又撥發三十萬香佛修黃帝陵，四十萬法幣建築東京中國青年會。

就是關於禁烟拒毒一事，還不是永遠循着平行雙軌前進麼？不然，你看在同時同地的另幾個偏僻的角落裏發現的是什麼？它們是：

「分剪零土」

「零整批發」

「淨土榜子」

「…………」

不一而足的出售煙土零賣榜子，（陝西以熟煙穀子稱爲榜子）一類的牌子，望子，在煙房子門首，小雜貨攤上，茶棚底下，……幌盪着。雖然在另一個牆角上也有不少的什麼「慈渡戒煙丸」，「歐亞戒煙丸」「戒煙聖藥」一類半新舊的賣藥廣告，但究竟，速不及「淨土榜子」的生意好。這眞令人難以估計中國政治之價値。

## 在綏德

戍　卒（陝西）

天晴，沒有風，綏德的氣候，也和江南的初夏相似了。

毛彭徐等於五月三日，自山西回竄過來後，陝北又成了剿匪的重心。兩個多禮拜過去了，各方面還沒有一些動靜。這恰比一陣暴風雨後，總有一時的淸明，都需要休息和補充似的。

上午，峪鎭小學校長來，順便和他到專員公署去談談。辦教育的人，總離不開本行，又談到小學教育經費上去了。因爲匪亂深重的緣故，農村經濟早已破產了。教育經費，是靠田賦的收入來維持的，去年陝北各縣半已淪入匪區，田賦得豁免了，教育經費亦隨之而停頓。以綏德一縣來說，去年的小學教育，除了城區各鄉鎭小學能開學的，只有二三個學校。而且每校的人數，多的也不過二三十人，後來還是參謀團拿出一部份經費，辦了四個民衆學校，才有三四百個小學生。今年的情況，又更進步一些。除民教外，省方還撥了四千塊錢來辦義敎。但這都是暫時的，前途還渺茫得很哩！

不過如果從「政治」方面觀察起來，實感到有顯着的進步。

城內的路燈放光了，垃圾箱也一隻隻地做了起來，公共廁所也開始建築了。城市的居民，漸漸地由無秩序進步到有秩序。由不愛清潔，進步到知道清潔，這不是好現象嗎？

出來後，我就無目的地亂跑起來，走到一條巷口，看見兩個樸實的農民，正在談話，態度是那麽的嚴肅，不容我不聽一聽了。

「這太貴了，二塊錢一斗的小米，怎樣吃呢？」年青的一個說。

「大概不會再漲了吧！」年長的皺着粗眉說。

「那也說不定！」年青的又補了一句說：「聽說還有很多的部隊要來陝北呢！」

「這已受不了，還能再貴！叫窮老百姓生生地餓死嗎，唉！」年長的似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說。

我已不願再聽了，一直走過去，想到我們初來陝北的時候，小米不過四五角錢一斗，雞是二毛錢三隻，雞蛋呢？一角錢就可買二十多個，燒的煤，吃的菜，都是很賤的。到現在，綏德的生活，已超過平津，和京滬等量齊觀了。無怪一般民衆，要叫苦連天的。

一面想，一面走，昏沉地通過了二條小巷，猛聽到「立正」「稍息」的聲音，抬頭一看，已到了一個公共場所的前面，一百多個壯丁，手拿着紅纓的矛槍，很規矩地正在受軍訓。

回家後，我想：陝北剿了二三年的匪，壯丁的數量減少了，農村經濟破產了，教育也差不多停頓了，食糧也飛漲了。雖然「政治」上有良好的表現，民衆亦知道組織的力量，然而這便是收穫嗎？

## 討債

侯培森（陝西鳳翔）

這天，距鳳翔東南五十里，有一個楊家莊，發生了一幕悲劇：——

清晨，一所破敗的屋子裏，有一個黃瓢臉的窮婦人，忍着飢餓，守着病了多時的丈夫，坐在半露天的牀上，帶着愁容對她的兒子說：「梅兒呀！你現在不小了，你父親病得這般光景！雷債主急如火星般的討債，難道你不知道嗎？兒呀！再不要學那吃糧不管家的浪子了，要打算咱家的日子怎樣過哩！」她的話剛說完，柴扉忽的一閃！來了一位留着仁丹鬍鬚，戴着硬腿眼鏡的雷鳴遠，領着爲虎作倀的虎兒，惡森森的闖進門來。「老楊！今天總該到時候了麽？還不給錢，更待何時，快！」怒容滿面向病了多時的楊克明喊着。

「雷老爺！你看我病得這步田地，連請醫生的錢都沒有，請再饒幾天，等病好了給老爺。」克明戰悚悚的向人家哀求。

「狗屁！你媽的，要是把你死了，我的債就白畢了麽？不行，看你怎樣辦哩，今天非錢不可，眞要得不耐煩了。」

「雷老爺！請息怒吧，你看他父親病得很重，再不要與他爲難了。」她也在一旁哀求了。

「胡說，眞不要臉，怎麽與他爲難呢？誰叫他害病，沒錢怎敢樹人！」

「雷鳴遠！我把你這欺弱壓貧的……你把我上下房，水旱地，剝削淨盡，又要逼我父親死！我……我……」梅兒在旁再也耐不住了。

這可抖怒了人面獸心的雷鳴遠，和助桀爲虐的虎兒了，拳脚棍棒一齊向梅兒身上落下。梅兒的媽媽用身護翼兒子，連她也打進在內了。

梅兒的頭部，血痕斑斑，他的母親的左臂也被折斷，一切應用物件，及炊事用具——如盆啦，缸啦，鍋啦，碗碟啦，一齊損壞。雷鳴遠，還不滿足，像土匪似的到處搜尋箱子，櫃子，無處不翻，結果搜出幾件很污舊的衣服，七個銅板，二斗麥子，一頭老驢子。除舊衣外，其餘的東西，一概被他們沒收，此時雷債主暗裏一盤算，覺得這些被沒收的東西，價值太小，不足以償債，便令虎兒將梅兒强行拉走，說是作抵。

梅兒的媽媽，看見梅兒被債主拉去，好像失了雛的母雞似的，在院內東奔西跑，面如白紙，上氣不連下氣的哭着。

禍不單行，一個奄奄待斃的病人，經這慘變，一口氣回不過來，棄妻丟子的跑到墳墓中去了！

## 在隴東騎兵隊

萍　影（甘肅）

隴東這荒僻的邊地，是沿海大都市人們足跡罕到之區；雖然自東北事變後，朝野上下，「到西北去！」「開發西北！」的口號，響澈雲霄，但眞有多少人曾深入西北！

現在華北又岌岌不保，西北已成爲國防線上最後的堡壘了！

去年冬，在敵人漢奸的高壓下，北平學生舉起了民族解放的旗幟。成千成萬的男女學生不惜赤手空拳在寒風中流血鬥爭！「請願」「示威遊行」「擴大宣傳」等救亡運動是過去了，然而我們熱烈的情緒始終是在沸騰點上的。怎樣去開展我們的神聖艱巨的救亡工作？「我們要到隊伍裏去！」這便決定我們八十個青年從頹廢消沉的故都踏上征途，到遼遠的荒涼落寞的西北去。當然我們中也難免不有爲了虛榮心，或升官發財的理想所趨使，但這是佔絕對少數的。

在晨光熹微中，我從炕上爬起來，穿上了笨重的皮鞋，打上裹腿，朦朧裏星光點點，雞聲低唱，夾雜着戰馬的吃草聲，伙夫在井邊汲水的轆轤聲。時鐘剛敲過五下，就聽見「笛噠，笛噠，笛噠噠……」清脆的號聲，在催迫酣睡的人們起來。我們趕緊收拾好內務，將被褥平平地舖上，書整理好，皮帶擱在書旁，再匆匆地去打水洗臉。水是混濁的，然而沒有工夫澄清，胡亂地擦了幾把，漱口刷牙，號聲又響了。在這十分鐘的工夫很難勻出大小便的時間。

從各寢室衝出來雜亂的脚步聲，一剎那間隊站好了。隊長帶着我們到操場出晨操去。大門前備齊數十匹戰馬，是機關槍連的

兵士準備出操。

朝霞掩映於晴空，清風吹散了倦意。「一二一！」「一二三四！」雄壯的喊聲，配合着沙沙的脚步聲，在雨後清新的廣闊操場上矯健地跑。東方的天空發射出金黃光輝，我們面向着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一個鐘頭過去了，我們整齊隊伍歸隊。柳枝搖曳，像睡醒的姑娘般含着嬌態。韶華飛也似地逝去，春光由淡抹而濃裝了。

晨操後有十分鐘的休息，寢室值星（值日生）趕緊掃地，整潔全寢室的內務。

上術科的號聲又響了，我們到儲藏室去取槍。今天是第一次持槍教練，同學們特別感覺到新鮮的味兒，興致勃勃地背着槍邁進操場裏去。「我們今天可武裝起來了！」準備，我們準備有一天，最近的將來，在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單槍匹馬衝到抗×的最前線去！

七時回隊，街上已有市民往來，小販也擺上了貨攤。我們到寢室放下槍，解開了皮帶，開始早飯，饅頭菜湯，狼吞虎嚥地吃了一個飽。（以前我們吃的是乾鍋餅，嘴都刺破了。）

號聲又響，我們又背上槍到操場去，一個鐘頭後回隊到講堂（我們自己修理的土桌土座）上學科。講射擊教範第一章第一節「彈道。」教官在黑板上寫很多筆記，同學有的低頭瞌睡了。持槍教練更增加我們的疲勞。

午間有兩個鐘頭的休息，我到軍醫處去治病。害病的同學一天天的增多，今天十餘人大都害的是沙眼，痢疾，痔瘡等。因爲我們的居處飲食等不衛生所致。

從南關向北行，驕陽當頭，紀念亭（剿匪陣亡將士）中市民坐臥憩息，誰復憶及昔日的流血慘劇！街道狹隘，街中陰溝積水，聞係建築土城碉堡時所掘。十字街附近，飲食小販蝟集，茶飯館中市民雜沓，爲全鎮之鬧市。西北僻陋落後，惟對於吃則甚注意。

途經某連部門前，崗兵敬禮（因爲我們上街都繫上武裝帶），同學領隊不加答禮，崗兵頗有不快色。

軍醫處在北門內民宅，房屋比較整潔，門上刻有「鳶飛魚躍，雲蒸霞蔚」等字，雖已破舊，當年想係一紳家。軍醫處佔用上房三間，設備極簡單，那時來診病的士兵很多。軍醫佐及數藥兵士頗有不耐惰態，對我們亦都敷衍了事，其對一般大兵之馬虎更可想而知了！

南房裏一位六十餘歲的老太婆，坐在一個極簡單的織機上織布。問之，一天僅可織五六尺。惟價格則較洋布便宜（因西北交通不便，貨物運費捐稅太重。）一家衣着，都由自製。

院中二女娃（女孩）約六七歲皆纏足，行走艱窘。（西北騙片、纏足二大毒害，最深最普遍；烟毒最深處民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吸毒，纏足多小至二三寸。）但一般婦女猶以天足爲可恥，痼習難改，有如此者！

同學們坐於房前陰處，適一半老婆娘自屋內出，因一同學未

暇還還讓路，遂受怒罵。

診完病到門前團部（騎三師七團，學生隊隊長即七團團長）馬廐。柳蔭下一老兵手持短鞭，與之談話，態度頗和藹可親。據談：在學生隊來前、谷運會裁去老兵；及無力戰鬥者百名，每名發給路費五元、令各弈生路！惟多家遠不得歸里，現在街頭穿灰棉襖扭賣小販營生者，即是此輩。這次招考學生隊，一般兵士很爲恐慌、深怕學生奪去了他們的飯碗。他們是從血的鬥爭中掙扎過來的人啊！

歸途徑街中，曾見六七豔裝妓女，行動浪漫，大出風頭。聞本鎮前係荒村，無娼寮等娛樂場所。自去年成爲隴東（慶陽等八縣）軍政中心後，（西北剿匪總指揮部，五十七軍軍部，甘肅第三區行政專員公署，慶陽縣政府，縣黨部等均設於此）市面較爲繁盛。年前始有由遠道來營皮肉生涯者。惟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咸陽、長武等縣，脂粉市場，因所在皆是，亦見貧民生計之艱，不得不出於賣淫之一途。

下午一時半回隊，院中馬夫正加意飼養新由青海買來的馬匹。因路上草料不足，害得馬瘦如龍。與之談病馬應到獸醫處治療去，答以：「不幸去讓他們治還有好的希望，一讓他們治就必得治死！」是獸醫處形同虛設！現在各軍隊距達到理想的地步，尚不知須經幾個階段？

二時到操場上術科，三時晚餐。飯後一小時術科，一小時學科。

五時半赴南郊散步。野村三五人家，槐柳圍繞，村旁土圍內住有駱駝數十隻，爲軍隊寄養者。婦女團坐門前做針黹，見吾等現羞澀狀。

洗衣局店東（三十許的青年）送衣服來，據云伊年前尚在軍隊中，因剿匪歸來。見多少傷兵，有斷足者，用繩將腿繫掛頸上，扶杖逃回！……一切慘狀，目不忍覩，遂退伍而就此業。

黃昏，登臨土城，大地茫茫，世界漸墮入黑暗中，老王唱滿江紅：「北望滿洲，渤海中風濤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到而今外寇任縱橫，風塵惡！……嘆江山如故，異族錯落；何時奉命提銳旅，一旦恢復舊山河！……」此時此地歌來，別覺慷慨悲壯！遠處也飄來顫微的歌聲：「同學們，大家起來！担負起天下的興亡。聽罷，滿耳是大衆的哀傷！看罷，一年年國土的淪亡！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降？我們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場；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的增長！……」忽然轟然一聲，自北方來。我們正驚異間，號聲又召我們歸去了。

點過名歸寢，班長自街上回來，談方才之響聲爲一農夫從田間拾得一手溜彈，在街上玩弄碰炸，當時炸斷雙手，血肉飛濺，暈倒於地。一般民衆缺乏常識，致罹此禍，亦慘事也！

機關槍連某排長（軍校新畢業生）害肺病死。前於運動會中（隴東各界第一屆春季聯合運動會。）見其面色灰暗，知係勞苦病患者。今薄棺二寸，埋骨異鄉，亦至堪淒涼事也！

午夜不寐，鄉思綿綿。「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幃」是誰離散了我們親愛的家庭！故鄉猶在敵人殘酷的壓榨下過着悽慘的日子，流亡者飄泊天涯！……同學們鼾聲呼呼，疲倦也漸將我拖入睡鄉。

## 一天的工作

影子（甘肅天水）

「報告值日官，點名不點？」

「點，集合！」

五月廿一日的晚上八點半，值日軍士向我作了如上的報告，我命令他們立刻集合，照例講一通連自己也不能喝采的廢話，然後進屋子作書面報告：「天晴，約八十度光景」「口令：實效」「人事：官七員，勤務兵十一名」「收文：共十三件」「發文：共九件」「其他：全體工作人員到軍部參加升旗降旗禮」等等，完了！

書面報告給值日軍士拿去了，我還在沉思：「除開報告上寫的節目，我還經過些什麼沒有呢？」有的！早餐，廚司作了一盤青荳炒肉絲，肉絲嫌粗一點，但也不錯，大家都說廚司進步了。管伙食的那位接着滔滔的報告米漲了價，青荳太貴，廚司接受訓練等等。幾位關心民瘼的官長，由聽說米的漲價扯到今年的麥子不好，農村的破產，結論是國難緊急，唉了幾聲，但也吃了三碗飯。飯後；門口發現幾個乞丐，勤務兵照平常的辦法趕他出去，這是應急的處置。天水的乞丐太多，不如此，那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午前十點鐘，兩個師範生來訪問我，說了一段新聞：某軍官捐給他們一注錢買皮帶，可惜這注錢被某中學的教導主任吞沒了。臨到要作軍訓的前兩天，他們看見別校學生打扮齊備，這才着了急，去質問某主任，主任便唆使少數學生對抗他們；結果架未打成，主任到底買了皮帶，只不過稍微揩了一點油而已。由於這個主任的愛財如命，我就想到死魂靈小說中的主角乞乞科夫來。我就不由自主的叫着：「乞乞科夫！乞乞科夫！」等那兩個學生走後，立即讀完那僅餘五面的死魂靈連附錄也讀了。

下午二時，我去訪問過一位女士。她是師範學生，愛好文藝。但當我見她時，她却躺在炕上起不了身。她母親說她昨天旅行腿跑腫了。她不作聲，只望着我微微的笑。我沒趣，只好告辭回來。兩個學生已經坐在我的房裏了。他們來，是談文藝社的事。因爲在一月餘以前，我在天水組織一個「晨軍文藝社」，出版一種晨軍週刊，現已刊至八期，社員增至三十餘人，都是青年學生。他們是受够了古文的毒的，我勸他們練習寫不過一千字的小品文，他們問我要書看，我不能滿足他們，便勸他們多讀初中國文本裏選輯的近代人寫的小品文，也把自己訂的文學，文藝月刊，譯文介紹給他們。晚上，我又把傅東華先生編的初中國文第二冊拿來看看有無給學生們可讀的文章。我一口氣讀了陳衡哲的運河與揚子江，魯迅的鴨的喜劇，葉紹鈞的舊兒和螞蟻，還有豐子愷的憶兒時。我看這都是

很可一讀的文章，不知爲什麼那些致古文的老先生們推開不理呢？

怪的，一天就這樣快的過去了！

## 廟會雜景

錢菊林（甘肅蘭州）

五月二十一日，恰是舊歷四月初一日。記得上海靜安寺每逢浴佛節時，小販沿街擺攤，十幾條人行道，毫無隙地。遠近居民，扶老攜幼，都來此買幾件家常的用具，確是熱鬧。

去年冬天我到甘肅來。枯燥寂聊的蘭州，只有五泉山算是士女們唯一的遊覽場處。

山在城南約五里，還算高大。雖無草木，但有一個五泉寺，樓閣亭台，極爲壯觀。每逢四月初一至初八也有盛大的廟會，可以值得記載一下。

遠近的小販，都到寺的內外擺設攤棚。城裏的茶館，也都搬到寺里去。過路的戲班，半日裏在晚上開演的，現在亦去趕鬧熱，搭台張幕，在白天做唱了。

所以各地人民，不約而同的「到五泉山去。」聽說蘭州人無論怎樣窮，到廟會的時節，也一要去窮遊一番。倘若不去，人家背後就得說「他或她今年五泉山都不能去了！」

於是洋車，騾車，大車，騎馬，步行的人們，出城兩三里路的一條泥路，塵頭大起，警察實行着單程交通的指揮。

兩旁人家少女們都打扮的花花綠綠，着了她認爲最漂亮的衣服——實在是陳舊過時極了，排排列列的坐在門口。她們是看車上的遊客，同時就是要給人家看，找一個相當的親事。

乞丐，番婆，伸手討錢。然而老爺們口袋裏難得有銅元的。蘭州人多用銅元票，至少十大枚，捨不得輕與賞賜一張的，多可憐！

山上的攤販，盡是油酥餅，香烟，小兒玩弄的長矛短劍，泥人，假面具，都是粗劣得很。日本貨倒不少，可見東洋貨真是無孔不入！

大門內的戲台上，演着秦腔。我們南方人很難聽懂。大殿裏香火很盛。再看階前有許多人坐着，聽一個人正指手劃脚的演講。說書罷？不是。正他在講「耶穌自有道理。」基督教徒無時不利用機會，宣傳他們的「福音。」

從藏經閣再上去，門框上有一句「高處何如低處好。」我說蘭州不及上海好！

臨時的飯館裏充滿了食客——都是合家歡，吃一頓他們認爲很闊綽的飯菜。有的是猜拳喝令，興緻挺高的。

茶園里的景象就不同了。這裏大都是公務人員，軍官，學生，很有幾個南方來的摩登少女。然而雜在他們桌子旁邊的，不少南關的姑娘賣弄風騷，希望引誘幾個客人，到她們的香巢。

五泉山廟會可真把蘭州沉悶的空氣興奮一下。過了這幾天，又是冷清的，無聊的，天天一樣的單調生活！

# 一件事實

裴子風（甘肅平涼）

五月二十一日晨，五旬半鐘，余適整衣起牀，忽有請余去病家接生者，即同助手攜産科器械而往。約三里許，至其窮苦之家庭，入室後，見爲二間之小屋。屋之東南角爲一土炕，約七尺見方，至少已佔此屋之六分之一。西南角闢一小門通入汚穢之天井。正西爲一灶；一案枚。正北放置另星物件。東北角爲一小門，通大街。土炕之北及西，各有一隙地，可容五六人站立。斯時産婦跪伏於土炕之上，胸前墊有數枕，約高尺許。旁有舊式穩婆一。産婦身體較胖，年三十五歲。該産婦歷産十餘次，除現生存之四五子女外，餘均夭折。今晨二時許作産，自胎頭露出陰門後，由頸以下，再不能産出。雖經穩婆施用手術，亦毫無濟於事。余即命助手將所用器械，煮於鍋內消毒。因所燒爲野草，遂致濃煙瀰漫於小屋之中，而余等亦因此濃煙之作祟，鼻涕眼淚俱下矣！

産婦之膝及腎，跪臥於厚三寸餘之穢土中；此土唯一之效用，乃爲滲乾生産時流出之水與血者。余命其夫速掃除此汚穢之沙土，而代以消毒之布巾，令産婦仰臥。經過數分鐘之解釋與保險後，始接受余等之要求。蓋西北有一牢不可破之迷信，即凡産婦，必須坐起生産，苟一睡臥，必致血潮於心而氣死也。産婦仰臥之後，余見胎頭已全出陰門之外，左頂骨已爲穩婆撕裂，連以少許之顱皮，垂於頭側。胎頸拴一粗繩，乃用以牽胎下降者。胎兒面部之表皮，已有多處剝脫。助手施哥羅芳麻醉後，余即解去麻繩，洗除一切穢物，嚴密消毒。繼探知胎之兩肩，緊塞於陰道內，胎胸向母之左側。余用盡力氣，僅能插入食中二指數分鐘後，幸將胎兒之右臂牽出，移時，左臂亦被牽出。接連將胎兒完全取出。其全身之表皮，已有多處剝蝕；無皮之處，均顯紅紫色，余恐此胎兒必已死多時也。此時産婦之子宮完全馳張，毫無伸縮。雖皮下注射赫破弗辛一公撮，亦不發生效力。用愷德氏術，亦無效。余稍在臍帶上用力下牽，而臍帶斷裂；斷處亦不出血。先時余不願手入子宮內作任何手術，蓋以如此齷汚之景況，倘引毒入內，危險性實大也。至此時則不得已，手入宮內，將胎盤取下，取時摸知子宮完全馳張，胎盤取出後，亦無多量之血流出。同時更見子宮頸突出陰門外三分之一英寸。後用棉紗墊塞陰道，包裹完畢，未十分鐘，産婦蘇醒。脈搏九十五次。幸無虛脫狀況。

以後詢知産婦於四月前，覺腹中不舒，陰道流血二三日，經中醫調治後，血止，遂再未顧及，仍如平時工作。旬日前，復覺腹中不舒，流血數日，用迷信求得神方，服藥後，血流亦止。但從彼時起，再不覺胎動矣。余思此必胎兒已死於子宮內。至不能産出之原因，恐因子宮完全馳張，無伸縮之故歟？

著者在此地開業之七八年中，所歷難産不下百餘次，而此百餘家庭，大部分爲普通平民，雖有十數家庭稍有資産，而爲知識分子，但其生産時之情況，則皆不知衛生。更可怪者，即愈自命爲有知

識者，愈不敢令產婦躺臥，而堅信多坐數日乃保全生命之良策。如此分娩方法，產婦眞危險極矣！

著者更望我新醫學術兼優的同道，犧牲自己在都市中的一切物質文明的享受，抱着救國救民破除迷信爲社會服務的眞精神，來解決我們西北民衆的痛苦。來到西北以後，必無高大優良的辦公室，手術室，及新醫應有的種種設備。但有的是在污穢沙土中呻吟着待救的痛苦產婦！並無辜而遭不幸的嬰兒！起來罷諸君！苟仍觀望不前，眼看這破碎的河山，在不久的將來，必有人越俎代庖呢！

## 遠在臨洮

蕭劍琴（甘肅）

魚肚色的東方，一翻眼變得赧赧然如羞如醉。銅盤似的朝陽，笑盈盈地一滾身躍上了岳麓山㈠巔。這時禮拜堂裏的曉鐘鏗鏘，清眞寺內的誦經聲喃喃；和着居士林中的梵音，禪房裏的木魚聲；使這一座古色斑駁的漢地城郭，在現世紀人類互相屠毒的殺場上，依然奏出一闋和平博愛的交響曲。

朝暾下，脈衛汗褂鶉結的鄉老兒，提着一筐蛋，背着一捆草，蹣跚的在街頭叫賣，老羊皮襖，長腿羅踢㈡的番婆兒，趕着一頭牛，馱着一袋香，踉蹌的在路口張望。白布方帽，藍線繡鞋的多斯㈢們，也擔着瓷瓶瓦罐，驅着一輛輛滿載燒柴的牛車，軋軋的從塵土飛揚的大道上碾過。啊！綿亘的山脈，修阻的道路，使這窮壤僻域，猶然一貫的牢守着上古「日中爲市」的傳統風味。

早餐後，太陽斜照半空，紅炎炎如焚似炙，這時最熱鬧的是興文市場㈣門口廊簷下，掛着一幅輪迴報應圖，鬚眉皤白的老頭兒，在茶几上供着一面紅底黑字的聖諭牌位，前面香爐裏插着一柱廣藥高香㈤青煙繚繞的向大衆有氣沒力的朗讀着一冊宣講拾遺㈥同時場內搭帳下秦腔的演奏，貨物的叫賣、以及圍棋，品茗、打鼓，說書，……東一簇人，西一堆人，你擁我擠。確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誰還想到隣邦的光顧，亡國的慘劇，就在眼前兒排演！

下午，清靜不過的是洮水㈦之濱。一泓碧波，在兩行垂楊的中間傾瀉。岸旁綠油油的麥秀，迎風翻擊。一個個赤脚裸臂的農夫，在樹蔭下鼾睡。堤坡上甩着尾巴的牛兒馬兒，頭也不抬的儘管吃草。對面山坳裏的牧羊兒，趕着雪團似的一羣綿羊，在綠絨絨的半山嚙草。啊，「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一幅漠野的景色，還得這幾句情韻俱絕的歌詩來形容讚美！

蒼茫的靜夜，天上閃着幾點疏星，街道上寂寞得如同深山古寺！人們的叫嚷，車輪的碾軋，都沈寂無聞。僅東一點，西一點；黯澹搖綠的路燈，幌着幢幢的陰影。窮巷內狂吠的尨犬，使人凜然生畏。哎，的確！一座邊塞的城池，一間荒山裏的古刹，差可比擬！

夜闌了，隨着峭寒的東南風，有時送來一聲聲哀憐的討乞聲：

「爺爺，爸爸……殘湯剩飯給些兒！……」的呻吟，和着沉重的腳步聲，衝破了這寂靜的深夜，增高了這汪汪的犬吠！

哎，這漠地一日的風光，十足的表現着落伍，偶像，渾噩，悽慘，單調，之味！

㊀山名，在甘肅臨洮縣東。

㊁當地土人叫青海蒙藏人所穿的皮長靴為「[illegible]」。

㊂土人稱當地回人為「多斯」。

㊃臨洮縣新興的市場，在縣城內。

㊄當地土人所製造的香名。

㊅勤善寺名。

㊆洮水為甘肅名河，發源於臨潭縣西的西傾山，經臨洮至皋蘭入黃河。

# 第十三編

# 廣東・福建

# 五·二一在廣州

胡灑（廣東）

日曆上寫着：民國廿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可是下面三分一的地方却寫着：農曆四月初一日。還沒到七點鐘祖母便起來，摸摸弄弄地去燒香燭元寶，拜「初一」——她七十四歲了，耳朵有點聾，也不大會走動，可是她總不會忘記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的。

七時起床後，爲了編WJ週刊的稿，在講義夾裏搜來搜去，才選出四篇合用的稿子。這時已經十點鐘了，我匆匆地把稿拿到CB去。

十時許，堆滿着載貨的「大板車」和有着許多小木屋的大德路上的有興飯店門前圍着三四十人。中間，一個中年的黃包車夫左手拿着一個鐵烟罐，苦着臉可是沒有哭出眼淚來。那警察却用染滿黃泥的大頭皮靴踢他，吆喝他：「飲喇！飲喇！飲喇……」

「Xong，丟那媽！沒有錢想吃霸王飯。該致他飲尿的丟那媽快些飲！」

「我真的不相信要餓死，一天喝一碗清水，也可以活下去罷。」

「哈哈，真够運氣。開張還不到一個月，有興遇了三個『霸王』眞好生意。」

同時，龍津路的一間下級飯店也遇了一個吃霸王飯的梁某。當老板吳恒忙着炒菜的時候，他打開旁邊櫃子的抽屜，正想拿去一元七角的法幣；可是吳恒一轉身看見了他！一個又黑又瘦的警察給叫來了，搜梁某的身，半個銅板都搜不出，倒嚇呆了老板吳恒。後來，在離梁某五尺遠的桌下，用電筒發現了那一元七角的法幣，所以梁某不能不拘留在公安分局裏。

我送完稿回家去，在惠愛西路的人叢中看見一個女人——她大概四五尺高，可是有一隻多瓜似的肥腫的大脚板，她的頭額却小得像個苦瓜，面皮乾癟到起縐紋。

「唉，可憐的。」一個穿着蟬翼紗旗袍的胖女人，驟然看來她倒像一只充滿空氣的圓而大的橡皮囊。「唉，糟糕，長得這般難看，很肉酸！」

午炮剛響過，西濠口新亞酒店燒了一串從八樓吊下來直着地面的爆竹。閃耀着金光的門口，懸了一張生花大匾：「雲余聯婚。」上午，我的表妹挽了一個小包袱，向她的父母說：「阿媽，阿爸，我去了！」她慢慢兒地走出觀音巷口坐黃包車子去了。她現在才十八歲，今天是她第二次結婚的日子。她去年十月愛上一個賣魚的武館裏的青年，在旅館睡過一夜之後，他們就同居起來了。她今天又去旅館跟一個少尉軍官結婚了。

高第路上，走着形形色色的老的少的人——女人佔了七八成以上。兩旁密密的舖子，不是拿播音機播着粵曲，就搖鈴喊道：「賣平野囉，樣樣都平嘢！唔買都睇吓喇……」今天——也許是

常常罷——還條「大姑街」很冷落，黃包車都空着，沒有人坐。一輛車子走過，坐在車上的「摩登」女郎看着一張歌譜，溫柔地低聲哼着：「You always in my arm（汝常在我懷抱）……」

惠愛路動物公園裏的人們，好像千千萬萬隻螞蟻扛着一隻螳螂一樣，在所有的奇異動物旁邊擠。這裏散着許多「野雞。」她們被男人貪婪的眼睛注視。一隻「野雞」混進圍在一雙孔雀的人叢，一個穿白摩羅綢的瘦而略駝背的男人，迎面從她的臉孔瞟到她站着的樹根。她把粉綠色手帕掩着口，斜着面，拿眼角偷望他，又環望四周一下，便慢慢挨到他身旁。他們對着前面蹲在木棍上的一雙孔雀並肩兒細談。

一會兒，他們不在這裏看孔雀了，再也找不到他們，在動物公園裏。

公園的後門，通到財政廳前的大塲地。穿着白摩羅綢長袍的男子，從財政廳門口的高石階走下。靠在樹腳打瞌的蕭金立即站起來，緊追在那男子的背後。他低聲嚕囌地說：

「先生！Sir——可憐啦，先生。肚好餓，昨天將早到現在，沒有一滴粥水到肚子，好……先生，Sir，給三幾個銅仙罷。好慘呀……」

那位先生停脚，轉身給他一瞟。蕭金抬頭看見在金絲邊茶晶眼鏡裏的眼珠似乎想衝出來，於是他的手抖顫地伸開等候着。一會兒，他又跟隨在「先生」背後：「我，多謝先生……唔……拉車連本錢也蝕（虧空）了，找吃真難，去那裏做工好呢？沒……沒有有辦法，施捨幾個銅板罷……」

「先生」走到一個交通警察旁邊，指了指後面的蕭金。「喂，丟那媽，Bok（以棍擊人的意思）死你Aa！」

蕭金提起左手擋那無力地Bok過來的木棍，牠top啓掉下地去。蕭金飛跑走了。

為了失業，住在東堤的沈氏沒有錢交租；業主張氏終於忍耐不住，在晚上八時光景找到了沈氏來算賬。她們起初爭執着，再就互相丟「閒話，」一說到兩方的「閒話，」便好像兩隻蟋蟀似的扭在一起。

廣州市商品展覽會的展覽室中，一道走廊的兩邊牆壁上，掛了二百來件的女裝「摩登」新衣服。一張大白紙橫寫着幾個一尺大字：「違反標準服裝展覽。」旁邊還加着幾個小字：廣東省會公安局送。在光亮的電燈下，這些衣服飄揚着，五光十色，倒像凱旋後的戰利品。

夜間十一時後，大三元酒家附近一帶還辟辟拍拍的響着麻將牌聲。這些聲音在電風扇的飛舞下的人們聽來，好像是無數銀角子在衝撞作響；樓下長堤的人，圍着酒家的門口，呆望着，張開口，卻把麻將聲當作一顆顆石子擲到他們胸腔，一陣陣的難受。

大三元酒家的樓梯口的左邊，一張丁方六尺的大玻璃屏，反映對面矇矓中的蛋家艇，玻璃屏上面五個大金字：「飲者留其名。」下面橫的倒的大的小的，好像屠塲裏的佈告牌。

海珠橋脚，盲公張泗榮想走過對面的勞工安集所睡覺去。在馬路正中央被一匹黑漆漆的野獸踏着了。

這是十二時了。

廣州睡熟了，盲公張泗榮也靜靜地長眠了。麻將聲還在大三元和海珠橋附近響着。

## 沙面一瞥

黍衡（廣州）

收到了勞工的弟弟由台灣寄來一點汗血錢，這天午後二時左右，我拿了匯票到沙面台灣銀行提款，順便也把沙面一瞥。

沙面不過是一塊小沙洲，面積只好做一個公園用，可是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就變成可怕的侵略大本營。這小沙洲裏，洋樓駢列，佳木蘢葱風景十分幽靜。可是地上遍布了砲壘，掩護鋼板，和鐵線網。巡哨着的碧眼兵士，肩着上了刺刀的鎗枝，向蛋婦調笑。這對我們簡直是難堪的侮辱。這小沙洲四面是水和陸上的連絡，只靠東西兩度橋。橋上鐵閘森嚴，有外國兵警武裝把守着，向出入的同胞投着盤詰的眼色。

我由東橋進去，看見前面有廿多個小販身分的同胞，談笑着向日本走私機關去了。這是可悲的現象。廣州市內正在開着國貨商品展覽會。馬路上到處掛起抵抗經濟侵略的宣傳畫和標語。可是，同時也有大批的失業羣衆，為着要吃飯，不自覺地做着販賣私貨的勾當。這是說明了要抵抗侵略，不求澈底的民族解放，而想由枝節做起，是根本談不到抵抗的。我們只有結成人民戰線，才能消滅漢奸，進而打倒帝國主義。

我抱了沉痛的心踏進台灣銀行。這時候，銀行裏冷清清的只有我一人提款。台灣人職員在日本職員面前的卑顏厚禮，戰戰兢兢的光景，在我心頭結成了可憎的三個字：「亡國奴！」

拿了款子出銀行，沿着籃球場走，前面看見兩個安南人和三個法國人在打籃球。怪的是籃球有這打法：那個安南人從另一安南人手裏搶到球，捧着走到法國人跟前雙手遞上去，那個法國人接了，對他豎起一隻姆指稱讚他，他便也豎起姆指放在鼻尖下點點頭。歡喜的叫人肉麻。

「亡國奴！」我心裏說不出的悲憤，把這三個字際輕吐了出來。

走出東橋，恰值兩個小販模樣的男女，肩着行李也要出橋去。我心想那一定是日本私貨。橋上的兵警喚住了他們，打開行李來看，我也伸頭望了一望。行李裝着一件破衣，蓋着的東西可看不出來；那檢查的兵警也不去揭看，就這樣蓋回行李放他通過了。沙面沒有這等人住的，行李來得才怪呢。

六二三路底屠殺，誰也不會忘記。然而提醒我們使我們永不會忘的，並不是路傍那片鐫了「毋忘此日」的碑石，而是從那時以來至今沒有撤除的帝國主義者底武裝——砲壘，掩護物和鐵

綫網。它無時不在同胞面前攝出帝國主義者底面目，那是比我們用千百萬語來說明的，還要更深刻，更明顯。每次踏進這烙了羞恥的火印的地方來，除了漢奸誰不冒着憤怒和憎恨的心火，誰不咀呪那蟠據這小沙洲上的勢力呢？

# 在燕塘軍校

從軍者（廣東）

起牀號吹前十分鐘，離開了馬甦爲褥的臭蟲牀，整理好內務，洗淨了口臉，做打鋼架的柔軟運動；因體力虛弱，險些兒倒鋼傷身。

運動後上自修課。訓練員，宣佈會議錄上的通報，謂以後上講堂，須尊重敎官人格，嚴守規律，除表中規定經學，古文外，不許讀小說，打瞌睡。大夥兒充耳不聞，心裏記着合作社的白粥，油炸麵條。

八時下課，到膳堂吃早飯，人聲嘈雜中，有「慘極！伙伕偷米，揩油，我們餓肚子」的說話，很幽默地衝進辦理伙食者的耳朵裏。

塞飽了肚，跟着到礮廠去，檢查高射礮的機械，預防損壞。礮爲英國維克斯廠出品，是民國十八年討×的時候，從廣東大衆身上刮三千萬白銀和別的軍火同時換來的。礮式很新穎，作戰的時候，用電流指揮瞄準確實，轟擊飛機容易，射程所及，高有九千米，平有一萬四千米，在防空上實爲利器。自從去年防空大巡行運動後，既成爲半公開的武器，野心勃勃的當局，現正從事推行一千萬防空公債，盡量補購。

檢查工作做完，歸來的時候，已是中午十一時。急拿廣東時報細讀，在電文欄上，載有二條紅色標題的電文：一、上海電：津息，津海河，半月來發現浮屍三百餘具，甚爲驚人，疑某方招華工作建造祕密工程，恐陰謀暴露，殺死滅口。二、南京電：中央軍事委員會，着軍政部轉令軍械庫，發給藥彈計五百餘箱，由軍艦護送至南昌省警衛團，以補剿匪彈缺之處。

在經濟欄上：瞧見中鈔港紙，金銀匯兌，極度增高，百物騰貴，人民叫苦連天。同時讀閻錫山氏西北實業公司二十四年份營業報告書，損益明細表等等。計該公司所屬火柴，皮革，澱酒精，煤，窰，毛織，印刷等廠皆有虧損。只洋灰廠盈一八九一五元。損益相抵，共損二五七四二八元。

在社會欄上：那些曾經明令禁載的，殺人放火，叔嫂和姦，吃霸王飯，捉黃脚雞（廣州土話即指賣肉賣淫的嫖客妓女的意思）等類有傷風化的病態行動，仍然佔滿了廣告圈外的篇幅。

午後又是講堂功課。靜坐中中隊附忽有愛人找他。靑春曲綫映入大夥兒眼裏，一時「看風景」之聲，衝破了軍紀的森嚴。

下課後，跑入寢室領受三年一度分發的脚綁、皮帶、蚊帳、草席。納悶的心頭，受着物質的引誘，吐出辛苦的微笑。

四時最後一課，敎官講解汽車學，指手畫脚，聽來莫明其妙。不耐煩，索性離開，跑到自然浴室，——沙河水中——脫光了衣服，實行個淸潔的裸體浴。

到了綠暗的天空，有了昏曚的色彩，方才回校。

晚上。荷槍實彈，呆站在營門外守衛；蛇長般的柏油路，不時移動着勞工大衆的背影走過寂寞的深夜。

## 受禁止的是誰

程了明（廣州）

上午三堂的功課很快地跑去了；依例我們大家都到街上去吃飯。（學校的廚房換過四次，但四次都爲着柴米價格昂貴及學生的賒欠太多而停頓了。）

兩個中年的夫婦，步子很緩慢的，一面密談，一面攜着手在十字馬路左傍走着。街上的過路人的眼光都釘在他們倆身上。賣猪紅粥（卽猪血粥）的鋪子前，一簇的伙計們也都偷偷指點着這對中年夫婦在議論些什麼。公共車駛過來了，車上的搭客們每個都望着這對夫婦，直至車駛過了灣……

我跑上前去看是發生了什麼一件怪事，值得這麼多人在猜疑，在談論。

原來在這對中年情侶的右邊的，是一位漂亮的婦人，身體的肌肉綳緊了一件滿天星細花的旗袍，全身肥拱拱地走起路來，兩隻脚左一擺右一擺的像鴨樣。

她的左手拉着一個全身軍裝的丈夫，左胸有黃邊三顆星的胸章。

起初，我離得太遠了，朦糊地只看到他倆的輪廓。逐漸走近了時，才懂得人們的竊竊私語是因爲這位太太的衫袖不過肘。

警察從他們倆的旁邊瞟了幾眼，便遠遠地避開到另一條馬路去了。

我走過了這對夫婦的前頭，趕上了先行的何君。

「老何，你看後面那位上校的夫人，她的衣袖是不過肘呵！那個警察見了也不去取締，反倒悄悄地避開了。」

「哼，什麼禁止奇裝異服，什麼標準服裝，什麼袖不過肘，……你以爲這個命令能施行於這些高貴的大人物的姨太太嗎？」

「是的，昨天我從永漢路走過，一個航空軍校的學生拖着兩個露胸袒臂的少女，很多警察看見了，都很但怯地避開。」

「不是嗎，我前幾天由德宣路剛轉過吉祥路那個灣角時，有三位航空生拖着四個奇裝異服的漂亮女子，恰巧一個警察迎面走來。他太不識相了，竟要實行他的職權，奉公守法起來。可是他嘴裏還沒說得幾句話，一個沉重的拳頭已經賞賜到這個奉公守法的警察的鼻樑上。滿面的鼻血和酸淚衝湧了出來，好警察，知道自己冒失，屁也沒敢放一個，垂頭轉身就走。然而，三個空軍生追趕上前，抓着他的衣領，揑着拳頭，要他供出姓名，要他供出在第幾公安分局當差。末後，屁股上又受賞了一大脚，這才一場風波平息了。」

我也想起了上星期日我所見的事。那天我走過永漢戲院，看見一位大約是太太的少婦，怪惹眼地穿了一身反標準的奇裝異

服。兩個警長圍繞着她，大概是在叫她或勸告她下次不要如此罷。最後，其中一個警長打起「官話」來了，不料這位漂亮太太立刻像小雞一般叫道：「好啦！我上汽車就是了。」她說完立刻奔向一架私家汽車裏坐得端端正正。警長們也就走了。

禁止奇裝異服！對誰禁止呢？軍官們的太太嗎？有汽車坐的少婦嗎？都不是，禁止的是除去這類「高等華人」剩餘下來的平常老百姓！

## 看病

高　踪（廣州）

因了妻的熱病沒有錢好好的找醫生看，晚上便傳染給吃乳的小兒。整晚聽他呀呀的哭，病妻也就整晚沒有躺下。第二天早晨，我聽從了街坊的勸誘，和病妻抱了病兒，叫了黃包車到仁愛善堂受贈診。

這天正是五月廿一日，仁愛善堂是聽到宣傳了很久，可是目見這還是初次。

地方是一間古廟，還是早就曉得；可沒想到廟貌照舊，贈醫處只用了階前天井幾丈地。倒把緊隣的一間學校收用了做留醫所。

廟前擠了六百多個候診的貧苦大衆，其中大半是婦女，有不少是攜了香燭冥鏹，連着藥方來參神的。本來冷落很久了香火，有了善堂搭在門前，廟運也便跟着興旺十分了。

天井前搭起蓬蓋遮了天，下面排了兩列椅子。男女分坐。女座對着掛號室，男座却對着女座側面，男人就可以坐着仔細看女人。雖說是貧病相兼的女人，可不少是娘姨之流，在那裏搔首弄姿。

我和妻起初不曉得掛號手續，走到掛號房前找一個事務員問，他可冷冷不理，只顧和兩個女病人瞎扯。幸虧同病大衆有人告訴，我纔曉得要掛號就得坐着等候人來發籌碼，然後拿籌碼去掛號；又教我妻坐女座，教我坐男座。我又不生病，幹麼坐着候籌呢？可是我立刻聽依了她的意見在男座前排，坐着裝病。這時候才曉得，原來發籌碼也講男先女後，過了五分鐘光景就有發籌碼的人拿十枝籌來男座順位派發。三十分鐘以後，我便也拿到一根竹籌，可是女座那邊却始終沒見到發籌碼的人。怪不得女座人數愈擠愈多。

我拿到籌碼，妻可等得不耐煩，便只用一根籌替病兒掛號，妻的病打算不診了。

診症室也在廟外；地方狹窄，容不下幾個人，病人們便都擠在石階上等候唱籌。和診症室相對的，是一間小小閱書室，在看報的只有一二個，裏邊還着二三種報紙和廿多本書籍。我進去信手拿那書籍來看，原來都是一些太上感應篇，玉歷傳鈔××因果錄之類。

診症室前，男女擠到一塊候診，這裏是男多女少，和掛號室前正好做了對照。好容易輪着唱到我們手裏的號碼，我們便抱了病

兒進去。醫生倒神氣，什麼也不說不問，病人的訴述，要聽不聽地聽着，隨便在腕上把脈搏摸一摸，這就開方了。我的小兒才足三個月，他可沒有摸脈，只把食指關節看一下就算了。那是多麼奇妙的診斷法啊！藥方無非又是勾藤蟬蛻之類。這幾味藥我的妻自己也常常買來喂小兒的呢。

這裏不但附診也還附藥，我便把藥方拿到掛號處，照例取了贈藥籌碼把藥方送到廟門旁邊的藥局去。

藥局裏的人，面孔也一樣難看，都是一種厭惡和不屑的神氣。這總够你忍受了。窮百姓怎樣會窮了的呢？拿出這些搾取得的九牛中之一毛回來，施施恩惠，還有那樣的嘴臉。我和妻很悔這一行，藥方放下了，就沒有等着拿藥。抱了憎恨的心，和病兒離開了那僞善的機關。

## 「小孩失踪」

林（廣州）

今天早上聽到朋友莫君的孩子失踪的消息，我無限地替莫君悲傷着。因爲他祇有這一個孩子，而且這孩子聽說是很聰明的。

同時失蹤，共二孩，其中一個莫君的孩子。那孩子今年才十二三歲，還在小學裏讀書。照一般說在小學裏讀書的小孩子是活動和潑辣的，然而莫君的那個孩子却是出格的莊重和沉默。他不愛淘氣，不愛胡鬧，他不像一般小孩子那樣喜趁熱鬧，他常常是沉默而憂鬱的。我每次走到他家的時候，總見他縮在角落裏看書。他那樣對書入迷的態度，漸漸引得我詫異起來。有一次我問他說：

「阿靑你看的什麼書呢？」

他祇抬起蒼白的小臉兒微微一笑，沒有回答我。

於是我便走到他身邊，把他手裏和他書包裏的書一看：原來他手裏是一本三劍俠，而書包裏也是飛仙子，劍仙和峨嵋道人這一類的連環圖說集。

「哎喲，阿靑，你總是看這樣書的嗎？」我問他，又教訓地心囑他道：「這樣書不中用，害人，以後不要看了。」

「不中用？誰說不中用哪？……我想學劍術，學會了，那誰來欺侮我們國家，我便那個他……」他臉紅紅的看着我，忸怩地對我這樣說。

看着他那神情，我便不禁笑起來。「你想學劍術？啊啊！你那裏來這個想頭的？你要做一個小唐·吉訶德啊，哈哈……。」

他見我笑他，他便不接着說下去；以後，他也再不對我提起那樣的話頭。但他仍然是縮在角落裏看着那樣的書，他的心仍然是沉戀在荒唐的劍俠故事裏的。

我看見這情形，我對於那小孩的精神康健，漸漸地抱了隱憂了。

但孩子的導師不理會這現象，孩子的家長也不理會這現象。直到發覺孩子偷了媽媽兩塊錢與同伴去峨嵋山尋道人去了，他

們這才悔恨和怨艾起來。

## 一張傳單

陳笑萍（廣州）

五月二十一日發現了一張派來的傳單，措詞佳「絕」，這是「在二十世紀中，唯中國有之耳」的東西。

恰巧是「中國的一日」所指的一日，這屬於中國的廣州所發現的「在二十世紀中，唯中國有之耳」的傳單，當然大有介紹作一個剖面底一部分的必要。爲實證計，傳單全張貼下來，使大衆們「奇文共賞」：

關聖帝君親筆寫來今年人民死一半觀世音大慈大悲重念曾度眞經可免末劫之災傳送十張可免一人之災傳送百張可免一家之災傳送一千張可免一坊之災有人過看而不傳過後吐血而亡南京董大人抄錄傳送各府各省各縣但看八九月死人無算後到十月定必雞不啼狗不吠三更半夜妖怪在外各街叫喊不寧切莫答應恐怕妖怪作弄今年五月五日午時天上瘟神下降稽查凡間若敬神明食齋力行善事可免災難八月間自獲清吉平安關聖帝君制藥一方　柴胡生薑三片仝煎依茶食之外用硃砂貼門口世人看見切記在心不可作閒一愁瘟神不安寧二愁山東將掃平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四川起狼煙

天上玉皇第三宮主臨降

他人話天光起身用香九枝在當天九拜不可洗面小便又六月二十五日男女不可出街及過海即日海上有無情海牛又出一條化鱗魚噲食人再三十日担得凡食七月初一日有大風大雨要用香七枝七色餅在當天拜再用香二枝溪錢二件神在門口右便初二此兩日天上牛頭馬面下凡放毒藥過得初二日可保七月十五日用雞蛋紅鮑各二個在當天拜再廿日各家男女食齋三日但不信過後雞番八月初一日雷聲大震人驚再八月十五早天上落三條鐵蛇在路邊此乃噲食人各家男女不可出街一日可保平安再八月初一日至拾五日中秋餅內有菊花印係有毒物切不可食再廿日無論綢綉及朱膠高領除去用香三枝淨水叫餅老伯婆送出三叉路口實燒化除九月初一日東方起牛頭馬面椅用烏線揚住牛頭要旬鐘初一日蛇攔路切不可不信關聖帝君觀音大士下降山東省歷成縣胡進士死去七日還陽說今年五穀豐登人民受災四月初五瘟神下界收人大半不信者吐血而亡虛晉者天誅地滅之若抄送拾張可保一身安樂送百張可保一家之災善者功德大矣見者抄傳寫拾壹個善字將燒化灰冲服病恒全愈此四字列下（删去

符文一道）

# 遭遇

泉 剛（廣州）

五月廿一的早晨，我在××茶樓聽到一件事。

早上的茶樓給從人們口裏吐出來的烟氣佈滿，顧客的談話聲，企堂底叫數聲，捧點心的叫點心名稱聲……混雜在一起，氣球似的擴大着，塞滿了茶樓，擠出了茶樓的窗子，消失在窗外底空氣裏；立刻喧聲又繼續塞住茶樓，使茶樓熱鬧起來，在未收市以前是不會停止的。

我坐在五個穿了西裝的，看樣子是小學教員的青年人底鄰座。

他們正在談話。我非常注意着他們，聽着他們的談話。

他們起先談着女人，由女人談到錢，捐稅，由捐稅談到死了不久的胡漢民底遺囑。

「紀念遍讀胡漢民的遺囑，說不剷共無以實行民生主義，我說不對：非廢除苛捐雜稅，一定不能實行民生主義。」在喧聲中，一個矮子的話夾雜在裏面，他一面望着大家一面急促地說，恐怕別人搶先講了似的。

接着，一個面部瘦得只有皮包着骨的，點了點頭，表示贊同這意見，而且舉了一個例：

「不錯，『天下未聞屎有稅，廣東惟有屁無捐。』不廢除苛雜，民生主義實在無從實行。」

他豎起食指在空中劃圈子，搖頭擺腦地說着，和八股先生念文章相似。

大家哈哈的笑起來，那矮子還拍了一下手掌。鄰近這桌子的人，都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到這班青年人身上。

「老王講得確好：言簡意盡。」一個長得像馬一樣的臉底青年，豎起大姆指贊嘆，趕快把手收攏，格格的笑起來，跟着深深的吸了一口烟。

「不，我說實行民生主義要清發我們的欠薪！」一個有着兩瓣厚嘴唇的，將椅子豎起前兩隻木腳搖籃一樣搖來搖去，從口裏噴出一陣淡藍色的烟，再把拿着的美麗烟往裏指着一隻空碟，吐出了這句話。

大家都很同情這意見。

「不錯，不發薪我們連飯也沒得吃，民生主義自然也無從實行。」瘦子還是喝醉般搖着身體，食指在空氣中劃圈子。

「四毛錢學生的涼棚費不是剛到了手？也袖得一部份了。胡主席公祭不是又可以立一個名目掙錢，還難爲你們嗎？」一直沉默着的一個帶眼鏡的說，睜大他的眼睛像害怕別人看見他的細眼睛，一面倒了一杯茶。

「校長想搶喝十三行好一點。」厚唇的譏諷似的搖着椅。

「袁！先生還擺出架子罵人？你也有份呀！」矮子急口地說着。

「共產」校長歪頭用細眼看着茶杯裏升起來的水蒸氣，一面說：「政府把教育經費作軍費用，是不對的。弄來弄去，不是我們做阿笨？」

一個捧點心的捧着一籠「蛋撻」經過他們面前，瘦子拿了五碟放在桌上，拿起一個吃了一口，手拿個大半個蛋撻在空中劃圈子，說：「不錯！雷校長說的對。我們本是熱心教育的，但欠了幾個月薪，什麼熱心都冷掉了。」

說完，又貪婪地咬了一口。

「怪不得？原來大家都是爲了吃飯教書的。」厚脣的還搖着椅，說話有點莊嚴。

像什麼難倒了大家的問題，大家都以奇怪的眼光交換着，相互地呆望着。

「問良心講，眼看交學費時，許多學生家長都拿着仙士，提起交涼棚費心裏就有點不忍。還要學生交還些費用。可是我們教了他們什麼呢？」厚脣的停止了搖椅，悲感地搖着頭。

這句話使空氣沉重起來，他們都窒息了。像犯罪的下級官吏見上官一樣，他們垂低了頭，看着桌子的玻璃面，只是拿着蛋撻輕輕地咀嚼，他們都感到慚愧了。

矮子看看錶，打破了沉悶的局面：

「快够鐘了，走吧！」

說着，喝了一口茶便站起來，大家都受了他的支配般也站起來，用急速的腳步走出櫃面找數了。

我想：他們給人剝削，而他們也剝削着人，這世界不是就建立在重重的剝削上嗎？

## 我回到了一別五年的世界

雪 梅（廣州）

因爲太過興奮，垣樓上一鳴了四點就醒了來，一個人爬起身來，一隻手揭着窗椿，從窗縫中探望黎明之前的殘夜。他們四個人還在熟臥，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還在命運的苦海中浮沉，我不願驚醒他們的美夢。我今天要恢復自由了，我愛這個行將死滅的夜色。但是我看見他們這種朦朧的臥態，我的心頭禁不住的來了一陣說不出的焦急之感。

天一亮，難友們就爭着找我投口信，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早飯，單眼仔又給我加添三角子牛肉，湊半角子豆芽。還請亞[illegible]送在一塊兒吃。這無疑的是最後的餞別了。被叫出去開鐐時，許多同難都擁到四地的閘口來給我送行，這是一種習慣。我一一地同他們握過了手，然後才從單眼仔手中接過簡單的行李。啪的一聲一道鐵閘便把我同他們阻隔着了。我暗暗地在心中爲他們作個有利的祈禱。到收發處時，斗廳前的小天井中已站滿了一小羣期滿提解的普通犯。二個工犯拿出傢伙來給我挖開了腳上的久伴五年的鐵

錄，我站起身來跨步走開時，彷彿二隻脚已經脫落了似的感到上重下輕。一會兒我們三十多個就被拉出大門前來登進囚車，於是我見了珠江底潮水，見了對岸的朦朧景色，我領略了一陣山河變色的冷感。在車斗中想一件事還沒有告一個段落，車已在公安局門前停着了。我們被蔴纜拉出車門時，視綫一橫，就看見了經。他不知幾時已立在門前等候了，我眞感激他對我的盛意，但是我不說什麼，他也只丟一個眼色，沒有開口。我們給保安隊拉進警察所來。這時有人給我解開了倒縛着二臂的蔴纜。解蔴纜的人又指揮我在天井的角落內蹲着。我二眼不自主的朝向通拘留所去的長巷，懷起五年以前的恐怖景情今昔之感，眞的不勝悵惘！一會兒，一個人把我帶進五年以前曾經進過二回的大廳內去，一個斜皮帶的高個子問了數句後說：「以後好好做人，不可再犯罪。」我不作聲，似懷疑又似答認般點一個頭。那人作一個手勢，一個士兵把我推出門外，指示我朝候審處的甬道走。這麼一來，我便成為不受覊絆的自由人了。經站在候審室門外，一見了我就露出異樣的笑面。我已數年沒有看見他這種笑面了，他平時來接見我時，只帶來一副沈重的苦顏。他這時的一笑，把我的久冷的空心復溫了。他拉着我的左手，我們同走出嚴重的世界。我看見了來來往往的行人、車輛、高低不整的建築物。於是我才澈底相信，我的的確確是個不受覊絆的自由人了。經叫來一輛黃包車，我們齊齊地登進了去，一個戴笠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把我們拉走。都市的輪廓，似乎沒有改變，但是許多地方都增添了莊嚴可觀的新式建築。我們經過西堤時，十三層樓的大新公司依舊監視着熱鬧的珠江。沿堤的大小碼頭，也跟前無恙。我不自主的嘆着氣說：

「已經隔別五六年了，一切有些生面。」

「珠江鐵橋已經竣工了。」

經好像報喜訊也似的說。然而這同我無關，我的心內仍是想着同此無關的事情。江面上的大小輪船，伴着數艘小艦，時放陰鬱的白煙。令我想起八年以前的風光。然而公共食飯堂不在了，罷委會的糾察隊亦不在了，令我滿意的一切都不在了。在我心中所存在的，只是往日的強烈的信念。於是我感到自己的孤獨！雖然有經在伴着我，但是我到底相信：周衛的人羣中，絕對沒有誰人能夠瞭解我的悲懷的心境。除了經，誰都不知道我是一個剛從黑暗的角落中爬出來的久被擯棄的可憐者。我的知覺雖然還未完全失掉作用，但是我也不敢絕對相信，這不是一個虛幻的夢境。市廛太過囂鬧、我仰頭看空，空中雖不大清潔，但是浴在我們頭頂上的、畢竟是有光有熱的太陽。赤足的黃包車夫拚着命在向前拉，我不明白經要把我帶到那裏去。海闊天空，我更感到前路茫茫！

## 咆哮

黃虹（廣州）

南國的五月是多麼苦痛而又難過的日子啊！太陽憤怒地放

着熱烈的火箭，燃燒着的沈靜天空，溶化了每一片稀小的白雲；燃燒着遼闊的大地，青秀的稻草變成了枯黃的野草；燃燒着農人們的心頭，是餓，是饑，是憤恨，殘酷的荒年啊！

太陽爬上了人們的頭，是正午十二點的時候了。驀地裏，五月的風送來了三下清脆的爆聲。三下。

從三個不同的村落的綠蔭裏，差不多同時的出現了幾十條黝黑的身軀，他們同樣地赤着粗壯的臂膀，挑着空空的竹籮，掛着泥垢的黑色短褲，下面是一雙生滿黑毛的大腿。在灣曲的小道上，分着三排齊整的小隊。

在一個黃土的小坵上，他們集合起來了，八個年青的走在前面，其餘的跟在後頭。

「刁那媽，快啊！」

八個青年中的一個，吹着短促的口哨。

一羣饑餓線上的奴隸怒吼起來了。他們像一條憤怒的巨蟒，無聲的，迅速的，越過曲小的田壕，踏着焦黃的禾稻；弁啊！弁啊！跳過了乾涸的小溪，他們看見了對面巍義的小樓，和下面古型的大屋。

在閘門外的竹園邊，前頭隊伍暫停了一下，隊伍立刻緊聚成堅強的一團。

竹林裏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接着竹叢間出現了兩個漲紅的臉孔，上面還掛着勝利的微笑。

「吱！——」這邊的口哨響了，兩個臉孔一縮，消逝在竹影婆娑中。

「刁那媽，走！」

八個青年飛弁的進了閘門，在這一瞬間，沒有遲疑，沒有猶預，幾十對強健的大腿，戰着幾十個粗黑的身軀，狂風般捲進閘門。

隊伍在古型的大屋前停止下來了。門上的匾額，莊嚴地寫着「進士第」三個字，配着那剝落的油漆的暗紅顏色，和那明亮的燦爛的陽光，表現得充分的不調和——簡直是滑稽的諷刺。

「大家照着自己應站的位置站好去！」

一個年青的麻子高叫着。

四個人從隊伍中走到屋背後去。那神速的樣子，好像飛着的小鳥。隊伍分散在屋的兩邊。

「甚麼事？……哦！你們……」一個蒼老的臉孔從格子窗裏丟下驚奇的聲音。

「三爺，我們想和你老人家借點兒穀。」青年的麻子首先回答，「請三爺出來和我們商量一下。」、

「你們的人……唔；等一等罷。」

是五十歲左右的一個老人，拖着鞋，拿着毛扇，一隻手撫着頭上的短髮，緩慢的踱到門前。

麻面青年的手舉了一舉，三個青年迅速地圍了上來。

「什麼事，幾位……」

一隻手在空中招了一招，整個隊伍團團的圍了上來。

「三爺，我們來借穀！」是粗壯的，宏大的，山崩一般的答覆。

「什麼！你……你們人太……太多了不能，不能！」

「三爺！我們幾天沒飯吃了，你明白吧！」麻子代替了衆人的聲音。

「刁那媽！老子們餓死了，今天非借不可。」

「大家，大家有……有什……什麼東……東西抵押。」三爺鬨然給怒吼的巨聲，嚇昏了抖顫着說。

「拿我們的命來抵押吧！」又是山崩樣的聲浪。

「你們不……不……不講道……道理嗎？……」

「刁那媽，穀是我們種的，你們大家挑回去這就是道理……刁那媽，動手吧！」

「搶了我們的穀，關在你自己的穀倉去，這是道理嗎？理你媽的×！做！做！」

三爺驚悼得快要瘋了。

「你！你你們做……做賊啊！我……我的兒子鋪……鋪子去……去了……明……明天……」

「刁那媽的×！動手啦！」

「賊呀！」三爺只叫了一聲，轉身就跑。

「糾察隊！」麻子揚了揚手，六條有栗子肉的臂膀，猛力地一送，把三爺送到屋角裏去，三個人在監視着。

「開介的！」麻子的口哨響了一下。

砰砰砰！斧頭和鐵錐在屋旁的倉門上跳舞着。

在後門，一個短黑的傢伙，提着銅鑼鑽出來，突然一個飛腿，黑子滾到溝渠裏去。

砰隆！穀倉的門倒了。

幾十對竹籮圍着穀倉門口。

「不要亂，第一隊，兩籮滿的。不要多，……好！快走！第二隊，滿的……走……第三隊，……好！本村的。……走！快走！……糾察隊！」麻子的口哨尖銳的響了最後一聲，八條影子，迅速的消逝在樹林裏。

## 具結

譚亮暉（廣東南海）

清晨。

祠堂門外近石級處，坐着一個蓬首垢面的老人。右腳鎖在一條沉重的鐵條上，——這是更館裏鎖押犯人的一種刑具。背後放着一個用衫袖截下來改造的小袋子，濕實實地，有乾草束着袋口，微露着有些赭黑色而沾着泥的山芋。

料峭的晨風，從破舊的衣衫吹進他衰弱的身體，使他不期然打了個寒顫；有時懶倦倦地，伸了個呵欠。那蓬亂的頭髮，有點像涼秋時節原野上的衰草。

他似乎很哀愁的，把下頷擱在聳高的左膝上，手抱着脛骨。——右腿無論如何也舉不起了，內部痛了像刀挖，也不能動彈得半

步。他像老是在沉思，蒼白模糊的眼睛，從不敢仰起來，向誰注視一下；只是呆想，究竟想的是什麼，誰也不會曉得。

溫煦的陽光，從濃密的林底，漸漸地射到他的跟前了。從祠外經過的人，誰也很注意的看他一眼。看後，有的表示微嘴的神氣；間有氣壯力健的年青人，會忿忿恨恨的斥他兩句：

「好斗胆的老狗，又偷東西？還好命，若果偷的是我的，怕你要死在跟前給我看呀！」

來看的人漸漸多了。孩子們用着詫異的神態圍着他，前前後後的，瞧着，但不敢十分貼近。那時，袋子裏的山芋也解開來，歸陳在背後了。

「深更午夜，偷人家的山芋做什麼！錢也值不得多少，索性替人割點草，做做苦工，也許會得到一頓飯吃呀！……」

有了年紀的女人，同情似的說。

午后。

桂興伯伯，（我們鄉裏的鄉長）拿着一張寫滿字的箋紙，還有一管筆，行近他跟前；——現在他的右脚已恢復自由了，蹲在祠外的角落處。

「你寫自已的名字在這裏。」桂興伯伯遞過紙筆給他。

「我不會寫字。」

「來！印指模罷。伸出左手的一個指頭！」

手續辦妥了，桂興伯伯把紙內的字念給他聽：

「具結人×××，今因竊到××鄉之山芋；……經押赴鄉公所懲治，蒙鄉長先生不予深究，網開一面，特令於鄉前田野，剷割荒草十天（由本月二十二日起）以示薄懲；期內竭力工作，不稍有懈，如敢故違，或有中途逃走等事，願受重罰。………」

念后，他連連的點頭，似乎十分滿意，蹺蹺蹌蹌的，又回到鄉公所去。

## 影戲

叚如（廣東佛山）

早上戲院裏的人便敲着鑼鼓，抬着廣告木牌把鎮上幾條大街走遍了。孩子拾了幾張宣傳單，便像得着麻糖似的快樂。雖然他們不大認識字，但是印花紙上那些提刀拿鎗，伸起半截腿的人物，却認得很清楚，那個是專使雙劍的和尚；那個是最愛喝醉在街上打人的胖子；拍了拍腦袋，便能够飛出紅光一道的女俠……。甚至只要對這些紙上人物瞅一下子，便可以猜出這個是誰，那個是誰。

「放影關東大俠六集了……你看不？」

「是啦！五集結尾時候，鄢麗珠正困在賊人的機關裏！」

「查大俠正趕救呀！」一陣聲音把前話打斷了。

幾個小孩在一起，有些緊了緊褲帶，在地上翻跟斗，學醉酒胖子；有些搬幾塊磚石，疊在街旁，遠遠的飛跑過來，聳起兩腿，跳過了

磚，再打一個旋腿，嚷着：「査大俠來了！」

戲院兩塊鐵皮門還沒有開，四周早便擁滿了人。男的，女的，互互推碰，祗不過希望門開了，便可以先到票房買票，然後佔個好座位。一分秒這時候便像一年，一月似的，所以隔一會兒便急急嚷起來：「開門！開門！」

好容易門開了，這一剎人便潮水般的湧進，票房的洞便堆滿了抖動着的身體；牆壁的樣本照片前同樣是擁擠得厲害！

票房上邊雖然布告着開影時間，而實在等於虛設。到了規定時間，座沒賣滿便得等到滿座才黑燈。這時，實在已經滿了座，但是還希望多幾個人，多賺幾個錢，所以儘管先到的觀衆拍手，叫喊，吹口哨，而那塊灰黃且補縫過的布幕，還是空空的沒有半個影子。

「是日開影此畫名叫關東大俠第六集……」戲場左方的小板樓來了一個重濁的聲音，每個字都很用力，大半帶着鼻音。

「開影啦哈！」這個聲音卽時使觀衆歡呼起來，孩子們更張着嘴用力吹口哨。

關東大俠在黑暗裏跳出來，拿了關板刀，在空中旋個轉兒，把一個漢子摔倒地下。觀衆起了一陣喝彩，這小樓上那解畫的鼻音也蓋過了。

全場寂然，每個心胸全跟着布幕上的一切跳躍。放影機拍…………拍……的響，像一個拙劣的齒輪在地上滾。也像街頭一個老車夫，很吃力的拉着輪子破了的舊洋車。布幕上面的東西常常顫動着，雖然這個時候，東西是靜止的。忽然從不知什麼地方跳出一個白影子，忽然這邊幾個人口鼻模糊攏在一起。

「高低！高低！」

「你媽的，瞎子眼睛嗎！」

布幕上鬧了亂子，上半截只是幾隻跳動着的脚，下半截是幾個怒眼圓睜的臉孔，而中間却分隔了一條界線，這樣叫做「高低」。每個人都熟習這個名字，因爲這種情形常有，所以只要一看了，腦袋不用想，嘴巴便會喊出來。

黑暗的空氣裏，每隻眼睛都集中在幕面，空氣污濁却不覺得，根本這裏的人都習慣了。其中有人一邊抽煙，一邊向前面站高半個頭顱的人叫着「坐下來，坐下來，句你娘只是你一個人的世界！」賣瓜子紙烟火柴的，拿了個小箱子，在黑暗裏穿插，低着嗓子喊：

「美麗牌，金鼠牌，香瓜子！」

幕上雜亂的一堆黑影，模糊裏還可以分辨出有刀，舞動着的手足，喊救的嘴巴……。全場的人都屏着氣息，急切等待着決鬥的結果。一向相信逢戰必勝的査俠士的孩子們，這時也有點懷疑了。他們暗裏計算奸賊那方在地上滾着有多少人，俠士給人家打了多少拳頭，肩膊，脚膀子有沒有受傷。

「欲知道關東大俠性命如何，有那個人來搭救，請看下集！」

板樓上的人一氣念完了這一句，空氣緊張緩和下去了。燈光雖然而亮，淡黃的光線這時在人的眼睛前顯得格外明亮。

票房掛上這樣一個牌子「即售二场票。」和剛才一樣，霎時窗洞四周便擁滿了人。

兩個赤了膊的孩子往人叢中衝去，「救關東大俠的人來也」他們學着小板櫈上那個鼻音調子，握着拳斜了唇顯出一個難看的臉孔，擺了擺身體，跳下門前兩塊石階去了。

# 教會在怎樣建立勢力

何辛（廣東汕頭）

夜——我的住處的四週，陷落在死寂的狀態中。

對過的基督教堂，却相反地敞開了門，燈、光洩出在黑暗的街心，裏面錯落地坐着人，台上正中排着四張椅子，由兩個穿長衫和兩個穿西裝的（中有一位是西籍的）牧師分坐着。背後高嵌着一塊兩尺長的黃銅作成的十字架，在燈光的反射下發出閃閃的金光。屋內是寬敞和荒漠，但有一種嚴肅的端莊，使人竦然緘默。

鋼琴聲奏了起來，十來個穿白色人造絲旗袍的少女，捧着詩篇在台上歌唱。聲調低抑而柔和，引人沉思，使人懾服在神的殿威下。

祈禱之後，便由適才坐着的那位西籍牧師站起來演說；看樣子是中外的混血兒，但他說得一口流利的北方話，由另一牧師譯成本地話；講題是「怎樣建立義務工作人員。」

因為是外國人的緣故，說的話脫不了「歐化」的句子，使人不大好懂。他的聲音非常低而慢，且時時在多綢紋的臉上閃出一絲微笑，那正說明了他的老練、矜持、與勝任。在一個非基督徒的人看來，這位先生是俱有相當的手腕的。

「我們的教會死寂地不能配合着當前的國難，用主的光輝來替我們有罪的國民贖罪。教會的事務是太集中於一個牧師或傳道者個人身上。故教會的工作沒有辦法開展而停滯在半死活的狀態中。同時，許多受教會培養，訓練，與幫助的青年，出到社會上便不給教會服務，這是為了什麼呢？固然一方面由於教會沒有給他們以清楚的認識，和分配工作給他們；但為了不辜負耶穌的使命（耶穌叫我們跟他，並不是做禮拜和捐幾個錢就算了事）是要我們跟主共同工作，而這樣才能成為一個良好的眞正的基督徒。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來執行這一任務。這些人才是要由訓練中產生出來，要設立訓練班，規定經常討論各樣與本身教會所要做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出眞正的義務工作人員。據我所知道，有好多青年願意而熱烈地要為教會服務，在北平某教會便產生三個小委員負責開設訓練班，這三個委員的成份是銀行會計師，電車公司職員，和牧師。他們決定了下面五項工作：

「一、兒童問題，

「二、青年問題，

「三、婦女與家庭，

「四、佈道，

「五、一般仗着牧師主持教會法。

「因爲過去工作的缺點，是把事務太集中到幾個負責人身上去，而忽略了共同工作的分配問題，形成了講道者自講，聽者自聽，結果，變成了最熱心的教友也會脫離而去。

「因此，這裏的教會趕快要完成下面四個問題：

「一、有沒有產生義務工作人員的需要？

「二、幹些什麽工作？

「三、產生多少人負責？

「四、怎樣完成？

「可是，我得問一問：除開教友的子弟和直屬的學校外，你們知不知道圍繞在這教堂附近的兒童有多少？圍繞我們身邊的不是有很多青年嗎？我們要怎樣的說服他，和幫助他們認識上帝。要知道一個好的有生氣的教會是建立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上，而不是單只由牧師或傳道者出力的。

「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廣州、福州和廈門等地的教會，都熱烈地舉行討論這些問題，有的並且見諸實行了。我很盼望這裏的教友也很快的具體地把工作大綱規定出來，爲了使工作更加有效起見，可以團結全市的教友來共同負担這一工作的開展。」

在聖詩的懷幽聲中我走了出來，我咬着嘴唇，心裏想道：

「宗教像鴉片一樣地更加緊來毒害我們這般純潔的青年和孩子們了！」

## 汕頭雜景

士心（廣東）

華洋貧民院的角門打開，照例有棺材抬出來，可還好，亞門，今天只一具哪！

夾道的槐樹一齊着了花，細細的清香滲入我的呼吸；晚風自海上吹來；明艷的斜陽特別在小姐們的時裝上閃弄出驕傲的顏色。走，緩緩地走，走過一所、二所、三所教堂，走過日本醫院，走過市政府對過的日本小學校；我帶着一顆被晚風吹愉快了的心，踏進圖書館去看那些「天下太平」的報紙。

青年會門口童子軍「如臨大敵」地把守着；一羣一羣的人們在電光燈下擠進擠出。今晚在開聯歡大會，徵會友。「目的在徵求一萬元會費，」而徵得的新會友人山人海。猗歟盛哉！舉目一瞧，亞門，學生眞不少！

彌敦大戲院放映「珍珠島」下集；門前停着一個灰殼大甲蟲。

「山票」輪着後天又開彩哪，滿街「首名獨中」的旗幟誘惑地在飄。三天來一次發財的機會，「本小利大」汕頭的貧苦的人們有福了！

打商業街轉出來一對好小伙子：挺硬的洋裝，四隻皮鞋在夜

的馬路上敲出合拍的音調，「ㄎㄨㄛㄊㄨㄛ　ㄎㄨㄛㄊㄨㄛ，」不偏不歪在我前面走着；一陣陣「司丹康」的香味溜入我的鼻腔來。聽！在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呢。哎喲，亞門！「漢皆已得楚乎？」

一陣鴉片煙香味刺鼻。

那在海裏閃閃着燈火的不是早苗、若竹兩頭兵艦？

慚愧！住在這動蕩不安的地方，瞧着那一夥一夥趕去日文夜校上課的人們，鄙覦下到還有點兒羨意。有福了；你們有保障的人們！

「這家『廣興公司』什麼時候倒閉的呀！」

「一個賭徒也不上牠的門，我早已決定了牠最後的命運了。」

「可幸隔鄰那家『廣興公司』生意興隆，不然這段馬路的『防務經費』要起恐慌哪！」

「哈哈！」

回到我的寓所（其實一個亭子間，）要睡；隔鄰在打丫頭，樓下在罵丫頭；碰巧！半夜也沒睡着。

這夜靜更深時候，是誰還成羣地在馬路上走過？一片皮鞋的響聲，夾雜着零亂的笑語；是學生們剛打從青年會回來嗎？

# 波光人影

鄭　風（廣東汕頭）

天亮了。大地從酣睡中緩緩清醒過來。冷淒淒的小江畔也漸漸熱鬧了。昨晚下着雨、江畔成為一片泥濘，有的地方還積着一個個的水潭。

小江裏，黃濁的江水仍不休止地吼叫着；踏着洶湧的步武，用着最快的速率，滾滾地向前奔跑去。在中途，時不時捲起漩渦，像轉陀螺。

在燦爛的朝霞的掩映中，太陽出來了。是那麼圓，那麼血紅，那麼灼熱，眞是好太陽。這是久陰以後罕見的。

沿着江畔泥濘的土徑，走來一個貼報的童子。一手提着漿糊，一手挾着一束報紙，到了那沾滿汚黑的糊跡的「街頭閱報處」的木牌旁邊，展開一份報紙貼上，又匆匆地向別處去了。

報上第一條新聞有這麼幾個用特號頭號字粒分別編排的正副標題：

韓江水漲危險堪虞

×××電飭搶救

橋東村水深及脛

岐山鄉已成澤國

這時候，在江邊，那崎嶇兀突的岩石旁，正站着好幾個女人，臂彎里掛着木桶；桶裏塞滿汗汚的衣服，衣服上面是肥皂。她們站在那兒獃着，獃着，儘朝江水出神。

黃濁的江水仍不停地奔着，發着喳喳的吼叫。水面時常挾雜

些樹枝木片以及水藻之類，但隨着漩渦的打轉，牠們老是鑽到水底裏去。可是過了一段途程，又再浮現出來了。

「雨，唉！這幾天眞下得够了！巴得今天放晴，水流却又這麼急！」

「你們還不大要緊，我們替人家洗的，才糟！洗一件，算一件；要是今天還洗不成，這可要命了！唉！」一個中年婦人說。（她木桶裏有許多簇漂亮的外衣。）

於是，把褲管捲得高高，探足踏下那給江水蓋掉的石階，——這是她們平時洗衣最好的地方。可是水勢太急了，一下裏給衝得站不住，險些兒跌個觔斗，忙把兩手揚起，平衡一下身子的重心，一步搶上岸來。

旁的女人都替她捏了一把冷汗。之後，笑起來了。

「噯，水勢眞急，眞急！——要是今天仍洗不成，那怎好？唉唉！這可要命啦！」嘆氣着。

接着，大夥兒也跟着太息着，死釘着浩蕩的江水出神。

太陽漸升漸高了，赤血色的線條投在土黃的江水上，映成無量數的金光，閃爍着，閃爍着。

閃爍着的金光把另外一羣人弄得痛頭了。那是碼頭上的挑夫，有着鐵般鬆硬的身子的人們。他們肩上盤着汗巾，帶着竹槓，麻繩，鐵鈎，站在江畔一大排寬廣的棧房旁邊。（棧房的大門給用好幾重大鎖頭密密地鎖緊的。）他們都向着湍急的江水默望。

「這光景，今天又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起卸！」

「水流還這麼急，不要命的才敢駛船來呢。」

「唉！再這麼沒有東西搞，我的骨頭可要鬆放了啦。」

「是的，沒飯吃，什麼東西都會鬆散啊！唉唉！」

陰鬱罩在每張褐色的面上，大夥兒都哭喪着臉。

交通斷絕了，江心沒有半隻船隻，讓出一道寬廣的河道，給湍急的水流順利無阻地前奔。獨有那不識趣的橋兒，竟還傲然聳立。江水發怒了，洶洶地盡力向着橋柱衝擊，激起浪花，白沫，且又嗟嗟地吼叫着助威。

在橋上，正有好幾個中年以上的婦人走過，穿了古舊的藍布大衣，和鑲紅邊的黑膠紗裙，手裏提着放滿銀錠，香燭等的籃子。走過橋上，俯看橋下浩蕩的水流，邊扯談着潮安的水患。

「唉！你看：水還這麼急，府城（潮安）又崩堤了。」

「下水門下柵十多塊了。唉！神明保庇！我的八十歲老母還留在那兒呢。」

「聽說已向洋人租着什麼機器來測探了，是麼？」

「測探？往年不是也有測探麼？但——水來了才租機器，還有什麼用？而機器又要錢啊！唉！」

「眞的，機器又要錢，有什麼用？只要——佛祖保佑！天公保佑！……」

「唉……唉……」

於是，拐起那些櫻球似的小脚，沿着同平路，蹣跚地向福德廟進香去了。

這時候，有一個很體面的財主模樣的人走來至橋上，倚着欄杆，向那些避着江水的衝拍而緊靠在岸邊的船兒張望着。這一會，他高聲喚道：

「老龍……老……龍……」

在那些緊緊密排着的船兒中，有一個滿面鬍子的船夫從暗艙裏鑽出來，帶着旱烟筒；應着：

「你看：水這麼急，撐三年也進不上一步的。昨天在將軍窖那兒，人家的還翻過肚子啦！」

「那怎麼辦？」橋上的人接着問。

「怎麼辦？無法哪！護堤路汽車也停駛了，人家的可不是也都擱着嗎？」

聽着，那財主皺着眉。望望橋下，泥濁的江水仍是那麼浩浩蕩蕩的奔騰，邊打着漩渦，且嗆嗆地吼着。

「那麼須再擱多久呢？」

「這，我怎知道？只要不再下雨，便快啦。」船夫回答，苦着臉，「唉！再這麼下去，我們的伙食也快完了，人家願意的麼？」

「唉！再擱兩天，那些個也都要腐爛了呢！唉……」

於是，蹙着眉毛，嘆着氣，那財主模樣的人走了。

這當兒，太陽驟然暗下去。不知打哪時候起，哪兒來，蔚藍的天空忽然飄來了好多灰色的雲塊，金紅的太陽便在這些雲塊中出出沒沒，乍隱乍現。

「看樣子今天又不會準晴了。」

這聲音從一個過路的賣涼水的小販的口裏傳出的。

「再下雨，水再漲，唉！這可更糟了！」

「唉！這麼下去眞是要命！」

「唉唉！這可要了咱們大夥兒的命啦！」有人應着。

這時候，正是上午八點多鐘。這小江，是韓江下游在汕頭出海處的一道小支流！讀者諸君：你們要知道這「剪影」的地點嗎？是在烏橋和同濟橋這兩條橋兒中間的一小段。期間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日歷的旁邊註有這麼一行小字：丙子四月初一日。）

# 某鄉長

金　波（廣東汕頭）

爲了覺不過肚子，我跑到這鄉下來過冷板凳的生涯。

這兒人口不多，約摸有七八百，鄉人們除在鎭上做生意與僑居南洋羣島的之外，差不多完全是莊稼佬。

這兒正跟別處一個樣：有鄉公所與鄉長。不過，這兒的鄉長向來却是由「打架式」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

現任鄉長就是如此這般地選成功的。

他是個出過洋的人，他在新嘉坡當過「三親。」（馮來亞話，意即流氓。）而現在也兼任縣政府的偵緝隊員。這麼着，他屁股上總是突起一件叫鄉下人心跳的硬傢伙。

據說他曾用這硬傢伙在牛角山結果掉一個懸紅二千的年青大學生出身的共匪頭兒。

「這些男子的，眞叫人不懂！為什麼好好的書不念，却偏偏要去尋死？」瞧他那勁兒有三分惋惜和七分得意。

鄉公所本來是在村東的「三山國王」廟，當這位鄉長就任後，却遷移到我這所小學校來湊熱鬧，據說原址有「險」沒「要」，搬到這一村的中心的學校裏來，比較安全些。

這當兒，我委實不大滿意。可是校長却贊成這件事兒。

於是校門口就有一塊「××縣第三區××鄉公所」的牌子跟我們的「私立××小學校」的牌子競賽起來；同時「屛壁」的跟前就豎着一根有尖刺紅鬚的藍地黃橫條子的旗子。——這是警衛後備隊的隊徽。

你別瞧他鄉長是老粗，他老粗却瞧上了我，他跟我商量，商呀量的吾就兼任了鄉公所的書記：訂明每月薪水是六塊錢。

但他的收支表却明明白白寫着十二塊。天和我跟老粗才知道這其中的祕密！

「娘的×！虛穀餉糈！」我起初在肚子裏咒罵。但轉一轉念：「橫豎是外快呀！」於是就心平氣和了。

現在我是教書的老師兼鄉公所的書記了。

前幾天，區公所來了一件「公事，」說是縣保編練處叫各鄉將第三期壯丁隊，「應即徵編，以候派員訓練！」

這麼着，老粗就「等因奉此」地忙起來了。他搬出一堆戶口表，抓着頭皮，眨着眼睛，編呀編的編了十二名。哼！還是從何說起？「公事」上不是一點不含糊寫明「該鄉本期應徵壯丁十名」麼？

但老粗有他的「韜略」在。

他叫我做「通告書」去通告那些個被徵編的「各該當事人，」

「為通告事：查第二期壯丁隊，業經訓練期滿，檢閱完竣。現奉

××縣編練處令飭另行徵編，繼續訓練。……茲查該民年齡適合，應在徵編之列。除照編為第三期壯丁隊外，合亟通告，仰即知照！聽候政府徵調訓練，毋得藉故規避，致干究辦。是為至要！切切此告。」

於是，今天有好些個人來找老粗。就我所認識的，有在鎮上開什糕號的老板義興二叔與收找店的掌櫃財隆三哥。

我意識到這些人今天的來公所，是為的什麼？昨天通告書不是有義興二叔的兒子跟財隆三哥的弟弟麼？

義興二叔說，昨天接到通告書之後，他家裏好像死了什麼人，他太太把腦瓜在石門框子上撞。撞呀撞的淌了一大堆血。往後又暈去了那麼十幾分鐘。他兒媳婦拚命要去跳井。說丈夫「充了軍，」她不能再做人。而且——

「唉！鄉長這怎了得？而且，鋪子裏正欠人手呀！」

財隆三哥說他弟弟近來正患着咳嗽病，每天總是吃不下飯。瞧樣子——

「瞧樣子是個好生生的人，可是這是暗疾！」

往後，他們到鄉長室壓低着嗓子談着，談呀談的談了那麼二點多鐘，那兩位客人就走了。結果怎樣，我不知道。但據我平日的經驗所得，却曉得老粗這天沒有不滿意的事兒。

下午，挑水的阿牛和木匠九指老四來。恰巧老粗不在所裏。我遵照自治法規的那一項「時時接見民衆」去接見這兩個人。

他們也是這第三期的「應在徵編之列」的壯丁。

「金先生，做做好事吧！天天要操，叫我們怎麼做活！唉！不是一兩天，長長的三個月呢！」

「這是上司的命令，人人都有受訓練的義務，不過先與後罷了。而且，你們將來訓練成了，治安的責任由你們本鄉人負，警衛就得取消。那麼，你們的派款也減輕了。」我替他們解釋。

「可是，我每天只靠挑水養娘老子呀！先生。」

「一家口嘴都靠我的每天的五角工錢活命呢！」

「這是……唔……沒法的……而且……而且現在，鄉長又不在這裏，你們當他面前請求好了。」我眞不知怎樣說才好，我的腦際浮出幾年前故鄉的一個因××嫌疑，被軍隊捉去，而致一家兒挨餓的一幅圖畫來。

碰巧得很，鄉長來了。他瞧見這兩個「粗人，」鼻孔就那麼一掀說：

「什麼事？」

「鄉長做做好事！我們是……是」瞧樣子他喉嚨裏好似有了一隻橄欖什麼的塞住。

可是鄉長就不等他說下去，明白了他們的來意。他正色厲聲地：

「你們這些人就太不明白『世界』！你們老是想『希圖避免。』這種『步驟』是必經的。哼！派你們幾個錢月捐，就『怨聲喧喧！』好了！將來你們自己訓練成了，警衛隊解散了，俺這鹹鄉長就少攤你們幾個『經濟』」鄉長用了那些個「世界話」將他們訓斥了一頓。

這兩個「想『希圖避免』」的人再也不能夠「想『希圖避免』」了。

晚上，老粗叫我造二份花名冊——一份呈區，一份呈縣府編練處。

裏面沒有義興二叔的兒子跟財隆三哥的有「暗疾」的兒

第：剛剛十名——「奉令祇遵。」

剛才，他老粗很出人意外地問我要錢用不要？於是，他在一疊很可觀的「法幣」裏用收找店夥計的那種熟練的手法數着六張藍色的「總理遺像」把我。

明天他又要在收支表上填了「書記支薪金十二元。」

## 一個佈告

江漢秋投（廣東揭陽）

吾人生活　耕種是賴　蕃茶芋蔬　關係很大。

餓饉之災　苦無可奈　盜竊之變　何堪其害。

爰是集議　成立青寮　守望相助　早夜巡哨。

盜我蕃芋　偷我菜蔬　一經覺獲　罰不寬饒。

經衆議決　齊出法隨　凡我叔侄　安分守規。

如敢故犯　後悔難追　下列細則　念之審之。

一如有串匪入鄉偷盜，覺獲之下，公罰大洋銀二百元。

一如有夜間盜取菜蔬蕃芋等等，覺獲之下，公罰大洋銀廿元。

（計開十元賞給捉手，十元歸公作青寮經費。）

一如有日間盜取菜蔬蕃芋等等，覺獲之下，公罰大洋銀六元。

（計開三元賞給捉手，三元歸公作青寮經費。）

一如有十五歲以下之童子犯以上各規者，罰款減半。

另件　不得劏削田塍埇塍之草。

中華民國廿五年夏歷四月一日坑尾村合鄉公啟

（附註）「青寮」就是夜間巡邏者休息的地方。

## 在瓷業區

阿光（廣東高陂）

早晨，我還在半睡半醒中，忽有一股疲倦的談話聲振盪在這清寂的空間。這似乎有三四個人在隔得遠遠地高談着：

「唉，真沒法！昨日盛記的碗價說要跌下錢二三銀；『銀水』又要升上九分幾！」

「咳，像今都够慘了，還要跌！做碗還想做得到來食？」

「真的啊！不光碗價低，檢錢又像討老債般。像我昨天到陂鎮去，千般萬般求碗商，只不過沒有跪下去，後來還只檢得二塊大洋。除却發給十幾個工人每人一角的工資外，自己只剩二角錢，做什麼好？買鹽還不够！作興我們的家又不是小的。那麼便不得不到陳三爺那邊去借債，——五分利息的債！」

「喂，鷄頭！這樣的債要你才敢借！吃了，後日又怎麼樣？」

「唉，阿興，『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們這般人有什麼後日不後日。那麼活活地餓死，不也是一樣？」

* 　* 　*

午前，我和四十多歲的叔父，在陂鎮的街道上走着。突然人聲鼎沸，每個人橫衝直撞，頭碰頭，肩碰肩。小販收起了

他的担子，店員走在門口看，小孩子跌倒在地上哭，四下用是驚慌，紊亂。一羣人像潮水般擁將下横馬路去。

當時，我想不透這是什麼一回事，只隨着這人羣前進，忘記了叔父在不在身邊。

就在裕昌碗商的門口，匯成了人的大潮，斷絕了交通。如雷一般的呼喝，衆口齊聲的呼喝：「打打，打死那抽吸我們的汗血的商人！」「起來，挑夫們！」接着是清脆的破碗聲，凳棹的擊倒聲，呼救聲，勝利聲，哭聲，……混合在一起。啊，這巨大的力！這集體的力！

後來從我叔父的口裏，知道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一月前，這家裕昌碗商，眼看着瓷業生意一天不如一天，賺不着從前那麼多錢了，於是急中生計，聯合其他碗商一致對扣挑碗工人的脚錢；扣法是每小洋一角扣銅板四枚。這樣一來，這般挑碗者便怒火中燒了。因爲他們一天裏跑個不了，才僅僅得着角餘錢的代價，要很省儉才能度過他們一家大小的生活；現在憑空來了一個無理由的「扣」，怎使他們過得去？於是，他們不得不現一現身手了。

這至少使一般人知道，挑夫也不是好欺的。

* * *

晚間，在我狹小的房子裏，熒熒的燈光照着數張乾皺的臉。

「阿光，幸得你回來，還數天才有煙吸！」靈哥吸着旱煙，悽涼地說出這句話。我聽了寒傖地苦笑了一笑。

「吸够一點，明天阿光要走了，我們又沒得吸了。」阿季嬉笑着說。

「想不到會這麼倒霉，煙都沒得吸。」靈哥說着，憤憤地敲去煙滓。

「唉，阿靈，還擺什麼架子要吃煙！我，飯都沒得吃啊！還怕說，我們一家大小十個人，個個眼巴巴望我一雙手。現在又沒工做，上尋下借也借不通。那麼便只得上山挖樹根救命了呢！」義叔說着把頭顱低下去，同時搖了數下。在這當兒，房子裏死一般的寂靜了。

「樹根吃了有補啊，活像是參子一般呢！」阿季嬉笑地說出這句滑稽的話，突破了這凝聚着的沉寂。

「有補倒有補，請你吃一吃，怕要沒命！你想你爺有錢，笑嬉嬉地取笑人家，看……」靈哥說着，拿起長旱煙管又在吸煙了。

「看什麼？」

「看你有多長久！像阿督老被土匪捉去砍腦袋，百萬家財也沒用。」

「我有過山鳥，柏子鎗，……還怕鳥土匪！」阿季說着拍拍胸。

「喂，義叔！昌老的事怎樣了。」靈哥突然打轉了話頭，不和阿季爭論了。

「近來不會聽見人家說，照想是要錢才能放的！」

「甚麼？是阿根的爺昌叔公嗎，他有什麼事？」我懷疑地問。

「是呀，阿光！你還不知道這回事嗎？讓我慢慢地說來罷！」靈哥說到這裏，略停一停，同時拿起旱煙管來吸煙。「是一月前罷，像

晴空的一個霹靂，突然來了幾個縣兵，雄糾糾地把昌叔公拉去。那時鬼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就到現在也還是一個謎。可憐昌婆天天去求神求鬼，但是神鬼終不肯發一發慈悲，大顯威靈，使昌叔公生了翼飛過那監獄的高牆。有人疑他上代的墳墓不好，但阿根索性發掘了數穴，也沒有效果。又有人疑入門不久的阿根的弟弟阿祿的老婆不吉利；這眞寃枉她了，使她不敢見人，頭也不敢抬起。而且昌婆終日咒駡着她。日子經過了好久，阿根用錢去請比較有面子的人到衙門去探聽消息，才知道昌叔公所犯的罪只有三個字，那就是『嫌疑犯。』」

「噢，原來這樣，昌叔公爲人不是很謹愼的嗎？他怎會犯罪？」我問了這句話，璽哥把旱煙管捧給我，我隨手接過來便吸。

「唉！阿光，窮人是不好做的！」義叔說到這裏，眼光閃了一閃。「昌叔公難道眞的有什麼罪？他今午在廢窯做工，不幸那邊李七爺的家在二月初外遭了『亂子』，搶刼一空，李七爺的大子李根生也被綁了去。當時李家有些謠言說，昌叔公是加入在那『亂子』裏頭，因爲他是一個窮光蛋，又在那邊做工。所以我想這次他的『嫌疑犯』的來由，恐怕就是這個事情。可憐他家田地屋宇都典當盡了！」

聽了這些淒楚的話語，我豁然知道別了三長年的故鄉，是這麼的了。今後的情形，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壞下來，可是還誰敢預言?!?

# 鐵山之東

郭豫昌（廣東潮陽）

汕頭之西，鐵嶺之東，這個圍子，在五月廿一日所開映的萬千幕裏的幾幕：

驟雨洗過早空。

幾萬園蔗，幾萬園番薯，幾萬園柑，幾十萬畝稻，不規則的展開在羣峰環繞下面。還有花生、瓜、芋……。太陽光把農夫、農婦、小把戲、從有着碉堡而又古色古香的千多個村落裏拉了出來，而且拉出了鋤頭、龍骨車、桊水、噴筒，最後是農夫農婦和小把戲身上的汗血，像昨天或前天。

「這造一定豐收吧？」

「……米這麼貴，把這畦番薯先挖回去吧！……」

「媽的，全不起勁」

「……茂盛……擷多……好價賣……發財……」

「下肥料？負債？稻苗還未生新根呢！」

「…………」

萬千個遲鈍的腦子，打轉着萬千種散亂的念頭。

他們像昨天或前天一樣在把汗血儲進田裏園裏，希望也寄在這兒，人家的暗算在他們却很懵懂。

「甚麼？糖價再跌？」

「受影響、華北私貨充斥。」

「粵糖不可到北頭去了麼？」

「當然，就是上海、漢口也滯銷！」

「那我們的存糖不是需要即刻拋出嗎？」

「今年插蔗的要賣掉老婆了！」

二百多戶的村前，一間店子裏，男的女的圍着十幾包劣等米。

「賣便宜點，拿現錢來！」店主脚忙手亂地量着米，說。

「賒，我！」

「這造收好還，賒給我！」

「便宜？比起我糶出的時候，一元銀就貴了六升！」

「現錢、好像不知道似的！」

「賒給我吧，出門三分計息、怎麼不好賣？」

「賒，我要賒，不賒給我，一家子就餓掉了！」

幾點鐘後，還是有男的女的到來。

「米！」

「賣完了，給他們搶完了！」店主說。

「裝身！出發！有錢便罷，沒錢拘人！」小隊長命令隊兵。

二個帶步槍，一個帶駁殼，在窮巷中梭子般走着。

「暫帶到鄉公所去！」

小孩子跟着。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學生丙。

「不要拚了命，共新病倒了。」學生丁。

「考他娘，滿篇皇帝話！」學生乙。

課室隔壁是校務處。

「我們去不去？財政來講了好幾次，說甚麼沒錢參加甚麼較藝。」陳先生對着校長說。

校長在檢查那備繳學費的條子。

一座新式樓房裏，整天際絲竹悠揚。

「劈拍劈！」麻將聲從另一個窗眼很多的華屋裏送出。

「聽說我們這裏要築飛機場，這裏是第二道防線，汕頭失守的時候，就退到這裏來；怎麼連一個鳥蛋也沒看見？」

「建築甚麼啦，佛脚是臨急時候抱的！」

星華日報、探海燈上報告的事件，激動着一對對的眼睛，一個個的腦子。

那是甚麼協定呀，增兵呀，走私呀，自治運動呀，水災呀，……

大半數在盼望着民族解放戰爭的到來，並且確信要是國內

沒有阻擋的力量，民族解放戰爭就在世界上開着美麗的花，結着堅實的果了。

## 潮安小景

歸僑(廣東)

天氣涼爽，今天的潮安街道和揩擦後的鏡子一般，眞是明朗極了。因爲不斷地下了五天風雨，百般人物，都感覺萬分困倦，今天放晴起來，豈不喜悅！

潮安這古城子，距離汕頭不遠，這兒最繁華的街道是太平馬路，兩旁商店大部份建有騎樓，商店的佈置，都極力摹做現代都市表面上是很發達的。這太平馬路有一種特殊的風味，是路心建有許多石亭，那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一共十多座，相隔二三十步就有一個。狀元亭，四進士亭，都是有名的。在車馬不大繁雜的市街，擺有這樣古香古色的物事。這些石亭子，又是商家利用來張貼廣告的好地方，五花八門，總有行人停足在閱讀。

今天早上，我從這條街經過，容易觸入眼簾的是各種有獎彩票代售處的廣告和標幟，各代售處用着誇張的字眼，在吸引人們的購買。這種營業的發達，亦反映着一般經濟的衰落，市民僥倖心理的高張。

經過連綿五天的風雨，城外的韓江水漲，臨江的城門——上水門，竹木門，東門，下水門——今天還是關閉着。東邊鄉村唯一交通要道的湘子橋，亦不能往還。川走松口，梅縣，興寧的貨船，亦停頓的了。所謂「南無上，北無落。」今天城裏的商家，不論是另售或批發，都格外深刻地感覺到生意的冷淡。

在一家糖粉行裏，我聽到一些商人在談天，是說兩天前城裏集安善堂遊藝籌款因雨虧本的事：

「剛才大爺說過：把集安善堂改做永安善堂吧！否則向那兒籌錢辦慈善？」

「爲甚麽？」

「讓胡文虎來辦哇！」

「呵呵，胡文虎的就是永安的哪！」

在一家銀行裏，我聽得一位司庫先生在稱讚昔年申報的評論，他說：

「那才是好的哪，淸淸爽爽百幾十字！」

在一家綢莊，又聽得店員們的談話，主題是潮州戲那一擋的佈景最美麗奇怪。我參加他們的談話，他們又向我提詢到暹羅的面積，人口，暹羅的國際關係，以及華僑的地位。他們聽了我的話，一個店員驚歎地說：

「哎呀，華僑有一二百萬人，爲什麽竟這樣歎啊？」

我又到一家藥房探訪一個親戚，那兒有一位姓李的司理和我談時事。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讚美中國改換法幣的良善，更一古腦兒相信政府一定有着抗敵的準備，說時機一到，鎗口一定

向外的！其次又復轉着話題，從自家的生意籬條探詢到暹羅的商況。我說：

「從前潮梅以及中國的土產運到暹地銷售，華僑經商機會很好，現在，日本貨大量傾銷過去，生意給搶奪了。而且，暹米運銷中國，銷得好，華僑亦有利，可是洋米輸入太多，傷害到中國的農村，徵米稅，救農人，華僑商市跟着受打擊，現在暹地的華僑商況，亦有擱淺的憂慮哩！」

接着還談到市情不景，在潮梅謀生不易，到南洋，又礙着徵稅的壁壘。談到緊張的當兒，李司理竟喊着說：

「世界大戰快些發作吧，這半生不死的生活實在挺不住！」

今天是舊歷四月初一日，這好像不會給人們忘記似的。上午，每個舊式家庭，都要點香拜神，依照俗例，早上還要在門首插上生艾葉，這是每年三次的第一次（其餘兩次是五月初一和五月初五。）相傳插艾可以避邪。那些迷信觀念強烈的男女居民，還要帶着香燭紙錠，到各處神廟進香。這算是今天城裏最活動的社會相。

午後一時，西平路有一隊送殯的行列經過，笛子和鑼鼓，吹打着悲酸的節奏。

在北堤上，是午後三時，妹妹向我提述一段新聞：

「鄰居大嬸的親戚，有個兒子，是出洋的，他留妻子在家裏，他的母親很苛刻，管待這媳婦很不好。昨天因爲一點小事發脾氣，害得這媳婦傷心不過，竟在這兒投水自殺了。還遺下一枝雨傘和一雙鞋子。」

我們憑吊着那婦人投水的所在。

潮汕鐵路最終的一站——意溪站，幾個運輸工友在撥弄一條死蛇，地面一個工友，坐在一根竹槓上，眼睛呆呆望着他的同伴，沉着臉說：

「眞是，從沒有見過的，一連就這麽多天沒有工做！」

「唔！」

一切是沉靜的。韓江的洪流，不住地流瀉，環繞着這個古城，道圍的高堤，忠僕一樣儘防衛狂流會氾濫。人的生活在發霉。

我們搭火車回家，沿途田疇靑綠，呵，今天的節季是「小滿」，潮諺說：「小滿稻懷胎」不多兩個月，農田就可收穫了，地面確是易求！

不過，你亦得看看農人們貧苦的目光啦！

經過市場，今天有很多合時的食物：

海鮮：蔴魚，鱔魚，赤鯮。

蔬菜：苦瓜，茄子，粉葛。

點心：麥粥，粉糰，蒸玉蜀黍。

晚飯前，鄰居的人聲喧雜，聽得是賣粿的小販阿興，因設骰賭博，有違警律，崗警要拿阿興到警署去，後來經過鄰人們極力說情，警察才把阿興的骰碗打碎，踏誠阿興以後不可設賭，事才了結。觀衆發表輿論說：

「不睹沒生意做，賭了是違法，行情眞苦啊！」

# 五·二一的化學課

薏（廣東潮安）

四下裏，由死寂變爲微微的騷動；雨停了，南窗上透進一片白光。我從昏沉的睡夢中驚醒，立刻毫不遲疑的爬起來。第一個跳進我腦裏的事，就是五月廿一日——中國之一日。我很興奮，爲了要體察這個有意義的日子，但我又感到恐懼，因爲我又得盡一天做人的責任，與一些獰猙卑鄙的同學教員相周旋。

在幾十條兇芒的眼光下，幾十張噗的評笑下，拖着脚走入課室。男女同學的生涯就是這樣的，尤其是這×城的學校，本來一個快活樂觀的人，亦會無可奈何的被造成機械式的活死人。我想起投考時的興奮，及現在的消沉，不禁微微的嘆息着。

一堂過去了，跟着來臨的第二堂——化學——又必得拖着沉重的步伐跑上科學館，聽汽車夫（化學教員之別號）念經去了。

坐在科學館聽講，可以直望韓江的洪流以及×城一部分的景物，要是坐位恰恰向窗的話；因爲我們的校址是建在一個山上，而科學館的位置雖不算最高，却亦有適當的高度。這樣，每回上念經式的化學的我，——不，不僅我，至少亦有一部分的同學，倒底全神集中於聽誦經，抑享賞景物，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好似沉淪在幽美的朝氣裏，更好似在黃濁的從流中掙扎。汽車夫手舞足蹈的影子，只在我前面一隱一現。去年（上學期）痛心的事實却又湧上我的心頭來了。

……那是一月十四日——學期試驗的第二天的早上。十一個人，誰都懷着一顆不安的心在用早飯，尤其是化學毫沒把握的我，手只管把稀飯往嘴裏送，心裏却十五十六的只管在打算——怎樣考？考到什麼程度可以馬虎交卷？又要怎樣讀下午的史地？——心裏既有這樣麻煩的事件，只有加緊速率把肚子裝飽，碗沒有洗，就拿起牙刷口盃了。幾個人同樣的慌忙，同樣的刷牙，誰的心都匆匆跑在書本左右了。忽地裏，高三的外宿同學——玫眞——連跑帶跳大笑大喊着進來：「提前放假，我們不用考試！哈哈！多好！哈哈……！」她氣喘吁吁一面拍手一面高聲的說。

「眞的！哈哈！好死！昨夜我的早睡是大賺着了！哈！」站在水缸旁刷牙的劇歡天喜地的高叫。

這時，緊張的空氣包圍着幾個狂熱了的人，有的在跳，有的拍手大笑大鬧，誰都快活得忘形。

我這時好似墜入無底的深淵，心裏緊張的情緒使我很驚訝而懷疑的說：「幹嗎？提早放假！只差兩天就考完，爲什麼要提早？不見得吧！」

「呵喲！內宿生給你們做，是大冤枉了！揭示處不是貼上一張大大的佈告嗎？你們幹嗎？沒有看見？是省教廳下令的呀！他怕我們

參加愛國運動。」

繼續又來了幾個外宿同學，都是同樣歡天喜地的高叫。我全信了，我由驚奇而鎮靜而更悲憤難過。我不去看佈告，亦不驚天動地的到處宣傳我只默默地跑回寢室發呆。

「慧我們須搬行李了，舍監下令午前離舍，」下宿舍的阮在樓下拉長着懊惱的臉孔說。

「什麼？午前離舍？那我怎麼辦呢？……」我從窗裏探出頭說了這幾句，再亦說不下去，轉過臉垂淚了。

剛才我是悲憤學校當局的專橫壓迫，利用刻毒的手段阻礙學生愛國運動，現在，我由悲憤而哀傷沒家可歸了。以一個歸國的華僑，孤獨寄居異地，受了專權的壓迫，不能幹自己願意幹的事，還要被驅逐出校，受無家可歸之苦，有什麼可阻止她不悲傷流淚呢！

同寢室的劇與她同班的幾個同學，匆匆地進來相幫着搬行李了。我不做聲，望她們一下，復低下頭來。女間牒——舍監，就在這個時候披着摩登的藍長衫一搖一扭的走過來。

「趕快午前就必得離校，快些搬物件！」她扮起鐵青的面孔！用潮語，國語，與廣州等三樣混合成的音調聲色俱厲的說，然後一扭腰的走了。

我禁不住噓的一聲哭了出來。

「不要這樣吧！事已到這個地步，只有趕快收拾了！」劇她們好似同情般的說。

我慢慢止住淚，忍着恥辱難過，埋着頭呆呆的整理可憐而零仃的綱籃……

這個悲痛的事實，雖屬過去的了，但我決不會忘記。且更把它深刻在腦中。尤其在這專權高壓隆盛的時代，我深深地回味過去，再體察現在受了層層壓迫的可憐的我們，我不禁悲憤得近於瘋狂了。

「汽車夫」還只管搖頭擺腦的念他的經。學生們以手擊桌的聲音，交談的聲音，全不能感動這個「誠心的道士」。

一小時快過了。朝陽由歇弱而強烈，放出燦爛的光輝；韓江還是黃濁的洪流，但她決有澄清之一日，可是我們的祖國——烟霧重重的祖國，何時呢，才是黎明時分？

## 這天的湯坑

葉金之（廣東豐順）

因了十八，十九兩天的大雨傾盆，昨天的湯坑已成澤國了。雖，整整的浸了半天；但今天人們起來看時，水已完全歸溪了。

這兒確是個怪地方：三天大雨，大水便浸上我們的睡床；而三天晴旱，農夫們的水車的吱吱聲便又衝進耳朵來了。這是這兒地勢的關係。

今年因初春嚴寒，稻種凍死大半，農夫們只得忍痛用重價向地主們購來稻種另播，這已是叫苦的事；這次大水一浸，將來的收

成，又將受到好大的影響。壞，老天也緊迫我們的破碎的農村使它加速的破產。

今早，太陽高掛，我們走出野外，張眼四望，就只見到大水浸毁了一切生物非生物的痕跡。這幅圖畫，徒令見者增多一些傷痛而已。

據說，果樹的結實，多是年有年無，這證之去年今年這兒的荔芰龍眼就可明白。當你未行近它們的身邊，已可見到它們的花是密密的佈滿全樹。我們一見了它，總是：「今年有便宜果子吃了。」可是，這次的暴風雨却把我們的希望打得粉碎。我們只見滿地盡是些青青的小荔芰和龍眼花。這又是一宗大損失。

這兒的公路，是省道第一幹線。這兒的路基壞的不堪，這次大水一來，好幾處的路基被衝崩了；好幾處的橋樑被衝折了。交通是停頓了。破舊的長途汽車無限頹萎似的凌亂的站在車停里。水道，却是因水太大了，船不敢行駛：於是乎，金湯坑的對外交通是斷絕了。

太平寺是這兒有名的古刹。前清蘇州巡撫又嘗任「七省調兵」職的鄉人丁中丞日昌先生幼時就嘗讀書於此。這天因是陰歷的四月初一日，更是士女如雲。拜佛的善男信女並不因昨天的大水而減少，倒反是較多。這許是他們以爲這次大水的不久浸乃佛祖之靈而來作個誠懇的答謝吧。

一個友人告訴我：新市場那邊的南橫街，簡直是「汕頭的外馬路，」那兒一連幾間藥房；並且那兒有一間藥房是某國人來新開的，幫手是台灣人。我聽後不勝驚異，×人的勢力竟簪到這偏僻的湯坑來了！

我們利用朝會的時間向學生說明新文字的易學，易寫，易懂的好處；我告訴他們：學新文字，一兩月內就可以讀，寫文章，這才是大衆自己的文字。他們聽的入神而起勁。我們這麼決定：現在離暑期還有個多月，我們在這期間內教會了學生，再由他們幹「小先生」去教他們的家人。這麼，新文字的推行就很快了。

## 啞狗心里的孔夫子

憎　野（梅縣 廣東）

醒來，壁上的時鐘已是七點又五分。揉揉惺忪的睡眼，立刻從床上跳下，踱出了房門，懶洋洋地憑欄張望：石路上已有三三五五的孩子們，手裏拿着一束香紙，不像往日的只荷着書包。一種奇特的記憶，立刻使我的腦袋，充滿了「今天是初一日」幾個字。

師表，模楷，……牽住我的衣角。忙回到房裏，穿上外衣，下樓去盥洗。但，當一雙脚蹓躂到安放孔聖牌位的中廳時，意識地抬起頭，我眼犄裏的那塊尺來高的木牌子，髹漆已經剝蝕了，怪乾澀的，那「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的字樣，也給香烟薰烘得模糊不清；只在那牌子的四周，還剩下一段半截滿染塵埃和蛛絲的紅漆。此刻，雖然我一壁拖着脚下樓去，而孔老夫子的龍鍾老態和端肅

威嚴的臉孔，即時映入我的腦海；另一面我的心裏在冥想：夫子也許正在笑逐顏開得着這許多虔誠供奉的徒孫吧！

洗過了臉，學生來得更多了，我爲了職責（？）和飯碗的關係，不能不點着油燈，好讓孩子們去進香。

照例：孩子們在廢曆初一十五行香的時候，做老師的，要在旁做監臨的指導他們，我循例的做着這監臨官。但，當他們手拿起香，背灣灣地拱手作揖時，我不禁嗤的笑了出來。爲什麼要笑呢？連自已也有點茫然。實在，他們的神氣太猙獰了。這或許就是我笑的答案。孩子們似乎沒有注意到我的笑，或者在他們的小心裏，以爲在這聖潔的孔聖前，是不容兒戲的。

一個個孩子進過了香，燒過了紙寶，便溜回課堂裏去了。我也啼笑交集的想起脚離開這香烟繚繞的孔聖廳。但，登樓的脚步聲，扯住了我的脚尖，并且警告我說：「職務還沒有完呢！」對着梯排上一望，來者却是平時最滑稽的啞狗。啞狗平時太古怪了，所以給我的印象也特別的深；他一副笑匠的嘴巴、和鬼一般凶獰的面孔，加上那件又短又爛的藍布褂子，使人一見，就要哄笑起來。今天的啞狗呢？却不是往日的啞狗了。身上換上一件很乾淨的白色褂子，神氣異常嚴肅，摯誠。我覺得他這樣打扮更是趣味，更是笑的資料；他進香的時候，拱手作揖；端的幾乎把頭顱接地，屁股朝天。我笑了，笑得透不過氣來。可是，啞狗却始終保持着他的嚴肅，摯誠，沒有像平日一般愛發笑。

爲什麼今天的啞狗這麼懇摯呢？我的腦子不住在發酵。……

哦！我想到啞狗懇摯的理由了。我假意用慈和的嗓子問：

「啞狗，今天你又和人打了架嗎？做什麼不言不語的怪莊嚴！」

「不，先生！父親說：今天是初一日凡是初一十五那天，我們讀書的人，總要整整潔潔，誠心，誠意，去進香，要這樣讀書才有進步。不這樣，聽說要惹聖人發怒的。父親還告訴我：三叔公所以識兩個字，會替人寫賣田的字據，或弄弄新年的春聯，就是因爲他讀書的時候，很虔誠崇奉孔聖；丁伯伯，却因爲讀書時連香都沒有進過，所以一生只會耕田，目不識他自己的名字。」啞狗很乖巧的侃侃說了這一堆話，神氣也就比先前嚴肅，摯誠得多了。

我的想念倒不壞，啞狗所以嚴肅，摯誠，恰恰和我所料想的一般無二。這時，我全身的血液在騰沸；怒氣直衝入九霄。我想跳上一步，舉脚把這欺騙人束縛人的木牌子踢翻。但，生活皮鞭做了牌子的救主，立刻把我的想念擊成粉碎。我的心拍拍地顛跳起來了，我覺得無限的難過和羞愧。

「噯！啞狗！……」我毅然的要把崇拜木偶的謬誤，紙寶耗費的可惜，澈底的告訴啞狗，使他翻然覺悟起來；但，我止把啞狗的名字喊出，而對牛彈琴又映入我的腦海，即刻使我把下文縮回。

「做什麼？先生！」啞狗眼巴巴望着我這樣問，他沒有笑，依舊是嚴肅，摯誠。

……………

「噹！噹！噹！」

我猛然發現自己孤單單地兀立在孔聖牌前，那光滑的白瓦香爐上透出來的香烟，格外的濃郁；好像對我發出勝利的嘲笑。亞狗何時離開此地的，我也無從知道。

拖着鐵一般沉重的脚，一步一步下樓來。怯弱，屈服，投降，羞愧，亞狗的神氣，孔夫子的得意，生活問題的緊要……在我的腦海盤旋奔放。

## 繳不出月捐

張鑫瀾（廣東松口）

在南方，季節還是初夏，然而天氣已好似酷暑一樣的炎熱了。高掛在碧空的赤日，晒在人們的皮膚上，隱隱作痛；草木被爆炙得低垂着頭，顯出疲憊的樣子；衰老的雌犬，伸出舌頭喘氣；黃鶯也懶得唱歌了。

理髮匠阿二，爲着生活的壓迫，揩着淋漓的熱汗，手不停揮地替人家理髮。

他是一個零仃孤苦的不幸者，沒有父母，沒有妻兒，沒有田地，沒有家產……一付舊破的理髮傢伙，就是他全部的財產了。

鄉公所的月捐，攤派到這樣可憐的他，每月也要數毛錢；幾回託人去說項免繳，都不發生効力。這在他是多末辛苦呀！不景氣籠罩下的社會，他能够過着粗衣惡食的生活，已算萬分僥倖了，那有餘資繳什末苛捐雜稅呢？所以他欠了鄉公所數個月的月捐，鄉公所的所丁，雖曾前往催收過三四次，但他都以貧窮的緣故，未有照繳。

鄉長老爺是不體卹窮人的，他只要自己的腰包裝得滿滿便好了。他以爲像阿二這一般人的拖欠數個月的月捐，是故意的頑皮的，非嚴厲懲戒一頓不可。這樣，在鄉長老爺盛怒之下，即派如狼似虎的所丁二名，荷槍實彈，出發鄉下催收比閻王錢還緊急的月捐。

過去數次，阿二見了所丁的影子，一溜烟的逃走了。這回他在不提防中，被所丁捉着了。

「不准動，動一槍打死你！」

槍頭淫威下的阿二，只得貼貼服服任由所丁們捆縛。

「我怎敢抗繳月捐？拖欠是出於不得已的，求求你們，容後繳，現在放掉我吧。」阿二的辛酸之淚，已由心坎深處洶湧的流出來了。

「忘八蛋！以前這樣會躲藏，見不着你，害我們的腿也跑酸了，這回請你到鄉公所去吃藤鞭糖，和住免費旅館！」

連推帶拖的，阿二已被解到鄉公所去了。

鄉長五十來歲，留着仁丹式的鬍子，鼻樑上架着玳瑁框眼鏡，獰惡而蠟黃的臉孔，無疑他是個鴉片烟鬼。他手中常常拏着大斗旱煙筒，走路總是大搖大擺的。

阿二見了鄉長，早已胆碎心驚了。

「不必閒話，把他打三十下藤鞭，放進牢進裏去！」鄉長老爺吩咐走狗們這末辦。

「哎喲！哎喲！我沒犯法，爲啥要用打賊的方法對待我呢？」阿二挨不住苦痛，吶喊着，哀哭着。

「欠月捐不是犯法嗎？不准噜囌？」鄉長老爺，大聲喝駡。

受了鞭打的阿二，屁股上已起了無數紫紅色的浪痕，一陣一陣的疼痛，同時還須關在陰濕的牢裏三天，受蚊虫臭虫的咬噬，和走狗的無理酷虐。

# 打飢荒

蘇　原（廣東興寧）

（興寧是處在韓江上游的地方，人民向來過着可以自給的生活，可是近年來農村經濟的破產，以及手工業的沒落，大衆的生活都難於維持了，所以在飢餓線下的人們，只有日見增加，到處都鬧着「打飢荒。」「打飢荒」就是某村的飢餓線下的窮苦人們，約定集合起來，數目不等，從幾十人多至幾百人，同時列隊到地主富人家裏去，各人都帶有一個袋口，聲言向地主富人扯借。到了地主家裏時，如果不打招呼，大家便坐着不走，要求富人家裏做飯吃，又要每人分發若干米，大家才背着袋口開走去。這打飢荒在興寧是天天有發生。）

五月廿一的早上。

今天見了面，大家都沒有好臉色看，總是說：「本日才荒月❶的開始呢，飢餓的日子還多長久，怎麼挨得過呢！」

近幾天來，老天爺總是不停的下着雨，今天剛才放晴。快要到十二點鐘的時候，永泰鎭上忽然來了兩三百男婦老幼的窮人，有莊稼佬，也有手工匠人，個個都是面黃肌瘦；老的男婦還有幾片破布蔽體，七八歲到十多歲的兒童，簡直就是一絲不掛了。他們枯瘦的臉上，此時却蕩漾起微笑來。

他們正向着東村慢慢地走去。

大約一點鐘的時候，東村已出現在大家的眼前了。東山的山下站立着一座粉刷得很新的大廈。他們都同聲說：「不錯，這屋就是劉林的新尊府。」可是還距離有百來步的樣子，劉府上的人立刻便把大門緊緊地閉住。

飢餓的大衆在劉林的大門口等得有點不耐煩了，便動手將門打開，一湧而進。起先叫劉家燒大鍋粥來給大家充飢。接着就，「借糧。」

「劉林伯伯，跟你商量一下，我們家裏已停炊一天兩天來了。」

「劉林老爺，你看，我的兒子已一天沒有吃過一口粥了。……」

這是婦女說的。

你說一句，他講一句，嘈雜得很。劉林老爺氣得什麼似的，鬍鬚挺成直線，說起話來像換不過氣：「你們大家……前時借我的……

……沒有還淸……」

結果，劉林的老婆，大約有五十來外的很肥胖的婦人，被迫交出了一支鑰匙。很快的不到兩個鐘頭，就把滿積的穀倉分得乾乾淨淨了。

晚上五點鐘光景，回來的婦女們在嶺地赤砂上面，發現有「砂菌」：灰黑色，形狀好像水浸過的「木耳」；這是大雨后才有生的。於是一朵一朵被拾了去，洗淨砂子，也當作食粮。

「挨餓的日子，還多麼長呵！」

❶ 俗稱陰歷四月爲「荒月。」

## 恭候大員

方 裴（廣東東莞）

不要以爲這裏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儘可以享受着自然的豐富的供養；其實，這兒現在正鬧着水旱之災。

在前幾天，太陽整天都掛在藍空裏，從它射下來的火，不但把田裏初蒔的动秧燒焦，小河、溪澗、溝渠的水煮涸，連鋪砌街道的石板也灼成烙鐵，炙着人們的脚底。在縣城四近的村夫村婦們在這挑水灌田都沒去處挑的時候，祇有成羣結隊的整千整萬的來到縣城擊鼓敲鑼，呼號求雨。

但，今日的情形可大變了：因爲近幾天整日整夜下着大雨，東江的潦水就暴漲起來了，整個縣城除了幾條所謂馬路和城內一些較高的地方，都成了澤國；本來是狹隘的市街，就一變而爲舟楫往還的河道了。

駐防這裏的軍隊，預定在今日舉行閱兵大典的，但因爲水漲的關係，檢閱的長官沒有來，所以我們這天在公園運動場竟沒有看到一騎一礮一兵一卒；可是，很出乎預料的，我們反而看到幾十張黧黑的、緊張的、抑鬱的鄉民的臉。

他們是遠道而來觀光閱兵大典的嗎？不，只要你在他們跟前稍事徘徊，他們便會用顫抖的聲調向你訴說他們底來由：

「今天是某大員來閱兵嗎？我們是來呼寃的。我們是第十區杜屋村的鄉民，我們村裏有土豪叫杜奕蓀的，欲獨攬全村財權，村民皆不直其所爲；我們兄弟中有叫杜利基的，當衆出言諷之，因此土豪就嫉之如仇，常存着去之而後的快頭念了。在四月二十五日之夜，竟以「借穀」誘餌正乏米糧的利基至其家，以刀劍刺殺，擲屍魚塘。我們在這沉寃莫白呼籲無門的時候，聽說某大員到這兒閱兵，就想藉「攔路呼寃」以爲剷除惡霸的有效方法！」

他們訴說時的誠懇的態度，悲慘的表情，固然可以掀起你的心弦作着懷切的共鳴，同時也可以鼓舞你握拳疾呼向着封建殘餘猛撲！

在他們被告訴今天大員不來的當兒，他們的悲哀的沉鬱的臉上，更罩上了一層失望的暗淡的陰霾。

# 街景

龍賢顯（廣東連縣）

往常是一條很寂靜的街，今天可熱鬧起來哪！

「君欲得二十五萬元之大財乎？」

「請買航空獎券！」

這樣一幅花花綠綠的動人的廣告，「破天荒」的出現在N縣的C街，過路的人怎不被它吸引住呢？

挑着絲煙賣的小販是捽下担子來睇了！

賣粥的，賣小菜的。也都停下脚來。

專門跑街尋事做的閑散男子更是盯住不動。

一個土里土氣進城買肥料的鄉下佬，瞧着這般人圍在一塊牌下，比讀政府佈告高興到萬倍的樣子，自己也禁不住放下尿桶來瞧瞧。

「喂！老友！要發財的來囉！買條航空獎券，頭獎廿五萬元，人人可中！……」店裏的夥計趁看的人擁擠，拉着嘶喉嚨拚命的喊。

「唔，二十五萬元，中得了，一生一世有吃有穿囉！買條吧？……」

人們摸摸荷包，空的，熱烈的希望冷却一大截！大家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二十五萬元大財，嘿嘿！有咁道好財運？哼，要十塊錢才買一張呢！給我養家，起碼經得起兩個月的用費啦！」大概是一個小商人吧，他在那兒咕噥着。

儘管許多人躊躇着，可是那花一二十元滿不在乎的闊佬很裏闊地買來幾條了。當他擠出店門後，高傲似的大踏着步的走，人們希望的目光轉射到他身上。

不知從什麼地方跟着初夏的晨風吹來一陣異樣的騷臭。

要趕生意的人們，給臭味刺激神經，都揑着鼻子走開。

「唔，唔，乜嘢臭？——」一個留着西式髮穿一件笠衫拖着木屐的閑散男子，睜出一對圓眼睛大聲的說；但他上唇有個缺陷，聲音很模糊：「丟那媽！衰扭的咁嘅嘢向街邊嘅？（挑些這樣東西在街上的？）」

「快的扭走？」他的朋友跟上一句。

鄉下佬正在看得入神，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話。

「挑！唔扭去，倒稿佢嘅！（×！不挑走，倒×他的！）」

「係咯！（是呀！）」

「吼！（好！）」

在雜亂的附和聲下那一大担的「小肥」給這羣人倒掉囉！

黃的臭水流到石板道中，濺污了各人的脚。

異樣的尿騷臭瀰漫在整個街上。

一陣憤恨的詛咒齊向鄉下佬攻來。

街上是咆哮起來哪！

店夥計走出來排解。在羣情憤激下，鄉下佬認受洗街的罰禮。

一哈囉，哈囉哈囉，……」一連串的笑聲像是歌頌他們的勝利；也像是譏諷鄉下佬的不知趣和不應作這樣的幻想。

鄉下佬懊喪地工作着。

寂靜的街給水洗得寂靜起來。

一點鐘後。這富於誘惑性的廣告牌下又吸引住另一批人了。嘈雜的聲音很難辨出他們是在讚羨，抑在怨望？

突的一陣嘈雜繁亂的脚步聲，談話聲，驚醒了他們的幻覺。

街角擁來一羣人啦！穿灰色布衣打着綁腿沒有戴軍帽的，敞開胸脯赤着兩脚的，手裏提着小秤從市場買菜回來的……這麼一大羣人！前面兩個背槍的兵士押着一個滿面汙泥反綁着兩手的「犯人。」——他低着頭縐出很頹喪的樣子。

「？？？」大家睜出驚異的眼。好奇心驅使他們跟人羣走去。

廣告牌前剩下幾個夥計們。大家在探問這件事實。

「乜嘢事關？（什麼事情？）」大家瞧着愛探聽瑣事的大肚老張打從街上走過，爭着問他。

他停下脚，就很快捷的說：

「剛才鄉公所訊問，聽說是一個逃兵。那年在上海和日本人打過戰的。後來軍隊解放，投入×軍。半年不曾發過餉，生活很苦，又不容你告假。所以就想逃回家。」

「回家就回家啦，在路上又犯什麼事呢？」店夥計插進來問。

「你想想：開小差的身邊有什麼錢呢？行到這裏，兩天都沒飯吃囉！昨晚睡在粗石子的馬路上，半夜爬來，想去街上摸一兩件東西；可是每間店鋪都是關得緊緊的。不特沒有偷到，反給更夫追趕一趟。後來一氣跑到良江岸——距城三里，——那時天還沒亮啦。剛好寶布的老李趁早去趕墟鎮圩，經過那兒，這逃兵問他要一毛錢。老李不知是沒有呢，也是慳吝，沒有給他。逃兵想恐嚇他一下，但老李是有『兩手』的，後來兩個人就揪打起來。在田裏滾來滾去約摸有點多鐘久，天亮時給放哨的後備兵瞧見，就將逃兵捉住囉，——現在解到縣政府去，大概又會遭槍斃的！」大肚老張說完似乎很惋惜。

「…………」好些人都默默無聲，像是爲這悲慘的故事所感動。」

「是的，匪犯，『律有成文，』槍斃無赦！」一個掛着法院證章的官員，從店裏買飛奬劵走出，聽了這不法的新聞，頓時翻成一副威嚴的臉孔，像在法庭宣讀判詞似的參加他的意見。

「！！！」幾道憤怒的眼光送着這位法官走出這沉悶的街中。

店夥計爲了遵守職務跑進店中。別的人也沒趣的走開。

寂靜的街又顯得寂靜起來哪！

## 械鬪

霍萃（廣東台山）

天呈着陰黯的臉色，烏雲迅速地在天空上狂飄，可怕的暴風雨，像立刻就要降臨。

今天是這僻處在台山東南隅的一個小鎮的墟期。從台赤公路開來的長途汽車，把無數的不同色相的人們，從黃色的車廂裏一口一口的吐了下來，於是這小鎮上平添了不少的鬧熱。

這小鎮上，有着新舊的兩個市區。因爲姓族上的關係，這小鎮也依着新舊市區而劃成了兩個勢力不同的領域。那舊市區內，深刻地潛伏着麥姓人們的勢力；同時。新興的新市，却也在象徵着李姓勢力的抬頭。由於這種經濟上的對立，而引起兩姓正面的衝突，有很大的可能性。

在新市區裏的一條街上，一個粗大的漢子和一個架着玳瑁邊眼鏡的中年人在劇烈地爭論着。

「傀儡❶那你想要在這裏搗亂嗎？」那架着玳瑁邊眼鏡的中年人，聲音是那麼嚴肅，充分地顯現着他市務委員的威風。

「我麥興沒識什麼『倒論』不『倒論』，」粗大的漢子粗露着胸脯，翹起了大姆指指着鼻尖說：「老子買東西永遠是這麼肥賬的，買到了就是我老麥的本領，干你媽的×事？」

「什麼不干我的事？傀儡，要是你再蠻橫一些，我李卓凡可以立刻把你扣留起來。」

「你有多大的本領，只管扣留。」那漢子拍了拍胸膛，挺進了一步，有點挑戰的意味。

「看我有沒有……」

李卓凡立刻伸過手來，抓着大漢的衣襟。可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粗大的拳頭已經飛在他的左額上，玳瑁邊的鏡子，給打了下來。

「你，你敢打我？」

「打你又怎的？」老李的胸膛上又着了一拳。

「打李卓凡這野種！」

突然三十多個聲音一齊嚷着。他們這些圍觀熱鬧的一羣，像預先和麥興做下了這麼個套圈似的。接着磚石、木棒都一齊向老李的身上投擲過來。

他立刻感到了地位的孤立，恐怖使他本能地向着市務公所那邊發足狂奔。三十多條大漢跟在他的後面緊追着。

這時暴雨驟然的狂瀉下來，打在追逐着的人們的身上，濺起了一陣陣的白煙。

背後的笨重使李卓凡的心鎮定了過來。他記起了身上那枝手槍，於是立刻頓住了腳步，回過頭來拔起手槍狠命的對準那些大漢們轟射。

「拍拍拍……」

「啊！」麥興的手部先着了彈，馬上跌倒在地上。

「走啊！救命啊！」

大漢們在大雨下狼狽地向後奔跑，槍聲在他們背後追擊着。

那清脆的槍聲，把全個小鎮驚動了，街上的人們都爭着逃命。

在那比較繁盛的一條街上，一個背着孩子的少婦，給擠倒在地上。逃命的人們像狂流般的在她的身上滾過，她掙扎着號哭着，可是沒誰還能顧及她救護她，她們母子倆永遠躺在地上給人們踐踏着，直至最後的呼吸斷絕了。

那退下來的麥姓的大漢們，自然要報復。

於是這小鎮北面的「北上之門」，便給荷槍的麥姓漢子把守着。要是這時有個李姓的人從這兒回去，準會給他們射殺了的。

這緊張的消息，傳到了李姓的村裏，馬上便也聚集了二百多條壯漢。他們的呼喊，眞的像要震撼了山岳。

「我們要殺絕麥奴呵！」

他們這瘋狂了的一羣，在暴雨下，衝到了那離村不很遠的馬頭山上，立刻把機關槍架設起來。

「噠…噠…噠…噠…」

機關鎗就在山頭狂嘯着，對這「北上之門」掃射。

沉重的機關槍聲，使麥姓的漢子們記起了族譜上那永不泯滅的一頁：三百年前祖宗們的慘遭殺戮，和幾年前弟兄們壯烈的犧牲，一幕一幕的在他們的腦際重映出來。於是每個漢子都咬着牙齒；挺着胸脯，迅速地扳動着槍機，對準那馬頭山上的仇人們猛烈地回敬。

「砰砰砰……砰砰……」

「達…達…達……砰砰……達達達達……砰砰……」

幾年前可怕的慘劇，於是又在這兒開展了。從槍管裏冒出來的黑煙，和着白色的雨粉，混成了一層濃厚的煙幕把全個小鎮籠罩了。

❶ 傀儡，是這里罵人的話，等於「畜生」。

## 宋博士講道記

陳榮沾（廣東台山）

午前十點半鐘光景，「聖殿」裏已擠得水洩不通了。

講台下坐着的人大半是婦女們，尤其是以中年的村婦居多。她們來聽道的目的大概是希望心靈上得點安慰吧！或者可以說瞻想仰宋博士的儀容，聽聆他的詞鋒(？)來自附城的鄉村的，自然佔多數；然而「不遠千里而來」的無知婦女也不少。的確，有幾位男婦是從廣州「追蹤」而來聽講的，他們眞可說是熱心的宗教家了。同時這又可以知道宋博士的吸引力之大啦！

時鐘已敲過十二響了，宋博士還不見來。他們的心裏很是着急，眞有「若大旱望雲霓」之概。直至下午一時半，才不歡而散。

晚上七時半，終於正式開講了。我們爲久聞宋博士的「大名」，後來也走上「聖殿」裏去一瞻丰采。那時熱鬧得非常，座無虛席了。講台上站着一個身穿白色絲綢長衫的中年男子，臉龐消瘦，頭髮沒有修整，這位便是宋××博士了。企在他左邊的是一個

卅歲左右的少婦。（？）他講的是什麽話，我完全聽不懂，祇見得他手舞、足蹈，大聲疾呼，很像江湖客賣藥一般。那少婦是做翻譯的，她用廣州音傳譯出來說話也頗流利。可是他不待譯者講完，卻又插上一句來了。她越是譯得快，他越是說得速，聲音互相干涉，不知聽那一個說才好。他愈說愈起勁了，頓足呼天，——上帝啊！——弄得滿口涎沫，汗流夾背。他因爲從衣袋裏拿手巾去拭汗的緣故，竟連襟上的一隻紐也忘記去扣上了。講完一節，跟着一陣「……歸家罷迷途的羔羊……」的歌聲。哈哈，眞奇怪！怎麽台下的聽衆也會唱得如此調和？原來唱和者祇是坐在前幾排的婦女們——宋博士的隨從罷。講道日期，定了由五月廿一日起至廿七日止，一連七日夜，每日共講三堂，全體佬官（隨從者）落力拍演。

宋博士的演講法是江湖客賣藥式，他的語調祇適合一般無知婦女的低級心理。他以「出世的哲學消極的人生」的思想來做麻醉劑，婦女們聽得心神爲之一變了。她們既是無知，現在又得了這些「迷」人的講詞，她們將來不知要「迷途」到了什麽田地！

「……歸家罷迷途的羔羊……吸烟，跳舞，飲茶，看戲……都是犯罪的……歸家罷迷途的羔羊！」宋博士說完了，跟住又是一陣歌聲。眞冤枉！連看戲飲茶都歸入犯罪了。那末，全人類都是犯罪的啦？不知主張「電影教育」的人們該受怎樣的罪名？看戲既是犯罪，表演戲劇的豈不是罪上加罪嗎？後來他講完了，有人請他到飲冰室去，他因爲以飲茶是犯罪的行爲，不允所請，祇得自己回去飲「炖雞汁」罷了。

他是一位美國的化學博士呢。

# 菸草專賣

洪仁平（廣東廉江）

今天因爲不是圩期。（本鎭每逢農曆二五八日爲市集的圩期，其他叫閑日。）大家起的特別遲。我剛在做着每天規定的功課：洗臉、刷牙、嗽口，那叫人吃飯的鈴聲，就響起來了。於是我傾倒了臉盆裏的水之後，就用小學生入學恐怕遲到時那一種心情，一溜烟跑到膳廳，揀一個我每餐所認定的位次坐下去。

每餐所必吃的二碗半飯，剛吃了一碗，那菸農們就陸續挑着菸葉來求售了。（從前閑日是沒交易的，自我們來這裏設專賣處之後，要求工作的平均，就出了好幾張佈告，叫他們閑日也來交易。）雜役們好像得到什麽意外的好消息似的，一個二個地來催促我們去評價、稱菸、寫碼單、發賬。這些事我雖然沒有份，（我的責任是會計，專管銀錢出入的，）但他們要領款去發賬，我當然也要受點連帶的關係，於是胡亂再吃了一碗，——其餘半碗只好記賬，等晚餐補還。——就跑回臥室來取款給營業組。在「圩日」最少要給一萬塊法幣，才够應用；今天因爲是閑日，二千塊就充足了。

・他們點交了法幣，我就依着每天的慣例，到對面聯義行，（是我們專賣處新近租來做收買菸葉的地點，）看他們評價、稱菸、寫

碼單。

第一個菸農的菸葉，色澤黃而帶褐，一束一束裝得很整齊。評價員左手拿上了一束，看了外面，又翻開裏面，就問菸農：「要賣多少錢一斤？」

菸農直着兩只沒表情的眼睛說：「這是『地字頂』葉，（他們把天地玄黃四字，來分別菸葉的等第；又把「頂」字和「托」字，來分葉質的良窳。）至少每斤二角半。」

「你是在說笑話嗎？『天字頂』葉，賣幾角錢一斤呢？依我的意思，至多每斤是一角六分。」

「一角六分？那有這末便宜！我前圩的『地字托，』還賣一角八分錢一斤呢。」

「你勿撒謊，添多一點就是。」評價員斬釘截鐵的說。

「一角七分？一角七分不賣！至少二角錢。不到二角錢我挑回去自家用。」菸農扮着要挑回去的姿勢。

「你不曉得嗎？現在的菸葉，已經收歸政府專賣了；就是你自已要用，也應該要納稅。」評價員堂皇冠冕的責菸農以大義。

後來就用一角八分的價錢，收買了他的「地字頂」的菸葉。評價員既填好了收買菸葉碼單的價格，就塞給菸農。菸農手持碼單，肩挑菸葉，向那架磅秤跑去。司秤員接到他的碼單，把菸葉秤好之後，記上了重量。蓋下了印章。菸農就持着碼單到發賬的地方來收款。雜役們就七手八脚的把菸葉運入貨倉。

事務員接到碼單，恐怕人雜手多，難以辨認，就送一塊領款牌給菸農，作為碼單的交換品。

# 憑牌領款

廣江士菸葉專賣處發給

牌如遺失
數算找清

於是核數員把斤兩價格算好之後，就交給復算員覆核；復算員覆核無誤了，就把碼單送給收支員發款。本來，收支員接到碼單，可以照數發還，無須再事覆核的。但立法者為縝密組織起見，即規定發賬員當發賬時，須再覆核一次；而同時還有一個幫手，跟着他作同一的步調。如果覆出來的兩數，能夠符合，就認為眞確無誤，才把法幣交給菸農。

這個菸農，他是第一次到專賣處來賣菸葉的，對於一切交收的手續，都很模糊。所以當他接到領款牌之後，不明白牠的重要性，若無其事的把牠放在櫃台上面。另一個菸農見了，就伸長手搶過來，端相一下子，像要發見裏面什麼神秘的東西似的。時間是過得很快，一會兒，他們數既算清，就拿數碼單連同那收支員交出的法幣，來和他調換那塊牌子。但事務員是認不得人的，看領款牌在誰的手，就把款交給那個。那個奪他的牌子的菸農，見他的菸的斤兩

重，銀數多，就見利心動，靜悄悄的替他收了。這個不見世面的菸農，還忘其所以的，木雞一般的，呆站在那裏，向櫃台上撥動的算珠出神。

第二就輪到那個得了意外之財的菸農了。他當然和第一個一樣的，把那數碼單和事務員交換那塊牌子。恰巧在這當兒，這個呆如木雞的菸農，才大夢方醒似的，在找他的牌子。於是他就乘此機會，把牌子奉還他。

他的菸葉幾多斤，要賣幾多錢，他從昨夜起在牀鋪上已經預算的清清楚楚。縱然評價員的估價，和他的預算有些出入，也是雖不中不遠的。所以當事務員把收支員發下來的款拿來向他換回那塊牌子時，他不免嚇了一跳說：

「怎麼剛這幾塊錢？」

事務員不耐煩的說：「你看，單在這裏！」

「我止認得我的菸葉，不認得單。」

「你既然祗認得你的菸葉，你知道你的菸葉幾多把，幾多斤嗎？」

「二把：一把四十一斤，一把三十八斤。」

「那是你記錯了，這裏只有一把十五斤，一把十九斤的。」事務員的食指按在數碼單的重量那一欄。

「一定是你們寫錯，我的菸葉並不止這些斤兩。」

於是另一個菸農出來作證明人了。

「你剛才的牌子，被那個和你站在一起的人調換去了。這是你自己的錯誤，不要怪責別人。」

這個若醉若夢的菸農，到這時才記起他的牌子被那個奪去盜換那一回事來。於是始啞口無言，頓着他的染了許多泥土的脚說：

「今天眞倒霉！今天眞倒霉！」

## 「清鄉」

鄧 淹（廣東瓊東）

瓊州的瓊東縣，是很多共匪的地方。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差不多完全赤化了，後來雖然經過了軍隊幾次的痛勦，但還沒有根本肅清。直至現在，也還有三五成羣，幹着殺人放火的勾當。

我的部隊自今年三月間，就開始舉辦清鄉，在這兩個多月的清鄉期中，也曾拿獲過數十名的共匪，把他們槍決了。惟自清鄉以來，都是像淘金一樣的沒有什麼可以記述。但最多事最愉快而又最驚動人的，莫過於今日。——五月二十一日

昨日拿獲了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鄉長。這個鄉長本來是共匪的要員，因為他行事秘密，故未曾給人看破。不但被民衆選為鄉長，而且在最近的兩個月以前，還兼充過後備隊的小隊長呢。前月間，他的同鄉某家，連續發現了兩封署名中國瓊東縣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打單信。怎知到這兩封信給人認識是他的筆跡，同時又

有鄉人拾獲了一本共匪的工作報告簿，也認識是他的手筆，所以就有人密告，拿了他來。

經過兩次的刑審，他始終不肯供認有參加過共匪的工作，與及寫信向人勒索的事情。然而當堂叫他隨便寫出幾十個字來，又是與那打單信及報告部的筆跡一樣的。

天才光亮，他就向守犯的士兵說要去大便。剛剛回來，又說便急。這樣連續去了五次，守犯的士兵，以為他是腹瀉，沒有狐疑，怎知他在最後一次去大便時，就在廁所裏私自解縛，即發足逃奔，好在當時守犯的士兵機警，一面開槍；一面追趕。營部官兵一聞廁所附近發出槍聲，知道定是逃犯，當即蜂湧四出追緝。追了里餘的路，才把他擒獲回來，打得他遍身皮破血流。那時適逢「圩期，」正是熱鬧的時候，市民聞了槍聲，以為發生了什麼的事情，走的走；跑的跑，受了一場虛驚。

把他擒獲回來之後，那個守犯的士兵說：「他這樣多的大便，我老早就疑他了。但後來我在廁所門口偷聽，又補補的作響，確似腹瀉的聲音，所以沒有想到他是審獄逃奔的。」另一個在旁的士兵說：「那補補的聲音你誤會了，我亦會作腹瀉呢。」於是，他用手掩着他的嘴唇，作了幾聲好似腹瀉一樣的補補聲音。士兵們為之大笑。

十二點鐘，營長拿了四個曾經殺過人放過火的共匪回來，守犯的士兵，受了上午的教訓，就請他的排長，借了幾對脚鐐回來，把他們一一銬好。未幾來了許多鄉人，其中有鄉長有里長也有老百姓。他們是來證明或控告剛才由營長拿回的四個共匪的罪狀的。

瓊東第一區清鄉的事務，今天算是結束了。下午四時，區長請營長飲酒，藉頌他清鄉的功勞。當時我也在座作陪，到了酒酣耳熱，我覺得沒有什麼助興，就叫了五六個會音樂的士兵們，唱起粵曲來。區長則獨自唱了幾條瓊州戲。鬧得不亦樂乎。直至十時，方才散席。

# 海關的一日

容默（瓊州海口）

## 一　碼頭

早上，天色是昏沉沉的，從對岸那邊吹來的海風有些涼意。牠溫柔的撫摸着緊攏岸邊的貨船，牠們靜靜地躺着在喘息；吻在臉上，使人感到舒服，感到親熱。那些波浪一個跟一個的從船與船之間的空隙滾來，敲着石砌的河岸。

忽然，天索索地下起小雨來了。雨打着遮蓋貨物的帆布，特特作響。

「Coolie，起貨！」船夫一面把幾張 Boatnote 交給我，一面對苦力們說。

「下雨啊。」他們中一個無精打采地回答。

「噯，人家的貨就不怕被雨打，你還怕雨？」船夫走去把帆布

掀起。

苦力們的外表都很相像的：赤着脚，披着骯髒的襤褸的衣服，被太陽晒得黑的臉。他們沉思了一忽兒，終於靜悄悄地走進雨中去。

他們開始手忙脚亂地從貨船上搬運貨件到岸上去。在船底那些笨重的木箱，他們就放下一條又粗又長的麻索把牠們縛着，使勁的拖着，木箱便滾上岸來，一個又一個……

雨繼續地下着。他們彎着身子，合着整齊的步伐，喊着「杭育！杭育！」的聲調，把岸上笨重的木箱向廠門推，推，推，額角上和雨點混合着的汗粒落到地下。

「這些貨物是什麼輪船的？」老吳問，他腋下挾着一本文學。

「Hai Ching。」我淡淡地回答。

「貨物都運完了嗎？」他掉過頭去對船夫說。

「是的，只有四隻船雜貨，三隻船杉，」

「大約多少件貨？」

「少得很，三四百。」

雨停止了。苦力們把貨物抬的抬，背的背，推的推，鬧得亂烘烘的，塵沙被木箱揚起來。

不一會，除了三隻滿載着杉的船之外，四隻船的雜貨都搬完了。

## 二 驗貨廠

廠裏的空氣不如前二天的嘈雜，貨物也少了許多。有幾個店鋪夥計站在辦公室的窗前，手放在水門汀的窗框上，寧靜的望着裏面的驗貨員在工作。

「老王，⊕嘜的艙口單下了嗎？」有一位打破了沈寂。

老王慢吞吞地從桌子裏捧出一疊艙口單，放在桌子上面，靈巧地翻動着。

「傢伙都帶來了麼？」他從那疊「艙口單」裏面檢出了這個嘜的單，緩緩地走進後半間去。

這間辦公室中間有一道牆壁把牠分隔爲二半間，前半間靠窗有一張桌子，劉驗貨員沈默的伏在桌上看着一本很厚的洋裝書。牆上掛着的時辰鐘這時叮噹的打了十下。

老王拿了林驗貨員簽過名的那些單子緩緩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來交給湯驗貨員，便走回桌子這邊來。

樓板上懸着的帆布風扇不斷的一來一去的搖擺着。

湯驗貨員捧着一塊木板走出辦公室來，木板上挾着幾張艙口單。

「開箱啦！」他說着，一邊從褲袋裏摸出手帕來揩着鼻子。

夥計們匆忙地一手把鐵鍬放在箱蓋的裂痕間，一手拿着鐵鎚使勁地打着鐵鍬的頭。於是，鐵與鐵的相擊聲，釘子被抽去的咿噢噢聲，移動箱子的隆隆聲，頓時混成了一片。

他們從箱子裏搬出各式各樣的布疋來，接着舒了一口氣，用手帕抹去額角上的汗珠。

「這箱有多少疋？」湯——驗貨員問道。

「五十四疋。」

「那箱呢？」

「六——六十疋。」

他摸也不摸的把那些布疋看了一眼走開了。

他們重新把箱子釘好。過了一會，老王——緩緩地一步一步地從辦公室走出來，手裏拿着一塊正方形的木印。他走到箱子邊，一邊看着上面的嘜頭，一邊不慌不忙地沉重地蓋了印，一個又一個。隨着扔下了那些綠的、黃的、白的單。

他們拾了那些單，便把一張白的 permit to remove cargof rom shed 交給老羅——吩咐苦力們把箱子抬出廠門去。

廠裏回復了寂靜。附近的屋子時時有一個高大嗓子叫，接着就有木槌敲着木機「得——得——」的聲音從辦公室的窗子闖進來。

廠外的大門是洞開着。它不停的吞入又吐出許多人，似乎有些疲倦，悄悄地在喘息。右邊的圍牆上排着一塊黑板，上面貼着一張廣告；廣告的內容是這樣的寫着：「即日拍賣各種充公雜貨疋頭。」左邊的沙堆上插着一根旗竿，牠的一半伸出圍牆外，尖頂上那塊黑白格子布在風裏飄動着。

## 三 「雜貨店」

廠門的右邊是一間堆放緝獲漏稅私貨的屋子，這時裏面顯得很熱鬧，拍賣的叫聲時時從門口，窗子衝出來。

屋子對面的那株古老的榕樹下在水門汀的圓桌子上坐着好幾個人，他們的頭同樣的低下，眼睛在桌子中心豎着的圖上徘徊，手指在上面移動着，顯然他們是在商量什麼的。在杉堆上也有幾個人坐着在交談。

忽然，不知從那裏飄來一陣風，葉子翩翩地落下來。

「這個年頭兒，生意實在是很難做了。」那位老頭子拾下了頭上那塊樹葉說。

「難做？」坐在他旁邊的一位胖子滑稽的微笑着回答。他舉手指着對面又接下去說：「海關這間『雜貨店』是不會關門大吉的，舊貨賣完了，新的又一大批一大批地『辦』來。」

「笑話。正因爲生意很難做，所以私運貨才有那麼多，而海關的『雜貨店』的生意也才會那麼好啊。」

「不錯。可是海關並不欣喜『雜貨店』的生意好，而只欣喜辦貨的人都要繳稅。近來商人私運漏稅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則國家稅收的損失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利害。」背有點駝的人插口說。

「雜貨店」的一扇鐵門往外開着，有一位高個子站在門口對他們摇手，他們便走進去了。

裏面這時擠滿了人，中間躺着一條很長的櫈板，上面放着一堆花花綠綠的布疋，觀衆正在鑑賞着。

「拍賣十一疋！」站在長櫈後邊的密司特司徒說，他一手捧着一塊木板，一手握着一支自來水筆在上面記着。

「出啦！」船職員提高嗓子叫，一邊揮着手裏的木槌。

「六十六元。」在人叢中胖子的聲音響起來。

「六十六元！」船職員重復他的話，接着用木槌在木櫈上沉重地打了二下「得得！」

「六十八元。」又有人說。

於是船職員一面重復出價人的話，一面敲着木櫈：

「六十八元！」——「得得！」——「七十元！」——「得得！」——「七十二元！」——「得得！」——「七十三元！」——「得得！」——「七十五元！」——「得得！」——「七十六元！」——「得得！」——「七十七元！」——「得得！」

「你要多少錢才賣呢？」胖子問密司特司徒。

「添多些便賣給你。」

「實在不能多添。」

「就賣給你罷。」

胖子到辦公處付了賬，領了轉運憑證，吩咐人力車夫把牠們搬出來放在車上載走了。

忽然，有人來報告市上有私運貨，密司特司徒吩咐船職員們匆匆上車去了。

下午一點鐘的時候，有二輛滿載着許多箱牛乳的汽車回來了。

天又霖霖地下起大雨來了。

## 在九龍

高天樓（廣東）

當我將到九龍來的時候，有一位朋友這樣對我說：「你這次南遊，總算也出了一次國！」我聽了他的話，很覺詫異！後來才知道那位朋友以爲我是到香港來的。因爲香港在前清道光二十二年割讓給英國，是英國的領土了，但我是到和香港隔海相對的九龍來，九龍是租借給英國的，雖然也許「久假不歸」，可是我總不能承認到九龍來是「出國」！否則住在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都變成旅英或旅法的「僑胞」了！

到九龍來，已經四個多月了，早就想把在九龍所見所聞寫一點雜感之類，但老是鼓不起興致。

看到文學社「中國的一日」徵稿啟事，使我發生莫大的興趣！我曾這樣想：「如果把某一小時內全世界同時所發生的事情，很詳盡的紀錄下來，一定成爲一部『洋洋巨著』，而且五花八門，非常好看！」現在文學社的題目，把空間縮小，時間放長，原則是和我相同的。

我靜靜地期待着五月二十一日的來臨！

早晨，深灰色的濃重的雲，堆滿了天空，天氣比前幾天涼快些。到了午後，瀟瀟地下起雨來，直到黃昏還沒有停止。九龍的自來水，全仗着水塘的蓄水的，如果久不下雨，便要鬧水荒。前幾天報紙上說：水塘蓄水只可供六星期之用。現在一連下了幾天大雨，總算把這水荒問題解決了。

九龍的氣候，終年是溫和的，即使在隆冬，也和江浙兩省的春天相彷。現在是初夏了，可是一到晚上，涼風習習，蟋蟀亂鳴，絕像一個凄清的秋夜！

我是一個電影劇作者，担任一家電影公司的編劇工作，整天坐在一間二丈多長，一丈多寬的寫字間裏，腦子機器般的轉動着，製造出許多許多的所謂「劇情」。這是我最近幾個月來每天的刻板工作，今天當然不能例外。電影對於社會教育的力量，實在比小說和戲劇更大！我很担心，我所編的劇本，將來在銀幕上映演出來，觀衆所受的影響是怎樣呢？我真覺得我的肩頭上有些沉重！

廣東的茶樓，都是帶賣點心的。我上午到「一定好」茶樓去，名爲「飲茶」，實則去吃點心。「一定好」在上海街，那條街所給予我的印象却是「一定壞」！麻雀公司——是一種下等賭場——隨處皆是，牌聲隆隆，人聲轟轟，日以繼夜，震耳欲聾！還有一種「涼茶攤」，是用雞肉和烏魚等煎成的，我走過攤旁，聞到一股腥臊的氣味，就要打噁心，但是很有許多「嗜痂癖」的人，羣聚立飲，津津然若有餘味！

午後，老牌電影明星張織雲女士來看我們公司的總經理邵先生，她在十年以前，在銀壇上着實紅過一時，現在却不勝今昔之感！她最近做了「明星歌舞技術劇團」的班主，帶領了一批歌舞、魔術、話劇、雜耍的人材，到暹羅、汕頭、廈門、漳州、泉州、各地去表演。在這到處鬧着不景氣的年頭，除了暹羅還可以支持外，其餘各地都是入不敷出！到香港表演了七天，九龍也表演了四天，營業更壞，結果是經衆決議，「明星劇團」宣告解散。可是全團四十餘人全數來自上海，單是一筆回滬的旅費已很可觀！外加旅館費等，至少要七八百塊錢才可開拔，張女士來看邵先生，就是爲了商量此事。她雖然還是豐容盛鬋，不減當年風度，可是年華無情地飛去，總不免有青春消逝之感咧！

傍晚時候，同事們忽然討論起「鬼」的問題來，後來又轉到「催眠術」等學理上去，我不曾研究過「靈魂學」，所以並沒有去參加這個座談會。我以爲這種玄秘不可究詰的「鬼」問題，似乎沒有研討的必要，因爲有很多的「人」的問題，正需要我們運用腦筋去解決咧！

晚上在試片室試映新片「博愛」，這個劇本是以「解放婢女做中心」，主角黎雪兒姑娘今年還只九歲，表演的成績很不差，有好多人譽她爲「東方秀蘭鄧波兒」，但我始終反對「東方××」「東方××」這些名詞，因爲歐美各國的戲劇廣告上，從來不曾

用過「西方梅蘭芳」或是「西方譚鑫培」來號召！

今天接到上海友人的來信，知道文已「搭車北上，消息杳然」！這使我惆悵無已！兩個月前我接到文的來信，問我的近況和還鄉的日期，那時我填了一闋孤雁兒小詞，代書寄去，那闋詞是：

「魚書一到匆匆剖，未讀罷，淚盈袖！近來心緒更頹喪，攬鏡忽驚消瘦。良辰美景，清風明月，樣樣都辜負！ 孤淒沒個知心友！拖影臥，燈如豆，枕邊忍淚看殘書，挨過黃昏時候。鄉愁渺渺，歸期未定，大約清明後。」

時序飛一般地溜走，清明早已過去，我却仍然留滯「天南，」文却飄流到「北地」去了！

所謂「一九三六年危機」此間好像有「一觸即發」之勢！什麼「防空」呀！「防毒」呀！「徵求戰時的醫生和看護」呀！報紙刊載這類新聞，總用挺大的特號字來做標題。不過這種「防患未然」的準備工作，不是「國防」而是「英防」！

近來心頭老是感受着一種透不過氣來的重壓，我覺得這世界裏一切的一切，全都顯着矛盾的現象！

拉雜地寫成這篇文章，很覺蕪雜！不過這是五月二十一日中國南部某一角落裏的面目的一斑！也是五月二十一日一個電影劇作者的生活和感想的片段！在包涵非常廣泛的「中國的一日」裏、也許可以「聊備一格」吧！

# 大水素描

董健白（福建福州）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一日，沒有太陽的日子。

福州。第四號傀儡的舞臺！

褐黃色的溪潮從上游爬到都市。房屋低下了半截；Radio 趕播着「水位」的新聞；報紙上也加條刺眼的大號字。

× × × ×

F 校。成了一座水閣。

宿舍裏，膳廳裏，廁所裏，充滿了一片嘩噪的聲音；原因是今天無條件地休了一天課。快活爬上每個人的臉龐，大家計劃着怎樣利用這一天。

書謙叮囑了校役，僱一艘小艇；劍如也拿個照相機預備捉住這一刹那水中的景物。

陳慶恆在十八號宿舍的窗前，眼睛緊釘着校園的水出神，雪白的牙齒嚙着下唇。老天也太愛開頑笑了！來了個不前不後的水，把他衝跑了希望，衝去了好夢，衝褪了這天的薔薇色，衝散了從昨天起就這樣的那個微笑的臉龐。

「媽的！該倒楣，下午——那個可不成了！」賭氣撕掉了昨晚寫成的告假信。他下意識地雙手抱着頭倒到床上去。這一天的水，攢一天的休課，對於他是感到異樣的寂寞；好似是個有期徒刑，又

好似是損失了個什麼東西！

× × × ×

青年會。額頭上掛了個道義之門。這裏只有天堂，沒有地獄；是隔着塵寰的桃花源！

郭秘書，高個兒，肩膊上安着個發光的禿腦袋。心裏有點着急；晚上是徵求會員第二次的報告，這是命邊飯碗，可不是玩。暗地裏默禱着：可不要爲了水，鬧了蹩扭！

楊庶務像熱鍋螞蟻似地，兩隻脚忙着跑，一個嘴也沒有空，汗珠從額角直淌到下巴。準備迎接幾位比上帝還緊要的財神。

× × × ×

這裏可便宜了拉車的老三，價錢抬高了兩三倍；一個不容易得到的敲竹槓的機會。警察老師也沒有往日的起勁，老三的屁股可免受了猛不提防的一棍。

臉上冒着汗，半段身沒在水裏，心裏可想着：只要拉到果把的路，便可以得了兩隻角子，好不陌生的角子！希望的火燒灼他全身。祈求着天：水永遠是這樣，明天，後天，明天的明天，後天的後天；那他老三就快活。至於這水會引起了什麼影響，他可管不了這許多。

× × × ×

水一來，阿命的娘就着了慌，臉綳得緊緊地。這可沒有別的：兩畝多的田園因爲建築馬路充公去了一半，剩下的好容易種下了菜，今天必然的又給水淹了。阿命弟弟發了疹躺在床上；阿命——九歲的孩子自早晨水泛到了街心，就嘻開笑臉，一溜煙跑出去，赤着雙脚在水裏頑。她邊伺候床上臥着的小兒子，邊又顧到門外玩着的大兒子。

她可不敢怨天，只怨着自己前生作了孽，累了這一世受苦！街頭的水高了一分，阿命娘的心可緊了一分！

褐黃色的溪潮從上游爬到都市。房屋低下了半截；Radio 趕播着「水位」的新聞；報紙上也加條刺眼的大號字。

## 電局的一日

夏 桀（福建福州）

水，廣場上一片的水。那網球場和籃球場這時分不清了，惟有那幾根柱子，參差的直立在水中；場角則一根很粗的約莫有四五丈高的天線桿，老大哥似的不動的站着，投在水中的長長的影像，一條蛇般蜿蜒的蕩漾着。通到局門口去的洋灰的馬路，完全看不見了，僅僅由於那冬青的籬露出水面的綠葉，依稀還可辨出這洋灰路的界線。

天氣不再是昨天那樣的陰黯下雨了，早晨的陽光，反射到那起伏的微波上，一閃一閃的耀眼。人們因幾天來下雨漲水的積悶，彷彿在滑陽光中可以深深的舒一口氣。可是氣候還是照舊的涼，還水使人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沒有因陽光而便感到暖意。

電報局的房屋，是租來的一座十餘年前的外表有蛾特式的

寫體而內部完全是中式廳堂的三層的建築。因這裏地勢的低窪，每年夏季總有幾次大水，所以底層只是一層高高的屋基，陰暗的空洞，現在給水浸了快一半了。報房是二層的正廳和兩旁房間拆成的一個大統間：東首兩列桌子，放着六隻無線電收報機；西面則兩列韋氏鑿孔機、發報機、和波紋機；靠北直列的排着九部莫氏機；中間則散列着幾張桌子，是班長、公報員、流水稽核員、派送員、分發員、打字員……等等的位置。陽光從東向的窗口，軟弱的射進這遼闊的報房中，顯得異常的空虛、凌亂。局役們在洒水、掃地，收拾隔夜的紊亂的紙條，整理夜來因爲舖床而雜亂了的椅凳。值過全夜班的值機報務員們，搓着倦澀的眼睛，還在各部機器旁守着，等候來接班的人們。

這時，無線電機旁的值機員，聽一下聽筒中沒有聲音，便除下聽筒，探首出窗外，望一望對面牆壁上的水痕，回過頭來說：

「水還是沒有退啊！昨晚整個夜裏並沒怎樣退，今天是陰曆初一，潮汛更大，恐怕今天的水，要漲得更高哩！」

「不過，雨總算停了，如上游的水不大，那便漲也退得快的。」韋氏機旁一個接着說：「如再漲，那便糟了！」他順手將鑿孔機理一理，隨手試鑿幾下。

收發處送來幾份報了，遞報生即刻拿到中間分發員桌上，經分發員劃了流水號數，註了機名路由，便穿梭般的分送到各部機器拍出去。同時，別部機器上一片的鈴聲響起來，遞報生忙着又去將抄好的報收來，經分發員劃了號，轉送到派送員桌中。中文的由譯電員將電碼譯成文字，洋文的則經過打字員的打字，再將信封寫好，電報封好，電鈴一撳，報差拖着泥水淋漓的脚，由後門來拿去投送了。於是，鈴聲，鑿孔機的琅琅聲，發報機和波紋機的卿卿聲，莫氏機電鍵重按時的滴答聲透過聽筒中出來的吱喳聲，打字機的嗒嗒聲，和遞報生匆忙奔走的脚步聲，合奏成一片的報房交響樂——這交響樂這聲音便永遠的這樣由不同的人們，演奏下去，沒有寒暑，沒有晝夜，沒有什麼星期、國慶、元旦……的假期。

八時餘，報房中起了一陣的騷動，接班的人陸續來了。帶來的消息：茶亭一帶水也很深，公共汽車停駛了；黃包車要一個拖一個推的兩人合拉，還危險得很；從南門兜到吉祥山脚，是坐渡船來的。這消息給予人們以不安，急急的把接班手續一一交接清楚，匆匆的走到局門口去。那些載着接班的人們來的黃包車，正好兜攬着這一批下班的人們的生意。終於這些疲倦的人們，不得不付了比平時貴兩三倍的價目，懶洋洋的坐到黃包車中去。水浸了黃包車的半個輪子，車輪只能在水中慢慢的轉，車夫一步步的踏着穩步走去。馬路上也有渡船了，兩三個人划一隻小小的船，來回在兜生意，十幾隻輕快的划槳，正像端午龍舟的競渡。水門汀的電燈桿屹立在水中，和路旁層樓的倒影，給漾洄的波浪，幻成奇詭的畫景。

新的生力軍分散到各部機器旁，這機械合理化了的皮帶制的運轉，便漸漸轉得更快了。遞報生脚步不停的向這裏那裏分送

拍發的或收取抄好的電報，不能再有偷空在位上一坐的暇豫了；鑿孔機的榔頭，飛速的上下向着彈簧鍵有節奏的敲，紙條便被嚙成斑斕的花紋而吐出來；隨卽緊一緊發報機的發條，把紙條子啣啣的放出去；而波紋機中的紙條，則被顫動着的針，用紫色的墨水，蚯蚓般畫成波紋屈曲的符號，値機員熟練的拿來濟過膠水缸、蘸了膠水，一節一節的截下來，貼在紅紅綠綠的紙上；那邊無線電機的聽筒中，像林中鳥雀不絕的吱喳叫噪的聲音，透過値機員的耳膜，立刻由腦神經把聲音翻成電碼，傳達到手指，迅速的抄在用複寫紙夾成雙頁的紙上，一張一張的連續抄下來；莫氏機的電鍵，不停的在敲，墨水的轉輪，不住的在藍色紙條上畫出一點一畫的符號；打字員的手，迅速的跳動上下在捺字盤，鍵條嗒嗒的打着膠棍上的紙，印出字來；派送員埋着頭寫信封，將電報一封一封的封好；接二連三的報差，便不斷的在後門口出現，分別路由揀好了，跨上脚踏車，消逝在被車輪所激起的四濺浪花中。

班長不時的在這部那部機器中間踱來踱去的巡視着；公報員則時時準備着遇報務上有了什麼疑問時，卽刻去查閱報底作相當的處理；流水稽核員，覆核員，俯着頭，瞇着眼睛，細心的檢視一張一張已經拍發了的電報。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這一分的瞬間，很容易被人們忽略過去的，然而這裏的一分時間中，無線電和莫氏機要收發二十餘字，卽有一百左右的電碼，而鑿孔機要鑿三十餘字，是要敲三四百下啊！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水却一分一分的更漲起來。白石的台階，水一層一層的往上爬。黃包車的車輪，給水吞噬了一大半，車斗的踏板也滲上了水，終於黃包車給水征服了敗下去，讓給划船艑子般暫時獨佔着這水面的交通。

噹，噹，噹，午飯的飯鐘響了，報房中卽嚷着「第一桌」「第二桌」的呼聲。人們在商量着：「你先吃第一桌吧，我吃第二桌好了；」或是「班長，請替一替我去吃飯。」每餐的飯，總要分做兩三次吃的，猶機，那合理化的皮帶制的運轉，不至因吃飯而停頓阻滯着。飯原是在底層的暗室中吃的，也因了水，移在報房的走廊中了。

午後的太陽，漸漸的感到有溫暖的氣息了，水過了正午高潮的頂點，不再漲了。看這樣子，上游的水已流得差不多了，這大水的陣容，便隨着高潮的退落而開始撤退了。總退却的命令一下，那些佔據到馬路兩旁店屋廳堂中的先鋒隊，便首先不動風聲的縮短防線，潛行撤退，由廳堂而階沿，而天井，然後由溝渠以匯集到馬路的大本營中，這樣浩浩蕩蕩的全師而退，仍回到閩江老巢中去。不過等到這完全退盡的時候，已是翌日的上午了。

大水，整個的繫着報房中各人的心：有的人，因爲家也住在低窪之地，念念想着家中，不知道給水浸沒到什麼樣子；最大關心的是無綫電報務員們，上游的水如再漲高些，沿着河岸的素被稱做棉紗線的滬福陸線，便有被大水冲刷而致綫路障礙的可虞，陸綫

報務要由無線電接轉，而無線電員要加倍工作了。還有，因大水而營業也減少了許多，除了一些緊要電報外，一般人很少有坐船渡水來拍電報的了。收發員在閒坐的談天，各部的機器，也忙一陣閒一陣的不像平日那麽緊張，値機員可以偶一抽出空來望望窗外的水痕，討論着水的漲落。有的希望着水甚快的退落，可於五時下班時安然回家，可是這僅僅是一個希望，因到了傍晚五時餘，小船還在馬路上逞威風，黃包車的車輪，還只一半露出水面。於是局門口又重新來一次的騷動，各機器的旁邊，又重新換上一批的生力軍，接着又重新響着「第一桌」「第二桌」的呼聲。

路燈疎疎的行列，掩映成閃爍的星星，廣場中一片漆黑，黑魆魆的像一個深潭，雖是這時的水已不大深，冬青的籬，已露出一大半的黑影了。報房中零零落落的暗淡的燈光，似乎籠罩着一層淡黃色的迷霧。這燈光，照在這些本來不甚健康的人們的臉上，一個個更顯得分外的蒼白。他們剛纔前天値過全夜班的，今晚又須抖擻精神準備値全夜班了！生活像無形的鞭子，這些「榔頭」仁兄們不得不3×8＝24的三天一輪的牛馬般去担負各部門的工作，來轉動這機器的輪子！

緊張，迅速，幹了一整天的輪子，夜來也漸漸的呈現弛緩的狀態了，各部的機器，只是間歇的動作着，沒有白天那麽的連續不斷的轉動了。紅紅綠綠各色的紙，塞滿了流水稽核員面前的一格一格的木框中；紛亂混雜的紙條，一籃一籃的散在各機器的旁邊，一張一張的流水號碼單，參差錯落的各各劃着不同的號碼，這些些，便告訴了這些皮帶制的機器運轉了一天的總成績。

夜，大地都已睡着了，享福的人們都已尋他們的好夢去了，只有這報房中，仍是鈴聲，壓空機的琅琅聲，發報機和波紋機的唧唧聲，莫氏機的滴答聲，聽筒中的吱喳聲，打字機的嗒嗒聲，和遞報生的脚步聲，響着，響着，和那水在黑影中汩汩的流聲，唱和着到天明！

## 野花紅淚錄

曾適敦（福建福州）

「五月二十一日」這個平淡無奇的日子，却發生過一個平淡無奇的事件。

上午九時三十分左右，傳達室裏來了兩個警察：一個是巡官，一個是警士。警士還牽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男的上了年紀，而且瞎了眼睛，女的模樣兒有點俊俏，青春還沒有消逝在她菜青的臉上。

十時零五分，收發室傳出話來要提人，大夥兒就走了過去。收發員問巡官：「什麽案子？」巡官說：「破獲私娼！」他得意，警士也得意，只有女人低頭，男人嘆氣。收發員問過了案情名字，就發下條子說：「巡官，你把他們暫時押到看守所裏去。」

十一時五十分左右，看守所的陰暗處，一個老婆子顫抖抖地摸出十個小角子悄悄的說：「這一塊錢是昨晚上阿花賺來的，你

拿去使用吧！衙門裏是要用錢的。」男人一面摸索地接了錢，跟着就埋怨起來「都是你不好！偏要迫阿花去幹這勾當。幹不上幾天，而今却被抓着了。」

「你眼睛看不見，我一個婆子會做什麼事？不委屈阿花，我們那兒來飯吃，誰願意把自己親生的女兒推到火坑裏去。」

「餓死也得餓死！我們是世代書香，而今體面都被剝落了！」

「那有什麼法想，體面也不會當飯吃。」

老婆子看着女兒正躲在角落裏哭咧。

下午二時四十分，辦公廳幾個小職員正在議論風生：

甲說：「早上抓來的那個私娼很漂亮！」

乙說：「我們四點鐘去看審問吧。」

丙說：「何必！本縣自禁娼以來，抓到的私娼何止千百，看是看不盡的。」

丁說：「聽說這姑娘是不知道跟警察和偵探講看頭錢，才被抓來的。」

戊說：「那自然！譬如我們玩的玉英，她何嘗不是私娼，因為她有手段，有背景，雖是公然迎送，武裝老爺們誰也不敢碰她一根毛！」

「啊！」一口長長的嘆息，顯然是出自沉着臉的老書記口中。

四時五十分，軍法官升堂了，第一個被傳訊的就是那女人。

法官問：「你是陳阿花？」

「是！」

「那裏人？」

「本地人。」

「今年幾歲？」

「十八歲。」

「你年紀這麼青，什麼事不好做？為何要幹這沒有廉恥的勾當！」

「……」豆大的眼淚流自她的睫毛，嗚咽的哭聲就是她的回答。

第二個被傳訊的就是那男人。

「你既是秀才，為何要女兒幹這沒有廉恥的勾當。」

「法官！我沒有話說，你問問我那臭婆子吧，唉！（一口長長的嘆息）一言難盡！」

第三個被傳訊的就是那婆子。

「你為什麼要害自己的女兒，叫她去做私娼？」

「我們為了吃飯！」

「你知道做娼妓是最下流的？」

「老爺！知道的，我們要活就管不了這許多。」

「你知道本縣現在在禁娼嗎？」

「知道的！」

「你既然知道，為什麼又敢做這犯法的事？」

「老爺！我們爲了要吃飯！」
「難道別的飯不好吃嗎？」
「那兒有我們可吃的飯？」
「胡說！天下有的是飯！」
「老爺！那不是我們能吃的飯！」
「胡說！」法官拍案了，婆子的眼淚也淌了出來。

# 書店底一日

張　寡（福建廈門）

「良友圖書公司」．

立體式銀灰色底招牌倚着紅銅底電燈柱，巍然佔據了一部份空間，寫着這麼六個大字。

透明玻璃櫥，裝着一大堆屬於一些幸福底孩子們的紅紅綠綠的西洋玩具。對方底另一個呢？却是從文小說習作選，挾着巴金底愛情三部曲。

木架上排列着五光十色底雜誌……照例有一個漂亮姑娘封面底電聲，……古香古色底藝文，……奇奇古怪底上海漫畫，……光着屁股的女人底健康美……使人一望便生出「今年還是雜誌年」底感想。

架旁站着木偶似的我，在等着，伺候着一些紳士小姐們皮夾中底法幣，來換架上的袁美雲——電聲十九期。

無精打睬望着路——那又長又闊塵土飛揚的中山路。

摩登姐兒們的胭脂依舊那麼紅！車夫們底臉兒也依舊那麼黃！學生哥兒們也依舊捲着襯衫袖兒，露着黑壯底臂膊，顯出一種年青孩子們所有的熱情軒昂底神氣。

雷閃似風馳似的，那是流線型的「市虎老爺，」負着女妖似的姑娘，在奔奔奔！畜生般的人，拖着上帝驕子底白種人，也在毒熱的湯光下，奔！奔奔！那是人力車夫們爲幾個銅子或是一張角票的代價在拚命。

「逸經第六期到嗎？」
「還未！拜五會來。」
「你們有中國呼聲沒有？」是個中山裝的中年人，戴着黑色眼鏡，一進門就問。

「沒有！公安局禁了，是反動刊物，」女東家照例用一種市儈式口氣回答客人。

每逢她向客人週旋的當兒，我總感到有點不適；因爲我學了好久，這種市儈式的口氣我總學不會。所以常常遭到女東家溫文的「白眼。」

「反動？反動！」那個有點堅强意志的神氣的客人，不覺冷笑起來了。

我對於這類客人總要加些同情的表示，所以當他在左旁書架觀看的當兒，我悄悄的告訴他：「你如果要買可到鼓浪嶼大衆

書店去買，那邊就有。」那個洛回答了善意的一聲就匆匆走了。

木偶似的站着，不耐煩的伺候着：

「新的永生來了嗎？」

「明天會來。」我不禁也裝出一種生意人所特有的笑容來。

大人們、先生們、古董們，青年學生們，小姐們，買辦們，紳士們，……一堆，一羣，來來去去，在架旁隨意的看着。

「二角半。」溫和而恭敬，合於一種店員的身份。

那薄臉麻子乳峯高聳的姐兒，從皮夾裏抽出一張福建省銀行的五角鈔票，隨手的扔在書上；我拾着，獻給東家。

「電聲，娛樂，宇宙風，找二角半。」

拾起找錢，拔起黑玉腿，走出人行道。

「車！車！」尖利得像鬼叫。

四五輛人力車奔了過來。

揩油的知識份子們去而又來，來而又去，我站而又站，照例的推過一天。

## 調查表

青鳥（福建廈門）

使我意識到是個「無罪的囚徒，」不，「生活的囚徒」吧！整天，八小時工作，像被豢養的鳥兒禁閉在籠裏。我自由行動的範圍只限在這縱橫十來步面積的辦公室。可是誰在這世界上不是「生活的囚徒」呢？

前兩週來到一件關於貨幣問題的調查表。這可把我呆住了。這樣龐大而複雜的問題包含着十幾條需要詳細而精確的答案，真是窮於應付了。我並不是怕麻煩，不想查報，我只是想把問題查得正確點——能夠自信得過。但來文是限定剋日呈報的，這又怎辦呢？所以我只得把時間展延下去，等到查出個頭緒來，再給它具體的答復。

日常工作和責任緊緊地束縛了我。只好於前星期日抽空親自跑到兩個小小的農村去實地調查一下。目的要查貨幣中幾個重要問題，尤其是「民間藏銀的數量。」

誰肯坦白地告訴他收藏着白銀呢？就讓你走遍全村，挨戶調查，怕也查不出什麼來。

「如果你們要收回白銀，最好每元加些貼水，只要幾分錢，都可以的……」一個布店老闆很忠實地對我這麼說。我覺得他是最誠懇地給我答案的一人，可是他的話不是我所需要的；而且違反了我的來意。

我把那疑難的問題擱在一邊，去進行關於輔幣問題的調查了。

在邊僻的農村裏，輔幣實佔農民大衆生活費的最高率。我覺得需要澈底的整理和迅速的救濟是必要的。他們的收入完全是銅元，支出也全是銅元。他們可稱做銅元階級。自從大量的輔幣系

流通以後，他們所收存的還是銅元。他們必要的支出也是先用輔幣券，後用銅元。鄉民們滿心希望銅元價格高漲，可是到頭來他們用汗血換來的心愛的銅元，最近竟跌至每元三百四十枚的地位。這眞給予他們以致命的打擊。至於新銅元則只有「一分」「二分」「五厘」的幾種，不能適合他們實際的需要。譬如，從前每件東西只要一個銅子的，現在得付出一個銅子有半以上的代價了。物價提高，無形中可加重了他們的損失。總之，在帝國主義者鐵蹄下的中國，農村破產是個非常嚴重而廣汎的問題。並不是新幣制的嚴厲執行所能救濟，何況新幣制實行還有許多不徹底的地方呢？這樣依樣胡盧的調查表也不過是官樣文章，更算不得調查和統計的可靠材料了。

今天（廿一日）再也不能延擱了。我只得把這張貨幣問題調查表，不甚不實地塡報了事，聊以塞責吧！如果有人指摘，我也只好說：「這是依樣畫葫蘆的把戲，恕不負責了。」

以上是我在職業範圍內今天工作的經過，也就是新幣制尚未走上軌道底「中國的一日。」

在這單調而靜寂的寫字間裏，我依舊平凡而機械地工作着，生活着。「生活的囚徒，」「囚徒的生活，」我把身體躺在靠背籐椅上，兩隻眼睛直對着桌上那張塡訖的調查表發獃。

# 銀行內

朱啓真（福建廈門）

十點鐘，請願警拉開鐵門；玻璃門上的金字有幾個是落脫了：「××銀行廈門分行。」

L字形的櫃檯，圍了半個圈子；給茶房擦得發亮。地上是潮溼的，人走了進去便覺得走進一座破舊的祠堂似的，陰沈沈。裏面是靜靜的，雖然坐着十多個人。只能夠聽得一些報紙翻動的聲響，輕的而又糟雜的談話，鐘，那老老是這樣的沒有氣力的響。

一個人到儲蓄部來支五塊錢的存款，於是沈靜的空氣擾亂了——算盤響，印章碰到玻璃板的聲音，撕紙的聲音。後來，王先生捧着本帳簿上面是他記的秀麗的字，橫看直看的看了半響，才將它放下，付了錢。

在這長長的時間裏，他們的顧主將櫃檯裏面坐着的先生們作了計算：看報紙的，三個；看書的，二個；有一位低着頭，他的筆很起勁的在紙上劃着，不知道是練習簽字，或別的什麼，只見他很快的就塗滿一張，換過一張再塗，滿了又換過一張；另一個迎起頭來盯着天花板上的電燭；有兩個在談天，兩個在你看我我看你的互相看着；此外，便就是這三位在做着他的事情的儲蓄部裏的先生了。

他拿了錢就去了。

「Siu！阿富，鐘慢哩！」老周轉過身來朝鐘看了一叫下起來。

那只鐘就在他背後的柱子上，自十點鐘起，他就注意着鐘的響動，他常常疑心那只鐘是壞了。

「昨天剛剛開過哩！」阿富噘開的大大的，却是沒有聲音的

打個呼欠，答應着，從樓梯脚邊的矮櫈子站起來，走出門外去了。只隔一歇歇工夫他便轉來了。他將鐘撥上了一個字，十一點十五分。

四時，關門。先生們將寫字檯鎖上，那鑰匙是先後已經放在預的孔裏預備着的；所以，只要時鐘的第四下也還沒有打時，他們是已經離開櫈子了。軋帳與庫存簿半點鐘以前都已經弄好了。

今天傳票有十六張，現金收入一千六百多元，付出五千多。

## 從稅務說起

以　哲（福建廈門）

圓圓紅心的太陽旗，高高地在各地的立體式的建築物頂上飄蕩着。在鼓浪嶼的後面停泊着兩隻巨大的日本戰艦。離開二丈光景，是一隻掛着米字形的旗幟的巡洋艦。

靠近鷺江道的江流邊，一只掛着稅務局稽徵所旗子的小艇，正靠着一只已經脫了油紅的帆船；兩個穿着中山裝的人，跨上帆船，向船戶嚕嚕囌囌地詢問到貨的件數；另有兩個學生裝的，正悄悄地跑到艙上的木箱旁，用力拉開薄的箱板，就有一個個的桔子，從箱中拋到小艇裏。大約五分以後，他們用手招着正在和船戶高談闊論的的兩個同事，相率地跳下小艇，指揮着艇夫把船插向帆船叢泊的地方。

雙槳的小船像蜂一樣圍住了緩緩進口的從香港來的海壇輪。船夫敏疾地將鐵篙鈎住了輪船上的鐵欄杆，和猴子一般地輕柔，握着鐵篙踩了上去。

吊梯放下來了，擠滿着人；除了人聲的噪雜外，是軋軋的小電船的機聲。

在大菜間旁的吊梯，是靜悄悄的；一個穿白色制服的關員，正昂然走上去。他很熟練地走向第二號房間。那裏有一個瘦瘦的，戴着玳瑁邊眼睛，似乎是商人樣子的人，正等待着。他們交換了會意的微笑。那關員問：

「這次有多少？」

「不多，三四千，衣料和藥品。」

穿白制服的向房內巡看了一周，很迅速地從口袋裏抽出自來水筆和紙，簽了一張大約是三四十元的報關單交給那位旅客。一隻白的信封落在關員的袋中，大家都微笑了。

正在這時候，下大艙發生了小小的糾紛。一個商人運貨到泉州去，經廈門稅務局發覺要他繳納營業稅，可是被商人拒絕；理由是因為他的貨並不在廈門銷賣。於是糾紛就開始了。但，這些小事，一會兒就平靜了。商人終於將錢交了出來，不過僅有應納稅款的十分之二罷了。

在岸上，正像平時一樣，蒼蠅在滿街亂飛；街上的行人並沒有特殊的興奮，因為今天既沒有胡文虎來廈，而陳主席亦已於前半月回去了。祇有靠在中山路的一家銀櫃裏的小夥計是奇特地興

奮的，他揚一揚手中的法幣，向他的鄰居水果店的夥計說：

「昨夜的夢是多末的靈!押了紅士果然是着了。」

在寮仔後，一羣市民正在圍看警察們所貼的標語：

「吸煙不登記的人要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親戚朋友有吸煙的，都要勸他們登記。」

人們沒有感覺地走了。有幾個是走向釘着「大日本籍民」的方方的戶牌的房屋內。在屋街的暗處隱隱有幾個字：

「高等談話室內有美女招待。」

一輛運貨汽車迅速地從寮仔後馳過；靠在司機的旁邊的是一面太陽旗。這汽車向着鎮邦路一轉漸漸緩緩地在一家洋房前面停了，車上跳下了十幾個人，將車上的箱子一箱箱地運向房子裏去。房子的大門前，一塊銅牌：

「鼎美洋行。」——廈門唯一的土行。

將近下午二時，水警隊送了兩個煙犯到禁煙事務所，一個是沈姓的，在南昌輪上作夥計，一個是姓黃的，本地人。他們因爲帶了一二兩煙土被查獲了，於是被移送到事務所去裁判。他們的口供都是向「華民」處買來准備吃的。

夜間，在黑貓舞場門首的霓紅燈光之下，彳亍着買笑者的人影；在思明西路台灣的少女正彈着淒涼的琵琶，迫緊喉子唱着淒慘而尖銳的歌聲。

五月廿一日，是這樣平靜地過去了。

## 找工作

安道（廈門）

矇矓中全身的肌肉像受到一種尖銳的侵襲，我戰慄着，蜷縮着，我不斷的輾轉，似乎這樣便可以找到逃避的所在。可是床上除了一張二尺寬五尺長的帳子，僅有的祇一條薄薄的舊毛氈，一塊木板做的枕頭，這些是抵不住早晨的寒氣的。

冷氣加緊地侵襲着，我終於不能再睡了。起來，望望天空，一星期多不斷的陰雨已經停止了，地面還濆着昨夜的雨水，窗外，久經雨水潤濕的山頭顯得份外青翠，人也感到份外的愉快。

因爲雨的阻滯，今天還不能夠開工。因此，早上七時的一頓飯也停止了，我們一起到廈的工友是十五人，裏頭分「機器」「窯爐」「搬運」三個部份，本來預算三個星期便可以完工的，由於天氣和人事的阻礙，便要等到五個星期以上。

原訂的工錢，除了伙食和另用已是一文沒有了，明天起，到這裏已滿一個月，家裏的人吃什麼呢？「唉！聽說有一個『鐵浮標』要找人做，你想辦法把這生意接來，讓我們賺幾塊錢返港也好啊！」銓和丁苦着臉對我說。

「好，等吃過飯我便替你們走走吧。但成功與不成功是說不定的。」我說着便下了破木板的梯子，離開這佈滿着灰塵的，僅有幾張破席和當作臥床的舊木箱的小樓，回到我們較整潔的小樓

上去。這兒，因為接待我們的老闆看我們像個工頭，所以叫原來住着的工友搬出去讓我們來睡。在這一丈多寬廣的樓上，給我們五個人擠滿了，白天潮水退的時候，海灘的臭氣薰上來教人窒息，晚上，成羣的蚊子騷擾到沒有一刻能夠安睡；為着居住不久和省錢，除了我受不了「蚊氣」花了一元一角錢買了一張舊帳子，餘的四位已讓牠吸了二十九夜的血了。這便是所謂較整潔的小樓。

約莫走了二十分鐘，龍頭街就在前面。平時行人稀疏的街上忽然顯得特別鬧；男的女的擁擠着，尤其是成羣的孩子，至少有六七十個，簇擁着一個警察和兩個像偵探的漢子押着兩個犯人走過。孩子們頑皮的笑臉上帶着驚奇的眼色，犯人蒼白的臉上堆滿求助的表情，他額上的皮重疊地縐起來，像蘊藏上無限的悲哀與失望！

我看到他底遭際，心裏充滿着同情。不管他們犯的是什麼罪，對於他現在所受的懲罰我終歸着懷疑的。而且，為什麼有這許多在街頭浪蕩着的孩子呢？其中有若干個將來也會要受到這樣的懲罰罷？現在才是上午十時半，今天卻是星期四，假若現社會組織是合理的話，他們都該在學校裏念書的。誰驅迫着他們在街上浪蕩而墮落，而犯法？又跟着給他以罪名而加以懲罰？我想着，我底心頭燃燒起憤怒之火了！

為着要打聽生意的情形，隨跑到造船所會見勞，「你前回說的鐵浮標現在已有人來做了沒有？你們的工資發了嗎？」我問。

「真是要命！工錢欠到快要六個月了，每一次向所長追討，結果祇一天推延一天？現在已推延過二三十次了，他憑藉着官辦的政治勢力，顯然蔑視沒有團結力量的工人，工錢的給與不給，他認為毫沒問題的。可憐我們月中三番四次的懇求，才算借給的幾塊錢，還不夠一家幾口拿來買米。什麼値得些錢的東西都典賣精光了，弄到不走不成，走又不成，因為要走沒錢半步難行，不走又沒法求得一飽，這樣的壓迫，真是非常難受啊！」說到這，他悲憤到窒息了，把話頓了一頓，才轉過臉向另一個工友說：

「喂，仁！那個鐵浮標怎樣呢？」

「這是個四尺圓徑五尺長的鐵泡，有人要過三百多塊，還是最高價；我要他二百五十塊，廣成要他二百三十塊。他還說：上海人我由他要，也祇要二百一十塊錢。終於廣成也做不成這生意，現在恐怕已給上海人做了。」

「我一到這裏，聽你們說出這樣悲慘的遭際，我便打算設法留在這裏替你們恢復團結的力量，好預備把各種困難打破。第一着就是先在這裏弄個職業，解決了自己的生活，才能夠替你們担任這種義務工作。可惜半個月來也不能把這問題解決。你們自己又沒有人能出來幹這種工作，就是有人肯幹，誰動一動誰就要先被犧牲。僱主們不是已經揚言威嚇嗎，誰敢道半個不字，就先驅逐誰。要是我能在這裏的話，我是不怕他們怎樣奈何我的。但，由於必需的生活，我現在也快要走了。無論如何，你們還是設法團結起來

吧。今後我的經濟倘僅能支持得住，也一定再來幫助你們完成這工作的……」我懇切的對努等說了一會，才黯然他告別出了這造船所。

雖然生意是近於無望了，但我并不立即灰心，仍然走到永和運輸公司去談了一套。聽這公司的經理說，那鐵浮標確實已給人做了，我才算把這事情放下。

明天就要返港了，我已經買了的船票，現在才中午，趁還有半天的時間，再去虎浮岩遊覽一會也好。廈門的風景是很使我流連的。然而我不是風雅人，只好不記。

# 談金門

冠秋（福建金門）

疊：

記得從前在友人的宴會席上，我們談到了金門的社會形態，大家似乎都在肯定着：金門是一個安樂的天堂，沒有苦痛，也沒有變動，金門永遠是靜止的。但三年來事實的表現，早把我們的觀點整個推翻，金門的社會不僅不像安樂的天堂，而且急激地在轉動。南洋樹膠胡椒的跌價，影響到銀信的減少，綁刧自殺事件的勃起，苛捐什稅的繁增，在在都給金門以嚴重的威脅，證明金門已經不是過去的金門了！

金門是屬於廈門和台灣之間的一個島嶼，在××帝國主義進攻華南的進程中，無論在地理上，軍事上，都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目前敵人雖然還沒有公開的把金門吞併，但金門似乎早在××的掌握中了！

誰都知道，××帝國主義之要吞併某一個地方，首先就要勾結與收買當地的流氓漢奸，來作清道夫的工作，迷醉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羣衆，然後繼續用武力來佔領。現在金門的漢奸們是公然無恥地宣揚「王道」文化：什麼「××統治下的勞苦大衆，是多麼地舒適快樂，政治是多麼地嚴明，夜間可以不必閉起門戶，也別怕被竊的危險」什麼「如××佔領了金門，農民就會有改良種植的機會，還有吃不完的魚類」什麼「鼻父是生活，鼻母也是生活，我們又何必拘泥於中國和××呢！」這種口吻幾乎在每個角落裏都可以聽見。今天又有××浪人大批來金，大約是奉着主子的命令，負着指導和監督漢奸的責任而來的吧？

伴隨着漢奸的活躍，走私問題在金門也並不算微小；×國的白糖，火柴，汽油，大量在地金門傾銷，不，金門是×國的唯一貨棧，×國的貨物還由此輸向廈門等處去。因爲金門是四面環海的島嶼，無論那一個鄉社——尤其是在金廈之間的烈嶼——都可以作×國的貨棧，都有仇貨忠實代理人，海關的緝私艇雖然厲害，但×國的貨物可以白天或夜裏自由進口，絕對不受任何的絲毫的阻礙——他們早和一切阻礙貨物進口者磋商妥當。雖然在不久以前，曾因分贓不均而起決裂，引導海關來金搜捕一次，但不久又恢

復友好了！

報章只注意華北走私，對於金門漢奸的活躍和走私的猖獗，却不十二分記載我想，如果這樣的繼續下去，金門的淪爲第二華北，是快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了！

## 漳州雜碎

亞翔（福建）

清晨一起來，就聽見外頭一切喧嚷。原來是同社裏有個農戶朱自然，被人把畢畝的菜偷割了。最後，由於沿着脚跡找去，就對住在隔社裏的另一農戶王林耀發生狐疑起來；因爲脚跡就在那家門口終止的。王林耀的被人家狐疑，已是第二次。前幾天的第一次，也是同這一樣尋到線索的。幸而他爲人一向老實，又勤儉，失主才沒去搜查，單只說：「假使下次再偷，就非當場打死在菜園上不可！」

王林耀是個老實人，而且自入贅那家後，整廿多年中，就沒一天不像牛馬般拖磨，勤儉度日。有許多地主，也爲了他肯負責，都爭把田地租給他耕種。他就有點積蓄，一邊又給四個兒子陸續拖來了三個童養媳。糟糕的是，那個大的養媳，在去年患了一場閉尿病，把他積蓄的百多塊錢都花光了；同時三個大的兒子，也統遭失業。結果，沒辦法，只得把積存的米稻也賣光了。一家十口子，就每天喫了頓洋山芋，麵條或菜葉湯過日子。固然，全社裏就整有半數人家每天也只靠一兩頓粥度日的，但他平日那樣克勤克儉也會弄到如此，而且竟然偷起人家的東西來，却是意外。所以，一清早，社裏的人們聽到這消息後，都帶着同情的心腸，談論起他的身世來。

九時出門，路經東市場，聽見路人在傳說，隨安南路那開青菜業同業公會會所，在被數十官兵搜查。有的說土棍黃文甫在裏頭設有賭場；有的說那兒有不法分子潛匿，祕謀不軌。還說黃文甫這人，官廳在前幾天就要抓他，因爲有人報信，所以當駐軍整圍的人在包圍打錫巷他的住宅時，一無所獲。

跑到一個朋友人家。碰到他們正在研究新文字。他們正在討論着，擬將廈門話拉丁化草案中的g，k，x，e等四字，仍然照北方話的讀音念做革克嚇勒；不做機器，喜，利。因爲在拚音上是一樣的。此外，還擬加r（嬰）一字。就在討論時，有位剛從石碼來這的朋友也來參加了。大家就問起他：石碼可有什麼僞自治的消息？他說：「僞自治在石碼鄉村很活動。許多鄉民就被逼參加，每個農戶，還得交給他們每月四毛錢，做保護費。活動的人，都拿到錢；每人每月自五元至廿元不等，此外還領有短棍，隨身保護。他們宣傳說：『我們窮，沒事做，都是政府歹，橫收捐稅的緣故。日本一來，就好了，沒捐沒稅；又有錢，設工廠，開鑛山，大家都有工做，有錢掙，像台灣一樣。』等等。」這時，另一朋友插嘴說：「僞自治活動，漳州四鄉，現已都有。被逼參加的，並不是一家一戶，而是一社一莊的。他們沒武裝，又受不到保護，有什麼辦法不被逼參加呢？」

午餐的時候，有位保長跑到家裏來，要家人把家裏打掃乾淨；

說是不乾淨，一給官廳查出，保長就要被抓去砍頭。這是昨天李團長調集保甲長會議時說的。

午後，做完了工，心想十一期的永生，也許會再到。就跑到馬坪街曉莊書店去。結果沒有買到，就跑到瀟湖劇社去找朋友。碰到他們在開幹事會，商議第五次公演的事情。他們已在排演郭哥爾作的巡按，崔嵬作的察東之夜，格里高萊夫人作的月亮上昇和該社已故社員胡大機作的逃等四劇；準備於暑期第五次公演時演出。

## 這麼的一個社會

嘯高（福建仙遊）

大原兄：

你那十五日寄來的信收到了。

雨是還在三八節日就結了婚的。他的父親說，禮物千萬別要辦，就是送去了也要璧還的。我看這個，你儘可以不客氣了。

對揚八月間的婚禮，我們也許有去上海參加的機會和可能，你去不去？

對揚光景是三十六七歲的人了，而雨的父親才三十二，他那糊裏糊塗地跟一個小大脚的表姊的「指腹之婚」，已經過着十九個年頭了，雨就是他十八年前養的，到了對揚的兒子結婚時候，恐怕他又有了曾孫，也說不定。嚇，社會是一個這麼的。

這兒的工作沒什麼忙，要是你忠心些，這才會一天忙到晚。但，有些同事却嫌我太賣力，並且勸我得過且過，不要認眞，免得他們，非也那個不好意思。生活費每個月是二十五塊錢，已經工作過了四個月，而領到的，不曉得怎麼樣，才祇有十二塊半。光景想來是爲了通益角票局的倒閉，所以全縣每個月五千塊的教育費，內中有四千是從這地方上的苛什來的，這才不能够不受了影響吧。昨兒，聽說有幾個人在打算謀我這塊兒，可是我一點應付的手段也不要，祇預備着讓，分明這社會不是自己稱心的啦，跟狗兒搶人骨屑，喫有什麼意義？

故鄉的新聞，今兒倒有兩件是很新奇的。但，光景都是謠傳。一說，某國馬上就要打福建了，當局的對策之一，是把全縣的壯丁留着跟敵人周旋，而老的幼的全體都往四川運去。爲了這，弄了全縣的人心皇皇。再一說，福建的民族戰是端午節要在廈門爆發的，爲的某國決定於那一天用一百架飛機護送宣統到那篔簹港裏去吊祭順治——相傳順治當年是在這兒給海裏浮起來的「龍槍」打死的。至於眞實的新聞，也有一個，就是今兒午前二時，漢奸張克武燬滅第三區大墩村，那裏有三四十個農夫農婦都在睡眼朦朧中給殺掉綁了去。

## 械鬥

林冬今（福建同安）

「拍！拍拍！」「嘭！嘭！」……一陣的緊亮槍聲，夾雜着無數的

子彈聲。

這是晨光曦微的時候，P鄉（姑隱其眞名）各家的門戶是緊緊閉着的，連大小巷門盡都塞緊着；各家的青年人們每個人都拗出手槍或駁殼或曲七曲九等東西握緊着，有的躱在巷的隘口，有的躱在屋子裏，把槍口穿出壁洞，瞄準着對方，似恨不得一彈穿過對方的心肝。

事情是爲小孩子口角，丟石子惹起來的。P鄉的人民，性質兇悍，雖有設立學校，但是幾無一人受過中等敎育，因此青年的智識思想均落伍；從前那些年青力壯的青年，十分之八都做過强盜，海陸並進，專以刼掠爲生，又兼他們的鄉社，靠起車路旁邊，來往的行商必須經過這條路，於是他們就成羣的埋伏在車路邊，遇有生客過路，即刻擁上刼掠。他們有一個口號：「棺柴丁」就是譏笑那些不敢幹路刼的青年人的。

這鄉的人口有三千實數，全是姓林的，他們分做「上角」與「下角」二大派，人數是平均的。歷年來二角不睦，時常由小事而鬧出大事來，事發，往往以武力來解決。因此二角歷年所積的仇怨也愈加深。

他們上、下角各有一個富翁。上角的是經商放高利貸的老板，下角是一個僑商。一切的事都由他倆操縱，其他的人只有絕對服從。

昨天下午三點時候，有幾個上角與下角的孩子，因爲口角，互丟石子，下角的孩子受了傷，下角人要上角人陪罪，上角人不肯，於是下角人把上角人扣留，上角人也把下角人扣留。一陣大戰立即要爆發了，經過學校幾次的調停，都歸無效。

半夜裏，上角派了三十多人到B地去借槍械，下角人也向H地去借槍械，所以今天一早，戰爭開始爆發了。全鄉的人佈滿了恐怖，行人絕少，頓時把這熱鬧的鄉村，變成恐怖寂靜的鄉村。聽到的只是轟！轟！的砲聲。

爲着鄉社的和平計，在中午一點鐘，學校只好到縣政府去，請求援助。縣政府當局派了一排警兵四十多人，乘車去到P地，先召集上下角家長，討論解決辦法，若不然，決以武力彈壓。這鄉人最怕的是「軍隊」，他們一看見警兵來，各人才收拾了槍械。時已是黃昏了。

## 流言

鄭毅（福建仙遊）

因爲起得遲些，腦袋裏又像是有什麼東西在刺着。照例是看書的時候了，但我仍呆呆的守住一家人，藴着滿懷苦悶，在參加他們的談話會。

的確，流言的散佈，比什麼都來得快。本來是毫無根據的事實，給那麼一吹，已擴大得厭人聽聞了。報紙上雖然沒有登過，然而大家的心裏，像都公認了來——

「政府已決心抗×了！那夥子眞蠻橫極了。遲早得給個利害；移民，移民呀！在戰事發生前，我們老的小的，聽說都要移往四川——或許是新疆去。」

跟着這個流言散佈的，還有更謊謬無稽的話傳：說是有神仙在東鄉顯聖，把所帶的木梯靠在一顆樹上，隨即教一個小女孩攀上。她攀上第一級時，看見在眼前聳立的，盡都是高樓巨廈；再攀上去，又看到稻呀，豆呀，都已經黃熟了。可是糟，當她攀上第三級時，看到的都是些沒頭，沒手脚的屍骸，啊！美麗的農作物，雄壯的高樓，都給糞臭的鮮血冲走了……

怕是讀點書有些聰明的人在解釋吧，謊謬的語言散佈不上兩天，便得着解釋來了——

「豆，稻熟時，正是六月天氣；屍骸，鮮血，是戰爭的結果。噫，可怕呀！明明是指着六月裏有戰事發生了呢！將要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喔！屋宇啊，農作物啊，全歸於盡！比從前的倭寇還凶呢！了不得的！……」

我眞不相信何以流言會散佈得這樣快，又不懂得造謠的主動者是那一種人，他的意思在那裏？尤其是在文化落後，交通不便的我們這小小一隅，本來對於「外侮」「愛國」這些名詞大部分人都沒理解、關心到的。然而近來竟連毫無智識的老太婆，小孩子們，都也明白着「漢奸」「××」之爲可怕可恨的東西了。喔！怕是曾受過一回倭寇屠殺的緣故吧？戚老將軍的戰跡不是還存留着嗎？關於討寇的故事不是還家傳戶誦嗎？無怪乎老太婆同小孩子們——老太婆同小孩子像特別的關心國事——都在叫着了：

「喊，很好的辦法呀！年輕力壯的拚命去，我們老的，小的，要遠遠的離開去，好了，到四川去。他們才不會有家庭的顧慮，好一心一意的幹去。」

積極點的，便悻悻然說——

「我們也幹得呀：燒飯，補，洗，不是我們的拿手好戲嗎？年青人打仗去了，我們跟在後頭幫忙。」

要救中國的，還是平日裏沒人放在眼裏的人呀！

在流言發生後，每天裏都有驚人的消息傳來，什麼：「已經有大軍到了呀！」「已在什麼地方挖戰壕了呀！」

可是爲民師表的小學教員們却忙着一些別的事。這是索欠費。但是上半天還在爭持着發放教費，下半天便有人暗自提議復課了。無形地自動解散了索薪團，此中奧妙，天才曉得！

## 罷教後的第三天

田青（福建仙遊）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天呀，是我們執教者的生活的總解決！所有我們教育索薪團的團員，已挺密切地拉起手來了。

照理，該是第一個課下課的時候了，我們擁着四五十個執教

者，順利地走到縣門口，可是，門上的衛警，而着這一大批的生客，起了警戒了，我們不能得到進去的允許，連我們的代表，也被拒絕了。於是，我們折入財務委員會那裏，比較適合我們的休憩，而且這個機關，多少也和我們的事端有着關聯的哩！

希望和等待，騁馳在每一張臉上和心上，各個腦裏，掛着一個共通的意念：

「生活，實媽媽的生活……」

一兩句話不時由一人的嘴角溜進別人的耳朵，於是引起了一聲回響，或者一絲沒有徵意的笑；可是人的心，是沉滯冷漠的。

好容易才請出教育科長來，長方形的閱報檯，成了臨時的會議桌，椅子一陣緊張的集合來不及擠上的，便凑在人家的屁股後，做人家的肉屏風。

每部腦經，都緊張地指揮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注意到科長的那張嘴；似乎我們這許多人的生活，全咬在這個人的尖嘴裏。可是科長的話，完全離開我們的希望，他簡單地宣佈了縣長的口令：每校派代表一人進去。

當我們報告過這回罷教的意義後，縣長老爺却懷疑起我們的代表資格了：

「嚇，代表……好像前幾天，有兩個人跑來說是民衆的代表……」

這話刺傷了我們的聽覺，在我們的眼球上，撒佈着紅的火絲。同時，我們把發火的目光睜着那肥胖而且迷着極深的烟晦的臉。

「是，是，他們是各校的代表，許多人等在外頭。」睡覺的科長，不愧負教育的全責，一句話攀轉了僵局。

突如其來的恫嚇算告了一段落，接着便是一分教訓，一分威嚇和一分軟廝的演說：

「教費的困難，不只是這一縣，全福建，呃，全中國，不同是一樣嗎？就是江浙那麼文化普及的地方，教費的積欠，甚且在六個月以上，」隨而唾了一口口水，「教員的生活是清苦的，不過你們當上了，便應該本着一貫的精神——苦幹！」

「該是蠢幹吧？東起肚皮當蠢貨！」我的心裏，浮起了這樣的波紋。

接着——

「教育是沒有標準的，呃，有標準，照他們的成績，當然有分別，不過，普及教育，是當前的急務，我們本着這種精神，是不能叫學校關門的！」

「你們的罷教，是萬分地不對的；政府已經替你們想法了，又不是不理你們！」

桌子挨了極仇恨的一拍，那圓而怪睜的眼，很快地瞟着聽衆的臉，窺探這段話的反響。

「我們的要求，是平等的待遇；公務員已領到四月份的生活費；而我們當職教的，連三月份的一個兒都撈不到。」代表的一個，

捲着單純的舌音，用着授英文的姿勢在抗議着；他的話音捲得太緊了，反而有些兒顫震。

我相信這樣的抗議是不會有效的，也便不肯注意他們的爭辯；却奇怪地在描繪這兩尊老爺的尊容：那肥胖多肉，砌着兩層下巴的大臉，箝着一雙黃的大眼，網着非常濃厚的煙晦，那是縣長老爺了。科長呢？假如有一根電桿的遮隔，那你便會找不着他的影兒。

很快地那方肥臉上的肌肉一緊張，我的耳膜裏便響起了一個高音，把我嚇了一跳。

「你們的行動，是造成無政府的狀態！你們是太危險了！你們沒有把政府看在眼裏！」

高厭得太利害了，代表的一個，囁嚅地：

「不，絕對不的，不過過去的叫我們幹怕了，我們恐怕學期結束後，生活費依然……」

「恐怕！你們把未來的、都給幹掉了。你們『恐怕，』那太笑話了，好像我這裏恐怕高頭不允許，那麼公事便不要辦了，那不是笑話？我怕高頭不允准，我的公事依然要辦的！嚇！你們『恐怕，』恐怕明天死了都說不定；笑話！」

抓住了話柄，縣長拚命地下總攻。同時，那對黃眼圈反瞟了一下聽衆。

我按捺不住了。本來我是決定不開口的，因為我認為對當官的辯駁、那便是自己的侮辱、可是我忍不住了：

「我們的要求，是生活的問題，根本就沒有什麼怕不怕……」

「對了，這個……」

「不過我們小學教員的待遇，每月頂多爬不過十五塊錢，統算這一學期領着的，够不上十二塊洋！拿十二塊洋錢維持我們三個月來的生活，不說有父母，家庭，就是個人罷，請問捱得過去嗎？」

我繼續着爭辯。我相信此時我是太興奮了，興奮得語音都有點兒震顫了：

「照這情形，我們已感着此路不通了，所以我們這一次的總辭職，就是希望擺脫這方面的羈絆……」

「你眞決意辭職嗎？」

來了一個威脅，想一下子把說話的打縮。

「復課，無論如何要復課，答應我，願意嗎？」

轉了一個舵，馬上施出了官的高壓。

憤激和惱怒塞住每一個代表的心頭、有的或者也帶着三分畏縮；不過，他們不肯把弱點表露在自己的臉上。我們的頭，緊緊地低垂着；誰也不肯答應出來。

「喔！我曉得了，你們回去討論罷，明天不管如何復課！」

的確有政客的聰明，圓滑。

最後，由科長用着教育者的體貌來鬆懈我們每一根緊張着的心弦。

不過，我們的心：更緊惦着後天教育索薪團的擴大會議。

# 第十四編

廣西・貴州

雲南・四川

# 南寧半日記

周 健（廣西）

早上五點五十分起床，比往日已遲二十分鐘，因爲昨日南弟剛從上海來，同他去游了兩點鐘的水。精神比較疲倦。

第四班學生所作拉丁化的練習，本打算今早改完的。但因南弟來，屋子裏已弄得一團糟，心裏也好像不寧帖，只好包起來，想帶到學校「教員休息室」去改。

走出門，沒有幾步，便見西關大戲院白紙紅綠字的大告白：劇目是兩個擬將軍和摩登霸王；我仍然是老感想：粵劇的名稱總是十分艷麗，像什麼傷心碎矣，芭蕉葉上詩，都是很美妙的詞句。

到興寧路與民生路交界的地方，那兌換銅元的「手林」不見了。好像遺失了什麼似的。原來我每天走到這地方，總看見有一羣人在那裏等候着拿毛票換銅元。手像箭鏃樣擠着伸着，我想拍一個照下來，或者來一付木刻，題名「手林」一定是不錯的。現在，因爲拆新西馬路，那兌換處已經被拆了。

思想也如往日走舊路，如果有「手林」一類的作品，在廣西的當道眼中，也許以爲這是什麼惡意的諷刺；對於廣西上下同心努力掙扎的舉動，我毋寧是有同情的，然而這種左勤克作風的作品，大概會引起誤會罷，所以我始終不會照下一個相，或寫下一篇小品文。

我就是因爲這一種矛盾，有幾個月未曾提筆寫作。原先我是想收集材料，作一長篇小說，愈加研究，便愈覺能力不够。後來多讀了魯迅的短文，決心從自己方面出發，把過去的，現在所過的自己的生活，以及對四周的環境的觀察，統統把它寫下來，從寫作中求進步。恰好黃卓球兄從漢口來航空信，叫我雖不能如從前每日一篇，至少應兩日供給他一篇稿子。我想這樣很好，便準備以無所謂文，或披瀝的題目，開始寫下去。

但是，在目前的中國，是不許一個人披瀝他對政治或人生的見解的；我看一看來信中「只需不違背我們的立場」便興趣索然了。我恐怕自己的無心之言，無所謂的文章，會使聞者誤會，言者有罪，便只好自己對自己的內心去披瀝了。暢所欲言，恐怕永不會有這一回事吧。

所謂純粹的自由，我是不相信也不主張的，我絕不同情於被伊立奇罵得體無完膚的考茨基。我讀過「革命與考茨基」後，便有一種很使自己慚愧的內省。一階級壓制另一階級，還是毫無疑義的。自己呢，不能爲統治階級幫忙，也不能爲被壓迫階級幫忙。終於成爲社會的浮遊份子，「盧平」一的無病呻吟！……於是，只好不說話。

比如今天，是「馬日」，我想對於「馬日」發一點感慨，便不可能。

因「馬日」，我又想到「中國的一日」。

我的脚步下放慢了，仔細地想，如何好好地來寫這一篇「中國的一日」——雖說我不是「作家」也不是「非作家。」

我留神看到從身邊走過的一個個挑糞的婦人，和一羣羣苦力……男女挑夫。我此時不在鄉間，不然也可以看見種田的農夫與農婦的。

「中國的一日」的徵求，於她們他們有什麼呢？我想着：想到「世界的一日」，怕也除蘇聯外，不會有民間的眞象，讓高爾基他們知道的淸楚吧？

裕利銀號的鐵門尙未拉開，上海的匯價是六十一塊五，就是說要一百六十一元五角廣西鈔才能換得中鈔一百元。匯價漲得這樣利害，同胡漢民之死當然有些關係。

過德隣路，迎面遇着一個高身材的女學生，穿着鏤空的帆布鞋，脇下除敎科書以外，還夾着一本大達的標點書。我留神看看，露出的一角看得出是「西廂。」

廣西的男學生同旁處還少差異；女學生呢，從我得在所敎的兩班學生看起來，有一種極端的現象。一是尙武精神：她們不只是虛應故事地受軍訓，她們是實地穿着軍服，打上裹腿，緊上皮帶：：實地在操場上跑步，實地練習作戰。這種强悍勇武的精神，還是除蘇聯以外，恐怕世界少有的。但是另一方面，因爲方塊漢字的難學，因爲傳統的封建的毒素，她們（指中學生）不是根本不通，便是還只知道才子佳人的一套，不是很尋常的文學參攷書籍都看不懂，便是詩詞歌賦，看西廂或者讀古文觀止——雖說不可一概而論。

她們懂得抗×，同時也似乎懂得尊孔。這不用說也可以知道是一種什麼思想的反映。

一進學校遇見毛先生莫先生，他們問我昨天去游水沒有。我說去了。他們說現在水大，恐怕有危險。我說漲水時水也太渾，不衛生。……

校工拿着一個捐款册，是捐款買奬品，奬給前天演講「三自三寓政策」的優良學生的。我也寫了一元。

第一堂是第四班的課，向學生略講了一講「馬日，」並告訴他們她們關於「中國的一日」徵稿的事情，叫他們今天寫一篇詳細的日記。

第二堂是第三班的課，在下課時才告訴他們，明日的作文題是「五月廿一日，」請她們留心今天的生活。

下課時學生李梅芳補交拉丁化的練習，我問她對於新文字的學習是否感覺興趣，她只笑了一笑。我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

到敎員休息室，幾位同事在那裏談後天（星期六）學校開師生同樂會的事情，毛先生被請作平劇指導，陳先生是粵劇指導，我呢，是話劇指導之一。

會計林先生告訴我，中華鉛筆廠寄來鉛筆兩包，因爲是寫交給我的，叫我畫一個章。我因想起宋易會來信叫我照新廣西的照

片給新少年的今天天氣好，我就去照幾張女學生武裝下操的照片給他，成績好也許可以作封面。

跑到圖書館去問主任譚慧霞借讀書生活，因民團幹部學校編圖文，想將國難記抄一段進去。結果最近幾期讀書生活都借出去了。決定將永生週刊第十期上的士兵之聲來代替。

譚君托我將幾塊錢同時有用紅紙包的「包封」六七個，帶交她的母親。我一面走一面將錢放在口袋裏一面說：

「您有數沒有？遺失了可不負責。」

出門，恰遇學校小商店的梁一粟小姐。她問什麼東西遺失不負責？

「遺失了作算給你的。」譚說着，不懷好意似地笑了。

「什麼」我向梁小姐，「給你一個吧。」

梁小姐聽了似乎並不高興，但這時我已走了。

回到家裏，沙弟因軍校聯合演習，他是軍醫處留守主任，今早特騎單車回來約小號兵（小女兒）同他去坐守。

我進門時，「小號兵」正在吃雞蛋糕，只剩下一塊了，他們都叫她自己不吃，讓給我吃。她滿不高興地交給我，我接了說：

「你不願意，我不吃。」

大家都盯着她，她臉一紅，哭了。

關於「小號兵」教養問題，十分地苦惱我。她今時已經六歲了，再過幾年，更會荒誤了——雖說她的本質是十分聰明。

她在湖北的時候，功課也好，人也很活潑。但到廣西，因為不懂話，好像人也癡了一些。前幾天她和沙去會熊佛西談北方話，她的態度就活潑得多。

穀妹來說一位林女士在湖光小學教音樂，她是美專畢業的，答應教「小號兵」的圖畫和唱歌跳舞。我們決定讓她到湖光去專學美術，下年再進旁的學校。

找着譚老太，我問她今天為什麼家家都燒香？她告訴我今天是四月初一。我將鈔票及紙包封都交給她，她問我做什麼的；我說是譚女士叫我帶來並問她這是什麼意思？

他說，這是「包封」一封內面是一塊錢，準備到人家作客，拿來打發女娃崽的。她今天到梁家作客，就是學校小商店管理員梁小姐家裏。為是我和她提起穀妹所接的怪請帖。

事情是這樣的，穀妹接到一張請客帖，具名的人是梅雪芬，這個人她不認識。現在才知道是梁小姐的母親，請客是為什麼呢？是她母親替她父親娶了一個妾。

這位梁先生年紀大概也不小了吧，所以請帖後面印着雙喜，又印着壽字，名為「喜事重重」。

政訓處的汪止豪君來同他談到「中國的一日」，他說，我沒有工夫寫。見了我所寫的，他說這樣瑣碎，兩萬字怕也寫不完。

湖光小學的教務主任成女士來，我也同他說「中國的一日」。她把手中的報紙一放，說「就把這報上的重要消息摘錄，已不只

二千字了。

馮太太來談及「阿翁」副委員長馮玉祥先生。南生講他在某縣要縣長同他抬尿桶的故事。我又提及當舖不當死人的新聞……

我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只寫半日，把報紙戲單等等搭寄，把這、文也搭寄了。讓郵局蓋上一個五月廿一日的郵戳，這算是我的玩藝兒。

嗚嗚嗚，工廠在放十二點鐘的氣了。

# 演習

白克（廣西南寧）

清晨四點多鐘，在靜穆死寂的夜空氣中，我帶了鏡箱，提着手電筒，獨自向馬口嶺出發；這是軍事聯合大演習，目的想搜集點關於戰爭情形的材料，因爲在拍着的戲裏是正需要着的，我是特地從城廂趕到這二十里外的郊野來了。

到達的時候，天色還很暗，但演習已經開始：大炮轟隆隆地像雷鳴，機關鎗彈如爆竹，四面迷漫着煙霧，火力看來很猛烈的樣子。

不久，天已拂曉。在晨曦迷濛中，演習的戰爭是更劇烈起來，這時我才看到了個輪廓，不像剛纔祗是在暗中摸索。在薄明的天色中，南軍急劇地向北軍（假想敵）這邊主要的陣地進攻，特地派出了「破壞班」多人，帶了破壞器具去毀壞北軍的鐵絲網等障礙物；一面武裝步兵在坦克車掩護之下，逐漸向北軍陣地推進，而其他部隊同時更用野炮，步兵炮，機關鎗向前進攻。北軍方面當然也不肯示弱，用着相等火力還擊，於是雙方猛烈攻打，炮聲，鎗聲，混成一片。相持不久，到了最後緊張關頭，雙方迫近相離僅四十餘公尺時，於是各拔出刺刀，準備白刃血戰，這時可說戰局到了最緊張的一幕，個個精神百倍。但結果並不會真正厮殺起來，這才使我猛記起是在「演習。」但看得忘神的時候，眞恍若置身於戰場了。

當陸地大戰時，天空也在戰；北軍的飛機和南軍的飛機互相角逐着；北軍飛機上附有紅吹流毀以資識別，翱翔在空中很好看。戰鬥了一會，於是各盤旋於敵人陣地上投擲炸彈，然後飛開。

演習在上午五點二十分纔告完畢。因爲陣線很長，忙着東奔西跑，結果僅攝了三張照片。後來碰到通訊社裏的幾位記者，他們也搖搖頭說拍不出什麼好照片來。

歸途中，朝陽已絢爛地吐着金黃色，駛着脚踏車在公路上馳騁，兩旁田隴里一片葱蘢，心頭很舒爽，把剛纔戰場上的窒息都洗清了。

回來後，躺在床上休息時，我一直想着演習的事。在上海，常常遊虹口公園，每坐在長椅上想安神看書的時候，老是碰到機關鎗在附近演習，𠺕啦啦地奏着樂；時而更會有雪白晃亮的刺刀從叢裏突然刺出來，給你冷不防地嚇了一跳。這使我異常異常討厭和憤怒，因爲演習的並不是咱們中國軍隊，被當作開玩笑的却是

咱們中國人。

以後，碰到的演習竟成爲司空見慣，所以也竟漸漸覺得平淡，至多不到虹口公園去就是了，省得惹氣。但每當報上有××軍隊在山海關北平天津華北各地演習的消息出現時，就每每聯想到這些地方將隨着演習被人實地攫奪，於是憎憤也就沒有了，心祇是像要爆炸，因爲我知道僅僅憎憤是沒有用的。

今天，我却看到咱們自己的軍隊在演習了，並且是那麼大規模地，我是興奮着。在這被稱爲模範省的省份裏，軍事各方面的建設，是無一不在刻苦中自己幹出來的，能夠「演習」可以說不是件容易事，因爲至少要有東西可演，並且演得像樣。

當民族存亡的危機這樣嚴重的時候，「演習」並不是一件隨意的「兒戲」吧，這至少表現了咱們一點力量，檢閱自己的陣容，然而我們更是等待着這「演習」轉變爲眞的「戰事」的！

## 橫財到手

丁夫（廣西南寧）

老例，四點多鐘就被冲開水的伙計鬧醒了。窗子剛剛才有一點亮透進來，當然還得睡一會兒。等到再醒的時候，已經六點多了。外面嘈雜的聲音，不斷地送進房裏來，我知道公寓裏人已經全起來了。我也就不再遲延，一翻身而起。把日曆翻過去一張，引起我的注意的，不是兩個大字「21」，到底是在下面的一行小字：四月初一。

一會兒工夫已經七點半了，我得到學校去上八到九的第二課。剛出公寓的門，一輛公共汽車却巧過去，我想今天又該是跑的命了。在路上，一面走，一面想，假使有黃包車，那是多麼便當呀！然而爲什麼沒有黃包車呢？突然一頂轎子從我面前過去，「人道主義」的答覆，我不滿意了。

經過公共體育場，那裏正有一大羣青年在上操呢。仔細看一下，隊伍裏還有幾個女的。一樣的帽子，一樣的灰色衣裳，一樣的綁腿，一樣的向左轉，向右轉，正步走，跑步走。假使沒有露在帽子下面的頭髮，我眞要忽略過去了。在江浙住慣了的我，一向以爲女生只會看護的，看到這不平常的奇蹟，我想起了兩句舊話：「撲朔迷離，雌雄莫辨。」我也想起了阿比西尼亞婦女的英雄的姿態。

八點鐘到學校裏，正趕上上課。我預料這課該照例有幾個打瞌睡的，因爲今天第一課是軍訓；不料我竟猜錯了，也許今天操得不大吃力吧？

下了課，到一家我常去的地方去吃東西。那個麻臉的，粗笨的，然而招呼客人到很殷勤的女招待看不見了。我想起了前幾天報上登的，禁止女招待的命令。

回來，還是等不到車，沿馬路慢慢地走，這時路上人比來的時候更多了。看不見一個穿長衫的，也看不見一個西裝同志。點綴着路的兩旁的，是不到一百步就有一家的防空獎券分銷處。什麼「

首名任選」「獎尾有賞，」「首名獨得」的招貼，到處都可以看見。再仔細地看看，差不多每家都有一塊牌子挂在外面，上面寫着「十字防空獎券第五十三期明日截止投券快來。」日子過的眞快，從我上次看見「明日截止」又是十天了。「逢二截，逢五開」再過四天，不是又多幾個發財的人了嗎？「生財有大道，」現在發財的門路多呢。除去十字券而外，還有十五字的呢。「防空十五字獎券逢六截止逢十開彩，」昨天第九十六期剛開了獎，不知是誰中了、化一毫錢，就有得幾千塊錢的希望，眞是「大公無私，」「人人有份。」

五點鐘到一家小飯店去吃晚飯，伙計像是特別恭維我似的，拿給我一把大匙羹。用紙擦了一擦，看看的確是道地土貨，上面有燒好的四個大字：「橫財到手。」

# 出操

鄭忠（廣西南寧）

一早起來便紮綁腿，着草鞋，趕着出操去。許多天不出操了，今天初到北校場（公用出操的廣場，在我們的校外，）似乎覺着一種淸新的趣味，那兒滿生着茸茸的春草，除給民團們踏出了痕迹的方圈外，什麼地方都綠得像畫家的綠色顏料。天上只有不高的層雲，風也沒有。

許多武裝的民團已在那裏唱着「一、二、三、——四」的口號，很嚴整地操着步伐了，當我們到北校場去的時候。當然，他們那種不純熟的口音和那一雙遲滯的腿子，在我們這曾經訓練一年或兩年的學生看來，簡直覺得可憐。但我們的隊伍裏仍舊有些故意裝鬼臉的，學出蠢笨的態度，好似給民團們一種侮辱似的，使得他們和他們的教練官不時用妒忌的眼光注視我們。

照例的，我們走了幾分鐘正步之後，隊長便開始講「課目」了：「課目！運密集教練，第一個細目，逯之編成。……」媽的，又是那麼一套，老子在初中時操過不祇一次了，懶得聽他。於是我把視線偷向右面的民團們去了。

民團五百餘人，正在訓練操鎗法。分做許多小班，每班由一個上等兵（曾經訓練過的民團）做教練官。此外還有背皮帶的教官（大概是少尉吧，）好像巡視哨一般的，從這邊走過那邊，從那邊走回這邊，監視着民團們的動作。一個民團把鎗托得太高了，給他從背後一拍：「太高啦。」那個如電擊般的立刻把鎗一抽，拉向下一點，却又太低了。教官又是一拍：「太低！」那個手忙脚亂；終於由教官動手把鎗拉得同其餘的一樣高低，算才了事，但那民團的臉子却通紅了。

「排長出列，班長出列！」我的視線給這個命令打斷了，今天我是被輪到充當機關鎗班長的呀。於是跑到隊伍的前頭，聽候着特務長編連。特務長是第二隊的一位同學充當，他的動作眞來得，不慌不忙，有頭緒的做去。我想：若果派到我，雖說也懂得，可是站在

許多同學的前面，恐怕也會手忙脚亂了。

做班長也有好處，一則不用背那笨重的鎗和子彈帶，二則動作可以隨便些。我們不過把班的人數編好再來一個報告便算。後來操的什麼整齊法等，我們做班長的更占便宜得多。

收操的時候，號音還沒有響，今早似乎通融一點。可是那些民團，直至我們上第一次學科時，才見他們唱着民團歌從教室外的籬笆旁走過。

## 五月廿一日記

鍾蘇銀（廣西南寧）

晴。燕氏表七十八度。

本想到六點半鐘才起身的，但還不到六點，便給飛機聲和民團出操的歌聲吵醒，再也不能睡下去了。

並不是吃慣早餐的人，不知怎樣，今早忽而覺得肚餓起來。袋裏連一張一角幣都沒有了，只得由他餓下去。

到辦公廳時，官長已經先到，他正在把玩着他的古董玉器。

收到一個本院轉發的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的代電，除廣西懲治盜匪暫行條例，再延長六個月，以除莠類，而維治安。

南寧民國日報的銅鼓，今天出了一個反帝木刻專號，裏面只有兩幅木刻，都印得很糢糊；文章却有五篇。

十一點半，我們剛吃完飯，檔寶便到來。他說，我們的大中學社決定在今天用全體社董的名義寫一封信聘請建設廳長韋雲淞爲社長。至於校舍問題，有人主張出社董集資，租地建築臨時房舍。如果這樣主張真的實行起來，那末我這個社董就會有點難當了！

下午「上工」後，打一個電話給凌，想向他借點錢匯回家裏，結果是失望，因爲他也一樣窮得要命。唉！我這個「官」真有點不願再做了！

今天本股一共到文三十五件，竭力辦得廿五件。

飯後六點鐘，和翠因到大中去上課，上的是廣西新文字研究會所辦的「北方話拉丁化講習班」的課。很久不做學生了，現在又來做一次覺得另有滋味。「拉丁化」真容易，我僅僅學了一遍字母，便居然會寫自己的名字"Zhung Siu U"了，而且那個先生居然說寫得一點都不錯呢。我想，廣東話拉丁化，我們學起去，一定還要容易，可惜方案還沒有確定。

南寧廣西高等法院

## 野外演習

白令（廣西北流）

早上下雨，現在可晴了。現在是正午十二點鐘。

値星官說：一點鐘便要出去野外。於是我們忙着束裝。

天氣很熱，太陽這傢伙晒得實在不很客氣。我們一面看着演習想定表，一面等候集合的號音。今天演習的課目是：排對抗，連內排之攻擊及防禦。沒到一回功夫，號音響了。我們趕快集合，値日生

報告，帶開。偵察官把我們帶到那邊去，編成了兩排；第一排任攻擊，第二排任防禦。我是在第二排第二班步槍班，所以就是防禦。代隊長講解了課目後，便分道而進了；第一排要走到北豁路去，我們也要跑到沙塘。兩排相背走着，一回可就看不見了，他們鑽進一個松林；我們跑過一條小道。

見了沙塘，隨後也見了那間行宮。隊伍停止在行宮前，休息了一刻，跟着演習開始。排長復誦——

敵步兵約四五十名，由北流西進，刻下已到達大橋頭，即向我前進之模樣；我連決以主力在沙塘村一帶徵發，約下午四時可畢。本排……迅速佔領沙塘村南端高地，拒止由北流西進之敵，掩護我連之徵發……

跟着又是命令。命令是在複誦的尾巴上加了一些——

×××帶兵兩名爲搜索斥候，第四一二五班班長隨從爲搜索敵情，末尾一伍隨從爲傳令，再一伍爲聯絡兵，其餘各兵歸×××率領。

有任務的復誦了，於是出發。我們在行宮外就地坐下休息。一回，排長與搜索敵情的人回來，排長再下一個詳細的命令：——

命令……從右向左按四一二五班爲第一線，第三班爲援隊……

排長說後就把我們帶去佔領陣地，我們爬着進去，每一班每一班都散開，散兵線拉長很遠。我們找能够掩護身體的地方，臥下去。我們的前面沒有一個敵兵，於是復集合了，各班按規定的地方休息。

等候了很久，沒見來，我們也不敢作聲。

拍！拍！

前面響了兩槍，我們已知道斥候一定發見敵人了。我們振起精神，準備進入陣地去。果然，敵人的散兵隱隱在前面竹林下走動了，一回兒出現，一回又伏了下去。我們隨着班長，爬着進了陣地，把槍口對着前面。我們的心，又是驚，又是喜。

傳令兵偷偷爬過來向我們說：抵抗十分鐘，聽見衝鋒的命令就後退，聽見後退的命令就衝鋒。

敵人再迫近了，只有六百米。班長——

目標，前面……六百，各放。

拍，拍！……對面還過來也是。輕機關槍在左右翼也拍拍的響着。敵人不敢前進，他們停止下來。

「敵人前進，各放小敵。」這是排長。

敵人前進了，我們的槍更放得密，兩旁的輕機關槍一陣連續掃射——

拍、拍、拍、拍、拍、拍……

他們還是前進着，將近二百咪時，他們儘上了刺刀，我們也上。

殺！……

一個手榴彈。他們完全伏下，不敢動。我們繼續再來幾個。突然，

排長大叫一聲——

衝鋒！

班長也衝鋒！

我們於是向後直跑去，留第三班爲後衛在一個小高地上，阻止敵人的前進。可是敵人還是緊緊追來。

號音又響了，這是停止演習的號音。跟着又來集合的號音。

我們集合。兩排人相見了，大家爭着說「勝利。」他們說第一排勝，理由是能够追擊我們。我們也說我們勝，理由是：因爲掩護連之徵發才退。至於身上的汗，和燒了多少炮仗，大家可也不顧及了。

## 救國良方

妄夫（廣西梧州）

早晨，野外演習「排對抗。」演習正濃之際，老天驟然下起傾盆大雨，各人都變爲落湯之雞。指揮官下令停止演習，收隊回部。走着走着，和我們一起走的祇一位值星官而已。其餘五六位教官究竟何往，不得而知。

路經蒼蠅城，同學們發起唱軍歌，唱鐵血歌。大家一面走，一面高聲唱着：

「只有鐵，只有血，只有鐵血可救中國！還我河山誓把倭奴滅，醒我國魂誓把奇恥雪！……」

雨聲歌聲，歌聲雨聲，交編成一曲悲壯的交響樂。我們的精神是奮發了。血液是沸騰了。我願，我願這歌聲能警醒醉生夢死的人。

勤務兵冒着雨跑來叫我們在屋簷下休息。休息，我們大家不願意。衣服橫豎是濕透了，還怕雨淋嗎？決不要休息嗎？爲他們幾個鬼教官嗎？

「去吧，抗雨還不能，說什麼抗×？」

「對囉，抗雨是抗×的準備呀！」這未免太幽默了。大家狂笑，倒氣死了值星官。

吃罷飯，到理髮室理髮；那剃頭者，拿起飛剪在頭上唧唧唧的打了兩個圈子，不用五分鐘，頭已光濯濯了。頭實在是有點刺痛，真想和他起交涉；忽然想起那首什麼剃頭詩：「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世間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的詩句，只忍着痛走了。還是中國人的處世哲學喲！

教室裏擠着一堆同學，不知幹的是什麼。

「老五，幹什麼？」

「玉皇大帝御賜的救國良方，在蒼蠅城●得到的。」

「什麼救國良方？」帶着懷疑的心走近去湊湊熱鬧。原來是一張什麼鳥傳單。

民國廿五年正月初二日，陝西太白山劉伯溫先生救劫碑文記，人人趕急行善修德，當可避免末刼。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雙眼。天也翻，地也翻，自在逍遙是神仙班。貧人一萬留三個，富者一萬餘仟三。貧者若不回心轉，看看死期到眼前。平地沒有

五穀種，謹防四方無人烟。若問瘟疫何時現，但看九十多月間。行善之人得一見，行惡之人不得觀。若是有人行大善，急速抄寫天下傳。富者有費刷印送，貧者抄寫天下傳。寫抄一張免一難，抄寫十張能保全。倘若看見不傳送，一家大小受罪愆。有人看破機件事，逍遙快樂是神仙，家遭此刼不上算，還有十愁在眼前。一愁天下紛紛亂，二愁東西饑死間，三愁湖西遭大難，四愁各省起狼烟，五愁人民不安樂，六愁八九十月間，七愁有米無人吃，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屍骨無檢點，十愁難過猪牛子鼠年。若要過了大刼年，纔算世間不老仙。就是銅釘鐵羅漢，難過十月廿三天。任你銀銅鐵羅漢，除非善事能保全。謹防人人一難關，難過天翻龍蛇年。小孩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漢中苦。大獅吼好留勝過，旱白虎，西牛現出尾、平地遇猛虎。若問太平年，搭橋迎新主。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問他笑什麽？迎接新主到。地上管三尺，日夜無盜賊、誰是誰爲主。生在中兵地，人人咸眞主。銀錢是個寶，看破用不了；果然是個寶，地下裝不倒。七尺一路走，引轉進了口，三點加一句，八王廿口。人人可笑，個個平安。如若不信，要遭大難。行善者能保，惡者難逃。太白山前現眞主。作惡之人有難，行善之人能保全。人人可得、個個平安。

劉伯溫先生救刼碑記掩骨藝道，救難法語勿輕視。

關聖帝君新筆寫出來的，今年人死七分，觀音大士，大慈大悲，道念普度。抄者傳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傳送十張，可免一家之災，傳送百張，可免一方之災。有人看見不傳者，過後口吐鮮血而亡。此係南京董太夫人在北單抄留下來，傳到各省府縣。若是假冒，男盜女娼。不信者但看八月間，人死七分。十月間，雞不鳴，狗不吠，夜半三更有妖怪，在四鄉八鎭，喊不停留，切勿答應。恐怕此事後十冬月定奪。今年五月初五日午時天上有瘟神下界，查看世間善惡。善者降福，惡者降災。有人每月初一日十五日午時焚香食齋念佛，善事奉行，惡事可免，淸泰平安。聖帝所判藥方：柴胡二兩，生羌三片，合煮茶飯。外有硃砂符三道，貼在門上，切忌不可作玩話。一愁瘟神不安寧，二愁山東一掃平，三愁湖廣水連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江蘇不太平，六愁人民除一半，七愁有飯無人吃，八愁有衣無人穿，九愁有路無人走，十愁難過辛未壬申年。敬惜字紙，功德無量。南無阿彌陀佛，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百聲獲十種功德。

神符三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閱過之後切勿拋棄，傳送他人。

看淡又看淡，滿了又歸漢。漢字包兩頭，上有一個蛋，牽起蜘蛛網，圍了一個衙，黑的不要原，預先早打幹，原物歸舊主。長江歸大漢，人牛非隊伍，黎民早打算。但有丙子年，紅日起串患。打也不敢打，戳也不敢戳。善者無災殃，惡者死大半。

「四川北口鎭屬土內發現，敬惜字紙，看後傳送他人，功德無量。」

「哈哈！救國良方？」不明白究竟所說什麽，祇有大家相對優

笑而已。

● 蒼蠅壩原名新墟，因其地蒼蠅特多，同學們皆以此名呼之。眞的，當我們野外演習經過時，每人的背上總有三四十個蒼蠅站着。

## 「正誼市」通訊

正誼小學（貴州貴陽）

從此相識的朋友：

我們深深地藏在這兒太閉塞了，似是被擯於國內整個的小朋友！現在寫了這信向你們，說說這兒的情況，希望你們也寫些見告，並且不吝氣地給以教誨。

「貴陽」這名兒，你們不大相熟吧；不過也怪不得，千萬重的峯巒，將牠閉得太幽邃了。可惜處處雄奇瑰麗的山水，不能儘量供之愛好大自然的人們。我們倒想很詳細地寫些告訴你們，可是我們對之眼也眩了，將從何說起？——黔靈山，棲霞嶺，芳渡洲，甲秀樓，……如果你們有機會，自己來援擷其間的美吧！

你們也許要艷羨我們，可是我們在另一方面，却感着深深的缺憾：「貴州是文化落後的地方」正也是種因於這瑰麗雄奇的山水！近四十年來，許多明達的人們，爲了要提高此地文化水準，爲了要使本地人視聽廣博些，便繼火傳薪地辛勤地幹着文化事業，我們學校的先生，卅餘年來也努力地參加了這工作。

我們學校叫「貴陽私立正誼小學，」在民國紀元前七年由楊伯堅、蕭協臣等先生創辦。楊先生是辛亥年親運炸彈入長沙舉義的革命先進，蕭先生是三十餘年服務學校不輟一日的老教育家。可惜楊先生早於民國十二年在北平逝世，而蕭先生又在兩月前死了，這實是我們的大損失！我們現在正在籌劃建立一座巍峨的紀念標，使他們的精神永垂不朽，大概下月就可落成了。繼起的各先生，都能努力支撑現在有同學六百餘人，還有中學和女小學，共一千多人，在貴陽，規模還算不小。

我們的老師有三十多位，他們都和藹而莊嚴，每天在操場上，教室裏，校園內，以及其他種種場合裏，都和我們一塊。他們的言談，舉動，和我們那麼融洽親切；一團愛在我們間滋長。奮發，歡欣，正由這愛裏生出來。

從前年，我們組織了市政府；不過那時只設三局——教育，衞生，公安，——和區務委員會，消費合作社，其下的部門也簡單，如俱樂，出版，講演，救護，整潔，巡查，裁判等股。去年以來，已改進了些，至今已陸續設立了兒童識字教育服務團，苦兒救濟協會，撲滅蚊、蠅、臭蟲團，兒童社會服務團，兒童健康促進會，兒童旅行團，兒童通訊社，兒童圖書館等。如圖書館，現在已藏有書二萬多冊了，俱樂部也擴大了組織。我們很希望各地熱心教育的先生和親愛的朋友們，不吝氣地儘量給以援助和指導。

朋友，我們相距雖遠，可是還能這麼遙傾熱情，這封信越過萬

水千山，親着你們的手了，好！我們就緊緊迎握着手吧！望你們有個回音！此祝快樂！　貴陽私立正誼小學正誼市全體市民同啟

「中國的一日」編委會：

我們被閉在這兒，悶得够了！外間的朋友的消息我們不易得到；我們也因久困於這環境而過得慣了，竟想不起喚一喚他們。我們現在不願再緘默，不甘這孤寂了，我們要繼續將此地情形告訴他們，同時也望他們將他們的狀況見告。他們的生活可砥礪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生活也可作他們的參考。息息相通了，歡樂與共，哀愁與共，大家團結成一塊！這不是現代兒童所不該管的了。

我們現在組織了「兒童通訊社，」作與國內外同胞的小朋友團結成一塊的工具。第一次通訊已於五月廿一日起陸續發出，述述我們來校生活情形。此後便跟着報告我們所知的本地社會上的事件，與到那時所發生的我們生活上的特殊情形。——這件事你們不認爲是件無意義的事吧！而且在貴州，以前也還沒人舉行過。

湊巧得很，第一次通訊正是在您們編「中國的一日」所定的那天。

現將通訊稿寄上一張，讓你們知道五月廿一日這天，在中國的一個角落裏也有我們這一羣做了這樣一件事啦。敬祝　您們

健康　貴陽私立正誼小學正誼市全體市民同啟

# 看「新女性」

黃　明（貴州貴陽）

五月二十一日這天我在貴陽，而且在這天晚上我還看了電影，看的片子是從前在外面聽見很多人說過很不壞，可是我懶得去看的片子。——新女性。

「懶得去看，」這並不是討厭牠；實在是因爲自己的眼睛近，不但字幕一點看不清楚，就是銀幕中的人物，也只能看得一個模模糊糊。所以，與其這樣不痛快的看，還不如乾脆的不看。

這是我一向對於看電影的主張。可是，一遇有一位好心的朋友一慫恿，這種主張馬上就要起動搖。

這一次所以去看從前所「懶得去看」的片子，當然也不會例外。這位好心的朋友是我辦事的地方的一位姓陳的女同事。談到一對未婚的男女去看電影，在貴陽這種半開化的地方，是否有人說閒話，我倒不大十分清楚；但是陳本人的思想我是認爲很進步的；所謂「進步」並非進到都市婦女那種矛盾的浪漫的那一步。這是說她有着很堅強的意志，能用一種類似消極的沉默手段去和舊禮教反抗。也就因爲她有這份沉默，所以，一班不應當落後而落後的人們對之却也不十分反對。

她所以想去看這個片子的原因，我倒可以簡單的猜得出。當然，她是想明瞭在都市的影片公司所演出的「新女性」是個什

麼樣子。

電影從七點鐘起開演，九點鐘演完，內容似乎是用不着寫出來的，我想，看這本書的人，或許都看過這個片子的吧？

這次電影我看得非常滿意，因爲字幕的每一個字·她都念給我聽，使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對這片子有着較深刻的認識。

看完之後，她很失望的說：

「像韋明這種人，那裏配稱什麼新女性，簡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子！一個新女性決不會無故的死。也不是口裏喊喊我要活所能了事。」

「是的，你的思想，我很贊成。」我說，「不過，你把這個片子的意義曲解了。不能說片名叫『新女性』，『新女性』裏面的主角就應當是新女性。牠的意思是借那首『新女性歌』來鼓勵韋明，想使她成一個新女性，而她不能够。這是用反面的諷刺來拱托出都市的智識階級女子的弱點，而告訴一班人，惟有勇敢反抗才能活；否則，只有死。」

這晚看電影的人特別多，尤其是女子。過後，在本地報紙上也發表了很多看完這張片子後的感想，意見都和陳差不多。關於這點，我以爲很值得我們電影劇作者的注意。

## 山城的一日

姜伯容（貴州黔縣）

在被稱爲「中國塔察加」的貴州極西的一個角落裏，擁有四萬餘人口，拔海一千六百尺以上的盤縣城裏生活着，飽享現代文明的都市居民想來，那種被謔爲「苗子國」裏的生活，一定是荒唐古怪的罷？

太陽從高山凹裏吐出來，透視過滿覆綠蔭的全城，襯托着滿野黃梗梗的麥田，十足的表示出山國的風度。

男女老幼，高高低低的射着奇異的眼光，擁擠的圍繞着昨夜從雲南初次開到的汽車。這是他們陸陸續續費了四年光陰和許多血汗造成的馬路歡迎來的怪物；翳鬚皓白的老者和拄了拐棍的老婆婆們，也不嫌一二十里的遠路來觀光這紅油漆的「禿尾巴馬！㊀」

議論紛紜：有的說這倒像抬喪的棺罩，有的說汽油臭得難聞。兩個老公公經驗十足的說：「起初開來，就碾死了三條狗，將來恐怕不吉慶！」

車旁的田裏，站着兩個穿得很襤褸大約十三四歲的小姑娘，爲了相爭一穗小麥，把手抓破皮了，正在互相咒駡；雖然也有四五個人站在田畔上看熱鬧，但遠不及看車的有味了。誰會去想米葉的拾穗圖的畫意呢？

汽車從馬路開到街中來了，車後潮樣擁着的人，喇叭的怪聲，又引起了不少的議論。小孩子伸手去摸一下電燈的玻璃，立刻被大人們打了耳刮，叱駡着「莫手𢪸！」㊁在懷疑和好奇的小眼光

中，希望被打失了，現着惘然的神情，沒精打彩的走出人叢去。

唯一熱鬧的北門橋，牆上貼滿了紅紅綠綠請政府懲辦縣長的標語。對面橫木上，掛着一個剛剛由鄉間送到的人頭，聽說是昨晚上在馬場給人捉殺的匪首。十來個人像欣賞石膏模型般在立着看。那副血肉糢糊，張口閉眼的面孔，我連小孩子的膽量都沒有，有意畏避的把視線移開，匆匆的走下橋來。

到城門口，無心去看告示和專告民衆書；那張油印的漢奸下藥的傳單，倒一字不遺的讀過了。治愈的藥方是在中毒者的腳心，手心，背心，用針刺出血來，然後用雄黃，大蒜，甘草搗碎和蜜包在兩臂上。兩點鐘內就會死，誰不害怕！這非要牢牢記住不行；何況我們吃的是井水，不是河水！

用錢眞是件麻煩的事，爲買一雙襪子，換錢倒跑了三趟！法幣合小洋一元八角，袁頭，滿龍，合一元六角五分，要留心四省農民銀行和長沙，四川幣，得了是用不出去的。「中山」「周七板㊁和「四川金字」都有同樣用不出的困難。新滇幣合小洋九角五分，舊滇幣只合二角。銅元突然降到一元一百二十枚·大洋二百八十枚，但是軍人可以換一百四十枚和三百二十枚，普通人就不行。算盤打不熟，一筆小帳要够腦經翻一會加減乘除的觔斗。

黃昏時候，來了一個面目黧黑眼眶深陷的客人，不知不覺的詫異起來。聽說話的聲音，才知道是被紅大爺㊃拉去的表姪劉中。據他說，從拉去到今天已經四十六天，在雲南出去六天路才逃回來，一路都是要飯吃。當他說到可憐的苦況時，表姐在一邊早已含滿眼淚，唉嘆的嘆息二次的老天兵呀！

㊀「汽車路」在貴州都叫「馬路」「汽車」鄉間有叫「無尾巴馬」的。

㊁「笑手器」是「真亂搞」的意思。

㊂「周大板」是周西成在赤水鑄的大洋和打有「周」字的四川銀幣。

㊃「紅大爺」是俗呼共匪的綽號。

# 我的生活素描

楊福（雲南昆明）

今日天氣晴得眞好，爬起來洗過臉，覺得如同十二年前的生活一般快活。在那時，在家裏，在村莊裏，在老彎河裏，追着頑皮的松鼠，搗毀老喜鵲的窩。太陽像這時一般金黃的照着，天空青蔚蔚的，樹，林細細的微語，流水輕輕的歌唱。

唉！一走到廠裏，便什麼也沒有了。我來了這麼一年多，學得什麼呢？日子一天混過一天，天天做些不出息的笨重活計，人也變笨了！不會思想了！我抬頭望着那突然一齊轟動起來的皮帶輪，心裏在想，安置這種東西，第一，線要拉得準，鏟那鍵槽一定要用角尺先劃好線。唉！唉！就是說那油槽吧，我摸都還不曾摸過，說做，我想我還能够麼？正在如此思索時，老師父手指捻着，嘴裏念什麼的，走進廠

來。不由己的，好像被什麼推着的，我趕緊轉到打鐵匠們那兒去。肚腹好像餓極了那般的難過。

打鐵匠們正在開始工作。捶炭的捶炭，拉風箱的拉風箱。木渣火大風一般響動，散出樹木的香味。火煙子，灰屑屑，一閙變黑的屋子都飛得是。看老師父走出去，我又慢慢走出來。人們各人做着各人的活計，忙忙碌碌的做着。王寶善比那個都要忙，他裝配着一個簡式的小滑車，好像得吃魚肉那般的起勁。他是生怕老師父又來僱啦。我又空閒着手，沒有活計做了。不知爲什麼，我這時空閒着便覺得十分難過起來。人不是一個快活的人了；漏身到四處出着稀毛毛汁，肚腹像餓極了那般的難過，人像一根木頭的這邊走那邊走，到處阻攔人，被人推一推：「過去吧，無用的東西。」

我想到這裏，眞眞是痛苦極了，便咬緊牙下一個決心，老師父進來一定要跟他要活計，看他又拿什麼給我做。想着想着，走到大鉋牀邊去，寬大的鐵塊正在那裏鉋平。鉋牀不慢不快的滑來滑去，刀尖下的鐵渣沙沙的鳴着。我看着新鉋出的地方是多麼光滑多麼新鮮呵！我用手去摸了一摸，又看看張師兄雙手抱着在打瞌睡。

老師又走進來了，我悄悄跟在他背後走。他一回頭，我就說：「老師，老師給有那樣活計？……」說時我不由己的把手互相擦了擦，我的心跳着。果然他恨恨的叫起來，臉掙紅得可怕。「活計？活計多得很。我怕你下午又要休息啦，所以我交給別個去做。」我心跳着，我看他一說完，就一掉頭兀自走去。我由不得憤怒起來，索性把腰幹挺直，不動的站着，他走過來了，他說：「站着做什麼？拿那些螺絲帽來搬搬嘛。不有活計做，那不是活計？」這時我覺得我的臉操緊起來，無法的又去抬出那兩個人才搬得動的螺絲帽出來。這又是笨重的活計，無出息的笨重活計。又是可怕的香油氣味，混合了發熱的鐵渣，刺鼻的撲來。我搬着，咬牙墜騣恨恨的搬着。老師父走過來，望着我歎和的說：「哇！要這樣，要苦得，學事第一不要懶。天天來做，人家看着你這個人不錯，自會找活計給你們學。」

「是啦？是啦？」我嘴不說，心裏卻在大聲的喊着。待他走過去，我看着高映們在慢慢的鋒着不知是用在那處的鋼皮，自家的心又憂愁的搖擺起來了。學，明說來學，學一年多，學得什麼呢？

昨天下午我是去聽病，爲什麼要說呢？今天下午我也不耐煩上工，看他又怎樣？眼看着這一大堆的螺絲帽，就把這個決心打定了。

果然到下午我就一溜煙跑出廠來，我四處的跑。最後跑到環城馬路上，踏着細沙的土地，兩邊清麗的風景，眞使我快活。一架一架的單車在這裏奔跑，一匹一匹的馬在這裏奔跑。一時間，一陣大雨來了。雨下着，太陽照着，雨線水晶一般的發亮。我迎着雨一陣一陣的跑回來。呵喲！這時心頭一陣一陣的難過起來，一陣一陣的愰摇起來。明日又要上工，明日又怎麼辦呢？

## 碉堡的用處

杏子（雲南昆明）

下午六點鐘，太陽還逗留在西山頂上，草海的白波在遠處閃耀着。和圻一道上環城馬路去遊逛。圍繞昆明的洋草菓樹發着一股難聞的臭味，從南方吹來的軟風也給混濁了。我們在去大觀樓的埠頭停了一下。篆塘裏的白木船擁擠得像池塘裏的一羣鵝。船家正燒着火，白的煙順着桅桿上升，再慢慢的消失。

碎石的路面給長途汽車碾起一陣灰，我們急忙避到岸邊。岸邊上有不少雞棚似的房子，裏面住的是船家和窮人。圻看見塞在屋裏的女人和滿面汚黑爬在地上的小孩，便很感慨的說：

「你看，那邊有雄偉的西式建築，這裏却只是泥的牆和草的屋頂。高的太高，小的過小，無用的太多，有用的太少了！」

他這樣的話我已聽過許多次，所以沒有絲毫感動我。因爲這社會上的事就全是這樣，不足爲奇。

我順手指路邊爲軍事而修築的碉堡說，「我們且說這個東西吧，它有什麼用呢？」

「有什麼用嗎、」圻說，「至少可以防共匪。」

「可是下細看吧，一個炮彈便可以炸去，能防嗎？前個月給我們的教訓就忘了嗎？倘若別人眞的攻過來，我們碉堡裏的同學還活得成嗎？我說，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那麼防土匪也是好的。」

「可是土匪敢到這裏來？」

「那麼它簡直沒有用了？」

「是，我說它簡直沒有用。要是說它一定有用，那或許是估去許多有用的地，和費去許多錢這一點。」

我們默默地沿着馬路走了一會。

「你說不有，現在我却見了它實際的效用了。」圻指着兩個正要走進碉門的叫花子，有了什麼大發見似的，很正經的說、「它過去沒有用，可是現在給我發見了：它是叫花子的旅館——不要錢的旅館，比我們才見過的雞棚高明得多，寬敞得多了。你現在還能說它無用嗎？」

「是呀！」我附合着他，「眞的有用了。」

## 督學視察學校

建德（雲南昆明）

三天的小考，算在昨天結束了。今天腦子是昏亂的，身體是疲之的，精神是萎靡的。起牀號響了，同學們還是睡着。接着幾聲警笛聲後，就聽到：「今天的早操不上了。大家快點起來整理內務，等一下督學要來檢查。」大家聽到了第一句話，到很歡喜，「不上早操可以多睡一下。」同寢室的同學差不多齊聲的說。聽到第二句，同學們却很奇怪；又聽到後一句時，大家又一口同音的罵：「又做拍馬屁的勾當啦！」

過了一會，同學們總於起牀了。拿着面盆到盥漱室洗臉畢，回寢室去糊窗子，灑掃地面，整理書本、文具、被窩，處置箱籠、用具，以及

零星的東西

一點鐘過後，又聽到：「內務整理好的，可以過教室去。要一律穿白制服。」大家又不約而同的說：「這個馬屁眞拍得難過呢！」

今天到處都很整潔，服裝是一片白色。「兩百多人中，穿黑色的只有四五人，這也許是白制服洗了無法可設的事。」門窗，玻璃，牆壁，痰盂，庭院，棹櫈，地面，洗刷和塗染得很清潔鮮明、整齊，眞是本校很少見到的。

八點鐘到了，今早是兩點鐘的本國史課。上課的時候，因講義沒有印出，改爲溫習。過了一會，訓育主任進來，把本班的兩個穿黑制服的同學，叫到後排去坐，不許和穿白制服的混坐。本來考試過後，同學們有的丟開了厭惡的教本，去看小說，來恢復疲勞，不料軍教練又來把看小說同學的小說書拿去。這時同學們坐得筆直的，挺着胸，像些機械的人，靜靜的聽講，因此今天老師的聲音也特別的宏亮。

第二課時，大家依然靜靜的坐着，聽着。忽然樓梯響處，校長陪着一位：身幹痩長，穿洋服，戴凹眼鏡，高鼻樑，梳油頭，面淡黃色的督學（是新近從美國留學專研究教育歸國，以前會任過中學校長的）進來了。他在教室後面站了一會，翻翻一個後排同學的書，不過五分鐘就去了。

第二課時，把歷史溫習完了，我們請歷史先生講新聞，他允許了，說：「就講個新聞帶奇怪的時事。最近日軍開到七千多人，駐在平津一帶，且在平津增建兵營，但缺磚瓦，就向我國借長城的磚來建。在撤城磚時，發見一塊城磚上有『快修快走』四個字。」我們請他解釋這是什麼意思。他說：「不知道，恐怕又是劉伯溫先生的預言吧。」下課後，大家談論着「快修快走」的奇事。

下課後，過寢室時，有人問校工，督學來檢查寢室沒有。他說：「只向寢室走了一轉，並不會仔細的看就去了。」十分鐘的休息過了，到食堂去吃早餐，我們問廚工有沒有人來看，他說：「校長和像個洋人的來看了一下就去了。」飯後，我向茶房要水吃，他說：「開水少了，要留給督學吃的。」可是督學不是來了一下就去了麼。

督學去後，一早上用心整理的一切都如舊凌亂骯髒了。唉，不上半點鐘，督學就看完了整個的學校，却不會向學生們說過一句話，這是爲什麼呢？

## 週會

君毅（雲南昆明）

雲南基督教青年會英語補習班在每週星期四的這一天，有幾十分鐘的時間來舉行一個每週集會。恰好今天又是星期四，這個可以說是「巧。」

鈴聲響了，同學們都溜動着：有的跑到樓下去，大約是到販賣部去吃「香多多」的「國產大麥粑粑」以及直油蛋糕，五香花生

米。一些或許又會去拍拍乒乓球，飲飲白開水。大半的都向着「小會堂」走去。在這點，我們想到前些時候鈴聲都還未止，在用洋油洗過滑滑的樓板上便轟轟隆隆的跑着人，尤其是一般小同學們，爭先恐後的前去「把位子」，不然就要「向隅」，而現在（也可說近來）呢，後半節位子還要空着呢。

密絲特馬（或稱馬老師）照例地走上講壇去，用木尺指着牆上的歌（今天的是"Row Your Boat"）領導着大家合唱，唱完了，講員還沒有來，又再唱一遍。俟後又報告點校聞，大意是前天發現商校同學在樓上的新廁所牆上寫文章，他們認為這文章寫得不妙，於是遂用「封鎖政策」懲戒，而一般沒有寫着的，也連同要下樓去用老廁所；然而對於補習班同學，還是照常開放，同時希望他們不要步商校同學之後塵，致受封鎖之苦云。

然後校長登台，說本來是請×醫生給我們講演，一會兒就會到的。說着把眼睛抵抗着汽燈光的刺激，向對面門外走道上瞟着，惹得聽衆也頻頻掉過頭去，好位×醫生正向裏面走進來似的。可是不，於是這就似乎有點「不巧」了。

「不過」校長接着說：「我知道他今天將要對諸位講些什麼。趁他還沒有來的時間，我先對諸位講講。」眼睛又向前瞟瞟，然後向着台下：「你們可知道這幾天那種病最多？」

「窩肚子。」聲音雖複雜，而這一個似乎較大些。

「喫，不錯，窩肚子，痢疾。」校長接着發揮議辭，眼睛時不時瞟瞟，十個細長的指頭，做着演說的表情。聲音是那麼的長而柔和。「痢疾有赤痢，白痢之分。據科學家的研究，是桿狀細菌在人體內作怪，或者是原蟲，即阿米巴，單細胞生物。這些東西，大半是由飲食媒介來的。有些人說，近來新麥子上世了，吃麥粑粑會瀉肚子的。不錯。我想，或者是此類細菌或原蟲，被蒼蠅帶來放在麥粑粑上的。你們知道，蒼蠅吃了一些屎後，飛到麥粑粑上，又連屎吐出來溶合了吃。」

大家笑了，校長又接着解釋下去：

「你們又可知道此後將要發生些什麼病？」校長解釋完了痢疾後，發出第二個問題，可是不等大家答覆，他早就說出了：「霍亂——打擺子。」他介紹了這種病狀同金鷄納後，又提出了一個可怕的病——傷寒。「俗語說：『不死都要搭一層皮，』連頭髮都要換過呢。」接着現身說法的陳述他的病狀。我們看着他這個害過傷寒的「標本模型」不禁有點膽寒。

鈴聲響過了，校長很慈悲的「願諸位不要害這些病，這是很危險的。現在分班上課。」大家鞠個躬，鼓鼓掌，跑了出來。一個說：「這付場面被他應酬下去了。」另一個說：「都還講得不錯呢。」

五二一。下午兩點廿分。

## 失業

戴澤鋸（雲南昆明）

征收機關的總辦公廳裏。

「局長喊！」

雜役伸進半個頭，低聲說。

「是喊我？」

王漁的筆，由手裏掉到桌上，又滾下桌去。脖子朝前伸兩下，兩個眉頭交接成個一字。

「唔。」

雜役很含糊，冷冷應一聲，就轉出去。

王漁在裱棉紙的窗檻間，鑿穿一個眼：把眼睛合上去，窺下正房局長辦公室的動靜。

他縮轉頭，在腦後用力搔幾下，又伸手去搔搔屁股。

他走到正房撥口脚，又退下來，忙用汗巾拭下臉，和吐口唾沫。

「王漁！」

局長見他兩手扶在膝蓋上，曲着腰，於是，略微點點頭。

「局長！」

王漁的褲管，像風吹動樣的飄拂着。

「唔！你到我這局子來，究竟幹出些什麼？」

局長很莊重，也很沉靜。

「…………」

他的臉，變成一付豬肝子。

「憑你看！」

局長抽出件公文稿，用八塊柴的扇子骨，比比文稿上的字的間隔，又說：

「簡直是鬼畫桃符。媽的！」

「因昨天謄這稿時……」

「放屁！每一次都是推——不是肚子疼要拉屎，就是你媽害病……」

王漁的嘴角縐一下，臉上現出笑；但這笑比電的速度還流得快。

「你去看！」

這公文稿是兩張格紙合成的。王漁眼睜睜看着這文稿在局長的手裏，被撕成指尖頭大的幾千片，看着這幾千片紙屑，在自己的頭上舞。

局長的鬍髭和雜白的頭髮，跟着局長煽着的扇子一齊動。

「我顧悔過！我……」

王漁兩隻手握成個大拳頭，這拳頭，由膝蓋起，高舉到鼻際。

「羞死你，公事公辦。」

局長的臉轉向着椅背。

「局長！我……悔……」

他這聲音，變成尖銳而且不自然。一面，他竭力鼓一下眼，注在眼眶裏的一汪水，這才洩下他的肚。

「局子裏倒不能容許你。」

局長咳陣嗽，一口綠痰落到地上，像落下個石子，沉重的。

「別方你去試試看！」

局長跟着縮回用指甲梳着鬍髭的那隻手，一上一下地揮給王漁看。

「…………」

他退一步。他的身子被疑成是一段燃燒着的炭。

「嗤。」

局長辦公室裏的客位上坐着的那位外客，翻起眼睛睄王漁一眼，又說：

「局長叫你下去！」

「快下去。」

局長提高嗓子，并且把眼光由小眼角釘到王漁身上。

「局長！我悔……過……」

王漁的臉變成張春天的樹葉子。

「唔。」

「局長！」

他又曲曲腰。

「媽的。」

王漁退下去，局長向着那位外客笑了。

王漁走下局長辦公室的簷口，瞇瞇眼，因爲太陽光射着他眼內的那汪水是刺的。

他踉蹌的步伐，是蠕動着的一條蛇。

「局長喊去升階級吧！恭喜！」

剛跨進總辦公廳的門，全部同事，朝着他擠眼，歪嘴……

「唔。」

他翻下嘴皮。

局長臨知的這篇話，重複地，在他心底打着圈子。他感覺到冷，也感覺到四肢麻。

「以後我們都叫王漁爲王科長啦！」

這是從鼻孔內哼出來的話，是故意投王漁一枝箭。

「唔。」

他的心，彷彿一列車開行在隧道裏。

「關什事，幹不幹是無所謂的。」

他只好這麼替自己開開心。

「局長的命令你的薪水就裁至今天。」

雜役遞給他一張二指寬的紙條。

王漁彷彿在夢中笑笑，又嘆口氣……

「走就走！」

局長發來的條子，不經意被他塞進褲洞去。踉蹌地踱出總辦公廳。

「愁你不滾蛋！」

在雙合門外，他隱約聽到辦公廳裏傳出來這句話。

## 石屏的五・二一

李喬（雲南）

天空晴朗得一片雲彩也沒有。當太陽才從東方升起來的時候，西門外站着一大羣用圍腰兜着一包飯，赤着脚，頭上帶着一頂破篾帽，背上披着簑衣的幫工的女人。她們是預備替人家栽秧去的，一面嚼着飯，一面在和僱主們爭論着工錢，聲音就好像秋天的麻雀，晚來歸巢時一樣。當微薄的那點工資爭到手時，一羣一羣的便隨着僱主去了，剩下在街上的，是淸早的寂靜。

這時，太陽已慢慢的升高，強烈的陽光照射在街上，怪火辣辣的。一羣一羣荷着鋤，或挑着兩個空畚箕，由城裏走出西門外去的，是被派着去修公路的男子；有的是由老太婆或小姑娘們代理着去。在八十五度的烈日下，像螞蟻似的黑鬱鬱的人羣，在黑龍坡上忙碌的工作着；汗珠不斷的滾下，頭上像洒上了一些撲粉，給黃灰糊得那末黃黃的。監工的提着一根馬棒，站在樹蔭下悠閒的吸着烟，望着奴隸們挖着，挑着。

查公路的撑着傘由城裏走出來了，奴隸們皺着眉彷彿在埋怨：白來做一天，一文錢也不給，還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天氣熱得眞要命，一點風兒也沒有，街上很少有人行路，但此時華鄉約還沿門挨戶的去催積穀捐。父親此時正爲着一點家常事情很生氣的坐在堂屋上，當華鄉約跨進家裏來時，父親不覺對他生起氣來了：

「天天捐，夜夜捐，才要了碉堡捐，又來要團防捐，要了團防捐，又來要積穀捐。還沒滿一個月，就來要了三份捐，我有什麼給你們捐的，你們就捐去！」

「李大爺，你不要生氣，我不是故意來和你家麻煩，我是奉了命令來的。你家要認淸楚——。」

「我曉得。」父親喘了一口氣說，「不過，請你替我想想：我現在連吃的也沒有，還有什麼捐的？」

華鄉約不和父親多說話，他簡要的說了限定明日交穀捐，若再不交，便要受處罰的話後，便氣咻咻的咕嚕着走出去了，氣得父親坐在椅子上，只是搖頭嘆息！

這天午後，省立石屏中學的學生開演講會，所講的都是關於國難的話。講的人很激昂，聽的人也很興奮，在熱烈的掌聲中，這會結束。

## 插秧

寒毅（雲南）

剛是小滿。

正是綺羅村栽秧的時候。秧田裏水灌得滿滿的，新秧堆在田埂上，農夫們赤裸着腿，捲高了袖筒。

田邊蓊鬱的叢林裏，布穀鳥輕悠的唱着，野薔薇牽牛花開滿

了一地。天上的白雲，海上的帆船似的駛來駛去。五月間的小風，把人們的心酥軟了。

文炳嫂站在秧田裏，拿着第一把秧領着唱：

「喂嗎哩喂——嚏——嚏嚏喂——」⊖

田裏的人們和着唱：

「哎喂嗎喂——嚏——」

文炳嫂拿起第二把秧，領着唱：

「……麒麟喂畫——照壁喂——……哎喂嗎哩喂——嚏嚏嚏喂——」

滿田的人和着唱：

「哎喂嗎喂——嚏——」

文炳嫂拿起第三把秧，迎面來了牛街聚德祥的掌櫃楊老官，捻着鬍鬚，踱着翰林步子。文炳嫂抓把爛泥，喊着「阿呼呼喂——」就要向楊老官打去，文炳哥連忙「老啦！老啦！」的止住。文炳嫂唱了一隻曲子，看着倒在地下黑影影的楊老官的鬍子。⊖

「我說是嘍哎哥的鬍子妹也有，莫玩笑對你說，小妹無鬍生下頭。」

不是嗎，新雅片煙上市，拿新煙上聚德祥，老狗總壓價錢，用新秤。該死的老狗！

文炳嫂拿起第四把秧。迎面來了牛街頂有錢的牛五爺家的二少爺，一個頂風流的小夥子。文炳嫂喊聲「呼呼喂」滿田的人們，抓起爛泥，齊向二少爺的白大綢衫子打去，一田人笑彎了腰，臉些兒屁股吃水。

「唱曲子了，金牛先唱榆城調！」

文炳嫂吩付着。

「送郎送嗦格到八里莊，哥脫褲子，妹心慌，問你阿妹慌什麼，從來沒嗦格有開過張。」

田裏浮着笑聲。

「該八斤唱東明調！」

文炳嫂吩付着。

「你的朋友我知道，頭戴一頂氈毯帽，金戒指，又戴手錶，哎喲，哎喲。」

田裏又一陣笑嚷。

「該春牛姐唱雨龍調！」

文炳嫂吩付着。

「十七十八××××，××××，小情姑，三十七八××××，××××，新乾哥。」

田裏又一陣喧嚷。

「該王八十家媽唱門化調！」

「我說是嘍山中那有千年樹，莫玩笑，對你說，世上難尋百歲人！」

……………………

太陽快落山啦，天邊畫染着紅雲，像一些殘破的被水冲洗過的紅地毯，璀燦着，閃摺着，跳躍着。農夫們在秧田旁的水溝邊洗了腳，戴上麻茹笠，滿載着快樂回家了。

㊀ 此爲雲南邊縣秧歌，作者不解其意。

㊁ 此間風俗栽秧時有人從田埂上過，以泥打之，被打者不怪。

## 飛機場送別

阿玉（四川成都）

五點鐘的時候就被一陣嘈雜的出喪的樂聲吵醒了。破碎的鑼聲，急驟的鼓鈸聲奏着一種異鄉的調子；除去吵鬧外，表現不出半點悲哀的情緒。

天氣是陰霾的，窗外流盪着清涼的寒氣。爲了要送文到上海去，便趕忙的和文起來漱洗，並且幫助文收拾他的簡單而又簡單的行李。感謝那代替了鬧鐘的出喪者，使我們沒沉酣在溫柔的晨睡中，而耽誤了文的旅程。

六點鐘，我們乘坐着汽車趕往飛機場。清冽的微風由車中滑了進來，輕輕的拂到臉上，感到一些清新而潮溼的氣味，驅走了殘留在精神上的疲倦。所有的店鋪除去供給勞動者的食物店外，還都緊閉着門。匆忙地在街上走的祇是一排一排的糞夫，趕長途的洋車，和蔬菜的小販。在城門口竟顯得擁擠起來。在狹狹的城門洞口，糞夫的担子聯成一個長行。人人都忽忙的，爭先的，呼喊着，東擠西撞的搶着擠出這個穹洞。十幾元僱來的汽車這時是表示出它的階級性了，它超過了一切而衝出了城門。

駛過了一條北門大街，眼前便開闊了許多。一塊塊的秧田，那尚沒分過的秧苗像軟軟的綠絨，顏色鮮綠得可愛。已經放好水準備插秧的水田，水面吹起了細細的縐紋。一條條的波紋慢慢的激蕩着，慢得靜止的一樣。黑綠色的竹叢掩覆着一幢幢老舊破壞的茅屋。遠遠迷濛着灰白色的輕霧。大約有廿分鐘的時間，已經看見機場身邊的小山。我們的車子駛過了一個高坡，歐亞公司航站的茅屋像是由地面下升了出來，先是灰黃色的茅頂，漸漸綠色的窗門，一部部的現於面前。車子又急遽的下了一個斜坡，看見整個的低於地面的機場。

車子爲守場的衛兵阻住。經過說明是飛機乘客之後，車子駛到了航站辦事處的門前。已經有幾位乘客先到了，一切馬上打破剛剛靜的心情而都紛亂起來。行李過磅，檢查，簽字……幫助文弄清了各種手續之後，又得到一會兒的空閒。我和文在空場上蹀着，心頭感到一陣別離的悲哀。我們仔細的談到別後的將來。

飛機是銀灰色的JU52號三發動機的旅客機。由於環繞着它的工作人員和乘客作比例，顯得相當的巨大。一羣人們圍繞着它撫摩，觀察，遠遠的看起來像幾個螞蟻嗅着一個死的螳螂，來來回回的繞着走。

六時四十分，機師上了飛機。三個高昂空中的馬達便慢慢的

轉動了；空氣攪動起來吹起了堆上的沙石灰土。每個人的耳朵都爲這轟轟的聲音所塞滿聽不到了談話。三個螺旋漿漸漸的增加了旋轉的速度；終於急驟的旋轉閃成三個白色的光暈。七八位乘客，和十餘位送行者都沉默的注視那吼叫着的東西。我隨着那加速的旋轉加重的吼聲心中亦跟着緊張起來。我想除去那看慣人家離別的航站上的工作人員外，旁邊的人都有這緊張的感覺吧？

天空是半陰的，日光由很高的，像大理石花紋似的雲中透射出來，變成一股薄弱暗淡的光綫，照到一部份地面之上。由那橫抹在地面上的輕霧中，隱約的看到機場背後的小山。在這樣的背景中，那機身的銀灰色更美麗的發出亮光。經過十幾分鐘的「試車」，馬達停了下來。客人以至送行者立刻感到一刹那的激動。航站的職員招呼着客人走上飛機，大家紛亂的說着祝詞，一個個的登着小扶梯走入客艙。文亦忽忙的跑上去。心頭一陣空虛，就被馬達的吼聲和吹動人的風沙迫得退到遠遠的地方，向着飛機招手。

七時正，歐亞公司渝蓉綫班機離蓉。

更劇烈轟轟的聲音，挾起灰土。猛烈受攪動的空氣，推動了機身向前滾動，很快的機尾已經離了地面；隨着機身平起，三個昂頭的馬達吼叫着向高空升起。先是閃爍在太陽光中銀色的機身，漸漸穿入薄霧之中，由銀色而變成淡灰色，更漸漸成了一隻黑色的鳥，在灰白色的霧氣中斜掠着小山，漸遠漸小的隨着它隆隆的聲音向東北消失。

大地之上立即平靜了。幾個送行的人疏散的夾雜着紛亂的談話，各自走向他們的汽車，一部部的駛出了機場。我亦帶着惘然的悲哀，鑽進那等在路旁的汽車。太陽仍是藏在雲裏，車子加足了速度向回城裏的路上跑着，在車子後面捲起像煙幕的灰塵掩蔽了一切。那露着黃褐色的筋肉推着獨輪車的，扭着搖子，一行一列的洋車，和那步行在路上的鄉人，都把面孔作出難看的表情，嘴裏漫駡着咒詛着那窒人呼吸的灰土和播揚灰土的汽車。我麻木的沉思着這十幾元代價的威力——任何人要讓開；任何人要忍受那迷漫了一切的灰土。在城裏的街上，更有警察給肅清路上阻礙着的行人或洋車——使這車子得以更表現出它的驕傲高速度的從人叢中穿過。

當我回到城裏，臨時僱用的汽車離開了我，而我彳亍於馬路邊上的時候，這感念更深刻湧上心頭。

中午，雲更高更薄，露出了强的太陽光，室外溫度——華氏八十四度。

## 一日間

趙其賢（四川成都）

一醒，聽見老鴉呱呱地叫，我知道天又放晴了，回憶昨晚底夢，夢裏的事情那能讓你好好兒憶起？瞧着日曆上的兩個阿拉伯字「21，」叫我不能不聯想到可怕的「二一條，」「九一八，」「一

二八」……

彷彿又聽見甚麼在叫，扭轉腦袋，L君正在一鼓勁兒刮鬍子，嚓，嚓、嚓！刮乾盡點吧，女人是不喜愛鬍子的！昨天寄她的信，想已收得了……戀愛以外還有別的更重大的事啦，我有我的志願和責任！可是，胸膛上總堆集點甚麼笨東西，痛。

微微風。天色碧青，臉子是憂鬱的，陰險的；但聽說道，「和平莊嚴。」

在課室裏，心裏悶得慌。有的打呵欠，有的打瞌睡，有的讀小說，只有女同學不言不笑，頂有精神。「只有我們完成派的主張才對，桑戴克的練習律又錯了！學習的成功，在乎確定的目的，堅強的志願，明白的思想，與暗昧之重復練習無大關係，……」朱先生滔滔地說。一對小雀子猛然飛進來，繞了個圈兒，喳喳地表示滿意；煩悶的空氣攪動了。「你們知道嗎？這是心理學。」「她讚美完成派呢！」朱先生可沒覺得，笑了：「你說，這是交尾期不是？……」

午後三點鐘，系主任召開國難教材研究會，我根本不相信現行這套教育可以救國，沒有去，大衆生活問題不解決，一切國難問題不是空的嗎！溜到圖書館找戲曲看，一本沒有，所有的幾本都給戲劇研究社拿去了。回頭，讀兩筋の血。讀黃炎培留告四川青年同學書。

從平民小學出來，被朋友拉到春熙路，學校沒有好教師，沒有好圖書館，同學又大都懶懶散散的，好吧，這年頭，多遊遊也好。

晚上，想續寫「人」，白井已經把它介紹給「文藝」讀者了。可是不成，父親的信得先回。提起父親，又是恨，又是愛，到底愛多一點呢？還是恨多一點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不見他，也已三年了。

敬愛的爸爸！

我一時還不想回綿州，但我絕不會忘你，見面的時候早遲要到的，別念念吧！我有許多話想和你說，但我怕用筆代口，愈引起你的誤解。你十九號的信，接到了，看了也未嘗不動心！爸爸，且莫談故鄉吧！我一想着故鄉就要淌眼淚……鄉下人吃草嗎，川北一帶却連草也沒有吃了。你不是常過審判官嗎，你來看看這個案子怎樣？計開審訊單：

向友富，松潘獅馬人，年四十三歲，担水爲業。陳順氏，松潘牛邊街人，年三十歲。張彭氏，松潘太古山人，年三十五歲。何張氏，天星橋人，年五十五歲。訊得向友富供稱，我昨年到片口，地方上叫我埋死人，埋一個給兩千錢，後來只給一千錢，今年正月二十八，埋過一個出天花死的七歲孩子，是盧友仁的，二月十二，我們在蕭家屋裏去烤火，看見許多人骨頭，才曉得被張彭氏她們挖出去吃了，就是那火匣子燒燃煮的，她們還不只吃一個，有許多人骨頭用棉絮蓋着，我雖然埋人，却沒有幹這個。何張氏，今年二月底到片口，在姪女張彭氏家裏住，我們也沒有吃的，我們餓的沒法子了，才挖死人吃，都是已經爛了的，我倆一共吃了六個人，五個一二歲的小孩，一個大女子。張彭

氏，到片口有四年了，我們本來種田地，去年丈夫打死了，我才揹柴賣菜過活，今年都不能了，我四個孩子都死了三個，這次又在路上死了一個，我們先還有草吃，後來都吃光了，才吃死人。陳順氏，我今年正月才到片口，也住在張彭氏家裏，我一家八個人都餓死完了，我也餓得沒法，才跟她們吃死人。堂諭：向友富暫行收禁。張順氏，張彭氏，何張氏等三人着交聯保主任，暫行看管，此諭。

爸爸，你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呢？你將如何判他們的罪呢？你願這現實腐朽下去嗎？爸爸啊！請你別誤會，我並不是要想借此求你寬恕我了解我，我知道在你的地位是不會的，也猶如我對你一樣。老實說，我有時恨你，但是爸爸啊，我敬愛的爸爸！……

爸爸，你想知道這兒的情形，我暫將我到市政府去調查的結果告訴你吧，成都人口共四八〇五九六人(西人除外)

有業者…………三二一五九八人

無業者…………一五四一七二人

識　字…………二一三三七八人

文　盲…………二六二四三九人

你從此可以認識這所謂四川唯一的文化城了，文盲和失業者的統計數字是何等的驚人啊！至於一般人的生活姿態，王君描繪得絕肖：

一個人無事大街數石板，
兩個人進茶舖從朝坐到晚，
三個人：豬，鵝，狗一例俱全，
四個人腰無半文能把麻將編，
五個人花樣繁多五零四散歸家吃酸蘿布佐開水泡冷飯。

另一方面——監獄，如高等法院，華陽看守所等，我都去觀光過來，內面又黑，又髒，又臭，不愧地獄！統計偷盜犯，大約佔百分之八十，爸爸，別的不問，我們單就這百分之八十的囚犯想想吧，怎樣來的呢？誰個造成的呢？還有那樣的人道主義者片面地去提倡改良監獄嗎？……夜已深了，我還要抽一點時間去完成我底「人」

晚安！

## 早飯之後

本仁（四川重慶）

今天是星期四，早飯後沒有集會，要休息一小時才上辦事室。我們住的屋子是一個新式洋房，宿舍在三層樓上，陽光十分充足，早晨五點鐘就射到我們屋裏，因為別的房子要矮些，不能遮着太陽，所以很早我們的眼睛便被太陽的金針刺開。時間雖還只五月下旬，天氣可太熱了，我們不能在床上多睡一刻，只有勉強起

來。同寢室的約有三十多人，都是些下級職員他們的正式名字叫做「練習生」「服務生」，我是新來至多尚未滿四個月，因此不能和上級職員住在小寢室裏或自己租佃的私宅裏。早晨天剛亮，這些同室的人便烏鴉般噪起來。

我的兩肩，支持着那個昏昏的頭，沉重的脚步拖我下了樓梯，到洗浴室去照例洗臉刷牙。過後便如往昔一般，仍站在大門口，看看街上的行人。賣菜的鄉下人，菜色而襤褸的黃包車夫，頑皮的小學生，一羣羣的在眼前走過。間或也有一輛汽車，載着幾個摩登的少女和青年，但是不摩登的却太多了。最討厭的是乞丐，隨時隨地都要擠進眼來。我總惱恨他們，爲什麼老是討着叫着哀求着讓自己懦弱的走向死亡呢？

七點鐘，我們吃早飯了。

胃裏像有甚麼東西塞住似的，飯總難送下去。當我在鄉裏時，消化力很强；但是到城裏作事才沒多久，胃變小了，吃的東西比以前減少，消化力被人偷了去。

吃過了早飯，我想走進圖書館，翻翻今天的日報，看一點有趣的新聞。

圖書館也是在三樓，我一進去，腦裏便有一股悶氣冲上來。我的眼睛無力的望着這屋子，幾百本新出的雜誌，擺在好幾個長方桌上，紅紅綠綠的封面，使我想到一個笨小孩，把圖畫師的顏色偷來塗在臉上，簡直和木偶戲裏的鬼臉一樣的令人憎恨。幾十種厚沉沉的布面書冊，在玻璃裏放出金字的光，不知怎的，我也討厭那些金字了。我翻了一張日報，劈頭幾個大字映到眼底：

「巴中一帶，每日餓斃千人以上……」

當我一看見這幾個字，我的心兀的跳了，沒有力量再看小標題和五號字了。我只好仍把報紙放下，自己詛咒自己：「你還有閒心讀書看報麽？眞是不懂甘苦的蠢貨！有錢人和無聊的人，才願意把這些東西來消遣啊。」以前我十分愛惜書，朋友把書弄糟了一點，我定瞪着眼要想罵人，但是近來太變得快了，我有許多書都擱在公用的儲藏室裏，灰塵積得很厚，我也懶得去一翻了；說眞話，我有點恨書本，因爲我難得讀到一本滿意的書，再多讀些，仍是那個老樣，我何苦多化錢又喪掉自己的健康呢？

我的頭更痛更昏了。這屋子好似監牢，我透不出氣來；我需要綠色的原野，自由自在的工作着；我不希望那些頑梗的死硬書籍，裝進我的腦裏；我怕，我怕我的頭要爆裂。我必得逃出這屋子！

我走出了圖書館，心裏還吼着：「人們何苦麻煩排字工人呢？」

我走進了辦事室，我要作嘔了。幾個月來，我都坐在窗子下，同着這室內二十多個同事一起工作。圓滿的面龐，現在變得瘦削了，尖尖的一個下顎，我自己也好笑自己，爲甚麼這樣會和鯽魚一樣呢？顴骨突得很高，近來照的像片，都像天生的一副賤骨頭，我自己也不能不痛罵自己呢。

辦事室裏沒有人，我寂寞得要死。我只好又走了出來，不知怎

的，我進了寢室，躺在自己的床上。陽光射着我的臉，我也無力再爬起床。屋裏正有着幾個練習生，瞎談着一些糊塗話，

「……像我們這樣，十二塊錢一個月，够什麼用呢？進來了兩三年，還不過是練習生，一天牛馬樣的工作，老婆也討不起一個。」

「誰叫你討老婆！一天的工作就够你累得不能抽氣，晚上要做到九點半，你還須精寫信函，縱使你有老婆，又怎樣呢？」

呀，要討老婆，這些人不是發了瘋嗎？我沒有心思去聽這些話，我也不能笑，昏昏的睡着，但也不能入睡，不過，我的確不知道他們談甚麼去了。

「好了，你的詩眞好。」大家拍着手。我好像初次才發現這裏人會拍手，會歡喜似的，我睜了眼睛，但陽光又逼我閉着。

「大家聽着，我再唸一遍：「有女莫嫁練習生，一生一世孤零零，有朝背時他死了，還要惹你哭一聲。」——唉唷，我的妹……」

「你這詩太不對了，嫁個練習生也是不容易的，你看報上，載得有幾個女人是曾嫁練習生的？」有一個聲音在人羣中抗辯着，但這仍是滑稽的口吻。

我聽得很不耐煩，也不去管他們了。我想想我不是練習生，我是助理員，我的薪水比他們高一些，但是工作仍和他們一樣，一天坐着謄寫，不能動，沒有時間，沒有力來動，我的信仰消失了，勇氣沒有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不消說是趨向滅亡了。「啊人類原是追求幻滅，忘記和死亡的！」

「我難道在未滅亡之前，不能做一點事嗎？」我心裏有聲音在反駁，我要振作，仍要讀書，不再消極了。但是我的手因過度的謄寫而舉不起了，脚因爲終日疲倦而提不起了，全個身體因枯坐而消瘦了，脊柱漸彎了，頭好像失掉知覺而麻木了，啊，我怎麼振作呢？——人是矛盾的，我在矛盾中已過了二十多年了！

「練習生整批的來，老了，弱了，又整批的去，一個月的報酬，不够一個人的用度，這是文明嗎？這是文明人的生活——不是和勞力者一樣的苦痛嗎？」是人們漸次在認識他自己了，我的眼前有着什麼東西在舞動，是光嗎，是影呢？我的眼睛又看不着。

搖鈴子，我們開始工作。

同室的人都拖着騾車在沙漠裏舉步了，我也被大車輪轉着，皮帶纏在肩上，開始活動。

「什麼時候才有光明，才有眞正的自由和平等？」我在這樣的呼叫時，心房是空空的沒有什麼物品存在着。

## 日記一頁

黑　天（四川重慶）

驟然熱起來，身子微感不安，翻了翻書，又總是不能順利地讀下去。清理一陣信件，心頭更覺煩躁。我在屋裏踱了兩個圈子，看着可怕的陽光發顫，順便橫倒在床上，重溫我往常的白日夢。

「開門……」像是有人叫門。我似昏迷似清醒的，聽是聽到

有人叫門，可不曾答應別個半聲。旣後，送信的又在外面大叫：「信來了，開門！」我聽見「信來了」方才大醒過來，翻身起來接信。咦！我詫異極了。這信是好友稀｜寄給我的。說到稀｜這個朋友，是去年爲了共產嫌疑就被拘捕了的，算起來已經足足七個月了；他昨天出獄，接着又要下鄉調養，最近不能直接來訪我，所以只是給我一封信。信是這樣的——

老天：

我給你這封信，不說都會使你大吃一驚的。朋友！告訴你，昨天午前七鐘，我已經無理由的出獄了。我進去是莫明其妙，出來還是莫明其妙，不知悲的好，也不知喜的好！你得了這個消息，究竟應該怎樣感想？

將要出來的時候，那皮鞋走得挺響的軍法官，還裝模做樣的喊起我說：「你們現在好了，出去好好的爲國家出力！」我微微點了點首，很想老實回他幾句：「規規矩矩的找碗飯喫，尙且險些兒把性命送葬了，誰敢爲國家出甚麼力！……」結果，獄丁的槍托故意擊着石板響，又把我的胆子收了，只得拖了東西，低着頭慢慢走出門口。

朋友！你曉得我再不趕緊到鄉村調養，一定不久就會壽終正寢了；計劃是明日離開重慶，因爲各種問題，不能親身拜訪老友，趁着今夜這個時間，把我從進去到出來的前前後後，大概報告給你，使你也長長見識，看「新四川」的某一角落，究竟是個甚麼面目！但是朋友，這可不是「報紙」上的新四川，更不是別處傳說的新四川，你要是留意一點，或硬是深入社會層一探查，便知道我報告你的，才是十足的眞正的「新四川」的眞面目，朋友你看吧：

在去年×月×日，我正在辦公室辦公，門外忽然有人喊「×先生。」雜役來報，說有個謝先生要會見。我剛站起來，當時就走進兩個穿短服的人（可不是軍裝）滿口湖北腔調，那時我就疑惑不對，然而淸淸白白一個人，自己碼得實在自己沒有一點可以使我虛心，所以我簡直走過去用手指着鼻子，申明我就是×××。殊不知我這話一出口，他們就掏出了手槍，同時又扯出一張印好格子的紙單子，「我沒有看淸寫些甚麼」並用湖北腔調說：「走！……」嘿！這到不奇！一個用手槍指着我，一個就取出繩子，把我的手反剪着紮起，不由分說，推起就走！

果眞不錯！門外還有三個同樣的人在那裏等候，照樣每人都提一柄手槍，等我們出去了，才跟在後面的得的得的走。這時的我，心裏還是同樣的泰然，以爲現在的官廳總不是前頭四川的「老二隊伍」想來是光明的；我卽使有了甚麼牽連，至多也不過申明了調查了就行的，誰料到還有以後的慘劇呢？！朋友也只有我這個傻子，大禍已經臨頭，還是甚麼也不經意，還以爲從前的四川才會黑暗，一切都想得寬寬的。

到了那裏，我立在一間屋子的中央，霎時，一個黃呢武裝的中年人，一屁股坐在長方棹子後面，開始就問我的姓名住處和履歷，既而就問我担任的甚麼工作，本地有好多同黨。啊！我明白了，原來給我戴上了紅帽子！可是我碍得實在自己心裏仍是不經意，而且還反問他這話從何說起。他才說出是謝××供出的。强迫我非說不可。天哪！我有甚麼說的！譬如我是一個小偷，也要撥過人家的門，才曉得那間屋子是方是圓。不待我申明，忽然一個拳頭飛過來，恰恰落在我左頰上，打得我從牙齒痛到足跟；隨着，又是一隻皮靴踢在我的臀部，麻木得不曉得癢也不曉得痛了！那時，我心頭不由得顫慄起來，知道不是好事了。

實在我根本沒有說的，他絲毫不聽辯明，幾個人把我抽上半空中吊起，意思是要我承認共產黨，並且招出其餘的黨徒。朋友！你想叫你多蕩一陣兒鞦韆，也許會疲倦得要死，這樣用繩子套着一個大姆指，懸空吊在屋樑上，眞不是好玩的喲！我在空中懸着，流乾了心田的眼淚，叫喚哭啼也是無用的，疑惑自己已經死了，昏迷到不省人事的程度；那種悽愴難過的情境，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朋友！我講不得很了！我寧肯死，不願一個大姆指支持我的全身！別無法子，只有出售我的良心，急忙「是……是……是是……」說一長串，希圖臨時不吃苦。哼！那一串「是」字到有點效力，索子一鬆，登時我又落到地上了。

但他得寸進尺的，見我說了「是」字，以爲我認眞招認了，立馬叫人把謝××押出來同我對質，起初我心裏一團火恨不得一口把謝××吞下肚子裏；那知見了他那副樣子，——背上肩膀被火燒得大眼小洞的，兩個姆指血淋淋的舉起——我實在又有點憐惜他了！黃呢武裝的人問他時，我才禁不住大叫兩聲：「謝××！說話要憑良心」然而他還是死人咬着我是共產黨，死人都說前幾天還和我吃過酒，商量過。我看他並非甘願賣良心，實在不能再受重刑了！我想：還是在對質，再說是共產黨怎得了；那知我才稍微遲疑一下，旁邊就紅灼灼燃起了一把神香，幾個丘八替我脫衣服，我底背有謝××一樣的危險了。我看情形不好，以其受這種非人間的痛苦，不如寃枉處了死刑的好！於是又急忙說「我是共產黨，我同謝××吃酒的，不錯！」他才滿心歡喜，叫書記錄在口供簿子上。

至此，才算渡過了第一個難關。

此後，我們被囚在地方法院第二看守所。這幾月所過的非人生活以及所受的從不曾想到的痛苦，寫起來不但我的眼淚會浸濕這疊信紙，朋友！就是鐵石心腸的人，看了也會忍不住放聲大哭啊！……好，這段對事實不大重要的慘象，現在暫時不告訴你！

記不清日子，我們又被解到中央憲兵第×團的一個連部去審訊。剛去我們非常歡喜，因為這是中央的憲兵，這是管理汚七八糟軍隊的機關，一定是能夠洗清我的寃枉了。殊不知恰恰相反！憲兵的每一個班長，每一個中士，每一個小兵，都有問案的資格；喜歡天天提你出來問、高興上午問了下午又問。所謂刑，更比那邊還不同，只要你說一聲「不是共產黨」或遲疑一刻，坐軟板櫈背火背兜，燒八團花，灌水葫蘆，弔，幾下鍋就一齊來了，有時怕你高聲大叫，還用白布蒙了你的嘴巴；管你受不受得了，只要他們弄得痛快就算數了。

朋友！自從在那邊審訊過兩堂，我已抓着了要領——每回提上去問，不論是連長，班長，小兵，我總是開頭就不說實話，他們就會認為我招認了，一回也沒有受過重刑，眞是徼倖！然而，自己問問良心，是欺人或是自欺，我因為想死，一切都不打算顧了。那裏有三個與我同案的朋友，他們要想洗脫寃枉，每逢問案，無一次不是兩個姆指血淋淋的舉起，不是鼻孔被血塊塞住的，不是背心腐爛得像泥坑的，……我看了那種慘狀，幾乎當場哭了出來！尤其是謝××，有兩回還是抬出來問的，自己完全不能動了。可是我們又不是同一間牢籠，我也沒法把妙訣傳給他們，只有背着流淚罷了。

第二看守所的非人生活，我早已認定不堪回首的了。誰知到了憲兵第×團，一間眞正地獄式的屋子，人却擠得很滿。吃飯，睡覺，拉屎，都在那一間小屋子，眞是比牛馬還不如啊！比起第二看守所來，實在相差得太遠，有時我竟回憶那裏了。朋友！因為我自己什麼都承認下來了，所以沒有受甚殘酷的明刑，然而這種無刀殺人的暗罪，的確受的够分了。我沒有第二樣辦法，我已流乾了眼淚，我仍舊只有祈禱「死！」

憲兵部辦案眞是「快幹。」你若是不肯招認，他們可以代替說出一大堆，後頭只問你一句「是不是。」設若你答應「是」時，那喝就將他說的叫書記一起錄上去，作為你的口供。朋友！你看這辦法快不快？可是把口供簿子翻來看，我相信沒有一個供詞是前後符合的。

任他怎樣，終於沒得正當的證據和口供，以致沒有結局。好像是一月以前，我們又解到行營軍法處審訊了。哈哈！這也才是話嗎！到底是行營的軍法處，這軍法官也才像人，審問我們的時候，不特沒用怪刑或亂寫口供，還能讓我們說點良心話；他見了這種口供簿子，和見了這樣重的刑傷，冒火極了，當時就搖電話去叫齊××，樣子是要大大方方他一手的，那知齊××提罪推却，幾回都說出衛去子。也許是我們命苦，這回又成了一個懸案！

朋友！你知道齊××嗎？這就是使黑良心害我們的首犯，亂拉無辜良民和濫用非刑，也是這傢伙開的始。然而我現在倒也一點不怪他；因為他的職務是捉共黨，捉不到眞共黨，就

只好裝假共黨，不然他自己也銷不了差呵！

現在，我是已經出獄了。但是我怎麼會入獄，怎麼會出獄，至今還是莫明其妙！聽說還是行營軍法官的力量。但不知的確否？朋友！朋友！……我只好多多叫幾聲朋友，我現在名是恢復了自由，而身體却壞極了，職業也不知去向，恢復一百個自由又有甚麼用呢？想起我受的那些痛苦，（幸而我所受的還是好得多的）流的那些眼淚，過的那些地獄生活，不哭也要哭了！嗚咽……

而今，我又到轉世界上來做人，要是有人與我發生糾葛，不說別的，我祇叫他這樣給我賭個咒：「果眞是我昧良心，出門就遇着××憲兵就是！」因爲一般人最怕的「跌破腦殼」，「挨冷礮打死」……總不及這個咒更凶呵！

朋友！我所報告你的一切，眞是掛一漏萬，原因是其中有我不忍寫出的、有我不敢寫出的，有不願使你悲哀而不寫的，有會使你不信的：……一句話，我這陣雖然提筆在給老友寫信，都還不敢相信我確是以前的那個人——至少也轉過了一次人生！

爲這個案子，寃枉拘捕的七八十人，聽說都要慢慢地逐一開釋的，這眞是……

天快要亮了，明晨又要起程下鄉，不能不稍稍安寢一忽兒。那些沒有告訴你的，也許你會認爲希奇的一切，多丟一會之後，老朋友再相見時，我可當作故事獻給你，彼此都能減少若干悲哀。不好麼！插筆了，握手吧！朋友！　稀——五月廿日夜

## 鄉里一日

平東（四川重慶）

久了沒有回鄉，鄰近的孩子們都圍攏來說笑話。水生——還是從前那副面孔，也帶起笑臉走過來招呼我。過後，個個孩子都走了，水生——却儘在地上用手指畫路子，一點也沒有走的模樣；我看他衣服上的塵垢積得太久，臉也花得像隻蝴蝶的翅膀，脚像漆一般黑，我覺得不是以前的水生，禁不住要盤問他：

「水生！你何以不像從前那樣勤快啦！他們都去做各人的事哪，你還在這裏！未必越大越懶了麼？」

他望着我，一隻泥手不住的在衣角上揩，臉兒早已蒙上了一層可憐的青幕，不說又不笑了。

「哼！……我說是個懶孩子！怎麼不像他們那樣趕活路？」我又這樣重複說，一半是想鼓勵他。

他似乎受不過，大聲告訴我：「這幾天是插秧的日子，今天又是『小滿節』做莊稼的人戶今日打『牙祭』●插秧人數特別多，他們當然要回去幫忙嘛！」

「好道得。你們不也是做莊稼的人戶麼？」我很驚異。

「唔……去年……收割了……老板就叫我們搬家。那時，——

——有兩個園丁在我們家裏守穀子，不許我們擔起走。搬到伍家老板這邊來，我們就沒有再耕田了……」

「是做莊稼的人，爲啥又不耕田？」我追問。

「我不曉得爹的！只是他要死的時候，我們跪在他前面，媽在旁邊哭起來，他才抖着聲音說：水——生！你們以後發達之時，遇着天旱年生，要佃客搬家，在他欠好多租穀，第一扣除不得『押佃』㊁害人家出去租不到田耕，一家人活活餓死——他——爹——還沒有說完，嘴一歪，眼睛就定了；媽倒在地上哭，我們看着爹不動，也哭成一團。」水生說到後來，眼眶漸漸濕了，嘴巴也是一扁一扁的。

我的確忍不住了。起先看了他的模樣，我還不曾料到他家發生過這些變故，還冤枉他是懶孩子。這陣，他衣服上的膩垢，我了解了，花臉與黑脚，一起我都了解了。但是眼見他就要哭出聲來，又不能不借事支吾着他：

「眞好喲水生！做起莊稼多少活路，累得你一天空不到一刻兒，眞苦！我以爲你現在比那些孩子快樂多了，安逸多了……」

「×先生！不做事倒好，就是沒有飯吃，閒或餓得肚子痛！」

我的話不但沒有甚安慰的效力，而且還更引起他傷心。接着，又問他近來的情形：

「近來你們每天做些甚麼事？就說沒有耕田，總還有點事哇！水生！你說着。」

「有事。隔一天我又要到田家坳坡上去挖『觀音米。』㊂今天是母親去的，所以我得空到這裏來。」

「觀音米是甚麼東西？拿來做甚麼的麼？」我很希奇。

「不是，人吃的。」

「哦！是不是白泥？這年生都有人吃那傢伙喝？」我忽然想起了。

「就是白泥。嘿！還担心沒人吃！每天去挖那傢伙的，至少一處都有七八百人；不精靈的等到天黑都不容易候着輪子……」

水生才說到這裏，那羣孩子又跑來了，無根生有的拉着水生就走。

「你們到打了『牙祭，』我還早飯都沒有吃呵！」遠遠的還聽着水生在叫。

㊀ 四川土語，即是說吃肉，爲摘缺的人慣勞的意思。

㊁ 四川的自耕農極少，大都是佃地主的田做；這押佃就是抵押的銀子，少交了租穀就要扣除你的。

㊂ 白泥的又一类名。

## 大足的一日

影三（四川）

昨夜因爲在茶館裏和幾個街頭熟識的人擺談「唯武器論」和「天命論」的亡國謬見，得到他們的接受，談得高興，把時間延

還了一點。今天起床，已經不早了，匆匆地吃了早飯，便抓着兩本教學法跑向學校去。

走到校門前，那座從不被我注意的小小的土地廟，突然把我的視線吸住了。那香爐裏以及廟前的泥土上都滿插着香燭；還有人正把新的香燭添進去，虔誠地在那裏頂禮。這喚起了我的意識——今天原來是舊曆的四月初一了。同時使我無意識地記起了佛婆婆們的兩句常談：「初一十五一炷香，一家大小保安康。」這兩句標語，在一般勞苦大衆的腦中，一定比我更要深刻。在這個苦悶的年頭，一切行業都沒有辦法，大衆的生活一天天增加不「安」，更不說「康」了。他們除了抗爭的一條路而外，不在每月的開頭或一半的時候向菩薩所禱這一月的「安康」還有什麼好做呢？談起這個土地廟，我記得原來是一座瓦屋。當我四年前離開家鄉的時候，恰好坍倒了。現在雖然規模大大的縮小，改建了一座石棚；但究竟也還莊嚴，至少不至使土地老爺淋雨了。這是菩薩走運，也正可見大衆們擁護他的誠心。

走上講堂上「自然」課，因為剛才的觀感還在腦裏盤旋的原因，不覺得由一個枝節的討論引上了「神」的問題。這些年青的女孩子多少都從她們母親和社會承襲了一些「神」的信仰的，我於是用了一個邏輯的方式向她們的信仰進攻：我首先問她們：「木石和泥土有些什麼屬性？有沒有知覺？」她們都根據自然教科書正確的回答了。然後我又問：「菩薩是怎樣做成的？」

「是雕塑匠用木石和泥土模做人的形狀做成的。」她們又一致的回答了。

「那麼，為什麼要去相信那沒有知覺的東西呢？」於是我作了結論了。素來對我信仰很好的孩子們大部分都接受了。

「但是，先生！菩薩是受了香爐靈驗了的呀！」一個頑固的孩子發出反對了。

我於是把香爐只會把木石薰黑的道理講給她聽。最後大家都沒有異議了。我趁勢大舉進攻，把「神」怎樣發生？怎樣演變？怎樣被統治者利用？怎樣阻礙進化？……一一說給她們聽。最後我叫她們要把頭腦裏的「神」掃除乾淨，並且舉起兩手在額上做着抓掉的手勢。她們大家也就興奮地做着同樣的手勢。在手臂的動亂中便下課了。

再上了一堂「算術，」這一天的工作便算完了。

回家的路上，走過那座前任縣長在半月前剛才改修好了的莊嚴的縣政府大門，那裏又在搭着木架開始拆除了。昨天別人說「新縣長迷信風水」的話，是被證實了。我狠狠地向那牆壁上貼着的那張嶄新的「紅告」釘了一眼，感到特別的失望和忿怒。

每一個新的縣長到任時，我總是懷着幾分期待的心情。自然，「狗嘴裏掉不出象牙來，」我並不是期待着他替我們解除幾分痛苦，或者辦些對我們有什麼好處的事。而是要看他變些什麼新的把戲。

當前任縣長被人在省政府告他侵吞公路款子有撤換的消息以來在報紙上便見到接任的將是這「清官」之名風傳遐邇的×縣長。一般人都熱烈地「引領」望着我的好奇心理也跟着抬頭起來。

期待了差不多半月之久，這位可敬的縣長直到前兩天才坐了一架「滑桿」（一種簡陋的肩輿）飄然地蒞臨縣城。

果然「名不虛傳」他一身簡樸的服裝便給人一種不同尋常的印象。——一套皺紋累累的青布中山服，一頂泛黃的舊草帽，一雙補上幾個疤的皮鞋。其次他的爽快的性情也很適合我們青年人的理想。他到縣府不上三十分鐘便貼出了那張惹眼的「紅告」不上一點鐘便叫了一架和他那一身裝束相稱的黃包車沿街「拜客」我見了這一切，我知道他的把戲比別人耍得更高妙，更可怕。於是也給與他更多的注意。

昨天一位朋友告訴我，說這位縣長對於「風水」的熱心，也不下於貼「紅告」和「拜客」在「拜客」之後，便拿了「羅盤」在縣府和他兼代局長的徵收局各處照看，並在牆壁上寫了些「×山×向」的標誌。最後他判定縣府的頭門過高，「大堂」過低，是歷任縣長「官運」不長的原因——因爲那是一個「奴欺主」的形勢呀！並且說前任縣長要不是運氣好，還會丟命在這裏呢。於是他便決定他「下車」後的第一步「新政」——「改造縣政府」升高「大堂」拆低頭門。并且聽說第二步還要把「北門」（城門）改道呢。

這些話別人雖說得很眞實，但我還不相信他的戲法會變得這樣拙劣。可是他今天果眞就實行起來我除了佩服他「快幹」的精神而外，只有「失望」了。

我心裏咒詛着走回家去。

下午在街頭見着這裏唯一的娛樂場——川陝劇團的遊行廣告牌上面用金字寫着：「由陝聘來馳名花旦筱翠芳今夜登台，主演父女別。」角色是新的，連戲名也是陌生的，使得我這不常看戲的也好奇起來，決定花幾個銅板去一看究竟。戲開始了，才知道所謂「父女別」原來是王寶川出相府的一場，而所謂「馳名花旦」也只是原來的一個武生改行「反串」我們只好叫着「受騙」而戲園却賣了一個「滿座」——這是「毒針」風潮發生以來，許多天沒有的現象。

說起「毒針」的事，也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不知是誰有意或無意的造了那樣一個風潮，說：某國人收買了一些漢奸，用毒針刺人，被刺的人當時是不覺察的那針毒却非常厲害，「見血封喉」這風潮自川南方面莫名其妙的發生以後，各報紙也就莫明其妙的瞎登各縣政府也就逮捕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嫌疑犯，那些嫌疑犯被拷打不過也就招認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供狀。這風潮一天天傳播開來，傳到了大足，前幾天也就有幾個神經過敏的人，說他被刺了。於是治安當局也就「儼然有介事」的沿街佈警禁止行人

互相觸碰。這樣一來，便弄得滿城風雨，人人自危。戲園老闆卻因此大倒其霉了。一般人都把羣衆集合的場所視爲畏途，只有那膽量大的人才敢於去看戲。

現在風潮雖然已經平息得多了，一般人還是一面看戲，一面仔細地留心着周圍的人。戰戰兢兢地看完了戲，悄悄地回到家裏，睡覺。

# 南充的一日

譚儀父（四川）

在這有意義的一天，我的精神眞是很緊張了！很早就起了床，天氣仍然是黯黯地沒有雨意。照例蹓到學校後面農場裏去散步，清新的空氣裏，散出淡淡的露水的氣息，嘹亮的布穀聲在頭上旋繞，傭工們開始在實驗農場上作工了。

四川蠶種改良場，就寄居在農場裏的我們的教員院和農科教舍裏。這裏最近變成了我們全校的趣味中心。我蹓到養蠶室樓下，白衣姑娘們都在忙着工作，紅樓一角，珠簾映掩，忽然引起了我飄渺的詩意。我們窮學校經他們借居後，以四萬塊錢的設備費經營，居然令校舍改色。可是我們教員們眞忌妒他們極了。我們六折薪水還拿不到，那些下江蠶技師動輒二三百元一月。今天我看到蠶已上山，他們的任務將畢，不禁又發生了我的感想：代表土著民族資本的盧作孚廳長上台後，這一切新興的建設大政，能夠復興「四川出口繁榮」和絲業中心的南充的絲出口嗎？

蹓到後門渣滓堆，看見他們棄掉若干病蠶的地方，我今天給它一個新名稱「蠶叢塚」。

再蹓到校門首的公共體育場。担負了復興農村任務的甚麼「農村合作訓練班」的布招牌，可憐地在空中飄蕩。場中新搭了一座閱兵台，今天恰恰是「二期壯丁幹部訓練班」行畢業禮。訓練班隊員們正在場中吃早飯，七八個大飯罈冒着騰騰的熱氣。我正看完顏料行貴族職員們打網球，回頭瞥見十餘個形枯骨立的婦人孩子在隊員們飯場上亂竄。我走近一看，才知道是饑民們在撿罈裏的剩飯。我不覺又感傷得愴然出涕。在饑荒的四川環境中，養成了我神經衰弱，自己也抱怨自己。鐘聲催我吃飯，想起我們吃的鹽是人民的糧款，而南充農民鹽是吃菜葉過日子呢！

飯後，上了兩點鐘課，照國文課本教一篇古文，是「句踐棲會稽」的國語文，而還古典的「國難文學」選本，學生們也聽得無聊。

十一點鐘，聽見軍號音起，壯幹班在行畢業禮了。趕急跑去參觀。專員來賓擠滿了台上，隊員們整隊前列。看得似乎沒趣，忽然嫋嫋婷婷一個女人向台上走去，俏窄的新淡青紗衫，雪白花邊馬甲襯內，肌肉豐顯，乳峯高突，奇怪的新裝，把那些鄉間來的壯丁們看得眼貼貼的，有人說那是專員的女監印官，月支薪四十元，尙兼其他內務。講演開始，政治訓練員像驢一般嘶叫着。我耐心聽一陣，是

甚麼「國民武裝基礎……救國惟一工作……日本在鄉軍人的精神可佩……四川實行了新政……一切有辦法……」零亂地飛入耳中。

下午，急急上街找材料。悼悼地跑一陣，所見無非是死一般的沈寂的城市。絲業時代的繁榮那裏去了？店員們，行莊老板在打呵欠。沈寂得一點事故也沒有。人們潛藏着的悲哀，我又那能挖得出來看呢？

到公園去吃茶——可算四川第一貴族茶館。紳士們在樹蔭下打瞌睡，娼妓在同這公爺們在周旋打笑。只聽到一個消息，保安隊長被大股匪圍攻前日已打穿胸膛了。

五鐘，又跑下鄉。除了看見三五冷落的絲廠烟囱，在荒涼的郊外，與古塔爭輝而外，甚麼消息也沒有。

有意義的「五二一」就匆匆地消逝了！

我想起今天有若干若于人同我一樣緊張的注視這一天，爲文化界盡一義務工人的能力，就不覺得高興起來了！

## 編隊

白文（四川江安）

朝陽初昇，金黃色光粒柔和地灑遍原野，田中青秧幽幽，出水已三四寸。

這裏是一片草場，位置在濱揚子江和淯江合流的一個古舊的城的西郊。

「兩年前因駐軍×團長的嗜好，遂染給一般公務人員與士紳；進行募捐和縣府的罰款俱很順利，於是荒涼的草場上，以三合土築成的網球場居然首先在它左角邊地出現。

而今時過景遷（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只剩兩另足球門孤另另東西對立，花三千幾造的尙未竟功的休憩室之前，一座旗台新近落成了。

公共體育場一變而爲「保衛者」的養成所，本無足怪，且是善於利用廢址。

此刻，蕭總隊附正興冲冲打大路那邊走來，雖眼睛紅紅地，顯然瞌睡未足，但一個極其可敬佩的，自認擔上滿付重担的青年，能顧到本身受累麼，應以整個國家（民族）爲前提呀！

他身材矮小，配着全付武裝實在不大相稱。嘴唇薄薄的，尖下巴，眸子不光亮，瞅人時却帶一種堅定神氣。

縣立小學校長常常逢人便說：「老蕭搞這個行道眞拐。從日本回來以後，他的水彩畫確實可觀呢，哎丟了太可惜。」因他們頂搭毛長大，彼此很相知，又會在北平某私立藝專同過學。的確，那事城中的人們全都莫名其妙，他竟會接了蘇雨白的下手，當專員公署調壯丁幹部受訓時，也親自去擔過好幾十天苦哩。

於是謠言風起，而他只笑笑說：

「自來我就滿經簡單，不懂得什麼。」

像有定規的海潮一樣，不久也就風平浪靜。

「嗯，還沒有人……」他向操場裏一瞥，自言自語地說，不由皺皺眉頭。昨天曾吩咐打更將四門傳過鑼，壯丁準一早齊集，又再再叮囑過幾個聯隊附。「天還早呢，」他心想。繼而一個古怪念頭，下意識地湧出，分明聽見了橐橐馬靴聲，待掉頭望時，却又什麼都沒有，只一條畢直畢直靜悄悄的大路，擺於面前。

「啊！一天就弄歸一了麼，頭回他們好不蝕力，到底是你老弟——嘿，有才能，……那瞞明兒早晨就編隊，我們在苦幹硬幹之外，還要加上快幹哩，你說是不是？哈！哈哈！」胸中的陰影漸漸溶明爲笑迷迷底臉孔，大指拇是豎着的，一樣不能言喻的快感，於他心底波蕩了；把挨門挨戶像說佛樣地掛名字掛了一個整天尙殘留着的怨煩摒除淨盡。

儘低頭在操場上走來走去，集結於草中的露珠潤透鞋襪也不覺得；天際浮雲，遠山籠霧，遍佈着的靑翠的竹叢，凡足引起人性飛神越入於超然境界裏的景與物，好像都和他漠然無關，而這恰巧是從前極度留連着的。

「吹簫總隊附，眞早啊。」兩個聯隊附和壯幹訓練班畢業的一些同學走來。

他微微頷首，以似乎含有督責的語調說：

「唔，不是說過把他們第二期的今早晨弄來編好麼？」

兩個聯隊附互相睞睞眼睛。那看去不到二十歲的圓臉的年靑人冲口而答：

「剛才我們又跑去找了小隊長些一趟，叫他們把各自區域內的趕快催催，不是弄個嘛怕早已來了咧。」

「好吧，我們先拿旗升了再說。」

升過旗。他們幾個後來的聚到一邊，興高彩烈的在談論着什麼，給簫以一個不瞅睬。他心裏極其不痛快，但表面上只能翻着白眼瞻直瞅。

叢生着髭鬚的那位，人畢竟老誠一些，總覺得有點不過意，迴身向他搭訕着：

「嗨，總隊附，你說究竟是從個的嚨？昨天小什字又錐着一個。」

「放毒針的麼？」

「對了，你說不是××國人指使幹的，那個又來淘這種神麻？」

他懶懶的笑笑，不置可否。這放毒針的消息從敘府一傳出後，此間市面立卽惶惶，不兩天，街頭巷尾竟傳言某某遭了，因此他常爲一般憂時的親友們詢問得疲於作答。

「呃，」那個眼睛一瞪，做出煞有介事的樣兒，「我親自見到的呃，是個挑柴的婦人，在膀子上，當時一亮出來看啥、當眞跟她錐個紅印兒，沒多會她就喊口麻，後來街坊上兌得有藥的幫補她點，才打發走了。」

「哦！」一個人打驚打張地叫了，如忘掉什麼大事或一團悶氣被驚得慌急：「我都碰到呢，在天埂上，她一路走還一路嘮嘮叨叨哭說：『不曉得錐我們乾人做咪子。』那樣兒眞有趣……」

「穀了，穀了。」蕭總隊附不耐煩起來，「還是請兩位去看看吧，怎麼還沒有影響呢？」

團臉的年青人心裏暗罵：「保氣！」大家都只你盯我一下，我盯你一下的沒誰開腔，也沒誰移動腳步。

這使他很難爲情，不知覺的朝地下吐把口沫，（在平時他最恨這舉動）無緣無故將腳邊一朶黃色的草花踏得稀爛：「渾蛋，渾蛋」喃喃地唸着，但却很小聲，站到十步以外的人是聽不到的。

漸漸，長衣短裝的，陸陸續續約莫到了三十來個，空曠的場中頓呈活潑氣象；鬧着，跑着，因爲盡是不到成年的孩子和年青人；有誰更拿出一個小皮球，立刻，大家都圍成一個圓圈，連兩個聯隊附也去參加踢了。

太陽已離開山頂，如脫離羈絆的駑馬般奔向太空，長長的光之箭伸張了，田中的蒔秧者停住歌唱，把滿腔不能發洩的怒意鱉入胃裏。

蕭總隊附乾愕了一會兒，區隊長和聯保主任原是約過定要來的，也還未見到，自然總隊長（縣長兼）公務倥忙，是更不會親臨的了。

「啊……噢，」是吃飯的信號，農家在招呼田裏工作的人歸去。

有誰尖聲尖氣地唱出：「哎喲喲，我的肚子餓了咧。」人們立即鬨笑了，蕭總隊附聳聳肩，背轉身去。

幾個小隊長急急的跑來，軍帽頂上全都有道黑圈圈，是汗水浸透所致。他似乎找着了一個很好的理由，舉手還禮後，等不及他們報告就眉毛向上一剔：

「怎麼的，昨天不是吩咐過你們麼？」臉色陰沉沉的，語音極其重濁。

一個黑滲滲臉色的小伙子，忿忿地向他瞥了一眼，翻着一雙厚嘴唇：

「報告總隊附，不是我們躲懶，昨兒晚上跑了一個圈圈，今早晨走到這個時分，那不來又有什麼法子？平時候盡都是些熟人，眼睛楚鼻子的——」

「是呀，又比不得月月領餉的大兵，白花去一早晨不上算，還要餓着肚子各自回家吃飯，眞是奈何他們不得。」那素來純良的徐少海本想討好兩句，可是說得不圓婉，反使蕭總隊附激怒了：

「怎麼？你說咪！嘿嘿，是我要自找麻煩囑，長行跟你們說：爲國家，爲國家！」他把「爲國家」三個字咬得很脆，使兩個聯隊附居然停球不踢，跑了過來。

「做咪子？」長方臉的那個插在中間問。蕭總隊附反而一聲不響了，愕然地瞅着他。

「算了，算了」長方臉勸慰着，「頭回蘇雨白足足搞了七次繦縕襤，這回又多掛了一隊人，我看還是把他們（指到場的壯丁）先叫回去吧，讓總隊長去生方，」舐了舐嘴唇，輕笑着「難道叫你我一個一個的去拉麽？」

他想了一想，只好點點頭。

到場的三十多個壯丁，一窩蜂嘰咕着走了。他們也只好移動脚步。

「哎，這眞不是辦法，」徐少海忘乎其形的突然的講出，並未向着任何一個，「你想，抽的丁多半是些生意手藝人，有㗎囉！擺明其白的，找點吃點還要供全家，担擱一早晨就去了多大的事了啊！還不說叫他們挖腰包打軍服那些。」他又長長的歎口氣，頓時覺得身體輕鬆好多，因把結積已吐個乾淨盡。

蕭總隊附默默地盯住那個背影，臉上的肌肉似乎收縮得緊綳綳的了。

「喝，可眞眞聰明了，就是你那個話，他們只曉得幹麻就幹，但是……」長方臉的聯隊附向講話的那個斜瞟一眼，掉頭笑向蕭說：

「嘿，總隊附，頭回第一期畢業舉行的檢閱可給你爭了面子哩，該請請我們吧？」

「哦……」他漫應着，那天的情景慢慢於他腦海中展開了：

——嗨，畢竟是你老弟，唔，他們那些成什麽過場，眞眞名將必須出於儒者了，哈哈哈！……是總隊長（縣長）當着人衆的讚語。

他不禁興奮起來，臉上有了笑意：

「好，在四時鮮早飯，一齊。」

長方臉幾乎笑出聲來，把手巾掩住口，裝做咳嗽，他原意想拿那個的話岔開，不圖竟會弄成眞的了咧。

「嚇，慢點走咧，總隊附請吃早飯。」

「㗎囉？」

「總隊附請吃早飯，油大！」

幾個搶前走去的小隊長，都立定脚跟等待着，臉上全顯出高興的神情。

他又陰沉沉的了，感到很疲倦。

# 第十五編

# 海・陸・空

# 規律圈內

安磐石（杭州航校）

「達的達答……的達的達……的達達的……的達達達……」照例一分鐘也不差的起床號又在五點一刻響了起來。

同室中的八個人都一蹶從被內爬出，急急的穿軍服，整理內務，再跑向盥漱室。牙刷潦草的刷好，臉一點還沒洗，區隊長令集合的尖銳哨音又傳到耳邊；眞的，三年來嚴格的訓練對於每日必有事務的處理，不能說是不熟巧不迅速，然而每天早晨從吹起床號以至區隊長招集集合的這一段十分鐘的時間，一直到現在仍感覺着是不敷分配；忙把手巾在盆裏一浸，拿出一擰，胡亂的向臉上一抹，算是完畢了洗臉的程序，大步跨到廊前。

照例站隊，報數，點名，呼口號，整隊到操場。十五分鐘跑步之後，健身操開始。忽然悠揚的升旗樂又在奏起，千餘人都筆直的向着校部立正，微風裏國旗徐徐的升到旗杆的頂端；升旗禮畢後，沒繼續操，集合在一起，由政訓處徐科長訓話，大意是「平時要當戰時看，」只三四分鐘話語却很有力，又算是一次的「忙裏可學。」

五點五十分散隊，歸來的路上，看到家枚棠氣象台上拖起了近幾日來很少懸過的白心青邊長方形的飛行旗，牠告訴我們高空低空的氣流都好到極點，今天是一個最適於飛行的天氣。

六點到了，排隊，報數，早餐。

飯後，匆忙的脫軍服，換飛行衣，六點二十分鐘，我們整齊的行列已經擺好在飛行場棚廠的前面；飛行科長沒有講話，我和同組的王帶了保險傘，於停機線的中間找到我們的組長，全場的許多發動機都在怒吼，遮掩了組長的話音，只零星的幾句聽在耳裏：「……成隊……海邊……注意距離間隔，……」組長已跨入845號的××機艙中，我和王也分別跳上856和858號的座位裏。敏捷的「試車」以後，隨着組長的首機滾行到起飛地帶，排成品字形，對正T字布，開油門，蹬舵，拉駕駛桿，機身由快跑而升到空中，兩個上昇轉彎出了航線，機身在三千呎擺平，氣流勻均的很。初夏的田野如一方碧氈展在下面，滬杭公路狹似一條白帶在桑竹叢間迤邐遠去，回頭一望，校部飛行場上許多黃色的教練機，正在紛紛起飛，好像一個爭着離巢的蜂羣。螺旋槳嗚嗚的唱歌，晚風急促的從耳旁掠過，喬司，海寧都在脚下退向後方，錢塘江的水面逐漸開展。組長首機的副翼忽然頻頻擺動，告訴我們正式課程的訓練業已開始。

一度的鑽昇之後，高度表指到五千呎，在組長巧妙的操縱下，首機許多動作不同的花樣連續的表現出來：大轉彎，中轉彎，小轉彎，鑽昇，俯衝，上昇轉彎，下降轉彎，S式行進，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王和我細心的跟在首機後方的兩側，保持着永遠是五六公尺的距離，隨着首機作一切的活動。

丹日從晨霞裏沒出。層層波浪，從天邊捲來，點點白帆乘風遠

去。突然，組長的首機向下俯衝，我和王緊緊的跟隨，直到一千呎的高度，組長才把機頭拉起。這三千餘呎的急下降的動作，太不像是科目的練習。仰頭向四處探望，啊，××架轟炸機成一斜縱隊，正從乍浦海面巡邏歸來，高度約是四千呎，轟炸機隊的上面更有××架驅逐機排成三個梯隊在上掩護。組長領我們急下降的意思我明白了，是把上空的地位，讓給他們負有重要任務的機隊無阻的通過；是的，在運動場上我們不是也常常把我們自己正在使用的球場讓給行將和別的學校對抗的本校選手麼？

十點正，我們飛回，平安的在校部機場着陸，在飛機情況報告單上畫了ＯＫ以後，於我自己的飛行紀錄簿上又寫上了兩點三十分。組長的講評還好，並告訴王和我下午一點半二人共駕858號××機到甯明飛行場報到，練習空陸聯絡，鈎通信袋。

回到校寨，洗臉，穿衣；拿起東南日報一看，華北走私日愈猖獗，日方大舉增兵平津，對於我外部的抗議毫不介意。政訓處蔣處長的話不錯，中×兩國間的糾紛，只有用鐵血才能清算！

十點半上學科，氣象台胡台長講「長途飛行與氣象。」十一點半下課，收到兩封信，一封是同班趙大哥自太原寄來，一封是同班葉正自成都寄來。趙大哥說他們每天都飛往晉西一帶偵察，和砲兵隊合作的很好，命中率極大，現在山西境內已無匪蹤。葉說他們剛自昆明調回成都，日內或飛往康定繼續剿匪。立時覆葉一信，上面有幾句是「……把投彈盤上的公式記算精確一些，努力擲彈，希望你今年底能凱旋回到杭州，大家準備勇敢的迎接一九三七年太平洋上血腥的風濤！……」

十二點午餐，飯後給北平的四弟寫信，讓他準備暑假到南方來投考航校和軍校，發信後到圖書館看雜誌，並借書兩冊，一是斯文赫定的新疆探險記，一是希特拉的我的奮鬥。

一點二十分和王到飛行場，檢查機身後，共乘858號××機飛向甯明飛行場。每人鈎通信袋八次，各有一次沒鈎上，原因都是因了機身離地太高。三點半從甯明飛行場飛回，半途遇見老毛子甘德領着××機×架練習低空，機身有時比樹頂還低，技術眞棒，這個令人敬慕的美國大尉啊！

着陸後，見在杭開年會的五學術團體正在飛行場參觀，我想他們對於我們的一切，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滿意的印象回去。

回到校部急忙的洗臉換衣，三點四十分上講堂，練習無線電拍報，四點半下課，四點四十分課外運動開始，我和王沒打球，同到游泳池游泳。

五點四十分運動完畢，換衣，洗澡，六時晚餐。

晚飯後，降旗禮畢，同王到俱樂部，坐在高大的收音機旁，王隨便把調節週波的廻輪一轉，竟接到羅馬電台凱旋曲的放送，使我們不禁談到現在正在米蘭義國空軍中實習的同班譚和其他留學海外的學友們！

七點鍾和七八個同班到政訓處開政治小組討論會，尹教官

主席，題目是：「擁護領袖與民族復興」開會回來上自習，預備明天許要考試的「飛機構造學」，並與王合畫魯易司機槍剖面圖。九點下自習，站隊，點名，呼口號，這時夜間飛行的××組，正在陸續起飛，遙望機場明亮如晝，機隊在頭頂經過，幾次打斷了區隊長在點名後的訓話的聲音。

九點半熄燈就寢，飛行場上廻旋燈有規律的光圈，仍不時從窗邊掠過，機聲嗡嗡傳入耳鼓。在床上忽然想起五年前的今日正是在瀋陽遊北陵的日子，一時蒼松翠柏，碧瓦紅牆，都到眼前。美麗的北陵啊，何日才得重遊？長城下的故鄉啊，何日才能歸去！

明天是胡家枚教官逝世兩週紀念，決計於飛行時，同王飛到西湖半山航空烈士墓的上空，盤旋幾個圈子，關小油門，低低的拋下一束鮮花！誨人不倦為國殉身的胡教官啊，我們永遠的憶念着你！

## 從早到晚

述先（在浙贛鐵路上）

正在廿日和廿一日交替的午夜十二時，浙贛鐵路的一次快車，於鐘聲汽笛聲的熱鬧場合裏到了金華。

下一班的押車同志，在十餘分鐘之後，到來了。我們交了班，就下車去。離了電炬輝煌的車站，在黑暗中，踏着凹凸不平的碎石子路，我與石同志悄然的返回排部，倒頭便睡了。

所以廿一日起始的五個小時，我全把來用於昏睡中了。我的正式活動時間，是在五點鐘以後的白天。

五點鐘是命令的起床時間，那時我因疲勞太甚正在大夢方酣的昏睡中，鐵面無私的號兵，按時吹奏了早起的號音；這一曲號音，是具有悲壯奮發的情緒，更帶有不可違犯的軍令的尊嚴，因此號音一響，大家像準備逃跑那樣似的很迅速的起了床。

十分鐘作為整理內務，洗臉，穿衣，大小便的時間，很快的過去了；早操號音一響，馬上整齊的排面站好，排長率隊出衛門早操，馬路上跑步去了。

我是江邊隊部押車來的，可以享受不出早操的權利，待他們隊伍走遠之後，我自己到球場上，作了適當的運動，並且拉了幾次鐵槓。然後回到講堂上，作我的工作。

我們的講堂是設在廟廊裏。同志們都早操去了，住所裏被一種早晨的靜肅籠罩住，我寫了我昨天的日記，差不多鋼筆尖與紙面互相磨擦的聲音都很清楚的聽得到。這種靜穆，不多時便被早操回來的同志打破了，全院又陷入嘈雜。

看了時計，尚差卅分鐘，就要開車了。上樓去（廟裏的戲台）全副武裝了，拿了另另碎碎的東西，——最累贅的要算張同志託我攜帶的一包金華蜜棗——很費力氣的走往車站。

今天的天氣很好，車站上旅客也很多，大家都鵠立在月台上張望着蘭谿來的早車。看着手執紅綠旗的道夫，車長，站長，揮動着

旗子，指揮着一列車，來往於軌道上，也是很有趣的事。

我拿了照相機拍了一張月台上旅客的照片。候了不久，蘭谿的早車來了。旅客都爭先恐後的擠上車去，我很担心擠死幾條人命呢！這樣一想，「新生活」是絕對必要的啊。

車站上的預告鐘打了幾下，機頭上的汽笛沉長的叫了一聲，我跳上車去。車身慢慢的蠕動，由慢而快出了車站，終而這龐然大物憤然的不顧一切的向前途衝進了。

我們惟一的任務是軍事警察，在車上也以軍人爲我們的惟一對象，其他主掌乘掌的任務，又在其次。車開之後，我們從頭到尾查了一遍，發現了一位軍官帶了一個兵。不但軍人是如此其少，即便普通乘客也是不多。很多的座位是空着，而且有整整三個車箱無人坐。二等車裏除了我們兩個押車的憲兵，還有二個本路上派免票坐車的職員，其餘的位子仍是沒有人坐。自然是大貧小貧總是貧的中國人，誰有閑錢擺架子享受二等座位的舒服呢？每次上車，總見二等車上坐滿了本路的職員，外人少有光顧的，因爲是自己包辦，所以本路營業非常倒霉。

大概是快車要絕對打票的緣故，今天的軍人同往常一樣的很少，倒免去了管閑事的很多麻煩。我們到江邊爲止僅檢查了幾個所謂軍人，結果當然是不能說很圓滿，爲免得老鄉們動武起見，不過是委曲求全，正像我們政府的對外交涉，以不了了之！

檢查完畢，叫了兩客飯，兩個人慢慢的吃完，已過去兩站了。

普通一般的形容熱鬧場合，總是拿輪埠車站來比，但是經過浙贛路的人們，就曉得這種說法不能一概而論；至少在目前的本路各小站情形是不同的。除了交通比較便利的幾站而外，其餘的都是死沉沉的，連一個單身旅客都是稀罕的。往往每停一站，只發現一個路警，一個站夫和一個站長。使人疑是在西伯利亞之一角，情形夠荒涼了。全線車站要以白鹿塘爲最小，我常呼之爲「世界上最小的車站。」月台是用枕木暫時堆成的；站房是借用着一間破廟，站長是像和尚那樣看守着這座破廟。

今天所經過的幾個小站，眞可憐極了。三五個有冤無處訴的鄉下人，憔悴的面目，木鷄那樣呆立着，——你會想到他遺失了什麼東西，終於很不自然的走上二等車，看了一回，又坐下。待那車僮發現他不像時，便請他到三等裏去，他莫明其妙的，瞪瞪眼走了。二等車裏的高等乘客哄然一笑。

車停義烏，上下旅客都很多，一時車箱都擠滿了。有雄雄糾糾的軍人，有奇形怪狀的鄉下老太婆，有所謂西裝革履的摩登青年，及六分摩登的「花瓶」有露着黑粗大腿的鄉下人，寂寞的車上添了不少的生氣。

義烏過去的一站蘇溪，比較一切別的站都要使人注意，那就是在這一站叫賣的小販特別多的緣故。其他各站都無這種情形。達到車已停站，就聽得裂破嗓子的那樣喊着：「鷄蛋呀！買！……」同時從車窗裏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們被擯棄在柵欄外　可憐

情形；儘管那樣拚死命的喊着，可是無人問津。失望的要落下淚的苦臉，眞難爲情極了。今天我特別把他們當中的幾個可憐的尊像，攝到鏡箱裏。

在多雨的南國很不易得的今天的明媚天氣坐上本路的區間車，瀏覽一下浙東的景物，是很値得的。在車輪軋軋的車上，每分鐘都有不同的山水人物映入眼底。於賞心悅目這一點上，浙贛路要算是首屈一指的了。牠不比津浦路的廣漠無垠，膠濟路的單調乏味，隴海路的悲涼寂寞，京滬路的烏烟瘴氣，牠具有誘惑的大自然的美。

列車馳騁在蒼翠的山林裏，恍如在公園裏馳車，然而牠的包羅萬象的美的偉大，又不是人工做作的公園所可比擬。現在正是「鄉村四月閑人少，採罷蠶桑又插苗」的農忙時候，憑窗遠眺，耕田的農夫，牛背上的牧童，採桑的娘子，在別處夢也夢想不到的。

一路上食看好景，於午後四點鐘安然的到了江邊。這個龐然大物，把我們吐在站台上，我順着往常走慣了的路返隊。可是今天早晨我們已搬「家」了，往常的舊路走不通。

解除武裝之後，就吃晚飯。因爲今天「打牙祭」，又有很好的菜佐餐，口福可說是不淺了。

吃飯不是白吃的，隊長又叫我們把階前的一大堆垃圾塵埃打掃乾淨了，纔得到一天的最後的休息。眞的人生應當這樣勞勵嗎？

我們的新居是一排很高的大廈。上層和下層的一部份，住滿了鐵路上的員工，其餘的一部份，就是我們佔領了。比較原來的四等平民的住處漂亮多了。又寬大又潔淨，今後我們的住的問題可無後顧之憂了！

夜燈初上，住在我們上層的工人們，高聲喧嚷着，緩緩低吟着，口琴二簧以及羅曼斯的流行調子，一齊演奏着，整個的院子似乎陷入別一個世界裏，我眞不相信是在中華民國之內呢。

八點鐘，點名。上層的羅曼斯工人，都是露着驚奇的譏誚的臉色，參觀我們的稍息、立正、敬禮、傻瓜的拙笨動作。我想他們定會啞然失笑的吧？

排長領導讀陸海空軍軍人讀訓十條：「實行三民主義，捍衛國家，……」及黨員守則十二條：「忠勇爲愛國之本。……」末由隊長向全體講話，解散。

九點鐘我疲倦的死一般的上床睡了。

## 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記

兵（浙贛路）

那「哨音」是那麼利銳的刺進了我的耳朵，還在過着戎馬生活的我，老實知道了這是起床的時候。有些似乎很怪那白褥之上白被之下的一條條的人呀，他們大部分只是蠢蠢的動一下，就沒有消息。我呢，却有些奇怪，一骨碌翻將起來，一件衣服還不曾披

到身上，先在一個被人家喊做「妹」的足心裏抓了一下。他醒了並不曾兇我，也像我一般迅速的起來。兩人趕快把衣服穿好，揹起「自來得」一步步到北車站上車去了。

一陣陣的曉風徐徐的拂在兩頰上，不由人喊一聲；倒滿愜意呢！仰頭望望天空，淨索一片蔚藍，太陽似還不曾起床，所以彩霞絲兒也不曾望到。

鐵棚車，牠比我倆更早的已站在月台下面了。旅客倒還不曾望見半個，靜寂得連正在刷牙齒的售票司事的嗤嗤的聲音也聽得十二分的清楚。本來這北站是以拖貨爲目的的，旅客天天都是只有三兩個，今天當然不是例外，一個禮拜押四五次車的我們，一些也不覺得奇怪。

踏上車去，三個布衣的同胞蜷伏在灰塵中，比我們更早了。他們在絮絮的談着「老表話」，我有些不大懂。等到一句「這車連京滬路的四等車都不如啊！」朝我飛來，而且一雙深陷的眼光向我望來時，似乎在問我究竟，我也就意會出他們的意思，也就索性對他說一個明白：「這不過臨時的罷了，說不定一兩月後，會換過的。」三個人不約而同的都微微點了一下首，就在這時候，嗚嗚兩聲，車是開動了。

憑窗望去，浩森的的湖水，蔥綠的稻田，已有人在耘草了。又是兩聲怪叫，我們所押的車又停到南站。這裏不比那面，這裏是你吵我嚷擁擁擠擠的，五七雜八的人已把這僅有的一隻臨時三等車擠得水泄不通。站務員手裏的綠旗一舉，車又慢慢移動，終於一溜烟的拖着這一車旅客和許多貨車一直向前跑去。

顛顛簸簸中，漲紅着臉兒的太陽已把一副和濇笑容送進個「共大無朋」的車窗裏來了。不知是什麼道理，牠的那副尊容竟引得我想起上車時還挾着的一本革命文豪高爾基來。於是擱在膝頭，我直從「紅星期日」看去。

怕人的聲音特別利害的又叫起來。接着車就停下。把頭探出窗外看，此站已是下埠集。頭再往裏收回時，那玻璃窗中却顯出一個患痘者的臉來，仔細一看，不禁一聲叫道。「碰見鬼了！原來是自已佈滿汗珠兒的頭顱呢！」從手巾袋裏取出手巾來擦去汗，又取出日記來；因爲這沒有桌子的車在開動的時候膝頭上寫字太震蕩的利害不方便，想借這停在站上的空兒來寫。不然的話，今日的事就得明日再做，那就太令人難過了！

車到楓嶺頭與橫峯的中間，滿車起了一種嚇人的怪叫。丟下高爾基站起看的時候，只見一個額上佈滿縐紋的瘦削的中年人，提着他的破衣袖兒在指手畫脚的亂叫。我打算在未問以前聽出個原委來好去對付，——因爲那本已擠滿的車上此時秩序已稍見混亂了。那中年人睜圓一雙冒火的眼，握起拳頭來，似乎有些要來對付我的。「先發制人吧？」想，我接着就較大聲的喊着：「大家都安靜些！什麼事，我聽聽！」大家都像敢怒不敢言的暫且不出聲。我走到那中年人面前，低聲下氣的問道：「先生，什麼事？」

「你們利害就是了，還有什麼問的呢！」

「對不起，我實在連個影兒也不知道。」

「哼，把人都摔死了，連理都不理什麼事情！」

我却「莫明其妙」，納悶的站在他前面，誠懇的等他的下文。隆隆的車聲並不因這事而有變動；仍是毫不遲疑的奔着牠的前程。原是牠有牠的使命啊！我這樣聽着，也這樣想。

「好吧！我就把這事對你說，你評評這算什麼道理？」那中年人的態度和平了，聲音也和婉了很多，對我說起來了，「一個我的同伴，就在剛才開頭吵鬧的那地方，跳下車去了，頭摔碎，連動都動不得了。我叫那位拿紅綠旗的先生停車，他連理都不理。一個人命，就只值這多嗎？」

「那人是個神精病吧！」我還是沒有頭緒。

「天知道！他不是神精病。」他急氣的反駁，「更不是什麼瘋子！和誰一樣的精靈，只是少些錢罷了。他就該死嗎？」

「我問你到底知不道他爲什麼要跳下去呢？」我又問「別的後面再說。」

「老實告訴你吧！」他頭往上仰了一仰，望望車頂，然後很堅決的說下去「他是同我一塊從B車站上車的，要到A城去。A城就是他的家鄉。他沒有錢買車票，却混上了車，一路上對我們說：他是家鄉遭了赤匪，逃到外省來的。赤匪雖早已退去，他却流落在外面，想不出回家的方法，最近才遇到一位同鄉，給他幾塊錢路費，可是從P城到B車站，早用得精光，好在距家也只有五六十里路了，但走罷又要一整天，既沒有一個錢自然得不到喫的，又那裏能走動呢？偷坐火車却只要點把鐘就到了。他本不愿做這不體面的事，可是實在想不出法子，才出此下策。到站又怕站上查票麻煩，說不定會挨打，這才決定快到時跳下去，省掉許多的事。我們都千方百計的勸阻他，他全不聽，誰料年青青的，一下子跳，就摔死了呢！」說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極憤懣的氣。

旁邊聽的人也都在唏噓。有的已在揩着淚。

那中年人竟身子一轉，爬到那死肉色的座位上去了，一聲半聲也不響。

我也只好頹唐的坐下來，心裏却不能安靜。竟爲着「這究是誰的罪惡？」而作起十二分劇烈的戰慄來。

A站到了，那中年人下去了，向站台外面的那綠色叢中蹣跚的走着，不久就消失得無跡無蹤。恰恰這時，剛才他所說的那紅綠旗子的先生來了。

「喂！剛才究竟爲什麼那樣呢？」我劈頭這麼問他一句。他扮出一付苦笑的面孔道：「這……也是……的啊！」我再望那窗外一眼，回頭來，打旗的先生已不見個影子了。

當豔麗的彩霞迎接那辛苦了一天的太陽回家的時候，我的職務已交給另外的兩位同志去。低頭納悶的挾着一本日記和一本書向駐所走過一段田埂，兩三節汚濁的小街道似乎也有不少

的轉灣抹角。那破舊的快要塌下的古老房子半熟的刺入我的眼睛。陳背起根七九步槍在守衛。彼此半玩笑半正經的舉了一下子手，剛要開口的當兒，就從煙色的門裏發出一種刺人的聲音來。

丟下陳一直跑進去看是什麼故事。「呀！你來了。」仰德問了這麼一句；我脚還不曾穩的當兒。

「好大的吵聲，你們在吵什麼？」一面解下那背過十多個小時的手槍，急急的問着他。

「不用忙！」老李用他平素的那付雷吼的嗓子和他那豪放的口氣回答，「東西放好，我們給你說個清楚好不？」

「肚子飢不？志傑從套間出來，笑着問我。」

「誰還餓死嗎？」我答他，「在車上已喫飽了；一包蛋糕兩個麵包，四枚煮蛋，又省事又好吃，一共兩人也只花了兩角四分錢。」

「阿儂弗吵咯，阿拉給儂說今天的氣人的事體」仰德學着杭州人的口吻，來了這麼一句，接着就道：「快車回來才走到弋陽的時候，那站長先生的太太，花枝招展的上車來，坐在二等車裏。車開了，她合查票員×君談得很開心。」

「怎麼，你吃醋嗎？」我忍不住問了這一句。

「不要瀃眼！等我說完才准你開口。」他扮個鬼臉再說下去，「過了橫峯到楓嶺頭，查票的×君下車買了一張到上饒的三等票，她拿錢給站長，站長不要，站長却半頑皮的問那×君：前面的兩站票呢？他也同樣頑皮的笑了一聲。爬上車來，嗚嗚兩三聲，車就開了。一位站長太太有錢打扮的那麼漂亮，却捨不得四角錢來買兩站的車票，我想不見得吧！也許這樣才顯得站長老爺和站長太太的不凡，她不是三等票坐二等車嗎？那×君也更……」

咚咚兩聲，他的拳頭打的桌子叫起來，他好似受了什麼刺激，堅決的吐出了：「不說了！就是這一回事！你想怎樣？」

我來時在路上所見的一幕，也從新在腦海裏映過了，我想了一下子，問仰德借了信紙信封，捉起破筆，寫了「主任先生，」以下就敘述了這件仰德給我說的事情。把信封將起來，打算寄到該路運輸科裏去。

取出皮夾揭開一看，不由的喊了一聲「糟糕，」郵票是一分也沒有。

「什麼事？」

「我給運輸科寫了一封信，報告你說的那件事，剛看，已沒有郵票了。」

他拿起信，一張二張看完，從袋裏取出五分郵票來，貼在信角上，一面放下，一面說：「很好，我十二萬萬分的贊成！」

把信放好在枕下，打算明天上車時放到站上的郵筒裏。

穿着一件襯衫，和仰德牽着手，走出門，走到一個甬道，再走幾步，那滾滾的章江在璀璨的星天下，翻着徐波，吟出微唷，款款的輕風拂上兩頰，一天的疲勞煩愁，洗滌了個乾淨。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他忽的來了這麼一句，轉拉着我，

也不回頭，也不做聲的回到寢室。

一陣碎細的脫衣聲後，不約而同的彼此一聲再會！

## 海上生活片段

徐一立（楚同軍艦）

老大中國的軍備，是素來落在人家後面的。尤其是海軍。因為一筆鉅大建造國防的海軍費，早被移作建立徒供貴族欣賞的頤和園了。

現在，東北山河未復，傀儡組織猶存，國難的嚴重情形，正在與日俱增。國家的命運，無時無刻不在狂風暴雨中。當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我們全國同胞，誰都應該負救亡的責任。固然我國的海軍力量是薄弱的，但是至少總勝過沒有海軍的阿比西尼亞吧？然而阿國竟能以鐵一般的精神抗禦冒天下大不韙的侵略者至七個月之久，而我們呢？老是為避免衝突而不抵抗，弄到國土日益淪喪，主權日益失落。所以我們應該明瞭，精神的力量是不可遏止的，與其擁有武器而不戰而亡，不如一戰，那時縱然因了不能抗禦科學戰而失敗，但我們的民族精神可以永垂不朽。雖敗猶榮，有什麼遺憾？

五月二十日晚上的二點鐘，黑沉沉的夜裏，西北風在怒吼。十八艘被人們瞧不起的軍艦，離開了長江口的吳淞，向普陀開行。雖然沿途風浪很大，但是我們並不氣餒，忍耐着前進。我們曉得在困苦中掙扎，才有獲得值得安慰的事業。我們開始操演了！陣法，射擊，……都是訓練的目標。每個同志充滿了沉着的精神，嚴肅的態度。因為我們深信將來一定會有用到我們的一天。

二十一日傍晚開抵目的地拋錨。駐泊陣隊的形勢，象徵着邁進不息的雄態。烏煙繚繞的煙囪矗立得峨然可觀。

## 海軍會操記

鳩（楚泰軍艦）

今天是開始操演的第一天。一切都在昨天預備好。六點起來，洗過臉，跑到尾部甲板上去學 Gerace Moore 深呼吸和踢腿的運動。六點半，下來吃早飯。

楚泰的伙食，雖不算好，也還可以，只不過太少一點，不够吃。幸有皮蛋，是自己從上海帶來的。

今天副隊免操。出發的只有旗艦中山，帶楚同，楚有，楚謙，江元，楚泰，江貞，和楚觀七艘。王司令，英顧問，莫代將，劉參謀，都在中山。

〇六・四五　旗艦令收短錨練，槍炮大副先去預備。

〇六・五〇　本艦致旗語旗云，舵機已修好，左右最多至廿度。

〇七・〇〇　旗艦令即刻起錨，Officer Call 馬上吹。我們都到駕駛台上。

〇七・〇七　中山令出港站班，我跑到尾部甲板的右舷，預備 Take Charge。

〇七·一六 中山令各艦順序成單行魚貫陣出港。

〇七·一八 速率六浬，距離二百碼。

〇七·二〇 中山令跟水痕，航行速率十浬。

〇七·二五 中山令解散出港站崗，我又跑上駕駛台去工作。我的工作是保守距離。

〇七·三〇 致楚有旗語云：予艦舵機有時不靈，故轉向時請稍留意。

〇七·四九 中山令換工作服裝。

〇八·一〇 中山令轉向時用舵角十五度。

〇八·二〇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多行魚貫陣。

〇八·三三 中山令各艦同時向右轉八字（即九〇度。）

〇八·三八 中山令各艦隨隊長艦尾向左轉四字。

〇八·五〇 中山令各艦隨旗艦艦尾向左轉四字。

〇八·五五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多行魚貫陣。

〇九·〇三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單行魚貫陣。

〇九·一〇 中山令另派一員專管旗號兵動作。

〇九·一二 中山令各艦隨旗艦艦尾向右轉四字。

〇九·二〇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分行魚貫陣。

〇九·三〇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分行雁行陣。

〇九·四〇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多行雁行陣。

〇九·五〇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多行魚貫陣。

〇九·五九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單行魚貫陣。

一〇·〇七 中山昇「操演良好，着即傳令嘉獎」旗。

一〇·〇八 中山令各艦同時向右轉八字。

一〇·一二 中山令各艦隨旗艦艦尾向右轉八字。

一〇·一六 中山令各艦向左成分行雁行陣。

一〇·二四 中山令各艦向左成分行魚貫陣。

一〇·三〇 中山昇旗嘉獎。

一〇·三二 中山令各艦隨各隊長艦尾向左轉四字。

一〇·四一 中山令各艦同時向左轉八字。

一〇·四六 中山令各艦向左成分行魚貫陣。

一〇·五二 中山令各艦向左成多行，雁行陣。

一〇·五八 中山令各艦向左成單行魚貫陣。

一一·〇三 中山令各艦隨旗艦艦尾向右轉四字。

一一·二〇 中山令各艦向右成多行魚貫陣。

一一·三〇 中山令各艦停輪時，將艦首向風，俟膳畢後五分鐘再操。

一一·四〇 中山令停輪用膳。予乃下駕駛台至二官廳早膳。席間講些關於操演的事情。記得去年九月，到十寧上，到象山會操，今年在通濟也看到第一艦隊在三都和象山會操，成績一次比一次好。這次還有許多從前所看不到的，比方護送，

海陸軍之同襲同守，封鎖港口，Scouting Conforming，以及各種戰術。

一二・〇〇　船位，北緯卅度東經一百廿三度廿一分。

一二・三〇　中山令開始操演。

今日操演，我除了管距離，減增輪轉外，一有機會便找目的物以求船位。故雖然東轉西轉，沒有 Mooring Board，Maneuvring Board 等儀器，船位還是每十分鐘都知道在什麼地方。

美國有大西洋會操，日本有太平洋會操，美國都有。我正在夢想着我們也應該有一日一百五六十艘軍艦，七八百架海軍飛機，雄糾糾地睨視着太平洋。這次參加的兵艦雖只有十八艘，但是這種意義，和他們卻沒有軒輊罷。

今天的操演完畢，走到很外面去，還好是天朗氣清，海不揚波，不然船大搖大擺，不但不能做事，而且不能起來，豈不煞風景。

## 海軍練習生的一日

張家寶（江元軍艦）

今天是我們開始操演的第一天，操演的項目是同速度，變換隊形，和救生。早晨七時，旗艦下令，命各艦起錨開行。"Officer Call"的號音響了！艦長和每個航海官員，都齊赴艦橋，盡着各人的職務。艦長站在羅經旁，指揮航行。他很和氣的也叫我們担任些職務。我們一個管俥鐘，一個督率旗兵，一個測距離，還有一個看對別艦的方位。錨起好了，各艦鼓輪前航，依照排定的次序，列成單魚貫隊形，各艦相距一克步（Cable）由旗艦中山號率領着離了普陀島，向海面駛去。

到了廣寬的海面了。今天的天氣很晴和，雖然已是初夏的季候，但是太陽仍然和春天一般的溫柔。海裏的風浪很小，船祇是略有稀微的擺動，我們很習慣了，好似在平地一樣的舒適。一片碧綠的海水，向四周看去，不見半塊陸地，也不常見島嶼，在那茫茫的大海中，祇是我們一隊軍艦航行着。俥葉鼓動了海中的水，發出潑潑的聲音，打破那沉靜的海。海鷗三三兩兩的，時常繞着艦尾的國旗在飛旋，我們沒有別的伴侶，祇有牠是我們漂泊人唯一的親愛者！

操演開始了。旗艦桅頂懸上船陣號目的旗幟。旗兵們拿着望遠鏡向前瞭望，把旗號報告了艦長，每個船都懸上同樣的旗，傳知在後的艦艇。旗艦桅上的旗落下了，各艦也隨即相繼落下，開始動作。前進的繼續前進，轉右的轉右，轉瞬間，艦隊已由魚貫隊形變成雁行陣形了。

航行了一會，旗艦又懸上別的旗號，操演別的陣形。操演了相當的次數，旗艦懸上操演救溺的旗幟。各艦照舊也懸上了同樣的旗幟。旗落了，救生圈由尾舷擲出，艦長下令停輪，水兵們立即放下舢舨，向救生圈處划去。救生圈離我們的船很遠，艦長發令退俥。舢舨拾起救生圈，算是已將溺者救獲，然後重行把舢舨吊起，救溺的操演完畢。各艦仍照舊向前航行。

旗艦打旗語過來，說我們的船退俥過度，應罰五元。

午後，旗艦懸上了停止操演的旗。今天的操演完畢了。於是各艦尾隨着旗艦，向象山港航行。四點鐘抵港口，艦隊成雙魚貫形進抵港內拋錨。

# 三等車上

宏 圖

從南京到上海，坐的是三等車。

車上坐着無數的人，農夫，學生，工人，小販，商人，小職員，當兵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窮窮富富。但這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忽在一個角落裏，我發現一個使人注意的事了。

角落裏坐了一男一女，也坐了幾個背了槍的兵。這也不能引人注意，引人注意的却是那男女二人是用繩子拴起來的。還是一種新拴法，只把每一個臂用繩繫着自背後連起，拿東西吃東西都很便當。只是不能把手高高的舉起，或把雙手插入懷中。不過要想跑快是不容易的。

顯明的男女一定是犯人，而兵則是監守了。

男女皆約廿餘歲至卅歲，穿得皆甚爲干淨。男的着綢製的長袍子，衣服甚合身，故甚整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樣子；女的穿灰白的布料衣服，似乎有孝服在身。

坐車總是無聊的，想把這時間消磨過去，研究這事的究竟，便是最好的消遣法了。

初以爲這男女是夫妻，但旋即覺得不對。因爲他們雖然相互笑着說話，却很客氣，像初見面的朋友。又以爲他們是同案犯，但他們的談話，却又好像互相不大明白似的。

自他們的一舉一動談話及裝束上看，覺得他們不是竊盜犯，毒犯。也不能被認爲殺人犯。說他們是姦情犯，那也是不對的，因爲只有這二男女，而男女又像是初見面的。一切假定，皆覺不妥當，這究竟是一回甚麼事呢？

他們的態度皆非常從容，談笑自若，從身上拿出錢來向車上的小販買東西吃。他們飲着茶，吃着東西，談着話，悠閒極了。但有時他們稍沉思一下，似乎心內有無限苦痛。

一個起身小便去了，兵在後面把繩子牽着，恐被逃掉。好像牽一頭牲口，車廂內人便皆注意了。

這到底是甚麼事呢？

忽然憲兵來查車，有一個監守兵，從身上拿出公文，我從旁邊偷偷的看見了那公文是投交蘇州反省院的，我心裏立刻向這兩個犧牲者致敬了。同時引起了我自己無限的感慨。我自恨我無能，不能進取，無法找着偉大的機會。

我爲他們惋惜，爲一切人們惋惜。我心裏仰慕他們，一直到上海。

# 京滬快車中的一日

餐車一侍者

我們的快車要十二點二五分開。十時許，我們已全體上班了。站門上高高的交懸着黨國旗，中央一長條白布上面用黑墨寫的：

京滬滬杭甬鐵路新生活夏令衛生運動會

走進月台見那邊立了許多人，中央有一個穿白制服的小學生，正在大聲的呼喊着「……不要飲生冷水……霍亂病是很可怕的，……請打防疫針……」三位「專爲良醫」的先生，和一位蜜絲在替旅客們打防疫針，我爲了要想多做幾年人，所以也請那位先生刺了一下。

「那面三等車中幾個女人，都是明月團團員。」不知那位先生在我的身邊走過，這樣的說了一句。

「明月……黎錦暉……白虹……黎明健……」這些固有的名稱，都一起引上了我的腦中。

約有十多位小姐，五六位先生，坐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談笑聲，不絕地傳入我的耳內。「多快樂！這些無憂無愁的藝人們！——小姐和先生……」看看我自己穿的白衫藍褲制服，想想我的工作，眞有些「自慚形穢」了。

閣閣閣！一陣皮鞋聲，那邊二等車中來了幾個穿黃制服背皮帶的軍人。一個正伏在案上寫字的查票，抬頭看見了，立起來迎上去。

「×先生！我們好多久沒見面了。」

「是呀，×先生！你好，我們有兩個月不見了吧。」

「軍訓完了嗎？很辛苦吧？」

「是的，不辛苦，我們感得很快樂。」

那邊又來了個黃制服同志，查票握着他的手說：「×先生……」

「他是我們的將軍，你不要再叫他×先生了。」

「嘖……×將軍！……哈哈！……」

「他是我們的指揮！哈哈！……」

「很好……指揮！哈哈！……」

「哈……哈！……哈！……」

因爲非常時期，國民都應受軍事訓練，這些人都是剛受着了五十天的軍訓回來的假丘八呀！

開車的鈴聲響了起來，車子也徐徐的動了。月台上的男女都揮着手相送自己的人。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在哭了。「天下最無情的，是火車，牠把親愛的人們分了二地。」

車子一開，我們就要開始工作了。「吩咧鷄飯，蛋炒飯！……」一個明月團的小姐喊了一聲。

「喻！來一碗吩咧鷄飯。」

明月園中我除認得白虹和黎明健（她們不認得我）其他的幾位先生小姐，我是一概不知的。所以這一位小姐我也不知她的姓名。

白虹靜靜的坐在一角，不言不語像在思索些什麼。黎明健和二位先生在快樂的談笑，還有二位小妹妹在和一個先生猜拳謎。大約二位小妹妹肚子餓了，所以那位先生叫了碗蛋炒飯。

「你多拿一只匙來。」

我忘了自己的工作，看着二個小妹妹的面孔，對於那位先生說的話，有些麻糊。「什麼？」我趕問了一句。

「匙多……」

「多拿一只調羹來曉得哦？」右邊那位小妹妹用完全上海白對我說，又回頭用上海官話對那位先生說：「你說的話，他是不懂的。」我不由得笑了起來。

那天黎明健和二位洋裝先生吃了二瓶啤酒，二瓶鮮桔水；白虹吃了一瓶鮮桔水，一碗飯。其他們幾位小姐，也吃了些鮮桔水，或飯。總之那天我的生意很好，而且我還得了那位先生的一角賞錢。雖然鐵路當局是禁止收取小賬的，然而我以爲「却之不恭」雖然「受之有愧。」

黎明健和二位小妹妹，在車中嘻嘻哈哈的，一直到上海都沒停止。其他幾位小姐也都很快活，祇有「三大歌王」之第一的白虹小姐，靜坐一角，或睡或思，別無一言。

車到蘇州車站，看見許多上海市軍訓學生。

「到那裏去？」

「到南京去集訓，受檢。」

再要問下去時，那邊的軍號已嗚嗚的響了。

「青陽港，……黃渡，……南翔，……」八點五十五分車子到了上海北站。

我的一天工作也就完了。

# 小汽船中的見聞

王湧祥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我趁着在內河間駛行的小汽船由無錫到鄉間去。太陽罩着淡黃色的臉龐躍在碧色的天海裏，似乎也很熱的樣子；白雲像頑皮的小孩一般在太陽的四週溜着；微風撫摩着白氣，溫和地推着牠前進。我趁的那隻小汽船便在閃爍着白光的碧水中匆匆地破水前進着。

小汽船內分客艙和官艙，似乎因爲官艙的官字有些魔力，大家都希望做官，所以官艙內倒很擠。我自以爲將來也許也有做官的希望，所以毅然地擠在人頭擠擠的所謂官艙的艙角裏，低着頭看着一本關於做官的故事。偷眼看着那些旅客，和我差不多的一套俗氣，似乎沒有一絲官氣存在他（她）們的眉宇之間；大概是眞人不露相，所謂將相本無種，倒也不可輕視的。

官艙的中心放着一張方檯，四邊坐着二男二女在玩麻雀牌。長方身體的骨牌在檯面上跳躍，無頭無腦的骰子在竹牌的圍困中亂闖，似乎想殺開一條血路，衝出重圍似的。幾個人站着旁觀，有的拍着玩牌者的肩膀，拉開了塞得下一個拳頭一般的大口哈哈地大笑，有的靠在旁人身上，替別人的牌着急，聽見別人大笑，眉頭微微一皺無端也哈哈大笑，好像一切煩惱都與我無涉了。香烟頭在地板上透出了一口靑白色的長氣，在艙內的空隙中翻滾着。歡樂的笑聲和皺眉的嘆歎合成一種莫可名狀的雜奏。

「昨天的牌風倒很旺。淸一色等一張三万，河裏已見了三隻，那知上家扣我張子，一隻三万不肯打出來，因此未能和成。唉，說着也氣漲。」一位坐着叉麻雀的女郎把骨牌向檯上重重一拍，仰起頭來望了她背站着的一位靑年。

「啊呀！喂，阿姐，該副牌倒可憐的。」一位年紀比較小些的少女露出了懊喪的狀態。

「上海不知什麼公司裏舉行猜牌贈品，猜十三張牌，有幾千元作獎品。」二個男子中的一個低着頭理牌，一半自語一半告訴的說，眼珠在檯邊的一疊銅元上打圈子……

「心病還將心藥醫。」那邊壁角裏一位半老的男人凝視着他旁邊正望着他的一個老婦人的臉孔上：「好在數目還不大，像你家的家境還不致受大損，你照我的話去做吧！包你比吃藥還要靈驗，心病還將心藥醫，並且你的女婿又很老實。」

「爲的很老實，所以……如此。」她皺了皺眉頭。

大家的頭機械似的轉動，眼光釘着他們。知道這是關於經濟方面的談話，只有四位叉麻雀牌的，專心一致在研究，不會大驚小怪。也許這就是官相罷？

「上海康記大舞台的西遊記，佈景倒很……」旁邊的靑年對位女郎說。

「張翼鵬的孫悟空多好！多活！多滑稽！可惜身體太大。」女郎回答，蘋果色溫和的面頰中泛出了靑春的微笑，白皙的長臂拖住了皮包。

「你可曾看見標準美人徐來的照片？不知標準在那裏？美又美在那裏？」那壁角裏有兩個靑年在談話，香烟屁股從他們的指間飛到地板上，伸出雪亮的皮鞋踏滅了。

「小嬌那部片子……」另一位靑年低着頭在拍去衣上的烟灰。

這明明是上等享樂者的集合團，叫我這種寒酸者如何能參與呢？所以決計放棄官的希望，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官艙，伸頸鑽進了客艙去。

這裏似乎是另一天地了。幾個老者拉開了口仰面打瞌睡；幾個農工模樣的男人伸直了脚躺在機上，呼呼地透氣；婦人們促促地談着雜事，小孩子在艙內飛奔，窒息的氣味充滿了客艙內的空隙。與官艙內眞不可比擬了。

「你尋到的主人倒很好；像我的是……唔……」半老婦人皺着眉，和旁邊的一位壯年的婦人談着，自嘆主人不及別人的主人好。

「你年紀也很老了，賺這些工錢也算好了，這種生意本來實年青啊！」壯年婦人安慰着半老婦人，言語中也帶些感慨的意味。

「唉！人老珠黃不値錢。」老年婦人歎着氣，眼角亮晶晶的似乎是一顆淚珠。……

「天氣不正路，恐怕蠶要受影響，我還等這筆錢還債呢！」有位老者仰頭望望碧海似的天際，枯燥的皺臉上染上了一層深深的灰白。

「米吃吃已完了，小麥還接濟不到，怎麼辦？」在老者的對面一個鄉下的青年農人也歎氣。

「現在鄉下的人們實在太困難了，一家拿不出一個洋錢。」

老者又歎了一口氣：「一錢逼死英雄漢！」

這明明是貧民的聚合所；我太爲他（她）們所注目了，於是併頭鑽出了客艙。在官艙和客艙的中間，靜靜地瞰着相差天壤的兩層人在渾濁環境的中掙扎着。

## 長江輪上

茵雄

夜裏沒睡好；清早剛睡着了，被毅喚醒，已是五點鐘，該起來了。

除了一床舖在地板上的被以及幾件小行李之外，別的東西都在昨晚交中國旅行社運到下關去了，現在倒不麻煩，麻麻胡胡的洗了臉嗽了口，昨晚堅給定的汽車已經來了。堅和劭爲了今早送我，昨晚都沒回去，就在外面房裏和毅在地板上睡了的。

五點三刻，太陽已經出來，毅拿了照相機跑到樓下，樓下的人都擠在樓上的窗口，拍了臨別的照相。

坐汽車到下關時，已經六點半了。說是直航長沙的沙市輪六點可到。現在卻又聽說要八點才到。軒也來了，說是竟有一次十一點才到的。只好焦着心等了。

劭看見一個十二歲的骯髒小瞎子，扶了一根棍子到碼頭上來。問他到那裏去，他道他是個孤兒，現在要坐船到九江找一個親戚。說是昨天討了幾個錢預備在船上買東西飽肚子的，不料給一個討飯的偷去了。他當然沒有錢買船票，現在是買飯的錢都沒有呢。劭給了他三角錢。

想起兩月前走這條路的時候，在船上看見許多沒有錢買船票的人被茶房拖下去的情形，不禁爲他担心。

九點半，船到了。搭客多得很，據說行李更多，有一搭客一個人就帶了百多件。說是，這兩年攜眷傾家回湘的非常多，這直航的船帶東西又便利，所以這樣擠。我們進了旅行社給定好的四號房艙。

十點多，船帶着我和四歲的女孩秀雄，在送行者的招手中，慢慢的離開了南京。

船很小，房間裏和所謂客廳裏都擠滿了人和行李。擁擠，悶熱，雜亂無秩序，汚穢，以及一陣陣不知從那裏出來的雅片氣味，逼得我們往甲板上跑去。

我們在甲板上看水；有風，浪相當的大，「嘩」的一聲起來一座小山，又嘶嘶的吼着被壓了下去。遠遠的看去，水面上這裏那裏都點綴了一些白色的泡沫。

吃飯了，我們的一桌全是四號房間裏的客人，開半桌菜給我們。可是我們是四個大人四個孩子，滿滿的一桌。菜不大好，而且也不多。因爲有小孩子同吃，茶房稍客氣些，才免去了被逼着在幾分鐘內必須把肚子塞飽的危險。可是我們也還是慌忙的吃完了一碗，添上飯，再忙忙的吃完，好讓這桌子給未吃的人。「客廳」裏只有兩張八仙桌，但是客人和茶房一共有八九桌，當然要忙了。

艙裏很悶熱，但是因爲連日沒睡好，午飯後我和秀雄都大睡了一覺。從兩點直睡到四點半。起來又到甲板上去。暮色已經下來，水也似乎更活潑了。一塊黑雲來了。「等下許會有雨來呢？」這樣想着的時候，蕪湖到了。

閒望着，忽然背上一陣涼樓上傾下水來了。這就是咱們中國人的「公德。」我不得不回到房裏去。這房間倒眞不辱沒牠裝東西的職責；四個鋪位，已經佔了一半多的地方，除了裝下四個女客，——其中有兩個是大肚子的——四個小孩之外，還裝了五個網籃，大小八個箱子，一個做桌子用的櫃，一個提琴，一座頗不小的收音機，一個痰盂，二十瓶酒。這些東西塞滿了床下，又從床下伸出一部分來，並且除了可以走動的一線地方之外，佔滿了其餘的地盤。此外在牆上的東西也不少；計女大衣一件，有着兩封未付郵的信和一雙鑲銀的紅骨筷子從口袋裏伸出頭來；鏡子一面，毛巾三條，男帽二頂，孩帽四頂，蒲包二個，點心四盒，小孩衣兩件，男衣三件，皮鞋兩雙，布鞋一對。架子上還堆了餅乾罐子三個，牛奶二聽，香煙一聽；茶碗茶壺，——哦，地下還有醬油一大甕。

船上到處漂蕩着湖南口音，似乎已經置身長沙一般。沒事做，看着這些形形色色的搭客們，倒怪有趣。

一對年輕的夫婦帶着一個歲半的孩子。他很年輕好看，有廣東青年的風格。她則恰是「剛健婀娜」的象徵，也壯也黑。兩個都可愛。感情似乎很好，兩人輪流的抱那個孩子。男的還喂他吃粥。他們說話不多，可是我已聽出他們都是湖南人。

一個生着刺似的湖南婦人。臉相一看就是不可愛的樣子。大家都吃飯了，她還在喂她的孩子，而且佔着兩個人的座位。另一桌菜已經擺上來，人也已經坐好，她還不躲開。一個客人正在找坐位，茶房看見她是坐的兩人坐位，對她說：「請你讓一讓。」「我曉得讓吵——」她滿不高興，慢吞吞的說。她的孩子吃完了，她自己大概還沒吃飽，氣惱惱的指着一碗飯「嗰又不是我的，放在嗰裏做末子着？」茶房只得給她換了一碗。

一個青年人拿一本中國現代史在讀，似乎是個學兵之類的

人物；晚上，客廳裏，茶房在吃大煙，他不禁熱烈的談起中國的前途來，高聲的說着鴉片的害處，而且日本就要和中國開戰了——

「那時候你們的名字早在名冊上了，一聲喊你們就要上前線去，還要一個呵欠一個呵欠的怎末行！」

接着又說起日本毒氣面具，……以及把尿撒在布上可做應急的防毒面具之類的話，說得青筋暴漲。典型的湖南青年啊。

一個廿歲的少婦，帶着一個孩子，不大說話。她有一雙陳玉梅型的深而黑的眼睛，臉的輪廓也有點像。

又一個少婦，江浙口音，說話滿和氣的，也帶了一個剛會走的孩子。似乎是個帶孝的年輕寡婦，可是她臉上倒常帶着笑容。

晚上九點鐘時，所謂客廳早已一變而為「臥」廳，橫一個豎一個的睡下了十幾個人。鼾聲與船上機器聲相應合。

## 隴海特別快

子岡

雖然是溫暖，然而在月台上感到燥熱的正午。

往西去的隴海車輛在開車前一點鐘便開進徐州月台了。油漆剝落的樹皮顏色的車身上塗着「隴海線」三個大字，每一節車的接頭處格隆——格隆地撞擊打架一九？？式的火車頭尖着嗓子嘟嘟嘟地——

茶叶蛋豆腐干的香氣往人的鼻子裏鑽，要顧到肚皮打鼓的旅行人還是喜歡照顧六個銅子一個的燒餅；沒有到流大汗的天氣，賣芭蕉扇的小販總於兜不住顧客，急得臉紅了起來。

人還填不滿這六七節列車，每個人可以任意地佔着向着車頭的雙人座，把腿支在對面椅上。這是三等硬梆梆的木板座，但只要是揣着一點喜悅的旅人，誰在乎這個？各自忙着安排行李，預備過夜的，把棉被或毛毯攤開來，車是直達西安的。

「先生，五件行李給兩毛？」穿了號衣的脚伕展開手裏的紙票。

光禿禿的腦瓜在太陽光中閃亮：「怎麼，不够？我也知道五分錢一件，可是分大小不分？我這條包和包袱也是兩件？你說！」急得汗也流了下來。

「先生，勞駕把窗子開開，晌午頭真有點熱哩！」一個大胖子在那邊喊着，穿了制服掛了徽章的侍役。

「窗子壞了啦，下個月坐新車吧？」

聽見「新車，」常在這條路來往的乘客歡叫起來：

「加不加價呢？位子要舒服點啦！」

帶着雨傘和布包的老頭子在鼻子裏嗤着：「一天天的新花樣！離不了錢！人為什麼不也『新』一下？」

鎮壓下了喧鬧，車子向前扭動了，起先用着新嫁娘的步伐輕移着，五分鐘後才用了每分鐘「小數點六」公里的速度向前走了。

青灰色制服的憲兵走在查票員身前，對着每一個座客投一個檢視的注目禮。

「票！」藏青制服的查票員向一個老太婆喊。

皺蹙的皮膚戰慄着「上車急了，還沒買啊？可以補我到蚌埠。」瘦弱的手摸着袋子。

車中起了哄笑和驚訝的嘆息，大家把目光拋過來。

「要死的，你要乘的是平滬車啊，早開過了，楞什麼來着？——晚上八點多還有一趟平浦，別再錯過了。回頭到銅山下車，便宜你！」

「過不下日子去找閨女的啊，怎麼好，不坐慣車的……咱閨女接不着咱要急死了！」老女人在一邊啜泣着，不多會兒挽了包袱在銅山下車了。

「吃飯啊？吃飯？」白袍的廚司在三等車裏得不到上顧，只是喊：「蛋炒飯，肉絲飯，鷄絲湯麵，全是三毛錢！」

「三毛合鄭州錢就是兩吊四——二百四十枚了，媽媽的！」江南佬獨自嘮咕着他總記住家鄉一塊錢八百枚的幣制。「三毛，够蒸四五十個饃！」

於是便和一個長着三角眼的正在啃饃的商人結了朋友，這饃是用高粱麵和白麵摻着作的，橫切面上看出一道紅一道白來。

「到底是咱們那兒人經苦，能過日子——可是下一輩人也差勁了，不能掙，可能花！」

那邊車畸角裏的談話壓住了這邊的嘆息。

話是由廁所的門而帶起來的，隴海車三等廁所的門在接車處開，人得繞個圈子，而接車處有着大空隙，看着有點懸。一個老行路的用着評書的架子說：

「就爲了這大空隙啊，前一個多禮拜，也是望西開的這趟車，將到鄭州——在進站時，一個管貨車的小伙子，也是性子急哪，挾了公文站在接車處等下車，喝——」他自己先嚥着唾沫：「一個頭暈便掉下車輪轆裏去了，到結果呢，列位猜猜看，够慘的，兩隻胳膊一條腿全和身子鬧離婚啦！」他仰一仰身子表示故事打住，把問題留給「列位」。「死不死呢？」「家裏還有年輕的媳婦麽？……」

好像有一道血流橫過眼前，幾個聽衆全披上了一層恐怖的雲翳，深怕自己也掉進車輪裏碾……

車輛平穩地往前奔跑，擦過短短的鐵橋，擦過洋槐的叶叢，人望着遠處田樹一閃一閃地撲過來，像一撮星星飛過叫人霎眼。不時地經過紅土地帶高粱麵似的，孩子們在鐵道邊的乾水溝裏和大黃牛作伴，火車來時牛抬抬頭，孩子們也高叫，女孩子們還穿了紅褲兒低着頭纏尖尖的鞋邦兒。

太陽在旅客們的焦灼中慢慢沈落了。

車到柳河，天漸漸暗了，上來一對相互扶持的老夫婦——不只是飢餓在他們的容態上刻深了一點年代。男的抱着一捆衣物，女的挽着一條藍白花的棉被，他們在對面坐下了。

「到站得十一點十七分了，在站上縮一宵，明兒清早再找老卑去，沒法子種地，」他把頭沉下着，宛像是從古罈子裏發出的悲怨：「也許，也許託老卑在站上找個小工還可以混。作小工總不用担心大水，担心蟲子，担心數不清的雜稅。你也可以揀揀煤渣啊！」

女人却冷冷地揉着那雙混濁的眼，搖搖頭：「眞沒準兒哩，各村裏出來的那麼多，全想放下地另找路子，可是天上掉得下來那麼多飯碗麼？天曉得的，咱們的力氣往哪塊使！」她的髮髻快搖落下來了。

丈夫吞吐地用幾張小票的一張買了一方麵包，遞給妻，安慰着她：「得了，那個以後再說，嚐嚐這白麵作的，比咱們的饃有味多了，哦，一粒山楂，瞧啊！」

妻却閉着眼把丈夫的手推開了，好像要躲開眼前這片黑暗。

到鄭州，我們一塊下了車，眼送着他們踅進小小的站裏去了，互相扶持着；祝福他們別跌倒，站上的光是那麼幽暗。

跟着，大批的類似這一對的人都走進屋頂下過夜去了，他們的背上彷彿用眼淚寫上了兩個字：

「春荒。」

火車却又加上一批新客，在沒月亮的黑夜裏吼着了。

# 趁火車

零丁

粵漢路南下客貨混合車，徐家棚站開行的時間是下午三時。距開車時間還差兩個鐘頭，待車室已有找不到坐位的乘客存踱方步了。

這些乘客中，從每一個人的臉孔上，服裝上，可以估定這裏似乎沒有豪紳，富賈，哥兒，小姐那流高貴階級。估多數的，是臉孔給太陽鍍上板栗色的穿短打的工農，從頭頂灰到脚的老總；穿長衫的雖也有十幾個，但多是腦袋往下沉，在那些蒼白，油灰的臉上，濃濃塗着悽愁苦悶的色彩，這其中也許是有破產的商人，失業的小夥子，流浪的文人，政客。

這待車室裏，除鞋底擦地板的沙沙聲響，和咳嗽，吐痰；一切都在靜默默地靜默默地沒有排坐在一塊的清談，沒有獨自一個兒哼哼唧唧的歌唱，沒有嗑瓜子輕妙的齒音。

一個年青的鄉下婦人，抱着小孩坐在左的長板櫈中間，左側是下巴和嘴唇長滿花白鬍子的老頭子，兩膝蓋擱着包袱，一把脫了線，鐵骨一根根露出外面的布傘，橫插在包袱對角的結下。他在點着頭打瞌睡，不久以後，光景是睡熟了，從額上禿到腦門光油油的頭，像一顆成熟了的黃橙，儘往下垂，往下垂，當他猛然向前一栽醒過來時，膝蓋上擱的包袱，早已被他兩脚一伸的一刹那溜翻地上，同時布傘鐵頭順勢往後一鈎，正打着鄉下婦人土布包裏的小孩，於是土布包裹發出一陣沉悶的哇哇哭聲。

坐在鄉下婦人右手肱的一個栗色臉孔穿青布褂袄的中年

壯漢，這時拔下嘴裏啃着的油條，站起身，一對帶兇光的眼睛老擒住那老頭子光油油的腦蓋，但似乎那壯漢以爲這老頭够不上他一拳，只悻悻的瞟了他一眼，把半截油條塞進嘴裏，空下兩手去整理那裏小孩的布包，輕輕的拍了幾拍，坐回原位。這時，老頭好像沒注意到有這一回事，揉揉眼睛，嘴裏哼了一聲：「妙雞巴蛋！」低下頭拾起包袱，把布傘照樣安插在包袱結下。

鄉下婦人撩開大襟，插了插鮮紅的乳頭，沉悶的哇哇哭聲停住了。對面坐着一個士兵，不時擺動他那疊在一起的兩腿，眼睛是老不放過鄉下婦人那白嫩的會顫動的乳房。穿青布褂袄的中年壯漢，望一眼那士兵，又望一眼鄉下婦人，但當他的嘴像在咒罵什麼時，巳望過售票窗那邊去了。

一個穿中山服戴氈帽的青年，兩隻腳剛跨進待車室，左手肱腕上一釘，望了望躺在脈門上的錶，接着待車室每一個角落都給他望了望。他提着小籐包，昂起頭，從這面牆的左邊到右邊，再從那面牆的右邊到左轉，將一行列一行列釘在壁上的搪瓷藍着白字的「新生活」標語悄悄地念完。他就在最後念完的那標語牌下擱下小籐包，背貼住牆壁，左腳跟靠右腳背，斜撐地上；從褲袋裏摸出一包紙煙，一盒火柴，紙煙豎起一頭對準火柴盒點了十幾下，套上煙咀，插進嘴角邊；兩手成叉形交搭胸前，一套一套的煙圈從他嘴裏舒徐地噴了出來，眼珠子骨碌骨碌的轉來轉去，樣子是在睥睨一切。

售票房陸的「令令令」的響了一陣，接着鐵鎚打鐵板的「當當當……」

人開始騷動，售票窗前擠滿了頭。路警揮着木棍，威嚇着想從售票處的出口擱進去購票的那些性急的傢伙。

月台上，有許多人擠着眉頭小心伺候憲兵們翻自己的箱籠。靠木棚那邊，擱着一張小桌子，桌旁坐着一位左手拿腰圓橡皮印、右手執毛筆的老總，專司驗護照軍用差假證等等的。當一個士兵將一張什麼差假證攤到桌上時，只要坐桌旁的那位老總手裏的毛筆在空白上寫上「五、廿一、」藍色腰圓印一蓋，那個士兵便會驕傲地顯出有免費乘火車資格的那種神氣來。但被拒絕簽字蓋印要打票的，有些是垂頭喪氣向那驗票的老總哀求，有些是預備好「管他媽，火車到了就衝上去！」有些是在倔強地罵：「什麼是營部團部證明書沒有效，一定要師部軍部的，我一條卵！」「媽的巴子！民國十六年打汀泗橋老子也打過來的，現坐不得火車？笑話！」

火車「吼吼」地靠進月台時，護車憲兵像猴子般那樣活潑，從車廂跳下月台，從月台跳上車廂，沒有驗准證明書的老總們，全被這些憲兵攔阻登車。

似乎只有四套三等車廂，有一套是專供軍警公務人員乘坐的，沒有頭二等。前後是十多二十套有篷和沒有篷的貨車。

車過鮎魚站，跳上來兩位外國老番，日耳曼種。一隻小皮箱擱在兩人坐的中間，很安詳地在抹撲克牌，不說也不笑，似乎這算一

種幽默的滑遣。有許多視線集中他那紅頭髮，藍眼睛鷹爪鼻的部份而微笑，而對同坐的低聲地在品評什麼。

賣五香干，醬牛肉的，「一角錢六隻、一角錢六隻」那麼叫着賣爛梨的，像老鷹發見了小雞雞，轉來轉去向兩位老番兜生意，一副似詼諧又似戲謔的笑臉，是很能够使人骨頭發酥！真的，兩位老番操着生硬的普通話還了一會價，一買就是一角，車還沒有過兩站已一角一角的買了三次。當老番每一次用生硬的普通話還價，和那麼大的爛梨給他一口就是一個擠進闊大的嘴巴裏時，有許多人也就跟着打開闊大的嘴巴在笑，樣子是頗得意的，榮幸的。

這兩位老番沒有買票，查票的問到他，他一面打撲克一面探手從錶袋摸出一張東西，神氣比查票的來得更充足些。查票的向憲兵手一招，憲兵溜過去接着那張東西呆了一會。「派司？」「護照？」有些人就替那憲兵担心不懂外國語怎樣辦？那憲兵很好奇的乘客們包住了，於是沒有被包住的憲兵左一推右一拉的把他們趕散了。只見那憲兵執起鉛筆在日記薄上一畫一畫後，乖乖的將那「派司」或「護照」交回老番。兩位老番依然安詳地在抹他的撲克。

在車站上打瞌睡的老頭子，自徐家棚跳上車廂，就給他佔着好位置，第一次查過了他的票，他把大包袱當枕頭躺下去，一隻脚架在介於兩條長櫈的橫欄上，張開嘴「呼呼」地睡了。一直到汀泗橋至中伙舖那一段，給查票的叫醒時，已經距他下車的地點——咸寧——過了兩站了。查票的要他補票，他埋怨查票的「怎不叫一聲？」這糾纏終於是在「馬馬虎虎」下了結。據老頭告訴同座的：他是安徽人，到咸寧找他當兵的兒子的。他在中伙舖下車時，嘴裏還不住咕着：「妙雞巴蛋！妙雞巴蛋！」

這輛車到達的終點是岳州。每停一個站，就聽得到「五香雞蛋啊！」「肉餃啊！」「茶啊！」「……」這些混亂的叫喚在混亂地飛進車廂來。車行不很快，一路上顛簸得叫人頭昏好像坐在船上經過那波濤澎湃的大海洋中。

# 歸途

尤愛梅

今天早晨，我正從揚州廣陵旅館的榻上一夢醒來，依着原來的打算，本想在今天去參觀一下省中的婦女生活班；但茶房告訴我：今天各界舉行「新生活清潔運動」全城各校的師生，都參加了一同遊行，宣傳，並掃除街道。於是，我便轉變方針，預備上街去觀看這種運動，也好寫下一些印象來。却又很意外的，為了到表姊家裏吃午飯，被她夫婦倆堅留着談些暌隔了幾年中的家常，一直談到傍晚。只得悵然地回到旅館，結清了賬，便出了鈔關，到利通輪船公司裏，等候搭鎮清班的小輪回家——寶應。

說起從鎮江到清江的這條路線來，交通真是不便極了；雖然旱道有汽車，水道有輪船，可是，汽車沒有一條好好的公路，只是在

運河堤上馳騁，堤身既狹，車又破舊，自從去年在高郵那裏玩過一次全車覆沒以後，稍還看重生命一點的人，早消失了乘汽車的勇氣了；沒奈何，只得改乘這每天僅有兩班——鎮淮班，鎮清班，——的運河小輪。講到小輪呢，行程慢些，還在其次，卻是船上的生活，太叫人難受；公司裏的行爲，太叫人嘔氣。所以，我每年總不常回家，回家便又懶得出外。實在，這沿運河一路交通上的罪，我是受得夠了！

當時，我枯坐在搭客憩息室裏，一直等到夜晚九點半鐘，纔聽到「嗚多多」遠遠的一聲慘叫，曉得輪船已到，便忙着向櫃台上去買一張房艙票；那知，那位售票員，向我雙手齊搖，他說：

「慢着打票；船上有沒有空的房艙，我們不敢保險；我看你，……你先生還是打張烟篷，先上船去，再想法吧！」

「敢是怕房艙已在鎮江賣完不成？」我問。

「唔，……」他遲疑了一下，「是的，是的。」

「那末，你叫我上船去還有什麼法子好想呢？」我這一問，是會心的一問。他便也對我會心的一笑，眼睛從滑到鼻樑上的眼鏡裏望着我，兩腮上堆下來的肉，笑得抖抖地。他說：

「嘻！嘻！自然有法子，……你，你先生是老出門的，……喂！還用說嗎？」說了，還把眼珠倏地溜動兩下，算做暗示。

船頭到了！汽笛又是一聲沉長的「嗚多多」，在一陣人語喧譁，足音雜沓聲中，已經傍岸停下。我只得匆匆的化九角六分，買張烟篷票，隨着一大羣旅客，擁擁擠擠的上了船。這船叫飛龍號；輪船以外，只有一條拖船。我上得拖船看時，烟篷上擠得手指頭也插不進，一股男人的汗臭和女人頭上的桂花頭油混合而成的熱氣，直往人臉上衝；我掩了鼻子，屏住氣，低下頭看艙時，只見他們和她們的積滿泥垢汗汚的赤脚，一雙雙從烟篷上下垂着，一排排的垂在各個艙門口。看那房艙，倒還有三四間鎖着門，沒有售出，這大概是那賣票員所說「先上船，自然有法子想」的道理了。這時，船上是亂極了；新上的客，誰都沒有容膝之地可覓，只得在船舷上站滿了；再加許多賣零食的小販，穿梭似的擠來擠去，擠得我頭昏眼花，幾乎暈得栽下河去。好容易挨到客艙門口，彎下身來，把頭向裏一伸，先是一陣比烟篷上還要熱還要臭的氣味，迎面撲來，衝得我天旋地轉；趕忙急跨兩步，在下艙的梯上站定，回頭向外，先透口氣，再掩鼻轉身一看時：那間燈光幽黯的艙裏，不獨那陸離斑剝積滿灰塵的破木板的座位上，擠得水洩不通，連底下的艙板上，也自坐滿了人，擠得沒有插足之地，只好望艙興嘆，權且就把艙梯做立身的所在了。

船開了！船舷上的人，已少了四分之三；我在梯上，已經覺着悶不住了，便跑出來，吸點空氣。卻聽到那烟篷上的鄉下農工們，有幾個在談天；忽然，其中有一個，嘆了口氣，半揚着喉嚨，在自言自語：

「哎喲！乖乖！氣都伸不出一口來；在這船上，只要登三天，這樁罪準會把人受死了。」

於是，他們原來的談鋒，就此打斷：話卻隨着這人的語氣而轉

移了。

這個說：「哼！現在算好的了！十幾年前，這些船上的老大，渉勸不動的惡客家，對我們鄉下老，還要打就打哩！」

那個說：「中國的輪船是眞壞，你看：像我們去年坐了外國大輪船，飄洋過海，多好！船上又乾淨，起坐又舒服，實價又規矩，茶房又和氣，眞是！說來說去，還是外國人辦事好！中國人總是混賬的多！」

最先嘆氣的人，又嘆了口氣說：「這也不限定是輪船，無論什麼事，中國人那一處如外國人好！」

聽到這裏，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記得往常在報上寫文章，對於一部份開口「你們中國怎樣！他們外國如何！」的我國智識份子，曾屢次的罵他們忘了自己是中國人；想不到現在連誠樸的鄉下農工，也懂得崇拜外國人了！……我怎能不倒抽冷氣？

「先生！弄個舖位吧；」一個頭上歪帶瓜皮帽，身穿排門鈕扣衫的茶房，出現在我面前了。這是那賣票員所說「上船想法」的話實現了。本來，我就熟悉這一種陋規和應付的方法；所以，我便待理不理的哼了一聲。

「先生！要就便宜點；給兩塊錢吧？」

「用不着！」

「聽你先生着意看，好吧？橫豎是押水先生的好處，我們不過圖其送茶送水，撈點小賬；你先生呢，化幾個錢也不在乎，到底人舒服點。」

「那末，要賣就一塊錢不賣，我睡不睡不希罕；多一個銅板，不是生意經。」

結果，經他說上說下的，終於法幣一元和輔幣二角成了交，便領我進了一間房艙艙裏共計兩張舖，一張上已躺着一個西裝少年；另一張上，卻是齷齪已極，把我一條雪白的手帕完全變黑了，後纔可勉強存身。躺下以後，那舖板裏的臭蟲，早又蠕蠕而出，向我進攻，再也不能安睡。那少年恰也被臭蟲咬醒了，彼此便都坐起了身，攀談起來。他說：他是從鎭江動身，也是到寶應的；他是第一次走這條路，門檻不精，在鎭江還託了×廳的一位朋友，打電話向輪船公司買房艙半票，竟未如願；結果，公司允許給張優待票，收洋三元，（原價整票四元六角）已算掙了面子；上船以後，方知買房艙的，只他一人；後來，坐房艙的人，倒不少；當然的，這都是同我一樣「上了船想法子」的了！

偶然向艙外一抬頭，只見兩個老槍型的流氓，手裏各執一支胡琴，身後緊跟着個半老徐娘，也是老槍，在船舷上連翩走過？沒一會，兒只聽得隔艙有人打了個哈哈，笑過了，接着在說：

「老×！你認識嗎？剛纔走過的那個賣唱的女人！她，便是十年前紅極一時的名妓桃花。我不知玩過她多少次數。……眞是該死！現在竟攪到這種地步！眞是少年婊子老討飯，自作自受！」

這時，夜色已深，我實在倦極了，便不去注意他們再談什麼，三不知的側身一躺，朦朧睡去。所有這幾小時以來的一切印象已經

它暫在腦中消滅。但是，那幾個鄉下農工的談話，竟還模糊地伴着澌澌的水波，轆轆的機輪，在半睡半醒中，縈繞於我的耳際：

「……還是外國人辦事好！中國人總是混賬的多！……無論什麼事，中國人那一處如外國人好！……」

# 黃海之濱

馮摩尼

他不是天文家，而且不曾讀過書；他能够斷定天氣晴雨，且能預料海裏的潮汎。每逢初一日的潮汎，比較往常不同，說是半汎潮，什麼時候起潮，什麼時候退潮，他能說出一定的鐘點。他是個漁民，所以懂得這些情形。

他在捕魚下網的時候，一定在潮汎之前，因爲魚隨着潮水來的。我在荒涼的海灘邊，感覺着孤零寂寞，於是跟隨他們上海船去瞧瞧捕魚。這天是初一，（五月二十一日）我將經過的情形寫出來，湊在「中國的一日」裏面。

我上海船還是第一次，因是第一次所以着了慌。海船是停泊在黃海中心，沒有划子船渡過去的，望去全是白茫茫的水，面積很闊，望不見對岸隨地，簡直水天接連着的，風又是非常的猛烈。我上海船是坐的牛車。當坐上了牛車，眼看着兩條笨牛往海裏走去，漸漸地浸沒了牛的腿，掩沒了牛的身體，水面上只見牛鼻子在呼吸空氣，牠畢竟是個畜牲，還是往海裏走，牛車雖則很高，漸漸地也浸沒在水裏，我半個身體全浸濕了，我着了慌，胸口裏的一顆心，好像跳出腔似的跳盪。瞧瞧剛才經過的海灘，可是我不能跳過去了，四周全給海水包圍住了，顯然在頃刻之間我的身體給海裏的大魚作食料，這樣的死，覺得太不上算，我感覺有些悲痛，於是瘋狂似的喊着救命！

渺茫的好像浮沉在海裏，那邊兒一尾大魚游來吞嚥我了，我已不能避免這危險，於是閉了眼睛狠命的叫喊，但又覺得並沒有魚來吞嚥我，便又睜了眼睛，覺得有些奇怪，我竟躺在一大堆魚的船肚子裏，一尾大沙魚，鋼叉似的尾巴觸在我臉上，還有一隻活蟹也爬在我衣襟上，老大也走來扶我起來了：「潮水來了，快上後梢去！」我竟不敢立直了身體走，因爲風力很大，爬了過去伏在後梢艙裏，不敢瞧他們捕魚，耳朵裏聽得呼呼的風聲，澎湃的海潮，身體搖擺不定的像孩子睡在搖籃裏一般。

經過了好些時候，覺得有些氣悶，肚子也餓了起來，似乎海潮也平靜了，風力也微弱了，船身也不搖擺了，但船板上好像有人走過，原來是老大揭開了船板叫我來了。我立起了身，見那船肚子裏全是堆滿了的魚，牛車也重見在船身旁邊，預備載魚上岸的。老大拍着我的肩膀說：「別驚惶，潮水退了，船也靠了岸，上牛車回去吧！」

老大扶我上了牛車，這才定了心，坐着瞧他們把魚載上牛車。忽見四個穿着武裝的兵士也走到牛車邊來，都担着空担子，而且

一個背武裝帶的像是官長。他們還不曾開口說話老大像熟識似的笑着說：「是要魚吧！」

「要大的黃花魚。」好像漁民應該孝敬他的樣子。

老大那裏敢拗逆，俯着身體一畚箕一畚箕的魚倒在他們空担子裏，終於裝滿了三担子，那官長才滿意，指揮着去了，可是牛車上的魚去了三份之一，我看了有點氣憤，爲什麼努力所得到的收獲要孝敬他們？我便問道：

「老大，爲什麼白白的孝敬他們三担魚？」

「他們是保護漁民的水上公安隊，時常來要魚的。」

「他們也吃不了這許多魚。」

「上街去賣錢的！」

我還望得見担着魚的兵士裸着腿在海灘上走去，他們穿的灰色軍裝，漁民瞧見了已够吃嚇。要些魚也是酬勞他們保護漁民的辛勞，而且好像很體惜漁民，特地跑到海邊來費了氣力担魚自去賣錢，再也公道不過的事，漁民應該感謝他們的。

我等待着裝魚，又過了好些時。天空裏忽然暗晦起來，也就飄下雨點來，海面上激動了無數微波。牛車雖在行動，但沒一點遮攔，我好像浴過似的全身是水，覺得有些寒涼，幸而到了漁家，暫時避着雨。

卸下了魚，漁民的工作已完了，他們都捧着飯碗吃飯。我看出並不像是飯。後來我問了老大，才明白他們吃的是山芋粉，因爲他們食量很大，如果吃飯米的話，賣掉了魚得的錢，還塡不飽他們的肚子。於是我想到他們在海裏受盡了風雨，還掙不到一碗飯吃，漁民的生活竟這樣的悽苦。

## 到潮陽去的輪渡上

鄭佳烈

晨風飄動了窗帘，對海的峯巒浴於薄霧中。東方的太陽衝開了浮雲，它的光芒射進了我的斗室。

爲了要趕上七時開的輪渡，我便匆匆的輕提起脚尖從三樓溜下來。

街上除了淸道夫和苦力外，尙閉着門的商店只有那幾家的病狗蹲在門前。拖着旅人的步伐，我達到潮陽碼頭；購了廿個銅子的一張客票，便踏上汽笛高鳴的利達輪船。雖然時間尙早，船上的乘客却是肩摩踵接，熙攘混亂了。我只得在那靠近機房麻袋裝的貨件中找得一個坐位。因爲客多，船小，紛擾的人羣中便有陣陣的汗臭飄進了鼻腔，蒼蠅又不時在週際嗡嗡叫着，悶厭，深深的感覺着。

雖然從汕頭至潮陽僅有一個鐘頭的海程，船夥却把靠近司舵的一方丈的地方擺上席子便算是頭等席。坐進這席上，船夥便要你照顧他値兩角錢的一壺茶一碟瓜子。所以儘管這船上有許多人找不到坐位，而還特殊席上却只躺着一位肥胖的穿白西裝

的中年漢子，和兩個學生模樣的少年。

船開了，擾嚷的聲音被機器的輪轉聲壓下去。海風飄動。把視線移到遼遠的瘴霧繚繞的山景上，我的思路便如止水般的靜止。但，尙沒有十分鐘之久，當前忽站着二個漢子：他們的年紀都有四十光景，一個是穿一件從藍色褪成灰黃而袒胸的傢伙，戴着破氈帽，右手執着扣板；另一個却是高個兒，歪掛着笠手拉胡琴。從他們充滿縐紋的額，額下菜黃色的臉孔，便知他們是怎樣在生活線上掙扎的。往常看見船上的賣唱者都是一個拖着鼻涕唱曲的十三四歲的小孩和憔容滿臉拉胡琴的老槍，很少如他們這兩個傢伙的。

手持扣板的忽然喊一聲「賞臉」而唱起「審落帽風」來。他一面唱：一面却如獨脚戲的表演着：一會扮包拯，裝腔作勢的雄視闊步，一會裝張龍趙虎的叱喝；忽爲郭海壽，忽爲李宸妃。胡琴和着沙了的嗓子的旦曲，丑曲，淨曲，枯槁的臉孔勉强的吊着笑容，逗客人們的喜歡——但，這笑容裏却是隱藏着生活的飄泊的傷心呀！

輪船在波動中前進，這丑角的表演引動人們的歡忭與同情。當了表演結束，拉弦與唱曲的各自向客人討賞，伸着笠子與破帽：

「先生，賞。」

只有少數銅子零落的擲下，失望印在他們縐紋的額上，兩人頹然退出了人羣，跑到那堆滿貨件的甲板上，計算他們工作的收穫。

因爲乘客的擁擠，我是最後才踏上碼頭的，一踏上碼頭，便眼見這兩個賣唱的漢子早已蹲在那賣粥的擔頭傍邊喫那三個銅子一碗的稀粥了。

# 第十六編　僑踪

# 匆匆過去的一天

韜奮（香港）

文學社以「中國的一日」爲題，作廣大的徵稿，這在中國的文化界和出版界算是一件破天荒的盛舉，所以我雖然苦忙——尤其是在這幾天——也很興奮地想來湊湊鬧熱。

但是我剛要動筆的時候却有些躊躇，因爲我看看「徵稿啟事」上的「旨趣」很明白地說着：「『中國的一日』意在表現一天之內的中國的全般面目。」又說「凡是五月二十一日二十四小時內所發生於中國範圍內海陸空的大小事故和現象，都可作爲本書的材料，」我在這「一日」所在地是香港，是否可算爲「中國」，根本便是個疑問。

既有這個疑問，本來就應該擱筆。但是在這「一日」出門所見的，街道上熙來攘往的都是中國人，穿着制服指揮車輛的警察是中國人，在電車裏伸手叫你買票的是中國人，開電車的是中國人，由車窗裏望出去的兩旁店鋪裏的夥計們是中國人，乃至在馬路上濕着背脊骨拖着黃包車過着牛馬生活的也是中國人！這樣道地十足的中國人所建造的中國的環境，爲什麼不該是中國的呢？當然，有的地方也不無一些異樣，例如你在乘客打了招呼才停車的電車站，可以看見電桿上的琺瑯牌子上面寫着什麼「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的似通不通的奇異的華文句子，（譯自英文"Car stops here if required"）在報上可以看到中國的「太平紳士」（這是香港稱中國在港的「紳士」們很通行的一個名詞）稱這裏的統治者——英國的高級官吏——口口聲聲不斷的「憲台大人」！但是我根據我的意識中的「該是中國」的觀念，仍冒冒失失地提起筆來寫着。

說些什麼呢？再看看「徵稿啟事」上說：「文字的材料，可以是個人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工作經驗的片段，也可以是個人在『五月廿一日』所見的任何方面的『印象』，也可以是個人在『五月廿一日』的私人通訊和感想。」我在這天一清早所「感想」的是在這樣的社會裏，像我們這樣靠着兩隻手混飯吃的人，自己或家人眞生不得病！我的妻子因患腹瘤，剛在醫院裏經過手術，通宵叫痛，我因爲這醫院裏要在晚間僱一個看護照料，一夜要八塊大洋錢，我實在請不起，只得自己來充數，「五月廿一日」這一清早，正在做着一夜的「看護」之後，筋疲力盡，和將死的人差不多。白天還要趕出去料理籌備辦報的事情。事情雖繁，但是因爲同事們都充滿着熱烈的情緒，同情的態度，高興的心情，所以工作竟好像是我的休息。由這樣得來的精神上的安慰，却是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忽忽把公務料理之後，傍晚又趕回醫院裏去幹我的「看護」生涯。乘着電車經過這裏英國人的墳地，瞥見大門左右一對石柱上寫着兩句話，什麼「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亦相同！」還給我的「印象」簡直是在很懇切地希望我們

提早蹺辮子，我却覺得還有許多事要幹，且慢：

「五月廿一日」在我就這樣風馳電掣地忽忽過去。

# 一個殘廢工人

曙光（香港）

我們正吃完夜飯，門口來了個討飯的人。他是個年青的傢伙，面貌、衣服、態度都不像一個乞丐，隔壁多嘴的老媽便跟他瞎扯起來：

「你這般年輕便來討飯了麼？」

「唉！」他答很羞愧，「我願意的麼？我……餓了三天啦。顆綿綿的，沒有法子。大街大巷又不敢去乞，才在這裏求碗飯充充飢罷了。」

「我原是個城門水塘㊀的建築工人。因爲炸石，給石塊傷了大腿。」他把褲管撩起，露出了那殘廢了的右腿，傷口雖好了，却留下一大塊深陷了的疤，「同時受傷的也有幾個，三個死了，我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便出來。現在已成跛子，不能工作了。」

「你不好好地住院，這般快便跑出來幹麼？」

「同伴告訴我說，院例凡過了三個月不能好，便要把腿割去的，所以我急忙的跑出來。」

「沒有錢給你嘗……養口嗎？」

「那裏有！平時工錢又不多，儘坐着吃，不多久便都完了。」

在這段談話裏，我們可見得一個工人因傷後所得的報酬了。而這一個工人便足代表全體的工人而有餘。試想，一個人因作苦工而受傷，因受傷而殘廢，因殘廢而失業，因失業而沒有飯吃，他所能夠走的路是什麼呢？除了當小偷做乞兒以外？若還沒膽去作小偷和沒有臉去向人求乞的，便只有餓死而已。這些極平常的事是沒人注意到。然而一班「大高等華人」他們吃了「長糧」㊁沒有事做，便來解釋：

「那裏有這事？」他們會說，「看我吧！我做「皇家工」㊂到現在，老了，不用做事，還有「長糧」吃。」

這樣香港在粉飾下太平了，人民安居樂業了，因爲不用工作的人還有「長糧」吃，何況其他？外來的人見了，也認港地爲樂土。大發其「香港風景優美，山明「海」秀，宜產生詩人。」「香港的夜是美的，連紐約、上海等大城市也比不上」等等妙論。這些妙論對香港的外觀看來是對的，因爲他們所見的香港是局部的，不是全個原形的香港。他們見到了高聳入雲的大建築，却見不到流在牠們上面的勞動者底血汗；他們聽到的是從跳舞院所傳出來的淫蕩爵士樂，却沒聽過貧苦大衆的呻吟；他們在紙醉金迷的繁盛區域繞過圈子，却不曾來看看那終年不見天日，肺病製造場的黑暗區；他們所見的是外表，不是底層。

㊀「城門水塘」爲全港最大之自來水塘，現已全部完成。貯水

發三十萬萬加倫。

㊁「長糧」爲政府人員辭職後所受之恩俸，領此「長糧」者可享受直到死爲止。計恩俸支出每年達二百萬元，佔全港總稅收十五分之・・。

㊂「皇家工」即香港政府直接轄下之各種工作。

## 五・廿一在香港

柳　湜

平凡，平凡，第三個還是平凡的把這一天過去了。從早上五點四十五分太陽光線射到這平靜無波的港面起，一直到下午六時五十分，這光芒又隱沒下去，香港和九龍這三百九十一方哩的土地上八十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一口生靈中並沒有發生特別事件。

一切如往常一樣，這裏的世界是「平靜」（？）的。八十三萬人口，我們的兄弟們，辛勤的在替不到兩萬白色「選民」服役，使他們的生活過得更舒適一點。不！這話也還有些毛病，在這不到兩萬的「選民」中，也還有一大部份同一顏色的生靈在爲他們的工作流汗，眞正受到我們民族的服侍的，那眞只有數得清的幾個大老，他們家屬和幹部。這裏的世界分得明顯。受服侍的人都住在山上，服侍的奴僕都在港岸山麓像蛆蟲一樣的旋轉，勞動。我也就是最近參加到這蛆羣的一條小蛆，寄身在一座山麓下，抬着頭，天天看着苦雨。不過，山上的洋樓裏確也住了不少我們的同胞，他們的身份雖然同我們一樣是奴才，但他們的生活是加入了主人的圈子裏，雖然在民族主人前他們顯得卑下，但對我們這些小蛆，他們自然又是主人了。

我重復的說一句，這裏世界是「平靜」（？）的，至少在今日這一天看不見大的事變，但這就是平靜麼？不，這裏正是中國海的怒潮曾經暴發過的地方，這一個海港上目前雖然掛着另外一種旗子，可是它的社會基礎，繁榮的石柱是賴這八十萬中國苦力的血汗的掠奪。蛆的生活雖不是人所能忍受，但蛆並不安於蛆的生活，生活的怒火正蘊藏着，是以咬牙切齒對立的姿態存在的。

在這力的對比還沒有改變以前，這海面在外表上不能現出大的波濤來。這裏是殖民地，確確切切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少變化的，天天都是一樣，過度的工作，疲勞，飢餓，虐待，死亡和自殺。這沒有什麼可記，因爲這一切香港天天都可看到，一切殖民地也天天都可看到，沒有什麼特色。

喲喲！我寫到這裏，我想到，胡適博士對香港的頌辭來了。他一定要罵我只會說壞話，忘記了這裏是「南方的文化的中心」，最最適宜發展中國文化的一個所在罷！因此我想看看這裏的所謂文化了。自然，這在苦力中是不容易找到的，於是我翻閱這天所有的香港報紙，想按着文化的記載去找一點什麼印象罷！

我知道，這天銀幕上放映的影片是：「野猴王」「狗世界」「怕老婆」「白鼠精」「孝女尋親記」「密室怪人」「無情

匪黨，」「寶怪魚龜山起禍，」還有「桃花夢。」發有預告，不久要上演的，有「人言可畏，」「世道人心。」

從電波播出的是：「寶釵撲蝶、」「惜分飛，」「倒垂簾，」「瀟湘夜雨，」「寒蒼邊色；」收到廣州的是：「野花香，」「賢母教子，」「拜金花，」「金榜掛名時，」還有胡主席的遺教。

報紙附刊上登的文字、最代表作是「狗肉將軍的出身，」「浪漫人演述浪漫史，」「紅鵑啼血記，」「讓妾記」和「赤色情花。」

有幾種中型小型報紙，談的是：三妹，五妹，女茶房，名花畫零綺霞的風流趣史，舞星陳卓華的起居註；澳名花肖玲近況。

小學校課堂上、一片「聖經賢傳」的聲音，個個孩子都搖頭擺尾在那裏無精打彩的號叫，教書先生在講台上打瞌睡。

够了！這就是我能找到的文化記載。

這天報上眞正令我觸目的，還是「鹹魚業一落千丈」的一則新聞。這確是值得提及的，因爲這是受了日魚傾銷的結果。在蜩羣中，我親自聽到紛紛的討論，這一天報上用大號字登出，不能說不是這天的一件大事。還有一個賣綢小商的招紙，也令我看了要笑要哭，它寫着：「賣得笑，一元十四碼，」我不懂粵語，如果專按字而說，這確幽默得近於傷感，一隻洋賣十四碼花綢，還能賣得笑麼？但是，顧客依然寥寥，我也在他的臉上找不出一絲的痕跡，這不是顯得更淒涼麼？然而，這就是我們兄弟們目前的生活，而且還是中級人的。

自然，我看到的不過是一天的香港的一碎片，碎片雖不能說是全體，但碎片確確反映了全體無疑。我在作完一天的巡禮之餘，作何感想呢？

我沒有傷感，我也不悲憤。因爲我來香港既不是被香港的風景所引誘，也不是想分嘗一點別人的血汗，更不是胡適主義者，要來頂禮這「南方文化的中心。」我雖然知道這美麗的島今日不屬我們，但我也和香港大衆一樣，不承認這不是我們的土地，我們不起來謀解放，目前的文化是落後的，它恰恰代表了殖民的文化，利用中國封建的殘餘，來維持殖民地統治，但我並不因此對它的將來就加以否定。在這烏煙瘴氣的殖民地文化的懷裏，我知道，的的確確有人下了最大的決心。正在從事開荒，播種，要把這一片未開拓的精神的園野，開闢起來，在這平靜無波的海港的水面上，我看出這就是中國海新的怒潮的一個方面。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二十一日，香港確確沒有什麼事值得記載，不能不這樣平凡了，難道中央八大員南下悼胡抵港這一件事就說是今日的大事嗎？

## 基督教的「昇天節」

夢　庵(香港)

這是一所基督教的叢林，專收和尚與老道的。

前兩天這叢林的監督牧師R氏在早禮拜時便宣佈了今天

是對外禮拜，儀式與平常不同；並令兩位曾受洗的和尚與老道，預備一些關於主耶穌復活昇天的言論。

所以，今天上午十時，這叢林中的全體：牧師，教士，和尚，老道及出和尚老道變爲基督徒的教友，都陸續向這叢林之後高約九百尺的山——望天峯出發了；而跟在他們後面的還有挑着麵包，菜蔬，茶壺茶杯的工人及大司務。

上到山頂，約坐了十餘分鐘，R牧師便宣佈開會了。於是，大家靜默，唱復活節詩。詩曰：

「我主耶穌，
求引導我，
同到那天堂樂處；
因爲在世衆兒女
不能安然居住。」

唱罷了詩，一位曾做過老道的基督徒禱告：據說他確是一個「誠實」基督徒呢！禱告畢，讀新約使徒行傳第一章。以後，R牧師講道。記云：

「……耶穌基督昇天時留給我們的遺訓是：『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這是一句最要緊的遺訓，它的意思就是要叫我們將他的道傳到全世界的每一角落裏去。……各位都是從佛教，道教，孔教來歸了主的，在這個紀念日子，應當牢守他這句遺訓而發一大願，將他的道廣播到佛教，道教，孔教中去：使基督精神將這幾家的不圓滿的學說融貫起來，換句話說就是要將中國的整個文化歸主而後已。……那纔是你們作基督徒的本旨，那纔沒有負我對於你們的希望……」

說至此，他那一對碧藍的眼珠，深沉的對大衆掃了一週，飽含有無限的期望之情。講完道又唱讚美詩：

「自從地極直到天邊，
皆歸主耶穌所管。
萬物俱有毀壞日期，
惟獨天國眞永遠。
耶穌十架衆目觀瞻，
耶穌聖名衆口頌讚。
萬邦人民伏主前。」

歌詩畢，便是教友講話。先是一位曾做和尚的基督徒講：其詞意：

「……R牧師！我們的師父！他說的話和對我們的希望，眞是具着萬分的懇切之情！這在各位的內心，想亦有同樣的感覺吧！我個人願意從今以後將整個生命獻與這最神聖最偉大的工作！同時，也更希望大家能毫不遲疑地負起這種偉大的責任來！……」

講完後，大家都覺得很滿意，報以微微地領首。以後還有一位「昔道今耶」的講話，詞意大致都差不多，無須乎重述。

最後，唱了一首詩，恭讀禱告文，牧師祝福，禮拜畢，開始 Picnic。

詩曰：

「基督已復活矣，
死亡謚皆無權力！
……………
……………」

## 在海之角

金仲華（香港）

五月二十一日，在南中國海岸附近的一個小島上。這小島已經成爲一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我們以爲它仍舊是中國的：它本來是屬於中國的，現在它仍舊是幾十萬中國勤勞大衆的生活地。

三天之前我們到來了這裏；這三天中間，我們討論着辦一件目前中國所需要的文化工作；在二十一日的下午，我們繼續着討論與計劃。

天下着濛濛雨。據說這個海島上已有多時不下雨，民衆的飲水都被限制了；大家正期待着大量的「甘霖。」我們想，在國內一般大衆都被限制着不能得到充分的知識食粮的時候，我們應當做一點有用的文化工作，給他們以想望中的「甘霖。」這不是誇大的幻想。我們曾經嘗試着這樣做。一個小小的期刊會受到全國大衆的熱烈歡迎；假若是一個報紙呢？是的，我們應該辦一種日報，每日把我們所能辦到的知識食粮供給與饑渴的全國大衆。

於是我們在這個計劃上研究着：怎樣能把新聞編得整齊而有系統？怎樣能以精警的言論指示大衆對於時事的認識？還有，怎樣以許多活潑生動的通訊反映大衆對於一切問題的意見？我們從最廣大的原則討論到最細微的技術方面，從最困難的環境討論到最樂觀的前途。我們決定即日就開始這有意義的工作。

出門後，在雙層電車的椅上坐下時，我說：「我們現在一點也不因國內一般大衆文化水準的低下而覺得悲觀，也一點不以資本主義國家一些新聞刊物的廣大銷路爲値得羡慕！只要環境變好一些，我們的報紙要達到幾十萬份的銷路，是沒有問題的；假若環境根本變好了，就是要有百萬以上的讀者也是可能的！」

「人家在把我們當作傻子呢！」我的朋友笑着說。

我也笑了。但是心中這樣想：我們的計劃雖然像在做夢，但這工作却是最現實的。

電車轟隆地飛馳前進，我覺得眼前的事情由夢想轉成實現，也會像這樣的迅速。

## 在照妖鏡下暴露原形的日子

歐陽禮（香港）

五月廿一日可以說是一個放在一副强大的「照妖鏡」下來暴露原形的日子。所以我對於這一日的一切，都十二分地注意

和留心，以備也找一些「妖怪」來放在這副「照妖鏡」下，清清楚楚的來一看它底原形。

我是住在英帝國主義所支配下的香港的，所以這裏的僑民的一切動態和生活一當放在這「照妖鏡」下一照，它所現出的原形，不是「走狗化」便是「殖民地化。」現在待我將它的一小部分所現出的原形，來報告報告吧！

五月廿一日的剛剛黎明，街上除了返早工的勞動工人的一些粗大的聲音和「得達，得達」的屐聲外，（因這裏的人，尤其是中下階級的，都很喜歡穿木屐因它是很經濟而便利。）一切都很清靜。過了些時，突然的在遠處起了一陣很急速的呼聲。我稍稍聞它呼道：「偷嘢呀偷嘢呀！」（嘢是廣東話，意思即東西）但這聲音却很急快的追近來。過了大約半分鐘，我已經聽見很響喨，如打鼓般的跑步聲，和很清晰的不絕的呼聲叫道：「偷嘢呀偷嘢呀！捉住他！」突然的跑步聲停止了，繼着便是一陣如火警般的警笛聲。警笛聲停止後，繼着便是一陣拳頭猛力向人體撞擊的聲音。響了一陣，忽聞一個很悲慘而可憐的哀求聲道：「大佬大佬唔係我呀，大佬！」（廣東話「大佬」即「大哥」是恭敬之詞「唔係」即「不」的意思。）

「唔係你！」繼着便又是一陣拳頭的聲音。

「啊喲！啊喲！……大佬……唔係我……啊喲！」

這些聲音悲慘極了，我便立刻起了床，跑到窗口向街頭望去。

這時街上已經不是剛才的清靜了。原來恰恰在我窗口下面，一堆人好像是在看什麼賣藝似的圍成了一個小小的「人圈。」圈的中央，站着兩個人；其中一個模樣像一個店主，很凶狠的用一隻手抓着另一個衣衫襤褸像流民般的衫襟，一面說，「你偷嘢，重唔認！」每當說完一句，便猛力一拳的向那人的肚部撞去。那衣衫襤褸的人，便又很慘痛的呻吟着：「啊喲！……唔係我呀，大佬！……啊！」

突然間，這「人圈」的一邊忽然像潮退似地的向兩面湧開而成了一個大缺口，同時又聽聞很嘈雜的人聲叫道：「亞叉來呀！亞叉來呀！」（亞叉，在廣東話即紅頭阿三）

立刻的，一個穿黃制服的亞叉正向這個缺口很笨重的跑過來，並且還咕嚕咕嚕的嚷着不鹹不淡的華語：「做乜嘢？唔係唔偷嘢？」（乜嘢，廣東話即甚麼。）

這時有一個不識相的人，因想找一好位置「飽飽眼福，」便獨自的走到那缺口的空位來，那知他恰巧擋住亞叉的來路，亞叉便一巴掌的將他打滾到數尺之外，於是立刻又從人堆裏起了一陣好像是在看差利卓別靈的電影而引起的哈哈哈的笑聲！當亞叉一走入了「人圈」裏的時候，這圈的外圍便立刻的好像水裏的浪圈紋一樣的加大起來。亞叉一走到那站在中央的兩人時，那店主模樣的人這時却很恭敬的向亞叉說道：「啊，大人，佢偷我嘢，請你帶佢上差館吧！」（佢即他，在香港叫警局爲差館。）

「喂！你偷嘢？」那亞叉向那衣衫襤褸的人問。

「大佬，唔係我啊，大佬！……呀，大佬！」

「重話唔係！」隨即那亞乂一巴掌向那人的面頰打過去，又一脚的向那人的下部踢過去。於是又立刻的引起了一陣笑聲：「哈！哈！哈哈亞乂踢佢的××！」笑聲停後，又聽見那不幸的仔擄底慘痛可憐的的呻吟聲，用手撫在他的下部上，不絕的呼道：「啊喲！啊喲！……。」

「跟我去差館！」亞乂很凶狠的一手抓住那仔擄的衫襟，立刻向「人圈」的一邊拖着去，於是這「人圈」的一邊又如剛才似地的潰開了一個比剛才還大的「缺口；」當亞乂拖着那個巳經飽享老拳的仔擄經過的時候，那些站在「缺口」兩邊的觀者還要很慓速的退了数步。他們每個人都謹防着剛才的巴掌會落在自巳的面頰上呢！

這時那個店主模樣的人，却好像是一隻企立着向主人搖尾乞憐的黃狗一般，緊緊的追隨着那個好像是拖着一塊大肥肉來預備喂他的櫻色奴才。

這塊「肥肉」底香味的吸引力太大了。甚至剛才在班圍着「人圈」的觀者，現在也爲這「肥肉」底香味所吸引，便也好像那店主似地的變成了一條條的黃狗、好像也想嘗一口這塊「肥肉」似地戀戀不捨地追隨着他們底拿着「肥肉」的櫻色奴才。

# 在香港

鐘大道

是五、二一的晚間，我離開了九龍的一家小旅館，在微雨濛濛中，踏上平靜的彌敦道，穿過葱蘢的樹下，經過貴族們憩息的華麗的半島大酒店，繞過「廣九車站」的高聳的鐘樓下，跳上冷清清的過海小輪，渡到香港的「皇家碼頭」，跨上一輛向東飛馳的雙層電車，把我送到一個朋友家裏住下了。

提起筆來，想寫「中國的一日，」問題隨即湧上來了：「香港與九龍是中國的嗎？」過去是的，在一八四一年以前，它叫做「裙帶路洲，」爲許多漁民大衆們覓取生活資料的天地，實際上那時是中國放棄了的華南的門戶。現在不，它不僅變成了現代化的都市，而且是東西洋交通貿易重要的一環，尤其佔重要的，爲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第一道防線的海陸空軍根據地。將來呢？這除了香港與九龍的中國人民大衆以事實來解答以外，誰也不能「越俎代謀。」

現在，它們的外貌比上海還要美麗，它們的資本主義化殖民地化比上海也還要澈底，尤其是香港，高大的洋樓整齊地櫛比地自海邊一直矗立到山頂，恰恰象徵了這座偉大的金字塔是海邊騎樓下露宿的勤勞大衆與居住在山頂的貴族大人們底矛盾發展中長成的。

最令人注目的，是滙豐銀行的立體形的十三層的巨大新建築，這代表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金融資本的偉大雄姿，怪不得它是莊嚴地安閒地傲視着一切，在它底脚前的維多利亞女皇的「聖像」，相形之下，她是多麼渺小，只是歷史的陳跡而爲時代所漠視了。

夜晚，一到九點鐘，街上就被整個的不景氣所吞噬，沉靜地像死了一般似地躺着；只有音樂的聲浪忽斷忽續的從舞院或者影院裏透露出來，這顯示出它還留着一點呼吸。「巴士」與電車懶洋洋地爬着，似乎尚在作最後的掙扎。因此「繁榮委員會」在絞盡腦汁地想把它恢復爲「名副其實」的世界唯一的繁榮的「孤島。」

果然，李滋羅斯南來，與廣州當局談判了，促成粵漢路與廣九路接軌的定議，這是多麼快捷而簡便大批的商品，可由九龍一溜烟達到中國腹地的長江，原料也可一瀉千里的出口了。本來南方的大門是半開着的，此後是大開而特開了。正在展築中的黃浦商港，及沉浸在華僑資本中荀延着的廣州底未來命運，只有靠與奮的香港的資本家與買辦階級的如意算盤來決定。

資本家們一面憧憬着未來的繁榮，一面却對不景氣不斷的打嗎啡針；——「銀禧大典」（英皇喬治第五登極二十五年紀念）給予我們的認識，只是發揮了香港的中國買辦階級十足的奴性；然而他們自認這是經驗的興奮劑。明年五月間又要舉行英皇愛德華的加冕大典的慶祝，現在已經積極籌備了，他們希望能够打破去年「銀禧大典」的盛況，他們希望能够衝破「去而復回的不景氣」的氛圍。還有一九四一年是香港割讓給英帝國主義的百年紀念，還對於中國是恥辱還是光榮？在香港的「高等華人」中實在找不出正確的結論。因爲他們比蘇聯實行五年計劃更「熱烈」地準備慶祝的概念，已於一二天前報紙披露了出來。

所以從現象上觀察，香港與九龍是道地的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就本質上說，全部人口照當地政府的統計：「在一九三四年尾，總數是九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二人，其中華人爲九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四人（佔百分之九十七强）非華人爲二萬九百另八人。」這個大小懸殊的對比之中，使我們明瞭維持這金字塔的中心力量是在那裏？

曾經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很幸運地目擊「省港大罷工」時候，香港與九龍的勤勞大衆的英勇的民族鬥爭。當地的政府是如何恐慌的想盡方法來壓迫，阻止，封鎖輪船，火車，……一切交通線，然而不到三天，終於被勤勞大衆團結一致的偉大力量所擊破，剎那間把香港變成爲「冷港」「荒港」「臭港」寫成了民族鬥爭史上光榮偉大的一頁。

戰爭臨頭的信號已瀰漫了全世界，太平洋中的香港與九龍已整個地被籠罩在戰爭的恐怖網中了。看每天天空中的飛機軋軋地響着，除了「啟德飛機場」（在九龍）還在建築着更大規

模的一新界飛機場」（亦在九龍）海面上的戰艦橫七豎八地大量地停泊着只在靜候號炮的一響。在這緊張的氛圍中，當地政府發表了所謂「防空計劃」，最主要的第一，指定了匯豐銀行，東亞銀行，香港大飯店，半島大酒店，青年會等七所大廈爲安全屋宇，這裏面充其量也不過容納三數萬人；第二，指定防空費用計三萬餘元，其中半數以上，充作警察，義勇軍，救火隊臨時維持秩序的用途；……

這裏，很明白告訴了佔絕對多數的中國人民大衆，要不把生命作爲戰神的犧牲品與死神的贄見儀，只有大家認識自己的地位來做結論。

## 今天的斷片

郭兆原（香港）

因沒有任何目的地，我和潘君隨便朝稍爲熱鬧的地方走走，看看社會上的動態。我們到了彌敦道大馬路，——這是半島上最長最寬的柏油馬路，到各處的長途車，私家車，運貨車……都從這裏經過。我和潘君緩緩的行，隨意的看，到了東樂戲院的近處，忽然來了一個小乞兒，年約六七歲，穿着襤褸的衣服，拿着一隻小竹框，黃色的臉龐，萎頹的精神，充分表顯其營養不足，而失了小孩子應有的天眞活潑的本色，他走到我的面前，捧起了竹框，又跟着前行，口中細聲的哀求道：「先生！給我一個銅仙！先生給我一個銅仙！」他一面跟着我走，一面將目光不住的轉移到左邊一塊空曠地上。我跟他的視綫一看，原來在那草地的一角，坐着一個蓬頭垢臉的老婦旁邊還放着一個襤褸糟的破爛竹籃。我心中暗思：大概那是他的母親罷！

當我停止了脚步，向袋裏取錢的時候，順便問他：「那邊是不是你的母親？」他毫不猶豫的說是。錢給了他，他滿面堆上了笑容，三脚兩步地跳向他母親那兒去了。

舉步再向前行，左邊突然又走來了二個同樣求乞的小孩。少頃陸陸續續地又增加了許多，總共來了十多個，男的女的都有，年齡大都六七歲前後左右，團團把我兩人圍住，都舉起了一隻細弱的手，口中不住的要銅仙。他們緊跟着絲毫不肯離開，眞使我們感到無計可施。伸手向袋裏一摸，我只有兩個銅仙，而潘君卻一文莫名。給誰好呢？他們都一樣的可憐！一毛不拔呢？又無法脫離他們的追蹤。行了幾百步，心中又討厭，又可憐，欲以猙獰面孔相向，於良心有所不忍；且這樣年輕的兒童根本不曉得猙獰的面孔爲何作用！

情急智生，行到街尾，我急將袋中二個銅仙當衆向馬路的一角丟去，他們便蜂擁的前去搶奪，於是我兩人乘機急速向轉角處跑走，才脫離了他們的包圍。

## 我這一日

李虹（香港）

昨天我還是一家報館的電訊編輯，今天卻成爲廣大失業羣

中的一員了。那是出我意料之外的，雖然已經是必然的了。

論陰曆計算昨天是閏三月的末一日。在下午六時左右，我接到一封通知書，辭句是簡短的，但給我的震撼力却大至少這樣常規的生活要來一次變換了。曉得他們是無慈悲的，我沒有一分的意思向他們求一絲的慈悲，不過我更認識他們的手段和計策而已。

「中國的一日」的徵文廣告，是偶然從世界知識的底頁映到我的眼簾來的，又恰巧我正經着這一個變動，我應該寫一點。這次之脫離那個生產機關（說文化機關吧，但配不配呢？）雖然是像受了一次欺侮似的，但在這加緊剝削的年頭，只順利了他們，你便只好作犧牲品了。

我不會為了被人打落而悲觀，或者作出無謂的詛咒；冷靜地拿出理智來，認為這不是我個人的事，而是社會裏的事，更是這壞制度下一個纖纖而又是鐵一樣真實的例子，認識了吧。

我是桀驁着的。惡運之到來，每人都有一份，我有這勇氣接受他。不過，我恐怕我的兩個感情脆弱的妹子（還萍和櫻）會為我悲傷，那我確是難受了。告訴她堅實點吧！生活就是鬥爭，應該服膺那句話。自警呵不為親者痛，仇者快！

以後將有另一種的生活了。是追着光明的生活。鍛煉自已，決心做些有意義的工作，為人類，為自己，為期望我的人，都應該站起來伸動手吧。

生活不能沒有計劃，這些暫定的零碎計劃是今天從腦裏迸閃出來的：

常常到海濱游泳，切記有健全的身體才有健全的思想，才後有力量去參加偉大的鬥爭。

集團地讀書，多學點社會科學；那裏已經有一班刻苦青年伸着手等着我參加，我應該趕上去把他們的手牢牢握着。在集團的意志下好消毀我殘餘的虛無主義成份。

再拿起筆來，（昨天所拿的筆是為別人賺利潤的，今天我可以回復自由了。）我看，我的手多少是適宜於拿筆的，寫給世界去吧；忍着痛苦，含住一泡眼淚，抱住雄心幹一下吧，我的愛人是歡喜我拿筆的，我的朋友也期望着我，我可以自暴自棄麼？

## 在馬六甲

周文表

巧得很，五月廿一日正是陰曆四月初一日。本來「初一」和別的日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還不是都有着廿四個鐘頭嗎？然而，在這兒的人們還是把這日看做是特別的。

今天天老爺雖不作美，下着雨，霏霏的雨，然而一般的人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還是照例的冒着雨，絡繹不絕的到觀音廟，或是大伯公廟，皇爺宮，九皇爺廟……去進香還願。

在今日，他們（或她們）是不吃葷的，也不許說不吉利的話。只

是整日的關在家裏敲着木魚「咯咯咯，」嘴裏念着「阿彌陀佛。……」至於客廳裏供着的大伯公或是觀音娘娘，自然是香燭滿爐，鷄鴨盈桌的了。

寫到這裏，我禁不住想起昔日（大概是兩年前吧？）這裏的十五年一次的迎神賽會。（俗稱遊皇缸）這情形的熱鬧，可說是罕見的。皇缸一連遊了三日，交通因此也斷絕了。「黑頭阿三」更大隊的出來維持秩序。從別埠趕來看熱鬧或進香的，也不下萬計。聽說一次的迎神賽會一共化了十多萬元。這都是這兒的善男信女們所捐的。據說皇缸一出遊，人們就可平安無患。

今天下午我和幾位同學出去賣票。因爲我們的畢業同學要去新加坡旅行；經濟不夠，所以演戲籌款。我們走了好些地方，口水都爲之說乾了，票還是賣不出好多。一些店家非但不幫助我們，反而說了一大堆怪刺耳的話。至於那般善男信女們，更不用說了；他們是情願多燒一點香，多建一些廟宇，對於我們旅行的事，他們是認爲和他們不關痛痒的，幫助自然是談不上的了。唉！昔日爲遊皇缸事，竟化了十多萬，而如今區區的幾角錢却不肯幫忙，眞可見迷信的觀念，封建的思想，依舊深種這兒人們的腦筋中。（雖然有些人是前進的。）

時代的巨輪是時刻的前進着，然而這兒的人們還是醉生夢死的隨落着。

最使我佩服而感激的是巴黎剪髮店的一位女店員。當我們

走到伊那兒向伊求售時，伊即刻答應了，買了一張六角錢的票。并且向我們問：「拿這麼多票到那兒去賣呢？」伊又說：「在馬六甲這地方，要求人家幫助着實不容易，因爲他們都是些自私自利的，什麼公益事情，他們是不管的……」

是的，伊是深深地瞭解馬六甲社會的，伊所說的，和我們所遇見的，恰恰相同。噯！伊比起一些深閨中的太太小姐，充滿了封建意識的女人們來，相差得多麼遠啊！

# 理髮店的小走堂

符言勳（香港）

隔隣汽車廊照例在發動汽車機器，呼嚨！呼嚨！呼嚨嚨的叫着。時候已經六點鐘了。

就在這個時候，小幹的責任畢竟到了。

每一個早上，小幹起床的時候，總是眷戀着它簡陋的骯髒的睡榻。它的惺忪的兩眼，儘想多睡一下，但是它的身子總是不容它躺下，是要起來的了。

因爲要避免東家的巨掌鞭子及種種的辱駡，於是終於沈重地爬起床來。小幹開始它的工作了。

小幹一離開睡榻，就急忙忙的趕到店前來，把店門打好了。小幹一邊拂着櫈子，檯子，打掃地板；一邊叫着夥子們起床。過了半晌，夥子們起床了，打掃完了，小幹於是跑到廚子下燒飯去。

一邊燒飯，一邊洗滌碗箸；一邊做菜，一邊揩抹棹子，小幹匆匆忙忙的做個不休！一會兒，小幹將飯燒好，時候已經不早了。盛好了飯，擺在棹子上，叫夥子們吃早飯。

小幹在吃飯的時候，是不許它坐下的，站在棹子一邊，飛快的將飯往嘴裏送。它那一副小嘴，填塞到像一個橡皮球兒一般。夥子們的飯碗，通通都是小幹一手經理。有時候，擠得小幹應接不下時，夥子們也全不寬諒一下，且還怒責它做事遲鈍，或者罵它為「笨豬！」這樣，小幹只好裝着聽不見，不理睬，恭恭順順的做下去。

趕快的吃飯，趕快做完廚子下的工作。小幹緊緊記着東家那副臭臉孔。

小幹趕快做完了廚子下的工作，一刻兒都不敢疏忽，偷懶！急忙忙的跑出店前來。它謹慎地提防着東家的鞭子。

小幹在店前做的走堂工作，說起來比廚子下的工作更要辛苦。遇着生意熱鬧的當兒，一邊接待顧客，奉待茶煙，一邊要替顧客剔身，拿衣服給顧客穿好。夥子們也做得手忙脚亂，東家自然笑微微的眉飛色舞。然而小幹呢？簡直忙得要瘋了！它穿來掠去，像布上的梭子一般，一刻兒都不停止。一會兒，這個夥子吆叫要濕面巾來；一會兒，那個夥子吆叫倒洗髮水來，走得小幹簡直要瘋起來了！

但是小幹只得持續的挨着做下去，到晚上閉店的時候才止。

到了晚上，閉好店門，大家都很快活的跑了——玩耍去了。可是小幹呢？擺在眼前預備的工作正多着哩！倒痰盂呀，拭鏡子呀，洗地板呀，滌撒髒面巾呀……交來換去，做完了這樣又做那樣，拚命地做着。玩耍嗎？小幹連想也不敢想牠，只有拚着命做完它的工作才得休息。

小幹做完了工作，壁上的鐘已經敲了十一下。它做得渾身上下都疲乏不過了，睡神已經催它，它再也沒有什麼虛想，它只單記着明早汽車吼叫的時候就要起床。小幹懶洋洋的鑽進骯髒睡榻裏睡下了。

小幹的年紀雖然還小——十五歲，但他已經替人家做了一年多久的小夥子了。她家裏很窮，父母終年做到晚，不但沒有餘錢讓小幹上學讀書，就是稀粥也難得到一飽，所以為了生活，它的父母竟忍心放他出門做人家的小夥子，忍心他備受鞭撻，痛苦，孤冷。

雖然這樣，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 五月二十一日的事

陳　琳（日本）

梅雨天氣。晌午時雖偶爾有抹黃金似的日影，但一閃眼間便消失了。天像一團飽醮着墨汁的舊棉花；又似在賭氣，臉色怪陰沉的，誰敢保定牠不會立刻便淌下眼淚來呢！

自從早間看到報上刊着某政府又決定增兵華北和移民滿洲的消息後，心上老像壓着一塊鉛片般憂鬱。幾次立意不去想牠，

拿起康德哲學講義來朗誦，但那幾行刺蝟似的字總是針得我的腦板發痛，在眼前閃着各種可怕的臉孔。我坐在學校的走廊上，眼睛雖矓着園裏幾株繁茂的櫻樹，和那些騎在葛藤上的雜花；心却迷夢般地老是在縈念着那遼遠的雲山外的一切。呵！這便是所謂鄉愁嗎？然而鄉在那兒嗎？我已是個有鄉歸不得的人呢！

下課後，煙兒見我獨自在出神，便跳近來道：

「嚇！怎麼只管在獃！今天伊勢丹不是開菊花會嗎？我們去玩一會兒吧！」

我也想借此驅去心中的雜念，便不遲疑地答應了。二人匆匆地走到水道橋，跳上電車，正想要拿出一本書來消遣，但打開皮篋一看，不覺又呆住了。只得悄悄地告訴煙道：

「糟！那束信放在課室裏忘記帶來呢！給人看見不大方便！你先到新宿相等，我就轉去拿來！」

我立刻換車趕回學校，幸喜那信仍原封不動地躺在舊處。我把牠拖在懷裏，又匆忙地從學校的三層樓走下，這時已流了一身熱汗，人也十分疲倦。嗅到馬路上汽車的油氣，使我格格欲嘔。

到新宿下車的時候，雖然有點近視，但遠遠已望見站在待車室旁的煙。我習熟地把Pass向查票人的眼前一幌，便衝出木欄。笑着和煙點頭。煙還未開口，忽有一個穿黑洋裝的高個子從人叢中閃出了，露現着一臉邪笑向我裝手勢。我起初嚇了一跳，不知道是何種人。但定神一瞧，心裏便明白了。因爲他那種老像在搜獵着什麼的眼光，已和我說明他是屬於那一類的職業了。我怕煙會受嚇，向她示意勿怕，便挺着胸脯，從容地跟隨他跑了。

進入驛旁的詰問所，那人便和一個鼻下留着兩撇鬍子的警長低低地說了一陣，然後站在一旁陪審了。那警長把我們詳細打量了一會，向我問道：

「你是台灣人嗎？」

「不是！」我搖着頭。

「滿洲國人嗎？」

「同樣不是！」我又搖着頭。

「那麼……支那……？」聲調有點鄙夷的成分了。

「是中華民國人！」我嚴正地說。

「那省？」

「廣東」我想到那一回的光榮，有意使這兩個字響亮一些。

「唔……」他睃我一眼，似畏縮地。怕也想到那一回的事吧？

「她呢？」他用一本册子指着煙。

「同樣廣東，」我們的應聲幾乎是同是跳出。我有點忿然；煙却淡淡地望着窗外。

「唔！她不是日本人嗎？」他又睃了一眼。

「那裏話！……中華民國人！」煙由淡然而激昂了。

「哈！有點……有點似呢！」他忽奸滑地笑了，望着站在旁邊那個人。用白墨在案上劃了好久才劃出一個「似」字；可是比朱

二的兒子初開鎗時還覺足。

「不！日本女子都是這樣低的！」煙用手比着，似乎她自己那臨近門楣的高個子是一種榮耀。

「呃！對啦！但是如果『君』是日本人，『君』可算做日本美人呢！」他又向那人睃了一眼、那人也哈的一聲笑出來了。

我忍不住忿怒的襲擊了。大聲地道：

「究竟叫咱們來做什麼呀！」

「待些！這時是警備時期。知道嗎？但是皇國的軍警是會很公平的！曉得嗎？」

「但是！還要問什麼呢？」

「你們是夫婦嗎？不，不是愛人？」

「都不是！是朋友！同學！」我、答認真地。

「管到這些幹嗎呀！」煙却忿然了。

「哈哈！支那人咱沒有工夫管，日本人可要管呢！哼！問完了！各寫下一個住址，曉得嗎？……寫！」

他命令着說。我們各寫下一個地址，便被轟出來了：茫茫然地。

在伊勢丹吃飯的時候，煙說她忿氣，還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說時眼淚已溢到眶角，像一個受着委屈的天眞孩子，和剛才的崛強完全兩樣。她又說當她走下月臺時，他便站在那裏和她點頭，她起初以爲是我的朋友、和他囘禮。他問她要做什麼？她告訴他是在候人，這樣便給他帶住了。

「是因爲誤認你做日本女子吧？」我說。可是煙反駁道：「他不准日本女子跟中國人一起嗎？但珈琲店和跳舞廳不是天天擠滿中國留學生嗎？他幹嗎不去盤問。」

「那是營業的地帶呀！而且在夜裏……你想想看，一個上流女子跟支那人跑，在白天，不是會礙武士道的體面嗎？哈哈！」

「你眞會想……」煙拭乾眼淚笑了。

囘到「下宿館」憂鬱地坐着，眼睛又釘住報上那幾行有刺蝟的字。忽然老許推．開「障子」進來了。臉上爬滿着鬍子，大約是好幾天不刮了。臉色比前更加陰沉。一進門便把報紙擲在桌上，忿忿地說：「媽的！又來一個移民六百萬。」

我請他抽煙，說這消息已經看過了。幷報告他早間掃興的事。他起初睜着驚奇的眼，接着慘然道：「我說你們算好呢！還可說是中國人！我前次被詰問時，因爲在滿洲下面沒有寫個國字。便受了半天審詰，過後還有幾次來檢查我的行李呢！」

「這樣嗎？」我的憂鬱加重了，心似被塊石頭壓住。窗前的梅雨又欷歔地下了，空氣十分沉悶。兩個人默默地對坐着。像有一大堆膠布塞住喉頭。他的臉色由青而紅，由紅而灰白。似乎忍不住沉悶，拍着兩腿立起來道：「唉！梅雨天！苦悶呀！」

他出去了。我又呆呆地望着天空，縈念着那遼遠雲外的故國。但恍惚還有一串聲音在耳畔響道：「你們算好呢！還可說是中國人！」我的眼淚無力地滴下了。

# 第十七編　一日間的報紙

## 申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萬二千六百四十九號，六大張。（內外埠四張，本埠另加增刊二張。）

時評：華北時局與美國聲明「溯自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五月十日，吾國稅收因日方走私之故，巳損失三千萬……增兵行動，亦巳變本加厲，第一二三批日軍共八千名，六月底即可以完全開到平津榆關一帶……方此之時，遠東最有關係之美國發表正式聲明……決擁護九國公約，保證中國獨立及領土完整……吾人因深信華北危局，惟吾同胞之自己努力，乃能應付，不必作依賴他人之夢想。然鄰國之態度與行動，亦宜予以相當之注意。救亡衛國，百分之八十在於自力，而百分之二十，有待於國際之轉變爲如何。前者爲主，後者爲輔，依人成事，非處於危機中吾國人應有之心理也。」

要聞第一條爲：「松室自長春返津會晤蕭振瀛。田代召集日將校會談，並與多田聯歡津各界茶會。」次爲：「華北走私，當局決不減低關稅，惟有依法嚴行緝私有效辦法。」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本市各界籌備追悼公祭胡主席。」

副刊有：（一）通俗講座第十期，文一篇，題爲「蘇州五義士」，係敍述明末蘇州民衆反抗貪官汚吏的故事。（二）出版界第五十六期，中國文化建設協會主編，文一篇，題爲「我的讀書經過」（下）署名獨秀，約千餘字。（三）本埠增刊之談言欄，除小品文多篇外，本日載小評二篇：「一人一名」與「廣州檢查奇裝的阻力。」（四）圖畫特刊第二百零二期，前頁爲「包頭雜景」，計照片八幅，後頁照片共九幅，第一圖爲華北走私情況一斑。

## 新聞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五號，七大張。（內外埠四張半，本埠另加增刊二張半。）

社論：晉省匪擾中人民之操守「太原綏靖署閻主任，於竄擾之陝匪，渡河退回老巢以後，發表告山西人民書，稱述此次匪禍之未蔓延，非但由於政治軍事之力量，亦由晉民具有純樸之美德，不受利用，是以技無所施，而歷來貧民對於該匪分物分財，謂不義之財，寧死不受以爲證。按「一介勿與，一介勿取」以及「渴不飲盜泉水」本爲我國自昔相傳之格言，雖此種觀念，未必能普及於一般社會，使人人奉爲金科玉律……但我國民族，素具中和性，習於安分守己之說……所謂「摧豪强抑兼併」以及「士夫不與民爭利者」雖未必能澈底做到，然因爲政治上千百年來之典型……近來高度工業化之國家，私人資本發達過甚，於是切齒腐心於社會財富之不均者，每謂若輩之積儲，皆係羣衆之血汗，是則追本

竊源，取其所固有，不爲不淹。此舉也，如能參照我國古代摧豪强抑兼併之政令，而濟以近代節制私人資本之成規，使其於潛移默化之中，收家洽人足稱物平施之效，自合於國人中和性理想之政治。否則彼所稱席豐履厚之家，其中固亦曾爲相當之勞心勞力，數由刻苦積貯所致，豈能與盜跖之徒等量齊觀，若出以疾風暴雨之行爲，奪其所固有，此則自來闖獻之徒，所挾以愚弄羣衆者，施之於經濟落後，政治上爲次殖民地之國家，適以召亡。晉省人民直斥之爲不義之財，寧餓死無所取，是則今月弭亂之圖，於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外，導人民思想於正軌，尤爲重要。……吾人因此以爲欲泯社會之危機，必先保持我國自昔中正和平之美德……故今日有養民之責者，一方應殫全力以規劃農業水利，使荊篳蔀屋之民，咸能衣食粗足，無憂凍餒，一方應使素富之家，咸自覺悟，斥其汰侈揮霍之資，以爲社會公益之用，以仁讓之俗，消不平之氣……」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決議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美總統羅斯福談：中美白銀協定能助中國穩定通貨，能使美國貿易發展。」本埠新聞第一條爲：「各界積極籌備追悼公祭胡主席。」次爲：「舉國注目之走私問題，財部已定遏止辦法。」

副刊有：（一）茶話，內有「服務與讀書」「成功的眞障礙」「讀書態度」等短文。（二）無綫電週刊第一六〇期。

本埠附刊第一段爲：「那幾次是『本埠』」另有「集團結婚之花球」及長篇小說「惜分飛」（二二五。）又有「藝海」一欄，內爲電影批評。又有副刊新園林，內刊談話「公公私吃飯」「出關記」「友紅豆室雜碎」等什文，另有張恨水長篇小說「燕歸來」（六二九。）

## 大公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號，三大張。

社評：茶業糾紛與統制問題「本埠洋莊茶業公會，前爲反對皖贛兩省府統制紅茶運銷，會於四月十三日停止營業，嗣經調解，風潮平息，皖省紅茶運銷處在滬且聘茶棧業代表鄭鑑源爲運銷組主任，以示合作，不意爲時未久，復告決裂。在茶棧業方面指摘運銷處綱領爲抹殺該業組織，而運銷處對於該業態度，亦至不滿……吾人自此事發生之初，即勸茶棧業宜與皖省府合作，今日意見不變。惟認爲値此新茶上市之時，對外貿易，關係重要，殊不應因一部分中間商人之作梗，妨礙茶業前途之發展，故希望運銷處應運與經銷紅茶之洋行及外國茶商等直接接洽，另創新局面，新關係，同時希望茶棧業方面認清地位，勿以居間業爲奇貨可居，而不知此等中間剝削階級，在今日統制經濟的現階段下，實應在淘汰打倒之列，尙不如忍耐自制，與運銷處設法妥協，較爲有利。」

要聞第一條爲：「昨中政會通過懲治條例，偷漏關稅嚴厲處罰，我當局決不減低關稅。」次爲：「蚌埠商會決定辦法：遏止走私，

實行良心制裁」本市要聞第一條爲：「中山秀雄案昨續審，葉海生當庭流淚。歷次供詞不符似有隱情。」特載有「上海的政治犯現狀。」

副刊有：（一）圖書副刊第一百三十一期，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主編，文六篇，除書評新書介紹雜錄等外，有「巴黎敦煌殘卷敍錄」（二〇）及「劉繼莊年譜初稿質疑。」（二）大公園地載文五篇，題爲「閒話電車」「摩登先生語錄」（六）「生還」（三九）「匱室記聞」（三）「日暉港裏的居民。」（三）每日畫刊第八九三期，刊有時事及風景照片六幅。

## 時事新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萬二百十六號，三大張。

評壇：國聯改組論與我國「……邇者於意大利倡議改組以二年又五個月，改組之論，再度盛倡於英倫朝野：首相鮑爾溫有國聯會重行估價之言，艾登外相有實事求是之論……故以爲（一）盟約第十條第十六條應予修改，（二）劃分全世界爲若干區域，在同一區域內，有存亡利害關係之各國，應訂立區域互助公約，其互助義務，即以同區域內遇有互助必要時爲限。此其立論，與兩年前意國所主張之三點，縱不相同，然其足以斬絕國聯會之生命，使國聯會名存而實亡，張侵略國之氣燄，關閉和平之門戶，則二而一者也。……無此國際組織，則亦已矣，有此組織。而爲大國所劫持，爲侵略者開方便之門，使弱小國盡爲釜底游魚，則吾國亦當以會員國一份子之名義，起而反對。……」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禁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日駐屯軍司令田代定後日就職。」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實部上海魚市場謀與魚商切實合作。」

副刊有：（一）學燈第二百念一期，爲銀行與信託專號，文一篇，題爲「商業銀行的準備金。」（二）青光，文六篇，題爲「聰明人的出路」「裹足的故事」「舊筆墨狀新事物」「悲劇」「農村演劇生活」（三）「南朝新語」（七〇）（三）新上海此刊內所載均爲關於上海各部分社會動態的特寫。

## 中華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千五百號，兩大張。

時評：英擬增驅逐艦與海軍問題「英國近向各海軍國提出備忘錄，擬在條約限制以外增加驅逐艦四萬噸，要求各關係國諒解。……意阿戰爭發生，乃證明英國海軍在地中海之無力，其在海軍本身上之原因，最要者即爲受意國輕艦隊尤其潛艇之威脅；在遠東方面情勢亦極相類。……在實際關係上，堅決反對英方之要求者將爲日意兩國而非法美，因英國增加補助艦對於美國並無

威脅，且英美對遠東時局頗有合作之趨勢，英方此項要求或已先得美方之諒解，亦屬可能之事。……惟此例一開，蓄意積極擴軍者正可援例藉爲口實，從此海軍競爭又加入一新勵力而益趨尖銳，此則甚可預見者耳。」

要聞（排在第二張）第一條爲：「中政會決議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汪先生背彈處尙時作痛，未宜遽施手術。」本市新聞（排在第一張）第一條爲：「槍殺日水兵案昨續審，周社棠被提公訴。」

副刊有：（一）萬象，內容有「海外珍聞」及「銀座」二欄，另有「舊京一謎：溥儀李代桃僵說。（溥儀幼殤小毛兒代之登大寶，今之關外王乃爲堆兒兵之子）」「聖地西藏的神話：喇嘛護法神鬥法（狂風大作九喇嘛坐袈衫浮海，佛爺說道黃教徒不許顯神通）」「赤壁考（蘇東坡所遊之赤壁，與周郎捭操之赤壁，是否同是一地？）」等三篇。（二）微芒第二十三期，微芒文藝社主編，內刊文藝小品四篇。

## 民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千四百三十三號，三大張。

社評：氣與生「……氣爲生死之表示……惟是有氣則生，亦須觀察其氣之如何，以判斷其生之健全與否。其虛矯之氣、其狂妄之氣……此等之氣，總謂之客氣，客氣者一時之激刺、暫時之奮興，非是養之有素，出之有本，不轉瞬即消滅以盡，無以持之久遠、雖則有氣，而不足以爲健全之生。善養氣者，寂然不動，充實其內部……故有眞實之正氣，以運用其持久不衰之毅力……個人如是，團體如是，國家亦如是。所以欲禦外侮，當培養其正氣，而保持其毅力。……此攘外必先安內也。……」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本市各界積極籌備追悼公祭胡主席。」

副刊有：（一）民語，爲文藝性的刊物，第一篇論文題爲：「民族主義文學試論」（上）（二）法言，專刊本市各法院當日開庭順序及判決裁定批示等文件。（三）法學周刊第八十六期，法律學社編，專刊法理之論文。（四）影譚，爲影評之刊物。

## 時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一號，二大張。

無時評。

重要新聞：紅色大字標題「中校女排球，民立娘子軍凱旋。」（附銅版圖八幅）該報第一張幾乎盡屬廣告，惟第三版有三數條國內外新聞、第四版則爲社會新聞。第二張第一版第一條新聞標題爲「虹口日水兵被殺案繼續公開審究。」第二三兩版則大

部爲體育新聞，政治新聞則在第四版。

副刊有號外畫報每日隨報分送本日爲第七百八十五號，內容全爲體育照片，以女運動員照片爲最多。

## 上海商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三三一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決議通過懲治偷稅暫行條例，」次爲：「某財政專家談現金準備列舉規定原因（孔財長安定金融宣言，並未減低現金準備額。）」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海關發表上月本市白銀進出口絕跡。」

副刊有：（一）新聞界第二十三期，內容爲談新聞事業的理論並報告新聞界的消息，本日另有記者叔雨幕劇一本。（二）週波第二十二期，爲跳舞及無綫電播音之刊物。

## 市民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九〇一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蕭振瀛談田代就任後冀察問題將繼續折衝。」本市新聞第一條爲：「特一區市聯會昨開常會，林康侯當選主席。」

副刊有民衆園地，內容彙載新舊雜文。

## 上海早報（上海）

本日爲第十三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日增兵華北與走私，許世英電外部報告日方掩飾推諉。」本市新聞第一條爲：「金神父路昨晨發生大血案：因華捕借錢不遂，刀傷探員之妻。」次爲：「誘拐人女曾具甘結遞滬卒被拘獲。」

副刊有：（一）影城風雲，內容爲電影雜談。（二）晉味，內容爲無線電播音雜談。（三）火花，內容爲純文藝，第一題爲「爲什麼需要國防文學?」（四）早茶，內容恰似其名，爲酒肆茶館中之雜談。

## 大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六七五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昨午第三次續審，晤殺日水兵案周社榮併案提公訴。」

副刊有：（一）學風，內容爲綜合教育新聞及學校通訊而成。（二）大日報副版，該欄內容爲綜合社會素描及人物評論而成。（三）蘿蔓第十期，爲新文藝副刊，篇幅約三千字。（四）法光，內容爲司法界動態及法理研究。

## 時代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十一號，二分之一張稍多。

無時評，有譯論一篇，題爲「美國之海軍陣容。」

要聞第一條爲「財部某要人談華北走私雖猖獗，我決不減低關稅。」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晤殺日水兵案昨第三次續審，周社榮被提公訴。」

副刊有（一）天聞，內有小言欄「扛順風旗」：「……我們該反對政治上只曉得扛順風旗的勾當，同時我們更該提倡政治的道德。……」其他雜文二篇。（二）翰林，內刊文四篇，題爲「京遊雜感」「滑稽解」「英遊紀程」（一九）「證右談」（三）時代綫，內容有「提壺女」「南湖船娘」「九江風光」「舞經」「塔」等。

## 上海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二九二號，小型兩張。

言論：開墾瓊崖官荒。

要聞第一條題爲：「阿國組設新政府後殘軍紛往歸附民氣振奮，」內爲敘述阿國反意近況，是把新聞重新組織過寫下來的。次爲「華北走私將起重大交涉。」

副刊有（一）花雨，內容有「明董香光實錄，」「慈禧虎字能避鬼。」（二）趣園，內容有「眼睛與哥的克，」「蘇州狐」及長篇小說「蓬門紅淚」（五五一。）（三）餘音，內容有「春光篇影移雜說」（十）及長篇小說「秋千影」（五六九）等。另有「談話」一欄，本日一文爲「今日的小學教師該怎樣做？」

## 立　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四二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受賄轉運私貨來滬，崑山站員工撤職。」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日水兵案昨續審，葉淘生淚流滿面。」

副刊有（一）言林，內容爲文藝性雜文。（二）小茶館，內容

爲社會性雜文。

## 大光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號，小型一張。

評論：最近醞釀中的日本政潮。

要聞第一條爲：「西南當局切實否認白崇禧在粵被刺說。」

副刊有：（一）前哨綫，文藝性，短論題無聊文學「文學在今日的世界無疑地是等於一個號召羣衆的喇叭，是推進社會的一支動力……所謂無聊文學，它直接包括了享樂主義文學，頹廢文學和鴛鴦蝴蝶派文學……我相信無聊文學在今後它決計自會影滅的。」其他爲「運[illegible]者」，「五月之歌」，「關於報告文學」（下），「第一天」，「預兆」（二）。（二）戲劇，電影，關於這兩方面的短文。

## 新實報（上海）

本日爲第四十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我方抗議擊中日駐華擴充部隊月底可全數開到，田代將召開幹部會議。」次爲：「不計所耗玩物者身爲物役，北平國際狗展舉行詳紀。」

副刊有：（一）曙光，爲關於政治的瑣談逸聞。（二）劇藝，談話劇。（三）服裝週刊第九期。

## 世界晨報（上海）

本日爲革新第二八三號，小型一張。

晨話：交涉「……日增兵華北，我外部別的不怕，只怕的是『刺戟國人』，這本來已經代日本想得周到了，所可恨的，雖然提出了交涉，而日方尚無具體表示……」

政治論述：「玻璃維亞的政變。」

要聞第一條爲：「日內出發檢軍，田代在軍部召開幹部會議。」

第二版，內含政治社會的短論，電影界新聞，世界瑣聞等。

第三版，社會新聞的速寫。

第四版，社會速寫，另一長篇「亂紅飛絮」（二六三）。

## 大聲報（上海）

本日爲第七十三號，小型一張。

短評：富有資財。

要聞第一條爲：「羅斯福總統稱實中美白銀協定有助中國

貨幣基礎使之達於穩固。」

第二版，爲本市社會新聞。

第三版，上半爲別有天副刊，有文藝性短文四篇，下半爲古今談，雜談。

第四版，上半爲社會瑣聞，下半爲圖風副刊，各地風習的記載。

## 大吉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三十號，小型一張。

小論：阿亡所給予我華之教訓「當阿軍退守京城時，曾號於世曰『寧爲阿鬼，不爲意奴。』然事實上則有『甘爲意奴不爲阿鬼』之阿奸……欲禦外侮必除內奸，阿之亡，實吾人之極佳教訓……」

第一版，第一欄「每日新聞」，下邊有「浪談集」爲雜談二段，另有「正德嫖院行雲曲。」

第二版，各地社會新聞，另有「實蠱風流」長篇小說一段。

第三版，爲戲劇電影雜談。

第四版，爲雜談。

## 東方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四三五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華北走私愈烈，豫中私貨蔓延至京滬。」

第二版，爲政治文化的瑣談。

第三版，爲副刊開麥拉，電影界之雜談。

第四版，爲副刊東方文化，內容爲新舊雜文。

## 上海寧波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九六三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寧波旅滬同鄉會第十屆徵求會員大會，昨舉行第三次揭曉。」次爲：「鄞慈鎮各地籌備夏令衛生運動宣傳會。」

副刊有大戰洋，內容有「女人操增新標準，」「大戰洋文虎」等文字。

## 公　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十九號，小型半張。

時評爲「胡棺與粵災。」

要聞第一條爲：「馮玉祥李宗仁等有中常會主席說。」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六根未淨，寶華寺住持旣姦尼姑又姘孀婦。」副刊有黑白，內容有雜談，有短文。

## 兒童日報 上海)

本日爲第二五〇號，小型一張。

全報分四欄，每版一欄。第一欄爲國內新聞，第二欄爲國外新聞，這兩欄都是把內外時事用極通俗的文筆寫下來。且有時評「文明……王道」一段，是借了意國征服阿國，揭破帝國主義的假面具。另有演義新聞一段，題爲「侵略國眼前便宜，國聯會快要斷氣。」第三欄爲兒童公園，內有華僑生活「中國人在台灣，常吃耳光。」常識故事，謎畫故事，新連環畫小電台等項。第四欄爲兒童創作，都是兒童的作品。

## 小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三千四百五十號，小型一張。

一四兩版都是廣告，二三兩版纔是文字，內以雜談及長篇小說連載爲多，雜談題有「一名一號」「趙飛燕玉印」「命學指津」等，長篇連載有「新官場現形記」「西行逐日記」「酒市秘辛」「黃金壽」「小夜明珠」等。

## 福爾摩斯(上海)

本日爲第二二五四號，小型一張。

評論：創設魚市場之動機談。

關於新聞性質的文字有：「以台灣爲根據地某方分向閩粵兩方前進」「日菲夾攻下之菲華僑商業破產」「榮宗敬之新計劃」「魚業與市場糾紛別誌」等。關於雜俎的文字有：「時事吟」「狐狸白晝巢人」「東瀛女性規夫十誡」「梅龕隨筆」「閑廬說集」「木皮散客及其鼓詞」等。

## 社會日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〇四三號，小型一張。

社論：古物歸來記。

第一版有「新聞網」及「上海俗語圖說」。第二版有「日本怪語新解」乃兼有繪圖的文字，長篇小說「江湖流浪記」(一一五九)，「西遊記」(十四)及雜寫「不寐」等雜文三篇。第三版有連環圖畫「小黑炭」，「聊齋誌異」(四〇一)，文化消息，另有「讀者茶室」一欄。第四版則爲關於社會的雜談。

## 報報(上海)

本日為第二二七三號，小型一張。

時評：華北增兵的交涉。

關於新聞性的文字有：「菲列濱海底發現日潛水艦」「阿京失陷以前」「施劍翹獄中賦詩。」雜談有：「文句不通的辭源」、「文人無行鄭沈從文改編教科書，」「龍華寺古剎風波迭起」等。長篇連載有「中國秘密結社史，」「廢登夫人，」「鏡花緣。」另有副刊「體育評論」及「戲劇，」後一種為專談粵劇和鷹劇。

## 大晶報(上海)

本日為第一千九百三十七號，小型一張。

演講：塘沽協定的印象。

小評論假作癡聾後的虛應故事「日本在華北增兵，我們的外交部，在近半個月來，的確電令駐日大使許世英向日政府交涉了好幾次。……這一次為日本在華北增兵事件，一般的依此政策：事前不作有效的阻止，事後乃作無謂的抗議，明知抗議無效而必為之，騙騙自己嗎？向阿斗們交眼嗎？……」

第二版「茶會」有「荒唐第五課，」「維也納之街，」「晶樓日記」等。第三版「銀座，」內為電影界雜談。第四版「副刊，」有「去年今日」「鬮」「垃圾桶」「百寶箱」「信不信由你」等。

## 亦報(上海)

本日為革新第三十六號，小型一張。

第一版上半有：「弱小之末日，美議員提倂加拿大，」、「顧竹軒小便，有陽性反應」等。下半為「每日戲劇，」談舊劇。第二版為「遊戲場，」「有項松茂活捉東洋人，」「相府刺奸」等小調和彈唱。第三版為「桃源，」內有時事雜談及香豔遊記「天國遊蹤。」第四版為「亦園，」內分「演講台」「文藝池」、「歇涼亭」「博物館」「圖書室」「公開信箱」「單方」等欄。

## 羅賓漢(上海)

本日為第二〇〇二號，小型一張。

專談舊劇和文明戲。

## 戲世界(上海)

本日為第四百二十八號，小型一張。

專談舊劇。

## 小小羅賓漢(上海)

本日爲第一千五百九十號，小型一張。

內多半爲舊劇漫談，但有二分之一爲戲廣告篇幅。

## 飛　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十號小型一張。

一四兩版都是廣告篇幅。第二版有「論唐宋的戲曲」「日本櫻花會」等雜文。第三版有「記漢陽葉名琛之變」「一夢綠劇本」，下有「飛機場」專談舊劇。

## 晶　報(上海)

本日爲第二千八百八十號，小型一張。

一四兩版多半爲廣告篇幅。第二版有「田代的別父上任」「皖省紅茶起糾紛」「時事吟」等。第三版有「天津敬老會之創舉」「南京之闊厨頭」「銀色新聞」「蹦蹦述趣」，並有長篇「新人舊人」(一六一)等。報中插有時事風景歌女等照片四幅。

## 金鋼鑽(上海)

本日爲第二千三百五十五號，小型一張。

第一版有：「總司令屈居狗腿理」「四名旦的秘書長」，並長篇武俠小說「劍底鴛鴦」(二四五)等，下有「銀城風雨」一欄專談影界。第二版上有「金鋼扶輪會」欄，內有「風月世家」「春遊隨筆」等，下有「小金鋼鑽」欄，內有「××」「明月社首都上演記」等。第三版上有「新金鋼鑽」欄，內有「凌曲與黃直之分」「唐孝子血濺公堂」，及長篇「人體展覽會」(五五四)等，下有「讀者園地」一欄。第四版爲「醫林」欄，半爲中醫之廣告。

## 鐵　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千五百〇一號，小型一張。

評論：胡漢民的葬地問題。

第二版爲「動與靜」欄，都是記述文化界動態的文字，如「文壇之動」「中國呼聲——英文版的救國刊物」「謝冰瑩：一個女兵的自傳」等。第三版爲「風景綫」欄，內有「發寧雅號一打」「櫻島征韃」等。第四版爲「四季風」欄，內有「王占元公子之

一貝荒唐史」「陳怡紅隱而復出」「不肖生家之一異客」「論寂勝景」等。

## 正氣報(上海)

三日刊，本日爲第六百三十六號，小型一張」

第一版長篇小說「春水紅霞」(五二)第二版有「蘿春雅集鬻扇購機祝壽」「乙亥清明書感」「桂省從事影宣」「某撮會各委員被懲記」等。第三版有「土耳其也武裝起來」「餘姚嚴君墓志銘」「張達民好打官司。」第四版完全爲廣告。

## 瓊報(上海)

三日刊，本日爲第九八二號，小型一張。

一四兩版多半爲廣告。第二版有：「魚市場前途樂觀」「一個工人的筆紀」(十一)「漫遊漫錄」(十)「小檀欒室筆談」及中篇創作「典型女性」等。第三版爲「瓊林」欄，內有「希望上海有個話劇場」「話劇運動在今日」「踽翁談劇」(四)「故都纏綿錄」(十八)，前二篇提倡新劇，後二篇談舊劇。

## 新聞夜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千一百七十八號，兩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日關東軍當局非正式表示將廢棄九國公約。」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懲治偷稅條例兩路局今晨起奉行。」

副刊有：(一)無綫電第六百四十六期，(二)捲烟週刊第十四號(三)夜聲，內容爲雜俎如「京市趣聞」及「棒打鴛鴦兩分離」

## 大美晚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二〇八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二週內可公佈中美貿易協定。」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崑山站長私運受賄案要犯三名被捕」

第二頁爲經濟論文共兩篇，第一篇題爲「中國新金融政策與銀價跌落之關係」第二篇題爲「台灣近況。」

副刊有：(一)戲劇與電影(二)火樹內容爲新文藝。

## 大滬晚報(上海)

本日爲第廿一號一大張半。

評論：國際糾紛中英國之苦悶。

要聞第一條爲「塘沽協定公佈後日又欲訂政治協定。」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兩路局率行懲治偷稅條例。」

副刊有（一）本報副刊第廿一號內容文藝性，（二）藝術週刊，第三號綫上畫會主編，內容爲文學與藝術的什文。（三）一般的言論內容爲轉載各報時評。

## 社會晚報（上海）

本日爲第八一四號，一大張。

社論：白河流屍。

要聞第一條爲「日政府將正式宣佈廢棄九國公約。」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浦東大火焚燬古剎。」

副刊有（一）銀行號，內容有關於銀行之言論及新聞，（二）水銀燈，內容爲電影雜談，（三）小社會內容爲社會雜談。

## 大晚報（上海）

本日爲第一五五〇號，一大張半。

評論：尊重英國在華權益？「……據前日東京電訊，有田外相表示英日兩國之間並無不能以和平手段解決的政治懸案，更具體地表示英日利害衝突的面積，雖隨着日本在華經濟勢力的發展而擴大，但日本對於英國在華的既得權益當予以尊重。又據昨日東京電訊，新任駐英大使吉田茂稱將極力強化英日傳統的親善關係，使英國諒解日本的大陸政策以完成其全部使命……日本這一次的表示實具非常重大的意義；它既欲活潑相當僵化的英日情感，復藉此破壞英美以及英蘇間的可能的接近。然日本果能尊重英國在華的既得權益嗎？這是問題的焦點，過去以及目前正在演進的事實已經給予英國紳士以很多的教訓了，我們不必再加嘮叨。」

要聞第一條爲：「緝私有效辦法即將由中央與地方同時對日折衝。」本市新聞第一條爲：「美文織綢廠工被栽贓毒物嫌疑案，工人羣赴法院。」

副刊有（一）大衆科學，（二）剪影，係現社會各種形態的特寫。

## 東南晚報（上海）

本日爲第三十二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範圍廣泛朝鮮日官大更動。」次爲：「日政府將宣布廢棄九國公約」次爲：「日皇派侍從武官赴台灣勞軍。」

本市新聞第一條爲：「華成烟公司董事長之子虛設藍色汽車公司。」

副刊有：（一）夜花園，爲各種社會生活的特寫，如「天堂的西湖」-「上海時間的騷動」等。（二）國貨第五期爲宣傳國貨的什文。

## 立報晚刊（上海）

本日爲第六五號，小型半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日政府將正式宣佈廢華府九國公約。」本市新聞第一條爲：「衛人租舞女行兇，擊出車夫兩眼珠。」

副刊有花果山，新舊混合之什文刊。

## 中央日報（南京）

本日爲第二千九百〇七號，三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日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中美新訂銀協定，羅斯福極力稱許。」及「日方增兵月底到齊，將在豐台等地留駐。」京市新聞第一條爲：「夏令衛生運動週開幕。」

副刊有：（一）中央公園，內有短論「精神的寄託」，張恨水長篇小說「天明寨」（三九六）及「黍一齋詩話」「目的小說與科學小說」等。（二）貢獻，內有「記中國文化界的新建設：國立戲劇學校」「滁州的印象」「異國情調：日本浴室」「話劇史料零拾」（三）史學第十一期，史學研究會主編，內文二篇，題爲「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及「土地的民族共有到家族共有之轉化過程」

## 中國日報（南京）

本日爲第一六三九號，二大張半。

社評正告冀察政委會「……冀察政務委員會附設之法制委員會業於十八日成立，聞該會曾討論關於成立最高法院北平分院之事，並擬向中央有所接洽：……中央委曲求全之苦心已達極點，宋氏等正宜趁此機會，抱不屈不撓之精神，以謀妥愼之應付。乃數月以來，惟見其擴大組織，提高職權，設各種委員會，總攬冀察兩省及平津二市之行政，而對於浪人之販毒與走私，未聞有遏止之術，對於土匪之充斥與民生之凋困，更不聞有救濟之方。今更變本加厲，欲掠國家最高之司法裁判權，以造成割據獨立之實，謂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是哉！……」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林主席建議中央撥款三十萬興修黃陵。」京市新聞第一條爲：「衛生宣傳週開幕：分別實施十項運動，全市昨日大掃除。」

副刊有：（一）本報副刊，內有「清名運動」「秦檜」「南洋雜寫」（十四）及張恨水長篇小說「醉太平」（一〇〇）等。（二）銀河，電影雜談。（三）小學生，爲小學生作品。（四）教養衛刊第五十七期，內有「憲章上之緊急命令權問題」「從蔣委員長發表巡視川滇黔之感想說到今後經濟建設之實施步驟」及「教養衛兼施的特種教育之理論與實際」（十）等。

## 新民報(南京)

本日爲第二千三百七十一號，二大張。

社論：貨幣政策新動向。

要聞第一條爲：「謀恢復國際貿易：美進行穩定通貨，以中美兩國白銀協定爲起點……」京市新聞第一條爲：「馬市長等執帶前驅爲民表率，京市昨煥然一新。」

副刊有：（一）文藝俱樂部第二十二期，內有「學術與修養」「論現實主義」「黃山隨筆」等。（二）中國醫藥。

## 新京日報(南京)

本日爲第二千四百二十號，二大張。

社論：國人應共起防止走私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京市新聞第一條爲：「夏令衛生運動週昨舉行揭幕典禮。」

副刊有新京副刊，內有雜文數篇，如「沉默與清談」「中法中日戰後，朝野對當局的清議。」等並有薄戟長篇如「明人孫箋」（二五）「東遊紀程」（二五）等。

## 新江蘇報(鎮江)

本日爲第二千六百七十四號，二大張半。

時評：我對於租佃問題之意見。第二張時評因騶奔徐海荒田之推想。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南京中學遷省近訊：變更原建築計劃。」

副刊有：（一）小思潮，內有「日本皮相記」等雜文四篇。（二）衛生教育週刊第六十四期。（三）小江蘇，內有「吳太史軼事」「馬占山扮演賈一郎」等雜文。

## 蘇　報(鎮江)

本日爲第一千九百五十七號，二大張。

社論爲衞生運動進一解。

要聞第一條爲：「田代就任松室返津，冀察問題將續談。」本市新聞第一條爲：「省令各界籌備追悼胡主席。」

副刊有甘露，內有「遊羅浮六律」「倫敦採風錄」（十五）等雜文。

## 東南日報（杭州）

本日爲第三千一百九十二號，三大張。

社論：爲走私與增兵忠告日當局「……如上所述，吾人固非願以弱者哀憐之語，望強者之慈悲發現；事實上弱亦有時而強，而強未必終久可恃，邦交大事，應爲百年計，子孫謀，而不當逞一時躁妄之客氣也。其理彰彰明甚。走私增兵兩事，在本質上可象徵「二二六」政變後日對華國策之銳進，亦即軍部指導精神之愈陷危險性，爲中日相互利害計，故不憚煩言之如此。但欲期東京當局之改紘更張，固大人而知其難也，悲夫！」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議昨晨通過懲治漏稅條例。」本市新聞第一條爲：「五學術團體年會昨晨在杭聯合開幕。」次爲「江浙兩省將實行聯合統制化學肥皂。」

副刊有：（一）沙發第二六八五期，內有「人生」「自新」「夏伯陽的小說和電影的評價」及長篇翻譯小說「海弟」（二八三）等文字。（二）小築第一九一期，內有「潘月樵舊話」「胡展堂先生軼聞」及長篇小說「海上儷林」（三九一）等文字。（三）社會服務第六八六期。（四）五學術團體聯合年會特刊。

## 北平晨報（北平）

本日爲第一九四九號，三大張。

社論：國聯改組之新動向。

要聞第一條爲：「許世英電告增兵走私兩問題向日交涉未得要領」。次爲「西安今開勦匪會議。」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平市公祭胡主席決在中山堂舉行。」

副刊有（一）紅綠，內有「峨嵋的勝境」「丁香結子」「再談戶外彩色片」等文字。（二）農村半月刊第四期，內有「非常時期的民衆教育」一文。（三）國劇週刊第八十三期，內有「幽闖記拜月演藝之研究」（四）「皮黃劇本作者續目」「桃符記」（下）「玉虎墜」（四）等文字。

## 世界日報（北平）

本日爲第十二年第一百四十二號，三大張。

社評：大學畢業生服務運動「……國家無法爲畢業大學生謀出路，又不能多設研究機關供給他們以深造的機會，致一般大學畢業生既不得求深造，更不能發揮其所長，祇是一堆堆的屯積了一批批的在社會遊閒，就畢業生的個人說，是不幸，是智識能力的荒蕪，就國家說，是整個民族精神文化的危機，是敎育的浪費與破產，我們所以如此憂慮，是深信生活不安，是爲消極怠惰之源，而消極怠惰又是愚昧無能的導因，假使畢業大學生長此優游歲月，恐怕有不少的人會發生智識能力上的退化的，爲挽救此種可怕的損失，我們盼望政府從此切實改革吏治，勵行考試制度，多汰除無用份子，多引用有能力的大學畢業生，不要口惠而實不至，更不宜於遇緩，因爲現在的問題不解決，將來的問題是更難而且多的。」

要聞第一條爲：「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中政會昨通過，即日施行。」次爲「居正等明日可到粵，將接洽團結問題。」本市新聞第一條爲「衛生運動大會決二十四日閉幕，定本月三十日爲全市滅蠅日。」

副刊有（一）大衆公僕，內分「特殊介紹」「問題解答」「讀者論壇」等欄。（二）明珠，內有「論『說自己的話』」「一個旅伴」「讀莊隨筆」及長篇小說「皇后」（二四四）。另附戲曲音樂一小欄。（三）新聞學週刊第一二四期，內有「新聞界史料彙誌」「德國的新聞彙誌」「世界新聞刊物總調查」等文字。（四）學生生活，內有「早點的變遷史」「第一齊通圖巡禮記」等文字。（五）婦女界，內有「談滬市反毒運動」「那些可憐的一羣」等文字。

## 振民日報（保定）

本月爲第六三三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政會通過即日起施行。」本市新聞第一條爲「萬人空巷兩匪犯昨日正法。」

第二版爲「社會服務」，內分法律、醫藥、人事三欄，都是解答讀者詢問。第三版內刊三文，一爲「國際名人趣語」（十一），一爲劍俠小說「俠天劍影」第七回，另一爲言情小說「幻劫」第三回。

## 冀東日報（通州）

本日爲第六十一號，小型一張。

社評：關於訂立區域互助公約之研究。

要聞第一條爲：「田代司令官定期召見駐屯軍高級人員，赴不期一週後始可決定，昨在津宴冀東政府各領袖。」次爲：「蘇俄在

遼東準備作戰資料。」本地新聞第一條爲「濟運會昨日檢查。」另有專文二篇，一爲「自治制度之沿革——民國之自治制度」一爲「冀東民衆教育之途徑」（續）。

副刊有曦光，內有「運英古物遇難記」「鍾秀山」「舌實」「詩題試畫」「介介錄」「格言亭」及長篇小說「人海一瞥錄」（六一）等。此報爲殷逆汝耕之機關報。

## 大公報（天津）

本日爲第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六號，三大張。

社評：大陸政策强化之聲浪「……中國位於亞細亞大陸之上，當然與日本之大陸政策不無關係。……加從日本一隣邦國民之資格而對大陸政策之强化，作一理智的批評，則吾人以爲，欲求大陸政策之急速成功，必須顧慮下述三條件：第一，在經濟方面必須中國國民經濟能解除目前之困難而有進一步之發展。第二，在政治方面必須中國政治能上軌道，在內行統一平和的政治，對外維持獨立自主平等的地位。第三，在軍事方面必須中國能有維持嚴正中立之實力。」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宋將赴察。」本市新聞第一條爲：「馬占山將軍並無拴馬椿。」

副刊有圖書副刊，內有「巴黎敦煌殘卷敘錄」（二〇）「劉繼莊年譜初稿質疑」及書評，新書介紹，雜錄等欄。

## 益世報（天津）

本日爲第七千一百九十八號，四大張。

社論：對日德同盟的感想「日德同盟的消息兩年前已有傳說，但無從證實。去年年底英國倫敦方面的報紙又紛傳日德同盟已成事實，且謂日德同盟共有二約，一爲軍事協定，一爲對付共產國際的公開協定。英國報紙言之若有其事，惟謂二約內容，因訂約國嚴守秘密，無從探悉。本年一月五日國民社電報，又說『英國某非官場方面向美聯社稱：德日兩國已於四個月前，草簽軍事聯盟之秘密協定一件，其最主要之目標，爲對付蘇俄。此項協定，本可公佈，惟因除德日兩國共同反對共產活動之外，尙有秘密條款一項，其中有對蘇俄攻擊任何一國，兩國實行軍事合作之詳細辦法。惟此項報告，未能證實，且經若干方面否認。』國民社這個電報，對日德同盟這件事仍然說得若有若無。這是日德同盟消息在已往的情形。本月十九日巴黎哈瓦斯電又稱倫敦方面有這樣一個消息：『德國新聞會議近在外部開會時，宣傳部長高貝爾曾發表宣言稱，德日兩國成立互助協定之說，外國方面傳之已久，德國各報迭次加以否認，此後不必再度否認。』……在我們看來，日德同盟果成事實，中國所受打擊，實遠在任何國家之上。日德同盟目的雖爲對

俄，然影響却不能不牽及中國。日德同盟成立以後，日本對俄減少顧慮，日本大陸政策，當可長驅直進。大陸政策下之犧牲者爲中國而非蘇俄，乃顯而易見的事實。然而我們今日願喚醒國人注意者不止此點。日本這般强盛國家，尙不敢孤立自處，尙須結合同盟，以應付國際政治。中國弱國，却依然不力求順應時機，多結友邦，以圖生存，此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揣政府負責人用意，必以爲國際政治上只有兩條路可走，絕對倚賴外人或絕對自力圖存。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政府採用絕對倚賴他人的政策，因以失敗。此後反其道，大唱『自力圖存』的口號。且認『自力圖存』與『孤立圖存』同一解釋。這個政策的失敗，實可預卜。中國外交，始終被動，不知自動，始終困守，不知進取，始終聽人擺佈，不知運用形勢，這種外交當然只有束手待斃的結果。願政府負責者看見日德同盟的事實，今後在外交上努力振作，努力發達，國家幸甚。」

要聞第一條爲：「廣州將開幹部會議，討論時局決定今後大計。」次爲「西安舉行勦匪會議。」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北寧路警務署長易人，王紹賢昨晨視事。」

副刊有：（一）讀書週刊第四十九期，北京大學文學院讀書週刊社編，內有「葛狄浦斯王引言」一文。（二）法律專刊第二一八號，內容爲法律問答及法院公告。（三）社會服務版第九〇六號，內爲答復各地讀者來函。（四）說部，內有小評「自强始能自救」歷史小說「明湖影」（九五二），俠情小說「逸俠奇降」（五一）及雜俎「抱一齋雜綴」（五〇。）（五）語林第一二九四號，內有「寫作與生活」「不快之談」「談推背集」等短文及翻譯「一個丑角所見的世界」（三六。）（六）別墅，內容爲談舊劇和電影。

## 武漢日報（漢口）

本日爲第二三三九號，三大張半。

社論爲華北增兵告日本人士「……日本不乏明達之士，果基於本身之禍福利害而有深切之猛省，則乘外務當局是非未昧之際，一致要求陸軍省撤消華北增兵之計劃，留有用之兵力，備他日保民禦侮之用，要知中日本兄弟之邦，中國並非日本之敵國，又何苦不爲我國人稍留餘地？苟幸而軍人亦以猛省，正所謂解鈴還是繫鈴人，固調整兩國關係如反掌耳。否則鷸蚌相持，漁人得利，我國固難瓦全，即日本亦終不得倖免於禍，幸日本人士深切思之。」

要聞第一條爲：「政府目前對於走私問題，決即依法實行嚴緝。」次爲「外傳內蒙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說，濱田談依本人想像絕無其事。」本省新聞第一條爲：「防汛會議今開幕。」

副刊有：（一）鸚鵡洲第二〇四四期，內有東京通訊「關於國際戲劇協會的二屆公演」一文。（二）今日談第一一八期，內有「禁賭與禁酒」「張宗昌趣聞」「清代多富民」「養瓜室

隨筆」等雜文。

## 掃蕩報（漢口）

本日爲第一千二百六十五號，四大張。

社論：法幣之穩定。

要聞第一條爲：「日將變更縱私政策：妄欲求我減低關稅。」次爲：「外傳日增兵主旨逼我訂立防共協定。」本省要聞第一條爲：「鄂省會各界定期公祭胡主席。」

副刊有：（一）野礮第三六〇期，內有「曉發」「率眞」「祭」等新文藝文字。（二）瞭望哨第三六八期，內有「初夏的早晨，江漢關前巡禮」「沾光與上當」「談談讀書的藝術」等文字。（三）新邨，內有「邋遢的和尙」「中級趣味」「太平天國遺詩」等文字。

## 大光報（漢口）

本日爲第四百三十六號，三大張。

社論：嗚呼「懲戒」「……最近幾年尤其最近一年以來，官吏被懲罰的，幾至日有所聞；但是被罰的人，幾乎盡是縣長階級，或是縣長階級以下的一些芝蔴官吏，彷彿簡任以上的高級官員，做事都能合法；還能够說不是一樁大笑話嗎？至於罰的方式，幾又完全是些不痛不癢的皮下注射：『書面申誡』『記過一次』『降級改敘』『罰薪百分之幾，爲期數月』好像成了一種鐵案；『停止任用一年二年』那得算作例外；試問這樣罰法，有何效用？『書面申誡』以至『記過一次』，這在廉恥喪盡，『唯金』主義風行一時的國家社會，絲毫是無效的！不但受者本人不以爲辱，即是他的親戚朋友，父母妻子，也決不會因爲他受申誡，他被記過而鄙視他；甚或因爲他能拿着一回申誡兩次大過，換得一些現貨到手，他的親戚朋友，父母妻子，不約而同的稱他一句：『不負此官，總算有兩下子！』本人洋樓汽車，嬌妻美妾，其樂陶陶，更不消說。『降級改敘』『罰薪百分之幾』雖然比較『實惠』一點：但他既能『違法殃民，』既能『縱匪燒殺』既能『濫押濫罰，』既能『辦案違法，』在他一定認爲『降爵徒降爵耳，又何傷乎生財之道！』因爲中國目前的地方官吏，靠着薪俸過日子的，全部來說：未必能有十個八個！『停止任用一年二年』這倒是件大煞風景的事；然而他既『違法殃民，』囊中自已不患無餞；『騎鶴下揚州』呢，現在不時髦了，『坐車到上海』去，倒也未嘗不是消磨一年二年短促歲月的一個方法。這還是就安分的說：比較活動一點的人，換個環境，跑到隣省，或者再遠一點，誰又能奈何他？何況中國戶籍，這樣隨便，變個名字，有何不可？罪名既已成立，處分自屬應當，結果竟是如此，我們實在覺着痛心；由於痛心，所以一說再說，不覺厭煩。因爲我們

愛護國家，愛護領袖，實在不望這種『賞罰』長時期的繼續下去。」

要聞第一條爲「李宗仁昨午飛粵，白崇禧忽傳被刺。」次爲「私貨充斥中，浪人亦叫苦（砂糖人造絲存貨如山，浪人倒罹有苦說不出）」本省新聞第一條爲：「一年一度之市童賽會今晨開幕。」

副刊有：（一）大光別墅第四百三十六號，內有「投考警察的經過」「一個夏天」（四）及「青年書信」「每日一談」等文字，（二）中華學生界第二十一期，內有「現代青年兩大問題」「思想方法論」（下）「中學生的吶喊」「在非常時期中青年男子應該談戀愛嗎？」等文字。

##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

本日爲第四一二七號，四大張。

社論：對潮安救濟失學兒童感言。

重要新聞第一條爲：「中央決嚴厲制止華北走私，路員扶同走私發覺即槍決。」次爲：「貨幣新策愈鞏固，中行準月後實現。」另一全版載「公祭胡主席日誌哀儀式（正午十二時鳴禮炮一百零一響，全國人民肅立車輛停止三分鐘。）」本市新聞第一條爲：「第十七次省執委會決議案。」次爲：「市商代會今晨開幕。」同版刊有「胡漢民先生遺囑。」地方新聞有「各屬霪雨，三江水漲影響交通。」

副刊有（一）政治經濟週刊第三十三期，內有「廣寧農村經濟概述」（續）一文。（二）東西南北第六〇六期，內有「被神忘却的人」「囚徒」及「茶窗」（下）及短篇小說。（三）社會常識內有「葡萄製酒法」「雲的種類」等文。

## 廣東時報（廣州）

無號數，一大張。

見事論事：築滄石路的路款問題「……我以爲，建築滄石路如果一定要日方投資，倒不如停止建築之爲愈了。」

重要新聞第一條爲：「華北有忽驚人恐怖事件：津河突現數百浮屍。」次爲：「田代到津後某方傳出驚人消息，日強迫宋哲元附逆。」及「日人積極南侵形勢險惡，福州已戒嚴。」本市消息第一條爲：「浪人破壞我國稅收可惡之極，本省決強化緝私。」

副刊有：（一）隨時隨地，係敘述各地新聞性的趣味事件，本日有「咪食錯武大郎個碗嗜虎扇中之銷魂麵店」（內述芳村雅片店用女招待事）「的錢抵人地賭嘅啖來路金魚」（內述香港近到有洋金魚販賣事）「聊勝於見異思遷者一籌，郁達夫兒女情深」等六七文。另有長篇「八仙鬧廣州」一段。（二）社會經濟生活（係每日換一性質，如家庭婦女兒童，文學美術哲理

等）內刊「菲律賓的風土人情」「山西實業公司」及「新疆三名流」等文字。除以上兩副刊外，該報另在社會新聞段載有小說及粵劇等三篇，粵劇為「毒打隣鬼」小說為「魑魅之鄉」及「賢解女秋瑾」，都是文言短篇。

## 揭陽民國日報（廣東、揭陽）

本日為第七〇五號，小型一張。

要聞有：「廣州瀆法兵憲殺華人案，」縣聞有：「商會及工會同業公會委員任期屆滿，均應依期舉行改選。」

副刊有榕影第六一一期，內刊學生文藝三數篇。

## 南寧民國日報（南寧）

本日為第四一一〇號，三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為：「津日軍最高幹部會議後，田代將召開華北武官會議。」次為：「華北內外高壓下，平津學生舍北就南。」本市新聞第一條為：「李總司令昨晨飛粵。」次為：「省政府積極籌備製造新銅元」及「軍校舉行聯合大演習第一日」。

副刊有（一）婦女生活第三十一號，內刊「婦女救亡運動在南寧」「現階段婦女所需要的男性」等文字。（二）銅鼓反帝木刻專號，文字有「國難期間兩大宣傳利器」及「反帝木刻論」等。木刻有「前進曲」及「聯合戰線」等。另有專載「國社黨政府下的教育」，篇幅佔一版。

## 福建民報（福州）

本日為第二千五百九十九號，二大張半。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為：「河北走私問題仍嚴重，津東私鹽充斥。」次為：「松室已返津，冀察問題將緩商。」本市新聞第一條為：「省府查禁行政機關限定人民購用訴狀及收取擬繕文稿經費。」次為「張克武殘匪謀竄西山老巢」及「昨晚本市水勢已退。」

副刊有：（一）小園林第五八一號，內刊獨幕劇一段；翻譯小說一段及「投考回憶」雜文一段。（二）醫藥週刊第九十一期。（三）防空常識特刊第四期。

## 小民報（福州）

本日為第五十號，小型一張。

評論：米貴了及設想的需要兩段。

要聞第一段爲：「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各省下月開始籌備。」次爲：「孫科等今日抵滬。」本市新聞第一條爲「追悼胡主席第一次籌委會議決案。」

副刊有（一）新村內刊「檀香珠」「自剖」及長篇小說「餘剩的人性」等。（二）小西湖內有「小言」「說部評壇」「潛鄰詩掇」「蒺棘閒譚」「信口開河」「左海釵光」等欄，都是雜俎文字另有長篇小說「桃花浪」（五〇）。

## 星光日報（廈門）

本日爲第二百四十七號，三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英向一九三〇年海約簽字國要求驅逐艦總額十九萬噸。」次爲：「防止走私問題，我決不減低關稅。」本市新聞第一條爲：「嶼仔尾附近、警匪一場惡鬥。」次爲：「閩江上游水勢大漲，汽輪全部停航。」另有「華僑消息」一欄。

副刊有（一）星星有「小抓手」「無題」「菊花上市的季候」等新文藝文字。（二）衆星有「國賊不如妓女」「奇妙祭文」及「蘇東坡續鬼詩」等文字。（三）法律週刊第八期。

## 雲南日報（昆明）

本日爲第三百十二號，二大張。

無時評。

重要新聞第一條爲：「日方之無賴論調：防止走私須減關稅。」本省新聞第一條爲「我軍向丹巴崇化推進，大金川東岸無匪蹤。」

副刊有（一）農村改進第四十六期，內有「農村改進之路」「養山羊的利益與方法」及「農村指導」等文。（二）南風第二八四期內有簡論「論投降等槍斃」，創作「楊疤臉」小品「春宵獨語」及漫話書報介紹等文。

## 貴州晨報（貴陽）

本日爲第二七七號，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許世英向日方交涉，制止日本增兵華北，」次爲：「法當局竟在廣州灣徵人頭稅，居民請願被法警槍擊。」本省新聞第一條爲「何部長電劉主任調查在鄉軍官佐」次爲「重安江一帶土匪已告肅清。」

## 民衆日報（貴陽）

本日爲第二三〇七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新聞第一條爲：「行政院例會通過，任胡嘉詔爲黔建廳長，」次爲：「赴粤祭胡大員乘輪南下，」再次爲：「何部長電劉主任辦理在鄉軍人登記。」

## 貴州錚報（貴陽）

本日爲第七十七號，小型一張。

無時評。

新聞第一條爲：「與白銀協定同時中美現又談判資助兩國貿易問題，」次爲：「華北走私近又另闢途徑繞越海關管轄範圍。」

副刊有藝晉第二期，內有「藝晉雜綴」及「藝術與人類」兩文。

## 黔風報（貴陽）

本日爲第三百三十三號，小型一張。另週年增刊小型一張。

無時評。

新聞第一條爲：「日增兵華北，我國交涉制止，日方迄無具體表示。」次爲：「本省建設廳胡嘉詔繼任廳長。」本市新聞有「公訓委會召集各科訓練員定期開談話會。」

週年增刊上有紀念文數篇，內有一篇題爲辦報難，其中說到貴陽報紙的情形道：

「……第一便是交通不便，消息的傳播，異常遲滯，報紙的寄遞，也異常遲滯。貴陽用電收發新聞的通訊社，只有唯一的中央通訊社的貴州分社，各家報紙所刊載的消息，除了有一家間或弄座無線電收音機收錄廣播新聞而居然稱做『本報專電』以外，完完全全是採用中央社的通訊稿。這已經够寒儉了，何況中央社的電稿，是第一天收電，第二天譯出付印，第三天報紙才刊出來，而且除了貴陽的人能够讀到三天後的『新』聞而外，各縣的讀者，那只好讀十天後，半個月後甚或一個月後的『新』聞。

「其次是印刷的困難。貴陽的報紙，只有民衆日報一家是自己印刷的，其餘都是委託別的印刷局代印，仰人鼻息，自然是在排版上不能指揮自如。而且印刷機器的不精良，字釘銅模的不完備，弄到有此缺彼苦煞了排版工友在字架上東翻西找，七拚八湊；每天在報上所看到的頭號字特號字都是用木頭臨時來刻的。更因爲是委託印刷局代印，所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生意經是必得遵守的，有時緩急之間，稍有不濟，便只好像被房東催收租金一樣的陪笑臉說好話，去央求老闆，否則，印刷一停，報紙便一命嗚呼。

「再其次便是推銷的困難。貴州的幾家報紙，銷路最廣的不過一千餘份，其餘只不過幾百份，還竟至於有被人譽之爲「物以罕爲貴」的只銷售幾十份的×報。這種種推銷困難的原因固然

能忽略了報紙本身的不完善，不足以吸引讀者，然而大多數人沒有讀報的習慣和興趣也是一個原因。不說旁的，單以知識分子而論，有不看報的學生，還竟有不看報的教師，其他的一般人更不用說了。

「再其次從事報業的人的吃苦。一個記者，要是具備古今中外，政治經濟常識的人，要是眼光犀利立身正大的人；要是夜以繼日精神不懈的，又要是忍飢耐寒不怕吃苦的人。這些條件已經够苛刻了，在幼稚的貴州新聞界，要找這樣的角色，眞是難乎其難。更何況貴州新聞事業所給予記者們的薪酬，又是微乎其微，一兩家機關報社的記者每月最多的薪額——五十元——還趕不上一個三等科員，其餘私家報社的朋友更難說了，有時忙了一個月，結果一錢莫名，有時報社竟還要挖腰包……」

副刊有（一）花園第六十四期，刊新文藝三篇。（二）黔風酒家內有一文爲「誰說貴陽沒娼妓，娼妓確才是貴陽的一個嚴重問題」。

## 新新新聞（成都）

本日爲第二〇七八號，小型四張半。

無時評。

該刊編制甚常特殊，茲將每頁的面目一述：第一張一四兩版不爲廣告，第二版爲國際新聞，但又夾雜一些並不重要的國內新聞、如「粵連山縣人地震損失達百餘萬」，這是電訊，但另一則又是通訊，爲「華北鹽務亦瀕危，銷鹽區域土私充斥」。第三版爲國內電訊，第一條爲「購銀協定成立，中美雙方滿意」。第二張七八兩版爲廣告，第五版爲各地通訊，第一條爲「經我軍奮勇衝擊後，王三春匪部再竄陝境」。第六版的本省通訊第一條爲「瀘定鐵索橋完全修復，測量隊業已驗收」。第三張九十兩版爲本市新聞，第一條爲「蓉兒童運動會昨日開幕」。第十一版爲附刊「中學生」第廿四期，內都是學生的作品。十二版廣告。第四張第十三版爲「新新小報」，多爲雜俎文字，如「湯夫人約法三章」「楊小樓有伯道之憂」等。第十四版四分之三爲廣告，上端有「社會常識」一欄。第十五版又爲電訊，第一條爲「李宗仁昨由桂飛粵，謠傳白崇禧在粵遇刺」。第十六版爲教育新聞。另半張是本市增刊，第一版之三分之二爲文字，第一條爲「西南書店發觀章衣萍講生意經」，第二版全版與第一版之三分之一篇幅則全屬廣告。

該刊因用灰綠色國產紙印刷，故字跡十分模糊。

## 湖南民國日報（長沙）

本日爲第二九八五號，二大張半。

社論：繼續馬日鏟共精神「本日爲馬日剷共第九週年紀念

日。馬日剷共紀念，雖爲湖南地方紀念，實則此項紀念，係繼中央清黨運動而起之紀念。清黨運動，發生於九年前之四月十二日，距馬日剷共，僅先一月又九日。當清黨運動發生以後，馬日剷共紀念，尚未發生以前，其時共黨首領，正盤據要津，把持武漢政府，劫持湘鄂民衆，加緊製造所謂赤色恐怖。湖南地位，素爲共黨注目，因此，湖南民衆，感於共黨之造謠挑撥，無知者固吠影吠聲，即稍有知識者，亦咸爲所朦蔽。湖南軍政當局，亦因寧漢異地，形格勢禁，亦不免多存投鼠忌器。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猶疑心理與態度。當時湖南處境如斯，是湖南馬日剷共之發動，其艱難實甚於清黨運動之發動也明矣。不但此也，苟當時僅有中央之清黨運動，而無湖南馬日剷共運動之發生，養癰遺患，在湘鄂固已成爲共匪盤據之區，一旦坐大，赤禍勢將蔓延全國，而國民革命運動，亦必難望有今日之成功，是馬日剷共運動之重要，實又在清黨運動之上。今主席何公，爲支持馬日剷共運動之樞紐……目覩中央興師數年，始有今日剿匪勝利，國力民力，犧牲之大；更當此國際風雲，變幻日亟，人方以防共口實，以爲破壞我主權，作更進一步侵略之時。究將如何，始能使共禍於此次消滅之後，永無共禍之繼起，再進斯民於康樂之域，以期馬日剷共最終目的，得於最短期間，克現於事實耶！此乃不僅我湘省民衆今日所當注意與必須解決之問題，實乃我全國同胞，今日所當注意與必須解決之問題也。……今日我國匪禍，經軍事當局之努力，與各地民衆之協作，匪黨大股，如毛匪澤東等現已大挫於晉，退竄陝境，日暮途窮，不日可告肅清；如蕭賀兩匪，現已陷於中央及湘黔滇各軍包圍中，不日可告消滅，如徐匪向前等，現已被困川邊，糧彈兩缺，早晚可全解決。總觀剿匪形勢，是剿匪軍事，不難立告結束。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旣爲安身保國之要訣。何況歷代匪禍之發生，如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明之闖獻，雖由其首惡，好亂性成，別懷叵測，然究其實際，當時政治未能清明，民生未臻樂利，尤爲匪禍所以形成之最大原因。即就今日之匪禍而論，試觀世界各國政黨，如法，如德，如日，如英，如美，如意，如土，莫不有所謂共產黨組織，亦莫不有所謂國際背景。然而彼等不特不能釀成我國今日之匪禍，雖欲於議會中爭一席次，於公民中得一地位，亦不可得者何耶！即彼邦政治無可乘之弱點所致耳。故吾人今日果欲剷共獲得勝利之艱難，欲求此種勝利，於獲得保障中進而克收充實光輝之效，最大前提，即在共同繼續馬日剷共，與年來剿匪精神，協助政府，以求革命政治實現，國民經濟建設運動成功。正本清源，其道在此，願我國人，三致意焉！」

要聞第一條爲：「日對華北急進，冀察局勢空前嚴重。」次爲：「日外省對我又一策略，決擴展文化事業。（常年經費增加至四百萬元，擬在各大學設日語講座等）」本省新聞第一條爲：「各界本日在省黨部舉行馬日剷共紀念。」

副刊有國民公園，內有「中國藥物泡製之研究」「柳絮」「美人吟」及長篇小說「桐花鳳」等文字。

## 長沙市民日報（長沙）

本日爲第一千九百六十七號，二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日對華北急進，冀察局勢已趨空前嚴重。」

本省新聞第一條爲：「馬日運動第九週年。」

副刊有水陸洲，內有「無何容心語」（二十）「堤」「舊語輯」「牙牌」等雜文。

## 民碞報（安慶）

本日爲第八千五百九十九號，一大張半。

無時評。

新聞第一條爲：「日對華北擴大增兵，美國務院正式聲明擁護九國公約。」次爲「殷逆婦人返日乞憐，迭求保存冀東（殷父函殷痛責其行爲荒謬，並斷父子關係，親友多函斥，於冀東解决生若干好影響）」本省新聞第一條爲：「時屆農忙又值霉汛，皖河工程暫行結束。」

副刊有編餘第八千〇三十五號，內有「杏樹下」「冀王故居訪問記」等及長篇小說「沙場夢」。

## 新皖鐸（安慶）

本日爲第五千一百三十五號，二大張。

無時評。

新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次爲：「赴粵祭胡大員發表共同談話此行祭胡並無其他任務。」本省新聞第一條爲：「省會各界代表昨開會，籌備追悼公祭胡主席。」

副刊有小合羅第四千三百八十號，內刊「東方的咖啡店」「術懸生的婚姻史」「自挽聯語」及長篇小說「碎環淚」（五）等。

## 皖報（安慶）

本日爲第二千七百二十六號，二大張半。

社論：英國政爭及於國聯之影響。

要聞第一條爲「日軍在華北增加部隊月底可全部到齊。」次爲：「西南政委會撥十萬元爲胡主席辦喪費。」再次爲「閩浙邊境大舉搜剿殘匪。」本省新聞第一條爲「省會各界追悼公祭胡主席。」次爲「霍邱葉家集鎮商會請維持合葉路線原案。」

副刊有春雷第二十六期，內有「論落花」「爲誰犧牲」「自

寫之二」等。

## 河南民國日報(開封)

本日爲第二千一百二十一號，二大張半。

社論：怎樣應付未來的世界第二次大戰：「……所以要打算應付這種『立體戰爭』，不單是要訓練軍隊，更需要訓練全體的人民。就我國目前的地位和我國民族所抱的主義而論：固然絕不會有侵襲他國以擴展自己領土的野心；但在未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我國將捲入漩渦，却是決不可免的。所以我國目前於訓練人民以應付這未來的大災，實屬當前的急務。就我國的國力和人民的經濟力量說：我們固不能於最短的時間訓練如何强大的空軍，建設如何充足的防空利器——如充實驅逐機，高射砲，阻塞汽球……等等，但於人民消極的避免敵人侵襲破壞的設施和訓練，却是可以舉辦的。我們希望我國當局和國人都能注意這一點。」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晨通過懲戒偷漏關稅暫行條例。」

本省新聞第一條爲：「劉商聯電中央，慰留方特派委員。」次爲「劉主任昨召九五師駐汴長官訓話，訓示禁例凡三十項，層層節制切實奉行。」

副刊有：(一)中原第四五一期，內有「冢宰與二大爺」「李誕先生的夢」及「丹丁神曲」(六)等三篇。(二)民衆樂園，內有「玩弄女人的把戲」「胡適新詩患貧症，陶知行診斷後，主張打輸血針。」「小掌故」及「北國鴻雁」等篇。(三)河南航空第八期，內有「每週空訊」「航空問答」兩欄及航空指導文字「學習飛行」等。

## 河南晚報(開封)

本日爲第二二二四號，小型一張。

來論：防止漢奸須先懲貪汚。

要聞第一條爲：「日人不僅毒化中國，又以同樣手段毒化美洲。」本省新聞第一條爲：「田家村張延成一家被害，葬後乃弟控兇手。」

副刊有本報副刊，有「井上的風波」「一封信」「春天的湖」「寄友」等新文藝短文及新詩「我不知道」一首。

## 新亞日報(濟南)

本日爲第四百〇七十七號，一大張半。

社論：遠東新局勢的透視「……日本的外交，非常高明，她一方面利用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之存在，而聯英抗美；一方面又

利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矛盾之存在，而獲得英美之共同諒解，以避免帝國主義國家間之衝突的擴大。英美對遠東外交失敗之原因，固然是由於多方之牽制，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她們過於肯定日本反蘇的現實性。日本之反蘇，本來是必然的，但在現階段的國際場合之下，日本之反蘇，却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

「（一）必須在中國的侵略，已達到相當之滿足，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能完全控制，使中國成為反蘇的工具。

「（二）必西方之德意志，確有發動進攻蘇聯的決心，并且首先發難。

「這兩個先決條件實現以後，日本自然可以替國際的帝國主義集團而向蘇俄進攻。現在德日同盟既然證實，而華日協調又復進行，是日本反蘇聯的義務，已經有了初步之準備工作。所以說遠東的問題，現下到了『第二期』了。……日本在華北及內蒙的勢力，培植完成以後，當然要聯合西方的德國，共同向蘇聯開始進攻。到這個時期，便是遠東問題的第三期了。到了遠東問題的第三期以後，英美一方面無力制止德日之行動，一方又願德日懲創蘇聯，而坐收漁人之利。在這個時期，英美對於遠東的外交，更是袖手旁觀了。這是英國的紳士外交與美國的金元外交的特點。在她們自以為是足智多謀，計出萬全，而結果呢，不獨犧牲了中國，而且也要毀滅了她們自身。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了：在時代巨輪之下，絕對不容許『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民族之存在。」

要聞第一條為：「日增兵華北將進攻外蒙，遠東時局將有新的開展。」本市新聞第一條為「濟聊路七月間可動工，宋式顗任籌備主任。」

副刊有：（一）本報副張，內有寸鐵「小題大作，」如此社會「胡適周作人組織風謠學會」「粵省禁止婦女奇裝異服。」等文字。（二）西東，內有「挽胡漢民先生」「北平的太平大國民」「童年的夢」「俺們」「黃柳霜是中國人」等雜文。（二）農園第九期，內有「獻給農園的朋友們」「答魯東民衆呼籲」等二文。

## 青島時報（青島）

本日為第三千九百十一號，三大張半。

社論：日實行增兵後之華北局勢「……日本方面利用國際的局勢，乘列強無暇顧及遠東問題的時候，加緊將華北造成日本軍隊最有力的根據地；一方面又看到中國處處退讓，沒有些許的反抗力，甚至無反抗的動機，所以時機到來，她是不顧一切的。時至今日，我們反回頭來要自問了：我們退一步，人家進十步；我們退十步，人家又進百步，究竟我們退到什麼時候，讓到什麼程度，才會使人家滿足呢？我們敢斷言，退讓祇有加重了我們自己的危機，屈服

祇有增强了對方的侵略慾。現在我們如果再不覺悟，再不自助自救，一旦大難到來，我們除了束手待斃而外，尙有甚麽生的出路？」

要聞第一條爲：「中美白銀會議結束兩國成立購銀協定。」

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提倡清潔利用學生任宣傳。」

副刊有：（一）青光，內有「幾樣死者」「小銅元和地瓜的颶波」等短文，及特約長篇「雌黃外史」（二一四）及「新封神演義」（三三五），另有說唱「天下第一大才子」（一〇四號）。（二）竈窩頭，內有「鈍廬譚薈」（七七）「在正史以外」（二十）「凝篙悲鳴集」（九）「芸窗小識」「杏林閒話」（一四〇）及長篇小說「桃源新夢」（三九）「波光劍影」（一九七）等文字。（三）自然科學第二十八期。

## 新生日報（威海衞）

本日爲第二七一號，一大張半。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舉行會議。」本市新聞第一條爲：「羅馬敎皇駐華代表蔡寧主敎昨晚抵威。」

副刊有：（一）婦女週刊第三十二期，內有「努力婦女解放才能實現民族解放」「歌謠中的中國婦女」等文字。（二）播種，內有「一封公開的戀愛信」「愛」「菩提樹與丁香花」等文字。

## 黃海潮報（威海衞）

本日爲第一六八一號，一大張半。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日例會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

本市新聞第一條爲：「羅馬敎皇代表蔡寧主敎昨抵威。」

副刊有：（一）黃海潮，內有「要人之言」「咄咄怪事」「寒江飛絮」等短文及長篇小說「過眼花。」（二）兒童浴湯第二十九期，內爲兒童作品。

## 晉陽日報（太原）

本日爲第九千九百五十三號，二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宋將偕張自忠赴張垣，日擴充部隊月底到齊。」次爲：「偷漏關稅者處以嚴刑。」本省新聞第一條爲：「陳誠朱綏光今晨飛陝，應張邀會商剿匪軍事。本省剿匪部隊分兩路渡河追擊，呂濟宋肯堂返豫所部亦已復員。」次爲：「閻徐再電中央，請速撥款振災。」

副刊有新晉陽，內有「書熹平二年張叔敬葬盆辟殃文跋」

「中國人發明時鐘還在一千數百年前」及長篇小說「情書」（三十三）「不如歸去」（二一三）等文字。

## 西京日報（西安）

本日爲第一千一百十四號，二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中政會昨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本省新聞第一條爲「陝北匪重要機關有移陝甘邊區說。」次爲：「昨在革命公園舉行夏令衛生會。」

副刊有：（一）明日內刊「世情一頁」「取書」「對於復活的欣賞」等文字。（二）經濟週刊第七〇期內刊「華北走私影響關稅收入甚大」一文。

## 寧夏民國日報（寧夏）

本日爲第一五四二號，一大張。

專載：振作精神剷除浪漫怠惰積習。

要聞第一條爲：「政院二六三次會議通過甘寧冀歲入歲出債算書，王寵惠病中悼胡並發表感想。」本省新聞第一條爲：「開發青銅峽路工程，進展頗速已將第一段工程完成，朔方西南雄峽頓變爲康莊大道。」次爲「本省厲行禁煙。」

副刊有賀蘭山第二二一六號內有「我們的文藝路向」「死」「歌謠集」「有趣新聞」等文字。

## 甘肅民國日報（蘭州）

本日爲第一千五百五十二號，一大張。

要聞第一條爲：「國民大會選舉事宜，中央開始籌備中。」本市新聞第一條爲「本市各界籌備舉行追悼胡主席大會。」

副刊有本報副刊一種，內有「生命之途」「水蒸氣的氣象變化」「金聖嘆受唐寅影響」等雜文。

## 新疆日報（新疆，迪化）

本日爲第一百一十八號第三百六十一號（照原文抄）一大張。

無時評。

要聞第一條爲「墨索里尼承認阿比西尼亞爲意領屬。」次爲：「冀東一帶發起抗日救國團體。」本省新聞第一條爲「省府招開第一六二次例會，恢復駐南京辦事處。」次爲：「地方稅局四月份收入達七千一百八十餘萬」（按此七千餘萬之單位爲「兩」

但新疆幣制與各省大異，如何折合不知其確，但按之該報定價本埠每月五百兩外埠每月六百兩，以普通報價類推此七千餘萬兩僅合法幣四千元左右而已。）

副刊有新疆副刊，內有每日小言「談談記日記」「貢獻給東西路的新縣長」（續前）「幽默文學」（轉載）「文學跟科學的關係」等文字。

## 綏遠日報（綏遠）

本日為第一九三〇號，一大張。

社論：條約之義務與解釋「……吾人處國勢凌弱之下，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既不能且不願效希特勒手自撕毀其所擔負義務之國際條約，然而同時亦不能且不願將條約義務擴大展拓至於不勝擔負無從擔負之地步，此則所敢斷言而願為友邦一告者也。」

要聞第一條為：「居、孫等昨日抵港，定今入粵參加祭典。」次為：「班禪返藏期約須三月左右。」本省新聞第一條為：「綏各界定二十七日舉行公祭胡主席」次為「達總管昨來綏，謁傅請示防共機宜。」

副刊有寒光，內刊「澄齋拾遺」「萬卷廬雜綴」「風塵詩話」「老妻漫墨」及長篇小說「勝國殘花」（七八二）「歌場花月」（二二二）「太液情波」（三〇〇）等文。

## 朝報（綏遠）

本日為第一〇〇一號，小型一張。

社評：團結問題「……我人斷定中國能否團結，全在各要人能否革心？否則中國前途，永無光明之希望矣。」

要聞第一條為：「行政院中政會分別舉行會議，」次為：「松室孝良昨接見記者發表重要談話：日增兵華北六月底可到齊，日蒙簽訂防共協定無其事。」本省新聞第一條為「鄂王日內來綏。」次為：「不迎而來之走私影響：塞北關派稽查員多人，在私貨卸運小站查緝。」

副刊有：（一）碎錦，內有「手拘包」（四）「囈語」「無奇不有，女人姦女人」「柳亞子自稱張娟娟」等雜文。（二）綠洲，內有「兩種感想」「玉大漢」及「柳葉桃」（四十一）等文。

## 盛京時報（瀋陽）

本日為第九千四百十四號，三大張半。

時論轉載上海申報的「廣州的服裝問題。」

第一版下半都是廣告，上半有三數段國際新聞，並不重要，如

第一條爲：「波蘭內閣辭職，新閣已組成。」另有論文兩段，一爲：「中國與日俄關係」（續）一爲：「法西斯帝國的幾個外交人物」（上）。第二版多屬日本及國際新聞，如第一條爲：「藉口德國重整海軍，英決增驅逐艦，已向倫敦海約國通告。」次爲：「使他邀約已則擴軍英國用意極狡猾。」關於華北問題的有「冀察政委會顧問佐谷赴任」「華北密輸華盛行，緝貨宣傳日武官將表意志。」第四版第一條爲「克奠厥礎，績留歷史：答禮專使過奉回京——道皇奉節而蒞中國領域，克完成其重大任務而留歷史一頁之對冀答禮專使高崇祿氏一行，已於……是日滿日官民，多在站台迎送，皆因其爲東洋和平克樹第一礎石而歸，欣慰形於詞色……已完成重大使命之高專使，在站上以感激之面孔談稱：冀東自治政府長官殷汝耕氏，四月十六日曾派外交處長爲使節，向滿洲國外交部大臣通達冀東政府之要望，即爲下記兩點：一欲確立東亞和平，必須日滿華三國協力，實行時應由滿洲國冀東兩政府開始。一爲防共並國民生利益，商討相互協定。滿洲國政府對此甚爲同意……」次爲：「東隣對滿三大要幹已見確立：增防、移民、投資，坂垣參謀長回國提倡之效果。」尙有：「各小學校配置日人敎員——奉天市政公署，爲期管內廿處市立小學校小學生徹底認識建國精神，及日滿不可分離關係，擬在各校配置日人優秀教員……以上敎員等，必將均爲副校長或主席訓導，力圖兒童修得日本語，並徹底上記兩項建國根本精神云。」尙有：「反滿雜誌時代沒收。」第十一版爲社會新聞，第一條爲：「首都警察內容改善，京畿內外實施三部制勤務。」第十三版爲：「經濟與產業」，內有：「鐵道經濟之新展開與工業政策之分野。」

副刊有：（一）敎員，內有論文和學生文藝。（二）濱江特刊，都是記載哈爾濱的消息。

## 大同報（長春）

本日爲第一千五百十一號，三大張。

無時評。

第一版第一條爲：「外人在滿經濟勢力，近來逐漸消退：美孚亞細亞花旗等洋行，準備歸國者不在少。」次爲：「華南財閥之動向：排斥日貨之後，有對滿投資之趨勢。」下有：「畫釋春秋列國志」（四七九）第二版第一條爲：「朝鮮軍部發表五家子事件眞像：蘇聯監視隊越入我國界，我爲自衛計當即擊退。」次爲「滿冀兩方以互派使節機會，結成親善協調關係——東亞和平或以此而放光明。」第三版爲：「大同報各地版」，內有：「友軍來邑演操，市民熱烈歡迎。」「奉市建國運動大會，歡迎市民參加」等。第七版爲：「中國一般消息」，內有：「廣州公安局開始取締男女妖裝怪服」等。第十一版內有：「紅服白馬美女超一曼活躍北滿平野如密林女王，與匪聯絡反滿抗日，雖形蹤鬼密終一身被捕。」及

「重點置於精神教育，日本語爲正科，文教部確立國民教育方針，並獎勵赴日本留學」等。

副刊有：（一）保健，內容爲醫學常識。（二）本報副刊，內有「社會一角舊書床，由舊書床出賣的書籍上面見出一般讀者趣味傾向」（三）「幾個豪放的女詞人」及當選之國民文庫徵文二篇。

## 滿洲報（大連）

本日爲第四八〇九號，三大張半。

第一版第一條爲「領海內與在陸上相同，停戰協定亦當然適用。故作惡宣傳之華方態度實出人意外，擔任協定要衝之喜多武官談。」次爲「關華北走私日軍增加等問題，刺探國民政府之意向。」及「議會後之廣田內閣，將遭逢重大難局，軍部不滿假裝的庶政一新，寺內陸相必採取强硬途徑。」第二版第一條爲「以經濟和平工作爲基調，日本之南方發展國策，外海拓各省間意見已經趨於一致，打成一片向實現上邁進。」下有：「繪圖兒女英雄傳」（三十九）第三版第一條爲「暹羅經濟視察團一行已離奉北上赴京。」

副刊有：（一）婦女家庭，內容爲婦女之服裝衞生等。（二）萬有錦笈，內有「南洋婆羅洲土番民最殘酷的人類，嫁娶以人頭爲聘禮，依人頭多寡論貴賤。」等類文字。（三）哈爾濱版，關於哈爾濱的社會記述。（四）新小友，關於兒童的文字。（五）消閑世界，內有「酒與詩人」「西人吃芥末」及社會小說「好青年」（七五）等文字。

（另有同式之滿洲報一種，發行機關相同，內容亦彷彿。）

## 泰東日報（大連）

本日爲第八千九百七十號，三大張。

無時評。

第一版第一條爲「國府之惡意宣傳策動，難再守沉默的態度。」次爲：「對中國惡質宣傳的抗議。」及「使命已果之高專使昨夜業就歸滿之途」等。另有專載一篇爲：「奉天滿人商工業不振之眞相，落沒者率爲中小商家。」第二版爲國際新聞。第四版爲各地新聞，內有「友我兩軍與自衞團會剿大獲全勝，匪衆八十五名一戰全滅，得獲槍支百餘馬匹若干。」

副刊有：（一）少年，第一段爲「日文答辭」（八十），其他爲少年作品。（二）泰東副葉，內有「失敗爲成功之母」「美國發明的夜飛通信鴿」及其他雜文數篇。（三）藝苑，內有「考古集成」「琴修燈謎」及長篇小說「鳳凰佬遊記」（三〇）篇詩「春閨」等。

## 哈爾濱公報（哈爾濱）

本日爲第二八二九號，三大張。

無時評。

第二版第一條爲：「田代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向記者談：日對華政策係不動者，今後欲與官民協力向東亞之和平工作邁進。」次爲：「關於滿洲國德國間通商協定，中國向德國發出抗議文。」第二版第一條爲：「有末少佐對於國境問題與關東軍側種種會談。」次爲：「滿德通商協定將屆實施。」另有武俠小說「萍水奇緣」（二十三）第五版有社會長篇香豔小說「胭脂潮」（一）。第六版第一條爲：「植田關東軍司令官視察各部隊於昨抵哈。」次爲：「警廳爲謀市民安居，實行大搜查，不良份子將無立足地。」

副刊有公田，內有「三館招待之拉雜談」「王寡婦」（五）等短文，另有長篇劍俠小說「霞光雲影」（四六七）「沉魚落雁」（十二）。

## 大北新報（哈爾濱）

本日爲第三千九百八十六號，二大張。

言論：胡漢民死了「……他的死，我們所得的結論是這樣：胡漢民是孫文的功狗，是國民黨的忠臣，而是中國的破壞者。」

第一版第一條爲：「高級行政人員會議，政教決定方案。」第四版第一條爲「植田司令官再度巡視來哈。」次爲：「思想匪男女二名養傷中而被捕：王惠棠趙一曼爲匪之經過。」第五版第一條爲：「五家子事件公表：先入境之十一騎，即被我方擊退，後又增强與我監視隊竟至對峙，已對蘇聯提出抗議。」

副刊有文藝，第一段爲社會長篇「羣芳傲世」（九九）下爲「情絲」等數篇，另有新舊體詩數首。

## 國際協報（哈爾濱）

本日爲第五千三百二十三號，三大張。

無時評。

第二版第一條爲：「我答禮使節就途歸國。」次爲：「若杉代理大使訪寧府各要人；對華北秘輸及增强天津軍，探詢南京政府之意向。」第六版第一條爲：「五家子事件之眞相：由於蘇聯騎兵不法越境，引起衝突後蘇軍死一人傷若干人，至十五日雙方軍隊始各撤退，勢稍緩和，我方已向蘇聯提出抗議。」次爲：「巨匪二名遁入蘇聯，由蘇聯接濟武器及款項後，將再入滿洲從事擾亂治安。」

副刊有：（一）國際公園，內有小說「割掉心頭肉」（續）「春愁」（續）「苦悶」（續）及社會長篇「北地胭脂」（三

六〇」等。(二)珊瑚網，內有如文化通訊之「匈牙利著名幽默大師笑遊世界，目的在搜集幽默的資料，將來或開世界漫畫大會。」雜文「鸚鵡洲邊的禰衡先生墓」「吳稚老雨中訪西湖」「萬國狗會主辦，狗展行將開幕。」另有長篇小說「不如不歸」(十。)

## 附　這一日的出版界

單行本書籍：一，農業金融經濟論（社會經濟調查所叢書）吳敬敷著，定價一元六角。二，魏晉詩歌概論（國學小叢書）郭伯恭著，定價四角五分。三，勤納傳（自然科學小叢書）F. D. Drewitt著，鄒禹烈譯，定價四角。　以上皆爲商務印書館出版。四，說書小史，陳汝衡著，定價三角。五，西洋名曲解說（音樂叢刊之一）王光祈著，定價六角。　以上皆爲中華書局出版。六，金石書畫，杭州東南日報社出版，定價二元。七，野火集，羅蓀作，漢口一般文化出版社發行，定價四角。

期刊在本日出版者，計可分(1)單獨發行者及(2)附於各地日報內發行者二類。屬於前者，有一，女性特寫，半月刊一種，上海出版；此爲圖畫雜誌特寫之姊妹刊物，每期五萬字，圖文並重。二，婦女與兒童，婦女與兒童社發行，本日出版者爲第二十卷第八期。三，青年，中國青年勵志會發行，本日出版者爲第二十三期。四，晨光週刊，晨光週刊社發行，本日出版者爲第五卷第十八期。五，越風，越風社發行，本日出版者爲第十二期。以上四種皆爲杭州出版者。

屬於後者，約計有十三種。一，圖書副刊（一百三十期）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主編，附上海及天津之大公報發行，本期載書評，新書介紹，雜錄等，共文六篇。

二，藝術週刊（第三期）線上畫會主編，附上海大滬晚報發行，內容爲文學與藝術之雜文。

三，史學（十一期）史學研究會主編，附南京中央日報發行，本期共文二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及「土地的民族共有到家族共有之轉化過程。」

四，國劇週刊（八十三期）附北平晨報發行。

五，讀書週刊（四十九期）北京大學文學院讀書週刊社編，附天津益世報發行，文一篇「富狄浦斯王引書。」

六，中華學生界（二十一期）附漢口大光報發行。內有「現代青年兩大問題」「思想方法論」「中學生的吶喊」等文。

七，衛生教育週刊（六十四期）江蘇省立醫政學院主編，附小江蘇（即新江蘇報副刊）發行。內有「如何指導浴室衛生」等論文及「戰地救護技術」專載。

八，醫藥週刊（九十一期）閩侯醫師公會主編，附福建民報

發行。內容皆爲衛生常識，共文二篇。

九、法律週刊（第八期，）傳文楷編，附廈門星光日報發行。

十、政治經濟週刊（三十三期，）梁明致主編，附廣州民國日報發行，本期只登一長文「廣寧農村經濟概述。」

十一、農村改進（四十六期）附雲南日報發行。此爲終刊號，茲錄該期之告別文「一年來的本刊」如下：「本刊出版，轉瞬已是一年，在這一年當中，以編者學識有限，未有多大貢獻，十分慚愧。現在就要停刊，情不自已，不免要對讀者說幾句告別的話。

「本刊一年來的言論要點，說起來很簡單，一是農村救濟的研究與鼓吹；二是農村問題的啟示；三是農事常識的提供。話是說的不少，但在事實上有無反應就難以測知。本來中國的農村百孔千瘡，識者咸知。要謀改進，完全要靠實幹苦幹硬幹的人材去實際領導，絕非空口說白話所能濟事的。因爲農事雖然萬端，似乎還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而農人又不識不知死守成法，靠天吃飯，連看報的恐怕也找不出幾人。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我們自己覺得言論落空，且湊稿亦異常困難。所以決定暫行不出專刊，併入『現代公民。』

「編者覺得中國今日的農村問題，是一個很關緊要很嚴重的問題，同時又是一個需要實際做的問題。以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習慣看，要農人自發的改進農村，絕不可能。先覺覺後覺，先知覺後知，固然必要，而政府的督促指導才是改進百事的唯一要件。先哲曾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說「上行下效，急於影響，」又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就是這個情理。西人亦嘗說「中國社會無力量，」「中國社會一盤散沙。」又在事實上有些先知先覺回到農村，提倡做點小小的改進，苦口婆心，少人聞問，倘有縣長區長指揮督促，則雖苦必應，雖勞弗怨。故常有人說，中國的事，是由上而下的事。實爲的論。幾千年的社會如此，爲之奈何，拉雜書之，就此告別。」

十二、河南航空（第八期，）中國航空協會河南分會編，附河南民國日報發行。此刊除登「每週空訊」介紹各國航空事業外，又有「學習飛行」及「航空問答」二連載長文。

十三、婦女週刊（三十一期，）婦女刊物編輯委員會主編，附南寧民國日報發行。本期有「歡迎陶行知先生，」「婦女救亡運動在南寧，」「現階段婦女所需要的男性，」及詩歌小品文等。

十四、人物月刊（創刊號，）楊開道主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學生執筆。此爲專研究傳記和領袖問題的刊物。第一期要目：人物，劉知幾作；人物標準，楊開道作；人才問題，潘光旦作；項羽評傳，楊開道作；摩西，李榮芳作；自白，吳宓作；黑格爾，高名凱作；俾斯麥評傳，周叔昭作；舊評五篇，嚴景珊等。

# 第十八編

# 一日間的娛樂

# 南京

## 電影

| 片名 | 廣告摘要 |
| --- | --- |
| 新舊上海 | |
| 花信時期 | 結合是愛情的墳墓？離異豈肉體的解放！ |
| 科學魔王 | 他發明死光征服世界，他利用科學變換人腦，他憑藉虎狼慘殺人類，他巧設機關摧殘女性。 |
| 匪窟餘生 | 危機四伏，一髮千鈞！ |
| 關東大俠 | 驚險處令人咋舌，武俠處使人駭魄。 |
| 父母子女 | 爲父母者均須率領子女前來觀看！ |
| 荒江女俠 | |
| 啼笑因緣 | 銀鈴嬰嬰活動了絕代名姬的芳心，滿胸抑鬱悵惘了多情種子的癡懷！ |

平劇：烏龍院，吊金龜，甘露寺，龍鳳珠，狸貓換太子，玺兒樓，忠孝全，虹霓關，硃痕記。

彈詞：落金扇，笑笑笑。

# 上海

## 電影

| 片名 | 廣告摘要 |
| --- | --- |
| 合浦珠還 | 浪漫滑稽偵探艷情鉅片。風流萬狀，詼諧百出。漂亮的騙手，虛僞的教授，愚笨的强盜，妖冶的女人。穿着紳士的外衣，戴着貴婦的面具，一旦內幕揭穿，原來都是狐羣狗黨！ |
| 學校風雲 | 這是一齣三角戀愛的桃色悲劇！熱情似火，蜜意如綿，夜闌更靜，引郎入室，心底相思，情絲緊縛，雖云强抑慾燄，未曾那個，然而瓜田李下…… |
| 無線電警網 | 美國政府海陸軍總動員，偵探全部大進攻，援亂電浪，剿竊消息，勒索巨款，漁色害命，舉國震駭，家戶受驚，社會公敵，罪不容誅！ |
| 星期六之夕 | 一部談情躲債翻天覆地大笑劇！打倒十九世紀舊腦經，提倡浪漫青春新生活。時代兒女不顧一切極端享受極端追求，害得爸爸媽媽坐在家裏一會兒心血來潮一會兒心驚肉跳。 |
| 神馬泰山 | 武俠鉅片之最高峯，緊張突兀，恐怖神秘。「泰山情侶」退避三舍，「人猿泰山」望塵莫及。小泰山血心報父仇，神魔馬百難救幼主。 |

| 片名 | 說明 |
| --- | --- |
| 摩登時代 | 本片在紐約開映，座價達美金六元半，英倫達金二鎊。前在南京大上海兩院共映二十三天，觀衆逾十萬人。用不到以文字作介紹的卓氏五年心血之結晶品。 |
| 四十二號街 | 會轟動全滬的歌舞片，十四大明星，三百美女，無上大傑作！胭脂金粉，香聞十里，玉腿酥胸，醉倒上仙。 |
| 落花有主 | 一個是逋逃客，一個是奇女子。緊張曲折香艷哀感熱情名片。 |
| 黑衣女俠 | 歌唱俠情新型偉大傑構。俠骨柔腸，艷膩無比，歌聲如春鶯和鳴！熱情如夏日赤熾！吻如花香，情如醇酒濃！ |
| 花花草草 | 是寡婦的隱痛，是孤女的哀號，描寫少爺們的性慾狂，揭破紳士們的假面具，暴露大都會的醜史。不但賺取你的同情，并且看了如夢初覺。 |
| 文武香球 | 中國說部傑作，偉大香艷巨片。婦孺咸宜，老幼共賞，有口皆碑，情節好戲。 |
| 人之初 | 有聲對白巨片。 |
| 全部紅俠 | 大武俠巨片。絕處逢生，仙師傳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

| 片名 | 說明 |
| --- | --- |
| 杜鵑橋 | 武俠機關掌故巨片。利劍白刃，飛簷走壁，驚倒菩薩，嚇死和尙。 |
| 林冲夜奔好漢 | 青年國劇泰斗生平傑作好戲改編攝成電影。有聲歌唱熱烈愛情巨片。 |
| 蠟像陳列所之祕密 | 專事搜求肉體豐美的少女，謀殺活人的肉身以塑蠟像。移死人之屍，塑蠟像之型，執活女之軀、洛裸美之身。 |
| 銀海血案 | 有聲緊張恐怖危險偵探鉅片。 |
| 蒙面大俠 | 騎擊聖手，武俠傑作。 |
| 黛玉葬花 | 全部對白古裝歌唱名貴鉅片。北有梅郎，南有譽芳，聲藝冠絕，各霸一方，唯此影片，舉世無雙，周郎之幸，銀幕之光！ |
| 戰士 | 中國第一部有聲革命戰爭鉅片。 |
| 空谷蘭 | |
| 桃李爭艷 | 將愛化成惡魔，化成烈火，化成地獄、化成天堂。獻給正戀愛着的男女，需要戀愛的男女，已戀愛過的男女，兒女已長的父母。 |
| 獸異 | 全部萬獸驚人巨片。 |

| | |
|---|---|
| 恐怖怪人 | 非常緊張，加倍熱烈，恐怖驚世艷情巨片。 |
| 兩兄弟 | 本片脫胎於禁映性感名著金瓶梅，熱過潘金蓮，騷過馬寡婦。 |
| 捷足先登 | 偉大滑稽對白空前有聲巨片。 |
| 紅蝴蝶 | 國產武俠激鬥巨片。 |
| 假偵探 | 社會滑稽神祕名片。 |
| 野俠 | 國產名貴巨片。 |
| 魯男子 二乘二 | 有聲電影。 |

平劇：探陰山，金光陣，莽晉交兵，御碑亭，茂州廟，大戰宛城，貍貓換太子，火燒紅蓮寺，濟公傳，唐僧取經，萬花樓，西遊記，雙婚配，楊乃武，武文華，玉堂春，劈三關，鬧學堂，摩天嶺，同興報，討漁稅，賀后駡殿，天雷報，古城會，韓信出世。

## 播音

### 播音劇本 蘇州人（五）

麗雅　怎麼？你拿我那個無聊的蘇州男子嗎？那簡直是一種侮辱！他那模樣動，裝束態度，沒有一處是表現出有血性的男子來的，由這兒，足够證明他是一個沒有現代思想的青年，當然更不足以跟我作爲同志了，您怎麼說……

鷲鳴　（搶說）Miss 金，請您先生別急，我這話說得實在太簡單，您把氣沉一沉，聽我慢慢兒的解釋給您聽。

麗雅　祇要對我的思想不衝突，對我並不含侮辱的意思，那您就解釋下去，倘若您誠心挖苦我，那我想：咱們還是保存這三天的友誼吧，免得，把這短期的友誼破壞。

鷲鳴　喔，對不起！那麼我就不必再說那些使你生氣的話吧，因爲多數的蘇州小姐；都是動不動就愛生氣的，況且你的身體，又不很康健，氣壞了您這弱不勝衣的身體，反倒損失咱們這三天的友誼，——那麼咱們說一點兒您愛聽的話吧，好朋友，好小姐，別生氣了。

麗雅　（忍不住地笑說）你瞧你這：能說勁兒的你知道我愛聽甚麼呀？

鷲鳴　你愛聽那；——你愛聽……“My Darling”

麗雅　（撒嬌似的說）去你的，去你的，誰愛聽那些玩藝兒呀？你愛聽那些玩藝兒呀！

鷲鳴　當我沒有說去蘇州小姐脾氣的時候，我的確愛聽那些玩藝兒。

麗雅　現在你不是仍舊愛聽的嗎？

鷲鳴　我如果愛聽“I Love you”“My Darling I Love you”那麼你就愛聽「妹妹，我愛你」了！

## 話劇

### 中國無線電劇社

華興（一二六〇）下午三時半至四時一刻

雷雨 第一幕（續）

太太——周蘩漪曾做過不可告人的事，裝着病在樓上，今天突然的下樓來了，在她下樓之後不一會兒她的兒子周冲又來找四鳳了，看見他母親下樓來了，他就將他怎樣愛四鳳四鳳拒絕他的事說了個透澈。（未完）

### 邢俊明話劇

新新（七八〇）下午十時至十一

名伶之死 第一幕

陸南夫是位不辱使命的黨員，也是位有名的畫師，不怕千里地跋涉到封建思想最深地北京城裏去幹他的革命工作，後來因爲要洞悉一般貪官污吏們的祕密，遂結交了一位名女伶若芬，同時也有許多依財仗勢的爺兒們爭愛若芬，但南夫因有眞正地愛情，所以最後地勝利是屬於陸南夫。

有天的下午，當南夫在郊外寫生時，偶而遇見一位交際花唐碧蘊，他才知道已判死刑的忠實同志唐興越獄了，就藏在鄰近的枯塌的土地廟裏，於是同去救唐興，不料頃刻間被警察廳得悉便率領了大隊警察又來追捕。

## 特別節目

### 萬竹小學兒童節目

上海市（九〇〇）下午四時三刻至五時半

新上海歌（齊唱）兒童的新生活（演講）自由鳥（二部輪唱）進行曲（鋼琴獨奏）採茶（獨唱）小青蛙（故事）晨鐘（齊唱）晚行（鋼琴聯彈）你太辛苦（獨唱）田家樂（二部輪唱）三個聰明的笨人（話劇）相見歡（三部合唱）

### 上海美專平劇社

友聯（八八〇）下午十時至十二時

投軍別窰（潘念辰崔源鑫君）武家坡（陳正馨君）寶蓮燈（梁小鴻君）路遙知馬力（陳家樞君）汾河灣（陶學梅小姐）一捧雪（何小西君）審頭刺湯（徐悟音小姐）四進士（沈少飛君）硃痕記（張瑞芝小姐客串）

## 彈詞

何芸芳何琴芳：雙珠鳳

中西（一〇四〇）下午一時至一時三刻

開篇「潯陽琵琶」

香山司馬下江州。夜泊潯陽古渡頭。送客黯然同惜別。荻花楓葉晚江秋。想我是，自悲宦轍飄萍梗。祖餞登帆水上浮。遙望江心盆

滿月。已到了，譙更二鼓起譙樓。忽聽得，哀聲四起調絃索。爲問那，何處淒涼似新愁。故而，賓主尋聲鄰舫近。喚教他，移船相見半含羞。一見那，秋娘老去猶丰韻。座上樽添酒一甌。只聽那，自敘生平幾翻夢。奈何是，春花秋月不重留。鵾絃曲按調銀甲。那知道，驚悵空戀璧玉鈎。往事不堪回首望。說不盡，幾番哀曲話從頭。見他是，殘脂賸粉空餘恨。血染羅裙舊石榴。到後來，車馬漸稀悲冷落。怎嫁得，浮梁夫壻去難留。宛比是，秋風捐棄宮紈扇。月缺難邀玉斧修。可知道，自古歡場同宦海。滄桑變易去悠悠。我亦是，天涯一樣飄零客。末路知音淚兩眸。但是，江上琵琶千載恨。爲勸你，再彈一曲更何求。都只爲，卿卿無物重相贈。翻作新腔作歌曲酬。待到那，曲罷酒闌人去後。一聲歸路聽鳴騶。只覺得，紅粉青衫雙淚流。

## 歌唱

爵士社

李樹德（九四〇）下午五時至五時三刻

寒衣曲（姚莉）太平花（姚英）浮雲掩月（金儀）從軍別愛（張俊）愛向何處尋（姚莉）十里長亭十杯酒（姚英）賣油條（金儀）城市之光（張俊）

市聲（一三四〇）下午九時三刻至十時半

愛如花月（姚莉）滿江紅（姚英）紅顏軍士（金儀）粉紅色的夢（張俊）微微風（姚莉）娘子軍歌（姚英）雙料情人（金儀）銀漢雙星（張俊）（姚英）

都會歌劇社

李樹德（九四〇）下午五時三刻至六時半

花心曲（若蕙）從軍別愛（靜韻）航空救國（若蘭）小野貓（若蕙）搖籃歌（靜韻）三個小寶貝（笙韻）新郎怨（若蘭）

上海歌劇社

華興（一二六〇）下午六時半至七時一刻

新月掛床頭（周璇）告別南洋（徐健）愛情如玫瑰（葉英）船夫曲（姚敏）愛如花月（葉紅）丁香山（葉英）和平歌（徐健）西宮調（周璇）

華興（一二六〇）下午七時一刻至八時

十里長亭十杯酒（周璇）永別了弟弟（葉英）綠裙隊（葉紅）妹妹我怪你（姚敏）好妹妹（葉英）定情歌 徐健）愛情是甚麼（徐健）鐵蹄下歌女（周璇）

大陸（六二〇）下午九時至九時三刻

新月掛床頭（周璇）鴻雁寄相思（徐健）水東流（徐健）赴沙場（姚敏）瑪麗若是你願意（姚敏）浮雲掩月（周璇）光明之路（全體）

上海市電台（九〇〇）每日節目

上午一一・四五　西樂。

一二・〇〇　報時　氣象　新聞　西樂。

下午一・三〇 演講（土地局。）

二・〇〇 休息。

四・四五 兒童節目（市立萬竹小學。）

五・三〇 教育節目（教育局潘局長青年救國必須救已。）

六・〇〇 市政報告（財政局。）

六・三〇 歌唱 氣象 新聞。

七・〇〇 演講（市通志館蒯世勛先生：龍華古蹟談。）

七・三〇 平劇。

七・五〇 預報明日節目 平劇。

八・〇〇 停止。

# 漢口

## 電影

| 片名 | 廣告摘要 |
| --- | --- |
| 學宮粉黛 | 洗脂弄粉西宮無限韻事——贈香擲果學到一片春光！ |
| 人道 | |
| 三寶壠 | 椰蔭波光裏的羅漫斯，美妙香豔新奇肉感醉煞人也麼哥。 |
| 新舊上海 | 大悲劇的題材，大喜劇的演出。 |
| 負心郎 | 「癡心女子負心漢」在本片中描寫得淋漓盡致！ |
| 紅馬俠 | |

平劇：戰馬超，單刀赴會，告金順，李香蓮賣畫。

歌劇：茶花女，愛情是甚麼，愛情波浪。

## 播音

漢市廣播節目

上午

七・三〇 早操。

七・四五 基本英語：

八・一五 音樂：弦鋼樂及歌詠。

八・〇〇 標準時間，新聞，音樂。

九・〇〇 休息。

一一・三〇 新生活運動歌，新生活須知，鐘業行情，格言，大鼓：烏龍院，丑末寅初，博望坡，遊武廟。

一二・〇〇　音樂：弦樂及歌詠。

下午

一二・三〇　音樂：舞曲。

一・〇〇　平劇：五雷報，御碑亭，賣馬耍鐧，薛禮英，蘆花河。

一・三〇　時事述評：漢口市黨部。

二・〇〇　標準時間，休息。

五・三〇　兒童教育（劉人偉女士）

六・〇〇　衛生演講：湖北教育廳衛生教育處。

六・三〇　兒童節目：漢口市私立鈺原小學播音：（一）張濟生講吸食鴉片等如自殺，（二）五六年級學生唱毒刦。

六・五〇　音樂：漢口鈺源音樂社奏播。

七・〇〇　京音大鼓（何鐵樵）

七・三〇　平劇：硃砂痣，青石山金馬門，馬跳檀溪，鳳還巢，柳如是。

八・〇〇　報時，氣象，簡明新聞。

八・一〇　時事述評：關於國內時事。

八・二〇　音樂（二胡獨奏）（一）秋水龍吟，（二）雷峯夕照，（三）玉連環。

八・三五　話劇：文天祥。

九・　五　航行消息：交通消息，預告節目，預聞。

九・三〇　滑稽相聲：戴質齋、高鑫泉。

一〇・〇〇　音樂：舞曲。

一〇・二〇　新聞。

一〇・三〇　標準時間，播音完畢。

華中廣播節目

上午

八・三〇　簡明新聞，（轉播中央）

九・〇〇　交通氣象消息。

九・一〇　音樂：連環扣，雨後梨花，走馬英雄，大開門。

九・三〇　休息。

一一・一五　金融消息，漢劇。

一一・三〇　歌曲：少年進行曲，鐵蹄下的歌女，義勇軍進行曲，小朋友。

一二・〇〇　娛樂消息，報時，平劇：烏龍院，庚娘，荀灌娘，生死恨，樊棉山漢陽院。

一二・三〇　粵曲。

下午

一・〇〇　西樂名曲。

一・三〇　平劇：秋胡戲妻，渭水河，狀元譜，戰太平，臥龍吊孝，定軍山。

二・〇〇　民衆教育，世界古今名人傳：章太炎。

二・三〇　休息。

五・〇〇　獨脚戲（顧雷聲）

五·三〇 娛樂消息，爵士音樂。

六·〇〇 兒童節目。

七·〇〇 四明南詞：果報錄。

七·二五 滑稽：（顧雷聲）

七·四五 獨脚戲（顧雷聲）

八·〇〇 報時，氣象，簡明新聞。

八·一〇 時事述評：關於國內時事。

八·二〇 音樂：（二胡獨奏）

八·三五 話劇：文天祥。

九·〇五 預告節目，平劇：全本霸王別姬。

九·四五 滑稽：

一〇·〇〇 歌曲：揚子江暴風雨，畢業歌，長生果，悠郎，舟中曲。

一〇·三〇 唱片點唱。

一一·三〇 報時，停止。

## 長沙

電影：金剛之子。

湘劇：擺波對卦，拖腸大戰，洛廟上吊，罵灶分家，帶箭取川，按院私訪，斬劉應龍，叫夜盜韓，劈羽殺妃，七郎打擂，兄弟爭功，梨花斬子，血掌手印，打魚殺家。

## 廣州

電影

| 片名 | 廣告摘要 |
| --- | --- |
| 摩登時代 | 如果你當作滑稽片看，從頭至尾，令你笑個痛快；如果你當作大悲劇看，從頭至尾，令你萬分傷感！ |
| 密室怪人 | 密室陰沉，怪人出現，恐怖之至，無從捉摸。每一分鐘令觀衆提心吊膽，每一分鐘令觀衆毛髮悚然！ |
| 小姨 | 「小姨」給你帶來了無限甜蜜的安慰；「小姨」給你帶來了無限辛酸的眼淚！夫婿輕薄兒，小姨美如玉，但見小姨笑，那聞妻子哭！ |
| 詩人遊地獄 | 肉感香艷浪漫倫理警世巨片。 |
| 歐戰女間諜 | |
| 美人心 | |
| 南美風月 | 豪俠香豔勇武熱烈巨片。 |
| 熱血青年 | 提倡國貨運動熱情愛國巨片。 |
| 印度豔史 | |

| 春色無涯 | 刧後桃花 | 賢婦 | 勦匪大王 | 生活 | 有郎君 | 綴珠 | 山東响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粵劇：花落春歸去。

歌劇：桃花江，春深了，木人舞，情網，小櫻哥，飛碟。

## 播音

市府播音台　廣州市政府廣播電台節目：午間十二時中樂唱片：（一）馬師曾譚蘭卿唱野花香。（二）呂文成唱卓文君白頭吟。（三）廖俠懷陽影憐唱賢母敎子。（四）白駒榮月兒唱過猶不及二卷。（五）月兒九叔唱拜金花上卷。十二時四十分，宣讀胡主席遺敎報告治喪會消息。十二時五十五分，天氣金融節目時刻各項報告。一時粵語新聞報告。一時廿分，西樂唱片，二時休息。晚間六時卅分，中樂唱片：（一）洗幹持蘇州女唱晴雯賭甲。（二）呂文成白駒榮唱金榜掛名時二卷。（三）譚伯葉上海妹唱騎馬[illegible]史卷三。（四）白駒榮呂文成唱金榜掛名時三卷。六時五十分，天氣金融節目時刻各項報告。七時演講，由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擔任。七時卅分，中樂唱片。七時四十分，國語新聞報告。八時益智演講，題目郵政常識。八時十五分英語新聞報告，八時卅分，特備西樂。九時粵語新聞報告。九時廿分，繼續特備西樂，十時卅分停止。

電專播音台　廣東無線電專門學校播音台節目：日間下午一時半起，唱黨歌，氣候報告，時刻報告，二時中樂唱片：（一）鄧叔宣唱大衣無縫。（二）薛覺先唐雪卿合唱銷魂柳之戲妻。（三）梁桂貞唱春江花月夜，戰後。（四）合奏小桃紅。（五）廖俠懷曾麗章合唱欽賜夫人記。（六）合奏娛樂昇平，漢宮秋月。（七）白玉棠唱碧月收棋之欵情。（八）英仔唱碎瑤琴。三時十分老陳續講水滸傳，四時半休息。晚間七時起，唱黨歌，氣候報告。七時十分中樂唱片：（一）半月安梁漁舫合唱將將就就。（二）陳非儂半日安合唱扭紋柴。（三）白駒榮等合唱風流太子，（四）白玉棠陳非儂合唱孔雀開屏之欵情。（五）葉弗弱謝醒儂合唱平分春色之求婚。（六）呂文成唱碧海天。八時卅分潘恩懷唱萬花樓。九時五十五分節目預告，時刻報告，十時停止。

民航播音台　西南航空公司播音台節目：日間上午十一時起：（一）唱黨歌。（二）薛覺先唱血棲情根。（三）航務報告。（四）薛覺先唱西廂待月。（五）票價報告。（六）薛覺先唱戎服傳詩。

(七)飛航時間報告。(八)薛覺先唱廣寒宮裏證前因之道遙曲。(九)節目預告。(十)時刻報告十二時休息。下午五時起：(一)唱殘歌。(二)薛覺先唐雪卿合唱心聲淚影。(三)航路報告。(四)薛覺先唱姑緣嫂劫人祭飛鸞后。(五)巢價報告。(六)佩珊佩紅合唱英雄難過美人關。(七)飛航時間報告。(八)氣象報告。(九)節目預告。(十)西樂(十一)時刻報告。七時停止。

## 昆明

電影：野人歷險記。

## 貴陽

電影：侮辱女性，新女性，紅淚影。

平劇：觀音得道（第三本。）

## 迪化

播音：三點十分至二十分：本省新聞。三點二十分至三十分：國內外新聞。三點三十分至四十五：維族音樂。三點四十五至四點二五：怎樣紀念五月。(陳東白)四點二十五分：音樂。

## 成都

電影：禁苑春濃，鐵窗鴛侶，不幸生爲女兒身，老白相。

平劇：一枝桃，法門寺：白玉鳳，王寶釧，禹王鼎，前帳會，四下河南，偷營，哭屍，大鬧滿春園，石十回，遊太廟，忱石三笑，江油關，放花河，玉獅帶。

## 福州

### 播音

| 時間 | 節目 |
| --- | --- |
| 九·〇〇 | 國樂。船期。 |
| 九·一〇 | 報告新聞。 |
| 九·三〇 | 閩曲。船期。 |
| 九·四〇 | 福州語報告新聞。 |
| 一〇·〇〇 | 誦讀 總理遺敎——續民權主義第二講。 |
| 一〇·一〇 | 休息。 |
| 一一·一〇 | 省政府施政報告：關於教育部份。 |
| 一一·四〇 | 歌曲。 |
| 一一·五五 | 氣象正午報時。 |
| 一二·〇〇 | 休息。 |
| 一二·二〇 | 平劇及雜曲，雜談。 |
| 一二·五五 | 商情，閩曲西樂。 |
| 一三·二〇 | 休息。 |
| 一七·〇〇 | 兒童節目——私立文山女子小學生播。 |

一七・三〇 雜曲。
一八・二〇 氣象，商情。
一八・三〇 平劇及雜曲。
一九・〇〇 科學常識及問答——光學和醫學的關係。
一九・三〇 兒童教育（轉播中央臺。）
二〇・〇〇 報時氣象水位簡明新聞（轉播中央台。）
二〇・一〇 時事述評（轉播中央台。）
二〇・二〇 音樂——二胡獨奏（轉播中央台。）
二〇・三五 話劇——文天祥（轉播中央台。）
二一・〇五 本省新聞。
二一・一五 福州語報告新聞。
二一・三〇 廈門語報告新聞。
二一・四五 預報明日節目。
二一・五〇 西樂，閩曲，平劇。
二二・一五 停止。

## 杭州

電影：歌衫血痕，烈女洗寃記，荒江女俠。
平劇：慶陽圖，界牌關，投軍別窰，惡虎村，鬧江州，四郎探母，白門樓，盜宗卷，湯懷自刎，天女散花，落馬湖，雁門關，穆桂英。
杭劇：珍珠塔，三笑因緣。
紹劇：七星劍，十美圖。
文明戲：金陵俠妓，夜來香。

## 鎭江

電影：長恨歌，蠟像陳列館之祕密，泰山情侶。

## 青島

電影：愛神艷舞，銅筋鐵骨，劫後桃花。

## 天津

電影

| 片名 | 廣告摘要 |
|---|---|
| 防空死光 | 死光照處，玉石俱焚！飛機翔舞，立刻爆炸！ |
| 義士拯孤 | 驚天動地，投命三傑！破膽蕩魂，柔腸俠骨！ |
| 海葬 | 大自然的壓迫，人與海的搏鬥，風和雨的怒吼，生與死的合奏，窮漁民的痛苦，血和汗的交流。 |
| 王先生到農村去 | |
| 小情人 | |

| 片名 | 說明 |
|---|---|
| 虎口餘生 | 危險到不可再危險，而能從容應付；緊張到不能再緊張，却能笑談却敵！ |
| 空谷蘭 | |
| 閨秀小史 | 滑姊追求熱愛設計私逃充廚娘實習主婦工作。 |
| 春之花 | |
| 龍馬俠士 | |
| 綠綺紅塵 | |
| 眞龍假鳳 | 可以說是滑稽片，笑得你涕泗橫流，彎腰捧腹；可以說是香豔片，看得你心迷神醉，心癢難搔。 |

平劇：黃金台，八大錘，逍遙津，珊瑚淚，法門寺，陰陽板，賈家樓，穆天王，大潯陽樓，坐樓殺媳，活捉三郎、夜戰馬超，徐策跑城，四郎探母，青石山，武家坡、虹霓關，蕭何追韓信，西遊記，打漁殺家，春香鬧學，珠痕記，刺巴杰，五美奇緣。

## 播音

中華電台　八點，唱片，商業介紹。九點三十分，王福恩說唱呼楊合兵。十點十五分，經濟報告，唱片。十點四十五分，陳士和講聊齋。十一點三十分，唱片，商業介紹。十一點四十五分，常連安小蘑菇說對口相聲。十二點四十五分，電影唱片，商業介紹。一點，金桂笙梅花大鼓。一點四十五分，歌曲唱片，商業介紹。二點，馬增芬說唱楊家將。二點四十五分，唱片，商業介紹。三點，翟青山說唱春秋列國。三點四十五分，最新唱片，商業介紹。四點一刻，梁赤俠說解話劇。五點，平劇唱片，商業介紹。五點一刻，齊文洲說唱司馬懿龍走國。六點，唱片，商業介紹。六點三十分，吉評三說濟公傳，七點十五分，翟青山說唱炎宋興隆。八點，轉播中央電台節目。九點五分，常連安小蘑菇說對口相聲。十點五分，陳士和講聊齋。十點五十分，特請名票清唱。十二點半，說唱精忠傳。

東方電台　八點，唱片。八點十五分，單世偉先講音通常識。八點四十五，唱片。九點、本台同人說偵探奇案。九點四十五分，唱片。十點，陳貴昌說唱隋唐。十點四十五分，唱片。十一點，劉文斌說唱小八義。十二點，唱片，國外股票金融行市。十二點三十分，樂隊音樂。一點十五分，西樂歌唱。一點四十五分，跳舞音樂。二點十五分、張浩然戲迷傳。三點，王樹田小可憐對口相聲。三點四十五分，唱片。四點，兒童歌，兒童故事。四點三十分，古典音樂。五點、跳舞音樂。五點十五分，西樂歌唱。五點三十分，雜樣樂曲。六點，西樂歌唱。六點十五分，鋼琴音樂。六點半，兒童故事。七點十五分，聽戶特約節目。八點，轉播南京中央廣播電台節目。九點五分，勝利音樂公司借座節目。十點，跳舞音樂。十點三十分，國外股票金融行市。十點四十五分，劉文斌說唱呼家傳。十一點四十五分，張浩然說唱雍正劍俠圖。

青年會電台　上午八點至八點半，宗敎音樂。八點半至九點，

國劇唱片，會務報告。九點至十點，三劇唱片。十點至十點三十分，國劇唱片。十點三十分至十一點廿分，佟浩如兒女英雄傳。十一點廿分至十二點十分，邊景波梨花大鼓。十二點十分至十二點十五分，國劇唱片。十二點十五分至一點十五分，王劍雲八角鼓。一點十五分至兩點，筱齡童李德林對口相聲。兩點至兩點三刻，國劇唱片。兩點三刻至三點，休息。三點至四點，國劇唱片。四點至五點，常起震西河大鼓。五點至五點四十分，兒童節目。五點四十分至五點四十五分，經濟報告，交通報告。五點四十五分至六點十五分，蘇吉亭先生傳授中國畫。六點十五分至七點五分，王劍雲八角鼓。七點五分至七點五十分，馮質彬唱京韻大鼓。七點五十分至八點，國樂唱片。八點至九點五分，轉播中央電台節目。九點五分至九點五十五分，常起震三俠五義。九點五十分至十點四十分，筱齡童李德林對口相聲。十點四十分至十一點三十分，吳靜山西城板。

## 北平

### 電影

| 片名 | 廣告摘要 |
|---|---|
| 夢殘魂斷 | 千秋恨事花三月，四海知香玉一人！ |
| 黑地獄 | 貪色苦命，嗜殺成性！女人之經他一吻者，即遭殺戮，男子之礙他陰私者，決無生理！ |
| 人魔 | 移死人之手，補生人之身，續斬斷之頭，活兇犯之尸，召美人以慰情，借蠟像而還魂！ |
| 賈波林笑片大會 | |
| 國色天香 | |
| 詗 | 滑稽片。 |
| 水上俱樂部 | 硬性的漢子給軟性的女人降服，粉嫩的女人被倔強的漢子玩弄。 |
| 風流爺叔 | 滑稽片。 |
| 怪影 | 黑影指揮殘殺，刑窟肆行荼毒，機關密害人命，匪黨佈置迷陣！ |

平劇：挑簾裁衣，武松打虎，開吊殺嫂，大鬧武關，一門忠烈，黑驢告狀，大蘆花蕩，陰審，五湖船，金山寺，伐東吳，白良關，孔雀東南飛。

## 太原

電影：自由之花，窮女婿。

平劇：汴梁圖，救子，五台山，永壽菴，法門寺。

播音

| 時間 | 節目 |
| --- | --- |
| 一七·三〇—一七·五〇 | 一、音樂。二、名人講演。三、小學生唱歌。 |
| 一七·五〇—一八·五〇 | 一、黨ゞ。二、國際常識。三、有關舊道德的故事。四、電報電話營業宣傳。 |
| 一八·〇五—一八·一五 | 一、市價。二、氣象。三、音樂。 |
| 一八·一五—一八·三〇 | 一、公民常識。二、歷代民族英雄小史。 |
| 一八·三〇—一八·三五 | 音樂。 |
| 一八·三五—一八·五〇 | 本省新聞。 |
| 一八、五〇—一九·〇〇 | 國內外新聞。 |
| 二一·〇〇—二四·〇〇 | 本市戲劇。 |

## 西安

電影：王先生到農村去，寒江落雁。

平劇：走雪山，長板坡，洛陽點炮，盤腸戰，蘆家山，探太君，三知己。

## 歸綏

電影：豬宰馬，第一次世界大戰。

## 瀋陽

電影：火燒紅蓮寺，脂粉市場，流線型特別快車。

## 長春

電影：火燒紅蓮寺，船家女，布蘭的馬戲團克獲大勝，基頓的炸彈財主，曉之爆音（日本片），夜明之烏（日本片），門巴爾奈斯之一夜。

平劇：馬芳困城，胭脂虎，洗浮山，虹霓關，戲迷傳，九曲橋，汾河灣，北湖洲，高平關，打竇堯，南天門。

## 大連

播音

五月廿一日（星期四）

前六時 建國體操。

前六時 無線電體操。

前七時 中等日本語講座。

前七時 氣象通報，晨之音樂。

前八時 經濟市況。

18・16

前十時　家庭講座（由生理學觀察之體育知識。）

前十一時　新聞。

正午　時報。

後一時　滿洲戲劇。

清唱　一、貴妃醉酒。二、霸王別姬。

唱者　寶玉琴帥，李樹園等二人。

後一時　新聞。

後二時　經濟市況。

後三時　野球比賽實況（東京鐵道局對大連實業二次比賽）

由大連實業球場中繼。

後六時　報告松花江之暮色。

後七時　無線電風景。